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三一册目次

## 集部・別集類

# 歲寒集二卷附錄一卷

〔明〕孫瑀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孫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歲寒集二卷》提要

## 歲寒集序

歲寒集若干卷南京吏部尚書孫君孚吉暨其兄正吉爲其祖兵部尚書公刻也公在官所著詩文若干篇自題曰歲寒拙稿往歲嘗刻於浙江吏部尚書魏文靖公兵部侍郎王公士英國子祭酒陳公敬宗皆有序及致仕以後不倦酬答而類多散佚其子



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惟勤旁爲蒐輯得爲篇若干而總名曰歲寒集歲寒山名公始遷地因以爲號者也正吉之子杲官内閣中書因吏部君之壻今閣老太子太保費君子充以請于予予惟文武既判各專其業雖隨陸絳灌不能以相兼至或不相爲用則挽二石弓者有識字之譏封萬里

侯者不能無投筆之憾以爲恒病
國朝文武並重武之職不得以與乎文
而文得以兼乎武然兼資而兩盡者
寔難其人公以文學取科第歷禮部
儀制主事郎中河南右參政浙江左
布政使擢兵部侍郎進尚書鎮守浙
江福建蓋自永樂乙未至天順丁丑
歷



累朝四十餘年而後歸其爲郎署掌朝
貢燕饗出乘與地事蹟入史館與修
實錄皆文之事爲藩省督屯田水利總
預備倉出納察姦吏懲健訟亦儒臣
常職披吟諷詠固宜有餘力焉若
比狩東征皆在扈從有功伐及温處盜起
朝廷命將師又無功方下招撫之令而
公獨主戰論調衛倭官兵往平之爲

列御金華賊僭號奮力出剿擒九千
餘人斬首不可勝計寧紹尤溪俞高
官臺諸賊相繼殄滅者又若干人當
其運籌畫計晨夕不少暇折衝陷陣
擐甲胄冒矢石死生呼吸之際意氣
所激情與所寄亦不能無非其才之
優而然乎公之詩平正通達意深韻
雅無鉤棘險恠之態雖官途公次於



之山林巖穴無甚相遠是非獨文武
之自相爲用用舍進退之間亦有通
而不滯者則其平生之所養亦可以
觀已公勳業在東南當
國家多事瘡痍困敝之民老子長孫感
戴恩德至相與刻其詩以傳獨天下
之人知公之功或未見其所爲詩者
孔子論尚友必曰誦其詩是詩之傳

亦為時少哉獨予寡陋不能識公之
蘊有愧於文衡諸公未足為斯集重
爾公諱瑀字原貞以字行饒之德興
人卒時年八十有七
正德三年三月吉旦
賜進士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致仕長沙李東陽序



歲寒拙稿序

文章固為儒者之一藝然其言能本諸
聖賢之道足以扶世立教化今傳後者
則不可無也是集者今鎮守浙江兵部
尚書番陽孫公之所著公嘗自題曰歲
寒拙稿者是也公自少游庠序進德之
餘於經史子集無所不讀以其蘊蓄之
富發之為文章其步驟率多出入韓柳



歐蘇不立異以倍道不騁奇以衒俗溫
厚和平明白正大悉於仁義道德是歸
俾寘諸今作者之林有不知孰為先孰
為後者此公之文也殊不知公自膺卿
薦為進士為郎署出臨藩閫為大參為
方伯入為大司馬至妙膺簡畀累鎮方
岳敭歷中外將五十年之久於忠於義
始終一心其間若雍容廟堂搢紳正笏

以綜理大政衡量異否料敵制勝以慶
劉大愍暨建大議定大策上致
聖德日敷下致民生日遂與古昔大臣有猷有爲名垂竹帛者殆不多讓是知文章特又爲公之餘事耳由是而觀則公可不謂之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純備以爲一代豪傑之士哉欲求公之爲人者要不可專以文章爲足以盡公之才也是集也予得披閱之於公同門前福建提刑按察使方公載道所建美之頃念與公爲斯文交者非一日且相知惟深故不揣蕪陋姑僭爲之序云公名瑀字原貞以字行番陽之德興人

景泰六年九月初吉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驥序

# 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有言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常患乎難兼乎竊異之以爲斯言也不過爲尋常庸碌之士而發若夫志在遠大高明不爲流俗所羈者於文學政事未必不兼而能之若今兵部尚書江右孫公殆所謂文學政事之兼能者矣公自永樂中以明經登進士第由禮部郎中陞河南參政又陞浙江布政進兵部侍郎再進尚書前後四十年間聞望在天下比因閩浙盜起
天子知公在浙得人心可大受
命公綜理軍務便宜撫捕公開心見誠指示可生之路未嘗追戚妄殺而一時寇竊之徒相與潛蹤斂跡或自出

軍前聽招撫受約束全活不可勝數
朝廷知公之功大累降
璽書褒諭兼有白金綵段楮幣之賜士無
賢不肖莫不咨嘆以公之才識通敏
量度優容措諸政也非如世之文法
吏守常而不知變者比可與經濟患
難可與輯綏鎮静保障屏蔽其當大
任非倖也宜矣然公雖樹此豊功致
此通顯謙抑而不居恬退而不伐今
年已七十華髮蒼顏被服儉素畧無
一毫貴富態與之考德論事研究天
人之說矻矻窮日夜不少休景泰歲
之乙亥公自浙來朝京師予往拜於
寓舍請益不鄙謂予庶幾可進於道
者出示平昔所為文章及在兵間區
畫一切賊情戎事方畧奏議書數捧
誦再四何其言之藹和意之曲盡其
妙也夫志得意滿者其辭誇以浮抑
欝不平者其辭怨以懟是皆不得其
正雖工不足以傳公功大而位高形
於語言文字之間嚴重典實矜不佶
屈聱牙㠯為奇放曠流蕩㠯為達而
理與意瞭然明白而無疑如着章臺
賦謁協忠廟文牧羊者對味琴醉琴
記漢高祖過魯以大牢祀孔子論皆
理趣深長發前人所未發其他諸作
又皆辭意兼到於乎若公者不謂之
文學政事兼優者歟古之人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有一焉
可垂不朽公德足潤一身功業在天
下文章又得其正如此世之全才士
之不器非公吾誰與歸已公文與政

事之兼優異於尋常庸碌之士非志在遠大高明不爲流俗所羈者能之乎言行出乎古人聲光垂於不朽此公平素抱負天下之士已此期公予之所願學於公而未能者又在此也予荷公愛重旣聆其誨論復誦其文辭莫大之幸敢僭書斯言以寓景仰之意云時

景泰六年乙亥九月之吉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兵部侍郎湘川王偉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若干卷自朝廷應制中外歷官省方撫民吊古平寇以及四方賢達所請若碑銘序記頌贊詩歌騷詞輓章之類諸體咸備溫潤端實雅健典則大篇也舂容短章之精潔或如冠冕圭璧可登廟堂以爲

皇猷之黼黻或如鍾磬柷敔可薦郊廟以爲　盛德之形容或如菽粟布帛可以衣被生民俾之飽德而敦化或詞嚴義正可勵在位者之貪墨各隨所遇而發之於文章蓋炳乎蔚然誠一代之傑作也何其盛歟夫文章與政事相資文非政事則無以著其實政事非文則無以傳諸後五經之文道德政事之

凡寓百世仰之不可尚矣下逮兩漢唐
宋若賈董司馬遷韓柳歐蘇諸君子之
作皆當時致君澤民切實政事之言足
爲後世法則今觀孫公之作蓋有志方
駕古人於後先非苟作也公自永樂進
士授禮部郎中陞河南參政浙江布政
進兵部侍郎再進尚書
勑命巡撫閩浙綜理軍政克平處州草
竊厥功甚大歷事
列聖皇帝四十餘年小心慎密罔有失德
於凡
朝廷禮樂刑政綱紀法度固已稔聞而
熟見之者況又兩柄雄藩之政甘棠所
憩得以歷覽名山大川之雄秀足以擴
充其器宇宏博其德量致名位之益隆
才識之益鉅蓋老於文學之君子也宜



其著述之富散見於先賢先正忠臣孝
子貞女烈婦節義之祠墓焉誠謁乎其
有德之言也其視雕鏤粉繪聾瞽世俗
之耳目者可得而比倫哉夫搢紳之在
高位恒患文章政事不能兼也政事有
餘而文學不足則無以援古證今或失
之俗文學有餘而政事不足則無以臨
大事決大議或失之迂今公政事如是
其卓卓也文章如是其炳炳也其不謂
之兼而有之可乎哉使其密勿
廟堂參贊化育於都俞吁咈之間其功
烈又豈止於如是而已哉予追昔隨侍
先君尹於德興之日公與予皆在髫齓
其後同仕于
朝情甚厚而不薄也今承孱示盛作且
以序文相屬公舊人也安敢以不敏辭

遂書此序其首簡觀者幸勿誚其僭冒焉公名瑪字原貞番易德興人也是為序

天順元年夏五月既望　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南京國子致仕祭酒前　史官慈溪陳敬宗序



歲寒集目録

上卷

賦



頌



說



記



序

五言絶句


五言排律


七言律詩

七言絶句



附錄





五言律詩



歲寒集目錄終

歲寒集上卷

賦

瑞應景星賦

聖皇臨御兮統一華夷繼體
三聖兮端拱無爲賢能任使兮文恬武熙聲教漸被兮俗
易風移禮本陰而樂本陽兮極制作之合宜功必賞而
過必罰兮謹法令之無私禮
郊社與
禘嘗兮感
神聖之格思崇天下之
榮養兮隆
至孝於



母儀以至
仁恩溥兮八表海内安兮均慶至
上天兮感格自下民兮視聽人心悅兮氣和
天道順兮瑞應乃宣德癸丑仲秋之夕天宇廓清圓體一
碧兮有雲氣開以青赤中合三星狀如半月懸象天門
揚輝
帝闕映五星而絢綵昭晰燿而增光繞黃道於西北拱紫
微於中央軒轅時出於攝提堯舜時出於翼房曠屢代
而莫覩臻斯世而爲祥調元氣於北辰開壽域於南極
應前星而介福耀文昌而出色以啓文明之運以昌有
道之國靈臺占瑞上達
宸聰群臣稱賀
聖德謙沖綸音渙發
勑戒臣工知致祥之不易思體天之惟難同一心而欽若
加上帝之覽觀毋自矜而漸忽圖長治而久安況付畀
之甚重荷保佑之兼至惟克盡於人事庶可荅於
天意顧上下之同德永有光於靈瑞於是群臣舞抃而載
歌曰洋洋兮
聖謨夙夜欽承兮補報一心圖天人一理兮相感至 光昭道
德兮與三五同符仰
聖明於九重兮效三祝而嵩呼一祝壽兮
萬萬歲二祝富有兮四海無際三祝
聖子神孫兮傳
皇祚於萬世

瑞應龍馬賦



欽惟
聖明尊臨萬國體
天道立人極四時和群生殖感至和之上瑞應
至聖之大德是以乾陽運化房星降精孕靈西土發迹崇
徽風起雲合電飛雷震驚霧瑞斯啓神駒攸生維此神駒
挺雄姿之超越凝皓彩之輝煌耳如筒而捲雪鬣拂絲
而飛霜頂骨隆而聳秀肉尾垂而異常毛鬣生而有鱗
鱗次列而成章稟川嶽之靈氣開宇宙之禎祥若乃騁
刷蹄臺蘇浴瑤池濯濯玉體矯矯龍儀騰身雲路驤首
天墀光依
玉輅影動龍旂燿瑞日而玉立迴祥飇而香隨曾一見

於古昔欣再覩於今玆豈直超冀群之良邀兎種之可
也然彼飛黃玆白騊駼騏驎八佚九逸才矣各異一日
千里足力可至固駿骨之難得逸氣之莫比孰若龍馬
之乘時應我
聖皇之在位本之孝誠達之仁義肇四海之隆平開一統
之盛治繼
三聖而有光啻
萬葉而無替若此之靈合景星慶雲於一機同麒麟鳳凰
於一致真有以符榮河之圖而協羲皇之瑞也廷臣懽
忭而稱賀
王音宣布而謙冲不以瑞至而自滿所俱民安而歲豐乎
以見
宸衷愛民之至圖治之隆體
祖宗而同德參
天地而同功所以召靈物之畢至延
壽福之無窮顧小臣之愚陋幸曠世之遭逢遙瞻
天而載拜謹獻頌於
九重頌曰
聖德巍巍　至治熙熙　致祥爲宜　神駒其龍
動合雲從　靈慶所鍾　厥靈昭昭　其來遙遙獻于
天朝　維色之純　所性之馴　應德之仁　維德所孚
允協瑞圖　太平之符　貞符自
天
聖壽萬年



皇作綿綿

蓍草臺賦

曩余幼以讀易兮知求卦之揲蓍顯象數以示人兮實
神物之所爲得生數於圓穹兮得成數於厚土諒生成
之不已兮托靈根於何所上青雲以遂覓兮獨慨想夫
三古感天地之交泰兮依日月之清光挾風雷以順動
兮通山澤以徜徉按圖畫以究搜兮期有契於圓方探
理數於河洛兮索韋編於洙泗懷幽思於羑里兮想姬
旦於豐鎬歲幾周而無所得兮嗟未遂余初志過大昊
之墟而暫憩兮遇上蔡翁而問之曰蓍草之有臺兮從
太古其在玆高兩仞而突兀兮方半畝而坦夷筮卦臺
以列峙兮原易通於皇羲歷幽贊於神明兮同賴蕭其
誰知惟根荄之發育兮隨氣運之盛衰適遭世之和平
兮覩靈苗之茂植滿叢科於百莖兮長脩莖於十尺誠
曠世之嘉應兮表
皇道之有得或異形之未見兮類物象之希奇有似龍頭
之夭矯兮閒以鳳尾之參差覆之以五色之雲兮守之
以千歲之龜折枯莖於素秋兮韜櫝藏於靜室爰有掌
而告之兮宜齋戒而精一數五十以爲用兮自圖書而
衍出虛一以象太極兮分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
兮揲四以象四時因餘數以象閏兮扐於扐而歸奇始
四營而成一變兮妙不測於兩手至三變而成爻兮見
陽奇而陰耦因老變而少不變兮故用六而用九十八
變而成卦兮備六爻之始終明得失於將來兮使人知

遂吉而避凶無所求而不得兮隨所感而皆通所以盡
方知之用兮莫大乎圓神之功及著策於簡橫兮泯象
變於無迹爰係辭之未作兮理已具於六畫若卦文之
未畫兮道已函於太極了盡歸而求諸內兮吾將點慮
乎竅闕洒悃余之拙學兮昧所開而太息興啓蒙之直
指兮徒膠轕於胷臆兆參天地而爲三兮二才兩而成
章立天地之道兮曰陰陽與柔剛立人道曰仁義兮
擴性善於心藏積善餘慶兮不善餘殃信著象之從善
兮余惟佩仁服義以求至夫無極之鄉

頌

宣德八年元夕

賜觀燈頌



聖皇撫運天清地寧順時行令元夕張燈鰲山聳兀麗圖
璭島㬎奐漲康太液環抱竒石嶔崟嘉木數紫列仙排
雲𢈔類付形白鶴青鸞鴛鶴鸂鶒或緣樹枝或臨池磧
於苑麋鹿鼉龜魚蝦馴擾林下游泳水涯烟火聯絡星
毬結綱火輪旋轉沙戲輕盈寶殿玉橋金碧光耀千態
萬狀各殊其妙儀天穹窿豹關時啓
宸遊有慶翠華攸止義和迴馭望舒順軌祝融先驅太乙
至喜爆竹作驚如雷如霆飛光昭灼疾如流星幾千萬
炬倏忽齊明烟火迅發光焰赫奕寶花繽紛變化無迹
三光揚輝五雲呈祥飛瀋動植萬象含光宣謂
重瞳快睹一覽大孝由中至仁有感祇奉
慈壼聖顏以怡載稱脩壽萬歲巍巍作範
古宮承歡
重慶體仁達孝率由天性嘉與臣民樂此和豐公卿士庶
四夷會同光禄筵宴教坊樂舞希世攸逢
聖作物覩春臺浩蕩玉燭焚煌光昭
列聖明照四方式固鴻圖永昌
寶曆大明混一萬世無極

瑞應麒麟頌

皇上在位之八年德教所暨海內寧謐海外諸國咸沾
聖化小大歸心時有麒麟獅子玄虎福祿及諸方物貢獻
大廷昭示百官臣得拜覩不勝欣戴謹稽簡冊麒麟仁獸
也黃帝時在囿周成康時在郊藪然必
聖人居天位行天道天下和平而後出見今茲貢自外夷



瑞應中國以昭
大德受命之符至治成功之兆臣民親戴之效夷狄臣伏
之徵
國家萬萬年隆盛之福
宗社萬萬年悠久之慶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聖皇繼統敬
天勤民際天極地罔不歸仁時雨時暘時寒時燠人文昭
宣
皇風清穆四夷順服群生遂寧和氣充塞山海孕靈五氣
儲精乃生仁獸狼額麕身昂昂聳秀頫千者尾類馬者
蹄黃質白章文采騰奎性禀仁義聲諧律呂擇地而遊
循規蹈矩毛蟲之長四靈首稱世不常有出則太平應

際
昌期
天子仁聖海内熙熙斯瑞外應見彼遠夷厥靈昭昭梯山
航海重譯來
朝百獸馴擾率舞率從式陳方物來獻
九重
重瞳乖覽百辟斯覲瑞世禎祥輝今耀古上考軒后下質
成康在周任數載籍流芳詠於周南王化以行書於魯
史王道以明明明我
皇功高三五至誠感通
皇天后土
天地昭鑒靈慶足徵靈慶足徵



國家之典國家之興萬萬年
聖壽聖壽萬年天長地久
說

採鉛者說

嵩縣東去九十里有山曰飾子柰山產黑鉛自昔採之空穴若篩眼山因以名深在窮僻四遠無居民人累餱粮入山採之鉛鑛產山石内鑿穴以入隨鑛所生脉分理析高下縱横曲折回合穿鑿以取有深入至二三里五七里者用水牛角貯油燃燈燭之蓋與白金鑛石青石碌同計日所採鑛或少或多約多補少為日計直可得疋布視力田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慵耕者争趨之然穴内深杳險峻至有鑿空或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鉛氣毒人皆貪得久採連月不出山則皮膚痿黄腹悶悶不能食致疾而斃故採者率十數日則歸家利休養往如是不止歲月漸久與毒漸深率莫能免於疾以斃噫向使勤力田園桑麻而衣稼穡而食得利雖遲而蓋亦足自養順命以終又豈有冒險之虞致疾之憂自賴厥命而莫悔可悲也夫

鉛粉說

嵩縣山中產黑鉛縣之故縣人有以鉛製粉為業者造酒於缸以鉛塊懸於缸内而封閉其口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為粉矣其化弗白者炒為黃丹黃丹之查為密陀僧商賈遠致金帛以易之為利甚博不數年而家富不貲其鉛在缸啓閉之際氣甚毒必食犬肉飲酒而樂



之若虛腹則中其毒病以死然其家長幼有其毒氣面多痿黄久之患風攣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殁至無遺者然人見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不絕也噫何其巧於謀利而拙於謀身以及其家如此世之人有乘時以徼利挾勢以取財不義而富貴自以為得計孰知一旦禍敗又有甚於此者可勝歎哉可不戒哉

義鷲說

江河間有鳥頂禿而色青其高大類鶴名禿鷲取魚以為食正統丙辰有飛蝗落陳留田野間予率官屬往捕之適有鷲千百群飛來旋其上蝗伏不敢動俄而下列週蝗之外圍而食之鷲之嗉可容四五升滿則吐之再食滿而復吐食三日蝗殆盡而飛去噫鷲食非無魚而

食蝗非爲適其口也食而吐之非爲充其腹也食盡而
去非爲有干於人也然則鷙爲自實無所爲乃爲人除害
而不有其功不可不謂之義也由是而謂之義鷙焉孰曰
不宜

記

敎學齋記

郴陽黄景貴侍其父
周府審理公宦遊中州景貴質美嗜學平昔聞於父師
者蓋充然有得也闢一齋於官舍之西而讀書其間納
學之士多從之遊乃顏其齋曰敎學屬予爲記余惟
敎學半古之道也景貴與其徒肄業於茲吾知其所已
能者授焉而益熟所已知者講焉而益明有疑難者問
辨焉而益有所悟日課而正其文焉詩焉而益博其所
趣又思以應其所求焉而益勉其所未止由是而教益
勤焉則學之所就其可量乎然以孔子之聖又奚待七
十子之益而猶曰起予者商也況其下者乎故若曾子
之得子思子思之得孟子孟子之得公孫丑萬章之徒
厥後周子之得二程夫子二程之得楊中立游定夫以
至李延平之得朱晦庵晦庵之得蔡沈其師友淵源不
獨學有相長卒至道有所傳今讀其書可想見其遺風
猶使人興感恨不親炙於當時徒欽慕於千百載之下
從而私淑之豈若世俗之爲師弟子者以誦說爲先務
以浮詞薄藝爲專攻以舉子業爲進取利祿之計而已
哉景貴其勉之與二三子毋溺於世俗之習當究夫聖



賢之道相與游心於廣大高明之域庶乎善斅善學而
能相資以有成也

靜齋記

古復盧景皐余同寅方伯盧公之子也質美嗜學請余
爲靜齋記余聞景皐自其父爲監察御史隨侍居京師
遷按察副使隨侍居四川轉按察使隨侍居山東今隨
侍居河南未嘗遠離膝下每至一處必葺一室扁曰靜
齋遵庭訓也色養之餘輙入齋內有書在架有圖在壁
有琴在囊有筆硯在案其他玩好一無所有塵紛俗務
寂然以息塵俗息而后耳目靜耳目靜而后心不妄動
心不妄動而后志慮專志慮專而后功力倍時讀書則
經傳易熟可以究聖賢之奧時考圖則理數易精可以
探造化之賾時鼓琴則音律易通可以察天地之和時
操筆學爲文爲詩則可以達義理之微審性情之正靜
學之功效固如此所以昔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學須靜
也景皐果能靜習不已日漸又新以求聖賢之道探天
地造化之理察古今事變之迹由是業日以廣德日以
崇而學底於成也不難矣然靜不終靜待時而動又將
應賓興之科通仕進之籍以靜中所蘊畜發之於文章
靜中所涵養施之於政事繼父風烈世濟其美庶幾能
承家教而不負所學也

思親堂記

堂以思親名傷親沒也盱江李思聞痛念二親積德行
每年未衰而相繼棄養泣血以終喪制桀蘇罔極抱恨

叙天乃名堂以寓永感之情其鄉達尊河南方伯饒公
嘉其孝行俾爲記以勗之余惟人子之失怙恃也孰無
哀痛之思其弗思者貌人而獨異其心也思之久而有
時或忘者是孝心未至也孝心既至愈久不忘又當思盡
其禮以脩其德焉然則春雨霜露之所感禴祠烝嘗之
所爲滌其祭器絜其祭儀齋戒以一其心誠敬以承其
事洋洋在上若接其容聲昭昭來格若得其心志以時
思之庶幾不違其禮也故雖色不忘乎目視之終不見
也聲不絕乎耳聽之終不聞也盡亦反求諸其身乃父
母之遺體一出言一舉足而不敢忘者將爲善思貽父
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凡所以
守其身者不敢不謹而施諸事者無有不善以身思之



庶幾不虧其德也因時以爲禮反身以爲德所謂不遺
其親以貽訓其子孫則不獨鄉黨宗族稱孝且以慰父
母之心於九泉之下而衍慶澤於將來也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思聞其無忘斯言歸而質諸伯父山東叅
政致仕　公必有以教之是爲記

壽椿堂記

監察御史南關張公從周之父伯清先生在堂公克勤
志養嘗扁其堂曰壽椿以寓祝頌之私徵記於予原夫
天地造化萬物脩短不齊惟木之得壽者多於檜栢松
楠梓樗櫄櫟以至深山窮林人不盡識之木其高且大
者勢千雲霄凝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孰知其幾
此幾年長養成就而致然耶世之傳者闕里有宣聖所
植之檜慶緒有九齡所植之松毘陵烈帝廟之檜獨孤
所植蜀國寧觀之四楠遼君所植溫庭筠所作晉朝栢
詩若是者年代有考動經千數百年其壽爲可知也然
凡木閱一歲發生於春凋落於秋雖堅於松栢亦不能
不凋但歲寒而後凋耳莊子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是不以一歲之氣候爲春秋固靈
異於凡木也以八千歲積之四時爲年年復一年椿之
壽何可勝算其視衆木之得壽者猶錢鏗之視衆人之
壽夭也以是名堂此見仁人君子之於親愛之深誠之
至願親之壽其有窮極耶孔子曰仁者壽而木屬仁然
則木之多壽者其以仁乎况伯清先生耆年碩德行義
著於鄉素稱長者其於本心之仁蓋植之深培之厚故



其發愈久而茂致有賢子效勞
邦家榮受
勑封豸冠繡衣輝映桑榆譬之木焉生得其地遇其時霈
澤之所滋和氣之所萃欣欣向榮不獨與木之得壽者
比盖將與大椿齊其氣候相爲悠久以享遐福於將來
春秋詎可量哉因其請僭書爲記而復繫之以詩曰
上古有椿大年爲壽爾堂有翁壽與同久八千歲春八
千歲秋惟翁與椿時雨與儔維木有枝維仁有後善培
厥根求葉必茂於戲在堂
優渥自天於對南山與椿齊年

上蔡書院謝顯道先生祠堂記

上蔡城南門外宋儒謝顯道先生居址在焉元即其地

溪書院燹于兵正統庚申春知縣臨晉賀咸偕典史交河李福教諭彭城馬蕙訓導郴陽黃敬因訪遺迹剗爲荒墟乃相謂曰昔先生爲邑名儒淵源濂洛表彙關建文獻可考風化所繫今合就茲構堂而祠之各捐俸資爲之倡邑之文士舉欣欣焉樂爲之助鳩工度材爲屋十六楹階道門垣皆端直方整華采不施朴素是尚不數月畢工余適至其邑喜職政教者知所先務同率諸生祇奠而落成焉乃進諸生語之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孔子所以告子夏也昔李斯居上蔡東門師荀卿學非不習也上逐客書篆嶧山碑文非不工字非不精也相無道秦以愚黔首術非不深也然其學雖習而不本於道文雖工而不合於理字雖精而經縱於古術雖



深而無益於治是古非今之一言使天下無全書其得罪於前古遺恨於後世至於今鄉人惡之天下人皆惡之所謂小人儒也後千餘年謝先生居上蔡南門師二程夫子學究孔孟之道覺玩物喪志之失有切問近思之功論仁曰生意論誠曰實理其所著述朱子取之可謂學有以明道文有以析理言有以發先儒之未發其有功於往聖有益於來學至於今鄉人慕之天下人皆慕之所謂君子儒也爾諸生幸際

文明邑得賢師帥學得賢師範追崇先生之學以表率之俾爾後進有所觀感於鄉先二儒固必公其好惡慎其所擇務正學以繼南門之逸駕毋曲學以蹈東門之覆轍庶幾君子儒無惡於人無愧於先生以見重於鄉於天下也

## 康山忠臣廟記

人臣死忠享廟祀於其死所者如紀信血食滎陽來[illegible]誑楚脫君難以死於此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血食睢陽守孤城捍虜盡臣節以死於此韓成宋貴等三十六臣血食康山奉天討偽漢殉君義以死於此是皆得其死所而有功當時者也然漢滅楚而高祖之大業成唐滅虜而肅宗之舊業振我

皇明滅偽漢而大統猶未集四征僭亂將士固有力戰而死者獨報韓成等如漢之信唐之巡之遠廟而祀之何哉蓋自元綱解紐紅巾倡亂群雄僭擬偽宋韓林兒擬中原偽漢陳友諒據江漢偽吳張士誠據浙西偽夏明



玉珍據巴蜀其他竊據尤衆天命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濠泗忠良景從成等感際會風雲於其間由是撫有淮甸誓師南渡遂平江左定都金陵其陳友諒發家衡驅醜類攻圍我豫章

天威震怒躬率舟師進討於鄱陽湖之康郎山時我將士一心鼜甲兵操舸艦受廟算應神機乘風以陷其陣飛火以焚其舟出奇以擣其虛設伏以襲其遁大戰五晝夜成等皆當先力戰惟君令是聽義不顧身衝鋒刃而必進冒矢石而不避乘我軍威復追及之陳友諒中流矢死餘衆遂降而江漢平自後平諸僭竊靖中原定燕京所至郡邑望風降附間有弗順或一戰而降或再戰而克未有若鄱湖鏖戰數日克大敵滅大憝我

皇明體與實肇基於此其效死破敵有功之臣又皆
重應覩其忠肝義膽簡任
褒衣表是宜褒封追贈建廟于鄱湖之康郎山封侯爵十亖
人韓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余泉昌文貴李志高張
志雄徐公輔劉義陳弼公爵一人丁普郎伯爵二人程
國勝王咬住子爵十三人姜潤后明王德常惟德逯德
山汪清宋貴裴軫王鳳顯王喜先陳冲汪澤丁宇男爵
八人袁華鄭興曹信史德勝羅世榮常德勝王理王仁
序其位次設其像貌定其祭儀主祀事者餘干縣官世
縣令邵崑借縣丞張永主簿楊信嘗謁廟下見棟宇傾
頹像飾剝落乃相與謂曰祀典卅嚴責在有司於是各
出俸資鳩工市材令總其綱丞釐其務簿董其役工效



其能民效其力經始於天順庚辰十一月落成於辛巳
四月廟宇崇嚴像設雄偉重門兩廡齋舍神廚皆備增
垣悉完悉美觀者咸悅邑之耆老曰廟建國初瘦弊忠
烈僅百禩而一新厥工宜紀邑庠司訓丘弘具書遣生
員趙祥爲帚來求記予觀自昔及今君天下者肇造丕
基恢復舊業固雖天與人歸必有忠臣良將爲之羽翼
爪牙以驅叛除逆匡濟艱危而後天下底平崇德報功
其於以死勤事之臣尤宜憫恤故廟祭賜而祀信廟睢
而祀巡遠廟康山而祀成祀皆諸臣皆祭義所當敬其
事也今賢令佐同心協力重修廟貌以度妥開國威靈
生氣凛凛誠良有司克遵朝典表忠以勸忠也俾後之
人臣事君遇大事於臨機決策之際知有其君不知有

其身效死以成大功濟大難全大節伸大義於天下後
世名收譽重如此後之良有司慎勿廢緒焉是爲記

鐵柱延真宮許真君銅像記

都仙許真君從儒入道得以傳教法爲民禦不測之災
捍將然之患成功濟世遺德保民至于今而人心不忘
此祠所由建而像所由設也按道書真君名遜字敬之
其先居許昌父肅漢末避地南遷至豫章而家焉吳赤
烏二年真君生自少秀敏及就學淹貫經史旁儒子集
象緯律曆靡不習知陰符道經尤嗜而究始從吳猛得
授神方晉永康初應聘而起出宰旌陽嚴明以馭吏忠
孝以教民點石化金以輸民逋租符水神方以救民疾
疫吏民咸悅形諸歌謠乃辭祿而歸問道於諶母得孝



道明王之秘法證道於帝君得淨明忠孝之大教是以
道術高妙學者宗之捕巨蛇於山穴以誅之追老蛟於
江湖以戮之其遺類未殲鑄鐵柱以鎮之於是環千數
百里之地無妖毒之災居數萬家之民無昏墊之患得
畊鑿之利遂生息之樂其功德之懋且久如此故自唐
宋以來建祠於鐵柱之西而設像其中宮之道流邦之
士人敬事惟謹正統初因守臣言
皇上命禮臣具祝冊每歲春秋備牲牢方嶽重臣主祀斯
定制也今
欽差太監葉公達鎮守于茲監察御史劉公敬呂公洪蘇
公燮陸公平按治于茲暨茲方嶽群公欽承
綸命罔不尊崇見舊塑像弗稱謀鑄銅像各出俸貲命副

道紀劉一真募諸士夫長者皆忻忻樂助聚銅至萬餘
斤召巧工冶鑄真像其形儼然其神超然形神俱妙以
合自然靈記於予予惟蛟乃龍屬或水而潛或陸而見
或變而為人或化而為異物非智慮可除非威力可制
真君用劍誅之鐵柱鎮之此非常情可測曾有州牧嚴
譔者信令人發掘鐵柱俄有風雷之變譔驚謝乃止殊
不知上古有豢龍氏御龍氏屠龍氏然必有豢之御之
屠之之法而世莫傳焉蛟為民患宜真君誅之鎮之豈
亦得其術歟抑聞東方青龍之神屬木木忌金制昔有
鑄牛於陝州黃河以鎮水族之怪者真君鑄鐵柱鎮之
于茲鑄二鐵符一鎮之於鄱陽湖口一鎮之於廬陵元
潭由是水患以息其濟世保民之功於斯為大宜



朝廷制祀以報之官民立祠肖像以祭之於萬斯年也

## 龍門記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許有兩山並高東西對峙崖石壁
立曰龍門伊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闕然黃河亦有
龍門謂禹鑿龍門恐此非是而謂排伊闕即此是也兩
山下石罅迸出數泉極清冷惟東稍北二泉冬月間溫
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相傳有靈物居之曰
黑龍潭兩崖間昔人鑿石為大洞為小龕不啻千數琢
石像諸佛相菩薩相大士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
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崖石露半身者其極鉅者身及
丈六極細者三四寸餘趺坐者立者侍衛者又不啻萬
數然諸石像舊有裂璺及為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

鼻其耳其手足或缺一二或半缺全缺金采裝飾悉剝
落鮮有完者惟東大洞有佛一身金采自如乃別琢石
成置其中故非若他就崖石琢者山氣相貫陰雨潤濕
顏色易脫或該石與他石異而然殆不可知舊有八寺
無一存者但東崖頗有壘石址兩區餘不可辨有數石
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字剝落不可讀未
暇詳其所始意者金身感夢白馬馱經此其權輿今觀
其創作似非出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幾千萬計蓋
其大者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者必富
人而後能有成也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
謂之聖人生自王宮為國元子去尊榮而就卑辱舍壯
觀而安僻陋棄華麗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苦身



修行以證佛果且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即是空曰寂
滅為樂其心若渾然無欲又奚欲費人之財殫人之力
鐫鑿山骨斲喪元氣而假像於頑然之石飾金施采以
驚世駭俗為哉是蓋學佛者習妄迷真先已自惑謂必
極其莊嚴始可聳人瞻敬報佛功德又探之以輪迴果
報之說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為
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
於地獄徼福於天堂推恨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
訹人於恍惚茫昧之途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之
深而甘受其惑至有捨身燃臂傾貲施財至為此窮極
之功設使佛果欲論報於世其成之者必獲福於毀之
者必獲惡報則八寺巋然諸相整然朝鐘暮鼓緇流[illegible]

讀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沒其宮殘毀其容而荒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稱仁王以慈悲爲心利益衆生必不徇已私而妄加禍福於人亦無意於術色相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畧復爲之說以袪好佛者之惑又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說以求佛於外而求佛於內明心見性庶乎其佛之徒也

攬秀樓記

吾邑建節鄉[illegible]仲容所居樓曰攬秀乃其祖宗勝所創叔祖彥昞所名奉伯父子猷所述其槩徵文爲記予自少時識宗勝應賢良聘之京奉
命往衛輝教民耕稼三載績成辭然歸老于家彥昞領鄉薦將成均後與余同榜登第歷秋官主事二公謝世已



久斯樓猶存得賢子孫世紹其業烏可以淺陋辭想夫天日清朗登樓遐覽仰而稱泉諸[illegible]者爲峯爲巒峭者爲岩爲嶂空而明者爲洞紛而[illegible]爲谷獻奇浮翠環列先後此山之秀也俯而泉陽諸[illegible]出泉爲源飛崖爲瀑通泉爲池合流爲溪浮光凝碧映帶左右此川之秀也然則造化鍾秀於山川者亦不易而山川鍾秀於人物者應時而出如唐有河西節度使邢公剡元有湖山書院山長小山邵雄者皆鍾此山
國朝有賢良宗勝主事彥昞錢塘主簿仕勉樂清訓導子伯傳斯數先輩皆余所聞見而知者雖其天資秀發山川所鍾亦其勤學修德底于有成故有能樹勳遐陲顯名朝著父母百里師表諸生鬱德家[illegible]才賢被召此皆山川毓秀而出色於山川者也後之人攬山川之秀於斯樓又當攬人物之秀於先世思以窮理修身濟美流芳於無窮庶幾肯堂肯構無負攬秀之名者也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仲容其可忽之哉

友竹軒記

溪南程中立當軒植竹十數箇而讀書其間名其軒曰友竹徵予爲記予曰君子之交友取其道相同也[illegible]相合也有益於已相資以成德也若之友竹其何[illegible]中立曰吾之友竹正有取於此也觀夫竹之聳然直上獨立不倚固其直也吾從而友之根枝一色四時[illegible]固其諒也吾從而友之爲簡以牘經典爲管以協音律君其多聞也吾從而友之友其直思正吾心以去其邪曲



友其諒思誠吾意以去其虛妄友其多聞思博吾學以去其孤陋然必時習則學博學博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修而德之有成實有資於竹也竹豈有交於吾而吾視之以爲友道義固不在竹而在吾心又何必計其同不同而合不合也哉余惟中立之取益於竹殆孔子所謂益者三友而竹實似之茍不得直諒多聞之士而友之與其友便辟柔佞之士以招損孰若友竹以比德三益其庶幾乎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簣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亦君子之友也於是相與結歲寒之盟以無忘久要之義故書之以爲記

味琴軒記

干越尚閭余同寅大參公之冢子質美嗜學其於過庭

嘗聞詩聞禮而學之矣而又嗜夫琴而學焉大邢公曰汝徒事其聲音而不知其味未見其能有成也聞者欽承嚴訓顏其軒曰味琴以余爲知音徵文爲記以自勗余惟傳有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飲食之味有五鹹苦甘辛酸固有味也而琴之音亦有五宮商角徵羽固無味也知有味之味者猶鮮況能知無味之味而味之者哉求之於古伏羲氏味之以修身養性神農氏味之以合神明之德通天地之和軒轅氏以清角而味之有虞氏以南風而味之以薰以時而及其民文王於羑里而味之以拘幽孔聖於杏壇而味之以猗蘭以將歸以及回不齊之徒伯牙味之以高山流水子期聞其有峩峩然若太山洋洋然若江湖吾聽而知其味



也上下數千載聞味其味者寥寥數聖賢而不可多見然則琴之音其可易而玩之以得其味哉然予嗜琴之味甚久雖未得古聖賢之遺音而味之亦嘗粗有得焉於是援琴而皷之翕然而音律協皦然而節奏明繹然而曲操成一皷而邪穢蕩滌再皷而查滓消融悅之於耳味之於心大羹不足以喻其淳玄酒不足以喻其淡鹽梅不足以喻其和菽粟不足以喻其平淳淡和平之味充然有得於心其味之雋永爲如何哉所以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盖味其盡美盡善矣之味故食肉而忘肉味如此之久以嘆其自得之至也夫韶舜之樂而琴樂之親也今闇誠能知飲食之味悅於口以養其體徒養其體而不養其心未免爲偏人能知琴之味悅於耳以養其心心得所養則心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庶幾其有成是謂之希聖之徒又豈不賢於人哉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闇其勗之以無負於家教也

## 醉琴軒記

吾友樂平蔡君天錫雅好琴扁其軒曰醉琴予讓之曰昔李白醉於詩張旭醉於草書皆有待於酒以發其清新俊逸之思揮其飛躍流動之勢所謂斗酒詩百篇醺來草聖傳是也若之於琴有如此乎天錫乃焚香拂琴端坐而言曰吾之醉琴於酒何有請以歌吟曲調相與酬酢於龍池鳳沼之上以共入醉鄉可乎於是按徽理軫七絃以調五音相宣六律相應徐而皷之其心之運



指指之取聲聲之入耳耳之順心心得其趣無非醉也若夫醉在高山乃皷樵歌醉在流水乃皷漁父吟皷南風之歌則醉在虞廷皷杏壇之吟則醉在孔門夢蝶醉於適也離騷醉於怨也白雪醉於清也春光醉於和也以至猗蘭別鶴之操雉朝飛烏夜啼之曲莫不各得其趣而至於醉也余心醉甚隱几而寐夢遊帝所觴我於丹府酌以元和之盃酒半酣俄有縉紳先生自稱漢尚書邕携焦尾以進皷於靈臺之上但聞荅龍之吟丹鳳之鳴而諧鈞天廣樂之奏也驚喜且寤天錫猶皷琴自若顧謂余曰醉乎醒乎余於是知天錫之於琴非如白之於詩旭之於草書託於酒以助其能也是醉也優游怡愉以入廣博易良之域不知天錫之醉琴琴之醉我

思親堂記

人子思親思同天地親在思致其養親歿思致其祀風雨霜露陟屺陟岵無時無地而非思也予致政歸同邑種必澄賢其弟必瑩必亮痛二親歿久求書思親二字顏其堂請記以示不忘孝思之意予素知其父貴寧儀倜尚義其母夏氏吾姿知禮故其内外合德治家有法鄉邦稱之今雖歿久其諸子克承家教追遠之思拳切如此則其於父母之存晨興而思省昏息而思定寒暑而思溫凊衣服飲食而思甘輕緩致養於平日必矣今父母既歿思養無及盍亦遵古祭義以時思之春而思禴夏而思祠秋冬而思嘗烝無所竭也陟生而始祖物



生而先祖物成而禰之祭之思無弗恪也又必備其祭器潔其祭儀致齋以一其心致敬以成其禮使報本追遠之誠無復遺憾不亦可乎雖然孝思之致豈惟口體蓬且之間而已吾身不有大於養祭者乎必澄兄弟當何如其思哉盍亦思吾身為父母之遺乎知吾身為父母之遺則凡所以措諸身者不容不敬必存養以敬於内齊莊以敬於外内外不殊始終一致斯能敬其遺體而孝思純則也孔子曰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必澄兄弟既思時祀以報本追遠復思慎行以求無忝所生則夫鍾氏子姓得於觀感之餘有不訓其成式以永其孝思於百世而不墜乎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曰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斯言其不以為然



是軒記

樂平虞汭扁其蔵修之所曰是軒欲省非求是以合於道請余發其意以自警余惟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陶淵明賦歸去來辭覺今是而昨非彼二賢者一不以暗昧廢禮一不以利祿屈節其平昔之立心制行少有不是及至斯而知往昔之非覺今日之是是之義豈易言哉余聞汭之父兄先暫分與固前日之非也後復義聚乃今日之是也今汭承父兄之訓拳拳修省若此苟不知道之所在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者有焉固必務學以明道庶乎其不差故為臣之道是忠宜竭忠以事君也為子之道是孝宜盡孝以事親也長



吾長之道是敬非敬無以事長也幼吾幼之道是慈非慈無以撫幼也以至言必是而後發則為嘉言行必是而後力則為善行去就必是而後決取與必是而後定則事皆當理而不畔於道也雖然夫子欲寡過而未能孔子是之記之於魯論徵士因革命而不二其心朱子是之書之於綱目垂之千百載而人不之非其有得於是斯道之不泯也汭守父兄之法以踐先賢之迹俾人皆以為是庶有裨於義聚也

序

文公先生年譜重刊序

五星聚奎而機發於先紫氣出井而瑞徵於後天生亶僻斯文在茲則我朱夫子之生也有自來矣其資地既

明其質也至粹其氣也至大至剛故其學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博極群書折衷衆論直以溯洙泗之源跡濂洛之流會而通之止於至當之歸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千五百年於此矣其所註書傳之天下後世偏華流夷語之者尊之信之於往聖所作先賢所述咸得其指歸而不爲他岐之惑其有功於道學自孔孟而下亞周程數子孰有加於此哉新安發源乃朱夫子父母之邦其先世丘墓舊居宅里咸在比魯闕里廟祀依舊稽蒼葉公公回來爲邑丞既新厥廟復以年譜舊刊歲被文字磨滅漫不可辨謀欲重刊爰得舊本若行狀褒典記文附於年譜之後者與邑之儒士孫叔拱悉加校正補其遺闕正其訛謬命工鋟梓徵序於予嗚呼文運之



興固係於天道統之傳實在於人我朱夫子自少至老注意經傳銳情治教以斯道爲己任積歲累月竟無虛日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於焉以立木鐸再鳴不可誣也今賢佐復能刊正是編嘉惠後學使得於觀感者如親見先師於平生言足爲則行足爲法動足爲道以爲萬世法程甚盛心也故不揆僭序其畧以表爲政者知治化之本云

## 苑氏族譜序

世之故家巨族不可無譜諜也譜諜修則世次明上以追崇先世下以埀示後裔所以綱維彝俗而防範澆風也昔之君子恒致意焉如歐陽公永叔依漢年表蘇公明允以禮大宗小宗各爲世譜例雖不同皆足以考世次而睦宗族也後之君子多取法焉監察御史苑公處敬恭考二家譜例作家譜屬予爲序按苑姓自殷武丁子文封苑因以爲氏此得姓之始也春秋時有苑何忌爲齊大夫後漢時有苑仲真爲太山太守唐時有苑富揚與柳宗元聯第雖世系無傳蓋同出於一姓也公自述先世居保定族屬甚蕃號千丁苑家今居晉州沙頭莊者自千丁分也州東東河頭一支又沙頭莊所分也舊譜散失傳次莫詳故斷自元真定路總管受卿始迄今凡七世譜爲圖詳其所知闕其所不知可謂譜得其實無媿於歐蘇二君子之用心也繼自今子孫世修斯譜以嗣以續則自七世至於十世數十世世次相承宗派相屬昭穆由是而明尊卑由是而叙親疎由是而別



前不忘其所自出後不失其所由分親雖盡服而同宗之義不盡也家雖異籍而合族之情不異也莫不禮以相接恩以相歡又豈至於塗人相視而不相親睦也哉况公以通經學古入官克振風紀駸駸嚮用將以齊整風俗而拳拳於譜諜所謂自身而家自家而宗族以至於鄉黨州閭忠厚之化行澆薄之風息深有裨於世教也故叙其端云

## 徐氏族譜序

世族有譜尚矣以親九族載於書大宗小宗記於禮學表著於史皆所以篤親親也由是譜諜興焉家自爲說始有可議者焉如城北之杜求通城南之譜南豐之曾推接子晳之胄其然與否文獻無徵寧不致人之疑也

哉惟歐陽文忠公蘇老泉倣經史義例各為世譜譜所知者為可傳信於後後之士大夫家宜取法焉監察御史徐公開以世譜示余屬叙按譜圖始祖九五府君宋南渡時自陳遷至蘭溪之馬安居焉迄今三百餘年凡若干世大書以正世系分註以述行實詳其所知闕其所疑九族列於圖宗法繼於系年表叙次亦不外是不强合如北杜不遠紹於南豐得歐蘇之法合經史之義可謂信譜也雖然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於續譜牒有賴焉繼自今十世數十世世世續之則前有所考不忘其本源後有所據不失其枝派歷世愈遠昭穆之序具存合族雖衆尊卑之分尚在莫不秩然禮以相序翕然義以相合懽然恩以相孚以尊不至於凌卑幼不至於慢長踈不至於間親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吉凶相慶弔善惡相勸戒又宜秦越相視而族戚有不動於中者哉觀公自述譜引所以望於族人與後之子孫若此將見孝悌之道興于家庭著于宗族以及於鄉黨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德厚矣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於朝家風化尚有補云

## 劉氏族譜序

粤自賜姓命氏而姓氏之論興明德親族而宗族之論叙然姓氏或有所更而宗族自不可紊不有譜諜何以考姓系明宗派盡親睦之意哉山西按察司副使括蒼劉公文中以續書世譜示余徵言為叙按劉姓陶唐之後受封於劉至劉累為夏御龍氏周大夫食菜於劉逐為劉氏漢高祖賜婁敬項伯更姓劉氏是一姓而得姓不一也今劉姓布滿華夏莫不各有宗也然譜諜罕傳數世而上已不可考安知其為御龍氏之冑周大夫之冑耶抑婁敬之冑項伯之冑耶有志於尊祖敬宗以收族者寧不慨嘆於斯此公之世譜所以續也譜自晉關内侯諱衍始中山十七葉孫也世居京兆至唐府尉諱原遷浙之括蒼至宋沛國公諱楚三子遷閩之建寧皆自京兆分也以後族屬在京兆與建寧者闕其嗣所不知也居括蒼者自松陽始後一支遷龍泉一支遷青田一支遷麗水譜系頗詳麗水又加詳者公所自出也迄今千有餘年三十餘世世系相承前不忘其所自出支派相屬後不失其所由分尊卑之分以明昭穆之倫攸叙記曰君子行禮以叙宗族於斯可見至若世生名賢或列爵公侯或歷階台輔或喉舌攸司或耳目攸寄或寵任戎鉞或總領星樞或輔教司成或納言諫院以至郡守縣令幽人真士後先相繼照耀圖諜何其盛也是由世積厚德賢賢相繼衍慶垂休至於今以發於公與族人者祖宗積累之所致也雖然姓氏源流固子孫所當知祖宗德業尤子孫所當繼余故論得姓之異同與歷世之爵秩著之首簡亦惟劉氏子孫慎重宗姓思以延其世澤景行先德思以振其風聲則惇宗睦族之道亦在於是而公之續諜猶有徵於悠久相繼不絕云

## 送刑科左給事中李敏序

刑科左給事中儀封李公克勤九載秩滿考績天官其

黄門同寅諸公皆其將奏最而增秩也屬予言以爲遠
大之徵予也得侍同
朝屢知於公者最久敢以蕪陋辭然惟黄門給事乃
天子近臣出入
禁闥秉筆立朝
王言得以敷宣忠言得以獻納賢人在野得以薦進不肖
失職得以劾去諸司章疏得以封駁其當否又得與公
卿大臣參預
朝政論是非辨得失於其間
朝廷委任如此之重親信如此之密苟非知古今達事
變識治體者疇克勝其任以能有成功哉惟公發身胄
監廣學多聞自居



禁近凡職分所當言者能言之所當行者能行之務存
大體不瑣瑣於細事故歷事
三朝始終一節是以勞績彰彰播人耳目
朝野共言其賢茲當課最顯擢有日或出臨方岳或入
踐政途其於事君之大節臨民之大道不徒見於言論
又當身體而力行之豈以高爵重禄移其志而變其初
也哉惟夙夜以思上以忠報
朝廷下以澤加黎庶俾蜚聲茂實炳燿今昔而垂無窮
也此固公之素志實區區屬望之私而諸同寅亦以此
望於公也

送李大參序

皇上軫念下民自頃年以來閒嘗饑饉困斂困窮流移屢
詔寬恤但諸郡縣師帥有哲有愚不能皆有以副
上德意若山東西河南北流民轉徙者尤衆乃正統四年
命在廷大臣舉能安輯之者俾專其任庶有成功僉謂行
在戶部郎中榆社李公仲謙才識老成久居郎署歷事
四朝幾三十年小心慎密賢聲雅望播在人耳非公誰
宜乃首被推薦遂拜河南右參政公自綬任弗遑寧居
循行郡邑東自陳宋以及淮蔡南自潁汝以及唐鄧西
自鄭以及嵩邙伊洛北自覃懷衛濬以底太行周爰咨
度招流民而諭之曰爾輩故違令賴
天子仁聖今宥爾罪蠲爾逋租復爾徭役爾亦盍思鄉土
親戚在是舊田廬在是祖宗墳墓在是奚可遽棄不歸
以安爾家乎若復冥頑孤



恩梗化憲章具在必不爾貸諄諄慰諭[illegible]朴不撓由是遁
逃咸悅以至匿於山林川澤幽遠之地久不沾澤者莫
不聞風感激扶老携幼驅犢駕車歸者塞途二三年間
不遑聲色河南之歸自他郡者戶三萬八千有奇他郡
之歸自河南者二萬三千有奇具數
上聞事竣召還僚屬思其道義吏民思其惠澤咸惜其去
然公去而趨
朝績用告成可謂不負
當宁托任之重大臣薦舉之公而人之蒙其澤也如此宜
其寵擢或復臨方岳或崇歷政途又將益堅利器大展
嘉猷俾勲名愈著於世德澤溥加於民其功業又不止
此離懷何足云哉同寅方伯盱江饒公古後虞公參政

永嘉鄭公參議撫寧眞公古睦宋公暨予率僚屬餞于大梁門外俾予叙之以送其行

## 送虞景益序

沔陽虞景益氏質敏務學兼得陰陽之說應郡果赴天官考其學術精通引選大廷拜其州陰陽典術還過河南省其父方伯公母夫人將歸而復任也而藩岳群公之子弟請文為贈余惟君子之仕也務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不當為而為則有出位之譏當為而不為則有曠官之誚二者胥失之而未得其職也然以孔子之聖嘗為委吏務在會計之當為乘田務在牛羊之長及為司寇務在元惡之誅亦惟盡其當為而已今景益以英妙之齡守官鄉邦亦務以陰陽之術開導其州之民若夫男女之有冠笄嫁娶宅墓之有興修卜築鬼神之有祭享親賓之有宴會田園之有栽種收穫以至凡百事為莫不各有所宜然必稽之於易所謂陰陽消長之理書之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參之以大統之曆審歲時之序察分至之候演之以奇耦之數參之以吉凶之理使之各遂夫人事之宜庶幾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而能盡其職之當然也若不深探其本於經徒拘泥其末於後世之異說非徒惑於人且以自惑其不至於失職也難矣況景益積學有年內有賢父兄外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學術固知宜聖隨其所居之位務其所職之宜如此其能安其位舉其官而不失厥職也審矣他日賢聲雅望著於鄉邦又將榮膺薦拔揚歷通顯以繼父兄之聲價自茲卜也可不敬哉



## 武定州知州黃景陽輓詩序

古之人有德有才者歿而人哀之蓋其德有以潤身才有以用世其歿又有不幸者是以文學之士或誄之以辭或弔之以文或挽之以歌以詩由其志行之卓越事功之昭著有異世而相感者況一時之相知者乎京陵黃公景陽質敏好學以明經領鄉薦入胄監試學優等永樂癸卯授崇慶州知州郡政方通而舊守代還再換鎮南州知州未及行而舊守復任逮宣德改元

宣宗皇帝新平樂安州反逆更州名武定公被

特旨往知是州時殘耗之餘公私凋弊到官宣布

德音曾從既釋亡匿咸歸期月之間政行民安乃新學宮乃完官署壇壝廟庭悉復舊規宣弟之化訓民悅服僅三載而卒嗚呼公以通才厚德遭逢

盛時名重科目官至大夫忠報於

朝廷澤施於郡邑生亦榮矣其不幸者位不滿其德用不盡其才澤不久被於其州之民是尤可哀也宜乎搢紳士夫誄之弔之挽之而形於聲嗟氣嘆長篇短章盈乎至情即古人之遺意足以感於今而傳於後也眾予懋衷為巨帙皆虞佐余同寅方伯虞公之子請叙其事簡如此云

## 贈山西副使劉公文中赴任序

正[illegible]戊之秋

朝廷遣驛使傳
綸旨即河南按察司僉事桔蒼劉公文中爲山西按察
司副使公拜
命以行方岳群公送餞於城西官亭屬予爲序以識別洪
惟
國朝參酌古制置方岳以分治於外統郡邑以治民者曰
布政司統衛所以治兵者曰都指揮司是則二司各有
所統而郡邑衛所各有攸司也並二司鼎立爲三糾
正群有司之不治以安兵民於治平者曰按察司其視
二司職雖專而政實兼濟惟同德協心陽舒陰慘叅
相資以成治功也哉司有長曰按察使佐曰副使曰僉
事有缺必公卿大臣咸集于
廷推飽經術優於文法堪其任者合辭論薦
上親簡擢非秩滿當遷者不得薦進可謂重矣惟公自擢
賢科兩宰劇邑息囂訟於廣濟化頑獷於同安及理筆
升
朝肅班北面激揚得體名重中臺由是出臨方岳秉心
公正而同寅協恭執禮謙讓而同列加敬政肅郡邑而
紀綱以振法施衛所而憲度以清德被兵民而治化以
洽是以中州人士仰其風節與嵩岳相高而蒙其利澤與
河流比潤治聲溢於部內清譽達於
朝端不次九載奏功而膺薦陟秩固其宜也今則副憲
山西秩雖增而職不殊地雖易而法則一特舉此以措
諸彼而已異時廉聲益著雅望益隆又將入贊政途論



思密勿以弼諧謨烈樹勳於
清朝全榮名於晚節庶以副名公巨卿論薦之公答
聖天子信任之重此固公之素志諸同列亦以此望於公
也

驄馬行春序

監察御史新安程公以驄馬行春命題徵詩者歌咏之
迹篇帙積集成卷屬予叙首簡知公之託意深也昔
桓典爲侍御史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蓋其剛果有以落權豪之膽峭直有以歛奸邪之迹凜
若秋霜肅若商飈降振於山林原野群芳失色百穀成
實胡爲乎行春也殊不知遏惡所以揚善明刑所以弼
教故必陰慘而後陽舒寒極而後暖至去邪佞而後正
直之氣舒去貪墨而後廉介之行著去酷暴而後循良
之政舉去澆漓而後淳龎之化行所謂鋤稂莠而嘉穀
以生驅豺狼而牛羊以育執斯法巡一邑溫然風動百
里春也按一郡益然澤潤千里春也歷一道煦煦然和
氣流行郡邑皆春也與夫進直言而
君聽之獻嘉謀嘉猷而
君嘉納之薦賢劾不肖而
君陟之黜之
君以一身運行元氣于上臣皆以一心調和元氣於下上
下交泰熙熙然億兆歡康四海皆春也公之存心行事
其此斯無愧古之桓典而獨遇今之驄馬攬轡天衢以
騰踏青春其進詎可量也

## 汪氏族譜序

世族有譜所以尊崇祖宗敦睦族屬貽謀子孫故家文獻每有徵於斯焉吾邑汪氏族譜自魯成公第二子汪侯食采穎川得姓迄今八十餘世子孫繁衍布濩江北江南支分派別敘次爲圖立例有法註述簡明上下三千餘年間名賢輩出或發身經術或奮迹戎功錫爵土而爲公爲侯秉鈞衡而爲卿爲相草制而爲內翰執法而爲侍御承流宣化而爲郡守爲縣令傳經講道而爲學校師文武勳階厥秩未悉復有克承詩禮志尚幽貞德義孚於宗族鄉黨然而遯世守身與濟時行道者出處雖異德行並佳名實流芳照耀圖諜何其盛哉蓋自穎川以來世積善德忠厚相承委祉垂休以昌大厥後者莫能殫述至若英濟王之閔亂起兵保障六州外侮不侵民皆安堵唐受天命表獻地圖百萬生靈免禍亂世其爲國保民功德格於天地宜其生封歿謚廟祀家邦子孫食報至於今本支愈久愈盛天道昭昭其視乎公門容駟馬王氏手植三槐之感應何如哉而又世有賢裔愼重宗譜如東晉時淮安侯旭宋時韶知府杞溪主學性元時松山駿仲全斌遠我朝西鄉知縣孜遜暨以吾輩皆嘗續修故其源流有傳承悠久相續不絕如此今以玉以積以濟勢澤按其譜其支派遠隔千百里外間見弗及者莫能收續其本支近派之可知者偏詢博訪訂舊增新凡宗支之所出派系之所分宅里之所止仕宦之所歷婚姻之所締並墓之所在累代制命之所褒與夫先正之所作詩銘序記有關於譜諜者靡不收錄又慮謄寫傳訛久之真贋莫辨合謀鋟梓印付各支收傳于後其尊祖敬宗收族之心可謂至矣後之賢裔并知以玉四君子之用心世世續之則祖宗之聲光振耀無窮族屬之恩義感孚無斁子孫之系緒有引無替文獻之傳不獨信於今而又徵諸後雖百世可知也以玉特以示予披閱連日悉在眷末故書而敬爲之序



## 論

### 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論

漢興距孔子沒二百七十年間王室衰弱列國爭雄尚刑名者知有申不害韓非尚從衡者知有蘇秦張儀尚任俠者知有藺相如毛遂尚變法者知有商鞅李斯尚戰陣者知有司馬穰苴孫武吳起之流未聞有知孔子之聖尚仁義禮樂以興起焉者而吾道因時晦塞遺經呂秦泯絕於天下矣幸而魯諸生世相傳習其說而遺風僅存觀高帝始至魯聞絃誦則不加兵再過魯祠孔子以太牢以見吾夫子之聖前王所未知高帝獨知之前世所未祠高帝始祠之而又祠以太牢禮軌重焉自時厥後吾聖人之道日以明教日以行內而國學外而郡邑學莫不有廟位號日隆天下通祀之雖後之英君誼辟崇儒重道以隆治教之所致亦肇端過魯之一祠也吁惟聖人能知聖人然則高帝雖不學其知之所及亦大矣哉

辯

啓母石辯

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廢久東有一石高二丈餘闊半之長如之傍裂一小石曰啓母石按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轘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鍾聲乃來禹跳石誤中皷塗山氏來見禹方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何其怪誕之甚也書曰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此禹急於治水而不暇顧其家正孟子所謂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于時乘四載導百川於化為異物以拯時之溺豈一世之人不見獨塗山見之哉禹豈待塗山親餽餉而得



食哉塗山亦豈必隨其所之而餉之哉塗山既見禹化為熊而慙何其自化為石而不慙也哉夫物故有化者如雉化為蜃蛇化為龍物之化者固多金華之叱石為羊化於幻術鄭之虎死為石化於政術其形自若也武昌之婦化石因形似而妄傳也韓哀化虎杜宇化子規人化物也張路斯鄭祥遠龍化人也事雖不經然但言其形質之變而耳目口鼻猶備未嘗離絕性情猶蛇雉之化龍蜃也今以至靈之人化為石若是其高且大千夫不能舉百牛不能挽不首不肢而蔚然其形不耳目不口鼻而頑然其性情無復知覺運動以暴露於天地之間乃謂之神不待知者而知其妄也余視山之上石崖斜裂二道中缺一處曰虎頭岩石相傳李筌得陰符經其中即此石迸裂墜地而為此岩也意者廟在是人因廟廢而名遂移於石及左氏云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羽淵化為黃熊禹其子也好奇者因而附會其說以訛傳訛至唐永淳二年新其廟立碑以表厥靈而驚人累客後往往詠其事夫何不信書不信孟子而惟淮南子之說是信誣聖人惑後世而竟莫知其非也故不容於不辯

對

牧羊者對

余乘軺適大梁之野遇牧羊者不知其何許人能牧羊若是其蕃且肥而馴也下車坐而問焉牧羊者對曰僕晉鄙人也居太行之陰牧羊已有年矣吾之牧羊心常



在羊察其氣候審其水草別其群類以遂其生故時將寒恐其凍也牧於野就原隰之暄焉時將暑恐其熱也牧於山就林木之陰焉時其饑也放之就草而食焉時其渴也引之就泉而飲焉恐其疾以瘦損也風寒雨濕預為之所三伏喂之以鹽冬春之交飼之以豆惡者亟去毋令敗若群焉恐其苦於虎狼也畜良犬夜知更以防護焉以羝之最鉅者率先而群羊隨之其前奔者旁逆者後不進者鞭之使勿離其群焉雖有價不多鬻無故不妄殺牸羒得之以時乳羔而日孳焉若五月之羜六月之犛七月之羍未卒歲之狣各自為群而小大無雜焉由是群分類聚不失馳驅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欲行則行欲止則止欲臥則臥欲起則起而不煩驅策焉

吾始牧羊數不滿百累百而千累千而幾萬焉吾之家之衣食於羊取給而不至凍餒焉余聞之曰昔臧與谷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冊讀書問谷奚事則博塞以遊是其心不在羊毋怪其羊之亡也今牧羊者用心如此宜其羊之蕃且肥而馴也漢卜式牧羊上林布衣草蹻而牧歲餘羊肥息漢帝見其羊問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噫爲民父母者能推此心以牧夫民使民無饑寒疾苦之憂遂生息群倫之樂焉有不庶且富而可教以親其上也哉

## 祭文

### 謁協忠廟文

歷睢陽以周覽兮訪忠臣之遺蹤慨城郭之如故兮儼廟貌之攸崇想開元與天寶兮何後汙而前隆原君心之致寇兮惟聲色之縱懷賜金錢於專寵兮洛胡雛以後宮指赤心於胡腹兮信妖孽之彌縫奏霓裳之妙曲兮舞梨園之花驄彼覬覦之有漸兮胡慢藏而冶容俾曲江之識鑒兮竟肖之攸同養於范以遺患兮曾不懲夫夷戎振金鼓於范陽兮聲徑徹於宸聰播六飛於巴蜀兮憂失馭之冲冲擅萬乘於靈武兮亦攢統之怱怱遜幽幷之失守兮阻殽函而不通何一人之不悟兮致天下之恟恟傾逆豕之方張兮孰不避其銳鋒惟二公之忠憤兮舉義兵以相從擁數萬之弱卒兮守要地之孫墉禦破竹之勢兮期沮折其衝論天道與人倫兮俾從逆之懷慚彼烏合之日滋兮被圍迫之既亘料衆寡之莫敵兮時出奇而一攻或擊賊之不備兮掩虛入其營中每乘機以取捷兮獨應變於無窮屏保障於淮西兮扞聲援於關東桒粮道之阻絕兮若飢餉之無供盡茶紙與雀鼠兮逮老稚之一空愛已割於寵妾兮恩莫保於家僮啖麾下以肝腸兮諒饑腸之難充衆矢心以殉國兮誰復顧於其躬期援兵之莫至兮力已竭於罷癃望行在而再拜兮吐詞氣之如虹生莫報於全城兮死爲厲以除凶凜秋霜於志節兮皎白日於心胸蓋非出於一目十行之力兮抑深有得於上帝所降之衷迨夫蕩腥羶以承迹兮清河朔以銷鋒暨聖皇之反正兮其亦追悔而旌忠微二公之沮逆兮則汾陽之儒未易成收復之功嗚呼見危石兮驚湍識勁草兮飄風全偏裨兮盡節次謚號兮同封錫世代兮變更遇春秋兮絜豐以祀勤事兮人臣之節以禮嚴祀兮人心之公沮葵藿以爲羞兮傾[illegible]河水以爲醴兮朝宗致薄奠兮仰神明之如在抒素懷兮愧予詞之匪工人之敬兮神之靈兮與天地而長終

### 遣蝗文

螽蝗之爲物也肖以蚱蜢之狀表以阜螽之名黃而小者陽之類[illegible]而大者陰之形四翅輕而奮迅六股健而[illegible]嗟何[illegible]蕨之不育或再期而復生豈其魚子與蝦之所化吾未得而悉其情若乃集我良疇食我嘉穀惟黍惟稷惟稻惟粱亦救其萃[illegible]麻[illegible]此蓋隨其食性而爲此口腹也逍遣汝類毋入我疆或偏地而[illegible]御或去

空而高翔低回而下如雲昏而雲雞倏忽而起如飄風
而沙揚經數郡而莫際延千里而未央諒汝類之所過
豈苗稼之無傷奪人之食充已之腸嗟我農夫勤力田
莊乃耕乃耨流汗成漿自朝及夕艱其登場豈意罹成
橫罹此殃公賦未得輸私債未得償既拊膺而戚戚復
憂食而遑遑汝且負陽抱陰交尾疊攢生子入土以尾
穿穀一母之子至九九之數尋丈之地育萬萬之兆又
懼汝生類之衆多而遺患之在後彼蟊之食根以傷其
苗螟之食心以傷其穎多至一鄉一遂或至一同一井
然則此之勢潛而伏汝之勢烈而猛是以唐太宗吞之
而自誓梁刺史因之而自省奚爲犯若水之怒而捕至
十四萬石又安知魯恭之賢而不入中牟之境我



朝養令郡邑遵行時歷田野徧視其生初出曰蝻黑小
如蠅因形迹之甫露幸羽翼之未成積薪以焚掘地以
坑必盡殺乃已而弭災於既萌也茲汝飛蝗來自何所
其去其留孰驅孰阻捕夫如雲列陣如堵擊殺無算傷
殘莫數斃者狼籍存者旁午猶未足以快人之意而償
農夫之苦汝之受禍亦已慘矣抑聞汝有生發之機由
吏有貪殘之弊奚必辨頭身之色而後知文武之異吏
有罪而未加其誅民何辜而不獲其利嗚呼人皆汝惡
吾獨汝悲汝爲人害汝自不知賦命已定受性莫移但
知其食之所嗜安知其禍之至於如斯嗟彼貪殘爲私
桎梏不顧人之蕩產不恤人之受辱欺心肆忿肆性縱
欲恣衆積而不厭苦剝削而不足受其害者切齒嫉其

惡者側目乘間伺隙聲罪置獄既殞其身亦覆其族斯
人而蝗者取禍之莫贖也況汝遺類在我郊垧顧殄滅
之寔宜念寔頑之可矜伊欲逐之四方去我中土北入
代朔入楚西入秦東入魯然其地皆我
朝之封域其民皆我
皇上之赤子一視同仁無問遐邇豈可遺災害於彼而獨僥
倖於此哉吾將告昊穹禱神靈驅長風鞭迅霆俾汝乘
氣機入滄溟復化魚蝦以返汝形既不爲人之害亦不
戕汝之生庶貪殘者易其虐殘者知所懲而吾民得以歌
豐年樂正統之太平

瑞安進兵祭旗纛文

惟神剛明正直職主兵戎戡定叛逆全仗威風纛茲凶
寇滋蔓起浙東生靈受害天地不容某等恭膺
上命整旅除凶神機默運將猛兵雄擒其元惡釋彼脅從
地方寧靖永賴神功



莒岡營合祭風雲雷雨旗纛山川城隍諸神文

惟神上順天道下鑒人心威德無濟福善禍淫蠢爾群
凶肆毒甌越
帝命興師搗其巢穴神其默佑剪惡既俘惟討有罪以釋
無辜敬潔牲牢誠心致禱遐類悉收妖氛淨掃群邑寧
靖民樂時雍
奏凱以旋咸賴神功

處州府進兵誓師文

茲因逆寇蠭起處溫生靈受害罪惡滔天屢 赦不悛

帝赫我等興師討罪已募爾衆竭忠効力一戰任背洋再
戰盧山三戰鴈溪四戰龍岩寨
神天助順就滅群凶正擬
奏功陞賞激勸其宜恣殘寇復肆凶頑再率爾衆往討
滅之謹告
天地神靈與爾衆誓宜一心齊力奮勇當先勦戮元凶除
滅醜類隨其家財悉以充賞官另賞銀且以見爾忠報
朝廷義保鄉黨功勞
上達陞賞有差身家富貴慶延子孫其或懷奸携二臨陣
退縮通賊賣降挾讐妄殺禍及身家覆宗絶嗣如或我
等統領官屬不容撫恤爾衆功過不審以致賞罰不公
身家受殃其能盡心撫衆設策除凶功過詳明賞罰必
當致有成功然榮膺多福
天地神明昭鑒報應無私各遵誓言無忽



祭溫處境内山川諸神文

惟神仰遵玄化俯佑蒼生光昭祀典福謙禍盈先我提
兵茲境討賊頼神陰助民安盜息浙南閩北兩界山間
逋殘遺孽復肆冥頑載整三軍擣賊巢穴殺獲雖多敗
黨未絶崇以醴酒侑以特牲庸申祈告願鑒微誠再助
我師搜擒伏匿淨掃妖氛務分玉石凶惡盡除良善咸
康感神靈既人心弗忘尚享

祭先師林公文

成師道於幼學兮仰模範於邑庠冠群彦之取法兮必
規圓而矩方辨經籍之疑義兮渙氷釋於青陽惟根極
夫道德兮毋徒事夫文章遡洙泗之指則兮探濂洛之
遺芳施時雨於桃李兮紛暢達於門墻胡秩滿而丞去
兮陟群教於他邦遡蒼梧以仙逝兮歸旅櫬於閩鄉嗟
愚生之永慕兮倏四十之星霜適道經于墓下兮薦清
酤於一觴諒恩義之感格兮誓没齒而無忘

墓表　誌銘　贊　訓

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倪先生墓表

默庵倪先生篤行君子也世家常之無錫曾祖諱德甫
祖諱文斯皆秉禮行義樂志終身父諱以通經術行道
于時母張氏先生諱恂字仲淵默庵其別號也自童稚
耿介不群稍長有志問學孝友出於天性永樂初父以事
南徙之沙縣發奸摘伏聰察如神邑之黠民庇咎不免



懷苞苴乘隙扵默庵求救免默庵咈然拒之白于父覺
按其罪邑内憚服時僚佐子弟尚侈麗父戒默庵曰吾
官貧汝宜甘布素毋暴彼為默庵對曰大人素尚清約
兒敢不謹守家法以事外飾哉及父遡知
文廟擢兵科都給事中默庵隨侍父每早
朝参默庵必先起若櫛盥若衣冠若厨饌皆躬理之然
候父寢起罔不適意父念其辛勤曰有僕隸可代汝為
朔乃自苦對曰服勞奉養子職當為委之僕隸於心何
安父喜謂張孺人曰吾居官得此兒理家政復何所憂
兄弟六人咸承家學文行俱優默庵敬長兄甚謹愛諸
弟尤篤暇則向相師友講論經史倡和詩歌怡怡如也
里中後進景仰加敬以第行稱先生故人稱默庵為二

先生其詩句沖澹游永有膾炙人口同邑孟以德有愛
女知默庵賢欲求爲贅婿父母欲許之默庵懇告曰諧
讙大昏男迎女歸彝倫有序奚可離親側違色養而外
就家室哉父母亦弗忍以德聞之益喜其賢竟以女歸
默庵胤嗣敬幼多疾甫能步趨孱弱弗克就外傳日携
膝前教以詩書接辭輒成誦喜謂孟孺人曰亢宗兒在
是矣都給事中君得
請歸省先墓未幾以疾終于家默庵愼終以當大事葬祭
依則古禮朝夕悲號父喪未終繼遭母喪躬衰事哀毀
骨立成疾竟不起逾年而逝時宣德改元七月十八日
也生於洪武辛未[illegible]月[illegible]日享年四十有一其年十
二月十五日葬龍山先塋之次子敬明經登正統



科進士第擢河南道監察御史景泰四年春默庵蒙
賜勑增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其
制詞有積德于躬之褒配孟氏宋信安郡王忠厚之裔封
太孺人有賢行子男一即御史君娶同邑彭氏封孺人
女三劉銳瞿昂牟李　其婿也孫男一相如景泰五年
夏御史君亦捧其先府君行實請予表其墓道圖示永
久予永樂中始釋褐通朝籍時覲都給事君以直道顯
居位不滿德先生以順德事親未霑一命父子積累者厚
所以裕於其後者慶澤必有承也予官轍北南三十年
來茲鎭八閩復巡御史君按臨同事觀其風采凝峻遠
度平明抑權豪植良善以振風紀積善餘慶信天道之
足徵也嗚呼默庵孝友興于家信義著于閭里德善褒

於
朝廷惜予禮辭不足以表幽潛昭悠久况賢嗣持憲中
外聲譽日起又將增顯秩列鉅卿爲輔弼推
恩錫命至再至三而褒典愈隆也自有大手筆爲之發揮
姑表諸墓以俟

## 故夫人范氏墓誌銘

禮部尚書毘陵胡公之夫人范氏以疾卒於南京之第
尋蒙
聖恩命工部營治封丘遣原貞來祭其子長寧扶櫬歸葬
奉儒學訓導錢謐所狀請銘謹按夫人世家與胡爲同
里著姓曾祖珙元嘉興路通判祖致康西興鎭巡檢父
仲安隱居教授夫人在室女德旣備歸於尚書胡公乃



宋文恭公宿之裔元奉議大夫江浙儒學提舉庸之曾
孫常州醫學錄令贈禮部尚書禎之孫贈資善大夫禮
部尚書彥德之子淳謹雅重鄉邦所稱夫人以柔順之
德相之寔宜其家舅旣歿姑太夫人李氏家法甚嚴夫
人奉承唯謹飲食必躬進衣服垢必躬澣濯敬養盡禮
太夫人安之處娣姒和而有道訓子女嚴而有恩御侍
婢寬而有法尚書自舉進士歷給事中轉都給事禮部
侍郎以至今官清白儉素若韋布之士夫人攻苦食淡
一如其志兩承
誥命初封淑人再封夫人榮膺命服愈自謙約雖副褘之
貴凡織絍所治必躬執其勞其賢行足爲搢紳家楷範
正宜享壽祉竟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一洪武戊午八

月十日其生之時宣德戊申三月十九日其卒之時予
一人長寧安膳部主事南康李孚之女爲婦女一人曰
京今館同郡林栢之子玘爲婿以是歲八月十七日葬
于孝仁鄉之周莊近太夫人之兆神心所安也原貞素
非能文因其請僭爲之銘曰嗟咨夫人德充於姿既配
君子室家攸宜孝于姑嫜友於姊姒以相夫行道克濟其
美祿豐弗侈位崇弗矜夫志清白敬以順承未正閨門
式昭內則儉約治家終身不忒陽山巍巍溜水溶溶
輌反此先兆是從
錫命自天子奠于祭子孫克承永光幽宮

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許公墓誌銘

公諱 字得仁姓許氏世居新安爲歙著姓祖餘慶父



仲大相繼起家貲產殷富積德行義鄉邦所稱公幼有
至性愛親敬長甫就學讀書知大義積習至長氣質溫
純威儀服教動循禮度足以表式族姻鄉黨父既沒家
日益落從父欲分異諫弗能止遂析爨不數年從父亦
卒公念其遺孫四人皆幼弱一日母徐與從母張偕坐
跪告曰門衰戶薄父叔早喪今諸弟未成立盍一家繼
紀庶免失所母與叔母相對泣曰兒言及此吾妯娌志
願畢矣遂復合一變爲其堂曰和樂作家範五十餘條
每朔望母坐堂上長幼序立堂下宣說一過退各執事
作同心堂男先女後會饌經營勤苦二十餘年凡田園
昔爲他人所得者悉復之而又增置之業日益盛食指
日益夥繼而再從昆弟及異姓諸婦人各其心正統丁

巳拆爲五爨貲產均分公先捨宅左構居室完美欲與
仕明昆弟居而諸姪固讓公不得已勉從其意以祖居
悉讓諸弟姪後無間言宣德乙卯冬今秋官大司冦揚
公彥謐家居守制時舉公子仕逵爲郡學生公朝夕家
敎尤嚴曰汝毋負明公所舉仕逵服膺嚴訓勵志讀書
中正統辛酉京闈鄉試登乙丑進士第拜監察御史遣
書戒之曰
聖天子任汝爲耳目官勿偏聽以爲聰勿過察以爲明舉
措合公風紀斯振仕逵恪遵修職景泰庚午公以子績
著賢勞膺
恩之典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配 氏爲孺人仕逵
時出巡福建捧



勅便道過家公冠帶迎瞻
北闕拜謝恭讀
勅詞禮畢語仕逵曰
朝廷優待臣隣微有勞績榮及于親
恩寵厚矣吾無由報期汝竭忠盡瘁勉答涓埃吾得以無
愧庶無憾也景泰三年壬申八月二十八日疾終于家
公平生樂善好施貧不能娶喪不能葬者咸給助之鄰
家疫死殆盡惟存一媼人絕跡往來公躬督童僕備棺
殮死者然之里有兄弟爭財產訟不息公喻以大義兄
弟感愧復還舊好且善與人交去家半里築館以通衢
以待往來賓客愛王家田佳山水於焉置庄種秫有田
植茶有園養魚有池暇則嘯咏其間偶得佳句題于庄

嬖有曰不願汝等富貴只願汝等和義曰家和貧也好
不義富如何曰不求金玉富但願子孫賢大率皆教誡
子孫之言其貽謀于後者如此公生於洪武壬戌十二
月朔距卒之年享壽七十有一先娶宋氏繼汪氏子三
人長仕稷先卒次即仕達也女一適同里汪[illegible]孫男七
孫女二公卒時仕達按閩當代父老請
閩乞留仕達陳情將歸治喪事余時鎮守于茲得與叙鄉
舊杏啓益且喜其得風憲體知公之家教有自也仕達
以僕官縣學教諭黎公穎所狀請銘余與公居鄰郡雖
未面交然聞公之高風善行已久故弗辭而銘曰維玉
在璞弗耀其光維蘭在谷弗揚其香比德幽貞美不自
眩隨遇而安慶由積善爰有令子庭訓是欽擢科持憲
聲重士林公得推



恩榮封有勑豸冠朱衣貴如子職光前啓後壽考令終卜
藏吉壤永固其封

浙江道監察御史高公墓銘

正統十二年秋七月[illegible]日
勑封浙江道監察御史高公卒于家八月[illegible]日其子浙
江右參政聞訃急歸治喪事奉浙江按察司副使馮公
敏所述行狀請余文歸刻石以表諸墓余與公爲同郡
與參政公爲同寅雖未嘗拜德公床下然景慕公之盛
德懿行非一日矣敢以不能文辭按狀公諱奎字拱北
先世自閩來官于饒遂居餘干今族屬蕃衍爲邑鉅姓
曾祖諱漢英祖諱宗文世承儒業當元季世知時違[illegible]
與養晦以終父諱彥文倜儻尚氣節母周氏公幼有志
操以承家學讀書通大義甫成童父以直道爲鄉人罣
誤被送京欲留公理家以父罹患難奚暇顧家乃號泣
隨之及父病卒金陵衛獨護喪歸葬盡心事母以撫育
弟妹婚嫁以時至有成立母然居守志且多病朝夕視
膳奉湯藥不忍離則以求聞達及母沒毀瘠甚哀[illegible][illegible]
悉遵文公家禮不爲流俗所惑其卓見如此雖有志當
世終喪年以衰邁乃遣子峻入邑庠知其爲偉器[illegible]
經史峻舉登宣德庚戌進士第拜監察御史持憲中外
風紀有聲實家教所自也正統戊午蒙推
恩封公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配[illegible]氏封孺人
勑至家公夫婦蒼顏鶴髮服命服率宗衆拜庭下以承
聖天子寵命鄉邦榮之莫不加敬咸以公善教子爲[illegible]是



後公以家政付諸子訓諸孫忘倦脩譜牒以敦睦宗族
平昔不妄與人交所往來者必儒雅之士未嘗至[illegible][illegible]
之庭但舉行鄉飲迎致爲僎凡遇凍餒者憂形于色死
予不吝人有不平者仰直於公公論其是非以判莫不悅
服卒之日鄉人咸悼之洪武壬子[illegible]月[illegible]日生享年
七十有六孺人　氏有賢行子四人長即參政也曰嶠
曰巘皆早卒曰嶁女一人適江埠江宇寛孫[illegible]人[illegible]
以是年卜葬于縣之南鄉尤村里惟公之德足以潤身
行足以善俗子孫承其慶宗族慕其義鄉黨之所推服
朝廷之所褒嘉壽富康寧以考終命實積德累行得於
天者然也宜表之以昭示悠久而系之銘曰隱非避世

為全孝也顯非用世由勸忠也業紹前修經垂孫也慶
延後裔善積躬也錫福備五天所報也逵尊燕三人所
宗也惟君子有終千百世之下欽其風也

龍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龍名瓊英世居永新之　塘族大以蕃今居南
陂下自　塘分也曾祖　祖仲隆父潮海皆明習詩
禮隱德弗耀母劉氏宣德戊申六月二十七日生孺人
孩而聲和幼而氣柔性慧敏之烈女傳諸書輒能記憶
年十一母即世孺人號泣不輟者累日父力止之其自
幼篤孝如此始長事繼母無間所生尤精於女工及笄
父為擇所宜歸聞今雲南道監察御史同邑洲湖吳君
主寬時為邑庠生於群彥中學行最優且世德相埒遂



以歸之宜其室家事舅姑孝而盡禮友姊姒和而合義
撫僕婢嚴而有恩與夫奉先時祭親賓宴會為酒饌必
豐潔如儀姻族咸稱其賢主寬聞木庵劉先生深於經
學教有師法念遠違親養且資給弗克孺人早窮經致
用父母所欲旦夕奉養姿當任勞且屏簪珥以為資主
寬樂從遂往就學業成歸家寄於徭賦財用數匱孺人
盡心綜理勤力機杼以助不給無幾微厭倦心景泰庚
午主寬領鄉薦上春官明年登進士第舅姑遣孺人携
二子間關數千里至京邸所居無半畝之廣足跡未嘗
履戶外飲食器物人所不堪處之怡然愛二子雖篤但
布衣蔬食溫飽而已暇則教之誦詩讀書歲甲戌主寬
得拜官內臺孺人喜謂夫曰官居清要實祖宗積德所

致君宜小心祗慎竭忠職分以顯父母妾亦與有榮焉
父明年主寬奉
命按治江浙孺人竟以疾卒于京乃乙亥十月十七日也
享春秋二十有八子男二長曰濬次曰濂主寬聞訃哀
悼自述孺人行實屬余曰吾失內助吾二親失孝婦二
子失慈母尤為可傷吾謹持憲度俟旦夕考績推
恩俾得身榮命服竟弗遂而逝命也茲還京將發櫬歸葬
于鄉乞銘以圖不朽予時鎮守浙江與主寬有江鄉斯
文之雅不獲辭銘曰生于德門歸于名族夙閑內則性
行賢淑助夫力學早沐
恩榮惟勤惟儉克相其成孝敬舅姑和睦姊姒二子岐嶷
愛教兼至其德允懋胡壽弗延成其在己順其在天靈



輀南歸安厝宅兆以媄　龍光永裕其後

林先生遺像贊

貌偉而豐　德盛而恭　學希賢聖　教啟愚蒙
青衿時雨　絳帳春風　巍瞻山斗　師道尊隆

家訓

思惟祖宗積善行慶自楚遷饒宗枝繁盛爰發自我備
職上卿才疎德薄唯恐弗勝尚賴諸弟謹遵先訓恭儉
小心守己安分教戒子孫孝養二親敬長慈幼力學修
身謹遵宗約義行鄉里毋驕毋傲寡過遠恥勿為親識
私囑上官是非顛倒汝心何安淫奢非公不至偃室宜
取為法自無差失出入錢穀公道勿虧損人利己天道
可畏貪圖產財不義致富昧己瞞人神鑒弗恕若輩濯

□□□今自修毋忝先德庶寛我愛一念之動
上帝臨汝多福自求服膺斯語



歲寒集上卷終

歲寒集下卷

歌行

瞻星臺 在項城縣嚴子陵客星事光武父欽為南頓令今改項城有光武廟

赤符未握龍潛時先生與帝同襟期龍飛已在九天上
先生卻把羊裘披一竿遠向江湖釣物色何煩苦相召
安車強載來帝京軒冕無心空應詔至尊臨幸呼故人
帳中高臥然不嗔情親如舊復同寢誰知舉足動星辰
棹頭不受諫議去富春山在雲深處桐江不斷一絲風
千載汋臺名尚著漢光有廟項城隈空餘大史瞻星臺
高風遠繼許由節箕山相對嵩崔嵬

擬烈婦唐項城令李侃妻 李希烈謀襲陳州來掠項城侃以城小賊盛欲逃去婦責以大義督令發上城守城卒以完邑人祠之



唐皇失馭強臣策海內烟塵苦鋒鏑蔡州逆賊勢猖獗
掠地屠城無與敵虎狼千百窺項城項城縣令心獨驚
眼前士卒能有幾孤城難守思逃生私將此計語諸婦
烈婦諫夫毋內顧人臣死為國家計況有丁男可招募
城中得士數百人人人慕義思奮身烈婦周旋給軍餉
身先執爨均苦辛夫君倉卒中流矢戲甚歸家見妻子
勸令強出安人心戰死勝如林下死登城督戰衆志堅
自有神助非偶然一箭射中賊梟將賊衆引去城完全
夫得輸忠盡臣職大義昭昭婦賢德奸雄轉盼委塵土
烈婦至今猶廟食

箕子墓 在西華紂囚箕子於此

昔為象箸尚非奚先生歎息良有以窮奢極欲所由漸

終見鹿臺廣三里宮中長夜流酒池不知天下人心怨
比干諫死微子去死生懸忍將何爲謀在君心一朝治
我商尚得延來祚挽回天意順人心國無舊德誰相聯
僥倖爲德忠爲讎先生畢竟[illegible]內自身困辱奚足惜
我君獨危深可憂赤烏終應周家曆虛心訪道建皇極
先生竟得存宗祀遠向朝鮮就封國時復思君心復悲
一心愛君君見疑三仁乎昔盡誠惘君到焚時知不知

高氏五節 國始高希鳳妻劉氏仲華

夫死不嫁婦之潔從夫以死婦之烈死生全節天地間
皎如杲日皚如雪汝陰高氏三弟兄人人得婦淑且貞
誰知歡愛不到老中道變故成哀情長婦劉遇兵虜掠
遼海頭痛夫見殺罵賊死室家蹀血天爲愁仲婦李再



春早寡向邊鄙遠携子姪避兵塵歸守夫墳甘沒齒季
婦郭哭夫被害身無托從容經死馬櫪間雙魂得並歸
冥淚更憐姪婦金夫遭誣死怨恨深與姑邢氏義不辱
縊死一室遺哀音一門雙節已奇特高家五節如連璧
終身守節固不易捐身死節尤難得相從地下情更眞
爲言不負結髮姻玉骨已埋原上草香肌不污生前壁
娣姒婦姑諧夙志清風偉烈昭當世聲名徑達
九重天
詔書特下咸旌異婦事夫志莫移臣事君行莫虧君臣夫
婦有大義臣忠婦節分所宜思昔奸回喪家國失身甘
事君讎敵偸生忘義亦何心獨不見高家諸婦無慚德

董孝子

董孝子深愛親心罔極緣家貧一朝父死不能葬無棺
無槨思傭身傭身得錢一萬舁柩入山深掩壙回身
勞力主翁家爲報親恩亦何憾精誠感動天帝知天緣
錫助逢仙姬蘭房未就陽臺夢女工先事治蠶絲織
素手富窓織拋梭不動支機石生綃密比鮫人綃一月
織成三百匹得償夫債夫無憂人間歡愛難久留只緣
天上歸期迫雙鸞分散令人愁含情辭別仙即去霓裳
倏忽知何處但從河漢泛星槎鵲橋有路還相遇還相
遇何渺茫空遺孝子墓零落汝水陽卻恨蓬萊易淸淺
遂令此說成荒唐君不見圯橋納履曾授書卧水羅出
雙鯉魚固知忠孝有所感仙姻嘉遇眞何如

孝烈將軍



羽書作日來徵兵正點木蘭親父名木蘭見父語嗚咽
衰病那堪從遠征家無丁壯空太息女思代父當行役
縱令轉戰死疆場留得父身無所惜朱纓金字飾兜鍪
靑絲結帶懸吳鉤挽弓穿矢試武藝愛親情切忘嬌羞
死生訣別去親側上馬回頭淚頻滴貼身衣帶結不解
秖恐戎行人察識行行出塞營邊隔人言往事我獨悲
胡笳有愧翻琴調琵琶哀怨當告誰從軍一紀十六戰
驍勇徒爲人所羨不矜主將亦知名只願生還見親面
一朝奏凱朝明堂論功超拜尚書郎周行爵祿我何有
乞得辭親歸故鄉卻憶出門心獨苦誰知擁節回鄉土
丈夫勳業奚足論幸得全身還父母父母心歡相慰勞
脫去軍前征戰袍衣裳尋出舊時製再梳蟬鬢烏雲高

一軍人見盡驚異更謝君王俾容歸自嗟鑄鐵亦相歎
秋持戰功承爵賞女身受賞重千金只因父子恩情深
輕出閨門備行伍誓將一死明我心我心竟已人所從
孝烈褒封合公義如何又假將軍號正名女子神無愧

銅雀妓

月朝上臺上十五上臺上一月兩回臺上望望君不見
見君陵思君遺教心悲愴心悲愴將奈何金山有新上
漳水無回波宮中別調翻新譜銅雀春歸轉凄楚英雄
一去總惟空妾爲誰歌爲誰舞簡中老至更傷魂少小
曾蒙漢主恩回頭不見洛陵樹獨對西陵流淚痕

青陵臺

瞻彼青陵臺近在黃河側君心如渭流深淺誰能測臺



前有路高後低朗當看兩行轉迷腸時思能來近無
厭欲奪他人妻他人妻貌如花好可憐花刺生荊棘成
臨款迫將奈何寧家不得借終老河之水猶可涉臺之
路安可躋寧爲韓氏鬼不作君家妾爲詩訣絕大傷悲
九泉新作還相隨義能死節夫死義天倫無愧君應知
兩墳相對各生樹根枝連理同心處塊托鴛鴦來上栖
變隨胡蝶雙飛去君不見燕昭築臺來俊賢開疆直到
□市邊又不見夫差築臺耽絕色捧心不覺傾人國胡
爲不留黃金臺青陵臺上頭顛令單長留高築與此遊至今
平地一紅土消磨不盡嗔冤苦嗟哉宋君積怨何時乎
留表人間義夫節婦千古名
別天

女媧鍊龍補天石復有明珍月華凝堅體不見初成猶
漸至堅冰匪朝夕絲綸出自珠簾垂太阿倒柄將何持
一朝能向鼎湖逝神器可干靡可移祝融迎候失陰律
火雲遙翳房州日風摧李樹枝幹殘蓮花承露香芬苾
深宮六月凉如秋翠華亦欲出巡遊遠向宜陽來避暑
錦屏山下亭堂幽皆容門開大猶烈道路相看寧結舌
歸來金氣動商飈世間自古周來熱蒼生怨雪炎後凉
回天有力惟忠良當時變理微伏張何由復見周爲肅

琴鶴軒

仙壇自昔神仙宅中有羽士真迹軒居瀟洒無點塵
有琴一張鶴一隻丹頂之鶴令威玄雲爲裳白雪衣
綠綺之琴古焦尾白玉作軫黃金徽爐烟一炷日停午



人自彈琴鶴自舞子晉成仙去不還滄海桑田變今古
我聞琴心有五聲我見鶴壽有千齡青田赤壁杳無蹤
流水高山俱有情軒中琴鶴且容與煉得丹成會聽□
攜琴跨鶴上天去回首琵琶隔烟雨

壽母 宣德己酉作

南山種慈竹願母身常康北堂種萱草願母憂常忘兒
年十三失慈父撫育劬勞賴慈母燈前紡績教兒書孤
寒伶仃母辛苦兒思母教紹其裘長大挾書京國遊仙
關食祿莫迎養定省曠來經幾秋上書辭疾歸鄉里升
堂拜母心歡喜心歡漸覺沉痾痊日侍慈幃奉甘旨娛
今六旬已喜懼兒心知焚香拜天地何以致祝詞安得
東方曼倩再上王母瑤池去偷與金桃味甘脆獻母食

之壽千歲又安得天孫紉成雲錦歸裁爲五色斑斕衣
朝朝暮暮戲綵不離慈親側

刑部郎中王季通調荊州府同知題其所寫梅以惜別

美人愛寫青琅玕揮毫落紙烟雨寒因之感興歌淇澳
切磋匪懈溫如玉冰霜久歷仙闗清與我對此俱有情
而今別駕之荊楚我思美人隔湘浦瀟湘茫茫江水深
歲寒始知君子心

題貴州陰陽正術龍岡平易卷

前日登太行今日過呂梁挽舟惜牛力回車畏羊腸因
經險處想平易來往舟車無不利羨君素存平易心學
就青囊通奧義術精膺爲遊



帝京拜官遷徼西南行好山好水多歷覽卜堂卜宅尤精
能惟吉宜遷凶合避利益人家延後裔莫言險易在山
川禍福由人方寸地

駐驆樹在商水縣南昔
太祖高皇帝車駕臨幸時樹尚小洪武二十八年傾朝百
戶趙懋曰汝商水銀杏樹大否懋對曰已長大
矣今其圍七尺許民愛護觀者莫不企敬焉

我愛溵川銀杏樹生長城南爽曠處
高皇伊昔清中原仙蹕歲韃曾此駐從官列侍
鑾輿止寶扇影開芳樹底高張翠蓋迎
日表清陰護
龍顏喜拂頭五色雲昭回光凝瑞氣無纖炎
鸞鳳憇息坐來久六龍整駕猶徘徊塵僕復樂啓前路
史作
旌幢回顧開花結實經年年葉葉枝枝榮雨露
龍飛一十有八春一朝問及溵川人如今銀杏高幾許抑
霄氣勢摩星辰當時一木徵有助久久
聖情允眷法鼎湖龍去樹猶存栽培自得根深固詩人託
意歌甘棠何如銀杏回龍光
聖神所憩猶在目人心愛護那能忘

題崇道觀在青田縣

葉仙脩鍊清溪側試劍劈開山頂石丹成騎鶴朝紫清
溪山更有青牛跡往時我泛清溪船尋真訪古登洞天
石泉清澈鍊丹井藥苗香靄生芝田發揮靈秘多古作



編摩錄進
文淵閣粉闈畫省三十年夢想飛神遊弭節提兵討寇復
此來願招玄鶴天上回借我神劍斬妖孽驅雷行雨清
氛埃

題祝公榮妻陳氏丁山昆投崖詩卷

時逢厄運元祚衰梧蒼兵擾民流離慨歎官橋祝家婦
從夫攜子何所之鄉鄰多避東山頂隨衆逃生愁有蹙
浮雲凶寇從西來豺狼迫近前山嶺夫君驚散各東西
回頭顧兒雙淚垂此身義不受汙辱甘投崖下奚甘爲
兒亦投崖向岑撫兒依樹柯毋墜地精誠感動天地心
鬼神擁護[illegible]不墜沒史天開雷霆霹靂風拔木賊膽驚
攙槍[illegible]甲[illegible]子扶母歸如再生

龍飛淮甸儕
天命欣逢四海風靜教子成名樹業苻莘棠須羨花封
令君列傳家由孝友子孝母慈緣自前報今何羨子孫
賢千古清風名不朽

世厚堂為戶科給事中李森作

聞說不見千人公昔日高門閭有子後來高駟車又不見王
氏三槐植庭內有子歷官居禁鄉乃知後世生賢翰業
蓋自是前人所積多陰功君家累世遺厚德始見來昆
敢策蓬萊宮漢蓬萊宮中承
龍墀黃門近侍膺超擢簪筆螭頭聆
天音百僚章疏詳封駁若人因感慶澤長繼述世厚名中
堂貽書訓子知所自高曾祖德期無忘當有將名擢用



濟行路渴挽舟作棧梯橫度衛潰決亂離保一鄉扶里
賴全活相傳世德厚如此承家宜有賢孫子賢孫子遵
盛時青春籍籍芳名馳百年厚積今始發昭昭天道不我
欺况君學術飽經濟庭訓丁寧志須繼勉修先德莫無
忝仁厚存心濟當世鹽梅有待作和羹父子明廷國同載
詩從來世厚天所報載歌世德為君樂

題任月山畫滾塵馬圖

昔聞天馬生渥洼月山筆底傳神驥黃身黑喙世希有
大宛曾貢來京華桀驁官嚴誰能㹏好牧放青郊春起早
飫飽餘秣撤絲韁偃卧平坡藉沙草香塵衮動西從畢
虎脊看地蹄闌空何當驟首轉身起振鬣掉尾嘶天風
回視騏驥後何猶日行千里將安適設說黃金高[illegible]

驥非稱力惟稱德

五言古詩

題四皓奕棋圖

世有深識士移家桃源居四子逆其機去結商山廬飢
采紫芝渴飲清泉渠負隔暗淵世高情隣泰初閒時
對奕碁有贏還有輸贏得彼相斯安議燔詩書不學章
甫羅脫身秦坑餘輸與留侯計等閒說安車皓首驚龍
顏數語安漢儲鴻鵠起悲歌溺愛空欷歔扎晨弗自禍
縱娟斯權輿奚待左袒謀羽翼亦何如

竹軒為湘鄉王簿作

栢竹傍幽軒林立森如玉適此瀟湘趣洒然脫塵俗枳
棘非所棲琅玕拂寒綠但存君子心中虛少私欲不失



君子節外直無阿曲直節與虛心歲寒來相勗

題張侍御望雲思親卷

辭親上京國祿養期三釜典禮自鴻臚執法升烏府乘
驄出行邁直指按中土庭闈曠問安每懷陟屺岵回首
望鄉國惟見雲凝宇相去幾百里未遂升堂覩親顏近
何似轉覺心思苦所以昔懷英太行望河滸親舍白雲
下欲去增悵撫父母愛子心望接夔龍武雖憂切懷
志樂報
明主願得身為雲陰運衆梓樹還去從飛龍大旱作霖雨

五言律詩

題忠清堂卷 監察御史曲江姚元吉慕宋楊文公刻忠清節終身立堂以忠清名堂就以十字為韻賦詩以見其志

䌹字韻

弱齡學經術策向金鑾獻得時貴行道況乃持　邦憲操守杜私謁激揚公論勵志在忠清溫飽非所願

秉字韻

葵傾夏日烈蟬吸秋露兮物性且尚然人胡弗深省執霜氣稜稜貫日心耿耿睠茲帝降衷志士恒當秉

忠字韻

喜逢

堯舜君所忠佐理功明刑與弼教思繼皐契蹤典禮燮典納言思作龍隨分績用熙不孤爲臣忠

清字韻



拜官荷

恩恩所與祿代耕苞苴寗可羞寗甘氷蘗情公道有善政私意應令名願言希景倩千載聞真清

節字韻

解經嚴無將伐檀戒饕餮復更刑制餘香憲存覆轍後車弗知戒蹈之復顛裂經訓宜服膺庶可全名節

終字韻

養賢圖治安食祿民所供在位念及茲寗不竭寸衷不易更齊行乃成周召功慎始勵匪易君子期有終

身字韻

九齡報國心羽扇賦畧陳廣訪安道回不淄一物塵二公立大節昭耀曲江春生長先哲鄉景仰思奮身

立字韻

謝公職清要非比常資級耳目於我寄憲度於我執直道直道行仍杜邪徑入聯茲比面班正色當朝立

聖字韻

闢西門四知莘野勤三聘先覺志有在暮夜心猶正許國任獨難持已節宜勁努力企前修庶以答明聖

朝字韻

昔人尚志節託興青雲謡忠清素所慕名堂鑒戒昭廉以儉能守損因滿乃招所以文家翁聲價重前朝

嵩山八詠在無錫嵩山寺

杪欏樹



物外植嘉樹栽培歲月深本根日以固枝葉緑成陰前日花滿枝今日實滿林一花一箇實箇箇具佛心

薝蔔林

開山種薝蔔始自萌芽起萌芽長成林南風看花蘂花開本來香花落還結子種種善根深由來不生死

聽松堂

風動林間松虚堂聆好音清如鼓錦瑟和若鳴瑤琴未必諧俗耳自可洗禪心天風一時息萬籟聲沉沉

來月軒

南軒敞數楹上人此棲息開窗待明月跏趺坐深夕蟾娥空中來徧地黄金色照見色是空禪心與俱寂

紫芝室

紫芝窟在祇園閣有紫芝草靈草木無僅和氣生成幻伊誰知此味在昔商山老澹泊素所甘以療飢腸飽

白鷺池

方池八九以碧水涵清輝雙雙白鷺下纖纖銀絲衣虛谷數點雲天下池上飛飛來不飛去老衲真忘機

流翠軒

環軒皆山山光翠欲流嵐氣蕩晴旭樹聲動高秋龍降碧雲谷虎伏玄石幽遙瞰雪山白正覺心悠悠

望湖亭

徙倚山半亭具區落眼底三萬六千頃爲向鉢盂裏靜觀欣有得靈臺湛秋水常回日月光勿使波濤起

浙鄭四詠



梳洗臺

鄭姬出嫁齊高臺理紅粧但惜兩國好不愁去路長路長有時到紅顏有時老獨傷魂夢歸臺上荒秋草

溱洧河

二水並東注襟帶城南北往來行路人病涉今猶昔緬懷乘輿濟存心惠爲德古道誰復然川流未嘗息

謝城花（周世宗陳陵傳云宮人守陵於此）

孤城對寢殿坐覺時遷易宮花牆中老不復生春色城空鹿豕遊龍去無消息西登宋諸陵感歎同荊棘

交印臺

武公昔築臺拜受天王命秉鉞樹勳業殊錫延後昆國篆隨造化遺跡今猶存悠悠百世下不忘周室尊

溫泉在汝州

水性本來寒靈源別一般熟非關燧火浴合擬湯盤賜谷雲光接華清月色殘此泉能愈疾願洗衆民安

謁康節先生墓（在嵩縣鳴皋鎮北之西山）

夙仰先生學今朝拜墓祠數從加後見易向晝前知霄動天根處風生月窟時九泉嗟莫問擬作弄環詩

謁三蘇先生墓

有宋儒風盛賢哉兩弟兄文星終合璧學海早齊名西蜀宗祧在南梁墓表成若翁名二子一說盡平生合享祠堂古連封宅兆幽遠鄉無主祭近寺有僧脩新月眉山秀清風汝水流文章傳海內景仰重千秋

謁范文正公墓（在褒賢寺東北寺內有祠堂）



吾郡曾爲守他鄉敬謁祠才名兼將相勳業著華夷贈族與田在褒賢宋祚移遠來心有感淚墮墓前碑

謁二程夫子墓（在洛陽伊水之西山南從鳴皋鎮以達陸渾故居）

兩賢從父葬墓在北村堀夜雪門深閉春風坐久虛悠悠伊闕水隱隱陸渾居遼鶴歸來日鳴皋恨有餘祇謁祠堂下徘徊仰範模遠宗洙泗學高出漢唐儒道統傳千載文風動八區摩挲雙墓表春草沒龜趺

輓夏止菴郎中

先達今何在芳名世與垂一經窮泮水三策對丹墀愍節澄清處朝儀制作時平生有知己能表墓前碑

梅窓讀易（爲郡守徐明善作）

玩易寒窗裏觀梅獨樂時芳心函太極春信到枝遮
下階聲起天邊月影移無端生萬物一理幾人知

題手澤卷為錢塘王員外作

分教池陽日緘書復好音游楊元共業管鮑自知心氣
合金蘭父言投樂石深青氈猶舊物真跡重南金

題西游勝覽卷給事中傅安使西域十餘年歸致仕

昔年歌四牡西出玉門關徧歷戎羌久終持漢節還蕃
王遵正朔宛馬貢天閑共羨乘槎客功成鬢已班

題羅節婦卷

不恨居孀早深懷教子遲雍雍閨內範表表女中師兩
鬢雪霜滿一心天地知觀風今遣使應采柏舟詩

送陳主事兄止善歸浙江



憶弟來京國還鄉何太匆進林方聽雨掛席又乘風塞
鴈分秋影田荊長舊叢到家春草發遙在五雲東

題陶僉憲山水圖

青陽回麗景春色藹江山野秀丹葩媚林幽碧樹放冉
中觀水逝樓上看雲閒對此添鄉思非矜衣繡還

題山水四幅為周大參作

春景

野外多佳趣芳春景物幽松筠橋畔路桃李岸邊樓列
嶂遠山秀微波新水流遊人望前浦有待濟川舟

夏景

川原望不極竹樹碧森森雲影迷深谷嵐光帶遠岑過
橋雙澗合席地半岩陰二叟圍棊局渾無暑氣侵

秋景

地迥峰巒秀橋迴徑路偏松蘿幷挂壁石竇暗通泉流
露沾衣濕晴嵐潤帙鮮幽棲石下者閑看白雲篇

冬景

歲晏朔風凜江風雨雪花素凝山突兀凍折樹槎牙古
寺寒雲外輕舠淺水涯漁翁披蓑笠罷釣欲還家

題山水圖三幅為錦衣王指揮作

其一

風景多幽趣林[illegible]與長雲低山突兀岸闊水泛洋展
卷閒橋舍收綸繫釣舫過橋應有句題向輞川莊

其二

靜愛佳山水岩阿轉杳冥岸分雙澗落雲斷數峰青疊



木江邊宅平蕪野外亭幾時歸舊隱撫景樂餘齡

其三

丘壑看成趣蒼茫景致幽嵐浮晴嶽曙木落半江秋雲
樹藏書屋烟波濕釣舟寄聲輞川上詩思正悠悠

題恒齋卷為常德李通判作

高揭郡齋名脩存實有經源泉常混混松栢自青青許
國心如石憂民鬢欲星願言恒懿德我亦誦盤銘

樂善堂

養性虛堂內游心太古初枕肱時自適簞食體常舒和
氣充安宅春風入廣居會歸真樂處賢聖復何如

題墨梅

江南春信早玉立冠群芳枝向烟先白花當冷獨香西

湖開水月東閣老風霜晩節乘清興和羹咲轉長

初祖庵在少室山少林寺西

西來原有意誰解悟眞詮折臂長江渡留衣少室傳一花開五葉後發入諸天影透禪房石從知願力堅

二祖庵在初祖庵南

本來求直指正覺苦生歡立雪齊腰沒揮刀斷臂難隨偏師處得心只自家安卓錫南山石清泉來却寒

野齋小隱為括蒼劉準作

出郭二三里幽棲屋數間清臨鵝䳗水靜對少微山野情冥鴻去林荒化鶴還名留高士傳風節許誰攀

梅窓讀易為括蒼北堺作

窓下讀周易觀梅得意眞根通山澤氣香泄地天春潔



淨畫前象精微心裏仁物皆全太極體道在吾身

題連江景物十詠

文筆春烟

匪自蒙恬造天圓混沌成煙能濡墨淡江暎掃峩平譜族先毛穎分封後管城生花春入夢文士兆登瀛

香鑪暁瀑

日出爐峰曙蒼崖瀉瀑泉隨風飛雨急觸石跳珠圓銀漢半空落氷綃千古懸自天流澤溥民望歷豐年

潘渡雲帆

長江深百尺古渡不知年雲路三山客風帆兩岸舡扣舷歌有節把舵志無偏舟楫當時喻眞堪濟巨川

伏沙雨牧

伏沙雨漠漠牧豎若來遲冒雨蓑衣濕衝風鶴笠欹早肥牛茁壯泥滑路委蛇不惜歸家晩春田待一犁

寶羅晴嵐

朔檄明寶羅佳氣藹叢林岩岫青添潤松筠翠轉深烟光彌法界雲影契禪心陰雨時雖變靈山自古今

石門斜照

石門斜日暮山水淡烟霏鳥鵲投嘉樹牛羊下翠微老翁春社散童子學堂歸更覺禪關靜鐘聲送落暉

覆金歸樵

覆金樵歸晩生涯事隱居護我門外柳更護闕中蔬斲斧徒觀奕擔薪尚讀書刀圭非所獘存道重璠璵

伏江罷釣



把釣滄江上綸收對夕陽移舟回柳岸貰酒過花莊水淨空投餌磯深覓得璜從車欣傍戴魚水兩相忘

蝶案潮平

胡蝶當前案中流隱復明海潮隨候至江水定時平獻瑞符先哲鍾神啓後生載看雲路見英俊占魁名

鰲峰雪霽

雪積鰲峰頂瑤光搖翠微晴天回淑氣暖日去寒威白樂銷金帳誰憂敝布衣喜占豐歲瑞幸免細民饑

題延平界物八詠

龍津春浪劍潭在城東西溪水會處晉雷煥豐城得龍泉太阿二劍一以送張華失去不知所在一自佩後煥子華持劍延平津忽躍入水求之但見兩龍因以名其西有四鶴橋

南紉溪流合舟梁濟要津桃花晴浪柳絮勝韶春晚
起雙龍鞭格回四鶴馴恍疑河漢渡平步上星辰

依洞秋風 在城南玄妙觀北右有二白鶴巖松老樹其間

洞裏商颷起山中灝氣清烟消丹竈火谷應白猿聲老
桂飄香遠孤桐落葉輕御風多逸思更擬賦登瀛

梅山朝旭 在城東隅

獨有梅山勝崇高鎮郡城金烏從頂現彩鳳應時鳴俯
況千峰曙平觀萬里晴清光承久照歸思向
神京

演麓晴霞 在郡東演山下里昔有仙客鍊丹於此

東山山下麓昔是演仙家朝上三竿日晴敷五色霞烟
嵐成瑞氣草木被光華誰解尋真侶時食養白鴉



九峰月朗 在郡南紉津里

海山先得月朗照九峯秋林樹參差影源泉澈瀝流桂
香浮碧落兔魄耀丹丘欲覔長生藥姮娥肯[illegible]

三寺雲深 在郡水南

昂峙分三寺雲遊不二門高龍山有帽時出石爲根風
定簷端宿天空象外屯好從龍作雨普施澤黎元

中巖飛瀑 在郡北演仙下里

瀑布中岩瀉源流出上層細傾銀漢水清映玉壺冰來
勢從天遠裝聲及地弘田家資潤澤南畝慶年登

西溪灘響 在郡東演山下里其灘甚險

西溪經灘淡亂石踞灘高電影湍奔壑雷聲雪捲濤行
舟須避險過客莫辭勞舉世心平坦安流自復遭

## 七言絶句

寄劉廷振 十首

其一

經筵
九天上儀部五雲邊獨向河南望迢迢路二千

其二

嘉會堂前樹劉郎共我栽別来經歲月桃李又花開

其三

鹿鳴同宴罷君得掌中珠今喜登黃甲相随步
玉除

其四

君到嘉會堂爲我謝僚舊故人居汴省還侶前時瘦



其五

毋羡朋僚好相看如弟兄都將親密意翻作別離情

其六

朝罷歸仙署論文更和詩當年同樂處今日遠相思

其七

自愧才迂拙旬宣敢暫忘到官纔一載憂旱復憂蝗

其八

七府百州縣頻蓮尚爾多安能宣
德意處處聽絃歌

其九

不惜別時久偏憐會面遲欲將心曲事說與故人知

其十

蚜占簷外鵲更候北來鴻徒爾思君切無音到洛中

墨梅 二首

素質冰霜潔芳心鐵石堅東皇元有意獨許占春先

又

枝拂寒風勁香凝霽雪晴自存心內實有味待調羹

臨清舟中過截道廣憲

容路欣相會聯舟夜話長明朝休解纜萍水易參商

旅懷

晚泊荒沽村人家各閉門舟中聞笑語默坐過黃昏

五言排律

宣德九年元夕　賜觀燈詩二十韻

聖皇承大統道德冠群倫治覩當朝盛風還太古淳二儀
同覆載萬國総尊親嘉節逢元夕青陽轉太鈞金莖擎春
浩蕩瓊島勢嶙峋影散千燈迥光凝萬象新波搖鱗介
動林集羽毛馴花外呈沙戲空中走火輪金蓮光錯落
綵樹色輪囷餐極采　丹禁
鑾輿出紫宸紅雲晴擁駕瑞雪早清塵太乙浮空至金吾
弛夜巡中天明日月北極拱星辰韶舞聲容盛[illegible]
慈壽慶衍
聖儲仁傳令風雷迅覃　恩雨露均　賜觀同萬姓錫宴
逮群臣瑞氣浮　雙闕歡聲播八垠　洪圖盤石固
玉命上天申恭效華封祝
皇祈萬萬春



七言律詩

饒郡十詠

彭蠡湖

匡廬壁立障鄱陽遠水無天接豫章王昏載書懷[illegible]
樓船破敵想
高皇魚龍浪暖三春雨鴻雁沙寒九月霜五老年年見深
淺大江消長共流長

番君廟

德被番陽幾歲華因時毘沸建高牙嘗從關陝三千旅
保障江湖百萬家去國民思秦令尹分茅王號漢長沙
至今廟祀梅侯配麾下論功揩亦嘉

英布城

驪山紛起擾威名遠慕番君駐此城紛蝶莫因秦氏塑
赤旗旋應漢家兵不知下計身難保可惜元功國易傾
菟死茲鄉何所恨秖緣高后滅韓彭

陶母墓

教子無知阿母賢玄高閟後已千年封還監稅甜爲鮓
市易延賓髮當錢人羨孝廉知鶴鷹天教老父指牛眠
空聞弔鶴雙飛去古柏蒼蒼鎖暮烟

薦福碑

魯公亭近佛經臺紀德文光燭上台刻字共誇名世筆
打碑虛應濟貧財本關風教嚴祠事可惜雷轟[illegible]劫灰
水鄉固知番竹帛民思遺愛重徘徊

文筆峰

承論卓筆學門前一柱奇峯倚半天洗硯池深濡雨露
虔書樓並接雲烟狀元已應時髦出俟泮宮因郡守邊
回鳳正逢文運至題名多許後來賢

野慶亭 三洪故實

御筆親書二字歸先生別墅日瞻依風雲長護龍鸞躍
奎璧高懸鳳欲飛心戀彤庭居錦里身閒綠野望金扉
要知同氣遭逢盛三瑞堂前棣萼輝

止水池

致政歸來自鑿池因名止水復何爲源清還似濯纓日
運去已非磨劍時捉月有懷招李白養魚無計學鴟夷
一泓父子沉深處忠孝青天到底知

玉芝堂



當時郡守玉芝堂竟作唐侯遇害場投筆忍從俠共屈
結纓甘與宋偕亡睢城沒弗忘靈武周粟生寧死首陽
忠介豈隨遺跡泯汗青留取共傳芳

芝山寺

芝山南麓建招提五百年來幾盛衰古殿重新前代制
晨鐘還復下方知半窗花雨談禪處一榻松風對客時
遥憶仲淹爲郡日碧雲軒裏過題詩

聆台州張審理述其祖元清河郡侯之勳賦此
付之

早從海道擁貔貅郡國猶傳萬戶侯保障兵隨紅幘於
運籌人逐赤松遊田園成趣詩千首天地無情土一丘
西興只今銘墓碣雲仍不忝紹箕裘

琴月軒

開軒邀月鼓瑶琴琴月雙清得趣深聲徹廣寒秋寂寂
光生焦尾夜沉沉紫雲清轉孤鸞操綠綺空挑老兔心
獨對姮娥彈一曲分明天上遇知音

耕樂軒 爲絆侍御乃兄作

括蒼城外北山陲流水田疇引興長春雨一番秋自綠
秋風幾陣稻皆黃看雲嘯咏塵囂隔對酒酣歌世慮忘
鮮得田園真樂處何妨靖節老柴桑

卧龍岡 在南陽

帝胄來咨爲赤符卧龍方起定謀謨自知管樂能興國
誰信伊周克托孤忠揭千年前後表名成八陣古今圖
可憐星向營中隕不使炎光照舊都



漢高祖臺 在上蔡

赤幟曾經汝水邊此臺高築自當年屯兵豈是亡秦後
誓將多應擊楚先芒碭閒雲消王氣長陵衰草鎖寒烟
登臨尚想雄圖在悵望歌風思惘然

畫卦臺

高臺畫卦古今傳許耦相生出自然動靜有常根太極
陰陽配合本先天爻分內外三才備位列方隅八象全
慨想馬圖呈瑞後應知易道在韋編

鞁鞋山

湖上靈妃去杳茫竟留遺跡水中央弓鞋蹴動魚龍駭
羅襪翻騰海若藏日影紛移金齒首雲根深結綉鴛鴦
欲知隻馬歸何處獨步仙階侍玉皇

平江伯陳恭襄訃聞悼失柱石之臣
柱石邦家鶴髮疎山陽開節竟何如　龍頒諡爵來丹
旐歌燦滄波走素車靖難當時三尺劍治安曾上
九重書中興諸將誰能似悵望雲霄恨有餘

怡怡軒
伯仲雙雙列鴈行高堂巨刱範鄉邦紫荊無恙青春好
丹桂生香瑞日長兩世塤篪諧律呂百年詩禮共瓢嘗
嗟予亦有三兄弟總羨君家不下堂

題貿采政菜圖
自甘蘆菔助朝飡傷出孤叢果未乾綠葉軟含秋氣早
白根微露玉光寒曾收蜀相蔓菁種莫厭唐人苜蓿盤
薇省只今同此味清風移向畫圖看



具慶堂 為盧進士作
遠憶雙親曠問安二兄同養百年歡雲飛故里夷山迥
魚躍層冰汴水寒開禮庭前聯鴈侶讀書燈下舞熊丸
欲知具慶多陰德好向登科錄內看

綠筠軒卷 為河南憲幕吾昇題
種竹軒前箇箇齊清陰遙在故園西雷聲出地龍孫長
月影當窗鳳鳥栖有節直消湘水恨無心虛憶衛風題
秪今淇澳猗歌處憲幕冰霜晚更媞

哭刑部段亞卿
儀表　當朝重列卿忍聞離霧擁銘旌校書天祿文推
階執法秋臺獄美平房琯可堪
明主惜于公巖得後人崇傷心九十慈親淚洒向西風孝

子迎

奉節思親 為朱行人作
遙持玉節使遐方到處思親倍感傷巫峽雲深迷故隴
巴江月冷照虛堂心懸屺岵關山遠夢接音容旅夜長
報德無由將祿養終天淚落蓼莪章

茅屋讀書處
數椽茅屋小規模日撿群經足自娛竹下吟詩風擊節
花間點易露研硃琴鳴夫子猗蘭操字展羲之舞劍圖
欲學聖賢功莫輟草廬曾見出名儒

一貞堂 徐君從之偶嚴郡教授瑀之母長汀人
早哭夫君卸玉簪孤燈清守鬢霜侵殘生空感成雙夢
終老堅持不二心禮奉慈姑從祖隴經酬賢子範儒林



獨憐有祿今誰養語及泉臺恨轉深

輓河南按察司張憲副
早歲才華重士林　四朝榮遇二毛侵烏臺憂斷冰霜
古鴈塔名題歲月深部國觀風多偉績橋門聽雨有遺
音生平志節酬何在遙望新槐起綠陰
青春射策上瀛洲風紀勞心到白頭近侍
九重瞻　北極再持三尺按中州虛生適願寧非夢宋玉
招魂總是愁旅櫬南歸嗟未別吳山楚水恨悠悠

洪熙元年歸省
鳳敕新頒出　紫垣歸寧慈壼到鄉園林賞獨抱趨庭恨
戲彩猶承斷織言遠濟慶源沾累世深遺德澤裕來昆
秪今存歿皆膺寵少報親恩感

恩

慈親壽日 宣德戊午在汴作時七十五

游子思家鬢易霜逢親誕日自焚香榆花應瑞瞻南極萱草忘憂念北堂喜見兒孫知祝壽歡娛族里共稱觴瞻雲誰附徘徊意鶴髮遙祈千歲強

九老圖 為宣武衛許千户弟作

九老共年逾八百同時歸洛壽彌高皤皤鶴髮精神健面復童顏意氣豪俎豆列筵皆尚齒衣冠入會箇方袍披圖想見群公樂喜到徵坦巳二毛

四老圖 為吏部亞卿軒江鄭公作

遥瞻南極瑞星明福應名家四弟兄椿樹枝連開壽域荊花本固慶耆英衰年共喜兒孫奉皓首相憐父母生百歲墳甃諧奏處鴒原第一羨光榮

康齋集卷八　二十六

輓胡節婦 胡如勝母

誓秉貞心誦柏舟厭居塵世竟仙遊鳳毛已兆邦家瑞霜節端為女範謀夢入瑶池天漠漠魂歸玄宅夜悠悠芝山月落烏啼切似感賢郎哭未休

嘉言規範詩卷 和王侍御作

黄卷勞心不覺癯高門世德舊規模從知天上麒麟種復覩雲間鸑鷟雛洛浦未應迷解佩瀛洲還擬早登途一經毋負趨庭訓繼武寧甘總是儒

昭慶堂卷 為方伯胡公作

遠耗前人慶澤長承　恩寵對花廳雲廻　官誥金花燦流輝家庭玉樹芳手植三槐原種德門容駟馬後門光信知天道無私處應與人門慎後良

送河南都司斷事湯太初考績回任

鹿鳴曾共醉華筵伊洛今聞斷事賢藩閫論文推幃府衛兵無訟樂屯田課功書上明光奏惜別詩從故舊聯側席正求經術士願陪鵷鷺五雲邊

悼大叅張翼齋

青春筮仕及華顛志節終全鐵石堅綱紀外臺推善最勤勞左轄重旬宣顯親曾有廻鸞誥遺子今無負郭田我欲相知竟零落凝成哀些淚潸然

送茶陵知縣程鏞復任

詔許還官出建章河冰初釋理歸航子長縲絏心無媿宣偃絃歌教有方暫惜鳬天外去仍期一鶚日邊翔賈生已屈長沙久前席行看沐　寵光

康齋集卷八　二十七

送李典寶致仕歸清江

釋褐成均際　盛時驅馳雲路鬢如絲遠遊鈕知機早近接鵷班致政遲竹杖自今歸故里菊花依舊采東籬清江若有耆英會好繼香山倡和詩

輓范母張太孺人

珠翟方榮稱白頭忽隨王母宴瓊樓蟠桃已入歸仙夢萱草難忘隔世憂塋暗松阡春寂寂烏啼栢府夜悠悠閨門懿範今猶在疑予香閨淚欲流

入奏餘齡壽有期翩翩蝴蝶去遲遲化行閨壺開慈範恩激宗姻動遠思德報父承

天上誥榮光新刻墓前碑九原應向夫君慰子貴孫賢感
厚道
和僉事鄭雍言恩榮倡和詩
同榜相知二十年客居曾爲卜鄰遷身依
鳳闕雖書久名列烏臺衣繡鮮　淸閒未臨前席對
龍宣先自內臣傳上林已重瀛洲選動業還期晚節堅
送尚寶少卿袁忠徹歸祭祖
紅隴闊情草樹先喜承
優詔許還鄉捧回　玉璽辭
楓陛歸自金臺望梓桑顏藻任供春後祀芝蘭多散雨中
香鄮山鄞水無留戀及早趍朝荅
聖皇



悼薛郎中常生
皆在銓曹藻鑑明靑春遽報玉樓成淩雲賦獻相如賦
愛日曾陳李密情芹泮淸風遺景範蘭亭流水逝佳城
聖前應
詔來京國尚有相知道姓名
送僧弘此宗住蘇州正覺寺
曉辭雙闕識
龍顏遊徧名山却住山寺額從新承
敕賜梵音重譯載經還風生法座爐烟細雲卧禪床松鎖
閒煩語蘇州賢太守青天有月照人間
送婺源程先生之淸江
除書再拜出

天上綸銓選斯文任獨鄉絳帳已開三泮水蒼顏未改一儒
官道傳徽國遺風任教重程門立雪殘好見菁莪治化
雨諸生奏賦五雲端
送甘主事兄歸南昌分題得鍾山雨霽
扁舟回泊大江干曉望鍾山雨未乾樹杪彩雲騰五色
峯頭紅日上三竿南州歸去親闈近北塞飛來鴈陣寒
最喜惠連登甕省幾回淸夢見龍蟠
輓吳先生
夙仰龍舒長者名訃音誰遣過杭城一官將
賜黃門秩三釜空勞甘旨情江上雲山迷舊跡隴頭風木
動秋聲賢郎欲報春暉德屢向朝陽効鳳鳴
送樂平張弘敬之任建安縣丞



科名曾動洛陽人今拜除書出
紫宸客舍論心憐里閈宦途分手歎參辰舟回番水烟波
闊車入閩關樹色新明到建安詢舊政考亭遺績願青
紳
送主事程瑩歸祭祖
冠珮朝辭　霄漢間帆檣暮發水雲關行過濟水兼淮
水望入吳山又楚山自喜焚黃先隴慰誰憐衣錦故鄉
還南宮僚舊多相憶遲爾重聯玉筍班
送陳主事俊歸祭祖
幾年將宦列朝簪今日榮歸快客心一路水聲三峽急
萬重山色九疑深江花脉脉迎官舫隴樹陰陰擁故岑
書錦此行多勝覽詩囊應貯短長吟

送傅主事榮歸分題得北固晨鐘
倘舟泊近潤州城夢覺樵樓轉五更兔影未沉江水白
鯨音初動海潮生遠違長樂三千里尚聽歸途八百聲
喜得歸榮思報國景鍾還許載功名
楊大忝遜之歿内子廿與同遊母氏在堂賦此
哀之
出佐關藩藹頌聲室家相繼訃聞驚魂迷惘淚障同盟
義重關睢肯獨生銘閣猶遺書列傳松楸新拆祔先塋
北堂難解慈親恨佳婦佳兒孝養情
送郎中陸貞出守德安
朝者聲華動搢紳今看五馬擁朱輪南宮典禮逢
明主列郡分符屬老臣千里桑麻欣得雨一時枯槁遂回
春他年有　詔徵賢守未許黎元借寇恂
送張真人懋承襲職還
天開閶闔瑯瑯上界仙官面
聖顏華胄遠承三傑後崇階新列六卿班龜蛇座上焚香
罷龍虎山中捧
誥還玉笈自歸玄教主丹丘依舊出人間
送陳古訓乃子還鄉
喜承嚴訓客京畿又憶慈親線在衣閑禮幾時憐易別
倚門終歲念遲歸風生濟渚征帆發秋入番陽候鴈飛
忠孝兩期須努力早將鄉薦赴春闈
和劉求樂所寄詩
帽車初駕出維揚



王國周旋禮度難棧道幾程經險峻西川疊經報平安
綸音捧去懷　丹闕玉節持來到錦官莫忘南軒堂上菊
垂陽把酒爲君看
封吏部右侍郎鄭公兄弟繼歿寄此挽之
少宰親承　紫誥榮雲袍錦雀帶金英魂歸玉宇先朝
露風入阡松起暮聲鴈序翩翩隨鶴化鵷鶵箇箇並騷
摧空歌楚些吁江遠莫爲今銓酹一觥
送蔡天錫還鄉
制科欣見醉瓊林又向青雲結素心秋入三河歸泛棹
風生兩縣罷鳴琴白圭璀璨終無玷黃鳥綿蠻自好音
秖恐鶴書將赴隴玉芝還負故鄉岑
送月秋江和尚 所住寺舊名喜鵲今改鳳林
杖錫雲遊歲月深眼空湖海已明心來朝　金闕瞻
天表歸向錢塘振梵音門榜日臨三竺並楊枝風度六橋
陰還山尚慰巢中鵲報喜于今任鳳林
友愛堂 爲許舍作
賢兄賢弟鴈成行不啻元方與季方一樹紫荊含瑞氣
幾枝丹桂藹秋香塤箎合奏聲相應詩禮收傳義不忘
共喜庭闈齊壽祿承歡花縣送稱觴
會稽虞氏族譜 爲繡衣虞永茂作
孝行傳家至尉村隆興橋畔舊旌門仙源派自姚江衍
祖德碑猶孔廟存三從九親雖異服千枝萬葉本同根
乃知賢裔修宗譜更欲貽謀及子孫
封監察御史鄧梅遷以監鳴卒賦此誄之

金乎我冠兩鬢華生崇[illegible]養死堪嗟一編授子酧經濟
斐　物從天雉　寵嘉晴雪謾消梅遲跡春風雪落否
林花幽堂已向東山眉欲與椒漿恨路賒

和劉教授先生韻

久念斯文契誼深汝南重會遂初心低回懷昔論鄉舊
不覺移時轉夕陰某次得觀平易集聯篇更和短長吟
星郡無奈明朝別雲樹關情古至今

蓍草臺

遠尋靈草祭城東生長曾臺地亦崇五色雲龍今日瑞
千年龜守舊時叢陰陽莫測圓神德休咎前知小筮功
自古聖人求卦用不同蕭索悲秋風

桂平尹趙原彬歿其子大理寺副兒求挽詩



之
曾聞即位仰光華歸櫬當年道路賒結綠尚遺庭外[illegible]
落紅誰種縣中花門深柳巷春歸燕烟暝松阡暮[illegible]鴉
始信于門仁澤厚廷平有子重名家

古山四詠爲董子承作

南畝春耕

東作方興淑氣回一犁耕動隴雲開喜聞布穀催新雨
莫厭提壺醉舊醅莘野秖知耕舜樂南陽何事待龐[illegible]
未應吠畝終遺老東帛應從日下來

西山暮雨

雲起西山送落暉來簾半捲雨霏霏誰知泉湧雨吹[illegible]
自覺風生白苧衣天色沉沉虹影沒雷聲隱隱電光[illegible]

一尊空負黃昏月莫遣昴小常見少微

東園翫月

秋入東園夜未闌仰看明月正團圞望盈天地輪光滿
照盡山河鏡影寬巫谷當年曾斫桂嫦衣今夕復乘鸞
忽聞一曲霓裳奏清思悠悠到廣寒

北潭釣雪

六出花飛把釣收北潭深處繫漁舟空閑偶浦鳴孤[illegible]
不見園沙立白鷗消水雲寒迷獵火桐江風冷怯羊裘
自應銀海投竿去誰信鼇魚上直鉤

輓宋廷圭父竹軒翁

官封十載　璽書新訃自丘園悼縉紳已有鳳毛巢阿
閣更無鳩杖過比鄰竹間佳句多遺稿架上殘書半掩
塵太史知名題墓表幽光常照郢山春



呂梁洪

驛程經涉呂梁洪跡鑿猶懷大禹功水手慣扶舟上下
官牛力挽路西東奔湍觸石雷聲振絕岸依山地勢雄
欲假巨靈平此險任渠來往一帆風

冬至

節令循環至有常無端陰極變風霜雷從地下陽初復
日轉天南晝漸長六管吹灰齊氣候五雲隨筆考禎祥
彤墀祝舞皆賢俊吾道應符
泰運昌

正統八年歸省慶母八十

上疏南歸得省親萱堂今日慶生辰翟冠霞帔榮三品

鶴髮身時慶八旬拜列諸孫情戀戀禮筵賓客萬萍濤

固知慈壼多陰德烏鳥情深感

聖仁

使者傳 命至家陞浙江左布政使

父念慈親覲省回忽傳 天使捧

書來圓堂無復中州會盡省新從兩浙開江漢旬宣行國

政荊襄安撫活民災誓殫忠蓋希先哲愧乏訏猷答

聖裁

悼吳主事

郎署聲華動士林天津忽報使星沉遊魂竟作還家夢

壯志猶懷戀闕心臨罷簡亭遺舊墨歌殘楚些寄哀

音孤兒追逝扶歸櫬恨與滄江一樣深



輓張侍御父

養志丘園兩鬢星更無靈藥制頹齡生前已拜封官

勅殁後猶存教子經空想鹿車回里巷曾勞鳩杖訪若扃

江山俛仰俱陳迹惟有幽光燭墓銘

爲延慶觀道士陳志清題手卷三首

滴露軒

月滿仙宮夜氣澄幽軒虛寂露華凝瑤增每聽松梢滴

銅柱曾聞掌上承至味洒心甘似蜜垂珠落硯冷如冰

研丹點就庖犧易道在先天信可徵

處靜

焚香默坐學長生讀罷黃庭見性情塵慮盡消胸次豁

囂音不雜耳根清波平水面風初息雲散山頭月正明

動作自家乾靜處珠光滿室寂無聲

棲霞亭

小亭棲息飲流霞龍虎須教會一家先向鼎中分四象

卻來頂上聚三花雲光暖透乾坤竅日影晴烘黍米砂

長寄此身丹氣佐洞天深處樂無涯

送教諭賓克文先生奉母柩歸葬廣西

遠迎慈母養高年一旦含悲衣旅櫬還母旐歸從梅嶺外

玄扃小向桂林邊夢回鄉國飛胡蝶腸斷關山哭杜鵑

明到北堂空寂寞斷機猶在恨綿綿

悼黃太守之子元凱

鄉門令子玉生輝夢斷青雲與世違貽訓有書留篋笥

問安無字到庭闈斗間夜氣成龍去原上秋聲化鶴歸



魂遶天邊招不得白頭無淚洒斜暉

同寅叅議金華邢公因乃婿趙 回述懷四首

各爲一題求予和之因賡其韻

留別

翁婿相歡又幾霜客中言別轉淒涼女空戀鸞上愁猶在

甥館人歸恨更長微省有懷臨汴水椿庭無恙近錢塘

明朝迢遞山川隔玉潤冰清各一鄉

望先塋

悵望先塋冢已蒼讀[illegible]廢蓼莪早宦途偏感清明近

時祭空憐道路長幾[illegible]松無鹿觸一杯黃土有烏傷

汝歸爲告編遺稿文[illegible]應同發宿光

憶張[illegible]居

別鄉關早拜除至今有夢到林居門前落葉千年木
檻上香芸萬卷書深巷鳥啼風靜後小池魚躍雨晴初
老來擬適田園趣勞爾先歸早爲鋤

哭孤塚

女歿經年婿自隨婿還思女淚雙垂香魂入夢惟傷感
玉骨歸仙永別離野草自生青塚合菱花空照綵鸞悲
韓墅銘墮昌黎淚此意傳將刻墓碑

輓俞郎中父

自甘韋布老丘園白髮烏紗荷
聖恩御墨輝騰
天上誥生芻空弔里中門秋風鶴怨香山社夜雨猿啼錦
水村通籍金閨知令子臨風酹奠獨傷魂



汝寧開元寺詠雪

寒冬行郡到僧家雪片紛紛散六花幻出鴈堂銀色相
粧成龍樹玉光華豐年預報三農喜沃壤均霑二麥芽
瑞應自天歸
聖德焚香祝壽樂無涯

武餘軒 爲鎮遠侯作

自襲貂蟬沐
寵光朝回軒內志無荒詩驚神鬼分題賦筆走龍蛇帶墨
香勤把七書心下讀閒將雙劍匣中藏太平忙用安邊
策祖父勳勞誓不忘

輓劉黃門父

無心名利老丘園哀訃曾傳動里門教子望隆青瑣闥
占星光接紫微垣聯篇文稿追先哲一脉書香啓後昆
百世儀刑虛洛社不勝揮淚賦招魂

輓郭黃門母

翟冠衫整鬢邊霜祿養那堪棄北堂丕訓機絲隨夢斷
忌憂萱草帶魂香泉臺寂寂雲衫暝風木蕭蕭夜正長
車馬徙來山下望墓碑高處有
龍光

贈考試官丁學正澄

驛騎遥迎到汴城棘闈深鎖典文衡五經旨趣胸中熟
多士才華眼底明北斗星高瞻座主青雲路迥見門生
從知湖學遺風在師道今看繼昔榮

贈考試官李訓導繼



藩臬遥馳聘禮迎賓興倚賴主司明幾年化雨沾閣泮
一夕文星照汴城編集不矜簾內句得人多羨榜中英
回看門下皆鸞鳳他日東堂與有榮

詠番陽馮處士

閒居城市自韜光皓首黃梁入夢長新土一杯隨草綠
殘篇幾卷帶芸香高風留下陳蕃榻逸興空題薛氏莊
厚德不同仙骨朽已從雲路見賢郎

金山寺十脉

其一

揚子江心見落星巍丹山下扣禪扃龍池夜雨泉聲細
瞬洞春風草色青海若有時來聽法山僧無事坐談經
受死音隨心安在折取楊枝揷淨瓶

其二

端如砥柱鎮江間萬里朝宗第一關日往月來川上水
天高地下海中山從教和尚浮杯渡欲挾飛仙跨鶴還
回首蓬萊騰瑞氣飄飄歸思向鵷班

其三

金鼇獨占一峯青下鎮馮夷肅百靈塔影中天擎日月
波聲動地吼雷霆僧遊絕頂朝飛錫叟出幽宮夜聽經
試取煮茶泉味美應知第一是中冷

其四

招提突兀占鰲頭兩岸潮回地欲浮佛有佛無山下影
人來人去水中漚折蘆東土虛前渡問卜青囊覓古丘
踏遍妙高臺上月一聲長嘯付滄洲



其五

蘐林久住石盤陀翠壁丹崖長薜蘿山下有潮通晝夜
人間無路隔烟波香飄佛殿慈雲靄花落經壇法雨多
擬向禪房分半榻腰横玉帶再相過

其六

江水西來自有源千流萬派到祇園鵰飛魚躍天機動
虎踞龍蟠地勢尊喬梓白雲連海嶽扶桑紅日照乾坤
銀山更在鍾山外倚遍闌干欲斷魂

其七

獨上峯頭望
帝京河山帶礪拱蓬瀛萬年王氣金陵地千里人烟鐵甕
城鄉信欲憑來鴈寄宦情難許白鷗盟
皇圖鞏固如盤石會見夔龍贊太平

其八

金山山上石嶙峋天水虛涵景物新碧殿欲浮空乘寺
紅塵不染靜中身數聲鍾動江天曉幾樹花開海島春
乘興一時揮彩筆題詩應愧古今人

其九

夜宿金山景混融碧天虛映水晶宮山河影轉冰輪裏
星斗光移玉鏡中白鷺栖餘江樹綠黃鷄唱徹海雲紅
清風一枕瀛洲夢莫向僧家歎轉蓬

其十

澤國朝游玩物華春風隨意到僧家江南江壯千門鄉
山後山前二月花自喜丹陽回使節更疑銀漢泛仙槎
興闌不覺發舟晚放棹中流日已斜



輓安陸州判張真 先任太常博士

經明三傳早登科小試才華奈命何遊法每公天下論
陽春復向郢中歌松楸鬱鬱任城舊蘭桂森森後慶多
傳得錦屏遺稿在文光萬丈耿難磨

悼月坡

儀範家庭白髮催鄉閭咸悼泰山頹田荊看盡從新發
竇桂生香自昔培直筆好書高士傳遺詩堪惜謫仙才
知心惟有南坡月終古清光照夜臺

霜臺十脉

鍾山蒼翠

造化鍾靈萬仞峩層巒環拱衆山多龍蟠建業開

丹竈歌氣蓬萊擁翠螺五色峯頭雲捧日萬年枝上樹垂雲
巘幾回面對瞻霄漢形勝天城政欠哦

玄武滄波

山圍城郭境深幽玄武豬清壯
洲影動耀靈三島膳光涵執法一天秋化龍宜肯貪香
餌非虎絲須羅釣鉤早沐
波今鯨首尚期涓滴暮齡酣

蚪枝古柏

鐵幹銅柯古木森蒼虬倒掛翠烟深久知勁節持風紀
自信長材出鄧林天矯經霜
朝野肅蜿蜒將雨院庭陰欣逢歲晚栖烏集不畏寒冬瑞
雪侵



錦紋奇石

蘭堂後院正當中昔種雲根碧蘚封削出玉峯紋隱約
織成雲錦[illegible]書傳圯上通神異詩羨仇池玩物同
勤業不磨[illegible]璞應期柱石代天工

竹居清風

筲當為尾素錢慳盍枕幽居屋數間一院清風常自至
六窓長日不曾關援琴古調聽流水拄笏微吟對好山
高架每瞻函
簡教恭持邦憲敢踰閑

檜屏晚翠

結檜為屏樹幾株最堂陰壁立障回風清芬遠播霜威肅
翠色深含雨意通葉整羽儀開孔雀柯盤鱗鬣引蒼龍
休將直幹逞真性晚節能伸宇宙中

三梅傲雪

城壯長隄待築沙每臨公署看梅花三般正色開烏府
一樣清香透碧紗月照西湖吟獨苦風生東閣興偏賒
雪中還見紅黃面貞白同參玉帝家

叢菊耐霜

乙月重陽節近時花凝秋色十分奇香風吹動黃金蕋
清露潛滋碧玉枝每遇幽人知雅操獨於青女見貞姿
擷英非效陶彭澤欲制頹齡泛一巵

池荷遠馥

小池泉滿漾滄漣夏日凭闌為愛蓮出水朱華香馥郁
撑空綠柄蓋團圓金波遥隔人徒羨玉井高蹤世謾傳



記得濂溪曾有說所思君子侍移船

岩桂清芳

仙英遲發待秋陽老樹朝凝白露霜分種月宮三色異
託根天府萬年芳西山爽氣齊高節壯院清風動遠香
容葉後凋欺晚翠歲寒松栢共稱揚

輓王黃門父

移家喜近杏壇春梁木俄摧感泣麟
紫禁鶴書塵夢斷黃門
鸞誥寵光新暮雲留恨東家壟夜月招魂泗水濱萬軸可
籤遺後業賢郎一覩一沾巾

贈栝蒼致仕别都紀業維朴

重遇仙家老壽星年踰九九正長齡身閒早悟參同契

心靜常存道德經蓬島春深桃結實芝田晝永鶴梳翎
却看洞府新宮就還覓玄卿爲撰銘

題妙成觀掀蓬亭和劉伯温韻

穩坐虛舟豁眼前掀蓬歷覽好山川山圍城郭居人屋
川送帆檣過客舡身靜不驚風裏浪心清可鑑水中天
月明還憶坡仙夢白鶴飛回赤壁邊

輓吳資原處士 仙居人陝西都司都事冏志之父

曾脩圖誌會霞城別後堪嗟隔此生滿架香芸遺舊澤
連篇嘉藻寄高情春歸盤谷花空落月照愚溪水自清
獨有生前陰德厚簪纓喜見子孫榮

重過温州

鳳駕星軺兩浙游纂脩圖誌過東甌今咨故老歎朝露
舊識少年驚白頭風動閭閻山郭靜雲開蘭若水村幽
誰知三十餘年後復得旬宣到海陬

重過金華

妙齡脩誌此經過今到旬宣兩鬢皤聞政已嗟先輩少
談經尤喜後生多山連三洞環清嶂水合雙溪漾碧波
形勝不殊文獻在頻敷清化聽絃歌

遊萬象寺和祝侍御詩韻

絕頂招提勢欲浮翬飛百尺上方樓少微相對星垣近
古栝高居洞府幽去住談禪揮麈尾登臨覺我占鰲頭
深期眼底民安樂非爲憑虛賦遠遊

輓杜黃門父

衣冠曾見覲蓬萊回首家山玉樹摧猶撫遺書存手
澤人寄佳句惜仙才蕭蕭風木偏啼切漠漠雲天鶴吊
迴青瑣賢郎哀罔極勅綍千古映三台

與陳郎中景茂別

自昔觀風兩浙時到門相訪即相知南宮通籍瀛仙署
中秘揮毫集鳳池致政共憐君去早維藩復喜我來遲
翻思三十年間事皓首臨岐惜別離

巾峯寺

峯頂朝遊訪鶴巢天風淅淅響松濤浮圖承日雲霄近
傑閣凌空柱石高上應台階懸瑞象下連坤軸鎮靈鼇
翠微深處晴回早暫憩南軒看碧桃

藏春峽 在延平府城東崇禧[illegible]宋隱士吳儀[illegible]游酢之所自[illegible]曰藏春堂[illegible]川朱[illegible]曰虛心

詠歸堂裏靜怡神更喜茅茨遠俗塵竹解無心初長筍
觀梅有實内含仁雲將膏雨遍桐樹水送香花出澗津
生意吹中藏得否自家收拾滿腔春

題紫虛觀和劉伯温韻 觀在少微山麓

處士昇揮紫桂宮神仙宅在半虛空紅雲擁殿山頭日
碧浪浮橋水面風丹井八環涵白鹿玄關一竅許誰通
尋真喜過脩真侶笑指蓬萊氣鬱葱

輓徐處士

蚤向明時受一廛終身蕭散忽游仙夢回萬里迷胡
蝶魂返芝山響杜鵑信有吳鈎墳上掛空遺陳榻郡中
懸南州風節直堪繼莫致生芻意惓然

輓竹軒

長白與雲濟世農

會仙峰 在漢武祠上相傳八仙人於此下棋天偶見

八仙山下共圍棋不用機心着數奇惟見漢唐曾兩觀
輸羸那許世人知

子晉峰 周靈王太子晉隱道於此

白鶴招邀出九重從師此地學降龍鳳笙吹入三天去
留取高名寄一峰

玉柱峰 狀如玉柱

不假工師斲削完高標直竪碧雲端大材秖爲
皇家用一柱中天四極安

老翁峰 上有五石如老人高五十丈

此翁得壽從開闢洛下耆英未相識一身正在天地中
坐鎮東西與南北

玉女峰 峰上有玉女天寶七字人莫識之

高擁雲鬟展翠屏一身天地志難移背開七字文長在
花落花開總不知

獨秀峰 其上林木茂秀色

蒼蒼碧樹淨無塵歲歲東風秀色新惟底諸峰不容物
獨留啼鳥伴長春

積翠峰 峰上石綠

千年碧石結芙蓉風蔓烟蘿秘翠重未許遊人恣清玩
幾回又被白雲封

太白峰 在太白祠上常有白石

高臨兌位壯南丘萬長庚轉上頭夜夜光芒接霄漢



風清月白一天秋

鷹犬城 在洪縣

一城鷹犬萬人供幾度遊畋自發蹤走獸不遺飛鳥盡
可曾儀衍釣磻翁

牧野興師儀騎收朝歌馳騁一時休韓盧走散鷹飛去
草滿空城萬古愁

東昏臺 在南陽鈕豆所築

東遊何似莫坑焚天命人心自此分謾築高臺厭氣殺
不知芒碭起祥雲

子房墓 在南陽

不爲封留爲報仇功成終與赤松遊誰知超出三人傑
去後蕭韓重有憂



寄衣

白苧新裁一襲衣思親當暑寄將歸中州不是無羅綺
慈訓丁寧詎敢違

題山水四幅

山前山後兩三家處處東風暢物華二客尋春橋上語
閑看流水泛飛花

竹樹陰森擁翠微江風吹浪汨漁磯閣中才子凭欄望
題柱橋邊有客歸

水落山高顥氣清碧雲紅樹映空明幽居坐客多秋興
更看臨流詠濯纓

群峯大雪玉岩光騷客尋梅古路長好似霸橋驢背上
雪花詩思共飄飄

畫梅

羅浮仙子淡粧新素服凝香不染塵寄與詩人休索笑
貞姿先得玉堂春
幽期不負歲寒盟玉質氷肌徹骨清一點芳心成實處
已含滋味待調羹

雙喜圖

靈鵲並立最高枝黑白分明好羽儀陰騭喜從天上降
同聲相應報君知

屈原圖

忠臣閔世嫉同濁逸士隨機忌獨醒自爲身謀誰爲國
楚君遮莫悟騷經

赤壁圖



山連赤壁俯江流蘇子乘舟月下遊好客相從歡飲罷
一聲孤鶴夢悠悠

樟潭十景

義居喬木

四世同居不異財百年喬木更深培試看奕葉連枝茂
都是前人手自栽

錦里朝陽

紅雲捧日出扶桑正照君家書錦堂喜覲庭闈還戀
闕朝朝晉筆近清光

樟潭春曉

樟潭殘月照前川輕暖輕寒欲曙天啼鳥數聲春夢覺
呼童早起去耕田

兜朗秋容

兜朗風清獨倚樓穰穰禾黍熟西疇鴈行飛渡蘋汀去
遠水蕪天一色秋

雷湖魚躍

湖上風雲晝日陰桃花泛泛碧波深雷聲震動潛鱗起
一躍龍門去作霖

天寶龍遊

天寶清溪屈曲流蜿蜒勢動若龍遊夜深月浸空潭底
頷下明珠爛不收

吳堂霽雪

雪積吳堂幾朶峰晴光浮動玉芙蓉要知冬日真堪愛
喚起袁安意正濃



閣嶺晴霞

閣嶺輕雲映日華仙人招我飲流霞請看
天上新頒誥五色奎章捧至家

金斗樵雲

執斧行歌紫翠間莫觀仙奕柬薪還白雲本是無心物
也欲從龍共出山

郭溪釣月

新月臨溪把釣竿不投香餌得魚難莫教閒却經綸手
掣取銀鈎向廣寒

歲寒集下卷終

求仁政遺思箚

兵部尚書致仕德興孫公永樂進士累官禮部主事
郎中河南參政浙江左布政使奉
敕參佐謀議軍事陞兵部侍郎參贊軍務陞尚書鎮守浙
江二年調福建考察尋留鎮閩中一年復鎮浙江年
七十致仕壽八十七終于家公平生仁厚正大清慎
自持其任方伯去貪汚剔奸蠹刑不濫施於下財不
輕用於公不務赫赫之名故民戴之其任謀議則言
賊冠攻城掠邑罪不可原其尤作亂首帝之所必誅
恐方無道武丁之所必伐其言統兵等官用兵失律
卒以取敗及欲請調備倭官軍則言防[illegible]倭玩
已反之冠慮邊方之患而不顧腹心之憂凡數上章
至於討賊指示有法用兵如神戰則勝攻則取其鎮
兩浙奏置宣平等四縣請減銀課濫額薦賢黜貪勸
強抑暴使民各遂其業會
詔欽恤辨死獄十餘人
天戒求言又上權倖漕運邊屯國馬等[illegible]事公退手不釋
卷或問之公曰自幼讀書與得一官養親足矣今日
至此位高責重使不讀書廉慎[illegible]祿一日至於
日月之前問以古今政務豈可以不知對耶公之立心制
行如此自公致仕迨今二十年兩浙之民思而不置
謹感公之德恤然以報稱一願求



大人先生佳什以爲德政遺思不忘之徵使海內聞
公之名者知公之實云
錢塘晚生王澣載拜

仁政遺思七言排律

先時奉使絳袍新晚到徽垣兩鬢銀□越佳枯欣得
雨東南生植總逢春量弘滄海涵群物心湛冰壺絕
點塵道路頻看斂跡階墀寧許蠹容身從容見客
如無位談笑臨戎若有神邑
篤舊曾清朔漠獻籌能自討黃巾千金獨斛鹽車驥斗
水均沾涸轍鱗路落文章星緯纔鏗鏘詩律奏韶鈞
自宣著績揚芳遠戰伐功成沐
寵頻藩屏載持節鉞
廟堂重展舊經綸賢才薦拔乎與論獄平反體
至仁尋使疲癃皆逐起坐令澆薄盡還淳鹽梅足稱調元
最舟楫真堪濟要津一旦休官歸故里十年遺政在
斯民甘棠蔽芾春猶綠細柳依稀蹟已陳驚想計音
來草舍奮聞
恩祭下
極宸
四朝重望推元老當代通才復幾人富柏自時虛洛社
申公從此謝蒲輪香傳桂籍凡三葉夢斷椿齡及九
旬馬鬣深深埋白璧
龍光耿耿耀若旻前驅幕府思平括備問軺車憶鎮閩心
感素知尤悰悰耳聆清誨尚諄諄帆歌欲效田擲客

爲諫難追鄧氏貧恨堂銀峰雲樹杳何時卮酒薦溪
蘋

錢塘王謙

海國勳名滿桑榆老趣濃半儀天下仰齒德
五朝崇江濶魚能序林深虎豹雄九原如可作何惜執
鞭從

南昌張元禎



揚文懿公贈南京御史沈澄之序

聖天子嗣位之初擢進士二百又五十人閣沈澄之褒然
在高第觀政於禮部既而有　命撰
英廟實錄移郡國網羅放失以備採擇分遣進士董之澄
之如浙東備歷諸郡董之嚴且躬親諸儒所議去取
褒貶歸於至公自守令以下未嘗假以辭色饋人所
供決不應者雖微必却人見其行之獨殊乎衆也疑
焉或甘言重賄以嘗之輙悻怒繩以法衆力解方釋
至事竣而歸卒無所取衆惟故衣敝鐔而已先是永
樂間禮部主事孫公原貞至浙董脩郡誌甚廉而貧
既冬衣無纊郡有司莫敢遺諸儒相率製縕袍遺之
以固却寒甚則擁官衾而坐猶呵凍筆削誌稿不已
後累官至兵部尚書鎮撫閩浙始卒一廉所在皆著
聲績浙人謂孫公而後惟澄之繼之自永樂至今更
五十載浙江見禮部之廉者僅兩人而已何其罕哉
嗟乎貪者覬富富者尚奢衆慕[illegible][illegible]衆口皆厭金玉
錦繡珠翠之華雖童孺尤悅之自非卓有所見而秉
操之貞者疇能漠然無所汙邪故廉士所以罕也然
貪夫汙士方自以爲能而世亦能之視廉士若無能
者孟子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此一介不取者
所以致相商伐夏之烈也彼無所不爲者曷能有所
爲邪澄之今拜南京監察御史嘗所往還若給事中
蕭子璣屬予文贈澄之試禮部時余與校其藝其有
事浙東又吾鄉邦也識之久知之深故爲從其請焉
其新俾固其不爲之操而奮其有爲之才川嚴
以丕隆厥聲陟崇持重不占已夫



郡誌

尚書孫公傳

原貞名瑀字原貞以字行世德興人登永樂十三年
進士初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奉
命撰採浙江輿地圖誌後以薦紀興和從
太宗文皇帝往征之追至黑松林以俘獲以歸
仁宗昭皇帝嗣位封贈父母以其有德丙午從

宣宗皇帝勅封平樂安州漢賊還不選本部主客司郎中
壬子轉儀制司郎中與主事[illegible]球等皆以學行著稱
于時
英宗睿皇帝嗣位遷河南布政司參政百度具舉政尚寬
平不爲苛刻民皆奉手加額呼爲孫佛正統癸亥陞
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體卹民隱興利除害百姓德
之時福建盜起沙尤浙江盜起溫處郡邑騷擾
朝廷命將統兵進討未靖遇家
敕宥賊黨從業因亦罷兵
上特命原貞招撫因往賊境察其情必不悛乃三上方畧
宜操兵[illegible]設備并圖繪二處賊巢以進未幾賊果復叛
攻城[illegible]勢愈猖獗景泰改元
敕命參佐謀[illegible]有以備原貞往[illegible]平久[illegible]爲浙江之
人信服之[illegible]遂督兵深入賊境擒殺渠魁[illegible]全入[illegible]
捷報奏
敕陞兵部右侍郎[illegible]督軍務親率官兵累戰克捷兵威大
振聞奏
璽書褒獎[illegible]討平諸處賊寇除殺傷外生擒九千八
百六十七名追出被虜婦女幼男三千五百七名口
審驗釋從全活甚衆次年辛未春
敕鎮守浙江爲見賊巢遠隔州縣治化弗及具奏
開設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illegible]本部尚書奏
敕考福建方面文職官員黜陟允協公論遂
命鎮守其地時少尤福建賊黨尚懷反側增立衛所寨

二縣以管轄之捕獲海賊鄭觀仔等五十三人討平
福建官臺山浙江俞高山等處賊寇地方以寧勳績
茂著甲戌復奉
敕鎮守浙江政舉民安因
天戒上疏論屬寇冗兵贓官逃民馬政權倖六事三千餘
言皆深切時弊其他因事論列奏議尤多景泰七年
年七十上章乞骸骨天順元年致仕歸田里八年
憲宗純皇帝嗣位
詔進階榮祿大夫居家闢一靜室觀書其間作文賦詩暇
夕無倦容
國愛民之心老而彌篤成化九年年八十七終于正寢
鄉人罷市往吊有司以
聞
憲宗皇帝悼念往勞遣官致祭時十年四月也居官四十
三年歷事
五朝始終一節寬而有制廉而有爲辯而不黨政治專嚴
仁愛至於屬官有蠹政害民及[illegible]民中有梗化者必
寘於法不少假借所至著廉能之聲去則民思之平
生清慎自持不治產業所得俸祿分給族姻貧乏而
處之裕如也忠孝之性寬厚之德正大之學文武兼
資之才皆出於天成先是邑庠米有化龍池永樂[illegible]
二年池開並頭蓮[illegible]是年中鄉試次年登進士蓋其兆
也所著有歲寒集二卷奏議一[illegible]帙行于世

明故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孫公神
道碑銘
公諱璵字原貞以字行世居江西饒州德興曾祖濂
榮生仲銘即公之大父也仲銘生伯清即公之父也
爲邑巨室潛行乎於鄉里娶王氏生公幼而岐嶷穎
冠遊邑庠其文辭頴敏更出同類永樂甲午以易經
舉鄉試乙未舉進士辛丑授北京行在禮部儀制清
吏司主事精勤老練爲一時所重
上脩輿地誌公分録浙江多爲史官所取癸卯
上北征公與扈從獻平戎策惟幄多有所貲洪熙甲辰
仁宗以公歴有勞勩贈父如其官母爲太安人公以母老
乞歸
上俞允賜[illegible][illegible]省畢復官預脩
太宗實録褒授寵賜簡嚴有法
聖德神功照耀簡策與有功焉宣德己酉從
車駕平北虜府陞主客清吏司郎中以足疾乞歸疾愈
轉儀制清吏司乙卯擢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政務寬
恕薄賦省刑郡邑稱便其分繁理劇之才屢爲撫治
者所委托
英宗初辟公以安流移簡戎伍濬河道督屯田事有益於
初政者隨宜具疏
上嘉納之正統丙辰陳留蝗公露禱於神俄有群鶩啄之
蝗不爲害癸亥公念太安人春秋高乞歸省侍陞浙
江左布政使公之任召吏民諄諄戒諭而安輯之惠



能及於民隱法不渝於權貴浙人胥服戊辰公夜會
僚佐論乾象云熒惑主盜應在甌越未踰年延平東
盜起復慮金衢礦礦之徒爲患議留漕運糧官軍預
守疏纔上政和之賊犯温州矣已處州賊首楊希
起自麗水陳鑑胡起自福建結勢鼓聲爲惡滋甚
上以公明識有謀
敕公招撫公探知賊情負固不服乃上疏請摘巡海官軍
剿捕執政者以風汐未便奏寢沮之公再疏論列事
勢緩急之宜情辭激切乃從之命參謀軍事公協贊
元戎擒陳鑑胡等以聞
上大加獎勞景泰庚午陞兵部左侍郎仍參軍務金華賊
首陶得二等謀逆我軍被害頗慘公痛忿咋指誓必
雪讎留官軍守温處提兵深入乘機奮力賊衆就擒



辛未
詔增俸及賜金幣敕專鎮守公以賊巢遠隔縣治於處州
割麗水青田地立宣平雲和景寧三縣於温州割瑞
安平陽地立泰順一縣區畫疆里得羈縻化導之宜
民皆安堵以太安人王氏喪乞歸
上慮群盜遺孽尚存留公撫治後懇乞終喪特命馳驛還
埜奪情陞兵部尚書時浙中鹽徒駕大舸橫江摽掠
上敕公禁戢公申嚴法令且擇官以警邏之未幾鹽徒歛
跡時餘杭大風雨及寧紹數郡海潮山水爲害尤甚
公以咎徵自省以脩
君德弭天災重大臣擇邊將輕徭薄賦周窮賑乏等事具

歲寒集後序

吾饒先達大司馬孫公起進士歷儀曹累方岳赫然有聲正統景泰間閩越弗靖

天子擇大臣有文武威風者往戡定之公陟司馬受

命仗鉞以討以綏兩藩告奠倚公爲安危者殆十年



天子用是釋南顧之憂公之功載在鼎彝着在

社稷景行仰止匪獨饒之人士其在天下不可誣也嘉靖戊子余旅食金陵公之曾孫光祿君一日過余出示一帙曰此先司馬歲寒稿伯兄中舍命嘷校而梓之願子跋焉顧余何人敢議公文既受讀之見弁諸首者若少師文靖魏公司馬湘川王公司成慈谿陳公少師文正李公諸大家之作爛焉炳如其於公文章政事之備才德文武之兼忠勤功澤之著志節行義之高頌述無遺雖有善者亦無容贊而二君闡揚先德之意勇不可遏余於是竊有感焉謹贅一言以勗繼述之孝可乎余聞世之鉅公達人雖



以貽謀燕翼為心而實有取于肯構之賢爲人後者雖以象賢爲美爲能而尤難於不朽之爲彼有委手澤如弁髦其爲人可知然徒知什襲而置高閣則亦奚取聞有知圖不朽又或苟目前而乏遼遠之規事外飾而歉體承之實要亦未足語孝也公以宏博之才涵養之至發爲義理之言雖

贈温學士正詳明有典謨訓誥之風其於人情物態靡不周悉施之天下國家雖鐵鉞可行豈絺繪簇炫誇聞者可其詩其奏議若干篇別聚為帙嘉靖改元既壽諸梓茲又相與續梓是集公之功若名固不待文而顯若公之心則非茲刻難吾鄉人不能盡知而況天下後世也乎二君之知所重而無愧其先賢於人遠矣雖然豈惟傳之四方而已乎抑將詔諸家庭冀其賢者朝夕尋繹而取師焉吾知其師之律己必端師之蒞官必廉師之從家必整師之迪後必昌師之事君則無往非忠此其祖宗之志繼述之心歟余幸獲偏觀徒切飲河之愧辭不獲命遂僭識其歲月二君之亟亟



恩承如此其必有契於余言也夫
是歲秋九月之吉同郡後學何本澄
再拜書

歲寒集二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孫瑀撰瑀字原貞以字行德興人永樂乙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編乃其孫孚吉等所編凡文一卷詩一卷前有李東陽序稱其詩平正通達無鉤棘險怪之態今觀諸作大抵純任自然不事結搆韓愈所謂此詩有何好有何惡也

芳洲文集十卷附再和東行百詠集句一卷芳洲先生年譜一卷

〔明〕陳循撰　年譜　〔明〕王翔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陳以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芳洲集十卷》提要

陳芳洲先生文集序

大學士少保陳芳洲先生沒百四十餘年其四世孫以躍為建安博士梓公文十卷刻於建安已博士稍遷貴州思南郡丞來綰貴陽符屬章序公集予生也晚未及嚴事公頤章五世再從伯王父武略公實以子妻公長老傳聞公童宬核公生而清惠稱神童鄉

試
廷試俱第一人南宮第二叅文
章妙天下咳唾熙咲人爭
傳寫官侍從三十年拜相
五年元相八年
國家大詔令大典册多出公

手黼黻
憲猷鼓吹休明具載集中奚
俟予言予惟
國家當正景之間運遘陽九
中消始禍匈奴逞顏行
天子北狩幾為永嘉靖康之續

外務也比虜悔禍
裕陵反正南宮靜攝
東朝庚易墻閱也公於其時
內完都城外歸
乘輿不可謂非功而處
主上兄弟叔姪之間為新主故

主危為故主新主猜難之
難矣而天下後世終以不
強諫易儲求備即卓亦不
能無疑比讀豫章通志蕭
尚約少師傳景泰時
上以黃竑奏示東閣蕭公曰無

易樹子伯者所禁況堂堂
天朝乎予大韙其言已讀嘗約
集銘陳公墓則此三語出
陳公考當時公為元輔蕭
次之意公首發語蕭足之
耳以是知易儲一事非公



初心也比
景帝疾大漸公率文武上章請
復
裕陵太子不允明日再上而
裕陵復辟矣以後請立之疏合
於初發無易樹子之說亦

足以明其心之無二而無
奈奪門者之欲速其功令
公疏不果行則公負議於
天下誠不幸也即以罪公
與王于二公埒王于肆矣
公以元相戍遼海下肆一



等不為不酷比曹石誅而
王于雪于謚肅愍且改忠
肅矣王謚毅愍矣而公止
諭祭復官竟不易名何究同
而報異也或謂于沮南遷
却北虜有安社稷之功彼

居廟堂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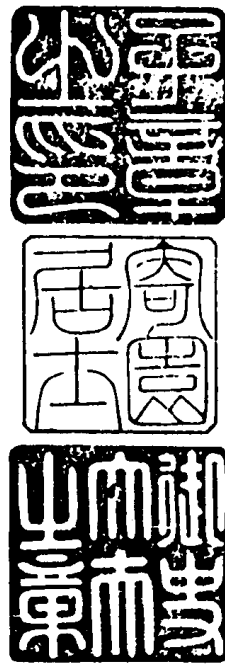
天子不掣于之肘以竟其晝非
公耶功于之功不功用于
者之功何功同而報異也
天順五年公自遼海跡究
上曰循歷事朝廷久曾効勤勞
為石亨輩誣害覽奏是非
明白特放回籍夫薰猶不
同器蕭蘭不共砌曹石為
猶為蕭則公為薰為蘭曹
石伏誅而公不謚何與異
而斥同也嗟乎不強諫易



儲則以為公罪用社稷臣
安社稷又不以為公功曹
石用事則以公為不賢曹
石逆誅又不以公為賢易
曰晉晝也明夷誅也晝者
晝日三接賞也夷傷也誅
者罰也誅所當誅不晝所
應晝則其故莫之解矣將
以王于在國逢難為可閔
而公尚生還耶則人臣之
謚豈必皆死難而何靳于
公善乎王司寇元美之議

諡也曰陳芳洲功大罪輕
禦虜之功亞于于易儲之
罪下于王庶幾公論矣于
王可諡公可獨遺耶郡丞
将草疏乞公諡於
朝予因序公文而論其世如
此
萬歷丁未七月七日
賜進士出身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奉
勑廵撫貴州提督軍務兼制湖
廣四川等處地方奉



恩詒進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
卿同里後學郭子章拜撰

芳洲文集序

陳君以躍於不佞豚兒伯延爲博士師間過從端默而文有所譚吐皆先正格言知必有家學原委蓋私心嚮往之矣博士君亦不以予謭陋時有所論說於不佞因得其祖大學士公芳洲遺集凡若干卷自爲引且徵余不佞一言以弁之余不佞自惟生晩



不獲目公之當日即公之宏抱碩畫邃蓄醇中莫能竊窺其萬一乃欲借一言以自托於門墻此與以耳食何異雖然博士君豈欺我哉即不佞閱故牒亦嘗有感於草除之際謂其時棋局只闕一着宋人惟不識先着故二輿必不可復舟遂南渡令虎臣畧士扼腕而憤懣時事至空揮一淚即號爲大儒諄諄春秋復讐大義累數千言亦竟塵紙上已耳以今草除視建炎孰多蓋一着權局而宗社若太山四維之說者侈譚肅愍是矣廼肅愍之忠不過偉人偉人無能爲肅愍之筴則其中有掣肘者在肅愍之筴行斯誰其尸之即起肅愍於九原當必不偃然敢居公右也此足以論公



矣且其時亦大過矣哉南宮養晦武臣萌奸易儲議起復辟釁開蓋趙韓王所不能持之於母后狄梁公所不能信之於其姊而公主持其中不惶不沮竟定儲位以有

英廟之終

憲廟之始奪門之功卒於不錄而公之磊落心事得自白於天日此冰有大

過人之才疇能當此則公之功蓋未易以淺近窺矣及考公生平所歇歷則自讀中秘凡三十年而始執政又十二年瀕大過終公之世歷一任子即任子不祿纔一再傳苗裔至無以自存則公之不矜不伐不封此足以槩矣夫自昔為

國家定大難竪大功而不食報往往而是顧靡不伸於公評而獲報於其子孫千萬禩而下如核公當日試舉建文矛盾諸臣相提而論且詰金櫃之所以渝盟與迴虞淵之所以取日公之功當侈公評無已時而以博士君為之後業且繩武而不朽食報方未艾矣矧今



上褒功錄節慰英魄於九泉來駿骨於千里

詔靡歲不下直靳於草除也與哉乃閱公所為文集若陳說上前則三代禮樂六經精微之旨若代天言則典謨訓誥之體若抒性靈則風雅之遺若所酬荅按事屬辭揚搉闡幽則元酒之味太音之聲不佞叵曰知之第於公之宏抱碩畫邃蓄醇中亦藉以咀其一臠云

旹

萬歷甲午季春穀旦武夷居士柯挺以拔父謹譔

陳少保遺草題辭

吣西昌故相陳公芳洲所手書遺草而其裔孝廉君以躍十襲藏之者也公年三十首舉上公車遂弁鼎甲翶翔乎木天藜閣之中蹤清華躋崇膴以逮于宅揆秉成掌記翩翩豈誠稱之而隻字單辭鉛槧自掾今一披對之抽穎若鋒亂規虞褚即其閒點塗竄易而筆勢猶存絕無傾仄此亦足覘公大都乎夫鼎不盡臠一臠見鼎即心即學柳河東程河南有味乎其言之由表測衷公必為端亮亡疑嘗因是概公生平蓋有幸不幸者焉已巳



以前為幸其境適功顯而易知已巳以後為不幸其情危功深而難闚夫事之阽䝱險巇有甚于匹景之時者乎公執杓而運萬象拱環卒令日月蒙塵而載朗山河既蕩而復寧雖曰干城有具而徵仲則甫訊與成洎夫保護

南宮尤稱荼苦特其所不得辭者庳置前星一事嗟嗟斯亦難言矣無易樹子業已錚錚近旨一言論功竟後皇天后土寔照臨之而螫中射工沉淪譎籍未幾險壬傾覆遽荷生全劓

英廟既洞公之極冤矣同事諸臣悉

易芳名而公堇還故秩即晉宗序
刋今猶缺焉安在其論定蓋棺乎
夫宣孟之忠一膺讒構幾踵若敖
而武匡然以藐厥申之今孝廉君
兢兢手澤不翅球畜嗣服昭矣且
有子秀而文繩祖亢宗將于茲在
何言趙㦲何言趙㦲

萬歷二十五年秋七月涇上張應
泰謹書



刻先公遺集小引乞言

先公歿今百餘年矣不肖以躍乃得
編錄其遺集付梓嗚呼何過佚之至
此極也慨自先公下世家運陵替後
嗣淪喪不能述祖德於文章金石之
托固為可憾至如
朝廷褒崇之典同事諸公之後以例請
者尚未灑血誠叫
閶闔仰丐



一視之恩用慰九地之瞑其恨尤大不
肖以躍感悵至此輙哽咽不能下食
矣竊念先公恭事
五朝壯老一節自永樂乙未擢
廷魁晉翰苑侍 講筵代 綸綍與三
楊學士更直 禁近垂三十年一德
同心協佐太平之治均沐 寵眷之
渥三楊公竟舉以自代正統甲子始
參閣務繼文貞公相也未幾而有已

已土木之變公居元相　國是秉成
首立
憲廟為東宮以定萬年之世統繼贊
景皇為監國以一天下之政柄力阻南
遷之議而九鼎不移躬迎　北狩之
鑾而　六龍先復此其大主持固赫
赫顯著已至其當中外危疑之際集
忠貞不二之謀銓樞重任方鎮大僚
悉簡老成戮力之士托肺腑而推轂



之俾其各展猷為歸於定國則公翕
受之謗而人不知也
南宮養尊嬿閒易生良工苦心善處其
間堅
景皇事兄之至情成
英廟復辟之大業兄待弟攝弟終兄復
同氣無斁本支百代則公調護之密
而人不知也武臣希寵易　儲議興
公抗無易樹子之諍　上執以父傳

子之說　主意固不可回定策凛乎
難渝　天眷如初　元良終復此尤
公早見獨矢之忠而人不知也藐予
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
而權不分今之歸獄膚功者僉曰肅
愍于公不知所謂大將能立功於外
者誰主之也昔岳武穆胡為不能行
其志晉宋之事令千古有遺憾咎將
誰歸哉先公殫心竭慮鑒古俟後不



恤一身之禍危不避一時之忌謗直
行其天日可表之衷而畜存濟變故
能功收萬全事邁古今如此碩同事
于王諸公各以後裔陳情　國典倫
隆獨寒祚凋落撥乞無階先公之勳
勞顯晦固自有時
國家錄論之公久而益定為公之子
孫如不肖者則不能緩不孝不仁之
罪矣先公平日詩文甚多今所梓者

収之散逸之後僅什一耳大都布帛菽粟　國初渾噩之氣自存攄情止理不事文彩以表見於後世而其行已立朝亦如其文質直自任絶不市恩沽譽為身後之計凡可為　國家植基本為古今扶道脉為海宇沛福澤毅然行之而名歸
主上功泯已出人罕知焉當年大政紀可考鏡已夫文者心之聲也功者心之跡也讀先公之文覈先公之功而可以論先公矣集既梓將乞言于
鴻鉅弁諸首簡故不忖其謭陋而直述之惟
名公採焉幸甚先公陳姓諱循字德遵號芳洲事蹟詳附錄卷
萬歷二十一年歲在癸巳冬月吉元孫陳以躍頓首拜書



# 芳洲文集目錄

第三卷

序

第四卷
序

第五卷

序

第六卷

記

第七卷



碑銘







第八卷

銘

第九卷

銘







表

芳洲文集目錄 終

# 芳洲文集卷之一

## 奏對

### 延試策一道

臣循對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非道德無以立其本非事功無以著其效道德者事功之所繇成也人君本道德以出治則事功之著超軼萬世而無以復加矣欽惟
皇帝陛下尊臨大寶統紹鴻基明照乎八表知周乎萬務心二帝三王之心行二帝三王之道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治已極矣而撫之猶若未臻乃進臣



等於
廷策以治道且以夙夜孳孳以圖至治爲言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卽堯舜兢兢業業之心文王不遑暇食之意也臣雖愚昧敢不精白一心對揚
陛下之明命乎臣聞爲治有本本立則末隨稱之於古若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愼微五典禹之克勤克儉湯之克寬克仁文王之徽柔懿恭武王之丕顯稱德二帝三王道德之盛如此故其見於事功如契敷五教而黎民有於變之風三考黜陟而庶績有咸熙之效后夔典樂教冑子而學校以興皋陶伊尹之見擧而

不仁以遊士師明刑而四方致風動之休蘇公式敬
而王國增長久之盛若是者何一而非道德之推乎
本道德以爲事功故更萬世而無以復加焉三代而
下治之盛者莫漢唐宋若也漢文帝躬行元默示儉
樸爲天下先延及景帝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
民醇厚幾致刑措唐太宗約己治人力於爲善却封
德彝刑罰之言而納魏鄭公仁義之說念肉刑之久
廢而斷趾之刑不敢復也覽明堂鍼灸之書而鞭背
之刑不敢用也是以當是之時致有斗米三錢外戶
不閉之效宋仁宗恭儉仁恕修己無爲承太宗太祖



治平之盛培養善類作興士氣當是時君子滿朝謌
頌有三代之風後人詠歌之曰農桑不勸以從征遼
將無功吏不能者莫名言也此漢唐之敎化有可何
如此然於大綱目皆有所未盡視唐虞三代之際黎
民於變而萬國咸寧者果可同日語耶考課之法自
三代以下莫精於漢唐宋也漢則刺史以六條察二
千石歲終舉其殿最其一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
陵弱以衆暴寡其二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
侵漁百姓斂聚爲奸其三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
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爲百姓所疾其四選署不

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子弟恃勢請托所監其
六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若此
者刺史皆得而察之唐則考功郞中書員外郞以
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而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
最爲四善者德義有聞淸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
懈是也二十七最者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此近侍之
最也銓衡人物擢用才良此選司之最也揚淸激濁
褒貶必當此考校之最也禮制儀式動合經典此禮
官之最也音律克諧不失節奏此樂官之最也其次
有校正之最有文史之最有宿衛之最有軍將之最



以至於判事學官牧官鎭防之類皆有最考之於最
而參之於善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
最二善爲上下共無最而有二善者次之無最而有
一善者又次之善最弗聞則又其次也至於愛憎任
情處斷乖理或倍公向私職務廢闕或居官詔詐貪
濁有狀則列之下三等焉九等之中中上以上每進
一等則有加祿之法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則有奪祿
之法此勸懲之道也宋則有三科之辨以著其能否
臨事弛慢所涖無狀爲下恪居官次職務粗治爲中
若治狀尤異斯爲上矣夫漢唐宋課試之可稱者如

此然其法之行或任之非人或過密而難擧或未久
而輒更則比之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成周六計
獘群吏之治固不能無間然矣學校之教漢自高祖
掃除秦苛文帝專務以德化民而稽古禮文之事尤
多闕焉至於孝武乃卓然能黜百家表章六經勸學
興禮蓋有得於董生之言厥後光武明帝之際天下
郡國皆立學校教官其實武帝啓之也唐太宗銳情
經術大召名儒增廣學舍千二百間生徒至三千二
百六十人雖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外國酋長亦
皆遣子弟入學當是之時文治爲之勃興宋太宗誠



學多聞崇儒重道延及慶歷之初遂詔天下皆立學
元豐之際國學增至八十齋齋三十人三舍生總二
千四百人其初入外舍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
生間歲又一試補上舍生諸齋月書行誼九試中必
參以此書於是人才彬彬輩出蓋自太宗始爲漢唐
宋之學校可謂盛矣然唐虞三代之世上自王宮國
都下及閭巷莫不有學有小學以收其放心有大學
以成其德業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窮理正心之微自
入孝出弟以至於平天下之大在上有躬行之實故
在下有典行之美而比屋有可封之俗其教之之術

如此則豈漢唐宋之可及耶若夫選擧之法則漢有
四科四行之辟四科者在武帝時則德行高妙志節
淸白爲一科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爲一科明習法令
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爲一科剛毅多畧遭事不惑
明足決斷才任三輔縣令爲三科四行者當光武建
武六年詔三公擧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擧茂才四
行各一人一曰惇厚二曰質朴三曰謙遜四曰節儉
唐太宗之時則有六科四事之選六科者曰明經曰
進士曰明法曰書曰筭四事者一曰身取其體貌豐
偉二曰言取其詞論辨正三曰書取其字法遒美四



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可取則先乎德行德均以
才才均以勞不特此也唐之科目又有俊士一史三
史開元禮童子科之類此歲擧之常數也其天子之
自詔者曰制擧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此又在夫六科
四事之外也宋以學校養才以科擧取士有進士有
諸科有武擧而又有三經十科之制三經者開寶七
年立科以取士詔詩書易三經學究爲一科入官資
敘如三禮三傳至天聖中擧人能講三經者皆得特
奏名此三經之科也十科則自元祐元年司馬溫公
議時政分薦擧爲十科而山林頻牧嚴穴伊傅卑僚

下駿可以羅網而無遺矣使行義純固皆如蕭嵩之爲韓休則可以爲師表節操方正皆如李嶠之爲李邕則可備獻納智勇兼人皆如謝安之爲謝元則可以備將帥公正聰明皆如匡衡之爲孔光則可以備監司經術精通皆如蕭望之爲薛廣德則可以備講讀學問該博皆如張說之爲張九齡則可以備顧問文章典雅皆如魏元忠之爲吳兢則可以備著述善聽獄訟皆如丙吉之爲于定國則盡公得實善治財賦皆如李沛之爲李巽則公私俱便練習法令皆如袁盎之爲張釋之則能斷請讞自尙書至給舍而下



每歲於十科內舉三人誠如是則內自京師外及邊境徼至於獄訟米鹽何事不濟此漢唐宋之選舉可知也夫以漢之四科四行唐之六科四事美矣而不能無弊宋之三經十科善矣而行之未究其視舜之舉皐陶湯之舉伊尹周禮大司徒以鄕三物教萬民而與其賢能者固相遠矣漢高帝約法三章謂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又命蕭何定律令除三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作律九章一曰盜法二曰賊法三曰囚法四曰捕法五曰雜法六曰具法七曰戸婚八曰擅興九曰廐庫而叔孫通又益律所不及十八篇於是法禁爲詳唐之初高祖首以一二條揃除隋暴後乃定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行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至高宗時律學之士則有律疏而律於是始詳宋太祖建隆四年竇儀進重定刑統三十卷編敕四卷詔頒行天下其後諸道又設提點刑獄又置審刑禁於院中以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獄必先三司然後論刑此漢唐宋之法律可知也然大率周於禁而畧



夫仁義之施詳於法而忽乎忠厚之意其於皐陶刑期無刑蘇公敬爾由獄之美不可及矣夫漢唐宋之事功如此循其名固可以見其實究其迹亦可以推其治然漢唐宋止於漢唐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徒事意於事功以爲致治之效而不知留心於道德以爲致治之本也卽道德以較夫事功其高下優劣昭昭然白黑分矣大抵道德者致治之本所謂綱也明教化嚴課試興學校愼選舉議法律者致治之末所謂目也一綱雖簡似易而實難衆目雖多似難而實易天下未有不立其本而末自隨亦未有不舉其綱

而目自張者也
陛下祗奉
太祖高皇帝鴻業臨御以來夙夜孳孳以圖至治惟取
法於唐虞三代舍漢唐宋而不爲則
陛下於致治之道本立而綱擧矣其所以化成天下而
臻唐虞三代之盛也又何難哉
陛下誠以仁義而明教化則教化明而民俗無不厚是
卽所謂躬行心得之餘者也以仁義而嚴課試則課
試嚴而吏治無不擧是卽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者也以仁義而興學校則學校興而士



風無不振是卽所謂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
皆可師法者也以仁義而愼選擧則選擧愼而人才
無不得是卽所謂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者也以仁義
而謹法律則法律擧而刑獄無不平是卽所謂好生
之德洽於民心者也雖然尤必以得人才爲先務而
後治效著焉故必如堯舜之得禹皐夔稷契如湯之
得伊尹萊朱如文武之得周公召公泰顚閎夭散宜
生南宮适之徒各任其職以奉行
陛下之德意則於是五者可不勞而成矣臣觀
陛下於此固已知之明審之精行之久矣故法度修擧
而忠厚之意渾如也綱紀明備而仁義之澤藹如也
四三皇而六五帝誠在於此尙何漢唐宋之足論哉
臣叨奉
大對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對



芳洲文集卷之一 策

# 芳洲文集卷之一

奏對　臣陳循撰

## 經筵講章　共九首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可謂仁矣

這是論語記孔夫子與弟子樊遲問答的言語樊遲問夫子如何是智者所行的事夫子答他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如何是務民之義務是用力的意思民解做人字通上下說義是人所當爲的事如爲人君當用力撫安天下爲人臣當用力與朝廷整理事



務爲人父當用力教訓子孫爲人子當用力事奉父母凡在已所當做的事都用力行爲這便是務民之義如何是敬鬼神而遠之鬼神是造化的蹤跡人所當敬的道理至於作善得福作惡得禍是自然的道理非鬼神所能移易人於道理不明不務爲善專媚鬼神求福不務去惡專媚鬼神免禍所以信鬼神中間有不信的又不能敬這兩件都不是人若能敬鬼神不褻慢他也不去媚他求福求免禍便是敬鬼神而遠之孔子的意思說人但於道理所當爲的事便爲而不惑於鬼神禍福之說便是智者的事樊遲又問孔子如何是仁者的用心孔子說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如何是先難而後獲如學者講學修德不是易的事但當日就月將窮究聖賢言語身體而力行必至成德的地位不可先有計較工程的心又如人君治國平天下不是易的事但當以德爲政使仁義恩澤及於百姓不可先有期功效的心於凡所當爲的事但力行將去不要畏憚艱難這便是先難而後獲孔子說人能如此則道明德立功利之私無介於心這便是仁者的心臣嘗攷之智仁二者是人心所有的德孔子答樊遲如此亦就其才力所及而告之若推其極窮天地萬物之理也只是這智博施濟衆



也只是這仁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與孔子之不同者孔子是就學者工夫上說孟子是就人君治道上說然必有學者的工夫然後能明治道爲堯舜的事伏惟

皇上以孔孟之言爲心則天下不期於治而自治矣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這是論語第二篇爲頭一章記孔子所說有德的人君能感化天下人心的功效如何是爲政以德人君嘗着天下的百姓必有法度號令以匡正那不正的人這便是政人君正心修身明了自家心上道理無一毫私出

道便是德人君把道德行政事所立的法度皆出於大公至正不是權謀術數所發的號令皆本於仁愛忠厚不爲刻薄貪暴這等呵天下的人都歸於善都得遂其生近而一家九族的親無有不歸向的遠而一國京畿的百姓無有不歸向的又遠而天下四方萬國無一處不歸向的所以孔子說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北辰是上天北極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是說北極不動衆星四面都旋繞歸向他孔子把北辰比人君把衆星比百姓每歸向有德的君王便似衆星拱向北極一般誠以道箇德是人君感化人心的根本非聲音笑貌爲



的人君實有這德天下之人心自然感化這便是聖人的事業爲君的若不從德上用功或專以刑罰威制人或以權謀術數牢籠人天下的人雖不敢不服終不是心服惟以德爲政的則百姓皆誠心歸服這功効甚大

臣謹考古之帝王唐堯克明俊德萬邦咸寧虞舜重華協帝無爲而治夏禹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商湯懋昭大德兆民允懷文王武王克堪用德天下率從這都是爲政以德的功效孔子這一言極盡爲君化民的道理伏惟

聖明以孔子之言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誠天下蒼生無窮之福

## 易經講章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這是孔子斷易乾卦之辭發明文王所繫元亨利貞的意思彖是斷大哉是歎辭乾元是說天道惟其大也故曰大哉乾元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得天之生意而後發生故曰資始天有四德曰元亨利貞萬物之



生始乎元生而暢茂是元之亨由暢茂而結實是元之利由結實而成就是元之貞一元之中天道備焉故曰乃統天這是說天道之元萬物之生始於天天道流行陽氣上升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由是萬物各遂其生各成其形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這是說天道之亨終是說貞始是說元聖人於天道始終見得明白於乾卦六位隨時處中初九則潛而不出九五則飛而在天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故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這是說聖人體天道之元亨變是化之漸化是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天道變化無所不利

而萬物各得於有生之初保全於已生之後故曰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蓋是說天道之利貞
聖人在上高出於物如天道之變化萬國咸寧猶萬物
之各正性命皆得保全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這是
聖人體天道之利貞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
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以見聖人之道卽天之道也
伏惟 聖明體乾之德法天之運仁育萬物同歸於泰
和之治而 國家享太平之福於萬萬年誠臣民之至
願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道是周易乾卦文言孔子釋九五爻辭所稱大人之道
聖人居天位備乎天德故謂之大人合是說將合與之
爲一的意思夫乾以始萬物坤以成萬物生成者天地
之大德也聖人參贊化育使天下萬物皆得遂其生故
能與天地合其德天下之至明者莫明於日月舉天下
萬物皆在照臨之中聖人心體光明洞燭幾微無所魅
戢故能與日月合其明春夏秋冬循環無窮寒暑往來
各以其時四時之序也聖人至誠之德上律天時法天
之徙無有間斷故能與四時合其序順理則吉逆理則
凶禍福之應由其所爲鬼神爲之吉凶也聖人誠之至
極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
知之故能與鬼神合其吉凶聖人欽順天道凡道理之
所當爲者啓爲之律身爲之度意之所向默與道契足
以傳之萬世故曰先天而天弗違聖人奉行天道凡天
理之所在如五典天之所敘從而惇之五禮天之所秩
從而庸之不敢有毫髮僭差故曰後天而奉天時由是
而聖人之道與天同運出是而天下之人無違乎聖人
之道稽之鬼神龜筮協從允協聖人之志故曰天且弗



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臣惟乾之九五所謂大人
者是居尊位的聖人聖人之道至於天且弗違蓋不以
人欲害其天德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儒
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伏惟
聖明體乾之徙以明聖學以全天德以隆帝王之道享
天下國家萬萬年之福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書經講章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
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這是冏書冏命篇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一節是勸勉的言語太僕正是掌天子乘輿的官常在前後左右聰是耳無所不聞明是目無所不見齊是身之莊敬聖是心之通明穆王說我文王武王有這聰明齊聖四者之德當時爲臣下的無小無大都懷忠貞良善的心以至給侍僕御之官也都是正直的人自朝至暮常在左右人君所行當於理則遵奉而行有不當於理的則扶持匡弼使歸於正這是稱美文王武王有大德所用的大小臣僚以及僕從的人都是正人因此上文王武王出入起居之間常加檢束嚴肅整齊無一時不存敬謹



的心至於發號施令之時籌謀裁度旁詢博訪無一事不求至當因此上推之國家百姓每受其恩惠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又推之天下萬邦之廣承其仁化耕田鑿井以生其生含哺鼓腹以樂其樂這是說文王武王因有正人君子奉承輔佐所以國家天下皆享太平之治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蓋謂文王有聖德尙賴群賢輔助如此況我之德不逮先王尤望左右前後輔助之也 臣謹考之人君治天下小大之臣皆欲得人而左右僕從尤不可不得人何也蓋百官有司皆有常職進見有時僕從之臣無時不在左右進見有時則君臣之分嚴恆知莊敬以臨之常在左右則上下之情熟狎非其人易至於褻狎莊敬之時少褻狎之時多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能成君德者鮮矣孔子刪書有取於穆王之言所以爲萬世法程也伏惟

聖明景仰前經簡用外內忠良以輔盛德以隆治化用

保 國家天下於萬萬年爲 宗社生民之福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政事懋哉懋哉

這是尙書皐陶謨篇皐陶論典禮命討雖出於天正用於君君臣尤當同任其責如何是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勑字解做正字我字指人君說惇字解做厚字



大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都有箇常道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是天理自然的倫敘故曰天敘有典五典雖是天敘爲人君的當正其道立箇準則與天下人使他皆從惇厚而無偷薄之風這便是勑我五典五惇哉如何是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自我也是指人君說庸字解做常字大凡吉凶軍賓嘉之禮尊卑貴賤都有箇等級隆殺如尊者貴者等級當隆卑者賤者等級當殺這是天理自然的品秩故曰天秩有禮五禮雖是天秩爲人君的當主其柄立箇分限與天下人使他遵守有常而無踰越之

忠道便是自我五禮有庸哉如何是同寅協恭和衷哉寅是寅畏恭是恭敬衷便是天所敍秩的典禮臯陶說典禮雖是人君正用之君臣之間又當相與畏懼恭敬誠一無間然後五典五禮可協和於天下如何是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章字解做顯字有德是有德行的人有罪是有罪惡的人臯陶又說凡有德行的人於道理上合當加以爵賞故曰天命有德德有多寡是以有五等的衣服以章顯他使賞各當其德而人知勸於善凡有罪惡的人於道理上合當施以刑罰故曰天討有罪罪有輕重是以有五等的刑罰



以懲戒他使刑各當其罪而人知遠於惡如何是政事懋哉懋哉懋字解做勉字臯陶又說五服雖是天命必待人君主之而後能賞當有德五刑雖是天討必待人君主之而後能刑當有罪這都是人君的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皆當勉力不可怠忽一有不勉則或至於賞及惡德刑及無辜所以說了懋哉又說懋哉以見不可不謹之意 臣謹按虞書帝舜愼徽五典而修五禮命官敷五教而典三禮其於典禮之事已無不舉朝諸侯而車服以庸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其於命討之政已無不修臯陶陳謨尤惓惓以惇典庸禮命德討罪爲言誠以

典禮是化民之本政事是圖治之具不可一日無的臯陶不以其君已聖而廢責難之恭帝舜不以其治已至而忘警戒之意當時黎民敏德萬邦咸寧皆因其君臣能盡化民圖治的道理伏惟 留意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這是尙書益稷篇帝舜與禹說大臣當以正道輔佐人君的說話如何是予違汝弼予是帝舜自稱違是違背道理汝是指禹說弼是左右匡救的意思帝舜的意思說爲人君的委任大臣爲大臣的輔佐人君所行的事務必要依着道理然後可以治天下保國家我爲人君



所言所爲違了道理呵你爲大臣的便當勸諫我匡正我必要依着道理行所以說予違汝弼如何是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面是在人君面前退是朝見退去帝舜意思說爲人臣的當秉正直的心輔佐人君行正道不可阿諛諂媚以狥人君的私意朝廷的事是的便說是贊助人君行不是的便說不是勸諫人君休要行這等纔是爲大臣的道理若當人君面前不問是與非都順從了及至退去後却說行的不當這便不是爲大臣的道理所以說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如何是欽四鄰欽是敬謹的意思四鄰是說大臣在人君左右前後最相親近

帝舜的意思又與禹說你當敬爾大臣的職分我有違理處必用輔弼我不可面諛以爲是背毁以爲非所以又說欽四鄰 臣謹按帝舜是大德的聖人所行的事未必有違背道理的大禹以聖人輔聖人又豈有面諛背毁的事當時君臣猶以此相警戒何也人君處富貴崇高之地易至於放縱人臣以敬畏奉承爲心易至於順從所以帝舜不謂無違而必資禹以弼之亦不敢謂禹必不面諛而忘儆戒此帝舜之聖所以益聖而有虞之治所以底於雍熙伏惟
皇上體念帝舜之心用隆熙皥之治



魏主訪群臣言事

這是通鑑綱目紀魏孝文帝求言修政的事魏主是後魏孝文帝姓拓跋氏孝文時京師歲旱民饑旣詔有司發官廩賑之復訪群臣以安民之術於是秘書丞李彪上言說今豪貴之家奢侈過度宜定第宅車服等制毋使僭踰又言國家興衰係于太子宜準古制立師傅之官訓導以成其德又言去歲田穀不登移民就食於豐收之處旣廢百姓生理又損國體何若預儲倉粟以給饑民豈不勝於驅督老弱就食於千里之外今宜析郡縣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則糴粟以積於倉歲儉則私之二以糶於民積之有常散之以時則數年中穀積人足雖有水旱不能爲害又言宜於江表七州人中取其門第有才能者升進於朝量授職任以廣
朝廷均平之政以懷江漢歸向之情又言人之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君上厚恩憂懼相連乃其常理今或父兄被繫子弟無憸容子弟逃罪父兄無愧色骨肉之恩豈當如此宜令父兄有犯子弟詣闕請罪子弟有罪父兄陳詞引咎庶敦厲薄俗使人知恥孝文皆從其言由是公私贍足雖時有水旱而民不至於困窮朱



熹於綱目書之以見李彪之言皆切於時事魏孝文能聽納其言有補于政治其事皆可取也臣惟古先帝王致治安民必廣視聽達下情考之帝堯稽於有衆虞舜好察邇言成湯從諫弗咈當時萬邦咸寧兆民允懷魏孝文雖未聞帝王爲治之大道此因天災以求安民之術納臣下之言而勉修時政亦可謂盡心爲治者矣伏惟
皇上廣堯舜成湯之心以求言安民爲務大開賢路勤恤民情躋斯世於泰和雍熙之盛保 國家於泰山盤石之安天下幸甚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這是通鑑綱目紀唐高祖定民田產賦役的事均田是均給百姓每耕種的田地租是田地中所出的租米庸是人丁上出的差役錢調是每戶納的課稅高祖因往時田畝不均農民失業故於得天下之初創定田制每民一丁給田一頃篤廢殘疾的減十之六寡妻妾減十之七皆令以十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於是富者不得兼併貧者不至失所謂之均田又定授田之民每丁歲輸粟二石是謂之租又每戶歲輸綾絹絁布各隨土地所產計二匹綿三兩麻三斤是謂之調又每丁當差役



二十日如無差役則隨所產絹布之類每日計收三尺是謂之庸自茲以外不得橫斂或國家有事多役民力至十有五日則免其調三十日則租調俱免或有水旱蟲霜爲災以十分爲率損四以上則免其租損六分以上則免其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其制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使民有常產而貧富適均賦有定制而上不過取或遇災傷游豫而又量加寬貸養民之政至於精密朱子於綱目備書其事以見高祖立法之善有恤民之心也 臣惟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爲人君者必有以制民之產而薄其稅斂輕其徭役庶幾民得所養而後禮教可興故孟子論夏商周之治必由制井田行貢助徹之法而後興學校庠序之教以明人倫唐之均田租調法雖不足比隆三代之制然使民不失業賦役有定制法亦善矣其後貞觀永徽之間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亦後世所鮮見者宋儒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喪死無憾者惟唐之法庶幾誠爲確論伏望 皇上體先王之心行養民之政以隆國家太平之治斯民幸甚

勤學箴



商湯周武得與堯舜並稱爲二帝三王者豈有他哉蓋堯舜雖性之湯武善反其性所入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同故也反之何如亦惟學而已矣太甲成王得爲商周中興令主而就成湯六百年文王八百年之大業者豈有他哉亦惟遵成湯文武之謨服伊尹周公之訓之所致耳是以商湯周武太甲成王之所以聖所以賢者孰非本於學乎雖然聖賢之君固本於學然或朝作而暮輟始勤而終怠則學有未能成故必濟之以勤而後學可造其極而成其功非特學以勤而成功天之生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苟非行健不息則萬物生生

之功何由而成地之成物凖之以灊澮沃之以川澤苟非不舍晝夜則萬物化化之妙何自而著聖賢之學亦猶是也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必加人一己百之功弗能弗明弗措可也思以求之敏以行之必致人十己千之力弗得弗篤弗措可也誠如是焉將見日就月將賢可以希聖聖可以希天端在是矣可不勉諸

勸學箴八

惟精惟一

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及其發也易於私而雜於公公私相雜於方寸之間善惡並生於念慮之際義理



既爲形氣所役聖賢將爲庸劣之歸欲識上達下達之機當秉從善從惡之槩何爲造乎高明之路而不可遽何爲淪於汙下之途而不可入不可遽者念玆而勿忘不可入者釋玆而勿顧由是易私而難公者無不公由是難明而易昧者無或昧義理不壞於形氣人心聽命於道心堯舜允執厥中庶幾乎其可矣

惟時惟幾

治定功成人皆以爲安矣而不知其中有危者伏焉禮備樂和人皆以爲理矣而不知其中有亂者隱焉且危若何而伏乎安吾恃其安而頃刻謹畏之不存則將變安而爲危矣故必兢兢致謹無一時而不戒勑焉且亂若何而隱於理吾恃其理而毫髮幾微之不察則將變理而爲亂矣故必業業致懼無一事而不戒勑焉帝舜以此作歌戒勑其臣非徒戒勑其臣其實因以自警孟子稱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豈有外於此哉

儆戒無虞

有虞之世黎民於變可謂之無虞矣使非如舜勑天之命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洪水之患必至於害民況望其有於變之美乎有商之時兆民彰信可謂之無虞矣使非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克



寬克仁則大旱之患必至於殄民況望其有彰信之效乎大舜生知安行之聖不待警戒而自無怠無荒益猶以是爲言古之聖君賢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心爲何如哉三復虞書謹揭之座隅視以自勵

敬哉有土

天至高也民至近也孰不以天爲可畏民爲可忽不知民心之所存卽天理之所在天未嘗以耳聽目視以耳聽目視者民也孰不以天爲可欺不知民之視聽卽天之視聽天之所以顯其善威其惡者皆因乎民之視聽也天之視聽與凡顯善威惡皆因乎民則夫人君奉天

予民者以民爲可忽天爲可欺而不知所以敬其可乎
哉必視民如視天一好惡不可不出於至公一賞罰不
可不求其至當必視天如視民一起居不可以毫髮自
欺一出入不可有頃刻自逸

滿招損

人情莫不欲治而不知所以致亂者不能戒人情莫不
欲安而不知所以致危者不能懲夫所當戒所當懲者
無他在自滿而已矣人君自賢自聖嘉言不納忠言不
聽則縱不自知狂不自覺而善日損於己所謂自用則
小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譬之於川不可以有盈也一或



自盈其勢必至於潰決譬之於器不可以有滿也一或
自滿其理必至於傾覆如日至於中則必昃吾則兢兢
戒謹以持之月至於盈則必虧吾則業業危懼以守之
於乎不自滿假惟汝賢大舜所以稱禹志自滿九族乃
離仲虺所以告湯欲去招損之由當以盈滿爲戒

謙受益

自古受益之要莫有過於謙也天道益謙地道流謙人
君能體天地之謙則天地貞觀日月貞明亘萬世而常
然鬼神福謙人道好謙人君能用鬼神人道之謙則山
川鬼神莫不寧鳥獸魚鼈之咸若越始終而惟一槪夫
尙賴臣救之言太甲致謙於伊尹也卒爲有商之令王
尙明保予之語高宗致謙於傅說也卒爲中興之明主
書稱惟狂克念作聖孟云好善優於天下此皆謙受益
之徵也又如山在地中謙之至也一簣之少無弗容故
能成泰華之高地中有澤下之至也涓滴之微無弗納
故能成河海之大謙之受益其理如此書之座隅以勵
謙光

德惟治

人君之治天下其要安在曰德而已君德具於一心之
微敎化被於四表之遠所謂執簡而御煩守約而施博



者也曰敬曰仁曰誠本諸身有其德也天親民懷鬼神
享之見於治者有其效也堯舜躋斯世於於變時雍萬
邦咸寧之域者莫不本於允恭克讓溫恭允塞禹湯措
斯民於府事修和彰信允懷之地者莫不本於克勤克
儉克寬克仁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德而萬民爲之咸和
武王有惇信明義之實天下爲之大治伊尹以德爲治
爲太甲告而亦萬世人君所當鑒也

否德亂

自古人君致亂之道不在於他而惟在於德不修也誠
以天下之大可以德化而不可以力制人君之治天下

有德猶濟巨川之有舟楫濟大旱之有霖雨也濟巨川非舟楫則不能無覆溺之虞濟大旱非霖雨則不能免焦枯之患是故沉於貨色遊畋之類此害德之事也當知其爲敗亂之由而去之耽於宴樂縱恣之類此敗德之事也當知其爲敗亂之原而禁之誠能以逸豫淫虐爲戒則將化亂而爲治矣昔者太甲敗度敗禮旣而改過遷善伊尹猶以是言告之爲人君者可不鑒哉

## 勤政說

天下有至易爲之事有至難成之功何也蓋非事功之有難易成之爲之者有勤逸耳衆人皆逸而已勤則易



爲之事常在已而難成之功常在人衆人皆勤而已逸則易爲之事常在人而難成之功常在已此皆理勢之必然常情之所共識也惟君子者不以衆人之逸致已之逸而能以已之勤率人之勤譬之於天運乎晝夜未嘗一息之或停也而日月星辰隨之以運行者亦未嘗有一息之停譬之於水流爲江河未嘗一息之或止也而溪澗川澤因之以洋溢者亦未嘗有一息之止是故照臨下土其爲功也甚大人知日月星辰之所爲而孰知其本乎天體之行健滋沃群品其爲用也無窮人知溪澗川澤之所至而孰知其本乎水流之不息君子則

一已之勤率衆人之勤所以化理天下澤潤生民功用之著無窮且大是以無教逸欲有邦臯陶致警於其君不敢盤於遊畋文王垂法於其後古今天下國家之事未有不成于勤而廢於逸者也禹受舜命治水八年知其至難成之功也而濟之以克勤卒致平成之績無以加或爲長者折枝人皆知其爲至易之事也而語人曰不能其與不恤政者何以異勤則變難而爲易逸則棄易以爲難勤逸之機可不愼乎竊嘗觀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武王丹書之戒何其嚴無逸曰耽樂乃非天攸若周公無逸之訓何其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堯



舜禹湯文武不獨有其名而能踐其實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禹稷臯夔伯益不獨務乎勤而實有其德人君代天理物人臣輔相天事其可一日而不勤哉何則兆民未安四夷未附兵革未息田疇多蕪所以泰之來之班之闢之非勤無以成其功賢才在野佞臣立朝六氣不和五刑未措所以進之斥之襄之釐之非勤無以臻其效古昔聖人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其施於事者莫非以勤爲心朝至日昃不遑暇食其和於民者莫不以勤爲事豈有他哉誠有以知事至微也惠迪則吉從逆則凶天下之事其勢有可憂者無窮所謂一日二日萬幾治

亂安危相爲倚伏是也惟見其可憂者易圖不見其可憂者難理可憂何如一夕少懈或以致千百年之患苟能致勤於事而無間則可憂者不足憂矣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天下之民其勢有可畏者何啻所謂如朽索之馭六馬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是也惟見其可畏者易治不見其可畏者難安可畏何如一人少逸或以貽千萬人之危苟能致勤於民而無忽則可畏者不足畏矣人君勤民以奉 天人臣勤事以奉 君勤政之大莫過乎此保邦之要孰先於此



芳洲文集卷之一

# 芳洲文集卷之二

## 視草

臣 陳循撰

### 立東宮詔

皇太后詔天下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
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
國家不意被留賊庭尚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曰見深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於戲國必有君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 代總國政詔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以 皇考宣宗章皇帝仲子奉藩京師比因虜寇犯邊 大兄皇帝恐禍連 宗社不得已親征勅朕率百官居守不意 車駕被留虜庭我 聖母皇太后務慰臣民之望已立皇庶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命朕躬輔代總國政皇親公侯伯暨在廷文武群臣軍民耆老四夷朝使復以天位久虛神器無主人心遑遑莫之底定合辭 上請早定大計 皇太后以太子幼冲未遽能 理萬幾移命朕躬君臨天下

僉有使自虜中還者口宣　大兄皇帝詔旨　宗廟之
禮不可久曠朕弟郕王年長且賢其令繼統以奉祭祀
顧痛憾方殷豈遵承之遽忍雖避讓再三而僉允莫獲
仰推付託之至重敢以涼薄而固辭已於九月初六日
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遣使諸虜問安
上　大兄皇帝尊號曰太上皇帝俟圖迎復爲政之道
必先正始其以明年爲景泰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一切合行事宜條示于後
一自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昧爽以前官吏軍民人
等有犯除謀反大逆首惡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妻



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强盜奸臣黨類不赦外
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
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軍官幷旗軍將軍力士校尉舍人餘丁爲事犯罪發
遣各處立功及哨瞭等項者盡行宥免復還職役有
爲事發充軍役原係眞犯死罪者降二等用其餘雜
犯死罪徒流等項罪名降一等用就著原發充軍衛
所差操
一軍官指揮千百戶以下有爲事被刑除謀逆外其餘
子孫弟姪依例承襲或有年遠子孫貧難失於告承

襲者但行原衛所有官旗人等保勘明白不拘年限
亦與承襲總小旗革役充軍者各復原役
一文武官吏軍民匠作人等有爲事做工及運磚運灰
運糧等項悉宥其罪官吏各還職役軍還原伍匠仍
當匠民放寧家
一各布政司直隸鎭守巡撫巡按等官須以撫安軍民
操練軍馬固守城池地方爲本時常嚴督所在都司
布政司按察司官分巡或親巡歷如遇盜賊生發卽
便督調衛所有司軍兵民夫勦捕或止懲治首惡數
人毋令滋蔓務在民安盜息如或推避怠忽致誤事



者治以重罪
一各處總兵鎭守等官及各邊衛所操守官軍頭目務
要撫恤軍士勿令失所仍須常穿整備盔甲弓箭等
項軍器該管頭目每二日率領一下教場操練御史
按察司官所至必須提督量加懲勸仍戒所管官旗
不許尅減糧賞私占軍餘耕種田土如有此等悉從
舉奏處治若知而不擧者倂治以罪
一正統十四年九月初六日以前凡一應倒死虧欠及
被盜走失孳牧騎操隨征等項馬駝騾驢種馬馬駒
牛羊豬牛犢等畜一應贓罰追賠等物俱照六月二

十一日照例悉皆蠲免其景泰二年夏秋稅糧以十
分為率並免三分以蘇民困
一各處逃移人戶抛荒田地遺下稅糧無人辦納者悉
令所司查勘蠲免比後有復業者仍免三年有被大
水坍塌田地並許告官差人踏勘得實原額稅糧悉
與除豁
一正統十四年各處有被水旱災傷之處許令申達上
司踏勘得實該徵糧草所司即與除豁人民有缺食
者即便設法賑濟毋令失所
一國家賢才必資薦舉乃可得人今後方面及風憲官

郡守御史悉依宣德年間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
任用不限原任年月深淺但舉才德堪其任者如或
狥私謬舉連坐舉主之罪
一天下有司官員有廉能幹濟善撫百姓者所在上司
巡撫風憲等官以禮奬勸毋或淩辱老病闒茸不能
任事者起送赴部貪酷無恥害民者拿問解京
一各處舉到儒士及三考滿吏典俱照永樂年間儒士
送翰林院吏典送吏部堂上官一體嚴加考試照例
選用不必會官有不中者發回原籍為民當差
一文武官員并總小旗有為事閑住減俸糧者並照舊
關支
一今後內外法司所問罪囚一依大明律科斷不許深
文其有一應條例並除不用
一文武官員旗軍人等隨征回還未出官報名朝見者
悉宥其罪各還原職役管事差操如二十日以裏不
出者全家發邊遠充軍四鄰不舉首者與同罪
一浙江福建銀課如果坑場所產採辦不及原額令民
補賠逼其逃竄為盜今後並聽閘辦御史從實酌量
奏減不許扶同欺公
一按察司官巡按御史俱係朝廷耳目凡有刑獄冤枉

悉與伸辨官吏貪污悉從糾舉不許推避致陷無辜
縱容有罪違者罪以風憲失職
一各府州縣學校生員食廩者已有定額增廣生員照
永樂年間例不拘名數多寡但選官民子弟材質俊
秀厚重者充不許濫收娼優隷卒賤品之人違者罪
之風憲及提調學校有司提調官嚴加考課務俾成
材
一民間今後除糧草及供用物件軍需之外其餘不急
之務悉暫停止以甦民力
一軍民之中果有懷才抱德藝能超卓者所司以禮舉

薦赴京量才擢用不許徇私濫舉
一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利有當興害有當除者
許諸人直言無隱
一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但經考滿無贓犯者許照
洪熙宣德年間舊例請給　誥勑以勵賢能
一在京各色人匠陰陽醫士府役人等年六十以上殘
疾不堪供役者悉皆放免應僉補者照例僉補民間
鰥寡孤獨篤廢殘疾及年七十以上無丁侍養之人
有司加意存恤毋令失所
一在外承差知印今後俱選有才行者參充其有丁憂



起復及為事更歷者就於本處候缺補奏役滿赴部
一軍民詞訟有係告言謀逆重情許赴各鎮守及巡撫
官處或徑赴京其餘戶婚田土等項悉照洪武年間
舊例自下而上陳告但係已事所司即與分理不許
挾讐妄將他人重情牽告誣陷善良又有一等刁民
平日為制官府糧里是務本無可告到京臨期僱覓
慣代人撰詞寫本狀之徒旋捏重情乘勢妄告以快
私憤良善負屈莫伸今後但有誣告此等者連捏詞
寫本狀之人並發邊遠充軍
一福建等處現被提問激變失機等官悉宥其罪並除

邊遠敘用
一儹運糧儲并各處操練工部造作去處把總官員作
頭人等總兵管事等官務選驍勇能幹公廉善撫恤
軍匠者設立不許選用平日趨附奉承之人以致恃
勢酷害軍匠舊濫設者並行革去違者罪之
一在外軍民官員多有除授赴任或因公幹考滿等項
到京回任通同親識帶領前往任所以取債負為名
因而科斂軍旗糧里人等財物分收入已今後敢有
仍蹈前非許被害之人赴御史風憲官處告理並拿
問如律



一失班人匠自正統十四年秋季以前並免罰工止當
正班管工官吏作頭不許私役及放閑辦納月錢違
者罪之
一內外門攤商稅課程先因鈔法增添其額今後只依
洪武年間舊額收受不許過多
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司明白開具實跡轉達具奏
以憑旌表軍民年八十以上者所司給與絹二匹綿
二斤酒一斗肉十斤時加存問
於戲惟敬仁誠可以安宗社惟恭儉勤可以惠萬民尚
賴宗室叔祖叔父協心藩屏爰暨中外文武賢臣同德

匡輔宏濟重大之艱永隆雍熙之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赦福建浙江貴州廣東反叛詔

詔曰朕體　上天好生之心一視同仁無間遐邇乃者福建浙江貴州廣東頑民反叛刼掠鄉村爲盜不已究其所由皆因該管官司不能撫治所致朕今卽位之初已嘗大赦天下尚慮謀反逆之人赦所不原無由自新官兵累歲誅殺不已故朕體　天好生之意兹特頒恩自詔書到日凡反逆常赦所不原者不分首從咸赦除之悉分復業如舊敢有仍前負固不靖大軍勦殺朕不



敢私故兹詔示咸使知悉

撫安軍民詔

詔曰朕以凉德嗣承大統仰惟　祖宗創業之艱宵旰孳孳勉圖治理重以　大兄太上皇帝鑾輿未復痛憾日深方詰兵數十萬欲以問罪於虜而虜以使來請迎復者屢皆詐　太上皇帝詔旨謂若重遣金帛以來虜必欸送還京　朝廷固疑其詐而於理難辭拒悉勉從之柰何其計愈行而詐愈篤乃十月十五日也先悉衆躬詣城下仍以請迎講和爲詞朕遣大臣出迓徧歷虜營不見　大兄鑾輿所在遂焚書斬使揮六師擒之斬

獲其類無算虜衆大潰乘夜奔遁餘孽散伏於近郊者亦皆捜戮無遺京師內外爲之帖然尚慮四方遠近聞克捷猶懷驚悸耕鑿未遑室家靡定無以慰安人心特兹詔示其各復爾舊寧爾生永彰殺伐之功共樂雍熙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勑諭編纂宋元通鑑綱目

朕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與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于仲尼襃貶之書足爲鑒戒不可尙矣朕旣夙夜留心于兹然惟善惡不備則或鑒戒不周顧自威烈王至于梁唐晉漢周之五代事



書于朱文公通鑑綱目者亦天下後世之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復有得於心獨以宋元所紀

歉焉卿等其以二代史書參酌倣文公例編纂上接

其爲一書以備觀覽應用編纂官屬其推能勤斂有文學者悉具官職姓名以聞夫稽古右文實朕心所欲肆命卿等爲之其尙精密毋忽故諭

勑諭少保高穀往南京祀典

勑諭南京國家創業垂統根本重地與鳳陽皆　祖宗累世陵寢所在朕所以夙夜拳拳在念者也比聞二處去冬積雪連旬民皆艱食今春南京又被火災焚毀數

千餘家朕益爲之寢食弗寧玆以爾爲內閣保傅重臣
勤愼專一特命齎捧香幣等物徑詣鳳陽南京祭告
祖陵　皇陵　孝陵及　鍾山之神弭災異於既往祈
福慶於方來尔須精白一心致朕孝思誠懇可也仍須
撫視被災之家闕食之人凡有可以賑恤之者聽爾量
宜爲之庶幾上慰　祖宗之靈下遂民庶之願爾其如
勅奉行故諭

勅諭各省恤刑

皇帝勅諭三法司　朕惟刑者民命所關自古聖帝明
王莫不以此爲重故欽恤之訓載諸虞典式敬之言著



於周書我國家　列聖相承尤拳拳致謹於斯近聞內
外法司罔體此意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視權豪勢要
以爲重輕或投患害艱危不加辨理甚者吹毛求疵刑
及無辜是致良善寃抑姦宄自如傷陰陽之和召水旱
之沴遠邇荐饑流亡失所興言及此朕爲惻然玆特勅
諭爾等體朕至懷恒存矜恤凡有大小刑獄務在悉心
推究情輕而罪重者可矜罪輕而情重者雖有必使無
辜不至於受寃有罪不得以倖免刑罪得中人心稱快
然後副朕憫恤之意如或故違罪不爾宥爾等其永欽
承朕命毋怠毋忽故諭

勅諭南京三法司　勅諭浙江布政司按察司并巡按
御史及各府州縣　勅諭江西布政司按察司并巡按
御史及各府縣　勅諭福建　湖廣　廣東　廣西
山東　河南　山西　陝西　四川　雲南　貴州
順天府所屬并巡按御史及直隸府州縣　南京順天
府所屬并巡按御史及直隸府州縣（以上共十六道文俱同）

手勅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尙書于謙

昨日聞卿偶嬰重疾朕爲惕然念卿夙膺委任旦夕不
可或無已勅近臣攜醫往視玆復頒賜卿白金五十兩
用資湯藥并賜羊酒白米卿其勉扶病體以副朕拳拳



之意

勅諭北平章院使

皇帝勅諭北平章院使孛來并大小頭目　朝廷自我
祖宗以來至于今日恭膺　天命主宰華夷福善禍淫
惟天是法是以四方萬國莫不仰戴恩威歸順之者
天必賜以安全背逆之者天必降以禍亂此又　天眷
我朝不待其用民力而良善自生凶惡自殄也往者也
先逆天背道擾我中國殺害乃至僭號曾不幾時滅身
在　豈非背逆朝廷者　天必降以禍亂而兇惡
自殄乎今爾等能敬順　天道尊事　朝廷痛改也先

前非遣人以馬來貢雖曰暫時困窮終可以免危亡豈
非歸順朝廷者　天必賜以安全而良善自生乎今使
臣回已行厚加宴賞并以賞賜回賜爾等馬價綵幣表
裏等物及所奏討物件一一付與領回給授至可收領
所求米糧盤費騾馬弓甲一節盤費賞賜之物卽是米
糧重大馬上難帶至於車馬甲冑弓箭自古帝王非有
大功勞於國者不賞今我國家武庫兵器萬萬惟大軍
出征則給與況有　祖宗明訓尤戒不可與人豈可助
人讐殺失　上天好生之心故皆不與特諭爾等知之
爾等宜體天心一以敬順爲務毋蹈前失庶幾永遠享



福故諭

勅諭哈密忠順王

皇帝勅諭哈密忠順王倒瓦荅失里法司奏稱先次差
來進貢使臣重受朝廷賞賜回至甘州地面有阿力乩
不守法度強搶平人牟隻又用鞭棍亂打伴送舍人崔
義當有傍人總旗李慥向前勸說你每自有下程因何
生事搶奪平人牟隻又打伴送的人全不畏法不期阿
力乩怪李慥勸他當將李慥打傷身死　朝廷
祖宗立法凡白晝搶奪人物財者罪當死今阿力乩犯
了兩個死罪律該斬首示衆今得爾奏乞可憐見將阿
力乩與將去自行整治他與各處往來的使臣看樣朕
念爾能敬順　朝廷遵守禮法特准所言卽今所司將
阿力乩責付今次差來使臣哈只伯等領回付爾至日
爾須依法整治以警其餘仍須戒約後來使臣不許仍
前兇惡不守法度違者　朝廷自處以法必不輕恕特
勅諭爾知之故諭

勅諭哈密忠順王

勅諭哈密忠順王倒瓦荅失里累次得邊北走回人報
云云男婦先被達賊搶去有轉賣與爾哈密地方者有
逃回爾地方潛住者有經過爾處被爾部下拘留不發



者前後約有三千餘人中間被爾部下陸續賣與撒馬
兒罕地面回回引去約有一千餘人其餘尚有二千餘
人如京衛百戸楊榮等俱在爾地方回回打兒罕等家
住過　朕以爾自祖父以來世受　朝廷爵賞爾亦自
稱爲　朝廷把後門則爾視我中國人民當如一身一
家一般今爾既收被擄走回男婦三千餘人合當盡數
送還庶幾表爾忠順之誠豈可縱令頭目轉賣他國以
收徼利致失爾之平昔信義有負　朝廷眷待厚恩勅
至爾卽將朕言語宣諭部落但有拘留人口見在各家
不分遠年近日盡數送官差人送還　朝廷朕必照例

給與賞賜決不吝惜爾其體朕至懷如勅奉行故諭

勅諭朝鮮國王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世子李宏暐得奏父王珦以今年五月十四日薨逝朕深悼念茲遣内官金宥金與齋文往爾國中諭祭詔示爾國人封爾宏暐為朝鮮國王繼爾父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堅事上之誠永固藩邦庶遂承先之志欽哉故諭

勅諭朝鮮國王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宏暐叔李瑈近得王奏稱其質本孱弱國用艱虞惟爾賢良宜遜乃位俾詢于國謂皆



屬心茲特從其所遜遣内官尹鳳金興齋詔諭告國中幷勅諭爾封爾為朝鮮國王代主國事爾宜恪守臣節益堅事天之誠永固藩邦毋忝嗣王之讓其令宏暐仍以舊爵閑居爾須常加優待毋忽故諭

封朝鮮國王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恭膺天命主宰萬邦封建諸侯遠邇惟一此國家之大典祖宗之成憲也況朝鮮國守禮之邦俾統其民可無君長故國王李珦襲先代之爵事天事大始終一誠克敬克仁遠邇咸戴爵茲薨逝宜有繼主今子宏暐王之嫡長性資忠厚國論攸歸今遣内官金宥金與齋勅封為朝鮮國王繼主國事凡云云民夙夜惟寅盡心匡輔務循禮分罔敢之心永享太平之福故茲詔示咸體朕懷

封朝鮮國王誥

皇帝制曰國家奄有四海君主華夷一視同仁無間遐邇命德則寄以一方之任象賢則錫以累葉之承所以繫其衆心而俾臻於乂安也故朝鮮國王李珦端重謙溫聰明勤儉敬天事上始終一誠贊父王旣已有年致國人靡不信服恭承朝命斯須不違蓋其先王之賢子賢孫也胡享國之未幾遽告終之來聞慮有繼繩以



統其衆爾宏暐乃珦之嫡子旣賢且長傳襲惟宜茲特封爾為朝鮮國王於戲惟敬可以事天惟仁可以撫衆惟保境可以安邦惟順正可以享福惟率乃祖父之行庶稱朝廷奬賢之心往其欽哉毋忘朕訓

封朝鮮國王誥

皇帝制曰國家封建無間遠邇必立君長以主其國以撫其民此我祖宗以來之制然也爾李瑈乃朝鮮國王李宏暐之叔父志存忠艮材具文武宏暐自顧其孱弱以國遜讓爾賢能不徙辭榮之可嘉抑且安邦之足尙肆從所請錫以閑居特封爾為朝鮮國王代掌國事

於戲惟敬可以事天惟仁可以撫民惟和可以睦親惟順可以享福服膺遜讓庶保初終往其欽哉毋忘朕訓

封朝鮮國王妃誥

皇帝制曰帝王錫爵而恩必及其伉儷者所以嘉內助之美也爾尹氏乃朝鮮國王李瑈之妻夙相乃家稱爲賢配夫旣顯貴爾宜偕榮肆封爲朝鮮國王妃爾尙益勤內助以率婦職欽哉

襲贈衍聖公孔承慶誥

皇帝制曰國家於 先聖之嫡嗣世授以顯爵者所以申崇儒重道之典也爾孔承慶乃襲封衍聖公宏緖之



父宜承先而啓後竟蚤世以遺榮旣有子以襲封肆推恩而錫命可贈爾爲資善大夫衍聖公尙克欽承永昌乃裔

襲封衍聖公母誥

皇帝制曰子以先德而榮母以子恩而貴國家禮典古今所宜爾襲封衍聖公孔宏緖母王氏早嬪儒宗篤生令子子承恩命爾宜與俱可封爲太夫人尙懋慈訓之良俾承休光之大欽哉

吏部尙書王直誥

尙書政務之治忽所本吏部人材之進退所由簡賢能行封爵考殿最稽勳庸必備衡鑑之精乃愜公淸之論雖職典各歸其屬而撿揭在愼厥綱非得周材曷稱是選咨爾資善大夫吏部尙書王直發身賢科歷官禁近旣備學問詞翰之美遂叅經筵史局之榮方擢佐宗伯之司爰進授天官之任顧其端方直諒淸愼公平旣克舉於厥官宜益隆其恩典茲特進爾階爲資政大夫錫之誥命以爲卿榮夫知人則哲能官人不獨有以見朕之知而薦賢爲國非爲私且將有以需卿之忠尙率乃僚以稱厥服欽哉

告祖陵太皇太后文



維景泰五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午朔某日 孝曾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尙書東閣大學士高穀齋捧香帛牲醴之儀昭告于 祖陵太皇太后尊靈曰御名恭承 祖德嗣守家邦負荷弗勝致貽災害雨暘愆燠過度愆期百穀少成群黎多窘顧惟所自咎在渺躬宏濟艱難豈敢他訴仰祈 親造曲賜矜憐俾雨順以風調致民康而物阜無任懇請之至謹告

告皇陵太皇太后文同前

告孝陵文

某年月日孝曾孫嗣皇帝御名謹遣少保兼太子太傅

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齋捧香帛牲醴之儀昭告
于　皇高祖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　皇帝祖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
順聖高皇后尊靈曰御名恭承　祖德嗣守家邦叨荷
弗勝致貽患害根本之地災異屢臻城郭人民咸懷驚
懼頗惟所自咎在眇躬宏濟艱虞豈敢他訴仰祈　親
造曲賜　矜原銷災害於未萌奠家邦於永久無任懇
請之至謹告

祭鍾山告文

景泰五年同前遣少保高穀專禱祀于　鍾山之神曰



恭承　大命重付眇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省
政每外乖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利穀麥不
登憂切民心妨及國計水旱疾疫疊見此方饑饉流亡
間發累歲究惟所自咎有在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
避而轉殃為福實神職當專夫有咎無功過將惟一而
轉殃為福功孰與鈞特致懇祈幸　副懸望謹告

皇天后土告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閏六月乙巳朔越二十四日戊
辰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某昭告于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　曰御名不德災及群黎禾稼在田連遭
淫雨仰惟　洪造佩念民艱大布陽光俾謂豐穰御名
下情無任不勝虔禱之至謹　告

皇天后土祈雨告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五月乙巳朔越二十九日癸酉
嗣天子臣御名謹昭告于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
曰臣御名祇奉　尊歲統臨兆庶省躬不德實切戰兢
茲者連旬缺雨農事惟艱致災之由罔敢辭避仰祈
洪造特　賜矜原大降甘霖普甦群品臣御名下情無
任不勝虔禱之至謹告

武英殿安奉先師孔子祝文



維景泰六年歲次乙亥閏六月乙巳朔初七日辛亥
皇帝謹遣大監王誠以太牢之儀致祭于　先師孔子
大成至聖文宣王　曰仰惟　至道夙夜在衷瞻慕之
忱難忘頃刻特茲　肖像祇奉惟勤尚冀啟開俊入聖
域起居作息永底中和謹　告

祭朝宗順正河伯文

維景泰三年歲次壬申庚寅朔初三日壬辰
皇帝謹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文祇捧香
帛以太牢致祭于
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廣濟河伯之神曰茲者河伯泛溢

自濟寧州以南至於淮北民居農畝皆被墊溺所在救死不贍朕實傷切于懷夫朕爲民牧　神爲河伯皆帝所命今河水爲患民不聊生伊誰之責固朕不德所致　神亦豈能獨辭必使河循故道民以爲利而不以爲害然後各得其職仰無所負而俯無所媿專俟感通以慰懸切謹告

祭嶽瀆神告文

皇帝遣大臣告東嶽泰山之神河瀆之神濟瀆之神金龍口黃河之神曰　天降時雨在風雲寔其職地湧甘泉由嶽瀆効其靈天地之澤施秘風雲嶽瀆不得辭其



責也今歲雨暘時順所以澤萬物者至矣而獨泉流不泱所以灌百川者歉焉道不由其道而水決於海泰山泗濟之源復秘南北漕運之渠日涸此雖軍民之患實關　天地之仁固朕不德所召而神之責何如天地均有矜惠生民之心神可獨無奉若天地之意務使河循故道分泒朔南而復誕布泉源廣慰輿望神既有以塞其責朕亦有以賴於神神其鑒格專俟感乎謹告

廷試策問　正統十年

制曰自昔二帝三王致理之道必選任賢才以敷政化安中國而撫四夷其見諸載籍靡不足爲後世法也下迨漢唐宋賢明之君亦皆銳意於斯而其人才治効有可以比隆於古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奉　天明命統一華夷德威所被罔不臣服　太宗文皇帝嗣登大寶致治保邦光前裕後　列聖相承咸隆繼述是以群賢彙進教化旁洽海內乂寧夷狄賓服功德之盛脗合古昔而無間矣朕纘承鴻業仰惟　祖宗之彝憲是訓是行屢詔中外簡拔賢才亦既得人爲用矣誠欲九德咸事野無遺賢舉措之法尙有可行者乎申勅諸司修明治理亦既建立事功矣誠欲百工惟時庶績咸熙督勸之典尙有可舉者乎內而中國生齒之繁因其性而



教養之矣誠欲使皆阜厚化成同歸於至治尙何加乎外而蠻貊近悅遠來因其俗而懷撫之矣誠欲使皆講信修睦相安於永久尙何所施乎夫治道有本而推行有序不法諸古無以施於今泥於古而不通於今亦未足以爲治諸生明於道藝必講之有素悉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景泰二年

制曰朕惟自古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然道莫如伏羲神農黃帝德莫如堯舜功莫如禹湯文武此數聖人者萬世仰之不能易也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著於

易堯舜禹湯文武之迹存乎書其所以爲道爲德爲功者朕欲究其心術之精微其推以治教養天下所尙雖殊然不出乎耕桑貢賦學校禮樂征伐刑辟之外朕欲參其制作之會通夫無所酌於古將何以準於今朕承祖宗大位夙夜惓惓於心亦惟以古聖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養自勵玆欲盡驅天下游談之惰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盡約天下浮冗之征以歸貢賦使各膏肥其體而無或失所養盡蕩天下狠戾之頑以從學校使各復還其善盡陶天下麤鄙之陋以由禮樂使各移易其俗而無或違於教盡作天下慵怯之兵



以奮征伐使各銷沮其兇盡化天下爭鬪之訟以遠刑辟使各崇尙其恥而無或外於治皆何施而可也施之有效民得治教養矣於古聖人之道德功有可以庶幾乎伏羲神農黃帝曰皇堯舜曰帝禹湯文武曰王其稱號之所以異者果道德功之所致乎抑治教養有隆替而然乎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一而已矣何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乎玆欲措天下於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稱惟一而無降殺之別亦必有其道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而得之於已宜無不悉其說者矣旣承有司賓興而來其具爲陳之朕將親覽焉

## 廷試策題

皇帝制曰朕以眇躬祗膺　天命纘承　祖宗鴻業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艱莫究弛張之善肆虛心於宵旰冀資弼於忠良固聖賢樂受盡言在堯舜惟急先務何則天下之本莫有外於家國兵民朕欲聞其至計何先切望何最君心之法莫有過於禮樂教化朕欲聞其損益何宜隆替何繫制治貴於未亂其方術何良保邦貴于未危其謀謨何遠以至爲政之寬猛何尙備邊之籌策何長人材之賢否何由刑賞之緩急何可與凡災祥感召之機何速夷狄向背之故何在皆朕之欲聞者也



夫事貴乎師古不稽諸古固無足以爲法於今而施貴乎合宜不宜於今又奚可以徒泥諸古子大夫明先聖之道於玆數者皆得於古而將以施於今者也其悉參酌詳著于篇以俟朕之親覽

## 御製觀天之器銘

惟古聖人動息法天存心施治靡或不然天雖至高其理不遠求而得之制器南面以玉爲管以璿飾璣有虞之制今渾天儀日明乎晝月明乎夜五星緯天晝夜代謝有順有逆有遲有速以器之精測而能知器有動靜道分貴賤亦在人在天其實惟一南北東西或昂或低仰

觀俯察器象則溶蕩蕩巍巍高廣孰愈近而求之咸有規矩以約知博以卑窺高智之所及不爽絲毫法古之意作為簡儀古遠不異　天高可稽顧予敬天夙夜在念揆諸制器昭然自見咨爾臣工體茲至懷敬致慎察毋忽以乖

御製勤政說

朕嘗觀之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萬物賴之以生成者豈有他哉亦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晝夜往來相承不倦春生夏長秋成冬斂寒暑循環相續不已使數者有一息之怠則萬物何由而生成人君為萬民之父母而



萬物賴之以安養者豈有他哉亦惟夜以思之晝以行之日夕乾乾兢兢業業動靜食息以勤為所出入起居以逸為戒使數者有一息之懈則萬民何由而安養夫天地以勤豈特萬物賴之以生成將見日月貞明陰陽順序三光全而不忒寒暑平而無乖天地悠悠遠無窮矣人君以勤豈特萬民賴之以安養將見國家隆盛宗社奠安華夷仰戴於一人子孫繼承於萬世人君益永久多福矣虞舜聖人也皐陶猶以無教逸欲陳謨言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成王賢君也周公猶以所其無逸為訓言當以無逸為處所常居於此

而勿遷也舜用皐陶之言以勤儉率諸侯是以享年百有十歲踐天子位亦五十年四方有風動之休萬邦有咸寧之效舜何以得此於天哉亦惟勤政之所致耳成王能用周公之言而又上承文王自朝至於日之中自中至於日之昃不遑暇食勤政之教以勤居逸是以世傳三十六王享國八百餘年之久國則萬國咸寧民則萬民咸和問何以得此於天哉亦惟勤政之所致也古今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勤而興未有不以逸而廢者也肆惟　宗祖誕膺　天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旰食宵衣惟恐一民不得其所夜以繼日惟恐一方不得其寧



所務者莫非安邦之宏謨所治者莫非養民之切務是以傳之子孫皆能以勤為本世世相承罔有或怠朕承大統夙夜惓惓以古聖勤勵不息為心惟以　祖宗宵衣旰食為法頃刻不敢有所安逸須臾不敢有所怠荒竭力盡心敷政蒞事乃述勤政之說朝夕揭之座隅進退語嘿視以自警匪徒視以自警且將垂示子孫是則是遵永永無斁

御製歷代君鑒序

朕惟理之寓於天地者至隱而難名道之由於聖賢者至顯而易見故天地者聖賢之準則而聖賢者帝王之

模範始而希聖賢終而參天地所謂升高自下陟遐自
邇古今之通道也堯舜人倫之至所以爲法於帝王者
固萬世無以加祖宗典章之備所以垂憲於子孫者亦
萬世莫能外是以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則凡帝王一
言一行有可師者不可以約而或廢約而會之於至一
之理則凡祖宗一政一令無可議者不可以博而或遺
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帝王之要務也朕自臨御經
筵以來景仰堯舜以前下至三代聖神暨我　祖宗謨
訓拳拳服膺而弗忘矣然又以爲主善爲師雖一善不
可棄乃采漢唐以來諸君羣言善行并編輯之揭曰善



可爲法其前後凡言行有可以警省者則附於末揭曰
惡可爲戒通五十卷名爲歷代君鑒固將朝夕觀覽以
資勸懲而亦以垂憲於來世且頒示廷臣使因是而加
勉輔之方昔周成王咨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內孟軻氏語景丑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
於王前觀者其尚有感發於斯哉

御製五倫書序

朕惟天之道非陰陽五行無以成萬化人之道非三綱
五常無以首萬行綱常之道雖敘於天而正之使敘倫
而益厚則在於君傳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所謂性者孰有大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
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故親吾親以及人之親
立愛自親始也長吾長以及人之長立敬自長始也堯
舜禹湯文武聖聖相承所以繼天立極而致雍熙泰和
之治於悠久者莫不循用此道我　國家以綱常爲治
自　皇高祖考太祖高皇帝申明五常之誥頒行天下
列聖相承若出於一肆數十年海內乂寧風淳俗美良
有以也我　皇考宣宗章皇帝纂承大統益隆繼述嘗
於萬幾之暇采輯經史百家嘉言善行之有關於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者類分爲六十二卷命曰五



倫書欲嘉與萬方講求其理將以施之於身行之於家
而達之於邦國俾咸囿仁義忠孝慈良之域而後已是
卽帝堯親睦九族帝舜愼徽五典大禹祗台德先成湯
肇修人紀文武明德憻民五教之所爲也其與易之裁
成輔相書之惇典敍秩中庸所謂修道之教豈有二哉
所以然者蓋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亦因其本
然而導其所當然者耳朕嗣天序追承　皇考之志謹
用鋟梓以廣其傳而并序述　神功聖德之盛播示將
來於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綱常之道殆與之同其久
遠矣

御製勤政要典序

朕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其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者夫豈聲音咲貌之所可及勤循往聖躬履斯道自強不息猶懼有未能焉況乎自用自逸而可預於此哉朕自臨御以來夙夜惟究其旨乃采古先聖帝明王前言往行大儒哲輔嘉謨遠猷之載經籍者類爲十章取其要而切簡而便庶易入而易守久不至於厭怠雖然非勤不能舉也乃總括以勤政之說名曰勤政要典非惟誦以自勵蓋將貽於後嗣使保邦安民永有所賴焉於乎天之所爲能成物者行健之德君之所爲能成化者



自強之功觀者其務承之勉之

御製城隍廟碑

朕惟自古國家建立宗廟社稷朝市之位必營城池以爲之固周公相成王作洛築王城於澗瀍之間爲周匹休之地亦所以安輯萬民臨制四方而聯朝會之觀於天下以是知雖文武盛德大功而其久安長治之圖不能外乎此也我國家自 祖宗肇建兩京皆置城池以永萬億年之定命于 天蓋與成周之意若出于一朕承大統夙夜惓惓惟以繼述爲心邇以京都垣墉有未盡治者乃命撤其故而新之甃以堅甓於是四周表裏確然完固庶幾天造地設之所成矣夫成之雖由於人而主之必資於神神以主是爲其職人必因是崇其號故其神曰城隍蓋古今所同也舊有城隍廟在都城之西南隅故陋甚矣朕念弗稱其所主也城完之日令更造焉中作正堂後爲神寢堂之前爲正門自堂左右至門翼以周廊如官司之職掌以案名者十二廊東西中特起如堂者二名左右司正堂以祠都城隍之神而旁以居其輔相者各以序置門之外爲重門東西置鐘鼓樓其後各有舍以栖其守護之人蓋總爲屋以間計者九十有七其地以丈計者深七十一廣四十一有奇材



出於官之素具工役於力之常供一無所預於民成不浹旬而功倍於累月孟子所謂不日成之或庶幾焉又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況無所事於使而民得其完固之安則樂可知而不怨又不足言矣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萬物之育固本於吾心之中和非有所待於外至於善惡是非隱於民有非人所能知菑害疾疫生於下有非人所能禦於是始有待於神之力焉神能公其善惡是非之隱而不爽恤其菑患疾疫之生而不倦則爲得其職矣神得其職則人之祠之也雖後其宮而位列如官府宰治衆庶夫豈爲過也哉自國

都以至於天下郡邑莫不各設其祠秩視其土之吏而
春秋則就享祀典之祭示幽明一致也京都城隍又豈
非其神之統歟其秩視亦可以推矣廟既落成乃礱而
系出之以銘曰　明王立國修垣塒臨制四海古所同
保固社稷表無外壯觀山河那有窮兩京宏建直南北
萬年鴻業肇　祖宗湯池鑿地淪海險金壁列雉造天
雄自此而內為朝市曹司邸第栖臣工自此而外為郊
郭閭閻田里居民農誰其主此辨方位爰有神莫坤維
中典掌職任既顓一守護防衛惟嚴恭郡情真偽隱莫
究鑒察是否須明聰人心好惡分難徇予奪淑慝伏正



忠陰陽表裏寔關係彼此感應宜靈通資神弼我所未
逮故茲相方為築宮阜安民物本朕志宣達利澤由神
躬神之可倚信不爽神之可託心至公凡民疾疫有禱
禬期副虔懇塹瘵痾捍禦菑患底康豫調順雨暘臻稔
豐誘彼愚昧廸德善保我家國躋盛隆五兵偃戢塵弗
起四境治平績愈崇推茲明我祠非過時乃昭神享當
功廟貌崇嚴神所附安如磐石永如嵩

御製憫忠義阡之碑

景泰二年三月甲寅恭奉　聖母上聖皇太后諭比歲
虜賊背逆天道率其徒旅數萬餘騎入寇京師　宗社
為之震驚臣民莫知所禦一時智謀勇敢之士出於禁
衛羽林軍者有焉出於受命討叛逆者有焉又有出於
感恩懷德但欲報稱無由者焉出於親上死長良知良
能素無所用其力者焉莫不於此感激思奮競以迎敵
殺賊而死上賴　天地祖宗眷佑國家虜賊愧悔兼以
懷懼　朝廷威德悉皆敗走而京師用寧天下以無事
然闕阜成門外西南伏屍數千形貌已變其有父母妻
子往收葬者尚以不可辨識而聽其暴露矣其無父母
妻子在者尤多竊聞禮有掩骼埋胔之典是古聖王仁
恩及於庶類然也今將士人等為國家死難如此固不



可不厚其恩恤而況獎勸忠義慰答群情尤不可以少
緩願命即西山麓閒曠之地為一大壙凡因戰死之骨
悉取瘞之而附掌以在近官司修其時祭且禁使犯之
者庶幾有永不墜非徒慰答於既往亦以勸勵於方來
朕恭　成命爰命有司悉遵所諭而賜名曰憫忠義阡
幷書其事俾鐫之石立於其上銘曰於　皇祖宗肇造
區夏養士百年服習戎馬南征北伐所向克敵功在國
家威震夷狄勇死於忠志死於義惟義所在遑恤厥體
茫茫堪輿俯仰奚存山川星日孰可與倫凡形必化來
續往過惟此忠義千古不磨豈但不磨泰華同高顧彼

偷生軀如鴻毛區區韓虜敢抗我軍以我加彼長風掃
雲實資爾輩義士忠臣惟知有國寧思有身爾身雖殞
爾名惟芳壙骸不別國籍則彰天胙乃後以繼以繩食
爾之報世蹟顯榮復命有司祀守爾塋毋俾侵擾及
幽塋豈徒爲爾且勸方來凡百有位視以易哉人孰無
死死貴得時至忠與義死以奚悲

御製大興隆寺碑

朕惟君天下以保邦安民爲先興善教以崇德宏仁爲
亟肆古帝王躬勤漠迪之修德合天人之助遂至茂迎
景貺於萬億年而益隆者亦惟在於此耳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肇創區夏　太宗文皇帝中興家邦至於
列聖相承實同一道文德武功已宣揚於四海深恩厚
澤復被冒於萬方雖堯舜禹湯文武之聖未有過之者
也然不以道已至而忘隆塑之功不以治已足而忽默
相之道故往往度地而建梵刹稽典而興象教深有契
乎大易神道設教之旨孔子博施濟衆之仁者矣何其
盛哉況乎京師四方所仰佛氏衆妙所宗則所以崇奬
光大其教者尤不可以少廢此我　祖宗所爲功業超
乎古今德化被於遠邇致治臻熙皥之盛享國得長久
之安而非近代所可及者是豈爲無補哉朕承　宗廟
之重而撫　國家之大夙夜兢兢思所以繼　祖宗保
邦安民之志非一日矣乃者相于都城得隙地於長安
西街之北因命臣工垣而刹之中爲大殿凡幾從以衖
殿門廡法堂樓閣誦息諸廬壯偉雄麗咸具四方之贈
文以臺墀鐘鼓旛花金玉供奉諸儀崇飾布列咸聳萬
姓之觀至於列寳相如來之像庋金書大藏之經則又
世之所稀有也所以然者夫豈有他乎哉稽諸佛氏之
書佛之爲道降福必先於有德之人祚國必篤於有道
之世何也蓋有德者獲福之本而有道者享國之源中
庸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是降福必先於有德之人有合乎中庸之旨矣周書曰
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
中宗之享國爲尤久是祚國必篤於有道之世有契乎
周書之義矣佛之爲道能福祈於有德有道如此則侈
其宮與像以崇奬光大其教也夫豈爲過乎哉工與之
日材取於常用之餘而有司無預力役於常征之內而
浮費有備人情懽懌成不踰時予以漠迎景貺而祝
宗社生靈無窮之福端有在矣將見國家底泰山磐石
之安海宇臻民物雍熙之盛顧不資於此乎因命名曰
大興隆寺復書諸石而讃之曰於赫　皇祖宏建兩京

爲世立極　聖聖相承德與天合恩育群生號令起居
悉惠民情凡可錫福靡不經營肆天降康表厥敬誠維
玆佛氏西土聖靈導善憫艱濟度迷冥有道使立有德
使與陰翊皇度臻于治平肆我　列聖是崇是繩爰建
梵宇于都之城闡揚其教資福我民朕嗣天序服念在
膺圖保家國永底乂寧長安西街有地曠衍何以奠之
殿閣崢嶸如來法相是依是憑萬衆瞻奉如覩日星集
慶川至徵福山增風調雨順道泰時亨千秋萬歲四海
八紘歲不識饑民不識兵於惟三寶曰佛法僧天長地
久佐我大明



御製東嶽廟碑

朕惟天生萬物必資五行四時之佐而後能成生長收
藏之功君主萬民必嚴五嶽四瀆之祀而後能成惠養
奠安之政是故聖王之制祭祀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觀於舜陟帝位與夫巡守四方必望秩於
山川武王大正於商必告所過名山大川之類是已而
況君爲百神之主國之大事祀又爲之首乎於乎君必
祠神以禮則神爲君於民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不獨禦
大菑捍大患而已神必庇民以惠則君爲民於神辨方
秩祀築宮肖像不獨望而祭之過而告之而已此東嶽
廟所爲建於都城也歟天下之嶽有五而泰山居其東
民之所欲莫大於生而東則生之所從始故書稱泰山
曰岱宗以其生物爲德爲五嶽之尊也廟而祀其神於
都城之東示欲厚民生也國家祀典於凡山川之神春
祈秋報旣享祀於郊矣然惟天子得以親之而非民庶
所得瀆也士女車從來尸來宗得以盡其禳禬之私於
歲時者獨非有所望于廟乎乃詔有司治故地於朝陽
門覘以爲廟中作二殿前名岱嶽以奉東嶽泰山之神
後名育德以作神寢總前爲門環以廊廡分置如官司
者七十有二各有職掌其間東西如殿者四以居其輔



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廟之廣深凡若干畝爲屋總
若干楹壯偉宏麗稱其神之所栖蓋經始於正統十二
年五月某日而落成於某月某日材出於公素備工用
役之常賦而民無有知者歲時致以香帛冀神運其生
生之機於無窮亦順民所欲之一也乃勒祝之辭於石
曰自昔帝王建國分方封嶽維五以奠厥疆神各受職
入陰出陽運機膚寸贊化彼蒼有若岱宗峻臨暘谷出
雲敷雨不疾而速何枯不春何焦不沃宏帝之仁錫民
之福其在五嶽專職發生蒼龍青旂八極遊行咸長咸
養資其蘖萌凡百有就實玆靈　秩視三公嶽孰爲首

曰惟泰山獨鍾神秀徂徠新甫峙其左右咸效乃長以相以佑神昭其澤雖曰自東民之沭之四海攸同望祭有典豆籩既豐神之享之惟馨予恭郡人小大皆感神惠嶽嶽其瞻哀情曷慰予允念茲乃詔工吏爲神築宮城之震位上以祠神下以順民民爲神式神與民親佐其孝弟弼其窮屯副其禱祺昭神之仁有堂翼然有像儼若神之臨之如在岱嶽匪徒庇民衛我郊郭疵癘弗興兵役不作人理其陽神司其陰陰陽表裏同此一心生生之道惟神是諶以爲神職神可不任宜暘而暘宜雨而雨神之在山則應下土惟惡是奪惟善是予神之在廟則翊予虔





泰和陳循著

## 序

### 金陵陳氏世德錄序

臣循伏讀金陵陳氏所錄　高皇帝遺文共六篇藏于家者有以見聖人好賢樂善不自滿足之誠心雖虞舜好問好察取諸人以爲善成周所寶惟賢望道而未之見不是過也此其所以疆域四海帝王萬世有非其他所可及歟五篇其一方欲削平僭亂之初所與中行陳先生書期以伊呂孔明事業其辭旨謙而切餘皆卽位改元之後手勑祭文所以恤患憫災勞問傷悼於先生存歿者爲甚至也於乎先生以一布衣退處丘樊若將終身而有得於大有爲之　聖君如此夫豈片善寸長備於身者之所能哉先生德業盛矣得君無以加矣一辭供奉司丞三辭翰林學士一辭中書左丞一辭禮部侍郎兼宏文館學士一辭太常太卿一辭禮部尚書一辭錄用子愿愿愈隆而辭免愈切其事業固伊呂孔明其出處則子陵希夷可謂迹篤道達之君子也其於所謂往而不返溺而不止之各偏於一者相去不甚遠乎先生名遇中行其字其平生載墓文歿數十年以季子

恭其家　朝廷推恩贈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工部郎中再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配贈宜人再贈恭人皆賜誥命榮於幽壤恭既爲是錄矣復以先後所得二代誥辭及若干篇繼之而附當世名卿大夫搢紳之士之詩文爲陳氏作者於後使覽之者足以知其源流而屬余爲之序於乎先生之心所欲達者固在於道而不在於迹然道苟達矣迹安得獨窮哉能窮其生而不能窮其歿能窮其迹而不能窮其名能窮其一人之身而不能窮其後世之子孫皆於是錄見之爲陳氏之子孫苟因是錄以求祖父之心因其心以務修其德而



行其道則其光顯盛大有不與之俱者未之信也故爲之書以俟恭自大理遷通政司左通政卓有才名於當時觀其所錄尤足以見其賢云

## 胡氏世友志序

僎之餘干胡肅子儼輯其數世交游詩文之爲胡氏作者名之曰世友志以視予求一言古之君子其交也以義故其見於文詞雖子孫猶知寶之後之交也以利故利竟則當時尚不復相顧念況其後世者哉甚矣義利之交不可不愼所擇也胡氏之先有希顏者仕宋爲兩浙轉運司同知與謝疊山張孝忠諸公相友善北兵之南侵也希顏與疊山等謀舉兵匡王室師敗孝忠死難疊山與希顏書有曰國之忠臣但欠一死欲其速死以成大節其可謂義交矣宜其書存而爲子儼之所寶也子儼寶之而錄志之首以爲使其後人觀之不獨有以知其先世契好所在且有以見古人之所以交者無他焉由是與起於義可也子儼之存心亦良矣唐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其心欲著其父雖不顯而所交皆天下之善士而已今胡氏世友志有疊山危太朴諸公及今名卿大夫士之詩文其人固亦皆天下之善士而其言之足爲世勸若疊山之所以望希



顏者則愈於子厚所記矣故因子儼之請喜而序其卷端

## 栢臺春雨詩序

監察御史泰和曾蒙簡余友前翰林侍講學士鶴齡君仲子也嘗與其兄蒙啓隨其尊府讀書京師蒙啓名序首以明經舉宣德第一榜進士由行人擢禮部員外郎君既謝世蒙簡復以鄉貢舉正統乙丑歲賜進士出身第一人遂擢監察御史余嘗竊羨曾氏父子兄弟之榮於一門者何其盛哉君之舉進士於永樂辛丑之歲第一人也繼而蒙啓兄弟相承起於宣德正統之間可謂

三第一矣不謂之盛可乎是雖本於君之善教要亦蒙
啟兄弟善學之所致也則教與學君子所以裕其後而
植其身者固豈可以少哉況乎以詩書為世業者哉蒙
簡既為御史日以不忝其職如古人者為務務不忝其
職如古人郎所以不忝其先也乃取朱博列栢御史府
之義繪栢臺圖名曰栢臺春雨以自比其所存所施而
務效而及之或疑以為御史列栢府中取其風霜高潔
之意取之固當而系之以春雨則有所未解也不知蒙
簡之意蓋又有所在焉君子之心使人畏莫若使人愛
使人敬莫若使人服執法不屈惡惡不貸固足使人畏



矣然非濟以仁恕則人無所措其手足惡能使人愛耶
正已不回循理不悖固足使人敬矣然非施以公平則
無以慰人之心志惡能使人服耶傳曰仁者愛人又曰
以善服人此愛人服人所以為賢也栢臺肅政所以使
人敬而畏也春雨澤物所以使人愛而服也此吾蒙簡
所為圖此以比其所存所施而務有以效而及也余惡
得不序以相其成也為賦者尚有以副余也

送南京禮部尚書王先生序

朝廷建兩京其設官之制無間南北然百執事之任於
南京者固難其人而尤莫難於任六卿蓋根本之地
朝廷所倚託以維持其大綱者亦有在於此非其他所
可倫宜乎六卿之任為尤難也二十年間任六卿者恒
備其一二耳多出　先朝舊德或老成重望之君子非
此則寧闕而不注以是近數年來六卿任南京者無一
人焉此其為難於任用也何如　皇上念不可以久曠
其任乃簡於百執事之在廷者得禮部左侍郎臨川王
公曰此老成重望者也特拜南京禮部尚書　命下之
日朝野相懽咸以為天下之至選循嘗竊觀公之所以
老成負重望也非一日矣　太宗皇帝龍飛之初首選
進士四百七十二人而選其尤長於文翰之士得二十



有九人特　詔冬官給第宅光祿供膳有司具以膏火
之費俾入秘閣盡究古人之書以補助其不足期其文
學才德必至於古人所就而後已自是歷　仁宗　宣
宗之朝至于今正統五年二十九人之中始終不離乎
館閣之職者今吏部尚書泰和王公國子祭酒致仕安
成李公及公止三人耳後三年之內泰和王公李公皆
相繼出惟公一人尚在館閣漸涵浸漬於文翰之場者
凡四十年既而又佐春官以典宗廟朝廷之禮者凡五
年四方縉紳大夫之所欽饁經生學子之所企慕文人
才士之所願見而卒不可得者何限此其為老成重望

也又何如然則公之所以簡拔於今日者夫豈偶然也哉泰山千歲之木必棟大厦而後可移普天三日之雨必蘇大旱然後可施循於王公之遷尚書亦云不然四百七十有二豪傑之士官得躋於六卿無負 先朝之儲養者何獨先見二王公哉公之赴南京也尚書金公右都御史陳公大理寺卿虞公侍郎楊公副都御史丁公曹公大理少卿張公寺丞李公蕭公以循同考試所取士謂宜爲序贈行循何足以爲公道哉書此以致歆豔企慕之意且塞責耳

宋雙峯舒先生文集序



宋隆興府之靖安縣有姓舒氏諱邦佐字平叔號雙峯先生者今嘉興府知府守中十世祖也先生淳熙八年進士登年嘗於晦菴蔡軒有從游雅肆元翰林學士承旨圭齋歐陽公元稱其爲文本領既正氣象自好今所存藁九卷可見又稱前七卷雖四六然而雄渾者不囿強清新者不雕劌後二卷雖詩賦雜作而其意度雍容格律深安粹然有德之言於乎非圭齋不能識且爲此論亦名言也守中尊府富順知縣有常得是藁於家傳藁之鋟梓屢矣守中復欲鋟之而以屬爲之序余序有過於圭齋之論哉序無以過圭齋則雖不有可也然守中欲鋟其藁於無窮序似不可少矣古之君子欲上有以承其先傳而下有以啟其後承將安所庸心哉亦惟於其文獻焉耳孔子嘗病文獻有不足徵亦此意也舒氏自宋至今以文學仕宦者世有其人而文足徵又有若先生所存藁庶幾乎免孔子之所病矣於乎不有先生於前其何以啟今日不有有常父子於後又何以承於其先哉故余之於此藁雖無以過圭齋之論而有以爲舒氏欽豔之矣守中名敬永樂辛丑進士自兵部主事擢今官先生之澤不其遠乎

送太常少卿魏公仲房赴南京序



皇上繼承大統以爲天下之治當用天下之賢圖之是以旁求之意惟日不足 明詔既屢下矣間又下詔凡任藩憲及州郡者必須三品以上廷臣舉賢材者補滿尚書暨都御史而下皆難其人自春徂秋未有以一應者 詔雖甚切始各薦其屬及所知凡十九人蕭山魏公仲房以考功員外郎預焉咸以爲魏公之被薦合乎衆論公初以舉鄉貢起家自華亭學官補太常博士凡國家舉百神之祀公獨相事秉虔久而不渝比遷考功則以廉慎自持而濟之以疏達人之賢材與否經其權度判然自白則其被舉合乎公論非耶十有九人奏名

之日多領侍從藩憲之擢　上閱公名獨曰是嘗官太常清謹者其以爲太常寺少卿蓋又超乎衆人之所薦者於乎榮哉孔子嘗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公之自學官遷博士自博士遷考功以見知於少傅廬陵楊公自考功膺求賢之舉以見知於六卿及都御史至遷少卿則見知於　上矣使誠無可知之實焉雖見知於一人且不可得而況於衆人乎而況於　朝廷乎古之人以有事於宗廟爲榮其所謂有事者未必皆如今之博士少卿所執未必皆若卿大夫天子之所薦今公兼有之矣其榮爲何如哉君子之所榮者不在得其所當



得而在盡其所當然公之居官其既往已如此而方來有不然乎將赴南京其同官諸君子相與屬予言以爲贈公嘗同考鄉試會試而予公考鄉試所取士也敢愛不腆之言於其行耶然又何言可也書此以塞責耳

宣德七年八月甲辰

送國子祭酒李公致事詩序

自古名卿才大夫士得遂其志意以進退與否關乎國家氣運之隆替也蓋氣運隆賢而才者宜進而進其進也無所塞宜退而退其退也無所遏然非有　明天子在上則不足以致之　聖朝自永樂來四十餘年名卿才大夫士之得遂其志意退者不可勝計而以國子祭酒致事去者才三人焉三人之中其二人出江右江右二人其一人又出吾吉郡蓋安成李公也於乎祭酒人材之模範斯文之圭臬所謂大司成非其他卿大夫之比天下視祭酒於卿大夫中誠如視星之斗水之江漢不可得而多也夫星之斗水之江漢雖不可多而得然未嘗一日無至於祭酒在卿大夫之中苟非其人不授則有時而或闕嘗觀天下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以少爲貴則祭酒在卿大夫中貴莫槩矣而得遂其志意之少如吾李公則其在祭酒中可貴又孰之能



槩耶余嘗求公之以少爲貴矣方舉永樂初科進士以預二十八人之選讀書秘閣其後盡永樂之歲進士凡八科不下千數百人其間列官卿大夫者不少而自刑部歷職翰林以至祭酒惟公二人而已公又兩爲學士少執如之今　天子御經筵公既得列講官比爲祭酒會重新太學成　車駕臨幸公親獲承　賜坐講經於彝倫堂其有光於斯文甚大太學諸生常至數千餘人自公作學之後以其所業貢於鄉會試於禮部其入郡及天下之士不爲少矣中選之日出於公之門者恒幾其半且在選首其有益於人才甚多夫士誦詩書以爲

業修仁義以爲行少而習之於家壯而用之於國老而儀刑於天下此士所願欲也然有習於家者或未能用於國用於國者或未能儀刑於天下亦理所恒有也況用於國儀刑於天下而又有餘力以歸儀刑於其鄉則勢所恒無矣今公於士所願欲者皆備於所恒有者無於所恒無者有其有得於天道甚厚凡此三者又世之所尤少而公兼之公雖不以自貴而人之貴之者自有不能外也於公還安成也繼其爲祭酒者泰和蕭君孟勤相率官太學諸君子酌酒賦詩餞於都門之外而以余辱交公三十餘年謂宜序以引之故爲之書



送陳先生知惠州府詩序

皇上數念民生休戚係於守令賢否間命左右二三大臣六卿正貳及都御史各舉所知除兩制不動外無問侍從國學與其司屬凡百執事惟賢而已於是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泰和楊公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永豐曾公暨工部侍郎吉水羅公合詞首以余陳先生爲對時與先生同被舉者二十五人而爲先生舉者獨衆此其賢可知矣　命下得爲惠州知府學士大夫及縉紳之重先生者皆賦一詩贈行以循先生典教縣學時弟子員也俾序其首備知師莫如弟子此循所爲不敢辭也於乎先生是行循有竊喜者三　聖朝用人必先於儒一喜也生民獲蒙儒者之惠二喜也始循恒慕先生天性孝友才堪牧民嘗以有所薦矣既而少傅泰和楊公侍郎羅公亦薦先生可用有司拘於職專訓誨之例屢寢其事上賴　天子聖明勇於變通先生始得展其素負於今儒者自此不壅滯矣三喜也然則循之所竊喜者豈獨爲先生一人之私耶先生名顒士希其字家建寧之浦城自洪武中以明經領鄉薦爲



廬陵縣儒學教諭侍郎羅公爲弟子員時也既丁艱服闋遂改泰和秩滿泰和諸生思其矩範相與乞還於朝命陞教授掌其學事數月召還改任北京國子學正九載增秩視正八品掌學正事蓋今復九載矣不然超擢亦所不免而循獨於是爲先生喜者非以儒者自此不壅滯耶先生爲人端而雅和而厚通而將惠而恕所以淑諸生者既皆效矣所以惠斯民者其非自茲始耶敢述先生履歷德善以告惠州之民且以爲其得守之賀

宣德五年冬十二月丁卯書

送陳先生罷官還泰和序

鄉先生宗兄直夫旣罷官將歸也葛巾野服熙然踵予門而告曰吾所以得至此者予其知之乎方其出而仕也如放舟於江湖之上烟雲浩渺杳然其莫知所止矣不幸或值蛟鼉之出沒風濤之洶欻當是時視其命若在須臾者倘敢必其復有陸走之日耶今病且老矣賴天子仁聖矜憫全活俾得退休安閒以養餘日如乘舟之得就平實何其幸耶嗚呼公可謂能知止矣公在太祖高皇帝時自太學以明經領薦爲第四人時京闈士五十八人者蒙　恩免會試特　賜進士出身公其一



焉授淛江都主事爲地官屬焯然有能聲未幾以詿誤去會　慶王求儒術士有司請授以公公往開陳普道深有裨益有欲奏以爲長史者不果繼用知者薦授海寧知縣丁艱改授江陵兩縣素稱難治公爲之有廉名而無弊政至今其民仕者猶有嘖嘖爲予誦曰美哉陳侯之爲令也嗚呼公可謂能得民者矣其去家而仕也三十有五六年一旦去之而於榮利漠然無所顧累其又眞不羈之士哉而其平生曠懶雅度遇知己輒相與傾倒雖累日不厭也今公歸矣日與鄉人故舊臨淸流以自適蔭茂樹而其休觴詠倡酬超然於物之表而向所謂若江湖之險不能介於其心矣樂哉吾兄故於其別書以識羨

送蕭通判汝奇之任大理府序

余與蕭氏家同里閈託髫齔時與汝奇尊府所芳甫交游里塾相得迄今五十年矣余濫官於朝者過半然無所補負愧良深而所芳甫雖未獲霑一命然教其子以學如汝奇之早出爲時用者其將來之卓卓詎有涯哉此余所爲媿不如所芳者在此也汝奇質甚美年甚富且志於造詣者甚遠且大足以副所芳甫之期望矣正統戊午以明經舉江西鄉試明年預教官選不就請入



太學期舉進士未幾以精書翰選與中書舍人同事近例凡與中書舍人同事有年勞者皆得量材授職汝奇將授官時竊語其知已曰吾素用心力於舉進士今乃不待成功而釋褐於書翰負吾志矣欲棄不就以圖成其初志知已者勸之曰士志於遠大者不論所入之途何如而論其守之職業有盡有不盡也所入之途偉矣而守之職業或有所未盡是爲名浮於實君子有不貴焉所入之途雖不逮人而所守之職業誠皆兼盡而無遺光明而俊偉則爲實過其名有不取重於君子哉且士貴於安命在我者能安於命則在人者不足較矣汝

奇開其言而善之拜　命之日得雲南大理府通判詵自太學釋褐如汝奇者二百餘人盡材爲序汝奇爲第六人其爲良可知矣於其行也其同寓友刑科劉給事中誠之州率鄉邑仕宦君子於余屬文爲贈余於汝奇賢父子有契好如此則誠之之屬文舍余而誰宜哉大理雲南大郡以子之志之材又能推平日之所講論理道佐理其間爲之固不難矣但升高行遠此爲卑近所自始要之不可以不愼且勉也故書以爲之序

## 送知州柯君啟暉還吉水序

自昔守令爲民而置者也守令何以爲民而置蓋民之



情孰不好逸而惡勞好得而惡失好飽暖而惡饑寒奉天而主民者知其然也故爲民置守與令焉使之施其所好遠其所惡成順其逸與得飽與暖拯卹其勞與失饑與寒置守與令之意如此則爲之守令者必有以副之而不拂然後爲不孤其官也何爲能副其意而不孤其官動於中者思無所違於理而後發於外者冀有以庇於人而後已民有不逸不得不飽煖而勞且失饑且寒者未之信也今之爲守令者有此與否何由知之徵之於民與士君子而已徵之於民上也徵之於士君子次之何也民受其惠民謳之也民被其毒民怨之也非徵於民爲上也歟士君子之好惡固爲可信然安保其無一毫之偏陂於其間哉此徵於士君子所爲次於民也世往往有取悅於士君子以求譽於當時而不務取悅於下人以求稱於所職其爲蔽孰甚焉古之人以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上上者其知務取悅於下人以求稱於所職者歟予心慕之而恨以不得見爲歉池陽柯君啟暉自給事中擢知州以選擇爲永新吉水二縣久矣啟暉有材能之士也誠用心於民以副　上置守令之意民無有不被其惠也今年以滿六載來考績於吏部書最而歸吉水之士在京師者相與於予求文爲贈



啟暉予嘗識之翰林二十一年前吉水予鄉邑也可愛不腆之言而不爲之一傾竭耶於是乎書

## 止齋陳先生輓詩序

正統二年八月余以喪制還家數日聞止齋陳先生疾革亟往視之時先生已艱於言矣諸子孫皆環侍左右泣下不已余執其手請曰先生知余誰乎但見首點而已余亦悲不自勝又明日遂謝世時月二十有九日也嗟乎余之歸也賴有先生可親炙耳今復如此余安能不悲也先生既葬之若干年其仲子直以福建按察照磨得致事南還乃集大夫君子所爲先生輓詩謂余宜

序其首於乎先生德望足以取重鄉間儀度足以示後俊秀恂恂謙恭怡怡孝友庶乎孔子所謂施於有政是亦爲政者也而況亭年八十有五四子十孫曾孫如其孫敎其仕而得祿者又足以奉榮養可謂克備五福之君子矣銘其藏以垂示無窮可也顧何慽可以哀輓耶君子視善之在人者猶在於己己之善爲之恒不自足人之善好之恒不忍舍其爲惓惓之意一也則夫大夫君子之爲先生輓詩豈非出於好善不忍舍之情哉夫世之有善人君子猶時之有春風和氣春風和氣長在人固無不欣欣然者一或失之不能無慘戚之衆矣先



生豈非吾泰和泰風和氣之流歟嗚呼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驅吾之慘戚也哉先生名泰字仲亨止齋其講授之居所名云

送刑部尚書魏公致政還南康序

士得至於公卿大夫之位可謂極矣不皆兵走海外則必上佐 天子以和萬民於朝攄誠盡瘁斃而後已此臣子職分之所當爲非可以爲過也上賴 主上仁聖天下太平夷狄賓服民物阜康士大夫於此時若無所用其力進退得以遂其私之時也夫得以遂其私亦必有其道焉進以禮退以義所謂道也世固有難進而易退易進而難退者此論君子小人之情未可以謂於道盡爲當然與否惟進不乖於禮退不戾於義而後爲得其正此刑部尚書進南魏公所爲決於致政而去也歟公擧永樂丙戌進士擢爲監察御史前後幾二十年而後獲遷浙江按察副使自浙江被召入署刑部右侍郎事而後獲遷河南左布政使自河南被召入署刑部左侍郎事未幾實授復遷尙書前後又二十年合乎君子難進與不乖於禮之說矣其爲人也剛果而宏毅穎敏而闓疏其居官也端重而易直和厚而平恕歷奉
聖旨安撫民庶修飭邊疆所至克稱 上旨蓋六卿之



中磊落而傑出者也古今之典七十致事 聖朝於未七十而有疾者俾亦得如之盡忠厚之意也公雖未得引年而以疾得請致政焉非合乎君子易退與不戾於義之說乎縉紳之士與公有鄉郡之雅者將祖餞於都門之外而預屬余文以道公所以進退之意夫士大夫進退得其正者夫豈偶然之故蓋遭遇夫 皇明在上之所致也公之歸也誠不忘其所自而思祝頌太平之功以報稱於無窮然後爲無媿於始終大義故幷爲公言之不知公意以爲何如

顯慶堂序

吾邑石岡里蕭自誠先生歲八十之明年其子河南右
布政使省身以居官三載考績於吏部書最屬　聖天
子擧行故事京官但考稱所職者得給　誥命倂封贈
其父母職方面者如之惟封贈則九載稱而後得省身
例亦應受誥命於是伏闕上書請曰臣得事　陛下者
皆臣父之教也臣父年今八十有一顧無以效犬馬之
報臣願辭臣誥命乞援京官之例封臣父以臣向所任
郎中之職　天子嘉其能篤於親特封先生省身今官
焉又超出乎恩例之外者非　聖朝之盛典斯文之美
遇歟　恩命既下士大夫之在朝列者莫不爲省身慶



因名先生所居爲顯慶堂嗟乎世固有顯而慶或不足
者亦有其慶而未顯或顯其身而未能及其親皆不得
爲顯慶如省身於先生其眞可謂顯慶者歟其因出天
之所命而亦豈無自而然耶先生爲人謙謹淳篤未嘗
一語及人過失每以其學爲里塾師人無少長咸尊稱
之爲老先生而其諸子若孫亦皆溫溫謹厚克肖先生
先生所以刑于家者如此則其獲於天者有不慶且顯
哉其理載諸易書可見吾知先生褒衣大帶以席鄕邴
衆賓之右言必足以欲思動必足以範俗有不徒顯慶
而已也士大夫既名其堂矣而未有爲序其事者翰林

侍講余公於省身有通家之舊謂予宜有言焉以予觀
之蕭氏顯慶將不止於此者姑序其已然者如右其未
然者尙有待也

送禮部主事龍叔築南還序

余與龍叔築未弱冠時同游鄕校頗相善矣又十餘年
同領鄕薦相好益深余雖竊祿於　朝君留家居然其
心之相好不係乎迹之相遠也又十餘年君始來游太
學又數年擢禮部主事余復得與同朝於今又十年矣
追憶往時同入鄕校有如余與君者四十餘輩今皆物
故殆盡間有一二存者又多晤散不常獨君與余前後



四十餘年出處無甚相離可不謂久要乎今君以謝病
歸而余竊祿尙不知止則有愧於君也多矣於其去也
鄕邑斯文親故以余與君相舊如此宜有一言以道其
意夫以知止之心而受不知止者之言宜無所益而有
所可厭也然知君非余或有未能盡余安得而避不知
止之愧以薄於久要之友哉余與君同出處四十餘年
其間所就君實倍於余焉蓋君之美有四起家自鄕貢
釋褐自大學歷官禮部祠祭儀制務贊春卿以播材譽
一美也仰賴　皇上推恩視其官品贈其尊府爲承德
郞禮部主事其母與配皆爲安人於古所謂顯親之孝

庶幾有之二美也克教其子以學有如文者以明經教進士爲　聖天子初科第三甲第一人官至中書舍人父子同朝一時罕比三美也歲未至於引年而有退休之時視其他之易進而難退者爲得知止之道四美也持此四美豈不倍於余之所就者哉豈獨倍於余而已矣歸以爲其鄉榮殆有莫之能禦者也故於其行書以爲序

曾氏螺山水木本源圖序

吉之盧陵城北螺山之麓有地名烏泥坑前吉安路推官曾侯守一之墓在焉盖盧陵多佳山其尤勝者有四



曰天獄瑞華城岡及螺山也烏泥雖在螺山之麓而實四山間之平原侯之仕吉卒葬於此墓歷二百年來歸然尙存侯爲有德於郡人也何如侯諱貫之守一其字號曰省菴子孫從侯之葬遂家於吉其有仕於四方因家官所而簪紱相承不乏者尤多若侯之子大隱爲新會令新會之子小隱歷績溪進賢兩縣主簿家進賢之丼城遂爲丼城人主簿之子復初爲烏岐務提舉提舉之子伯機　國朝洪武初以舉明經爲開縣主簿遷安岳縣知縣調榆社縣再遷禮部祠祭郎中郎中之子烱字尙昭舉洪武乙卯鄉貢授繁昌縣儒學教諭旣而歷郡學教授晉府奉祠正長史至宣德間遂入侍於　禁庭及是子某亦授南昌郡學教授猶子某授某處儒學訓導其他力學駸駸於顯庸者尙多侯爲有慶於後人也孰禦惟其德被於郡人也深故其慶流於後人也遠亦理之必然者倘昭之侍　禁庭日以堯舜周孔之道進講　上前淸德博學深見　眷倚士大夫無內外遠近皆稱之曰先生先生自曾大父主簿公家進賢以來迹世皆沒於官不得躬展先隴遂莫知推官公墓所在先生生甫十二歲孤賴母宜人之教有立雖有譜系足以究知先世之事然羈官守五十餘年徒增慨慕而已



每遇吉士大夫輒訪問其螺山之墓辭意悲切足以感動乎人遂因有閒於其族姓之在吉者正統十三年夏吉士曾暹於先生爲叔行知先生意乃走京師爲道其詳先生大喜由是數十年來寤寐之求一旦而遂自非精神感通之至其何以臻此然先生於今又非如昔日羈於官守之比雖欲躬拜墓下有愈難者乃具儀物奉歸以供祭祀而命子姓居丼城者歲時往省謁焉先生其眞務本之君子哉昔年三王之祭川也先河後海有子謂行仁必自孝弟始此皆聖賢之務本也於乎淸猷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始於杼軸苟無先德孰啟後

昆此淮南子白居易之言君子所爲有取焉唐王師範
亦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先生皆有以味其
言而蹈其行非務本之君子而何先生慨然以示子孫
乃繪曾氏螺山水木本源圖使寶藏於家庶知所務以
衍甜人宜悠螺山之事屬爲之序循七世祖渙齡府君
元初爲吉安路儒學教授計當與推官公同時循雖不
敢謂與先生有同而心敬先生有素故以蕪陋辭序哉
遂書此以塞責

送陳公宜之任應天府丞詩序

余與公宜雖皆太和陳氏公宜之先系出於諱晅者蓋



五代時自金陵從余先世則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晋
長城令遠元初自廬陵徙自金陵者世遠而子孫衆然
莫過於公宜柳溪之盛至於科目仕宦亦莫過於柳溪
之衆且盛姑以　國朝言之公宜伯父洪武乙丑進士
監察御史仲述仲述之子永樂辛丑進士廣西按察僉
事公延公延之從兄弟台郡教授公條福建按察照磨
公培金華訓導公榮而公宜則正統壬戌　賜進士出
身第一人今以工科給事中遷應天府丞不謂之衆且
盛過於其他可乎皆嘆世之人往往有得一命者其父
兄與子弟輒恃以凌暴其鄉里漁利自資而柳溪則不
然此又有以見其過於他者余之再南還也公宜尚在
弟子員列時余友王君孟堅以按察僉事提調江西學
校素號知人因問以余鄉邑俊秀孰愈孟堅首以陳宜
爲言既而果舉鄉貢爲第二人爲　賜進士出身第一
此固由其力學所致然亦本於有所承而然也其仕京
師數年公卿大夫以及同朝縉紳之士見愛厚而延譽
於公宜者無間遐邇蓋其溫雅端厚謙愼有爲有以得
於人者亦非其他可及茲又孰非有所承而然哉余與
柳溪其所從徙雖殊然連世厚公宜伯父仲亨先生昆
弟親愛及先生之子姪公條公延公培厚善見於交游



契好文翰之間雖同所從徙者不逮況又見親厚於公
宜有加於前者哉夫世之相與者係乎義何如耳不係
乎親疏遠近也義存雖疏且遠亦合義亡雖親且近亦
將相視如路人焉然則余與柳溪其義之存亡可見矣
故於公宜之赴應天將有數千里别不得不以爲言監
察御史曾蒙簡公宜姻家也相率所厚善者作詩贈行
而請書此以弁於卷故爲之書

文會詩序

吾邑之士歲以明經應鄉選者恒數十人而克捷者亦
往往十數焉自永樂甲午以迄於癸卯四科凡六十人

有奇可謂盛矣其未及就禮部試者倘三十有一人梁叔蒙叔車袁叔畏蕭仰善羅崇本某某又皆有志於厚積博發者歲之乙巳相與聚於南平之上其論議相資問辯相發咸冀有以造其極其於孔子所謂以文會友之意蓋庶幾焉豈獨爲進身之計而已哉然又以爲學而不仕非有用之學也況皆已歌鹿鳴於鄉而可以不勉耶乃又取宋王元之觀廷試進士詩中四句爲韻而疊其二各賦一詩以識期勉之意詩成引酒相酌或美以爲文會於乎何如其所謂文會哉閭巷田野之間尊酒相聚無不有其樂而文字之美或寡焉黨庠術序之



下鈞深探賾有所得而適者亦多而朋游之資或未及上賴　天子仁聖休養作新俾得與夫俊造之列而又克自適於講論之餘以有倡和酬酢之樂如諸賢俊之今日者信所謂文會也何其雅哉既而合衆作爲一卷以求予爲之序將各錄一本藏於家庶幾啟其後人俾有所興起焉嗟夫君子之所以教莫大於身行於身而人從之如指掌今諸賢既皆顯庸有日矣苟推其所素講而用之於天下使人有所賴且恭焉則其所以感發於後人者不尤大哉因爲之序而併致予之意如此

宣德九年春二月書

## 送楊孟賓還太和序

楊稷孟賓攜其弟澼來自泰和省其尊府少傅先生於京師之明年奉先生命歸守先塋鄉邑斯文君子之愛重孟賓者謂於其行不可無言且投簡於予曰子宜爲之古云行者以贐禮也贈人以言仁也先生淸德淑行高文奧學自有以示則於後生俊秀顧爲其子而有待於他哉夫投簡於予者其意亦有在也以予親接先生猶邇故也予何言哉請舉先生之德之行以爲吾之禮與仁焉然孟賓於先生蓋尤邇於予者聞詩聞禮伯魚所自得於孔子予何言哉夫能謹家教者賢子弟之事



也願孟賓益勉之忠信以篤其行學問以廣其知親賢取友以成其功省躬揆理以防其過先生之所以爲教者其有外於是哉孟賓秀偉賢智士也豈待言而後喻抑聞之學則庶人之子爲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爲庶人不可不懼況先生又當時名卿孟賓其務所以爲其子者然則安所友以成之予之歸也前輩君子之外得數才且良者友焉有如劉拱仲兼梁梁叔車及其弟渠叔班王穉希稷之數人皆予所愛慕不置者也而皆於孟賓尤親故誠於取友宜無外焉所謂其則不遠是也孟賓事父母孝處兄弟友駸駸於遠大之域者予固愛

重之久然不贈言則已必欲有言非責善不可也責善亦朋友之道也孟實其以爲何如哉

尹原昌詩集序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尹原昌甫既没之若干年其子崇高輯其平生所爲詩得什之三四錄爲一卷以屬予序將寳藏之於家原昌甫性嗜學於書多所講讀且通當世之務日徜徉於山水之間尤喜作詩凡其志之所存所適與夫物理之所感觸光景流逝人事代謝一發之於詩爲其詞婉而益淸其學邃而有據幾有古作者之意予讀之愛玩不忍置惜乎不能盡得其所作而備見



其遺餘者耳詩者志之見乎聲文者也咨嗟詠嘆皆足以知其志所謂可以觀也予雖不及識原昌甫而即此槩可悉其平生矣何必得其容貌舉措而後爲知其人也哉公之子崇高毓高皆讀書有聲稱於鄉郡而崇高則予所與舉進士者也爲福建道監察御史原昌甫所以貴於予視原昌甫所爲之詩又驗其有賢子如此何必及識其面而後爲知之哉或謂原昌甫有才智而不及見於用以没此賢者不必貴之徵然卒膺褒典於既没則不必貴之言豈盡然哉予不識原昌甫因是詩而知之故爲之序將其後之子孫有不因予言而益賢是詩以系其德於無窮哉

送趙僉事序

少時嘗見郡縣聞有按察僉事行部將至數十日前公私之間强猾者悔未馴良貪墨者悔未廉潔百方思所以掩其過戰兢惕厲惟恐見知以速戾于身也亦見有行部者固亦所謂按察僉事雖日臨乎郡縣而强猾貪墨者恬無所忌恣爲自若此豈下人之心有致易視於上者哉亦在上者自有以來其易視耳按察鋤强植善爲無不得者也能使人畏憚能使人易視在一舉措間耳自使府以至儲作之小司自藩臣以及奔走之小吏



近而城郭州里之間遠而閭巷田野之外有所至焉必詢訴焉必聽聽焉必行行焉必公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必無拘焉以止斯人畏憚之矣能使人畏懼者爲能舉其職也反是則人將易視之而不知畏人不知畏而爲能舉其職者乎吾見官按察者多矣而能使其下人畏憚之者獨少蓋其涉憂患者避事寂無所爲寡練習者臨事暴而失當然則按察之舉職者誠難矣哉歲之丁未河南按察僉事有闕　天子選於御史之歲滿者得南海趙純懷智遂以是官俾往補焉將行其嘗所同事者相與求士君子賦以送之屬予爲序初懷智與

予同年舉進士遂擢御史嘗出按京師及外服卓然有聲稱於君子有德惠於細民而爲豪奸巨蠹所側目焉以是而僉憲於河南寧有不舉其職如予所云者哉吾聞河洛閭巷田野之間豪奸寇竊又比比恢智惟務有以去之斯亦足以慰人望矣予恃同年且相好也故敢盡言如此懷智其必不拒

贈夏主事公瑾序

吏部爲 天子進退百官之司也其何所據而進退之其屬曰考功者於凡庶職之任三載六載九載而來皆得以其所上覈其勤惰修否詞之殿最於是陟其最黜



其殿以示勸懲於百僚焉卽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法也然則其所任者不其重且要歟所任旣重且要而受任於是者苟有毫髮不明且慎而謂能公衡鑑之精未之有也夫不能公衡鑑之精於已則將顚倒是非賢否於人居其上者將焉所望以爲助耶故考功者吏部所資尤多尤爲難稱其職者也庶職聽覈實於考功考功聽覈實於吏部覈之而稱所職斯爲不愧於其官矣公瑾名瑜世家姑蘇以明經舉進士遂授吏部考功主事居官勤敏練習煒有材譽今滿三載得書最於上官其同友郎中畢君相率僚寀屬文於予爲贈夫贈云者欲有以增益其善也古之君子窮達皆貴於有友相增益其善窮而學也有友增益其善則其積於已者愈宏達而仕也有友增益其善則其及於人者愈博畢君之於公瑾欲有以增益其善也如此公瑾誠益勉焉無怠將其名秩之崇於身固不止於今日而其善美之被於人又豈可以一二計哉予重公瑾之美與諸君之屬而特爲之云

宣德九年春二月望

贈南京太僕寺少卿鄭君序

四明鄭君復言自禮部祠祭郎中滿九載超遷南京太



僕少卿將行其同官及交游君子相與於予屬贈以言鄭氏父子兄弟數人皆出而仕以官爲家予來北京與君之同産弟雍言同舉進士因識鄭君蓋君在永樂初已擢林環榜第爲祠祭主事數年矣其後自主事遷員外郎自員外郎遷郎中皆由上官爲其淸謹淳篤故不待滿九載夫不待滿九載而遷固有以見君之賢矣而在祠祭二十餘年始得遷太僕者何則京師庶職有材能者皆足以任而祠祭爲有事於 郊廟百神之司者非先淸謹其何能稱然則鄭君之淹於祠祭者所以爲尤賢也蓋非獨君雍言亦以累官河南按察僉事以文

學留於　朝兄弟聯美爲時所稱尤足以見鄭氏之多賢也予方與君隣居有所遐往以相資益今遽別去不能無言況又有勵贈之者耶太僕　天子之侍從也若以老成之材且賢宜無難於其任然竊以謂今之太僕所重惟在於馬而馬之畜民之事也任太僕者平其政於民而已矣夫政得平則民不勞而馬蕃息不然民且就困而況於馬也哉民逸而馬不蕃政固不得爲平使民困而馬蕃又鳥得爲平耶夫不爲君言之則已爲君言而不以是焉不特予言之諛而亦非君所樂聞者君樂聞之則亦將以告夫同官其果以爲何如

宣德九年三月甲申



送梁主事抱之序

余與抱之交凡二十餘年其間游鄉校者半同仕於朝者半可謂有久要矣往來兩京而與抱之君參商者於今蓋已八年每念故人未嘗不悵然於抱之如抱之往謁選予與別於其從兄泊菴先生之寓舍三人者超然懽笑自得今抱之以主事過兩考而先生不可作亦久矣予與抱之相見於此豈勝其傷感哉雖然前輩有言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蝕然則先生雖沒其發見者固自有不可毀且掩而余兩人之傷感若此者亦情所不能自已耳抱之爲北京行部主事時余留南京比余以職事來北京而抱之又調任南京刑部相左於道其來考績於吏部也適余已有扈從北征之行皆若有意於相避者此余所爲悵然於抱之也則余兩人者之相見又宜何如其喜慰哉抱之於余年長其平日之所以資益予者固多茲又將別而南後晤渺然安知不復若參商如前日其無以慰我哉夫君子之交也貴以善相道耳交焉而不聞善何以正夫不善予於抱之實有望焉故因其行序以求正幸無予棄可也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甲子



贈張通判之任太平府詩序

環數百里而爲一郡天下之爲郡者踰百數十其無藩憲二司以臨之者惟畿甸焉夫既無臨之者則其所以臨於民者皆自裁之而不待於人矣以一人之所見而裁數百里之民務已不可無贊助之者而況畿甸之郡素無臨之於上者乎是不獨爲守者當擇材良而贊助於守者亦不可苟任也任守不苟雖無良贊助者亦可然猶未免耳目有所不周若守無良而贊助者又不克舉其職欲政不乖而民不罹其苦得乎故善慮理民者務得良守而尤務得良贊助焉太平畿甸之要郡也其

屬三縣其民素不聞有豪奸難治如他郡者久得良守貳矣繼又得張通判吾知其政將益不乖而民將益不罹其苦豈非其幸也哉通判名瑄世家嚴之建德爲人闓敏練達永樂中自國子監生歷事有稱擢爲邳州同知邳亦畿甸之要郡也雖亦不聞有難治如他郡之民然視太平之民其力稍薄未易得其不罹於苦而張佐理其間民皆安之卒以考稱其職而遷今官今往又得良守貳先在焉相與一其志力以務民事民焉有不安之理而其秩之崇於他日又有不本於此者耶在勉之何如也通判拜 命將行其友兵部郎中潘君忠與自



少有同門之雅相率交游之士於予屬予序爲贈而屬工乎詩者賦以繼之故爲之書而予所謂良守貳者知府臨江徐敬同知尹自道皆予鄉邑之彥云

送訓導楊叔猷之任宣城縣儒學序

泰和楊叔猷今少傳兵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楊公之族子也少時與予同游鄉校於書數千百言不三過讀輒能背誦予不及其敏也既而以易經舉永樂辛卯鄉薦爲第九人嘗一會試禮部不偶遂不復出而惟推其所學以淑鄉里後生俊秀予邑有官於宣城者每以興起學校爲念嘗自歎曰安得吾邑楊輝先生以開導諸生哉因誦其平日所立者諸生聞之欣然相與具禮幣聘爲其邑學訓導所司爲言於 朝徵至與四方之以薦至者並試于諸大臣之手名在高等遂奏授焉將赴宣城鄉邑大夫君子在京師者謂知叔猷莫予若也宜爲序以贈之予不容辭於乎教官秩卑而道尊也其言必詩書禮樂其行必孝弟忠信言焉而人取以傳誦行焉而人視以踐履然後其道爲尊道尊矣而其秩雖卑人孰得而卑之言焉而戾聖賢之前言行焉而乖聖賢之往行其道可謂卑矣道卑矣使其秩雖崇人孰得而崇之然則其崇其卑皆在我而不在彼矣惟君子



者能處卑以取尊叔猷其務所以取尊乎哉教官風俗之美惡人材之盛衰係焉者也今之游庠序者皆曰我學聖賢之道然經載道者也往往舍之而以記誦文詞爲務欲其知道得乎士不知道而能成材未之有也惟君子者能厚本而抑末叔猷其務所以厚本乎哉處卑而取尊厚本而抑末此予所以贈叔猷也叔猷故儒家也其必能爲儒者之事故書此以塞責

宣德七年九月既望

送訓導王希稷任太和序

泰和王氏希稷嘗領鄉校訓導之聘今年以吏部起始

來謁選于　朝朝之卿大夫衆執事承詔考其文詞第
在高等遂奏授以所聘之職會其尊府抑菴自左春坊
庶子超拜詹事仍兼翰林侍讀學士同日受　命一門
之內父子偕榮誠鄉邦所寡遇者也王氏何其盛哉希
稷介行刑部獨孤郎中及鄉邑諸士友皆屬予序送之
嗟乎師道之不振於鄉校久矣聞諸先生長者數十年
前有王子啟先生言行端方問學該博郎之者貌肅而
心服聞者亦聳立而頑廉其後有楊自立羅子理鄧崇
志三先生者繼之亦皆嚴毅方正人不敢犯此皆師表
鄉校者也晚生小子若予始及聞之惜乎恨未能私



淑去今益遠諸老先生流風餘韻日以泯息而衆後生
俊秀益無所聞而知況望有所私淑者耶希稷得繼諸
老先生之職以往而可棄其所務使卒泯於後耶希稷
子啟先生之從曾孫其得於家覩予所聞必多思繼述
之尤宜若然人將移其待先生待希稷矣希稷不獨克
紹前聞而於鄉校禮聘　聖朝任使亦庶幾無忝也師
道之復振其不在茲乎希稷質秀而溫學敏而篤將有
遠大之望於此有不待予言而能者然予嘗承其大父
瓊州先生愛且辱交於抑菴今又獲傾贈言之請而可
舍其親近求諸疏遠以爲言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希稷其尙勉之
宣德五年秋七月望序

送鄧同知時擧之任潼川州序

時擧予游鄉校友也永樂乙未予擧進士官翰林時擧
亦擧歲貢入太學游同門出同時於其筮仕之始不可
無言況交時擧於京師者屬言爲贈尤非一耶此予所
爲序以告其行也今　聖天子愛民欲得良有司以盡
撫綏之道特詔吏部精擇士之材且良者專之得百數
十人於試事諸司者遂以注於州縣常員之外而責以
明效焉愛民之篤且至孰有過於今日者耶時擧自禮



部來預選爲第二十二人得奏授潼川州同知此其賢
於他人遠矣　命下時擧喜曰吾得展其分寸惠利於
民亦足以酬平生之志願哉嗟乎世固有惠民之心者
恒患不得施之之地有可施之地矣而恒患無惠民之
心其視時擧超然獨得爲何如哉夫民猶水焉耳水所
以能清者以無激也民所以能安者以無擾也順其性
而樂之一無所激而曰水之不淸固非水之性矣從其
欲而撫之一無所擾而曰民之不安顧獨民之情乎此
吾時擧所其知此理者孟子有之夫人幼而學壯而行
予固亦然者也而以文詞爲職不得展其行之之志於

今所謂恒患不得施之之地者也而時舉之超然獨得如此吾知其有以副 聖上愛民之實意矣故序以告其行

宣德六年春二月望序

## 梁母陳安人輓詩序

梁母陳安人既卒之三年其子 蜀府紀善本之以服闋至京師間持大夫君子所輓安人之詩求爲之序嗚呼安人長子翰林侍讀兼右春坊贊善泊菴用之循幼學里塾師也會試禮部座主也比爲翰林修撰又忝同官於同官之親已不可辭序況師與座主耶泊菴先安



人沒十年循悼之猶未已亟徵安人輓詩能不益增其愴懷耶凡家之興鮮不資於內助而子之賢鮮不本於其親不移先生遭元季兵燹家業已蕩而復振者以有安人爲之配耳泊菴兄弟積學勵行歷官清顯以有時名一出於父母之教焉於乎婦人以善相夫教子爲賢若安人者眞其人矣宜其既沒而有此哀輓也雖然安人婦道母德其無所自來耶元潁州路推官梅村湖州路學教授道山處士友慶安人之曾祖祖父也故家流慶有此賢淑夫豈偶然也哉安人之外弟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既誌其葬循爲序其輓詩如此

## 練林親隴詩序

翰林編修姑蘇楊仲舉先生始自武昌被 召入京師以去其母錢孺人墓不得歲時薦掃恒自恨怏于懷乃圖練林親隴寓揭之時一仰顧冀以慰其無窮憂思於朝夕焉禮以春雨霜露君子履之惕與親親之感況於親之體魄所託其能不爲之悲愴耶練林武昌地也仲舉因兄隸兵籍於武昌相與奉母偕行故母之沒葬練林焉大夫君子撫圖而悲仲舉之志皆爲作詩相之而語予引其端仲舉首以文學入翰林爲檢討與予同



職史事而其溫雅之容惇實之行久而不渝予心敬之欲學而未能也則於序是詩也何可愛一言哉予於親生則致養沒則致享固人之常情也至於曠定省去墳墓而係之思當情猶所不免況以愛敬至情不得已而容葬其親反避之耶宜乎仲舉興哀戚於練林而慰慶思於此圖也大夫君子悲其志而賦之豈過也哉雖然仲舉所以孝其親者不特是焉嘗以滿職奏最得追贈其父官如已母爲孺人天章雲翰又將歸賁於丘園矣孔子所謂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仲舉以之

## 龍門別墅詩序

泰和城西北十五里有村曰龍門焉嚴氏士臧之齋幽
勝也嘗卽高爽搆屋數楹繚以松竹以爲避諠養恬之
所環而望之則金華峙其左玉華聳其右螺塘龍經派
擁其前後艮林遠洞淸泉白石無不可遊而憩俯而卽
之則良田沃壤平園綠沼縈帶遠近無不可耕而釣禾
麻桑柘雞魚蔬果取之足以供服食之需明月淸風佳
花美木資之足以娛耳目之好士臧故居邑中旣有子
以承其先業而卜築於此蓋將以怡其老焉則名之曰
龍門別墅其來京師將求大夫君子爲歌詠之而屬予
引其端士之好古力學貞不由仕以行其學之志然有

命焉不可幸而得也故有窮經以皓首者旣厭處乎宦
閥之場則必託迹幽閑以自適焉此士臧之龍門別墅
所爲作也噫乎夫士誠好古力學豈必待仕而後能行
其所學哉顏回孟軻天下後世宗之其學可謂行矣而
曷嘗由於仕由此觀之士之好古力學或可無仕而處
幽閑學豈可少也嚴故泰和儒宦之家宋時有潛朴山
易說十四卷者士臧六世祖齋也咸淳中丞相江萬里
馬廷鸞皆好其書爲獻於　朝得徵於秘書省校勘則
士之仕非由學乎抑學之行由於仕乎此士臧先美也
予故舉以爲言士臧溫雅淸愼士也學篤才敏尤爲鄉

邑所重云

送邑太尹鍾君復職南還序

鳳陽鍾君致遠　今聖天子宣德己酉之秋始自監察
御史往爲吾邑邑之仕于　朝者咸爲鄉邦喜得賢宰
往旣數月而君宜民之譽日與鄉人俱至以謂君爲政
先其所急而後其所緩去其所以病民而修其所以利
民者民皆翕然敬而愛之予竊以謂民有善不善焉順
乎此者必咈乎彼不能皆得其懽心也惟見愛於善者
見惡於不善者斯爲善矣予固知鍾君旣見愛於善者
有不見惡於不善者耶未幾果有不善者所誣上賴

朝廷淸明是非善惡井然別白而不善者不得逞其私
智鍾君遂以無恙於乎士患無其善耳誠有善焉其誰
得而誣之然又在於表裏始終之一致焉鍾君將復職
歸過余視以鄉邑縉紳君子所遺澄江送別詩文而益
信其向之宜民之譽日與鄉人俱至者不虛也至於挽
留不可期望復來之意藹然溢於情詞之外雖古去思
願借殆不過是今旣得遂所志其喜幸當何如故予不
獨爲鍾君不能見汚於不善者喜而抑爲鄉邑君子得
遂所志賀也於其歸也序於卷端君其思有以副之乎

送周知縣仁本還內黃詩序

丙黃縣知縣吉水周仁本之以考績書最還丙黃也瀚林修撰劉宜化與有鄉邑斯文之雅相率素厚善者取宋黃山谷詩民言令尹清且明玉壺寒冰不受汚二句有類乎仁本之爲縣乃用爲韻十四人者各賦一詩以贈其行而以余知周氏且嘗識其大父長州教諭公明先生與其季父翰林修撰時简在　先朝爲秘閣交及其從叔父今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功敘功敘之尊府岐鳳員外郎亦嘗有同朝同鄉爲之雅宜爲序其首簡夫今周氏科第仕宦與余同朝同鄉爲者奚翅於此而其相與尤厚且善則未有過於此者也與之尤厚且善如



此則於仁本之贈行詩惡可以辭序哉序又將何言哉然嘗聞之與故人子弟言言宜其父兄與鄉郡與州縣官僚言言宜庇其州縣與民庶父母言言宜惠其民庶此大夫士忠厚之所發也今仁本之於余故人之子弟也於余廬陵鄉郡之俊秀也被薦舉爲百里長伯州縣之官僚也受任使寄一方撫字民庶之父母也然則余之所言可外其所宜哉誠務其所宜於己而不替則不獨有益於州縣民庶而於父兄其不有大光也哉仁本以明經舉鄉貢自爲湖之德清儒學教諭以至於任丙黃所至已能使人安其政化有以見稱於前日矣於所謂宜能盡於將來者不待言可必也雖然介是則無以爲言矣故復言以塞請仁本名源閩敏疏遠其所至殆又有未可量云

## 送郎中鄭君艮載之任南京刑部序

士之學文修行而存忠信於平日者譬之深山大谷之材其長于霄其圍合抱艮工眾之或以搆大厦於平陸或以架危梁於深淵盡無施而不可所謂君子不器是也世往往以刑獄之事情罪不一法律所施輕重無倫察之未易得其情決之未能當其可自非攻之有素而用之專一者不能一朝稱其任也嗟乎此豈知理之言



較曲藝之見而已耳夫理所由明者孰有過於孔子而是非與取舍所由至當足以爲萬世之法者孰有過於六經之文況春秋又聖人賞罰至公而至平者能明其要則於辯別措置之方有不難矣錢塘鄭君艮載自少學春秋於鄉校既壯遂以舉進士於永樂甲辰之歲數年始授兵部武選主事武選雖掌天下戎職陞降進退然各有一定而不可易者非典守者所得而用私也能守其一定而不易斯爲艮矣艮載官九載皆得書善最人固以其能推所學所致今年自武選遷南京刑部郎中刑部又公衡鑑之所詰奸刑暴不容一毫之私者也

以艮載所學於昔日而施之於今何不可之有耶春秋
貲罰之書法律其緒餘耳未有克究其本而於緒餘有
戎昧者故余謂學文修行而存忠信於平日者無所施
不可以此艮載既拜　命赴南京其鄉郡士仕京師者
兵部郎中蔣琳相率偕同官諸君子請余文以贈行艮
載亦素於余有往還之好者因不辭而爲之序如此云

送吏部員外郎李君用受致事還黃巖序

吏部考功員外郎李君用受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也方
舉進士時君與三百餘人者皆觀政於兩京諸司既而
君又與十數人者有事分行於四方踰年而歸獨君與

孫員貞兩人禀然氷蘗之操聞於縉紳大夫君子之間
使人愛慕稱譽不置其後歷官郎署爲主事員外郎迄
今將三十年士大夫論守已不渝奉職不忝內不愧已
外不附人坦然而行其所無事未嘗有一人外君者君
之所以得此清譽人之所以譽於君者一本於自然非
有所爲也然三十年間士蒙薦於知已自郎署而升顯
要者何啻百十而君獨不一預豈君所以有諸已者行
危而言隨之而人所以施於君者言孚而行孚之不然
不可得而喻也君子求其在已而不較其在人辟之精
金美玉百鍊而不自渝百玷而不自汙此金玉之本然
者也而用之者隨其所施無所不爲貴也上而施於冠
冕冠冕本自貴矣而又得金玉以飾之其爲貴也益宜
下而施於裳衣裳衣非不貴也而又得金玉以文之其
爲貴也益倍或飾冠冕或文裳衣何損乎金玉之貴哉
若李君者其金玉之已文裳衣而未飾冠冕者不害其
爲貴也夫在已之貴非在外者所能損益而在外之貴
豈在我者所能勉強此李君之所爲有安分之心歟今
年以員外郎歲滿應授例得遷擢未及奏名卽以致事
爲請　朝廷重恬退之節遂許之夫重恬退以厲廉恥
振四維之道也許致事以振四維是亦用人矣何必擢

任於官而後爲用人哉兵部主事林灝黃彥俊於李君
有鄉郡之好屬文爲贈余知李君而相好尤深者故文
云然

送蕭敎諭赴長洲序

正統元年之春余忝預考禮部會試是時有司奏定以
四方分爲南北中三等取士榜所取止於百人南十之
六北十之三中十之一又分經之多寡每經七取其一
書最多詩次之易禮春秋又遞次之左限右隔是以各
方之士同治一經往往自相戰取先後雖有該博之學
者不得以此而勝彼雖無超卓之才者亦可以此乙而

勝甲定例所在縱智者亦無如之何此余所爲不能無棄璧之嘆也其書卷之佳者尤兩倍於正榜所列於乎使得如余志之信於衡量不問方與經之所限高其高下其下一因於彼而無預於他然後爲足快也泰和蕭蘩彥清以書經領鄉舉於數年之前而始來試禮部於今其文詞於南方書卷選次在數十人之內南方書卷備百人之選者止十有八人餘雖佳無如之何也於是余於彥清不能無棄璧之嘆矣夫金璧世之至寶者也用之必於宗廟朝廷郊社禮殿乃爲稱耳使其不用人固未嘗不知可貴況未必不用乎學校猶範金之冶攻



玉之肆也德行之所自修文藝之所自習獲見用於此則有斯文領袖之寄模範師表之重其視金璧之用宗廟朝廷郊社禮殿何以異哉此又爲足喜也夫金璧所爲可寶且貴者以其自有可重者也人苟務於自力自重則金且璧矣況爲模範領袖於人而可以或少耶彥清吾邑鉅家其先大父鵬舉先生在洪武中官山東鹽運司大著文學行誼之譽今季父誼勤又舉進士爲翰林編修彥清於家教有承矣故余於其赴長洲教諭也嘗始爲之嘆而後爲之喜者以贈之且以寓愛勉之意云

正統元年五月甲申

## 贈郎中曾士宏序

士宏與予同里其舊不必論矣自同來舉進士仕京師又二十年相好爲何如哉士宏初以讀書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與其同列三十人者爭自磨濯數年駸駸乎有造詣爲時人所稱譽予親見其然也既而三十人者皆授職事居內外者相半而爲主事則又其得內職之高者也時士宏任兵部武庫主事洪熙元年士宏以考績最蒙　朝廷推恩封其尊府子貫甫如士宏職母爲安人當時鄉邑蒙推恩者不少然鮮有非失怙恃者而



獨士宏二親受封可謂能顯其親於生存矣今年士宏以九載滿得遷武庫郎中顧其向之同受職事存者無幾雖存而得如士宏超擢者蓋絕未之見也於乎士宏之超擢也既獨冠於同列其受封也又獨及乎具慶其所得於天者有不過乎人耶吾獨知其所以然也子貫甫蓋淳然篤厚君子人也吾家居時恒相往還未嘗不心敬之以爲使吾鄉黨閭巷之間皆若人焉風俗何患乎不厚哉然則士宏其所得於天獨過於人者未有不本於此者也於其遷郎中也其姻家南陽知縣李桓圭以職事來京師謁予知士宏之深者請爲文以贈之君

子之仕務盡其職之所當爲固不論其秩之遷否然盡職者名譽之本而名譽者又秩所由遷也士宏今日之遷固可以驗其平昔矣使繼今而益加勉焉將其名譽之著祿秩之崇又豈止於是耶因桓圭請書予所知所欲言者以爲贈云

## 太師忠定蹇公輓詩後序

宣德十年正月十五日少師吏部尙書蹇公以壽終于位贈太師謚忠定公之終也適値 天子方在諒陰天下如喪考妣重以訃聞其悼惜可以想見矣蓋公之身朝廷望以補其闕而拾其遺天下望以思其艱而圖其



易在昔倘爾而況於今日乎孰不以謂耄期庶幾有以副之顧乃 先朝鼎湖龍去攀髯不返京師四方士大夫之仕者無問公識與不識多爲詩歌以悼惜公之私悼惜公所以副 朝廷天下之望止於此也竊嘗考公之私於壽則歲七十有三於爵則階三公之貳於仕之久則五十載於名之著則已用未用之士莫不瞻望而想聞其風采論享五福之全自昔至今 國朝文臣中一人而已此天下所共知也嗚呼公之私固無可憾矣而予忝與公交於今四十年其私獨無憾者耶雖然予之所可憾者一人之私京師士大夫之所可感者而形於言則天下之公也夫豈可以一人之私而掩天下之公故因論夫詩而洟泣以序於後不敢及予之私云

## 平江恭襄侯輓詩序

宣德八年冬十月十一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平江伯陳公以壽終淮陽先是 天子聞公寢疾特命其仲子儀給驛自北京往省侍并頒醫藥璽書慰問甚至至是爲之輟朝贈平江伯謚恭襄侯賜賻祭治葬嗚呼公之光榮始終可謂莫之能儷者矣而士大夫聞公訃者無問內外識與不識交與不交皆爲公賦哀輓之詩共若干篇其子平江伯佐暨儀以



求爲序凡世之所哀者非故則姻非姻則於已有所爲而所以哀之者或憫其材不年無繼或惜其德不遇無成不然無以起其情也今考公之平生於壽則躋七十於餘慶則子孫衆多而材且良於位則階於百僚之上於德望則四方遠近之人無不知所仰慕歆豔於事業則功在 朝廷惠在生民榮名偉績將有光於史傳傳之永久而不泯者自古今而觀之可謂全備百福者矣比其終也士大夫尙猶有所哀何耶無他衆人之所哀者私且近也君子之所哀者公而大也以公總戎督漕運之一事論之 朝廷望公法施於民生民賴公惠及

於已正得明效大驗宜公壽考有隆無替而乃止於是焉在公固無憾矣其於所望所賴不重有孤也哉此士大夫於公之終所為不能無哀而所以哀之者信乎公之大也是詩使公之子若孫誠寶之不置則公之美可與史傳並傳於　國而不泯矣予故樂為之書以俟

送知縣張叔倫還廬陵序

天下之官居崇高之任非難而勝煩劇之理為難官有藩憲有州郡有縣邑然藩憲責成於州郡州郡責成於縣邑縣邑與民尤親徭賦獄訟所從始也其秩雖不可擬藩憲而責之備且煩則非藩憲所能同矣故曰天下



之官居崇高非難而勝煩劇為難者此也天下之邑均有長貳其所治之人民徭賦獄訟煩簡不一以此較彼有十倍焉有百倍焉其勢相懸如此任是職者或簡而反不任或煩而偏能勝其簡而不任者固為無足取矣煩而能勝獨非超出倫輩者哉如是又非藩憲之所能同而已而有司之考課率以殿最稱否為論於夫是而稱者拘於常例無所分辨此余所以獨為叔倫懷不平也蓋廬陵之為邑以里計者至七八百其視他之以五七十里五七里為一邑者奚啻十百倍其數哉而叔倫之為政於此以歲計者幾至二十屢考輒以最稱其視他之歲遷而月擢者勝負為何如耶叔倫嘗以九載考績應得遷任大郡而江右之藩憲諸司與夫郡之長貳以謂廬陵人民非叔倫罕能慰服其心徭賦非叔倫罕能均平其理獄訟非叔倫罕能疏滌其滯遂相與奏留之以順民之所欲此可以觀叔倫之所存所履矣今年復以歲滿三載來考績于吏部書最而還大理蕭寺丞維禎翰林編修安簡相率鄉邑縉紳之士求余文以贈行余素重叔倫之為政者也故書所以重之之意如右於乎使天下無廬陵其縣似不用叔倫其人亦治使皆有之則叔倫豈可以少哉但久淹驥足為可惜耳然豈



能終久淹之耶蓋必有所待也

送郭教諭公繩序

予之承　恩歸祭省也予邑郭公繩以萬安縣儒學訓導滿九載將考績赴北京予與監察御史彭百鍊今國子監典籍彭士揚相率邑士君子具酒殽餞于澄江上之慈恩寺時公繩偕行者今江陰教諭陳孟旦長沙知縣廖子謨前給事中劉士拯皆在座甚樂也未幾予亦以驛召赴北京既至而孟旦與子謨士拯皆去不及見矣惟公繩與百鍊士揚尚在踰月百鍊亦去公繩亦有番禺教諭之命將行而其相與餞之者予與士揚又在

於乎不一越歲而予兩人者兩餞公繩矣餞不足道朋友唔散之相仍可感也京師學士大夫知公繩者皆賦詩以贈之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王君行儉謂予宜序其首公繩前登州府教授慶守先生之孫前順德府教授彥鉉先生猶子而今貴州按察僉事公緒同産弟也其教萬安萬安諸生至今尤感慕之不置公繩可謂不忝於其先矣則今之赴番禺苟以其所以教萬安者施之而益勁且篤焉將番禺之諸生有不感慕其既去如萬安者哉其所以不辱其先者又不在於此哉予於公繩忝在鄉邑故敢盡言如此不知公繩其以



爲何如也

送按察副使蕭君仰善赴雲南序

蕭氏泰和儒家舉吾所及見者論之仰善大父尚仁先生在洪武中以博學行誼爲鄉黨所重士有及其門者皆律其嚴而服其教卒爲善士既而偕同邑蕭子上先生同被　召命預修書經會選等書書成　太祖皇帝親宴賚之時二先生皆年幾七十矣不欲任以職務令歸休於鄉里先生之子用道得其家學以文行選累官靖江王府長史實仰善尊府也至仰善復以明經舉宣德初科進士人咸以謂科目雖蕭氏上世之所有向非其有得於祖父之遺澤惡能博發至此哉然余之所謂博發者非獨以其取科第一事耳其爲人也溫厚而端謹平易而警敏自爲吏部考功主事至遷稽勳郎中調任刑部前後踰十數年所在上官重之以至同列與凡士君子交遊往還雖一面之雅無問新故稱譽之者如出一口嚮之美玉在器人或不見則已見之而有不爲歎慕歆豔者哉夫爲人所嘆慕歆豔而不造於遠大之域未之有也此余所爲知其發必博也歲之丁卯四月有　詔命大臣各舉其屬之賢者以補藩憲長貳之闕於是刑部尚書淮南金公舉仰善應公意必受憲長之



擢會所闕者惟江右一職耳故事官者皆不得居本貫仰善遂得雲南按察副使以行雖然仰善之所以自善者莫大焉蓋仰善母恭人在堂春秋幾八十矣茲行可得過家慰其倚門之望然則其所以自喜者孰有過於此耶古之君子不以其得於己者爲幸而以其得於親者爲喜此余所爲有取於仰善也曷爲而不贈之以言也於是書以爲言

芳洲文集卷之三終

泰和陳循著

## 序

### 送禮部侍郎錢公致事詩序

禮部侍郎吉水錢公爲翰林學士兼　經筵官時兩引年上章乞致事皆不見許未幾禮部侍郎　命下公上章大意謂以臣犬馬之齒且病方謂求退之晚顧敢復有所受願辭侍郎之職仍守舊官不許公不得已就任逾年以疾在告者八越月復自其家遣人詣　闕上章其情懇其言切　朝廷不能奪遂聽以本官致事余嘗



竊謂自古材智之士非明進退之義知止足之道者不能决求去於眷念之朝自古英明之君非達賢否之機重廉靖之節者不能遂求去於衰邁之士宋龐莊敏公籍請老於朝或謂公曰公未甚衰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乃去豈知止足之謂表疏屢上仁宗竟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事於乎若龐莊敏可謂知止足之士矣而宋仁宗豈非重廉靖之君哉仰惟　聖明在上眞三代之英主非宋仁宗可比而謂錢公非龐莊敏之流則固有不可也夫然後知君臣不獨相遇之難而其請於上者無所歉予於下者無所吝顧豈可易得哉余嘗求公所以得乎此者非一公以永樂辛卯進士歷官翰林檢討侍讀所職三朝實錄之事兩遷學士兼　經筵官迄今三十有七年矣皙孰如之居官未嘗一事有媿於己未嘗一言有徇乎人屢爲鄉試會試考官所取諸生皆稱得人其所以裨於當世者可謂厚矣其所以得今日之歸榮者孰非由於此哉公嘗兩以翰林之職蒙推　恩於其親尊府官贈至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母贈至宜人又今春秋七十有五心體清明康徤後生者所不及殆駸駸於耄期者也則豈獨得於人而已於其得天者又孰之



能禦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公其有焉余辱同官於公三十餘年故於其去此也不能忘情爲之序以道之贈公詩者繫于左方

### 送左布政使張君赴山西序

十數年來江右憲使剛而廉闓疏而磊落者吾見一人焉臨章石君璞也藩省大叅寬而栗雍容而文雅者吾亦見一人焉山陰張君翰英也斯二君者江右之民之所仰望而二君於江右之民既去亦恒不能忘於懷也民恒患不得良有司在上有司亦恒患不得民之心若二君於江右之民謂其非深相得可乎在數年前　朝

廷簡石爲山西左布政使石君因移所以惠江右者惠山西矣今年石君以考績至京師　朝廷擢爲工部尙書而擢張君爲左布政使以補其闕得非亦欲張君移其所以惠江右者惠山西耶惟石君能移其所以惠江右者惠山西故今得遷尙書以移惠於四方張君誠亦以其所以惠江右者如石君之移惠山西安知他日不如石君移其所以惠山西者惠四方乎此理之所必至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嘗觀士無其善而已苟有善焉譬之寶物雖欲掩之有不可者觀張君可見矣先是四方闕布政使者再廷臣咸以其名應薦皆未果遂至是始



得以代石君是知一定之分出於天者有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張君在永樂乙未之春以鄉貢授章丘儒學訓導佐教之外嘗署章丘鄒平兩縣公事皆得其士民心九載被擢吏科給事中蒞職之餘以能事奉使往山東浙江董理要務具有成績又以剛廉正直預舉詢察庶官之不律者所指三十二人皆見黜罰遂得推恩以其官品封贈父母既而以母喪去起復陞雲南布政司叅議未幾再陞江西叅政居官務持大體不屑細故凡百關涉爲國爲民之大多所建明而施諸行事焉則其所以有今日之榮者孰非由於此哉抑聞張氏之先有業晉務義號聽雞者士曰九臯者君大父也有爲山東叅政於洪武中曰九容有爲宜春教諭於永樂中曰九功有爲令唐府長史曰某者則又皆其諸大父也爲善之所從來者遠將其食報不但今日之榮而已在所以培植於後者何如於其赴山西也通政司左通政金華龔君全安以余素知張君者也相率在京故舊請爲序以贈行故爲之書以致他日之徵

送劉誠之赴廣東按察僉事序

四十年前在鄉邑時士有未游學校而以讀書通經可應鄉闈試者恒十數輩每過大比之歲輒與學校之士



偕應試於所司有劉象賢甫者尤傑然在其流輩中余嘗亦自學校濫預應鄉闈試因得與象賢甫邂逅其間有斯文之雅矣既數年余始出而仕于　朝又二十餘年余甫還鄉里而象賢甫則已物故久矣獨見其子曰孚字誠之者表然於鄉校中爲弟子員之冠時余友諸曁王孟堅以翰林修撰爲按察僉事督學至泰和問過余言及誠之曰此貴邑諸生中巨擘也余因喜曰象賢甫雖未遇有子如此其大遇有在矣明年誠之果以易經領薦於鄉又明年試禮部遂舉施槃榜第二甲進士踰年擢刑科給事中由此觀之孟堅巨擘之譽區區大

遇之期夫豈爲虛語哉於乎君子讀書勵行不食報當
時必得効於來世觀於象賢甫足徵矣歲之戊辰四方
奏闕滿憲長貳　聖天子命舉其人於大臣於是刑部
尙書淮南金公都察院右都御史姑蘇陳公大理卿姑
蘇俞公以誠之掌科事克秉勤愼相與共薦其名於
朝廷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僉事夫士之仕所以能致光
顯盛大於當時者固本於其父兄之教而亦由能自力
以成其志之所尙也若誠之者非能自力而何可謂之
賢子矣於其赴廣東也鄉邑之仕京師者以余知其父
子謂宜序以贈行故余云然若由是而益勉以進於遠



且大則又在於誠之之用心何如耳

送知府夏君仲昭赴瑞州府序

夏君名昶余舉進士同年友也初君舉進士時其姓名
爲朱昶昶字從日永聲自有聲韻以來日永二字並列
爲昶自君名在進士之列　朝廷又重進士之科君又
以文翰選將改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深有儲養待用之
意　太宗皇帝一見其名以日與永並列顧侍臣曰夫
日運於萬物之上者也顧可與其他並列耶特命升日
字於永字之上以爲君名當時固皆以爲　聖知卓冠
百王而又以爲君之遭遇　恩寵足以光輝於百世也
何其偉歟既而君又請弛其所冒姓而復其祖之姓爲
夏人以是益重君雖然君之所足重者又不獨在是而
已矣溫雅篤實而行足以敎薄閭疏穎敏而才足以動
人自庶吉士擢爲中書舍人轉爲吏部主事官雖久而
不進而其文翰之美上有以裨　國家史傳之載聖賢
經訓之傳下有以起公卿大夫之慕賢士君子之譽蓋
幾數十年矣由此觀之君子之仕不在乎秩之崇而在
乎有賢譽之爲貴也秩苟崇矣而或勳績不著賢譽不
聞君子有不貴焉若夏君者不徒著勳績於一時而能
播賢譽於永久其過於崇秩者遠矣雖然有賢譽者未



有不躋於崇秩也孟子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是已
歲之戊辰君以知己之薦蒙　恩擢江西瑞州府知府
或爲夏君少之余曰不然君子以得効用於國施惠於
民爲足以滿所願君既得効用於　國家而有賢譽久
矣玆又獲施惠於千里之郡使誠得譽如前日之得於
公卿大夫賢士君子其爲足以滿其所願夫孰之能禦
哉在自勉何如耳於其赴瑞州也大理卿俞君仕朝敦
同年之好相率吏部侍郎曹君子宜某官某某謂余宜
爲序以贈行余又知夏君之深者故爲序以塞責如右

送訓導胡寘明赴壽昌縣序

宣明吾泰和西北鄉義禾里胡氏也胡氏爲鄉舊族其人多業詩書居者往往以授徒於里閈或出而遊庠序則亦有以取科第於當時又或以舉明經起佐四方儒學教者要皆篤實勵行之士而非輕浮淺薄務苟行以夸耀於一時者所可倫也四十年前余在鄉校友其一人曰雅字與詩者孳孳問學不懈晨暮與人未嘗出一戲言其後舉永樂四年林環榜進士歸榮於鄉以卒蓋宣明伯父也近數年前又得其二三人曰子偕者端重循介余嘗聘爲塾賓則又與詩之諸父也其次有曰莊與宣明亦皆秀偉而所謂篤實勵行或過之三人者俱



以舉明經相繼起爲學宣明初得順天府寶坻縣儒學訓導寶坻距京城百餘里仕宦於其間者一有譽毁朝起則夕聞之不爽毫髮宣明至不踰月課誨諸生諸生躍然以喜如履塞得通道有歸告其父兄者曰得胡先生寶坻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宣明以母喪去則又相與厭曰得胡先生而遽失之豈造物欲以困吾徒耶其見重於諸生如此歲之戊戌宣明以服闋至京師改嚴州府之壽昌縣儒學將行其母姨夫雲南布政司參政嚴士正走告余曰外姪宣明可與進於善者願先生有以造就之夫士所以進於德與學者以其有所取以成德孔子論其弟子宓不齊以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今宣明諸父祖若此有以取於內矣而又有嚴參政爲其姻黨之姻所以師友於其外者不爲無人宣明誠能取以自勵則德與學何患其不進哉故余於嚴之請書之以告宣明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宣明其尙以之

送知府李君克明之任蘇州府序

姑蘇東南第一大郡其民與賦之庶且富視環數千里之藩方大者幾與之等次者或及其半又地廣而人稱田下而力作不遑者恒數倍其數焉然則姑蘇以民賦稱大郡豈直爲東南第一而已耶且復臨以兵衛其間



農戍錯處工商交集肆奸僞以致爭競者往往一日千出而皆有仰於所司焉十數年來　朝廷任官往蒞其事必命廷臣共舉所知以爲之守與凡守大郡者並賜之以　璽書使得便宜進退其屬之良否者然後人知其不可犯皆勉於良而革其或不良以共興起於治理焉正統七年之冬姑蘇守復闕明年春特　詔選如前日得大理正四川李君克明　命賜璽書如故於乎自聖天子嗣位以來命守衆矣而如李君得　賜璽書者蓋無幾也可不謂之榮且重哉於其赴姑蘇也其鄉郡士君子皆推戶部主事毛鳳泰親來求余文爲贈李君

余舉進士同年友也其所以有今日之遷擢者余知之矣蓋君自進士授大理評事卽起才譽於縉紳間數年不待銓衡之課尋常歲月之累遂舉陞大理正居官奉法一以公廉爲本寬恕爲用嘗曰刑獄之事苟如疏流而下激湍而上將見水之下上終歲不止雖日疏之激之其能免於患乎必如池沼之瀦皆得其平則自無覆溢之虞也聞者以爲推是心以爲治無不得其理者而況於刑獄乎今君以理刑獄之心臨民雖民與賦之庶且富倍於藩方雖奸與僞之致爭競關乎農戍工賈殆有不難理者君誠爲之則自郡守而進任藩方自藩方



而入補卿佐皆於此乎發也故於序贈行也致愛願之意如此云

## 送歐陽副使之任四川按察司序

吾邑自永樂紀元來仕宦最顯且盛而出於一家者莫衆於歐陽氏監察御史雖十餘人而歐陽氏獨二人允和及其從姪廣洙也自御史與僉事歲滿遷按察副使者邑中才見四人而歐陽氏二人皆預又歐陽氏官郎署者四人而廣洙之從兄廣哲獨以主事舉選歷河南浙江兩按察僉事其他長貳州縣之教於四方者尤彬彬焉不謂仕宦出於一家者莫衆於歐陽氏乎然不徒衆而已其顯於臺憲者有莫之或過也廣洙永樂甲辰邢寬榜進士首擢監察御史往任南京數年大起才譽於倫輩間既而以丁艱去服闋調北京四川道廣洙質偉而志高材美而行謹嘗奉　命按外服務振風裁不事苛刻是以善者愛之而不善者恒恐退避之不深焉暨竣事還都憲事者以爲長是道非歐陽不可遂不復令悉使於外凡有干憲紀來自四川者廣洙未嘗不悉其實析之未嘗不得其理而處之未嘗不得其當焉歲之癸亥四方考閱藩憲長貳復令大臣各薦所知於是得二人於監察御史之中廣洙其一人也以爲四川按



察副使推夫所以銓注之意豈非以其嘗悉一道之實而析之處之者得其條理至當有不待於用力也哉夫君子之於器苟利於用恒不忍其去手設可大用於他雖欲不忍其去安得而固留也若都憲於廣洙何異不忍利器之去手哉而終不能留者亦理所必至也君子當以天下之心而處天下之事又何必論所用在此在彼爲之去留也耶此廣洙之所以不能久於御史而不遷也於其赴四川也刑部劉郎中廣衡於廣洙有先世好且同年舉進士而交莫逆相率素親厚者屬文爲贈故述余所知者以爲言焉

## 壽太孺人張母七十詩序

太孺人倪氏今翰林侍讀學士姑蘇張益士謙之母也正統十三年歲周七十九月二十三日爲其初度之辰是年士謙以翰林修撰遷侍讀學士京師名卿大夫方爲士謙慶喜而士謙曰益之所以至今日者皆賴母太孺人守節殷勤教育之所致也玆荷 聖朝大恩益之感且喜者固無量矣然益之私喜尤盛焉太孺人當春秋七十之年孔子所謂一則以喜益固以之使其罔益獲拜 恩命至此豈不自慶其私以爲他日得以託孤之功見先人於地下其喜爲何如哉得親之喜如此此



益之私喜所爲尤盛也既而起告其座客曰諸君以爲爲益慶喜與爲母太孺人慶喜也孰愈爲益喜得進官與爲益母太孺人喜得進壽也孰大於是名卿大夫縉紳之士躍然相與賦詩以授士謙俾寄歸南京爲太孺人壽士謙以余共舉進士同年且屢同官授簡首請爲序蓋士謙自少孤太孺人守節五十年成之已嘗蒙 詔旌表其門復自士謙推 恩其先君子既贈中書舍人太孺人亦得授今封世之至榮至幸固莫有大於此而壽又躋七十方來之慶尚未可量於乎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也哉譬之太山之松根盤於地其所發之

枝柯則雖凌以霜雪力愈至而操愈堅吾以此比太孺人之居孀其所出之琥珀則凡用於冠佩愈久而光愈麗吾以是比太孺人之有子其高立乎霄漢則雖更歲月之久而長存承雨露之繁而益茂吾又以比太孺人之有壽吾以是三者比太孺人之平生要之非其積善以爲之本不能及也

## 韓母張氏貞節詩序

姑蘇有韓母張氏者前御醫同郡文伯之子也年二十歸太醫院判公達長子伯濟生子曰來未幾而伯濟嬰重病病革顧張欲有所言而未能出諸口張喻其意流



涕語伯濟曰脫遇不幸妾有秉一而已舍此他日何以相見於地下乎言訖伯濟首肯數四遂卒卒既數月子來亦殤舅姑憫其早寡且獨使所親微諷以移天事窺其意張引韓希孟事爲喩且曰彼遭變故尙不爲之或二矧有賢達舅姑在上內承先世之高明外膺 當朝之寵遇顧不能存一寡獨之媳哉寧死不願聞有此也蓋公達爲宋魏國忠獻王十二世孫而爲我 太宗文皇帝之所親信任使過於其他賢大夫士此張之所爲云然也既而公達命其仲子之子曰襄爲伯濟後俾養張以終身張撫育教誨之如其所生襄賴以有成立而

孝敍於張者亦庶不盡其心張孀居四十年凜然氷蘖之操而事老姑如事其母姑嘗歎且羨曰吾不幸失長子而幸得賢冢婦孝敬如此吾雖老何患乎正統十年有司以其守節事 聞詔旌表其門曰韓伯濟妻張氏貞節之門既而京師賢大夫士嘗知公者且聞名者喜其有賢冢婦能盡節孝足爲風化之助相與詠歌其美俾傳播於久遠亦仁人君子樂善之意也詩成褎因余舉進士同年友兄大理寺卿俞公仕朝來屬爲序公其郡人知其事信不誣宜爲序也嗟乎節義人之大行非其心之中正有所不能至也能全乎此然後子不愧乎



爲人臣女不愧乎爲人婦而能有譽於天下後世矣如是而不爲賢大夫士之所詠歌未之有也韓氏之後其尚寶此以著母節孝之德於無窮哉

送王希誠省親還泰和序

希誠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之中子也公之子長希稷太學博士次希德希誠希敬希某凡五人公與夫人皆春秋躋七袠之上時人比之燕山竇氏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余嘗論之公仕於 朝四十七年官階一品固有過於禹鈞而希稷兄弟雖不必皆顯如儼儀兄弟之揚芳而其所以芳者則固自有在也譬之鮮花艷卉日爭姸於名園麗囿之間人固挹其芳也而幽蘭白芷之芬馥其見愛於人也尤甚又如精金美玉用致飾於籩豆簠簋之上雖仰其貴也而收藏掩襲之秘固其見重於世也益深是以君子之於善也求其有諸己而已矣善苟實有諸己不必顯不必不顯而人之挹其芳仰其貴與夫如幽蘭白芷之芬馥精金美玉之秘固其見愛於人與見重於世一也夫君子之爲善莫有先於孝弟忠信孝以奉其父母弟以處其伯仲而忠信者又所以存諸身而施於人者也能是四者善之本有立矣希誠尊府在 朝獨母夫人家居兄弟四人互相往



來以供定省率二三歲一更懽然親愛怡然友恭其視竇氏之芳固不相下而於天倫之樂殆有非其所同亦不可知歲之庚午希德來自其家而希誠又以其尊府之命歸省於鄉且戀戀有不忍去違之意於其別也余重其有孝弟忠信之美故爲書以贈之使凡鄉之子弟視之皆知有所企而及焉

送劉給事中士拯序

士拯予友也家居同里閈而同來京師舉進士皆職侍近數年之相與莫逆也士拯有父母俱康强無恙而兄弟又森然其多予不能及且予不得一朝去所職守今

士拯以兵科給事中按交阯獨得假道過家以與六親故舊一相懽聚又豈予所能及者哉士拯之尊府仲高君樂善守靜而與家兄日相往還於士拯歸必恍然欣洽矣於此又可想見家兄之不見予能不惻然於其中哉然則不獨予羨士拯而家兄又嘗羨仲高君也士拯質美志鋭居官日有能名聞奉　璽書巡撫山東劉貪懦多稱　上旨則今遴近臣以廉慎遠方奇斯人其誰哉交阯荒服前代皆服於中國者不常賴今　天子仁聖内附始定而於是爲政者可不究其方哉古有之曰遠者寬而撫之又曰刑新國用輕典士拯此行其必



能遠此意而亦　上之意也故於其別舉以爲言

送彭學予還廬陵序

吾鄉郡之俗最爲可貴者士務通經學古而重廉恥民雖力於農賈然尙氣節而輕貨利蓋有古者之遺風焉十數年來舊習日變而俗日趨於陋固通經學古也而或行不足稱固尙氣節也而或廢農賈以爭訟於官府往往殖貨乘義而不覺其爲非蔑視太守縣令若無道詞　禁闥如履邑庭勢不至於併喪不止而所謂吾鄉郡之俗最可貴者不幾於泯矣乎此予之所以日切於心而未如之何也賴今　天子仁聖咸與之維新丕革其弊陋而復向之最可貴者正此時也夫俗不復其舊而或以陷於罪在今日有不復假借者顧易爲而謹厚不務而必欲陷於非以速戾於厥躬此予之所不可曉也學予來遊京師將歸其鄉而姻家翰林編修周功叙屬贈以言予因舉所欲言於鄉郡者爲詞冀其歸以相告使有勸也使予之所以爲鄉郡勸者或行由是而人知所守以遠禍豈獨予之意惬亦學予之忠厚事也學予之所以爲鄉郡榮者豈不在此何必得予言而後爲榮也學予姓彭宋戶部侍郎諱思永之後鄉郡之名族也言之見聽於人必易故爲之贅吾聞學予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其慶之在於家庭者蓋未艾也述其天倫之樂又有諸君子之歌詠在焉因書此以弁其首簡

拙齋詩序

西昌有謙謹篤實之士曰王存性者自號其所居曰拙齋然求其拙則未之聞見焉蓋存性甫讀書命儒而旁通老佛氏之學以攻駢四儷六之文卓卓有聲於鄉邑間鄉邑無問遠近有事於佛老氏之教與凡禮之大者輒詣求焉其戶之屨常滿而存性甫往往操紙立應未嘗宿諾亦未嘗不忻忻然得所欲而去且存性甫於此特推其餘力耳而其所專則蓋在於講學授業恒聚徒

至數十八點撿終日忘倦至於理家亦未嘗以廢也予知存性甫者如此則謂未之聞見其拙非知拙者巧之反也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此君子所巧而小人拙焉橋枉作僞飾非文過此小人所巧而君子拙焉以君子所巧則存性甫予未之聞見其拙也以小人所巧則存性甫固知其爲大拙者矣人知宜巧而不宜拙不知小人所巧不可有君子所巧不可無也周子有言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則謂是矣士君子能賦者爲存性甫詠其拙齋而予書此以爲之序且以警凶賊之巧云

送魏驛丞序



今聖天子卽位改元之初天下安寧民物康阜群公趨事百廢具興先是監察御史陳憲按臨泰和以分司久頹毁無以稱人瞻仰而適民有訴越分作居者御史卽覈實而撤之以建分司前廳命浩溪驛丞魏氏子忠董其事子忠爲人疏達爽明居官濟以勤敏凡事有涉於公義者爲之克盡其心而其董是役也尤所樂爲於是分司之廳不踰月而告成旣而邑主簿丁仲安相與子忠及予舉酒落成其上覽江山之名勝撫景物之淸姸志甚樂焉子忠將還浩溪仲安屬於予曰修弊補廢有司事也予以專理縣政不得一一於此而責成於子忠子忠能以予之事爲已事可無一言以述其美敢請予之去家快閣爲分司者倘無恙也十餘年歸而快閣但頹垣廢址蓋已久矣追想昔時悵然興嘆不止於乎快閣西昌名勝處也宋黃太史庭堅及蘇內翰子瞻諸公蓋嘗登眺題詠其上至今石刻猶存可以想見其人有非尋常分司所可比也而可以久壞乎惟陳御史能知此而丁魏又能副其意皆西昌不朽美事也予故不辭爲序以復丁之請云

孝感堂詩序

廣陵謝涇彥淸有奉母之堂名孝感大夫君子爲歌詠



之詩凡幾篇其友進檢討景賢以爲此美教化厚風俗之大者求予文述其事以弁諸簡景賢予進士同年友而其所重者又如此予何可以固辭景賢告予以彥淸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其丁艱家居也値母病醫藥不可救計無所出乃夜焚香禱於北辰退而刲股肉和湯以食母母遂以安其名堂爲孝感以此予竊嘆曰孔子嘗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孝之始也涇刲股毁傷莫大焉而以爲孝何哉客有從旁應曰吾觀涇於其親之危苟可以得其安雖舍生有不惜況於毁一肢乎孔子論事君當見危致命而天下古今以爲通義不

可易況爲親傷一肢而未必致命乎事君能致命忠者也忠孝之所推也則涇之刲股爲孝矣乎曰子者父母之所遺也則子與父母一體矣豈有股心有病而傷其股可以安之理耶客曰固無是理然股心有所不安而手足能獨安耶故手足能不自安然後股心爲有救況源愛親之心切有不暇顧此其眞有感動於天者客之言亦有理乎不必盡難也遂書以爲之序

送獨孤時用還泰和詩序

北京刑部郎中獨孤君樂善吾鄉邑儒賓謙和君子人也予少爲邑庠生猶及與君同遊而其謙和篤實之名



已皡然著於行輩間比其舉進士入翰林歷官禮部工部以至於今二十餘年凡士君子之識君者莫不以是稱之無間言焉於乎此非予言實衆人公言也及見其子時用又循循然言動不妄克稱乎君之子則知君之所以持身又有以化於家乎觀仕宦子弟之居京師不縱則驕不傲則侈什往往七八焉夫豈盡出於其性哉亦父兄者有以縱之然也而君有子不少同於流俗如此信可尙矣歲戊申之六月時用以其父命歸省先塋於鄉臨行請曰願有以見教生將服行焉夫士之所貴者學問足以廣其智仁義足以飾其躬如斯而已然仁義學問非友不足以成之直諒多聞便辟善柔便佞孔子所謂損益者又不可不擇也習俗移人雖豪傑之士不能免今之驕傲縱侈之習豈獨京師子弟鄉邑殆又有甚焉者可不愼哉可不愼哉子歸其思所以不溺於俗務求益友以充廣夫學問仁義之功則無愧於士矣勉哉時用予之所望亦尊府之意也凡其執友愛時用者各賦詩以爲贈而予爲序之如此云

送陳教授景著序

宣德二年五月予友翰林編修三山陳氏景著以丁外艱服闋至京師將入翰林懼其母孺人無他子侍養且



日迫於衰暮乃言願棄翰林之職乞得近地教官以便朝夕奉母所司爲聞於朝　天子憐而嘉之升以其鄉郡福州府儒學教授且行公卿大夫與之有翰林夙好者皆樂其願之遂賦詩榮之修撰尙兼魏王孟堅謂予宜爲之序予與景著非獨同舉進士同官而已至於論議趨向亦靡有不相契於其別去固有不能釋然者又豈容已於言乎景著爲人不事外飾而其中獨狷介是非之心皎然明白不肯少狥於人年二十餘卽以春秋魁中鄉試會試皆在高等廷試遂賜進士及第自官翰林至丁艱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無間言焉於今將考績凡

有叙歴矣乃棄而就教官此其心豈有他乎哉教官職之卑閑者也雖有安静之樂而無勢利之榮然則不獨以見其篤於養親而其志之所存亦可知矣雖然古有之仕而優則學予固亦仕而願學未能者今予質甚美年甚富且居既學之半苟又以其餘力而一於學以質人之信從將其樂之在已詎有涯哉所以樂其親者有不在於此哉

送胡知縣如騏任任丘序

聖朝既取士於學校又有人才之貢及九載吏部之擢其所以備官使可謂盛矣 仁宗皇帝以爲不足復詔



百司凡懷材抱藝隱於山林者其具所知以聞於是承舉薦而來者不絶於道何其盛哉今 聖天子求賢益切吾邑胡君如騏以監察御史尹崇高薦至吏部試其所長名在選列奏爲河間任丘知縣於戲自如騏之去家不五六月一躐而至百里之宰固本於 聖朝之用人無間而亦如騏之才見試於所司者有足尚也人患不自力耳能自力焉無不達也固有壯游學校而老不獲沾一命以死且退者謂之盡出於命可乎予於如騏竊有感焉其之官也鄉邑君子請予序以贈之如騏爲人謙謹篤實而智識不外著求其言則論議齗齗皆豁

施之方也其宰一邑何有夫令於民如父母之於子待之以誠而憂其所憂則民於令如子之於父母樂爲之用雖之死不悔此自然之理也夫父子至親也父苟不慈子非至孝鮮不悖者而況於如父子者乎推此則知民之誠不可以忽也吾聞如騏家居嘗延儒師以教鄉人子弟願學而無貲者又嘗作亭於路以貯往來避風雨之無所歸者其窮所惠於人如此況得一邑爲之者乎以如騏之素惠又用予言行之將來有不大及於民者哉若然則不但不孤崇高之所薦而於 聖朝求賢以備官使之意亦可以少副矣勉哉如騏予日望之



送縣丞丘君仲野還泰和序

泰和之民與賦視他邑之煩且富者在其十之四五視其稀且寡者恒十倍之縣亦可謂非小者矣士官於其間者苟有漁取於民之意雖虐取之民不至於其困有終其任不持一錢去者民亦未嘗見其甚有餘也惟取與否其是非之公論不獨士大夫能不昧下至田夫野老誦說之不置者蓋無間於其去住也然則細民之口固有可信而亦豈不大有可畏者耶近數年來官吾邑者固多而一毫無取於民者吾僅見二人焉以吉安府通判治泰和縣莆田余君淑昡暨縣丞姑蘇丘君仲野

也余君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丘君舊以賢良方正登庸之士雖進用有不同而二人者志同誼合臨財如淵氷忍貧如鐵石則一此余之所親見而嘗詢之田夫野老詢之雖千百人如出一口者也使諸居官有謀猷者皆如二君操持之確其過於人豈不遠耶正統八年春正月朔天下諸司自藩府至州郡皆應　表賀新歲而晉江右選其屬之素端謹者捧緘以行丘君預焉於乎丘君之臨財也尙如淵氷則其於臨事也當何如哉況是行又事當戒謹恐懼之至者耶夫士患操履不愼戒懼不至耳苟愼且至於官無不可任於事無不能理者也



以丘君之操履戒懼如此誠益守之弗懈將來造詣有莫之能禦者豈僅佐一邑而已哉茲當竣事南還吾邑之士大夫皆愛重之謂余宜述其美爲贈故書余所見且聞者爲之序云

送王訓導中蘊之任荊門州序

嘗聞先叔竹林府君舘授陳觀志甫塾時灘江王氏有敎先者數就往還竹林故從海桑陳先生學遂引敎先偕從先生後竹林旣出仕敎亦舉明經爲象山縣儒學敎諭自是王氏仕者相繼子復舉鄉貢爲化州學正遷北京國子監博士伯徵恭先亦先後舉鄉貢伯徵分教德慶州敬先亦舉明經分教郴州宜章再遷岳池教諭嗣先舉進士爲桂平知縣起霖舉賢良任新會縣丞於今又見吾中蘊焉五六十年之間王氏仕者皆起於儒如此可不謂之盛乎中蘊名琳尤謙謹而篤實以通經爲武岡諸生所知聘爲訓導比得　命往分教未幾以丁艱去服闋改荊門州儒學將之官其姻家刑科給事中劉誠之求爲序以贈行豈以余於王氏出而仕者皆有交遊之雅相知之悉故耶夫言必求於相知之悉者則爲言也有實然則余安得辭序哉夫古之爲治者莫先於敎敎化行於上則民自從於下矣未有敎化不行



而民從其令者故治人者莫如敎人用力寡而成功多也何也夫治人者治一郡一邑則一郡一邑治而已矣敎人者敎一郡一邑有成則一郡一邑之賢才散而治敎四方其爲治且有成不知其爲郡邑幾也敎人固愈於治人矣苟非身爲之本而文藝以爲用未有能成者也王氏前後仕者八人而職敎者半之若子復與敎先敬先皆有學行而敎人有造就者也中蘊所知必又深且悉過於余則於茲行舍此復何所視法哉若欲等而上之以爲法焉則非所敢量也姑書之以爲勸

送參議吳君亨晦之任浙江布政司序

朝廷建官其所掌兼於四方者處以要近而抑其品秩其所職專於一隅者置之疏遠而豐其祿位蓋抑品秩者豐其祿位之始而豐祿位者抑其品秩之效觀於以六科補藩方有足徵矣六科七品職耳四方章奏得以正其錯失雖六卿大臣無不在所正之內比其滿而遷也豈獨出補藩方而已雖六卿之長貳以至臺憲喉舌之府參常延平之司其正與佐皆得補之而不得以為徼倖焉其出而補藩方亦往往以內無闕職而外有重務者然後以行然則六科之膺重寄夫豈尋常銓注於授闕者所可得而擬哉安慶懷寧吳君亨晦在宣德間



卽以明經領舉於鄉為第六人既而會試中選 廷對遂舉進士觀政大府有賢能稱 聖天子正統之初首擢為工科給事中小心恭慎逾久不懈數年 命掌科事大得譽於縉紳大夫君子之間蓋又六科中之表表者也歲之癸亥有言浙江銀場宜得廉公寬簡之士往視其間庶幾奸弊不作官民盡便公卿大臣預薦舉者咸謂非吳亨晦其人不可名奏擢為布政司右參議或曰亨晦嘗欲薦補六卿副貳之員闕者今以往監銀場固為大得人矣其如少屈何哉聞者以為君子之仕期得施其所學以惠利人而已矣初不計其所居之位崇卑內外何如所學誠能致君於上澤民於下所處雖在疏遠其為貴且樂莫之能喻也所居雖高且近而所職者有不稱君子反以為媿使亨晦能不以其所務者為易而忽忘之非獨有可貴且樂於將來而由遠以遷近由卑而升高亦在所必至此理之自然也於其拜 命奉 璽書之官也其同官友李給事中用初相率屬余文以為贈余亦重亨晦有素者故舉論薦亨晦之公道以為言且致願望之意於是行云

## 送知府易君時中赴成都序

宣宗皇帝恒念民之休戚所係莫踰郡守蓋嘗 制詔



吏部非出三品以上薦者不得以任遂著為令所以慎其選也 今天子嗣大寶之初四方奏闕郡守者十有一 詔令廷臣各舉一人於是吏部尚書郭公首薦禮部員外郎易君時中時 宣宗皇帝梓宮在殯尚書胡公方資時中相事而時中乃以薦去留之不可既而公自嘆曰易某豈直資相祠事而已設有大薦又當屬之何人蓋二公之視時中皆如懷中之寶以待售者郭公重為郡得良守胡公重為 朝得賢臣所重不同其心則一於公而已竊嘗以為大臣事君鮮有大於薦賢者也古稱達視所舉予於今日益有以知二公者矣時中

既擢成都知府尚書胡公侍郎章公謂予宜有言以光榮其行予曰嗟乎士能為邦家之光閭里之榮者頼聖朝之寵命與明公之知薦斯二者足以光榮於無窮也矣待言而後然耶然予進不容以辭於二公退不可以薄於二公時中不容自黙也古之君子誦詩書以為言修仁義以為業其孰不欲得志於時領明公之薦受聖朝之命是得志之時也茍得志矣而澤不加於民君子以為猶不得志郡守古之諸侯澤足以加於民莫要焉夫一民之情有所未知一事之利害有所未喻皆足以為施澤之累是故虛已以處民則不壅而明志已以



察事則不偏而審如是而後施澤於民民其有不被之者耶以吾時中之才之美其何難於此者時中誠無負於郭公所舉則於胡公欲留之意有不遂於他日也耶時中世家袁之萬載與予同舉乙未進士而自行人遷任禮部為人溫雅端慎居官從容有為蓋嘗蒙恩贈二親以其職尤足以徵其材賢云

贈大理左少卿程公文質序

今天子嗣大位之初江西民有阻於饑者自作不靖於大盤山將窺覦郡邑以為害時新安程公以監察御史巡按十有三郡　朝廷方發兵以討寇程公先事辟守禦者而資助於鄉丁得吉安之永豐撫州之樂安臨江之新淦凡三縣之人而擇其吏之有為者以佐指揮公領其綱一舉而取平之於是兵不加境而郡縣咸得安輯焉事聞即拜程公為大理左少卿於江右是歲秋程公始得代還遂掌大理事監察御史按治外服凡其吏之貪懦民之休戚利弊與夫風俗美惡事勢緩急皆所嘗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蓋是數者固為不易得矣況於禦大災而捍大患耶若程公者可謂百數十中一人而已宜乎其膺　榮命衆人所未嘗有之也其視事於大理也其鄉士君子之在京師者莫不為程公榮相與



屬文於余為贈江右余鄉郡也頃自鄉郡來者無問君子細民皆譽程公善政如出一口則予所謂不易得者無不有之又不獨禦大災捍大患而已也古人於凡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之人宜有不窮之報而余之於程公嘗亦表著其美庶幾乎古人之意也大理古之廷尉天下獄冤資以平者也人之大災大患又孰有大於獄之冤誠推向之禦大災與捍大患之心加於平獄則其獲報之隆又豈特在於其躬而已耶古之于公可以徵矣故於贈言之請并書以為薦云

送邵武府經歷粱叔蒙詩序

二十年前叔蒙與同産弟叔車並舉永樂丁酉江西鄉
薦叔蒙爲第四人蓋春秋之魁也是時叔蒙　泊菴先
生爲翰林侍讀兼春坊贊善叔本之爲納　教諭從叔
撝之已舉進士一門仕者衆矣兄弟遂相引退以儒爲
業或進其所不及其後泊菴先生物故本之自教諭遷
西蕃紀善撝之自進士擢主事郎中久之亦相繼沒於
是叔蒙叔車與弟叔濟暨本之子叔莊相與嘆曰先世
仕宦不可不繼而況遭逢熙明之世也哉叔莊首舉明
經得補鄉校訓導叔車繼舉丙辰進士叔蒙舉賢良方
正叔濟舉文學才行梁氏一門仕者復彬彬乎盛矣嗟



乎士之進退出處固各有命而亦莫不各有其時惟能
安命以待乎時斯可以爲君子世之人欲違命與時而
妄有所冀焉不得不以咎已而以咎人可謂之君子乎
此予於梁氏兄弟所爲獨有取也歟叔蒙之擢邵武經
歷縉紳交游之士皆賦詩以贈行而謂予宜序以引之
獨念循發蒙時泊菴爲里塾師或以故去則其尊府畦
樂先生輒來署焉先君奉師之禮甚隆先生愛循之意
甚厚其後泊菴考禮部試余與撝之皆在所選忝同朝
者數年而與泊菴又忝同官益見親厚比余考禮部試
叔車亦裒然在舉列且相與無不相善者則於叔蒙之

行而忍以無言耶夫欲以有言者苟無愛厭之意存焉
則亦徒言而已君子之所以愛人者莫大於德叔蒙泰
和疏達勤敏士也誠益謹以持身而思惠以及人則德
爲有光於其先與鄉邑之交游者矣於是乎言

## 贈監察御史方君懋德序

新安方君懋德既舉進士之二十有三年爲正統二年
始自太常博士用薦轉爲監察御史太常博士監察御
史其秩等也太常職有事於　郊廟百神之祀博士尤
清而有文翰之典非其他所可擬御史則司憲紀以肅
百職激濁揚淸於內外此二職固皆處乎清要不可高



下而懋德乃由博士用薦轉御史以爲榮乎非耶頃者
監察御史難於得人新進初任之士率不預選必得練
習警敏通大體而識事情者然後廷臣薦而用之由此
觀之懋德由博士轉御史官無所增益其應得人之舉
爲榮大矣或謂與懋德同舉進士者往往有任方岳列
卿佐者蓋非一人非一日矣而懋德獨積累僅至於此
是何滯也余曰君子不以其進之速爲貴而以其成之
固爲美譬之爲山積之也漸築之也密不計其歲月之
多惟戒其成就之驟如是則雖至於九仞之高蟻封之
所不能入淫雨之所不能夷可以永存而無替矣懋德

自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凡若千歲自庶吉士爲太常博士又若干歲於夫學優而仕仕優而學懋德服之已有素矣且清慎而有文學爲上官所稱其有成於方來如山之極其高又豈蛾封浮雨之所得而侵哉於其轉御史也其交游之厚者相與推刑部楊主事寧求文於余爲贈余與懋德同舉進士故知其詳爲序之不辭云

劉氏考妣輓詩序

正統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贈徵仕郎行人司左司副丞新劉允恭先生之配太孺人文氏卒於家自其生至此年已九十矣明年閏四月其子監察御史克彥聞



訃將請於 朝歸治喪葬以余同郡乃奉 朝大夫士所爲司副與太孺人輓詩來請爲序首簡蓋司副没於今二十有六年矣而太孺人歲亦登于耋耄倘能使人哀之至形於詩非有德譽之盛不能及此夫豈世之有才而不得其年者使人傷悼之可比耶竊嘗求之司副與太孺人所以見哀於人之實蓋司副性至孝元季奉父避難山中或得一食之美必留奉父而自采藤實以療饑時乎父没一見藤實輒思其父悲泣不已歲時奉先薦享之外更設其親平生所嗜曰庶幾少娛吾親也嘗夜獲竊魚盜訊之乃恩人子即釋不以語人里有窮踰盜其家器物者既而究知其人乃於已有瓜葛之親曰吾寧忍發以辱其世乎數年盜以所竊銀器私鬻與人爲怨家增直市以告司副欲假以報怨司副徉曰非吾家之物其長厚如此太孺人自幼喜讀書好聞古孝子節婦事未歸事寡母克孝既歸奉舅姑以禮鄰有窮於索負欲自盡者太孺人憫其死出貲代償所負卒不責報每遇饑貧輒出有餘以濟其急無問戚疏德之不置而允篤於相夫教子克彥以明經舉進士以至今官不辱太孺人頗有裨教焉司副與太孺人所以得受命書贈封官秩如其子者皆在此也豈獨足以得哀輓



於朝大夫士而已於乎爲善之報獲於生存而益著於身後余於司副與太孺人見之故爲序是詩也并書以勸夫來者云

慶曾母趙氏壽七十序

吾泰和城西秀溪之上有曾氏其先徙自邑千秋鄉之龍徑西湖里有曰仁道甫者以忠厚見稱於鄉族余嘗識其長子浙江按察僉事克偉交其仲子克庸皆能世其父所以稱於鄉族者克庸常遣其子今富順縣儒學教諭衡秉鈞者從余受經愛其獨狷介卓卓在倫輩知其爲有所承而然也今年克庸從子潛江主簿秉德以

職事被詿誤至京而其叔正巳之子曰秉玉者匍匐扶持調護而來如於其所從出雖備勞苦不厭余以是益信曾氏之忠厚不獨一世一人而已孰非有所承而然耶秉德得白秉玉辭歸奉養其母走告余曰秉玉不幸少孤賴母趙氏教育至有成立玆母幸獲歲周七十初度在邇願得一言歸以爲壽幸莫大焉其請至於六七不倦且曰秉玉先祖妣出先生陳氏言幸不吝余因歎曰秉玉不遠千里爲從兄尚若此知其爲母當何如也遂不辭而爲之序曰孔子謂仁者壽蓋以壽爲仁者之効也今覩曾氏逮世皆以忠厚相承自其祖孫以至兄



弟忠厚無間忠厚非仁者乎秉玉欲爲其母之壽亦惟培養乎此而已誠勉力培養之不倦將不獨足爲母之壽而曾氏之流慶益遠而無窮矣秉玉其尚思所以副余言可也

## 贈孝子胡大年序

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誠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此恩德之施於我者所爲莫大於父與母而我之報於父母者所爲莫大於孝則孝豈非爲百行之所當先乎譬之於水必先濬治其源其源既深由是引導而爲溪澗雖千流萬派其達於遠也可立而待矣譬之於木必先培植其本其本既厚由是發生而爲枝幹雖千條萬緒其聳於高也可坐而致矣人能善事父母以成夫孝之大猶於水能濬治其源木能培植其本則凡四端五典莫不由之而生百行萬善莫不由之而出內而修身齊家外而事君事長化民成俗何往而非此道之推乎所謂本立而道生者此也此君子所爲惓惓篤於孝也淮西舒城有敦行之士曰胡紀大年者自少已有志於顯揚其親曰事親而不能盡此道不足爲孝乃肆力於問學日以登庸爲心數年遂自太學生釋褐擢吏部文選主事其



部銓衡人物之所而文選其首屬以大年爲主事其爲選擇而使之也可知正統七年蒙　朝廷推恩以大年之官封其父仕廉甫母妻皆爲安人此又足見大年克稱任使有以遂其志也仕廉甫既受封因來謝　恩闕下得疾而卒大年奉柩歸葬於鄉痛其養之不終乃結廬居於墓側朝夕哭奠飲食如事其生而終喪未嘗近葷酒嘗有鹿群環鳴於墓去來不驚人以爲其孝誠所感既而有司爲上其事　詔旌表其門曰孝行之門時大年以官滿九載遷員外郎仍任文選　恩命並下凡其鄉郡之士仕京師者相與推通政司參議湯君來求

贈以言士之生也登庸於時固難而能得旌異於當時尤難得登庸有道能自力於已斯得登庸矣得旌異有道能篤孝於親斯得旌異矣誠又推是二者以效忠於國家而不替焉將見登庸旌異之來有莫之能禦者豈特如今日而已哉勉哉大年以副余與鄉郡君子之所期望者可也

張氏半村居詩序

會稽張君友讓其先本合淝人宋有諱岳者以武職扈高宗南遷始家於會稽之勇樂村以村舊有張姓而懼其相混也遂自名所居曰余貢鄉以別之鄉人因稱爲



余貢張而稱故姓曰勇樂張自岳至友讓十世矣村中居者止二族友讓以居得其半也又距郡城半舍而近介乎村郭之間因名其所居曰半村環而求之曹娥錢淸二水出其東西而合流於其北以入於海會稽秦望禹穴南鎭雲門若耶諸山列峙其南相高並秀可望而盡蓋張氏之居雖得乎村之半而名勝之在山川者覽之無不得也其可樂爲何如又嘗以謂平原野水之耕釣長林邃谷之遊既此窮者之所樂而達官貴人不與焉周旋乎冠紳之間居處乎堂階之上則達者之所榮而田夫野叟莫及也友讓介乎村郭之間以居雖進退處窮達之際蓋有超然獨得於其外者其以半村名居豈徒然哉友讓爲人廉直且灑然無塵俗之氣亦時見之於翰墨間有可嘉者間以材舉至京將得官矣尤以所謂半村居者求歌詠其山川之美於士君子孜孜不倦其有得於窮達之外非耶夫仕溺於富貴與窮果於忘世皆非得時中之道也若友讓之退非獨善進非忘返其庶幾可與言此矣因屬夫歌詠之富也爲之序于其首簡云

送楚英上人序

學於佛者有三戒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



其爲書奚啻數千萬餘言而其大指不過欲人舍惡而趨於善而已自世之學佛者以爲其道在於屠割烹灼以苦其身茹淡含辛以瘖其口禁絶念慮以死其心否則奔走卑辱以崇飾塔廟爲務然薰香以敬禮其師如生誦其書至百千萬遍以爲可以弭禍成福或又攝衣升坐爲不可知之說以相問答視逼窘爲勝負要其師之舍惡趨善之意固如是而已哉誠使正行順履而非善不爲愼乃出辭而非善不道怡神靜慮而非善不入於心則其所以戒於身說於口行於心者何往而非律非法非禪哉此學佛之得者質之吾儒孔子所謂非

禮勿動非禮勿言思無邪者是也佛以直指人心見性而成猶吾儒者存心養性事天之意要之舍惡趨善皆本於心豈待求諸外哉上人楚英嘗以佛學為其徒之表率久矣今年又用薦者得住持于嘉禾之精嚴寺其素所交游者今欽天監五官靈臺郎潘緝熙屬予序以為贈楚英謹持戒律者也茲又將表率其徒於一郡故予取其師之大指有近於理道者告之使之相與勉焉

送鄒尚友還五雲詩序

五雲鄒君尚友自舉進士歷官至今幾三十年大夫士之久於朝者多能識之且道其為君子人也今亦老且



病矣會 聖天子寬恤之詔再下仕者許以此請放歸田里於是君以澧州守來考績遂得請焉朝士君子之相厚者皆為之喜且惜其超然獨去也有綢繆不忍釋之意相與酌酒飲餞都門之外而賦詩以寓意中書舍人劉長謙鍾子勤以屬予為之序鍾劉及予皆君同郡而鍾劉又嘗與君同官久則屬予序豈不宜哉君事
太祖高皇帝為中書舍人今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黃公宗豫亦君之故寅友既而君改知縣遂官澧州凡君所至輒平易以近民雖無赫赫之威而民畏之愛之又不得論議之則謂其為君子人者豈過譽哉而於其歸為之喜者亦豈以其惠之將不加於民哉以其得休老病於家而無所繫累於已耳此愛鄒君者之私情而非愛民者之本意也今之守令不驕則侈不貪則懦求能如鄒君之長民蓋不多矣於乎安得鄒君復出以庇利夫一州一邑如昔日邪予於其歸竊有感焉而特於此發之

送劉嘉會還廬陵詩序

廬陵劉君嘉會既罷官歸之若干歲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薦於 朝詔徵至而君春秋已幾八十自以旦夕益迫衰耗不足以勝任使懇懇乞骸骨歸 天子憐而畀



之時宣德戊申二月丁丑也介行鄉郡士夫君子在京師者莫不重其可用而惜其年之邁且喜其得請也相與賦詩送之而授首簡於予為序夫士四十強而仕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也有位者七十已優老況於八十而未有位者乎劉君今日之歸有足以見 聖朝處人君子自處其皆由於禮矣則所以喜者非為一人之私也初君以明經舉授壽州儒學訓導教諸生必傾竭底裏一時賴之以有成者甚衆既而以建言合 上旨陞常之武進丞武進今大宗伯胡公之鄉邑也夙號難治君至官待人以誠而民多悅從不見有難治者故今被

召命而來也深見禮於胡公公一見之卽曰此吾邑故賢貳尹也亦未嘗不重其可用而惜其年之邁比其得請歸也亦未嘗不爲之喜焉於乎此可以徵其素履矣君少從學於吾泰和海桑先生陳公自餘諸老先生皆及親炙至今接談之頃尤能歷道前數十年之事則其所以得譽於鄕邦者其無所由然耶海桑先生教君以有今日則君之歸師表後進容不猶海桑耶豈獨逍遙泉石以樂其餘齡而已也敢書以爲贈行詩序

## 贈李行人考績詩序

宣德三年四月八日予友行人李泉子淵以居官滿九



載將考績赴吏部其同門友進士張純監生吳員相率素所厚者賦詩以爲之榮而具首簡於予屬爲之序夫張進士之所爲屬予序者豈無由然耶方予領鄕薦赴春官於北京時實與子淵及其鄕邑五六人者偕行數千里內風霜氷雪之際舟中斗酒相聚相歡好如平生比至予旣忝舉進士而子淵之五六人者亦衰然於榜中其後或列六卿之屬或掌奉使於朝或寄民社於外而皆有賢譽在人之口耳固不可謂之不盛矣然今十餘年來而猶同在朝者則無幾人獨余與子淵尚如舊近又得張亦以舉進士至而三人者追憶往時相好之舊或存或否不能不有感於中矣子淵茲又將有不次之擢內外旣不可知又安知夫晤敎之何如哉此予所爲益有感也然則張進士之所以屬予文者固有深意而予亦得以寫其懷抱焉子淵爲人篤實而謙謹好文而樂義居官惟以敬職爲本隨所遇事不以難易險夷有所避就其立朝與奉使於四方無愚賢不肖皆知其爲君子人不肯少有欺慢之心而子淵亦不驕不屈有足以稱夫任使者其考績於天官有不得夫善最之書也哉於乎予之同年進士三百有五十人任京官者什之七八而子淵之儒素尤予所敬重者聞其尊府好善



業儒其所自來遠矣故併爲書以見子淵之非偶然者焉

## 送封監察御史嚴仲恭還分宜序

仁宗皇帝踐阼之後卽大舉推恩之典於朝臣故朝臣之稱所職者皆得受封贈其先代有差今 聖天子之嗣大位蒙 恩典者蓋尤厚焉袁之分宜嚴氏孟衡初以進士擢爲監察御史居官出入焯有名稱於是其尊府仲恭甫得受封以孟衡之官而母亦受封爲孺人誠聖朝之盛典斯文之榮遇也仲恭甫旣受勅褒衣博帶蒼顏白髮光輝照耀乎閭里間蓋不勝其感激之至情

矣乃躍然促裝就道不遠數千里來拜俯於　闕下用申其感激之情焉會孟衡按治自蜀還遂得掖隨仲恭甫以出入禁闥父子之間榮名盛福兼有於當時郎人生之至幸復有加於此哉嗟乎仕於朝者衆矣　天子推恩得以及其親者固亦不少而其中有幸不幸之間焉或父存而母沒或母存而父沒甚至有父母俱亡者雖蒙　恩典隆盛而不得顯其親於當時矣此其謂之不幸非耶求如吾孟衡之父母無恙以有今日蓋什伯中之一二耳何其樂哉其視世之父母雖存而未嘗沾一命以徒老於家者則又不可同日語也此予所爲獨



羨仲恭甫也仲恭甫歸分宜其鄉士友之在京者介行人易時中來求文以道其榮遇予與孟衡及易皆同年擧進士而孟衡有尊府如此予安得不爲之樂道哉於是乎序

壽劉君廣泰春秋六十詩序

吾郡五雲邑有秉禮蹈義之士曰劉君廣泰者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廣衡君伯兄也以景泰三年九月某日春秋周六十廣衡君竊念其始孤時兄弟五人伯兄年方十四季弟廣嵩才及三歲內無彊而有力可恃之親外有徭賦供輸難勝之事懈念之者雖多而幸其失墜者亦未嘗少上賴伯兄勉於植立不辭險艱匪但畢務於公私兼以周庇於弟妹迄今四十餘年兄弟具在聚食二十餘指內外長少庭無間言使先世之業幾墜而復振已又得以肆力於學進取顯榮自秋官屬佐長又藩憲以至贊理都臺凡此何莫非伯兄之力也今兄幸際六十初度之辰而已拘於官守不得躬拜左右稱觴爲壽此心之歉殆惓惓於朝夕而未已焉乃求朝之縉紳大夫作詩以申祝願之情而以首簡屬爲之序余亦幼孤賴兄之力得以不墜而有成者則於廣衡君之所以爲懷其能無所動於中哉此余所謂樂爲之言而不



敢有辭也劉氏世爲五雲名族其先本河南祥符人宋季有爲萬安丞後遂居縣城西之橫街里爲萬安人子孫衆盛占里之半邑人因稱爲劉半街于以見其先世積累之盛之所致也使其非有賢者之衆則雖盡有斯里而無其他一人間之人將指而譏之不暇安在其有善稱若今日哉然劉氏不獨稱善族廣泰君不獨稱賢兄余聞其居鄉邑泊然自守而惟教子孫以事詩書課童僕以躬耕鑿雖居城郭且有弟在勢要未嘗自恃以有干於郡邑長貳而或爲之媕婀此余所爲重其秉禮蹈義而非其他爲父兄者之可比也於乎誠如是而不

侀將其名譽之著壽福之隆詎止於斯而已因序其祝壽詩并致期望之意如右

救荒活民書補遺序

孟子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惟聖人全體此心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觀於　聖朝救荒之舉有足徵矣江陰朱熊維吉嘗出粟千石以助有司賑饑蒙　朝廷賜璽書旌其義矣旣而愧其所出以助賑者不廣復取宋從政郎董煟所纂述救荒活民書補其遺逸鋟梓以行於世冀有以助行不忍人之政者之萬一其又非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歟嘗觀七八月之間旱油



然作雲沛然下雨人知蒙澤潤於天矣而不知雲山川之氣所蒸雨溪澗之水所升輸小以成大也出泰華之產發江海之藪人知受惠利於地矣而不知泰華江海由於涓埃之積資納以成博也朱氏欲有助於行不忍人之政其猶山川溪澗之輸於天涓埃之資於地者乎況是書有古昔聖賢曁我　國家仁民之意載諸訓典者在焉得不足以宏其所濟耶在典牧者用之惟其宜耳熊有孝行見稱於鄉其所以惓惓於義者孰非是心之推聞以書補遺求余序故爲之書

長樂曹氏家教序

閩之長樂有篤實之君子曰曹君叔善者余舉進士同年友也自舉進士以被選爲太常博士改順德府儒學教授前後幾三十年旣畢其所職矣念其子姓家居固務誦詩書以爲言修仁義以爲業然懼其或有未易入德者乃酌古今人所嘗行之事無間雅俗苟有合於人情宜於土風而順適乎天理之本然者爲數十條合爲一編其中大而治心養性承先裕後微而飮食動息卽吉避凶與凡應事接物之方靡所不有名曰曹氏家教將以示爲其曹氏者使之守而行之以駸駸於善道其裕後之心亦篤矣今年自順德以歲滿來考績于京師



遷廣東高州府儒學間出是編求爲之序夫惟教於家者一於深雅則中人以下不能仰而企一於淺俗則中人以上無所引而進是編有雅有俗用其雅深固可以造於遠大用其俗淺亦不失爲鄉善人其立法之意亦長矣余嘗求之叔善其在太常致愼以持身秉虔以相祀自卿佐而下咸賴之有濟比官順德汲汲以誨諸生爲務諸生被其誨者不獨遂於經訓而於行已應務往往不外乎其所以教於家者於乎夫豈徒能言之而不能行者之可少同耶爲曹氏之子姓誠以叔善所行所言而力勉之於身何憂患之能干而何德善之難成也

哉叔善名賢蓋曹宗之表表者云

送楊允嘉還建寧序

允嘉名某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之次子其來侍父京師數年搢紳老成謹飭耆望君子皆見親接而愛重之其他澆浮鄙艷之流不獨不識而亦未嘗及一見焉於乎此可以知允嘉之爲人矣京師人物之淵海也卿大夫之子弟居者非閑家教與絶外慕鮮不惑於流俗甚至恃勢肆爲非義不淫溢及禍不止使其父兄亦得　君如楊公其又當何如耶公以儒彦歷事　四聖見信任在公卿之右於今已三



十年顧允嘉爲之子如此其賢於人遠甚而亦足以見公之能教矣歲之己酉允嘉將奉父命南還省母且畢有室之願而戀戀懷不忍去意交厚善者謂予宜有以慰勉之夫愛親在順乎親之志也公之所以教允嘉者豈有外於飭行修業光顯其身以不忝其世哉省躬以防其過務學以益其知致愼以終其美斯三者足以順乎親之志順親之志顧不由已乎此允嘉所宜盡心也允嘉閑家教有素固無俟予言而予素辱愛厚於公且有贈言之責舍此其何以相告哉允嘉秀偉而端厚志高才敏讀書屬文巳駸駸然有進誠不鄙余言而益勉將所造孰之能禦耶如是而後稱爲公之後也予敢以爲允嘉言之允嘉其以質之尊府何如

送劉副使士皆任廣東按察司序

宣德戊申之冬予友劉咸士皆以歷四川河南兩按察司僉事滿九載來考績于京師會　朝廷選大臣肅清風紀四方憲臣考績至者率不得茍書最而士皆以在書最列明年吏部上績遷補河南按察副使未行其前任者坐事得釋應復舊職　詔改士皆任於廣東介行工部郎中蕭君養高太常博士楊顯希淳求諸搢紳君子歌以送之而授首簡屬予爲序竊恤　國朝自洪武



中到今吾邑之士任憲職者不爲少矣而爲按察副使才四人焉四人之中三出於劉槎翁先生子高子敏其一則士皆也雖非時同而可謂劉氏盛矣初槎翁先生以宏材奧學事　太祖高皇帝由職方遷北平氣和而內實剛行潔而政寬恕皎然如白璧之無瑕溫然其德惠之可卽先輩君子之巨擘也其流風餘韻在人者至於今尤彰彰不衰於乎不有作於前固無以視法於後不有繼於後又何以儷美於前予與士皆鄉之後輩而知先生者有志之士尤欲求其所未聞且遠者而私淑焉況先生吾所巳知而近者舍之而他求豈好善有誠

有哉士皆舉進士贊憲兩藩固已有賢譽於時矣今爲按察副使而與先輩巨擘實同則予欲有言於其行非舉此不可也不然則道在邇而求諸遠豈忠告之謂哉雖然予之斯言非空言也誠不鄙而取之將其流譽自有以追配於先生者矣士皆茲行又得便道過家躬捧命書以爲親榮以遂其平生之至願爲樂可勝道哉因併書以爲詩序云

## 送知府白瑩中還紹興詩序

正統十三年春天下諸司皆來上計京師藍自京畿有司以至鹽馬之吏自外藩憲以及州縣之官不下千數



百人其間有賢有否有勤有惰有得其民之心如慈父母之施愛於子有失其下之望亦如畏虎狼之致慽於人者焉然何足以知之賢而勤者得　賜璽書褒諭足以榮於無窮其不賢而惰者見付有司罷黜足以辱其平生又有得其民之心者民愛之如父母或求還其秩於　朝廷或求詠其德於君子所以願望之者無所不至失其下之望者人惡之如虎狼或相與訴其罪於官或相與彰其惡於外所以驅逐之者無所不爲士之仕也果何以得此於人哉傳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觀於此可見矣陜之濮中有磊落傑出之士曰白瑩中者甚殆所謂得民之心者歟瑩中名玉自太學生釋褐擢判江台州府通判繼調任紹州府兩郡人士仕及有事於京師者甚衆然其相與稱譽瑩中之善政者如出一口以謂郡當凋弊之餘而得瑩中佐理其間爲患者除爲利者興爲惡者有所懼爲善者有所賴故其去台而適越也台民乞還之者如子之望父母官滿而去越也越民乞遷爲郡守者亦如台民之望其留不獨求還其秩於　朝廷如前日而又求詠其德於君子如今日者焉則謂非其自已求之之福而何蓋瑩中既以越民請得爲其郡知府比來上計而還紹興人士又求縉紳之士



作詩以詠其美此余之所以云然也詩凡幾篇今濬縣丞魏璘又以郡人之意請爲之序余故樂爲之書使人知瑩中之非可以易得也

芳洲文集卷之四終

泰和陳循著

## 序

### 石岡蕭氏族譜後序

泰和之石岡蕭氏始於諱遜者自玉峽來居之至於今傳十有五世矣世多業儒固有傑然忠義材學之士嘗出於近代者而惜其皆不遇以顯而始大顯於今河南右布政使省身豈非積累之久而發之乃大乎布政使君游鄉校時予已敬慕其爲人矣比其舉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則又聞凡稱士之温恭



謹重者率歸之今爲河南而聲譽爲益著謂非大顯可乎予嘗親接布政使君之父自誠先生於鄉黨庠塾間久其言德温温淳篤古君子也嘗竊以謂子弟有若父兄何患乎家不振閭里有若先輩何患乎俗不厚今幸先生康健清明且教授於鄉族雖老不倦後生俊秀有所考德而問業焉夫即先生之一身固宜有賢子如布政使者況積於其先者非一世一人耶將其後之興有不止此也布政使君間以先生所續其蕭氏譜屬予一言泝蕭之先爲齊宗室子雲子雲之後有諱望者居臨江之玉峽而遜則望之孫今譜斷自遜始而以玉峽自望以下七世冠於其前以備參攷而蕭氏之所謂忠義材學卓卓於前日者則已具見諸先生之作予特舉其發於今之盛者以見積善之慶有如此也蕭固鄉之宿望今家居者雖無復赫赫之盛如往時而亦未聞其有乖爭之風如他族者至於淳謹之習尤多於乎爲善孰有外於是乎

### 泰和南富王氏譜序

泰和南富王氏系出太原唐龍紀中有諱彥者徙居廬陵之何山以避亂彥字元仁好善樂施人稱長者又卜徙安成之蓮嶺宋景祐中其後有諱辰者始自蓮嶺徙



泰和之南富自彥至辰九世皆錄於前題曰安成蓮嶺之派自辰而下通十三世皆錄於後以爲泰和南富王氏之譜蓋辰生富貴盛貴盛各他徙富三子長美道爲宋學諭美道亦三子長元承所居建樓其後又因自號南富樓居王氏以別於其同姓譜元承之七世孫守訓守貞所作故錄樓居者特備亦蘇老泉爲親之意也元承之孫仲鴻嘗從宋丞相文信公起義兵以勇力率先鄉邑丞相爲之嘗經其里本王晉公故事題其舍曰續槐精舍至今墨蹟猶存今王氏兄弟以明經舉鄉貢者三人曰經太康教諭歷郡教授曰維曰紳皆太學生舉

進士者一人曰紱經維紱皆仲鴻之六世孫丞相所謂續槐其有徵不誣矣要之皆植德之報也於乎欲其後之盛且賢者可不知所務哉守訓經維之父而以維後其弟守敬守眞紱之父也皆予所識而信重者獨維同游邑庠最故其他養恬逸老務義讀書於鄉族者尤比比焉亦可謂盛也矣經維之來京師以此譜屬爲序因爲之書以視其將來者庶乎其有所感發哉

## 浮梁田西李氏增修族譜序

浮梁之田西里有文獻家曰李氏焉系出唐衛公靖四世孫江南等處安撫使元元子饒州刺史祐黃巢盜起



避居歙之黃墩刺史又五世至宋秘書少監璣璣子亨正紹定壬辰進士由道州司理遷浮梁縣丞丞子昱咸淳乙丑進士授縉雲縣尉始居田西縉雲子久益咸淳甲戌進士以乞養母得補浮梁主簿虞道園爲表其墓者浮梁孫仲元延祐四年中江浙鄉試授處州儒學錄處州四世孫亨善洪武中舉茂才歷東陽奉化兩縣丞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文林子安授永樂甲辰進士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文林郎嘗倣歐蘇之法重修其李氏譜作世系圖衣冠光榮叢載三篇共爲四卷自序其首且有望於後人世纂代修其尊祖宗而教孝弟之心至矣至是御史增而續之求爲之序夫所貴乎士大夫家以其不昧於所從出不紊於所同分禮義仁厚之風恒藹如也然非有道以維持之不能故譜族所以維持禮義仁厚之道也御史能由是道豈獨承其父志將見李氏子姓尊者逸而卑者效其勞富者予而貧者有所仰禮義之風行親其親而賢其賢長其長而幼其幼仁厚之俗著有不本於此耶故爲之書以俟其來者云

## 陽城林氏重修族譜序

余自濫官於　朝凡閩之士自儒學起家者鮮不識且知之獨林陳二姓居多焉譬之於水與木水之支流衆



且盛者其源必廣以深木之節葉繁且榮者其本必大以遠則夫人之貴且多者有不根於祖宗積累之厚且久也哉若莆田之陽城林氏其可驗者也林氏之先有曰披者仕唐官至太子詹事子九人並爲州刺史時人稱爲九牧林氏曰攢者官至福唐尉母喪廬墓致有白烏甘露之祥事上詔旌其門時又稱爲闕下林氏至宋紹興間有登第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曰枅者始徙居陽城遂爲陽城始祖銀青幾傳至宣議宣議傳朝散朝散傳中大夫大夫傳知縣知縣傳將仕將仕傳節推節推傳帥幹帥幹傳致政致政傳副使副使四傳而至今贈

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用徵僉事傳坦坦今貴州按察使也自銀青至按察凡十有六世矣而其間躋顯仕者什七八隱德弗耀者才什二三耳不謂之貴且多可乎貴州公懼傳世既遠而不譜以載之不惟無以別其親疏長少之分且將失其所從孝弟之道必至蕩然於宗族矣乃因其譜之舊而重修之間又懼其先祠之成於上世者日就傾塌無以致夫歲時享祀之誠嘗因謁告歸家徹而新之於乎譜以示其族人使知所從與夫親疏長少之分則孝弟之道興矣廟以祠其先代使有所慕與夫風雨霜露之感則追遠之義著矣貴州公



尊祖敬宗之心何其篤也哉公舉進士郎擢陝西按察僉事再調廣西湖廣而遷今官所至赫然振風紀馳聲譽為士大夫之所稱重蓋又林氏之表表者今年自貴州考績來北京間告余以新祠修譜之故請為序於編首公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也忍不為之一言以孤其盛心哉林氏子姓誠能以公之心為心某吾親也不可以薄某吾長也亦不可以忽親親長長之道不失於家將見自家而刑於鄉自鄉而表著於四方有不在於此乎故為書之以勸

## 西昌冠朝郭氏族譜序

西昌冠朝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蓋子儀第六子曖曖次子釗釗第四子仲恭仲恭長子翟翟字元明以僖宗乾符五年避黃巢亂自金陵徙居吉州泰和縣龍泉鄉十善鎮隱儀岡元明四子長延勃次延嵩次延暹次延禧延禧又徙居符竹延嵩曾孫塈曰五十一副使者又徙居層溪為層溪之始祖副使二十郎二十郎傳堯堯傳僅僅傳之美初泰和里名有層溪而未嘗有冠朝也宋景祐元年僅與之美父子連登進士仁宗嘉之改僅名佺賜詩褒勉既而佺官祠部員外郎河南府運判贈太常博士之美官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國軍



其太常誥詞有曰卿父子同科名冠朝廷因取以更其所居層溪里名曰冠朝里云自是四方聞稱冠朝里者雖庸夫孺子皆知其有以郭氏父子同科而得名也其為榮孰愈哉鄉邑鄙人有與佺同姓者往往冒其支裔以為其所從出至誣名卿大夫求一言以取信於後人者有之此固出其所慕然公論之在人口孰得而掩之耶甚矣譜之所載不可以不謹也之美傳德善德善傳大經大經又七傳至祥彬祥彬四子以昭以貫以恕以存以昭　國初自大寧預奉　天征討沒於陣永樂初贈武畧將軍富峪衛副千戶以其子環襲職環自永樂

官京師三十年始以 恩例調補吉安千戶所於今又十年矣嘗與其季父以存甫曰先世譜系難明而族人之聚居於冠朝者日遠且繁使譜不續將無以明本源而別戚疏尊卑是非於方來也夫本源不明戚疏尊卑是非不別若無害然尊祖敬宗親親長長幼幼之機所關不可一日無者以存乃命其從子永高暨其子永方永潔永信等命宗族之老成賢智若思昌甫者相與續其世譜其法同姓而非所同出者雖居冠朝不錄世絶而懼有妄冒者則直註曰無嗣非其族雖富貴不收果同宗雖賤貧不棄得夫尊祖敬宗親親長長幼幼之道



譜成以余辱倩於郭氏者謂宜爲序其家有劉槎翁先生所錄先世遺文及當時卿大夫君子題跋可徵非一非特余言而後能示信也獨念郭氏之先勳業著於唐科名顯於宋而其子孫又衆盛於今日皆非他族可比前代簪纓不可尚矣今以武畧遭逢若吉安千戶父子以文學進用若尤溪典史仲燮連江教諭之信君輩又皆表表足以有光於其前人子孫徒衆盛云乎哉凡繼今者誠能勉力讀書務義以求不忝於其前人引而長之則郭氏之家聲世隆其有窮乎今年以存甫命永高永潔來京師促此文曰子諾十年矣可更緩乎余誼不得辭遂書此以復

## 桃源蕭氏族譜序

西昌蕭氏之族非一而其詩書之習豪俊之產禮教之尙園田之富彰彰有譽於六卿諸邑之間者惟桃源爲差備其他園田之富固多有之而禮教之尙或不足詩書之習或多有焉而園田之富或不逮於斯四者或優於此而劣於彼或備其三而闕其一此余所以謂差備者惟桃源也夫世之所謂善族者豈必四者皆備而後得耶詩書之習禮教之尙苟興行於父兄宗族之間則豪俊將由此而出雖無園田之富天下以爲美也族之



美惡固不係園田之富有無而或園田之富生於詩書禮教習尙之餘則於詩書禮教之習尙爲益有助矣何也古稱既富方穀又謂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此古今之常理自非聖賢豪傑之徒鮮有不如此者而謂千數百指之族相聚居於閭巷田野之間性命賦稟所不能齊其能一一不待富而後穀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也哉此園田之富所爲有助於詩書禮教之習尙而余有所徵於桃源蕭氏之族也今按蕭氏居桃源者自宋慶元至今宣德之歲其第四世曰漢卿漢卿子一龍一龍七世孫璁皆登進士科者璁任刑工兩部主事有才能譽璁

族兄禝穓族子鈞皆明經舉鄉貢穓爲臨淄始興兩縣教諭鈞歷覇州德慶兩州學正皆稱善教其餘或修舉子之業或以文學訓淑鄉族蓋不可以數計淺深量也此可見其詩書之習少時聞諸老長一龍進士有孫以三鳳名三鳳又生十子三十一孫三十一孫之中其最季者有曰斯萬斯遠斯賢斯和斯禹又端重謹厚爽朗特達足爲一鄉之望此余所聞而未及見者也僅及見者斯萬之子廣東提舉大使安石斯遠之子安泰斯賢之子安恒安韶斯和之子安正斯禹之子子相子克子敬或循雅而謙遜或磊落而超邁又皆表表然傑出於



其族此可見其豪俊之產所居廈屋鱗次亘百連千而宗族長幼相爲鄰保絃誦踊躍自旦達暮而父兄子弟相爲師友四方文儒碩彥若前豐城教諭劉公子彥翰林修撰張公伯穎少師楊公士奇侍講余公學夔與凡有名稱於江鄉閒者皆嘗禮致之爲塾賓以資講習討論之事其間尙德右文之士固衆而獨安韶之子德通安正之子德贇數輩尤喜交好名賢當前翰林學士解公縉紳以庶吉士見重於一時也江鄉少有適其意者而獨與德通輩極相權洽嘗造其家見其家人相與尊者在坐而卑者不敢肆少者執役而長者得自逸秩然

禮分明於家庭解公嘆曰詩禮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不在誦說在於執守也以是益重蕭氏此可見其禮教之尙江南之境山水强半而地可耕治者僅十三四故凡民以貲得圍田富者至數十頃盛矣吾邑之地可耕治者雖差多於鄰邑而蕭氏有地數十頃者恒一二人又足爲吾邑之冠蕭氏以是爲吾邑冠而又有詩書禮教之習尙庶幾乎不忝也昔子貢問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樂道而難故居先富而好禮順而易故居後使富而不好禮則尤不足論矣此余所爲有取於蕭氏歟蕭



系出齊宗室子雲子雲仕梁官至國子祭酒既而退居江右之玉笥山傳二十世至伯原者仕宋爲泰和丞繼遷知縣此得代乃卜居邑東之桃源里蓋桃源始祖也至德通凡廿二世矣前二十餘年余兩次爲邇德通以其增修諸大夫所作蕭氏譜屬序一言余皆未暇有復執計德通竟溘先朝露矣去年㻚復增修此譜間又以其尊府德郁之命來申前屬按此譜第十世幾五十人其最長房曰安誠甫實余先祖侍郎學士府君之女弟夫也德郁之仲子㻚又倩先兄靜修先生而德通之子壆則倩於余余家於蕭氏者如此則余之序其譜顧終

可以未暇爲辭而廢古人掛劍之誼於德逼哉况又有德郁賢父子惓惓以厚宗族爲心而可以有孤哉百餘年來縉紳能文之士爲緜氏序述斯譜者衆矣論其辭之工精固非余所敢望而論書之必以其實如前所云則又非余所敢讓也使凡緜氏子姓能循守其先世詩書之習禮教之傳於無窮焉則豈特爲一鄉一邑稱首而致天下以爲美也有不難矣尚其勉之

## 清溪陳氏譜序

余方八歲入小學時同里陳邦寧者咸在爲忘年交又三十年邦彥之子仲仁名正邦寧之子仲旦名穀並舉



永樂庚子江西鄉貢明年仲仁來會試於禮部得授忠州學正來謁知爲邦彥之子余爲之喜又十九年仲旦亦來會試得授晋寧州學正時邦彥邦寧皆康疆無恙親見其子並有時名如此豈余之喜所可倫哉其後仲旦復自無爲州學進爲翰林侍書惜乎邦彥邦寧不得見而喜也然仲仁仲旦所以光榮如此者孰非其父積善之所致哉仲仁嘗懼其族無譜無以示本源別尊幼而教孝弟於將來也乃即其所可知而有徵者斷自泰和醫學教諭叔賢爲始作清溪陳氏譜以譜其世之爲叔賢後者自叔賢以上莫徵者雖富貴不錄自叔賢以下截然者雖疏遠弗遺蓋得乎古人別是非教仁讓之方也按譜叔賢生某某某生邦彥邦寧邦彥生仲仁仲某仲某邦寧生仲旦仲善仲餘仲仁生某某仲旦生某某自叔賢至仲仁之子止下六世凡若干人余所見者皆駸駸於向善之域不謂之令族乎夫所貴乎族之令者非以有貴富之謂也以其有爲善者衆也誠使人人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禮遜興行乖爭不作則可謂爲善衆矣不然雖有富貴之盛傲賢長惡倚勢作威視炎凉爲向背何足謂之令耶陳氏之族其無失此者也仲旦以余爲父之執且又同在翰林請爲序其陳氏之譜請



至六七不倦故推仲仁所以作譜之意書識其顛使凡登是譜者觀而勉焉

## 西昌城西羅氏族譜序

西昌城西族屬之衆室屋園池之富且盛無與羅氏儷者且有詩書仕宦之美蓋令族也按其先系出五代周世宗殿前都指揮使彥環宋太祖登極用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率兵禦之爲宋軍校王彥昇害禍將有連彥環子玧以通子壻避走廬陵居焉玧仲子延又自廬陵徙泰和仁善鄉之中園里遂爲中園羅氏延九傳至元達分居坊頭元達生仲實仲實生祖宏祖宏之子均

瑞少孤因隨母適城西劉氏茂林氏遂冒其姓以居均
瑞三子長仁壽仲文壽季良壽仁壽生孟敬孟明孟遜
孟昭孟德孟隆孟武文壽生孟貴孟眞良壽生孟慶孟
舜孟友仁壽嘗欲復其祖姓未果而歿諸昭兄弟始承
其志相與以請於　朝復之時其叔父已有事隸兵籍
者當時之制兵戎不得易姓分籍防有倖免之患以是
文壽良壽皆不得預復姓之列故今姓羅氏者皆仁壽
之後而姓劉氏者則多文壽良壽派也姓雖殊而族不
別服有隆而情尤親君子敎尚本源之誼於此足以見
之譬之水流於地雖有爲江爲河之分然未嘗不爲水



木生於土雖有在山在原之異然未嘗不爲木何也以
其勢殊而本一也余於羅氏之居城西其復姓與否亦
以云於乎族之衆也以其敦尚禮義與有詩書之承不
乏爲貴誠有可貴則其勢分雖有所不容已而其尊祖
敬宗敦念根本之意雖歷百世之遠有不能自已也然
則維持族屬之道舍詩書禮義何以哉余與羅氏同邑
且有世好其族千有餘指其老長以孝友忠信樂義之
行見稱於鄉邑者固多其子弟以詩書秀偉好學之質
嚮用於當時者源源無窮豈獨足以維持其族屬於尊
祖敬宗敦念根本而已余幼時嘗辱孟明孟昭兄弟愛

厚而與孟昭長子鄉貢進士瑛崇升游鄉校最相友善
仲子謙同鄉舉其後謙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員外郎郎
中在京師二十年又相與往還親厚倍他人至於孟隆
子黟縣教諭宏孟舜孫江津教諭季禎孟敬孫仁和訓
導恭監孟眞子太學生旭俱以明經科貢起家皆余所
愛重者其在鄉校如謙子翰俊秀者尚數人尤未可量
其有以維持於將來當何如哉謙字崇本嘗求余序其
修羅氏譜余久未暇有復歲之已巳崇本以其上官尚
書俞君士悅之薦超遷廣東布政司參政將去京師遠
矣復以序譜來促爲文余與羅氏連世相好如此復可



以無暇辭於其行哉乃爲之書俾其族人子姓相與觀
且勉焉

## 泰和羅氏族譜序

泰和旌孝坊後更名平易坊者在今縣治前東去百步
許昔羅氏世居所在也羅故德安貳守子理先生之族
余生在先生罷官謫戍甘肅後不及相識先生而獨聞
其清德卓行於老長間與交其仲子賓識耳坊名旌孝
由先生曾伯祖伯壽主簿孝行卓異而得今羅氏已久
無居此坊者非讀諸老前輩之文於其家乘勿謂坊名
所由雖名亦未及聞嗟乎以余之年尚然況又後生於

余者耶此事所爲不可以無文爲徵也此可傳之不泯者所爲莫愈於爲善也然則爲善堅於金石之言豈誣也哉譜羅氏上世者亡於先生少孤值兵燹之際先生譜之而所譜者無幾迄今其人存者又無幾也獨上世之善行榮名巋然存於文字之間無有窮期非堅於金石歟賓幾讀書謹行士也間錄其羅氏譜寄北京俾其兄之子昇屬余爲序譜固以示本源所自爲教孝弟之方苟非有可稱道效法者於其先抑何以爲觀感興起之本於其後哉若伯壽之孝行與先生之平生足以爲子孫世世之鑑矣況有諸老前輩之文傳之而賓幾又



惓惓盡其所以承繼之道如此其可永無疑也羅氏之後其尚式之

## 泰和寧溪蕭氏族譜序

泰和東南去縣幾半舍許有曰寧溪里者鉅族蕭氏之所居也蕭氏本廬陵之故家宋末有諱翁者始自廬陵徙居寧溪爲泰和人翁生富叔富叔四子孟某仲某季某皆秀偉而卓特孟生丙六以道以惠以某以某丙六生計茂以道生計大以惠生計政以某生計先以某生計定仲某生孝孝生曾思與季某生添祐添祐徙五都二子漢遜某也叔某生某某生思順蓋自翁至計茂兄

弟十人相傳已五世矣以貲產雄於一鄉而其盛且大者計茂之子存壽存菊存信存壽五子季良季修季冲季昭季敵存菊之子季莊季肅存信之子季康尤爲挺然傑出於里族者季良兄弟五人有子凡二十人季莊兄弟有子六人季廉有子三人二十九人又通有子七十餘人不謂之盛且大可乎其次計太有子三人長存厚生季新季倫季東兄弟七子十有一孫季存吉生季厦季冊季璐兄弟八子六孫其餘計政而下兄弟八人子孫曾元之多具載諸譜又有不可勝紀者焉余所及交識者季修季冲季廉季修之子用璉用愷用璲如季



敢及季東季祥季賓季初季勝季賢季升與其子姪用琪用瑩諸昆弟輩又皆樂善好禮爲衆所稱不獨盛大而已季冲季廉兄弟嘗懼族大且衆苟非有以譜之則祖宗所從出與支派所由分尊卑昭穆之序親疏厚薄之等莫知所適從矣於此而莫知所適從其不至於淩犯乖爭也者幾希此寧溪蕭氏譜之所爲不可以不作也歟譜成合族子姪不遠數千里遣人來求序將以傳信於後嗣也余於蕭氏夙有世好又先祖母而下家欽葬有三夫人塋在寧溪北大江津濟之上故於蕭氏往還尤爲厚善則序其譜顧豈可以辭哉君子之所以

厚族者孝弟忠信以率其本禮義廉恥以倡其用使人有所効而世有所承行之不已傳之無窮豈不足為江鄉之重望哉為蕭氏之子姓其尚勉以成之故因序譜者以為勸

雙溪鄭氏族譜序

西昌鄭氏之族最鮮而其特著稱者惟雙溪之族耳其為泰和之族者十四世而始於吉州通判新為雙溪之族者九世而始於叔文自新之子平甫至叔文之子季選六世皆單傳自季選之子開先昭先儀先道先智先謀先以下而鄭氏之族世繁一世殆千數百指矣木之



本厚必干霄漢而後枝葉愈繁水之源深必達湖海而後波濤愈大亦理之固然也新宋端明殿學士穀之子京西節度副使自強之孫其傳之遠且大其無所由然哉新九世孫以泰其子庭鉉族子祥符遞運大使庭賓國子監生庭重族孫新安主簿宗顯皆予所嘗交者此開先之後也庭鉉名崇又嘗從予受學歲之乙巳宗顯以其所修鄭氏譜求為序西昌大江之南有溪其源自萬山中百折而北以東達于大江而自縣城南行二十餘里以達于溪旁者即雙溪也瓦縫鱗次舉目彌望森然如城郭之居者皆鄭氏也予嘗泛舟道溪而出或艤棹一登焉愛其田園衍曠丘林岑蔚未嘗不興懷於既去則於宗顯之屬序此譜也寧不重有感哉宗顯為人甘苦澹謹操守其才足以有為而其官獨久而不進然視其心乃泊如也其有以光於鄭氏矣

南岡蕭氏族譜序

蕭氏之先世家於潭後有曰敏曰敬曰畋曰玫兄弟始徙而他敬字恭老仕至戶曹其子諱坦字明卿者為泰和宰故敬罷官依家邑之龍門敏家和溪玫家水南畋家安福敏畋玫之子孫不可詳矣而譜所載則皆敬之後也再徙南岡又分螺溪又分秋嶺今之居南岡者實



出於敬之孫起家又五世至仲信仲信生子俊子俊生大章大章生久翁久翁生壽卿壽卿生德中德中生源慶源慶予為表其墓者其子黃陂主簿元圭復以其蕭氏譜來求為序按譜蕭氏上世稱且顯者不獨戶曹縣宰而已八世有曰子簡為贛州學教授九世有曰時發官至朝奉大夫十一世有曰夔甫年躋九十六兩蒙
朝廷賜帛存問比卒諸子送葬皆年過六七十龐眉皓首為世所羨十二世有曰渾舉進士為瑞金縣尹十三世有曰可與自廣東請舉歷官教授巡檢惠州知事其餘多業儒術今其族姓若元圭之兄弟子姪尤彬彬然

所至蓋有未可量者可不謂之善族也哉夫族屬之盛子孫之賢者固由其祖宗積累之深厚然非有譜以明其本源序其昭穆别其親疎則孰知其同出于一人某爲祖父行也已所當尊某爲子孫輩也已所當慈某爲已至親不可以待衆人者遇之某於已雖疎不可以加途人者視之喜有慶戚有弔患難有相賙恤長者行之幼者視以爲法厚者舉之薄者因以自化夫孰非由於譜者耶故譜者教孝弟之要道也然非序以告之又孰知夫所以作譜之意此元圭之所以求於予也此予所以爲族人道也若夫譜之譔次有詳有畧有闕而不可强完則一因其故云



建昌新城朱氏譜序

邵武光澤儒學訓導新城朱君文徽修其朱氏族譜之既完也會其子鼎應求賢舉當上京師乃自光澤走書命以譜來因予邑薦進士孟奎求爲之序孟奎予邑俊秀嘗與文徽同領永樂癸卯鄉舉最相厚善故爲求序之意甚篤予又愛鼎好學務義且有尊祖敬宗之意故亦樂爲之序不辭按譜朱氏系出新安徙新城前盈宋季有曰三承事者爲光澤尹奉母之喪歸葬邑之東山廣照寺後廬墓三年因卜居於中山今爲中山始祖其從弟曰五朝議者居蘭魁坊則蘭魁坊之始祖也三承事生元朝奉郎泉州通判七三通判生萬七萬八萬七以文蔭補彬關站提領萬八自中山徙邑之津南杏林又爲杏林之祖萬七生羅卿羅卿生保孫復孫道孫保孫生原孫嬰孫復孫生潮生鳳陽道孫生應祖晚成晚任晚成則文徽别名也自光澤相繼受廣東淛江之聘爲鄉試同考官有公衡鑑之譽二子皆克承家鼎與群士同試於朝列卿大夫名在高等其嚮於用固未可量然由此而益自力焉則其將來又獨有可量耶此予所爲樂爲序其譜不辭也予樂爲序其譜之意固如此矣而文徽之所以求予序者蓋有在焉夫族有譜則後世知其所從出與分知其所從出與分則親者不至於視如疎而疎者不至於間其親孝焉敬焉必以承於吾之老長友焉愛焉必以加於幼稚而無所謂於所厚者薄之患也使朱氏之子姓誠如文徽譜族之意而各務勉於已將見自一身而化其一家自一家而化其一鄉有不難者風俗何患乎不美哉勉之勉之



龜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西昌劉本静以其重修譜來求余爲序余與本静同遊鄉校同聚于京師者皆數年有相知之雅焉則于其請

豈可愛一言而不爲相勗也哉劉故邑龜溪著姓系出長沙定王發有世隆者徙安成之章湖至孫成章徙邑之淇牛塘宋季乾道間天祚乃徙今龜溪悅山水之勝築室居焉天祚之四世孫曰昌翁兄弟四人其華翁傳壽可孫子堅仲堅三世皆以貲產甲其鄉而皆跌宕豪邁閑于詩禮至今聲稱鄉邑間寧翁傳章可賢可賢可之孫則本靜也本靜名靜孫歲貢廷試擢高等入太學仕爲藩陽和陽兩衛經歷溫雅平實見愛重于君子而義翁之三世孫德輝疏達曉明亦劉之卓卓者也今年來自其家能道其諸父本靜于是諄諄拳拳之意皆知



尊祖敬宗而敦孝弟者歟夫家之爲患每始于乖離而乖離之端在不知所本幹强而葉斯茂源深而流斯長有本者也劉氏舊藏譜牒有諸名公詩文足傳其盛今復見賢子姓能重修以明其世且欲求其所以爲後世之可繼者而光大之信可謂知本矣故凡其族之人登斯譜者油然興起其孝敬之心雖至百世之遠喜有慶哀有弔貧窮患難有相賙恤而不淪于其所乖離者寧知又不始于今日乎故因本靜之請爲書以貽之

## 泰和梅山曾氏族譜序

夏封少康之子曲烈于鄫至魯襄公六年莒滅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故凡後世之姓曾者皆自此也宋有諱日陽者梁車騎大將軍道始之後自虔之寧都徙居興國崇賢里曾家營至建炎間日陽之十世孫伯瑜又自曾家營遷泰和仁善鄉之梅山今爲梅山曾氏始祖傳君于世至諱才甫才甫之後是爲必昌必昌生信可信可生思忠思孝忠生五子存敬存德存禮存厚存道自存敬至存厚皆蚤世獨存道無恙且克植立以承繼其世美爲務存道二子長仲塤次仲篪皆卓卓有父風家故多貲恒推有餘以賑不給爲鄉里所稱譽當時富於貲產如存道父子者固多而如其樂施者則或寡也



仲塤子三人長與明次與樸次玘仲篪子亦三人長珌次珪次琢其族屬之蕃衍殆駸駸然不可以涯涘也族故有譜遭元季兵燹失不存存道懼後之人無以考見其世之所自也乃錄其嘗聞見於祖父者幷其所傳爲梅山譜譜成間因出穀助有司賑民饑蒙　朝庭賜璽書旌爲義民赴　闕陳謝竣事退以求序其首譜固因考見其世出而作然序昭穆而別疏戚不可無者嗟乎世出不知所在昭穆疏戚無序且別人道紊矣孝弟睦婣之行喪矣其爲患害可勝道哉此曾氏譜所不可廢而余道其作者之意使知所守亦不可少緩也故爲之書

## 泰和東陽劉氏族譜序

余友河南按察僉事劉士皆與其從弟兵科給事中士拯以其所修劉氏族譜來屬余為之序余與劉氏同里閈少時與士皆兄士𢡟從兄士申同學繼與士拯同舉進士同官於
朝又最相好則其以譜序屬亦宜按譜劉氏之先本金陵人五代有諱況者仕為柳州判官歸至泰和以道梗不能去遂留家焉況以後世遠不可知所可知者士皆之六世祖實夫實夫子醫學官明遂而下故譜著之特詳夫族之譜固士大夫家所宜有而著其所知其所不



可知者闕焉亦作譜者所宜然也士皆之父仲良甫士拯之父仲高甫為人謙謹樂義而其子姪之家居者又皆循循文雅而志於學孝友不愆於家庭信義不失於鄉里蓋一鄉之望也夫盛於今而苟無以維持之於後則安能久而不遷哉故士皆兄弟之作譜不獨明本源別疏戚而闡孝友信義之方實有望於此士皆兄弟用心如此固上不失為賢子孫下不媿為賢父兄矣則劉氏之後可不顧念而慫敬之以無媿於士皆兄弟也哉

## 南溪曾氏族譜序

南溪曾氏族譜者譜曾氏之居南溪者也曾氏余邑著姓蓋唐光州團練使延慶甫之裔延慶徙自金陵世居城西之文溪迄宋嘉祐元符間其四世孫巖之子南夫甫兄弟皆以累舉入官代不乏承衣冠文物至今稱之南夫季子國望國望生應麒生逢吉生賢可賢可生琳至元季由文溪而散處者分六族南溪其一也或顯或隱雖各不同均不失前人之望於乎曾氏亦盛矣哉琳退處邑南雲亭之蕨　傳和甫復遷南溪按其舊譜足以正其本聯其支以考見其昭穆疏戚之序然世遠族



分不能無槩於心者此南溪之譜所以作也譜作於江陰太尹季宗斷自初遷南溪之祖和甫始傳五世為季宗與其國學生夢洲及寧國同知鐸而下凡八世矣但載新譜而舊譜亦存之以備參考於前之分也不忘其所自於後之傳也得以繼續於無窮此季宗尊祖敬宗之心承先裕後之意抑將承藉維持使愈久而愈盛也余聞南溪山水雄秀園田沃富前輩多忠厚長者承閥閱之華以禮義相尚以詩書為世業非他族可比蓋積於前者豐厚而盈故延於後者蕃盛而遠譬之長山巨谷之木根盤深固則其枝幹節葉發榮滋長豈直藪一

丘一壑而已哉余於曾氏亦云雖然故家大族皆由祖宗立德以啟之不可恃以久也要在以德繼之德莫大於仁義而孝弟其本使曾氏若子孫知先世立乎其前者如此善繼所繫之重世敦本始厚倫理篤恩誼加之以文循守先人之舊望而乖戾不生則傳之百世愈昌愈盛於斯譜之作有耀矣不然秪以為辱季宗吾鄉校老友譜成予余序故直書以歸之曾氏子孫其可以不懋敬之哉其可以不懋敬之哉

## 冠朝翰溪蕭氏族譜序

冠朝翰溪之有蕭氏自宋紹興間有諱益字伯謙者由



金陵來居之伯謙二子次曰善夫善夫二子次曰唐成唐成一子章彬章彬二子儀甫榮甫儀甫一子榮甫二子然其孫曾則衆多蕭氏自此彬彬乎其盛矣由伯謙來世知讀書至儀甫又攻於翰墨因名其所居之溪曰翰溪翰溪冠朝之溪冠朝以郭氏侄父子同月登進士第 朝廷名之翰溪以蕭氏儀甫攻翰墨而白名之其名之者雖殊然地以人而勝一也夫人苟有善美於已拔出於衆地猶以之而勝況於其躬有不光榮者乎是不可不勉蕭自伯謙而上故有譜載所始元季淪於兵燹至儀甫之曾孫友賢復與其兄弟互以所聞著蕭氏譜而始於其遷泰和者不敢有冒妄也友賢之弟友信四子十孫於宗族為獨盛今友信孫曰旭麗者舉進士為業走數千里從師務學既而有得而歸乃以其蕭氏譜求為之序於首簡時榮甫有元孫曰以和者旭麗族父也來視其子壻進士曾翬於北京亦以為請二人皆篤實溫溫乎可敬余以是推蕭氏上世其必皆忠厚之士哉故不辭而書之以示其後之人使知所自且有所感發而興云

## 泰和洲下羅氏族譜序

余泰和東南鄉之洲下里有羅氏族蓋自梁開平初有



道者者徙自吉水岐下來居泰和之中團里其後始分廬陵潸湖及洲下里二處其曰坦者洲下里之始祖也然其譜猶始道者者不逸其所從也坦三子贍斌珏珏五子龜龍麟虎彪彪子邦勝邦勝仲子季華季華次子子益子益長子平可平可長子志遠子文祥文祥子宗仁宗義宗智宗仁洪武中舉孝廉以親老辭不仕宗智子敬珪敬琛敬珣敬珣永樂丁酉鄉貢進士歷官栢鄉雲夢訓導改漢川縣河泊大使蓋余同游鄉校友也今年以宥滿自漢川來考績於吏部奉其尊府之命以所修洲下譜求余為序按羅上世居宜城其後有曰真者

為成都守有曰腝者為襄陽守有曰宏信者拜唐中書門下平章事宏信又七世至崇勳徙居江洲崇勳子琥又徙居岐下云自宜城傳至今數十餘世愈久則愈大愈大則愈相承而不替蓋積於前者豐厚而盈故延於後者茂盛而遠譬之長山大谷之木根盤旣深則其幹枝節葉發榮而敷布也豈直蔽一丘一壑而已哉吾於羅氏亦云少嘗得拜宗智先生謹厚樸直以詩書授徒於鄉里其修潔自如雖縣大夫不可以苟致超然有物外之趣也今年九十餘矣耳目精明飮食起居後生小子或有不逮而余不及見者僅四十年於其屬序是譜



而何以辭乎哉故為之書俾其族人子姓於其所從出與分待之皆不可或薄也

盱江江氏族譜序

盱江江氏族譜蓋譜江氏之居盱江者也按江系出顓頊元孫伯益受封於江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伯益傳若干世至瑕丘者嘗受詩書春秋於魯申公瑕丘傳若干世至漢諱革字次翁者事母以巨孝見稱於鄉里官至諫議大夫其後徙居閩之浦城至諱淹字文通者仕齊武帝累官至侍郞梁天監中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朱季其後又自浦城分居盱江盱江之有江氏始此有曰千一承事曰千三朝奉者在元府以積德務義見稱於鄉朝奉二子德淵 國朝洪武初年以茂材舉擢直隷廬州府知事居官有廉能名蒙 太祖高皇帝勅旨奬諭德淵之子丞太克世其家生子顯宗益宗肇宗顯宗才器秀偉克篤問學以太學上舍生簡授閩之政和知縣居官以公恕存心以惠愛撫下故自藩憲以及郡之長貳論縣正之良者必以顯宗為首顯宗二子從政著政亦皆循循恭謹克肖其父而其繩繩於方來者殆不可以淺易量也譬之於水與木源之深者其衍而為溪澗必洋溢廣遠不達於湖而不窮本之厚者



其發而為枝幹必暢茂條達不干於霄而不止江氏世德之長如此故其傳之後世愈久而愈光大豈不亦由是乎夫種植開導於前者必培養濬滌之於後而後能有繼也凡江氏之後人能以前人積德務義為心而紹述之不已將見光顯盛大奚啻十百世而止哉顯宗懼無以示後人使之有所觀感而興起也乃述其所傳之世次著江氏譜蓋錄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者以防冒妄之失得譜族之法也歲之丁卯乃以是譜介其姻家大理寺丞弋陽李君來求為序其首於乎士大夫家有譜則上不迷其所從來而下不失其所由分親親

長長之道皆由此而得也若江氏譜其教親親長長之要道乎故不辭而為序以相其成

鳳岡郭氏族譜序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於乎孔子且然況于其他又況於余者乎自泰和城南去稍西二十餘里其地名鳳岡今呼為大岡有郭氏者居之四十年前余識玉成且有往還之好其仲子翔為鄉校生故玉成於余尤厚善玉成嘗為余言其先世家金陵系出唐汾陽王子儀欲請書示其後未果而歿今年翔以廣



德州判官來考績京師間具自汾陽來至居大岡始祖請畢父志其請至六七而不倦夫為子孫欲厚於所從來固當如此況於父所欲為而未遂者可不然耶翔庶幾乎尊祖敬宗而順於親者矣吾雖欲以無暇固辭不可蓋汾陽八子其第六曰曖曖第四子西川節度使釗釗第二子詹事府丞仲恭府丞第二子瞿避黃巢亂始自金陵徙吉之泰和龍泉鄉十善鎮隱泥岡居之瞿字元明後仕吳為御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遷國子祭酒改御史中丞卒葬烏石岡覆船洲官路口中丞四子延勁延嵩延遲延禧又徙五雲符竹其子維先實徙大岡是為大岡始祖宋舉進士為迪功郎至玉成已若干世矣先是迪功郎誥猶在鄉先生王子啟為作詩曰維先初拜迪功郎紫誥依然束錦囊南渡君臣崇盛典青門孫子仰遺芳雲光不改宮綾色天語猶存御墨香正值流離增感處當年此月被　恩光誥雖毀於兵燹而詩語有可徵至於繼維先而後者則觀於譜可以知其昭穆尊卑親疏隆殺之所在矣夫所為置譜者豈徒欲觀美如此而已由此而能敦行孝弟於家推而守其信義於鄉使人稱為郭氏之賢子孫則為美矣不然雖有汾陽高明之祖孫足以別庸眾人哉故為之書使之持



而歸勉於其族云

盱江程氏族譜序

元世祖有天下知重南士首得盱江程雪樓先生鉅夫信用之由是世祖好賢先生得君之名益傳播於海內延祐丙辰先生得請致政歸矣封楚國公謚曰文憲今年余始於先生元孫南雲所得拜瞻其遺像并程氏譜南雲因以屬贊且序程氏之所以益大且顯者因在先生而其所從來則遠矣有仕晉為廣平太守諱元譚者以持節至新安卒謚忠祐子孫因就家焉三徙至鄴傳若干世復自鄴徙豫章自豫章徙盱江今譜以其可考

者曰巽為始祖又傳至巖卿仕元為湖北宣慰副元帥弟飛卿為翰林侍讀學士皆先生季父也先生本德秀弟德莘之子出繼大宗從兄翔卿故先生曾大父子明大父德秀父翔卿云俱以先生恩追贈楚國公并諡有差先生五子長大年次大光大本大來大觀大年贈建昌縣尹大本任著作郎大觀稅課提領諸孫仕者大年子世昌崇明知州世臣武岡主簿大本孫世原集賢修撰皆元世也其出於　國朝者大觀子世哲任稅課副使世昌子嗣光北平教授世京子嗣原古田縣丞嗣淳中牟知縣嗣淳子琮親藩長史雲字南雲累官至太常



卿世臣之曾孫羽累官延平知府而世京與嗣淳又以雲恩累贈至太常卿凡若此者孰非先生之餘慶哉其季父之子孫在元時若文淵為衡山縣尹文漢某儒學正文江結安州判官文沆州路同知大和某鎮巡檢大智將樂主簿世顯南城主簿世威蒙古教授世彬光澤縣尉此又不獨先生之慶其所從來之遠又有徵矣世稱後嗣之繁衍者必曰由祖宗之積累深厚而後能得雖然要必有賢子孫相傳培植引而伸之俾觸類而長焉若南雲輩庶幾賢子孫矣先生之孫世鄧大來子也嘗續其程氏譜以維持夫孝弟之道於家於今已十年

而其親疎長幼之辨漸至於不可舉南雲深以為懼乃倣歐蘇譜圖而復續之世繼之後凡德望才賢尤著者皆有小傳悉因世鄧之舊錄識於後上下數百年程氏之大槩可以一目而盡為其後嗣有不油然觀感而興起其是則是效之心也哉南雲以文翰受知於　列聖將四十年而其所務於家者又如此皆不忝為雪樓先生之後者也故并為歆豔之

## 泰和樂氏族譜序

泰和城西四十里有地曰和溪山水環之田園衍曠居人凡數百家其族著姓為樂氏焉蓋自五代時有諱紏



者來居之至今宣德之歲傳二十有三世其間或徙撫州或徙廬陵玉山散處不一然其久而不替如和溪者可以觀其世德之延洪也紏之孫財為梁筠州推官財之十世孫珎為宋宜春縣丞其弟理為廬陵主簿珎之子衍宋嘉定中舉鄉貢第一為國子博士衍之弟晞舉進士為國子待補衍子庭鳳國子司書庭虎國子校正至今里人過白泉山猶呼庭鳳墓為司書之墓理六世孫文彬洪武中應賢良詔官至湖州府同知至今之任符驗猶存庭鳳之四世孫大成　國初鄉薦偉人其行見於予所為其墓表其子仲韞叔潤季美皆魁壘傑出

於鄉邑間爲君子所重予嘗一過其家而其孝友雍睦之行蓋藹如也間出其樂氏譜求予爲序予與季美之子象明爲邑庠交又重仲韞兄弟子姪不欲以辭夫譜所以明本始序昭穆别親疎教孝弟之大端也世家大族往往以爲亟務而不敢忽祖父修之於前子孫續之於後世世相承引而勿替故人倫明而家道正後世不知務此知之而或妄有所引皆非士君子之爲也樂氏之續此譜其度越於常情遠甚故爲之序後之子孫其可以不懋敬之哉其可以不懋敬之哉



泰和樟溪蕭氏譜序

樟溪在余泰和江南十五里許蕭氏故所居也有均美者嘗詳其所自出與所自徙作蕭氏譜藏于家以示其子孫使知所以敬宗睦族之道於無窮矣其後均美之姪彥明以長民賦爲民所逋得罪懼有籍其家也乃語其從兄彥章曰他非惜惟伯父所修譜手澤攸存且吾宗族所賴以維持孝弟之道者不可使有淪落彥章聞言即取譜匿于里賓林院之僧舍冀籍所不及也事定求之則已被無識者視同廢歷持去毀於火矣時均美父子多謝世親故亦凋落至於蕭無有能記其先數世前者今均美之孫儀嘗記其父彥良語曰自吾高祖華甫生子四人祥可應可定可壽可應可亦生四子次吾大父景祥大父三子先人居長生吾兄弟三人吾與彥章兄彥高弟是也其言華甫而下均美而上莫不歷歷明白且備儀既舉鄉貢爲荆之石首儒學訓導教人之暇乃錄所聞於其父者作蕭氏譜自五世祖至於其子凡七世若干人所錄皆其所知非所知者不妄冒收也其於敬宗睦族之誼不既嚴且切哉今以官滿遷爲汀州府清流縣儒學教諭以余其所嘗從受經者也持譜求爲之序夫譜固以維持夫孝弟之道世之譜其族者往往有誣他人之貴顯赫赫者冒爲其所從出甚至强附他族之無嗣者願爲之後其於維持孝弟之心安在而視其眞所從出爲何人哉若蕭氏譜則無此失而信可敎孝弟尊祖宗于無窮矣蕭氏之後其愼繼之



螺溪蕭氏譜序

距泰和城西北幾二舍許爲螺溪里有蕭氏世家焉蕭氏出唐軍諮祭酒署工部尚書闓元當唐之季楚王馬殷以兵據湖南闓元舉制科居喪於家强起之叅軍事闓元勸殷效順於唐殷用其計遂獲拜武安節度使楚王如故領鎭湖南乃奏授闓元官仍叅軍事殷卒諸子爭立相攻害延無辜闓元恐禍及與兄荆南節度掌書

記乾元及弟聖元體元寶元五人謀避地筮得坎約値江漢陵源灘洲沙浦卽止既而偕行至西昌之瀘源止焉期年峒傜不寧其四人者復散之他一居袁州新喩之下坊一居臨江新淦之峽江一居龍泉之上州一居廬陵之大塘下者則尙書開元也既而又徙邑膏澤鄉之高塘市尙書生𤪌仕南唐爲武寧長官長官生文煥以孫貴贈大理評事評事生艮輔以子貴贈工部員外郎員外郎三子其曰定基者宋殿中侍御史工部侍郎廣陵郡侯廣陵五子其曰汝爽者恩授通直郎通直四子其曰服者監察御史吏部侍郎安仁縣子安仁亦四



子其曰宏者宜春知縣贈徽猷閣待制生遂復居高塘市遂生邵山生易知行在所糧料院事故以螺溪冠之易生德寬徙西昌之螺溪彪岡則螺溪始祖也譜爲螺溪而作自始祖上至尙書凡十二世世止疎一人者泝始祖所自出畧其所當疎也自始祖下至圭等凡十世世靡有不該者括始祖之所分詳其所當親也始祖之子才美元朝奉郎朝奉之孫天吉荆門 茶提擧徙郡城之平園提擧三子其曰端禮者元湖南宣尉司譯史端文累官吉水州學教授譯史生鎬南昌縣學教諭教授之兄子銓鷲州書院山長山長之子治贈工部郎中

郎中之子樞累官工部郎中自朝奉之後又有徙者世系詳具諸譜而居於螺溪者尙多宜其以螺溪冠譜也治字世榮樞字彞高世榮懼久而忘其所從出且疎以悖其同宗之誼也故上始於尙書而下盡於諸孫畧其所疎詳其所親率以五世一轉如歐陽公所爲者作譜其上世則各著小傳于後瞭然親疎隆殺之觀不待口論指陳而後見焉豈非作譜之善法歟世榮力學惇行爲鄉里所敬慕其所以譜族者非欲其後之人不忘孝弟各愛其身各恤其行胥爲善人之歸以不忝乎先也哉世榮卽世既久彞高復錄是譜且致丁寧之辭於後



將傳不朽問以屬序其端於乎世榮所以啟惠族人彞高所以嗣承先志皆可書也故爲之次第如右

三岡劉氏家譜序 舊名太原

太原劉氏家譜者譜劉氏之居太原者也太原在泰和城南二十里劉其著姓其先有端卿者云自邑珠林徙居今之太原譜以爲始祖而自端卿上距珠林始遷之祖曰況才七世耳太原譜不著者以爲太原作也作之者誰端卿八世孫仕堅也蓋端卿生應逼應遏生志道志道之子敬甫榮甫珪甫榮甫登宋進士第授潮陽教授三子庭桂蘄州訓導庭傳庭恭庭桂生希尹希尹生

均善均善二子仲啟陜州判官仲郁而仕堅與其弟仲
高仕和仕益實皆仲啟出也自仕堅而上世止詳本宗
者譜仕堅所作也仕堅而下並著其所出者詳其所當
詳也仕堅既作是譜未幾而卽世矣歲之己酉其子鄉
貢進士寧遠儒學訓導紳以服闋來謁選於北京因奉
是譜求予為序且曰此先人之志也於乎夫族因不可
以無譜無譜則其昭穆之序親疎之殺不可得而考見
孝弟之道其不至於廢者少矣孝弟之道既廢何名為
善族哉宜乎仕堅重乎此也余為序而識之使其族人
子孫由是知夫昭穆之序親疎之殺而各自愛其親自



敬其長庶幾無凌越之患者實自仕堅始也紳能成父
之志固可嘉矣而所以惠其族姓者亦不少也劉氏其
尚勉之

西昌袁氏家乘序

袁氏家乘者載前後名公鉅卿詩文之為袁氏而作者
也袁氏西昌名家詩書仕宦之傳蓋自宋元以至于今
彬彬乎無替也前代之有顯於進士科之類者見於余
所序其袁氏族譜不贅而余今所及者又多名德榮顯
之士有稱於時者也其家居者若克恕甫與弟克睿克
謙克勤儀望瓌偉鄉稱善士足為宗姻表率其出而仕
若今克恕之子富陽知縣致事仲思安吉諭教叔與之
子館陶知縣致事宗範克勤之子太僕寺丞仲廣克睿
之孫進士和曾孫三河訓導之孫南雄訓導林和之子
邵武經歷舉皆余所重且友而愛厚者往與仲思同游
鄉校宗範繼至之時而克睿甫亦遣和從余受書經惓
惓欲其後人以繼先業為務正統丙辰余考禮部會試
而和實舉進士又數年為正統十年余受命讀　廷試
進士卷則仲廣在焉自是若秫若逢若舉等而上之無
一不自明經學行進者其進余亦無一不預有事於其
間也則夫知袁氏者宜莫過於余矣歲之甲戌逵以職



事自三河至京師持其所輯袁氏家乘請序其首先兄
靜修先生之仲子璩倩於袁氏於逵為祖姑夫而秫之
子又倩於余從孫邑庠生瑗余之於袁氏者如此此逵
所為請序於余而余所為序不辭歟孔子以夏殷無足
徵者蓋以文獻不足故也此後世士大夫之家所為不
得不以文獻為重袁氏之賢固多而文著於名公鉅卿
者又如此固不患無所徵使無詩書行誼之繼有所弗
逮則徒文而獻有不足豈獨無足徵而已耶為袁氏之
後者其尚勉諸

芳洲文集卷之五終

芳洲文集卷之六

泰和陳循著

## 記

### 鳳陽府重新孔子廟學記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晋以來爲郡其名不一　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三年爲中都建中都國子監改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立爲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其殿堂學舍自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中更郡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修壞補廢於其間者以



是士無所嚮以志於學而由科目以發庸者遠不逮於他郡是可歎也仲侯閔之來爲郡也首以爲懼以謂學校風俗人才之本爲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規於事爲之末以徼譽於公庭爭訟辨別之間君子有不貴也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徒誦法孔子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貳佐周覽廟學相其廢壞有不可仍舊者悉撤而圖新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肖像以祠聖賢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爲講堂環以齋舍儲廩以候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弗周材出於捐俸費以率僚寀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出於課勤敏以乘間隙而止不急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十日既成仲侯遣人走青幣來京師求爲之記仰惟　天生　聖人以爲民主畀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龍飛九五削平僭僞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然鞏甚不於他而獨於此此豈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郡同日語者況嘗建中都立太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更爲郡學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　聖朝龍興賢才豹變之淵藪乎宜乎仲侯首以爲懼而惓惓任作新之責於今日也易



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爲理之必然也天下賢才無間海內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尚莫不有帝臣之願況居州里之間輦轂之下如水之先得濕如火之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爲先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邦游於是學其視天下海內海外賢才已倍萬其人矣而又有賢守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焉將見如水流濕沛然若決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粲然若列星辰而麗乎天有莫之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郡廟學之成書以爲勸

大同府重修夫子廟學記

學校之設朱子謂其廣無過於三代之隆者矣自古王宮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故也夫自王宮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尚足以致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況瀕中華以外之鄉聖王幾所不治之地而皆有廟以祀先師孔子有學以教士庶子弟如今日者其爲治隆俗美豈獨非漢唐宋之所能及而已殆可以比隆於古昔盛時而抑過之何其盛哉大同本漢雲中五原郡地中國受廟降之處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教化之行無間遠邇雖四裔亦皆建廟學如古



之制使知所依歸而得聞大道之要此大同夫子廟學之所從始也廟故有禮殿肖聖賢像於其中而學施教有堂講藝有齋歲久日就頹廢宣德三年今戶部侍郎丹陽沈公固以山東參政贊總戎武安侯鄭亨在大同以爲患乃言於鄭相與率貲以具工材飾其固陋且擴其橅今 聖天子正統七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羅公亨信適巡撫至周覽廟學以謂堂屋未備未足以稱崇儒講道之意復相與告鎮守太監郭公敬暨守備內官葛涎馬慶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參將都指揮使石亨諸公皆曰風化之本在是所當爲之不可緩者於是山西都司及行都司都指揮馬義等大同府知府樂瑄等聞之亦躍然曰此吾輩之責也願見與舉於 朝廷之大臣如此吾輩所不可緩又當何如乃以大同後衛指揮畢瑛暨大同府同知張鑑等專董其事莫不相勵而趨爲之禮殿東西有廡前有戟門以至庖湢庫廐無不有所文昌有祠禮祭齋敬有亭而以後世所封夫子之爵肖其乘輿出入繪圖戟門後之兩壁像若夫子以及從祭之賢庇之有龕與帷書若經史以至 聖朝之典藏之有閣與匱嚴嚴秩秩壯偉宏麗經始於七年之春三月落成於是年之夏六月其材出於諸公俸賜而賦斂



不預其丁市於四方傭販而民兵不知旣成而樂學者恒多於昔明年沈公具會作之本末以書走京師因翰林侍講儲君求記於余於乎 朝廷尊則遠人無異心而不煩於武功天下治則邊臣有餘力而樂從於文事三代盛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無他聖德隆而學校之政修也今諸公爲 聖天子奮武衛而有餘力以宣文教則凡學於是者豈可徒玩思於空言而不務切磋於實行也哉

周氏吉州路總管周公祠堂記

古者之制祭祀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在其列祭祀之

典視其所以致之之由施於天下則　朝廷修之施於一方則一方修之修於　朝廷者與國同其休戚修於一方者與人同其盛衰惟修於一家其子若孫雖有休戚盛衰不一而其久而不忘替而能復興者越百世猶然也元吉州路總管周公天驥郡人感其有弭大患之德相與作堂祠其主於城北之草場園元季堂燬於兵國朝改築郡城堂之故地幷淪爲濠雖然懷公之德不能忘者不繫於祠之有無也正統三年公七世孫工部侍郎忱命其子仁俊作堂以祠公於所居之東在故祠北半舍黃岡之下適衢之側高而爽朴而堅肖公之像



其中瞻仰而修祀者子孫郡人可得其焉嘗元之興大將李恒敗宋勤王兵於空坑得廬陵之故臣巨室交關文丞相檄以示公欲按誅其人人皆惶惶待死公爭曰郡新附人心未安且勤王者各爲其主若按此誅之民無遺類矣李善其言卽焚檄民賴以免禍世稱弭大患者復有過於此耶公之仁如此祠不祠固無加損而其子孫郡人獨慕之者非祠無以致其極也此堂之祠公所爲繼作也公之後裔光顯盛大自工部始非仁獲報之徵歟堂成之四年工部求爲記循七世祖渙齡府君宋郴州桂陽簿入元改吉州路儒學教授與公同時循又辱與工部同朝宜爲記也公洪之武寧人字德之天驥其名也以明經中宋童子科累官至右正言與權臣賈似道有隙不容於朝德祐丙子謁告歸省命宣撫江西權知吉州未及至官而吉州已欵附於元時李恒提兵駐吉州素知公才遣使迓于洪承制以爲吉州路總管請於朝賜佩金虎符命兼府尹公先世與其平生始終具於元翰林侍講學士盧公摯所撰神道之碑此著所以祠公之大槩云

## 遊醉翁亭記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然竊慕



之而未能得永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　扈從還南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爲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有覬覦一造之意然未敢自必也蓋慕而不得者又四年矣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以職事偕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旣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賓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蕪廢求導致之莫有能者或沮以險遠未易往余度越宿當還所職以爲不得遂所志矣爲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太僕寺丞楊闇達以余志者楊欣然喜卽率從事載酒殽具鞍馬拉予數人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

卑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醉翁亭遺址也廣僅容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高山環欲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筆意頗佳傍去丈許又刻二賢堂三篆字大視篆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覩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非當時書也其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嘗爲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其去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尙尤罕有知其處者況於此耶豈余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



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尙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也矣於是芟莠席地擷野蔌酌釀泉相與放情於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既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瑯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鉅亂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所云大抵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絶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林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繫馬松下而上上有屋數百桂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繚垣之石往往雜以殘碑斷刻片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之僧習倦所居曰瑯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出戶者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値既坐奇花異草交映前後幽篁野鳥舉目皆是喧呼嚶戛之聲不絶於耳楊於是舉酒更酌而樂賓鎰勤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舍人錢塘王君眞太常博士豐城丁君鉉行人永豐袁君賀王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余謂袁君於醉翁爲同邑尤宜有記袁君辭曰子詞職也可以辭乎遂記之以見吾黨之士治公之暇



其所樂者如斯而已矣

永感堂記

族子璟族兄德忠之孤也生未五朞而父卒母胡氏二十八歲寡居撫育璟又二十四年亦卒今璟成立有子五人追惟父母生成之德感痛無窮因作永感之堂繫其孝思璟父德忠與予同出高祖文勝府君德忠先予一歲生八十日父彥膺府君卒母梁撫之又二十年亦卒孰計璟之成立而又有子五人其不絶如縷若是耶宜其痛感之深作堂以繫孝思而名曰永感也凡事觸於心目而其情之所發有喜懼愛惡之不一喜而愛者

常可樂惡而懼者常可慼樂者常散於外慼者常感於內亦人情之所不免者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其樂無日無之然常發散在外不待有所感而然也父母兄弟一有不然其慼無日無之然常存主乎內況又有感動於外哉此孝子於雨露旣濡霜露旣降之頃不能不感動於其中而有悽愴怵惕惻隱之心者此也此璟亟感之所以名其堂者也予去家而仕時璟方失父未知有所感而哀也比始歸鄉璟猶未知成立之道再歸則璟嶄然於宗族之群矣況今有子而知爲人父母之道宜其追惟父母生成之德得不有所感於中哉夫有所感



於中而無所爲於外則亦徒然而已思夫父母之善而日勉之以繼其行孝弟忠信自身以刑於家禮義廉恥自家以刑於鄉一如父母之所有焉則庶幾乎不徒感矣璟其勉之璟父兄弟三人伯氏德惠無嗣仲德麟甫季璟父也德麟數子其一舉明經曰瑊者鄞縣訓導璟雖未仕而其子曰秫穡穉穊秕者皆有志於務學穡爲邑庠弟子員尤在所當勉也故爲幷識於堂使加勉焉璟曾祖懋元甫忠厚長者祖兄彥祥祖弟彥佐雖皆表然於里族間而其子少孫多獨於璟父見之此其爲貽後之謀顧不可驗哉

## 迎養堂記

古之稱大孝莫大於慕父母其次顯親養又次之嗟乎此以出於幸不幸而言也嘗考之於經傳其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其出於天者幸莫大焉曰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此兼存沒而言誠能如此固亦幸之大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雖得大孝之名然欲養而親不待矣不幸孰有大於此哉於乎養者輕煖得以被親之體肥甘得以及親之口聲音采色得以娛其耳目請所欲與得以遂其心志有　恩命之重也將以躬承荷於　朝廷有冠紳之華也得以躬榮耀於閭里事事



物物皆得以悅親於生存而極乎天倫之至樂所謂幸莫大者信乎天下之爲幸無以復加也其視世之徒追想其音容於無見聞之中徒稱揚其德善於旣淪謝之後其不大有間耶此廖給事中莊之迎養堂所爲作歟廖世家廬陵之文江莊擧進士擢官刑科嘗蒙　朝廷推恩封其尊府孟素甫以莊所任之官母黎氏爲孺人所謂揚名以顯父母庶幾乎無負矣然二親皆家居遠在數千里外雖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足以奉其口體耳目雖能請所與以遂其心志惡可一朝得耶乃迎致於官所俾得以展其祿養焉因顏其所居堂曰迎養堂

岡來求記於余余也孤比長自不得一日致養於親爲終身之憾縱能思慕揚顯尙不足以自釋其萬一況於不能也哉此余所以謂能養其親於生者爲愈於思慕揚顯其親於沒也今莊父母俱存既有以揚顯之又能迎養於官如此幸孰大焉余爲之記其堂曰孰宜焉吾聞莊之尊府篤實而忠厚好義而尙文其母黎孺人慈愛而柔淑則莊之克肖也非有所自而來哉因併記之

##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泰和灌溪尹能敬甫所居堂也尹故大家能敬甫少値兵與弟成達奉繼母羅走避于山谷間兵至



各爲所掠以往事不相聞獨能敬甫竄守者稍息得脫身以匿翌日復爲他卒所執以能知卜筮數見優遇因假貸卜軍中訪其母弟每語及輒嗚咽流涕數旬後得母於袁之新昌戴下贖以白金一斤潛奉以歸復往訪弟與其姓名年貌要於路曰有告斯人處者酬以白金二斤未幾果有來告之者即如所約酬之卒以得弟母子兄弟自是歡聚如初人以爲孝友之行求永新尹烏斯道傳其事能敬甫沒且久其孫顥乃長始克請予記其堂蓋不忘乎先德且欲有以視效而繼承焉亦孝子慈孫之志也孟子有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人之良知良能固不待有所視效而後然者然或拘於氣稟溺於物欲而始有不然矣此詩書所爲稱君陳張仲也歟於乎孝友之爲行也莫先人無有不當盡焉者推而至於堯舜之道亦不過此而惟賢者爲能盡之失此而有他美不足觀也宜乎顥欲視效繼承於乃祖也夫有其名而無實以副之不獨不足示美而且能致毀焉顥其勉之顥之尊府昌隆在洪武中以明經擢高科歷仕顯要安才介行赫然有聲稱於當時而竟坐累以沒上賴 仁宗皇帝天地大恩俾顥得奉其祀於家顥思所以報稱於 朝宜何如其至



也今其所務如此其知所從事矣經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傳曰孝者所以事君顥之務也故於其請記也書以相焉

## 寓安堂記

寓安堂者廬陵劉時習之居高陽所築也劉氏系出漢安成思侯蒼家廬陵者非一世矣習之尊府嘉會先生洪武中仕昆陵時携習之往學官所授以尙書數年遂有進益永樂初以詿誤謫居高陽習之居高陽者凡三十年起處安適如不出乎其鄉從容怡悅如不離乎其家雖躬耕墾而未嘗廢詩書之習雖事徭賦而未嘗留

城府之跡因名其所居曰寓安饒陽大夫劉景先者志於作興士類闡習之有篤學慎履之名乃具書幣聘以爲學者師習之固以疾辭不就且曰高陽君所寓而安者人無所資於我則已苟有資焉烏能遺此而他赴耶於是高陽後生俊秀相劭而問學者益以至矣歲之甲寅習之走詣其鄉邑友禮部主事劉君孟鏵託求予文以記其堂予厚劉君且嘗一識孫曾先生斯文篤實君子人也而忍不爲記耶夫君子之居處動作莫不有義吉凶禍福莫不有命皆有不可得而易者居處動作不由於義固君子所不爲吉凶禍福不聽於命豈君子所



爲耶在於己者出義出於天者聽命宜無所寓而不安也習之所謂寓安者其有外於此乎若曰惟求所處之安而已則非所敢取也堂高若干深廣若干不華而朴不俗而雅作於某年某月而成於癸丑之三月望云

溪山讀書處記

筠之高安有湖曰大成湖湖之上有兩山東北者曰福相西南者曰蒙峯相向而峙一溪出於其中樹林陰翳鳴聲上下爲一鄉之勝槃環湖而居者皆陳氏蓋士族也在洪武中有曰止固甫者澹恬安濟不事表襮嘗從里中陳秉華之學得於臨江梁孟敬先生所傳授故止

固甫穎以有成然惟以教鄉族子弟而已其子鑑字貞明獨得義方之訓爲多永樂癸卯以易經舉於鄉又三年登馬愉榜進士第擢行人司行人間偶得前翰林學士解公縉所書七言絶詩儼然如題其所居者遂以冠其溪山讀書處卷所謂讀書處者貞明少時之所居也貞明既仕尤不忘其少時所居乃求予爲之記非徒以歸立諸其壁與隨所寓揭之座隅庶幾如對溪山且以傳示其後人於無窮蓋有所感動而興於學焉貞明爲人淳厚而雅居官奉使所至有稱蓋其鄉郡仕京師之特出者也予可以無記耶大凡樂處乎山林者自非業



於樵漁耕牧則必高蹈遠引絶類離群之徒而鮮有能養道讀書期於用於世也於乎使皆爲彼而不爲此雖有如武夷天台羅浮之勝亦徒草木鳥獸蟲魚之所止耳烏足以有聞於時哉如大成湖雖未有如武夷天台羅浮之勝而貞明嘗讀書於此以出而爲時用宜其與仙溪山不可以同語也貞明誠益自力自重以至於遠且大將來所居之處不與古之白鹿紫陽同有稱哉故爲之記其處而并致勉於其後云

樵雲記

吉水有曾氏者其先余泰和人居吉水才五世去家之

八年始識學忠於此學忠曾氏子也俊偉疏達好學有文以余爲其先世邑人累累爲道其先世事有親厚之意也既而以其所號樵雲屬遊一言嗟乎此兩縣者壤地相接所謂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壠相入者也其人雖有未嘗相識然於孤客遠寓之中或一相遇其必如見六親故舊況於先世同邑者哉宜乎學忠于余有親厚之意也余可介然以愛夫不腆之辭乎因告之曰古之君子將欲大有爲於時也必守於窮約以自晦如有莘之耕傳巖之築渭川之釣其所以窮約如此者豈眞爲耕築與釣也蓋眞有所養而然耳使爲耕



築與釣而已則凡天下後世之耕築與釣者何限而何伊尹傅說呂望之徒之足尙哉是數君子所養者大故其發於事業亦俊偉而光明有不可以掩也學忠託迹於樵其果志於薪而已乎其亦如數君子託於窮約而有所發者乎傳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孔子豈眞以無人待天下後世者哉蓋有所傷而云然耳孟子以謂雖聖與賢有爲者亦若是況乎求志達道之君子哉此余所爲有望於學忠也區區以迯樵雲而已豈所以親厚於邑人

杏林書室記

建安羅仲和氏卽其所居之傍植杏數百株既蔚然深秀而晃然鮮媚於是又卽其中搆一小軒致古今諸家醫藥之書與夫經史閭書之類羅置其下日披而月講焉將以求夫聖賢所以教人存心濟世之術窮理格物之要因扁之曰杏林書室蓋儒而隱於醫者也誠以五行在人則爲五常運於其身則爲五氣氣失其平則爲疾病醫則察其氣之盛衰消長爲之輔養摧抑以冀其平而已然非精明博達之士有未易以灼見其的而實用其力焉夫未見其的而輕用其力猶不知南而適越非徒不能造而反與越遠矣然則格物窮理之學醫豈



可以少哉而醫又可舍夫儒哉士有濟世之心苟不表見於時則必託於方技以自晦所以求其志者誠非學不能也仲和素以能醫見稱於鄉凡其鄉之人士病賴之以愈者不可數計仲和固不可以此自多而其鄉之人士德之而不以醫多仲和者其固有所在耶仲和豫章先生之後又嘗學於三衢張兼善所以求明夫傷寒六脈之理則其所以儒而醫者皆有所自來也歲之戊戌因其友蘇良金來京師求記其杏林書室余因書此俾歸以遺仲和若夫室之高廣覽者當自得之

貞壽堂後記

翰林侍講長樂陳果之先生其母安人戴氏今年八十有四方安人寡居先生在遺腹今先生歲亦六十餘矣而安人爲陳氏毋尙尤康强無恙君子謂之貞壽不亦宜乎先生懼無以暴安人之德因以名其所居曰貞壽堂且徵以冀其壽焉吉水胡公光大旣爲之記先生復求余繫一言余兢試禮部時先生爲同考官今又忝同官者六年于茲可以蕪陋辭哉自先王之教衰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當其遇不幸貪富貴者忘其主厭饑寒者負其夫含羞忍恥以終身者往往有之求如詩書志所稱者蓋或寡也而安人以煢然之嫠撫育其孤自壯



至老卒不以貳其操有如此者豈非所謂之死誓無他心者乎其所以膺耄期之年而享祿養之榮亦其理也夫貞而享耄期之年固其理矣而或者謂亦有苟賤而耄期者雖然彼又何足道也惟貞實有諸已則其播詠歌於縉紳流芳馨於百世豈直耄期而已於乎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信不誣矣安人有子三人孫曾十有一人仕者方顯而傳者方益繁貞而得福又詎止於壽邪

## 吉水楊氏南園記

吉水縣西有二峯特秀拔謂之鹿角峯者下有溪園竹樹之勝宋國子博士楊學晦先生棄官歸隱處也後人以先生所居也因稱之爲楊園先生嘗於此搆齋曰南麓以貯四方之來學者淸江范公德機亦嘗遊焉公詩曰擕書麓峯下又曰始我南山居是已當元盛時先生之子文川濟川相繼修葺其後兵亂稍廢復葺於先生曾孫季琛嘗以居鄉族之學者季琛出仕且久矣其子翼字民獻險且少之於是溪園大以濬闢之功竹樹茂以封植之勤而室其西傍曰南園以爲修業養親之所佳花茂草高甍大桷所以增茲園之勝者盛矣間以書告其兄民服來求予文爲記於乎余觀茲園之所以勝蓋不獨在於物其有由於人者遠矣凡鄉之人過其園



覩其物必思其人積累之功尙猶不能無所感發況其子孫之繼承者有不力於培植者哉夫培植其物於物則物有時而或壞惟培植之於德則德恒存而物自滋唐李德裕之所存者好奇貪得之心而已而其平泉草木乃惟戒子孫以勿壞宜乎有近愚之譏也楊氏之以詩書植德者非一世一人槩見乎所序其家譜而民獻又有以繼之如此誠可嘉也故爲之記

## 瑞芝堂記

姑蘇城西大湖中有山曰洞庭卽古之包山也兩峯高出環以湖光望之宛然如海島焉長林遠屋映帶上下

而徐庭蘭氏世居其中故包山之傍近亦多徐氏塚焉間有芝產其上者庭蘭兄弟以爲其先之靈必知其子孫有興者故發此以爲兆因取以名其堂曰瑞芝堂以志喜也庭蘭走京師因其友張德譽求余記之嘗觀天之生物雨以潤之日以烜之不過助其暢茂條達而已而其托根固本則有賴乎地之功焉古草一木之生固有賴乎地之力矣然未嘗有所擇而猶有出於栽培者蓋無不驗證也不以其時必擇其地而生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獨非異乎夫耳之所未聞而目所共覩者世之所謂怪也然則指怪而謂之妖宜矣指異而不謂之瑞



固不可也夫芝之產于墓固由其先之靈安於其土之所致矣然使生者於所當厚者薄當親者疎與夫修身謹行之道有或戾焉則芝之生謂之怪也亦宜謹其在內而無慕乎在外世之爲瑞孰有大於此哉庭蘭兄弟四人皆秀偉謙抑讀書務義所以培其身之芝者又在此也他日包山之間有以行義出爲世瑞余又有望於徐氏焉庭蘭兄弟其尚勉以副之

## 龍江八景記

盧陵城北若干里有地名曰龍江張氏之居在焉曰紹旭者張氏長子弟也去年其父志遠介其友前翰林庶吉士劉君孟鐸求余記其龍江八景未幾君赴北京余亦未果復也及是君爲吏部主事來南京又以屬余君之言曰龍江之上望可窮數十里而虎口接其傍神岡聳其南佛塔踵其後翼以芳草之村附以喬林之墓而峽帶以烏泥之泉官陂之壩其間濤瀾洶湧則魚龍悲嘯可愕而可鶩秋風肅殺則林木振響可駭而可悲照之以明月而窮崖絕壑之幽皆可指數覆之以晴嵐而咫尺浮屠之塔隱而不見至若芳草足以供牛羊之踐而亦可以席而寢喬林足以施禽鳥之弋而亦可以蔭而憩與夫桑麻黍稷之紛敷芙蕖菱荷之的歷又皆錯



落乎遠近也志遠日與二三朋輩升于高以望江山之明秀即乎爽以蔭松栢之豐茂或徜徉於風晨月夕之際而遨遊園池田壤之間窮地之勝力極而息於是酌酒賦詩以相歡勞徃徃倦不知歸然此豈獨志遠之所樂也吾之家居蓋嘗與有此樂及出而仕既久慨然追想昔時之勝意其物象意趣日以新茂而吾有不可得獨志遠者無日而去此也能不倦倦於吾懷哉願爲之記非惟以遂志遠之志且以慰吾思焉余曰士之處閒曠之地者皆知慕乎富貴之樂而處乎富貴者或有不知山林之樂二者皆累於富貴也安於人所難安而不

溺於其所易溺非有常於中者不能及也君與志遠吾知其處貧賤者不厭而處富貴者亦不驕也因爲之書庶以見其志焉

## 竹雪山房記

竹雪山房者故黟縣知縣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嚴君之所築也開化東南六十里有地曰桃林嚴氏世居在焉人因名其地曰巖村君蓋嚴氏之有問者問嘗即其所居別搆一室環樹以竹而自扁曰竹雪山房日游處乎其中志甚適焉前中書舍人詹孟舉特題其軒曰竹雪軒眞跡猶在君旣捐世其子刪字崇振與予同舉進士



入翰林且有往還好數語及君山房之勝意欲得予爲之記者予以與崇振相處未艾遂因循至今今年崇振將歸休於其鄉復來速記予於崇振之歸深有他慽焉者且重惜故人去而恐復因循無記耶按所謂巖村者金峯聳其前竹阜據其後而兩山對峙乎其東溪流出兩山間緣流而上狀如三峽人因謂之小峽山村之西有石潭深可數丈廣倍深之數山房蓋盡得其勝者君以所居山中多竹且物之清節者莫如竹雪故山房以竹雪名而因以勵於己焉豈直適其志而已耶君與崇振皆官皆有能名清操其豈無由然者而孰計崇振有白壁青蠅之玷於今蓋崇振官刑部時有疑獄而以待告展省去繼崇振讞獄者以持法喘當道意遂併及崇振得謗罷致之罪比崇振至獄已斷矣卒用不白此予所謂不能無他慽者此也嗚呼世之庸庸碌碌苟一命而得終吉者何限而善類反如此正氣何由而舒故於記山房之餘也特贅以一言云

## 夢竹堂記

清彰李氏子固旣喪其母鄒孺人之三十八年爲宣德二年始以翰林編修九載考最蒙　聖天子推恩贈其父母并得請歸焚黃攏墓蓋孺人沒于固生纔五歲稍



長追念勤勞哀痛無已歲時祭享如將見之孟子所謂終身慕父母者子固其庶幾焉是歲之秋一夕子固夢有坐堂上者呼貞指堂下子母竹諭曰其猶吾與汝乎貞子固之名也子固夢中知其爲母所諭拜俯嗚咽不勝哀慟旣覺淚猶在枕席間遂即所居構堂植竹以庶幾如夢中者焉堂成命曰夢竹識其著存不忘之意後三年來北京聞爲予誦其事求爲之記予與子固同舉進士及第同官翰林誼不得辭嗟乎心有所思必形於夢如人之饑夢食而渴夢飲以其所思莫急於食飲也觀子固之痛喪其母則心之所繫者其有急於母耶形

諸夔理也而子母竹之諭亦豈無由然耶夫子母竹一名慈竹一名孝竹母慈而子孝之徵也子固植於堂者今叢且壽蓋又過於夔中所見益有以驗其實其夔森云乎哉吾知子固所植接乎目者不已則其藂諸心者寧有巳耶詩云永言孝思此之謂也故書以爲夔竹堂記

南陽府修孔子廟學記

洪熙紀元之夏廬陵陳正倫以監察御史來守南陽方下車卽謁拜　先師孔子于城外之東關因周覽廟學首以隘陋爲病詢諸郡人老長南陽大郡其所以祀



先師育賢材者固如是耶老長言廟學在郡城內南陽衛之東永樂初以衛爲　唐王府第未幾工正所火延及廟學因度地於此遽遷苟成加以歲久無怪然也正倫乃嘆曰是其可因仍乎旣而視民力不足以相事心恒以爲歉焉由是日積月累迄于今宣德辛亥始克撤而新之殿堂兩廡皆增其舊遷廟右之文昌祠于左而建先賢祠于右以祀漢廷尉于定國諸葛武侯諸賢以及諸生饌屋齋舍無不具嚴嚴翼翼宏偉雄麗祀神有器侑祀有樂用人之力雖多而人不以爲勞鳩衆之財雖富而衆不以爲費經始於是歲之冬而落成於明年之秋又植栢數十株以庇庭階旣成來請余記於乎孟子嘗以急先務爲堯舜之道則爲政之先務孰有先於教化者乎教化不行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詩書所以教民親其上而死其長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法萬世莫有大於此者嘗觀古今天下之人卑者不肯以踰乎尊少者不肯以犯乎長群而不争疆而不黨孰使之然亦惟詩書之道不廢而已則詩書之爲教殆過於菽粟布帛之養生民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爲政莫先於教化而詩書者所以爲教化之具也正倫以詩書發身於科第其爲御史偉然聲譽在縉紳間至於作郡又急所



先如此其非所謂能知能行者歟凡來學乎此者能以正倫作學之心爲心而篤於詩書之道焉則庶幾不孤也故於其請記也爲書諸石以告

靜寧寺記

京師之北幾數百里有地曰赤城者　朝廷屯兵以守邊之處也土可耕足以省轉餽之勞兵可用足以免調發之役使爲將者日以懷近威遠爲務訓練士卒謹飭烽堠雖有不虞之虞不足以爲患矣況乎　聖明天子在上威德所被無遠弗居四方萬國奉琛納貢不遠萬里以效順于　廷者無虛日也其爲靜寧奚止於一方

一隅而已哉赤城守將都督揚公嘗作靜寧寺於城中以爲祝　國保邊之所寺成請名於　朝勅賜曰靜寧寺諡經始於正統五年八月而落成於六年七月材致於己所積之資而人不知工傭於人所售之力而已不貸寺成之日棲佛有殿居僧有舍士卒有所恃以不懼於用武邊境有所依以不廢於祝　國雖然其肇端有由焉古者聖人以神道設教故民宜之今士卒於用武所恃不能外於佛者以其知向佛之眞足以爲其福也因其素有向佛之心而順嚮之其心既得其力有不從而奮發於所向哉此都督揚公所以惓惓於寺之創造



以順其下之至願歟創寺之成雖出揚公而創意則前總副兵都督方政諸公也諸公創意揚公創成其爲國家兵民之心一而已矣揚公果敢有爲之人誠盡此心以報效於將來忠於　朝廷仁於兵民則其榮名佛績不獨與寺同其久永而輝光於竹帛始有未可量者揚公具石請記其事寺成之月日益久不惓故不辭而書之

## 永感堂記

南京國子助教泰和梁彰仲載作堂以居公退而名曰永感者痛念二親之沒不能忘恩德于懷也梁吾泰和儒家始居縣城之東仲載祖父乃徙雲亭鄉上坦里業儒如故仲載生十八歲而孤時已能誦四書習經傳詩學爲文矣母孺人揚憫其學未至於成也乃命其兄仲琰教之旦夕督課一如其父在時而加嚴焉仲載感其父母及兄之教益自磨勵學以有成宣德丙午遂領鄉薦明年中校官選擢任安遠教諭改任孝感官滿超陞今職既皆有祿可爲養矣而父母已溘先朝露不能享有一日之奉每於公退之暇有所感觸輒潸然而悲咽恨不一效其供養之誠意此堂之所以名也歟間屬余爲之記庶幾以彰其親恩德而日視之以不忘焉仲載



與余生同年且有契好非一日於此不爲之記豈人之情也哉夫子之於父母被其恩德孰不懷夫感慕之心此孝子所同也然徒感慕於吾之心而不能體父母之心使其所以愛願我者不敬吾身非孝之大者也言欲我非聖賢之語不言行欲我非聖賢之行不行此父母之心也吾能敬而守之則爲能愛願於我矣能愛願於我卽能遂父母之愛願矣能遂父母之愛願有不愈於感慕父母者哉余亦感慕父母者也深愧不能躬自愛願而徒以自愛願爲仲載勸而今而後庶幾各勉之作永感堂記

## 恩榮堂記

常之無錫有吳越武肅王十七世孫曰錢秉公守與其兄公治皆好義之士也當正統庚申之秋東南遭水民頗饑饉　聖天子詔有司行賑恤之令公守乃與公治暨其兄子惟心惟大謀曰今鄉里不給而吾輩有餘得以安樂於家庭者皆吾祖宗之遺也可不思所以助公上賑恤之萬一乎兄及諸子莫不樂從乃相與出米千一百石輸於官廩有司為上其事　詔賜璽書旌為義民勞以羊酒且復其家兄弟子姪以為　恩之至渥莫過於此遂取以名其堂曰恩榮堂志不忘也既名堂之



明年公守赴闕謝　恩退而因余弟監察御史永請為之記蓋永仕毘陵郡學時皆知錢氏忠厚嘗為余言其忠厚事甚多今姑舉其一事永有同僚曰閩人陳賍者於錢頗有文字之雅自官稅庠以至太學錢固皆甚禮之比死歸柩毘陵錢賻祭之以禮有加於賍之生固當然也賍死勢利息矣又未嘗有妻子僮僕可以要結而始終相顧念不替非以義為心者能如是哉世固有擁貲之人其待交好視彼去留為重輕者皆不足為錢氏道也則余於記其恩榮堂其可少乎夫天之於萬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自然之勢也吾聞錢氏有可培之之道非止今日自武肅王而下不待言矣其後有諱進者由嘉禾徙無錫篤於行義子孫自是益繁且富至公守祖元溫州路永嘉書院山長彥春父伯和皆讀書而惇行好禮而務義伯和嘗取熊大年所編諸儒格言著訓蒙會要鋟梓以惠鄉里伯和五子公性公理公善今惟公治公守無恙公治又取其兄公善所編族父祖子正子義族父翰林修譔仲益之詩曰三華集亦鋟梓以傳後是皆以義存心形於家者茲復大推以行於鄉以有今日恩榮之美卽栽者培之之徵也錢氏之興超夫豈可量哉故為之記俾其後之子孫視之益有所感發



於義云

## 桂林書室記

桂林書室者泰安儒學訓導曾用濟所嘗讀書處也泰和城北之武紫巷曾氏世家在焉用濟與其從兄用常再從兄本清及從弟士宏先後皆以明經領鄉薦邑大夫揭其里曰桂林坊而用濟之讀書處亦因以名焉嘗記少時與用常交莫逆用常聰敏坦亮雖生後予數月予稍長之中禮部試高等未及登第而沒深見惜於君子既而本清士宏先後登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士宏今為兵部主事而與用濟皆嘗讀書於此者也書室其有

排哉今年用濟以丁艱服闋來京師以予於其兄弟寂
故者也乃求爲記於予予又嘗交士宏用濟之父子貫
子厚亦皆淳篤君子人也拳拳以教諸子爲務則書家
之所始豈無所由也哉嗟夫仁義之道蘊之於心著之
於身而見之於行事以不失爲士君子者詩書之所澤
也世儒累官之家子弟至於久而失業或遷於他技者
抑豈不由家塾黨庠之教不行於後世哉此曾氏之書
室所以不能不新於用濟也新之者欲其愈久不替也
爲曾氏子孫其可不相繼承以盡其洒掃之　力哉故
記於壁使有警焉



懷訓堂記

懷訓堂者西昌鉎溪高如舟甫所居堂也如舟昆弟三
人長如隧次如岳如舟其最少者嘗念其先君子存禮
所以訓其兄弟持身接物爲善去惡之道因名其堂曰
懷訓堂相與朝夕視之以不敢忘於其親也予之家居
如舟嘗求爲記而未果復比予濫官于　朝去家數年
而鬧如舟已物故矣追念夙好未嘗不悵怏於中也今
年承　恩南還拜掃先人之墓退而遊於鉎溪之上訪
問高氏舊故而老長無幾矣於是益增慨嘆其有曰鎬
字仲京者偹然秀拔於群兄弟之中問之則曰某先人

也予欣然爲如舟以喜喜其有後如此既而鎬曰先人
臨終尤拳拳以未得記斯堂爲歉鎬之愛也先生幸不
厤古人掛劍之誼有以慰先人於地下予悲其情而嘉
其志不可復有辭也夫君子之爲善不獨以善其身而
已將以遺諸其子遺諸其孫遺諸無窮而後其心爲少
慊焉觀存禮甫之所以訓其子爲可見也如舟能思念
之不忘而鎬又能繼承父志可謂不孤於其先矣訓曰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高氏有焉雖然懷訓固難守訓尤
難懷之於心而或失之於行非所以孝於其親也鎬之
弟鎡鏌皆秀敏而篤實其必能不辱其先者幸以予言



相與勉焉

文學齋記

文學齋者西昌王氏希稷居以讀書處也論語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此齋所以名也人非生而知之必學而後
能成百家衆技莫不有學況於聖賢之道而可以無學
哉此希稷之所以務文學也王故西昌文獻之家希稷
瓊州太守伯貞先生之孫今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行儉之子承詩書之累傳襲清朋之餘蔭雖欲
舍而他由其可得哉此文學所以爲希稷之當務也六
經載聖人之道而文莫大焉誦之於口繹之於心而蘊

得之於已斯可謂能學也得其言不得其旨得其旨或失其守猶未學焉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皆學者之所宜知也希稷年甚少質甚美而爲人甚端謹鄉邑稱士大夫子弟材且賢者必曰希稷此究其所務乃如此則其所造詣可量哉固其本來之有自然亦固有世儒積德深厚之家而其後或弗振者其豈盡出於其先哉顧爲之子孫者所務謂何如耳可不愼歟可不愼歟予嘗與學士君同官且見愛於太守故希稷屬爲記其齋而予又心敬希稷者故亦不辭而爲之書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城北胡祖與甫之配嚴氏所居堂也嚴方二十二歲而喪祖與哀毀甚至時子仲宣生才四十餘日嚴卽誓曰吾撫是兒以終身矣家貧惟力織紝以供衣食一毫非義之想不干其心如此者數十年洪武丁卯縣令徐遜廉知其行爲聞於 朝詔旌表其門曰貞節之門賜米帛復其家於是自郡守至于邑令丞咸加禮焉鄉人榮之仲宣聞創所居之旁作堂以居其母而日承顔養志其中亦名之曰貞節蓋以著其德於家也其後母與仲宣皆壽八十相繼以終人又以爲爲善之慶仲宣之子曰紳曰鼎懼其祖母之善久或至於湮沒且無以範後也相與求予爲記其事於堂予未及有復也歲丁未之二月鼎以鄉貢來會試于禮部因復以請夫節義誠人之美德所宜延譽於衆以興起夫凡同有是心者且媿其不然者自是吾黨事也況又出於吾鄉而以請言來者又不倦乎廬陵山川清淑之氣鍾於人者自昔已然上自士君子而內至於女婦苟遇不幸其忠義貞節之行炳如也有若歐陽文忠楊文節諸公者固無所待於人而自昭昭於天地之間矣若胡母者其確然不可易之志有不足以紀述以爲善者之勸不



善者之愧乎予故樂爲記之於乎表厥宅里以厲俗化固 聖朝之盛典若可徵於無窮之來其在予言亦所不敢辭云

省齋記

自古聖賢盤盂几杖莫不有銘蓋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其後或銘於其所居或銘於座所銘之處不同所以致警於已則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宮鄭公年八十猶不廢於自警乃知聖賢君子所爲自與衆人異也此吾孟碩藏修之齋所爲有名也歟夫君子之自警苟非用明於內則何以知其當警之所在此齋之所以名

省也夫省不省禍福所繫君子小人之所由分曾子傳聖人之道者尙猶日以三事自省下此則必如榮陽呂公所謂日夜且自檢點如盛待制所謂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然後爲得省之方盡省之功也孟碩今少傅大學士泰和楊先生之冢嗣先生官職德望淸介文學皆爲今世第一宜乎孟碩以省名齋有志於聖賢君子之事也雖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古有是言有志者事竟成亦古今通論也孟碩孝於親友於兄弟敏於行而愼於言名公鉅卿子弟之卓卓者間攫其行有或差也故名齋以自警豈非



所謂異於衆人所爲者歟誠又不艱於行而務勉以副之將所造詣其踈之能禦也其省先生來北京將歸也屬文以爲齋記余辱愛厚先生者多矣而於是齋敢不盡言以孤孟碩之意也哉齋有圖書及先生之家訓所以資講求佩服者甚富歸而求之有餘師不待余之言也

## 南園春意記

泰和郭君公緒旣贊憲于貴州之數月闢其退居之南隙地數畝凡植物之可以資日用衣食庇蔭者雜藝之相向無犯各得以受雨暘長養滋沃之澤培植之力於天地爲四時之景不同卽而玩之無不可愛且適入而求之靡不遂其所欲盖柔麻菽麥之紛敷槐竹桃梅之交蔭縱而深廓而靜雖村居野處之勝不能過之因自目爲南園春意今年公緒以考績來京師聞於予道其實且曰願爲識以一言夫所謂春意者豈獨氣和景融足以豔媚於一時者爲然而凡耳目之所觸心志之所需苟爲出於造化生成之妙而用之不竭者皆春意也若公緒之所有是已公緒蹤進有爲以舉進士擢任風紀祿之所給固厚而其所取足者又在於此其善於養廉歟夫盈天下之物孰非出於造化生成者哉然則取



之有廉有貪何也取其肇於已者雖富不害爲廉取其肇於民者雖寡不失爲貪公緒南園所得其信肇於已者此其所爲能養廉也君子之仕又不止於養廉貴能行君之令君之令民如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一因其自然之理人臣苟能扶陽而抑陰揚清而激濁使膏澤及於萬民如陽春之澤萬物然後爲至公緒之名南園尙能使有春意如此其施政於官也有不務此也哉有不務此也哉

## 奉親堂記

德榮不遠數千里來相見余於北京留之數月而歸歸

歸告余求記其奉親堂甚切德榮余宗弟也時余方聞靜修兄訃哀痛猶未能釋而尙忍言文哉然念兄弟存者無幾德榮於親雖在期功之外而又可以拒其求記以薄於宗族耶姑勉强書所以奉親之道敎之夫父母之於子有生之後提携保抱饑飽寒暖自始至終無一時不在念而惟恐其身之不長及其旣長敎訓誘掖勸善懲惡作止出入無一擧不在慮而惟恐其德之不成父母之於子者如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是也子之奉父母者苟有一毫不盡其誠何以能報稱其德哉甘旨之具足以充其口腹而已未足以報其勞輕暖之備足



以周其身體而已未足以酬其恩必如古之君子服勞養志而後爲盡奉親之敬謹身節用而後爲盡事親之孝盡孝與敬則于爲子之道庶幾其不忝矣德榮兄弟四人誠如余之所告以奉乎親則豈獨不忝其所生而於宗族亦與有光耀焉勉之勉之余與德榮同出於吉安路儒學敎授漁齡府君今總七世皆家泰和城中而德榮奉親堂獨在江之南者蓋德榮之祖觀瑞公出贅江南徐氏故今遂爲江南人焉今德榮之尊府彥偉公於余爲族叔尙猶康强無恙而又有子克篤於孝其豈非盛福哉故幷書之以識喜

## 高隴耕讀記

泰和楊氏有居縣城南雲亭鄉高隴里者亦少傳東里先生之族也先生族孫挺字敏達先文雅好讀書暇則課耕於隴上此外無所營焉間擧賢良方正至京因得侍敎先生久之先生愛其簡退謙愼而內務也遂取高隴耕讀四字命爲圖書以寓旌勉之意敏達旣受敎矣乃又以名其居蘄示其後人使知爲先生訓而各勉焉此其命意之所在也來求余爲記之先王之民有四士最貴農次之士非讀無以治其身農非耕無以養其生其他固亦有養生之務而農爲力本至於治身之道則



固未之有也此所以士最貴而農次之二者得兼然後治身養生之道無憾豈不尤可貴乎故孔子於富敎之外更無以加孟子論王道未嘗偏廢者此也嗟乎使世之人一於耕而無讀奚所賴以爲治一於讀而無耕奚所資以爲養況夫耕不獨足以養生而亦足以養親讀不獨足以治身而亦足以治人宜乎先生之愛敏達而致旌勉之意敏達欲示其訓於後而以名其居如此也詩書楊氏之世業也敏達能繼承之以得官都察院檢校進未可涯爲其子若孫者能服先生之訓以副敏達所以垂示之意將來至於光顯又詎可以涯哉故爲之

書此以勸

恩榮堂記

聖天子嗣大寶之六年 詔禮部朱文公有功於世道其嫡長子孫在民間者令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命下之日朝野欣聞以謂非 聖明天子崇儒重道厲志講學有得於謨訓精微之旨不足以推是恩非文公先生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有裨於帝王精一之傳不足以臻是效誠千載一時之嘉遇何其盛也先生嫡長子塾九世孫梃旣自建安被召來受 命於京師退而感激不勝將歸搆恩榮堂以仰戴 上賜於無窮屬余文



刻石紀其事於戲先生在當時所以裕於後世者斯文仰之如景星慶雲泰山喬嶽固不待言而喻矣若夫聖明於先生所以惠其子孫者百世戴之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又豈待言而顯哉雖然帝王之學非先生無以成啟迪之功非 聖明無以厚推崇之典其事皆當勒之金石傳之久遠使人有所感發歆艷其恩德者不可以少緩也此梃所爲屬余文爲記也繼梃之後若繳而下爲先生子孫者又豈可不敦行厲學以繩世美使上不負 聖明推崇之恩而下不忝先生斯文之後也哉故幷記以勗之

景泰六年歲在乙亥六月甲辰

芳洲文集卷之六

芳洲文集 卷之六

芳洲文集卷之七

泰和陳循著

碑銘

皇明勅修南京先聖廟學之碑

洪惟 國家受 天明命奄有萬方幾百年來治教休明超越前古夫豈偶然之故此誠 太祖 太宗曁于列聖躬行心得以爲化民成俗之本之所致也臣嘗伏覩 祖宗肇建兩京廟學 列聖繼統皆親臨幸恭修祀禮訓飭師生所以振厲斯文闡揚風化以行其用於當世者靡所不臻其極其得於易書養賢及民類俊尊



帝之旨亦豈前代所得而同宜其有以然也於戲盛哉仰惟 皇上聖神既銳情於前矣茲復慮孔子廟及國子監在南京者歲久當有圮廢無以稱惬崇儒養士之意乃命 伯兵部尚書臣王驥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吳節備閱以聞驥等還奏果如 聖慮於是 詔工部臣撤而新之工興踰年會因他事推 恩有 詔悉停不急諸務而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臣石璞知 上初意乃舉 詔旨爲請興罷 上曰堯舜當務爲急詎非此邪他何可比其亟完之先是首其工者尚書臣王永壽而卒底於成則尚書臣王來也廟故有殿以及門廡與所以具祭祀之舍學故有堂以及齋館與所以給供用之居鉅細以楹計者奚啻千百至是廢者易之以新圮者葺之以堅使復其初隘而卑者擴而揚之使宏以偉凡百所宜有而昔未備者悉致其完具矣蓋煥然遠過於舊矣經始於景泰二年之春而落成於又明年之冬既而尚書臣來以畢工聞乃 詔臣循書識其事於石臣惟天生萬物施以風雨霜露而後萬物始生然于物之中尤厚於民君理萬民施以予奪生殺而後萬民始理然於民之中尤厚於賢天之所以厚於民者何也賦以仁義禮智之性使稟其清然其性豈能自盡復以克綏



厥猷之責付之於君卽中庸所謂修道之教也君之所以厚於賢者何也施以詩書禮樂之教使復其性然教於人豈能自行復以庠序學校之事任之於臣卽孟子謂所以明人倫也肆我 國家列聖相承崇儒重道興學育材於易書詩禮春秋之文講之益明如日星之麗乎天而四海仰其照臨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之益習如四時之成乎歲而萬民蒙其化理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有於斯學於斯既往已足徵矣方來其不勉以副 聖天子之盛心於無窮哉謹再拜稽首而頌以詩 詩曰惟皇降衷民

生咸具必資君師乃全稟賦天啓聖明　中天
下立爲民之主必施治教　巍巍帝業肇自太
祖　削平以武四方歸戴如於父母思
洽於率普海宇既清文教是務乃相　於前度茂
建太學黎獻用貯成均　夏校殷庠得之往聞習于
今覩　宣聖　歲時享祀鏗鐘考鼓黍稷醴牢籩豆
樽俎誠之所存假於物寓禮教浹輿文化誕布比屋詩
書漣城鄒魯　皇太宗嗣統承緒學貫六經功高千古
重道崇儒莫之或禦萬乘謙虛躬往幸顧俎豆臻光縉
紳熙穆超乎列聖相繼臨御先後一心咸篤斯學作新



後人簡用師傳惟賢是立克符湯卨光啓後學臣民皆
慕於惟　聖皇尊居九五克念作聖好問底裕嗣保先
烈無間微鉅人惟求舊器尚易故況玆南都育材之所
祖宗攸成矧可圮廢幾務雖煩宵旰在慮爰勅在廷一
二心簪撤而新之俾完以固必稽于制毋或愆矩臣工
效力罔懈晨莫自始迄終僅再寒暑煌煌斂堂翼翼門
廡侖焉奐焉何千百數濟濟師徒欣怏榮遇以誨以學
是遊是處　皇有詔曰而職記注其書乃成俾昭來諗
臣謹作頌刻石以樹於萬斯年恭祝　皇祚
故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昌

伯追封會昌侯諡康靖孫公神道碑銘

景泰三年九月七日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會昌伯孫公以壽終計聞　上爲之哀悼輟視
朝一日遣中貴人齎賜白金三百兩楮幣十萬緡卽其
家營喪事追封公會昌侯諡曰康靖遣官諭祭命有司
爲治葬給衛士二千人執事送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
宛平縣之香山鄉既葬其子繼宗五人伏　闕泣而言
曰先臣仰荷　國恩生榮死哀臣等雖萬死惟無以報
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聖明篤
厚之道敢昧死上請　制曰可命臣循具書之以文臣



再拜稽首而言曰公　上聖皇太后父也姓孫氏諱忠
字主敬初名愚　宣宗皇帝改今諱世爲濟南鄒平縣
醴泉鄉責楊店人公之曾祖七翁祖復初父士英俱不
仕而積德深厚爲鄉善人則一皆追封會昌伯曾祖妣
張祖妣高皆贈伯夫人母丁封太夫人俱由公推恩也
公生穎敏異於常兒爲祖父母所愛嘗曰是兒必大吾
門公嘗得咽喉病衆皆危之其父夜夢神人告曰上帝
以汝有大陰隲命我醫汝兒病毋恐既覺視兒聞口中
有藥香兒病遂愈公每與羣兒嬉衆輒爲公前呵後擁
如官儺出入狀人皆知其爲令器也稍長補鄉校生讀

嘗爲文往往出其倫輩數年充貢補太學生洪武己卯
被選擢介休縣主簿介休素稱難治公至旬日積弊去
其什九吏胥豪强之殃民者皆化其奸暴若其遠去耳
尋以外艱去官服除調河南之永城其善政之得民者
一如在介休時嘗率民夫服役于　天壽山民皆樂於
趨事爲總督成山侯王通所信任恒待之如賓歲滿遷
鴻臚寺序班居官惟以勤慎爲務彭城伯張㬎母　仁
廟昭皇后之母夫人也永城縣人知公第四女有賢德
㬎遂奏　文皇命隨母夫人自永城選至京冊爲　皇
太孫妃旣而　宣廟登極冊爲貴妃公得推　恩擢驃

騎將軍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幷贈祖父官同妣皆夫
人宣德丁未　太上皇生於是　貴妃正位　中宮公
亦進會昌伯食祿千石子孫得世其爵幷得追封三代
考妣公辭至再不允　命中貴人崔輔偕公歸焚黃於
先隴北還未幾遭太夫人丁氏之喪復　命中貴人許
源往爲治喪葬賻贈甚厚旣而以公年老特免每日朝
參　宣廟嘗偕中官幸公私第慰問喪疾知公所居隘
陋弗稱欲命有司撤而新之公以毀作勞民傷財懇辭
得免每戒其子孫曰吾本布衣儒生素無汗馬之勞仰
蒙　列聖天地大恩榮寵至此而爾輩亦多膺顯秩吾

心惶懼無間晨暮爾輩若不勉圖報稱及或不知止足
妄意有所貪求非但重吾之過而國法亦不爾貸矣況
望能保有爵祿乎諸子孫皆再拜曰敢不奉嚴訓公性
寬厚仁恕貧窮憂患之事視在人者猶在乎己飽煖康
寧之樂視在己者必願乎人故其好善樂施之心隨所
寓而見諸行事鄉人有高翀者從戍老病不能自存公
賙恤之雖頻不倦比卒殯葬悉於己備有秋官劉祉者
以罷官致疾卒又不獨殯葬之而已且厚賑恤其家鴻
臚僚友郭聰坐累謫戍遼陽公憫其被誣伏薦起之爲
門館訓導知縣張英左遷遠方貧無所資兵馬指揮王

輝被誣受賄追無可輸官者公皆資以白金使之棄有
所將而得免捶迫之苦焉又有訓導劉克修者死遺一
女貧無所依公養之如己出及宣德初蒙賜謀逆犯人
女爲家婢有一人色甚麗公詢知爲韋指揮女不忍辱
之二女子皆與之粧奩一擇嫁指揮童能一以嫁指揮
陳廣王通之罷成山侯也歸無所資欲得公念舊日濟
以西山腴田公卽與以百餘頃無吝色家畜蒼頭名法
興者甚得其力久而詐欺公私作姦犯科事覺當償侵
用金帛甚多一無所出反歸求救於公公憫其相從力
悉爲代償其在人者比得釋遣還其父母其仁厚率類

此公娶董氏同邑董彥恭之子也莊重寡言婦德母儀爲宗姻所仰則初封都督夫人進伯夫人側室張氏張氏馮氏劉氏艾氏皆有淑行子五人繼宗由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繼宗今襲公爵顯宗續宗由指揮同知陞指揮使純宗由副千戸陞正千戸繼宗紹宗續宗董夫人出顯宗純宗張馮出也女九人長早卒次適陳禮次適張雄　上聖皇太后居第四次適王希周次適光祿寺丞朱璽次適朱能餘幼孫男十人玹璘瑛瓏理瓚琢璉瑀璟女十人安遠侯子柳承慶指揮使武忠惠安伯張宗定襄伯子郭嵩泰寧侯陳涇其壻也五人在室曾



孫十有一人公生洪武元年七月三日比卒春秋八十有五臨卒惟誦古人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二語以戒子孫而不及他此可以見公之存心於遺後也切矣銘曰　岩嶤嵩岳應時出雲繽紛華煜五色成文從龍變化昭回穹昊作爲霖雨溥濟枯槁有偉孫宗鍾秀泰山遭世熙皞公生其閒積德累善惟恐弗及亦如嵩岳岩嶤斯立巍巍大奴上配　宸嚴公實敵之早著兆占公享安榮八十五載祿兮如川福兮如海森然有子如蘭在庭數擬列爵孫曾繩繩以一傳十垂紳執戟翊衛家邦志勵忠實公之德善有不自居恒存戒謹益直謙虛其性則然實罔有僞肆處盈滿克保富貴更事　列聖壽祉兼全恩隆終始疇克儷焉香山之麓泉深土厚歸藏千禩永庇厥後循職記注書于豐碑稱必以實敢浮厥辭有求公者視此貞石公雖遐矣其存可式

故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昌平侯追封潁國公謚武襄楊公神道碑銘

余嘗讀史記至田氏齊威王言其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竊意古有未然者及觀昌平侯爲將守北邊始信其事蓋雖　國家威



惠被于萬方而捍非可以德化者亦必得人爲之藩屏而後有所賴以濟也若昌平侯楊公其可謂之得人者歟公諱洪字宗道楊氏其先太原人系出霍山王子宋太師中書令諱業與宋贈太師播州端遍譜業生英州刺史延朗延朗生廣州刺史充廣充廣生德州刺史貴遷充廣嘗因持節廣西悯播州之孫昭無子遂以貴遷嗣之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後也貴遷生從義助光震生武節大夫文廣文廣生子長曰惟聰生武經郎選選十三子有諱畊者仕宋爲六合令因家六合後遂爲六合人公曾大父諱順不仕大父諱政　國初從常國公起

義積勞至漢中衛百戶父琛襲職三世並以公貴累贈
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曾大母吳大母張
母施俱累贈夫人公兄弟三人公其長仲淋季忠公生
十七年父戰死靈壁公事施夫人甚孝敬撫二幼弟甚
友尊幼安之永樂初公襲父職當遠戍開平人皆爲公
惲之公嘆曰大丈夫立功名寧在跬步之內淺設嘆而
往時成安侯郭亮守開平一見公語大悅置之麾下咨
論軍事深見器重八年公率所部隨　駕北征至飲馬
河虜率衆迎敵公首入賊陣獲其人口馬駝以獻　上
喜曰將才也特命記其姓名十七年冬公遇虜寇戰於



泥河斬馘甚衆幷獲其馬二十三匹明年哨欽河貧過
虜寇轉戰東涼亭生擒賊首一人獲其馬五匹賊敗走
洪熙紀元之春從陽武侯薛祿征大松林公首擊敗虜
衆獲其人馬陞正千戶又明年爲宣德二年復從陽武
侯征虜至紅山俘獲三人公與清平伯吳買驢前行戰
於朶兒班你兒兀之地公先衝入賊陣斬獲首級牛羊
等畜甚多生擒賊首鎖撫兒令帖木兒等人口二十有
一五年冬虜寇潮河川時開平衛治已從入獨石公從
都督方政追虜之獲賊馬器械明年虜復寇大石門公
列營與相對徉示不動別選驍騎繞出其後虜退無所

適遂解甲棄弓矢降衆欲殲之公曰殺降非武遂收其
平章脫脫等人馬器械又明年　朝廷用邊將都督方
政之計於西猫兒峪置馬營以遏賊衝命公爲守公躬
率士卒披榛莽築城堡立烽堠踰月而成旣而號于衆
曰吾與若等孤城守邊死生以之愼毋懷貳遂與士卒
甘苦同憂喜相關其或嫁娶有不能爲力者助之疾
病有不能致療者資之由是人心安和不自覺其在窮
荒也八年夏虜寇孤榆樹公追殺敗至於紅山斬獲其
首級凡四十有一駝馬牛羊無算明年復追襲鈔邊斬
獲虜首級人口而還事聞陞公指揮僉事十年秋以問



邊計驛召公至京陞指揮使特　賜金織文綺襲衣寶
刀盔甲弓矢楮幣遣還尋遣給事中等官齎　璽書符
驗就鎭命充遊擊將軍統率萬全精兵二千廐馬四千
二百巡備北邊至開平鈸貧河還遇虜寇于閔安瓦房
嶔公揮其下分翼進攻大破賊衆斬獲首級凡十有六
幷其器械駝馬牛羊生擒賊首脫脫白暖台還陞都指
揮僉事正統元年八月被召至京受賞往副都督李謙
總督懷來等處守備是月復受　命與都督方政計軍
務于大同明年虜使啟行公受　命領所部軍馬與方
都督合勢出哨黃河東勝虜使爲恐是年秋兀良哈寇

李家莊公追敗于興州之三乂口賊棄所掠并其馬甲
器械無數公生擒其首朶欒帖木兒復召至京受賞而
還是年冬聞虜寇延公伏兵回回墓截其歸路别選輕
騎從間道襲擊大破之斬獲首級器械牟馬等畜生擒
其黨乞里麻等三年春兀良哈寇邊公與戰伯顏山并
寶昌州奪還所擄人口并斬獲賊首級駝馬牛羊器械
生擒賊首指揮也陵台等四人阿台苔剌花等五人遷
都指揮同知遣官齎賜金帛已而命公充右叅將鎭守
宣府等處進都指揮使復遣官齎賜金帛四年秋公受
詔追殺叛虜阿木狠等由白塔河倍道兼進至三乂口



及之斬獲其下可列歹等首級并其器械馬畜進後軍
都府都督僉事七年秋受 制諭充左叅將專守獨石
永寧等處八年春哨苦乞兒河戰敗虜寇于北只嶺斬
獲首級并馬生擒賊首那多進都督同知九年春兀良
哈寇迤西公受 命追襲敗于應昌之列兒克賊盡棄
其所掠人馬器械遁走復追至朶顔穩都兒以克列蘇
賊得險欲拒戰公躬督兵進攻斬獲首級併者赤王部
勦生擒其首打剌孩等蒙 賜璽書褒諭進左都督十
三年秋受 命掛鎭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鎭守宣府等
處膺重賞行八月至鎭將士皆喜得良主帥歡聲動地

明年冬公領兵襲擊虜寇之盜寧夏馬者至興河遇雪
深數尺公曰此正破蔡時也遣兵四出追之虜不及備
盡俘斬之十四年秋虜衆大舉入寇 車駕親征至沙
嶺公入 見 命公前行卽又命守陽和開山二口公
進至栲栳山生擒賊虜則不丁等三人并獲被掠人馬
以獻 駕還命公爲殿尋命還守宣府賊以精兵來攻
公出速戰敗之賊不敢近土木之潰賊爲僞書遣其下
伯顏帖木兒麻亮等誘公開門公遣人出縛送京師
今上令諭陞公爲昌平伯未幾虜犯畿甸公受 詔命
入衛既馳至受厚賞卽日命充總兵官率軍馬六萬往



追逦賊公至金坡鎭拗羊山擊敗其衆斬首數百奪回
人馬輜重甚多既還賜賚有加令總三千營兵進昌平
侯兼掌左軍都督府事連有金織文綺玉帶冠帽之賜
景泰二年三月 賜誥券及勳階食祿千一百石子孫
世襲其爵五月 上慮虜情反覆宜有大將在邊乃命
公掛鎭朔大將軍印領禁衛兵千六百人往鎭宣府虜
聞公至皆自引去其有以請盟約爲名聚衆縱牧旁近
山谷窺釁而後動者公知其爲懷貳遣將士追敗之於
玉石溝斬獲首級器械自是虜非朝貢至者絶迹不敢
近邊蒙 賜勑奬諭甚切至自公再至宣府軍聲爲之

大振關北之人固皆以爲虜不足爲其患關南之人亦
莫不爲莫枕而安曰有楊公鎭宣府矣不特此也方虜
寇入鈔何之時軍民耄倪無不滴滴一聞　朝廷召楊
公至帖然爲之不懼至有擁塞道路求識其面不得輒
怏怏終日者其聲價之得於人也如此於乎士審如此
可不謂之大丈夫乎公再至鎭兩月得疾　詔遣御醫
臨視繼又　命亟還京治之比還遣中貴人慰勞甚至
公自知不可起卽命其子俊傑奉表　進大意以爲
國恩未報臣職未盡願　朝廷以　宗社爲心夷虜爲
慮崇文修武以安攘之於萬萬年臣卽死瞑目矣餘無



所及表奏　上嘉納之翼日遂薨是年九月十三日也
後四日卽公之生辰其年爲洪武十四年迄今春秋七
十有一訃聞　上輟視朝一日命賜賻祭甚厚有司爲
營喪葬朝之公卿侯哀痛揮泣以薨之年冬十月六日
葬于都城西山之原配初娶潘氏贈夫人繼吳氏周氏
皆先卒繼魏氏封夫人子男二長曰俊周出前軍都督
府右都督次曰傑魏出將嗣公爵女四長適唐海次適
都指揮申義其二尙幼別室張氏李氏出也別室有從
公薨曰葛氏者　詔贈淑人孫男一琢女三俱幼公之
戍開平也施夫人及二弟淋忠尙留漢中公皆乞令同

居開平俾得盡其友愛或乞歸守先塋其後猶子四人
曰能官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曰信都督僉事曰仁
錦衣衛指揮僉事曰知開平衛指揮使皆公訓育之所
致也公在邊時軍士恒苦乏孳牲馬有貿子女以償官
者爲積歲患公爲選軍中馬牝牡之良縱牧於野使自
爲合數年馬大繁息代償之餘足以進充內廐　朝廷
聞之下其法於各邊公私便之又嘗陶致磚石包甃緣
邊城堡以固守備公有時出在邊虜或潛山谷間窺見
旗幟知爲公也輒相戒不可出甚至急引而匿去者公
自守邊以至將兵京師所陳爲國爲民兵戎禦衛之事



甚多多見聽納而行蓋公爲人孝友忠信果敢剛毅在
邊四十餘年恒以國事爲心自始有終五百以至于領
三千之衆自統一方士馬以至於總天下之兵不以所
將者寡而屈于人下不以所帥者衆而旁若無人敵强
不以自怯必熟計而後戰戰勝不以自驕必量敵而後
安有功不專諉已有惠必分諸人故其馭下雖嚴而人
樂爲之用至於修飭邊防經畫歲計訓練士馬振起荒
頹與夫建立廟學以教兵戎子弟賑恤孤寡以酬士卒
死亡尤爲有仁禮之政焉公之葬也其子俊傑具其平
生請書刻石立於神道以垂無窮公於余有同朝之雅

又以列侯偕侍　經筵余不能辭故爲書而銘之銘曰
皇皇聖明奠都朔方海宇內外奄在封疆文以安邦武
以禦侮上師唐虞恒不偏具　天子仁聖如日行天風
霆震掃神武類焉爰咨勇畧藩屛塞下桓桓楊公獨擅
聲價公所從來肇自漢中厚積傳發曷匪武功辟之高
山屹然而峙人皆仰之成豈一簣維塞以北迢迢開平
孤城戍守迫于虜庭公於其間如處安宅詰兵恤人譁
哄却賊指揮士馬雖有總戎出奇制勝會不如公有聲
洋洋聞于黠虜致以毋犯自約所部閱幾何時掌鎭邊
城馬營獨石壓何自驚爰受大拜遷帥宣府　天子曰



咨得所委付四十餘年公事　聖明父子一門偕被寵
榮維翰得人實公所啟公受　國恩豈止哀死極褒顯
贈百世有光咨若嗣者勉繼厥芳

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翰林學士王
公暨配一品夫人彭氏神道碑記

國家修政立事必有賢智之士以爲之股肱人臣竭忠
盡職必有德善之親以爲之本源蓋本深者末必茂源
潔者流必淸此自然之理余於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兼吏部尙書翰林學士束鹿王公暨其配彭夫人有子
顯融于今有足徵也公諱緒姓王氏其先世家鳳陽府
壽州霍丘縣　國朝有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
尙書翰林學士諱眞者公之祖也有累贈至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兼吏部尙書翰林學士諱璧者公之父也祖
母某氏贈一品夫人母劉氏累贈一品夫人公之父洪
武初爲北平保定府靑苑縣簿卒於官母劉夫人亦死
節時公始十一歲已知痛其父母邑人皆德靑苑簿而
悲公之孤幼相與爲舉柩合葬之公乃依其執友靑苑
儒學訓導王承祖居冀得讀書且不違先隴焉弱冠有
祁州訓導彭從野先生者隣邑束鹿名儒也以致仕歸
鄕里見公不凡以女妻之公遂從彭先生家彭家莊爲



束鹿人公旣深於問學乃開塾以授徒於家鄕邑子弟
凡經其指教者皆駸駸有造詣所得束修旣富加以彭
夫人躬儉勤爲助由是家門日以昌大公又以其餘暇
精究醫藥之書而窮盡其蘊奧以爲以此濟人疾疢必
先探夫脈理知其表裏淺深緩急何如然後施之則無
不奇中矣故其所至得效如神近自州里以及隣邑他
郡聞公之名而來迎致公者蓋無虛日公亦樂於濟人
求輒赴之一方賴之以全活者甚衆卒未嘗有一毫規
利之心惟教其子以學曰此足以利吾家也永樂辛卯
季子文以明經領薦於鄕辛丑登進士第擢四川道監

察御史宣德壬子蒙以此推　恩封公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乙卯六月十日無疾而卒上距其生元至正二十四年某月某日春秋七十有四葬韮東南平峯之原正統某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既而進贈資政大夫本院右都御史景泰某年加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本院左都御史癸酉再加贈今官皆自其季子推恩也夫人亦以季子之恩初封太孺人進封太淑人加封太夫人蓋太夫人平生端莊靜一相夫教子足爲宗姻母婦懿範閨門仰承其德惠者無間戚疎其在後公二年某月某日以景泰癸酉五月十日卒春秋九



十計　聞特遣中貴賫賜賻儀遣官致祭命有司爲營域啟公之柩而合葬焉既而　特恩再加贈公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贈太夫人爲一品夫人云子男三長曰熙仲曰行及季文文自監察御史遷陝西按察使歷右副都御史大理卿左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復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實公與夫人所從推恩者也女一適士人趙繼宗孫男九寧元中謹孜宸綱綸相曾孫男十宣士傑泰通靖士俊士彥士英士洪士華元孫三莊平實皆秀偉而篤實駸駸翻於遠大之域孰非公與夫人深仁厚德之

所啟哉銘曰▲奕奕王宗肇自太原累遷而南子孫寔繁霍丘所居允務德義前啟後繼世濟其美或隱或顯惟詩惟書代不乏賢鄉族有譽孰其卓哉曰青苑簿德惠及民民視如父天欲福之保終于官庶其後裔處此能安公復克肖思事經史納埒里儒務求造詣匪徒資已且以及人教誨惓念與物皆春日積月累陰隲彌厚壽集厥躬慶延乃後譬之大淵積匯一瀞源清流潔其行遙遙又如嘉木久於封殖枝幹宏深千霄蔽日於惟王氏其理亦然曷從知之子孫皆賢累封疊贈官至太保上及高曾矣曾祖考大行以東丘墳峩峩我銘斯在



千古弗磨

太子少師兼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王君神道碑銘

景泰二年冬十二月　詔禮部左侍郎王君一寧兼翰林院學士豫事于　文淵閣明年四月會選　東宮官屬復進太子少師仍兼舊職食少師侍郎俸方君之入也余竊自慶得所助孰計王未半歲竟以得疾而卒嗚呼其爲可慟寧不尤在茲乎既卒其子秉事行來請書將歸刻神道之碑余不能辭按王之先淛之鄞人五代時有諱師厚者始徙台之仙居五通巷口既而分居埠

頭後溪斷橋三處而皆世有科第仕宦君實出于斷橋有爲昭慶奉國節度判官曰光祖者君之六世祖也曾祖諱珂祖諱文鎧皆有隱德父諱俊用以舉鄉貢累官國子監丞文鎧俊用皆以君恩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母竇氏及祖母皆贈至淑人君生岐嶷穎敏過於常兒隨父居京年十三已能詩　仁廟在春宮聞之召試早過銀河詩立書七言絶句以進深見嘉賞十八以詩經中京闈鄉試名在第二十二又四年會試於禮部名在第八舉李騏榜進士奉　命往涖事于湖湘又明年丁父憂家居十年始至京師會　宣廟求文翰之士甚



切吏部以君應　召見試表正萬邦論及詩賦等文詞皆見嘉賞擢吏部主事俾與大學士陳山等共事于文華殿次年以母老不能就養乞分祿於家主事歲滿得以其官品封贈及父母未幾改任翰林修撰預修宣廟實錄書成進侍講食祿視五品同考正統四年禮部會試是歲五月以母喪歸襄事之餘拳拳以復先業遺後爲務服闋被選充進講官復受　命考正統九年順天府及十二年應天府鄉試取士皆稱得人明年九月遷禮部右侍郎又明年往湖廣督運糧餉隨軍進勦苗賊時賊勢盛糧道不通君措置有其方食用不乏胥

遇淫雨公私大困君親致禱雨爲立止兵民立石頌之至辰州府偶遇暇日輒詣學課師生講習且督有司爲作興之於是士風爲之大振景泰二年被　召還京理部事是歲冬遷左侍郎蒙　賜誥進通議大夫封贈祖父母父母及妻云其生洪武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其卒景泰三年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六君得疾時　詔遣中官偕御醫來視弁　賜米物比疾革復如之既卒復　賜賻楮萬緡遣禮部官諭祭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有司歸其喪弁爲營葬域君可謂光榮始終之士矣其葬以某年某月日墓在某鄉某山之原配陳



氏封安人進封淑人子男四人宣顯字春女二人長適同邑應錠次幼君爲人闓敏而疏達爲文必根於理詩詞翰墨清絶可愛孝友忠信之行尤爲人所稱惜乎其年不永而見於用不旣悲夫銘曰　王氏孰始其來自鄞厥先師厚爲仙居人埠頭後溪斷橋其裔君自斷橋傳若千世朝奉宣教簪紱相聯王氏自此代不乏賢有偉監丞啟迹惟邁再傳至君其家益大君少卓犖不伍群流未逮弱冠一鶚高秋天池雲海幾四十齡冠紳有耀朝野知名程越三千壽躋八七耄期無開壽兮何益迢迢天台山秀水清歸藏其下我爲述銘將百千禩

以告乃後毋忘爾祖厥德是懋

兵部尚書侯公神道碑銘

景泰元年八月十三日兵部尚書侯公以總督征苗軍務得疾卒于貴州之普定衛訃聞　上深嗟悼遣行人董守宏諭祭工部爲治塋域是歲十一月朔公柩還自普定以十二月十二日葬塋在其鄕五門山前先塋之側公生子惟一男曰爵正統丁卯鄕貢進士旣葬公之明年詣　闕謝　恩朝廷以公累有軍功特官爵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爵以余與公有同朝之雅乃奉澤州學正吳駰所狀公之事行來乞銘于神道之碑先是四



方用兵監軍之臣所在有之而得　朝廷嘉獎其能盡心副委任者惟公等輩一二人耳則凡欲知公之賢能觀其旣沒而子受恩如此可以見矣公諱璡字廷玉侯故山西澤州呂莊著姓伯謙某某公曾祖祖父也祖皆以公恩贈嘉議大夫　郞祖母李母宋繼母劉皆淑人公自　嘗驟雨新霽出遊溪澗邊見瞽者怯濺缺不能　手相之使得度瞽能以人之生年月日時推知貴賤壽夭因詰公誰氏子幷所生期公具以告明日瞽者告其父曰令郞命貴心仁當大貴顯乃勸遣公爲鄕校生遂入州庠從趙冕受易經其

造詣往往出流輩流輩或時聚飮廢學公獨引去觀書不輟衆議之曰來年作解元必子矣公唉受之不與之較嘗當晝燕坐而寐夢身被戎服統率兵馬旣覺以白於父父曰宋韓范以儒術身都將相彼亦人耳吾兒但當勉學以符所夢公自是益力於進修爲永樂癸卯鄕貢第一人明年補太學生宣德丁未擢馬愉榜進士歸榮於鄕庚戌起使寧夏又明年授行人四川烏撒烏蒙雲南廣西上林等處土官連歲各以紛爭疆域讎殺事聞　朝廷悉以命公往理平之夷人帖服甲寅爲禮部侍郞章敞副持節封安南王黎麟過狗實關公曰　天



書在躬豈可揠度語來迓者曰不發關不度迓者卽爲發關比至安南使節偉然凡彼饋贐一無所受明年館伴丸刺貢使是冬遷兵部職方司主事正統元年往區畫邊務於大同二年虜賊阿台朶兒只伯入寇公隨兵部尚書王驥往撫甘肅幷飭邊務北還虜寇復急公往會會川伯趙安尚書柴車自京州巡北直抵亦林眞集大小鐵門關鈕隆池分兵夾攻退賊而還三年以外艱去明年起復令往湖廣操集征南軍馬遷郞中復往撫四川松潘番人商巴等六年公隨尚書王驥董討麓川賊子思任發於雲南賊以兵三萬象八十攻大侯州驟

委公督偏師應援賊懼遣反間㨨公曰賊衆我寡不可
輕進公知其故揮兵進擊矢石如雨賊兵大潰斬首三
百餘級獲其輜重騾爲上達得　賜璽書褒奬又督叅
將冉保率兵進破石甸老撾緬甸孟通水寨鎭康孟雷
丙壁烏木弄永伯等寨所向克捷還軍老撾聞大軍已
被賊阻截道路公與冉保引軍直抵路江由高黎貢山
入勦賊衆爲退散公乃引兵晝夜兼程馳至麓川與大
軍會併力進攻賊堡擣其巢穴七年凱旋遷禮部右侍
郞受金幣及鈔賜甚盛是年七月復奉　勑往鎭撫雲
南參贊軍務凡彼一切兵政悉聽便宜處治八年雲南



饑公發倉及勸富民出粟賑貸爲全活者甚衆會靖遠
伯王驥復討麓川餘寇公引偏師由千崖南甸入其破
賊寨獲賊子思機發妻孥象馬并其兵器遷左侍郞受
賜如前九年以太淑人喪奔歸葬竣事遷調兵部明年
仍往雲南治職如故十一年往騰衝監修城池明年復
同王驥追討思機發于孟養公曰此行不入虎穴安得
虎子遂自與副總兵張軏引偏師直抵金沙江與大軍
合共乘大艦七百餘艘公先濟奪沙洲而揮大軍繼進
遂皆登岸燬其米木寨煙焰蔽天賊奔孟養潰散公躬
追至孟籠海子孟卜等處燒毀賊寨無一存者師還木

邦緬甸震慴自相戒曰此後毋作不靖以干討滅十三
年以軍還雲南明年貴州苗民乘饑作亂衆至數萬餘
徒攻圍新添平越淸平都勻興隆等衛諸路騷然王驥
討之不克賊勢愈甚會　命上嗣大統明年卽命公總
督雲南兵來與驥會合勢攻勦兵至普定城被圍已多
日公以所領達官爲先鋒令强壯善弓弩者濟之分爲
四道並進兵合賊衆大潰斬殺獲其首級無算普定圍
解遂趨貴州兵威大振所至克捷遂定爽城令溪傘腸
榻老諸路幷解新添平越淸平都勻之圍由是自興隆
至鎭遠道路皆通民得安堵捷奏遷公兵部尙書奬諭



錫賚尤厚未幾遂卒卒之日距其生洪武戊寅三月六
日春秋五十有三配翟氏封淑人女如其男之數許寧
山衛指揮胡剛子景孫男三人長侃次偉次儀公性孝
友識量宏博臨事能斷不苟阿隨於人至於𢟍物惟下
則汲汲焉惟恐不逮庶幾乎古牧民馭衆之良者矣於
乎使凡受委任於　朝者皆如公其人焉事焉有不得
所濟耶此余不獨爲公一人而惜而所惜者蓋甚大也
書于碑而銘之銘曰　奕奕侯宗以儒爲藝祖父子孫
克承其世厚積博發遂見於公如水之瀦源巨流洪如
木之培本大末茂達海于霄高深莫究出應時需磊落

褒奇小用小效大用大宜誠以存心敬以臨事緩急有制危險不懼治禮詰兵通武知文撫捕群盜指揮三軍蠻夷以綏邊鄙用乂朝野知名　主上注意錫以殊恩俾列六卿人無遠邇仰其光榮材兮何豐壽兮何嗇方踰五旬遽至哀惻命由天賦雖嗇其身匪嗇其身用昌後人茫茫忠魂還自普定歸葬五門山川勝境我碣茲石志公平生後有考者來視斯銘

##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公神道碑記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既望　大駕親征虜寇于邊時扈蹕者百官有司咸備而右副都御史建昌鄧公孟擴實



領都察院事以行師次榆林公度不可遠出卽上章請以命大將而乞　回鑾至宣府大同皆如之時內官王振專擅凡如公以言者悉矯制不允比諜知寇猖獗始班師至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語公曰吾輩可自脫去公言鑾輿失所我尙可歸乎辱臣死分也遂死於難八月十五日明年三月　誥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遣官諭祭官其子瑺爲大理右評事瑺痛不得公之遺體乃以所收其平日爪髮幷字迹受以衣冠棺斂歸葬其鄉先塋之側而奉吏部侍郞何公文淵狀事行來請文置墓外按狀公諱棨孟擴其字也姓鄧氏世居建昌郡南城邑小丝鄉公之曾祖濟遠祖信可父伯修以醫道相承濟人不責報母鄭氏謹婦德公生五歲已知讀書酷好紙墨或不得紙輒書几案往往漉墨濕衣翻以爲喜八歲已能背誦孝經小學若固有者既而以俊秀選入郡學補弟子員從鄉先生程睦崇講受禮記繼又從前監察御史聶任習科舉業勤勵問學雖盛寒暑早暮不懈遇月明或乘以讀書冀省膏火以備他夕繼晷其勤篤之計率類此永樂庚子舉鄉貢又四年擢邢寬榜進士歲餘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居官務持大體不屑細故見人爲一善事必思自勉聞一不善之事輒自省察嚴



以律已恕以逮人至於讞獄用刑必以明允存心嘗奉命按蘇松諸郡不嚴而吏畏其威不寬而民懷其德父老度其歲餘例當代去相率二千餘人乞再留公一年於　朝得請未幾公以聞父喪去繼丁母喪居憂一於哀毀而葬祭必以禮郡縣致賻贈悉辭謝不受宣德十年　詔起復公理戎事於福建所至精於訪察公於擒縱無一人有辭者既竣事歸會陝西奏闕按察使　朝廷以其地邊西北必得淸愼有威望者爲之庶幾風紀振武備修而戎虜懼少傅廬陵楊公以公名薦遂得受職以行在陝十年不帶家人子弟激揚善惡咸當乎人

心經理邊方必急於時務公勤廉愼爲上下所信服暇
輒讀書詠詩以取適其性情而已一無所累於物嘗上
疏言切於時政凡百餘事皆見采納如言選將練兵以
謹邊防又幾之先見者歳滿將詣京師吏民父老涕泣
攀留而論德稱善冀其復來者環滿車下公至京得超
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數月遂有扈蹕之行其生洪武
二十九年十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配葉氏出名家子
惟瑞一人墓在邑其鄕某山之原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嗚呼孟擴胡遽已矣衆之望之詎止於是澄清百度綱
紀庶僚粤在外服孟擴其超善焉有懲惡以無懼惟祗



孟擴於官留去冠豸執憲廿有五年治公退食形影孑
然已不自治曷以律人孟擴知恤篤持乃身執蒙太微
曰惟御史於乎孟擴其何媿此既總外臬復柰內臺曾
幾何時訃來告哀人誰無終孟擴死難死往雖艱生還
可鑒塊逐故物遙返舊鄕何必有身乃爲歸藏迢迢盱
江從茲祖兆我銘孟擴于永有燿

故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太師謚忠襄儀公神道碑銘

景泰五年七月上㳺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儀公有疾
事 聞詔遣中貴人攜醫藥 命日奏安否比疾
革復遺齎 手勑諭問曰聞卿臥疾以來朕爲惻然念
卿舊德豈可一日不在左右特賜白金五十兩爲藥物
之助卿尚勉就安全副朕懸切之意越三日卒是月
日也訃奏 上爲嗟悼再三輟視朝 日賜賻鈔萬
緡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忠襄命有司治葬
祭仍召其長子海赴京授以百戶既而其子將奉柩歸
葬事乃齎太常卿許道中所述公之事行來請爲立神
道之碑公之父文簡公在 太宗皇帝時以碩德夙望
被簡輔 宣宗皇帝于太孫府日侍講讀深荷 眷倚
公又遭遇於今如此皆余所親見者况嘗同官翰林此



銘其碑之請所爲於余而余亦無得而辭也公諱銘字
子新姓儀氏世家東萊之高密均祥仲和公之曾大父
大父也皆有隱德𤄊智累官至禮部左侍郎贈太子少
師文簡其謚也後與仲和俱以公恩進贈榮祿大夫太
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大母某氏母孫氏俱累贈一品夫
人公性孝友事父母及兄克盡愛敬稍長肆力問學隨
父宦遊四方恂恂自處未嘗恃勢有所驕傲服飾起居
退然不異衆人執親之喪惟禮是蹈而哀毀或過之洪
熙紀元之歲兵部侍郎戴綸以嘗陪文簡同時侍講讀
知公材德舉應求賢 詔召試擢禮科給事中公首陳

其先公昔嘗侍從 經幄今獨未蒙 恩典 詔乃爲賜前諡於是公捧 命書歸祭先隴因道出武定州得漢 人陰結人心謀爲不軌之事疏奏於 後果驗未幾與尙書陳山張瑛等日備 顧問於 文華殿惟公能持正論有所裨益以給事中歲滿遷翰林修撰預修 宣宗實錄事畢進擢侍講 今上受封國也公以老成剛直被簡命 郕府左長史府中事無鉅細公理治之悉有條緒不媕婀以苟隨大爲 上所眷倚正統十四年秋 上受命監國事群臣聚奏權奸誤國身雖已陷于虜其黨類尙存者乞加誅戮以爲來戒 令



未及下公卽抗 曰鋤治此類豈可緩乎叩頭俟得允命乃止 上旣入正大統擢公爲禮部左侍郞又明年陞南京禮部尙書幾歲璽召還 朝拜太子太保兼兵部尙書旋命兼掌詹事府事問以遠近災異不一因言弭之之方惟在敬天法祖用賢納諫其次省刑薄歛節用愛人遂錄 皇明祖訓一帙幷進以致警發之意深見奬納未幾推恩贈其三代先親公平生負氣節侃侃不屈緯有父風與人交重契誼有或戾於理者輒面斥不少貸人能改悟修省卽愛敬如所親或有忤逆於已自撿若當亦欣然不較也平生嗜好儉朴雖仕宦三十年惟守先人之舊未嘗增置一廛一室爲子孫安佗計其有所自來哉其生洪武壬戌五月十二日比卒享年七十有三配耿氏累贈一品夫人先 二年卒繼姚氏子男六人曰海曰江曰漢曰澍曰淸曰淼皆耿夫人所生江邑醫學訓科淼由鄕貢進士補太學生女二人某某其壻也孫男十人琮琛琳瑜瑆 瑋珩瑀瓚曾孫男二人某某公之葬也 年某月某日墓在邑鄭公鄕先塋之次銘曰 東萊之區薄海跨山蔚蔚靈秀鍾于其間孰與發之曰公父子生自一門相承用世有美文簡瓌偉過人篤信好學强記博聞累官通顯立言



侃侃遺訓在庭來嗣宜纘平生所立餘慶在公乘時奮發風虎雲龍授職黃門列官金馬簡輔潛藩藉藉聲價讜言正論忠在 朝廷不爲威屈惟義是行文簡忠襄世稱美謚褒德獎功父作子嗣於惟忠襄生榮死哀匪公植德疇克臻茲有墓在原有碑在道我述銘詩敢爲來告

###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神道碑銘

德之積於躬者餘慶必昌其後用之效於國者光顯必及其親此古今之定理而士大夫之所必於天而不容

有弗定者也余嘗驗於吉水之周橋里羅公三錫父子爲僉信焉羅故吉水大家其先自錢塘徙居袁之分宜白芒里再徙吉之印岡宋時有爲吉水主簿曰宏正者因歸過邑東池以暴疾卒遂葬於此人因更稱東池爲主簿塘子孫依墓近之澄溪家焉後以族繁居地不廣公乃謀徙周橋居之以誠用明公之曾祖也祖皆以德義見稱於鄉父諱仲淵讀書磊落好義士也洪武中以貲富被選徙居京師凡鄉郡賢大夫若解公大紳胡公光大楊公士奇金公幼孜輩皆與交游最相厚善而公承順其間尤見愛重時公二子通驥秀偉傑出公以父命



俾從國子博士黃彥淸學而公則獨幹蠱於家凡其親之所以酬酢於公私子之所以資奉於師友家之所以婚嫁於弟妹鄉之所以敦睦於姻故其需百出無一不取具於公焉家雖富而未嘗怠於治生用雖費而未嘗侈於非義恒慕司馬子長爲人乃游閩越而歷荊湘復轉而走秦蜀之乎齊魯燕薊以及居庸鴈門上谷之間莫不覽奇訪勝浩然有所得而後歸歸必至於京師躬事定省久之聽命於其親然後爲起處焉一日應天府丞張執中者以盜官錢事覺官籍其家所得不及賠償之數執中知仲淵甫家故多貲不得已誣其受寄鈔凡

百五十千緡以寬一時禍楚仲淵甫既被執公曰豈可愛錢而不脫親於倒懸乎乃不自卽如張所誣償之其知所輕重也如此可不謂之孝乎居鄉恂恂於凡赴人之急賙人之匱爲之恐後人無或不愛敬之者而於族姻故舊恩禮待遇之厚家庭賓客祭祀燕享之豐其用愈煩而志愈樂雅好山水而且精究地理之術每當遊覽之際見其有宜於宅葬者輒指以示子姓與凡來求之者無不切中其的雖專門世業不遠也晚年以子通恩封奉直大夫戶部雲南淸吏司員外郎配李氏宜人以正統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家距其生某年某月



某日以春秋若干以卒之明年八月十九日葬東池高峯山之原既葬之七年爲景泰三年復以通恩與其父仲淵甫同日並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母胡氏與李宜人偕贈淑人又三年爲景泰六年公與父皆進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胡李二淑人皆進贈夫人子男四人通其長也以明經舉永樂十年進士筮仕監察御史歷知州員外郎郎中超遷左右副都御史繼遷太子少保兼左副都御史進兼右都御史焯然有賢能聲於朝野間然此孰非本乎公之積德之所貽乎則余所謂德之積於躬者餘慶必昌其

後用之效於國者光顯必及其親蓋嘗驗於吉水之周
橋里羅公三錫父子爲益信者非耶蓋公諱晋三錫字
也其次子曰遵曰遠曰道皆克世其家女三人劉嘉言
曾志定王常皆其壻孫男十有三人長濂正統九月鄉
貢進士補太學生其次淮海沂渟溢渭濱濡洪汪洄潞
淮甲戌進士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渭景泰四年鄉貢
進士補太學生曾孫繼祖某某某某過於余交莫逆既
求六于太保吏部尚書王公爲誌銘公之墓而以神道
之碑請爲文刻其上銘曰　大山之木根盤深厚培植
堅久其出暢茂雨露所濡蔚然嘉秀干霄翳日覆庇百



畝君子之德理有同然既積於躬復假以年比其厚也
發乃博焉食報何已光於後先我觀羅宗肇迹累世操
存忠厚蹈履信嘉爰有三錫克濟其美泰親愛敬貽子
孝弟其藏滿家惟詩惟書孰其交好駟馬文儒視利鴻
毛曾不久居有關於義輒施其餘有子有孫蘭桂璧玉
森森階庭簪紱相續公享高年養有天祿光榮始終至
備五福峩峩新阡築于高峯山環水抱歸藏其中都憲
華贈儱貢何窮有過之者疇不致恭

贈少保兼兵部尚書鄺公墓誌銘

正統十四年秋　車駕親征虜寇　扈蹕大臣尤以安
危爲已憂者兵部尚書鄺公以下數人而已蓋其職之
專故慮之深慮之深故憂之切而不自知保其躬於危
難之際以苟存也夫苟存非難而視苟存不如無存之
爲難也此鄺公之所爲獨能其所難歟公諱埜字孟質
姓鄺氏世家彬州之宜章縣曾祖諱某祖諱瑞伯皆以
業儒師表鄉族父諱子輔洪武中由校官遷安福縣知
縣祖父皆以公恩贈至通議大夫兵部侍郎祖妣李氏
妣某氏皆淑人公生而穎異不少同流俗五歲失恃鞠
于祖妣最見鍾愛嘗隨適近邦拾一古銅印其篆文曰
司馬印章祖妣喜歸語家人曰此兒他日之兆比卒時



執公手語其父曰兒吾家千里駒善視善視公自髫齔
已克孝於父友愛於弟妹且知務學讀書輒能記誦不
忘有術者相公因語其父曰令郎貴相恐非君家所宜
有也以爲浮屠庶可少延其壽父意以戒公曰壽妖豈
人之所能爲大人幸勿俾陷異端聽兒俟命可也稍長
爲邑庠弟子員時余泰和王敬先爲訓導公實受學館
下深見器重永樂三年舉鄉貢又六年擢蕭時中榜進
士觀政刑部都察院未幾受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首
奉　命行鈔法于京師擒治巨商一二輩人悚然知畏
無敢復有沮滯倭寇竊遊東海上守禦將士失利公往

訊治其罪然察情非故犯遂請於　朝乞憫其勞與其世績而寬貸焉還過山海禁治關吏邏卒爲奸者數十人往來爲之甚便北京營造工四方軍民集役凡數十萬以勞役得病者十常二三病而死者過半　朝廷遣醫分療而以御史督視公被選往視其病若在巳令先蕩除所舍之穢俾醫藥就然後計口責其成功稍施勸懲病類以不死者十踰八九山西有叛獄盜易名赴京詐言石陜二州民謀不軌以濟其奸　朝廷拔公陜西按察副使令往密察眞僞公至石陜具得僞狀以　聞盜用伏法陜西當饑其屬邑曰葦𡰪尤甚道殍相枕雖



吏亦有饑色公拔部至卽撒取傍郡粟千數百斛列釜於㢠爲粥食之閱月爲全活者甚衆所至州縣威惠並行發奸擿伏如神奬善懲惡吏畏而民戴之聞繼母李夫人訃同官希少留數日俟致賻貨而往公固辭曰恨不卽至柩前退拜老父以寫哀慟而慰憂思顧敢有他望哉明日遂行至湖廣聞父喪哀號欲絶比到家葬祭一以禮而泣多至流血服闋超遷應天府尹到官首以息民蠹弊爲務先是每歲正旦桃符立春土牛上元花燈長𢧐𣏐取具於城中二縣各至千百遣人分送自中貴人以及公卿而下百司勢要之家名曰節儀習以爲

常民用苦之公悉停罷而於有利益於民者仍之不改京師富民往往賂權要進處子求爲女戶期翩征役而役悉歸於貧之豪勢之人往往致重貨藏於市㓕價求售以專民利而利悉歸富盛公悉奏禁罷之每歲里胥賂縣長貳多征民賦而相與私其餘公至取給輸官之外有餘存之以待明年夏輸宣德乙卯取士科與上元江寧二邑請循故額斂供具於民公細度當費幾何得減其半用給而民不擾郡中自公下車之後豪强不敢肆虐旱蝗不能爲災政興弊革民用安堵正統紀元之歲公以驛召赴京民庶留不能得至有流涕泣者是冬



遷兵部左侍郎尚書王公督兵征西鄙公領部事首言天下軍總小旗子弟襲代必試弓馬然試例皆赴都督府其爲跋涉艮艱今後宜各試於都指揮使司誠便從之凡　朝廷用兵將公舉所知多稱任使而於軍政則守成法惟謹再遷本部尚書時有權奸私役軍士爲浮屠計動至千萬人無敢指斥者公言於　朝大意以爲軍士當養其鋭以備戰守不當使之困於他役雖不指斥其人而寓諷止之意甚切卒爲節省其半嘗念守邊士卒困於饑寒艱苦宜時錫賚以固其心疏奏皆允納方王振欲脅　上親征公首以爲不可振曰兵部乃先

汨討賊耶及師方出營自警者累夕公曰此示不可兆
也數請命將代行疏皆不報次雞鳴山宣府虜報漸危
振以公與戶部尚書王公佐守老營使不能復有陳比
即抗言 上前請速班師卒爲振所叱退又明日至土
木先日公偶墜馬傷重衆或勸公宜就懷安城中調治
公曰我爲大臣今何如時可自爲乎至是遂皆遇害公
亦不復作矣正統十四年八月望日也明年 朝廷追
贈公爲少保尚書如故遣官諭祭其靈而官其子儀爲
主事公爲人謹畏而性尚節儉居官始終幾四十年無
日不以職務爲念而求所以稱任使者惟恐或後於人



公退門無私謁惟以觀書教子爲務而士大夫清議莫
不與之其生洪武十八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五所爲
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吳氏出同里名族累贈淑人子
男惟儀一人女一人適歐瑄孫男三人曰琦曰琳曰琛
儀將舉公平日所遺冠裳斂以歸葬於鄉某山之原而
躬述其事行來乞爲銘以圖不刊嗚呼若吾鄺公余忍
辭不銘哉爲之誌而銘之銘曰 士之所尚戒愼憂畏
鄺公有焉卒階于貴惟茲四者容可曠闕一或反是鮮
不喪墜公之所有天實以畀公能于天遵養無媿問以
及人罔克聽憲非公所爲公力竭矣我銘其藏以遺來

繼有求公者尚考於此

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贈翰林學士禮部尚
書馬公墓誌銘

宣宗皇帝在位蒐攬天下材能文學之士布列庶位以
致太平而其制科所選出乎其倫者又置之於儲養之
地以備他日講學待問任重道遠之用是以至於今用
不乏其人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
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非 宣宗皇帝之聖其孰能
預於此肆卽位之又明年制科首得馬公以爲翰林修
撰雖循 國家舊典而卒有副乎儲養備用之心不爽



其爲仁智孰大公諱愉字性和其先扶風人有諱近者
仕宋爲貴州郡儒學教授因家臨朐故其子孫爲臨朐
人天驥景信公之曾大父大父也皆業儒有隱德父士
賢以淳德篤行見稱於鄉封翰林修撰儒林郎再封翰
林侍講學士奉直大夫母劉繼魏氏俱累贈宜人張氏
累封宜人皆自公推恩也公四歲知讀書稍長卽能屬
對出語驚人爲大父所鍾愛曰是孫子必振吾家八歲
失恃執喪如成人比長喪魏亦如之既而被選補邑庠
弟子員力學至忘寢食事師處友必誠必信故自博士
至於倫輩以上咸器重之上官有課學者得所試其文

辭嘆曰奇才奇才他日必中科目公聞不自足永樂庚子以禮經魁鄉選爲第三人明年赴禮部試中途得疾而歸旣愈益肆力以問學數年無所不窺遂擧宣德龍飛第一榜進士第一人　今上將御春宮　宣宗皇帝欲爲選備臣屬公以修撰與入被召試諸葛孔明可與興禮樂論於　文華門公所作稱旨得　賜寶楮月給燈火之費俾益進其所學　上嗣位之明年　詔開經筵館閣之臣多預選擢公與四人特被簡拔日侍講讀歲時屢賜三品服帶其他賜賚尤厚正統二年以歲滿陞侍讀三年以　宣廟實錄恩再陞翰林侍講學士五



年預聞幾務於　文淵閣十年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十二年九月得風疾　詔遣中官以善藥名醫來視越三日卒是月初六日也訃　聞上深嗟悼　賜賻萬緡及棺特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諭祭命有司歸其喪營葬於鄉某山之原其初喪也自近臣以至於公卿貴人賢大夫士莫不痛惜往弔祭之如失其所親愛嗚呼公何得此於當時蓋其爲人重厚簡默端謹和易言無所忤於人行無所媿於已性至孝事繼母尤務得其懽心以父子惟一且春秋高不欲就養於官故甫得祿悉請給於其鄉與凡　恩賜之物亦必寓

歸以備甘煖之奉父嘗得疾公爲心動即請於　朝詔命給驛及道里費歸省焉旣至父喜而疾以愈其誠孝所感率類此正統以來禮部會試天下貢士公爲同考及考試官各一皆稱克公衡鑑其在　朝位官也進講必以堯舜三代仁義之說爲言論事必以聖賢存心忠厚之要爲本其退而休暇也杜門却掃而肆力群書惟勤延師講學以篤教於諸子恐後鄉人有在京師至貧乏者極力賙之雖重費不少吝尤篤於其所親人或有忤之者雖甚不較其曠懷雅度蓋有人所不能及者而乃止於斯焉此人所以不能不爲痛惜於其沒也自沒



距其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三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配陳氏有淑行封安人進封宜人子男二人徵徽女一人幼孫男一人石麟其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其子以余與公同事相知乃奉公進士同年友翰林杜侍講宗謐所述狀來求銘嗚呼與公方相好自以爲得執計遽爾銘其葬耶然誼不可辭也故爲誌而銘之銘曰　齊魯之邦崑岡之地惟才惟玉寶產於此謂天弗厚胡備厥美謂天果厚曷止於是才也登庸玉也成器中道而捐用有弗旣孰爲之耶抑命所俾嗚呼馬公莫究厥自我銘其藏以告來世聊紓余懷亦

慰其子

陽朔縣知縣萬君墓誌銘

陽朔縣知縣安成萬君季丙以居官滿九載將考績于京師未行得疾而卒時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會其從弟節以監察御史按治廣西柳州慶遠還因過陽朔哭其柩而以其子綱奉歸於鄉明年御史君歸復攜綱走京以翰林侍講吳與儉所狀君之平生偕來請銘其墓按狀萬之先有諱勉懷者自荆來仕于吉子孫因家泰和有仕宋爲宋學博士曰康年者以諸生論秦檜連坐罷官徙居安成之雅澤里故今爲安成人康年之



後曰邦行者爲宋大理評事君之五世祖也曾祖宗大不仕祖敬吾爲元白沙鎮巡檢父靜安母某氏君諱霽季丙其字號守中生兄弟三人君其季獨見愛於父母邑宰鄺侯子輔以其質俊爽而凝重選以補鄉校弟子員君既刻勵問學連試於鄉不偶既而以次當貢大學乃曰仕不由於科目非吾志也力辭焉聞前郡學教授鮑禮夫避患居青原乃往迎致於家講授春秋未幾禮夫被逮速及其所爲主君曰古有以死蔽其友者況於師乎卒脫禮夫於難禮夫亦重安成之俗遂卜家焉安成俊秀因得資於禮夫以春秋決科者甚衆君之力也宣德丙午庚戌二歲君以其學試於鄉於禮部皆在前選既舉進士獲　賜歸榮其里逾年起觀政於刑部尋有陽朔之命下車之初即新孔子廟學建科貢題名碑以作興其來者修廨舍以起民瞻徙驛治以省民力陽朔地切猺峒有誣鄰境仇民從猺行刼者三百餘家守將山雲欲屠之檄君勘報君直其誣民皆得免嘗奏減民無田稅三千餘石減沒官牛租百五十石而增備荒穀米千數百石初邑人士多不知學君暇輒與教諭蕭文郁者開導化誨由是翕然興起科貢爲不乏人有勤學成名而素貧乏者幷爲經紀其家若今萬州知州夏



縉是已由是士益樂於進修其恤民好士率類此民無老稚士無長少恒患其以秩滿去邑不得終惠於已及卒則益爲之哀痛如失父母於乎此可以驗其爲政之善矣卒距其生洪武十九年三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一配廬陵幢橋劉氏以賢淑稱子男六人曰紀曰綱曰練曰績曰繡曰繹紀先卒練爲邑庠生皆劉氏出曰繹側室石氏出也女一人幼孫男三人曰礩曰碏曰磵女二人其子將以某年月日葬君于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有偉萬宗系出於荆來家泰和再遷安成或隱或仕自君考祖逮君兄弟並聯簪組君於治民如理其家陽朔

百里有頌無歎君雖已矣民思曷置我銘其藏庶昭來世

## 禮部主事龍君墓誌銘

正統十二年十一月五日禮部主事致仕泰和龍君淑祭以疾卒於家時長子光舉明經赴鄉邑儒學訓導聞訃於途以書還報其弟吏部驗封員外郎文將卜某年月日奉葬君於邑之某鄉某山之原文乃奉其母弟雲南按察副使蕭仲善所狀君事行來求銘塋光來舉明經時求余銘其季叔鉉之墓猶未抵家而文復爲父請其情固已可悲況余交君幾五十年光文又皆余在翰



所取士忍以厥銘爲辭按龍之先自金陵徙永新又自永新徙居泰和之甘溪里世有仕宦其詳見余所銘叔鉉墓文以傳明遠君之曾祖祖也父仍安通詩經用君推恩贈承德郎禮部祠祭主事母湯氏贈安人君自幼穎敏而端重稍長尤見愛於母弟前翰林庶吉士如川嘗有監察御史曰李貞者按臨泰和因諭諸生令各舉薦一人補弟子員如川首以君應蓋冀其得就學於己君既得補是闕益篤勵於問學攻眞行書與作詩文皆克肖其舅氏永樂甲午以詩經領鄉薦既而念其親老弟幼恐乖奉養遂闢先世故地新其堂構迎致二親而與諸弟日承懽於其中母喪服闋始赴禮部會試既入太學復遭父喪以歸宣德丙午復入太學尋奉使往廣東又數年其次子文亦領鄉薦既至偕會試不偶援例得展省歸又若干年爲甲寅之歲君以試政獲擢禮部祠祭主事明年會有　宣廟喪禮君贊治於其間克勤克愼在僚寀先已而復奉使往廣東還家　朝廷推恩贈其父母妻室而文亦舉周旋榜進士授中書舍人父子同朝爲鄉邦所稱羨君嘗奉　命典祀周藩還奏稱　旨謂儀制司已未壬戌禮部兩試天下貢士皆推君領簾外之事人咸服其公勤其再奉事坐勞苦得風



疾疾既少瘥即慨然曰吾仕可以休矣或曰君未七十且疾向安何以休爲曰仕貴乎知止仕不知止不足爲士而況有可止之理乎遂決意求致仕既得請名卿大夫士皆加獎重至形於詩歌以送行家居惟以教訓諸孫爲務暇則游於茂林修竹甘溪之上與諸故人父老觴詠自得而不知其世務之足繫於己也爲人閑於禮義篤於友愛所置園田惟諸弟所欲則從之無所係吝賙人之乏赴人之急惟恐不及而於人之爭辯爲出一言處之衆皆帖服尤篤於訓其子以學故卒皆底於成而駸駸於顯庸之域於乎君既不及大用安知非遺其

後以無窮之澤哉是固有可驗矣君卒上距其生洪武甲子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四配蕭氏　靖江府長史用道之子贈安人繼曾氏翰林庶吉士與賢之子封安人皆有淑行子男二光文也女五長適嚴垣光君墩年卒次適尙寶司丞楊璵後君三月卒次適蕭㤥餘皆在室孫男五曰伯曰仰曰俊曰某曰傚女四曾孫男二女一銘曰　士或務學祿止一身君躋膴仕榮及其親豈徒榮親貽慶于子一舉明經一登進士或佐縣教或領司封君雖已矣福澤何窮甘溪之原水深土厚歸藏其間永昌厥後



樂君象明墓誌銘

凡世所謂豪傑士者夫豈係於進退窮達也哉進而有以見稱於國於天下退而有以見譽於家於一鄉備斯二者然後足爲豪傑士也其或達而無聞於天下則雖達猶窮也而況於窮也哉窮而有譽于其鄉則雖窮猶達也而況于達也哉此豪傑之士所爲無所係於進退窮達者此也吾嘗於吾鄉得其一二焉一鄉之間有其一二不爲少矣使多有之則豪傑之士豈足爲貴哉吾所得若樂君象明其一人也君諱旭象明其字姓樂氏嘗築藏修之所以居名曰靜學人因以靜學稱之而不名樂故泰和禾溪名族世有詩書仕宦忠厚之傳見於余所序其譜牒曾祖諱某祖諱大成父諱季美連世隱德母蔣氏有賢行君尤疏達爽朗卓犖不羈自少非其人不親非其倫不與而有超出群物之志從前進士陳碩罡學易經碩罡奇其爲人縣大夫李侯吉物色得之舉以爲博士弟子員由是於書無所不積無所不讀而究知其大旨永樂庚子以其學試於鄉不偶覩素文學在其下者皆裒然預選中乃翻然曰是惡足以別吾淺深遂告其所親以學而達者固衆其不達者亦不爲少即日謝歸日以養親樂志爲務而以顯揚之事付其弟



今浙江按察僉事象乾使勉以繼先業四方士大夫之賢者有過其門輒相與盡懽洽竟數日而後已若今吏部尙書同邑王公諸公皆與之有往還之雅公嘗寄君詩曰清貧似我偏多累高誼如君亦罕遭其見推重於君子率類此平生輕財樂義力可以爲善者爲之恐後里中嘗饑部使者王勸率富民出粟以賙貧乏君首出粟二千餘石其尊府聞之曰吾兒能遂我之志吾甚喜事聞遣　勅旌異勞以羊酒仍復其家君於父母能孝於兄弟能友於鄉黨能施其惠而於事亦克果斷是是非非必出於公雖迴勢力無所婞婟脂韋以取容悅性

直而諒人所爲有乖於理者輒面折之無所顧避人亦信其直而悅受之不以爲厲也正統十一年春偶得風疾歲餘不起明年二月十四日也上距其生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三日春秋五十有九配羅氏今刑部郎中羅祟本女兄也有毋婦道側室蕭氏子男六人長洪次振次湍次章次倫次通女四人梁茂歐陽憲余子珊王複其壻也孫男八人其子將以某月葬君於里林塘之原先期僉事狀其平生以書來請爲銘余與君嘗同遊鄉校相與莫逆且有子辱倩銘其可辭乎遂爲誌而銘之銘曰　有偉樂宗世篤忠厚傳之子孫益遠且茂卓哉



靜學克承其家迹則雖隱有顯者華和溪之原山迴水顧築藏其間既密且固亘百千禩曷其能存我銘刻石示厥後昆

荆州府儒學教授致仕陳先生墓誌銘

正統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荆州府儒學教授致仕富陽陳子灝先生卒於家時年已八十二其子教諭冕在京師聞訃以余嘗考南京鄉試知先生者奉狀請爲葬銘余嘗銘其配李氏之葬矣冕復請曰先人遺命非得先生之銘不可其請至六七不倦余不欲廢古人掛劍之誼故亦爲誌而銘之曰先生諱觀子灝字也姓陳氏曾祖諱嵩祖諱宜父諱盛皆不仕毋潘氏先生自少警敏讀書過目久而不忘稍長爲邑庠弟子員益肆力於問學爲文才思英發出其倫輩洪武庚午卽以詩經領舉於鄉明年會試後期補太學生又明年應　詔選校官授福建延平府儒學教授面聽　聖諭受襲衣楮幣之賜歲滿調任湖廣之齊安郡凡七踰年以毋喪去服闋陞國子監助教力請補外　太宗皇帝嘉其廉退除武昌府儒學教授永樂丁酉領聘爲應天府鄉試同考官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鄉試比去武昌武昌諸生百二十人相與言於藩憲三司願留先生卒業三



司皆爲上請不報以嘗力請補外遂不遷調荆州府儒學後爲江西福建鄉試考官先生所過四學嚴立教條務爲諸生講說經史毫分縷析諸生不至心領神會不止所在上官咸加禮遇學校之政日以修治每歲秀士薦於鄉貢於禮部者出先生之門必多所至考試皆稱克公衡鑑平居化誨諸生之暇輒爲詩文以應四方之求其任荆州歲滿遂引年致仕歸日與鄉鄰故舊往還賦詠爲樂而諸生自遠近來學者日益衆正統辛酉復強起同考應天府鄉試時余叨典文柄先生精力雖邁而識見則卓越他人不能及也爲人端重謹擧動有典

則而文章亦工麗可愛於乎若先生者校官中豈可多得耶其生吳元年丁某月日其葬以邑南山之原卒之年某月日也配李氏別室姚氏子男四人孟延早世仲建叔昂冕其季也女四人皆適仕族孫男一人淮女五人先生仕宦與壽及其平生若此不銘固不可也銘曰

於乎先生有德之士仕踰五旬壽八十二有子讀書世業能繼洪範五福庶幾乎備南山之原歸藏千祺我銘刻石垂輝來世

## 戶部右侍郎焦公墓誌銘

國家自正統歲以來六卿臺憲長貳之擢召至自藩臬



諸司者不過數人所謂天下之選是也數人之中南陽焦公克明預其一焉夫預天下之選而任天下之事非有閎疏穎敏之才拔出於倫輩簡在於　上心固不足以及此然或年不足其用用不既其材而使上失　朝廷之眷倚下失君子之期望如焦公今日者其爲可悲惜非細也正統十三年三月公以戶部右侍郎奉　勅督兵餉往雲南給討麓賊將士既竣事得疾還家而卒計聞詔遣官諭祭有司爲營墓戶部侍郎鄢陵章公率其子進士鋭以余江右之人且官同朝知公之事乃奉翰林編修劉定之所狀公事行來請余爲銘嗚呼公少余七齡其精徤固倍於余孰計余反銘其葬耶然非余宜銘而誰也乃爲誌而銘之按焦世家郡之葉縣曰成曰敬曰英公曾大父大父父也公諱宏克明其字也母耿氏父自洪武中任鄜莽鄉兩縣主簿公時尚幼比主簿歲滿去病卒於道公恨不自死而父死引刀自斷其左小指幾絶而甦奉柩還葬未幾復喪其母哀痛如於其父撫教諸弟及兄之孤如於其子雖家務百出未嘗少以廢學爲邑庠生數年卽以明經累舉曾鶴齡榜進士復數年授監察御史嘗往按貴州諸郡縣係上疑獄數十得脫械以生者百數所居公署往往暮夜怪見咸



以爲妖所爲凡御史至莫敢居公曰我試居之怪卒不作鳳陽有重獄連鎖守帥臣公往讞焉論當於法初太康顧公佐爲都御史御史有貪汚不職者輒見降黜公獨以端謹見信重雖事多所委任以掌道遷江西按察副使爲今工部尚書石公僚友石公剛介僚友罕有當其意者公獨與之契治吏部侍郎趙公巡撫江右兼理民賦舉公分治所兼之務民不知費而賦早集趙公頼之行部所至是是非非悉從繩正雖權要不能奪九江郡有濂溪書院故廢久爲戍卒侵有其地公追復之復建書院如舊至於理冤禁奸擊强植弱尤爲惓惓遷江

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首言善政利民數事於　朝皆見
聽納修壞起廢興學育才凡有關於政務之大爲之恐
後尤喜獎勸士類故江右自　親藩以及名卿大夫之
在　朝者皆延攬之自郡縣長貳以至於閭里細民悅
服而倚毗者無間遠近　朝廷聞其賢特驛召至京以
爲戸部右侍郎食布政使祿如故未幾連三奉　勑受
措置時往理浙江沿海邊務勵將校修城堡治戰艦積
倉粟改務爲之一新往理蘇松兩浙民賦奏減其額之
過重者復往浙江福建覈視銀冶而酌量其課入之額
皆經畫得其宜還奏稱　旨又督兵餉度喜峯口給勑



虜寇將士督民濟運自淮安至京師覈實河南至於陝
西綠邊軍儲與夫雲南之行莫不殫心畢力隨事奏功
舊額民糧折輸楮帛每石百緡公爲奏減其半其勤勞
職務節省民力率類此爲御史時蒙推　恩贈其父官
秩如已母爲孺人封妻秩視其母比官戸部視前秩進
贈其祖與父皆爲通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祖母母皆
夫人配李氏進封夫人弟寬亦舉進士累官監察御史
子男二人鈍其長次曰欽女四人長適西銘次適許容
餘在室孫男女各一人公生洪武壬申閏十二月二十
六日卒以正統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春秋五十有八葬

以某年月日葬在邑之某山某原銘曰　忠斯爲臣孝
斯爲子孝在榮親忠則死事孰不顯揚公贈兩世孰不
勞勤公走萬里公於臣子庶幾少媿材蘊有餘用施未
既幸有子弟能畢斯志公歸斯藏可安千禩

禮部侍郎章用欽墓誌銘

用欽諱瑾用欽其字也姓章氏世家浙之會稽余所同
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由刑部主事累官禮部
侍郎曰敬做字尙文者用欽之父用侍郎　恩累贈禮
部侍郎諱某某配皆贈淑人者用欽之曾大父大父也
藥氏繼趙氏用欽之母也用欽自幼失恃父語趙曰是



兒不凡汝善撫之趙亦撫愛之如已出甫十餘歲卽能
嗜學宣德丙午其父與今吏部尙書趙公同爲吏部郎
中趙公見用欽能嗜學喜而以女歸之是歲用欽舉順
天府鄉貢丁未庚戌連試禮部不偶癸丑又試名在副
榜時　朝廷慮俊秀拘於科額必有遺材在副榜者
命翰林復選得二十四人用欽預焉授冠帶入太學給
以所當得官之祿俾卒業俟後舉正統初科余考禮部
會試所得貢士用欽爲第七人比其　廷對蒙　賜進
士出身觀政兵部逾年以父喪去服闋擢禮科給事中
數年爲同官所推薦特遷都給事中　朝廷命定國公

徐某持節使蜀行冊封禮簡用欽為副使正統己巳扈從北征得疾留寓中途比還恭遇　今上嗣統用大臣薦拜禮部右侍郎既而以盜竊發廣州復簡用欽巡撫廣東衆治群盜用欽問以謀於余曰聞參議楊信民素為廣州之民信服若得此人與璉皆往盜必聽撫今信民以詿誤謫守邊關奈何余善其計為力贊言於上遂起信民為右僉都御史以行後信民至廣東民有被脅從為盜者聞信民至相率來歸順者凡數千人孰計用欽　陛辭竟以舊事為御史所彈劾事未及白而用欽得疾不起矣時景泰元年閏正月初五日也距其



生永樂丁亥七月一日享年四十有四用欽為人志剛而不肯苟屈下奉親極其孝敬雖繼母亦事之如己所自親有疾必躬侍湯藥早夜不懈不至疾止復故不止親喪祭葬惟謹於禮而哀痛自不能節敬其兄與撫愛諸弟尤甚得其懽心為給事中多所糾正雖於平日所交遊至密者不為曲狥所敬憚至切者不為苟容人固知其所守多職分所當為然不能忘不足於心每以長科與大臣議四方所陳之事必視衆論可否有未當於理者力爭正之而四方奏水旱變異有可以示警者則奏之惟恐後留厭四方緇流來請牒於禮部衆至數萬乃請定其額數給之此風遂抑其同官有天台徐簡者卒於官妻子與喪貧不能舉用欽賻助之俾得歸其鄉又有衡陽王伯宣者以丁艱倉卒去所留車馬第宅不能自顧用欽為綜理如己有寓所得直還之不遺纖悉其尚義率類此使假以年其所造詣施為殆所謂有莫之能禦者矣而遽於斯以止悲夫余不獨悲用欽而悲余所得士如用欽之有為而不避且狥於人者殆益少也用欽配趙氏有淑行子男四人曰恩曰忠曰恕曰愈女二人長適吏科給事中王汝霖次適陳鳳用欽之卒諸子未有在其側者其姻家刑部員外郎陳金述其平生



來請為銘將以某年月日葬用欽於其邑澉山之原從先兆也余於用欽父子有舊如此銘宜不辭銘曰　才於己為充行於己為勵學於身足以致榮官於親足以繼美氣不可以下於人年不足以副其志於乎用欽雖則已矣我銘其歸貴於永世

## 太平府同知尹君墓誌銘

太平府同知尹君自道以正統五年二月六日卒於官是歲余服闋上京師道過君之子任歸君之喪於南康之瀦溪始聞訃往哭之舟次既而任哭拜於余謁先君臨終索楷致書先生稿具不及錄正而疾亟矣遂出君

親筆稿并所裁楷授余余讀而慟益甚蓋君之意欲託余以身後之晝嗚呼君余故人最故者也借無所託猶當爲圖其不泯計況言猶在耳而可以廢古人掛劍之誼耶君諱憬自道其字生洪武庚申五月十有八日稍長卽侍其父子厚先生司訓縣學見弟子員動由禮度心竊慕之由是進退講學必與之俱先生喜焉命補其闕君性警敏加以勤勵問學之功遂駸駸然有造詣永樂甲午貢行在禮部補北京國子監生未幾會　朝廷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君被選預有事其間書成君與十七人者蒙　詔旨送吏部陞授職任吏部考其所作



文字以君爲第一人卽奏授雲南澂江府同知雲南遠在萬里其人不可治以中州之治君佐理於其間務先寬恕於是其人罕德其守而德君焉上官自總戎及藩臬無不稱道其賢而優遇之凡雲南諸部落有相告訴者上官率命君往理焉君至曉以利害且爲分辯曲直以折其心其人皆帖然信服以爲神故官益重之郡守有闕員者輒命君稱其事以歲滿去澂江之人思之如思父母故事官三考皆最者應遷二級君當遷正四品時在外正四品非出三品以上廷臣薦者吏部不得擅選君坐此增正四品祿仍爲同知調任徽州府旬月受

代再調太平府君於三府以爲畿內郡也非澂江之比矣乃舉學學校農桑力贊其守以爲在所當先其在太平學官有闕奏求補之農事不修躬勸課之又奏旌表郡中節婦二人以勵風教至發官廩賑饑審刑獄以防屈尤汲汲於盡心焉其居官舉職率類此平生惇孝友重宗族族姻有貧乏者捐已貲以賑之兄之子若孫有孤幼不克自立且嫁娶者撫育規畫如於已出父嘗致事家居欲修陂塘瀦水以惠鄉田之無溉者欲置義田積粟以濟鄉人之不給者君皆極力相成其志於夫先祠先塋務所以致其誠而謹其封樹者靡不周焉余自童



丱以至於壯與君同學里塾同游鄉校比仕于　朝君又來同事於秘府迄今殆五十年雖無所謂膠漆之密而未嘗有一言不相好也可不謂之久要哉今君已矣則銘非余宜而誰哉爲之誌而銘之庶以慰君於地下若深有望也誌曰君泰和人系出宋進士絳傳若千世至贛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誠則誠則生德可德可君之曾祖祖也父子厚累官上海教諭致事母某氏君生至卒享年六十有一娶康氏子男五曰任曰侃曰份曰僖曰修女三嫁歐陽浩白彥章鄭仲康孫男四經繼紹綝曾孫男一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此吾故人尹君之墓壽以福善啇胡不躋耄耋之間畀以命才官旣止於一郡之補昆山之璧固不必皆應瑚璉之求鄧林之木亦或未盡偶楨梁之具惟君立於世皆無遺憾其美光於後也有餘裕於乎尹君永莫泉石





泰和陳循著

## 銘

### 宋以臨甫墓碣銘

以臨諱碩以臨其字姓宋氏今河南道監察御史瑮之父也其先汴人有諱某者爲宋直殿將軍以　扈蹕南渡因家于松之華亭縣黃墳里故今爲華亭人子潤雲卿季文以臨甫曾祖祖父也世有隱德毋范氏以臨甫兄弟三人以臨甫其仲也自少卓越不羈而有過人之志年十一時父以閭右見推當董輸稅京師以臨甫請



代行曰予勞則父逸父奇其志而遣之果竣事善歸旣而遣入邑庠從今吏部侍郎魏公受尚書深見奬愛後以不忍親老累於徭賦竟棄所學而去曰與其學以顯親於他日孰若服其勞以安之于目前乎遂代長萬石稅時巡撫侍郎廬陵周公總東南稅賦便宜之事因選廉能執事之人得以臨甫以成法俾預監水次倉出納以臨甫陳便否數事多見聽受公譽以臨甫於人曰使宋某佐一郡一邑有不難者郡邑長貳而下皆禮待如賢士不以在官之人目也歷十餘年稅賦出納於其手者恆數十萬而未嘗[illegible]毫髮其有以服乎人甚大嘗過

歲歉發其私粟三千餘斛以濟貧乏時有司欲爲上其事者以臨甫止之曰若然是有所爲而爲非吾意也凡遇鄉邑之人浚水備旱輒散粟以作其趍工有貸其粟救饑之者收息恒減他人之半其有昏娶未能舉者賙之如於其所親有嫁娶論財而爭者輒言於官爲得兆者五十餘家其有以惠於人甚衆父病臨危遺命以臨甫曰汝兄弟皆無嗣汝獨有子可承宗祀將來遺貲全歸汝不得辭以臨甫曰兄在頋豈可量兄以父命固讓以臨甫辭尤固遂中分之不偏尺寸而奉兄益友恭邑有王歸耕者以臨甫以父嘗延爲塾賓教其諸子父没



以臨甫以父執事之凡行事必咨焉比卒棺斂葬祭之費悉出於己不煩其家至於延師教子館轂宗族子姓之無依者使之就學尤惓惓焉平生室無媵妾自奉甚儉至於過縉紳儒雅之士輒延致之必傾倒而後去豪橫無賴之人有以妄言惴之冀取其財則屹然不爲動其剛而自信率類此比琛舉進士爲御史輒謝絶城府日就園林淸勝觴詠以爲樂而寓書戒琛曰勉盡乃職以副吾志正統丁卯五月十九日卒於家距其生洪武己巳八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九配孫氏有賢德子男五人琦琪琛瑛瑒郡庠生女一人許嫁某孫男九人言論誼某某某某女六人其子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於里之新隆先塋之側琛奉翰林檢討其同邑錢原博所狀事行來求爲銘刻諸墓碣琛余考京闈所取士且有斯文往還之雅故爲序而銘之銘曰 士之爲學不及顯揚爲孝則大貽親以康士苟務義稱于一鄉奚必從政然後爲直嗟以臨甫以善自强力學行義賢聲日彰新隆之原歸宅以藏遺慶乃後百世其昌

## 周母胡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淑賢姓胡氏系出南唐僕射胡炟居廬陵灘江里文獻不乏諱某鈞閒其服孺人之曾祖祖父也逮世



不仕而有文學行誼見稱於鄉獨季父强立爲古豐知縣孺人自幼聰敏讀烈女傳孝經諸書能究大義工於女事既長擇配遂歸同里周君是修周世儒者君雖少孤貧而勵治生事獨賴孺人勤儉以資伏臘洪武戊辰君自灘江徙泰和舉子岡舉子岡素荒僻乃刪治築室於其上買田旁近以課耕蠶收其歲入以供服食祭祀賓客之需一出孺人綜理未嘗有累於君得畢力於問學以有成焉後君起爲親藩奉祠遣人迎致孺人孺人以書辭曰夫行妻隨禮也奈何子未成立家無所託遂遲非君之利君但夙夜不懈盡心於職其惠於家與後

人者大矣君得書喜曰吾妻能如此吾復何憂比卒孺人遣次子轅歸其骨於京師喪服葬祭如禮子既長家日以裕而孺人亦駸駸於老境矣轅為江都儒學訓導遣人迎養孺人孺人喜曰吾今可以往矣數年轅歲滿當遷乃預奉孺人還泰和而請於　朝乞歸終養得請未至家而孺人已卒時正統四年七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二子輪先二十年卒轅其次也三女皆嫁名族孫男四恬悟恪愷女四曾孫男六梁棨棐榮栗槃女四轅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柩合葬於所居舉子岡之陰奉祠君兆先期來求誌銘余時服初闋未暇有復也



今年轅亦服闋至京復以為請益勤不倦乃為誌而銘之銘曰孰不由婦道莫難於家理孰不由母道莫急於先嗣子急且難克備諸己銘其歸藏垂示無替

## 寧國府推官尹君崇高墓誌銘

余與同年舉進士出泰和者凡七人相繼蒙　恩皆為京官不二十年喪其二人已可感矣孰計又十年後君復溘然寧不可痛傷耶死生成敗自天者也毀譽榮辱自己者也君子恤其自己而不傷其自天此余所以自解於尹君之喪也君喪之明年其子壻曾贊奉刑部員外郎梁黎所狀事行請銘其葬余傷其喪而不忍銘其葬情也然徒傷而不銘又豈情之眞耶此余所以不能辭也按狀君諱尚字崇高姓尹氏以字行世家泰和城北之西岡曾大父某大父升遠父原昌讀書喜題詩余序其稿藏於家者母周氏有淑行崇高生而穎敏異於常兒稍長即有志於當時之務既而舉郡學弟子員自謂不舉進士雖入官不足以為貴永樂辛卯遂中鄉舉名在前列明年應赴會試懼食前言遂不果行乃復肆力於學乙未果舉進士觀政　部再踰年擢監察御史嘗奉　命巡廣西時潯州洞寇有出剽掠民間者守將怯懦懼不敢禦崇高奮然率守城諸軍士直往擣其巢



穴大獲而歸寇弭而民賴以安者感慕不置再巡福建浙江浙江素多豪猾之徒刼持官府富强之民漁奪衆庶崇高皆取其尤甚者置之重法俾無僥倖以生浙人壯之遂稱為尹丈夫其巡福建與凡有事內外皆凜凜振風紀使人稱而畏之不異在廣西與浙江時也居官方滿九載應得不次之擢會鄉之爭訟者故與崇高有隙遂誣及之坐累改寧國府推官官雖左遷而其剛不容物之意恒在先是寧國民田多為屯軍所據耕收其入而賦仍出於民久莫之能復也典軍衛者聞崇高欲有舉且憚其素剛果為之必無不遂乃相與搆陷之於

朝會赦免返初服知者無問貴賤大小惜之如出於一時宣德十年某月也卒爲正統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上距其生洪武戊辰六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五葬以卒之幾年某月日墓在某里某山之原配周氏紀善是修之子繼簾氏江氏子男二長奎次臺女三曾贊梁恩胡某其壻也孫男四甸昔某某崇高平生孝於其親友於兄弟已所置之生業悉與諸同產弟均之人有不給賙以有餘至於赴人之急尤若有不逮焉於乎爲政本於孝弟與行仁之有素余於崇高見之銘曰　山有虎豹藜藿爲之不采田有蛆蟊草蔓爲之不生君爲御史旣嚴且明去惡輔善威惠並行於乎尹君廣浙有稱以銘其墓終古擅名



故武德將軍吉安守禦正千戸王君時泰墓誌銘

時泰諱業時泰其字也姓王氏其先世家高郵之興化元季有戎浙西迥　國朝兵初下臨安首衆歸附隸中山武寧王麾下爲仁和衛副千戸復從定中原還守禦衢州洪武丙辰再調守禦吉安諱祥者時泰曾祖也祖諱斌父諱成俱襲父官守禦吉安而皆忠厚以存心勤愼以涖職爲一邦之賢守母李氏出紫金右族以賢淑稱封宜人時泰生而穎敏爲父母所鍾愛稍長卽遣從儒師戴雲朋受業經史武傳讀之輒多記誦不忘不類武弁家子弟也年十六孤十七遂襲父官永樂十八年也未幾因職務詣京師連在　屢從北征之列總戎以其穎敏俾從余於翰林行幕備嘗行役之勞而覘之若履坦易焉比還吉安雖理兵也而所中政務之鉅細必咨決於時泰而行宣德庚戌梅花洞寇竊發時泰率兵卽日平之乙卯永豐妖人曾子良者誘衆萬餘據大盤山爲亂知府陳侯本深謀與守禦僚佐致討咸謂未有命而發兵不可時泰獨曰兵爲民設必待命而後發禍將日深吾輩可避己罪而忍使民墜塗炭乎有罪業請自



當卽率所部驍勇千二百餘人裹三日糧以行或謂賊衆我寡宜徐行以待鄰兵至協勢取之時泰曰若少緩則彼有備矣宜急出其不意策之上也遂兼程進賊率衆來迎敵兵三接而渠魁授首餘衆奔潰追擒其黨而釋其脅從者功上陞正千戸正統戊辰領兵隨郗都指揮討閩寇明年轉征浙寇于丁公厓俱見獎于首將寧陽侯劉都督輩時泰弱冠時已嘗練習兵事于北方戎馬間旣熟閑於征戰平居又善撫綏士卒修飾器械以事操守故其下人皆能騎射樂於效用用之無所不克捷焉時泰暇則親禮賢士大夫以資文事武備之益討

論古今人物以爲遷善遠惡之觀至於孝以奉親友以撫弟厚以待女兄弟及其子嚴恕以待臧獲及下人敬讓以處僚寀姻戚惠愛以賙孤窮匱乏尤爲家邦之所稱歎景泰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以疾卒於正寢上距其生永樂甲申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九娶周氏有淑德封宜人子男二長曰昭次曰曜女二長適江頭義官胡安次幼昭來京師襲其父官既拜 恩命乃奉行人陳方所狀時泰平生來乞爲銘將歸卜以某年月日葬於廬陵某鄉某山之原時泰於余有三十年前之相與銘不可辭銘曰 才之良心之臧而壽胡不長葢所



以遺其後嗣殆百世其永昌

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儲公墓誌銘

景泰三年冬大臣奏言南京根本之地百司如六卿之類皆長官不可闕者於是制詔大臣其有闕者舉可補之人以名聞葢戶部闕尚書久矣大臣亦舉可補之人名奏之日 朝廷特以授禮部右侍郎儲公時公以病在告凡數月矣遂臥受 命于床遣子入謝幾旬而卒是年十二月晦日也先是 詔御醫來視病復遣中官諭令俟疾瘥愈乃行孰計竟不可起復遣所司諭祭其柩於京及歸葬時而營葬亦所司援例爲之 恩至渥也明年其諸子奉翰林侍講徐珵所狀公之事行來乞誌銘將以某年月日奉柩葬于其邑某鄉某山之原公官翰林戶部皆於余有僚寀之舊宜不可辭公諱懋字世績自號澹菴姓儲氏系出唐監察御史光羲世爲潤之丹陽著姓啟宗爵鈞友文公曾大父大父父也母蔣氏公生而穎敏九歲即被選爲邑庠生勤於問學爲師友所器重未弱冠居父喪服闋以禮經舉永樂甲午鄉貢爲第二人明年會試名在副榜當得教職或勸之曰須舉進士受官始爲不負公曰凡事有命且吾先人所望於不肖者恒在於此卒從先志得台州府儒學訓導



施教有方人賴之以有造就者甚衆歲滿擢吏科給事未幾命考科事復蒙推 恩贈其父官如已封其母太孺人一日 朝廷怒一代書訟狀之人罰日書字一萬贖罪命公監書如書不及此數杖如所欠其人首日當杖五千有奇衆皆欲杖如之公曰若然殺其人矣豈 朝廷之意乎遂爲奏聞得免有同鄉人父在死罪擊登聞鼓訴冤適公當直或曰爾應避嫌公曰今日直鼓職也避己之嫌枉人之死而得爲盡職乎卒爲奏得辨免人亦不以爲嫌正統元年詔公卿選居外賢良絫預經筵講事得四人公預其一在進講列遂遷翰林修撰類

修　宣廟實錄進授侍講十年進戸部右侍郎十四年
春福建用兵公泰　璽書經理餉運景泰元年調任禮
部蒙推　恩贈祖父皆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母芮
氏淑人進封母太淑人踰年太淑人卒聞訃即乞援例
終制于家不許惟　命遣官致祭有司爲治塋域如例
數月公竟以過於哀得疾公性雅重儀觀壯偉居官惟
以謙慎自處勤敏莅政公恕待人前後幾四十年持履
如一人無遠近疏戚皆以長者目之生以洪武二十六
年某月日比卒春秋五十有九配張氏封淑人同邑處
士性中子也子男八人詔鳳震龍天麟天麒天爵天祿



天祥天福震龍早世孫男二人曰泰曰長壽女四人皆
幼公平生所作詩文有静學稿藏於家銘曰　學於發
身也冠鄉選之英仕在立朝也至地官之卿居秘館預
叅修於　國史侍講筵嘗敷陳於聖經誠治世之奇遇
遭儒者之至榮我銘其葬示美千齡

山東等處鹽運使司經歷周君墓誌銘

正統八年四月八日山東等處鹽運使司經歷周君景
明以疾卒於官時其配張氏卒已二十年矣以景明繫
官守且子幼不得歸葬比景明卒其子溥奉二柩權厝
濟南城西之白面山既終喪之明年溥走京師求翰林
修撰張士謙狀景明之平生來乞爲銘將以某年月日
幷歸葬於吳縣胥臺鄉落星村先塋之次景明之仕於
京師也舍余之鄰頗相往還溥時方齓尤爲所愛則於
其乞銘也感且因之而忍以辭爲耶周世爲吳著姓日
新頤貞景明曾祖祖也皆有學行隱居鄉邑父諱秉一
贅娶長洲劉氏因占籍於長洲以鄉貢起家歷昌邑桂
林學官遷國子助教而景明咸在側景明諱健景明其
字也自幼爲父所愛所至輒遣從旁近名德士受業若
平度訓導桂孟平靖江長史蕭用道暨前侍郎高公遜
志司業吳公德潤諸公皆獲及門或經其指授焉永樂



丁酉以春秋經舉應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既而以
外艱去服除授眞定府饒陽縣知縣下車甫旬月豪强
屏迹流亡來歸府胥有挾勢爲人索私負至者凌虐坊
市莫敢與抗景明撲置于法遠近爲之悚息逾年吏民
畏服百廢具興尋受代去邑人多悲泣不忍舍改上林
苑監左監丞自陳所任事簡官多恐被素餐之譏會工
部李尚書督修南京　宮殿聞景明勤能奏乞相其事
李雖鷙悍深見信愛竣事改左軍都督府都事時陽武
侯薛公掌府事甚重之未幾爲仇家所誣遂落職兵部
尚書張公以戍邊多道亡無所考奏起景明覈其姓名

於所必由之處比還請授冠帶俾同郎中劉文勇往陝西招撫諸郡逃民歸除北京行太僕寺主簿遂調任今職云至官力贊寬貸鹽禁之不便細民者民多德之邊海地僻鹽行惟艱故所積如山往往生草木景明嘆曰此皆民力可坐視其棄乎請以給商有二百餘人若鹽例不便已請准淮浙之例其長貳皆不能可否景明獨曰山東難准淮浙便商則民逃便民則損商遂爲酌其兩便之法白於戶部行之景明性孝友父母務得其懽心少時遇母得疾躬侍湯藥夜臥衣不解帶至顙北辰乞以身代母疾愈後父母沒喪祭皆准於禮而哀過之



爲人尙氣節急信義居官遇事敢言前後建白三十餘事多見采納家有蓄輒以濟患賙貧篤於教子往往厚貲遣送京師從縉紳士受業期底于成其蘊抱率類此惜乎其官久而不進而反止於是也蓋距其生洪武二十年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七平生著有敬身齋稿菊軒雜錄及家範藏於家配繼張氏岳氏子男二溥張出濬岳出女二俱在室銘曰　偉矣周宗吳產之良父作子與有雜其光秩雖不進澠者則長納銘幽室來世用彰

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周公墓誌銘

君諱敍字功敍自號石溪姓周氏世家吉水之泥田里其先唐長慶中自廬陵烏東徙有舉宋紹定進士諱應龍號磻溪者君之七世祖也磻溪之子京孫直寶謨閣上疏力詆姦臣不報遂棄官歸其孫聞孫元至正間鄉貢進士龍溪書院山長則君之曾祖也祖觀　國朝宣德間贈兵部員外郎父岐鳳累官兵部員外郎致事母王氏封宜人君生穎敏自幼隨父宦遊桐城卽壘皆受家教比父官國子監因得從翰林彭修撰汝器刑部劉主事子敬講授書經永樂甲午遂舉江西鄉貢戊戌擢李騏榜進士君賜進士出身首選復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又三年除編修歲甲辰冬聞母家居病篤懇請歸省　皇帝憫其情命給驛以往明年還京得授例　賜



編修幷妻勅命丙午以　宣廟嗣大統命代祀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四陵比還預修太宗實錄故例七品以上得推　恩以本官封贈父母或其父母官品高於子者則自有恩例不就子封贈時岐鳳市任員外郎官品雖高未滿三年未應受封而君獨懼其母多病朝夕莫測以爲必待父之官滿恐不及見　恩命爲已之憾無窮乃復懇乞以已　恩封其母遂得從父官品封爲宜人是年五月以實錄成進擢修撰明年以族兄修撰迪卒於京師受　命給驛護其喪歸且省母病至未踰時

母亦不可起矣居喪讀禮之暇勉率子姓修始祖祠及諸有關於鄉族事之忠厚者服闋預修　宣廟實錄同考禮部丙辰會試及預有事　經筵又明年實錄成進擢侍讀以父喪歸服闋至京上言修太學勸農桑用人才二三事預纂修五倫書癸亥四月京師不雨　上言以為人臣不能修職所致　詔令百官修省如其所陳既而以旱受　命祀南嶽於衡山祀畢大雨明年受命考順天府鄉試又明年遷南京翰林侍講學士給驛之任戊辰三月上言請會官重修宋遼金三史　旨令自為明年上言新政六事又言謹始八事又言制治保



邦十有二事景泰元年考績至京　詔特留任翰林乃以有疾乞遷南京不許會吏部請除補南京員缺乃仍以命周君既還上言中興太平十有四事獨見嘉納未幾應　詔以疾辭歸田里不許所修諸書皆有可觀惜乎未盡緒而卒時景泰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距其生洪武二十五年閏十二月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倘氣節有志於立功名在　朝苟有所見輒以上陳無問聽納與否未嘗少自沮抑見人所為背於理道或不經事未嘗背隨流俗至於趨謁權倖阿附貴勢非但絕無於已尤以疾惡於人嘗謁南京卞忠貞祠見有南唐門下

侍郎陳公宋朝奉大夫忠襄楊公等四人神位列置案側嘆曰此四公皆忠臣死國事者宜別有祠即授貲倡宮主道士俾募衆成之自為之記其所存篤於忠義率類此平生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周人之乏赴人之急與夫好善疾惡之切尤為人所稱云配羅氏同邑名族子有淑德封孺人子男五人長蒙次同伯皆鄉貢進士蒙為滁州學正次咸次恒次良女一人嫁李文琪孫男一人曰俊蒙兄弟將以某年月日奉柩葬於某山之原以余與君同領鄉薦又嘗同官翰林乃以咸奉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所狀事行走京師乞書其墓碑余方望君有



為以助不逮而乃止於是耶雖悲不勝而忍辭不銘耶為之書其實而銘之銘曰　有偉周氏廬陵其先始自烏東徙于泥田世業儒術或隱或仕至宋紹定乃起進士比再傳後有直寶謨上言不報棄歸鄉閭由茲而往紹以積善父子職方衆榮隱顯乃生翰林益見有聞不盡國用止乎六旬於國能忠於親能孝壽雖不多老期莫較　朝廷遣官賜祭厥藏文江山水華乎有光君已矣夫曷其如在勒此銘詩可告百代

陳君從先墓誌銘

君陳氏諱進從先其字也世家西昌城西柳溪盡五代

時自金陵徙避亂辟㽞之後同時徙者數姓而獨陳氏歷宋元至今以科第顯者八十餘人　縣尹翊存推官梅村新淦州判以新從先高曾祖也父有開母楊氏元季兵燹之餘陳氏田園居第在草莽者非數歲所能復父兄宗族之僅存者非强有力之人況從先生甫七歲孤煢煢獨立無所資賴固克究知先世之所以植身貽後在於讀書然以母老養有弗給雖嘗勉强問學於故松滋教諭同里廖君季習而卒不能以廢經營遂躬力田服賈取近效於時月之間且曰天若不遺吾宗當令吾後有振之者以是母養爲之益贍母疾晝夜



躬侍左右憂切於衷至籲天求以身代死比没哀毁幾絶雖貧不能厚葬而由於禮則愈於農商之富也恒痛不逮事父於已有立之時既作室於故址以居凡遇先祖父母父母忌日與夫歲時節候雖獻蔬食菜羹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既畢未嘗不悲戚也又以父葬不得其所乃求善地遷之而幷求諸故老凡祖塋之迷其處者悉得其詳躬率子弟拜謁以時其孝友出於天性率類此爲人坦易和厚無俊習外慕而輕利重義口未嘗及人過而急人之難恐役志未嘗矜已能而守已之信弗渝至教其子以學尤汲汲焉所謂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也歟其生辛酉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其卒壬寅是爲永樂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其葬爲某月某日其墓在某山某原其配曾氏有母道子男三人公雲公霖公宜公雲以聘明經補金華府儒學訓導公宜名宜舉正統辛酉鄉貢第二人劉儼榜賜進士出身第一人也爲工科給事中女如其男之數皆嫁名族孫男五禎祉祐祺祜女三從先没之二十五年爲正統十一年宜始奉其從兄福建按察司照磨公培所狀事行來求爲銘方今士大夫之官中外者　朝廷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其官秩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



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從先之能教而雲宜之能學宜乎父子皆顯以光榮於一時於乎生既弗待報没有不卒享也哉是不可無銘也銘曰　有美其蘊鬱而不揚以貽于後厥聞乃光其得雖短所施則長曷告無窮我銘其藏

永豐上羅里陳處士墓誌銘

靖州之會同縣儒學訓導陳玘奉其姻家前大理寺少卿吉水周君彥奇所狀其父修敬處士平生來請葬銘蓋修敬没距今三十有九年矣玘懼復無所圖則先德卒不聞於後此其所爲來請銘也按陳之先爲江州德

安人有曰和者仕於吉因家其屬邑永豐之顯親鄉上羅里子孫遂爲上羅里人元吉水州儒學教授廷玉修敬之曾大父大父用吉父無與皆不仕母張氏修敬諱藻修敬其字也生而穎異甫七歲時即見奇於吉水璹雲高君稍長從鄉先生黃進修舉進士會壬辰兵變與兄修德奉母走避邑之上鄉而躬詣百里外負米爲養比歸夜宿道傍田舍夢一人促之曰速起去此覺即攬衣趨出方踰戸而屋隨折已而視所負米若有安排護持之者人以爲其孝感客居凡十餘年母未嘗乏甘旨之奉 國朝平定之初獨奉母歸上羅母嘗得疾躬侍



側不少違飲食與臥不付妻子必親奉持疾甚籲天乞以身代其死疾尋愈又十四年母没葬祭一由於禮而哀過之嘗曰人子初度之日正父母劬勞之時故每遇已初度及二親忌日輒祭而倍悲痛其父蚤世不獲致養以是事諸兄極友愛飲食衣服諸兄未服食不敢先家故有田可得穀萬石餘悉爲豪强所據修敬力訴於官得復其十之二乃以均分諸兄又率族人追究佃人所匿祭田仍供先祀而與族父前進士安行講求文公家禮行之於家禮聘曾尙漁鄉介特以爲塾賓教其子姓以舉子業自是族子伯恭登永樂初科進士第伯亮及二子膺美玘等凡八人相繼以舉鄉貢入仕皆修敬之力也修敬爲人剛方直諒出言有以服其鄉族家富於粟出以貸人不較其息有餘輒推以濟貧匱尤急婚喪之不能自舉者人無遠近疏戚賴之者衆元至正戊寅年十一月五日其生 國朝永樂丁亥十二月十日其没時也春秋七十葬里之某山某原配同邑俞氏婦道母德稱於族姻子男四人曰珠卽膺美河陰縣儒學教諭曰瑀曰玢玘其季也修敬命後其兄修業女一人嫁同邑俞公震孫男六人茆汴眞經鉞銳曾孫男五人長至長泰長英長福長涇元孫男一銘曰 源源陳



宗居上羅里菽粟其家簪纓其世有美修敬克篤詩禮不顯其躬以遺來裔旣壽考終餘慶未已銘乃歸藏告千百禩

##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墓誌銘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以永樂甲辰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官明年春其子翰奉柩自南京還其鄉以是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靈峯山之原又二十二年爲正統丁卯先生之子本陵以余於先生素同官相知惟深始具書幣及前廣西按察僉事吳中美所爲狀因其從兄松陽訓導某引年至京師請書先生平生追納諸幽於予余

與先生同官同修性理大全諸書凡數十人今存者無
二三人矣余忍不爲先生銘耶按狀陳之先光之因始
人避梁開平之難從唐節度使王審知來閩居玉融之
南陽有諱太者又自玉融析居長樂之江田里先生始
祖也其後有璵圖者宋舉進士累官至國子監丞朝散
大夫守信州又有爲寧德縣尉諱某者先生之高祖也
曾祖汝嘉祖景獻父伯惠皆有隱德母戴氏有賢行先
生諱至果之其字自號蒙菴未生之前四日父卒既生
賴母鞠於哀苦之餘遂有成立稍長岐嶷如成人有大
志事母甚孝處鄉族甚謙謹從族父江山令仲晉受業



以穎悟稱諸父嘗謁先隴於阮耶峯皆有賦詠時先生
踰十齡亦預侍行詩有阮耶風景好先隴未經營之句
諸父僉器重之令攻場屋之文爲邑庠生卒業於其族
兄滄齋博士大有造就永樂乙酉之夏預宴集於族中
園亭既而醉臥樹下有二紅蛇交繫其腰或曰勿怪此
被徵也是年果領鄉薦明年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
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尋歸省于鄉比還預修永樂大典
書成被召赴　行在修性理大全諸書受　賜賚陞侍
講　車駕南還比從巡狩先生以老得免扈從後胥院
事在南京多預考鄉試會試克精衡鑑其爲人謙和而
篤實其居官愼密而公勤學士大夫皆以先生老成無
兒稱重無間言焉一日聞母宜人訃至故事京官有喪
皆赴　行在請　命然後歸葬時先生適有疾且値氷
凍或勸少待疾愈氷解而後北行先生曰有是哉死生
命也吾爲君親不得顧此遂行在途一如喪次哀痛不
輟遂至南京越十三日而卒距其生元至正己亥七月
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卒前一日呼幹語曰吾荷　國恩
至此皆承祖父之餘蔭慈母之大德所致死無可憾惟
君親不能報爲可憾耳爾兄弟其毋墜先業庶有望於
他日餘無所及平生詩文有蒙菴集若干卷藏于家配



梁氏同里士伯昇之子婦道母德見稱姻族先四年卒
子男四人曰幹曰本梁出曰陵側室王氏出也女二人
戴圭傳衡其壻也孫男十人曰蒸曰敎曰點曰熙曰烋
曰熟曰常曰樵曰友曰炫女一人曾孫男四人銘曰
敦乎其爲德粲乎其爲文人見其著而莫窺其中之所
存如或求之靈峯山之原有此銘辭益永顯聞

中順大夫處州府知府李君墓誌銘

正統十一年冬四方郡闕守者十餘刑部尚書山陽金
公首薦李君懋　詔擢處州府知府遣官給驛持檄合
自淸河赴任君至處甫一月以疾卒明年五月八日也

其子遇弁孫鎬在側奉柩歸卜以是年某月日葬廬陵縣某鄉村之原預寓書狀來乞余銘嗚呼君固余宜銘孰計遽銘於今然忍不銘耶李氏世家吉之泰和南岡里系出唐西平忠武王之後事載余所敘其李氏族譜元盛時有投析興路同知廬陵劉岳申先生墓文稱其富擬封君諱奭叔者君高祖也曾祖皆春祖南安路推官如春皆富而好禮義父伯昂尤讀書以教授里塾爲業母某氏有賢德君生十六歲孤奉母謹服慈訓以孝敬稱撫教二弟克盡心力事兄恭謹恒見愛重先世貲產塋域有被人侵占者多白於官復之通易經於諸史



集靡不研究時以所學授徒於鄉取束修以資養展戲場屋不偶洪熙紀元之歲求賢　詔下邑大夫乃舉爲於　朝連試皆在最列遂擢淮安府清河縣知縣清河兩京舟船往來必由之地加以民久凋瘵君至一以除弊甦民修壞補廢爲務縣治爲之一新縣境日用接送官舟往往以千計而縣通不及四千戶先是例令鄰縣沭陽以五百人助役君憫其去家遠苦於饑寒多所斃溺奏請給清河民代其力役而令沭陽民代清河輸浮科三之兩縣之民深以爲便然民送官舟者多被操舟之人以懼逃匿爲名拘其衣糧爲質因而掩爲已有寒暑之際人被饑渴凍而死者相望於道君乃人給小牌役則令納操舟之人爲質還則取驗但無牌者卽知逃匿以是人不敢逃得免拘收衣糧而死之患先是人有小忿輒乘夜縱火焚廬舍發塚俗以爲常君每里擇敦厚老成一人授以大牌書十三條訓諭爲善去惡之說於上令朔望戶誓之又令月報耕織勤惰違背訓諭之人於官以施勸懲民用從化民以旱澇窘於衣食君建言便宜十數事皆見允行閒因蝗生鄰邑君預禱告祀典之神蝗卒爲不入境民有操舟出境爲商一二十年不歸者數百家所遺徭稅累及閭里君奏宜令關市禁



治民用歸復業者恐後母嘗在官得疾不能操履君侍榻下躬進湯藥越茂不懈母性素嚴多怒怒輒君跪於前雖竟日達旦必俟怒解乃敢去官滿九載禮部侍郎會稽章公薦君起授蘄州知州將行巡撫侍郎御史鎖守總戎以及兵衛郡縣皆上章言宜勿令去清河不允於是清河民馮㒵等五百餘人伏　闕乞留始命以知州掌清河縣事清河有湖田數百頃久被勢豪侵奪民代輸其稅者六十餘年君奏復之民得耕收芻粟以千萬計民有窘於衣食攘人一牛御史以強盜捕治其家八人皆以斬論已獄死二人六人當就大辟君奏一生

而殺八人其情可矜六人竟得杖免淮水屢泛民皆闕
食君力言於上官若侯請　命於朝而發倉民死殆
盡願先賑以粟而徐上其事有讁某請自受由是遠近
民用濟者甚衆　朝廷亦不之咎民有事訟及應追究
公務未嘗拘縶於獄人咸自相戒曰毋失信於我侯四
方凡供億稅輿夫因事往來之人病死舟中無收葬者
往往衆棄於岸歲無虛日乃令侯送舟數十人給以升
米俾收瘞積至三塚塚不下百十骨其有溺死可識認
者則葬他所自是人得收其所親而詣縣拜德者比比
留守衛卒有姬泰者嘗在京以物貸閩巡檢供罰役既



而隨巡檢往官所索債比得債而巡檢適卒其妻因與
泰同載還鄉里至淮巡檢妻與舟中人共謀泰欲盡分
其所有泰既謀衆令巡檢妻一人赴清河報泰病死欲
得公移爲證以杜人口君疑有謀盡執舟中人繫於官
移文招泰子弟問故泰之子至具訴巡檢貸物及泰隨
索之狀因發泰篋視之果有泰銀百五十兩鉛錫數百
斤衆皆伏謀罪而以其物還泰之子人稱明斷如神民
因歲饑至賤鬻其子女足公賦者君卽白於上官宜緩
催科侯奏請而徵之未晩於是淮南北民子女皆得免
爲嘗著淮郡句決代去淮郡之民嘆曰安得李侯長撫

我哉清河常額之外舊增至管馬主簿一君奏惠民不
如省官竟得減除知州九載將滿遂有處州之　命初
至處不數日卽詢民俗因恚生女不收溺於水人死不
葬投之火之說君首禁之幷選閑曠之地得四十有五
畝名曰義塚總令葬焉於是久近得歸者以百千計旣
葬遣官諭祭至於興利除弊之政雖未盡就而民之感
畏者無間遠邇使得久於其職庶幾所謂三年有成者
矣君以知縣知州一爲湖廣鄕試考官一爲浙江皆受
聘主文柄以公衡鑑見稱一受四川聘未果行其文學
槩可知居官聞有賢才學問之士輒薦於　朝得受職



者至十數人甚者爲顯官亦有之其赴處州以母宜人
春秋八十有二因假道歸省及展拜先壠竊自喜曰吾
遂此行平生之願足矣於其弟兄姊妹內外長幼悉有
所遺不以於已疏戚而有厚薄至處兄弟尤極有恩愛
焉嘗曰古云難得者兄弟頭白不可分也其居官處同
僚亦推此心未嘗以律已者律人故同僚亦愛敬之如
父兄其性溫厚其治民寬平而公恕其臨事敏而不迫
其接人和而有禮人無老少卑賤咸稱長者公卿貴人
賢大夫士相見之間無不加意禮遇至稱之曰李先生
而不名其去清河民皆怨謙使李知州不得終惠於已

今清河之凋瘵如昔矣其得人愛慕率類此生洪武乙丑比卒春秋六十有三臨終呼遇語曰我死無憾但未得送汝祖母耳言訖泣下汝兄弟勉力為善人毋忝所生至於家事汝叔必公毋貽譏笑於人配里蕭氏山陽徐氏皆有賢行子男三人長武沙縣訓導次遇余之子壻皆蕭氏出次弁徐氏出也女四人周鑑胡質張威龍京其壻也孫男三人曰鎬曰鉅曰鉞女三人幼銘曰

嗚呼李君允矣孝弟既刑厥躬亦推以治忠孝寬平慈良愷悌自家逵邦溢人口耳謂天不厚德胡爾粹謂天不嗇壽胡爾止厚也實予嗇也亦惠惠其來繼易有窮



已

## 廣州府知府張君叔倫墓誌銘

世固有論居官為政率以久近關乎難易者矣而不知夫難易非能久近能久近者惟賢否能致之耳士果才行不足大知固所不可設大受之尤或為之未能持之未固雖近有所弗勝況於久乎其苟才行兼備小知雖或不可故大受則必為之有餘持之益久雖久無不可致況於近乎此吾張君叔倫之所為未易得者歟叔倫初為浙江武康湖廣黃梅兩縣知縣或十數月或一二年各以受代憂制而去事愈簡而時愈近所謂不可小知是也既而調任廬陵為之幾二十年遷任廣州知府亦復三年廬陵廣州郡縣之大者也其民與事視武康與黃梅何啻數十倍其庶且繁耶而吾叔倫為之愈繁而愈易集愈庶而愈易治所謂可以大受非歟叔倫方當駸駸顯榮而自廣州赴京述職還至南安之大庾嶺竟寢疾卒嗚呼惜哉其子既舉柩歸將以明年某月日葬于邑彭華鄉先塋之次因其姻家僉都御史韓君永熙請銘誌其平生于墓余知叔倫之深者也重以韓君所述事狀銘不可辭張故蘇著姓叔倫諱庠叔倫字也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字孟友洪武中以才藝徵至吏



部卒母胡氏有淑德叔倫早孤賴母訓育以有成立讀書究知理道永樂庚子以茂才舉應求賢詔入官所至郡縣愛民如子治官事如家事雖精法律然不以先教化惟治其頑梗者使由於禮義卽勿用人無愚良憚威而懷德者遠邇如一課農桑以約遊惰之民均徭役以杜侵削之弊饑則勸富以賑窮匱熟則務糴以備荒旱與夫作興學校禁戢姦盜凡可以利民者為之恐後往往為鄰邑所觀效間以故去所治民輒相與乞留於朝或乞達於上官之有力者不一卒皆得遂所願於乎使凡為郡邑者皆如叔倫民焉有不安輒而事焉有不

克濟耶其自廬陵遷廣州也貲余爲而叔倫亦圳以不
負所舉爲知已報皆可書以傳也叔倫沒以景泰五年
九月二日距其生洪武丙子某月日享年五十有九配
馮氏子男二人長謂次聞卒女三人方傑尹簡壻其
壻也銘曰　長山之木本深厚效用愈大偏能久嗟吾
張君年美茂享年胡僅五十九秩二千石祿固厚不至
耄期理曷究年雖弗永善則壽殆百千歲膾人口彭華
之鄉山水秀歸藏其間安乃柩尙垂善慶昌厥後

封翰林編修劉君墓誌銘

士之能學問修爲以自得於天者因難能學問修爲以



自適於已者尤難不居其難而甘其所尤難此非孔子
所謂無以尙之者歟孟子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終亦必亡而已矣夫修天爵尙不以得
人爵於天況得人爵而皆棄其天爵於已此余所以謂
亦如孔子所云也永新有力學敦行之君子曰劉君孟
恂者其庶幾焉君諱耄孟恂其字也初號介菴後又取
易石靜山止之義更號艮齋姓劉氏劉系出宋水部員
外郎江西發運使南昌郡子德言世居安福荆山至曾
五者始徙永新藥湖山中世有科第仕宦才卿溪所元
傑君曾大父大父父也皆有隱德元傑娶城北歐陽氏

因贅居焉君爲兒時母躬教以孝經論語古文諸書皆
能成誦稍長即知務學從鄉先生劉逸安吳勤翁習爲
文辭弱冠克授徒于里塾時元傑爲里正君請服勞官
所於凡輸役諸務必勤必公未嘗苟利於已比孤終喪
而娶則年已二十有八矣遂一志於問學從廬陵謝子
方講受易經子方奇其穎悟傾竭底裏告之旣而語曰
子歸求有餘師矣可勿復來數年遂以其學舉永樂戊
子歲鄉貢爲第二人蓋榜中易第一人也然以苦學而
致多疾因竊嘆曰窮通有命强爲理不可也自是不復
求進惟課耕以自給雖簞瓢屢空不一動其心至於沉



潛經訓涉獵載籍而教其子以學則汲汲焉恐後君性
孝友母歐陽氏素嚴君卒其配事之甚謹食必躬進怒
必自咎苟未得其懽心雖俟罷門外至夜分不敢少違
比其得疾晝夜侍側至躬搦其屎溲翰林學士解公改
官交阯道經永新聞之曰此古君子也季寡女兄迎娶
從兄之無後者四人雖羹藜飯糗而必愛必敬至周濟
其終身遇子姪甚嚴肅而於賓客鄉黨之交曲盡禮意
嘗歲饑疫民多往役萬全山者僵死道上露胔相望君
率僮僕往來三十里間類掩於坎百餘人鄉人有歸自
遠方者舟人以其病不能言乃舁棄里祠而去君憫而

道之以湯藥卒不能救然莫究爲誰也囊中有物因求識其人者俾以授其妻子有李姓者見之曰吾弟也遂以歸之李素與鄰居曹姓者有怨誣於官曰曹殺我弟曹無以自白乃指君爲證旣受逮傾貲以足逮之求或歎曰行仁義乃得禍君獨怡然曰事固有偶然者矣平居旦起盥櫛謁家廟畢端坐齋居終日不懈篤實之行忠厚之論自身而刑於家而著於鄉蓋有漸而化之者不謂教行之君子乎正統某年以子貴蒙　朝廷推恩封文林郎編修配贈孺人有覆瓿集若干卷示兒錄若干卷易傳撮要四卷其平生所著也洪武癸丑十二月



十六日正統乙丑十月九日其生卒之期也某鄉某山某原其墓之所在也某年月日其葬之所卜也余考禮部會試取第一人今官翰林編修曰定之其長子鄉貢士安之暨宜之其仲季也鄉貢士李鈞暨歐陽平張都其三女所嫁也男三曰稼曰積曰稌女五某孫也定之聞訃將歸奉柩納諸幽也請余爲銘從焉爲之銘而銘之銘曰　學於古也有得孝於家也能　名於士也克稱行於鄉也可尊命於天也弗咈壽於善也惟均人於銘也不媿傳於後也永存

芳洲文集卷之八

# 芳洲文集卷之九

泰和陳循著

## 銘

### 太安人邢母孫氏墓誌銘

太安人贈翰林修撰儒林郎淮西無爲邢君士傑之配今翰林侍講寬之母也以正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壽終於家寬聞訃援例歸將以是年某月日奉柩從其尊府修撰君合葬於鄉花家疃西城大安門外之原乃奉通政司右叅議同郡湯鼎所狀太安人之潛德來求爲銘以納諸墓寬永樂甲辰進士第一人及第與余同



官翰林最久於其請銘母太安人之墓誼不可辭按孫世爲淮西儒醫有諱以遠者太安人父也母某氏太安人自幼穎敏儉約女事不學而能嘗從父傍聞訓其兄伯祥以醫藥事太安人悉識之遂亦頗通醫藥父母愛之爲選壻得醫學典科之子遂以歸之卽修撰也太安人既歸恭勤執婦道事舅姑以孝稱事夫甚嚴謹夫亦接之如賓友夫嘗以精醫藥被薦入補太醫院士所以免內顧之憂者賴有太安人也未幾夫卒太安人遂篤意於教其子以學恒勉之曰汝父早世所賴以亢宗者顧不在於汝哉又曰立身行已莫如讀書濟人利物莫

如醫藥二事於人最切況又汝之世業不可以或墜也至於待姻族以容忍爲和撫臧獲以寬恕爲惠於貧匱能濟於假貸不吝尤爲遠近疏戚之所稱重宣德三年春以寬貴伉儷皆得推　恩而已封爲太安人云其生洪武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比卒春秋八十子男六人長宜早卒次宜四川保寧守禦千戸所百戸次寬也由修撰陞侍講以預　先朝實錄之事加級從五品祿次容次寓寓亦早卒次密咸克世其先業女二人長早世次適士人劉慶孫男十四人昭暐量易晒曙晰冕晏春昇旦日最女如其男之半保寧守禦千戸所百戸王政閻



中縣崔甫及同里阮昂其壻也餘在室曾孫男十女六於乎以太安人覩之壽至於耄富有文武祿養子孫幾至半百而又恭勤詩禮之教無疾而逝稽之洪範五福不幾於全矣乎銘曰　孰不有生獨至耄年況得祿養文武備焉子孫承慶伉儷歸全問胡能爾積德致然花家之疃我銘其阡維太安人用以永傳

## 故李母胡恭人墓碣銘

自古壽臻期耄子孫衆多之人苟非得於稟受之厚卽其保養順受修爲之善之所致也譬之干霄之木至於千歲而枝幹之繁密不可數計非其蟠地之深必託高崖遂谷牛羊斧斤不至之處而後能焉苟託得其所矣而或牛羊斧斤戕之是猶稟受雖厚而其保養順受修爲有歉其不能與枝幹之繁密致千歲一也此余於李母胡恭人竊有感於是焉恭人故南岡里著姓勉正其諱愛莉處士伯昂李公之配前常州府通判桓圭前處州府知府信圭母也子男女凡十有一人孫男女二十九人曾孫男女幾六十人元孫男女方有八人自元至正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之生至今景泰六年二月十日之卒春秋九十其非所謂壽臻期耄子孫衆多之人而何然迹恭人平生其稟受者既厚而其保養順受



修爲之善所以能致此者殆有莫之能禦者矣當恭人之歸伯昂也會伯昂家可擬封君之富方蕩然於兵燹之餘其僅存者猶足以配中人十家之產然爲豪强之所垂涎伯昂恐焉恭人歎曰物盛而衰理之常也人財勢不並存之時君獨不圖自保而他恐乎伯昂用其言遂不復他保惟以力學養晦爲務而推所學以教其鄉人子弟恬然自得恭人喜曰君後其復昌乎遂躬紡績服勞婦事以相其家而家漸以不墜回視前之豪强雖夸伯昂致富者曾不旋踵禍敗無遺類矣又有向爲李氏盛時所制之人今其子孫崛起欲誘伯昂鬻其先世

居地與爲業者伯昂鬻焉恭人駭曰此祖宗萬石基君
不顧妾當以死守誘者聞之竟沮未幾伯昂棄世恭人
益勤生計延師教子期其光前裕後而以次擇婚配俾
之成人有立恭人性嚴有稍違訓教者懲治之不少恕
前室子惟高贅外氏遺孤子男女三人恭人悉收歸育
於家命次子介圭以所致產業使耕養焉恭人雖嚴而
心實慈見人貧窘濟之惟恐不及其待宗姻恩禮尤備
子孫有出而仕宦者或面命使勤於奉職慎以持身或
親札書戒諭之無虛歲其視前室子孫不異已出而孝
敬恭人者亦無彼此之間子長惟高次堅節桓圭前室



出信圭躬圭介圭恭人出也胡紹先黃孟質張希旦康
存吾其四女婿先安葬錦漢貞武遇樂隆慶經希德均
邁弁其孫錦龍漢縣丞貞無錫縣武沙縣皆儒學訓導
遇刑部司務希邳州訓導經均皆舉懷材抱德允哲萬
鈍其曾孫樂邁奇鎬遐皆邑庠生清密瓚琱祥福其元
孫介圭既卒子姓以卒之年葬恭人于邑之猴原壬癸
丙午山向乃奉其姻家生南京禮部主事蕭元圭所狀
事行走京師求銘其墓上石銘曰　古十至七乃希有
恭人況乃十至九吁嗟何爲獨得厚語不云乎仁者壽
恭人母婦德昆茂有子復孫多白首布列郡縣貳與守
詎止於斯昌厥後我銘其藏示永久

太夫人金母周氏墓誌銘

太夫人諱某字某姓周氏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金公
某之配今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濂之母也
其自濂蒙　恩也初以監察御史封太孺人再以僉都
御史進太恭人三以副都御史進太淑人四以刑部尚
書進太夫人周與金皆淮南名族周之先有仕元爲武
淸軍統制諱世榮者太夫人之曾大父也其子襲職諱
永茂者爲太夫人大父也父諱慶甫　國朝洪武初始
徙居淮安山陽爲山陽人以隱德稱於鄉母馮氏亦山



陽名族太夫人自幼端重寡言笑閑於禮度長循姆教
凡誦小學內則諸書卽能曉其大意善事父母最見鍾
愛父母爲擇所歸以許金氏既歸事舅姑如事其父母
姑王夫人性嚴太夫人事之惟務祗順以得其懽心姑
嘗得疾太夫人頃刻不在側姑疾輒若有增太夫人究
知之故躬奉湯藥昕夕不少違不解衣帶寢者累月至
密籲天乞以身代姑疾卒賴以愈其相家也一以勤儉
爲本躬事紡績以助賓祭雖隆寒暑不懈二子隨其才
器授之以事因謂非讀書無以成德非治生無以植家
遂力贊尚書公以濂爲鄉校生而躬早夜課其力學恒

勉濂曰吾不能效古人之斷機見豈可棄古人而怠學
濂卒以之奮發舉名進士爲御史爲副使兩遷都憲再
進六卿兩爲春宮太保以有榮名於當時者孰非本於
太夫人之訓耶世之人往往謂子有賢德父之所教女
有懿行母之所敎若金氏之賢子豈非兼有父母之教
哉又嘗聞太夫人不獨善教其子至於睦姻族賑窮之
凡有可利惠於人者爲之恐後此其壽祿之榮子孫之
貴且盛亦孰非本於此太夫人疾革時聞濂以刑部尙
書奉　命督數萬師自京師往征閩寇旦夕當渡淮過
家恐其以老身故緩於　王事郎預遣人迎諭之曰忠



孝一事能忠于君孝莫大焉愼勿過家過家亦不及見
我矣但依我語勝於見我所遺之人猶未出門太夫人
已棄世談者謂太夫人庶幾王陵之母時正統十四年
十一月某日也上距其生洪武元年某月某日春秋八
十有一訃　聞詔遣行人諭祭其柩而命有司爲營葬
域以某年月日墓在淮東石塘先塋之側子男二濂其
長初遷太子太保以平閩寇功也其自閩歸服未闋濂
懇乞歸終制不許蓋見眷遇之隆如此次洪先太夫人
數年卒孫男四人曰輔曰弼曰佐曰佑女三人俱幼既
葬之又明年濂以不能及時求銘其幽至是乃奉其進

士同年友今詹事府詹事習君嘉言所狀太夫人之潛
德來請書刻之石以追納焉余與濂交三十餘年且嘗
獲拜太夫人于京邸知其爲賢母也銘不可辭銘曰
丹山之陽鳳穴所在有美其配生雛五采偉哉郊藪麟
遊不群有子馴擾彬彬其文惟太夫人積德厚重慶衍
來嗣如麟如鳳褒封齎誥屢見推恩兼全五福咸在一
門淮東之壖泉深土厚於焉歸藏永昌厥後我銘平生
追納諸幽將千百禩賁於茲丘

　贈武略將軍富峪衛副千戶郭公招魂合葬誌銘

公諱順字以昭姓郭氏世家吉之泰和冠朝里余所序



其族譜稱父子同登宋景祐元年進士第曰僅之美者
公若干世祖也曾祖謙可祖正伯皆不仕父祥彬讀書
有隱德母某氏以　國朝甲辰三年七月一日生公公
生穎敏異於常兒自幼知孝於親友於兄弟稍長卽有
志於遠大不事家人生業洪武戊辰隨父以詿誤戍大
寧隸富峪衛後父有疾公力請代其戍俾得投例歸鄉
公既代父會靖難兵興公隨征有功擢任本衛百戶自
是預征戰無虛日內奮其忠外鼓其勇所向無不克捷
靈壁小河之戰公遂死於陷敵時洪武三十五年四月
二十七日也　太宗皇帝既正大統追錄將士戰功公

應陞副千戶先是公已挈家自大寧來居北京之德勝
門內其配羅氏及弟皆卒子環於公隨父戍大寧時生
始及舂就鞠於外氏家至弱冠時乃徵至京襲公職爲
武略將軍富峪衛副千戶既而授　詔贈公如之羅爲
宜人蓋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極愛敬撫諸弟篤恩意雖
處戎行而未嘗廢詩書之習嘗奉公差往福建因過家
惟以追遠報本爲務不及其他比還大寧憫其季父與
弟寒苦力請放歸田里寧自勞役雖死不辭卒如所請
其忠義友愛率類此宜人同邑珠林羅公進卿之子生
有淑德孝事舅姑遠戍十餘年備嘗艱苦而無毫髮愁

恨形于辭色惟力於蠶婦道而已公生之年九月某日
其生辰也卒於北京官舍享年若干子男一人即副千
戶孫男三人堅早卒其配陳宜人所生純紀別室錢氏
王氏出也女六人長予繼室封宜人進封淑人加贈夫
人進贈一品夫人　朝廷遣官賜營葬祭其次千戶臧
靖陳敬及陳徵黃宏其壻也餘幼千戶官兩京凡三十
年調任吉安千戶所又十七年始追念其父母沒於兵
戈擾攘之中倉卒無爲之殯葬者痛切於心無間蚤莫
乃卜邑桃岡荊木坑之原營域其上具冠衾招魂合葬
之以循其子壻也俾爲之誌銘焉銘曰　源源郭宗壁
唐忠武五世至瞿始家南土有曾孫愨復徙西昌雲亭
層溪爲族之艮僅與之美卓哉父子名冠朝廷有同科
第前代之華既武而文延及於公嗣益有聞以身死戰
克忠且孝傳子若孫積善之效公之死也奮不顧家有
美內助亦殖京華人之有生在全大德公之伉儷偉矣
忠節茫茫英魂孰云無歸招之則來永感於茲福爾後
人克昌且大我銘其室千古長在

故工部右侍郎贈尚書王公合葬碑銘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　車駕親征虜寇崑山王公以工
部右侍郎在　從列八月望日預陷沒於土木明年

朝廷用此推恩追贈公爲工部尚書遣官諭祭其靈又
明年爲景泰二年其配淑人陸氏亦卒是歲八月三十
日也明年其子汝賢汝霖告哀於　朝詔准尚書例命
有司爲營伉儷葬祭於是汝賢兄弟具其父母事行來
請文歸刻石墓上汝賢以公沒於土木之蔭特授大理
評事汝霖先舉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余於公之父子三
人先後皆有同朝之雅銘不可辭公諱永和字用節姓
王氏自號梧竹世爲姑蘇之崑山人習尚詩禮公大父
諱允吉父諱子禎皆以公恩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
大母顧贈淑人母周封太淑人公生神氣爽邁異於常

見大父見之指曰是見必振吾家幼時有誘以學弈者公曰是惡足學取其秤立碎之旣而從學邑庠日記者千餘言久而不忘大父得疾公日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父有疾伏枕十八年公盡爲子之道無頃刻少厭怠臨卒語公曰吾病不能養老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其孝行見愛於親卒類此年踰弱冠以明經舉永樂甲午鄉貢以大母及母皆在堂未及會試後卒乞就教官以便親養得嚴州府儒學訓導尋丁大母憂去服除改任饒州府學所至誨導諸生多有造詣至於誘掖所司作興學校奬進賢才尤惓惓焉以爲己任歳滿與同以



教官考績至者萃試於吏部公之名在首選吏部尚書蹇公獨器重之暫禮致爲塾師比當除奏爲兵科給事中居官務持大體而畧細故人以爲得侍近之體嘗副駙馬都尉王誼爲使持節行冊封　親王禮科正受冊執事之儀觀者爲之凜然知畏還掌科事秩滿超遷都給事中未幾擢工部右侍郎預董營建　宮殿之事殫力盡心不知勞而事速濟爲同僚所敬服嘗往巡視淮南諸郡旱蝗訪求民所利病悉得其實而致便宜於民比還特受　命掌部事奸弊爲之一清河决山東河南諸郡改而北注漕河破其潰溢公受　命往治之濬泄

有方軍民受其惠者不可勝計比還遂以能事簡預扈從竟殞於國事云距其生某年月日春秋若干配淑人陸氏諱某某邑名宗元萬戸達之孫　國朝大勝關巡檢士賢之子也年十七歸爲王氏婦孝敬柔順奉大姑及舅姑皆能得其懽心於巡危殆之頃相夫以勤儉爲心教子以詩書爲業人無遠近親疎稱其賢者若出一口初公隨征未歸淑人驚悸欲絶久而復甦自是哀痛無虚日矣竟以成疾而卒其封淑人亦以公恩子男五人汝賢其長次汝奇次汝翼汝敬汝霖其季也孫男六人女八人其子將取公之衣冠與淑人合葬於郡吳縣



至理山玉泉之原余觀古今之人致通顯者多矣而能以身狥　國事者或寡以身狥　國事有矣而其伉儷俱賢足以垂範來裔則又寡也王公與其淑人平生所立卓卓如此其不可以表著之於將來使人有所觀感興起乎故爲之書銘曰　偉哉王公以儒起家身不求顯官能不華我求其本莫外乎孝志存便養甘就職教祿雖非矣樂則大焉肆得亟闓咸享高年天厚乃報俾佐冬卿盡忠於　國永著令名進位身後榮及厥子公雖則往存何有旣況皆伉儷並受渥恩千古斯藏永毅芳堯吳山之陽吳水之涘我銘刻石以告來裔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習君墓誌銘

嘉議大夫詹事府詹事習君嘉言以景泰四年九月七日卒于官明年其子褒聞訃來京師歸其喪葬於鄉乃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盱江何公所狀平生事行來請書於墓上之石君故與余同官翰林同出江右始終有斯文之契者於書其墓上石誼不可辭按狀習故臨江新喻白梅田里大姓系出東晉滎陽太守鑿齒蓋鑿齒避苻堅之亂自襄陽徙袁之萬載復自萬載徙居新喻故子孫世爲新喻人宋有舉鄉貢進士曰季達者君之若于世祖也曾祖諱漢舟祖諱均泰皆不仕而行誼著



于鄉父諱懷恭洪武中以明經舉授南雄府儒學訓導歷任瀏陽平江兩學遷湘潭縣儒學教諭自君推恩棄官就封翰林編修致仕後贈中順大夫太常少卿母吳氏宋郡馬之後有淑德亦以君恩封孺人後贈恭人君諱經嘉言其字也未生之前一夕尹泰甫夢有靈降于庭翼日占者曰當生貴子孫又明日果生君相貌異於常兒甫七八歲穎敏絕倫語孟諸書過目輒能成誦稍長詩詞援筆立就遂以科舉爲業從伯父國子學錄楨清受詩經既而從鄉先輩講讀春秋益有造詣時猶子侃已舉進士君慨然曰吾獨可以緩乎即往省親湘潭

因而卒業未幾以春秋舉湖廣永樂丁酉鄉貢爲第四人明年擢李騏榜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志書辛丑雲南進貢騶虞　詔以命題試庶吉士君與六人者以作賦稱　旨俱擢翰林編修洪熙乙巳之歲蒙推恩封父母及妻宣德元年預修永樂洪熙兩朝實錄逾年丁父艱去服闋歲之甲寅以官滿遷修撰正統紀元之歲續修宣德實錄并有事于　經筵又明年以纂修勞遷侍讀逾年丁母憂去服闋歲之甲子以早受命禱于東嶽禱畢一方霖雨爲之沾足明年同考禮部會試又二年考京闈衡鑑公精皆稱得人歲之乙巳乃以余



爲進太常少卿習受　命守阜成門還言六事大要皆當世之切務多見采納又三年遷詹事府詹事五閱月以得疾卒上距其生洪武戊辰年五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五配黃氏先卒繼張氏贈封孺人恭人子男二人褒襲女一人適雍旦劭孫男幾其卒　朝廷遣禮部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薩琦諭祭而給舟歸其喪有司爲營葬域以某年月日葬在某山之原君性篤實謙溫操履端潔居官恒以恭勤清慎爲務喜作詩文有求之者無不各得所欲而往有漫稿及垣西集藏於家自號尋樂至老又號寅清居士因築室于官居舊第之東扁曰

東坡草堂盖預爲歸休張本云銘曰　習於新喻世本
業儒徙自東晋迄今弗渝有美兄弟自相師友國學邑
庠爲範最久有儁如君大振厥家玉堂金馬貽世之華
既進太常復選詹事厚積博發實自君始碎諸大阜成
之惟艱一簣未覆止吁可歎君雖止此弗止者存有欲
求之視余兹文

太夫人石母孟氏墓誌銘

太夫人諱某姓孟氏累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工部
尚書石公諱峯之配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工部尚書
璞之母以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其鄉事聞



詔遣官賜有司營葬域而命璞奔喪即起復莅政璞乞
終制不允於是具太夫人事行來請銘墓上之碑璞故
余江右按察使有惠愛於鄉邦者也余義豈可辭銘按
孟系出鄒國亞聖公軻其後世家滿漳爲淸漳人太夫
人曾祖某祖某皆有隱德父居祥母某氏積德行仁稱
於鄉族太夫人自幼端靜閑姆教女事不習而能爲父
母所鍾愛既歸石氏克恭婦道舅姑素嚴毅而事之恒
得其懽心石公喜交遊敦古道急於爲義太夫人主中
饋惟務相成其志至於治具奉祭祀宴賓客之儀尤惓
惓致豐潔處妯娌以忍爲先教子孫以勤爲本閨門之
內雍雍如也石公蚤世太夫人誓守志不二蚕桑織紝
以給孤幼之衣經營節儉以足歲時之用嘗曰凡爲男
子不耕則學學則治人耕則見治於人顧諸子曰汝曹
宜慎擇而勉焉璞承其訓益勵志於經史遂入鄉校爲
弟子員數年以明經舉於鄉補太學上舍生以試事擢
監察御史太夫人數勉以忠廉欽恤等語旋遷江西按
察副使尋陞憲使華然有聲於朝野間凡此孰非太夫
人之教訓所致時前少師廬陵楊公因聞太夫人之賢
德遺璞詩曰平反日奉萱堂樂絶勝西京雋母心蓋太
夫人仁恕之心與古雋不疑母之心同也又前太子賓



客國子祭酒致事豫章胡公禮部侍郎致事傘城陳公
嘗爲石氏作慈壽堂詩文皆比太夫人於軻親陶母其
見重於鄉大夫率類此璞之遷山西左布政使也太夫
人始離家一往就養時年已八十一康健如强壯時或
適近地衆以肩輿迎候輒峻卻曰吾家素履淸儉步行
可當安車用此不無富貴驕人僚屬內外聞之媿服且
仰則焉孀居五十四年氷玉之操凜然後三十年累用
璞　恩封太孺人進太恭人再進封太夫人三進封一
品太夫人恩榮莫之與比其生元至正二十二年十月
二十六日比卒春秋九十有二子男二八璞字仲玉其

長次璋次璐璋早世女三人吳源朱廸曹剛其壻也皆
出名族孫男六人晟旻昺泉昂昱女幾人曾孫男三人
女七人其葬以卒之年某月日墓在邑同里之新寨銘
曰　超超賢女系出軻宗來歸石氏婦道是崇豈惟婦
道允敎母儀守制孀居年踰半百終始如一玉潔冰淸
康寧壽考幾乎百齡子貴孫賢繩繩蟄蟄　恩命自天
崇爵美秩曷繇致之積累自躬肆獲善報久而益隆生
榮死哀世所稀有惟太夫人實天所佑歸安新寨丘墳
峩峩嗣世仰止福庇孔多我銘其碑敢告來者用賁
龍章永光泉下



林子華墓誌銘

故元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郞林公子華　國朝
交趾布政司叅議與祖之父山西布政司叅政厚之大
父監察御史廷擧之曾大父以洪武二年五月十三日
死義享年四十有一旣死其配宜人陳氏守節又二十
年而死其子取公遺衣與陳宜人之柩合葬于潮之水
東山然未有誌其事於墓者也正統景泰之間厚與廷
擧父子並顯於　朝日夕以爲欠事歲之庚午厚致政
歸乃得具公與陳宜人忠節事行來請文刻石立於墓
按林之先爲河南光州固始人唐宗時有曰諝者提師
從節度使王審知定八閩累封忠烈侯卒於官葬福淸
縣之王官山子孫遂爲閩人今居三山莆田漳泉稱林
著姓多其後也公忠烈之若干世孫諱榮子華其字自
幼性巳警敏而多材能讀書博通經史攻詩賦行草書
時以餘興灑翰墨爲蘭竹山水藹超然拔出於流俗者
也元季有司累聘不就後欲得祿養親遂起爲員外郞
未幾兵興八閩擾攘公勸總戎欲定州郡當先不殺於
是民爭附之賴全活者無數旣而與王用文者同保障
潮郡　國朝天兵所向江南列郡皆下公與王用文者
隱伏於莆田之壺公山中度勢終不能保遂與用文詣



營各以忠義自勵用文歸福寧自經死公爲部使者所
得惜其才傳送京師公至四明聞鄕人後至者言用文
死遂作詩留別知巳者藹然忠義之言是夕具衣冠赴
水死時從者惟一甥急呼舟人救無及矣宜人福唐河
西盛族子也事舅姑甚孝謹家素儉泊而甘旨之奉則
豐厚舅姑有疾其售善藥雖罄奩具不吝比卒葬祭一
由於禮年三十七而寡一子二女皆宜人所教育造就
得所如員外在也子曾遵從鄕先生陳從卿受春秋經
以擧孝廉授山東蓬萊簿卽與祖也宜人春秋五十有
七而卒厚與廷擧其孫曾云公與宜人當得蒙推　恩

之典矣而厚偶以致政未請安知廷衆積而發之也大
其請不在於他日㠯姑書其行於慤以俟銘曰　迢迢
林宗系出囧始自唐而南來靖邊郵豐功偉爵忠烈藎
世子孫延茂八閩皆是福與漳泉繩繩繼繼一居于潮
衣纓不替累孫大政復爲御史孰非祖宗積累攸致惟
員外公卓哉伉儷並全忠節哀榮罕比潮水東山全歸
兼美高墳峩峩子孫仰止我刻銘詩播之千禩

故太淑人蕭母周氏墓碑銘

太淑人諱祉姓周氏贈嘉議大夫大理卿廬陵曲山愚
齋蕭公不敏之配今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維



禎之母夫人景泰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維禎
聞訃兩請于　朝乞歸終喪如制　詔皆不許惟遣官
賜祭命有司爲營葬域給驛俾歸襄事畢俾卽起復於
是維禎之歸葬也具太淑人平生德善以余其先公同
年鄉貢士其先季父翰林修譔時中君同寅友請爲墓
上碑銘以行余與維禎同朝同郡而有世好如此銘其
可以辭乎按蕭周皆廬陵望族以儒爲業非一世矣有
博學隱德曰尙志處士者太淑人之父也母康氏以溫
柔端靜見稱於姻族太淑人其仲女德性一如母而警
敏德慧過之少時見父訓子姪讀經史太淑人輒從傍

聽之退而記誦凡數百言無一遺錯至於女事飲饌不
待教習而能所爲精緻出於常品爲父母所鍾愛甫十
六歲爲擇所歸得大理公既歸事舅姑必孝必敬務得
其歡心初大理公以父命其弟修譔爲鄉校生獨承幹
蠱之責於家太淑人助相之凡百祀先奉親宴賓客督
耕桑之事悉出於太淑人綜理而大理公不煩致力故
亦得肆志於問學以成名儒公既舉鄉貢矣念有弟擢
進士第一爲修譔於翰林吾當家居養母且教諸子於
是遂不仕進而鄉邦之學者聞公之名執經以受學者
踵門而至太淑人喜其道之行爲飲饌以延款之雖頻



不厭其凡來從遊於公者率多族姻賢俊子弟太淑人
因語其子維禎輩曰吾非但喜爾父儒道之行爾輩又
得與此賢俊交遊朝夕議論以相資益他日如爾叔登
高科以酬爾父之志亦在此也以是爲之延款益篤間
聞其子與他交遊有爲市井語者輒斥之曰爾儒家子
乃與若等人伍能不爲之染耶其嚴教率類此修譔君
與其配劉氏安人相繼先卒所遺孤穉孱弱不立太淑
人訓養之踰于已子緝卒又撫其孤至於成立平居整
飭閨門嚴肅而於女婦婢使各授以事截然不敢有違
其條教者宗姻咸視以爲家範長子維禎舉進士官刑

部至員外郎始克迎太淑人至京就養旣至見其官居寂寞服食儉薄喜曰吾兒能長如此古人所謂好消息也居二三月恐維禎以奉養不腆出爲營致決意欲歸且曰吾寧爲儒家婦祿養雖美非吾素所樂也吾兒但能忠於　國事不忝所生吾之樂無窮矣歸語其次子曰吾見汝兄能守澹泊吾雖布素勝被錦綺汝曹皆當效此其志尙又類此　朝廷初自維禎推　恩贈大理公承德郎刑部　淸吏司主事封太淑人爲太安人繼封今秩玆當進太夫人在邇歘謂遽止於斯此維禎之所爲九痛者也其生洪武己未某月某日比終春秋



七十有五子男三人長卽維禎名塋自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太理丞少卿卿至今官次經有司舉應懷材抱德之　詔將授官聞訃歸次綸女三人仲早卒義烏知縣同邑劉同泰和甘竹龍　同邑安溪吴環其壻也皆士族孫男五人訓詁諏讀誥女七人葬以某年月日塋在鄕之某山之原銘曰　於惟廬陵文獻之州有姓業儒曰蕭與周其賢且智無間內外以類相從世爲婚配卓哉處士志尙斯文生此淑女歸於善人順以爲婦慈以爲母以相以教咸協于度服食嗜好不主於身儉勤所致惟務悅親戮恐愉樂不主於己懲勉不倦咸在厥子有仕于朝祿厚名崇致養之腆靡弗稱情惟太淑人心崇澹泊儉不自歆豐不自樂宜永食報胡不百年壽雖未極德則遐傳磨石鐫辭立于墓道以著其美爲來世告

夫人楊母劉氏墓碑銘

景泰五年五月十五日故少師工部尙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建安楊公勉仁之繼室累封一品夫人劉氏以壽終于家訃聞天子念公　先朝舊德特用推恩命給棺斂有司爲營葬域遣官賜祭於是其長子尙寶少卿恭將卜是年某



月日奉柩葬于邑某鄕某山之原乃述夫人平生來屬余爲墓碑余辱與公同在翰林二十六年忍辭其子之屬愛一不腆之言乎按夫人諱員字妙貞邑處士劉仲穆次女生而秀穎端重不凡十歲能通列女傳及女誡諸書爲父母所鍾愛初處士見公於鄕校奇之曰此廟廊器也卽以長女妻之公與之生一子二女後舉官翰林而妻沒援例送幼子女還鄕處士憫其子女無恃繼有而愛或衰復命夫人爲之繼室夫人旣歸孝敬以奉舅姑慈愛以撫幼稚閨門之內和而有禮永樂之初公攜夫人居京凡數年內助甚周歲之戊子公奔之

喪去官未兩閱月用召起復赴京次年復遭母喪未閱
計時已有扈從征虜之行又明年始得請奔喪去亦未
兩閱月又以奪情起復隨幸北京時公子幼無他得力
兄弟其間葬祭棺斂凡禮儀諸務悉出夫人綜理而皆
井井有條其能事蓋如此公居北京與夫人睽違者幾
三十年嘗以書來迎致夫人輒以家大兒女婚配未畢
爲辭及觀其理家政待宗姻以容忍爲和遇臧獲以寬
恕爲恐孤婺有不能自給者賑之嫁娶有不能爲禮者
助之而于理辨賓祭教誨子姓之類尤惓惓焉致謹恐
忽家故富饒自奉則甚儉約而未嘗有驕奢之態人有



過誤責之則甚平恕而未嘗無儆飭之意故無間外內
疏戚皆有以得其歡情焉其生洪武壬戌四月二十九
日比卒享年七十有三子男六人恭長與女二人皆夫
人姊氏夫人出次讓次錫次賜次貴芳次貴通恭由尙
寶丞陞少卿貴芳中書舍人女七人孫男十六人長曰
琭以武勳累授建寧右衛指揮同知次士儆士後士倫
士儉士佶士儆士佐士倧士偉士儔士儀士偵士僎士
明士備士倧鄉貢進士　人曾孫男三人女五人於
乎士有德善不著於史則見稱於淸議以人之所共見
聞也若夫女德之盛非有子孫爲之揄揚其何可得而

見於外哉此侑實之所爲惓惓於其母夫人也銘曰
於惟夫人生在名族來歸楊宗婦道淳篤豈惟婦道母
德尤崇相家教子族姻所宗有偉師臣可無內顧數十
餘年賓贊相助命書焜燿累錫褒嘉有褘有翟爲躬之
華壽七袠餘倏然而逝葬祭有恩哀榮終始建安之域
土厚水深歸藏安固千古白今

## 弟永墓碣銘

永余之同曾祖弟也余同曾祖兄弟得至於壯老者三
人二十年前兄節修先生卒余乞銘於少師東里先生
楊公時猶幸存二人孰計永死而獨余存悲慟已不自



勝忍言銘其葬卟然憫其孤皆幼不與之銘使罔知所
從事寧保不他效乎乃爲攷源書之永字德淸先叔竹
林府君長子初以其生於孟冬名孺冰既而去孺名冰
字曰德淸比壯領經明行修之薦以冰字近永遂更名
永以行先世出漢文範先生六世孫逑詳見東里先生
所敘余陳氏譜　贈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尙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諱源可碧潭先生永之曾祖也祖諱民讓父
竹林府君賀縣丞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諱一敬
號竹林淸隱母金洞廖氏贈孺人德淸生於竹林府君
罷官歸之明年爲洪武三十三年庚辰十月十　日甫

十歲孤十二歲廖孺人亦卒永日取先世遺書從先生長者或往遊鄉校間講讀以資誨益不十餘載遂深有所造就至有執經踵門而受業者宣德五年領薦起得授常州府儒學訓導惟以獎率化誨爲務士之取科第者多出講下同官有願睢者驕恣時肆橫逆於其僚友永獨毅然不與之較未幾睢遷南京太學以死家遠無所倚[illegible]永極力圖歸其喪葬常郡正統三年預受聘考湖廣鄉試又明年春以九載滿至京被簡試論讞於貴州道方半載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居官六載出入於中外者各半嘗按湖湘校閱三司公移成帙正之一依矩



度鉅細周密及按閩粵則謂興利必先去害治末必先正本同安民有巨蠹莫某乾父子者數逼守宰并執憲者莫如之何永至首祛除之奏黜左布政使方攻按察使謝莊以行巳不律數事皆快公議自是豪奸斂伏傑庶驚懼期年辦死獄得生者凡六十人永遂獲居按閩御史稱首於其人士正統十一年冬用三法司首臣薦遷浙江按察僉事益思所以不負所舉如于分巡海道防禦寇賊必以身先將士而痛懲其不率令者各處凡督兵民漕運歲以餘萬計者蒞司專領其事部曹催行怠職宜監臨之禁與害耳當永監臨之歲浙賦餘七十

萬運猶未及大江催行者巳先事他往專任者復病死於道惟永一人臨蒞遂衆任之其郡邑典守者僧言曰得明公足矣何必他人比至果無一毫負逋視常歲完先一月餘當處州盜未息永應率金華衢州民兵守大巖山口蘇村諸寨至輒截殺門陣口周寮諸路餘寇以功陞食從四品祿先是溫處等府所屬平民男女被誣執爲寇屬拘官所不得辯釋者甚衆永悉驗其無辜縱遣還家凡千餘口同官副使陶成僉事王晟俱沒於討賊永爲白於守臣得奏授其子以官并於山口寨立陶副使祠使德之者祀焉有言於　朝自古賦出於田皆



視田之多寡以爲重輕今嘉興等府縣往往有田多而賦輕賦重而田少者乞勑公廉大臣均以便民　朝廷以爲東南田賦多寡輕重之制肇自吳越錢氏至今數百餘年民守巳定賦雖可均民不可擾均之不過利害易歸而已設使四方請相效而爲之爭訟之機難巳卒之利害所在非彼即此於國於民便利何益欲求便民反致擾民可乎故勑止許擇其差可有利而無擾者行之不必盡均是時巡撫浙江兵部尚書孫公原貞與永同奉行其事二人遂定田多賦輕者運輸京師賦重田少者止輸郡邑請者[illegible]合蓋庶幾乎有利無擾之意緣

又奉　勅同御史何琛審所覊疑獄論辨死得活者百三十人副都御史軒公輗嘗為永按察長官廉介難為僚佐永獨樂與相守軒亦嘗語余曰僚佐㺯然惟陳德清僉憲與陶成為可托因指溫台已然數事見喩言輗每遇各處有難理事輒自計曰非得陳往未易畢也後陳果皆不負輗語蓋軒非但以此語余可與言者無不然也時補藩憲長僚缺者例出廷臣僉舉一日僉視缺舉五人皆藩憲叅佐而永預其一得拜福建左布政使衆方以為公請　命下數日永固未之知也當言責者緘嘿無一及已假他詞奏寢之永任御史受　勅進文



林郎幷封贈父母妻任僉事受　勅進奉政大夫永為人狷介自守疾視流俗不為少戚庶幾乎竹林府君之行誼至於治職剛勇果亮凜然氷蘖之操不忝乎御史僉事之名節雖余不敢謂不然也使天更假以年必不改是惜乎當遷而止於命悲夫景泰七年以莅官滿九載得過家之明日嬰疾半月而卒時五月旣望也享年五十有七以是月　日葬邑四十四都總坑之原從毋廖孺人兆永娶鄧氏邑儒學老師崇志先生之孫封孺人無出乃就任再娶昆陵王氏子男三人孟庠仲京季憲女一人嫁李厚銘曰　西昌陳宗自鄱博始傳至竹林裁及七世永實承之早失怙恃歲方髫齔幷亡其弟千鈞之垂一髮攸繫執玉捧盈惟永是寄遺書雖存機發難恃業則承先否則從彼遡流求源務濟厥美嗚呼永乎幸不舍是有子三人非永何視我述銘章勉使思繼

## 故妻宜人曾氏墓誌銘

宜人諱靜字淑靜姓曾氏泰和邑中令族曾祖某祖道可父德遠皆力於務善母尹氏有賢德宜人在同產中最少最見愛於父母六歲先侍講府君卽為循聘之稱長讀書至通孝經論語小學諸篇二十一歲歸予予孤



已十三年為邑庠生六年宜人贊相曲盡心力又八年予始去舉進士北京為翰林修撰明年冬　扈從還京師寓書歸迎宜人至則永樂丁酉春也辛丑將赴北京宜人謂曰君恒念去先隴久未能展省妾請乘此侍行以是年八月歸未幾寓書來曰妾數有子不育恐孤先祀今擬為置別室偕往又明年春果至次年予遷翰林侍講洪熙元年三月　朝廷推恩以其官品贈父母而封妻為安人是年冬歸焚黃旣歸幾月予以史事　召欲挈家行宜人曰　朝命在躬尙得顧私耶宣德戊申五月宜人挈其二女一男至至未踰月一男喪哭如失

巳出庚戌予遷侍講學士妻亦應封宜人是年冬生長男宜人大喜至躬撫視其母明年春宜人亦生男方十月竟以疾卒時辛亥十一月十一日也其生爲洪武丁卯閏六月二十六日視其卒若爲男易之去者享年四十有五嗚呼傷哉　朝廷憫循獨力給官舟命姻家進士羅崇本歸其柩於鄉里有司爲營墓葬焉宜人性簡澹儉薄自用未嘗妄費處宗姻以忍讓爲和愛子如一待下有惠予所爲有過輒婉語相規有不及輒補益周至方資以鞠諸幼以植吾門戶孰謂遽止於斯使吾孤重望哉嗚呼痛哉二男二女長許南岡李氏次許桃源



蕭氏　命下之日予買石刻銘將以隨柩納諸墓云銘曰此吾妻曾氏之塋雖卜之吉築之固足以安其靈安能忘吾情

故繼室淑人郭氏墓誌銘

淑人郭氏諱妙智世爲泰和雲亭鄉冠朝里人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詳見余所序其冠朝族譜宋有父子同登景祐初進士第累官俱至顯要曰僅曰之美者淑人之十二十一世祖也曾祖諱祥彬有隱德祖諱以昭在　國朝洪武末以奉天征討没於戰陣功追贈武畧將軍富峪衛副千戶祖妣羅氏贈宜人父名環字丞

術孝友忠信襲父官居兩京三十一年謹行修職克世其家宣德甲寅以　恩例調守吉安千戶所母陳氏封宜人莊靖而有容德淑人其長女也自幼端靜柔淑女事不習而能事父母及庶母愛敬如一父母愛之初父母未有子指淑人曰有此女如子矣謂其必貴也在南京時與前母張宜人之母安人同居陳宜人事安人過於所生安人亦眷愛淑人如骨肉躬保抱攜持起居不釋手慈惠百至暨淑人當隨父母赴北京安人不忍舍抱之痛哭者累日因謂陳宜人曰吾老矣若記吾語是女他日非達官愼勿以歸其見鍾愛於姻戚又如此愛



弟妹同手足弟殤痛切心腑年二十有一歸余爲繼室未嘗一日不念安人每語及輒泣下又二年爲宣德九年以余濫官翰林侍講學士　恩封宜人又三年爲正統二年余丁艱歸淑人與俱五年隨至京師又七年爲正統十二年以余官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恩進封淑人所撫二子皆長乃與余計曰兒今畢婚時然所聘在鄉歸就婚誠便況　誥贈祖考焚黃不可緩請攜兒代行畢此二大事兼得歸寧父母蓋陳宜人每見二家子姓臧獲來京輒念淑人感泣不已故淑人有歸寧之意余以一舉而備三善躍然從之資送以行淑人一心

於夫與子與祖宗父母而非爲身計若此孰計明年六
事報訃之書踵至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方淑人歸余時
二子才一二齡其一雖有母黃氏歸理家於鄕其一則
累封贈淑人曾氏者爲其母淑人所繼室也故二子皆
淑人撫長保護恩愛十有八年逾久逾至至有今日其
歸道經曾淑人塋躬率子女拜奠墓下而去淑人所生
惟一女而他母三女皆長淑人悉資遣嫁獨於所生者
不待其有家而逝此其尤可哀也淑人性極慈良待人
甚有恩禮雖分亞於已者遇之如處同列母宜人有庶
妹及外姻居京者親庇廩不周至家庭臧獲數十未嘗



施以疾言厲色而人皆知敬服兩受　誥封之榮退然
若無與於已者而惟以助相余爲心以不及奉公姑爲
歉凡有事於賓祭必務豐腆誠敬而自奉則儉約子女
無問疎戚聞淑人有委命莫不欣欣喜動言面其有以
得幼稚之懽心率類此其生永樂壬辰十二月十四日
卒以正統己巳六月二日享年三十有八方家居嬰疾
時二子屢致醫禳不效父母更自官所攜醫來視兼致
祈禱旬月陳宜人歸自以淑人疾少瘥矣并攜以往冀
其大瘳不意前疾復作所在公私內外姻眷交致醫禳
愈至而疾愈急竟以卒於外家嗚呼痛哉淑人未卒三

月之前以爲二兒娶婦設宴累日族婣尊幼具在賓主
歡酬喜極不自勝孰計喜極生悲而已遂至大故此非
尤可痛乎所撫二子長珊次瑛所生一女徽貞尙幼其
長三女之壻李遇蕭望劉詮言也珊瑛旣奉淑人柩還
茲以卒之明年正月八日命葬於邑東梁家渡之南山
乾亥向從先祖妣劉淑人兆也將葬之前半月蒙　恩
遣進士黃德溢至營葬域遣進士韓敏至諭祭俱從尙
書夫人行事於其葬也余不忍爲銘然不可以無銘銘
非余而誰宜乃忍哀而銘之銘曰　生於京封於　朝
兩承鸞誥遐鄕土忠於夫惠於子愛敬一念在父母力



雖無逮心不窮德則有餘年未副爾於吾哭問不聞吾
遺爾棄苦復苦水深土厚梁家渡體魄來歸附妣祖我
銘爾吾示千古尙爲爾後錫多祜

從子璩墓誌銘

嗚呼自先兄靜修先生沒庶幾能持立門戶者璩一人
耳孰計其遽殞於斯耶此吾之慽所以不能泯而尙忍
言銘其葬耶然念其平生矣忍使泯也乃爲誌曰璩姓
陳字珮玉璩其諱也靜修先生之第二子生而警敏爲
父所愛自髫齔時讀書已能究其大指稍長已幹蠱頗
服學而其行已應務承上接下疏達爽朗皆非流輩所

及年踰弱冠倩贅袁某母寡而無子資璩爲養子璩事母如所生買田築室敬養不衰性重義而輕利利苟有涉於義輒施不吝平居尙氣節敦然諾人而無親疏遠近稱譽之無閒言信兄弟之表表者嗚呼惜哉母羅氏其生洪武丙子五月十五日歿正統己未三月十六日蓋爲兇徒之所誅云嗚呼傷哉其葬于金華山麓之庚甲山作午丁向娶鄧氏繼袁氏曾氏子男六人曰稙曰稛曰穙曰糍曰稿曰穓女一幼曾氏尢賢所賴以撫鞠諸孤者幸有此也嗚呼悲夫余陳氏自渙齡府君仕元爲吉安路儒學教授再傳雲仲居士始倩西昌羅氏居



士曾孫定齋府君則璩之曾祖也祖爲先侍講學士府君云銘曰 猗蘭之生爲棘所妨旣妨於蘭能不自戕蘭芽森森卒茂且良嗚呼璩也柰何不傷

女玉衡墓誌銘

嗚呼玉衡吾女也吾生二十有九年始生汝汝母曾夫人惟懼汝不育禱于北斗因名汝曰玉衡四歲母攜汝至京官所三年之後復攜汝還泰和又三年復攜汝至北京居二年之上汝又隨吾南還省祭又三年後汝復隨母至北京居三年不幸汝母沒比服除吾始納李遇爲之壻居五年生二子鏞鉞汝復隨吾以丁艱歸凡處

汝不復隨吾至京矣旣而汝生二子女長十二次八歲孰計不見吾兒又十二年而竟至永別耶嗚呼悲哉嗚呼痛哉吾兒端重謹厚女事不習而能雖父母前不苟妄發一語雖閨門內未嘗妄舉一步鄉閭人善恥言人過友愛弟妹如於己出雖未逮事舅而敬以事姑稱譽汝德若者無閒長幼疏戚孰計汝遽止於斯耶嗚呼悲哉嗚呼痛哉汝卒景泰三年閏九月二十八日濕溼懷材抱德自京師使廣東過家前二日也蓋距汝生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得年四十壽來擇以某年月日葬汝六十 都貴源李氏先塋之側盤逈邑南岡巠李氏



前處州府知府信圭仲子以葬不可無銘然吾忍悲之而不銘銘曰 此吾長女琭也其德則藏而壽弗長焉得而不傷貴源是藏旣固且康殆百世其永昌

故女弟高母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陳氏諱嫩先曾祖贈榮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 文淵閣大學士碧潭府君之曾孫女先祖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定齋府君之孫女先考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和林府君暨

先繼母一品夫人胡氏之女而余之女弟也生甫四歲
先府君見棄背明年先夫人亦遺世與余皆頼靜修先
生教育成人先是先府君許孺人於聳溪高氏比歲十
八竟以歸之孺人既歸事舅姑甚孝敬姑性素嚴孺人
在衆婦中獨能得其懽心然不以其得姑而有所驕矜
於娣姪間以是姻族閨門無疏戚長幼皆愛敬之而稱
善者如出一口凡諸伯叔卑幼事無大小其作止之可
否有所疑於心者必咨於孺人而後決孺人悉從仁厚
處之卒靡有或戾於忠者其夫仲止惟知治術賦已耳
其臧獲輩有以家務請者輒命以白孺人爲之不一以



介於心孺人所重恒以家庭賓祭及諸族姻憂喜慶弔
與諸子姪從師爲學供具之類是務至於以勤儉植家
以惠利逮下尤爲其所惓惓者云而爲仲止助置側室
嚴氏張氏待之極其愛厚其生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八
日卒以景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以卒之
又明年十一月十四日葬其鄉院甫金竹坑之原子男
十人瓚珙琳碧玭珎一女嫁曾熙者皆孺人出琇珊玖
皆嚴出璜張出也珙獨爲世孫男八人廣頵獷顯廣頊
廣額廣瀕廣湏廣顓廣項女六人幼余竊自念男女兄
弟三人靜修兄歲六十謝世余悲慟不忍銘其墓乞銘

于少師東里先生楊公矣今余女弟幸亦六十於其卒
雖悲不忍銘其誰得悉其實而銘之耶乃忍哀而銘之
銘曰 同氣三人兮共孤苦兄妹六十兮先朝露顧我
衰老兮銘汝墓嗚呼悲慟兮吾誰訴

表

故吉安府知府李君孟承墓表

君諱繼字孟承姓李氏蘇之吳縣人其先本姓潘氏爲
吳江人君之曾祖公宜嘗冒李姓至今因之父茂實母
吳氏徙居吳縣今遂爲吳縣人君生俊偉異於常兒稍
長被選補郡學弟子員卽砥礪問學恥與不如已者伍



學博士莫不器重之宣德四年卽以書經領薦京闈明
年會試禮部名在副榜授福建建陽縣儒學訓導居官
教人自學日有造詣諸生賴之以成就者恒倍他館且
負才氣上官接見之者咸以遠大期之君亦未嘗少自
畫也正統三年河南禮聘同考鄉試藩憲 其識鑑精
敏以官建陽歲滿超遷國子 奬拔賢能賑恤困匱
表然出其倫輩公卿貴人無不知其名者余每奉 制
以有事于 廟學見君嶄然在儒師中非拘拘然章句
士也心恒識之會詔多官各舉所知以補郡守余遂以
君名應 命下擢吉安府知府時閩浙寇皆起厝掇其

鄉聲聞遠邇吉安無藉貧民乘之以攘奪巨室之粟者邑不下數百人失數日不戢相扇而起有莫知所至矣君適下車不暇上請卽督兵擒獲其首事者十餘輩皆　殺暴　九邑聞之帖然安輯而復除察平日惡聲著聞其勢終不可遏者如吉水劉蘭秀萬安郭劫輩數人悉致之於不可偸生之地由是豪奸斂跡無復有肆惡者人以爲得古人刑亂國用重典之意譽人有以此爲其罪訟於　朝者余復爲陳其故得以辯釋還官未及一年修舉廢墜作興學校賑恤饑貧民方蒙其豈弟之惠而以母喪去官凡感而愛之者皆欲乞留有不



可得於乎君其吾邦之賢大夫孰計去而竟不可起而余爲之表其葬耶其生洪武庚辰九月二十五日沒以景泰五年五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五配陳氏繼倪氏子男四人曰瓊曰瓘曰璥曰瑆璥補郡學生女三人長嫁周玉餘幼孫男二人君性軒豁而志有爲使其得志有永將如神駿之驟長坂殆無復顧夷險而莫之能禦矣惜乎天賦之才而嗇其壽詎可使其見於設施有足侚者之不白於身後也哉故爲之晢投其子歸刻而立於墓上之石

## 獨孤公墓表

宣德九年夏刑部交趾淸吏司郞中獨孤樂善得致事將歸泰和於乎泣且言曰樂善不幸生七月而孤至八九歲稍有知賴先宜人教諭以先世事樂善謹識之不敢忘後濫杲官工部雖嘗獲捧　命書焚黃先公之墓而先德不白無以繫孝思今旣老且歸休田里不於此時圖之復可緩不孝之罪耶敢以先宜人教爲請願文以表之樂善於乎前輩友也乎仕也後兩京相與又二十年忍以言不腆爲辭哉公諱明字文彬姓獨孤氏先世河南人有元震者隨宋南渡登進士第爲廬陵介因家廬陵元震子君選開慶己未進士君選子彥宣彥宣



子有年有年子伯庸公之曾祖也祖鼎新來爲泰和醫學提舉遂家泰和父景芳繼爲提舉人稱儒醫毋聶氏有賢德公少學於教授安成黃瑞節訓渫同邑倪存遠二先生勤講論有志於世用者遭元失統遂不果出嘗避亂於邑之雲溪見有饑欲絕者輒分飱以食之語其配曰彼無食欲死耳萬一生之天其肯絕我乎卒俱全活遂於醫藥曰此吾世業也有求之者無問寒暑暮夜赴之恐後然鮮不效效亦未嘗懷望報意天性孝友雖貧而祀先必致豐潔事親必備甘旨至於事長接人與逮卑幼皆務得其懽心人無親疏遠近譽慕之者不約

而一平生所服雖無完鮮之衣然未嘗容一塵垢汚人以爲類其心之潔一日遘疾語其配曰我病如此不可起矣爾善撫吾兒以存先祀勿令獨孤氏無後也語畢而沒時洪武三年九月初七日距其生元天歷戊辰十一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三配廖氏有賢德凡獨孤氏世出與公平生不泯及教養樂善有成者皆其力也不謂之賢而何子男三人不凡不同早死樂善由邑庠生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授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轉工部都水清吏司以考最陞郎中洪熙元年朝廷推恩贈公奉議大夫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廖氏



宜人旣而樂善復改北京行部禮曹遂轉任刑部云女一人蕭同倫其壻也孫男四人舉譽學敎譽學早死女四人尙幼公初葬五十七都大方園今遷葬某山某原孟子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觀樂善可驗矣雖然向非公之積善與其配之植孤其孰能致身後之榮於今日耶其亦可以爲方來之勸也故爲表諸其墓

## 樂君仲韞墓表

予嘗聞禾溪樂氏多忠厚長者非一日矣洪熙元年南還乃得拜仲韞君及其二弟叔潤季美淳然有非乖爭淺薄之流所可同日語者益信向之所聞爲不妄也別去五載其心未嘗一日不生歆慕欲更親炙而不可得孰計遽聞仲韞君之訃耶此予所爲不能無所憾也宣德六年君之子象賢象昭暨猶子象明走書幣遠京師請文刻於墓外之石以示無窮予固嘗書然因循久未有復也又三年象明弟象乾擢湖廣按察司經歷來促此文甯歸乃表之曰樂故禾溪名族宋元皆有仕宦惟君曾祖瑞軒祖復初父大成隱德母胡孺人寡居五十年守志不貳其事見於今少傅兵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公所爲墓誌君諱玉字仲韞自幼穎敏敦重異於



常流早孤事母克孝處兄弟極友恭外侮爲之不忍加焉以是家業有振無墜里中長老咸竊羨曰大成公可謂有子矣君嘗憫其族人有沒於兵變而徙葬者徧詢得之悉具棺斂男女異序葬焉人稱義塚事見於前進士陳士贍所爲記君之平生約以處己裕以及物而人無間然焉配羅氏有賢德卒子男二象賢本叔潤子以後君者女一適廬陵胡儀輝孫男二宏和女八君生元至正壬寅七月十六日卒宣德五年三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旣卒之三日葬君於里之樵仁原坤山艮向君之兄弟四人益斗世惟君與其二弟偕老藹然忠厚長

者之風充於家庭而表著于鄉邑藹絕無而僅一見也今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公嘗寄其兄弟詩曰三老風流從昔少百年文物至今存人以爲不虛美於乎後生小子浴於乖争淺薄而自以爲得其志者第未嘗識忠厚長者之風爲何事爾人皆知是爲足慕焉將見自一人而化乎一家自一家而化乎一鄉有不難矣故特表以爲勸

## 安人甘母蔣氏墓表

安人諱壽字永壽姓蔣氏今漳州府知府甘君瑛之配也正統元年以夫禮部精膳主事之　恩得封安人又



六年爲正統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以疾卒於其鄉上距其生永樂癸未某月日春秋四十其子奎以卒之年十二月某日奉柩葬邑城西某山之原明年走京師求書其平生于墓上石孝子不忍其親之死欲書其平生以著存不忘固其情之至也書則揭其母婦之道使可以示法於來繼此奎所以有取於余言也按蔣氏世家豐城之長安鄉安人之曾大父從義大父德達父伯澄母某氏皆有善行于鄉族安人自少端敏既歸以恭謹事其舅姑以寬忍待諸娣姒性嚴而未嘗厲下貲富而恒喜濟貧漳州遊鄉校時每歸問其得良師友輒爲之喜

比官京師與守一郡聞見其能且廉輒自慶且幸曰夫能如此吾亦無外患矣其賢有智慮率類此初漳州以上計赴京道應過家安人請隨以歸計得一拜舅姑且爲長子娶婦至未數月而疾革自度不可起也乃請於舅姑曰得拜大人之願遂矣其如未見婦何舅姑卽命取孫婦入門使就牀拜之安人泣曰汝善爲婦以承吾舅姑也婦亦感泣不已其慈孝又如此母婦之道可示法於來繼復有大於此哉是宜揭之以爲勸也安人子男二長奎次長壽女一許嫁袁氏皆將駸駸於遠大者過安人之墓者讀余文而必究其人之善知其善而必



許其藏之固可也

## 羅文振墓表

淮南有孝友信義之君子曰羅君文振者前湖廣按察使文衡兄也其先吾廬陵印岡人再徙吉水至君之曾府掾泰由吉水遷謫淮南之山陽縣爲山陽人母范氏宋文正公後君之父子雖居山陽而親厚於廬陵縉紳賢大夫士之往還其家者不啻如父兄宗族也以是山陽之人皆知重君父子信義而羅氏之聲望益著聞於遠邇君尤曠懷雅度輕財好施事有涉於義者雖傾貲爲之猶恐後姑蘇賈人有攜其子舍其傷者其子秀傑

而好讀書君見而愛亟之待如賓友且資助之使學甚厚且篤久之採其父意無欲使成材者閒因巡撫姑蘇諸郡侍郎周公見過君以周平昔鄉郡莫逆也卽語之曰蘇州有施槃者質美而好問學公爲巡撫使之見遁於此爲得人焉耳乎周公駭然卽舉爲蘇學弟子員君益厚貲遣之未幾槃舉鄉貢擢正統己未進士第一人君寓爲作狀元坊牌於槃所舍其傍之地以私旌之余過淮南君猶爲貲於余道槃比至二日而槃以得疾卒於官君聞之慟爲經其家甚至每過州里饑荒人多乏食君必出粟賙之嘗以數千石助有司賑民得 賜璽



書旌義勞以羊酒復其家矣又嘗輸芻粟於京師以助給兵得 賜冠帶歸榮於鄉衞人有徐某者以徭役自京歸得危疾爲同行者棄於道君偶夜行過之聞其呻吟訊得其故使人舁歸於家濟以醫藥月餘疾愈遂貲遣令歸衞又嘗過崇明人朱某因饑寒鬻其女臨別號痛不忍舍去君憫其苦卽如所鬻之直償受鬻者令還其女其所爲尚義率類此君自少孤躬植其家而教其弟文衡以學至遣爲郡庠生齋以厚貲使之隆師親友得以深於造詣文衡卒舉鄉貢爲第五人擢高科居顯官卓然著稱於當時者皆君所造就之力也比文衡卒

君哭之慟躬往歸其柩於湖湘葬祭皆盡其禮而撫其幼孤雲翔如己子嫁其孤女必擇名卿之家其篤於孝友信義雖古之君子不足過之而惜其未獲沾一命以施於民以卒此所爲可慨也雖然孔子不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余於君亦云君諱振文振其字也以洪武戊辰六月某日生其卒以景泰庚午十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四配陳氏有賢德女一人淮安衞指揮張某子某其壻也猶子雲翔將以某年月日奉柩祔葬於淮城外十里先塋之側乃預奉都察院副都御史吉水宗人羅公學古所狀君



之事行來乞爲文刻石墓上余亦見親厚於君者忍不爲之書乎

賴公子恭墓表

古者士大夫之葬其封高四尺建石琢辭以表其行世降風開文過其實治葬者往往誇尚華靡以爲厚親之道不知喪易寧戚乃禮之本茍知其本則親之令名善行可不表而出之者乎此予于玉雲賴氏琛之請獨不辭者無他以其知所本故也琛子恭處士之子祥齋翁之孫振宗甫之曾孫也以父命備員邑庠未幾處士見背宗兄直夫先生已銘其壙琛又具書幣走京師徵文

以表其墓且曰先君不幸蚤失怙既廢學而又以母老
襄其仕進之心雖孝弟行於家鄉稱善人而不自矜伐
故鮮有知者今及者而卒使不肖不求文彰之則先君
之行泯而無聞罪莫大焉敢以狀請願大人先生哀其
窮賜一言以刻諸石則先君既死猶未死也按狀子恭
自幼穎悟嗜學不好弄居喪克盡禮長益刻厲持身正
家廣田園新第宅而家道益裕與夫軒偉豁達以忠厚
聞於鄉凡爭競不平者皆往質焉與人交必輔以道赴
急難周貧窮常以禮法自閑敬下賢上故遣琛入邑庠
讀書以嗣其志至於禮文家範咸復舊規者蓋其平生



之志以遠大自期待而然也配澈溪彭氏有懿行克相
其夫子男四人曰珣娶東溪郭氏曰琛娶梁溪康氏曰
玨娶瀘源蕭氏曰瓚娶符竹郭氏女適平江郭衡成孫
男十人曰某

有祖父風異時造就蓋有不可量者噫子恭之行
既重於時琛之治葬又合於禮其可以無書耶故肇歸
之俾刻石以表其墓庶幾有考於後焉

## 安人周母劉氏墓表

安人劉氏贈承德郎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五雲周君
存敏之配湖廣德安府知府鐸之母也以永樂二十一
年十二月十八日卒距其生洪武十六年五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于其邑某鄉某山之
原既葬之若干年為景泰某年以鐸恩贈安人又明年
鐸以刑部郎中而有德安之命乃述安人事行來請曰
鐸在母時已見棄於先人踰三月鐸始生生七年復見
棄於母賴祖母陳撫育教訓至有今日追念母之恩德
無窮茲欲有以表著於墓垂示無窮敢乞為文歸刻之
石鐸仕京師余所愛重者也為之表曰劉氏世居五雲
鄧林其先本廬陵郡城人宋末有預倡義討賊吳草廬
先生誌其墓曰子清者安人之高祖也有建義塾以文



學授洪州學正曰桂平者安人之曾祖也祖敏敬父伯
融母任安人諱細賓年二十有三始歸周君卑寡事姑
甚孝敬撫夫前室之子愛踰已子安人初寡時哀毀欲
自斃姑解之曰汝獨不恤遺腹者乎使果男子夫雖沒
猶存也果生鐸安人奉姑愈孝敬而哀毀則自若竟以
致疾姑曰我雖早寡且獨幸得孝婦不自覺為獨也今
婦又如此我將若之何遂躬百方為致醫藥卒不可救
姑哭之慟過于慟其子焉於乎此非有篤孝之行者惡
足以致是哉世之享一命之榮者不在其生則在其沒
不在其身則在其後夫豈偶然之故必有為善之實而

非尋常所可比者然後能也若劉安人既有子貴又享
身後之榮如此孰非其孝德之驗哉故書以表其墓爲
勸安人有子二人曰藻其一鐸也孫男三人曰恩曰聰
曰朝回其方來之慶尚未可量云

永豐縣知縣董君合葬表

前永豐縣知縣董君孟聲既卒之十三年其配太孺人
顧亦以壽終于家其子吏部郎中璵奉　朝命奔喪歸
將舉君之喪與太孺人合葬于其鄉仙芝嶺先塋之側
乃具事行請書以爲墓表璵余共事館閣者也且篤實
有孝行表不可辭按董世居杭之仁和自高曾祖以來



皆以行誼見稱於鄉君之父諱均義尤樂善好施予毋
李氏有賢德君諱鏞孟聲其字也自幼穎敏異於常兒
稍長讀書多通大義爲郷校生未幾即以明經領薦於
鄉登永樂甲申進士第被選爲翰林庶吉士會　朝廷
惇親親之誼藩府官屬必選名士於是以君爲　晉府
奉祠正尋因註誤左遷福建順昌儒學訓導後調建陽
教諭化誨諸生皆有所成就爲閩學官稱首暨歲滿去
建陽生伏　闕乞留之比得請後以丁內艱去服除改
任旌之嘉定嘗以聘考南京山東兩鄉闈試皆得衡鑑
公精之譽既而用薦起爲江西永豐知縣下車之後悉
屏宿獘政令一新蓋本之以誠信慈愛行之以廉平公
恕守之以安靜不易既久而人自信服之不忍欺焉其
卒也以述職至京正統四年正月二十五日距其生洪
武十一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一平生所爲詩文有
安豐稿若干卷藏于家既卒之十一年爲景泰元年以
璵推恩贈文林郎官如故配顧氏封太孺人太孺人亦
里之善族子也生而柔淑爲父母所鍾愛比長爲擇所
歸遂爲君婦孝敬慈順稱無間言自君起家歷官三十
餘載奉親教子皆有所託而得盡心爲職務者皆太孺
人助也不謂之賢配乎其生與君同歲某月某日其卒



景泰三年八月十二日也春秋七十有五子男二人長
瑢璵其次也自中書舍人擢今官女四人長適今少保
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次王訥蔣琪陳惠其壻也
皆宦族子孫男四人長文早世次庠次序次雍女二人
長適中書舍人林章次幼君與太孺人子孫壻皆賢且
達而平生所操履德善又足以爲族姻式範如此皆足
以表著於將來者也故爲之書俾歸刻石立諸墓焉

芳洲文集卷之九

芳洲文集卷之十

泰和陳循著

傳

羅處士傳

羅處士諱道生字孟昭姓羅氏泰和城西人其先邑仁善鄉梅山里人也宋末有諱福四者徙居鄉之塅頭里當時稱貲産之豐者必曰塅頭羅氏福四生仲賓處士之曾祖也死於橫逆遂喪其家業子均睡生才五歲隨母張氏嫁城西劉茂林賴茂林撫養成立遂冒其姓處士之祖也及壯能自奮家業復振三子仁壽文壽艮壽



處士仁壽出也生而穎敏爲父所愛父禮致鄉先生蕭尙仁教之嶄然於兄弟中選補郡生復從吉水顏六奇二先生皆嚴毅方正諸生鮮當其意而獨愛獎處士後以疾去遭父喪不復出惟竭力以事母友於兄弟凡百公私之勞一任於已未嘗苟避嘗輸稅詣京師次池州遇暴風見舟有覆溺者舟中人出沒水上不自救處士號於岸曰有能操艇活一人者吾爲予米一石卽有同行善水者數人應聲曰果能此無難者也凡活五人遂予米如數五人者前詢其姓名拜謝而去後三十年有人過黃盆湖見五人家先祠書處士姓名問之曰此吾

向者拯溺恩人也以祝其福壽耳處士既有子乃嘆曰我嘗學無成孤先人之教矣今有子復可使無成耶遂卽所居搆北齋仍禮致尙仁先生爲師先生沒又禮致其子用道及龍泉訓導龍仲雨仲雨死斂祭如其所親大夫君子有經乎城西者必過處士延款恆無怠暇則帆觀史鑑以求古人言行自適往往形諸譚論嘗曰木有本水有源人可棄其祖乎遂與諸兄弟議請復羅姓於官既復姓命長子琎爲鄉校弟子員從廬陵謝子方訓導受易次子譔居家勢從同里陳公延僉事受詩待其師者甚厚故底於成焉琎舉鄉貢補國子監生譔舉



進士爲刑部主事處士爲人好德義喜聞過家雖饒裕而未嘗厭粗衣糲食志雖勤儉而未嘗吝賙貧恤困見善知敬聞惡思遠於物之無益者戒其家人毋蓄處鄉族知厚待童稚有恩皆爲人稱云一日得疾醫藥不效孫庸請禱卽止之曰吾八十死何憾爾毋禱但爲我語爾叔愼以持己忠以奉職爾曹務學以償吾志語畢而逝昔宋郊編竹橋渡蟻以全微類世俗以爲有陰德者處士捐米以活人命於垂死之際其心實無愧於宋郊雖不得如郊之貴顯其身而二子俱以明經列科第庶幾乎郊兄弟之起家也古稱爲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

子孫豈誣也哉予與堪同鄕校諶同鄕舉知處士之深
者故其歿也謹請作傳以藏於家而請名公先生表誌
其墓云

坦菴傳

公諱混字本之姓梁氏坦菴其號也其先長沙人自南
唐時徙居泰和至今爲泰和人世有仕宦公之高祖昭
伯宋景定間方山京榜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宣州撫州
知府曾祖才可祖彥卿父不移俱有隱德母陳氏柳溪
名家不移先生博學工古選詩所著有哇樂集學者皆
稱哇樂先生循猶及承教愛先生二子長諱潛字用之



公其次年弱冠時皆以通經能文爲里塾師公尤氣岸
宏偉不少屈下於人當時稱邑儒有子皆良者必歸先
生既而公兄舉鄕貢佐教蒼溪公亦聘明經佐教瑞州
瑞之諸生素不知學公務誘掖奬勸文化爲之大行又
出所得束修以賑瑞民之窮且乏不自庇者故人德之
無間滿遷溧陽教諭爲亦如之而於禮殿講堂齋舍弊
廢躬率修補偉然一新嘗以聘考湖廣鄕試衆稱其公
衡鑑之精丁外艱去居喪必由乎禮俗化焉服闋調
敘納溪未幾　蜀王聞其名奏求爲府僚除紀善居十
餘年補益滋多洪熙元年從嗣王來　朝以母老乞歸
省王賜白金文綺俾爲母壽後遭喪調任　魯王府而
見遇益厚又五年得疾　王屢賜醫藥卒賜棺斂視他
僚有加焉公性孝友事親及兄克盡其道鄕黨親之而
於從父及母弟之孤子皆教育之俾於己出平生剛介
自執嘗曰吾所行求順理而已所著有坦菴集璧經指
南葩經正鵠二子長粟泰和儒學訓導自丁母憂來侍
疾逮公卒已而走京師求墓文將奉柩歸葬而求循爲
傳公兄自蒼溪遷翰林修撰再進侍讀皆兼右春坊右
贊善與學高文傑出當時循童子時所從師也循又考
會試取士且辱同官翰林數年迄今辱梁氏三世知矣



而可愛不腆之言則竊嘗論今仕外服者公儒之巨擘
也公之文學行誼無所不備當時名公君子鮮不知之
而公乃不甚用無大功名以止雖循亦或且惜嗟乎孟
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斯言皆不可以槩
公獨於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其庶幾乎夫修天爵而人
爵從之常理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常道也常理出於
天有時而或變常道由於人君子有不易公處乎理之
變而所由者常道其然無足怪也使處變而違常所得
者或未可量然公寧爲此而不爲彼也此所以爲巨擘
也歟

太孺人朱母陳氏傳

太孺人諱湜字某姓陳氏世為泉州府某縣人有為通判諱傑者太孺人若干世祖也祖諱某父諱惟堅皆隱德不仕母吳氏太孺人生而穎敏外端重而性寬厚幼即嫻於禮教不妄言動父母甚鍾愛之父沒事母惟謹長歸於則文甫時則文甫已失怙恃太孺人每相其祀事必恭必敬而哀慼並至焉既而嘆曰歲時之薦禮何如晨昏之奉養其篤於孝如此其父母家素貧遇寡母卒殯葬之具一無所出太孺人慟哭曰天毒我外氏至此乎哭踰旬乃止一夕夢有人告之曰天矜汝孝將賜



汝以白金若干既而知為夢以語則文甫則文甫曰寧有是哉其夜室中掘所見地果得白金以錠計者數十遂得襄事既而又語則文甫曰天錫我以金者憫外氏之貧也顧可私其餘不以惠人乎即以其餘市粟得數千斛散諸鄉里鄉黨之不給者時賴以有濟者甚衆永樂丁亥則文甫卒太孺人之哀毀與其所患視喪母時殆有過焉時子尚幼太孺人既殯殮如禮復掘地得黃金於則文甫柩下由是公私百費復有所仰人益信太孺人孝悅之所感云嘗語其二子鑑鑄曰家無厚產爾曹其務經訓庶幾有所仰也乃遣鑑出從師講受禮記

歸則諫其所得歲以為常間焚香告天曰願見有成不墜先業永樂丁酉鑑請鄉舉預夢見所試題比試果如所夢遂獲高選人又以為太孺人所感召鑑自蒲圻儒學教諭秩滿選擢監察御史蒙 聖天子推恩則文甫以鑑之職而太孺人之封同焉太孺人既享年八十有一鑑又方駸駸於顯庸不已合論語所謂仁者壽合易所謂積善必有餘慶之旨是皆有可書以為世勸者因鑑請為之傳以圖不朽故采其事見於翰林編修所狀者以為之言贊曰天地之所賦予而凡風雨霜露黍稷牟麥之類固施之無所擇生之無所偏也至於金寶珠



玉地之所固有者惟秘藏之以待夫為善者而後發焉亦猶人君懸五服待有德不妄及其他也世或於太孺人獲金之事有所疑而未信於乎是烏足為異哉惟為善者能勉於行如太孺人其獲報於冥冥一也

雜著

說 引

楊昱字晦之說

少師東里先生長孫名昱其冠字曰晦之先生謂余宜廣其說俾有所觀而勉昱之言明也而字之以晦者乃冥乎竊嘗有所驗而解之夫玉與珠其體本自明也使

或恆露於外塵垢蒙翳之而不明者生矣非玉與珠之不明其恆露於外者能使之不明也玉必韞於山珠必藏於淵則山與淵亦輝媚矣非山與淵之能輝媚珠玉之所晦使然也日極其明於晝月與星極其明於夜非晝與夜能使之明日能用晦於夜月與星能用晦於晝不顯其明於其所不當明而後天下之明無以尚也易尚謙於處尊故卑者不可踰詩尚絅於衣錦故闇然而日章皆此意也古之君子居有若無居實若虛而其有與實莫之能掩也有與實非猶昱歟韞之在內者也無與虛非猶晦歟用之在外者也在內者不可使有於外



在外者不可使有於內此古之學者所爲因之以自彊而不息也作昱字晦之說

宜興吳氏家藏名公翰墨引

宜興吳氏所藏宋元名公遺翰載此卷者總二十有三紙其首宋蘇文忠公答李昭玘教授書餘皆元之名人有周琦左丞孫城成延珪鐵崖楊廉夫及王子嘉又有文原赴上都與妻夫人書詳其中奉省堂鈞月還監之語必鄧文原祭酒無疑而前屠約所稱碧之司業即文原也曰子方提舉果文子方歟如是而下皆不可以强辨要之必與吳氏有相好者吳氏之先有仕元爲淮南省理問諱杍字子道號琴窻者即卷中所稱琴窻大理也大理之子公選實倩王氏公選妻祖即卷中所稱爽齋也曰張經者吳氏塾賓其弟即卷中所稱常德通判交遊獨盛其所承書翰可知其爲賢倅然觀書翰所藏多在吳氏又足以見二家之深厚也此紙距今百年上下而完存之不失隻字非文獻之家其孰能然哉公選之子名埜字景春嘗爲吾泰和尹以賢能稱罷官家居況十數年民猶思之不置今歲遣其子維持此卷來京師求爲引諸其首將後寶藏以遺子孫推景春意非欲其有所覩感而興起於無厭哉故爲此以歸之



致 贊 銘

恭題王氏家藏

仁廟御書後

仁宗皇帝宸翰四紙皆爲泰和王氏洒者其一端午賜扇題識與 臣 直者四字其二 臣 直患目疾賜藥題封九字其三命吏部從 臣 直乞父歸老廿有二字最後 臣 直奔喪賜道里費題封十有六字特有圖書 臣 直遭逢可謂盛矣 臣 循恭覩之餘不勝哀感仰惟

仁宗皇帝監國代理萬幾不爲不勞至遇近臣一語一物之施率皆發於仁厚而躬精密如此固本乾健不息

而亦豈非愛賢尙儒之所推耶古者人君於其臣之立功立節固有土田車服之賜足以給其身世於悠遠者然皆代言之司者之固鮮有及親題隻字於其間也而臣直之受　恩如此其光榮之照耀蓋有過於土田車服之賜者矣宜其裝潢識之以為傳家不易之至寶也雖然臣直之所以報稱者豈獨一人一世所當知哉

書許繼可訓子詩後

元泰定間天台許氏繼可有示子廣大詩百四十言後廣大舉進士歷官州縣果起賢譽當時士大夫若揭學士曼碩陳功教衆仲諸公皆嘉許氏父子克篤教承有



徵為之題跋是詩極見稱重今讀是詩而考廣大履歷始終信然詩與揭陳諸公題跋將百年紙墨尙如新亦可覩其世寶之重且遠况父子授受耶廣大之從孫禮部員外耶敬軒重其曾祖之訓又求今士大夫續題於後蓋欲寶藏於無窮焉問以及余夫寶藏先世之遺訓固孝子慈孫事而予以謂寶藏於家視寶藏於行孰愈哉水火凶盜所不能銷蝕者惟吾行而已耳彼紙墨安保其不銷鑠耶敬軒寶藏於行使繼世皆效焉其為有功先訓孰大勉之勉之敬軒為太學生有事翰林時予與之舊故盡言如此云

跋淳化帖

右淳化帖吉水李恪所藏者恪將入南京大學以請予書一言學者必以尙古為高書莫古於周秦籀篆固未易言而可及者後來眞行草爾此其足法者也今之作者率又舍此而自為書欲窺晉宋齊梁且不可得而况於古也哉夫何能為高也有志乎書學者勉之勉之

跋虞恭公碑後

有唐歐陽詢書虞恭公碑歐陽唐人楷法第一此與化度寺九成宮又歐陽書法第一二者之中此與化度又第一也石本皆在陜西近時陜西人苦於應酬且稱殘



毀勢將不可永矣此本今江西布政使陳公為憲使時所惠予者予寶之如拱璧梁君象乾愛而能教子者求遺其長子輝學書且屬題識其後記予少時何嘗見此蓋不獨予雖鄉郡士莫不然也今有此者不知寶之寶之而不知學其自棄孰甚焉輝其勉之

題羅氏天恩卷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時今少傅兵部尙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公以其母夫人墳闕守之故乞宥其同母弟羅京北京種田之行時公職專輔導有裨益德政

仁宗惻然念之卽從所請併釋其弟戍永昌者公不敢

志　大恩謹錄所陳情詞及　寶翰親題恩旨十九字以付京藏於家俾傳示方來焉間以諭臣循識其後臣嘗讀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夫賢人君所與共亮天工者也誠能急之其所裨莫大焉　仁宗皇帝所爲念公而特有是　恩命也歟於乎此固足以見　聖朝之急親賢而君子之篤厚其親獨不在於此哉篤厚於親必能忠於君者此公所爲賢也凡羅氏之子孫服此　大恩上仰戴於　聖朝下感荷於祿公當何如其不可忘耶敬之敬之

書衍聖公孔彥縉家藏羣賢翰墨



今衍聖公彥縉示其家藏諸君子之翰墨俾書一言孔氏之家非聖人之門乎孟子倘游之難爲言矣況其下者哉又況於余哉衍聖公樂善惓惓有遺如此不忝乎聖人之後也敬拜觀而歸之

書東坡墨迹卷

東坡先生文翰見重於世當時有得其片紙隻字者如獲拱璧蓋非獨以文翰之佳亦其素望之所致歟吳僧契順方以其無所求於世自高至慕此輒輕數千里遠自姑蘇涉江渡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繭足至於惠州爲子致書於父圖之非甚見重於世者能使人然耶契順所尙如此亦可知其人矣其答東坡問所求引唐顏魯公報蔡明遠爲例然明遠自鄱易載米周魯公於江淮之間固無心於責報契順意有所爲東坡特與引括之耳魯公報明遠之尺書東坡報契順之書淵明歸去來辭并題數百言其見重於世一也契順得此不知又若何而寶之今乃藏於明遠若千世孫天錫舉進士爲武進知縣得舉於鄉大夫則明遠契順之祥又可見矣天錫間示予以所藏屬識一言嗟夫拱璧入手固能使人愛玩不置然以東坡字畫之妙猶愧不逮魯公顧予何人敢廁于珠玉之末耶紙墨幾數百年倘尤未



弊今裝潢之復可一二百年在蔡氏寶之何如耳

書余母蕭安人墓銘後

循少失恃嫩侍先伯祖母王孺人側孺人每語及安人輒哽咽流涕曰安得復見吾賢女某也蓋孺人平生惟一女安人是也每教諸婦相夫理家必稱安人之賢俾以爲法嗟乎人情固無不念其子如安人者懿德淑行有以超乎宗姻而反溘先朝露常情猶所不堪而況於父母之心耶先伯祖母見棄於今又三十年循讀安人墓銘能不有宗姻之感哉雖然安人之歿可無憾也二子貴足以致顯揚褒贈之榮諸孫又皆森然玉立其承

安人之處詎有涯哉循因書此以識感念云

跋王希稷册中所藏倡和詩後

右詩三十篇　蜀府紀善泰和梁本之先生偕鄉諸士友上京師時舟中倡和者也清新俊健皆有可愛作者凡十二人其十一人王希稷梁叔莊舉訓梁袁叔景梁叔東彭士英蕭敬彦蕭敬濟蕭汝堅楊克遜舉鄉貢惟彭仲宣白彦章輸膺事於乎平居相與一觴一咏以樂其性情於風晨月夕固文人雅士之常也然自鄉邑以達京師幾六千里風霜氷雪阻深險阻其惴乎心目者無間頃刻而且各有去違六親之懷疇能不自消沮其



間乃愈遲而益壯以有此作自非志氣曠邁足以勝之其能然耶是皆有可尚也本之先生既自序之希稷叔東叔莊叔景間以視予求識一言故為之書叔東叔莊從弟本之先生之子而與希稷景皆故儒家四人温然如玉不獨此可尚也

神草贊　有序

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雲朱公與言為四川按察副使時有草生於堂階一本二莖蓋蔛鞦也蔛鞦本田野間所常生者而乃生於按察堂階又二莖者一青一白白者析而復叢生於其側青白之色化幻不十此草所為以神名也公嘗自傳其事暨遷都御史之十年出以示余余曰嗟乎此豈無所為而然哉為之贊曰　煌煌憲節谷輒一方發奸擿伏抑陰扶陽閒閻遠近歡欣愁苦顯者易見幽者難覩耿焉蔛鞦蕭艾為儔孰克怨究知其戚休亦如無告蒙隱在下若匪自陳覆盆長夜挺挺蔛鞦遂生堂階冀爾高明長照草茅豈徒長照為之庇護俾屈得伸俾弱得助維此蔛鞦何青白殊不猶衆庶有榮有枯毋强凌弱毋衆暴寡反枯齊榮實仰仁者卓卓朱公可與為仁蔛鞦就產孰謂匪神公不自居曰為警已公之行仁其寧有既



楊東里先生像贊

志剛而濬氣和而備有腴其存有純其履紹介聞於清白之宗當重望於　熙明之世任翊贊於授受之廷倚弼亮於密邇之地處華而不以自榮處畏而不以自悸其為下而處也思近人情其為　上而諭也務持國體其言之精必究於事之實其識之卓由揆於理之細為善者有所咨而不疑為惡者有所忌而不縱行於身者老而彌篤信於人者久而弗貳士有軌模　國有龜著宜天錫壽以福君子

翰林院學士沈先生贊　有序

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春秋幾八十終卿大夫士皆寓哀于詩文而寻贊其平生庶幾乎如覩其存云贊曰　承先世詩書之澤膺當代詞翰之寄被寵　三朝人仰其玉堂金馬之榮歷官三十載世寶其隻字片文之美蹈履瑩冰雪之清襟懷絶塵俗之累敦友愛於家庭流惠慶于繼嗣蓋超然五福之全而允矣斯文之懿者也

李太尹像贊

肅乎其著之恭充乎其藴之豐視前修以勵其志學古訓以飭其躬其進也奮一身而篤踵賢轂其試也寄百里而懋著民功孝友之懿恒見於家庭之内仁恕之美



常行於政務之中百姓安之而與懷仰之切君子重之而延名譽之隆惟不見其操修之有既斯以增其祿秩之無窮

南京禮部侍郎陳公廷器像贊

此禮部左侍郎伞城陳公像也貌雖端嚴而坦然有平易之可即氣雖和厚而凜然持氷蘗之不渝詩書爲進詣之階忠信爲蹈履之途其臨政州郡也民安豈弟共祈教校庠也士取範模贊考春闈每克公於衡鑑提綱憲臬一不貸於汚濁典銀臺而得納言之體佐宗伯而收執禮之譽出入清華保終如始崇尚謙約處有若無此今所謂名卿大夫者非古所謂有斐君子歟

國子學録楊弼像贊

貌恭而履坦氣和而志清其幼而學也勉諸已而不及其壯而行也淑諸人而未能分教安定過化存神譚經何蓄講學之庭人見其乘時效用之約孰知其以善及人之宏於乎泰華之松雖不能如夭李之艷而其歲寒節操恒鬱鬱而青青

國子祭酒陳公像贊敬宗字光世甲申進士四明人

履不外乎仁義皆其行之美辭必根於詩書者其文之



夏奮龍門之變化恭鳳閣以翺翔試郎署克正于五罰兼史録必振其三長委佩垂紳凜乎臣職之恭畏遠村成德焯然師道之輝光其書有偉其存孔臧宜禄宜祉彌壽彌康

梁同知像贊

偉乎其儀之肅藹乎其容之温承詩書之世澤篤孝友之天倫文學光於科目名譽重於縉紳佐郡榮四品之秩爲政惠千里之民雖所居未稱所藴而所施足見所存豈弟君子令德如春宜壽宜祿以福斯文

陳照磨公培像贊

此福建按察照磨陳公培也其淸如洞水之竹其溫如
崑山之玉承累世讀書之澤榮三釜養親之祿旣膺憲
省校讐之淸階宜躋伯父御史之芳躅豈惟揚顯於前
閩亦將迓迪乎景福者也

題尹御史崇高像

此尹御史崇高像也昂昂而瓌偉者其質之良卓卓而
剛疏者其材之長敢爲而不憚者其志之勇有執而不
屈者其性之剛擢科第於升庸才俊之日振風紀於巡
行閩浙之鄉君子多之而莫不爲引其譽小人短焉而
卒不敢肆其强惟弗渝乎始終之操斯允揚夫家邦之
光



樂經歷象乾像贊

其儀偉瓌其容敦睦務詩書以爲業遵孝弟以爲陛蹊
程爲里承鵷鸞以高騫憲臺一官振家威而遠肅試牛
刀於割雞引象弓於射鵠固小用不須其大而登山必
始乎麓惟勉勉以振鵬翰益騁駿以展驥足將造詣豈
止一隅而膺受當全百祿也夫

樂經歷配劉孺人贊

謹事舅姑家稱賢婦篤教子孫鄉稱賢母賢婦賢母女
德之貞爲君子配況多順助我聞孺人厥有由然性稟
端淑姆誨精專宜隆厥祉且永其年伉儷偕老榮祿緜
綿

嫂孺人贊 幷序

此吾嫂孺人遺像也有德有壽有子有孫母儀婦道閨
門所尊我不獲拜廿有餘春顧惟乃後孰復親親哀哉
孺人壽八十終有子四人今幸存二孫曾亦幾廿餘
可謂盛德者有後矣獨 子璩曾氏婦孀居廿餘歲
撫幼孤積孱然成立乃奉孺人遺像因家僮走八千
里外乞贊一言以圖存於不朽且冀他日無媿見亘
人於地下不謂之能孝順可乎爲悲其志而書之使



爲其後者觀焉 孺人於循風有母德者也顧乃爲
曾氏婦而書之不亦與有媿戚也哉

題劉郎中孟鐸所藏銅爵硯銘

貞也無玷堅以有文濯也益顯磨而不磷見魏風流經
漢陵替硯以更之永傳於世

靜軒銘 幷序

西昌任君敬悅嘗作養恬之所名曰靜軒曰處其中而
因以自號焉君所居在縣城之北俯臨廛市其名軒曰
靜者以心而不以迹也其子鄉貢進士能信奉君之命
請爲之銘余素重任君者爲之銘曰 長山大谷白石

湝淌動者居之或有弗安城郭市塵車馳馬逸靜者處之自守不失其動其靜孰爲之機曰惟此心出入無時刀銘在前蹈之不顧匪目不顧心無所慮進退取舍擇可而行匪身能擇心爲鑑衡卓哉任君以靜自處凡亘其他一無所預有書在几有琴在牀聊自娛適遂以爲常我作銘詩揭於斯舍毋我撓之以相仁者

先祠鐘銘

人必有祖祖必有祠祠必有樂金實先之歲時晨暮宣以啟敬子孫勿懈永錫爾慶仰祖之供有田有器惟謹視之奚啻百世



箴　哀辭

賓旭齋箴

有嚴高齋名曷所取揭以賓旭惟敬是主出門之際如見大賓從事斯語所以爲仁居是齋者主敬若此希賢之功何弗可致旭賓於外敬主乎中惟一勿替厥德乃崇彼葵藿者向克傾向矧靈於物可後歸往卓哉斯人秉志罕偕思敬命字賓旭名齋我相其成爲箴于壁庶警斯文益勉其實

處士任公哀辭有序

任公保冲篤實溫雅君子人也年逾六十而卒二子敬立能泉訓漁敬敏舉進士爲知縣皆有時名可以知處士之賢矣予忝與敬敏同游鄉校舉鄉貢且蔡處士爲人不能默於其卒爲之詞曰　吾觀世之人兮其誰不死或壽與夭兮一稟受於有生之始夭固足哀兮壽何必至于千祀縱千祀而無足稱兮孰云其與不百年而有異夫百年不滿兮猶可倚兮聞長世彼千祀而徒閱兮又奚擇夫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翳處士兮善優諸己人之多之兮孰於其禍福不稱其立世兮所謂不在其身而在於其子北郭西城兮處士之里直路坦道兮處士所履老長傳誦兮後生仰止越於千祀兮其寧有已



彭百錬哀詞

宣德八年九月四日監察御史泰和彭君百錬以疾卒於北京文明門外大夫君子知百錬者莫不悲之情見於辭予其同年友也悲之尤切辭曰我懷彭君兮其悲曷已其悲維何兮來覲頓止嗟世之人兮其誰不死死而可憾兮我獨於子予之所志兮素遠且大何以壯志兮浩然之氣孰不望子兮將大有爲天胡弗棐兮竟止於此賢否之機兮固由乎人吉凶之來兮實天所畀凶果自惡兮子存爲善吉果由善兮壽或反是世以人爲

兮取必於天而我於子兮獨惑此理猗于平生兮倬有
足稱沒雖可憾兮雖憾何愧況乃抱藝兮奮身明時擢
秀賢科兮爲名御史大江之西兮月池之濱萬里歸形
兮葬百千禩武山蒼蒼兮鷗渚洋洋我懷彭君兮其悲
曷已

誄文

太師蹇忠定公誄文　幷序

宣宗皇帝上賓何係少師吏部尙書蹇公亦以疾薨
朝廷以公　先朝舊德贈太師謚忠定公賜賻祭治喪
葬官其長子尙寶寺丞　恩禮之隆前此所罕有也公



自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超擢吏部侍郞尙書凡
四十年　仁宗皇帝纘統始置公孤之官數月之間進
進公爲少保少傅少師尙書如故茲又十年寵遇之盛
亦前此所無也何其偉哉今旣已矣其平生當載之史
傳與　國家同永久至於藏於家書於墓固有事狀碑
銘而誄述其行者亦豈可以少哉爲之序而誄之誄曰
岷山導江雄於岳瀆乾坤之靈鍾秀在蜀公生其間稟
氣淸淑如嵩降神申甫以毓公自少時不羣流俗於書
一覽五行俱讀方踰弱冠遽光科目如金出冶如玉辭
匱薦之廟廊廊廟用弗移在　帝左右綸翰是屬　帝察

其行不宗而篤爰錫顯名庸稱厥服　天章所臨輝光
照燭衆蹈險蹊公履安陸旣佐冢宰漸膺顯錄仰際
中興遂典銓軸惟謙惟謹惟堤惟易賢材小大悉賴推
轂　三聖之世公任所獨維昔　仁宗春宮潛育　帝
簡輔弼擢公首屬旋贊監國專資啟沃迨正大統公爲
舊宿特除連拜高爵重祿和羹鹽梅酒醴羞麵阿衡傅
說召虎方叔號錫忠貞寵傾臣僕屢封先世兩官來纘
暨乎　宣考纘承　帝服愛其所愛靡間昔夙臣鄰弼
輔股肱心腹倚托信聽匪公其孰公宜百祀永此獲福
豈徒獲福爲　國筮卜詎意鼎湖攀髯弗復公存者長



公往何速何以爲公寫我衷曲託辭於簡公如在目

少師楊公誄文

嗚呼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其患在於有之而不能知知
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當知之而能用用之而能當
竊見　太宗皇帝之於故少師楊公矣　太宗用之而
不疑　明聖繼之而不改書曰知人則哲又曰任賢勿
貳　聖明不可尙矣古稱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云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公其庶幾矣乎公之沒也其子屬循
誄其平生循忝舉　制科官翰林託從公之後者凡二
十有六年誼不容默爲之詞曰　緜緜楊宗肇漢太尉

繼而顯者自唐之季遂官於閩因家浦城崇安建陽其
徙屢更卒遷建安卜宅乃定世積忠厚子孫日盛盛世
徙然厥務惟臧冠裳文雅表於其鄉有偉達卿好義尤
篤惠賙於人恒不自足達卿雖往萬木尙存鄉人所植
酬其施恩再傳士美性亦樂施人謂達卿積德有繼
聖明撫運世際太平歲丁辛亥而公遂生易云爲善必
有餘慶公之生也詎非其應警敏疏達其孰與公過義
以爲亦罕所同公自少時已拔流輩長游鄉校學篤弗
懈堂堂閩滿賓興賢能公試其間獨冠群英旣領薦書
春闈校藝爲第三人鵬搏鵠起　大廷進對公擢高科



授職史館日事編摩　皇皇太宗入正大統特更公名
以昭眷寵眷寵維何偕此七賢曁諸宥密專典代言代
言之典豈直文翰託以腹心俾盡誠款公每論事必持
度權時會機要被獎　上前數月之間其官幾進匪徒
進公旌乃勤愼官雖六品出入　禁廷襲衣之賚襲祝
六卿擢衆官僚用資贊輔進講之餘仍治職務凡承
咨問有事于民匪寬不對匪恕不陳廷臣狎恩恩公伉
直徉言爲公疏以外職上賴　明聖私計不行公疏十
奏指斥其情公雖伉直爲衆所忌　上益重公委信不
貳　車駕屢發巡幸親征往還邑蹕公咸在行內而館

---

閣外而夷狄衆或罕預公悉機密有事邊閫往必命公
公受親信或過元戎公每還　朝隨事獻替成敗利鈍
多如所計兵將勇怯邊方實虛公究具知如履其區公
非能武蓋知武者能者用之或出其下公雖知武所典
者文凡百製述克任以身五經性理　聖明所右纂循
編校公預領袖　四朝實錄盛德豐功　帝命總裁公
在其中一典京闈九侍　廷試校文讀卷克稱　上旨
公居淸密　四朝所同未嘗一朝譴辱在躬於赫　仁
皇褒錫孔厚範金刻文繩愆糾繆方直剛正簡在　宣
衷亦用範金刻文賜公或褒璽書或賜詩畫文綺襲服



玉帶名馬三代考妣褒典咸加施及家室幽顯光華自
昔文臣罕臻極品公位三孤更見親信儒者稽古若難
遭時公之際遇孰若如之抑公平生所存忠厚有陷非
辜力爲解救憫人疾苦猶已不寧汲汲思濟必底于生
家故多貲俸賜且倍施賑貧乏恒恐弗逮公宜耄耋丞
相　朝廷胡歲七十溘然僊升千里計聞　主上震悼
爲輟視朝曰失元老亟命有司爵贈太師諡以文敏於
禮誠宜紀德述行已具太史顧予有情聊爲公贊迢迢
南服建水關山計公之靈返棲其間

祭王瓊州先生文

兮彰亂而方冠兮蒸執範於仁賢懐先生之英邁兮中耿耿而翹然顧筮仕以遐騁兮倏南北而播遷慨耆老之難卽兮猶持志以自堅仰令德之沾溉兮曰先生其有子夙奮身於瓊林兮黼黻乎 帝制兮方忝與周旋兮倏踰歲視瞻先生之文旆兮聿來華止盼同列以欣欣兮曰兹其良遇詢考德而問業兮庶幾其無負何二豎之曰侵兮遽臻乎大故仰廣廈之巍巍兮忽棟梁之傾靈頽大車之彭彭兮何輪軸之摧仆夫誰不悵惜兮相徘徊於中路嗟若先生兮既內豐而外寵貴富不矜兮能不貳其所行擁豸冠之峩峩兮南紀肅清不踰時



而去兮赫其有聲彼冬官之多務兮亦坌集而蝟興嗟他人之詹詹兮恒鞅掌而不寧何先生之從容兮獨卓偉而有稱諒德優而材贍兮亦廉潔而忠貞雖不幸而中否兮乃既困而復亨望炎海之茫茫兮萬里遐壤彼其氓之蚩蚩兮肆暴詐與屈強乃服義而蹈軌兮咸嗟咨而嚮往鋤強梗之傲化兮申幽枉其孔暢鬱桑麻之盈疇兮雖雞犬而相放時既豐而既和兮亦先生而既長惟先生不可以留兮何猶去而猶仰欽我

皇之愛民兮方屬意乎老成謁 九闕以承 明詔兮華乎雙旌戢形幡其煌煌兮率彼周行何丹旐之央央兮忽其在庭豈斯民之奪父母兮抑後生之失儀刑顧先生之不可作兮小大爲之恫心夫有形而終化兮其理固然惟其存而不泯兮夫復憾焉矧備福以歸全兮永世其傳望南轅之遙兮慨予情其悁悁采江瑤以爲殽兮藉以蘭荃酌桂漿以奠䔲兮涕泗漣漣惟其神之不沒兮庶中情其可宣

坦行蕭公誄 并序

靖江王府長史西昌蕭公用道卒之廿有四年其子晅以吏部主事考績北京因奉公存時所自爲葬誌求諸執友故人述其平生傳之永久而求予爲之誄予少聞



公尊府侍仁先生端嚴方介而公卓有父風景仰不置者也今又見晅能立如此信仁者之有後而可以無誄哉誄曰 在昔泰和三瑯之麓有美蕭宗世踵儒躅自西昌侯繼繼繩繩逮亦趙宋爲衡山丞十傳以往是曰正固有德有言有矩有度承先裕後惟書與詩斯文所託學者攸師爰邦 先帝力辭榮寵校讎 中秘名賫俱重爰及乎公篤厚開疏少而力學長而淑徒有直其道寡合於俗教之所及心則悅服旨甘爲養必躬且誠藹然見者愛親之情在我鄉郡有賢其牧其心休休爲公推轂甄拔詞苑良謀王門侃侃臣忠日見進聞講蒙

召命預校　國史精索窮究務歸實紀萬里從　王之
國往來當事而處求不愧心所見所陳聖賢之道有或
戾者誓不以告　王用有沃聽之不疑豈徒不疑倚若
蓍龜衣粗食濟好簡樂靜亦匪無華惟祀與覲得書裕
後如渴飲醪視百所有輕於一毛有文郁郁充其篋笥
有子彬彬顯于當世巍巍楓山土厚泉深公自萬里歸
形其險有松如雲有栢如霧孰識為公英華所著公往
者遠公存者長有未知公視予誄章



明相國陳少保公像

此永樂乙未進士第一人也質秀而
溫行謹而淳擢芙蓉於秋水敷五采
於春雲瀟灑玉堂之署從容論思之
臣惟大道之不窮而學海之無垠奮
千里之高足益駸駸以恣恣蓋吾深
望其為阿閣之鳳而在郊之麟也
永樂丁酉同邑楊士奇贊

附録再和東行百詠集句

泰和陳循著

丁丑正月十七日

聖恕復辟深喜而賦

明良際遇古今難忠直臣勞

聖主安重遇謳歌歸　至德天人海嶽盡交歡

紀帝王授受用復辟共二韻

道自唐虞傳有夏成周建極繼商中吾

皇紹統垂無極不下三王二帝功

憂侍　正統經筵



慚無德善叨

君用賴有唐虞導

帝師身外此生逃我愧心中何事畏人知

不能賂奸

神器從來屬

至尊何緣復辟有功臣奸謀暫以欺天富奔競多因賂

賊貧

問首將懷貳

霄漢萬年家國計江湖一寸草茅憂孤臣磨利胸中

斧亂賊難存項上頭

丁丑歲暮

臘經七十三番盡縱得明朝是羨餘獨幸江湖憂稍

減

虞廷宄逆已攘除

寄江南友人

羨君能厭小人儒不務崇名祇讀書誰似耆龐豨老

大冠紳長對聖賢居

邊城

數里番村遍漢城往還人雜漢夷聲兩心無忤生爲

熟一語相凌熟是生



遇貢使用郊行韻

蕃夷每貢新方物部落頻稱舊地名但願天兵寬剿

伐得隨邊俗樂昇平

哭劉尚書廣衡用遇邊使韻

與君隔歲遇邊西我去君還共慘悽官省遽然驚鶴

化謫居常自厭猿啼

邊將夜發

夜逐生夷渡海西疾行長越鬣鴻飛與鋤三尺長留

血不覺腰懸汚賜衣

喜際中和用月夜聞聲韻

祁寒盛暑偏冬夏慟哭長歌極喜悲何幸普天兼率
土中和並際
聖明時
送人還鄉
交契數年易故新人情能不爲沾巾歡樂每聽池作
酒離憂常過既生塵
西郊
東望長城第一關萃山連海海連山邊藩設備三千
里終歲無烽士馬閒
寄友



七十年過歲屢除數莖華髮不勝梳詞無巧拙從心
出字有縱橫信手書
自述用廣寧韻
若爲末學欠宏深擲不耄年惜寸陰懶拙易忘千古
事艱危難變一生心
清明節紀夢
清明有夢到家來桑梓森森一徑開彷彿當年辭墓
處盤盤水繞與山廻
送地耕桑
租徭全望三秋粟衣食聊資九月場私負未酬何以

計來春種穀與條桑
傳聞西戎納款
北虜西戎並黠驕從來射獵是耕樵漢宋以來千百
載僅聞款附
聖明朝
期當路君子用過寄書人韻
宏材介德志伊周人物當爲第一流拂士法家須己
任祁寒暑雨爲民愁
夢在鄉邑
孝道無成始願違誠如寸草報春暉萬里松楸長在



念清宵時引夢魂歸
戀闕用獨坐韻
老大無材負
國恩惟懷祝願度朝昏九天日月行黃道萬國山河拱
至尊
月夜觀獵用鬪角韻
朔風如劍角弓鳴鷹犬縱橫百獸驚青兕元熊迎刃
死寒山獵火照天明
懷舊
管鮑交情千載上至今亦克有名垂但無炎厚無家

薄任是新交是故知

餞邊將

五百驍雄夜度遼強弓快劍盡横腰直欲折衝千里外策勲上報

聖明朝

登寒坡嶺望　闕

遥高駿望似乘槎承露金盤炫日華九陛分排麟鳳閣五雲旋繞

帝王家

述懐

克己求仁德日新含顔從跖果何人臣忠有闕慚千載子孝無聞愧一身



其二

仰荷　親恩有此身始終窮達任偏勻但思力善爲君子敢或違天效小人

人情

路辱偏逢三伏臘道行更遇九秋霖揚揚管子應忘鮑子子雷生莫仰陳

秋雨嘆

秋雨連旬百草傾幸存庭菊傲霜莖浮雲捲盡天無翳益下皆當覩　大明

秋日登老金山

松栝森森隱道家何分瓊樹與琪花躡雲疑若棲仙島望水如乘上漢槎

夜坐

静動無喧一室幽宵分不寐夜悠悠細推物理兼人事歴徧天涯與海頭

讀尙書用懐交人韻

欲究古人言大道三墳久矣作秦灰何幸唐虞垂範在傳從孔壁濟南來



夢中事

懐想鄕閭頻在夢童時故舊最關情別來僅有孫曾在相見惟申祖父名

鄕人送兄戍復州回途徑持家書抵此南北來還枉千里矣和寄書人至韻酬之

有客迢從故里來一緘付我爲親開非出本然忠厚意肯輕千里路縈迴

謾與

丹心直比凌霜栢素志恒輕逐水萍水面從教終日競霜中長保百年青

至日有悵

一陽來復堯天蕩萬國雍熙化日長寶玉元黃咸入
貢蠻夷戎狄盡來王

其二

臣民仰戴山河壯
宗社隆安歲月遒　垂治九符堯舜世
神功遠邁漢唐朝

冬夜

從來詩酒懶賡酬況復樽前寡士流夜永寂寥無寐
處自聯舊句綴新愁



故舊至者絶少

來遊故客果如何得志全無慮患多三伏稀聞泉上
浴一冬半是雪中過

旅途

窮途途上遇人窮縱有仁心奈力空人中已見居人
下井上方能救井中

毉巫閭山用去京韻

毉巫閭峙窮荒上祠屋棲神紫翠間自從神禹敷疏
域薊北遼東莫此山

鄰家

西舍晩炊翻白雪東鄰秋釀泛彤霞自是邊氓耕且
守牛爲隷卒牛農家

寒食

點染春容一兩家宅邊楊柳檻前花人因寒食藏煙
火地爲韶光顯物華

清明

清明時節艶陽天百歲人生見幾年處處墓田皆展
祭村村宅舍盡炊煙

春夜

衰年離思未能忘時展詩書誦幾行散遣客愁那似



酒醉來不省是何鄉

傳聞有赦書

書紀庚仁赦眚災易占頤象重賢才
皇明垂照先幽枉盆下應覃沛澤來

耕居

秖憑耒耜程勤惰且免弓刀較短長但得官租無欠
負任從歲計有荒凉

自述

壯心灰盡老心衰思過無聊到夜闌爲善未能從逆
懼當仁有事敢辭難

古屯婦怨

自從夫戍喪男丁催賦愁聞吏喚聲但願官家蠲粟力敢求布縷更寬征

望京懷舊

萬里山河拱帝城九重宮闕似天京重逢聖主君天下垂拱無爲致治平

愁來

祇見忠臣能殉國未聞孝子不思鄉臣忠子孝咸無謂自苦寧能不斷腸



寄書

修己全資問學功惟應勤勵不宜慵迢迢鄉國書難得無惜頻年寄一封

過總戎

撫馭蕃夷賴總戎綏懷有道將無功朝廷德洽華夷一將帥忠全志慮同

道逸

道非用力形神外法在留心善惡間方才能復天理念置身何地不清閒

征婦詞

妾身始拜姑嫜日夫戍從秋復到春萬里沙場安否事踰年不見寄書人

山城月夜

邊城八月郎防秋瞭遠頻頻上夜樓千里月明烽燧寂遊兵獵火徧山頭

自傷

聖人百世以爲師尹任夷淸到孔時先賢願學人皆仰後覺無能我獨悲

謾興

家庭詩禮宣尼訓洙泗人才子貢方學文宜共希賢聖窮理無專較短長



其二 用卧冰邊書舍韻

但存天理是忠厚稍用私情顯薄凉試看濯纓和濯足並由淸濁出滄浪

其三

毁譽不虛皆自我賢愚是實豈由人平生惟有心無愧無德無材愧在身

其四

庭有波光几有書淸幽雅澹稱吾廬雖無高行賢名客時或能迴駟馬車

其五用卧愁起晩韻
天道欲聞無所得皆因至理隱微幽聖賢踐履非高
遠下學惟因自己求
其六用戍守屯堡韻
賦予本來皆至善人心何自有錐刀私欲横流天理
滅坦然平陸起函濤
其七用關雲長祠韻
往行前言與理俱後賢下學貴能如心勞心逸咸無
與何用無書與有書
其八用望鄉韻

古昔聖賢言務學四强何事最當頭道雖中立無偏
倚君子爲和貴不流
自述
昔承
淸問對　彤闈擢第恩榮世所稀隨例濫膺文翰職恒
如弱體不勝衣
其二
多閑稍喜無新怨少實深慙有舊名詔食不須期飽
愼自然能此更無營
其三
猥自髫年志進修恒宗孔孟厠儒流情知德業渾無
謂徒恨因循雪滿頭
其四
淵淵義理最元微難盡牛毛與繭絲篤行勿謂追前
哲力學方知悔後時
其五用八無家書韻
仲勇力行難若易顏仁謙己有如無先賢願學無能
學霜落泉乾老樹枯
紀夢
身逢故舊兼存沒心到家鄉半僞眞惟見別時桑梓
在還如舊日藹陽春

出門
寒往暑來冬夏異圓行方止古今同安危豈出忠邪
外禍福還生善惡中
隱者
吉凶亦是由天定榮辱應難自己生何幸身居堯
舜世山間林下樂昇平
仕者
德是愿恭寬栗士行爲孝友睦婣人行道得逢
明主聖安邦須念小民貧

立春日有懷

邊城所止建三軍家有藩籬齒有唇二十五城屯戍
地盡消參沍藹陽春

其二

融融節届三陽月浩浩春生五彩旗歡聲播動兵農
樂淑氣潛回草木知

其三

麗日煌煌開泰運祥雲郁郁煥天章何如
聖主重華德舜知堯仁四表光

謾興



相遇紛紛匪我儔閒情素意罕相投縱收一帙堪消
遣何必書多似鄴侯

晝寢

神清每過宵分寐氣倦恒先日晏眠自是老人衰邁
事理應無復似中年

耕田

稷田那得知津耦卜宅難求讓畔鄰同任豈無千百
革相投何有兩三人

邊將

詰兵不備摧強禦慎德尤能致遠來

聖主允隆堯舜化賢戎難顯牧頗才

其二

平平

皇極無偏倚業業臣衷少僻頗咸使家邦臻至治盡侖
跡遠沐餘波

亭上有懷

行逢山下水邊亭遥覩紅輪海上生大地容光無不
燭餘輝寧肯外孤城

謾興用聞雁韻

得失毀譽由己致賤貧貴富出天裁賢知畀天原所



自頑愚徇己昧從來

春莫

草地一春藏秀色花村三月發韶光萬里長空雲物
淨數聲歸雁正隨陽

謾興用老人治生韻

詩酒俱無李白才徒耽佳句不勝杯補益當時無所
似何殊海嶽作涓埃

嘲俊士閒居

爲己雖然爲善士古人務學貴能行
明時正重賢能選好際風雲贊治平

愼言節飮用憶昔韻

愼言節飮爲防切語在吾心酒在瓶况是樞機發辱

係敢將跡妥瀆清聽

謾興

從師幸覩文章著爲教何嫌禮樂過非賴重言加飭

正武城難再有絃歌

其二

萬國衣冠朝紫禁九衢車馬動芳塵衡宛人在窮荒

裔濟枉誰居要路津

詠史用思耕韻



昔人紫綬金章貴生計因無負郭田喋喋使人移得

喪豈皆由口莫由天

耕居有懷

新闢野田城北郭盈盈一水遶茅菴荒坵宿草人多

厭幽興閒情我獨堪

謾興用懷當道韻

憶昔唐虞君四海仁聲仁聞作藩城當時急務親賢

效萬國咸寧政治平

憂中事

憂中事事總非眞秖類閒居遡世紛甚矣吾衰非一

日何能奪陣掃千軍

聽高麗被兵老人談舊事

老人自說夾鄉事野可耕樵水可漁自被邊兵來伐

叛並無生計在坵墟

詠化機用謾興韻

雨露眞成膏澤矣雪霜豈是不仁哉德威總爲天行

令寒暑溫涼互往回

自述

去國孤然一老身天涯何處避風塵丹心不逐炎凉

改白髮仍隨歲月新



理欲用別同年舉友韻

理欲相持一寸間勢猶兵戰決爲難如當饑渴爲心

害飮食須從義所安

慶賀用明良在念韻

海外安期由閬苑江南阮肇自天台華夷一統朝宗

皇萬壽杯

會同獻吾

述懷用雪晴韻

少小窮經與學文秖緣志業在忠

君亂臣賊子非吾類語不同聲處不羣

顏跖用對去人韻

壽殀夘愚皆定分徒然涅白與虛堅上知不移顏短命下愚無改跖長年

設輿

寧作樂天君子泰毋爲諂俗小人同誨人此若及時雨率下斯如偃草風

憶文山用自述韻

半生盡是勤王舉萬死俱爲報國圖烈日已明男子志秋霜未變丈夫鬚

臘月立春用坐山下家人韻



臘盡春回物物新乾坤淑氣倍氤氳況逢堯舜君天下德譽仁聲四海聞

巡撫使用棄馬詞韻

衣繡乘驄撫一方愛人心在體仁皇須知貪吏胸中刄剜作窮民骨上瘡

元文山祠用述懷韻

九十三年祠屋裏先生寧肯寄忠魂往來應在崖山下生死難忘餐用恩

其二用秋夜聞吹韻

孤忠大節振綱常間世名賢沒世光家國已無祠獨在徒令灑淚日千行

其三用登晴望海韻

文氏男兒趙氏臣安危存沒不忘君已無宋室生人類寧處元家死鬼羣

其四用討服野人韻

生順偏能寬死安肯居不義致肴攢公懷故國遊神遠人慕精忠舉祀寬

其五用釋悶韻

孟云取義人皆棄孔曰成仁已獨由欲問神遊何處所宋諸陵下可相求



其六用唱砧韻

輕生耻食他邦粟幸死愁聞異國砧千載芳名留信史一生令德在丹心

其七用將士有功韻

曾對鄉祠忠節誓不齊俎豆即非夫寧爲旄鬼不依此肯戴元冠玷辱吾

其八用自述韻

君義臣忠本大倫玆事從來難並有元氏不殺宋文公美稱自是當爲首

其九用自述其二韻

中原未復宋已亾稱臣忠義何所取生不自容死不
祠爲鬼爲人咸顧主

其十用自述其三韻

趙氏山河屬別人不臣方見是忠臣先生享祀非無
日須識胡元九十春

稔歲用自述其四韻

救荒從稔荷
穹祇妙自元機一轉移咸使多方民物阜蕃因四序雨
暘時

兵農用自述其五韻



兵農耕戍一何難朝夕屯營互往還田賦丁徭恒百
出公私輸斂日相關

謾興用餉制遼兵韻

西瞻太華峰經渭南望驟巫閭渡遼屹屹東山猶易
陟浤浤北海更難超

詠史用回軍韻

括讀父書迷合變王孫朝暮出無還知謀誰不師孫
呂軍旅世難問孔顏

軍行聞笛

三軍擐甲佩吳鉤躍馬欣欣不解愁上有
國家前有敵應須努力報恩讎

邊城老稚用感興韻

出驅宮犢耕春隴入抱更籌上夜城老稚征徭窮到
骨肯循衰弱一容情

其二用感興其二韻

日從丁壯服戎工錫賚無同力作同仰荷
仁明霄漢表那能盡在照臨中

謾興用感興其三韻

好客思垂延士榻事君望作濟川舟豈無茂宰陳蕃
輩應有朝臣傅說流



其二用感興其四韻

行義每逢寒士達濟人常見富家空澤被有如三日
雨教施不減四方風

其三用感興其五韻

古聖遺書入德門教人明德新民者徒然脩已家不
齊焉能治國平天下

其四用　正統歲韻

亭亭松檜閱嚴冬傲雪凌霜黛色濃一夕東風回宇
宙依然蒼翠復春容

古長城行

三皇五帝有何城以仁爲城義爲道秦城萬里空自
長爭如德化風行草

其二用謾興韻

唐虞三代城何長堯明大德舜重光禹湯文武繼脩
切萬邦協和四海康

謾興用謾興其二韻

昔人辟穀思求仙又有日食費萬錢何如節食從省
約順受正命終天年

其二用謾興其三韻

春秋大法示旣嚴尤嚴夷狄于中華荊舒於此掩不



善如從清水藏泥沙

其三用謾興其四韻

築城閭戶思防意執玉持盈念保身若可成仁與取
義捐軀肆志委風塵

塞下曲

家在天涯渺何所長亭一顧一愁苦眼前辦捘勛成
舜豈是無人無可語

其二用征婦怨韻

此心何自倍傷悲減却初來玉一圍掩淚燈前紆十
指避人收小舊時衣

其三用喜聞擒胡寇韻

追恨自矜嬌豔姿銜悲忍耻向驕子脈脈一寸千里
心雖未盡灰容不死

其四用寡婦詞韻

自從漢室辭金屋口雖無言情獨哭幕天席地歌舞
筵徒對熊羔加辛饋

許嫁娘

誰把觱篥學鳳鳴夜深吹作斷腸聲分明似妾絃中
曲不恨多情恨寡情

蕃人貢獻



多方萬寶陳 雙闕五玉諸侯擁四門官僚濟濟仁
賢富 天位巍巍
聖王尊

王揮使書室

千金不惜爲收書欲效當年揚子居簞食不知炊乏
米盤飧寧歎食無魚

村田登高樂

登高已過築場時霜信加寒酒力微甚得村田豐稔
樂狂歌醉舞月中歸

至日客至有懷 先兄用至日韻

天上故人嗟久疏兹晨喜見一廻車何同骨肉難爲
別二十餘年鴈陣孤

志士用騎士韻

辨難解惑乃致知從師想立程門雪勝私復禮乃爲
仁不違思效顏三月

古調

宋家養士三百年忠似文山古來少慈烏返哺尙知
恩胡可爲人不如鳥

其二

根暖葵榴向日開枝寒蒲柳迎霜折萬鈞堅石磨易



磷一寸丹心追難黑

其三

欲求人爵脩天爵無芸人田舍己田心有光明堪對
日室無幽暗可欺天

其四

聖化洋洋洽四夷遠人誠服盡來歸試觀入貢郊原路
無處車塵馬足稀

其五

荒郊無處可遊觀况厭花明與柳暗賴有前言載籍
緗編興來吟誦將心看

其六

淵淵易道始庖犧妙契河圖畫偶奇四聖相承明至
理吉凶悔吝兆欣悲

其七

身不耕桑惟射獵歲濟飢寒仰走飛忽從粒米中華
食更衣皮毛左衽衣

其八

地列沃壤兼腴田天布仁風隨化甫九州四海歌豊
年萬歲千秋祝
明王



其九

閭閻聞說詔寬征換却愁聲作咲聲揞尅難尋■刊
計窮寒易遂養生情

其十

古稱爲善爲最樂未聞戚戚非由惡善人心廣體亦
胖不善心驚膽亦落

其十一

莫令白米貴如珠但使黄金賤同土風俗長爲仁義
鄉治教永承
堯舜主

其十二

竆通貧富艮難一有可歡娛有可愁得喪徃來咸有自何須切切置心頭

其十三

胡人無家馬上任射獵多逢小兒女善彈胡琵吹胡笳不獨能歌與能舞

其十四

漢將當時亦有聞若爲譏咲獨紛紛不是乘輿觀細柳何人知貶棘門軍

其十五



羹以鹽梅和鹹酸酒用麯蘖調甘苦爲上爲徳下爲民若歳大旱作霖雨

其十六

宜無擧錯違繩檢可有愼思越範圍自是持心操行事吾徒舍此欲何歸

其十七

爲善爲惡雖不侔孜孜舜跖亦同數高下相懸何可方如仰霄漢俯壞土

其十八

高山瀑布新經雨卧聽如轟百萬車不獨難成孤客夢任教來慣亦驚嗟

其十九

胡姬八十尙處女飽食無營叩無語一飲虜酒盡千鍾大放狂歌肆醉舞

其二十

短短胡姬年十七口吃難言善吹笛時嘯一曲滿胡天胡笳羌管皆無敵

征婦詞

一從夫壻戍沙場盡摘金釵解繡裳勿爲妾妻夫志氣寧將夫掛妾心腸



其二用設興韻

閨房獨宿已經春面垢無光鏡有塵門外忽傳平劇寇典衣沽酒候艮人

其三用立春日韻

薪桂米珠險道遥妾心愁緒益千條不求陞賞加寒賀但願蕃夷款

聖朝

其四用儒生韻

自諳伉儷送夫征三日光陰百歳情妾恐辛懃停戰令夫行願築受降城

其五用旅寓韻

身在閨門心在夫朝朝暮暮候回車倚門哭對沙場使不見人回秪見書

其六用當路韻

寸心輟食在夫邊夢裡相逢覺未然莫究吉凶悲甚事時時問卜擲金錢

其七用當路其二韻

三朝佳配有離合兩地真情無彼此烈女元非小婦人義夫方是奇男子

其八用老志韻

不但沙場戍役難一年强半雪霜寒閨中路遠衣難寄腸斷何時淚眼乾

其九用苦雨韻

寶却寒衣療歲飢如移西障作東籬寧教妾冷無夫餒莫遣夫愁重妾思

其十用謾興韻

寒到無人寄遠衣從來不出絕親知擬尋隣嫂來相伴同向街頭一問之

其十一用謾興其二韻

聞有天書下日邊三軍停戰且屯田妾心但願夫無恙甘守孤房度少年

其十二用謾興其二韻

曾拜漁家母阿嬌問胡八十顏不凋自從婚配絕離別溫飽團圓度

五朝

遼河氷解

燕蹴落花隨雨重魚翻宿草出波新官津尚豈譏關吏野艇方招渡水人

夢謁關雲長祠

義勇兼全間世才毎經祠屋重徘徊當時名冠三軍上百代曾無繼見來

謾興用鼾起韻

孝養宜承曾晳志安安無效筓于眡好學慟傷顏子壽傳經幸假伏生年

魏鄭公詞

自古明良相遇處諫行言聽最爲難雖無作楫爲霖責宜以鹽梅麴糵看

良將用武夫韻

古來名將兼業儒貫通韜畧識詩書折衝禦侮加精審一任忠臣意所如

暮春有懷漢將

古稱孫呂善行軍千載寥寥罕見聞僅有孔明能儷美誰其柏眞淚紛紛

寒食日有感

寒食之日清明前家家禁火如常年惟有瞭臺憑烟信悠至從教烽火然

清明

愴在江南當此際村村柳暗百花明遼邦春暮無春色宿草荒煙倍慘情

穀雨日過茶園

數品香根誰所栽恒先穀雨候春來千紅萬紫皆含秀未見鎗旗不敢開



釣隱

夏不絺綌冬不氈興來理釣倦來眠偶諧巢父避名計寧識劉寬示辱鞭

遼俗不識吟詠惟樂彈唱

樂聞弦管與歌謳多是朝不慮夕流縱飲盡忘除貸苦醉時喜舞醒時愁

設與用愁來韻

必有仁人能救死豈無義士肯捐生捐生爲抱忠誠志救死因推惻隱情

其二用追獲夷寇韻

行已惟應持已敬接人何必責人明處人常若居安宅防寇恒如守固城

其三用時賢韻

臣妾一寸歸往心江漢千里朝宗水民懷九功歌太平山呼萬歲祝

天子

立春日謾與用邊將兄弟韻

人蒙感化咸恩洽道順裁成泰運開蕩蕩乾坤成物



育熙熙民庶樂春回

其二用邊將兄弟其二韻

臘盡欣逢日載陽融融和氣滿戎行山川氷雪成澌盡留得霜華助劍光

鄉人從戎得代入山學道

多年節欲想蓬萊筋力雖衰志不衰養得閒身渾似鶴頻餐松粒步蒼苔

邊將當重農不宜貪功

邊城戍守屯爲食田隴男耕女助耘調發征輸兵所任豐凶苦樂將須聞

名馬

氷霜屢蹴單于壘風雨長鳴首蓿屯萬里沙場供戰伐共誰勞苦報皇恩

其二

將軍溢價買名馬幾向蕃夷征梗化弓刀斬殺功雖奇骨力猝騰精豈亞

其三

人觀此馬神皆聳風入霜蹄塵不動蹴踏方知騏驥材調良始識麒麟種



其四

人輕愛馬重愛金無間斯世與前代東家騄駬直萬金買以如數難割愛

其五

駿馬良工未能畫何須伯樂相高下有以愛妾換不肯更增十倍愛妾價

其六

烏騅鳳臆而龍身風爲鬐鬣電爲神騎出四蹄疾如鳥驚駭路傍千萬人

其七

有馬有馬名追風遠過都護胡青驄時斬羣寇雖人力日行千里是馬功

其八

馬行森到遼西止寧知曉自齊東起驕嘶顧影越高深如履康莊無不利

又附錄名馬敘

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爲騋六尺爲馬此則所謂龍馬者也駿逸奇邁超其羣類其從西極而涉流沙至者非耶

贊



傳聞有之驥不稱力偉哉斯驥兼力與德隅目聳耳龍鬐鳳臆産自宛西育於冀北持安致遠千里一息泌泌能沙迢迢西極貳師奏功嫖姚纍職尙需奇能以成遠城

又

昔在將軍有曹霸揮毫掃素繪九馬今觀此圖非襯畫襯畫如襯馬生者天廐真龍本無價千金不易昔其下待掃胡塵安中夏付與嫖姚事騎射

又

體盤雲蹄似削玉紫焰騰騰飛兩目汗流血耳批竹

竹金戰韉出向天育千里去來如鳥速豈比凡馬空
多肉三軍征罷胡塵肅　九天聖人錫爾福

右叙贊乃爲司理監金大監作因併録之以便類
閱也

古曹將軍獵

將軍教閱無冬夏服勤能以身率下但知蒐獮詰戎
兵寧就禽獸勞士馬

民情

人生所重在忠孝其次在不遺舊故孝焉子惟篤於
親忠則臣各爲其主



夢息兵

人有百體心爲重凡百𥨊思形寐夢盡作夜息兼頫
幽遏藏夢舍行夢用

彈箏語

樂放活聲用正聲何論胡琵與秦箏狐巴感召傳千
載後世難糜簡册名

飲倒塲酒

薄薄村醪與味清勸酬樂盡野人情覺來枕上含微
酔厭聽邊城擊柝聲

晚獵

茲茲塞北窖氷霜何草逢秋獨不黃千載青青惟大
澤蘓卿曾此牧羝羊

犂盜革心

盛世昭昭法令彰出兵擒賊首擒王犂胡不待加
天討革面傾心戴
聖皇

虜中雪

雪積胡天高十丈降戎難欸玉關門中原北望天無
際知有人存有离存



詠交情

相時結交有淳泊恤德相友無遁踈數久近勢不
異古今高下情則同

九日登高

登高已酣重陽節懷遠應違一寸心雖置此心繩檢
外行藏如有大賓臨

其二

區區庸劣非衰朽更有何人可就閉但恐孤恩無補
報餘生難道少相關

謾與用九日其三韻

池上浮萍庭上柏山中麋鹿水中鷗任從斷在從常

在知是閒遊是勝遊

其二用九日其四韻

蒼松得採南山實黃菊曾看上苑花今日獨居耕隴
處時時望雨十朝霞

謝詠用九日其五韻

難道文章師李杜未聞格調效陰何愁來語句悅惜
少老去篇章設興多

設興用客至留宿韻

同持方寸事如何自滿難行虛易過長以此心懷不
足無令已少在人多



其二用朝宗韻

共喜和光幸諧俗誰疾合汚憎同流但免從違乖著
惡寧計譽毀臻樂憂

其三用朝宗其二韻

少壯無成老不羞百年衷曲果何猶一寸心懷千載
慮九迴腸貯萬般愁

節日用朝宗其三韻

人無近遠與顯幽嵩呼舞蹈朝
宸旒九天大布陽春澤萬國咸除囹圄囚

邊城釋道用朝宗其四韻

被胄舉措皆中州唱誦方分釋道流難辨出家出山
相均如行水行陸舟

行路難

夷險升車費執操水行何似陸行勞山中閒逸朝中
貴用舍行藏孰最高

逸士用儒將韻

曾向名山禮白雲高情雅澹過常人閉門家有行書
澤出郭衣無戰伐塵

謾興用儒將其二韻

快心娛樂非求益節欲清閒是養生悔吝惟應觀往



動吉凶何用問君平

其一用儒將其三韻

竊視愚衷最直平遡流自老至初生有如彭蠡朝宗
水流入滄溟徹底清

老將用儒將其四韻

筋力雖衰不乏謀羌胡巢穴熟經遊三軍少壯非無
勇攻取還資為運籌

其二用儒將其五韻

屢酒雖難駐壯顏威名尤自重如山惟將廉李孫吳
秘時出轅門教戰還

其三用儒將其六韻
賭命曾經百戰來胸中無火心自灰喜無塞上烽煙
警幸有禁中頗牧才
廉將用儒將其七韻
身無紈綺恒布衣食常少肉惟羹黎蕃夷慕義歸
皇化海不待航山不梯
將士用受降戍幕韻
士卒係將危與安宜有溫飽無飢寒將與士卒同苦
樂樂則易使苦則難
其二用邊將其一韻
將悅禮樂敦詩書進退能謹兵無虞上下同德勝可
必首尾相援勢不孤
頷子用邊將其二韻
仰鑽聖道彌高堅好學顏回得貫穿千載孔門稱獨
步雖有顏悟未能然
詠史用邊將其三韻
三分鼎據懷諸葛千里鷹揚憶羽飛身死難成恢復
計徒勞三顧起荊扉
健士用邊將其四韻
力比健獲心計遠目如快鶻身膽龐一箭射生野獸



死隻子撤樹山木枯
其二用邊將其五韻
手舉百鈞恒㓗傷足行千里常捍頭有力難制有德
服無食不憂無酒愁
其三用邊將其六韻
有時射獵臨岡阜步履騰騰過飛走往瞻回顧盡高
深鷹鶻驊騮皆向後
其四用邊將其七韻
如此百人共經營不日可築三里城彼一鈞金一輿
羽何足以與言重輕



寬征用嘲將軍韻
玉書前日降 天府來年預許寬征賦閭閻無開兵
與民老壯歌歡童稚舞
其二用嘲將軍其二韻
四方何以樂豐年三白呈祥六出舞行見自春徂夏
秋五日一風十日雨
其三用凱歌其一韻
聖德寬征并弛貢神功右武兼崇文萬方四海咸熙皞
仰戴重華與放勳
其四用凱歌其二韻

脩治九功同舜禹闡明六學用堣卬康衢咸沐甄陶

化祝頌揄揚莫報酬

其五用凱歌其三韻

比屋欣欣溢飽樂連城藹藹仁義風德爲天地生成

德功是

君王治激功

設與用凱歌其四韻

南北貢獻蠻越狄東西欽附盡夷戎明明黃道三辰

順藹藹淳風四海同

天馬用凱歌其五韻



飄飄鳳臆戴龍髻逸態雄姿莫敢騎奸貢

九重城闕下日隨仙蹕屈鑾旗

其二用凱歌其六韻

卑分龍種出渥洼遠駕鑾軬靖沙漠立伎應忘汗血

勞嘶風尤想天閑樂

聖節日長至用凱歌其七韻

重重祥慶共朝來喜氣歡聲徧九垓一統震暘從地

復萬年壽域自天開

其二用凱歌其八韻

萬年歲歲有長至今歲欣同

聖節來自昇

皇天隆福慶壽觴須進一千回

長至日飲用凱歌其九韻

時當坤遇天根暖義比乾逢月窟寒此日漸逢吾道

長勸酬莫放酒杯乾

其二用凱歌其十韻

一陽初動闢生理信似元酒澹如水從知小人道漸

消不須滿飮心自醉

憫窮用凱歌其十一韻

妻餒恒無留宿粒兒寒那有卒歲衣汎愛不救煢獨



苦老稚寧免潰壑歸

其二用凱歌其十二韻

皇朝仁比虞周世哀矜惠鮮靡不至宜有承流宜化人

其明如鑑平如水

其三用凱歌其十三韻

仁人嚴設鉢求庇赤子方除凍餒戈豈但臨儀發倉

廩濟貧方是布恩波

守令用凱歌其十四韻

近民撫字心無術蒞職催科政有聞亦得銓曹書善

最今人有愧古人勳

山村老叟用凱歌其十五韻

山村人家風俗淳四輩五輩不出村爲子與孫髮皆白高祖不存曾祖存

其二用凱歌其十六韻

取與莫施生計足譽毁無較心事空醉歌醉舞得其樂不知不識爲誰功

讀學論用凱歌其十七韻

耕當問奴織問婢問非所學徒紛紛仲尼嘗問爼豆事胡問陳與行三軍

讀語孟用凱歌其十八韻



仕止久速當其可用舍隨寓安行藏生民以來未有者賢如日月難踰光

讀語孟用凱歌其十九韻

徃聖來學道攸寄大邦小邑神所宮言猶菽帛惠濟世教揚鈴鐸聲摩空

其二用凱歌其二十韻

播柏三月魯大治官止司寇猶厲士經垂王法示戒嚴亂賊讐懼千千歲

結交行

人情交如膠漆固覜義同金利同土覜義同土利同金朋友面目氷炭心

其二

交情一爲炎凉改厚薄相看各有在幾人交如管鮑心勢利不深道誼深

其三

人情少淳偏多漓交義不思交利思彼已貴富此尙賤難望彼有思此時

田家用闘笛韻

官淸吏廉絶誅求况復田園倍有秋男意欣欣女顔悦更無𩭧蹙在眉頭



其二用客居已三載韻

蒸豚炊黍拜農祠豈但孫曾有孝思但願官家寛力役普令耕穫不違時

其三用古征婦詞韻

不識安閒識苦辛出憂水旱入憂貧豈聞紈袴膏粱輩非是條桑播穀人

其四用春日卽事韻

父子孫曽五耦耕出門阡陌任縱横什家骨肉無他伴那有枉爭忿不平

其五用淸明韻

何幸天書再恤農負逋徭稅並優客浸天沛澤誠稀
遇徧地豐年更屢逢

其六用懷古韻

柴門犬吠常驚吏芹澗蛙鳴每卜年不憚劳勤供畝
稅惟將豐稔望
皇天

其七用暮春韻

一春喜得當時俯百穀欣看出土芽復恐故衣難卒
歲儆田更種木綿花

其八用道會韻



時豐飽暖尋常過歲歉飢寒絶未經稚子歡欣走風
俯老翁歌唱度霜星

其九用弔古戰場韻

不識貴賤通與竆邪解鬪智爭英雄五侯七貴門舘
下自少至老無行蹤

其十用弔古戰場其二韻

門巷莫聽絃誦語屯堡惟聞鷄犬聲子孫童年至弱
冠十人九人未命名

弔古戰場其三

遊魂何事哭啾啾自恃英雄遇等流戰死沙場難報
主稱冤稱屈使人愁

其四

魂魄已歸幽顯外形聲長在有無中雲臺斯世功難
就泉壤何時恨始窮

其五

兩軍臨敵戰鴻溝生莫歡忻死莫愁死苟成仁生舍
義負榮負姚並千秋

其六

壯哉志士樂捐生一代功勳百代名風捲黃沙埋義
魄天懸紅日照忠情



其七

一自捐軀青海頭難隨附葬列侯丘雖然埋骨依青
海不愧朝宗達海流

其八

勇謀兼具白眉士文武雙全黃髮翁幾度悲吟山口
月一般嘆恨草頭風

其九

自漢以來千百載戰場尤有鬼火流沉沙折戟易銷
鐵報主冤魂難散愁

其十

舍生已屬千年事報國難忘萬古情瀟瀟冷雨淒風夕鬼語惟聞殺賊聲

其十一

戰士期趨水火上肯辭危險避深㢓成功咸望得生還報主寧知顧死整

其十二

忠臣義骨塡黃壤化雨仁風掃綠苔至此尤蒙爲善報蒼蒼高遠豈然哉

高麗士俗用弔古戰場其十二韻

士人何不重漆丁年十五六收爲兵所願賣刀買黃犢長供畝稅無師征



古松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韻

深山古松生何時高常千尺鉅十圍猿臂舞風秋瑟瑟龍鱗帶雨寒霏霏

諛與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其二韻

從古以來賢達士半生榮遇半飄蓬安危豈係言行外得喪難違義命中

孔門高弟用與知已語韻

師商可比方人賜求亦難儕亞聖顏無奈懷賢愚諭哲有如愚豹管窺斑

其二用悼將臣韻

假義或失二親敬損孝寧甘一子寒可以冉求同仲論難將端木並顏看

其三用悼將臣其二韻

德行仲弓宜第四文章言偃可超羣仲由獨抱兼人勇聞未能行恐有聞

其四用悼將臣其三韻

雖云能言行不逮言輒足以傳千載賢以堯舜觀仲尼宰予雖往語長在



懷賢

仲尼念從患難者斯世胡皆無在門君子動不遺楮故此道古有今罕存

其二用嘲奔競韻

孔聖何爲畏於匡匡人誤認爲陽虎虎不顧言暴可憫回何敢死賢足數

其三用嘲奔競其二韻

誤認孔聖貌類虎如見老子形猶龍萬古儒名穹壤內九霄神化有無中搏虎行

士欲仁至與義盡切毋以虎懲我命緣令虎死我不生豈爲從正順前定

炎涼交

友有厚如兄弟時孰爲易移孰難移交以義利易離合難移同氣與連枝

嘲賭博

財匱因耽樂事損花飄爲惹春風舞繞樹從教蜂蝶愁居家那顧妻孥苦

其二用遷居遠髙麗屯韻

賭博惟求利到身爭籌全不顧疎親釀飲杯酒聚數伴喧鬧一錢驚四隣



與王都使語

將軍自小將三軍將畧儒書慣討論垂示後人應繼美攜封先代定蒙恩

臘月立春仍罷講武

未耕將與武暫息雪霜未解春復還兵農一體少誰用耕守二事多相關

過昔賢塚

古時今日千年土客念家鄉萬里墳路口昔賢稱伯在草間無碣莫知君

寒食嘲人邀喪親者飲收淚酒用寒食日有感韻

堦下從教花似錦罇中任自酒如泉難收孝子喪親淚寒食時來倍泫然

嘲邊俗居喪親朋夜聚柩前作樂飲酒歌笑爲樂名曰暖伴用勢利交韻

古禮娶婦尙撤樂邊俗居喪厭蕭索吹彈歌舞必如是歡飲柩前乃足貴

其二用可惜世人韻

喪不哀慟徒弔慰無間貧賤與富貴食稻衣錦如常時傷哉何望能變此

附録芳洲先生年譜

門人館陶縣儒學訓導同邑王翔拜述

大明洪武十八年乙丑

公諱循字德遵姓陳氏芳洲公之號也是年公生於二月十六日寅刻時公先公年方四十平生樂善好施術士闞其生于即以生年月日時推子不數得二〇二五爲君臣慶會格範圍數得〇九二〇爲月照天門格五星大要不雜四條前導太陽皆〇貴命也特以賀公先公且曰此公累世樂善好施之明效也

丙寅

丁卯

戊辰

是年公仲兄德達卒



己巳

是年四月十七日公之母曾夫人卒公哀慟不欲飲食者二日比食得病月餘乃瘳

庚午

是年公之繼母胡夫人歸公敬事如生母久而逾篤胡夫人父舜元自其廬陵縣後因頭來依於邑之丞和鄉無子乃就養於夫人見公敬事繼母不替喜日老夫得所因矣一日公開其兄誦讀唐人三禮詩五言首篇未畢四過即走誦於父日兄讀書見如此父日明年亦送爾去讀書比兄加多公喜

辛未

是年正月公隨兄入里塾讀書不三四同師白背誦勵止應對不羣流俗時官司更造民圖籍秫林陳公士啓預有事焉主於公塾見公初入學臨歎曰此弟不凡龍洲氣數其在茲乎士啓見喻

壬申

是年公之先公爲公聘曾夫人禮書司笺翰者同邑梁不移先生公所從發蒙者所旌儀物十倍常數盖愛于所推也不移見喻

癸酉

是年冬公之先公得奇疾術者推云貴命忌逢七七公聞之愕然曰非來年乎爰遂見於言面與兄力求醫藥甚至雖費重貲不顧

甲戌

是年三月十七日公之先公卒公哀慟絕飲食數日時公祖母劉夫人最鍾愛於公哭曰吾年八十而失孝子所賴者爾兄弟爾可復棄我乎公乃勉啜水漿苦附柩側先是公之先公極意爲母夫人



擇良木置壽棺已二十有五年每三歲一加漆至是先公卒急莫致善棺公語兄曰祖母壽康未艾盍用其壽棺斂先考徐爲祖母別選良木爲之不兩盡其美乎衆皆稱公謀斷成人罕及

乙亥

是年七月公之祖母劉夫人卒公哀慟逾産母時公兄弟所償斂之先公之棺預就已半歲矣完美與喪塟皆不下先公人稱夫人有孫如子十月公繼母胡夫人亦卒遺所生妹方及五齡公痛母如所生而撫妹如同胞靡不哀恤十二月公兄弟啓曾夫人之塟與先公合塟於邑北鈇城外之滌上而附塟胡夫人於右

丙子

是年邑中有姚姓者訟鄉百餘人於朝詔按察官往就詰時僉事潘鏈至前呼後擁勢焰熏赫公繼母父指語公曰若不畏乎公已讀孟子畢即應聲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則公騰其志

量

丁丑

是年公有友爲里塾師以儒學弟子員被約束託
公代爲授徒久之其徒樂公善教父兄欲辭師而
延公公曰某非特不足爲人師
亦豈可攘人席遂長往不復至

戊寅

是年公繼母父胡公卒公哭少止語兄曰外祖讀
書知理道稍敏必以禮遂相與奉葬東城角清溪
書院故址祖塋之側禮分皆稱時公先公遺世數
年貲蓄雖遠不逮於前然倘倍於中人之家故公
惟飭於禮無以稱
丹志於地下而然

己卯

是年公之從叔一敬公久罷官始自江外來歸先
塋具在乃改築於東門外一里許居焉公郎往從



受業一敬公既驗知公讀書竊自喜間以語同里
士奇楊公曰先兄和林公有子矣蓋公先公與一
敬公楊公雖歲長少不敵然先後學於海桑陳心
吾先生之門而一敬公後與楊公又皆久寓江外
至是始得同歸鄉里
故喜而語相知如此

庚辰

是年公從叔一敬公受聘往教東南鄉大姓康氏
塾欲公從往受業公計去家一舍許未免寄食於
康氏與其寄食取輕於人孰若積疑待問於叔每
月一歸之日又得助兄幹家遂止人以其重違耻

辛巳

是年二月十日公入邑庠補增廣生蓋監察御史
海寧李貞至視學見增廣生止十六人曰何名爲
增廣命食廩生各舉一人時余學夔薦省身者公
叔一敬公女兄之子女兄之壻也皆深知公學發
首欲舉公公兄力止之曰僕無兄弟幸舉他人省
身不使人知遂以公應例公兄弟止以字行至是

公始因字命名並冠是月一日士奇楊公以聘明
經啓行道聞公被舉事爲書歸賀一敬公曰吾兄
喜和林公有
子之言信矣

壬午

是年邑宰四明孫公公餘之暇日課諸生於學孫
公自負能詩命諸生賦雲從曉日月上書樓公詩
先成其雲從曉日結句云要知四海爲霖處
待到中天捧玉皇孫公嘉獎之曰足見所志

永樂元年癸未

是年八月公與同輩十餘皆以公事至郡見太守
蕭公芳蕭公獨命公作止於敬論論成深見嘉獎
問曰今歲何不赴舉公答曰周憲使大人有禁非
真才實學者毋令來試況生學與年俱下者猶無
禁亦不敢預此蕭公笑曰大器晚成大器晚成教
官欲以公補食廩生闕然學私例凡補此闕必出
重貲以酧退者公恥以賂得廩
乃以未觀場屋不敢遽受爲辭



甲申

是年十月按察僉事清漳林公瑜以行部至吉取
郡邑學諸生幾三百人合試於郡隔別防範印卷
糊名之類幾同鄉試預致者儒陳士聰劉廸哲試
舉考其所作三場之文中選者凡百有一人榜出
公名居第十六考官批其文云義策俱精王者必
世而後仁論尤爲出倫太守沈公具紙筆墨以旌
中者比散至公林公親加一倍後有御史姓施者
至泰和聞公見獎於林命默深題如知我者其推
春秋予罪我者其惟春秋予與然而無有乎爾則
亦無有乎爾之類試邑諸生防範尤嚴試畢收所
作文搞往郡城糊名嚴考取八名書於榜遣人送
縣公居第一其第二第三難仲深曾春齡年皆倍
長於公者也令沈太守徐旌之
以衣巾施去見託諸空言云

乙酉

是年公赴鄉試不偶初公以未娶辭赴舉教官以
公平日多見獎於上官及以其未觀場屋辭不食

廟爲言必欲公往乃不得已而行比歸遂以補食廩生

丙戌

是年二月十七日公以是年干支同其先公生年月日同其先公忌辰兄弟痛哭終日如初喪時水漿不能入口初兄撰是冬爲公娶公以痛父不忍託曰陰陽家不云丑刑戌遂止

丁亥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娶采欲舉樂公曰禮三日不舉樂況不肖不幸居承感可娶婦舉樂乎力止卒不忍用先是教論浦城陳先生頫見公學行禮爲塾賓遊子及擇增廣生祖父兄篤於訓子孫弟之士咨進從公受業如鄭崇曾宏王翔曾衡袁和蹤顧康榮曾變劉組蕭儀及羅存謙張希望王秀華二十餘人告是其後或舉進士鄉貢明經才學或補太學上舍累官參政知府監察御史知縣京職教官之類不下十餘共中止者亦不失爲善士

戊子

是年八月按察僉事倪公懷敏行部至縣評諸生見遴欲求逍加責曰日午矣姑俱試卓爾論公文先成倪公讀畢批曰論切而明文贍而整佳作佳作遂矣皆罷因問若此何不赴舉教諭陳頫答曰時以病不果耳

己丑

是年公姊歸邑鋒溪高氏公憫其孤貧恤之外甥已所受先公之田其入歲可給二人者助之庶幾如不孤焉既而兄樸倚亦割助如之參政浦城潘公賜至泰和命三場題試邑諸生以公爲第一名曰君所閱江右郡邑諸生多矣皆未及也只仁不可爲眾一論尤當爲其第一蓋潘公甲申進士陪好談文而恒以作詩自負云

庚寅

是年參政潘公復至首即學試諸生以無訟論等題四篇又介公作永新死節於禮殿者譚氏婦賦公以成於倉猝爲不得趣之作潘公特以偏示所過郡邑教官諸生過誇獎之雖尊至激勵人亦失於厚之意公從叔一敬公復舉明經在京一夕奕棊飲酒卒於諭德楊公士奇之家時其子永德清方踰十齡公出貲與族兄德振往歸其柩葬於清溪背既故址與其母王孺人外共一塚而內別穴

辛卯

是年江陵張公源來宰邑剛正有爲間公之名深見禮重張公再三咨以邑中利弊公曰外事少知所知者學中事須他日公言之朔日張公坐明德堂公作書言二事以謂祀神儀物出於有司派買禮生不當十須作弊虐民慢神補食廩生必選有學行者不當濫用貨財之人皆恐間罷所陳宿弊近千餘言悉見聽用張公從弟都御史純時尚在卿校未仕張公寓公書與之親後十餘年純仕京師間語公曰往時與家兄本深書至今珍藏蓋重言之當也入片公赴鄉試弟一場畢以病不能再入場屋後試官出語相識曰場中得一卷書爲拔文皆當刻上錄已刻大哉聖人之道與仁之於父于二篇將畢因查無第二第三場難用皆深惜焉比折卷畢取難用卷折觀乃泰和陳循也

壬辰

是年淳安洪公俊以舊宰復任泰和其待時至升公座也僚佐官屬師生者皆咸在候參洪公開日其嘗得於傳聞舊官復任先就露臺東向五拜叩頭謝恩畢升公座此禮得於傳聞未審吾當行否眾皆默然復逐一問無敢決言行否洪公與眾曰將若之何哉時五鼓公始至得聞前事進曰太尹但行此禮縱無亦失於厚未聞可以此爲訟者洪公跃足喜曰名言名言諭德揚公士奇見江右鄉試錄又無公名因與公皆有日士奇哭送吾一拔兄已二載矣思見德遵猶見一嶽而乃積久不出何耶固志於遠大者不就小成豈天池雲游不可以習遠大耶二月十六日公長于生

癸巳

殿下聖徳循死何補比楊公病少愈入見蒙
諭甚鄒累薦陳循云無隱好楊公對曰臣與循皆少孤力學惟艱臣等無職如表等文皆令循譔而臣出名已如
令諭今幸保全臣與循咸
聖德勞身難報楊公出以語公公望東拜叩頭久之十月一日公仲子生楊公為之喜曰萬物成就之時姑名萬成

戊戌

是年中貴陳昂送下史記劄三省註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各十部於內直廬曰
令旨命修撰陳循贊善陳擇緒修林誌分點句讀週切要難知處批抹其上應例觀者易曉踰年始克完進三月公進授儒林郎贊善梁潛為讒惜者陷被逮使者至自行在人皆驚懼雖至親者不敢道經其門公與梁居共院不能退避但慄慄加謹畏凡可損已以庇其所患者靡不盡力其安人臨別曰老身一家感德沒世當思報也梁公所作詩次類稿時多散逸不存公以其所重者在此事後使人訪求藏之於家以遺其子令其家以錄之梓云



己亥

是年春釋奠　先師孔子
令旨命公行禮公固辭曰此誠儒生至榮臣實不敢承命
令旨問士商何也對曰往因進鄒薦陳循行在誤傳
殿下已召見之矣今奉命恐證前誤為實耳時張
賜二公俱有故遂命其他南京文武衙門選
朝廷有喜慶等事必進賀表二通自楊公有病後皆請公譔所集儀物直數千緡與公禮錢公曰譔表臣子當為悉拒不受公自丁酉至於今歲
東駕代行郊祀公皆預分獻內四壇之一

庚子

是年正月二日公仲子萬戊卒八月
令旨命公及編修林誌考應天府鄉試曰爾等皆出科目高第足副士望公本不敢言辭但懷行在誤
傳

東駕已召見之姚爵曰臣不足惜惟恐
上旋殿下因寵於臣而然有累大德茲有脩撰張伯穎贊善陳仲完生年仕歲皆倍於臣老成可託遂并以命二人十月一日
東駕啟行赴行在
公歸掌院事

辛丑

是年三月　勅南京翰林院凡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穀送至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公如數取其得百價中貴蕭恩督採般舟十艘分載公與編修林誌李貞陳景若公度吉士王翔等三十人護行四月六日至京書進公等悉留京師會三殿灾詔百官求直言公言過用民力數事致灾之由在此比他言皆切實故得不及於患入月公之夫人曾氏自南京還泰和左春坊大學士楊公士奇為公兄弟譔陳氏族譜序

壬寅



是年釋奠　先師先賢公講正分獻行禮之所先是為北京國子監獻官皆本監官自去歲新都成因禮同京師翰林院國子監官各二員分獻先賢因見東哲東廡皆用翰林院官西則國子監官公曰
祖宗舊制官不如此蓋翰林院官分獻十哲國子監官分獻兩廡也某當南京為京官時凡居四年於釋奠分獻無故未嘗不預此為
舊制蓋得於司業臨川吳公溥也歲之二月公當分獻遂請正之十月公次室莫氏歸莫之兄為教官赴京而卒公未有子曾夫人又南還公因娶之

癸卯

是年二月公之夫人來自泰和與莫克相愛敬七月公隨
大駕北征也先至十二月還

甲辰

是年三月公任修撰滿九載免考績四月隨
大駕北征和寧王阿魯台八月還京兩隨征皆與學士

楊榮金幼孜共事
仁廟嗣統九月陞公爲翰林院侍講階承直郎時
上諭思慈門選春坊官吏部尚書蹇公引公與御史黃
宗載等八人備選
上曰陳循北京新科狀元朕知其人所存還留翰林院
用故有是命爰命直解資治通鑑共事者十數人

洪熙元年乙巳

是年三月公承　勅命并贈公之先公彥和翰林
院侍講階承直郎　母曾繼母劉皆安人妻曾氏封
安人恭錄公等所承
勅命
奉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側文學侍從之臣而用之於講讀所以
資其學問之益以爲致理之本諒非其人曷足以稱
爾翰林院修撰陳循早魁賢科遂爲修撰祗勤纂述



歷年滋多顧其清慎坦亮和厚易直宜有敘升茲特
命爾爲翰林院侍講承直郎於戲講讀日侍朕左右
以道德爲說士之欲致君澤民者莫宜於此其益懋
誠敬正學以言用光我寵命欽哉
皇帝勅曰朕惟爲人子者孰不欲顯揚其親故子之賢
而能恭勤效職者朝廷必推恩以遂其顯親之心而
勸天下之爲孝者也爾翰林院侍講陳循之父彥和
善裕于躬慶延於後致有賢子爲國近臣推厥本源
宜隆恩命今特贈爾爲翰林院侍講承直郎靈爽不
昧尚克承之

皇帝勅曰朕惟人子之賢本於父母故國家推恩臣下
必溯及其所生存有褒榮之命歿有追贈之典爲爾
翰林院侍講陳循母曾氏夙有德善著于閨門用生
令子光于侍從揆厥所自宜有顯褒茲特贈爾爲安
人靈其歆承永賁幽壤
皇帝勅曰朝廷寵待其臣必推恩及其父母所以嘉賢
而勵孝也爾胡氏乃翰林院侍講陳循繼母夙秉節
行著于州里慶鍾其子式效用于左右推厥所由宜
錫恩命茲特贈爾爲安人賁爾九原于遠有耀
皇帝勅曰人之大倫所重乎夫婦者爲其作配於內而



有助相之德也故國家推恩之典必有及之爾翰林
院侍講陳循妻曾氏躬勤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
於所職茲特封爾爲安人恩命之榮往其欽服六月

宣廟嗣統七月公得省祭于鄉之請十月歸至泰和十
二月公兄弟啓先父母三喪而奉先公與繼母劉
合葬于鉄城外故壙稍西北數步向則轉子癸爲
乾亥而奉母曾夫人附葬五十七物能門雞介壙
上先高祖墳之右稍知向皆辛酉三喪之還皆如
所贈官品具冠服帶塋舉焚黃告祭又於消溪書
院故址啓祖考親定公喪遷塋五十六柳金華山
之南半公幼聞祖妣云公曾祖妣黃氏夫人卒于
元兵變時潜恭清溪書院故址久而墓平失其所
在不欲圖求恐傷他墳歲畢少傅楊公士奇爲公
先公謀墓表自京師寄回與公兄弟刻石刻畢以
石不稱未立公高祖墳墓元至順二年所整看墳
之人今爲梁元之祖當時貝曰
築室與之自誓子孫世承治守

# 宣德元年丙午

是年　朝廷以修
太宗
仁宗皇帝實錄遣官驛召公與學士金公幼孜侍讀錢公習禮起預其事九月六日至京還得分修洪武三十五年永樂元年二年三年公事公又獨全修
仁廟始末時建入館以學士曾公棨與公南京初科狀元共鎖甬館著
上嗣統之初制作蓋在此時視他館三年事加多倍而曾公又嘗貌豐肥最疲久坐檢閱月至一飯之頃轍出私語公曰茲事惟公是賴公曰敢不竭力盡心報
國



## 丁未

是年禮部會試天下貢士翰林擬進公名請命爲考試官公曰會試額取百人而某一邑就試者五十人中之多寡雖與試官無干使某預考試列寧免取議謗乎然此固不足恤但首館史事獨煩不可以兩人名進定考官乃止進曾公棨一人之名公得不預後百人中泰和預者六人議謗無自起也

## 戊申

是年公之夫人來自泰和未幾公被召命入直南城齋宮前之西廡與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公溥共事日承顧問應制所承顧問無非
聖賢大學之道所應制作率多仁民納忠之言以禁處不便於舉動也命中貴人陪友泰實更番與偕辰入而酉出焉自是免公常朝
賜宅於玉河橋之西

## 己酉

是年置直廬於南城河西而命公與公移直於此時來共直同堂各室居者中書舍人朱祚待詔周述四人者雖共直而事悉在於公二人至於要務則朱周不得預凡遇祭祀等事出宿在齋宮則中貴偕四人者夜宿直廬以俟
召命自是鄉試會試翰林不得以公名進請命爲考官矣公以
上見信任退取經傳之語爲對書之疏帖貼於私室賓客不見之處曰有謀猷則入告於爾后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蓋自視以爲勸懲云公爲人最慎密其不欲自衒恒如此

## 庚戌

是年五月陞公爲翰林院侍講學士階奉訓大夫冬隨
大駕巡近邊十數日還自是
大駕出巡遠近咸扈從焉十二月九日公之子珊生曾夫人撫視其母子靡所不至時從官皆扈蹕宿直於而姆子北門衆方與公於帳中爲少傅建安楊公榮慶生辰聞公生子咸爲喜曰此子亦今日生壽之徵也蓋公往日生子多不育云



## 辛亥

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公之子瑛生方閏月曾夫人病又三月卒
朝廷憫念賜賚甚厚先是元夕
上以太平命張燈于禁苑以與百官軍民共樂而公等獨夙夜寓直彌月不獲往預雖生子不暇顧及是子存母亡故傷恤之如此公亦感荷倍萬

## 壬子

是年公蒙
恩給官舟遣其外親進士羅崇本送曾大人柩歸葬泰和進士方汝往督有司造壙以前所
賜宅臨復賜于其南之城下冬公聘娶郭氏繼曾
天人

## 癸丑

是年公病蒙
恩遣中貴人范宏攜醫藥來療治范每三五日承
命一臨視必有錫賚病或寡效輒易醫藥如韓叔陽張子素盛起東札彥達胡秉恒皆院判御醫之有

名稱於當時者范滸亦於公曰勿以小愈輕出
必令安乃出耳公不能入覲者數月
上凡有貴近臣公雖不在前亦加之公叩頭曰
大地覆載父母生成恩孰有大於此感荷酬報百世難
忘公既病愈入覲有見
上好文學之上乃倣雅頌作詩獻者
上怒疑其求進遣人以詩示公公曰詩誠不工但有忠
愛之意遂釋然不加罪月餘乃知為御史鄭人張
楷也

甲寅

是年有旨
上雋於聖學者乃自湖湘馳奏勸讀大學衍義然其語
頗設詐遂致
上赫然怒即命逮籍其家既而令中貴人以問於公公
曰大學衍義一書宋儒真德秀述帝王脩己治人
之要在是誠不可不讀者俗士迂濶且處遠外不
知
聖上無責不讀故有此衆怒之誠當但緣於忠愛所發



無他也中貴還奏
上意稍解默然而思久之比逮籍至竟緩其法從善如
流若此公退因竊歎曰雷霆之下萬一不以實對
則其人虀粉矣久之始知其人為按察僉事姑蘇
陳祚也九月公隨
大駕巡邊過宣府萬全至蕁麻林等處而還公自被
召入直以來凡承顧問應制輒蒙錫賚月無虛
旬尤稱眷遇褒賚逾厚公之感激所謂
大地父母深恩厚德所不能過仰戴報酬百世難忘之
言未嘗失諸口云是月公承誥命並加贈公先
公侍湖彥和侍講學士階奉直大夫母曾安人繼
母劉安人俱加贈宜人妻曾安人贈宜人繼室郭
氏封宜人恭錄公等所承
誥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翰林學士之職朝夕左右所以備顧問
典詞命非內外百司之比故必簡學博履正之士居
之庶以稱厥官焉爾行在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擢
魁廷選文行兼茂事我
皇祖
皇考薦登侍從以至於今纂述編摩率殫乃力暨
三朝信史益克盡心是用進爾官資俾貳其長廉厚祇
飭久而不渝考質論思式稱厥服今特陞爾階為奉
直大夫職如舊用示褒嘉夫文學施之朝廷者必推
於先王之道乃可貴也而自古君臣之相知難矣朕
既不忘爾勞爾益圖懋厥官以永有嘉譽欽哉
皇帝制曰國家簡用文學侍從之臣資其論思以益治



豈百執事之倫哉有才行宜於是者其必有所自矣
爾贈翰林院侍講承德郎陳彥和乃侍講學士循之
父善積厥躬未試而歿乃有令子蔚為文臣慶澤所
鍾實自於爾是用加贈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
夫九原有知服茲寵命
皇帝制曰孝子之愛其親靡有存歿之間也故朝廷推
恩於臣必及其親所以體其心而重大倫也贈安人
曾氏乃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之母既因子受追贈
矣子今遷官亦進爾之榮命贈為宜人幽壤不昧光
賁無窮

皇帝制曰朝廷加恩命於臣下而必及其父母者所以重本勸孝也贈安人胡氏乃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之繼母肯因子之貴受贈矣于今陞遷復進爾榮贈爲宜人服此隆恩永光泉壤

皇帝制曰妻與已齊人倫之正也肆朝廷推恩其夫必有及之而存歿不間焉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之妻安人曾氏秉性柔淑而不永年夫既顯庸亦宜優進是用贈爾爲宜人服此榮恩九原永耀

皇帝制曰國家推恩於臣下而必及其室家者所以厚人倫之本也翰林院侍講學士陳循繼室郭氏克相厥夫茲特封爲宜人服此隆恩毋怠儆戒欽哉



歲終聖上不拘因命中貴奭范一人諭旨於楊公溥與公可供入文淵閣其事時榮溥二楊公素以上凡顧問制作多注意於士奇與公且二公又同鄉非共有比不欲公來其事恐非已便比新歲上賓天託言且夕實錄事與留公以專纂脩故諸雖出二楊用計然公實辭

己卯

是年公商直於文淵閣之東閣預聞討論文學之事日與侍讀學士王公直侍講學士王公英三人者偕而會食則三楊公者俱同既而公受命脩宣廟實錄共於聖德神功之盛得於躬遇而日親者猶徵實焉

正統元年丙辰

是年禮部會試天下貢士 命公偕學士王公直爲考試官同考官則太常少卿魏驥諭德黎恬脩撰王鈺同叙顯叔別孫曰恭馬愉檢討陳璉皆推選於翰林非比泛聘於尋常者而得士之精實亦非尋常之比蓋以聖上龍飛初科不可不重故也三月公預受勅兼經筵官自是日與少傅楊公士奇等日侍講讀於上前至於刪正講章受選故事以進則出二三入手公預其一恭錄公等所受 勅諭

皇帝勅諭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等

朕祗承

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人而卽位以來夙夜求爲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九日御經筵命爾輔知經筵事士奇榮溥同知經筵事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侍講學士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撰馬愉曹鼐兼經筵官溥衷穀愉鼐專侍講讀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大道原於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相與討論

胥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狗好庚幾明之於心
誠之於行以與治化以禍蒼生用不忝
天與
祖宗之命欽哉故諭六月公兄靜循先生令終於家訃報公痛哀詞於父郎乞銘于同里少傅楊公士奇爲歸葬焉蓋公兄弟少孤公所賴以成立又兄力也

丁巳

是年公所分修實錄以成六月聞再繼母之喪蓋母公自初生所賴以乳養者初公先公得附所者推云此子好命但于父母不利故以託母且語之曰汝可用心乳養倘得成人當令爲汝身後服三年喪後公父母果皆早卒母遂爲公繼母同居共版籍焉至是當道者欲上請令公奔喪即日起復公乃告曰某非但報母恩且恐孤先公命而兄蓋孝日短盡忠日長幸憫愚志遂止公得終制給驛



八月至家葬母先公墳圍并爲先父母作享堂立望石膳所受
誥命贈父母妻者焚告祭於墓道

戊午

是年公作祠堂於居第東以奉三代祖考妣祖母劉夫人喪於清溪書院故址遷葬十都梁家潭上馬蹄岔舊址向乾亥宣德七年
欽差葬公曾夫人墳山之東頼江經其下而東史館進實錄公蒙
恩頒至所賚金帛

己未

是年九月公服母喪二十有七月畢徧告祭祖考妣服除

庚申

是年二月公留次室莫氏居守家室而來挈舟啓行赴京五月二十日至六月復授翰林侍講學士兼
經筵官如故

辛酉

是年八月公受
命考應天府鄉試　南京太學生及識句士

壬戌

是年五月公任侍講學士九載陞翰林院學士兼
經筵官如故

癸亥

是年八月公受
命釋奠　先師孔子奉　勅撰太學進士題名記

甲子

是年三月少師楊公士奇卒四月二日
上在經筵命公入　文淵閣用事既而中貴傳
旨恩制等文及大官給膳悉同士奇日侍
經筵講說經史故事如故



乙丑

是年三月
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預爲讀卷官八月
命公釋奠　先師孔子公以炙火不敢親祀事辭乃更
命學士錢公習禮十月陞公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所任事悉如故

丙寅

是年二月公受
命釋奠　先師孔子

丁卯

是年八月公受
命釋奠　先師孔子公承
誥命弁賜公祖考覲定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公先公侍講學士彥和如之贈公祖妣劉繼祖妣劉加贈妣曾宜人胡宜人妻曾宜人及加封繼室鄧宜人俱爲淑人禁錄公等所承

誥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經筵之官所以陳論道德備資顧問非專講讀誦習而已館閣之職所以參預謀猷毗翼政理非專文學辭命而已國家列官以經筵兼館閣往往寵以重秩固有自來而朕尤意嚮之蓋信任之篤委託之重非其他可比也然非操履純正文學該博明於體要之士則不輕界咨爾奉議大夫翰林院學士陳循登自賢科廷魁多士歷官禁近荐事

三朝紀述公精克稗信史暨朕嗣統之初兼以經筵之



務兼居館閣朝夕論思顧其坦亮謙溫端方廉慎明於古今朕心眷倚雖常並諸文學侍從之首然未恢于好賢用儒之懷肆特進卿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尚推古先聖王嘉言善道啟沃朕心底于至治以副簡任儒術之意卿其懋哉

皇帝制曰國家羣臣勞勤於君事者咸得推恩榮其祖考矧惟經筵館閣史局之臣而勵之以講論經史參預機政者哉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祖觀定安恬務學蹈義歿仁啟於後是爲朕臣爾推厥所本宜有褒嘉今特贈爾爲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寔漠有知服茲寵命

皇帝制曰爲君欲其臣盡忠於國者則必體其心而從其志昔古聖王知人情之莫不孝於親也故制推恩之典以申獎勸之意朕方任賢贊理則必有以褒榮其親而恢其志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祖妣劉氏積德垂慶暨於孫子在朕左右日效勤誠茲特贈爾爲淑人賁命之榮永慰宾漠

皇帝制曰君之於臣褒榮之命必及其先世者所以溥仁恩而隆敎本之義也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繼祖妣劉氏夙有令儀著于閨閫善慶所萃致



有賢孫勵翼在廷贊予于治揆厥所志褒命宜加特贈爾爲淑人錫賚九原用垂永世

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能勝任國事者國家推恩必及其親固以旌寵賢者蓋亦嘉答其所生也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父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彥和義篤鄉閭惠賜窮乏存心長厚終始弗渝德既裕于乃躬慶斯延于厥後致有賢嗣爲朕臣弼朕方與其成績肆申勵於所從特進贈爾爲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命典之重賁于無窮

皇帝制曰賢才爲國家典辭命參機務講論經史以弼

成治功者亦惟承世澤服家訓所致肆褒崇之典必
及其親所以隆恩禮昭善教也戶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陳循之母贈宜人曾氏孝敬慈仁作配君子
克生賢嗣侍朕于朝簡厥所從宜隆恩典嘗因子而
兩受贈矣今子復進厥官爾亦宜加申錫特進贈爲
淑人惟善有後惟德有開服茲榮命昭于永世
皇帝制曰人以有子爲榮士以顯親爲孝故士有祿秩
者褒恩之典必及其親以稱其致孝之意況於館閣
侍從之臣乎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繼母
贈宜人胡氏恒德惟懋作配君子致有賢嗣爲國近



臣已嘗兩膺褒典今爾子進厥官揆厥本源宜申錫
命特進贈爾爲淑人用賁寵綏永世有光
皇帝制曰古之君子爲邦家之用能效其忠勤者亦惟
其室家之賢有以相之而國家之令典則有封贈之
命不以存歿而有間焉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陳循之妻贈宜人曾氏克相君子曾不偕老嘗兩因
夫受封贈矣茲爾夫進厥官爾宜申錫榮命特進贈
爲淑人冥靈不昧服此休光
皇帝制曰稽諸國典婦人之貴以其夫與子有官秩則
加恩之典必及之所以榮內助之賢也戶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繼室封宜人郭氏作配君子內
助克賢茲因夫之進官宜申錫爾榮命特加封爲淑
人尙敦淑範以率閨門

戊辰

是年三月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爲讀卷官公謹錄洪熙宣德正統所授封贈勅命制詞凡二十道刻石題曰三朝綸綍之碑遣男瑛珙琮歸泰和立于居第祠堂之前南向以識百世不忘上恩之意而刻本宗世系于碑之陰使子孫永知所自而敬仰焉令郭夫人率二子歸主其婚娶八月公受命釋奠 先師孔子

己巳



是年二月公受命釋奠 先師孔子春夏皆旱六月南京奏大內火宮殿俱災以奏示公公曰天心仁愛君上示警莫大請頒恩詔大赦天下以回天意遂命草詔視草未畢大雨終日又數日公以病在告未幾聞郭淑人凶訃七月虜犯邊上欲親征禮部尙書胡公欲同百官請毋親行遣人問公何如公曰此誠切要急上請不可緩雖獲亟議勿頋已而反得褒荅然勢有不能止公曰此必輔行者之過也嗟嘆久之八月駕留虜庭十七日聞于京又明日有言擁立郕王者公遽言曰虜恃理屈而情畏大勢必不敢久留聖上車駕今但當立皇子正位東宮以郕王輔徐圖迎復則是豈容有他議耶遂奏皇太后有旨詔二十二日頒行天下翼日公以此叢恩進戶部尙書仍兼本院學士何以之後爲郕王者紛然衆皆相仰而起景泰之立遂不能止公惟與故二三內臣力以保護

宗社迎復
聖駕爲心早夜督同所司招集中外軍馬專務戰守以
固人心以防殘寇卒得如志願焉十月十日虜酋
也先以
太上皇帝入京師悉衆侵德勝門直欲犯
闕頃遣人來索大臣胡濙王直于謙出迎
駕公曰此必詐計宜先遣使問安與
駕在否果在卽出迎不可輕視者還報見
太上皇帝力言虜貪無厭奉
駕還但使以爲娛內侵耳公曰若然宜壓獎首將固城
守拒誠心以誘之愼勿輕戰蓋彼我勝皆危道我
勝固善奈何
駕在虜營恐非全利彼勝則中外俱難保姑令城外
各馬坊焚所積芻困之不數日賊馬饑野無所掠
非遁卽降既而虜見積草火聚拍手頓足大駭又
明日見烈風盛雨彌晝夜衆愈恐公亦恐久則變
生乃請手勅傳召宣府大同永平遼東各邊守兵
數萬星馳赴京邀迎
聖駕以城外皆虜營道梗乃遣夜不收五人令各齎一
勅分投東北二路任用智巧昬夜取道以往防虜
遏截以爲但得一達事卽濟矣既而止二勅得傳
達其三爲虜所截一見勅始懼而有退志十五日夜
也先以十七騎脫身先遁至十七日從紫荊關出
口留餘衆殿以防追京師人心稍定數日宣府之
兵先至卽命西追虜衆而止
遼東等處邊兵令守備如故

景泰元年庚午

是年中貴諭 旨於公等欲尊生母吳氏爲
皇太后令考前代故例可準者具以聞公曰故事惟有
宋以生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妃事可準以行餘無
況今
皇太后受尊號在先自古尊無二上中貴以言不允必
欲重尊生母公曰必尊
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乃可亦不允止許加二字乃以上
爲尊之至聖爲德之至尊爲
上聖皇太后八月公受 命齎奠 先師孔子十五日
太上皇帝駕還京師先日 公關中貴見語明日
駕回迎居南城公曰然不若然非但日逐朝謁爲親雖
三五日一見有所不便身乃欲如恭臣朝朔望而

已乎爲之嗟嘆久之既而
上聞此語於中貴前拒以危言使之聞之蓋疑公有向
儲之心公遂不敢復有所云後禮部數請令百官
朝朔望告不允公語禮部官曰請雖不允然不可
不請也中貴問公
上皇駕還當詔告天下否公曰此誠
天佑國家所致曠古所無豈特當告天下更須肆赦以
後
上皇悲慶語聞乃令諸司案具合行事宜來進公以所
聞
上皇過大同時赦免充軍官出城朝見者令復原職一
事請并行之雖載詔條所司以非其擬者卒見廢
關公疑必有所授不敢深究自是蓋加謹加懼無
所補而壞大事九月公受 勅同知
經筵事恭錄公等所受
勅諭
皇帝勅諭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朕以眇躬祇
膺
天命嗣承
祖宗大統臨御兆民顧惟負荷之可勝必由問學之能
敏茲以九月十六日御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
經筵事爾循與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穀同知
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翰林院學
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
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國子監祭酒蕭鎡左春坊
左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爾循并穀淵輅日侍講論翰
林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六經載帝王之道而萬
世仰治教之則以我

祖宗之聖尙猶銳情於斯况朕安所務而不然卿等其
務端心竭誠相與講論殫其極至毋隱且狥徙事歷
名必二帝三王之蘊與得於心而施於行俾四方萬
國之民還蒙其德而被其澤斯足以副朕之素志欽
哉故翰十二月公承誥命并加贈公祖考侍郎兼學士觀定先公侍郎學士彥和俱資善大
大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公祖妣繼祖妣劉淑人妣曾淑人胡淑人妻曾淑人繼室鄧淑人
俱爲夫人恭錄公等所承
誥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經綸機務必體任親地容之官咨訪大
猷宜就業純行正之士所以論思政理而著之謀謨



潤色斯文而見於號令者也豈他材謀爵秩所可倫
哉然非學有本原可以圖治體文有師法可以代予
言素著聲望之良曷足以膺是選咨爾戶部尙書兼
翰林院學士陳循制科首選綸閣宗工明乎古今志
于道義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祗奉
五朝屢參國史制誥同知經筵榮歷三紀左右爲德朝
夕納忠朕方圖任舊臣卿乃獲眖新政顧始終之克
懋豈崇報之可稽是用授以資善大夫錫之誥命用
示褒嘉於戲啟沃之功朕有望中正于哲輔猷納之

篤卿可昧仁義之遠圖惟誠敬可以敏事功惟仁恕
可以敷利澤往益懋哉康副朕懷
皇帝制曰自古積德之深者必昌其後爲國之功者必
顯其先故朝廷推恩莫重乎致本而子孫爲孝莫大
于尊親然欲有以體其心非是無以愜朕志贈嘉議
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觀定乃戶部尙
書兼翰林院學士循之祖學究諸古德裕乃躬延譽
鄉邦垂慶孫子爲朕近弼克效忠勤揆厥所從宜隆
恩典特進贈爲資善大夫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
如故於戲褒嘉榮命既承賁于冥靈啟廸良謀尙俾
昌于來繼



皇帝制曰人臣事君以忠固本其累世之積德國家使
臣以禮必先于原始而推恩忠厚之政所存激勸之
道斯在爾贈淑人劉氏乃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
陳循之祖母蹈行德善作配君子慶澤所本生此令
孫朝夕論思在朕左右宜有寵錫以示褒嘉茲特進
贈爾爲夫人服此休嘉永光幽壤
皇帝制曰爲臣而能忠以事上者善有所從故上之欲
仁以惠下者恩無不逮厚其寵數所以遂顯親之心
服乃光榮斯以見貽謀之效顧茲逈與契朕心戶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繼祖母贈淑人劉氏有孫彌朕克效忠勤揆厥所從多廸懿教可無褒典推及冥靈茲特進贈爾為夫人尚庶後昆永綏厥位

皇帝制曰為人臣而能事君以忠者必遂顯親之心為人父而能教子以義者必蒙推恩之典惟官愈進而忠愈勵肆親愈顯而恩愈隆斯以見下無息瀦之心上有激勸之道也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彥和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循之父鄉邑善人垣圍佳士履仁蹈義恒揚忠厚之風惘匱賙貧每汝忠信之譽慶垂賢嗣為朕哲臣雖屢膺褒



典於

先朝尤宜申寵數於今日特進贈為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如故咨爾冥靈服茲顯命尚於後嗣綏庶無窮

皇帝制曰人臣闡義訓於家肆朝廷得以彌其治國家推恩典於下故人子得以顯其親雖因資孝以事君亦必以貴而及母爾贈淑人曾氏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母秉明淑慎盡相成之道於家恭儉慈仁施教訓之德於子肆朕得資治之佐而爾膺褒善之榮恩典所嘉宜隆無替茲特進贈爾為夫人服茲寵榮永光幽宅尚綏爾後勉效忠勤

皇帝制曰士之仕而舉其官者必有所由恩之推而及其親者蓋無可畧緣人情而制命敷循國典以錫寵榮國旌有位之良實勸天下之善爾贈淑人胡氏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繼母婦道以順母德惟慈肆祚乃家克有賢嗣與以彌治為朕忠賢宜有褒榮以昭寵貺是用進贈爾為夫人服此茂恩永光幽宅

皇帝制曰朕用天下之材以任共政之職恩數所及既為其祖考之華禮秩攸加必增乃閨門之賁所以始



人倫而出治道敦世教而著國恩也爾贈淑人曾氏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妻懿行淑德婉于令人相助之勤休有華闊肆朕賢弼厥秩用崇爾效彌彰可無褒答是用進贈爾為夫人服我命書尚其不泯

皇帝制曰允著內助成家之美斯膺殊錫稱善之休故夫為竭心效用之令臣則國有推恩及配之盛典茲雖故事寵賁難逢爾封淑人郭氏乃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之繼室淑慎恭儉譽于閨門累相其良忠以彌朕允宜受祿以綏厥家曾不永年可無褒

恤玆特進贈爾爲夫人尙其如存服我榮命

辛未

是年三月廷試禮部所上貢士公爲讀卷官朝廷閣自洪熙宣德正統年間文臣官一品者惟內閣官其他間有一二則皆

先朝諸輔玆二年來各部官一品者已二三人而內閣臣尙仍舊職遂陞公與高穀俱少保階榮祿大夫尙書如故兼大學士而公則文淵閣任事並如故公辭乞仍舊職至再不允八月公受

命釋奠先師孔子奉勅譔太學進士題名記

壬申

是年廣西土官都指揮黃玆希恩寵自廣西馳奏請

上立己子爲皇太子泰至不發遣中貴以玆意覘公等公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堂堂

天朝得無欲天下後世之譏乎

上知東宮向爲公所贊襄立者毅然語中貴曰自古父有天下傳之于子未聞有識議起遂命以奏示百官令會議以聞既以衆議更立一時選擢東宮官爵除他職外其任師保傅者至二十有三人其中增職品秩不踰舊者七人俱食舊祿公其一也蓋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固辭不允者至于尙書大學士任事俱如故既而公以衰疾乞放歸田里章再

上不報武人有希恩寵告言內臣交通南城受賚者指有姓名

上欲窮治公倂有閒因與中貴論曰人臣念所主雖不能無此心人情畏死決不敢有此事而況所指之人在此在彼宮貴均一何苦棄安就危萬一事出詐罔寧不害及忠良且破上下之危疑乎語聞遂止公率內閣同官集古聖帝明君行事名曰勤政要典上之公承

誥命并贈公曾祖考源可加贈公祖考尙書兼學士觀定先公尙書兼學士彥和俱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公曾祖妣沈氏加贈祖妣劉夫人繼祖母劉夫人妣曾夫人繼母胡夫人妻曾夫人繼室郭夫人俱爲一品夫人恭錄公等所承誥命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保傅之崇實是乃臣工之極選弼一人而宏治化均四海以展謀猷敬明啓沃之惟艱張大輔成之匪易矧職一以兼衆在周德而備材凡今所選經筵史局館閣樞機鼎傅之良率多永樂洪熙宣德以來登庸咨勿之舊故玆寅亮尤簡厥脩咨爾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文學該通器識宏遠夙有聲望蔚爲名臣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于朕咸跡顯庸敭歷丞弼卿佐命令鈞衡並切機要際國家之危患輸忠實之小心肆宏濟於艱難致茂猷於康吉夷險不易其守夙夜匪懈其勞宜伸眷倚之懷用錫綏寵之數可授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同知經筵事如故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屬老成處盈滿而不驕豈煩訓飭服此休命往惟欽哉

皇帝制曰國家從古以來必具材猷之士方錫寵獨人臣自祖以上非乎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其獲褒顯於數世之後必積德善於百年之前此君子所以慶衍於孫曾而朝廷所以恩洽於幽遠宜須與數以旌善人爾陳源可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尙書文淵閣

大學士循之曾祖篤行有聞懷村不試致茲餘慶及
于曾孫肆于纘嗣之初得有倚畀之託宜旌所本無
遠弗屆特追贈爾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尚隆祐澤綏爾後昆
皇帝制曰君子之積善不但在一時而必至於久遠故
天之錫慶不但在其子而必及於孫曾天既緣本而
厚其末朕當因流而旌其源此天與朕福善一也爾
黃氏乃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陳循之曾祖母有德名家作嬪賢士恭儉刑於姻族
慈孝著于閨門慶衍孫曾爲予丞弼宜有異數答其



前人茲特追贈爾爲一品夫人尚茂餘休永庇乃後
皇帝制曰國家方倚任弼亮之臣以光大我
祖宗之業乃有積累德善之士以成就其子孫之賢進
位既顯而諡增推恩雖隆而未已蓋上以答貽謀之
德於既往而下以勵移孝之誠於將來爾贈資善大
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觀定乃少保兼太子
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循之祖學足以準躬
行足以善俗名稱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致用
五朝兼領庶職可無榮命以旌所從茲特加贈爾以榮
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用詔爾靈永康乃後
皇帝制曰古者婦人之貴或因其夫或因其子與孫蓋
非夫與子孫雖有過人之德首俗之行無所托以表
見於世今朕輔臣有賢祖母育德勵行以成厥孫追
賁幽靈可無寵命爾贈夫人劉氏乃少保兼太子太
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祖母族稱時望
德爲女師仁惠加於宗姻善慶在於孫子致以才猷
之美爲朕心膂之臣宜爾蒙恩有隆無替茲特進贈
爾爲一品夫人歆予寵章福爾賢後
皇帝制曰凡人臣大父母獲因其孫蒙恩屢至膺顯爵



者未有不由積德累仁之深而致然也惟其積累之
深故其寵榮之茂愈久不替此固天之酬答善人而
實朝廷因之以勸孝也爾贈夫人劉氏乃少保兼太
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繼祖母德
著閨門敬存蘋藻敎事上之孝敬重逮下之仁慈致
有令孫爲朕丞弼宜膺福報以表德施茲特進贈爾
爲一品夫人服我寵光永賁幽室
皇帝制曰朕惟士既恬於謀身而急於行義天豈簡於
報德而緩於旌仁夫嗣世生賢雖出於天之所畀而
推恩錫爵實本於朕之所嘉肆泝流以及源屢綠存

而顯歿必龍以寅亮之職乃足為德善之華爾贈資
善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彥和乃少保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太學士循之父仁恕寬
平見稱於里族忠信直亮著譽於鄉邦既有子以典
我命令樞機可無恩以答爾純良長厚肆五錫於褒
命俾屢承於寵恩特進贈爾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
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使人知有德之士雖
沒著無窮之休服玆寵榮永綏後裔
皇帝制曰朕惟君子貴窮人爵雖不及顯其親於當時
朝廷寵錫天章實欲以昭其德于永世自非積善行

義之有素安能獲福承慶之無疆凡有子為朕丞弼
之臣由其親懋乃善義之懿爾贈夫人曾氏乃少保
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母儷
配名宗成助相之美撫育令子施教益之良使彼得
世其家由爾能躬厥道追原所本宜有異恩匪圖褒
大臣之親且以彰盛朝之典玆特進贈爾為一品夫
人服此榮恩永綏後嗣
皇帝制曰凡君子之事上也莫不欲盡其忠親朝廷之
待下也必有以遂其孝以朕股肱心膂之母可無綸
綍華袞之褒緣其子而推恩爵於幽而示寵爾贈夫

人胡氏乃少保戶部尚書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
士陳循之繼母早歸德門聿修婦道作止一於恭儉
俯仰極其孝慈淑慎之稱藹然福慶之驗大矣可無
異數以示寵榮玆特進贈爾為一品夫人榮命所加
其永有耀
皇帝制曰婦人之德如玉在璞人雖見璞而不見玉而
其含輝光雖山不能秘故有令德懿行而不得聞於
人然能助相於夫自不容以不著況朕弼亮之配尤
有可察而易知之者乎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陳循之妻夫人曾氏少攻女學秀于

閨門嬪于輔臣而不偕老雖累受
先朝之恩錫宜荐膺內助之榮褒爰有寵章慰其永逝
玆進贈爾為一品夫人咨爾幽靈尚其欽服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國家得才猷之輔以濟於艱危未
有不由有賢淑之配以為之助相其所以獲表見於
永世亦何莫非克贊夫良人雖歿著無疆之休使人
知有德之報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陳循繼室夫人郭氏女德之純宗姻所譽歸于
丞弼克相乃家期偕老於光榮胡弗終於壽祉宜申
寵錫以賁歸全玆特進贈爾為一品夫人垂耀無疆

召致休命

癸酉

是年皇太子冠命胡公濙高公穀掌行冠禮旬月之後前
皇太子更封沂王之冠乃命公與何公文淵掌行二
起錫賚亞輕相懸蓋
上以公嘗有無易樹子之論出於向舊故耳亦古人取
甚而歎之意也公因
大衆示警自以濫居保傅不能毗輔所致乞賜罷黜別
任賢能不允其屢乞罷歸不允者以其能知
先朝典故內閣事體文辭製作之類而然中貴諭
旨於公等曰正統年以歷代臣鑑頒賜臣下其采可
以爲君鑑者以聞乃采古昔帝王善可爲法惡可
爲戒者進名曰歷代君鑑以備觀覽公聞
上禁掖慢游事乃率內閣同官上疏諫及勸
上惇孝友任賢德躬勤政戒後用大臣與公同預閣前
事者訐公附其名於疏後疏奏
上召公等入見



問曰卿等言禁掖事何自而知公曰得於都人之口伏惟
陛下有則改之誠
宗社生靈之福也
上曰朕有固當改矣但君臣爲同體愼無聽人離間公等
悚懼叩頭謝自是不復召見矣既而所名者有見
上不悅竊訴於中貴曰疏實出某之手令某等預名耳
譴恚失而然也八月公受
命撰釋奠
先師孔子加授
公光祿大夫

甲戌

是年三月
廷試禮部所
上貢士公爲讀卷官公
上疏引年疏曰臣陳循謹
題爲老疾等事臣原
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由進士永樂十三年除
授行在翰林院脩譔歷官四十年實年七十歲久
患寒濕氣等病一疾在身行發痛不可忍持碩艱難
加以目昏日深一日衰邁不堪恐預任使切思濫

列聖天地之大恩無片善涓埃之小補材識德薄久已
媿於庶官體病日昏茲愈加於聵聵因人成事苟
祿致災豈但若容耶不當居苟在他司例亦當退
如蒙
聖恩憫臣前所照依七十致仕定制放歸田里專任賢
能庶免誤事臣不勝感戴
大恩之免譴昧死翹伏候
勑旨欽奉
玉音卿歷事朝廷有年況是內閣師保重臣朕以朝夕
賴卿匡輔治道難照常例雖稱引年所請不允明旦再上
旨允懇切疏曰臣陳循謹
題爲老疾等事臣昨乞
恩放歸田里荷蒙
大慈不賜允命切惟清要之地衆所奔趨賢才之途礙
難循占雖犬馬之心不忘於報
國柔桑榆之境將迫於盜竊之譏足知難誠切在躬之
念忍羞廉祿負逆揣背之識固
聖明大能曲賜於包容而宅俊鮮不陰懷於愆墟況才



有限而難強兼病不減而益增更冒寵榮必速顛
躓乞投閒散以諒棄遐望
朝廷開通賢來愚去之門顯
國家成就難進易退之上臣雖老死不忘感
恩無任懇請之至謹翹伏候
勑旨不報數日之後
上因他事召見因諭公曰
朕以
先朝信用之故留卿乃苦求去如此何耶公叩頭曰臣實衰邁不堪
任使加以庸劣無補徒取竊祿妨賢之譏而爲
聖明知人之累叩頭乞身逾力不允八月公受
命釋奠
先師孔子中貴諭
旨於公
上欲有所述作公曰永樂十六七年之間
太宗皇帝嘗命儒采天下地理古今事物之詳以命儒
臣編集共爲一書以成當代之制臣亦在纂脩列

後未成書而止必欲有所述作莫如成此一書宜
亦繼述之一端也中貴以言遂命進士分投四方
搆求其未備者又以資治通鑑綱目無宋元事命
辛儒臣倣朱子所作例續合共爲一書二書並
勅公等爲總裁官纂錄公等所承
勅諭
皇帝勅諭少保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等朕
惟古昔帝王盛德大功載諸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與
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著於仲尼褒貶之書足
爲鑒者不可尙矣朕既夙夜留心于玆然惟善惡不
備則或鑒戒不周顧自周威烈王至於梁唐晉漢周
之五代事書于朱文公通鑑綱目者亦天下後世之
公論所在不可泯也朕嘗三復有得於心獨以宋元



所紀未及預玆竊有歉焉卿等其以二代史書參酌
倣文公例編纂上接通鑑綱目共爲一書以備觀覽
應用編纂官屬其推勤敏有學識者悉具官職姓名
以聞夫稽古右文實朕心所欲肆命卿等爲之其尙
精務毋忽故諭 既而公奏
勅撰太學進士題名記
乙亥
是年二月公受
命釋奠先師孔子公率儒臣纂修天下地理書成
上表進呈
賜名寰宇通志命鋟諸梓既而公以總裁增授
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保傅尙書悉如
故其他陞秩不差六月公奏
勅讀重脩南京
先聖廟學之碑
丙子
是年公以衰疾乞骸骨歸不報
天順元年丁丑
是年正月景泰不豫不能躬祀
郊廟社稷十四日至不能視朝參公乘此拉同官高公
穀三四人間中貴與安在
行順門裏耳坊內相與直造其所告於興曰不樂年
問
大駕或三五日不出視朝令百官赴
東駕朝參啓事此是
祖宗德例公所知也但無力不敢言及請
上皇復大位耳始曰今事如此必須請復
正統東宮庶可代視朝參望公入爲某等面達此意
典公首肯徐曰此公等大臣事與安惟當贊成於



內公卽偕諸公出與禮部侍郎鄒公幹姚公夔等
議曰此大事宜會多官共爲之人衆則有可從之
理比多官至從否不一公曰從者請先親筆書姓
名於奏稿由是漸相倣從者遂衆明日章上批
答不允又明日公等欲倡率文武百官再連上請
章期必允乃已凶章尾列官職姓名數多書錄爲
煩比完日晡不及上矣未日門未啓特月進至明
禮部主事俞欽捧章進至 左掖門下門官不納
尊遇中外多官奉迎
聖駕重登寶位朝野忻戴懽呼 萬歲既而
上退御文華殿公被召命至前叩頭面見
上諭公令仍舊視事又明日有邪佞之人徐有貞者平
昔爲公屬官因果求公脩法薦已等事不從恨公
主是有貞以迎
舊功日侍
上前遂恃此勢欺罔進謗毀公又復脅使六科捏詞彈
劾上賴
聖上仁明卽賜原赦明日有貞又復脅使六科十二道
官弭彈并脅多官扛問罪犯公竟被謫戍遼東鐵
嶺衙所以然者無一不出於有貞構陷也時公東

行寓道與在謫居之日摘取古人詩句之在心者
成絕句以詠其所存所歷所感並和凡千餘首分
爲十卷名曰東
行百詠集句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是年十二月公謹撰進呈
皇朝中興
神功聖德頌凡四章各百句七言近體詩二十首奉
玉音陳循進的頌詩送翰林院收着既而陳循進文本
玉音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效勤勞因被不亨等挾松



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是非明白情實可矜特
發回原籍爲民聞任公感
皇上恭念大恩不忘然此得非公忠愛存
心之所致歟恭錄公所進頌詩並序
臣循昔曾明事
中興四朝
仁聖於今有四十有餘年矣近蒙
宥罪謫戍極邊
厚德深恩無由補報憂惶感激難已于情謹撰
神功聖德頌凡四章近體詩二十首齋沐百拜昧死表
進切以

皇朝實錄之事人不能觀堯衢鼓腹之詠世所街傳但
一昔帝德煥乎古今多因公論出於田野況愚臣朴
肖曾親覩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當時荷
聖主寬仁諒不棄螻蟻之微芻蕘之賤於斯世自念活
無多自懼隕目以孤
恩恒揣死有餘辜肆竭誠而效頌雖管窺蠡測不盡
於 高深望錙銖銖收益增於
隆盛上禆
垂憲之萬一下資擊壤之衆羣歌詠揄揚懷思祝頌



臣無任戰慄悚懼之至謹言
恭頌
太宗文皇帝頌一章
惟皇
上帝 篤生
太祖 削平僭亂 奄有寰宇
天眷有歸 爰膺歷數 乾坤清寧 綱常振舉
皇皇
太宗 繼體承緒 廣大高明 聖神文武
勤儉溫恭 恐山

天賦　以仁爲居　以義爲路　以禮爲門
以敬爲所　道合羲軒　德符舜禹　日新月盛
人歸
天與　爰自朔方　提衆萬旅　靖安國家
飭正
皇慶　士馬甲兵　熊羆貔虎　威而不殺
所至熙豫　甸侯要荒　宗親臣庶　尊之則君
親之則父　愛戴歸仰　心悅誠附　東西朔南
蠻夷戎虜　謳歌朝覲　懽忻拜俯　航海梯山
貢珍納土



皇情謙抑　不遑寧處　業業兢兢　罔間晨昏
好問好察　樂聞樂取　惟賢是用　靡擇微鉅
惟忠是納　靡論新故　豐潔烝嘗　儉約服御
以戎貽安　以農藏富　省耕視歛　春補秋助
惜才好生　賑窮恤苦　厥勢恩矜　寸邪思去
福威予奪　威率準矩　福予從厚　威奪從恕
憫災原眚　宥過寬誤　秀發朽枯　春回寒冱
禁暴刑亂　罰終殛怙　上行下從　一舉百懼
信堅金石　恩洽孚普
寰震悅鑒　寒暑順序

皇祗昭格　多黍多稌　爰建兩都　益勤萬務
纘承
先志　隆長國祚　南交北狄　恃遠負固
天戈所指　悉遵懷撫　武功既脩　文德誕布
表章六學　日星昭著　垂法萬代　揚休千古
玉葉金枝　永作民主　繼繼繩繩　尊居九五
於萬斯年　受
天之祜　詩凡三首
文祖龍飛自朔方首登
寶極繼



高皇欽明濬哲符堯舜勤儉寬仁邁禹湯一話一言循
典則三齋三沐奉蒸嘗子孫式克遵
成憲蟄蟄繩繩萬代昌
右一
天生一體
聖明君况是重華繼放勲家國早承平禍難華夷溥見
靜妖氛方當歸馬散牛日大布
經天緯地文四海八荒琰歷治
宸衷尤不倦勞勤
右二

皇明永樂際中興雨順風調至治巍蕩蕩

仁恩兼德化巍巍

功烈與威靈　聲名萬古齊穹壤　事業千年煥日

星痛望鼎湖龍去遠不勝號拜想

儀刑

右三

恭頌

仁宗昭皇帝　贊一章

穆穆

仁皇　聰明齊聖　徽柔懿恭　齋莊中正



爲道惟隆　爲德惟盛　倘情婉兢　恒存戒儆

仁已如堯　愈務細行　孝已如舜　愈崇至敬

匪假人爲　實自天性　聖瑞斯符　國本攸定

早以重華　上副

萬乘　教令所施　爭及兆姓　恩同雨降

學與日新　法健如乾　知幾如神　寧志以道

立愛自親　代理家國　攄衣類禮　勤儉是式

精白是陳　起居惟則　背册念民　立賢無方

問善有欣　好問樂取　舍己從人　獎忠尚質

欽武右文　躬率臣隣　上贊

至尊　視民如傷　望道未覩　弗遑寧居

日隆師古　禮樂交變　詩書錯啓　夏時殷輅

周兒部舜　雖精尤詢　無間起處　法言遊耳

獨堯亦取　與辭異道　遜志必拒　惠鮮孤寡

賑恤貧窶　保扶貞良　獎誘平恕　終日乾乾

惟此是務　爰膺

天眷　出震乘離　光被四表　格于兩儀

臨照有赫　垂拱無爲　甸侯五服　蠻貊九夷

如星北拱　如水東馳　歸

皇之極　無偏無陂　順



帝之則　不識不知　人效忠蓋　神獻禎祺

雨暘應候　寒暑若時　物無疵癘　世底雍熙

禮讓之風　仁厚之俗　接壤連城　聯里比屋

皇尤謙屈　不自滿足　益勤萬務　逾敦九族

視遠聽德　達聰明目　重賚薄征　緩刑急育

擾除孽兇　哀矜庶戮　康衢興謠　華封效祝

願

聖人壽

儲皇萬福　子孫嗣統　承綏

天祿　詩凡三首

皇皇

聖帝百王歆允塞溫恭冠古今　出震乘離昭聖瑞祖

堯宗舜渙徽音宏敷仁德兼文德允協民心與

帝心小大愚氓叨　寵眷獨慚淺薄負

恩深

右一

早居儲副侍　鑾坡賢長偏承

帝寵多教養民生咨稷契緝熙

聖學賴邱軻　政師姬徽寬征意　志慕堯衢擊壤歌

蕩蕩難名何以頌



太平天子建中和

右二

仁皇昔奉

文皇養一日三朝謹問　安九鼎入珍躬視膳婉容愉

色面承　歡劬勞萬感

親恩重誠敬千憂子道難

龍駕已遂純孝在恭書留待後賢觀

右三

恭頌

宣宗章皇帝頌一章

巍巍

宣皇

天賦勇智　溫恭廣淵　崇高富貴　大昭聖符

早登儲位　丕業承乾　惓惓輔治　萬善格

天重華協

帝遂主罔禋　嗣守神器　政先仁術　化敎孝理

聰以民聽　明以民視　納直如流　用人惟己

精一執中　難慎選士　述事繼志　持盈守成

成憲是式　古訓是遵　綏猷得化　信賢任能

妙運睿算　嚴詰戎兵　親討有罪　躬征弗庭



氣勢山嶽　號令風霆　不戮而殄　不創而平

從脅罔究　稔惡有懲　聲震夷狄　衆仰威靈

妖氛參息　海宇清寧　制禮作樂　和敬兼具

儀中節文　音諧韶頀　上奉

宸闈　恒致悅豫　下育邦本　咸被生聚

尙不自滿　師古爲傳　世必羲軒　治必堯禹

道學孔孟　謨烈文武　聖賢之域　詩書之府

出入訛游　宵旰臨御　匪徒敦己　兼以垂裕

旌淑別慝　修禘奉嘗　安邊柔遠　覩民有方

不鄙庀善　不遺寸長　不貴異物　不侈小康

巍乎煥乎　功業文章　比隆往哲　侔德
先皇　光昭四極　恩洽八荒
穹祇悅鑒　茂錫禎祥　篤生
正統　一人元良　超冠古昔　成周誕昌
三光貞明　二儀清肅　五伐偃戢　百穀蕃熟
九囿叢萩　美冠類族　仁義漸摩　膏澤沐浴
耳聆躬被　心悅情服　來享來王　悉臣悉屬
稽首瞻慕　傾誠願欲
聖子神孫　繩繩續續　得位得名　得壽得祿
億載萬年　受



天之福　詩凡四章
宜皇繼體乘乾日首務勤民與敬
天上法
祖宗先慎德追宗堯舜急親賢百神享祀
誠千備九代干戈討萬全偃武脩文隆大化揭天功
業自巍然
右一
天命皇皇眷
聖神聰明文武古無倫　宏敷膏澤滋羣品　大正綱
常表八埏先善寸長皆簡拔普天率土盡陶甄深仁
厚德齊穹壤茂衍
鴻圖萬萬春
右二
萬邦何幸際
皇明垂拱無為致太平夷虜傾心歸
德教兒孫華面效忠誠
恩威于夸皆為惠高下洪纖悉稱情淡薄無材叨寵
眷與枯死猝荷生榮
右三
長陪　玉輦上金鑾



帝德崇高愈克艱
祖廟歲時恭致孝　宸闈朝夕敬承
顏謀謨廣遠貽千葉禮樂光華照兩間慟望九霄
龍馭遠不勝揮淚拜
橋山
右四
恭頌
今上皇帝陛下頌一章
皇皇
至尊　聖智

天錫　堯仁舜孝　湯中武極　庶典夏謨
殷書姬易　匪勉而中　匪億而得　緝熙問學
究惟典則　大鈞有為　王誠無息　奥義微辭
往蹟前徳　釋茲在茲　克念允迪　所處所由
正路安宅　出震乘乾　握符御歷　世躋軒頊
道臻羲農　首惟
帝業　肇自
祖宗　爰洛金石　表勒
神功　乾坤奠位　日月麗空　英聲茂實
悠遠實同　華夷悅戴　臣妾欣逢　咸蒙膏澤



普際時雍　化已浹洽
皇允謙冲　乃膺萬乘　臨幸學宮　儒道尊顯
徳教興隆　制度考文　惇典庸禮　五倫有書
旁貫經史　羣臣有鑑　備極載記　蕩蕩至教
無偏無倚　平平遵道　如矢如砥　箕範敷言
周誥訓體　不一之善　惟一之理　微諸今昔
其歸同揆　垂裕作徳　保邦興治　濬哲放勲
莫愈於是　博約之授　精一之傳　佩服既謹
擇守逾專　事

天如親　事
親如天　視膳致敬　恤祀秉虔　非偏愛人
惟急親賢　篤近舉遠　啓後光前　準平縄直
矩方規圓　示法天下　儷美古先　垂拱九重
寵綏八埏　鴻名盛烈　巍然煥然　再造家邦
重新宇宙　和氣薫陶　發生枯朽　膏澤漸濡
長育鳥獸　沛及過故　悉承原宥　四海遐域
不城而守　百穀草木　不培而厚
祖考降祥
穹祇敷佑



社稷鞏固　本枝繁茂
儲皇千春
聖主萬壽　福祿崇高　與
天齊久　詩凡十首
憶昔
先皇御紫宸巍巍舜知與堯仁
帝圖正爾承
三聖神器天然授
一人再續湯中咸継述文謨武烈盡遵循丹心捧日
期賢佐獨愧孤

恩沐殺身

右一

大明

聖主御經筵賢遲初當正統年精一早承

堯帝授典謨深契伏生傳蓑賢切切觀頤象法

祖惓惓服尹篇共幸

皇朝天廣大萬年振後與光前

右二

聖祖

神宗闡至靈篤至堯舜作孫曾　志歆



前烈超三代碑勒　崇勳表

二陵美示貽謀兼後嗣光昭　創業與中興

皇圖如日華夷仰　萬代元良好繼承

右三

一自吾

皇臨御日四方萬國沐

恩庥中原久際雍熙洽夷狄重除反側憂

聖德巍巍侔舜禹　神功赫赫邁商周微臣感激尤惓

切衰老深慚莫報酬

右四

一統山河屬

主尊永傳

聖子與神孫九重

帝派天潢正萬代金枝玉葉繁　固本真源

天所定人倫大典

聖攸敍

祖宗況復垂經訓丕顯悠悠廸後昆

右五

明明

天眷福吾



皇夷險安危悉吉康恒以詩書爲服御惟將仁義作金

湯　鴻名已見超千古沛澤還看洽萬方願效嵩呼

祈

聖壽永固地久共天長

右六

仁明

真主復臨朝喜氣歡聲徹九霄四海謳歌歸

正統萬年祥慶自

今朝和平感召符羲易善美兼全協舜韶

神聖無忘存儆戒殿邦用此紹唐堯

右七

九五龍飛符

聖瑞昭然

天順與人歸臣民復際乾坤大海嶽重贈

日月輝肅肅邇屢承

祖考雍雍愛敬奉

宸斷

皇情永法

天行健一日從教有萬幾

右八



天皇再造家邦日海宇升平實在茲 惆怛寬洪懷遠

邇 嚴恭寅畏奉

穹祇純乎二帝三王道允矣千秋萬歲期 風虎雲龍俱

際會不才獨愧玷

清時

右九

卿雲捧 日麗

天中仰戴歸依萬國同 敎理謀猷逾廣大格

神治化倍豐隆臣民沸祠 生全德

宗祉長資保衛功高下均沾新

雨露可憐黃葉獨從風

右十

壬午

是年四月公自謫居還京 上表謝

恩而歸茲錄公所進表文

臣陳循謹

奏爲謝

恩事臣仰蒙

皇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垂光於覆盆無幽不燭廻瀾

於逝水無遠弗追拯念褒加哀矜憫恤臣不勝感

戴之至理合謝



恩臣循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謹言恭惟

皇上一德同乾坤之廣大咸覆載於萬方

重華合日月之貞明普照臨於八表如臣草茅之賤

質亦蒙

江海之深恩向被陷於落井下石之讎人遂蒙謫以

屯田備邊之戍卒斯須難保顛沛靡寧戰戰驚心

惶惶度日萬幸仰賴

天與

皇上深恩厚德庇佑臣身處患難於四五年間瀕萬死

而得一生受艱苦於數千里外度危灾而存殘喘

玆蓋伏遇
皇上聰明聖智寬裕溫恭如日方中極廣大高明之
盛與
天同久盡財成輔相之功
作之君作之師追配乎堯舜禹湯文武
明其誼明其道務契乎易書詩禮春秋得萬國之歡
心臻一統之盛治
明見萬里之外尤嚴照於覆盆
仁敷九域之中重發生於枯木孳孳養賢以及萬民
之心切切愛人必先四聰之意雖愚臣薄命負罪



章摘句之庸材荷
聖王深仁除執銳披堅之重役
恩命播傳於千里士厥忻聞懽聲振動於一家妻孥
舞蹈幽蟄春生於腐草廢爐暖發於寒灰禁鳥出
籠後遂山林之素性涸魚得水獲迯罔罟之橫灾
親恩豈能及乎
君恩再造寔不下於
洪造雖百口粉身碎骨消埃莫補於河山縱九泉秘魄
殘魂頃刻難忘於
德澤恨筋力日衰於老病不能效犬馬以驅馳柰忠

誠長激於心肝期永同葵藿之歸向媺一誠而祝
望頌
萬美以揄揚匪愚陋之私情誠華夷之通願欲
天法
祖
聖明已超冠於百王納善用賢
皇上實允符於二帝制治保邦之有道承
先裕後以無廢是以
三光全而寒暑不沴致百穀熟而民人育江河海嶽
重重鞏固於四方



子孫曾元聖聖繼承於萬代得其位得其祿與隆
遠紹於
皇圖長如地長如
天永久上同於
聖壽臣謹齋沐昧死具表謝
恩以
聞

十一月十七日公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八公子珊瑛以又明年甲申冬奉公歸葬木邑于秋鄉五十七都羅介地高祖墳右乙辰山辛戍向之原遷公夫人曾氏而合塋焉

詩譜跋

先公平生行實載諸此譜茲附錄於詩之後者蓋懼散失於方來也嗚呼先公年四十七而生不肖未幾先夫人卒仰賴先公撫育母道兼備劬勞之德未報今先公亦見背矣終身重罔有弗能逃徒切肝腸莫之克盡其心也謹奉前詩與譜傾已所承家資



命工鋟梓垂之不朽以效分寸之大節且使子孫皆有以知先公忠孝之盡而荷

朝廷天地大恩如此庶幾勉圖報稱於萬一然亦使後人欲知先公者得於此而采焉

成化元年乙酉夏四月望不肖男陳瑛謹跋

先少保芳洲公被誣謫戍政東行時每於風晨月夕摘取古人所製詩句集成短絕凡若干首彙以成編尋叔父無逸先生系以年譜并頌辭板行於世不料遽遭回祿迨今板亦毀久矣嗚呼惜哉馥念先人手澤尚新曷可泯滅爰抽己貲



命工重刋於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俾後之子若孫得有所考云

正德二年歲次丁卯秋九月吉旦

嗣孫陳馥謹跋

附録爲　祖少保公陳情追謚疏

貴州銅仁府知府臣陳以躍爲先臣勞績久湮易
名缺典未補比例陳情乞
恩一體追謚以慰忠魂以副公論事臣江西吉安府
泰和縣人由舉人先任雲南楚雄府推官六年蒙
擢行取充赴京考選歷思南府同知又六年蒙擢陞
今職茲當茁頳不靖拮据撫緝日夜皇皇安敢言
及其私顧臣有哀悃抱於數十年之前而無階披
瀝臣祖有勞積湮於百餘年之久而無由表暴者
今幸際



聖明仁孝之朝敢冒死哀鳴懇祈
垂憫臣故祖陳循由永樂乙未科進士第一累官少
保戸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恭事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景皇帝歷朝四十三年咸受
知遇兩同學士楊榮從
文廟北征也先土干及和寧王阿魯台等又累從
宣廟出口巡邊至尊麻林等處宣德三年及九年奉
旨與學士楊溥日直南城應
制看本顧問
聖政凡遇齋宿元宵等節俱令直宿嘗預修　三朝實
録並寶訓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代名臣奏議
五倫書歷代臣鑑直解資治通鑑句解尚書經文
批點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史記等書
又奉譔
御製五倫書序並大興隆寺大覺寺東嶽廟都城隍廟
等碑文正統元年奉



勅兼經筵官與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日侍講讀九年
命入内閣補士奇缺恭預機務十四年八月内
英宗皇帝駕留虜庭十七日聞于京師時有擁立郕王
者臣祖即對衆颺言虜寇理屈而情畏大勢必不
敢久留
聖駕當立皇太子正位東宮以郕王輔之徐圖迎復無
容他議寄與太監金英等言請問事實庶好爲詔
金英來說
長殿下兩週三歲臣祖應言但生一日即是主人就寫
詔稿一道内有賢而且長等語又恭依

祖訓天潢派起
御名二帖同時封進逓奉
皇太后青草詔二十二日頒行天下人心稱快二十三
日推于謙爲兵部尚書團練京營二十九日舉商
輅彭時入內閣協辦機務時傳聞虜寇欲犯京師
中外震恐徐有貞妄議南遷羣情愈惑臣祖力拒
其議九月初六日因衆推戴
景帝卽位臣祖與諸大臣定計必須守護京城保安宮
陵方能整理迎回
大駕遂差官分投招集軍馬舍餘民壯及起倩民夫替



出運糧官軍在京探備遣官撫安遠近軍民勸兵
固守各處城池遂出徐有貞守彰德府使不得在
京倡言惑衆以此人心稍定十月初十七也先奉
駕到德勝門衆恐虜情譎詐不肯遣官出迎臣祖說
大駕果到不差人出迎則中國皆爲叛臣矣他所索大
臣既不可遣必須遣以次官員遂擧通曉達語中
書舍人趙榮等出迎及見虜衆不退石亨折衝退
縮臣祖又計各令城外馬杭焚所積草以困賊馬
多譯爲達漢字于勅黃票各遣夜不收散佈虜營
以張軍勢離間喜寧賊求也先首級次日虜寇見

晝惶惶宵遁兵威大振以致次年虜衆悔過奉送
大駕還京宗社復安
駕還迎居南城臣祖力言其不便不允景泰三年廣西
土官黃竑奏請
景泰立己子爲皇太子臣祖抗議曰無易樹子覇者所
禁堂堂
天朝得無啟天下後世之譏乎
景帝怒曰自古父有天下傳之子未聞有譏者竟從衆
議更立一時超遷文武官任師保傅者二十三人
臣祖以少保僅兼太子太傅並未陞級于時
兩主異宮嫌閒日甚臣祖苦心調護因時將順以俟天



命之定
宮禁幸保無恙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十四日臣祖復
英宗皇帝東宮代視朝參章上　批答不允又明日率
百官再奏章將上是夕石亨等奉
英宗皇帝復辟而奪門之寵行矣事載先臣陳情辯冤
疏李賢復辟錄蓋自土木難興臣祖首輔八年之
間主持獨運一時同事內閣學士高穀商輅蕭鎡
王文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兵部尚書于

謀分猷共念未嘗不歸于臣祖之同而出謀矢斷
未敢謂出于臣祖之右迨石亨等貪功怙寵遂謗
臣祖及諸臣於
上前誣王文于謙有迎立外藩之意臣祖與商輅蕭鎡
知情與謀並逮下獄文謙大辟子瑺戍邊臣祖謫
遣遼東輅鎡爲民高穀王直胡濙落保傅致仕當
時公論無不寃傷臣祖執戍邊遼東五年石亨黨
逆事敗天順六年臣祖陳情辯寃蒙
英宗聖旨陳循歷事朝廷年久曾效勤勞因被石亨等
挾私誣害坐罪充軍今覽其所奏足非明白情實



可矜特放回原籍爲民朋任成化元年于謙子于
冕自龍門戍所陳情辯寃援臣祖例得釋回籍成
化三年于冕奏請追恤得
允賜祭復父官復子廕成化四年臣祖次男陳瑛援于
冕例奏請奉
旨陳瑛着入國子監讀書瑛不幸尋卒未補維時商輅
復起入相蕭鎡物故賜祭復官廕子臣家伶仃孑
遺臣祖有女婿李遇任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於
成化六年援于冕例爲臣祖請乞蒙
憲宗賜祭復官諭祭文云卿制科首選

綸閣重臣祇事累朝克副倚毗頃因權奸誣構暫謫
遐方幸
先帝明並日月尋賜昭雪
勑還故里以天年終可無憾矣茲特復卿舊職遣人諭
祭嗚呼哀其死而憫其忠式遵先志既於前而伸
於後永慰人心靈爽如存歆余至意是
二聖鑒臣祖之寃恤臣祖之勞未嘗不與尚書于謙同
視也宏治二年于冕官應天府尹致仕爲其父請
諡請 贈請 祀祭蒙
孝宗皇帝仰體



先朝鑒恤至意一如所請 贈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諡肅愍
勑賜祠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臣家式微日甚無由哀
鳴於
聖明之前故臣祖之勳勞寃苦泯泯無聞臣伏念臣祖
在朝正統己巳以前三十五年侍講幃參閣務其
翊贊太平之功不下於三楊學士而三楊考終令
譽卹典備隆臣祖歛爲後八年變故之作際危
難之會內安外攘調護保全社稷危而復安國本
搖而復固其匡定禍難之功寔在于謙商輅

朗浹等上而諸臣身後恤典無一不備臣祖似焉
遭奪門之禍被權奸之謗戍邊五年瀕于九死共
祠之條未嘗不與于謙王文同也文後以于宗竅
陳乞　贈　謚俱得謚後屢請屢錫臣祖缺焉豈
臣祖之功勞冤苦不諒于
聖朝良由臣祖之後衰微不振不得同諸臣子孫之陳
乞耳稽昔晉遭匈奴以附佩祖逖之勠力無濟于
典午之亂宋値金虜以張浚李綱之竭智不能挽
南渡之失當土木突陷德勝長驅非常之變何減
晉宋而



六龍光復九鼎不移萬全之策度越千古伊誰之爲臣
祖之力也今之議者曰保全都城鎭定如故于謙
之功也不知用謙于司馬臣祖也逐欲追死與發
縱指示者自當同功今功同而報異臣之所未解
矣議者又曰曹石爲政謙死西市謙之冤也而不
知曹石亦未嘗不下石臣祖也謫戍鉄嶺與肆于
西市相去幾何今冤同而報異臣又所未解矣臣
以孑遺之緒沐
皇上作養之恩歷官滇黔十數載犬馬力竭不及此時
中哀積之悃一暴先臣之勞則不仁不孝似生

忝而愈久愈湮將同寒灰臣他日何以見臣祖
於地下而臣祖百年不舍之魂何以瞑哉伏望
陛下鑒臣祖與諸臣同功憫臣祖不及與諸臣同恤念
臣之哀訴與于晃王宗彝同情　曠蕩公溥一視
均恩　贈謚　賜祭　賜蔭照依于謙事例追補
昔趙汝愚衡州之謫見抑于韓侂胄比侂胄誅始
復官　賜謚忠定周必大榮陽之降見抑于侂胄
之黨至嘉泰始復官　賜謚文忠二宋臣皆臣鄉
人今臣祖之冤不幸類二臣彼二臣之冤能即復
于宋偏安之日堂堂



聖明豈令臣祖有沉冤耶伏乞
皇上勑下吏禮二部都察院再加查議如臣祖之冤果
與于謙王文例同乞
賜昭雪贈謚并以歲月之久而誘之難考毋以臣門祚
之衰而摧之不問毋以野史不經之談掀揭臣勞
苦冤抑之狀庶幾臣祖之冤少紓于九泉臣子孫
之啣結當刻之世世臣無任蒭兒哀懇之至爲此
除另具　奏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者
奏上留　中未發致未仰蒙
賜祭謚厥後日漸衰落無人披瀝併一念及良深慟悼誰

附刊於此以俟

良史採訪焉



芳洲集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陳循撰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乙未進士第一官至戸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英宗復辟謫戍鐵嶺石亨敗後循上疏自訟詔放還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其裔孫以躍所輯附錄一卷則諭祭文誌銘祭文輓詩乞恩復官疏及祀鄉賢文移首列奏對而無章疏其自訟疏本傳尚載其畧乃刪而不存未喻何故殆久而佚其稿耶

# 東行百詠集句九卷（存六卷）

〔明〕陳循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行百詠集句九卷附芳洲年譜一卷》提要

東行百詠集句卷中

晴朝望海

日光金柱出紅盆瑞氣東移擁
聖君寸地尺天皆入貢獨憐孤鶴在人羣

對去入自述

一泓深處靜涵天波暖孤氷且自堅歸去
朝端如有問為言顦顇過年年

謾興

韶光與物隨流水聚散十年人不同
聖代也知無棄物不應黃葉久從風

自述

青雲器業我全疎文戰何堪切未圖逢時已
自致高位報國危曾捋虎鬚

坐遶河邊山下人家

白鷺閑飛過遠村山連河水碧氤氳座中醉
客延醒客歌雜漁樵斷更聞

棄馬詞

馬隨儀仗識天香曾入甘泉侍武皇暫蹶霜
蹄未為失日暮不收烏啄瘡

述懷

別後秋霜點鬢根不看秋草自傷寃春蠶到
死絲方盡爭肯潛忘秣飼恩

秋夜聞吹

八月悲風九月霜況將衰鬢對年光不知何處吹蘆管一曲伊州淚萬行

觀野燒

頡利請盟金匕酒單于獵處燒猶紅將軍金甲夜不脫身伴長城玉塞中

邊將討胀野人

山川龍戰血漫漫城下降戎綠伏攢軍中置酒夜撾鼓自識將軍襟數寬

釋悶

傷春未已復悲秋百感中來不自由達士由來知道在微軀此外更何求



聞砧

玉露凋傷楓樹林家山似響隔河砧淸聲不遂行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備邊壯士有功

年逾三十忠義俱報國縱橫見丈夫年少功高人家羨大家望拜從金吾

自述

萬物興歇皆自然榮辱於余亦何有有愧叨承國士恩世事蹉跎成白首

其二

小臣曾鈍無所能世上功名不解取文太垂名動萬年待吾盡節報明主

其三

天門九重謁聖人此地曾經爲近臣君能禮此家下士寒灰重煖生陽春

其四

一沉一浮會有期愛君山岳心不移忠情付與東流水千里長江歸海時



其五

天地再新法令寬來遊此地不知還老去詩篇渾謾興了然塵土不相關

總戎節制邊兵

自從車馬出門朝三戍漁陽再度遼今日路傍誰不指玉關門外老班超

邊將回軍

邊城夜靜月初上雪淨胡天牧馬還直北關山金皷振將軍且莫破愁顔

軍行聞笛

今逢四海爲家日一曲聞吹出塞愁分明會
得將軍意要與中原靜寇讎

感興

西風吹雨滴寒更葉滿苔階杵滿城不獨凄
凉眼前事北書不至鴈無情

其二

歲時伏臘走村翁兩恨求安計不同黃葉黃
花古城道人歌人哭水聲中

其三

酒酣往事多興念萬事風波一葉舟欲問升
平無故老夕陽西去水東流



其四

昔賢何必歎途窮得喪悲歌盡是空直道莫
抛君子業仍過舊里挹清風

其五

吾覩自古賢達人曾參豈是殺人者孔丘盜
跖俱塵埃時人焉識道高下

正統歲建

儲寶臣僕首事得進尚書仍兼學士

滄海東邊獨有功偏承　胥漢渥恩濃平生
志業臣
堯舜爲想年來鬢頓容

古長城行

古地空餘草木根漢家無人開舊道琵琶絃
中苦調多胡人落淚向邊草

謾興

南極一星朝北斗九州拭目瞻清光四海蒼
生望霖雨北闕
聖人歌太康

其二

十口繫心拋不得家貧已用賣琴錢進人記
得升平事多道明年是稔年

其三



閒誦國風文字古早將玄鬢到京華漸老更
思深處攬一灘明月照銀沙

其四

世間榮落重逡巡千里青雲未致身白髮如
絲歎何益馬蹄空踏幾年塵

塞下曲

大漠窮秋塞草腓天長路遠鳶飛苦萬里歸
心對月明千歲琵琶作胡語

征婦怨

日暮驚沙亂雪飛誰能談笑解重圍閨中紙
是空相憶迢遞無因寄遠衣

喜聞擒胡寇

胡雛飲馬天涯水，劫人更肯留妻子。玉帳分弓射虜營，不然令我愁欲死。

古寡妻詞

胡軍漢騎相馳逐，征戍誅求寡妻哭。願言吹笛退胡兵，且免向城賣黃犢。

許嫁娘

東家少女解秦箏，今為羌笛出塞聲。狂夫猶戍交河北，道是無情還有情。

番人貢獻

胡人高鼻動成羣，驅馬由來擁國門。汲一車書貢金玉，南北東西拱至尊。

王揮使書室

望水尋山二里餘，使君家似野人居。東風會勸千分酒，款枕時驚落蠹魚。

村田登高樂

田家老翁住東陂，與客携壺上翠微。白日放歌須縱酒，家家扶得醉人歸。

至日有懷

金闕曉鐘開萬戶

太平天子駐雲車，年年至日長為客坐

聞天邊病鶻孤

騎士

壯士短衣頭虎毛，軟裘快馬當冰雪。走過擊雹傾城知，鳴笳亂動天山月。

古詞

秦家築城備胡處，村稀日落行人少。胡兒十歲能騎馬，解放胡鷹逐塞鳥。

其二

漢家煙塵在東北，北風捲地百草折。黃昏飲馬傍交河，長河浪頭連天黑。

其三

高山代郡東接燕，黃沙磧裏人種田。牛羊晚食鋪平地，橫笛短簫悲遠天。

其四

番人舊日不耕犂，身逐嫖姚幾日歸。馬散天山雪中草，孤城落日鬪兵稀。

其五

窮荒絕漠鳥不飛，行人刀斗風沙暗。將軍溢價買吳鉤，猶向旄頭夜夜看。

其六

孤城上與白雲齊，李廣無功緣數奇。白首登山望煙火，古人不在今人悲。

其七

誰家擣練風凄凄黃雲隴西白雪飛胡雛綠
眼吹玉笛驅羊亦着錦爲衣

其八

漢家神箭定天山山頭日日風和雨胡軍全
沒遼水上丘中白骨應無主

其九

平明吹笛大軍行一曲梅花出塞聲馬上一
聲堪白首何人不起故園情

其十

玉門關城逈且孤形勝有餘風土惡胡笳一
曲斷人腸胡兒眼淚雙雙落



其十一

年年戰骨埋荒外地下白骨多於土將軍別
築防秋城業就功成見
明主

其十二

焉知李廣未封侯城上雲凝萬古愁塞北草
生蘇武泣節旄空盡海西頭

其十三

花門將軍善胡歌不重生男重生女少年十
五二十時慣彈琵琶解歌舞

其十四

沙場白骨纏草根宅中歌哭日紛紛葉河蕃
王能漢語至今猶憶李將軍

其十五

遼東小婦年十五高歌擊節聲半苦愁殺樓
蘭征戍兒座上相看淚如雨

其十六

三更津吏報朝雞餘寇黃河未解圍猛虎當
衢向前去未得報恩不得歸

其十七

漢家天將才且雄舊將貧賤誰比數一朝
天子賜顏色四代五公享茅土



其十八

胡人向月吹胡笳應將姓命逐輕車萬里無
人收白骨雲愁海思令人嗟

其十九

鴈門胡人家近邊一半生男為漢語樂府皆
傳漢國辭妻能管絃妾能舞

其二十

一彈一十有八拍胡琵琶與羌笛上將擁
旄西出征身當　恩遇常輕敵

征婦詞

岧六鼇肅不可當初日瀰淚灑衣裳行人莫
問當年事小婦城南欲斷腸

謾與

浮世忙忙蟻子羣天明騎馬走紅塵防微避
繳無窮事却恐閒人是貴人

立春日戀闕

天涯霜雪霽寒宵漏盡春來有柳條九天閶
闔開宮殿
上帝高居絳節朝

儒生

應憐世故一儒生常日相隨說道情有才不
肯事干謁孤負洛陽花滿城

旅寓

骨肉㒺眼身羈孤席門窮巷出無車氣力已
無心尚在年年歲歲一床書

當路君子

鵷鴻得路爭先翥俊骨英才氣凜然致却
垂衣更何事普天無吏橫索錢

其二

沌有四岳明至理男兒稱意得如此致君堯
舜付公等萬歲特之謳
天子

老志

人情翻覆似波瀾金玉松筠舊歲寒一朝千
里心猶在臘燭成灰淚始乾

客舍苦雨

避地淹留已自悲窮居積雨壞藩籬銀臺直
北金鑾外相望長吟有所思

謾與

身與浮雲無是非乖疎還有正人知遼河岸
畔長無事藥餌扶吾隨所之

其二

即今漂泊干戈際春草青青萬頃田幸得務
農息戰鬪此中辛苦過年年

其三

平生秪有松堪對松桂凌霜貴後凋直以慵
疎招物議不將功業負
清朝

遼河凍解

黃沙磧裏本無春積潤初銷碧草新何處漁
樵將遠餉野航恰受兩三人

夢謁闕雲長祠

五粒青松護翠苔倚欄愁立獨徘徊浮生已
悟莊周夢可是英靈許再來

即起

扑平人道無時節頭白昏昏秖醉眠弃與野
人俱散誕四隣知姓不知年

魏鄭公祠

清如氷玉重如山直道無憂行路難已聞諫
草歸鸞掖一得當時一字胥

勇夫

獨凭紅肌将虎鬚生年不讀一字書曾聞轉
戰平堅寇酒熟封侯快未如

暮春有懷漢将

漢家自失李将軍破國平蕃昔未聞悵望千



秋一灑淚落花飛絮正紛紛

寒食日有感

見月上弦復下弦豈容華髮待流年白社巳
應無故老每逢寒食一潸然

清明

華髮春惟滿鏡生煙花零落過清明年年歲
歲花相似惟有東風不世情

穀雨日過茶園

天時人事日相催且喜年華去復来海北天
南零落盡茗園春嫩一旗開

釣隠

貧極兼無買酒錢釣舡春雨日高眠自從雙
鬢斑斑白壮志還輸祖逖鞭

避俗不識吟詠惟樂彈唱

愁極本憑詩遣興未聞詩句解風流十千五
千旋沽酒高調鳴筝緩夜愁

愁来

山川蕭條極邊土戰士軍前半死生日下鳳
翔雙闕迥愁来惟覺酒多情

官軍追獲虜寇

客路多逢漢騎營弓刀千騎鐵衣明校尉羽
書飛瀚海千群面縛出蕃城



喜時賢被簡拔

少陵無人謫仙死萬言不直一杯水相賀
明主収沉淪青眼高歌望吾子

邉将兄弟

玉關一自有塵埃燒接黃雲慘不開弟兄間
世真飛将不斬樓蘭不擬回

其二

君家兄弟不可當玉塞含懷見鴈行邉靜不
収番帳馬　淸時無事奏　明光

郷人從戎得代入　山學道

服藥幾年期碧落鄉音無改鬓毛衰近来聞

詑燒丹處白石蒼蒼半綠苔
邊将當重農不宜貪功
漢漠水田飛白鷺子孫相約事耕耘勸君莫詰封侯事髑髏傷心不忍聞

名馬

當時四十萬匹馬入門天厩如雲屯圉人太僕皆惆悵雄姿未受伏櫪恩

其二

苑中騋牝三千匹矯矯龍性合變化五花散作雲滿身天厩真龍此其亞

其三

龍媒昔是渥洼生肉駿硉矹連錢動一日千里如旋風始知神龍別有種

其四

將軍戰馬今何在自矜胡騮奇絕代卓立天骨森開張滿城見者誰不愛

其五

陰山驕子汗血馬是日貢來赤墀下紅纓紫鞚珊瑚鞭未覺千金滿高價

其六

驊騮作駒已汗血雖未成龍亦有神不比俗馬空多肉路難悠悠長傍人



其七

白馬嚼齧黃金勒絲未如他櫪上驄時俗造次那得致與人一心成大功

其八

挑花叱撥價家殊駿尾蕭梢朔風起草頭一點疾如飛猛氣猶思戰場利

東行百詠集句卷中終

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中

晴湖絕海

久被奸兒置覆盆銜恩何日敢忘

君莫攀天上鵷鴻侶且友山中鹿豕羣

對去人自述

榮辱窮通信有天但求順正志能堅丹心自

誓長承日白髮何須更卜年

謾興

羹藜飯黍幽窓下倡詠賡歌孰與同自是感

恩思已答可能用夏變夷風

自述



自信平生計識疎多愁恒不為身圖相逢莫

訝霜垂領二十年前滿鬢鬚

遼河邊山下人家

閒過西郊十室村入門和氣獨氤氳耕翁喜

遇田園稔自說從前罕見聞

棄馬詞

舊日良名滿耳香曾叅法駕事

先皇汗毛慣灑三邊血骨力何嫌一字瘏

述懷

百年志慮懷忠梗萬里雲霄困夢寬最恨小

來輕武事可堪老去負

君恩

其二用秋夜聞吹韻

北闕晴雲捧太陽謫途久矣荷垂光悠悠一

遼客懷鄉夢每到秋來候鴈行

觀野燒

殺聲高起薄蒼穹亂火迸連晚照紅千里北

風迴黑草胡邑命在燎原中

邊將收服野人

蕃夷款附從戎數累日愁眉盡解攢何計綏

懷令率服遠須柔習近須寬

釋悶



亂賊欺天皆有為忠臣報國獨無由史官

異日公褒奪實筆直情在此求

聞砧

輕霜猶未點秋林寒信先傳戍婦砧半夜驚

殘還客夢數聲椎碎望鄉心

備邊將士有功

三十功名孰與俱况從十五作征夫男兒睹

命報

天子破敵封侯早慰吾

自述

古來賢達登青雲忠君一念人皆有獨斷淺

薄受
恩深報稱無能空白首
其二
為惡無敢善無能除却寸心何足取忝官竊
祿四十年仰荷
累朝仁聖主
其三
莫論今人與古人但懷忠愛即良臣致
君愧我老無術惟祝
皇圖萬萬春
其四
猥自髫年至耄期鬢容未改志難移圓行方
止皆隨事夏葛冬裘總若時
其五
從來窮達處心寬憂喜無因競往還不有
先塋存念處何論他境與鄉關
總戎節制邊兵
百年絶半仕
清朝使節煌煌寂著邊仰賴
皇威天遠大文恬武輯兩超超
遷將回軍
破敵功成瞬息間弓刀千騎雪中還極[illegible]

無愁歎意隆寒倫有喜歡顔
軍行
舊業防胡城似鐵將軍新號虜聞愁番夷敢
犯輪蹄跡直斬渠魁復寇讐
關城用感與其一韻
高山西接臨洮郡達海而東作塞城限隔中
華與夷狄宛如胥溪一河橫
感與其二
風俗在人夷夏異牛羊為物朔南同欲觀古
往今來迹物理人情見此中
其三
上古聖神開物務車行載道水乘舟欲保初
終無覆溺直須平陸與安流
其四
萬里邊城達海窮兵戈偃戢虜塵空遠來近
悅無虛歲自是
皇朝厚古風
其五
舉世薄已厚責人誰為強恕求仁者孔門洙
泗顔獨賢冉雍以降尚其下
正統歳事
古人明道不論功遠路那知計近濃上荷

皇仁弘至量乾坤包納海涵容

古長城

秦人防禦無本根

聖世綏懷有理道堯仁舜孝入人深何必築城

壓塞草

恭述

神功聖德用謾興其一韻

赫赫

神功揚九伐煌煌

聖德宣重光祖述禹湯繼堯舜憲章文武貽成

康



其二謾興

邊城舊乏屠沽肆賓至無勞費酒錢况復鄙

懷輕嗜欲恒憑蔬食養天年

其三

老從少壯事

皇家幾度春風換歲華幸得如鷲完素質白毛

紅掌照汀沙

其四

青燈黃卷皆陳迹白髮蒼顏獨老身任使鶯

花娛綠野從教車馬擁紅塵

塞下曲

迢迢萬里黃沙路芳草斜陽心獨苦絃中意

隱羞自彈帳下憂求與誰語

作戍衣用征婦怨韻

每到裁縫求服則恒將辛苦量身圍恐煩夫

婿重勞力更向燈前想舊衣

邊將擒胡寇

官軍夜涉遼河水將卒不殊親父子一麾直

搗東南袜五百生夷同日死

寡妻詞

隣家殺虎被虎逐恐禍及妾夜夜哭更思生

計何所資全寄姓命在黃犢



許嫁娘

妾身猶自未分明路遠沙場難寄聲容顏改

動心不改切恐無情負有情

番人朝貢

寶劍雕戈百萬羣龍拏虎視衛

金門萬方四海稱臣妾入覲方知

聖主尊

王揮使書室

丈夫早歲讀儒書心德從知是廣居聖賢理

道得通達有似穿楊與貫魚

憫征夫

將軍承　制遠行師勝負安危責寄機麾下
損亡愁苦事深宜纖悉遠　垂衣

至日有懷

歲歲慈晨百碎趨五更三點候
鑾車近時寵賚知誰擅舊日　深恩愧我孤

騎上

馬騎滿身赤汗雲路行萬里黃沙雷孿孤挾
飛如星奔從來事此過日月

古詞

朝廷文教武衛備勢大謀深古來少番夷切莫
犯邊疆紛紜兵陣名雲鳥

其二

聖朝脫有問幽側敢云在險不在德知人方可
識忠邪循理乃能公白黑

其三

胡人無家時近邊往來射獵爲桑田衣食鳥
獸皮與肉不識理道惟畏天

其四

顏冉求仁師仲尼下學非該誰與歸棄己主
敬與行恕何可古今天下稀

其五

晝夜催人無少緩倏爾光生倏爾暗惟有
心勝白頭來年不異往年看

其六

勿謂世人知識稀疇能預究亨與奇但求義
命苟安順豈緣休戚爲欣悲

其七

三軍獵野忽圍獵千里平林絕走飛馬上歸
來嫌虜酒壚頭入去典征衣

其八

漢兵月夜追驕虜劍光如電箭如雨胡雛餘
半被漢戈垂死猶來顧其主

其九

軍中降卒多胡兵從小聲爲胡語聲恒入虜
營虜不覺破虜常令深虜情

其十

曾聞古人稱家樂爲善必不肖爲惡賢否雖
因志正邪得失豈在身榮苦

其十一

皇明大德超千古被冒普天下疆土萬方民物
際　清時一統山河歸
聖主

其十二

千載忠良皆寂寞懷賢弔古使人愁委身伍

子求懸目完壁相如碩碎頭

其十三

胡僧年過九十五貌若童男與童女好惡得
喪皆真情頃刻悲啼兼喜舞

其十四

虜騎驚營夜遁奔惟遺輜重亂紛紛平明霧
斂東南地不見胡軍見漢軍

其十五

獻捷功是將軍功用命者是壯士吾安得人
如高下田荀
天均一施膏雨



其十六

戍婦驚看蟢子飛旋聞虜困不勝圍閨中賭
擲金錢卜夫婿來春歸未歸

其十七

功業誰將衛霍論謀畧應同頗牧數
九重曾用作藩維萬里還期拓疆土

其十八

子房恭謹師黃石韓信殷勤事左車戍就漢
家何事業前人勞苦後人嗟

其十九

漢兒曾看譯書譜學以華言說胡語胡人皆

咲學不[illegible]然足蹈兼手舞

其二十

識戰[illegible]見兵知卒苦樂因聞苗古來息
將戍[illegible]未料我軍不臨敵

[illegible]詞

夫婿[illegible]妾嫁裝征衫是改妾衣裳衣上夫
身妾[illegible]一絲一縷絆愁腸

其二用謾興韻

嫁夫三日夫從軍妾淚灑夫馬足塵不得夫
回顧夫在妾身免作未亡人

其三用上春日韻



百年沉儷僅三宵何止愁腸日萬條但願戰
功成不日相隨奏捷早還朝

其四用儒生韻

頭傾妾命保夫生使遂忠
君報國情妾作閨門貞懿思夫為邊塞鐵頭城

其五用旅寓韻

自夫離妾妾憂夫雨雪飢寒在戰車昨日人
回得邊信萬般勞苦是親書

其六用當路韻

人勿尤人勿怨天達窮苦樂皆自然貧士亦
貴是有命富翁不祿非無錢

其七用當路其二韻

文夫耻向閨門死努力功名正在此須報當
時豢養恩拚命陰山殺驕子

其八用老志韻

愁絶沙場行路難夫身未冷妾心寒天山何
日掛弓日得使驊騮汗血乾

其九用苦雨韻

夫在軍前雖未歸還堪與妾作障籬免得傍
人與妾想寧可令夫勞夢思

其十用謾興韻

夢見夫亡覺後非欲甓不可非真知取義成
仁志果就妾不遂往容何之

其十一用謾興其二韻

妾在閨房夫在邊並無生計出園田但將十
指求温飽敢感雙眉咎歲年

其十二用謾興其三韻

夫壻從来泄薄質應如蒲柳望秋凋將軍頗
少貪功賞早誘番王款
聖朝

遼河凍解

山青水綠村村秀柳暗花明樹樹新此月全
非前月景今年還是去年人

夢謁關雲長祠

所至邊城祠宇在相過寧不重徘徊村官騎
士爭趍拜風馬雲車定往来

臥起

衰老之餘耄耋前興来吟詠倦来眠濫叨霄
漢膏腴澤順養山溪草木年

魏鄭公祠

仕求無佰乃裳冠不隱非難不憚難國有輸
忠容直義前人兼範後人看

勇夫

誰云勇力獨非夫秪解輕生不讀書多少材
官深武學忠誠不逮反無如

有懷漢將

兒戲先輕灞上軍況由天幸不堪聞除却輕
車并細柳浮名虛績浪紛紛

寒食日

中國清明前禁煙此俗千年同一年胡地春
深尚宿草今朝正有獵火然

清明

客愁多為先隴生隣哭況因祭清明哉懷雖
哭無處祭五分十分悲苦情

祭園

江南豕發穀雨催已堪採時夏未來先春胡
地無此卉金芽五月方見開

釣隠

戸無官家稅畝錢灘上取魚壚上眠不教澤
梁公江賦那致城府施撻鞭

其二用邊俗韻

毵毵盧花千頃秋扁舟一葉橫淺流百歲飽
醞在水底蓬窓絕粒心不愁

愁來

自承　恩譴出　神京縱酒銷愁愁更生
紅日在天光射地難照覆盆幽枉情

其二用追獲夷寇韻

此身衰老復何營徒有丹衷戀
聖明山海高深雖設險那妨寐夢越關城

其三用懷古韻

松楸條條勞夢寐京國迢迢隔山水一生濤
德忝祖孫萬年洪福望
天子

其四用邊將韻

君親報稱無涓埃終歲愁懷鬱不開漸老逢春
能幾度一春幾度咲顏回

其五用邊將其二韻

鄙性從來寡自傷若爲老淚日千行苟全殘
喘始無辱不愧初心方有光

其六用邊將兄弟韻

華髮偏逢新歲盛愁顏不逐春歸寬欲知方
寸愁難掃看取飛花點綠苔

重農偃武

暫歇干戈興耒耜永停征戰事耕耘
朝廷有道番夷服邊鄙無虞遠近聞

名馬

師子花驄五色文雄姿超出萬兵屯沙場何
日追胡去報盡天閑恵養恩

其二

龍媒來自大宛者雲霧晦冥有神化日從河
隴刷幽并的非騕褭騂騮亞

其三

王良伯樂初選中牽過人人神色動龍鬐鳳
臆首渴烏豈比尋常地上樓

其四

駿骨七分龍骨在朝發齊魯夕燕代所過轍
空萬馬羣不獨漢人胡人愛

其五

漢文不受千里馬縱能萬里亦爲下乘鸞馬

貴性調良此為至寶古無價
其六
論馬稱德不稱力相馬有方貴有神此馬三
長獨皆備全却舍生取義人
其七
拳毛騧與照夜白何如猛将玉花驄千里横
行定沙漠功成丰是此馬功
其八
遠行一日盡千里霜蹄如飛塵不起東[illegible]斗
粟非素餐動輙與人成功利



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中終

再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中
述懷用雪晴韻
少小窮経與學文秖緣志業在忠
君亂臣賊子非吾類語不同聲處不羣
顏駟用對去人韻
壽殀知愚皆定分徒然涅白與磨堅上知不
移顏短命下愚無改駟長年
謾興
寧作樂天君子泰毋為諧俗小人同誨人此
若及時雨率下斯如偃草風
憶文山用自述韻



平生盡是勤王舉萬死俱為報國圖烈日已
明男子志秋霜未變丈夫犢
臘月立春用坐山下人家韻
臘盡春回物物新乾坤渺氣倍氤氳況逢
堯舜君天下德譽仁聲四海聞
巡撫使用棄馬詞韻
衣繡乘驄撫一方愛人心在體
仁皇須知貪吏胃中刃剜作窮民骨上瘡
元文山祠用述懷韻
九十三年祠屋裏先生寧肯寄忠魂往來應
在崖山下生死難忘蒙雨恩

其二用秋夜聞吹韻
孤忠大節振綱常開世名賢沒世光家國已
無祠獨在徒令灑淚日千行

其三用雪晴望海韻
文氏男兒趙氏臣安危存沒不忘君已無宋
室生人類寧處元家死鬼羣

其四用討服野人韻
生順偏能覓死安肯居不義致眉攢公懷故
國遊神遠人慕精忠舉祀寬

其五用釋悶韻
孟云取義人皆棄孔曰成仁已獨由欲問神
遊何處所宋諸陵下可相求

其六用聞砧韻
輕生恥食他邦粟幸死愁聞異國砧千載芳
名留信史一生令德在丹心

其七用將士有功韻
曾對御祠忠節誓不膚俎豆即非夫寧為趙
鬼終依此肯戴元冠玷辱吾

其八用自述韻
君義臣忠本大倫該事從來難並有元氏不
教宋丈公羨稱自是當為首

其九用自述其二韻
中原未復宋已亡稱公忠義何所限生不自
容死不祠為鬼為人咸顧主

其十用自述其三韻
趙氏山河屬別人不臣方見是忠臣先生享
紀非無日須盡胡元九十春

憫歲用自述其四韻
救荒從穆荷
穹祇妙自玄機一轉移咸使多方民物阜盡因
四序雨暘時

兵農用自述其五韻
兵農耕戍一何難朝夕屯營互往還田賦丁
徭恒百出公私輸斂日相關

譏興用節制遼兵韻
西瞻太華峯經渭南望醫巫閭渡遼屹屹東
山猶易陟茫茫北海更難趨

詠史用四軍韻
括讀父書遂合變王孫朝暮出無還知謀誰
不師孫吕軍旅世難問孔顔

軍行聞笛
三軍擐甲佩吳鉤躍馬欣欣不解愁上有
國家前有敵應須努力報恩讎

邊戍老稚用感興韻

出驛官牘耕春隴入抱更籌上夜城老稚征
徭窮到骨肯緣衰弱一容情
　其二用感興其二韻
日從丁壯服戎工鍛鐵無同力作同仰荷
仁明齊漢表那能盡在照臨中
　設興用感興其三韻
好客思垂延上榻事君望作濟川舟豈無茂
宰陳蕃輩應有賢臣傅說流
　其二用感興其四韻
行義每逢寒士達濟人常見富家空澤被有
如三日雨教施不減四方風
　其三用感興其五韻
古聖遺書入德門教人明德新民者徒然脩
已家不齊焉能治國平天下
　其四用　正統咸韻
亭亭松檜閱嚴冬傲雪凌霜黛色濃一夕東
風回宇宙依然蒼翠後春容
　古長城行
三皇五帝有何城以仁為城義為道秦城萬
里空自長爭如德化風行草
　其二用謾興韻
唐虞三代城何長堯明大德舜重光禹湯之
武繼脩砌萬邦協和四海康
　謾興用謾興其二韻
昔人辟穀思求仙又有日食費萬錢何如節
食從省約順受正命終天年
　其二用謾興其三韻
春秋大法示貶褒尤嚴戎狄干中華荊舒於
此掩不善如從清水藏泥沙
　其三用謾興其四韻
築城闔戶思防意執玉持盈念保身若可成
仁與取義捐軀肆志委風塵
　塞下曲
家在天涯渺何所長亭一顧一愁苦眼前辦
髮動成羣豈是無人無可語
　其二用征婦怨韻
此心何自倍傷悲滅却初來玉一團掩淚燈
前舒十指避人改小舊時衣
　其三用喜聞擒胡寇韻
追恨自矜嬌豔姿衒悲忍恥向驕子脉脉一
寸千里心雖未盡灰容不死
　其四用寡婦詞韻
自從漢室辭金屋口雖無言情獨哭幕天席
池歌鞞莚徙對烹羔加宰犢

其九

問閭閻說詔寬征換却愁聲作咲聲搭尅難尋規利計窮寒易遂養生情

其十

古稱爲善爲最樂未聞戚戚非由惡善人心廣體亦胖不善心驚膽亦落

其十一

莫令白米貴如珠但使黃金賤同土風俗長爲仁義鄉治教永承堯舜主

其十二

窮通貧富良難一有可歡娛有可愁得喪往來咸有自何須切切置心頭

其十三

胡人無家馬上住射獵多逢小兒女善彈胡琵吹胡笳不獨能歌兼能舞

其十四

漢將當時亦有聞若爲譏咲獨紛紛不是乘輿觀細柳何人知貶棘門軍

其十五

鹽梅和鹹酸酒用麴蘗調甘苦爲上爲爲民若歲大旱作霖雨

其十六

宜無舉錯違繩撿可有懷思越範圍自是持心操行事吾徒舍此欲何歸

其十七

爲善爲惡雖不侔孜孜舜跖亦同數高下相懸何可方如仰霄漢俯糞土

其十八

高山瀑布新經雨卧聽如轟百萬車不獨難成旅客夢任教來慣亦驚嗟

其十九

胡姬八十尚處女飽食無營叩無語一飲虜酒盡千鍾大放狂歌肆醉舞

其二十

短短胡姬年十七口吃難言善吹笛時噓一曲滿胡天胡笳羌管皆無敵

征婦詞

一從夫壻戍沙場盡摘金釵解綉裳勿爲妾哀夫志氣寧將夫掛妾心腸

其二用謾興韻

閨房獨宿已經春面垢無光鏡有塵門外忽傳平虜寇典衣沽酒俟良人

其三用立春日韻

新桂米珠險道遥妾心愁緒益千條不由從
賞加寒貧但願蕃夷款
望得
其四用儒生韻
自諧伉儷送夫征三日光陰百歲情妾想幸
蒙停戰令夫行願築受降城
其五用旅寓韻
身在閨門心在夫朝朝暮暮候回車倚門哭
對沙場使不見人回秖見書
其六用當路韻
寸心寢食在夫邊夢裏相逢覺未然[illegible]
凶悲喜事時時問卜擲金錢
其七用當路其二韻
三朝佳配有離合兩地真情無彼此烈文元
非小婦人義夫方是奇男子
其八用老志韻
不但沙場戍役難一年強半雪霜寒閨中路
遠衣難寄腸斷何時淚眼乾
其九用苦雨韻
賣却寒衣療歲飢如移西障作東籬窮教妾
命無夫餒莫遣夫愁重妾悲
其十用設興韻
衷剝無人寄遠衣從來不出絕親知擬尋鄰
嫂來相伴同向街頭一問之
其十一用設興其二韻
聞有天書下日邊三軍停戰且屯田妾心但
願夫無恙甘守孤房度少年
其十二用設興其二韻
曾拜漁家母阿嬌問胡八十願不凋自從婚
配絕離別溫飽團圓度
五朝
迷河凍解
燕蹴落花隨雨墮魚翻宿草出波新官津尚
置譏關吏野艇方招渡水人
麥謁關雲長祠
義勇兼全間世才每經祠屋重徘徊當時名
冠三軍上百代曾無繼見來
設興用卧起韻
孝養宜承曾晳志宴安無效宰予眠好學慟
傷顏子壽傳經幸假伏生年
魏鄭公祠
自古明良相遇處諫行言聽最爲難雖無作
楫爲霖責宜以鹽梅麯糵看
良將用武夫韻

身供戰伐共誰勞苦報
皇恩

其二

將軍溢價買名馬幾向蕃夷征梗化弓刀斬
殺功雖奇骨力奔騰績豈亞

其三

人觀此馬神皆聳風入霜蹄塵不動跳踏方
知駃騠汗調良始識麒麟種

其四

人輕愛馬重愛金無間斯世與前代東家騄
駬直萬金買以如數難割愛



其五

駿馬良工未能盡何須伯樂相高下有以愛
妾換不肯更增十倍愛妾價

其六

烏騅颯騰而龍身風為鬐鬣電為神騎出四
蹄疾於鳥驚駭路傍千萬人

其七

有馬有馬名追風遠過都護胡青驄時斬搴
冠雖人力日行千里是馬功

其八

馬行暮到遼西止寧知恍句前衆足驕嘶傾

影越高深如展康莊無不利

再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中終

東行百詠集句卷下

曹將軍出獵

將軍魏武之子孫狐裘蒙茸獵城下黃沙萬里百草枯單于公然來牧馬

民情

四民長走路岐中世人那得知其故傾倒意無所惜萬歲千秋奉
明主

夢息兵

老夫清晨梳白頭分明記得殘宵夢樵牛過皷會褁兵淨洗甲兵長不用

彈箏語

夷門關吏舊書生絃將手語彈鳴箏淮陰少年哭韓信賣身買得千年名

飲倒觴酒醉臥

萬家相慶喜秋成試與溫存謎逐情醉臥欲機歸客思可堪無寐枕蛩聲

晚獵

旌旗映水發秋光野色遥連日色黃翔方健兒好身手驊騎白馬射黃羊

羣盜革心

羣盜相隨劇虎狼頑驅㝡戍戴

君王小臣拜獻南山壽周宣中興望我
皇

虜中雪

塞上晴雲雜雨雲紛紛暮雪下轅門遥胡冥漠隨煙燼千家今有百家存

詠交情

白首相知猶按劍人心回互自無窮翻手作雲覆手雨歲歲年年人不同

九日常年多值風寒今歲先期登老金山

北來肌骨苦寒侵此日初爲關外心綠水青山雖似舊重陽未至已登臨

其二

老去悲秋強自寬莽來寧得此身閒清水莫教波浪濁幾多詩句詠關關

其三

前值東風後值秋不隨鴛鷺狎羣鷗爭敢便誇饒勝事且將身暫醉鄉遊

其四

村園門巷多相似一枝兩枝臨水花可惜陶潛無限興　明時不敢臥煙霞

其五

東行萬里堪乘興歲歲無如老去何但見時

光流似箭鬂毛白盡興猶多

客至留宿

聞道故林相識多清秋欲盡客重過論懷

杯先下淚醉殘紅日夜吟多

朝宗之興

萬國衣冠拜

冕旒落花流水亦東流生還

北闕誰將引消息真傳解我憂

其二

雉堞連雲古帝州憶歸初罷更夷猶誰人山

上爲金口許坐層軒數散愁

其三

草木從春又到秋柰無名迹逵

宸旒湘西不得歸關羽對泣風前類楚囚

其四

騷人吟罷起鄉愁水帶愁聲入夢流腸斷關

山不解說滄江歸去老扁舟

行路難

西風吹馬利如刀風雨前程馬足勞身事未

知何日了一瓢顔巷日空高

儒將

心源落落堪爲將節槩猶誇似古人料敵知

幾在方寸誓將報

主静邊塵

其二

白首窮經通秘義馬前不信是書生

朝廷禮樂彌寰宇還待中原致太平

其三

早知三禮甲科名應在題名律後生對月夜

窮黄石畧劒横天外八風清

其四

麒麟錦帶佩吳鉤建節東行是舊遊虜騎聞

之應膽慴功成却進手中籌

其五

雨過河源隔座看單于獵火照狼山風雲暗

發談諧外不遣沙場匹馬還

其六

長亭一望一徘徊野燒空原盡技灰

朝廷有道青春好重鎮還須濟世才

其七

陣前金甲受降時虜騎奔騰畏蒺藜

天子須開麟閣待不妨從此躡丹梯

受降戎幕

旌旆翩翩漢官雲花當户戟技寒雲沉沉

上妖氛斷衣服初迴左衽難

邊將

黨國江山入戰圖將軍到來備不虞國步迍
雲五千里倚天長劒截雲孤

其二

漢將辭家破殘賊兩重衣甲射皆穿萬里橫
戈探虎穴何時返旆勒燕然

其三

軍容帶甲三十萬草頭弓馬疾如飛西南幾
欲窮天盡佩馬朝　天獨捲扉

其四

年少英雄好丈夫五千兵甲膽力康四邊伐
鼓雪海湧一將功成萬骨枯

其五

紫陌亂嘶紅叱撥往來射獵西山頭千峯白
刃兵迎接虜騎相看哭且愁

其六

朝出射麋夜飲酒當階一叱百吏走門前車
馬如雲屯壓膽隳肝惟恐後

其七

吹笛秋山風月清揚鞭忽是過胡城將軍勇
銳與之敵見賊惟多身始輕

刺將軍不好武

小來好文恥學武夜誦相如美人賦城頭旭
日照欄杆美人帳下猶歌舞

其二

美人一雙閑且都頭白人間教歌舞忽作出
塞入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征胡凱歌

大將龍旗掣海雲聊持寶劒動星文更催飛
將追驕虜死節從來豈顧勲

其二

麾下偏裨萬戶侯寶刀駿馬填山丘漢兵大
呼一當百意氣兼將身命酬

其三

漢將承恩西破戎飛書走檄如飄風手揮電
擊倚天劒剪虜若草收奇功

其四

朝辭
明主出禁宮鼓行而西破犬戎突營射殺呼延
將捷書夜報清晝同

其五

丈八蛇矛出隴西步行奪取胡馬騎弓彎滿
月不虛發梟首當懸白鵲旗

其六

野雲萬里無城郭直探虎穴向沙漠旁酒千鍾不醉人烹羊宰牛且為樂

其七

雲龍風虎盡交回壯士呼聲動九垓快劒長戟森相向直斬長鯨海水開

其八

官軍西出過樓蘭月下翻營玉帳寒破胡必用龍韜畧匣裏金刀血未乾

其九

將軍自起舞長劒更喜賢王遠道來匈奴繫頸數應盡當斬樓蘭衣錦回



其十

胡驕馬驚沙塵起斬胡血變黃河水歸來獻捷見

明主千秋綠酒何辭醉

其十一

匈奴草黃馬正肥百戰沙場碎鐵衣南風一掃胡塵靜代領殘兵千騎歸

其十二

羌胡轂下一朝起日夜更望官軍至挾槊彎弧馬上飛邊庭流血成海水

其十三

夜上戍樓看太白又來此地事干戈三軍大呼陰山動疊鼓還翻瀚海波

其十四

單于城上關山月向月吹笳誰喜聞共說總戎雲鳥陣猶堪一戰樹功勳

其十五

拔劒已斷天驕臂歸雲擁樹失山村胡騎中宵堪北走百家惟有三家存

其十六

朔風吹天飄塞鴻旄頭已落胡天空丈夫賭命報

天子獨任朔方無限功



其十七

羽檄交馳日夕聞相看白刃血紛紛射殺陰山白額虎鳴笳疊鼓擁回軍

其十八

階前虎士羅千將長驅東胡胡走藏迴鞭卻走見

天子可憐人馬相輝光

其十九

胡危命在破竹中捷書先奏未央宮顧

君千年萬年壽萬古鷲應向此空

其二十

聞道青雲貴公子衣冠半是征戰士為
君談咲靜胡沙形庭左右呼萬歲

結交行

故人昔新今尚故此道今人棄如土許身愧
比雙南金終是悠悠行路心

其二

今日結交明日改放心散漫知何在別欲論
交一片心黃金不多交不深

其三

貴賤結交心不移因來相賀語相思疇昔相
知幾人在還見新人有故時

聞角

支離東北風塵際物換星移度幾秋孤城背
嶺寒吹角朝夕催人自白頭

客居已三載

三年謫宦此棲遲故國平居有所思向夜欲
歸心萬里夕陽樓上笛聲時

古征婦詞

夫死戰場子在腹令誰在家相對貧苦米青
史誰不見不見沙場愁殺人

春日即事

紫燕黃蜂各有情遠山如畫翠眉横
君王按劒煌邊邑萬姓聚舞歌太平

清明

塵埃滿眼人情異一見清明一改容萬里重
陰非舊邑士林顏額泣相逢

懷古

陶令若能熏不飲還山服藥又長年忘機漸
喜逢人少自斷此生休問天

暮春

有時三點兩點雨百草芊芊暗吐芽雲物不
殊鄉國異春城無處不飛花

老道會

鳳凰詔下雖霑命秖會真如不讀經還秋世
人生白髮角冠秋禮一壇星

吊古戰場

新鬼煩冤舊鬼哭千年寃魄漢英雄寒沙萬
里平鋪月來是空言去絕蹤

其二

逢科馬鬣今已平野曠天清無戰聲青是烽
煙白是骨何用悠悠身後名

其三

白璧黃金萬戶侯夕陽惟見水東流功勳碑
碣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

其四

龍媒去盡鳥呼風汗漫誰遊夕照中戰士沒
邊魂尚哭一川秋草恨無窮

其五

古來白骨無人收潛倚空山鬼魅愁光陰自
旦還將暮故壘瀟瀟蘆荻秋

其六

此中多恨恨難平百戰空垂異代名欲尊忠
魂何處問水流花謝兩無情

其七

等閑期尅月支頭貴賤同歸上一丘歲歲任
他芳草綠山形依舊枕寒流

其八

青春已過亂離中往事應須問塞翁古往今
來秖如此野花黃蝶領春風

其九

秋聲暗促河聲急疑是成川血尚流盎德寃
魂終殺
主春來花鳥莫深愁

其十



望得生還報主寧知殞死塋

其十二

忠臣義骨填黃壤化雨仁風掃綠苔至此尤
豪為善報蒼蒼高遠豈然哉

高麗土俗用弔古戰場其十三韻

主人何不重添丁年十五六收為兵所願賣
刀買黃犢長供畝稅無師征

古松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韻

深山古松生何時高常千尺鉅十圍猿臂舞
風秋瑟瑟龍髯帶雨寒霏霏

謾興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其二韻

從古以來賢達士半生榮遇半飄蓬安危豈
係言行外得喪難違義命中

孔門高弟用與知己語韻

師商可比方人賜求亦難儕亞聖顏無忝懷
賢愚論哲有如遇豹管窺斑

其二用悼特臣韻

偃養或失二親敬損孝寧甘一子寒可以冉
求同仲論難將端木並顏看

其三用悼將臣其二韻

德行仲弓宜第四文章言偃可超羣仲由獨
抱熊人勇聞未能行恐有聞

悼古死節侍臣

陰風獵獵滿旌竿戰罷沙場月色寒英雄一去豪華盡孝子忠臣後代看

其二

苦戰身死馬將軍三日成功事出羣萬事盡付形骸外人間能得幾回聞

其三

自胡之反持千戈將軍得名三十載學語小兒知姓名英風豪氣今何在

懷賢

懶慢無堪不出村幾時高議排金門嗚呼古人已糞土立石為表今仍存

嘲奔競

小來脫身攀貴遊百事勝人健如虎當時一顧登青雲紛紛輕薄何須數

其二

何處是非隨馬足李膺門館爭登龍長揪走馬誰相數乍可強歌草澤中

搏虎行

猛虎白日繞林行獨行以死當虎命謂言可生復可死眼前好惡何能定

炎涼交

世人逐勢爭奔走意氣相傾山可移須臾火盡灰亦滅燕燕辭巢蟬脫枝

嘲賭博

千場縱博家仍富黃金用盡教歌舞暮延賓客復登樓却笑傍人獨愁苦

居室宜從遠高麗止

豈知萬里黃雲戍異服殊音不可親愁向公庭問重譯散分泉石與新隣

與王都使語

獨使

至尊憂社稷年來惆悵與誰論稍喜臨邊王相國身持一劍呑

君恩

臘日立春仍罷講武

乾坤千里水雲間青帝遨春臘歲還聖代止戈資廟畧將軍歸卧玉門關

過昔賢墓

人生何處不離羣今日飄零過古墳深山古路無揚柳惟有松枝可贈君

寒食日有感

離家幾年恒在邊十人七人歸下泉寒食花

開千斟雪弦悲杯酒亦潸然

勢利交

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用盡還疎索昨日論

交竟誰是亦知世上公卿貴

可惜

猴官昨日今如何摧眉折腰事權貴萬事反

復何所無英雄有時亦如此

東行百詠集句卷下終

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下

曹將軍出獵

將軍自小善騎射謀略不在武夫下時屯兵

衆俘虜營擬却牛羊取人馬

民情

上天生人厚聖人恒爲寵綏四方故

皇明繼統踰萬年何幸累逢

堯舜主

夢息兵

兵戎於國所係重事苟留心著蒐夢窮阨徒

慷兼善憂盧利無成果何用

彈箏語

吹彈古人是非聲胡瑟羌笛與秦箏業由一

時逃身易難迷絲竹千載名

飲倒塲酒

祭塲酒熟方報成喜飲至醉忘世情幸租巳

納官家足耳邊無吏催喚聲

晚獵

薄暮射牲逐水陽悲風瑟瑟煙草黃擒制玄

熊繫青兕逐敍虎豹如犬羊

羣盜革心

聖明仁化洽四方孰敢不享不來王時和歲稔

世熙皡上同五帝符三皇

虜中雪

沙漠蕭星平無數一夜雪沒穹廬門牛羊十分几分死胡虜千人百人存

詠交情

義利交馳方寸中惟恒有定變無窮天賦至善本不異交情如貌何可同

九日登高

易卦為名理甚深尋常難契聖賢心登高如在天山遯處下猶逢地澤臨

其二

頻頻涉水更登山達士何如隱士閒莫酒坐看黃菊飲蓬門行帶白雲關

其三

七十餘番春復秋無愁那得似沙鷗逢人對酒堪銷遣何論新交與舊遊

其四

謫仙有酒邀明月彭澤無錢對菊花安得思如陶與李詠歌咏玉醉流霞

其五

烽煙警靜息干戈不飲無歡柰若何白髮黃花相對處來期已少去期多

客裏留宿

更長燭短眠無寐鄉話難窮夜易過自是天涯零落處故人來少故情多

朝宗之典

朝宗萬派皆歸海何間深源與遠流臣子忠誠窮達一敢聽後樂與先憂

其二

百辟從君何所擬大江東去絕夷猶輸忠有志渾常事示義無能是至愁

其三

大邦小邦皆諸侯鳴珂執玉朝冕旒仁覆四海有義士明照八表無寃囚

其四

主有憂心民無慾臣職宣化與承流大如蘇旱作霖雨次若濟川為楫舟

行路難

文司翰墨武弓刀自古君逸而臣勞巢父思承堯舜嚴陵名藉光武高

儒將

折衝先見輕千里料敵真知過萬人若使提兵駐東北胡夷不復敢揚塵

其二

良謀不戰屈人兵背服羌胡半死生身…
城千萬里邊庭人倚樂升平

其三

何事胡兒遠塞城將軍名出懼心生先聲…
實兵家重坐使邊塵自此清

其四

古来防塞重防秋將令嚴明虜不避士馬…
強兵食足不開邊釁是良籌

其五

聞道單于圍獵處南行不敢度陰山兢兢恐
犯將軍約遇見邊頭探騎還

其六

塞下羌胡久不来人人畏死自心灰抑或有
靈知守法果然無地不生才

其七

虜性茹毛兼飲血華風炊黍與蒸藜番漢勿
容通貿易恐生邊患有階梯

受降戎幕

邊境無虞内地安將威不戢虜心寒但誘方
来寛已往殺降容易敌降難

邊將

百事皆須先事圖況於危事望無虞安危係…

知輕重勝負由謀用衆孤

其二

五千鐵騎夜巡邊候報將軍望眼穿見說單
于棲遁處北山獵火映猶然

其三

將軍雖老猶強甚下馬登山步若飛誓待掃
除邊患盡掛冠歸去卧荊扉

其四

少壯矢志終不渝出辭賭力豪且麄樂與士
卒共甘苦不望功賞殊榮怙

其五

千里馬首懸吳鉤直欲斷取單于頭待得馳
献北闕下漢營鼓管虜營愁

其六

志舉捷如鷹飛揚步行快比駿奔走遼東老
將自古然勇健不在廉頗後

其七

精悍本是將門生自小為將善將兵雖見大
敵能不怯亦見小敵能不輕

嘲將軍不好武

士志好文不好武不讀武經讀文賦昔賢戒
立敦詩書後人覆隧重歌舞

其二

不學文征與武戰秖尚吳歌兼楚舞無心灘水揚風雷有意巫山認雲雨

征胡凱歌

三軍喜氣薄晴雲映日彬彬五綵文生死感恩思赴敵捐軀端不為圖勲

其二

月黑強胡奔命去獨遺輜重蓋山丘將承萬乘親推德不斬胡頭不筭酬

其三

挾槊彎弧征犬戎銜枚疾走如飛風數爲精強争出力百千衆達恥言功

其四

武夫健卒豪且雄進退坐作任元戎攻取合變事不一用命决勝功則同

其五

一出天山舊道西胡騮多屬漢軍騎僵屍百里皆胡服立幟千峯盡漢旗

其六

古来攻戰止郊郭功成罕見在絶漠平番破敵何由然將士朝夕同苦樂

其七

漢兵大派如秦甸虜勢將何似楚歧火把篨頭胡命絶雲舒斗下將旗開

其八

兵臨胡塞夜漫漫戰罷蔥山曙色寒黠虜背盟逃刃處血汙塵土那能乾

其九

將軍自是收頗才征虜曾提萬騎来一騎領降踰百騎陣前同唱凱歌回

其十

無數羌胡同日死血作陰山澤中水官軍洗箭曉歸来千鍾虜酒何能醉

其十一

惜生秖惜小胡兒取却皮衣換布衣上馬已皆迴左衽南行喜作漢人歸

其十二

殺盡天山桀驕子探馬復從西北至欲擒窮荒虜老營積屍填渡黄河水

其十三

天時地利人心順虜衆前徒盡倒戈雷電元霄揮斧鉞河流千里發風波

其十四

賢哉征虜漢將軍麾下艱辛欲盡聞但念[illegible]

為征戍苦不得勳作總戎勳
其十五
萬里沙場遠用軍不逢邓郭認鄉村昔忠降
城雖有在今迎戰虜已無存
其十六
殺氣風行凌絕域歡聲雷動繞虛空誓傾虜
穴方為武盡斬胡頭始當功
其十七
羯鼓蘆笳寂不聞帳前捷報日紛紛草中驕
馬牛羊牧不是胡軍是漢軍
其十八
羌胡近日犯邊疆一見官軍遠避藏懼以麥
芽當斧力悔將螢爝抗陽光
其十九
遠除邊患臨胡地榮捧　天書白
帝宮南風一掃妖氛淨雲白沙清鴈塞空
其二十
自古姓名勳
天子定是無雙之國士志願
皇圖踰萬年功書史冊何時歇
結交行
世人結交有新故論心不必論鄉土同心之
人利斷金一或言利難同心
其二
交情或改或不改根於義利有依在彼我義
利不同心那無久近與淺深
其三
勢利能使交好移一盡無復重相思昨日富
貴今貧賤今日不如昨日時
聞角
海北天南逐客愁角聲催起無春秋吾恨不
經蕩子意雪霜偏益老人頭
客居已三載
君親已在三年夢家國難忘一日思今日不聰
前日志老年何望少年時
征婦詞
夫棄兒身在妾身兒身若保任家貧萬里未
歸亡骨埜百年銷恨望何人
春日即事
竊顧愚情處衆情兢兢無敢自縱橫求如萬
一融和候不見炎涼秪見平
清明
一自辭家來竊祿無才叨荷
聖恩客家鄉五十清明節不畏松楸歲歲違

懐古

謫仙斗酒詩百篇若教不飲日如年世人飲否皆閒事但勿違天許樂天

暮春

欲觀物理知時節百卉春深始吐芽晦朔還須稽曆象公私何用一聞蛙

老道會

恒以心神驅鬼物還開官府誦仙経蘇旱慣祈三日雨安邦曾禮庶民星

弔古戰場

爭奪無情千古地銷鎔有志萬夫雄自從赤壁鴻溝後多少新人繼舊蹤

其二

斗前恨敵意難平此際無形尚有聲世代不知凡幾易猶嗔功冊未書名

其三

捐軀死鬪未封侯應是功勳蓋世流偉像不逢麟閣繪英寃難散厲間愁

其四

紛紛白刃傷殘下滾滾黃沙陷沒中共赤丹衷圖報國何分富貴與貧窮

其五

朝天數度宿雲收山似鋒鋩鬼見愁道是皇朝兵後至如前殺賊與防秋

其六

楚地營中雖占籍漢廷世上未知名獨憐捨死忘生命虛負傾心報主情

其七

生前未別曹劉土沒後方分漢魏丘骨就沉沙填北委寃隨逝水向東流

其八

膂力精強氣勢雄秦時童稚漢時翁昔生白骨悲秋雨草寄英寃弄晚風

其九

兩軍士卒蔵千計一旅材能備九流今日何須論勝負萬般奇巧一般愁

其十

新體重加舊體䰟今人同是古人情戰場黯黷愁雲夕鬼隊啾啾苦雨聲

其十一

西連巴蜀東青齊北自幽薊南漢廣古時多少豪傑人來求此地驚壓埜

其十二

白骨如銀縈草茇一番秋雨一重苔百年體

兔將厭矣半日功名何有哉

其十三

徒有秦人萬里城邊疆何代少胡兵吾
皇誕布懷柔德萬古千秋弛戰征

弔古陣亡有功邊將

早曾催敵援王師忠衆捐生夜潰圍白骨埋
時塵滾滾英魂遊處雪霏霏

其二

大將沙場立戰功危如巨海颶飛蓬捐軀但
得酬
天子敢避銷沉向此中

憶昔用與知已語韻

致
君切切心堯舜務學惓惓志孔顏老大未能均
史野敢云文質適斑斑

悼近時死節邊將

英靈未散嵬常壯義氣尤存骨不寒死士捐
生生士愧前人垂後後人看

其二

揚威奮勇帥三軍萬里遙征勦虜羣心感
君恩全大節名書國史紹前聞

其三

用兵自古稱頗牧將軍直欲友千載豈但當
時曆寵榮芳名偉譽至今在

懷賢

樂處一瓢顏子巷羞稱五伯仲尼門道守二
帝三王在治保千秋萬古存

嘲奔競

朝七貴兮暮五侯入謁知鼠出如虎矜已傲
物方自誇翻笑傍人誰比數

其二

世人皆鄙匹夫雄得寵還如魚爲龍昏夜折
腰几席下白日驕人閭井中

搏虎行

叢墻之下猛虎前誰處此能順正命搏虎勇
夫命短長不由天定由虎定

炎涼交

交如膠漆亦有時炎不能易涼乃移何異採
花蜂蝶鬧爭聚榮枝棄瘁枝

嘲賭博

綺堂蕩客鬧華筵徹曉清歌簇妙舞妻無舉
案齊眉歡家有槌門索債苦

居室宜邃遠高嚴屯

軍旅耕桑方共學管絃歌舞迫捐覗譚經莫

階揖誰定擇豈難求孟氏隣

與王御史語

五十年來事
聖君無私無慾豈堪論達窮不易中行志生死
難忘拳拳服

職月定齊仍罷講武

年來部邑羅蕭城隅柳色報春還時和陰
磧仍今波靜靜窮邊不弛關

過青僧墓

秦時惡王漢時臣故國至賢異國墳墓木至
今無所文千年人念克忠誠



寒食日有感

綿山事往已千年禁火人家尚飲泉爲憶
君親無限感頻頻揮淚更潸然

勢利交

東家甲第照城郭昨朝喧譁今蕭索借問何
由能若是堂中人已失富貴

可惜

世人榮耀不由身君子之貴能自貴諂人媚
行無喜怒所務在己當如此

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下終

再和東行百詠集句卷下

古曹將軍獵

將軍教閱無冬夏服勤能以身率下但知蒐
獮詰戎兵寧就禽獸勞士馬

民情

人生所重在忠孝其次在不遺舊故孝爲子
惟篤於親忠則臣各爲其主

夢息兵

人有百體心爲重凡百𥨊思形寐夢晝作夜
息兼顧幽遇藏夢舍行夢用



彈箏語

樂放淫聲用正聲何論胡琴與秦箏孤已感
召傳千載後世難磨簡冊名

飲倒埸酒

薄薄村醪與味清勸酬樂盡野人情覺來枕
上含微醉厭聽邊城擊柝聲

晚獵

茫茫塞北富冰霜何草逢秋獨不黃千載青
青惟大澤蘇卿曾此牧羝羊

拳盜革心

盛世昭昭法令彰出兵擒賊首擒王羣胡不
待加天討革面傾心戴

聖皇

虜中雪

雪積胡天高十丈降戎難款玉關門中原北
望天無際知有人存有畜存

詠交情

相時結交有淳泊恤德相友無通窮疏數久
近勢不異古今高下情則同

九日登高

登高已酢重陽節懷遠應達一寸心雖罝此
身絕檢外行藏如有大賓臨

其二

區區庸劣非衰朽更有何人可就閒但恐孫
恩無補郭餘生難道必相關

設與用九日其三韻

池上浮萍庭上栢山中麋鹿水中鷗任從暫
在從常在知是閒遊是勝遊

其二用九日其四韻

蒼松得操南山節黃菊曾看上苑花今日獨
居耕隱處時時望雨卜朝霞

鄙詠用九日其五韻

難道文章師李杜未聞[illegible]詡效陰何豫來語
句怡情少老共篇章[illegible]興多

設與用客至留宿韻

閒持方寸事如何自謝難行虛易過長以此
心懷不是無今已少在人多

其二用朝宗韻

共喜和老李諧俗誰疾合汚濟司流但克從
違乖善惡寧計譽毀蔡樂憂

其三用朝宗其二韻

少壯無成老不羞百年衷曲果何猶一寸心
懷千載應九廻腸貯萬般愁

節日用朝宗其三韻

人無近遠與顯幽嵩呼舞蹈朝
宸旒九天大布陽春澤萬國咸除囹圄囚

遠城釋道用朝宗其四韻

被冒畢猪皆中州唱誦方分擇遺流難辨出
家出山相均如行水行陸舟

行路難

莫論舟車費執操水行何似陸行勞山中閒
進朝中貴用舍行藏衆家高

逸士用儒將韻

曾向名山禮白雲高情雅澹過常人閉門家
有詩書澤出郭衣無戰伐塵

設與用儒將其二韻

快心娛樂非求益節欲淸閒是養生[illegible]
應觀往動吉凶何用問君平
其二用儒將其三韻
竊視愚衷宲直平邇流自老至初生有如彭
蠡朝宗水流入滄溟徹底淸
老將用儒將其四韻
筋力雖衰不乏謀羌胡巢穴熟經遊三軍少
壯非無勇攻取還資爲運籌
其二用儒將其五韻
勞酒雖雞駐壯顏威名尤自重如山惟將廉
李孫吳秘時出轅門教戰還

其三用儒將其六韻
賭命曾經百戰來胷中無火心自灰喜無塞
上烽煙警幸有禁中頗牧材
廉將用儒將其七韻
身無紈綺恒布衣食常少肉惟羹藜藿歲蒸
義歸
皇化海不待航山不梯
將士用受降戎幕韻
士卒係將危與安宜有溫飽無饑寒將與士
卒同苦樂樂則易使苦則難
其二用邊將其一韻

將以禮樂敦詩書進退能謹兵無虞上下同
德勝可必首尾相援勢不孫
顏子用邊將其二韻
仰鑽聖道彌高堅好學顏回得貫穿千載孔
門稱獨步雖有穎悟未能然
詠史用邊將其三韻
三分鼎據懷諸葛千里鷹揚憶羽飛身死難
成恢復計徒勞三顧起荊扉
健士用邊將其四韻
力比健獲心計遠目如快鶻身騰麓一箭射
壯野獸死雙子掀樹山木枯

其二用邊將其五韻
手擧百鈞恒慓悍足行千里常捍頭有力難
制有德服無食不憂無酒愁
其三用邊將其六韻
有時射獵臨岡阜步履騰騰過飛走祉瞻回
顧盡高深鷹鶻驊騮皆向後
其四用邊將其七韻
如此百人共經營不日可築三里城彼一鈞
金一與羽何足以與言重輕
寬征用謝將軍韻
王書前日降 天府來年預許寬征賦圖[illegible]

無間兵與民老壯歌歡童稚舞
其二用朔將軍其二韻
四方何以樂豐年三白呈祥六出舞行見自
春徂夏秋五日一風十日雨
其三用凱歌其一韻
聖德寬征弁弛貢神功右武兼崇文萬方四海
咸熙皞仰戴堯華與放勳
其四用凱歌其二韻
脩治九功同舜禹闡明六學用軻丘康衢成
沐覲陶化謠頌揄揚莫報酬
其五用凱歌其三韻

比屋欣欣溫飽樂連城謌謌仁義風德為天
地生成德功是
設與用凱歌其四韻
君王治教功
南北貢獻窮越狄東西款附盡夷戎明明黃
道三辰順諧諧薰風四海同
天馬用凱歌其五韻
飄飄鳳臆載龍鬐逸態雄姿莫敢驕好貢
九重城闕下日隨仙蹕卷鑾旗
其二用凱歌其六韻
早分龍種出渥洼遠駕鑾轝靖沙漠立仗應

忘汗血勞嘶風尤想天閑樂
聖節日長至用凱歌其七韻
壹重祥慶共朝來喜〻氣歡聲徧九垓一繞寒
陽從地復萬年壽域〻天開
其二用凱歌其九韻
萬年歲歲有長至今歲欣同
聖筵來自是
皇天隆福慶壽觴須進一千回
長至日飲用凱歌其八韻
時當坤溯天根暖義比乾逢月窟〻此日漸
逢吾道長勸酬莫放酒亦乾〻

其二用凱歌其十韻
一陽初動肇生理信似〻酒濤如水從知小
人道漸消不須滿飲心自醉
憫窮用凱歌其十一韻
耍餒恒無留宿粒兒寒那有卒歲衣況愛不
教煢獨苦老稚寧免溝壑歸
其二用凱歌其十二韻
皇朝仁比虞周世衣食惠解靡不至宜有承流
宣化人其明如鑑平如水
其三用凱歌其十三韻
仁人嚴設餘求〻赤子方除凍餒戈豈但臨

饑發倉廩濟貧方是布恩波

守令用凱歌其十四韻

近民撫字心無述蒞職催科政有聞亦得銓曹書善冣今人有愧古人勲

山村老吏用凱歌其十五韻

山村人家風俗淳四華五葦不出村爲子與孫髮皆白高祖不存曾祖存

其二用凱歌其十六韻

取予莫施生計足饗殘無較心事空酣歌醉舞得其樂不知不識爲誰功

讀魯論用凱歌其十七韻

耕當問奴織問婢問非所學徒紛紛仲尼嘗聞俎豆事胡問陳與行三軍

讀語孟用凱歌其十八韻

仕止久速當其可用舍隨寓安行藏生民以來未有者賢如日月難踰光

讀語孟用凱歌其十九韻

往聖來學道攸寄大邦小邑神所宮言簡采帛惠濟世教揚鈴鐸聲摩空

其二用凱歌其二十韻

攝相三月魯大治官止司寇猶麌士経垂王法示戒嚴亂賊警懼千千歲

結交行

人情交如膠漆固視義同金利同土視義同土利同金朋友面目氷炭心

其二

交情一爲炎涼改厚薄相看各有在幾人交如管鮑心勢利不深道誼深

其三

人情少淳偏多澆交義不思交利思彼已貴富此尚賤難望彼有思此時

田家用聞笛韻

官清吏庶絶銖求况復田園倍有秋男意欣欣女顔悅更無顰蹙在眉頭

其二用客居巳三載韻

蒸豚炊黍拜農祠豈但孫曾有孝思但願官家寬力役普令耕穫不違時

其三用古征婦詞韻

不識安閑識苦辛出憂水旱入憂貧豈闘紈綺膏粱輩非是條桑播穀人

其四用春日即事韻

父子孫曾互耦耕出門阡陌任縱横自家骨肉無他畔那有相爭忿不平

其五用清明韻

何幸天書再恤農庳逋徭稅並優容漫天沛
澤誠稀遇徧地豐年更屢逢

其六用懷古韻

柴門犬吠常驚吏芹澗蛙鳴每卜年不憚勞
勤供賦稅惟將豐稔望
皇天

其七用暮春韻

一春喜得當時雨百穀欣看出土芽復恐故
衣難卒歲儲田更種木綿花

其八用道會韻

時風飽暖尋常遇歲歉飢寒絕未經稚子歡
欣走風雨老翁歌唱度霜星

其九用弔古戰場韻

不識貴賤通與窮那解鬪智爭英雄五侯七
貴門館下自少至老無行蹤

其十用弔古戰場其二韻

門巷莫聽絃誦語也堡惟聞雞犬聲子孫立
年至弱冠十人九人未命名

弔古戰場其三

遊魂何事哭啾啾自恃英雄邁等流戰死沙
場難報主稱冤稱屈使人愁

其四

寃魄已歸幽顯外形聲長在有無中雲臺斯
世功難就泉壤何時恨始窮

其五

兩軍臨敵戰鴻濛生莫歡忻死莫愁死苟成
仁生舍義負榮負媿並千秋

其六

壯哉志士樂捐生一代功勳百代名風捲黃
沙埋義魄天懸紅日照忠情

其七

一自捐軀青海頭難隨附葬列侯丘雖然埋
骨依青海不愧朝宗達海流

其八

勇謀兼具白眉士文武兩全黃髮翁幾度悲
吟山口月一般嘆恨草頭風

其九

自漢以來千百載戰塲尤有鬼火流沉沙折
戟易銷鐵報主冤魂難散愁

其十

舍生已屬千年事報國難忘萬古情瀟瀟冷
雨淒風夕鬼語惟聞殺賊聲

其十一

戰士期趍水火上肯辭危險避深廣成功誠

望得生還報主寧知顧死埜

其十二

忠臣義骨填黃壤化雨仁風拂綠苔至此尤
蒙為善報蒼蒼高遠豈然哉

高麗土俗用弔古戰場其十三韻

主人何不重添丁年十五六妝為兵所顧賣
刀買黃犢長供畝稅無師征

古松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韻

深山古松生何時高常千尺鉅十圍猿臂舞
風秋瑟瑟龍髯帶雨寒霏霏

謾興用弔前代陣亡有功老將其二韻

從古以來賢達士半生榮遇半飄蓬安危豈
係言行外得喪難違義命中

孔門高弟用與知己語韻

師商可比方人賜求赤難儕亞聖顏無忝懷
賢愚論將有如遇豹管窺斑

其二用悼將臣韻

偃養或失二親數損孝寧甘一子寒可以冉
求同仲論難將端木並顏看

其三用悼將臣其二韻

德行仲弓宜第四文章言偃可超羣仲由獨
抱蕪人勇聞未能行恐有聞

其四用悼將臣其三韻

雖云能言行不逮言輒足以傳千載賢以堯
舜觀仲尼寧予雖佳語長在

懷賢

仲尼念從患難者斯時胡皆無在門君子動
不遺舊故此道古有今罕存

其二用朝奔競韻

孔聖何為畏於匡匡人誤認為陽虎虎不顧
言暴可憎回何敢死賢足数

其三用朝奔競其二韻

誤認孔聖貌類虎如見老子形猶龍萬古儒
名穹壤內九霄神化有無中

搏虎行

士欲仁至與義盡功毋以虎懸我命縱令虎
死我不生豈為從正順前定

炎涼交

交有厚如兄弟時孰為易移孰難移交以義
利易離合難移同氣與連枝

朝賭博

財匱困耽樂事捎花飄為惹春風舞繞樹從
教蜂蝶愁居家那顧妻孥苦

其二用遷居遠高麗屯韻

賭博惟求利到身爭籌全不顧疎親醵飲杯
酒聚數伴喧競一錢驚四隣

與王都使語

將軍自小將三軍將畧儒書慣討論垂示後
人應繼美推封先代定家恩

臘月立春仍羅講武

耒耜將與武暫息雪霜未解春復還兵農一
體少並用耕守二事多相關

過昔賢墓

古時今日千年土客路家鄉萬里墳路口昔
賢稱尚在草間無碣莫知君



寒食朝人邀喪親者飲叔淚酒用寒食
日有感韻

堦下從教花似錦罇中任自酒如泉難本孝
子喪親淚寒食時來倍泫然

朝邊俗居喪親朋夜聚柩前作樂飲酒
歌笑為樂名曰暖伴用勢利交韻

古禮娶婦尚撤樂邊俗居喪厭蕭索吹彈歌
舞必於是歡飲柩前乃是貴

其二用可惜世人韻

喪不哀慟徒吊慰無問貧賤與富貴食稻衣
錦如常時傷哉何望能變此　再和卷下終

東行百詠集句九卷附芳洲年譜一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陳循撰是編乃其被謫東行時集古人詩句以
成七絶初得三百首復疊和其韻至千餘首集句
皆不著姓名頗多竄易牽就和韻諸作更多累句
後附年譜一卷乃其門人王翔所錄當時勅諭及
循所進詩頌俱載入其中亦非體例也

# 重刻襪線集二十卷附南行紀詠二卷贈言四卷

〔明〕蕭儀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襪線集十五卷》提要

## 重刻翰典選氷櫱先生襪線集序

文所以載道也豈徒侈才之富氣之壯結搆之工而巳哉士君子達而在上則訏謨碩畫補衮職于朝宁潜而在下則崇論宏議垂規範於藝林以至即景寫意因物抒懷或發諸詞賦或形諸詠歌要皆道之克周洋溢旁見而側出者也自文人以麗藻相誇意不本於道德由是鋪張揚厲者近乎諛徜徉曠達者隣乎放探賾索隱者趨乎恠優游漫衍者流乎靡文之流弊烏可勝道令觀蕭君文集其鼓吹休明頌揚顯懿美不忘規也其指陳利害獻替可否有犯無隱也其屺岵興嗟重闈眷戀依依孺慕也其壎篪唱和竹林繾綣怡怡和樂也其臨別贈言望風懷遠丁丁伐木嚶嚶鳥鳴也于臣弟友之道胥於文發之是則蕭君之文其所謂載道者非耶若夫典則似班馬醇正似歐曾古風似陶謝近體似元白此特蕭君之餘事奚足爲蕭君重蕭君之孫庠生名■等克紹前人馳聲學校慨襪線集舊板燬於兵燹將復壽梨棗丐序於余余因明蕭君之文之所以足重者綴一言以弁於簡

皆

乾隆庚申孟秋望後

中憲大夫知撫州府事寧海劉永錫拜題

吏部主事臨川蕭君德容示予以其所爲詩文一編曰予
予同年友也幸爲評之予不能文不知所以贊也然嘗與
德容同薦而來閱其文詞熟矣其學問通博議論多根於
理知其志有不在於文詞而已也別去數年今又得是編
而讀之其述作之體既變乎科舉而其文之踴躍駸進有
不可以尋尺計者至其根於理者則未嘗少變也其眞要
於實用者歟方德容舉進士郎以外艱去窮居隱約幾三
年矣比來　京師又連蹇於命歐陽文忠公謂窮者之言
易工然則德容文之能工豈非於此得以苦心危慮研精
極思而致之耶亦天將降大任故勞苦之於先又非特欲



其文之工故也而德容能以工於文其亦異乎他人之處
困矣窮與達而不以累其心士君子所能也德容知命者
也其肯以窮達自累乎哉

翰林院大學士泰和年弟陳循頓首拜識

旹

大明永樂辛丑歲孟夏月下澣日

去古既遠士習益降攻文章不狥流俗者益鮮矣前三十
年予家居時見學者唯科舉之文是務究理趣稽程式擷
剟先聖賢遺言雜以己意以就篇章差可屬讀善矣至於
卓然自立欲追古作以名家者非惟弗之習亦弗暇也其
後至　京訪於所知僅得樂安蕭君德容可尚焉德容自
鄉薦以及會試皆有程文在錄以行於世至擢進士授吏
部文選主事其古作益盛出一時縉紳大夫士皆奇之以
爲非習之於衆所不暇之日卓然欲追古作不至是也方
是時予僅一二見之未獲盡窺其所有今年其子超進編
次其遺稿僅盈帙不遠數千里因進士楊貢詣予求序予



披而覽之始末合數十篇其文紆徐曲折紬繹反覆出新
意而去腐語駸駸乎古人規模信善作者也問其餘則曰
藏於家者猶存四百餘篇詩歌長短句在外噫何其能哉
向使不罹不幸而至于今其多固不止是其進又豈特如
是而已耶爲文誠本於學而亦由艱難困苦然後成予聞
德容生士族上世多善人至其祖母張遭世變而凜然有
節操見故董長史所爲傳其先君弟孝行夷險一致見今
少師楊公所識墓誌德容自少失恃鞠於祖母以長以教
晚乃幸其先君自謫所還無幾復卒則其學之所成至于
多且美者良由艱苦中得非偶然也惜乎天與之以是才

而不使之展于用而又竟嗇其壽永樂末
詔求直言德容性素剛問學蘊蓄素深於是言過切直中
傷任事之臣衆搆陷之遂坐是以死死時年四十嗚呼讀
其文者思其人而悲其志艮亦可深慨也夫艮亦有景仰
也夫

正統五年秋八月辛巳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兼修
國史泰和曾鶴齡頓首拜撰



吏部文選主事蕭君既沒之十有八年其子超進錄其遺
文所謂襪線集者爲六卷將鋟諸梓而超走京師持以示
予屬爲序余受而讀之蓋序記賦頌銘贊雜著總之若干
篇其莊厲峭拔如秋空泰華壁立千仞有蒼然不可犯之
色其容演辯博如春江波濤洶欻奔放有驰然千里之勢
而其要歸則必依乎禮義之正蓋其志之所發也志之所
發必形於言文也者言之粹精者也惟其志趣有高下故
其爲文有純駁觀其文則其志趣所存可知矣君生甫二
歲其父謫戍遼左又二歲而其母卒獨祖母張煢煢與居
以長以教君既有知即感激自勵日誦千百言自經史百
氏靡不淹貫由是爲文章下筆立就籍然有聲閭巷間永
樂甲午以詩經魁鄉選明年擢進士第蓋其聲流於縉紳
間益甚及有文選之命於是慨然以功名自命其志以爲
事在盡吾所當爲而已矣窮達禍福有不計也故累上書
陳得失欲有所裨益於時卒之不副其志以齟齬終蓋君
自其少時顛頓挫抑其志已奮然有所立及既得名位則
自以爲千載一時也其大意不至於有所造就不止故雖
不得遂所願而其志固壯也推此志而發於文字之間則
其名今而傳後豈過也哉況又有賢子汲汲以圖其不朽
安得而不傳也然則君雖沒亦可以無憾矣君諱儀字德

容學者稱爲氷蘖先生其州里世次行事卒葬之詳則有少保黃公宗豫所爲墓表可考故不複著於此

正統五年庚申歲八月下澣日

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文林郎泰和宗彝錢拜手譔



# 重刻襪線集目次

欒安山學蕭　儀德容甫著

卷之五　序





卷之六　序





卷之七　文



卷之八　賦



卷之九　銘



卷之十　跋　贊

襪線集下本目錄

賜元夕觀燈　上王太守
拜胥匏東　送畢用昇之光澤教諭
菊隱堂
卷之十七　五言古選
雜詩二首　氷蘗齋自述
題蘭二首　送扶搖道人
答黃用光　孝友堂
壽萱堂　友松軒
三益齋　淡簡軒
沂樂堂　具慶堂



三省堂　送醫士張伯瓊赴徵
答友人
卷之十八　五言古選
陳評事永感堂　徐王車愛日堂
送人還鄉　送廖仲廉倅寧波
和閩中龔汝錫韵
舟中候子翰魯行良覩世寬等秋闈之捷
胥示姪世寬正隆　劉王車野水橫舟圖
寄董儒文　挽南莊董先生
贈友別　送友別

對雪　蘭竹
畫魚　九日
卷之十九　歌
題半山　送曾鳳儀起服之北京
墨龍　贈張醫士伯瓊
題山居圖　和火燒杏樹
壽董艮遇　題城南隱處
贈曾緒端扇　題孫氏種德堂
金門待漏　畫馬
畫牛　虞美人草



王昭君歌　促送錢知縣行卷
送黃志常還龍溪主簿　謝　賜甘露
送吳子奇之沙河遞運所官
題考功劉先生漁釣圖　挽致仕尚書蹇公
邀月樓　張勝遣南軒歌
杏岡隱士　秋雨爲儒文書扇
松隱歌　梅隱書軒
送陳友昇還鄉　贈吳子倚并賀其生日
升瀛　降龍
昨見伐木謠詞其愴意甚眞深足以見一時之事俗

目錄終

# 重刻襪線集卷之一

樂安山樗蕭　儀德容甫著

## 頌

### 皇都大一統頌并序

皇明誕膺天命奄有土宇
大祖皇帝定鼎金陵武剗文治內外奠安
皇上以聖繼聖益弘大業創繼功俱交趾首先納土易郡縣藩臨隸以爲冠裳而蠻夷之人始知中國之樂業試弘廣暑宣威北虜殲其渠魁輯其部落而蠻夷之人益知中國之尊由是自扶桑以抵昧谷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七十里之地無寸地而不修職貢自南極以抵陰山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之地無寸地而不入版圖
皇上以輿圖日廣朝貢日衆度道里之均遂營北京以爲朝會之所以建萬萬世之鴻業以開萬萬世之太平宮殿告成雄偉壯觀乃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
皇上御奉天殿朝百官是日天氣和朗瑞日融霽祥光輝煥斯有以見天心之眷顧者極其盛矣臣庶率相慶忭九夷入覲莫不延山呼之聲遠邇歡動是有以見人心之歸嚮者極其至矣臣稽之往古驗之當今則
皇都大一統之盛未有過於此者臣不勝欣躍敢拜手稽

首而爲之頌曰

維皇上天明命有赫厥命維何實眷有德維我
大祖聖神文武誕膺天命肇造區宇定鼎金陵實爲南京
旣弘其規旣赫厥靈維我
皇上益大其業聖德以懷神武以憚九夷八蠻歸附爭先
是廷是享孰敢不虔顧維北京道里適中宜茲營建以頫
以同鳩工掄材載規載畫子來之民咸協厥力龍樓鳳飛
鳳閣虎踞後市前朝左社右祖不侈不樸有翼有嚴四方
之仰萬民之瞻辛丑之春正月上日爾爰祭告乃朝百辟
淑氣始融瑞日維暄輿情欣忭嵩呼喧傳人心之膺天眷



益至貽謀之遠寔萬萬世我
皇攸躋旣譽且安　天子萬壽　天子萬年

聖主得賢臣頌

夫駕巨艦以涉瀚海必樓櫓橈棹之全而後可以航乎深
淵驅大車以歷周行必轅軫輻益之備而後可以勝乎重
任以一人而運天下之大必得奇才碩德之佐而後可以
居上而有臨堯舜有天下而帝温恭而克讓文明而濬哲
其資稟之聖蓋亘前古而莫越然必任乎四岳群牧咨乎
皋夔稷契而后致斂德而時雍仁洽而義浹也禹湯文武
得天下而王祗台德先天錫智勇烝哉同辭父子一揆其
資稟之聖固已後千世而莫比然必伯益伊尹周召畢榮
前後疑承左右輔弼而後致地平天成撥亂歸正而措三
代之民於降平之域矣三代而下由漢而唐由唐而宋至
未必皆聖臣未必皆賢而其上下相資以爲治甚有不約
而同然沛豊與漢蕭曹實輔春陵中振鄧寇之助故能歷
二十四傳垂四百餘祚也晉陽啓運龍鳳之姿房謀杜斷
李武虞儒或千里折衝或帷幄謀謨其致治庶幾乎三代
者此之故歟陳橋入代宋運弘啓范相居休韓王輔治慶
曆元豊奇碩濟濟藹然仁厚之風庶幾乎與三代擬矣降
及胡元曁乎疢寥蔑爾彈尨暨我



皇明天眷有加明良相逢際于亨嘉
大祖肇命　龍飛淮甸躭躭武夫翼翼英彥熇乎如雲之從
龍沛乎如水之赴壑用以剗除兇則摧枯拉朽而莫與
之角用以輔治隆平則屑夔益契而能制作乎禮樂民物
資之以陶鈞元化資之而燮需我
皇撫運創繼功俱南極朱崖先入版圖北窮朔漠纖殲群
胡神武不殺實弘廣謨在廷武臣足稱指呼
天子之功武臣是輔纂修大典丕振文風有偉文淵多士
來同闇匕秩秩蔚匕雍雍足以昭文化於海隅足以炳規
畫於璇穹若乃進退廟堂敷揚治道蹇諤匡規痒勤弼導

陋漢唐而不居軼虞周而獨造壽
皇圖以永安措斯世於熙皞則又賚乎碩德之與元老也
然則堯舜禹湯文武之聖惟我
聖皇其與益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賢惟我元臣其與肩
宜豐功大業埀永久於萬年者矣
表
賀進麒麟表
聖君紹鴻業而居大寶政太平有象之時詩人詠麟趾以
措皇仁乃王化大行之日維蠻夷之率服致祥瑞之駢臻
恭惟



皇帝陛下聖敬日躋聰明天啟出乎類而拔乎萃乃武乃
文振乎後而光乎前有猷有守撫盈成之運而尊居
九五廣好生之德而仁被萬方南踰交趾北極陰山溥入
版圖之內東底流沙西連昧谷同歸職貢之中
皇圖廣而治功成泰堦平而禎祥至維彼阿丹邈焉遐裔
不惟方物之畢獻抑且瑞物之偕來致有仁厚之麟貢於
闕庭之下為百獸之長備五采之章匪特不踐生草而不
履生蟲抑足以詠公子而以興公姓委為異兆寔應休明
被之管絃永繼周南之盛遊於郊藪豈同西狩之來臣等
忝列班行親玆上瑞效華封之三祝祈
聖壽之萬年臣不勝歡忭之至謹具表以
聞
騶虞附
夫龍非有心於雲也龍興則雲從虎非有心於風也虎嘯
則風生聖人非有心於得民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同一感
孚之機也蓋靈不自靈因人而靈聖人不作靈物不生苟
非聖人備中和之德致無為之妙贊化育於兩間遂群生
於品彙使天得以天地得以地而飛潛蠢動洪纖高下莫
不遂其有生之樂涵濡於自然之天靈物何由而生哉昔
河出圖洛呈祥樂作而鳳儀經成而麟至同一盛德之所



致也洪維
聖人在上繼天立極以天地為心以好生為德陶吾民於
汪濊湛露之內澤吾民於春風和氣之中無一夫不得其
所無一物不被其化以德而致祥以和而名和故生靈物
於郊藪以彰
聖化之大夫豈無自而然哉今夫白質黑文人徒知騶虞
之為騶虞也殊不知不食生物騶虞以為德也人徒知騶
虞以仁心自然以為德殊不知出而為治世之靈物也不
有靈物之出固不足以彰盛世之逢非盛世之隆亦何以
致靈物之出哉昔詩人詠之於詩以賛文王德化之盛彼

一時也今生於太平極治之日以昭　盛世文明之美此
一時也時雖有先後之異而治道無古今之殊
聖人心同而道同感孚之德一而已矣然太和絪縕萬物
有咸生之樂天地翕和萬物有棣華之理
聖人丕天之德曠世之勲而靈物之感孚夫豈偶然之故
哉故曰靈不自靈因人而靈
聖人不作靈物不生其此之謂歟猗歟盛哉

疏

應求直言詔疏補遺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臣蕭儀謹



題為建言事臣聞天心仁愛人君而示以災異欲有所警
懼而委曲以眷佑之也故為天下國家不患乎災異之洊
臻而貴乎彌災之有道昔桑穀生朝大戊由之以致治飛
雉雊鼎高宗因之以中興是皆古之人君不惟善於彌災
而又因之以致莫大之慶矣邇者　奉天殿災
皇上發　玉音以十二事自責欲文武群臣逐一條陳無
隱是足以見
皇上之心實以成湯以六事自責之心不惟善於彌災抑且
因之以致莫大之慶矣是誠
祖宗社稷之福是誠天下生民之幸臣本微賤敢以直對

庶使天下後世知
陛下能誠於敬天而有從諫弗咈之聖也除群臣所已言
而　陛下已允行者茲不復言謹以其所未言者以
聞伏讀
勅諭內有所謂賞罰不當虛財妄費而國用無度者臣切
覩諸番皆偷馬疋入貢道路供給之費
朝廷賞賜之多皆出於民而所入之馬率多羸瘠不堪只
今中國馬疋已多乞賜下
部謂不必煩擾貢献俾其或三年五年一貢不使常乜往
來絡繹擾擾其願有在京住者



陛下又皆厚有賞賜而且官之及交趾之人多留在
京安插皆給口糧臣切謂彼犬豕之輩雖以仁懷義結而
未必得用晉武帝時有上疏言徙外郡雜夷於邊地峻四
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使無夷狄亂華之禍武帝
不聽厥後五胡雲擾是善圖之不早也惟
陛下至明至剛詳察而審處之庶使不遺患於後日如此
則不特財無妄費而實可以久安長治矣
勅諭內有所謂或工作過度徵需煩緊而民力凋弊者臣
切以北京營建四十五年之間天下供役則民力有不能
不凋弊者天降之災蓋以警

陛下而　陛下當思所以善圖之也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得龍蟠虎踞之勝自足以爲萬世
之基業矣　陛下紹承
太祖之志肇建兩　京以脩往來
巡幸是誠善述善繼至此尙惟
陛下祇順天意或待秋涼且回　南京謁奠
陵寢與天下休息俟民力稍舒以圖再擧此爲計之上者
若　陛下旣意北晋當且御
奉天門以朝群臣厚修德政以順天心俟緩而圖之此爲
計之次者其間恐多小人不畏天變請遽於再成者然自



經營以來四十五年之間僅抵于成而一旦至此柰之何
哉　陛下若再輕於聽信欲拂天意而爲之則非臣之所
敢知也
陛下聰明睿知盖必斷自
宸衷而以上計自處矣臣冒昧上言罪當萬死然所以爲
今日之急務寔所以爲萬世之遠猷唯
陛下恕其狂忠特賜采納則
祖宗社稷莫大之福天下生民莫大之幸所謂因災以致
莫大之慶者實在於此謹題

重刻襪線集卷之二

傳

石中美傳

樂安山樗蕭　儀德容甫著

石中美者其先姓貊〻本北方之國有大貊小貊之不同
國滅而子孫以國爲氏世居田里閒族類極蕃庶布滿天
下其在南者與楚和氏富庶相埒其在北者富庶等於肅
愼氏河西太守竇融後楚將庶秋其子孫亦號稱蕃富終
不貊氏若然和麻肅竇終與貊氏並列爲五大姓於天下
貊氏之子孫尤挺拔穎脫非碌〻田間者比後得托交於



黃石公相與上下周旋磋礪磨礱之功爲多遂盡脫去塵
俗呈露精華尤善淸談若鋸木屑霏〻不絕人見其才美
成就於石氏故易其姓爲石而以中美字之然五姓之子
孫皆以利天下爲心和氏取重於南貊氏取重於北麻氏
肅氏竇氏則往來其間中美尤纖細縝密非和氏粗糲者
比嘗自誇其才謂韓人座之才如拆襪線無一條長若中
美之才長於襪線矣且伊尹元聖也而以割烹要湯中美
未嘗要之而湯必不舍中美世聞之亦不以爲過後果見
用於湯大有利於人至漢武帝時皇曾孫病已在獄中丙
吉時治獄有德於病已及病已卽位首訪丙吉以爲相匿

不可得中美在赤肆間人見其皙而美疑以爲丙吉黨以之進宣帝喜曰不見丙卿久矣丙卿尙無恙乎漢火幸行炎惟丙卿大輔之愼無讓也中美亦自謂爲丙吉黨不能辨卒相宣帝亦大有功於人又自誇其功曰棄爲后稷以養民今天下之饑者且仰給於中美矣而北人德之爲尤重嗟夫世率謂黃石公以編書與漢拯天下於秦阬其澤流於後世故子孫多才美者然中美實貊氏而冒石之姓豈貊氏之先亦大有陰德於天下者歟不然何其後之多才美哉



梅先生傳

梅先生名華字魁不知何許人或謂出炎帝時其先有以滋味于商高宗與語大說曰若作和羹爾爲鹽梅賜以爲氏梅之有姓自此始至紂時梅伯以直言諫妲妃事被醢族遂隱迨周有標其梅者其行實著於詩垂三千餘世當漢成帝時梅福以文學補南昌尉上書言朝廷事不納亦隱去變姓名爲吳門卒云其子孫散處不甚顯綠林盜起牂地火林大將軍曹操行師失道軍士渴甚顧見梅氏梅聚族謀曰老賊垂涎漢鼎人不饜之吾家世淸白愼勿與語竟匿不出變爽生蕚〻生花是爲先生先生爲人修絜灑落秀外蘊中玉立風塵表飄〻然神仙中人所居環堵竹籬茅舍蕭如也東西行者過其處必徘徊指顧曰是梅先生之居勿剪勿除溪山風月其與之俱乎先生惟與高人韻士游徂徠十八公山陰此君皆歲寒友何遜爲揚州法曹椽盧東閣待先生先生遇之甚善相對終日賦數詩而歸唐丞相宋璟平生鐵石心腸不輕爲人品題乃爲先生賦之其見重如此天寶大曆間杜甫客秦川邂逅先生於風雪中巡簷索笑遂會知心每語人曰甫在遠道無可人與得梅先生亦少慰焉甫爲一代詩宗心所賞好則衆口翕然於是先生之名聞天下肅近城郡羅浮庾嶺孤山石亭野橋溪路山店水驛之側遇會心處輒婆娑久之好



事者爭攀挽過其家甚至圖寫其像朝夕瞻玩或以油窓土屋屈致先生將之射利先生亦與之開心吐露或爲先生噴其失所先生曰苟不遇盤根錯節安能以別利器知先生者愛敬愈重錢塘林逋眉山蘇軾咸以詩韻美之凡大夫士欲以先言行世者必托先生藉口苟非先生爲之容則語言無味百世之下聞其風而高之王沂公會居要路持魁柄尙下人物許在百花頭上緋綠累〻至今不墜先生性孤高不喜混榮貴以酸苦自守忽一夕聞高樓羌笛聲乃淒然有感曰吾不能效桃李輩趨時困厄窮年風號雪虐而零落如此奚憾焉嗚呼梅自大林之後曠數百

載無聞人由唐至宋稍盛流派疏衍分南北兩枝世傳南暖北寒先生葢居於南者也先生子甚多長曰賓操行堅固人謂有父風味異於南京犀浦爲黃姓其餘別族具載石磵世譜太史公曰梅先生翩翩濁世之高士觀其清高雅韻有古君子之風焉彼華腴綺麗烏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敬仰重愛之者豈虛也

睦宗錄附 褚遷

百圍之木枝葉迫迮而有巨細之不一然其本則未嘗不一百世之族子孫蕃衍而有親疎之不同然其祖則未嘗不同枝葉既蕃自不能無西榮東瘁之殊子孫既衆自不



能無南貧北富之異其能篤同姓之親以祖宗之心爲心而相賙相恤者葢鮮矣古之人有能之者其惟范文正公乎吾宗自吉水之螺溪白沙徙於樂之厚源極盛於宋遂改其地爲蕭坊殆二百餘年至今仍之由蕭坊分於山灣迄今又二百餘載其子姓之繁文物之稚甲於鄉里第歷年既多傳世既遠其間盛衰代謝不能無可嘅者當宋元革命之日吾宗之豪傑有若洲者糾族屬倡義兵隨文丞相圖復宋社稷從事之頃遽以小忿推刃同姓不啻如刈菅蒯由吾族少衰焉元命既定所存者惟吾曾大父自新府君自立自明昆季二三人而已今吾兄弟子姪僅五十

餘指者皆其流派也但財產既殊不能無厚薄之異其相賙恤不能無彼此之念吾兄弟欲以祖宗之心爲心計丁裒聚穀石歲增其入會衆公收以備祭祀報本之禮以賙喪娶困乏之用其所積使若涯細流而成海累簣土而成山則其效之見於後日者未可量也嗚呼吾祖宗極盛於宋去今既遠則覩諸先塋規制之盛者僅可見中興於元去今未遠則吾自新府君忠厚之聲洋溢人耳者猶可聞其綿延於今日者皆吾祖宗積德之所賜也行嘗有如范文正公其人者出則此又爲他日義田之朕焉其於給散之規制用之式俟事成日更加詳議若現入之數則具載



於後伯兄德浩德洪姪世迭請次第其事故述此以貽後人

說

嗜經堂說

堂以嗜經扁曹氏子翰以寓好學志也上古之時六經未作而聖人之道寓于心中古之後六經既作而聖人之道寓于書六經未作之前而人心自與六經合六經既作之後而人心鮮能合乎經吁豈六經能壞人心乎世變俗移人心不古聖人作經其憂世之心至矣諄乜其乇懇懇其詳所謂揭日月於中天而人尙不之見不幸而六經不作

則後世人道或幾乎息矣聖人之道具於經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不嗜乎經也嗜者甘其味之謂膏粱之味人誰知其美故其嗜之也至六經之道其味腴於膏粱而人嗜之反不及焉良由知之未至故其嗜之未至也知膏粱之美者無口則已有則嗜而食之矣知六經之道者無心則已有則嗜而求之矣故六經之道不患其嗜之不至而患其知之不眞苟眞知之則嗜之者至矣子翰誠能沿其流而遡其源因其文而悟其道以心求經而不以經求經又何患知之不眞而嗜之不篤哉嗜而不已則吾將易嗜經之屬爲飽經之屬矣若夫或作而或輟暫進而復止則非吾之所知子翰其勉之

素樸說

粉地而未施采色之謂素木而未施剞劂之謂樸素也樸也物之質也施以采色剞劂之工所以文之也質勝則失之野文勝則滅其質其失也均然質之勝文猶有以全其本然之天而不斲之也無懷世遠標奇野鹿之俗既偷五色眩目紅紫亂朱而素安在哉工奇衒巧刺刻獼猴而樸安在哉附火而熱附冰而寒俱焉同一歸矣有翹然特立不委靡於習俗而以古道自處者非以異乎衆也所以矯習俗而爲世道計也是以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夫子大之



棘子成有質而已矣之語而子貢稱爲君子其見取於聖賢也以此若漆園叟謂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似也然其過聖人爲仁義禮樂以戕乎民性而散其純樸是未知仁義者民性之固有禮樂者民性自然之和節也惟天生民有欲自非聖人道之以固有之仁義和節之以自然之禮樂則性蕩欲縱而靡所底極矣執鞭策以臨六馬猶不免橫奔之患徒御而求其軛我馳驅奚可得哉非聖人者無法周之愆矣嫻友張君伯賓敦厚好古士也有奇蘊而不試於用病世之學者以浮靡相尙故以素樸自號非以異乎衆也所以矯習俗而爲世道計也或者惑其有取於南華經之旨故爲之說以解之

容齋說

凡物之量莫不各有容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其中容一千二百黍兩其管而爲籥則容二千四百黍積而爲合則容十籥合積而升升積而斗而石每增其十則所容益衆矣溝容於洫洫又所以容於澮然雨潦晴涸所容者未廣汝漢淮泗容於江而江則又容於海漲百川東逝而卒莫消長若海之量可謂有容矣然猶未也日月星辰布列乎上河海山嶽流峙乎下庶類萬彙各正性命於覆載之間則其所容又莫大於天地也範圍天地括囊物理千條

萬貫無一不該於方寸之間者乃聖人之所以有容也聖人肖乎天地也衆人則有大小之不同也衆人而求造於聖人也必也卽凡天下之物以窮其理因已知而益求其知由日用之常而至於彌綸參贊因已能而益求其能謙以受益而無滿招損之失犯而不校使無小不忍之患涵蓄抱負以至於賢則尊賢而容衆進而至於聖則兼稱溫柔足以有容而德莫大於是矣苟得一善而沾沾以自足悻悻以自驕則猶升斗之器不容一粟之大[illegible]有之量而不容一物之多其德豈能大哉故曰有容德乃大難安盛克容氏於容名字[illegible]之所[illegible]烜徵予說其義故述以貽之

## 字說

昔范文正公著寶諫議陰德錄謂山禹鈞好施以積德其後卒享壽考其子儼儀侃偁僖皆致大官蓋其積善之報也劍西文名達氏有子五人焉既命其長來從學於予且屬予皆爲之字予謂名達之子如禹鈞之數則文之先必有積陰德如寶者矣安知其貴且顯不如寶乎請以寶之名其子者爲文之字故命其長曰子儼次子儀次子侃次子偁次子僖蓋欲文之貴且顯如竇也且古人固有名與字相同而貴且顯亦相同者若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此出於有意也一則顯于趙一則顯于漢謝安字安石王介甫名安石此非出於有意而偶相同也一則相於晉一則相於宋此皆古人名與字之相同而其貴且顯亦相同者今以寶之名爲文之字蓋出於有意也文氏之子尙自奮勵以迓積善之報俾他日貴且顯無愧於寶則不負予之所期矣名達若禹鈞之永享壽祺而益篤其義方之訓則當有如長樂老者咏靈椿丹桂以爲之贈

# 重刻襪線集卷之三

樂安山灣蕭　儀德容甫著

## 記

### 順樂堂記

世之善事親者必曰曾參其所以順承乎親者惟在於養其志世之善處兄弟者必曰姜肱其所以盡乎友愛者惟在於各盡其心然孝弟初無二理能孝於親者必善於兄弟能盡於怡樂者必順乎親故聖人誦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之詩而贊以父母其順矣乎艮有以也鰲溪黃于彥氏偕弟某事母以孝友于惟和樂室爲色養之所扁以順樂



厥旨蓋取於此觀其登斯堂也萱花含咲棣蕚聯輝彩衣先後盡婉愉以取親之樂詞氣和平無鬪狠以遺親之憂是則親情既悅而順於上矣和樂且孺而有怡怡之意式相好矣而無相尤之心是則天倫既篤而樂於下矣若然庶無愧於順樂之扁將見與子與而同驅處伯淮於下流矣脫以一朝之忿而忘其親以財產之故而廢其樂則非余之所敢知亦非斯堂之幸也其於榱題之壯麗節棁之華餙弗及詳記特書此以爲黃氏之勸云

### 遯閣記

遯隱退之謂也易以遯次恒言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其體天上山下說者以爲君子猶天小人猶山蓋君子遠引不可及之義也曾君友端以遯顏閣其意蓋取於此閣之搆別在所居之後地位高亢牕戶宏厰無山藻之餙無丹艧之華內有繩直外有蒹隅左圖右書前後翼如此遯閣之大觀也若夫行分井列護前蔭後猜雨珊瑚春風錦綉則卉木之周布也空翠浮窻嵐光入戶雖奔玉削如立如仆則峰巒之前列也其於是也藏書課子呼酒延賓倚南窻而挹風眺東林而待月隘六合如浮漚輕萬鍾於一芥囬視奔走塵埃膠轕世累者殆不啻天與山矣卦之上九有曰肥遯無不利友端其有之嗟夫決性命之



精以饕富貴固君子之所不爲長往不返而與鳥獸同群尤聖人之所深戒友端少膺門戶服勤　王事固與絕類離倫者殊科晚景優游不事奔競尤與釣名干利者異倫所謂勞於前而逸於後矣由是而遊焉息焉藏焉修焉囿於恭和之中納於仁壽之域則年彌高而德彌劭而是閣又埀於無窮矣於是乎記

### 壽星圖記

縞素徑尺許畫老翁一龜一鶴一細書人生幾何以巳方人二賦于上以翁得壽者相目曰壽星圖某得而寶之埀諸屏障間以爲玩好某以壽終厥嗣某什襲益謹鄉先達

蟆閣何先生暰叟王先生皆爲之記其意匠之工巧二先生之述甚悉無更容喙雖然壽乃天之所賦人物各有一定之分累蟪蛄百不足以當龜鶴之齡累殤子百不足以爲期頤之筭誠得龐眉皓髮躋期頤如圖中所見者固爲可樂然非智力之私所能致世有謂熊經鴟顧而爲導引之術烹煉金石以爲延年之資可以凋三光後天地而不老若廣成子之千二百歲籛鏗之八百歲者其人矣然此特幻語驚盲聾耳何秦皇漢武求之而弗可得脱得之亦不過竊造化之柄而偷生於穹壤間吾儒所不取由乎日用之常循乎蕟理之正不陷於桎梏之中不立乎巖墻之下以全乎性命之正俾得躋期頤如圖中所見者斯可矣近世揭文安公謂以淳樸爲期頤具葢有以知此亦有合乎吾夫子仁者壽之語謀由是而求之則亦可以躋乎仁壽之域矣錄於左方俾觀是圖者匪直爲玩好而已



愛筠軒記

廬陵江右山水之嘉勝也去縣西北一舍許爲高廊州川原偃迤林壑尤美戴氏世居焉族蕃而富多彬彬文雅士永元則其眉之白者於居第之偏闢小軒種竹環之葢以藏詩書集賓客而自題其楣曰愛筠因秋官主事李公子潭徵予記之予惟在八卦則巽爲竹而震爲蒼筤竹是竹宜於東南故茲土連堤接塢其密比栉栉與衛淇相埒固非若奇花異卉之罕有而足以供玩好者永元何獨愛之深乎以其可以爲竿而引盈車之魚則某非任非呂也以其可以爲管而憑鳳鳴則某又不能如伶倫師曠之諧音律也以爲宜於嘯弄風月放情詩酒則某嘗究心於聖賢踐履之實非若晉唐散人逸士遺落世事而放浪於形骸之外者某又何獨愛之深乎噫是必有其說矣昔仲由見夫子謂南山之竹可貫犀革所以恃其質之美也夫子謂加以括鏃之功則其入益深所以誘其進於學也子路得與七十二賢之列者因竹而悟矣且筠乃竹之美見於外



者故記禮者謂禮器是故大備大備德之盛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某葢欲因其資質之美而加以進修之功俾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如竹箭之有筠者也然則某焉得而不愛之深乎子潭咲而復曰微子則名軒之義幾弗白矣遂書以爲記他日有以如賁豚其德之盛者則予當徑造以聞之

雲巢齋記

山川之氣升而爲雲瀰漫六合爲霖雨以膏澤天下則雲之功用亦大矣當其飄然悠然而無風以乘之則雲又若自逸而爲天壤間一高閑之物也故山林蕭閑高尚之士

率有取焉葛溪郭惟高氏隱德未耀而以雲巢題其藏修之所其亦有假於雲以寓其蕭閑高尙之志歟然雲之爲物方水土之氣鬱而未舒湛然大空雲何有焉及旣雨之後席卷奪掃霧歛煙銷雲又何有焉雲在天地間固無定迹而非可以巢也則是齋豈眞以雲爲雲哉惟高於是而游以宣其湮鬱則猶雲之飄飄乎霄漢之外矣於是而息以歛其精神則猶雲之棲息乎巖巒之間矣其揮毫落紙縱橫放逸飄乎若雲之遊也發爲文章千態萬狀則若雲之或散而聚或晦而明也蘊爲道德將以有用于世則猶雲之醲爲霖雨將以膏澤乎天下也固非若太白巢雲松



於匡廬以覽九江之秀色而已也又非若希夷卧雲於華山之頂以終於隱逸而已也予方躡足青雲之上將欲起某以乘雲而從龍矣故以此勉其雲卧之遁思若不成霖雨而漫遮天則又因以爲戒而自勉

力穡軒記

貧安蒙齋莊先生字其長嗣曰畊友題其藏修之所曰力穡或謂先生以夫子之道鳴中國其掌教多歷年所後進得親炙而自淑者若干人由先生出而淑乎人又無算矣今以是期其子殆悖乎夫子焉用稼之說余謂先生之意蓋有在其先南華翁謂耕而鹵莽之則實之報者亦鹵莽芸而滅裂之則實之報者亦滅裂穡而能力則何鹵莽滅裂之有然南華取以喻其政也先生得非以勉其學乎沾其體塗其足竭三時之勤而穡成勤其問學勵其修省自幼至老孜孜汲汲而後成其學其難易固有弗侔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質美而不學是棄其田而不種學而不底于成是棄其苗而不芸田美矣種之時矣芸之而不舍矣則其穡奚有不成畊友之田種矣乎芸矣乎其苗秀矣乎予將賀其穫之多矣苟爲不力而鹵莽滅裂之甘如古人所謂學經不明不如鋤畊則昧所以命名之意矣先生曰父子不可以責善請以此識諸壁俾有所觀省則思過半矣



友蘭軒記

予游貝庠訪季謀張司訓坐予於西偏之小軒諗予習大書出筆札屬書友蘭軒三字書已卽以置于壁曰軒以是扁予觀軒之中翦几整淨尙書之外無長物焉軒之外墻壁周正甃掃惟絜無長物焉廉有所謂闌者予惟其爲鐵壚步之名起而叩焉司訓曰客未之知歟是軒之所有者無非蘭也且吾與之友甚密今日又添一本矣予而後知其不以蘭爲蘭也然子朱子之疏離騷謂蘭生澤中其高四五尺有榦有葉有花採以乾而佩之其久益香蓋蘭之草而木者黄太史謂蘭之葉如石菖蒲而無脊一幹一花

而香有餘者爲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其花惟開時有香則不可以乾而爲佩蓋蘭之草而草者然均之爲香草又有所謂木蘭者可以爲舟檝而其花尤盛又有所謂茳蘭者亦名摩蘼蔓生而可食是亦以蘭爲名然則蘭固有不同今以人之賢者爲蘭則其類尤多古之人載諸方冊者其賢否固可擇而尚友之矣欲盡友當世之善士則擇之尤不易燕石似玉杜衡似細辛奸之大者似忠佞之大者似信擇之尤不易司訓曰誠若是當自爲之識鑒請錄以記是軒乎弗能讓遂書之張氏居浙之檇李世業儒且有顯宦司訓又謝庭之秀茁者



敬齋記

天官列於六卿實所以摠乎百官而長乎六卿者必元老碩德而後可以居其位必敬謹之至而後足以任其重唐虞命官首以欽哉一詞爲訓蓋以心爲々政之本而敬又爲存心之本能敬則得其心得其心則得其政庶位皆然況於職任之重哉天官侍郎師公端厚誠慤敬以自持歷顯要恪恭厥事
皇上簡知遂由陝西憲使擢貳吏部于茲有年自以遭遇
聖明之知享嘉之會誠千萬世所罕有益加敬謹罔敢或怠遂以敬顏其退休之所而屬予爲之記竊惟虞廷君臣賡歌首以敬天爲詞成周君臣之相戒勉必以敬之爲語則君臣同此一敬同此一心者也我
太祖聖諭又以敬事而畏人神一語爲臣下訓則
太祖之敬蓋有得於虞周聖人之心法
皇上以聖繼聖又深有得乎
太祖之心法然則公之敬蓋能服膺乎　聖諭而以
皇上之心爲心矣君臣同此敬以敬天則三光以調寒暑以平同此敬以理民則民益以安治化益大行此皆公之所以大輔乎　君而已獲其效者而猶拳々以敬爲念朝夕匪懈秉心之公如鑑之明如衡之平果賢則必進果不



肖則必退務俾內外庶位悉得其人其敬以事　上蓋有加而無已矣他日豐功偉績炳炳烺々希蹤乎皋契益肩乎伊周皆此敬以爲之本也九仞之山功在一簣尚懋其敬以圖厥終是爲記

菜根所記

涿州貳守崇仁汪彥旭於治廨之偏營小室數椽揭菜根所以扁其楣圖書研席次第布列公退之暇則燕息其間或彈琴或讀書憺然自得以樂其樂且來徵言以爲記予惟菜根味之至薄者惟士之攻苦食淡者爲能嚼而食之某秘家子也自少處豐富之餘固嘗飽膏粱厭肥膩矣發

翺青雲出佐名州又可以極其嗜好者而獨以菜根爲扁不幾公孫糯飯之詐乎某則不然是蓋能不淫於富貴而攻苦食淡者其所操持固有異於人人也然吹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汪信民有是言而有志之士率以爲楷範信民臨川人崇仁之汪臨川徙也某豈其所自出乎今以是爲扁蓋能以其祖之心爲心然古人謂士大夫不可無此味天下之人不可有此色某之瞻是扁也其庶幾能知此味矣若夫使天下之人無此色則在某莅之政事之間焉夫能攻苦而食淡者則能寡慾而存心矣心存則能推而爲政矣小而推之於一州則能使一州之人無此色大而推



之於天下則又能使天下之人無此色某尙勉乎此而大其推則信民百事可做之語爲不虛

東溪四景記

滄洲夜月　峨嶺晴雲　古臺夕照　黃潭秋水

金川迤右山水之勝處東溪又金川之尤徐爲金川諸族之望而某又徐之尤徐在東溪某之大父自臨川崇德里徙也其土地衍夷山水盤屋誠足以爲貽謀之所溪之中有洲水夾流若環若玦洲之上宜遊衍以曠心目以節勞逸其先君子以所築之室闕是洲故扁其室爲滄洲小隱某又能擴克前業撤其舊而新之惟厥祖父肅後之德有

非可忘掲思親以扁堂壁俾有以接於心目而致其孝又於所居擇其景之勝者得四以供四時朝夕之吟賞其東則滄迤左抱滔滔汨汨往過來續靡斯須或舍每當晻曖迫晩玉宇澄霽璧月東升萬里一色浮光蕩漾若金在鎔徘徊延眺則心迹益與水月同淸矣故題之曰滄洲夜月其西則峩嶺倚空嶢岩峻絶嶔巇峭削丹崖千尺靑壁萬尋而或晴雲往還飄爲白衣凝爲蒼狗變態萬狀浮嵐積靄相與掩映於層霄之上延矚凝望人與雲又同一無心矣故題之曰峨嶺晴雲其南有古臺坡陀高起可以游目騁懷當曦和西馭景倒桑楡遥岑落陰登而望之則東溪



物色聿爲增奇是爲古臺夕照也若黃潭秋水則滄洲之北泓渟帖靜豬蓄弘深當秋高潦盡尤淸湛澄徹天光雲影上下相映是又足以爲吟觀之美者東溪之景非止于是是四者其尤爾某擅而有之若將樂其樂以終身比以才羨辟從事郡曹於是四景有不得朝夕郤者乃命圖之且徵予記之夫士之有恒古以爲難襲富貴而變其塞者滋多若司馬承禎周顒种放之徒皆所不免某由是出身可以贍仕版矣而拳拳以此爲念則其心蓋有恒者使立心制行若水月之明瑩德性若潭之涵蓄有容應事接物若雲之變態不測其事業流芳若夕照之輝映千古則是

四景又不能無助是爲記

萬木圖記

萬木圖者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閣中楊公勉仁所作也在易卦震爲木東屬震閣之有木固其所也奚以圖爲盖意不在於木在於昭先德也其大父達卿率子弟躬耕於幡山先隴之側蓄其餘以賙不給値歲大歉某號于衆曰有能植一木於幡山者與粟一斗人爭趨其利不周月而幡山如蝟餘十數載叢密暢茂遠而望之蓊然雲屯森然玉立近而即之喬柯百尺挺乎干青雲而直上以梁以棟以榱以桷靡所不宜某又指以戒子孫曰是非以爲



已私也爲學宮者於是而取材焉爲釋老之宮者於是而取材焉居無室廬瘞無棺槨於是而取材焉子孫遵之不違其木剪而後肆至今爲益蕃噫凶年饑歲一簞之食得之則生不得則有溝壑之患饑而求哺斗粟千金且莫之惜某不於此射重利而惟欲植一木其培也以仁其成易視郭橐駝之蒔也若子者何勞哉木之茂不私以爲已有其用也亦以仁其施溥視李贊皇之戒子弟不以一樹木與人者何狹哉雨露之所濡旦晝之所息當山之木益剪益蕃則楊氏之仁益流益遠矣此圖之所以作也若勉仁之文章學業爲士林之杞梓遭遇

皇上眷顧之隆其材之見於用又爲廟廊之梁棟則某之所植蓋有在於木之外者觀是圖者不可以不知作萬木圖記

愛日堂記

積百刻而爲日積三十日而爲月積十二月而爲歲人生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百歲則爲日凡三萬六千爾而人獲躋下壽者已弗可多有況上壽乎故人子之於親每惜其去日之易邁而患乎來日之不多此愛日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然不居無事之日而能盡孝以事其親人所易能也不幸其親遠離萬里之外而能不憚往來以



致其奉養之孝人所難能也樂安朱源之朱爲鄉里舊族族之俊曰榮素偕其弟某能孝以養二親其尊人坐事謫居薊門去家幾萬里某昆季或留內以養其母或遠出以省其父更出迭入略無虛歲旨甘瀡滫隨所在以致其養故內有以慰其母而無念遠之憂外有以慰其父而不以羈寓爲苦是可以爲難矣且揭愛日以顏其堂因某以達省來閒謁予於金臺寓邸請文以爲記予嘉其能人之所難能者故爲書之書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集昆季能誠於愛日則天必假其親以年而躋乎上壽矣

慶餘堂記

京口錢氏其先吳越王出也宋南渡時由杭徙而家焉至洮濱先生以賢良出宰于西江之新喻永樂初元恩許歸田里以優其老願舊第湫狹而子姓益蕃庶乃命其嗣改而新之規制雄麗誠居處咲語之所宜洮濱自念伯父石泉教諭與季父從善萬里皆發於元季之亂且嘗其亂而吾父獨傳錢氏之在京口者不絶如線既而吾父司教縣庠吾又恭承過庭之訓以有今日則今日之昌而大壽而富者皆吾祖父積善之所致故命其中之堂曰慶餘其義取於易亦與眉山蘇氏所謂盡是家君積慶餘之意同也問來徵文以爲之記余惟善者慶之本也其本益則其效大而遠錢氏之慶豈特洮濱祖父之積哉五季之世國如傳舍之郵生民如肉之在几而錢氏以仁厚忠信保全東南一區百姓不知兵趙宋受命錢俶又斂手歸附不煩師旅至今吳越富庶甲天下皆自錢氏其本益盛矣由宋而元由元迄今其子孫皆能有爵秩以世其家愈積而愈昌愈嗣而愈光其效益大而遠矣然譬之於農年既豐矣積既厚矣遂輟其耕而望終身之無餒奚可哉善之積於前者既極其盛猶必繼之於後則其慶益流而無窮傳曰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弗可以弗勖某之長嗣曰某次某皆敦厚文雅能承其慶云



## 十竹軒記

鰲溪謝氏永昌占居邑西偏世以忠厚相承某尤循循雅飭有儒者之風不慕榮利雖處闤闠而覺然有丘壑之想宅邊有隙地不植凡卉嘗慕古人所謂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之勝遂種竹搆軒以爲藏修之所介其友人某屬予爲文以識之予謂竹之爲物非草非木貫四時而不改最植物中之挺秀而爲人所愛也古人之所托者有所謂竹林七賢竹溪六逸者矣又有所謂何可一日無此君者矣然未聞其以數限之也蓋天地之數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一十六一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與夫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則生生不已愈細而愈繁是皆造化之自然而不容一毫智力之私於其間者也是竹也根柢相承春而蘖孫森森焉戢戢焉歲復歲而萬束之盛可坐而待也奚可以十而限之乎蓋某恬靜寡慾故不於其繁而於其簡雖不能過夫造化生生之理而豈汲汲乎渭川千畝之富哉想其寄傲是軒也清風撞玉涼月篩金覽翡翠參差之羽聽鸞鳳鄖都之音優游於琴棋詩酒之間則七賢六逸之勝叹見於今日矣余時方將戰藝春闈思欲分竹間之席以樂清賞顧有不可得矣茲因某之請訓以歸之

重刻襪線集卷之四

樂安山濤蕭　儀德罘甫著

序

送錢知縣赴　名序

元首股肱之歌賡於虞廷之上梧桐鳳凰之譽咏於卷阿
之中雲從龍風從虎易有是喻明良相逢其來尚矣天啟
國家洪開治運我
大祖高皇帝天造神斷混一區宇海內豪傑際會風雲誠
千載所無之殊遇
聖上嗣業旁求懿德亭嘉之會又希有而希見也汭溪錢
氏譽勿相望作賓於　朝代不乏人先尚書公巳夾輔
朝家爲　國柱石而侯繼以懷抱才德來宰是邑下車之
初首以興學校敦德化爲重旌褒節義俾四方有所觀感
禮下賢俊俾後進有所矜式趨事赴功之勤廉謹守身之
節始終如一其禮樂文章又炳然如雲霞煥耀于青天之
中可則可慕故德化之漸於吾民非惟有所畏避且知方
矣承流宣化之任展乎宜哉吁九州之內方百里之地者
廣輪不知其幾千萬邑司百里之任者古今不知其幾千
萬人求其如卓魯之輩恒若景星鳳凰之不多覯者何刑
政先而德化後也惟我侯寬厚而忠信德粹而學純故德



化之盛又豈使卓魯專美於前哉今以領薦將行叅之民
庶遍詣弗前余迺喻曰勺水非神龍之淹百里非大賢之
路牛刀屈於割鷄之用久矣是行也將見羽儀
天朝筌贊治道致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
輸忠效勤禮志述事異時懋績奇勳播聲詩而被絃歌紀
太常而銘彝鼎聿追世德與國咸休庶不負
聖天子任賢之意亦以增尚書公垂統之盛故侯之去吾
民雖遠而德澤之被於吾民者安知他日不深於今日乎
是則非特不暇爲一邑之戚抑亦足爲天下得人之慶邑
士胡某請文以贐故摭此以頌一時　明良之殊遇云

送何維亮赴四川考校序

四川爲國西名藩文物之盛非他州比漢去古未遠而相
如以詞賦顯宋去今未遠而蘇氏以經術稱蓋岷山巴水
鍾靈毓秀而人物之生有自來矣矧今　聖人御宇而教
育之有素　賢王在藩而漸摩之有方藩臣之賢乃令文
翁其文物之盛又豈漢宋之比哉永樂九年當
聖天子龍飛之第四舉也邑庠司訓何先生維亮領聘而
乘四川綱闈之文衡嚴程將行敢效古贈言之義而爲之
贐曰護閽乃先生之先子也工部員外乃先生之伯氏皆
以茈經掇巍科躋膴仕蜚聲海內且於是經章分而爲之

主意有以發洙泗勸戒之蘊句析而爲之音訓有以補考亭傳註之功俾學者至今有所歸依又皆蟫閤之賜也先生以經學名家四川之士子誠猶馬之得伯樂玉之得卞和矣其多士之集門々秩秩蹌々濟濟豈無長卿子瞻其人者出援連城之珍於瓦礫之中擧千里之足於駑駘之內惟在先生鑑別之得其詳也且蘷閤當考藝於江西之鄕圍其揀拔之精人所咸知先生之衡鑑能無媿乎先子則不負　賢王聘禮之隆而有以副
朝家設科取士之意矣若夫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則宜無疲公之歎矣

送張希文歲貢序

梧桐生朝陽而鳳凰來噰喈之美　聖人御宸極而賢才興願仕之心人物無二理感應同一機良有以也洪惟
天朝顧俊育材於玆有年而賢才輩出亦豈負於明時哉邑庠張希文甫以英敏之資老成之學克承樂十年貢士戒轄將行敢載酒崇肉餞於余鰲之浦酌而告曰士之孕扶輿淸淑之氣秉致君澤民之心者孰不欲展其所蘊以黼黻　皇猷笙簧治道者哉特以明良相遇自古爲難今幸遭　神聖俾得遊庠序將試於春官升於成均親碩師友諸俊聞其所未聞知其所未知他日獨對大庭展胸中



之五色珳玗以取靑紫此則希文之所優爲者然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當惕然而思曰食　君之祿而或怠其事牧君之民而或失其所則吾職之未盡也損吾民以要譽于上則吾所不忍也諂後以取容緘默以固位則吾所不爲也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措　社稷於泰山之安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使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而後已忠告之際未覺覼縷異時當相與頡頏於靑雲之上爭自磨礪而不使此爲空言也

送張以寬序

志也者心之所適而成夫事功者也識也者心之所知而別乎是非者也是皆有資禀厚薄之不同故所識者有廣狹而所志者有大小然能資夫學問之功則其識益明而能克其志矣同里張以寬有志士也髫齔時父兄繼發卓然能成立門戶甫冠郎不肯齷々閭閻中遂就吏于邑食古者庶人在官之祿矣今年夏以註事晉　京與余居同邸歆艷進士之榮央志從寺學朝夕執經傳四書呻吟不絶口講論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有以恢擴其心胸始知蓁莽之外有遠路也其識益廣而志益大矣於其旋也徵余言以規之余謂吾子去法律之學而就科擧之業是有志於功名者也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然志道德

者功名又不足累其心儒者之學豈專爲科舉設哉溯流乎道德之源敦篤乎行檢之実非禮弗行非義弗取日用事物之間必當乎理由是而進可幾聖賢矣可志道德矣科舉功名云乎哉子特廣其識而克其志則何所不至或曰子過時之學必扞格而難成予曰患不爲耳誠能百倍其功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何有於是或曰子名隸於官雖欲學有不暇矣予曰君子成人之美吾大尹高侯樂善而好士必有以處子矣若夫立志不堅而徒諉於此他日或如下車之馮婦則不徒爲子之羞抑亦或詆予之失人也可不懼哉



送貢賦序

大江之西古洪爲國之鉅藩其地在禹貢爲揚州厥田爲下下厥賦爲下上其田賦之見於古者如此由三代而迄今相去數千載九州土田之等雖無所變更九州賦稅之入疑有所增損蓋以輿圖之廣袤地勢之饒瘠古今有一定之等民居之稀夥地方之荒闢古今無一定之規故土田無變更而賦稅有增損也洪所轄之府十有三撫其一也撫所轄之縣五樂其一也洪之田在九州則爲下下撫視洪所轄之地既非上矣樂視撫所轄之縣又爲下焉而所入之賦稅視於他縣則不加少且縣僻而地阻陸不可以車通水不可以舟載其賦稅之入視他縣爲尤難及畢事之日乃不在他縣後蓋由　聖化之入乎民者深而民知奉上之義故也縣治之南去一舍有半其地爲柏樹譚車溪丘家居焉其族富而蕃所入　朝家之賦歲不下百餘石所服貢納之役歲不下三五人翻更其行而畢事恒不在他人後永樂十二年族之彥曰伯榮常悅甫以長百家之役而將貢是歲之稅於朝其所納之數又不止於一族且兼總於百家矣而其催科之政視於他人則爲寬其完畢之效視於他人則爲先非有過人之才而能之乎嚴程將行因祖而餞之曰致生養之功者　君之所以惠乎



下效貢賦之力者民之所以奉乎　上是行也不可以緩矣將見牙籌唱徹太倉克足而國用有所資是則厥田之等雖不改於古而厥賦之入有以增於今必上有以致君相之督而下足以爲他州之勸猗歟休哉

送秋官主事曹公赴選序

永樂十三年夏予以進士試用于秋官獲與主事淮陽曹公謙相接識其溫厚而有文理端楷而不窘束處僚友遠群下莫不有道且出自庠序而能邃於律學其讞疑獄每若燭照躪之無不得其情寔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矣於時　朝廷清穆文化之行薄海內外罔不率俾故多士有

濟濟之風刑措有不用之績
皇上北巡以兩京秋官寮屬蕃衆而囹圄空虛不得翟其施設於是裁省以補外任少稀官張公以在署皆賢無可揀汰惟以歷職遠近為去留而曹公以署政日淺當赴
行在選擢矣嚴程將行郎中豫章熊公璜主事廬陵李公子濂姑蘇高公聽蜀川傅公貴賢婁江韓公珠偕予同年文江張永相顧而嘆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其誼不可以不厚矧曹公之賢若此其善交若此不得始終共事一旦睽離挽弗可得矣於是置張以餞之且屬予言以為贈余惟淮陽當揚楚要衝之地城郭之壯麗川原之偃迤繚之



以黃河清泗扶輿清淑之氣鍾萃於是則曹公之生也有自矣且際乎休明之世以俊秀遊邑庠升成均本之以經術而體以立翼之以時務而用以行故首擢斯職已卓卓有能聲矣是行也不薄府牧守之職則風憲臬司之任以恤刑之心為撫字之心則民無不得其所矣以折獄之才為催科之政則事無不治矣凌厲風霜則必肅淸一道矣且我　朝立賢無方外治高第或徵內補他日促裝赴名則乃祖曹平陽之耿光豈不於是而可繼乎凡此皆同志之所深望而曹公必有以副之矣

送廣西太平府節推劉隆復政序

為政之難於得民尚矣當其在職而稱譽歆羨之者或出於諂佞攀援之私其去之久而民向慕之不已則其德之入人者深其心悅誠服自有不能已也七閩劉公曩以進士擢推南昌府事其職以讞獄為務凡訴諜之至每得其情寔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詞且尤好獎進人才余同年徐孔奇嘗黽勉就椽於府而怏怏有不屑之志公誘掖成就其學卒登第為名進士實公之力也其餘因公以進者不少既而公以外艱調廣西太平府永樂十三年冬以考滿來　京南昌之士子遊宦於　京者莫不舉手加額有求見之願及銓曹最其考復政有日又相率來徵文以贈吁



公去南昌數載矣方其來也而其人以相見之晚為恨其去也又莫不悵然有不忍舍之意是豈出於諂佞攀援之私哉誠由公之德有以使之心悅誠服也昔朱邑為令而桐鄉之民有遺愛何武所居無赫赫聲而去則常見思是皆為政之有以得民而公似之矣太平僻在南荒公又能不鄙夷其民而道之以禮使民仰公之德亦無異於此矣然則公之澤乎民者固無彼此之異而民之仰乎公者則有彼此之私去此而屬彼既有所不堪援彼而歸此又有所不可然則將何如哉天以公為霖雨則彼此皆被其澤矣公且去安知天意不如是乎

送大學生陸孟暘赴選序

昔陸抗爲將於吳務存忠厚不求細利至司馬晉時陸機陸雲皆擅才名於一時史氏謂其爲淵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質馳英華於早年雖不獲大展而其聲名洋溢至今膾炙人口者未巳也大學生姑蘇陸孟暘氏英敏夙成卓然有聲於士林中蓋姑蘇去華亭不甚遠孟暘之陸安知非其所自出乎永樂五年孟暘以能書纂修於秘閣翰林諸老固巳稱其楷法遒美矣竣事遂升大學在六館之中又以學識推先焉巳而又試用於秋官益加勤愼推讞刑獄務行乎恕雖一時執法多忠厚長者而亦孟暘有以贊成之也天官將考其功能駸駸以躋膴仕矣予觀孟暘於辭章之末未知其與機雲孰愈而其敦厚老成似有以過之方今　大明麗空六合一家賢者在位而能者在職鄧林無棄木滄海無遺珠孟暘之才之德必有以大亨顯矣安知其他日功名之振耀有非士衡士龍兄弟之所可比擬者乎陸氏積善之慶安知不愈遠而愈盛者乎予時在秋官與孟暘交既稔而主事高公克容以同鄉之好於其行也徵文以爲贈予故喜而書之也

送施先生還鄉序

嘉禾施先生敦厚老成有典有則士也先生之子文振由



胄監擢大理寺評事嚴而不苛寬而不姑息謹而敏於事是皆家庭之訓有所造就故其舉而措之者如此嘉禾去京千餘里評事去家若干年自謂足不趨于庭謦欬之音不接于耳靑甘之奉不得躬致是豈人子孝於親之心哉於是遣使迎先生以就養先生來官舍巳二年評事晨而省昏而定每退自公先生必問今日平反若何評事必具以對且謂曰聖人制刑以左右民欲民之不犯於法匪惟以示威所以行其教也皐陶明刑而民不犯于有司釋之爲廷尉而天下無冤民

聖天子擢爾是任不可不愼若杜張來侯之徒豈家門之福哉評事唯唯故凡莅事不敢有背先生之訓而其職亦無不稱矣方以娛侍朝夕爲樂而先生以久棄墳墓趣裝將歸朝之士夫爭爲詩歌以歎其美屬余弁其端顧余膚淺豈足以重先生行李哉然先生之歸又將以訓評事者勗其諸孫且及鄉之秀者他日先生或再一來余當拜先生於床下問鄭鄉之賢如評事者又幾何人耶

贈醫士羅公素序

醫學之設聖人所以重民命也古之業於是而神通者若醫和醫緩則有左氏之所載倉公扁鵲則有司馬子長之傳然其言多荒唐謬悠若夢二豎與聽鈞天廣樂之說世

亦未敢盡信其然竊嘗變記禮者有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若夫子亦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茲爲確論夫人之有身自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百骸九竅五臟六腑皆與陰陽二氣相通是天地一大乾坤人身一小乾坤也擧陰陽造化之蘊而與新學小生論之奚可哉夫醫已三世則其傳也有所自其講也有素矣且天地以生物爲心而醫者以活人爲心苟是心一有間斷則與天地生物之心不相似惟醫有恒心必不衒巧以邀功護疾以責報矣能世其業而有恒心今余於姑蘇難公素見之公素以能醫徵求　京適秋官主事高克容母夫人遘奇疾累十日醫踵門者非一人藥入口者非一劑而竟弗效公素最後至切脈而知症審方而用藥不二三日卽愈予時試用於秋官獲與公素相接問其世則曰由祖而父醫之源委講之也久矣觀其人則謹厚而不夸毗其爲有恒也審矣噫公素以有恒之心而承其世業則何患其術之不神通哉克容徵文以謝予非能文以公素之術方進進而不已他日頡頏於和緩諸人則自有太史氏如左氏馬遷者在

贈外科醫學教諭游彥槃序

自炎帝嘗草而醫學之源啓自岐黃有書而醫學之流通俞跗秦越人等接其派華陀張長沙等衍其瀾由是而其術益顯周禮論醫以十全爲上十失一二者次之失多者斯爲下矣後世相承設之以官由是而其道益尊故世擧醫相並論而不以爲借蓋天下之安危係乎相人身之死生係乎醫相得其人則庶政可理而社稷安醫得其人則百病可療而壽命長所以先世有收功於橘井種德於杏林往往與紀太常而銘彝鼎者爭光於載籍矣而但不知自何時而有內外科之分焉而內科則專以察脈理調元氣爲心外科則專以治四末潰癰疽爲務然竊料之科有內外之殊而理無內外之異蓋岐黃已遠而析內外爲殊科猶唐虞已遠而分文武爲二道求醫於今欲得備全體而神巧者固爲難欲得擅一科而精到者亦不易鰲溪游氏彥槃以外科醫學專名于時其澤被千邑里汪洋滂沛變呻吟而爲嬉咲延夭札而享期頤鰲之人若赤子之仰慈母枯朽之就陽和使四體旣正膚革克盈者莫非彥槃之賜也邑宰錢侯嘉其術而薦於　朝就試於大醫院大醫之官又嘉其術而進於　天子特制惠民藥局於邑而俾彥槃任其職由是術益顯而道益尊施益遠而澤益廣矣且彥槃性敏而識見高心仁而責報薄誠能因已能而求其未至由一偏而究其全體使瘝癏殘疾擧被其澤則上不負　聖君惠民之心下不負錢侯推薦之意他日子

當號筆太史館而不使倉公之傳專美於前矣

南麓春雲詩序

山川之氣升而爲雲始於膚寸終而瀰漫乎六合當其飄然悠然而無風以乘之則雲固天地間適高閑之物也及其沛然降而爲雨以膏澤乎天下回枯槁以爲榮茂則雲之功用亦莫大矣方春之時東南多雨故雲於春爲尤盛而騷人墨客或托以自況或有以見諸吟咏之間若陶靖節謂其無心出岫則以雲況其蕭閑之適韓昌黎謂藹藹春空雲則以雲況其吟咏之美則雲蓋爲人所取者金川江右之勝邑城南之鄰金川諸族之望若孟泰又鄭之表



表者其所居之齋有山巋然高起者曰青雲峰峰之下有阜坡陀逶迤者南麓當春時雨將降雲氣靉靆其上而孟泰之居適與之相對而亦有取於雲以自況而見諸吟咏之間者矣蓋於是而遊以宣其湮鬱則猶雲之飄飄乎霄漢之外於是而息以歛其精神則猶雲之棲息於叢巒之間其揮毫落紙縱橫放逸則飄乎若雲之游也發爲詩文千態萬狀則若雲之或放而聚或晦而明蘊爲道德將以有用於世則猶雲之釀爲霖雨以膏澤乎天下故題之曰南麓春雲良有以也及以才美出椽郡曹則又策足青雲而乘之以從龍矣凡操觚翰之士皆爲播之詩歌而屬余弁其端故次第其說以冠群玉云

秉彝齋序

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元亨利貞天之常道仁義禮智人之常性是理也人之所同得而無不秉執之者故民之秉彝咏於周雅而吾夫子以知道贊之孟子引以證性善之說厥有旨哉前冨川瀰羅公常道揭秉彝顏其官舍蓋以觀省而自砥礪也後以事謫遯曠閒闕十數載乃獲歸尋故墟仍揭以顏其藏修之室墨卿韻客多爲詩文以華之玆因其塾賓屬于序其首簡竊謂彝常之性固人之所同有但氣稟拘於有生之初



物欲蔽於有生之後然後有能執與否之異焉今常道夙以通敏之才老成之學發軔青雲領判赤縣愛百姓如妻子治官事如家事好賢而禮士別嫌而明微無一而非是彝之呈露其平居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室家有和平之美朋友有切偲之功無一而非是彝之所發見出處不一而秉彝之心無處而不一也從容於遊宦之日而富貴不能淫者能秉乎是彝也顛沛於遷謫之際而貧賤不能移者能秉乎是彝也夷險不一而秉彝之心無時而不一也今而追彭澤之高風尋鳳山之舊隱年彌高而德彌劭尙日勝乎秉彝之扁惓惓如韋弦其志之篤又不可尙矣視

世之拘於氣禀蔽於物欲者奚啻霄壤哉若齋之華樸未獲肯目人之昌丰亦不幸而未識然人同此心心同此彝故書此以爲神交之左劵

重慶堂序

事之可喜慶者莫大乎其親之逮養唐人謂明朝拜家慶是蓋以逮養其親爲一家之慶也然父母俱存則謂之具慶慶而具固爲難矣父母俱存而又有大父母之存則謂之重慶慶而重則萬中之一二而爲難者逮養乎父母又逮養乎大父母而重其慶者今於周文中氏見之焉周爲清江巨族以詩禮起家以忠厚承業或仕或隱皆有聞于時文中又周之穎脫者夙以俊秀游邑庠升大學試用冬官遂擢其能授秩正七品俾承學達事比與言其家食時逮養其大父母父母于重慶堂之樂今違離膝下而欲養之心朝夕不忘且縉紳大夫多爲詩文以褒衮于斯堂者願一言以序之予惟周氏父子祖孫鶴髮相輝綵衣相繼歲時伏臘慶拜於斯堂之上藹然天屬之情其慶蓋蔑是過者今文中登榮於　朝得祿以爲養行當膺　紫誥之封以爲斯堂之寵則其慶又有莫大焉者然慶者善之效易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慶而重則其慶蓋有餘矣周氏蓋必厚於積善以爲之本矣其本厚則其效益大然則斯堂之慶容有既乎惟當指南山以祝其壽康而享祿養於無窮也



汪氏族譜序

汪氏世居臨川之烏傾子姓之蕃貲產之豐仕進之相踵在臨川諸大家右宋季之亂曰與尹者避居崇仁之柳塘元既定天下遂占籍崇仁爲崇仁人歷三傳曰子貴曰福可而家益殷子貴之子壽卿壽敬壽祥尤崇好禮義不以豪富聞而以儒雅稱柳塘之盛遂與烏傾相埒壽祥生德潤德潤之子五人其三曰彥質以俊秀克邑庠弟子員其四彥旭以稅家起貳守於涿皆敦厚才敏其進未可涯涘觀汪氏必大於此矣族舊有譜至德潤而益新之予與彥旭相値於涿持其譜以請曰百世之族胤嗣之蕃其親疏有間矣且貧富亦不能無異蹟者或易以間親富者或不能恤其貧不惟不相親或相伉敵焉不惟不相恤或相淩侮焉是皆由不知其所自出而至愁然途人之不若也先君之修是譜也蓋欲使吾子孫知萬條一本萬派一源則自相親睦而不致如途人之相視予兄弟敬守而不敢墜且欲鋟梓以詒久遠請一言弁其端予按其先信民氏謂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蓋其能攻苦食淡立志堅確故其言若此其與胡文定公謂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

潤一趣信氏之志文定之志也然文定顯庸於當時信氏則形諸言以垂世範俗而已夫有德而不顯於世者必有後汪氏之達而彌昌者豈信氏有以啓之歟今德潤父子又能拳匕於譜牒以明倫理敦恩誼爲事則汪氏之達且大尙未艾也後之觀斯譜者尙自勗以迓其慶書以歸之



重刻襪綫集卷之五

欒安山澤𦿔 儀德昝市著

序

送董祖奇省親序

永樂乙未春余以試藝南宮得拜南莊董先生於北京官舍朝夕侍左右餘五十日得於觀感間竊自以爲欣幸之至蓋先生之問學深得於關洛諸儒其操履有東漢諸君子風視死生榮辱爲一致爲文章則力追古人猶退之之於唐宋之有尹師魯歐陽永叔也非予敢阿所好也天下之公言也昔南豐曾先生作歐公醒心亭記謂當時與公遊者不自知其爲幸百世之下有願從而弗可得予於先生不待百世之下而知其爲幸矣然不敢一語以發其私今年春先生之子祖奇將展省於先生來徵言以相其行乃敢槌口爲先生道然王子安嘗省其父福畤於南鄙道出洪都作滕王閣序至今膾炙人口於福畤爲有光祖奇是行跋歷名區大郡其有寵遇如閻公者當攄所蘊發爲文章以儷美於先生者乎然先生不假於此矣職之盡非止於子安而已又當於過庭之際求之

送李公俊省兄序

予曩以進士留　京師雖以身許　國不敢自有而家庭

之念終不能以忘於懷蓋公義私恩人情所不能無比見同官者有昆弟至相省問執手之頃踴躍欣喜談諸弟幼安否剌剌弗能已酒食相慰勞友愛之情不啻若提孩時雖凡與交者亦皆爲之喜焉當怡怡於平居之日乃有不自知其美者豈至是而情益厚乎蓋適千里之外則雖得所識者亦以爲喜況同氣之懿哉予抱終鮮之恨而益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既而予以外艱還家今年夏適媚友李公俊將省其兄公華於　京操觚翰者皆爲詩以餞其行而屬予以弁其端夫觸炎蒸冒絕險間關數千里之遠固常情之所憚公俊浩然而往畧不以爲意其心誠於



愛兄而不知其難也其至則相欣躍慰勞豈減於予曩者之所見哉公華得以紓其家庭之念則益有以奮發其報國之公矣然則是行也不惟盡乎愛兄之義抑以成其事君之忠一舉而兩得也毋遲遲其往

送扶搖道人序

漆園叟謂北溟有鯤化而爲鵬其背不知其幾千里其圖南也搏扶搖而上則爲里又九萬焉噫世豈有是哉是蓋荒唐謬悠之說而世弗察或者以爲然然周之爲是言果荒唐謬悠而已抑亦有所寓也周之學老之徒也蓋欲去六鑿全混沌杳杳冥冥而遊心於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而

放神於至道之極是其所謂天遊也視世之轇轕物欲紛拏塵利者殆不啻如斥鷃栖栖于藩籬間其以鵬自況也亦宜儒者之道推而極之不曰配天則曰與天地同流自常人觀之聖人亦人耳渺焉兩間不啻[illegible]太倉一粒而曰與天地同則其荒唐謬悠又過於周矣抑嘗觀堯舜禹湯文武之實有是哉由天地而視鯤鵬又一斥鷃也媚友董九萬氏家世業儒而九萬尤好讀書續文且有志於神仙之事故以扶搖道人自號常以棲遲于一丘一壑未足以展其心目迺永樂丁酉趣裝戒嚴將以歷覽山川區宇而增其所未闚益其所未知又猶鵬之搏扶搖而上矣故以此爲贈非援儒而入于老也欲其知自擇也

贈聶黃二友序

永樂十五年春劍江邑庠聶用義黃貴南二友負笈來訪余於流溪之上主會緒端家與居百餘日察其爲人聶敦厚弘遠黃英特警敏皆士群之騏驥誠不易致經傳要義若析木而於其他評論古今犂然當理爲文章日千百言咄咄有逼人語用以決科可擅場矣尚何假於予哉抑何所聞而來哉豈以予嘗偶捷於場屋而至於是是未知其猶入千仞之淵而得驪龍之珠以出者試使再往可常繼乎使誠足以得之其與古人之所謂學者何若吾子之所

求宜弗止於是聽道流行天地間而寓於人心師之所存
道之所存也楊子雲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是特為童子
句讀設如道何昔程夫子遊濂溪之門吟風弄月而有與
點之意朱光霆遊河南之門謂如坐春風中則當時果何
所教果何所學哉是必有出於言語辭章之外者濂溪於
二程則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程氏之門人則學其
行識其言至有服烏頭之喻則異於今之所以教所以學
矣吾因吾子而重有感當相與求出於此之外者而俱北
面之萬里之行方自茲始底於有成尚有詞於後千其旋
也以此語各書一通以遺之



贈楊秀才序

豐城邑庠楊敬輔不遠數百里來訪於予蓋欲精其所業
以快意於場屋也執經館下礪志努力晷刻不足則焚膏
泊以繼之恒至夜分乃寐日默誦數千百言過目輒能記
憶為文章則俊彩橫發若泛駕之馬超軼絕群使得王良
伯樂以為之御則雖範我馳驅且一日千里也由是而進
則雖大捷也不難矣維古人謂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
可以得之雖吾朱夫子猶有真源尋不到之嘆則固不可
以易聽也為文章則當以義理為根底詞藻特枝葉耳根
底固則枝葉自茂苟徒工其詞藻則雕脂鏤冰徒費日力
而已漢固無此失而予猶拳拳不已於言蓋愛之之深不
自知其贅也余聞科舉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
命之學則儒者之道固不止於此其歸也尚當因其所已
能而勉其所未至

送曾緒端赴鄉試序

自鄉舉里選之制不行士君子之欲扶世澤民者舍科目
無以行其道上以是而待夫賢下之賢者亦以是而任諸
己廬山楊先生謂豪傑由之以進者是已而河南程夫子
新安朱夫子自年十七八時已皆厭科舉之習則科舉有
不足為輕蓋世殊俗異學者於始展卷時已先有規聲名



利祿計其立心已非至弄筆為時文則鋼藻肇悅雖極工
巧而無所用其於成周六德六行之教不知為何事六藝
之文不知為何物其名是其寔非關洛諸儒蓋深有感於
此者吾與吾友曾緒端亦竊嘗論及之今年當大比之秋
緒端挾所業以往蓋所謂豪傑由之以進者緒端之先有
曰樽齋先生為文章高古奇傑由科第仕為德慶太守西
山真文忠公其門人也觀西山之文章德業則樽齋之學
可見矣緒端能以樽齋所愛西山者發之於他日則能不
墜其家學而於予亦有光焉其得與否有未足較尚慎其
所趨也

送董胤昌赴春官序

近鄉科第仕進之顯董氏爲稱首在宋時德元擢魁天下
曰某某某某某父子兄弟爲同年人謂之五董同科其他
或四或三歷科相望敦逸仕爲侍御史德元嘗叅預大政
其他布列中外者項肩相摩軋爰暨我　朝登仕版者滋
衆而南莊先生實歘歷華要其文行之懿尤後進所敬仰
今年秋先生之從孫姪胤昌又策名薦書將會試於南宮
是益掄材於鄧林而所得者必連抱之木採玉於荊山而
所得者必連城之珍矣然德元抱藝七至禮闈事屢左而
志益銳白首始得特奏人皆以爲難胤昌發於持滿之末
是固可一擧而如德元之掇巍科矣敦逸抗疏聚論二蔡
名聲隱然動朝端雖當時或以爲過然覩罷輒不勝者爲
何如胤昌剛特自信他日見諸施設又可無媿於敦逸矣
昔歐陽公以王陶好剛疾惡於其之岳陽也作剛說以贈
之引大壯與夬之初九爻詞以見聖人之戒用剛也又引
二卦彖象之詞以見君子之用剛必以漸而不失其時又
不獨任必以正以禮以悅以和而濟之此則告以進爲之
方也若歐公可謂能盡贈言之義矣董於予爲毋黨之重
胤昌於予有相長之益其行也恨不能如歐公之贈王陶
者以相規惟述其世美以期之也然將拜南莊先生矣先



生必有以語之者

送趙經歷序

府軍右衛經歷趙克恭氏以得代赴　北京　行在吏部
選秋官主事周東流偕搢紳之士餞別于龍江驛舟于水
該祖於水之滸擧酒以飲之且屬予言以相其行予有感
於水因指水以告曰建瓴滹跡如孤如盂朝溢而夕涸此
水之無本者也江河溟渤滔滔汩汩茫無際涯此水之有
本者也惟其有本或泓渟帖靜一碧千頃可燭毫髮或奔
衝蕩激一日千里略無凝滯是雖有動靜之不同然皆非
其涸立待之比也惟人也亦然其本旣立則其用不窮若
克恭擢秀於胄監登庸於
天朝同水之溟渤矣靈臺湛寂括囊物理纖悉靡遺猶水
之靜而體有以立應事接物千變萬化各有攸當猶水之
動而用有以行且行潦餴饎周雅所歌潤下作鹹箕疇是
載是水之有益於物者不一矣克恭之仕進由都事而經
歷所任不一而皆足以有爲則某之才有益於世者亦非
一矣是行也出泰淮渡長江入黃河過泗濟以達於
北京則薄海內外濤湧川赴又賢才之溟渤也
聖上需才如渴某將啟所涵蓄以沃
聖心沐　恩波膺顯擢也有日矣尚如水之滃然蒸而爲

雲沛然降而爲雨以膏澤乎天下者未必不在於克恭也耶於是克恭舉酒咲而復曰所不如吾子之言有如白水

送南昌府椽葛中孚赴　京序

州縣以上皆得自選所部之賢而能者以佐其理故凡椽于官者率皆才美之士　朝廷又覈其出身籍其名於天官歷九載則遷其有功能而無過舉者皆官之或以資或以望隨其器而用之量其才而任之列於中布於郡邑者與學校之士相埒而爭多故士之有才美者亦由此而進豐城於西江爲多士由學校而進者滋衆由椽而進者亦不可以偃指計列於中布于郡邑者皆有名稱是可謂盛矣葛於豐城爲望族中孚則葛之秀而美者夙有譽於鄉邑間郡太守田侯闢其賢辟爲椽以佐其理中孚以太守爲知己應其辟而不辭夙夜恭厥職弗援於上弗暴於民弗矜能於同列由是案牘以淸郡之政化以行上下皆以之爲賢嘗自謂吾盡吾之所爲求毋累於身求毋玷於先求毋負於太守之知也彼有慢於事總於貨財者非吾之所敢太守亦嘗喜曰使得椽皆如是吾何職之不修哉數以其賢稱於籓臬間故上官亦以其賢而敬禮之今年春以兩考之績將陞于　京其姻友黃貴淵來徵言以相其行夫中孚由是而躋仕版者有日矣其于致　君澤民之術彼自知之矣才之練達而足以有爲人皆信之矣然吾於官成世之通患古人有疑石爲虎者伏而射之一發而沒羽旣知其爲石却而再射矢躍而無跡夫以虎視石則畏而力以石視石則慢而怠故也中孚常能不以石視石則何所不至



送曾啟仁歲貢序

昔紀昌學射以氂懸蝨於牖間視之三年大如車輪引弓一發貫其心而懸不絕是何術之神哉蓋其用心也專其所見也眞有弗發發則中矣姻友曾啟仁氏纓簪家子也夙以俊秀遊邑庠劬於學者餘十載矣坐而經寢而史晝誦夜思靡一息懈其講貫則探賾鈎玄若掘數仞之地而得泉拔雲霧而覩靑天也其爲文章則左抽右取應筆而得若金之在鎔爲明鑑爲干將莫邪無所不可嘗與抱藝一至場屋竟弗肯小就以滿其志蓋欲如昌之用心而後發也今年春邑大夫掄其尤以貢於　京具行李戒僕馬有日其同門友張希朋來徵言以相之余惟啟仁用心之勤不啻如昌之視虱矣茲復升於上庠得耆碩爲之依歸則其所就可量乎哉他日發的場屋射策　大廷以魁天下非啟仁而何雖然吾嘗妄一發矣不於其心而於其膚未嘗不自咎其藝之弗昌若也啟仁審爾弓省爾括直爾

體一發中心吾於吾子是望

挽何士廉詩序

永樂十四年冬定遠慕官何士廉氏以詿事發於　京明春年舁櫬歸葢樂安先塋之側遠邇聞者咸嘖嘖嗟悼不已同志之士皆爲歌詩以哀之葢士廉自幼嗜學能世其業且性行淵懿尤爲人所愛慕方其問學有成則人以爲如乃祖蟆閒先生之擢高第也不難矣及其承薦而出則人以爲如乃父員外公之顯達也可立而致既而事左勢殊淹以褻贊盲呈識者莫不惜其桷角梁棟之材也而士廉不辭其卑推誠佐理故政平而化行是可兆其材之有



所施設矣公餘輒有所著作上官至則待以斯文禮方爭欲推薦以大其用而竟嗇於是是可哀也已吁謂天非有意歟則其德有成謂天果有意歟則不遂其行將何從而執之哉歐陽公嘗謂修於身者不待施於事然則君子所貴乎有諸已而已其行與否雖孔之聖孟之賢且不能必士廉之成於已者可以無媿於乃祖乃父則其得於天者厚矣其有發可以無憾矣詩凡若干首皆其外舅董子懋所輯也體制不同音節亦異要皆以致其哀傷之意云

挽黃季南詩序

夫人之壽夭係於天而賢不肖則在人之自勉也古今老死者何限獨顏子三十二而夭吾夫子哀悼稱歎之不已萬世尊之以亞乎聖彼不遜偷而無述者雖老而不死吾夫子謂爲賊則壽有不足貴而亦祇以異矣嗚呼顏不可多有後之有文章學術天卒而能見稱於人者亦不累累見若吾友黃季南睎顏之徒也自髫時穎秀于邑庠徵詞隱義銖較縷析古今成敗事迹歷歷若指諸掌下筆輒數千百言嘗以爲爲文章而不本於六經則皆浮妄之詞評文章而不折諸六經則非至當之論推此則其所學可知而僅齒名於郡舉以卒得年二十有三是葢夭而無壽也昔李長吉年二十而七天論者謂其歌詩加之以理則奴



僕命騷可也使賀不死則其所至者豈特如是而已假吾季南以年則其文章學術發而措諸事業有未可涯者而竟止於是嗚呼死人之所有也若季南可以無憾矣彼碌碌于世者獨何哉季南事父母孝尤篤朋友之誼宜諸名鉅愛慕哀悼咏歎之不能已其友聶用義爲之輯輓詩若干首其有可傳者則季南之賢爲不泯矣

羅溪陳氏族譜序

譜學之傳其來遠矣特氣化有盛衰人事有得失故所譜不能無存亡於其間李唐以前家有譜系迄於五季海宇鼎沸餘五十載世家舊族携離奔竄且不暇尙遑譜牒之

省哉宋有天下百年廬陵歐陽公南豐曾子固眉山蘇老泉始倡譜學士大夫爭效之以自譜其家樂安舊家諸譜所載率不過二十餘世有斷自可知者有首自始遷者其間不及二十世者加多其過之者加少世以三十年爲率爲世二十則爲年六百五代之亂譜牒散失諸譜修之於宋由宋初迄今未五百年而譜所載率六百餘年其百餘年益多故家遺老之所追錄也獨同邑羅溪陳氏之譜所載三十餘世蓋脫於五代之厄而存盛唐時所錄也今按其譜陳氏世居臨川隋平陳改臨川爲撫州至唐貞觀壬辰有諱轍者自臨川徙廬陵太平鄉之羅溪三世至元伯



仕爲侍中正伯弘文館學士兼知制誥宣伯右補闕文伯平陽晉守兄弟皆歷顯要羅溪陳氏遂大顯而其譜則以轍爲始遷之祖也至垂拱二年改太平爲雲盖鄉宋太平興國九年析廬陵爲吉水縣政和二年又析吉水爲永豐縣紹興十九年又割永豐崇仁之界爲樂安縣而羅溪遂隸於樂安矣其仕進之顯盛於唐延於宋由元迄今奕葉不替是可謂能世其家矣　國朝承平五十年譜學復興陳氏之耆德曰得伏思伏者有志於此命其姪孫敬誠因舊譜而增其所未增續其所未續者俾昭穆世次彌遺而有乩譜既成徵予爲之引嗚呼郡既改矣鄉既更矣縣既屢析矣而陳氏之族遠而益盛舊家諸譜蕩盡於五季微於宋元之亂而陳氏之譜完具如故蓋由其世德之盛代不乏人以維持之也誠能因是譜而益篤其倫理厚其恩誼則陳氏之蕃衍繇大又可涯乎詩曰世德作求予有望於陳氏之子孫矣

曾氏族譜序

昔南豐曾子固作曾氏族譜自點參而下皆有世系歐陽公嘗譏之蓋以其不可示信也嘗以史記考燕之世家自召公九傳而已失其世次彼有國者且爾則南豐之譜固不爲無疑永叔譏之是已撫之咸溪曾氏其先蓋與南豐



同出也歷世至久有諱財者自咸溪徙永豐之松江又傳至碧潭始徙樂安流溪之板橋再傳至樽齋先生自以不及温陵宣靖公父子南豐子固兄弟文章功德之顯遂奮身科第仕爲德慶太守宋紹熙間献三朝内禪頌爲時所稱有絲督集傳於世其門人西山眞文忠公所編也元奎章閣學士虞公伯生復爲之序樽齋卒以文章爵位顯其家其子仲濬以進士爲翰林修譔其孫煮以蔭補鴈汲監鎭歷官至平江節度推官蓋西山叅知政事時推擧之力數百年間書香一脉纓簪相望皆其世德之所培植也族舊有譜樽齋先生自爲之序歷世既久未有以續其後至

德茂父與其姪仲奇因舊譜而增修之自䟽參而下亦有世系而未敢信其必然別爲圖於其前斷自財以下則行字鼇娶始詳故以之爲始祖昭穆世次明白簡約一目而尊卑長幼之序見矣則是譜所以示信不以傳疑也矧曾氏諸俊皆彬彬學術日緒端者又從學於予將由科第以繼其先其遠而彌光久而彌昌者又可量哉予既嘉其作譜之有法又喜其後之多賢故爲題其端

豐城黃氏族譜序

黃氏一居武寧之雙井一居豐城之洸江皆出於金華始祖棨也雙井自魯直以文章德行聞於天下洸江則仕爲尚書者凡二人布列中外者滋多江鄉以貴顯稱黃氏在豫章雙井與洸江相埒吾邑德慶太守樽齋曾先生嘗序其譜謂魯直以德稱繼其後當有以道勝者出盍樽齋嘗以所學授西山眞文忠公庶幾所謂以道勝矣故以其所自任者斳之黃氏之子孫亦忠厚之至也迄今凡若干傳而竟未驗洸江一派徙居廣益門歷九傳有曰季南者嘗與樽齋八世孫曾緒端同學於予予嘗稱季南英特警敏樽齋之語其或驗矣而竟以天殁未見其止黃氏之後種學績文者方銳培之深且久則其發也必碩季南之父叔度重新其家乘故述以貽爲黃氏之後者



董子懋詩序

子美秦蜀紀行如畫詩家嘗稱其工其忠君憂國之誠有關於風教之大者又往往溢於言外故詩自三百篇之後老杜一人而已余曩拜南莊董先生於北　京官舍得讀其平昔所作自早歲客荆湖時紀行之詩已駸駸乎如畫之妙其聲響老杜矣暨宦遊數十年間所作又皆尊君親　上之所發其心志老杜矣予願學而未能今又得讀子懋之詩無談天鋼龍之語而光彩自見似有得夫南莊之三尺矣且子美必簡之孫也其詩中間有相似者其句法自有家傳也子懋南莊之從弟也其詩之相似豈無家傳哉使誠能守其家法而益精之則老杜其庶幾乎

重刻禨綠集卷之六

樂安山澤齋　儀德容甫著

序

聖德瑞應詩集序

皇明誕膺　天命奄有區宇蓋五十年于茲矣
大祖皇帝武創文承華夏爲一外夷之國來王來享率有
常禮罔或敢弗恭
皇上以聖繼聖撫綏中夏民以益安物以益阜武備益大
修王化益大行交趾首先全國歸附奉正朔易椎髻卉服
以爲冠裳而蠻夷之人始知中國之樂一弘　廟略宣威
北虜殄其渠魁輯其部落赤地立郡縣而荒服之外益知
中國之尊於是莫不懷仁服德以效貢享之職於
闕廷之下治功之盛蓋有光於前矣然治功成則治效著
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而景星慶雲醴泉甘露沾濡煥爛
於輦轂之下者率以爲常而莫勝紀然治化有以極於遠
則治効之著豈以遠而限故奇祥嘉瑞不惟産於中國而
外夷之國亦皆産有之遠人不敢自有而以貢諸
天子益亦知本乎　聖人治功之盛也麒麟騶虞白象之
祥前此固常絡繹來貢難盡追述乃永樂巳亥忽魯謨斯
阿丹等十餘國各以其所産之瑞來貢於　朝若麒麟天
馬自成周咏之歌詩漢武被于樂章之後始再見於今日
若獅子亦間見而不常有若福祿神鹿騶雞白烏白猿文
豹羣里羔長角馬哈獸黑白喜龍騶又振古所未有者在
昔氏羌來享詩人咏以夸有商之盛矣而諸國又遠於氏
羌嶲越裳以天無烈風霪雨海不揚波意中國必有聖人
而以白雉之祥來献史臣嘗紀之以夸成周之盛矣若
今日之盛蓋有不勝其紀者然弗紀則不能以詔於後敢
拜首稽首述叙其事俾　朝之操觚翰者皆播諸歌詩筆
簧歛美侯采擇以列諸樂官云

送趙上舍序

鄒魯古稱多士猶冀北之多馬崑山荆南之多金玉也蓋
自杏壇揚芬速肖彌乘仁義道德之澤被於遐裔矧闕里
伊邇遺澤之流爲何如哉予曩歲以進士晋　京都訪鄒
夾司業吳先生於成均聞稱上舍東魯趙居義之賢心竊
識之慕其爲鄒魯翹特而未之識今年予以事來
北京居義試川冬官已再朞矣聞稱居義之德之才喋喋
不釋口予因念曩歲所聞而審其人則果吳先生之所稱
者噫世多先聲而實不足以繼者恒比比是居義則不然
曩所聞者聲也繼聞於今又得其所事之寔聲既弘而寔
亦茂是可無媿其爲鄒魯之士矣由茲以往進於天官膺

顯擢哉有日尚思立乎　朝端則當思何以致吾　君而澤乎民列於州郡則當思何以致斯民而忠乎　君益弘北壁益茂其實磊磊落落如良馬之果可以千里如精金美玉之果可以爲世重則鄒魯之士果異於人人矣顧不偉歟予恨未得與締交因書此以誌之且以自媒

送李判簿任古隴序

聖天子紹承大統益弘治化九夷八蠻率相歸屬極天所覆極地所載無不在疆理內交趾首先歸附寸地一夫皆入版圖易卉服椎髻以爲冠裳化強梗暴戾以爲禮讓而蠻夷之人益知中國之樂　朝廷所以子惠而撫綏之者無異於邦域之內蓋

皇上一視同仁之心有以包乎天地之外者其於選擇郡縣之官尤不爲不重蓋以蠻荒之遠郡縣之司一非其人則有類其政而其民或不得以自遂故雖貳佐於邑者亦必慎擇之永樂庚子冬前衞萬長李子溫以久次陞爲交州古隴縣簿　命下之日或言蠻荒之遠子溫曰方今六合一家奚有彼疆此界之異或謂其民未易以化子溫曰人同此心化之以此心之同然奚難之有予聞而喜其能共厥職兵科庶吉士方未來徵言以相其行故次第其說以美之然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溫誠能推是心之同然者以爲政則佐一邑也何有雖施之天下也無難矣尚懋之哉子溫饒之浮梁人世以忠厚承家者與方給士爲同郡云

送吳州判序

予始以進士來南京獲交吳文正公六葉孫子尚碩而長美髯而豊頰雍容閑雅屹然人中之傑其辭命之善若走盤之珠下坂之車不躁不煩聽之亹亹而不厭其才之敏若湛盧豪曹之剸剸驊騮騄駬之馳驟謂天下之事無難者既而擢判徐州徐爲南北之衝事夥而政龐未究其設施而夥者簡龐者理聲稱已騰又得交其賢佰氏常山二尹子宣方稚蘊藉殆有過之者白璧連光雙季價於青雲之上於文正公爲有耀子尚由徐州來董役於北京夙夜祗慎民力紓而事功集是皆

皇上深仁厚澤入於人者深故民皆有子來之願而亦子尚指使之有道也暨事竣　聖天子特有錫予以酧其勞其榮幸蓋莫大焉涿州同守汪彥旭氏相與有久要之故來徵言以贈其歸夫古之贈人以言無非盡勸勉之道以益其不及然世之善言者莫文正公若其於修巳治人之道言之明且備矣推之天下可也佐一州云乎哉予奚言勗其求諸先正之言而已爾昔東坡蘇公守徐州次公顯

濱過焉逍遥堂纏綣嘉話至今人猶稱羨之歸矣他日常山或一相過友愛之情宜不減於二蘇纏綣嘉話之餘尚以求諸先正之言驗之其有得於言之外者當以起予與涿州云

送嘉興府訓導張需序

貳教職於府州縣之官曰訓導前所未名名自近代始而我 朝因之或以爲冷官之弁而易易視殊不知學校爲成就人才之地師範又爲成就人才之本聖門之教知行二者而已謂之訓必其貫穿經史物格知至而能講明牖發以解人之惑辨人之疑也謂之導必其德義有可尊作



事有可法言動皆中乎禮而能爲表儀以引導乎人也官以訓導名蓋欲牖人之知迪人之行厥職豈輕哉宜其任者豈易其人哉率爾而授之則或倚席而不講訓且不聞如導何惟令遊於庠序者自擇其鄉之問學可以訓德行可以導者而師之則可得其人矣蓋其居或相近也其年或相等也苟非其有可師之寔則詎肯一旦舉以坐皐比之席而執弟子之禮故凡訓導之擧於鄉者必稱其任嘉禾郡庠聘其鄉張先生以上於天官天官考其文中繩尺授是職以歸予與同在選司睹其貌雍如聆其言蔚如知其爲有德行學術者且年甚富敎學相半則其進有未可涯故愛之重之序以贈之尚勉旃其任他日教有成必不曰胡學而曰嘉興必不曰胡先生而曰張先生

送胡副使任河南序

國朝設官內有都察院爲內臺以肅朝政外有按察司爲外臺以厲郡邑內臺之司凡上下是非得失皆得言之言及 乘輿則爲改容言及權貴則免冠待罪故一抗疏立於 殿陛則朝署舉爲震懾其職任爲至重其選之爲不輕非由科舉學校以入者鮮克在是職外臺之司自藩府以迄州邑庶官之稱否民情之利病皆得黜陟與去之繇衣一出山嶽爲之動搖郡縣爲之奔走其職任尤不爲不



重故必歷職內臺資望兼崇者然後得外補古饒胡公良誠始由胄監擢任監察御史風化肆焉名聲動于 朝端不毛舉細事以邀名而當道一有疵纇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權貴皆斂迹以避焉其所守者嚴而絜其操心公而平又有問學以充其才故能得風憲之大體比以九載之績謁于天官天官最其考以 上聞擢陞河南憲副命下之日衆皆爲河南得人賀大理評事陳公子元求徵言以贈其行予與公皆江右人公鄉丈也獲與公同列朝署公先達也顧予言奚足爲公之重輕然公能以施於內者推於外樹於前者勉於後斯可矣他日或由外以補

內坐於 廟堂以秉鈞軸則願爲公之屬以備執事云

送高大尹還本邑序

天下之大方百里之地者廣輪不知其幾千百邑司百里之任者古今不知其幾千百人求其善績奇勳炳炳烺烺在人耳目者恒不多見世率謂卓茂之在密魯恭之在中牟尙德化而不任刑殊不知先儒謂德者出治之本刑者輔治之具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苟或偏於德則寬而民慢慢則罔民于刑反有不勝其弊者善乎鄭子僑以火喻政盖欲使民畏而知避也陝西高侯希夔由胄監出令吾邑崇學校禮賢才以爲風化之本廉以律貪勤以勵怠其政



嚴而肅桀黠皆斂跡以避明而敏故吏民不敢欺簿書無稽滯之失於奸蠹尤所不貸嘗以爲農之於穡必去稂莠而後嘉穀可成吾之於民必去其強暴而後顛連無告者得自遂期年而政成弱者無侵漁之苦強者知所畏避而得以自全歷職益久則民仰之者益至矣比以事至

北京 朝之士夫相與者皆稱論其政侯曰專任德化而寬以得民者惟卓魯爲能之先之以嚴而濟之以寬者吾之所以學乎卓魯也予聞而喜曰夫子謂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然則善學卓魯者無如高侯矣侯當勉之以終惠吾民也書以爲南歸贈

送蕭上舍序

古者人生八歲則教以禮樂射御書數十五則教以窮理正心治己治人之道古人之學本與末俱脩而有致用之實後世教道不明本與末偏廢故關洛諸儒有成才也難之歎近世胡安定立經義治事齋教以詩書春秋水利筭數之類各隨其材器而造就之庶幾乎成才之易矣

國朝承平五十餘載其教育之術視前代爲益備妙選天下英俊以充大學弟子員文運之興人才之盛視前代爲益隆若今上舍陝西蕭用氏經義筭數皆諳其與本與末可謂俱脩矣及以書數之精試用冬官其所施展若庖丁



之解牛王良造父之御馬也同列皆縮手以避其賢既被事將陞於天官其友舒州別駕張叔豫來徵文以贈予以同姓之好義不得辭乃告曰書數之施於用爲政之一端也進而有民社之寄則責愈備任愈重矣列於州郡則當思何以承流而宣化居於廟堂則當思何以陳善而責難毋徼倖以邀名毋齷齪以混俗求以盡其職分所當爲使政績皆卓卓有稱則不負 朝家教育之意矣亦不負所學矣上舍於此盖舉而措之不待予贅然同姓古人所惇且以別駕之請故不能不致意焉

送餘干縣令序

昔陽城爲道州刺史於催科之事不忍苛其政以厲民寧受慢期之咎使民得自便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刺史爲親民之官撫字親民之所當先每讀其所書雖數百載之下尚悠然可想見其愛民之心縣令方諸刺史於民爲尤親然求其能盡撫字之勞若陽城者恒不多有蓋催科撫字皆刺史縣令之事然苛於催科則法或未善而民不免侵漁之病苟勤於撫字則民安其所業必爭出賦稅以供乎上矣若某之令餘干也廉以持已慈以撫民溫恭豈弟粹有古循吏風比以貢賦後期秋官繩之以法大尹獨曰是皆由吾爲令者不能盡乎撫字之心不能善



其催科之政爾法之所加矣可以幸免乎聞而喟然曰世之爲民牧守者失其撫字之道於事有易集則率致其咎於民若大尹之能反躬自責者蓋尠矣會餘干之士大夫在　朝者皆來徵文以贈予故樂爲書之大尹尚懋其撫字之仁以終惠乎餘干之人餘干之人其可不急乎奉上之義求無累乎大尹也

送林判簿還縉雲序

閩之望族林爲最每當大比得閩之桂籍而閩之林居多且多在高選當莊讀今翰林編修林公尚默程文喜其蒼然有老氣知其問學才力有在科舉之外者及侍從北京獲與閩之大夫士交林又居多且多閱尚默之文喜其奇峭雄絕壁立萬仞殆欲軼漢魏追虞周而尚默晉南京恨未得總交獨於文字有神交者今年冬尚默之從弟仲寔由縉雲判簿以考滿來天官最其績例當復職俟終三考而陞之閩之仕于　朝者相與醵餞於三橋外其鄉丈左春坊左贊善陳公仲完率坐客賦詩以贈詩既成且舉酒以屬曰縉爲浙之劇縣簿佐一縣之政其責任亦重矣自子之蒞是邑政績以彰聲稱以揚可謂吏之能者然簿之職豈惟勾其稽緩而已哉豈惟急於催科而已哉要當以風化爲先也古之職于是而卓卓有聲者惟漢之仇



覽耳跡覽之所爲亦惟以其能不罰而化陳元以孝是蓋知先務也使天下之爲簿皆能先風化以佐其令則天下其有不治哉簿曰唯謹奉教余聞而喜林之多賢嘉贊善之能盡責善之道故次第其說以冠群玉云

送縣丞姜復職序

方百里而爲邑今之邑古之諸侯之國也有人民社稷之寄其任爲甚重有農桑學校賦役詞訟之司其政爲甚龐厥職蓋弗易也而一邑之官惟令與丞與簿而已令固難其人丞貳乎令其得人亦弗易丞苟賢矣斯足佐乎令而成一邑之治然今之所謂賢惟務苛刻任刑政俾簿書無

稍遲之失催科無愆期之尤斯爲賢矣殊不知是特小有才而已若敦篤重厚之士平其政以近民則其效又有不同者吾邑貳尹姜侯忠信豈弟不事表暴接其詞氣藹然而和是蓋敦篤而重厚者其政寬而不弛不矯亢不激詭而專以集民以安又親順而信之者不以面而以心其與小有才者蓋不侔矣侯衢之江山人古稱衢之人士悍果而敏於事侯之敦篤重厚若非衢之人物是蓋爲難矣昔第五倫嘗爲江山丞其流風遺俗尚有存者否姜侯能乎其政以惠吾邑之民豈其能以第五倫之爲江山者以爲吾邑乎侯比以註逮來得釋而歸予喜侯之能終惠吾邑



也故序以贈之侯尚遄其行以慰吾民引領之望松下高啄之餘愼勿以丞負予爲囑

送大尹還濟南序

親民之官縣令爲最方百里而爲縣天下不知其幾千百焉司百里而爲令古今不知其幾千百焉求其善績奇勳之可稱述者恒不多見是何縣令之難稱也夫令之職學校農桑簿書錢穀皆惟其司厥職固弗易易矣迹其所以爲之者有二焉才勝則任刑政德勝則任教化任教化則似迂闊於事然其效大而遠任刑政則凡設施措置有足快人耳目者然其效近而小世人率皆趨其近而遺其遠

難其大而甘其小孰不知初若不理其卒大治初若嘶嘶其卒多弊若褒德侯之初至寄也凡所作施皆見笑於人郡以其職不舉別置令以任其事其不理甚矣及化成而道不拾遺則又大治焉是皆人所同知之者然惟德之勝者爲能之焉若饒之胡用簡氏天姿純厚恂恂然似德勝者由胄監出令濟南之新東歷職未幾政聲以揚比以朝見來述其所職無不舉者且有所錫賚俾還其任庶吉士于某方載道來徵言以華其歸予喜其敦厚老成而庶乎能先教化者故述其說以貽之用俻愼毋以近者小者自居而必以遠者大者自任也



送黃推官還撫州序

郡方千里設太守同守通守以共理民事詞訟之夥則特設推府一員以聽之夫推理刑獄古以爲難蓋刑以弼教匪惟以示威也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而曼延於天下而人勉爲仁義以求相避於法律之所加法律雖不用可也後世教化不足以化乎民則民因懼乎法律而相勉爲仁義然則未能使民以無訟必在乎聽訟得人然後可以弼乎教也撫爲江右劇郡詞訟之夥舊稱難理和州黃侯某由胄監擢推府事以廉介自持嚴而不苛覺而不姑息明而果於斷訴牒之至片言可折民畏

其執法之公而樂其用法之仁是足以弼乎教而使民知仁義矣故民罕犯於法囹圄爲空籓府以撫爲無訟可聽獨貢賦之入於　北京輓漕惟艱非侯之廉幹不足以任此事遂併侯督屬縣之賦以入侯曰以聽訟之政移於催科固無難者然陽道州謂其拙於催科豈誠不能哉蓋不忍苛政以厲民耳侯遂不加鞭撻惟諭民以治於人者食人之義民爭趨其事而不敢後暨來　北京例以徵期致咎人皆爲侯惜得釋人又皆爲侯喜復政有日郡之宦遊於　京者皆重其歸而屬予言以爲贈故序其說以張侯之美云

送中軍都督府劉經歷序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足於滕薛大夫黃霸以治郡高第入爲丞相而功名頓減是雖有內外繁簡之不同要皆其才有未備故其用有不周也世率謂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然誠能本乎學問之懿則雖未能幾乎古之聖人然亦可謂今之成人矣中軍都督府經歷劉某曩以俊秀遊於庠序講論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卓然爲士群之騏驥遂授知於當路爭相推薦於　上擢授監察御史已而又以能聲稱特遷今職三載考滿太學生某相率來徵予文以歎其美予惟御史之職清而要才有餘



者雖足以激濁揚清而未若才德之全者尤足以正其本而清其源也督府之政繁而夥才有餘者雖足以理繁治劇而未若才德之備者尤足以使行陣相睦勇而好義也某之才之德一本乎學問之懿故所處之任雖不一而皆以善最聞則亦可謂今之成人矣抑亦可謂異於孟公綽黃丞相矣由是進而秉鈞衡之重豈不足以堯舜吾君乎豈不足以膏澤吾民乎豈不足以唐虞斯世乎又豈不足以白儒者之果有用於世乎尙何必曰光嶽分而無全才哉

贈戴大醫序

予自來寓房山益加調攝恐輕致疾以傷先父母遺體嘗因口不甚利飲食以諗諸醫者或謂當治脾或謂當調胃予皆信其然而未之從其間有謂右關弦緊蓋由肝木過盛脾土受尅之所致予問治當何出曰當補肺肺金盛則肝木不能傷脾土矣予深服其說之有理而益知非究極乎造化之蘊者不足以言醫會監察御史汪公亦以事來此其夫人一日得奇疾醫者塞門或欲投某劑以寔其虛或欲進某藥以虛其實甲乙相可否若聚訟然御史公皆不聽獨遣僕馬迎戴太醫仲和氏曰非斯人不足以治斯疾彼庸醫何足以與此暨至切脉知症若揲蓍以決休咎

循軌轍以得大達也投藥劑如捧水沃焦進食救餓加重裘以禦寒也期以某日病當減幾分如其期刻以某日當平復如其刻疑雖俞跗越人復作蔑以過也嗟夫醫豈易言哉當乎調治於無事之日尚不免擬議之差仲和於危急之際而致功効之若是非邃於醫學者能之乎予因歎醫之難知而嘉御史公之能知醫仲和之能副御史公之知也故序其事以爲仲和贈

閩中嚴處士挽詩序

天下之理善者必可欲士之有善於己達而見用於世推以兼善乎天下固爲人所欲也有善於己而不試於用雖以獨善其身而其行誼之美有足垂世範俗亦爲人所歆慕愛欲而發世不忘者乎於嚴處士見之焉處士閩之松溪人世有令德自幼涉獵書史力於自治孝友姻睦之行遠邇無間言肥遯自高不慕祿化家饒於貲而樂施予終身未嘗以爭訟至縣庭有司行鄉飲禮則必招致於賓席從容儒雅譪然有古君子風年幾八袠令終正寢遠近識與不識聞處士之殁以爲失所矜式莫不哀悼嗟慨翰林侍讀學士曾公子啓以處士之善行湮沒不聞爲銘其墓石文淵閣大學士楊公勉仁以處士之善足以表見于世爲之作墓表翰林侍講鄒公仲熙以處士之善行可以傳



於後爲之立鼎傳一時名卿碩士皆爲挽詩以寄其哀處士之仲子啟由胄監擢判撫州事又能推處士之善以兼善乎人宜處士之善彌遠而彰彌久而光而哀挽之者未已也詩凡若干首屬予爲之引遂書以弁其端華裾後袂幸毋以蓋笠爲誚

送謝宗晃竣事還鄉序

黃門給事中臨川黃公克紹嘗與予稱其鄉梅溪之謝能以詩禮承家忠厚傳世聿爲衡門若宗晃者又挺拔穎脫如芝蘭玉樹之在庭堦風流文雅殆爲今之刱末也及宗晃以貢賦來　京竣事將歸黃門公又偕其親友曾大用來徵言以贈且謂與宗晃別去之久其所成就又有異於昔矣是蓋閱歷山川之形勝訪覽古迹有以恢廓其心胸增廣其知識所謂士別三日即當刮目良不虛也予惟治於人者固當出穀粟以供乎上宗晃能不遠數千里而竭供轉輸之役是特理之常耳若其因以遠遊而資乎耳目則深有得乎古人之道在昔司馬太史北歷燕趙南探禹穴歸而成一部史記其有得於遊者多矣宗晃是行未知與子長爲何如也然孟軻氏謂歸而求之有餘師宗晃之歸益勉其所進俾所知者益明所能者益力其成就又有未可涯者黃門於人不妄許可其所稱者必有所試矣予

故以是爲宗晃之勗

## 故園歸輿圖序

潮陽黃某以詿事留　京師期年將歸好事者繪爲故園歸輿圖以贈大理評事周坦持以示予俾爲之序且相與點綴圖中之景觀其雲樹之參差近山之吞吐舟航之往來人物之傴僂或拜或揖或行或負者皆預爲餞近別時之狀也吃然而撑空者疑其爲匡廬爲五老浩然而豬群流者疑其爲左蠡爲鄱湖此則狀其歸途之所遇也其遠昇或隱或見謂其爲故林之金山鳳凰爲西湖爲鰐溪其至也固可以如陶靖節之訪松菊而事西疇矣又可以如李愿之採山釣水而茹美食鮮矣此則歸而隱且以養其親者也予曰圖之似與不似且置勿論請論其人夫淵明入州都督之曾孫李愿則西平忠武之胤苟肯席其前美以與世周旋皆可以致高爵顯位矣而一則曰乘化歸盡以樂夫天命一則曰坐廟堂與窮居野處者有命存焉是皆息奔競而安於恬退者也今某之晉　京師所交接皆一時搢紳之士而與評事又有外兄弟之好少肯屬意則一資半級夫豈難致顧迺浩然而歸且謂得以養其親是固有辭而義於學陶與李也然予謂淵明坐視典午鼎淪不得有爲發齒於柴桑栗里之間托情詩酒以泄忠憤則終於隱者豈其心哉李盤谷當唐室衰微其時有不可爲且不知其才果可以有爲否故所見者如是而已方今景運勃啟　聖上需才如渴而某又負有用之才則所遇異於陶與李矣歸而養之使益克持之使益滿以俟夫時之用則又足以顯揚其親而爲孝之大者苟終於隱以爲高則古之聖賢奚爲汲汲以行道爲心哉書於圖之左方

重刻襪線集卷之七

欒安山灣蕭　儀德容甫著

## 文

### 祭詹行人陶輔文

嗚呼其得於已者有可必其得於天者有不可知也如公之力於講肄以承其家學發乎科第以繼其簪笏其得於已者可以無遺憾矣然以公之抱負而小試於專對之任薪松桂以爨煁斵棟梁以爲柄此輿議之所共惜然尚冀其有以大發於後日也已而二豎遘難奄與世違此又輿情之所深痛者不大其施而嗇其壽悠悠蒼天果何如哉果何如哉輀車既行靈旐既舉奠茲一觴殞涕如雨



### 祭致仕尚書蹇公文

維公之任寔出名胄孝弟忠信篤於鄉邦令聞令望遠近知聞則公之德爲可尚矣遭遇　皇明一統賢俊登庸公之才雖未及一試而以子貴受封列爵六卿之長拜命九重錦衣犀帶輝煌焜耀庶位具瞻則公之貴蔑以加矣榮歸故里黃髮皤皤孫曾列養安富尊榮考終厥命則公之壽又爲何如哉嗚呼人之有德者未必貴貴者未必壽有德而貴貴而壽壽而又有大賢以爲之子此曠世所罕者而於公見之矣公之歿也夫何憾而淶與令子共事天朝誼同昆弟公於予實有諸父之尊聞訃之日哀痛惻怛實切於懷極欲匍匐往臨奈職守有在引瞻南雲徒揮淚雨敬馳薄奠用禠哀忱靈其有知伏惟尚饗

# 賦

樂安山濼灝　儀德霖甫著

## 麒麟賦并序

毛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然麟不可以徒致其出也必應乎文明之治

皇上德洽仁溥故有祥瑞之麟遊於　闕廷之下是足以驗　聖世治化之盛矣謹拜首稽首而爲之賦曰

粵有瑞物兮來遊　帝闕有異其質兮有炳其文馬其蹄兮異於馬麕其身兮貴於麏燦采色兮鮮鮮以眩日紛毛



毿兮菲菲以闋雲舒徐而擾從容以馴犀象銷其猛騶虞讓其仁乃曠世之希有誠罕見而罕聞是蓋毛蟲之長而爲至瑞之麟也方當治教休明文運景新　德洽四海恩覃八埏囿洪纖而得所育蠕動以皆春宜其來遊來伏以呈其祺以顯其珍也　龍樓翬飛　鳳閣虎踞巍巍哉峨麗天尺五有闢其囿實在其下不驚弋獵不虞網罟麟之遊兮實宜其所爰有芝草兮維囿是長爰有醴泉兮維囿是釀泉之甘兮麟則以飲草之茁兮麟則不傷麟之息兮寔得其養然而麟爲　聖世而出也響之大者由於弘其聲影之大者由於博其形惟我

聖皇仁厚其德化成於家被於四國有偉聖子有美　神孫克肖其德仁厚肫肫是蓋一家皆麟矣則豈必待乎麟之至而後足以形乎　聖世之治槩麟之至兮益顯其祥亘千萬年兮壽皇圖以永昌

## 臨清樓賦并序

臨清樓者邑西何永淳所築也介其友胡謀來屬予賦之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不欲逆意聊復爾爾賦曰

古鰲之西爰有嘉處非村非郭不通不阻遠市囂於咫尺而覲焉若隔夫泰楚山盤而增奇水屋而欲狂比屋區列



鱗鱗亘周背陰面陽依山枕流有弘其規有修其架者其爲何氏臨清之樓也軒窻虛明節棁靡麗紛尾縫之參差而翠疊龍鱗煒丹騰之壁塗而紅摇蜃氣星辰飛而不夜螮蝀橫而長霽蜿蜒螭虬蟠停特鸞鵠峙高薄寥泬遠絕塵滓疑所謂木天庶此乎可儷於是而藏於是而憩固可以傍仙人之好居而笑萊公之無地則是樓也固自清矣若乃長江一流冷如漱玉練橫遠白醫潰深綠或曳履而適豚歸之懷或倚欄而和滄浪之曲固欲枕流而洗耳詎羨取濁而濯足是則臨夫溪之清也群峰後先巽立盤聯芙蓉紫翠屹焉雲端洗翠屏而對暁簪文筆以書天拄頰

而曉氣爽捲簾而嵐光寒是固可以擺落塵想而挾飛仙以往還其間則又臨夫山之淸也炎天日高羲和弭節石爍金流山枯海竭鵬運旣息蟬斷而咽行則息居則傷暍則迺團團樹林層層落陰有風自南淸我塵襟冰絃響絶寶篆煙沉夢回南柯日轉西岑於斯之時則恍然不知塵世之有炎蒸也霜月夜寒舉舒停馭靈籟寂而收聲瑤空湛而掃翳白鶴橫江爭羽栖樹金液流輝鉛華積素勝梅騰芬陵蘭逼蕙潸泌吟魂耿而弗寐是疑四子之同科而餘丹桂之香以助斯樓之淸致也然而溪山之淸雖斯樓之最勝而衆所得而能物候之淸雖斯樓之所鍾而衆所得而同惟夫人之淸則可以擅斯樓之名然揮麈淸談則無救乎成敗崇尙淸虛則名敎之所罪俾物不汨情塵不染思身中乎淸爲世淸流而發爲澄淸天下之事則斯樓之扁將與天地而同其悠遠者矣

## 菊軒八景賦 并序

鰲溪原氏世居象峰之側至九震始治其東麓窊者舂土以平之缺者甃石以補之損其高而益其卑構小軒其中以爲藏修之所軒之前種菊數十本遂以菊名其軒遴其景可供四時之吟玩者曰玉象晨鍾金鰲春漲石溪雲碓山市人煙古宅高林芙蓉秀色老圃秋容方塘夜月秋之日菊軒八景而屬予爲之賦愧無健筆以發其奇闕云其有媿於古人之賦瀟湘八景者遠矣賦曰

軼紛埃以幽尋兮濯足於金鰲之瀆息飛簾之逕馭兮小憩於玆軒餐朝霞兮漱沆瀣覽幽勝兮以怡神屹玉象之聳峙兮不可以策駬蒲牢其巔兮震天閽促陽烏兮刷羽啟聾聵兮有聞於時宿雨旣歇晨曦始暾瞰長江之新漲相晃漾而崩奔豈天漢之下注亦黃河之夜淪巨鰲怒而欲渡潛蛟舞兮求伸夫何爽爽兮負譴潙夷遘屯偪陽侯之震怒責相杵於江瀆恆宿舂以連曉豈昝同於鬼薪是盖



以紓民力而粒食之匪辛也於是萬家仰給朝饔暮飱日營營於刀錐之末紛乎若衆蟻而競一粒之腥則是軒也限市紛於咫尺而何喧寂之相隣觀夫芙蓉挺秀逴摩蒼旻落晴嵐於几席延爽氣於衣巾撫古宅之喬林兮悅憂蔭而欲憩蒔老圃之幽菊兮待秋英之可餐則是軒也萃四時之淸致又恍若猱遯島於人寰故或謂飛仙之見謫而寄一壺於闤闠乎方與主是軒者嘯弄風月傲睨乾坤顚倒端倪而世卒莫知其爲仙莫知其爲人已而巇嶬廹暝夜色方新湛長空而播翳擁皓月之當門微風徐來澄波有沄酹長江以爲酒挹北斗以爲罇吸淸潤於胸臆發

藻思之奇芬乃爲歌曰坤后造奇兮火自珍擕月中之桂兮殺瑶珉以逍遥兮養北眞又歌曰湛靈臺兮無垢氛睨浮世兮繞一塵擁芙蓉以爲侍兮永千春歌已主人醉而不和予亦就睡倏不知其夜之嚮晨

小圃賦

屹三角之崢嶸兮挾石峰而環西偉群巒之出沒兮突如奔離濺流泉之淸泠兮蔚如鳴䆉草蒸芊兮展褥木蓊鬱兮張幃占林圖之勝兮主之伊誰繄延陵之裔兮擴圃於玆方大簇之吹灰兮春陽暉暉余振衣以尋幽兮聿臻於斯悅山水之盤屋兮四顧遲遲按輞川之圖兮涉武陵之溪前後却兮進止欲迷迺縱幽賞迺擺塵羈越其籓籬扣其荆扉揖而問曰子之崛奇磁砆圭琪蔦蔓蘭芝學欒閭輿文極䣄䣑是宜隨雲龍而上下羌寄意於圖爲主圃者笑而答曰意之所適子何足以知之倫勾踐幸軾於怒鼃然壯生終猆於梧檟矧𧿹圃也花果旣植嘉蔬亦蒔土之潤兮澤乎春澌蔬之茂兮柚乎蒤蕢木之芳兮或以供玩果之實兮或以充饑春雨剪韭曉煙炊藜則夫飫膏粱之美者焉知蔬食之如飴列彛鼎之盛者曷若便於瓦瓮至乎淸風肅孥白雲屢屢又何羨乎金馬玉堂之光輝或時偃息或時培滋又何恭乎靑雲天上之驅馳雖有抱甕之勞兮終愧子貢之機旣不忘於學兮聊以樊須自期至樂斯在尙誰知台余聞而弗能答惟悵惘而增噫迺爲歌曰山之聳兮巍巍水之逝兮逶迤卉木茂兮猗猗松韭萋兮萋萋采掇烹芼兮亦足以顧子之樂兮弗諼以佘終乎壽祺

# 重刻襪線集卷之九

樂安山濤叢　儀德徐甫著

## 銘

### 瞻禮堂銘并序

禮者君子之所履也學校者禮之所自出也泰和周氏所居接於邑泮亨榜首陳循爲題其堂曰瞻禮稱其有得於觀而能履是禮矣銘以勗之銘曰

天敘天秩本乎降衷學校司教云禮是崇維邠之居必擇仁里孟母三遷學宮伊邇實輌兒嬉俎豆跪起匪實誨之習則然矣緊彼周氏有翼斯堂朝夕攸瞻目只泮庠毓毓



師友維禮是行揖讓進退濟濟蹌蹌火則赫只水則澤只君子觀只式是則只奕奕新廟諄諄訓詞爾瞻爾履聖賢同歸

### 徵軒銘

惟皇降衷物各有則形氣之私寔作蟊賊惟克自修乃徵以省罔懈以恭罔邪以正其要維何敬爲之式雞鳴而起孳孳是力猗昔武公抑歌以訓威儀師言克謹克慎卓哉心印終古爲烈有翼茲軒云徵是揭我銘此詞嗚呼勗只徵之又徵作聖茲始

### 遺愛堂銘

父兮我愛我教我戴父歿何怙我罰何人母兮我鞠我顧我復母歿何恃我罰何酷豈無冊書不能展舒豈無衣線不能曳婁有堂斯傑遺愛是揭式瞻桑梓敬哉毋折

### 處士張公與明墓銘

公姓張氏諱陶字與明生元己巳十月十四日亥時居樂安雲蓋鄉之前團其先有璜溪先生與草廬吳公友傳極群書爲江鄉諸儒之望公之兄弟及群從兄弟皆承其業以經術名家公少以春秋經一至場屋而弗偶及再舉則元運中華矣迄右大亂踰十數載閭里間群盜相啖食公深自隱匿以避其難賊以公世雄於貲疑其瘞域多所賵



賻悉掘而劫之公即潛往解所衣衣斂而納焉不忍其親頭刻暴於外雖傾覆流離之際而一念不忘其先蓋其純孝之心非出勉強厥後公享康寧之福而子孫蕃富疑即食其報也　皇明啟運首復科舉之制而公徵有蹦躡之苦遂無意於是惟築室買田優游林麓以延致師儒訓廸諸子爲事洪武癸酉十月十六日以疾終於家得年六十有五器宇宏遠博通經史尤斂於爲詩離亂時爲大軍所獲見其軀幹瑰偉疑爲賊之魁欲執而殺之公告以所業令賦詩以免遂應聲而發句共雄傑軍帥壯而釋之祖述翁父國賓母周氏娶麻源陳繼娶衛背詹子二年後詹出

也女一適横涇袁孫男七傑縈集渠蓁栗壯孫女一適羅
山曾明年甲戌十二月卒 椿奉柩卜塟於查湖又二十有
三年始奉公之狀屬儀銘告諸幽某豈足以昭盛德哉然
某所事祖母公從女姪也某甫十歲時侍從祖母得拜公
之家適公集儒雅聆其談論亹亹有理趣某雖幼輒能記
憶弗忘迨今思之如或見公也故弗敢辭謹譔次爲銘曰
維德之碩則顯以崇弗於厥躬而後之隆公之殁也益
熾而昌玉斯之琢蘭斯之芳厥修弗遏公門之榮如探
而携豈天靡徵

處士曾伯潤墓銘



永樂 年 月 日處士曾伯潤氏卒明年卜塟於芙蓉
培又三年其子繼泣而告曰孤不肖不足以揚先人之德
墓石未有書敢丐銘以賁之按處士諱財其先居永豐之
松涇在宋時曰碧潭者始徙於流溪至紹興間割永豐之
東鄙添創樂安縣而流溪遂隷於樂安碧潭再傳至樽齋
先生由科第仕至德慶大守自是科第仕進益盛故曾於
樂安爲望族處士之生幼失怙恃丁元季之亂閭里小竄
弗利於舊家獨處士世以忠厚得全而終亦不自安遂避
居於滑溪以待天下之清 皇明撫運區宇既一始經營
以復先人居而舊所業皆既於兵燹處士締構克拓克光
於先平居淡如若不汲汲於世累而貲產日益豐宅邊種
蠟樹數百株歲可收其利以佐費嘗指曰古人以千畝竹
千樹橘當千戸侯此足以當之矣晚始有子羅致師儒以
訓淑之自謂吾祖父皆有奇蘊而弗以耀者以先世皆仕
於宋元革宋運故有不屑於進也方今四海一家吾以老
不用矣復其始者獨不在於吾子乎處士既殁繼益勵於
學嘗抱所業一至塲屋弗肯小就欲厚其養大其獲以償
處士之志是可謂雖殁而不殁矣處士性純篤與物無忤
治家尤有禮其殁也遠近皆稱悼焉生元 年 月
日得年若干祖某父某母某氏配陳氏先處士卒女一適



鄧艮馭佳士也凡家務多其所佐理故處士得以自逸豫
子一郎繼字緒端處士殁時繼年十有八余惟處士年躋
古稀可謂得壽矣家既饒裕可謂得富矣優游以終老康
寧也鄉而善士攸好德也終於正寢祔於先塋考終命也
五福備而又有賢子是皆可銘矣銘曰
積其祉天所豐也臧其胤世德之隆也爰搬其懿昭於
世世

重刻穠線集卷之十

跋

樂安山澹蕭　儀德容甫著

跋虛堂卷後

嘗閲南華書得虛室生白之語適有契於心焉漆園叟老之流也其所著述荒唐謬悠非所敢知特於此而有取焉試推而詳之夫室無所窒礙則虛虛則白生猶心無所蔽塞則虛虛則明生然虛靈乃心之本體但爲物欲之所蔽則有時而昏苟能存養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能省察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其本體虛靈萬理昭著矣然虛空



無爲者老氏之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吾儒之心也是則虛之說雖有取於彼而其寔則有不同者矣某君揭虛顔其堂厥旨益取於此或者以爲足以集賓友便燕息而得名則堂高數仞榱題數尺者可得而踰矣是豈深知顔堂之意哉君余父友也雖不獲承顔接辭然君之勝私窒欲而致心之虛靈者必有其道矣故顔堂之意余有深知之者君今往矣承輯之者若子某也子某往矣繼之者若孫某也由元而今所歷非一年由祖而孫所更非一世而其所藏鉅公之題咏者整若未觸則若子若孫之對越有不啻於羹墻矣暇日某持以示予獲覩玉山詹先生所詠之詩正而純約而盡非先生理學之正造詣之深不能發而爲此作也是堂之名雖使勒於金則有時而銷鏤於石則有時而泐惟托於先生之言則千載爲不泯斯堂之名不泯則某爲不亡矣

跋劉仲修所書醒心亭帖

右劉公仲修書南豐曾先生所作歐公醒心亭記一通觀其骨力遒勁稍類歐陽渤海貴姿媚清婉稍似近代袁伯儀不晉不宋宛然自爲一家良可尚矣公之書予不多見同年楊徽謂公不止於此此特其漫筆爾惜不得其得意者以與子固之文共傳於不朽也



跋順德堂卷後

右順德堂詩文一軸爲豐城黃季淵昆仲作也先儒謂孝弟爲順德則是堂蓋勉人以爲人子爲人弟之道予嘗假館其家觀其壽母耆顔白髮坐於斯堂之上季淵偕其弟季容季溫綵衣列侍或舉觴以稱壽或奏塤箎以爲樂一門之間熙熙然若在羲皇無懷之上今年春季溫以試藝來　北京出是卷以讀之悠然有想於當時卷舒三四重爲歎賞遂筆以識之

跋唐大宗取蘭亭眞帖圖

王將軍筆法冠絕古今若換鵝經六角扇青李來禽帖筆

陣圖之屬流落人世間者雖連城之璧照乘之珠不可購也而蘭亭之書則又其精妙入神者唐臨晉帖最為逼真太宗嘗臨戩字名虞世南補其戈以示魏徵徵曰若此筆則如律矣太宗賞其識鑑惟其知之真是以好之至至命近臣以計取辨才所藏蘭亭真帖吁太宗之好晉帖也取之必得一戈劃之妙學之必如律使其求堯舜之道如蘭亭之帖修身齊家之事必一一如律則唐之治豈止貞觀而已哉

贊

河圖贊

天不變道馬圖是呈數揭其全以生統成於皇羲聖郎數明理妙畫入卦群疑是啟

洛書贊

神龜負書數終於九五行肇變奇以統耦賢箕鈞疇益闡北贖上縱羲圖下開無極

大理左寺副　公小影贊

氣和貌恭才良學克策名科甲樹績花封入佐棘寺聲望益崇有煒錦衣有驄玉驄匪云矜輕肥之侈允以稱車服之有庸也

毛百戶文卿像贊



胡元失御公奮厥武以障鄉里雖未足以盡公之才而亦足以見公之志　皇明啟運公著厥績以有爵位雖未足以酬公之勞而亦足以傳諸後裔錦衣晝歸福壽俱偕非人力所能為皆莫之致而至有偉令儀有傑英氣式瞻撤只益千百中之一二者也

重刻禨線集卷之十一

欒安山灣蕭　儀德瑢甫著

七言律

送巴鏞之廣南教授

一忝鄉書薦禮闈同來與子最相知朔風雪裡連舟日東閣門邊並筆時政喜觀光依　北極又看振鐸入南鄒遥知萬里趨官早泮水芹香日正遲

接雲書屋

天外晴雲雲外山山前書舘近雲端半簷燈影簾櫳晚五夜文光星斗寒靜撿蠹痕芸草暖斜分鴈陣墨花乾屑箐



萬里須平步高興崢嶸日倚闌

叠翠軒

聞說名山近屋東鈎簾却喜見群峰檐前雨過琉璃合天外雲飛翡翠重嵐氣鵲空晴欲濶松陰落戶晚生風多情最想凭欄處九叠芙蓉杳靄中

扈蹕行幽

霜滿蘆溝水落時塞鴻無數又南飛相思正好梅花發折贈空驚柳葉稀白社舊遊盟未冷青雲高興事多違七襄織錦應成疋待向虞廷補衮衣

春闈揭曉後作

炳炳奎光煥紫清南宮新染白衣卿雲程會擊三千里金榜幾題第五名漢代文章推董子商廷勳業數阿衡小臣有志攀遐軌魚水奇逢仰　聖明

早朝　大明宫

扶桑初日海雲紅　紫禁旋光動曉鍾裊裊爐煙飄瑞靄珊珊珂珮度香風斜分雉尾瞻　隆準遥引鵷班列上公共沐　恩波深似海雍熙永與萬方同

題河間耿同府醴泉書舍

萬丈虹光耿素秋唔咿聲遠小窻幽案頭芸草留袪蠹架上牙籤欲汗牛問學每從勤裏得指歸須向靜中求武夷



白鹿成遺跡洙泗真源好泝流

冬至日書懷

敝裘塵滿曉寒淡枯坐無聊只獨吟愁日從教添一線初陽且喜破群陰懷家自覺饑腸夢愛　國天知有赤心大母高堂懷抱思便鴻何以報佳音

元旦

年華荏苒易推移五鼓聲中曙色遲已覺飛騰臨暮景况堪迂拙負　明時丹心聽　闕終何補清夢還家未嘗歸惟有東風無厚薄早教寒谷變春姿

賜元夕觀燈

清時行樂萬民歡閶闔天開夜不關火樹輝連雙鳳闕
御樓〻〻六鰲　車塵馬足往來裏月色燈光上下間勝
覽不窮春似海須知尺五近　天顔

初度

短發蕭蕭異故吾那堪雲路尙崎嶇一鳴已媿朝陽鳳三
繞空驚夜月烏賈誼只今遭聖代巫咸不必問前途客中
初度偏多感病草逢春久未蘇

送友赴䌷舉

丹桂吹香玉宇秋蟾宮况是少年遊巳絲織錦天孫巧銀
管生花鬼物愁翠幕圍空催接燕綵旗夾道引鳴騶因君



却憶當年事章貢東來水自流

忠勤堂為方指揮作

兵甲蟠胸膽氣豪轅門事業屬賢勞一身許　國心還壯
百戰全軀爵已高月滿鋼弓秋俗塞霜凝劍佩曉趨
朝功成政是隆平日笳皷聲中醉碧桃

送嚴通判還撫州

青袍新惹御爐煙又沐　恩波下日邊朔雪不遮南去路
北風偏送上流船黃堂舊政須重理白屋歌謠已遍傳料
得公餘淸興好五峰煙雨入吟箋

送吳州判還徐

一承　徵詔上金鑾領判彭城羨美官　京國重逢情好
密祖筵相送別離難河通衛水層冰合雲去碭山夕照殘
州邑編氓勞撫字幾多皆白候歸鞍

送李恭議曄還江西

紫禁岩嶤曙色催又承　恩命出金臺　朝中故老推耆
德江右雄藩得碩才驛路淸霜凋落木江亭殘雪發新梅
西山秀色如相待髮白爭迎天上回

送同守之歷陽

殷勤相送出都城千里還官荷　聖明靑眼交遊今日別
滿懷離思幾時平雲開天際朝暉凈雨過沙頭春水生歸



到黃堂重佐政好施嘉惠及編氓

送道士

聞君別有修眞處只與白雲相去來靜向壺中觀日月閑
從掌上起風雷瑶壇月滿鶴應返琪樹秋深人未回
優詔許歸須及早玄都重看碧桃開

送同知李能白

廣陽城裏重相見握手論心若弟兄晝省毎憐猶臥病黃
堂多羨久蜚英春風綠水歸舟晩落日西山古戍晴見說
郡中民俗好閭閻處處有書聲

送人還鄉

楊柳依依近　禁城東風把酒聽啼鶯綵衣遊子還鄉夢
白髮高堂戀別情細雨歸帆淮浦曙夕陽高樹楚山晴故
園爲問青雲事共說開羅荷　聖明

送倪侍郎致仕

祖帳光輝　禁苑東白頭猶是舊南宮應劉莫倚辭華盛
廣受今看禮數崇黃菊有花留晚景綠鐏無事醉春風也
知晝錦堂成後尙有訏謨到　九重

病中口號呈南莊董先生

去歲離家七月初今年七月寓　神都肌膚瘦盡病初起
囊橐欲空糧未輸少晴多雨泥濘惡欲坐復眠筋力虛客



中對此貞無況多幸依仁愜所需

又和

少日科名發軔初老年事業邁江都殿廷　勅令承
天語藩府忠誠誓自輸公館清閑如別墅北窗軒豁若遷
廬且將幽暇娛官況已任長材應世需

贈周評事

清時朝署總英髦美譽如君壓衆僚民自不冤推宗國刑
期于治似皐陶一心祇有開羅念六載終無刻木謠此日
銓曹重奏最獨承霄漢渥　恩饒

萱堂

百年風木歎淒其罔極恩深倍感思化蝶有時隨夜月弄
雛無復對春暉淚痕暗灑添新恨手澤多存襯故衣悵望
西飛青鳥斷碧桃何處宴瑤池

烏臺春曉爲項御史民贊題

禁鐘聲徹曙初回春色融融滿憲臺翠栢參天烏鳥集錦
韉照日玉驄來晴光淡蕩浮雙闕霜氣稜層壓九垓料得
此時忠　國意寸心應在五雲隈

拜寄祖母

一抗封章拜　紫宸虛名空自動朝紳羞將詔佞媚權貴
恨之誤謀答　至尊萬里關河雙淚眼百年天地一愁身



題詩敢報　重闈道但得忠臣是孝孫

送鄒子都宰榮昌御史謫降

纔承雨露辭　京北又泛波濤入蜀西柏府久聞馳令譽
花封曾屈櫂遺黎群山當棹雲生樹百尺牽江水滿堤記
得沙頭分手處櫻花飛雪鷓鴣啼

送袁旭宰沅陵

榜下同看杏苑春又誇茂宰得才新政平莫避催科拙交
際多煩致禮頻雪水舟存如象戒山圖郷說見禽馴東風
二月桃花遍應憶肩輿奉老親

送王助教之南監得離字

莫向尊前惜別離傳經國子共稱宜才如鄭老貧偏甚職
亞韓公允易治淡月寒燈山館夢亂峰晴雪驛亭詩橋亭
司業能知我儀道因風有所思

和陳主事韻

日轉空餘粉署陰公餘贏得散煩襟幸陪貂珥儕微祿敢
噴鶯花負賞心別院柳枝風外軟高城樹色雨中深市朝
兼取山林興況有新詩寫素忱

輓艾知縣

蚤歲聲名動士林淸時步武紹簪纓芹宮振鐸春風滿花
縣彈琴化雨深麟蹟魯郊空掩泣鶴歸華表更傷心蒼山
馬鬣荒煙合片水東流咽昔音

千秋節有感

千秋佳節今朝是回首東朝又兩年錫燕曾分光祿酒趨
班正想 御爐煙端是有羅衣冠慶逝水無情歲月遷惟
有孤臣心似鐵夢魂長在 五雲邊

黃主事淸致齋

山作屏圍雲作藩閑居深處絕塵喧茶煙縹緲風生樹梅
影橫斜月到門松下鳴琴驚別鶴泉根滌硯動靈源幽懷
一段無人共坐對爐熏倒酒樽

送袁旭出姑蘇



三載談經見素心姓名共喜照泥金雲霄萬里仍分手
禁闕何時更盍簪白髮真懷親舍老丹衷須荅 聖情深
滄江若有南歸鴈但報淸貧是好音

挽七閩鄭處士

南天遥見少微星知有高人遠俗情尙父未逢淸渭獵龐
公忽棄鹿門耕歌傳萬里秋風急淚灑閩江雪浪平喜有
賢郎露頭角獨將簪笏繼家聲

挽舒中書母

栢舟有誓早居孀卻喜承家有令兒老髮滿頭宜晚景舞
衣從膝對春暉珍饈自足供甘旨白鶴何堪說是非四尺
新墳何處在西山愁看暮雲飛

和潘叅政遊玉山韻四首

碧山高擁青螺堆中天雲氣接層臺上界眞人有行殿大
藩詩伯見仙才瓊樹風淸歸白鶴石壇雨足老蒼苔弱流
不隔蓬瀛路貝闕珠宮邐迤開
綵筆新題錦作堆淸詞麗句滿仙臺冥心已了三天事釋
思寧論七步才石髓分香多入饌瑶花飄雪半遮苔分明
記得經遊處十對旌旗道路開
玉山山頭雲作堆仙人居處有樓臺吹笙盡夜邀子晉度
曲有時聞善才深洞龍歸常帶雨古碑字蘚半封苔玄都

勝覽知無極琪樹東風花正開

九疊芙蓉翠黛堆三株老樹近瑤臺仙駕曾遊留勝迹塵緣未蛻媿凡才碧落虹明天有路石潭龍蟄水如苔陰符舊刻多玄秘玉撿應同羽士開

挽郭評事母

白髮高年過古稀秋風搖落不勝悲囊衣忍覩舊時線斷織猶存昔日機化鶴已聞來弔客弄雛那復見諸兒西飛青鳥無消息江水東流又落暉

挽江母

北堂昨夜起西風里巷淒凉泣嘅中夫發久懷同穴念子賢誇頼斷機功山頭宰木看成拱池上桃花漫自紅紫誥鸞迴　恩未被九原千古恨難窮

雲林圖

喬林冉冉晴雲浮雲氣泱漭林木稠林深或栖老鶴宿雲暗恐挾神龍遊茅茨幾架在空谷略彴百尺橫清流道人雲臥夢初醒長笑一聲天地秋

和吳員外韵寄維詹何典史誧

青雲失意出　朝初多難應憐一死餘寬恕已承天子詔別離長憶故人書風高冀北寒聲早秋盡江南鴈影疎客裏裁詩心緒亂可堪乘馬向班如



又寄維亮

憶得文庠罷講初曳裾已是十年餘畫傳梁苑多詞賦共喜河間有禮書劍閣路難人到遠衡陽風急鴈來疎無因一致寒溫問退食從容想自如

庚子元旦早朝和韻

九重黃屋天中央碧幢絳節森作行殊方職貢來萬國上公衣裳皆九章　丹墀伏簇玉花馬教坊樂奏金葉簧恩光浩蕩春意好五色祥雲擁　紫皇

和吳員外韻寄鄒知縣

一從　恩詔許南遷已分投軀入瘴煙豈謂與君為別日便看是我定歸年持衡有媿山公啟領縣多推卓介賢驥足恐難淹百里追隨好在五雲邊

壬寅臘日

雪花滿地曉風寒腹澤凝陰凍已堅幽圄淹滯重逢臘故園離別已經年丹心懇切終何補旅況蕭條祇自憐尙憶御前催錫燕金爐香暖酒如泉

癸卯元旦

城柝聲長夢不成整衣起坐待天明半生多難應誰惜四十無聞始自驚旅況不堪新歲節春風摠是故鄉情高堂日夕思遊子轉覺愁多白髮生

初度

客中此日逢初度懷抱凄然不自持已覺飛騰臨暮景况堪迂拙負　明時百年骨肉重關老萬死肝腸　聖主知聞道上林春似海會教枯朽早生姿

其二

客中此日逢初度背立東風有所思多病久慚蒲柳質劬勞深感蓼莪詩已知國馬輪轅定不愁雲鵬羽翮卑桃李春風原有自孤根還保歲寒姿

贈余秉㷀省兄　德武千戶

車帆書史合入㷀琴壺詩檐歷山川轅門兩羨難兄貴客路威難令第寶玉帳塡蕭春似海綺筵簫鼓酒如泉經途總是歡娛地妻被東風日醉眠

和復呂文質

古條僑寓屢經秋自賦閑居學隱流幽徑無媒消野馬小增過雨養鳴牛政成南樂終懷寶家近東吳未泛舟應憶故林千畝竹幾時歸對似王猷

贈劉醫士

金匱有書皆讀遍名聲籍籍四海知論功自可方良相泛愛今看及小兒松逕斷苓晨起早藥爐添火夜眠遲誠求別有神通處殤夭皆堪百歲期



送譚伯榮鄭子微丘常悅還鄉

白下亭邊送客歸臨岐分手各依依故園盍去鷗盟在碧落孤騫鶚力微鍾阜曉雲連　鳳闕石燕秋雨遶漁磯到時頻與鄉人道已脫儒衣換錦衣

次秋日書懷

青袍曾醉杏園春同首俄驚歲月頻謾有文章通　紫禁尙堪蹤跡困紅塵鴈傳寒信偏愁客蛩帶凉聲欲近人已分升沉皆有定臨風不必重傷神

中秋書懷次黃內翰韻

憶得昔年當此夕華筵樂事總相宜嚴親達戍初歸日大母高堂尙健時桂影入杯頻送酒墨香落筆正催詩於今寂寞西風裡存沒關心更別離

送梁進士丁憂

念子青雲得路時那堪哭父重酸悲傷心政憶趨庭訓掞淚空歌陟岵詩　楓陛辭榮天戚戚苫廬歸臥夜遲遲遙知脫却麻衣後珂珮趨　朝又有期

送羅長史復任

報政朝　天不憚勞承　恩又見下青霄三年佐縣春風舊千里還官道路遙行李曉衝山館雨扁舟穩趁海門潮暫花幕下歸來好竭力忠勤荅　聖朝

送黃主事志昂還南京

蠨煙滿袖下青冥車馬憧憧出 禁城周道攬衣難作別
漢宮題柱久知名江樓粉蝶秋雲冷水澤青山夕照晴若
過古條南畔路因風一問呂先生

送巡檢之任

七閩遠在海天隅又送承恩出 帝鄉淮水月明牽去棹
瀧岡春晚候還車梛迷古戍旌旗動榕暗公庭鳥雀呼巡
徼不勞官況好酒壺棋局送居諸

送大學生潘與京還鄉

西燕留人語更飛離筵酒滿濕征衣橋門莫惜何齎去栗



里暫同陶令歸日落長洲葭菼淨秋深故國稻粱肥知君
久有匡時策莫對芙蓉戀翠微

送熊勉初

故人早有能詩聲少年漫汗遊 神京石鼎題中壓侯喜
先天卷裏驚范榜不須刻苦愁腸腎只合從容詠性情扁
舟此日賦歸去滿載珠璣蓟斛明

挹秀軒

百尺層軒覽八紘天開圖畫落檐楹山分泰華千尋碧水
破滄洲一帶青花塢暖風吹酒氣竹林晴日送棋聲市喧
隔斷紅塵淨疑挾飛仙泛弱瀛

# 重刻薇緑集卷之十二

樂安山樗蕭 儀德客甫著

## 七言律

暮秋雜興寄曹子翰

滿天雲物入窮秋寒意欺人上敝裘無信故牙深識管始
慚王粲倚依劉野田過雨禾先熟沍樹迎風葉盡流早晚
携書覓歸計一溪煙浪一漁舟

九日

忽驚重九又相逢久惜分陰未見功畫虎無疑翻類狗養
魚私許解爲龍一籬黃菊花初發幾樹丹楓葉盡空心事



半生羞落落復陪樽酒醉穐風

送兄德高之 京

自古金陵佳麗地此行况是少年遊醉吞采石千杯酒吟
倒鄱湖萬頃流廣陌香塵晴似霧華筵明月夜如鈎多情
挾取長杠筆盡寫繁華上擔頭

訪詹英文不遇

好山高下碧嶙峋陟遠尋幽訪隱君竹裏扣門衣帶雨松
間攀磴屐生雲蒼苔路滑無人跡碧樹林空只鶴群啟鑰
有匙慚未得欲煩風教起斯文

登華山

手掉紅雲躡翠微金銀樓閣與天齊高連北極三台近勢
壓東吳五老低石局棋殘仙跡在瑤壇樹老鶴群棲凭欄
已覺乾坤小幾點蒼煙望不迷

寄詹英文

浮萍蹤跡苦東西回首雲山費所思巢燕養成春去早塞
鴻歸盡信來遲簞瓢有樂寧憂窶軒冕無心不用期遂巷
蕭條車馬絕可能乘興到書帷

送遊湖廣

官柳溪頭送客行洲潭何處是歸程喬休木葉號寒吹古
道梅花照晚晴賈傅平生紆造策禰衡終古擅才名登臨



勍舊多情思落日西風過鴈鳴

送別希顏張姑夫

士林梁木飽風霜師道于今見伯強鬢爲苦吟多早白名
因秀句遠逾香屢從揆燕通情好尙說乘龍足寵光今日
不堪江上別淡煙踈樹擁周行

寄子翰在獄

縲絏非辜憶故人停雲誦罷〻傷神援琴好鼓拘幽操在
網空懷改祝仁客舘鶯花催節候書床鼠跡點埃塵南塘
懸榻專相待童冠臨風引領頻

答友人

江樹離〻映水村小齋深處絕塵諠千時自愧揍齊瑟造
道何由達孔門夜寂每嫌燈燼冷寒多偏藉木棉溫近來
最想閒邊事詩滿奚囊酒滿樽

送人材

離亭載酒問行程貞翁星軺上帝城山藥帶煙江日晚
淚花吹雨海天晴青雲有路看君輩白屋無謀愧此生萬
里飛騰應得志好敦忠孝立聲名

過王但艮宅

王車驅馳得暫閒不嫌觸熱到堦前故家第宅從人說先
輩文章讓口傳林才蕭蕭號晚巛江籬漠〻領秋煙蹇驢



嘶出門前路緩轡微吟懶著鞭

秋晚夜宴

秋老湖山夜正長主人開宴倒壺觴高燒銀燭月生海斜
引寶香風滿堂玉饌凝脂兼異味瓊漿流潤溢清香不堪
孤客身無着又送吟魂入醉鄉

元宵口號

碧漢寥〻歛暮雲上元風景一年新冰輪展白千家晚火
樹搖紅五夜春漫有兒童喧鼓吹更無車馬起埃塵清時
共使孤遊賞在手芳樽莫厭頻

陳氏碧漪山房

新構書房古竹間瀟蕭清意勝湖川堦前夜雨䔍龍化雲外春風彩鳳騫碎影搖金飄素璧清聲鳴玉褉朱絃元龍豪士登臨處不讓高情到七賢

寄題文

黌泮歸來歲月長肯教後進仰餘光傳經重下陳蕃榻借遝乡升孔父堂風過講帷晢葉亂月明賓舘酒花香蹇予未盡瞻鑽力乘娩邯鄲故步忘

送道士赴　京

丹丘仙客謁　九重只約孤雲伴行蹤瑤空縹緲一隻鶴寶匣晶熒三尺龍乘風夜渡采石月辭星晨聽金陵鐘蔡溪不與鏡湖異他日　詔賜來從容

足錢知縣行卷二首

雨浥芙蓉翠色新錦韉光照玉麒麟青雲政羨攀龍客白石誰憐扣角人鴻雁歌傳民後業鯤魚生遂物沾仁金鰲溪上垂楊柳猶似甘棠萬樹春

袞衣思治遠徵賢老髩飄蕭獨據鞍身際風雲天咫尺胸蟠星斗字三千鯨翻白浪明秋焰蜃結紅樓接瑞煙好到紫微垣裡去文光高與上台連

送熊淵源赴撫城舘

金鰲遙接五羊城此去學辭觸热行逸少墨池詢故跡馬融絳帳列諸生藕花香裏秋容早梧葉聲中夜氣清喜得英才施化雨莫教胡學獨專名

送張希文貢

上國觀光是勝遊東風疋馬出鰲頭斗間瑞氣雙龍劍筆下文章五鳳樓九萬鵬程連碧落三千弱水接瀛洲追陪摠是神仙侶須擢冊裹答　冕旒

鳳山耕隱

紫鳳山前隱者家祇從畎畝作生涯三春暖雨秧初老八月凉風稻正花新飯上匙翻白雪香醪開甕酌紅霞但知擊壤含哺樂不管流年髩有華

荅曾敏固賀嚴親北戍歸

鐵衣凝雪劍吹霜久念嚴親戍異鄉詩禮叨陪惭伯鯉風沙飽歷困燕郎邊疆塵淨豺狼息溟渤波消海若藏幸際太平歸及早不辭戲綵醉霞觴

小姑山

玉桂嵯峨插碧空彭郎相對東西東沅湘逶迤波濤壯吳楚遲連地勢雄石室蒼龍晴噴雨蘭舟畫鷁曉乘風海門形勢有如此今古人懷大禹功

和復寗德옥

琴劍江鄉旅食同詩筒初喜往來通朋情幸托投膠寄才

力𢥠非羞世雄夜月涼歸蒲葉扇水雲香度藕花風何當
細雨來瓊樹吟落西窗燭影紅

借前韻與丁克冠論文

伎倆紛々與衆同杼機須自有神通天成宮徵雲警古雨
洗𦩎稜泰華雄鳴鳳喈々元瑞世亂蟬聒々謾呼風如公
色線堪裨袞媿殺區々點纈紅

又調丁克冠

盛世車書萬國同雕題椎髻梟胥通受釐宣室還徵誼奏
賦甘泉已薦雄鶚唳九皐終聞野鵬搏北海會乘風題詩
試問發情者塗抹臙脂底為紅



送何士彥鄉試

豫章從古稱雄郡重見賓興禮俊麗先世科名推第一少
年文采又無雙劍騰寶氣衝雲漢筆挽驚瀾洒壠瀧戰罷
歸來秋未晚先傳好語到岷江 乃父蜀府伴讀

董子周種德堂

種杏匡山事已空又聞種德繼前蹤單 恩遺慰疲氓望
視疾寧教豎子容丹竈火停應伏虎金鐺藥出或醫龍利
人陰隲知多少詩滿高堂翰墨濃

寄子翰

半生漂泊托孤蹤此日携書又客中人意愛憎從枘鑿朋

遊聚散若萍蹤清尊酒盡千山暮紫陌花開二月風離思
茫々無着處裁詩先遣寄春鴻

家尊送戍未歸因成詩以道意云

望斷孤雲倍愴然亭々椿樹隔風煙天邊書信八千里塞
上干戈二十年報 國有期心必壯還家無計眼應穿
聖恩定放歸田早重着斑衣拜壽筵

其二

𥅰庭拜別想威儀遠抱弓刀逐虎貔萬里一身拘海角幾
年雙眼極天涯重闈老去尤添健稚子年來已減痴忠厚
相傳終有報行瞻 恩赦促歸期



旅夕書懷

倒盡銀缸擁客氊夜涼如水未成眠孤城風急有寒柝滄
海月明無暮煙吟思欲翻三峽水壯懷時到九重天推窗
羞見姮娥面負却佳期又一年

送僉憲曾元伯重赴 闕

一自辭 恩下憲臺五年蹤跡臥蒿萊蒼龍在淵難深蟄
丹鳳啣書却再來杞梓未容歸散地棟梁端是待奇才論
功慎勿輸皐契德業相期在力培

送黃九德歲貢

十載燈前雪映書短衣猶自射莽蒐何堪復送青雲客却

媿同傾白玉壺浪擁龍津晴度鷁天連　鳳闕曉傳臚少微一點明於電透夜淸光動　帝都

送姜如宗赴　闕（其祖元晴奉俱子闕遇賊不屈卒謚忠烈）

頓遜香醅綠壓巵離筵垂柳亂如絲侍郎忠烈前朝見多士名響此日推匹國鴈來傳信早掖垣烏下退朝遲較中政喜皆元凱好掌　綸音在　鳳池

送陳知縣朝　東宮

新詔儲皇位震宮郎官入覲效貞忠身騰雲路三千里心在　天門第九重楚水雨晴蛟擁浪　御街晝暖馬追風遲知　玉陛承殊渥應戒多煩羽翼功



元旦口號

五皷聲中竹爆傳無端物候入新年灰飛葭管陽和早春上梅梢雪色妍雙鵲噪晴當戶外六龍扶日出天邊高堂白髮欣相對但得平安値萬錢

和子翰元旦

雪花促曙照堦前何處人家竹爆傳椒酒讓先知得歲桃符換舊喜開年重闈老去鬂成雪故友詩來錦作聯莫椎此時增悵惘傷心多是憶窮邊

古松堂

高堂茂構靜無塵只有喬松久作隣遼海鶴歸曾寄足禹門龍化尙留身枝撑曉日天擎盖影漏寒蟾地貼銀傲盡氷霜毛骨老從今始信有壯椿

送鄒子都歲貢

芹宮十載抱遺經又送觀光上國行三疊陽關樽酒盡一江春水片帆輕赤霄曉日鳴威鳳滄海雲濤起大鵬投筆功名須萬里封侯原是舊書生

送董胤昌鄉試

龍門雖險豈難躋曾戰鷩瀾奮鬣鬐　盛世更逢論秀日淸樽又是送行時名家舊有天人策擢第那無錦繡辭蓬巷幾時聞好語西風黃菊滿東籬



滄浪雪景圖

萬山晴雪凈無埃一曲滄浪近釣臺船影欲隨寒浪沒笛聲疑逐晚風來滿林老樹煙如織萬頃平沙玉作堆千載風流人不見只今惟有畫圖開

送陳友昇之　京更應賓戶

難兄歸自燕山北令弟今辭紫盖東甘旨高堂將母念風沙遠道事　君忠春過淮海天連水曉渡蘆溝月滿空出處各須存大節異鄉何必嘆飄蓬

送馬貳尹之　京

駿馬頻嘶不用鞘趨朝心壯豈辭勞天門報政三年滿雲

路飛翰九萬高翠釜出魚供曉饌畫船罔鷁壓秋濤遥知
明月清風夜思入重霄夢遶刀

琴書清隱

小憩依山俗事稀素琴黄卷自相宜猗蘭奏響清宵永芸
草生香白晝遲餘粕莫貽輪扁誚大音應有子期知何當
一笑梅花裏棐几焚香竟夕暉

送王絡愚往訪厥祖遺稿

湖山喬木拂蒼旻裘冶承家不乏人喜有賢孫能念祖遠
從舊館訪遺文雲間重掇金星出泗上寧教寶鼎淪料得
臨風披讀處紫微清露手生春



除夕次韻

銀燭搖紅夜漏遲一家骨肉樂雍熙嚴親遠戍初歸日大
母高堂尚健時椒酒浮香傾北海梅花得暖發南枝天時
人事今如此盡醉樽前更莫辭

元旦次韻

屠蘇新酒綠浮觴喜氣排春浩渺茫蓮炬焰高融絳蠟花
箋詩好染玄霜且將烏哺娛親意漫想鵷班近　御香所
幸大平無一事　皇圖願祝永天長

邀月樓

高樓百尺翠崔嵬四面玲瓏戶牖開珠箔似從天上卷冰

輪已向海邊來光搖玉露沾唫鬢潤浥金波送酒杯莫羨
馬家亭子好主人兼有謫仙才

送錢知縣再任

先世榮華冠搢紳郎星重照小蓬瀛馬嘶古道東風舊雉
擾芳園德澤新銅墨潤連棠舍雨絃歌聲藹草城春衹緣
百里難淹驥又恐天書下　紫宸

挽黄季南

憶待携書遠到門眼明驚見鳳毛新胸蟠學海心相語筆
挽文瀾興有神正喜步蟾騰薦剡忍聞賦鵩上承塵劍江
嗚咽流無盡落日西風起白蘋



送簡敬秀才赴　闕弟簡文任經歷

甲第朱輪數最繁曾聞難弟對紅蓮別筵未惜驪歌疊仕
版新看鴈字聯千里關河歸望眼一江雪水送征船遥知
獻賦承　恩早拭目前驅負琴旋

和吳員外汝芳哭孫韻

大化茲茫去不留浮雲北上水東流夢鷄遽爾不知曉化
鶴何堪不待秋白髮在堂傷遠別赤霄得路恨中休江南
萬里歸魂杳落日悲風天盡頭

松筠軒

松竹連坡隱者家小軒深處絶無譁蒼龍出壑霜皮瘦彩

鳳凌風翠羽斜雲帶濃陰歸几席日移清影護窓紗主人相對成三友共傲氷霜閱歲華



重刻襏襫集卷之十三

樂安山灣蕭 儀德容甫著

五言律

訪友訪不遇

故人能訪我誤出讀書帷門掩懸蛛網書閑污燕泥孤琴難共賞一棹竟空歸竹逕清如許重來想有期

東林石笋

雙雙尖石笋借問是誰栽歲久難成竹春深只長苔每疑因地瘠不見出雲來千古東林下紛紛歷刼灰

戊辛思歸

萬里邊城卒秋來猶未歸風沙瘦戰馬塵土涴征衣塞月明寒水蠻煙暗夕暉故園心轉切何日息兵機

和曹子翰齋居雜興

苦嘆行藏拙棲遲又一秋在群非野鶴寄迹共沙鷗身病多因酒心閑不貯愁平生飛動意未必壯來休

病中對雪

朔風號萬竅飛雪滿林隈酒熟人猶病山寒梅自開檐頭氷作柱地面玉成堆且閉柴門睡應無五馬來

除夕遣興

開筵除夕裏撫事却傷神經世那無意傳家未有人椒花

今夜酒梅華隔年春強自諧歡笑𨚫娛白髮親

次除夕韻

苒苒歲華暮迢迢更漏殘吾人媿安逸世路正辛酸氷雪三陽轉雲霄萬里寬此生逢　聖主未敢慕商顔

寄子翰

憶從溪上別春盡尙離居有約違鷄黍無因絶鯉書落花風後掃芳草雨中鋤開徑求三益能來獲起予

秋江送別圖

古木連周道晴沙帶淺流蕭條千里客搖漾一扁舟白雁江天晚玄蟬野樹秋綺筵餞酒盡離思滿滄洲



盤谷圖

貌得閑居景淸幽別一天樹陰晴過雨山色晚含煙巳有誅茆地那無種秫田如何苦奔走謾讀退之篇

贈地理

南國山川薄佳城卜較難青囊須採賾白骨欲求安雲逐鐵坑冷波搖寶鏡寒無辭共攀歷先壠正盤盤

送邠知縣入　朝就奉父囬

忠孝古難盡郎官今兩全恭親千里道報政　九重天湛露瓊林酒春風綵服筵退　朝歸省後晁𫅒早言還

釣鰲亭

爲愛釣鰲客築亭臨碧流難將豚作餌須用月爲鉤何父那堪侶任公可與儔山來眞隱處清興滿芳洲

送張希文之　京二首

黌泮明經久青雲得路初驅車辭故里射策上　皇都栁色連青瑣花陰近玉除蓬萊　天咫尺鵠立聽都俞

北闕攀龍日東風上馬時離杯傾別酒官栁折青絲金榜題名早瓊林罷宴遲青雲消息好須報故人知

書張目醫卷

目醫誰最巧只數邑西張濟世多陰隲傳家有秘方金鎞曉刮膜銀海便囘光欲學倉公傳揮毫媿子長



春夜偶成

夜靜凉如水迢迢欲二更松聲風正急花影月初生暖入藜燈焰寒歸衣裍輕殘經傳未了不怪睡難成

題甘肅軍人忠親圖

西徼從戎日懷親戀故林白雲千里客黃壤百年心陟岵意徒切趨庭恨轉深披圖見情事忍爲寫新吟

題臨川胡氏湖山嘉處

蒐裘最深處遠在五羊城野水通江闊山雲覆屋平癸花携客看嫁爨課兒耕千古巢由輩于今得復生

題徐氏彝倫堂

見說南州士能存質樸風恩全天性裏誼重友于中輔已
求三益懷　君秉寸衷循循攸叙處華扁照穹窿

書陳敀宇所藏外祖丹室卷

觧組辭榮日還山習隱時丹爐添候火甕牖納朝曦幽谷
青牛渡遼城白鶴歸却憐賢宅相撫卷尙求詩

望湖亭

移舟泊吳城却上望湖亭水落波濤靜天垂地勢平晴沙
山際白煙樹島邊青頗恠題詩處坡公獨擅名

龍江送別

愓𢚩色青匕離筵近　禁城無辭一杯酒此別幾千程去



棹沙頭發流鶯樹底鳴龍江江上水不盡送君情

除夕

素壁明燈影虛檐有析聲靜聽今夜語多是故鄉情倚賴
惟　明主艱危媿此生春風明日起枯朽定敷榮

池東八景

芙蓉文筆

孤岫尖於筆扶輿製作工秋淸毫穎銳雲暗墨花濃光照
臨川近高連紫蓋雄世間無恠事猶自火書空

紫蓋丹光

三峯高隱約仙伯舊曾遊羽駕知何去金丹尙此留神光

照巖谷紫氣盎林丘几冑如堪蛻千金不吝求

玉泉晨鍾

古象留殘月疎鍾送曉晴風前數杵遠霜後幾聲淸宿鳥
衝飛起居人帶夢聽如何滄海上謾說扣華鯨

龍潭夜月

江空深夜永水月自雙淸倒浸一輪滿虛涵萬頃明寒凝
玉兎濕光射老蛟驚只恐玻璃破扁舟不敢行

曲澗三潮

一水抱村小潮生似海潮浮沉元逐氣消息毋依時爽落
金沙燦聲低縠浪微應防倒山勢欲立子胥□



方池一鑑

甃石豬寒潦泓渟數畝寬淨涵飛鳥渡深見老龍蟠雲影
往來見天光上下看遙峰靜相對如照翠眉攢

秀梓青雲

世德栽培久閭閻借蔭餘已能知子道應是有神扶主當
風雲會依承雨露濡眞堪並梧檟豈但比莊樗

古樟翠蓋

蟠根深得地老幹不知年細折鸞紋古高擎翠葆員月明
留宿鶴風細引鳴蟬頗解豪家意青匕擁馬前

送人重赴謫所

別離豈不苦　王事亦匆忙去日如回日他鄕卽故鄕淡
煙秋浦溟高樹晚風凉目斷雲邊鴈孤飛不作行

樸素齋

混沌從生竅淸標安在哉曾將珠作屐奚啻玉爲杯古道
更誰復流波竟自頹若人殊嗜好眞見宓羲來

舟中端午

悠悠赴海水黙黙望鄕思燕賜懷當日覊栖獨此時鼓聲
江外急風信北來遲漂泊渾無定歸舟晚更移

寒江別意圖

渺渺寒江色蕭蕭落葉聲別懷滄海濶高興白雲橫邊境



烽煙淨　朝廷德化行因風問主將保爾莫銷兵

秋夕舟中書懷

風靜波全息天空月倍明短衣寒漸入孤棹晚猶征
魏闕靑雲近高堂白髮生　君親俱在念去住難爲情

贈友次前韻

陸機推俊逸管輅數聰明千古知誰敵孤鴻又上征明經
如燭照放筆似江生况有中郎好同舟慰旅情

泉州阻雪呈大尹

迫遁涑京路窮冬滯雪霜靑燈孤永夜白髮夢高堂日膳
違同爨春醪毋盡觴主人能愛客未覺是他鄕

送人還鄕

高堂親念子遑道子懷親明日還家早　淸朝戲綵頻氍
毹座上暖琥珀甕頭春要識人間樂無如具慶存

和韻別吏部江李二王車

邂逅蓚庠日論心酒一鐘靑雲同發迹　盛世屬遭逢雪
色經冬凜霜華向曉濃城南後分手萬里起溟鴻

靜觀軒并序

夫靜動之體也靜而有以存養之則其體立而後用以
行君子之學欲致力於行者必本乎此也靜而有以究
乎事物當然之理然後可以措於事而不惑君子之學



欲致力於知者必本乎此也信之周仁厚氏以靜觀扁
其軒蓋欲其識乎事物當然之理者歟惟其知之至則
其行之必無不當矣作五言律以貽之
得喪本無定安危自有幾盡從忙裏錯獨向靜中窺萬慮
未萌處一陽將復時天機與人事于此見端倪

送判簿

冠蓋三橋外離筵接短亭亂山詢去馬落木見孤城客路
寒衝雪官河曉渡氷莫嫌淹矮屋候吏正相迎

除夕和徐進士韻

客窓深夜靜添炭爇殘灰漏促寒更盡酒融春意回懷親

驚老𤕤用世愧凡才心事㴱如此那堪歲又催

和酧陳主事艮

浮萍無定迹何處是吾廬寓食羞彈鋏干時欲上書功名
憔𩖰鹿歲月坂頭車多難應誰顧惟君出處俱

送人重之安南

迢遞南交路重遊不暫遲要令蠻部落盡識漢威儀驛路
全消瘴行囊只載詩無煩限銅柱一統混華夷

和姪世覓韻二首

行色西風外新秋別建康孤舟泛晴碧一雨洗炎光客路
魚偏美鄉園菊漸芳南歸須有約未忍負吾 皇



琴劍留家塾修閑想自如禮容須揖遜問學莫荒疎梃拔
看新進漂流任此軀秋風江海上最憶竹林居

元旦

列炬紅光暖重城五鼓催愁懷隨臘去喜氣挾春來 紫
極星辰潤青雲道路開重閽當八袠遐壽九霞杯

送羅長史復任

秋日金陵道衣冠餞別筵共憐山縣小重得幕賓賢疋馬
西風裏孤鴻夕照邊驚頭候迎處皓白笑聲傳

小至懷何陳黃

怕聽風聲惡窓虛箭簇過極知寒日短偏奈客愁多衾鐵
欺高臥川雲對浩歌故人不可見清興近如何

春日詠懷十首和黃內翰宗豫龍

獨倚東風裏無言對曉曛客心渾欲碎春色又平分乾鵲
爲誰喜啼鶯何處聞撫時并感事回憤不堪云
姓字題金榜官班近 紫宸極悃切 寵渥何以贊經綸
柳暗天街雨花明 禁苑春雲泥咫尺異每想點朝頻
天外雲飛處遥連紫蓋邊重闈霜曉景違道隔風煙致養
乖三釜睽違又一年介須來膝下笑語更怡然
仰慈惟二子托養荷重闈孝德晨羞淡縕篚夜燭輝鄉書
前日寄行橐別時衣預報刀頭約依嗟會面稀



阿超將志學進也六逕年講習宜無倦驕痴莫甚顛弓裘
期留繼箕豆戒相煎應共慈親語臨門候遠旋
吾宗尙清白頗有古人風食力憐徐稚傳經羨馬融輝騰
華萼裡氣爽竹林中却愧漂離久青雲路未通
天淡晴光轉風輕淑景遲韶華渾荏苒親友總仳僞別墅
尋芳酒春山伐木詩寥寥雲樹外回首倍相思
鄉園何處是南望不勝思池滿魚堪鱠田饒麥有岐里人
無薄態坐客總修眉小草漸輕出山靈亦怪疑
若憶同心友泥塗總未收炎荒辭鼠逐 禁闕暫追遊浪
迹仍飄梗迷機媿刻舟青雲終有路且莫嘆淹留

爲愛鷰坡彦名聲早最香才衝子建𦚾詩紹少陵墻辭荳
聊居晚須癸耿不忘圖南須再展附翼赤霄長



重刻䕶綠集卷之十四

樂安山樗蕭 儀德容甫著

七言絶句

龍門一躍圖

巨鱗六六欲騰身鼓浪翻濤撼海濱自信池中留不得終歸天上駕風雲

雪景圖

平沙漠漠雪落落獨棹扁舟遡晩風試向波心橫鐵笛一聲驚起老蛟龍

畫虎

歛却雄威臥碧煙斑斑文質動林端要知神妙爭毫忽莫作尋常類狗看



春景

喬木連雲翠色新两屏當戸碧嶙峋百花富貴東風暖此箇溪山別有春

夏景

薫風如水灑窓虛白苧裁成暑氣初自咲近來無別事酒壺棋局送居諸

秋景

籬邊種菊似柴桑開遍黃花酒正香不用熏崇圖小景碧

雲紅倒寫秋光

冬景

凍合寒空雪作花呼童先取試春茶滿懷詩思淸如許不
用羊羔學黨家

過殀男墓

桂枝纔長遽經霜旋作新墳傍小墻從此怕行墻下路一
回相見一心傷

客路

浮雲横截亂山齊桑竹微茫望欲迷浚歷泥深因夜雨錯
嫌林外鷓鴣啼



成湯聘伊尹圖

𢘑德香浮海宇腥有莘樂道正躬耕偶因三聘幡然出重
使斯民見太平

墨梅

月落西湖瞑色寒踈枝斜露玉欄杆樓頭畫角東風老留
取精神暗裏看

墨龍

春水桃花浪湧金養成鱗甲歲華深如何更向南陽臥當
爲蒼生變作霖

咏馬

九重閭闔五雲紅立仗歸來氣態雄四海無塵收汗血霜
蹄隨意踏春風

梅

庾嶺天寒雪未消銀蟾不動夜迢迢壽陽粧得春風面更
倩嫦娥仔細描

葡萄

滿架纍纍不待霜西風熟得醱醅香披圖看盡心先醉欲
摘枝頭一顆嘗

竹鶴

遼海歸來歲月深此君相對淨森森當時謾說乘軒好何
似林間自在心



其二

千載辭家老令威丹砂爲頂雪爲衣自從華表回頭後懶
向人間噴是非

其三

曾伴詩翁遊赤壁或隨仙客上揚州披圖偶向僧房見閑
對蒼篔別有秋

其四

竹逕徐行啄紫苔西風毛羽亂毰毸禪房夜月淸如許應
化蹁躚道士來

書扇

肉山熾火汗成溝炎日當空凝不流正奈揮焚無回避却
隨明月到凉州

贈筆工

昔年輪力張吾軍銳氣渾凌杏苑春從此錦囊增價重須
教雙管敵雙珉

春曉

紅藥開時幾日晴一簾香霧曉風清春酲未析睡初起又
聽提壺隔竹聲

灞橋風雪圖



萬木槎牙凍欲僵玉樹猶自占春光野橋西畔騎驢客應
有新詩滿錦囊

滄江釣隱圖

萬頃晴波湧月流滿江蘆葦冷颼颼何人占斷滄洲趣醉
臥不知天地秋

高宗聘傅說圖

商道中興致治勤巖勞夢像訪名臣誰知鼎鼐調羹手却
是巖前版築人

老子出關圖

東來紫氣擁關浮老叟飄蓬雪滿頭謾說猶龍天上去盡
圖何事倚騎牛

題又醉空林秋景

疎林搖落見雙龍頭角稜層拂碧空不是道人心似水那
何筆下有秋風

送人之 金臺

扁舟遣訪 金臺驛為我緘詩謝樂生慚愧也為 金殿
客竟無才力答昇平

送姪世寬鄉試回

憐汝窓前硯未穿已題名姓薦賓賢莫將得喪燒心火歸
讀坡翁說儺篇



元日戶號

穉中稚子解娛人堂上慈親倚健身椒酒半酣歡笑處却
疑猶是葛天民

其二

坐擁紅爐酒半醒東風吹面曉寒輕閑中細識春消息添
得堦前夜雨聲

山行即景

路破蒼苔一徑長山風吹雨葛衣凉野田水足稻初插時
有鵓鴣啼夕陽

墨竹爲呂丈贇題

舊日園林百萬竿翠雲高擁鳳鸞寒披圖重憶風流處酒散高堂傾客看

又

別却江南水竹村東風不見長龍孫謫居欲得平安報終日焚香對墨君

寄彭給事璟

海子橋邊雨過初碧天如水湛氷壺石欄杆外行吟處解有新詩寄我無

小景四首

萬歲嶺空翠氣濃綠陰庭院倚東風畫船載酒西湖去看遍小桃千樹紅



水邊亭榭愛新凉白鳥高飛自作行絕愛江天詩景好晚風十里藕花香

林下通村一逕幽偶尋詩景到溪頭碧雲散盡秋光好萬壑千岩翠欲流

積素凝輝徧八垠好山高聳玉麒麟老翁江上不知冷獨倚扁舟理釣綸

勉諸生

數仞宮墻未易窺廟堂雖美少人知他年倘解臍鑚力始信斯人是我師

回途擬訪友不遇

喋痺餘寒化布裳亂山如米曉蒼蒼人龍未識成惆悵却恠歸心似箭忙

蘇之昔扇圖

六角新題玉作鈎群鴻飛舞海天秋阿婆只作尋常看豈識驪珠不易求

曾尚恭浴沂圖二首

天時人事總相宜浴罷乘風却詠歸欲識此時胸次裏如魚川泳鳥雲飛

單袷初成氣候和[illegible][illegible]流水暖生波當時童冠從容處一



段高情尙未磨

[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百花頭上[illegible]爭魁傲雪凌霜次第開大庾嶺頭千萬樹如何只寫一枝來

姑射仙人白玉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傲氷霜幾回醉裏忘豪素吟倚寒風嗅暗香

# 重刻檖䍁集卷之十五

樂安山濤蕭　俄德容甫著

## 五言絕句

### 春

風度翻習藥花飛撲硯池幽禽如有意對語獨移時

### 夏

晒藥趁朝日攤書近久陰懶於雲出岫閑似鶴歸林

### 秋

水抱溪流合川平野色分金籠秋氣爽㨿頰看朝雲

### 冬

天近雲橫嶺溪平雪擁沙怪來詩思好春信到梅花

### 墨菊二首

寫得籬邊花蕭然有清致因憶故園秋如今定開未

愛此黃金英的的照林莽試問山中人酒熟共誰賞

### 墨梅二首

紫玄老仙伯筆底有春風枝南與枝北總在艷陽中

野水寒煙外東風第一枝月明江上笛愼勿再三吹

### 小景

鴈鴈何處來群飛破秋色木落林影踈遥見騎驢客

### 雪景

遠山積瓊瑰近樹綴瑶珮漁翁不知寒獨釣煙波外

### 蘭

素色琉璃滑踈花玉雪新披圖覽清興別是一般春

### 子猷訪戴圖

殘雪明峰頂寒蟾浴水心誰移江上棹清夜出山陰

### 小景

茅屋連青巘松花照蘚痕主人檢圖史日午未開門

### 夢贈袁旭後二首 幷序

𡺳樂庚子十一月七晚夢在南源舘中作四絕贈袁生節一稱其資質之美二勉其爲學之勤三欲其力行四欲其爲文章必關於世教前二首不能全記後二首覺𡺳尚能成誦予去南源今已七八載袁生死且五六載矣而夢寐尚不能忘之重爲感慨且自撿點晝夜所爲矛盾於道者多矣不能自爲而夢寐間以教人爲愧甚愧甚因錄以自警

### 其三

今人尚詞藻古人貴躬行慥慥誠自勉斯文有典型

### 其四

爲儒操翰墨貴在闡名教偶觀齊物篇抵掌爲一笑

### 送別得日字

朔風吹行裝別恨楚山寄欲知相思時長憶相別日

訪叅政不遇

尋君日欲暮興盡只空回記得城南路留詩約再來

墨梅

霜月夜嬋娟歆風粉靨寒北來渾未識那向畫中看

其二

美人擷素英遥隔西湖外遣信寄誰將寒爽時相對

# 重刻璣線集卷之十六

欒安山灣蕭　儀德容甫著

七言排律

送黃九德赴　京聽選

秦淮秋水碧如苔鍾阜晴嵐翠作堆　帝里絕勝清景好祖筵又遣別愁來故人情好膠中漆歲日丰姿雪裡梅丹穴翩々翔鳳鳥渥洼矯々躍龍媒芹宮披簡蟫魚淨鐐管生花兎穎催錦繡文章多組織藺絲義理總兼該賢關已羨[illegible]幾後宣室終推賈誼才白髮莫懷親舍遠青雲且喜仕途開還從　北闕依　龍袞又向西風別鳳臺魚鑰霜腴飛細縷蟻浮瓊液潑新醅盤飧草々難爲別絃管嘈々[illegible]僱山外看山情不盡客中送客恨難推夕陽樹裏殘蟬急涼月沙頭落雁哀泰嶽觚稜洗晴雨黃河波浪響春雷奚奴自足供行李樊素猶能辦酒杯隨處風光自瀟洒到時情況任徘徊　清朝禮樂追三代　盛世仁風遍九垓日射祥雲紛碧落天連王氣擁蓬萊蒼龍闕裏　恩先被金馬門前　詔早裁萬里飛騰應得意行看衣錦日邊迴

送黃王籌赴　名

芙蓉初日散輕嵐籌領朝　天促駕驂覲象有年恩已洪攀轅此日恨難堪廉勤毋起黃堂撒寬厚多聞白叟談和

似春温變寒谷清如爽氣奪朱炎甘貧不讓萊蕪苦贊令
須教單父𥙷花縣仁風均白屋桑田靈雨濕青衫楓宸鷰
鷄何变至棘樹棲鸞豈久淹自是明良眞罕遇況於資望
實相兼拔茅正喜湏連茹唉蔟方知漸入甜别餞何妨仍
累十夢刀應見是懸三黙黎莫更憂顚苦青紫從玆可俯
採北嶺單車經故道南風五兩送輕帆吳江水落偏供鱠
楚樹霜淸好破柑滿眼風光行處覽自天雨露到時沾遂
萊日暖雲龍化華盖山寒霧豹潛應念桐鄉遺愛在餘波
重■到閭閻

五言排律



賜元夕觀燈

帝■春來好良宵樂事宜物華皆富麗節候正芳菲
鳳闕天中起鰲山海上移嶙峋峰青鬱〻峭壁翠巍〻舞鶴
搏雲下翔鸞傍日飛梵王金粟像仙客紫綃衣地擁光明
界天開錦綉圍銀花明　紫禁寶樹映　彤墀碧漢星辰
近銀河露氣微祥光晴冉〻瑞靄暖霏〻月午氷輪正更
深玉漏遲鳳儀九奏樂鵲誤萬年枝百辟歡相慶群黎樂
且嬉齊和鳴鸞輅鳥隼動旌旗　斧扆當宁衣冠侍
禁闕教坊呈巧戲樂府進新詞銀甕黃封酒瑤筵湛露詩
最宜歡賞處正是太平時盛事傳千載榮光被四夷小臣
稱　萬壽永願樂雍熙

上王大守

盛世同文軌風雲起俊英君侯新柱石閥閱舊簪纓玉樹
晴逾秀氷壺寒更清采芹成茂業攀桂播芳名綵服思親
遠[illegible]宦袍着體明瓊林春錫燕　御苑曉聞鶯銅虎
先分象朱膽最被榮却辭　雙鳳闕遣鎭五羊城化雨隨
時足陽春到處生黃堂施德政墨沼課家聲害息侵漁苦
訟消鷸角爭春牛渾不喘夜犬靜無驚里巷歌謠謳田毛
秋■聖恩滄海狹䭾譽泰山輕上客叨貂集群兒竹馬
迎巳疑無名父未用識韓荊自媿魚鬣侶久隨鷗鷺盟棲
遲眞碌〻評品豈錚〻身識薰蕕異心同葵藿傾祗愁歸
■便截繡裥行



拜寄遼東

拜別牽衣日俄驚二十年關河萬里遠父子寸心堅忽憶
趨庭訓空歌陟岵篇雲萍難聚合蟻磨各回旋矛立憑誰
頑艱危祗自憐重闈猶白髮慈母又黃泉治業無田產傳
家有簡編深恩懷雨露遠道隔風煙有計皆成拙無才可
象賢每思羈責苦長與夢魂連戎馬勞身久家山望眼穿
紫華雲匝地滄海浪兼天旗舉塞雲合弓彎漢月圓堅氷
寒始度曠野夜無眠裘足茅裝襪克勝雪咽氈凄凉百果

集寂寞一身今重璞終難棄寒灰心再然梁鴻雖遠竄蔡
武定生還正喜車書統寧教霈澤徧金雞早唱赦恕首望
歸鞍

送畢用昇先生之光澤教諭

支部賢孫子儒林獨擅名詩清通奧窔德盛格神明善價
播璵重高標玉雪清赴 徵辭薦隱分教著新聲矯矯蒼
龍變喧喧彩鳳鳴州庠宣化鐸場屋秉文衡麟綴鐫報政
多勳績承 恩極寵榮翰林階故老祕閣覽群英雄飛蹶
加重膺 命之官又促程徘徊 九重戀迢遞七閩行
鵬鶚秋偏急熟游老更成行吟詩滿襭衵帳酒頻傾湖海
心逾豁波濤眼不驚九迍天際鴻五老棹頭迎雲路三千
遠[illegible]帆十幅輕舊遊懷當水遠道抵蕉城政喜還家早遄
教別恨生每懷談沈葉始遂識韓荊立雪他時約望塵今
日情白頭明似練願早謝簪纓

蓊隱堂

卜隱起高堂當時種晚香幽情過穎水清興媲柴桑玉蘂
春雲綠金錢晚露黃決明難比類木槿敢同芳斂迹心同
愜延年意更長愁乾頻倒盎值發累攜觴春土新添種依
闌旋作行覺多風裏數驗長雨中量相對詩邦酒全拋覓
與栽最知高節士好共傲清霜



# 重刻䄙𦄘集卷之十七

樂安山澤蕭 儀德容甫著

## 五言古選

### 雜詩二首

清飈從南來庭柯落繁陰本非愛暑地洒然開我心我心
本無慍況有五絃琴置之且勿調悠悠發長吟
高齋面層山雨過山更碧中有愛山人相對忘朝夕冥心
觀物理了了達奇客何如山上雲去來本無迹

### 冰蘗齋自述

氷寒白而清蘗腐黃而苦啖蘗與嚼冰清苦見貞素齋扁
冰蘗名嗜學理自喻履霜冰既堅食蘗心益固經國資謀
猷濟世望霖雨學乃世之珍材乃國之瑞勗哉清苦心千
載垂永譽

### 題蘭二首

猗蘭生石間窈窕貞女姿自有歲寒操況承春陽輝浮光
被翠葉清馥生素莛掇芳以爲佩言贈我所思
孤蘭雜衆鷄至寶混棄礫繫彼香蕙叢蕭然間荒棘夭夭
小人心奕奕君子德但各全其性美惡當自識

### 送扶搖道人

客有絶俗標冥心仙者流白晝走霹靂空山魑魅愁抗志

湛若士遠覽隘九州騎鳳閬風苑跨鶴崑崙丘羊角俠雲翼搶榆慚鸒鳩

荅黃用先

寶鼎出泗水孤月澄晩晴尙疑泉阿氣青熒不能扃折楊汨俗耳誰復聞希聲我欲頌商廟黃初那足稱十年航瀚海孰與論高情方恨傾蓋晩此志庶可明托契得同調異俗非獨淸搶榆從献嘲蜚雲共合翎

孝友堂

堂構幽且邃居處寔攸宜已接友于樂况承萱親慈上堂奉甘旨下堂吹塤篪綠尊進春酒綵服明朝暉藹然順以翕愉匕復怡匕睇彼慈烏鳥啞啞簷外啼聯彼鴻雁行肅肅雲外飛知恩且識序人豈不如之我歌孝友詩永以敦民彝



壽萱堂

臨川許孝子樹萱當北堂花開正含咲對之憂以忘阿母多壽考白髮顏且康進饌甘旨具問衣綺羅香愛日惜寸晷取樂頻稱觴萱草日以茂母齡日以長願湌金丹藥坐視澗三光

友松軒

客有方外流棲眞在林藪開軒撫長松日與松爲友思惟塵俗変炎凉一反手曷若此大夫貞操可耐久朝出常相看暮歸自相守同心保歲寒永矢無媿負

三益齋

鳴鳥出幽谷嚶匕求友聲梅花對修竹歲寒結深盟動植各有類伊人可無友賢否在彼殊損益在已取彼美袁氏齋華構俯高岡高齋扁三益藻翰何煌匕儒林諸俊彥簪盍相絡繹講學得多聞進德資諒直惟直聞其過惟諒誠厥躬多聞道益明萬理春氷融豈惟友一鄉將見友天下豈惟友一世尙論友千古宣尼戒柔佞勗哉宜服膺我歌三益詩庶幾神之聽



淡簡軒

聖人旣已遠聖言猶合符中庸著淡簡昭示入德途偉人悟此理翼然敞軒居殷勤揭華扁景慕恒不踰擧世好穠麗淡然更無餘擧世事奢侈簡素文自如日用事物間勉勉無精粗山輝覺韞玉澤媚知藏珠誰云道闇然聲華滿鄕閭小人事高違駭世邀聲譽矯首一回聯何啻天壤殊美哉爲已心始終宜勗諸

沂樂堂 爲曾友瑞題

鰲溪有高士道出賢人裔構堂扁沂樂於焉有深趣當年沂水濱童冠隨趾步浴罷且乘風咏歌後歸去萬物與同

流悠然此胸次誰知有真樂乃在常行事勗哉賢子孫善繼前人志

具慶堂爲譚均盧題

透迤青山麓修架欝波陀登堂拜雙壽樂只云如何覩具足游燕問衣皆綺羅綵服酒屢舞老叟幸未睹欲養有不逮聽我慶何多俱存樂之最永不惭鄒軻

三省堂爲曾友燕題

聖門傳道徒省身以三事謀忠與言信傳習恐不至爲學貴篤實故達一貫理支分落西江燁燁賢孫子高堂揭斯扁繼述良有以精金藉模範美材頼規矩自修得良法聖道其在爾

送醫士張伯璵赴徵

曲江有賢裔名聲甲鄉社嗣業究岐軒能文採屈賈君丁之得牛若歎之遇馬淑已仍利人俛焉弗能舍永樂六載秋徵醫及郊野明府遍咨諏昭昭萃研覈或以巧技薦如珙出礫瓦懇欵來致詞願放歸庯𢽾者有司雖云聽終焉慼修咳罷勉領縣檄嚴程急如瀉川原秋風高木葉半欲赭溪𪚥朘美登盤足供鮓豈無醴與肴可以送餞斝驚鴻忽飛散別淚爲一洒但云比蛩蟨那知弗如也燁燁送行卷微言遍及啞語短心苦長莫挽征車驟七劑有深仁醫



國亦士苴勗哉父母心令德天所嘏如逢南歸翼尺帛勿辭寫

答友人

端居養時晦兀兀窮芳年習隱非素志所根今同然側身倚天地斂迹棲雲煙荒宅四五畝清白爲家傳冠蓋旣顯達簞瓢仍甾連有時玩物性危坐臨高軒東風扇原隰和布郊園桃李爭艶麗文繡滿眼前維茲澗畔松落落無與言貞心抱晩節冷眼看春妍不緣饜風雪誰識枝柯堅負此不平事忽貽新詩篇展翫釋愁恨法勢奇折旋方今尙文治寧火容遺賢明當共薦達從此辭林泉願伸二三友超忽青雲間

重刻薇綠集卷之十八

樂安山濤蕭　儀德容甫著

五言古選

陳評事永感堂

悠悠天上雲飄泊無定棲浩浩撫育恩悼念無已時豈無三釜祿可以具甘肥豈無五綵衣可以供戲嬉九原不可作血淚空交頤啞啞慈烏鳥各盡返哺私此心不如鳥沒骨有餘悲

徐王事愛日堂

人生不滿百奄忽如旦暮昨日顏似花今朝鬢如絮所以孝子心欲養有深慮幸此一日存綵服須屢舞顧瞻鶴髮垂忍看駒隙度欲惜寸晷陰曷繫六龍轡介壽酌春酒堂中藹和氣我歌愛日詩爲感孝子意葵誠子須竭榆景天常駐

送人還鄉

遥空淡晴曛朔吹走砂礫祖筵當廣陵歸旆帶寒色丈夫四方志遠覽隘八極整棹淮泗流驅車廣陽陌採奇諧賞心訪古覽遺跡憑風快翺翔意倦思斂息玄冬霜氣凄嚴裝問鄉國石水不容舠脂轄恣駸駸歸哉故山好琴樽樂朝夕慎爾出道懷永言崇令德



送廖仲藤倅寧波

六月熱無極大地如爐中胡爲告遠別躍馬當炎風昔我在田野羨子已出倅今我來　京都考績子在最千里偶邂逅久要無熱寒兩心若古井彼此不波瀾相見郎傾倒調噱露肺腑晝坐日每晡夜談月過午摛辭蜀江錦釃酒金陵春論文對尊酒樂此平生親平生無百年七載始一面政宜比鶺鴒遽爾似鴻燕離筵石頭驛歸舟浙江濤朱旛擁皂蓋郊迎前驀高子去意所適我留情莫極悠悠去留間孰別成愫感我留思致　君子去當澤民去留各努力莫愧虞廷人

閩中譚汝錫初爲吾邑典史陞御史刑部郎中出守温州別十五六年相遇於北京蒙示古選依韻和復

滇覘摶羊角九萬或未息賢良際明時騰令一何疾屈跡縣幕初英茂年始立滄海出珊瑚清廟陳珙璧陽春纔一休已足蘇羸瘠嶽起峨豸冠礪操堅鐵石秋臺稱不寃霜氣慘摧戚一麾守名郡千里舒化日京華偶邂逅謦欬幸歡集朝采策歸馬歷塊見練疋懋績嘗令終聯翩莫相惜循良古有傳永羅大史筆

舟中懷子翰魯行良親世窮等秋闈之捷

整棹遡長川悠悠遠行邁豈憚歷涉勞撫志良可慨蘼檣

忝淸班速戾奚足恠遠斥分所宜生還 恩已大終焉負
初心方底乖員恭緬想同心友懷實入自悔恨無推轂力
空有彈冠待蟾宮近佳期詞場志膺快蹭蹬愧我曹忝騰
遲滑輩

寄示姪世寬正隆

吾宗綿瓜瓞世業尙淸白恭惟曾大父好施邁種德忠厚
里父傳于今仰遺澤曰予嗣令緒孱弱恒自惕祿愧不逮
親忠懇未裨 國光前我所願亢宗爾須力矧來歲再遇
造進宜加昔鄒軻誚自棄宣尼戒中畫勗只企前修聯離
莫相憶



劉王事野水横舟圖

遠色昏以明遥山續還斷扁舟始捩柁春流正瀰漫用利
大川涉非同斷港亂會當乘長風萬里窮溟滃

寄董孺文

相思復相思相思頭欲白昔言杏林彥介德抵圭璧別來
幾多時離懷鬱如織日月如頹波倒海爭奔激欲得百石
酒爲我澆胸臆酒腸浩無垠翰海較猶窄長江不作酪離
懷苦難滌欲得雙吳鈎割我愁千億奈何心孔堅鑱若金
與石吳鈎雖云銛離愁莫剜剔我心比明月流輝印空碧
明月不可比盈虧尙難測我心比浮雲來往得相卽我心

有定準浮雲無定迹我心不可比但願生兩翼化爲雙鴛
鴦和鳴安所適作意緘此詞庶緩長太息好風天邊來吹
以墮君側

挽南莊董先生

頹曦無返輪殞籜已別枝人生無百年在世纔幾時
中朝失耆老後進乏師資幽明旦夕異再覿終無期馨蘭
被淑景老梢涵春姿古貌恭以溫罔象若對之逝矣亮何
戚寸心徒自悲淒風天外來血淚交我頤

贈友別

崔嵬紫華巓屹立摩晴天下有雙飛鴻肅肅相聯翩噰匕



日和鳴集彼江之邊稻粱既飽啄蘆葦隨宿眠悠悠得自
適去住靡不然日月如流水暑去寒復還北風既凜冽烏
鵲猶喧闐雌雄忽驚散相去何綿綿吳水洶風浪楚山邈
雲煙遥隔萬餘里後恐罹網絃所賴天地寬相保期能全
修羽當再接無使長相憐

送友別

人生如飛花飄泊隨裀溷出處各有懷名駒登轟轃五年
江海別鰈鴻隔音問西風動江皐候報歸期近相逢半悲
喜恐淚忽已挾同心雙繭絲茗飲接淸論孟冬寒始加比
戶已足壤如何又須別重結予心悶

對雪

朔風天上來裂石枯海水窮陰塞乾坤大雪一萬里青山白皚皚草樹凍欲死四望何瀰漫縱橫浩無底而我覽奇英豪吟動人耳飛仙招我遊窺見蓬閬裏玉龍戰未休敗甲落不已瓊樓冰柱垂瑶塔玉塵起仙娥倚欄杆素綵映皓齒飛觴倒流霞褰裳坐羅綺放意窮攬結其樂不可比何煩灞橋蹇坐陋東郭履裁詩記茲事洒墨盈繭紙

蘭竹 為僧題

猗蘭生竹間比德如兼金素花動清馥翠葉凝繁陰截簡不盈手紉佩徒苦心總有歲寒意況之在禪林



又畫魚

巨鱗三十六振鬣桃花流疑彼白龍化來此滄海遊須防釣且射恐有任公鉤天池渾不遠汚瀆豈堪留

九日

晴雲落餘陰旭日放初霽茲晨值重九覽景良愜意昔者夏初屆寰宇積炎氣節序易云邁暑去寒已至涼風西北來蕭蕭滿衣袂輕鵬奮長翮征鴻厲歸翅山楓亂翻紅庭草新落翠一氣將逐歸百物自憔悴幸此佳致存新菊映庭砌采采黃金花芳氣通人鼻紅萸泛清觴自喜足佳味流連掌中杯酩酊樽前醉慷慨勿用悲浩歌發幽思

# 重刻襪線集卷之十九

樂安山濟齋 儀德容甫著

## 歌

題半山

半山道人心好古孤雲為儔鶴為侶種秋朝耕山下煙結芳夜聽山中雨開門便覺無俗徒只與青山作賓主麗空飛瀑白虹飄倚雲遠岫青螺起綺窗松響雜琴聲石逕苔香粘屐齒道人無事日逍遙倚杖看山默無語閑邊已覺靜儀形仁者猶聞多壽祉知君愛山愛已深底事有山纔半許煙霞何處限西東泉石與誰分彼此托迹得同巢許流在世幸逢堯舜理　九重宵旰正思賢却恐此山難久住



送曾鳳儀起服之北京

廣文先生武城胤儒林蚤歲名聲振戰藝曾分桂殿香作官久育芹宮俊前年促裝西蜀歸歸來哭母淚滿衣衈哀政爾卧白屋免喪又復趨　彤墀嗟予晚輩何足數偶忝科名取青紫未得論心十載前幸同接翅　重霄奠客中相顧眼獨青長安陌上頻送迎交情政擬歲寒梢蹤跡又似風中萍　九五龍飛駐京北王氣燭天成五色六街塵淨宮柳青　萬歲山高春樹碧遥知到日承　恩波況喜

吾鄉耆舊多殷勤爲詩廣川董叟煩問訊南塘何

墨龍

老龍慣向天池躍挾雨乘雲入寥廓飛潛變幻不可知那得人間有頭角是誰好事融心神揮毫染素苦逼眞庭前昨夜風雨惡每想破壁凌蒼旻憶昔拏舟海門下石室神光晝疑夜當時親見如畵圖今日看圖覺無晝葉公老手不足稱僧繇薔筆浪得名眼睛閃爍驚電掣爪甲㝡屭玄雲生墨池水滿涵滄溟須臾列缺鞭風霆大作霖雨甦生靈豈徒於此求爾形

贈張醫士伯璵

張生壯年負奇偉學得岐黄活人技閑邊讀遍金匱書自覺胸中有神秘滿籠藥物生香風石鼎煉熟金芙蓉覗疾還驚豎子化論方或與仙人逢十年遊遍江鄉外神樓旐處沉痾差松下晴妝千歲苓花邊曉睩三年艾邇來應名登　神京淸朝冠蓋相逢迎市上懸壺樂閒暇街頭呼酒歌昇平城中車馬如流水日日過從求七劑起疾功多不論錢籝得香名滿人耳故園迢遞天南東舊將種杏皆成叢不知陰隲今多少回看杏花千樹紅

題山居圖

山中夜來春雨餘喬林雲氣晴糢糊嘉樹錯落青珊瑚飛



泉百尺跳明珠小溪春漲如江湖溪邊林下誰所居何年乃有此屋廬紅塵不到窓戶虛高人燕坐心目舒棐几滑淨琴與書林間小逕曲且迂碧苔花落紅點疎抱琴者誰飄輕裾錦囊背負來奚奴側耳似聽淸猨呼此境寔與人間殊丹丘赤城與蓬壺擬邀飛仙駕雲車欲往無路心踟躕我從鳴珂遊　帝都　九重宮闕長追趨揮毫偶咏山居圖回望故林天一隅還君此晝增鬱紆待將簪笏禪聖謨拂衣重訪山澤癯

和火燒杏樹歌

詹家園中古梅樹久化虬龍駕煙霧叢林古杏相婆娑蒼然獨轢人間世鱗空翠摎高童匕長身特出樸樕中誰分烈焰入心腹赤壁艎艢煙漲空日車西頹六龍走彤霞閃爍若木表行人欲憩增一嘅歸鵲難栖倚三繞珊瑚鐵碎剌有聲驚雷隱地迸氷兢昨夜夢回風雨惡還想蕭蕭竽籟鳴

壽黃艮過

勸君酒登君堂請君且息談大口聽我長歌稱壽觴羨君壯節千丈松羨君壯氣干晴空昂如群雌立孤雄屹如砥柱狂瀾中堡障閭里亢厥宗君家兄弟眞四傑綠鬢修髯總豐頰堂下芝蘭爭秀發堂上萱親倚華髮一門和氣相

凝結信知積善福祉厚眼底如君亦稀有我願羲和駐日車我願長江化爲酒杯行莫停手歌聲莫停口盡日歡娛爲君壽問君壽幾何如天長如地久

題城南隱處

長安城南天尺五毓秀鍾靈稱壯固石根中斷血流紅地老天荒又千歲豐城匕南氣鬱葱天鑱地劖開奇踪萬里風煙莽何許曲江偶復名相同遠岫歸雲凈如洗遥空倒浸澄湖水璧玉屏中雙鳥還青銅鏡裏孤鶯度綠楊裊煙花滿川春風日日喧管絃紫陌驊騮掣金電紅樓螮蝀淩青煙樂遊無園有芳草泰川宛似當華筵別有高門富文史北窓唔咿過夜闌先生傲俗眞好古老去躭吟似工部世事紛華春夢醒山鳥溪花屬銓注我有新詩欲共論青鞋會訪城南路

題扇贈曾緒端

長咲李太白裸體青林中雖能暫脫煩歊苦恐將人道牛馬同又笑歐陽子無處避煩暑托身乃欲窮四方東馳西騖何遑匕何如別得淸凉計掌握中間有秋意九霄仙掌風露寒恍惚移來在平地愛此皎絜氷雪明愛子標格瓊之英殷勤持此以相贈與子相托成雙淸

題孫氏種德堂



種穀獲利在一歲種德獲利在必世種穀利近人所力種德利遠人所怠所獲近者利恒小所獲遠者利恒大小者力而大者怠此理於人一何昧君家種德如種谷忠厚爲田仁作耒惡根芟盡善芽生濯匕嘉禾去莨稗身膺五福臧且昌已是秋成看鉏艾昔聞分王報設爪種少獲多人所怪請君莫論報施理有田則芸吾分內我慚荆棘半荒蕪他日升堂當再拜

金門待漏

銀虬水滴夜未央玉繩耿匕照回光金爵觚稜殘月明鉛華滿地天雨霜萬年枝上風正凉驚烏繞枝栖復翔起視銀漢心彷徨顚步整我冠與裳　黃扉咫尺近在望五鼓未動更點長北斗欲落參半横假寐不寢頻移床思竭赤衷裨虞唐九門欲啓庭燎煌金鋪銅環雙獸張御爐煖爇鷄舌香金聲玉振諧咸英以和名和儀鳳凰元首股肱明以良　聖人垂衣臨以莊上公貂蟬森作行赤舄几匕鏘鳴璫敷奏出納分天章坐致四海歸淳龐上追羲軒相頡頏豐功偉績垂琳瑯小臣懷忠耿不忘慶抃拜舞喜欲狂萬歲千秋奉　聖皇

畫馬

天閑十二多飛黃駉匕腹幹皆肥張青兕紫燕總神駿驊

驪騵駬爭騰驤想當大僕思無斁考牧攻駒致蕃息苑中苜蓿老秋煙壠上沙蒸沐春澤房星下降生眞龍欻然躍出天閑中國官前引攬雙轡雄姿肯欲追長風鐵作高蹄促雙腕隅目晶熒正當而逴躍何難丈二渠遥見猶疑一疋練是誰好事摹神奇展圖却惟曾識之　九重閶闔五雲曉正是　丹墀立仗時

畫牛

老樹槎牙出林莽煙草微茫接沙浦阿奴穟穟倚西風沙上騎牛健如虎爾牛爾牛何太肥彭亨飽腹兩耳垂未將背膂試霜刃自有筋力供春犂降阿飲池情自適好是桃林放休日東刃那論齊國功入廟徒增淥圖璧當時虛誇九十犉畫圖一貌已足珍蕭然自有丘壑意欲將鞭策遥相親幸逢四海還淳俗角上漢書終嬾讀祇將短笛學阿奴牛背橫吹太平曲

虞美人草

玉顏美人夜起舞項王泣盡英雄淚拔山氣力一朝空興亡未必非天數東風花草年年新紅粧不似當時人空傳冷血化爲草倚風凝思愁青春八千兵散陰陵月百萬山河屬隆準未須覽古吊冤魂却嗔內相謀誠拙倘教勸止居巢翁何可對立相爭雄君不見海內英雄盡歸漢未必呂氏全無功

王昭君歌

北風蕭蕭胡草乾胡沙漠漠冰霜寒琵琶豈暇按宮徵絃將手語聊自彈玉纖冷澁未成曲掩袂臨風淚相續早知畫筆能悞人當時豈惜捐金玉別來幾度𢌿城春纖腰瘦盡雙眉顰嬌顏本望漢宮寵豈期却累千金身君不見玉環專夜寵已極馬嵬腥血無人惜何如青塚至今傳猶勝妖淫解亡國

足送錢知縣行卷

山城秋色淨於洗西風吹散芙蓉雨街頭白晝擁黃埃青絲絡馬如流水道傍老翁泣且言令尹深恩垂十年廚中貯米足炊爨篋裡有袴留禦寒堂下雙槐鬱蒼翠淸陰好比甘棠樹印文生綠硯留塵喧囂不到彈琴處　九重忽動鶚薦書來　恩呼!!金鑾趨爭挽垂楊繫征驥低頭忍聽歌驪駒北嶺郵亭入雲去石榻不改來時路荒村草樹頓凄凉桃李何時借朝露

送黃志嘗還龍溪主簿

昔我抱遺經羡君青雲步平生識荆願每欲傳嵩戶去年我折蟾宮桂抱藝遥趨　北京試君因註誤留南京萍水猶憐乏奇遇今年我自　京北回君承　恩赦顏正開黃

金闕下始相識握手一笑情徘徊君家顯宦照家帙老氣如君更飄逸㳺上摶鵬咲鷽鳩天首飛鴻豈覓鼠乜閫佐縣令幾年芳聲美譽人爭傳春風桑下共馴雉　淸時棘上聊棲鸞只今又復還官去馬蹄重踏三關路荔子搖紅味正新榕葉連陰晝無暑看君已去我獨留暫會卽別成綢繆吳天漠〻白雲遠吳江茫〻春水流

謝　賜甘露

九五龍飛御　宸極皐風淸寧四海一仁德旁敷品彙春孝誠上感顧祥集碧雲散盡灝氣淸天風不動甘露零玉繩帶濕夜光冷銀河流潤秋波平紫金陵寢鍾神闕



禁闕岩嶤屹相峙翠竹晴搖沆瀣中碧梧秀發霏微裏
鸞輿巡幸駐北京騏馳入貢來　天廷銀瓶滿浸蕖漿冷金匙細攪寒氷淸近臣捧進　天顏懌　御手親嘗頒百職漢代金莖空自高堯時賓甕香重溢願洗臣赤衷澄情濯慮攄貞忠願淸臣齒頰都俞殿陛聲颯〻　龍墀拜賜忭且舞微臣久渴今全愈但願長沾雨露恩萬歲千秋奉
明主

送吳子奇之沙河遞運所官

禁城城邊秋葉飛霜風吹空鴻鴈啼一官拜　命出京國祖筵冠蓋生光輝少年共羨才且美鐵網新抜珊瑚枝康莊騁驪可千里蟻封榮策小試之沙河追遞當要道此去莫惜勞驅馳乘田委吏在稱職孔子大聖那羞爲泰山安可一蹴躋要知升高須自卑三年報政書上考遲子高步
靑雲梯

題考功劉先生漁釣圖

扈鳩聲停穀雨收雲氣滿山林木稠江邊新水漲幾尺漫波已失沙頭洲鯽魚未來鱖魚好孤舟傲兀臨中流江湖已任散人散結社久已同沙鷗白頭吏部躭幽賞晝省看圖懷昔遊　聖恩優老當歸休扁舟不待西風秋

挽致仕尙書蹇公



黃粱炊殘春夢空愁雲黯慘隨天風仙人騎鶴遂蓬宮雲軿飄飄引玉童羽衣絳節相參從坐鴛列鉄鞭雷霆放涙大化遺塵蹤塵心眷慕徒忡〻詠公懿美疇能同岷山巴江秀所鍾孕精儲祥寔產公公材挺若千丈松濟川有具未試庸令子繼出尤傑雄　明良千載眞奇逢屹立一柱當天中實輔四海歸時雍遠追稷契肩夔龍　天子謂出庭訓功　恩詔特名求九重榮食祿養位亦崇色絲織錦花蟠朒玉軸金卣分黃封　聖情愍重禮數隆許歸田里優老躬謂宜永壽祺祉豈吁嗟仙逝何匆〻大招有些無由通哀情苦思塞我衷岷山千仞高巃嵸巴江百折爭奔

衢於呼惟公介德相與無終窮

邀月樓

危樓高架何嵯峨捲簾迥覺秋意多登樓展席列綺羅臨風把酒邀姮娥纖雲散盡天無河凉蟾㷀㷀流素波蕩光冷浸金叵羅照見古桂青婆娑酒花入臉朱顏酡下筯欲食妖蟇蟾永使明鏡如新磨是時天風振瑤柯半空清響鏘鳴珂眼明數得秋毫過牽衣顧影舞傞傞此情此樂將如何日車且莫隨羲和我有健筆如揮戈爲君醉掃邀月歌

張勝遷南軒歌



仙橋之山逶迤遊蒼龍仙橋之水蕩潏拖白虹青煙竹樹相聯屬輞川恍惚斜川同古鎮臨沉巳幽僻嘉處別在橋之東田廬取足稱肥美道主舊有東逸翁東逸高人巳仙去箕裘喜有賢郎繼亭亭修架壓朱垠凭軒覽結乾坤趣軒中主人人中英秀眉豊頰盡不成有時燕坐脫塵想疑是弱水環蓬瀛東風吹煖春來早百花如繡園林好膽瓶花綠酒盈壺不遣吟鞋踏芳草紅光巳過綠成帷南薰拂座清晝遲門巷無譁凈於掃垂楊穩著驕驄嘶大火西流巳徂暑烏鵲橋邊夜如水坐持北斗酌酒漿咲嚼南山當筵椒秋容老盡霜天高少女鼓囊林木號姑射仙人噴清

襪隔窗索笑呼香醪四時風致窮幽賞却陋傍人紲塵鞅我憇碌碌走黃埃半生謾有丹丘想幾欲遊華胥六合混混物我無自從澆風吹夢醒擾擾塵世空馳驅又欲觴瑶池長歌笑挽桃花枝西飛青鳥絕消息欲去無由勞夢思今晨坐我茲軒下如以鞭轡收六馬臨風準擬束琴書容膝真堪爲君假坐君南軒席聽我南軒歌寰區何處有此境今日不樂將如何聽我南軒歌勸君一杯酒要見蓬萊永淺三光凋永使風流名不朽

杏岡隱士爲董以禮題

昔時葛仙有術能浩浩人種杏紀德連青雲隱居承緒有遐



想更種百樹追前聞只今高年逾七袠適意巡林每終日巳學棗驪爲培根會着恭菟求守賓紅塵不到門巷深啼鳥聲閑春滿林清晨散杖冠屨冷白晝簃床窗戶陰況是閑身無世累蘗境優游多福具介子弄雛能上堂快婿乘龍久當戶樂公志爲公歌公兮千載脩壽考杳兮千載陰婆娑岡杏壇今在麼匡山杏林今若何杏岡獨美宜弗磨

秋雨爲孺文書扇

梧桐蕭瑟西風落四山出雲秋雨作腦脂遮眼掩書帷閑客扣門聲剝啄白紵衣裳烏角巾傾情一咲回陽春爲言

芸閣娛學子楮箋新貽懷更眞平生時撲櫪心佣魯縞齊紈何足論溪藤湘竹別有情但索題詩作華袞我聞此語增歔欷凉風颯颯吹人衣東山大傳難增價漢宮婕妤方托悲怜爾於時亦不偶強自提携撲襟袖無人更論驅炎功勸君且縮回天手明年祝融扶駕來火龍當空朱炎開却須拂拭出塵儀大播仁風遍九垓

松隱

高人結屋長松下爲愛幽情絕瀟洒煙霞泉石成膏肓利鎖名韁不相掛晴雲冉冉白晝長輕花繞屋春風香滿地繁陰擁車蓋半空清籟吹笙簧碧月當空良夜永素壁蕭蕭落凉影遼東歸鶴翅如輪一聲響徹秋旻淨主人燕坐總晨昏襟懷一許誰與論偓佺學仙未足慕太白可結堪爲倫偶携布襪來相卽爲索揮毫寫清適凌風朗爲歌七言笑掃松根坐苔石



梅隱書軒

僊家園中古梅樹傲兀風霜三百歲邇來滄海多變更化作虬龍上天去舊時勝事徒耳聞傳家今見幾龍孫箕裘業承重繼作讀書更築梅隱軒滿眼寒花白如棘翻疑孤山雪中見月掛長梢影到門風搖細蕊香盈卷軒中美人玉作肌肩與梅雪同淸奇烏帽巡簷賞呼酒霜毫蘸墨朝題詩世人紛紛事名利何如此軒足淸致世人盡愛桃李花獨與寒玉同淸嘉重期勵志任不朽挾冊看花日爲友但愁他時金彈成官家請作調羹手

送陳友昇還鄉

前年作詩送君行送君萬里來 北京去年我作蟾宮客也促行裝上 京北今年 京北春日長偶向春風共君揖君家遠任德勝門朱甍碧瓦高連雲詞場戰罷毋相過開樽把酒重論文 龍樓鳳閣中天起紛紛車馬紅塵裏五侯豪貴熱薰天孤客蕭條冷無地酒酣引聘翁晴空紫翠迢遞天南東錢溪流水山灣下何當同樂溪頭風



贈吳子尙并賀其生日

近右詩書立門戶臨川之吳無比數學士文章煥日星廉使勳名照今古前元革命開 皇明五十年來天下平餘波厚澤遠不竭曾玄奕奕聯簪纓紫髯公子雙瞳碧猜時

又作 天門客崑山璧玉荊南金渥洼驥足雲鵬翼聚賓門前是官舍公事多閒足瀟洒銀箋染翰聳鴉鸞玉局彈碁走車馬仲冬初吉天正晴桑弧高張當誕辰已喜紫荊千里合欣看丹桂一枝新客裏情悰極欣喜淸尊開罇列羅綺壯懷磊磈不可澆橐來欲吸西江水蹇予托好靑雲中邦隨未得來過從題詩草草爲君祝勗哉好繼前人蹤

文章勳業世所慕相期策足追前鶱膏車秣馬且驅馳丈夫須作天下奇

升龍爲周子從題

翁畫龍似眞龍翠屏老筆今所宗爪甲鬐鬣雲冥濛妙處却在毫忽中古人今人誰爭雄

降龍

黑風捲海浪立壁爪挐玄雲下寥泬欲翻地軸爲窟宅丘園枯槁望甘澤龍兮龍兮莫深蟄

昨見伐木謡詞甚愴意甚眞深足以見一時之事俗故賡之

永樂四年秋起夫只今三載將何如無貧無富總趁役三丁兩丁皆走途山田雖荒倘供賦倉無餘粟機無布前月山中去未回縣檄倉忙更催去去年拖木入閩關後平山裏天正寒夫丁已隨瘴毒殘存者始惜形神單稚子多孤毋多老幾度臨門望歸早火伴還家始報音遺骸已擲荒山草官家役簿未除名孤兒嫠婦仍登程去年丁壯已殞歿今年孤弱知無生　君門如天多隔阻　聖主那知萬民苦但聞木數已將完　王事雖勞莫懷土

送人遊湖廣得我字

大江之水從天墮洞庭瀟湘列其左巴陵城樓高拂天鸚鵡遺洲小如粟九嶷連綿據上流伯仲相參高峨峩小姑之山負海門波濤聲撼如箕簸此中山水天下奇那惜流連走輕舸幾年行李徧遊觀胸吞七澤眞瑣匕湘江纍米弔忠魂賈生舊井今存麼挐舟下壓彭蠡波桑落洲前暫停舵五老群峰翠插空香爐飛瀑白於瑳采石磯頭酒可沽膾炙當筵雜瓜果絲竹聲中飲未酣高髻紅裙爭婀娜坐見飛鴻秋脊書醉射游魚晩持火布袍寬袖竹節輕擺脫名韁并利鎖遠志眞看局八埏丘壑棲遲應笑我憶從十載抱遺經身作蠹魚書裏坐幾回欲折丹桂枝終念高堂雪花髮安得從君縱遊覽强作長歌攄轗軻

又歸字

長相思相思無盡時春風花開春水碧美人胡爲長別離長相思相思無盡時西風吹寒促刀尺美人之去何當歸海可竭山可移長相思相思無盡時

重刻禝綠集卷之二十

樂安山澤蕭　儀德纂輯

歌

送胡孟剛之京

酌酒送君行君行指京城京城幾千里沙頭留別難為情東風吹晴拍天起樓船穩壓官河水華蓋雲深望目迷鄱湖天濶吟情喜清晨揚帆下小孤波濤滿眼心安如金魚綠酒賤可買綺筵絲竹無時無山水如可縮錦城近在目半天　金闕見龍光九陌紅塵隨馬足樓船白粲多連檣太倉輸足從徜徉擬將忠義報明主願修名刺干侯王



上林春色窮歡恣青山山外動歸思還念高堂白髮多歸着斑衣上堂戲

送人材

吾聞主人構大廈選匠掄材日無舍搜羅時迺遍山丘不使商柯老林下邇來風雨多霖霪雄風一拂妖氛清千年枉石既已奠乃欲完美重經營梗楠杞梓歷鍊相錯大木為梁細木為桷便須輯此千萬間坐令天下寒士安宿泊爾材爾材亦不惡今逢匠石得雕琢山中長材豈更無寄聲匠石掄選宜慎諸

送曹景常之遼東

春風吹晴洹水碧鶺鴒雙飛語砂磧離筵把酒聽陽鸞恐唱驪駒促行色東遼遠在滄海邊仗劍一往二十年風沙漠漠冰雪盛顏容未改鬢尙玄前年乞身向邊將遣辭王事來歸訪故家舊物俯依然雙桂森森拂雲上那知服役有程期此日載行重別離關山迢遞天涯遠隔入千里勞驅馳官河二月春濤起征帆直向秦淮去海舟穩穩渡莫遲行程到日春應暮我家嚴父笑相迎須傾一一言東等重闈垂老幸健在母傾鬱鬱傷羈情

拜寄遼東

我家世任華山陽忠厚相傳有詩禮自從喪亂更太平舊



物凊氈甲鄉里生男始亂事詩書生女將笄慣麻枲一門如在義軒時百歲淳風到玄耳豈知及此不肖身明時獨作羅羅維憶初未離襁褓中已送嚴親渡遼水大父仙遊跡已遐滕邊文若慚荀氏西風吹恨落萱花隻影蕭條更何恃重闈白髮亂垂垂始抱孤孫繼殘齒孤孫有母母有孫唇齒葭莩共依倚孤孫始壯母已衰反哺那能具甘旨千愁白慮總關心短歎長吁空拊膺前年遼天向秋風老親揮淚枯雙眥況堪病足苦蹣跚寸步難移似千里此身凜凜懷憂虞如遇淵冰戒臨履高堂湯藥未曾離況敢將心望青紫舊時同學總飛騰籬鷃雲鵬何暇比願將寸草

報春暉只恐風燈漸危夾拜題尺素寄窮邊早向將軍乞歸騎

送劉甲筧

着君青絲鞭贈君黃金勒五花驄馬白玉鞍送君去作天門客江頭把酒歌驪駒索我題詩壯行色近來詩才苦不多况羈塵鞅將如何偶揮健筆掃霜繭倒挽渤澥迴狂波壯遊不可遏奮步天邊發輕帆曉渡鄱湖風扁舟夜棹采石月鍾山秀色青蘢葱九重宮闕紅雲中晴煙畫橋梆垂線春風紫陌花連空　龍廷曉入拜明主補衮忠誠心自許錦肝嘔出一萬字　丹墀獨對



瀧顏壺君今去雲路寬俯拾青紫胡爲難酒闌歌竟不可挽我亦凌風生羽翰

送葛溪劉鎭芳入閩省乃伯大使

山城十月草木折寒梅吐花白如雪征鴻叫斷楚天長行人忽向沙頭別爲言伯父久司征趣裝直指閩關行壯年豪氣不可敵直與華嶽相峥嶸黃金欲贖未足羨但索題詩送行卷男兒慷慨事壯遊焉能眷七懷鄉縣關山迢遞勞送巡客途勝事何紛紜遠山高下曳殘照近樹荏苒留孤雲嗣風蕭蕭歲云暮馬蹄應踏閩關路好呼斗酒澆離懷咸籍風流尙如故

送黃九德歲貢

金鰲之邑如斗小亂山蒼七隔飛鳥縣門一水向西行民俗頗淳公事少春風絃誦旁合聞鼓篋來遊歌采芹黌宮振鐸張與何梯航後學功最多前年秋闈二三友文兵鏖戰皆魏科黃君世冑舊簪笏泮水明經稱第一褳囊螢火動迸拔手剔蠹魚長繼日此日溪頭晴色新送君去踏皇州春錦囊新詩重於玉祖帳金盤行素鱗清尊飲酣棹將發恨乏黃金贐君別治安有策早須陳勳名愼勿輸皐契

憑雲軒爲尹逢良題

橫溪主者逢良尹占斷閑雲卜深隱開軒揭扁號憑雲日



與閑雲最相近詹端雨歇春晝遲隨風冉七來書帷墨池分潤漲寒水朱簾落影迷晴暉主人開軒覽幽趣興逐閑雲自來去雲依牕牖我依雲此際不知誰客主初疑大華陳希夷一榻獨卧安不移如雷鼻息夢正穩詔書不用封金泥又疑匡山李太白高倚雲松寄塵跡長安花梆醉初醒細嚼丹霞漱瓊液二公勝事跡已空憑雲主人誰與同此軒若許共棲息即辦布襪來相從

溪雲深處爲陳允成題

金鰲山水多奇狀芙蓉屹立三千丈清溪蕩漾地角西紫華戍削雲頭上其中勝境亦無數溪邊更有雲深處希夷

仙子耳孫賢放翀穩臥心如醉竹門深隱無塵蹤軒窓只許浮雲同坐來已覺迷晩青恍惚太古開鴻濛寒煙點作墨黛曇朝日映出臙脂紅飄如疋練凝如葆簷前滿貯何曾掃仙翁心事了無干毋擬乘之上蓬島清風一榻安如山誓與天地相終老噫隱者之爲絜仕者之爲通哲人所貴識時勢豈能固執而爲中吾知溪之揚波兮抵海雲之爲霖兮漫空當今　天子混文軌未容吾遁能終窮仙翁之隱不可以長往吾當起翁之卧兮乘雲而爲龍

用拙堂爲陳友昇題

紫盆之西芙蓉南陳家喬木高相叅中堂華扁揭用拙啖嚼與衆殊酸鹹莫邪干將足鋒鍔何如頑鈍辭陶鑄小黠淺機巧更奇何如立心在淳樸石田春雨堪犂鋤芸窓夜燭宜詩書有時鼓腹復吟嘯此心非痴亦非愚山人仙去不更有但喜傳家尚如舊堦前春早蘭芽新雲外秋高桂枝秀吁嗟好事人共知卷中翰墨何淋漓我言太巧亦似拙何以此意相箴規

天台春曉圖

喬林雲氣晴糢糊風光掩映相有無是誰筆力最蒼潤寫作天台春曉圖遥峰吐日破煙霧紅光煥耀珊瑚樹滿溪流水浸桃花風景多疑武陵路當年劉阮迹已仙至今竒躅如可尋素娥兩兩咲相向胡麻飯熟邀同飡蹇予蹤跡羈塵鞅展圖已動尋仙想何當寄語山中人會騎黃鶴來相訪



桃源春曉圖

桃花源裡春風暖旭日蒼茫照山半芳樹搖紅錦繡濃清溪漾綠玻瓈亂源裏人煙八九家家家繞屋栽桃花一溪直入眼幽勝伊誰遠致鰕魚槎花裏相逢不相識爲說塵中異今昔驪山金晃已舊蹤漢苑銅臺亦陳迹後來逃世誰與倫鹿門攜家亦有人羲皇已無葛天遠豈獨桃源是避秦

雪景圖

寒林蕭蕭木葉脫黃雲四垂天雨雪遥峰高下白嶙峋恍似三山見銀闕野橋吟叟何清癯輕衫短帽猶騎驢頗有新詩哦不得唇寒齒冷氷滿鬚沙頭亦有釣魚客盡把銀花糚襏襫甇鱗不餌釣鉤閑尚把長竿傍冰磧何年此景人間傳筆端尚帶天風寒吟軀抱病怕清冷不敢開圖子細看

拜寄遼東

東遼迢遞連邊塞萬里嚴親隔滄海滄海茫茫波浪深戎馬蕭條髩毛改痴兒去日能牽衣只今長大猶未歸窮荒

八月巳霜雪風沙漠〻勞驅馳鐵甲寒凝月華白蚩尤夜
捲邊雲黑憶別蹉跎二十秋華蓋醫無各南北故園喬木
尤依然亞風戟日枝相連祇憐慈母九泉去孀娣失恃今
十年高堂尙有重闈老短髮蕭蕭雪花縞倚門雙目望歸
騎戎衣脫却還家早

題臨川周百戶武勝堂

將軍築堂名武勝將軍早歲名聲震胸蟠兵甲富十萬韜
門號令風雷迅週時伍開敢陸梁將軍臨之威孔揚旌旗
牽風敵白日鐵衣着月凝淸霜指揮士卒如羊走斬俘小
試先鋒手殺氣初橫更擊旗凱歌欲奏先呼酒皇天問世



產雄材五閒一掃無纖埃臨川士女候歸騎五花驄馬大
邊回細柳營前部載嚮堂中春暖香風細鼓吹翻濤客滿
筵抵掌高歌不知醉方今 天子昭文明四方負枕無戰
爭將軍之勳不可畏斯堂千古著高名

送黃立極赴春闈

五雲紛綠三山峙列周環弱水三千萬非飆車羽輪不可
越群仙事高居下撫濁世淸煩熱碩人何頎〻學仙欲上
蓬萊闕再拜見天帝天帝爲之悅仙家十二白玉樓放神
上下從吏猶碧桃花爛熳林暖丹桂香浮金殿秋仙人爲
酌流霞酒醉覩八極覺如醺神龍破蟄光燦〻滄溟一躍
波濤少大鵬南來翅如輪扶搖九萬雲天小始知大器不
可倫眼前微幺徒紛〻請試媧皇補天手坐令海宇回陽
春君今着鞭當道左攬袂欲留〻不可明年亦欲事勝遊
朋〻蓬萊望余塵

畫松

前朝畫松宗韋偃筆力不見人猶羨至今好事繼者誰霜
雪蕭蕭蛟淸健喬柯倔走相爭雄恍惚素壁生長風青天
無雲雨不作坐看白日騰蛟龍枯梢老盡葉半脫尙疑雲
霧相膠轕墨池風雨在須臾能挽陽春轉毫末千年毛髮
何模糊海桑尙變徒噫吁不知何處會相識疑是泰時老



大夫

京城顏總旗由生員獲譴從役相與遇于邑中與語
連日深有快意別日繫詩云

顏君壯年武且文昻如野鶴超鷄群長懷倒吞三峽水高
興負薄遏空雲吾歲螢窗究經史眼空編簡稽前古翻嫌
老守博士官仗劍從軍氣如虎角弓力健驄馬肥禁城塵
土勞驅馳孫吳韜略既已熟丘軻道義終不饑偶携王事
就遠道不爲江山惡懷抱金鰲溪上笑相逢玉樹亭〻暎
晴吳片詞價重輕璠璵慷慨一洗儒生迂街頭小酌共傾
倒縱飲不及泣天啼壯懷磊落洗未得奮飛欲展凌雲翼

長風浩蕩天邊來吹起沙頭送行色男兒立志在遠大変游聚散何足恠夌煙人物至今稱肯視功名如草芥長亭送盡玉花驄不知何處重相逢平生有志慕三島相期定在蓬萊宮

若洲漁隱

君不見上蔡東門思狡兎此日回頭嗟已莫又不見鄘塢黃金高若丘達曙然臍火不休何如若洲釣漁者放浪煙水輕王侯東風二月桃花漲春江春水波濤暖小艇搖風竹槳輕肥魚墜釣銀花亂垂柳連陰日正中孤村遠致雙酒筒腴腴斫膾味更永酒花入臉生微紅寄聲天上青雲



客莫怪鷗盟寒不得欲識高情何處眞長笑一聲天地衆

紫荆堂引

鰲溪佳士元龍後森森金玉賢昆友業荆新揭扁高堂田眞勝事今重有曩時異產已十年高堂慈母猶蒼顔諸郞更迭盡孝養綵衣褷褷春斕斑孔懷誼重鍾怡樂擬將財產仍重合焚香啟戶告皇天要使忠誠動寥廓是時九月霜風交千林木葉寒蕭蕭槎牙荆樹老堂下殘葉欲盡枝翹翹皇天雖高豈無耳枯木何情動人意簷端獨轉一枝春藹〻新花耀紅紫鄉人惟見喜且驚滿堂賀客聯簪纓塤篪迭奏慈母喜看花把酒多深情君家兄弟眞孝篤從此辟名遍鄉曲郎官作記抵乘金廣文揮翰輕奇玉君不見江州陳家畐且蕃至今江州稱義門斯堂孝友永不替鰲溪也是江州陳

送張希文歲貢

六龍輾空踈雨歇椰花點點飄晴雪雙飛語燕似晋人臨風把酒難爲別曲江公子才且賢橫經泮水過十年青編蒐獵蟫蠹盡綵毫揮洒鸞鳳騫萬丈文光凌碧落至寶由來謝雕琢銀河一派接天流蜀錦千箱向江濯騁明萬狀不可窺筆端奪得造化機況逢 天子尚文治一朝薦剡登 王畿登王畿幾千里牛渚晨開發棹歌劍江晩泊收



行李彭蠡平湖繞一嘗指日攀龍到 天闕萬國衣冠絡繹來九重樓觀參差列曉排閶闔進琅玕金爵紙稜落殘月鳳凰池裏熬水溶他日相思兩地心丈夫不用惜離別昜哉好和南風琴

牧隱

千山萬山風雨急襏襫累身頭載笠牛羊未歸行步澁平坡廣原春日暖竹笛橫風曲三換牛羊散牧青莎短天時不同苦樂異求牧與芻須力致南山白石莫與歌屢屢五羖非吾事羅君牧隱雖山麓冲澹無譽無不足牛羊茁壯近何如我有新詩來攷牧

寄廣長史時中拜御史

遙莢宮闕何縹緲崢嶸觀閣紅雲表金銀燁耀千門開虎豹爲偃張牙爪　聖人垂拱昭文明鳳凰來儀天下平風雲接地起幽側鼓中歛得皆豪英蕭侯磊落　天門客早歲蜚聲抵圭璧文光夜燦奎明劍氣寒冲斗牛白我皇深意憐顛倒邦瀍驥足來山城丘林枯槁化雨滿幙府案牘霜天淸鶚書吹薦何旁午長材重選歸烏府　九重衮職如有遺五色文章倩裨補　龍廷拜命承恩光繡衣獬豸沾天香想當驄馬督郡處關河草樹皆風霜丈夫立身在顯達忠孝聲名願無缺秋來亦欲車勝遊好遣佳音報蟾闕

畫竹

吳興畫竹天下奇千金萬金抵一枝寒泉漯石不復見雕蟲木葉今數誰近來李生最蕭洒霜毫爛熳猶能寫權君屏障生光輝展玩臨風覺無畫黑風吹雨天陰匕滿林春意何蕭森湘娥對泣淚成血寒聲盡作蒼龍吟山城車馬爭馳驟寸根欲種杳無有何當置我渭川濱藜杖寧辭日來觀

又

我來鰲溪春晝長主人領客同徜徉高堂茗飲未離掌展



圖却示雙篔簹翠葉長梢鬱相向颯匕秋風起屏障蛟龍落影滄海邊翡翠搖陰碧雲上淇園如簀人共傳何如此圖三兩竿山陰子猷宅邊種何如主人圖裡看平生此君有深契那惜揮毫寫新句但恐詩成險語多朗吟驚破淵神耳

薇線集卷之二十終

附南行紀詠

序

南行紀詠者吏部主事樂安蕭君儀三山陳君艮之所作也二君俱以才學見擢用坐事謫南交既出都門自潞河泛舟而南由汶水踰彭城渡淮涉江而上凡道途目之所觸及其朋友故舊之相過有感於心皆於詩發之凡百餘篇未至中途復被 命追還至是蒙 恩得還官二君既喜不自勝思誓職以報於 上也因以其所作示余余受而讀之愛其詞和平溫厚有古詩人風雅之遺意間時發於感激以致其忠 君愛國之情戀慕不忍忘之意皆有



可喜者余以爲此殆不失其性情之正者歟蓋古之君子或有行役其憂思之所激發多徘徊顧念思懷思寵欲去而不忍凡若此者誠其情之所在有不能以自已也今二君之所作其亦有幾於是乎故其發於情著於思見諸篇什無非其所思念在乎此也是宜其有可取矣今者又蒙
聖恩復其職任則其感激思念之所存且當見之於行事竭忠效智以盡其報于無窮誠若是焉則其和平溫厚之氣豈特于其歌咏而已哉故書是說於篇端以俟其驗於他日

永樂辛丑三月五日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緝序

# 附南行紀詠卷之一

樂安蕭 儀德容甫
長樂陳 艮 甫 仝著

口占呈同舟留守李指揮浩同僚陳艮　蕭 儀

孤舟萬里別行色繞南天 恩許鑾刑謫心常 魏闕懸
數家臨水市百丈上流船坐喜晨飡好河魚白滿筌

和　陳 艮

迢遞南交路蒼茫海外天防身孤劍在戀 闕寸心懸以
我無家别同君去國船 聖朝無棄物寧肯忘蹄筌

舟中病起呈謝李留守陳從時　蕭 儀



失意出 金門蹉跎事行役 君恩浩如天罪重容遠謫潞河理南棹蒼茫水天碧窓虛入海氣高眠傲雲日陳君含香仙於我舊同職頗無芥蔕懷曠達情更逸况逢李將軍好古心莫逆儒有子房風傳宪元凱癖意氣各殊絕所膞共披歷開譚每掀蓬對酒屢促席或看如登仙未覺是去國夫何命多屯遘疾惡莫極呻吟夜無眠嘔咽暫輟食走黃如染梔抱熱若就炙酡顏槁成灰豐骨瘦柬櫟存生寧須臾去死無咫尺二公有高誼視疾連昏夕循方自調餌究症親切脈枯楊再生華實自東風力昨夜清表多高排欸天翼得非忠愛姿未能忘疇昔因歌攄壯懷爲公增

感激

和政一韻　　　陳　艮

戚戚出都門悠悠嘆行役川原曠且紆荒草蔓以碧桑柘閑青煙楊花蕩白日旅懷方鬱陶形骸苦拘縶胡爲遘從尤暴起傾淸職以玆懷冥棲丰神何飄逸味道窺聖賢讀易究順逆林壑諧賞心煙霞成野癖陶甃紉芳蓀蔬食厭膻羶顧慨願外趣不屑思割席中年遇薦舉蹉跎滯京國一命屢銓衡迂身望已極厄蹇敵榮名失路無棲食斯文共憂患幸此得親炙挺特羨柏松支離愧樗櫟論議穿溟涬持權中衡尺共忘放逐懷笑語連朝夕聽



闕意懸懸思家情默默異物在沍濱終藉舉手力所期鵬風遇復肆冲霄翼雲端表羽儀氣態宛如昔因歌遠二公寸忱永相激

沛縣　　　陳　艮

泗上驛征橈雲山四望遥風臺已衰歇炎祚久沉銷湯沐今誰主衣冠屬聖朝興亡不堪論落日起商飈

歌風臺　　　陳　艮

悵望上高臺悲風四面來遺墟留宿草古砌長荒苔雲去碭山在河流泗水迴殘碑字磨滅讀罷一傷懷

沛縣　　　蕭　儀

芒碭雲氣來素靈中夜哭揮劍驅群雄橫鶩椅泰鹿叱咤海宇淸還歸欵鄉曲酒酣歌大風英猛古所獨我來欽前烈倚棹訪遺躅高堂有故基荒草羃以綠穹碑老蒼煙摩挲吏長讀隆準去已遐居販紛馳逐回瞰淸泗流悠哉想湯沐

呂梁　　　蕭　儀

石擁河梁險雙洪勢欲投喧騰走雷霆噴蕩鬪蛟虬晩市張燈散晴波湧月流篙人諳水性盡夕放行舟

和　　　陳　艮

與海何年石神蹤尚此投衝波驚亂雪靈窟舞潛虬月漾



瓔瑤碎天傾河漢流喧豗駭心目無計下扁舟

黄河　　　蕭　儀

派自崑崙出津從淮泗通齊橈防急浪掛席得微風屢謨澄淸頌難忘濟鑿功朝宗同此念回首五雲紅

和　　　陳　艮

浮槎訪牛渚迷復未能通今渡黄河水欣乘素浪風澄淸泰符運排央仰神功三首瞻幽冀蒼茫夕照紅

甓湖　　　蕭　儀

去國三千里重回甓社船南來帆蔽日西望水連天島樹叢新霽人家起遠煙孟城遐何許目斷夕陽邊

和　陳　艮

客行貪利泼夜裹泛湖船月出消清靄波澄漾碧天候亭明遠火爐里見孤煙去　國衰王粲鄉心落雁邊

寄吳工部汝芳何教授雅言　蕭　儀

水部名聲衆所推　王門賓客更稱才　日邊分手偏多感江上離腸每九迴山入碧雲迷北望雪銷春水盡南來便鴻早報佳消息應有炎煙變死灰

題餘干程全德小景　陳　艮

茅屋邊江次幽居趣不孫苔生春雨壁松掩夕陽扉鄱水澄清練堯山聳翠微客中閑看畫應憶薜蘿衣



和　蕭　儀

遠岫雲歸盡空庭客到稀平沙留野艇高樹隱巖扉一自登青瑣多情夢翠微丁寧越溪水歸待製荷衣

又　蕭　儀

重疊樹枝樹微茫山外山川平流水遠天濶白雲閑絕境人稀到高林鳥自還扁舟故園思飛繞畫圖間

和　陳　艮

花源回碧水茅屋擁青山人在清暉裡庭空白晝閑潮生江島沒林濵洞雲還遲意應千里同歸咫尺關

又小景　陳　艮

疊巘峰嶸勢欲摧茅亭低近水邊開山腰雨過雲猶濕百道泉聲天上來

又　蕭　儀

白雲亭上晚涼多越水無風也自波煙樹微茫鄉夢遠梅叢依舊碧嵯峨

寄程全德有閑居之樂　蕭　儀

閑听鳥巾髩已絲市朝清隱正相宜東西庭院無人到開遍碧桃花滿枝

采石送別李晋守二首　蕭　儀

蛾眉亭下錦帆開橫槊臨風酒一杯萬里功名應得意五雲深處待君來



又　陳　艮

路入分茅瘴已消道傍銅柱漢時標伏波勲業公能繼三尺龍泉氣正驕

將軍英氣耿雙眸文武才兼管樂儔此別不須增感慨看君萬里覓封侯

蒙恩名回留別太平徐知府　陳　艮

遷人萬里向交州姑熟山川得暫遊載道頌聲稱父母專城德業屬君侯封章已喜　天書名別句今爲地主留他日相期何處好追隨環珮　鳳池頭

又　　　　　　　　　　蕭　儀

東朝翊贊火𦗈英作郡今看五馬榮白屋人閑無犬吠黃堂吏散有禽鳴春風露晃親行部曉雨停車自勸耕青眼最於遷客厚敢將子墨寄深情

徐槐堂　　　　　　　陳　艮

樊槐何年植垂蔭草堂前方春舒寄幄五月鬧寒蟬颶風一夕起老幹因摧顛爰茲萌蘖生挺挺復條鮮盤根據厚地柯葉凌青煙矗立百丈齊視昔猶堪憐名門衍世澤流慶何綿綿興懷眷前嫩述德垂嘉言有德則必昌物兆豈偶然三槐王晉公百世稱其賢勗哉事培植青紫與之肩



太平潘教授池亭宴集　　　　陳　艮

池上歡餘暉城頭度疏雨金風振林柯凉聲滿庭宇何以慰客懷淸談對樽俎

次韵留別潘徐二公　　　　　蕭　儀

迢遞南交踰萬里誰憐遷謫獨銷魂崎嶇客路逢賢友浩蕩恩波感至尊江上回舟秋瑟瑟城頭寄別草紛紛浮萍滄海渾無定目對西風罄一樽

埧上和陳貫道留別　　　　　陳　艮

埧上收殘雨壚頭酒一觥萍蹤無定跡金石見交情共惜身爲客分携淚滿纓毋煩苦相憶寬恕賴仁明

和　　　　　　　　　　　　蕭　儀

情別難分袂傾懷更盡觥艱難傷往事眷戀感深情理棹偏懷土臨流欲濯纓江湖相憶處後夜少微明

和趙季攸留別　　　　　　　陳　艮

樽酒相逢論舊情歡娛未盡復離程南徐江水澄空碧北固山巒入望青寒信已隨秋雁至曉愈每聽曙鷄鳴人生那似身閑好碌碌浮名未足榮

和友人留別　　　　　　　　蕭　儀

青霄失路暫傷情祇名重嚴北上程自嘆蘓秦裘已敝喜逢阮籍眼偏青雲開河漢雙星會水滿江湖一雁鳴後日相思重回首五雲深處是神京

附南行紀詠卷之二

樂安蕭　儀德容甫
長樂陳　艮　甫　仝著

龍河　陳　艮

龍河倚棹問長安　江北江南一望間　丹詔遠從霄漢落　綵衣不染瘴煙還　海門潮滿天連水　瓜步風來浪拍山　自分全生無補報　奔波敢避道途艱

和　蕭　儀

孤棹頻移泊未安　驚濤洶湧滿江間　逐群水鳥自來去　輕浪對航相往還　鍾阜雲平連紫禁　海門潮落見金山　北歸總謂承恩厚　敢向江湖嘆險艱

通江橋夜泊　蕭　儀

通江橋下秋宵冷　寒月流輝碧空凈　樓頭戍鼓過三撾　孤客不眠驚夜永　聽　關懷鄉無限情　滿江風浪搖孤艇

儀真　陳　艮

高城依廣陸　名鎮古真州　閭閻邊江驛　河通上埧舟　雲開鍾阜曉　潮落海門秋　南北看無限　車書達四周

和　蕭　儀

孤城當大縣　一水隔神州　海近潮平埧　堤回樹隱舟　人家如舊日　客棹入新秋　北闕今三上　星霜歲幾周



揚州　陳　艮

禹貢揚州域　東南當一隅　衣冠今盛日　城郭古雄都　瓊觀摧花樹　迷樓委草蕪　停舟懷往事　灑酒酹平蕪

和　蕭　儀

維揚形勝地　一水抱城隅　路要舟車集　時平士女都　瓊花無故樹　梅閣失遺墟　煬帝經遊處　荒煙長綠蕪

盂城　陳　艮

維揚晨發棹　盡日至高郵　萬室盂中坐　孤城水上浮　市居無積貨　湖菜有漁舟　不見知音者　令人憶少游

淮安　陳　艮

客行經大郡　吟眺上高臺　重鎮東南坼　黃河西北來　舟車天下集　市肆水邊開　因讀平淮頌　臨風一快哉

又　蕭　儀

淮陽稱盛郡　富庶屬　清朝　萬舸穿橋過　雙城對海遥　朱樓臨綠水　寶塔跨青霄　不盡登臨興　凭風眺落潮

淮安道中述懷　陳　艮

我昔造　天闕　候闕聽天韶　群仙森會時　意態何容與　宴樂及艮辰　謂言長若此　片辭失所欽　委身汨泥滓　白日忽回光　含照煦枯死　目慰衰疾容　未脫樊籠羽　扁舟上金臺　風湍滯淮楚　鴻雁時南翔　河流日東注　玉露下平蕪

菰蒲委芳渚感茲懷往程　宸京眇何許戀　闕有深情
全生仰　仁主

和　蕭　儀

北風緩行舟土囊日披鼓揚帆爭後先榮纜相彼此後退
勢則然欲進力不與支流夾汀沙洑浪湧泥滓野曠天宇
淸秋高草木死躍鱗遡上流賓鴻奮南羽航汶未經齊歷
沛纔辭楚遠　名敢寬容嚴行莫停涯慚非鳳來儀愧似
鴻漸渚卿　恩骨已銘報效心自許與言托同寅恊恭佐
明王

下邳　蕭　儀



坐厭孤舟窄沿堤步屧遲擊鮮傷數罟剥棗折高枝望岳
懷東魯看山識下邳北歸心正急風浪故相欺

和　陳　艮

一望新安驛舟行上水遲井梧飄露葉岸柳折風枝全璧
懷歸趙投椎想匿邳流離仍撫節吾意敢天欺

新安道中　陳　艮

晚舟行泗水逆浪又衝風艱阻憐孤客羈危恨短蓬岱宗
青靄外瀛嶠彩雲東安得冲霄翼高飛欵　九重

和　蕭　儀

遠樹留殘日平蕪起夕風岸頹存半屋沙淺泊孤蓬客路
金臺北鄉園寶蓋東懷親兼戀　闕倚棹意千重

魯橋　陳　艮

昔日黃河水馳波此混同今看洪濫息永賴決排功濟汶
雙流合泗淮一派通病驅從約束來往任孤蓬

和改一韻　蕭　儀

百丈難牽挽譁危衆力同河移故道在閘險怒濤舂夾岸
居民集連檣賈客通任城看漸近駐目久撒蓬

魯橋道中　陳　艮

迢遞望任城捩蓬宵晚晴漁人千網集賈客片帆輕戀
闕丹心在思家白髮生狂歌對鷗鳥何日結幽盟



和　蕭　儀

碧漢澄秋色斜暉轉晚晴樹間茅屋小天際布帆輕遠道
憐孤客高風羨兩生如何出處異深媿負心盟

任城　陳　艮

古城臨水岸新市傍河斜不見風流令惟多貨殖家舟經
天井險路指　帝京賒出此漸夷坦雲霄興未涯

和　蕭　儀

擾擾勞行役停舟日未斜緣城合二水近郭列千家客路
南來遠　神京北望賒鄉園何處是漂泊歎天涯

過天井閘別韓司業　陳　艮

前陟呂梁洪今踰天井閘艱險從此辭朋簪後來盡縱意
峻安平馳情望閶闔木桃有深懷未返瓊琚荅

濟上望曲阜　　陳　艮

闕里負東望蒼乚百里餘廟堂千古祀聖嗣萬年居謁奠
違今願覊縻恨此軀倘資神化力一爲啟昏愚

和　　蕭　儀

欽聖懷東魯臨風引領餘因憐萬里謫非學九夷居方策
綱常訓丹青袞冕軀邾㦖狂簡性不似子羔愚

彭城　　陳　艮

戒舟上呂梁駭然心膽慄扳流蹭百尋躍浪瀉千尺幸矣



免傾頹所賴人力集及茲彭城下復覩洪流急衝波激雷
霆泛漲漫河石涉險寧敢輕去危猶惕息埀堂古人戒艱
阻今乎歷茲邦水陸衝公私分紛劇商賈持貨貨桑田曠
衣食當年楚霸分恃險此經國雄豪骨已消山川惟往昔
弔古凉風前煙綿秋草碧

又　　蕭　儀

猜曉發呂梁解纜昧始曙遥峰續早曦衆草委秋露顧念
僮僕劬挽棹力迴遡亭午次彭城河洪正奔注勢决大漢
流聲挾雷霆怒舟輕不戒險中阻始悔悞幸爾免傾沉蹇
賴衆力助𡚒𡬶入清謳富庶列萬戶懷古訪群雄岡巒但

如故璅尾奚足論勿用傷頹暮

濟寧閘　　陳　艮

濟水接開河慮洩多置閘任城與天井上下互關闔水漲
畏傾危陸走困塵壒朝飡不遑飽久寢那得帖辛苦何足
論惟慚乏禆答

開河遇風　　陳　艮

半秋常苦熱此夕北風號行旅船歸塢居民屋捲茅穿林
掃殘葉拂石觸驚濤水宿應無寐寒侵白苧袍

和　　蕭　儀

泊船風正急舟子苦呼號亂舞千林葉斜披兩岸茅天空



掃氛霧河小滅波濤稍覺新寒重探囊得緼袍

安山驛　　陳　艮

河流爲下順船苦打頭風未快揚帆志還知上水同秋聲
生古樹寒色逐飄蓬矯首瀛洲路樓臺杳靄中

和　　蕭　儀

河分下流水船遡北來風白屋幾家在黃蘆兩岸同鄉心
隨夕鳥身世轉秋蓬來往渾無定悠悠感慨中

荊門道中　　陳　艮

荊門日夕起秋風客路艱危與子同阮籍猖狂終自悞叔
牙交契爲情通河從濟汶分流下山入青徐一望中覊旅

北來多歲月鄉國南去少鱗鴻

和　　　　蕭儀

斷蓬飄轉逐天風多難惟君出處同祇謂鑾邦成共往那知雲路復能通羇懷牢落秋江外行色蒼茫夕照中莫向清時嘆乾沒尙堪奮翮附溟鴻

章秋　　　　蕭儀

來時縲絏兼多病今日生還豈偶然兩岸蘆花秋色裡孤村流水夕陽邊天連冀北頻回首晚入章稊未泊船惆悵不堪論往事斷鴻嘹唳度孤煙

和　　　　陳艮



一別家林火未旋那堪遷謫更凄然祇言萬死投荒裔誰料全生返日邊紅樹夕陽臨水驛白蘋秋雨下流船却憐不及南歸鴈作陣高飛海上煙

青陽道中　　　　陳艮

旨酒性所惡常飯亦减飡微痾近切體強恐扶衰顏況以事羇束往來多苦艱崎嶇歷險阻沿廻遡波瀾賴茲同寅好論文結心歡引領陟隆阜褰開縱遐觀霞光逗洲渚日影浮岡巒野曠雲物古秋高天宇寬山𣸪可窮賞淩風無羽翰篤言旋大隱棲神以永安

和　　　　蕭儀

扁舟晚未宿解纜晏始飡衹役不遑處辛苦無好顏卑謬每前悔數奇多後艱知命且安土味道只觀瀾藏六果何感挾乙未爲歡冥心了齊物得喪同一觀鳴禽集高樹歸雲息層巒品彙果自適天地豈不寬赤霄有鳥道尙可縱遠翮圖南待再展籓棲非所安

晚入臨清　　　　陳艮

晰明留久景舟凈掃秋埃掛席隨風去推蓬待月來夜光漁火遠寒色雁書催窮達何須論狂歌酒一杯

和　　　　蕭儀

落日秋江上空明絕點埃水綖淇衛去舟出會通來已覺



功名薄空驚歲月催故園三載別又負菊花杯

次臨清蒙劉僉憲士哲與貳尹子宜相過賦此以寓感慨云　　　　蕭儀

半江殘日漾晴波閘戶收帆泊衛河羇客愁多秋正苦故人情厚晚能過霜嚴栢府空名在風滿松庭尙自哦相見不須論出處明朝更柰别離何

和　　　　陳艮

一生蹤跡任奔波此夕扁舟宿衛河鴈送寒聲秋已半樹移涼影夜將過单衣應怯臨風坐秀句偏宜向月哦柏府清名今在耳松庭佳興近如何

發甲馬營　　陳　旻

昨發臨淸渚今辭甲馬營河流千轉曲岍址兩邊傾飛鴈
求南侶行人促北程梁庄纔已過又望廣川城

和　　蕭　儀

利涉無遑處臨危每屏營舟行水逆走河轉岸欹傾好古
探遺跡題詩紀去程祇慚成癖性稍詫五言城

次景州恭謝呂文質先生　　蕭　儀

鴻鵠飲違翮鶩斯奮弱翮勇退既自適強進非所能惟昔
髫丱時夾入已蜚英懿行力惇古巍科早登榮百里試小
割大刀終歛硎頑慚忝　朝署名爵徒奉榮青冥一失墜



抱疾促南征艱危竟誰恤軫念荷深情孤賤纍淮雨長嘯
楚山晴　殊恩忽中降復嚴北上程旻晤欣再接離恨終
與弁峨匕江上山泛匕水中萍行息趨各異有愧戒騎衡

又并序　　陳　旻

呂南樂有德聲先以事去職籍置古條今春三月予有
南交諭道過安陵因僚友蕭德容乃見之時德容疾亟
南樂軫念之情百為周至蔑乎朋友者如是餘可知矣
今蒙　恩名還德容有作用繼其言以伸悵惘云

枤春發潞河仲秋還廣川榮枯應候改炎涼逐時遷瞥露
傷碧草淒風息玄蟬撫景與長嘆嫩人隔遠天古條今耕

稼南樂搆隱絃異鄉苦食力故里空田園念此不堪憂守
道恒忝修良玉惜韞櫝明珠概沉淵神光寧久閟終看燭
九玄

墨菊爲呂南樂題　　陳　旻

吳絲半幅寫寒英染得西風玉露淸老圃秋容空入夢一
枝相對不勝情

又　　蕭　儀

五斗全拋不掛懷西風危坐看花開古條也似柴桑里只
欠南山對酒杯

桑源望景州　　蕭　儀



鴈塔聳高標行人指古條荒煙迷佃牧殘月隱蒭蕘墟里
數家近城壕十里遙亞卿今不見墳止草蕭蕭

偶得　　蕭　儀

鏡裏驚新雪途中過早霜籮空從肉賤衣冷少綿裝商賈
非吾事文章祇自臧能酬今日願安用後時揚

寄陳中書思孝李狀元騏陳給事琦　　陳　旻

迢遞瞻　京闕金臺紫翠間故人胥漢立遷客夜郎還未
繾鴛鸞侶空聆鷗鳥閑期將流水韻妙契伯牙彈

和寄　　蕭　儀

往事那堪論炎涼頃刻間才疎甘遠斥　恩重許生還

禁地黃門近詞林玉署閑應憐共命鳥塌翼更驚彈

述懷　陳　昆

天涯流轉一身存野水孤舟幾夕昏始謂四方能有志那知五十已無聞關河雲盡飛鴻急原隰風高落葉紛撫景不須增感慨古今人事有亭屯

和　蕭　儀

病髮蕭疏舌存丙風弭棹又黃昏殘砧數杵帶愁聽斷鴈幾聲和夢聞碧宇凉雲秋渺渺白沙晴月晚紛紛江湖不用偏多感巳分虞翻骨相屯

長蘆　陳　昆



長蘆今勝地民土甸邦畿海近魚鹽富田空黍稻稀水光浮晚市鹵氣入秋衣來往心應碎愁吟對落暉

和　蕭　儀

滄洲古名郡況爾在王畿鹵重霜花白天空野樹稀人家秋近水海氣晚侵衣擾擾江湖者停舟又落暉

直沽　陳　昆

潮汐自昏晨風波往來頻孤城當海戍二水合天津晚市魚蝦賤秋蔬瓜芋新異途從此遠早晚上　楓宸

和　蕭　儀

直沽重弭棹北上不辭頻萬㲲皆通海孤舟屢問津螢黃秋水落鹵白早霜新翹首　神京近紅雲接　紫宸

河西務　蕭　儀

人煙連萬屋地勢遶長河耕耨農家少屠沽客肆多郊原浮霽靄野水漾秋波懸　闕心應急扁舟向晚過

北京　陳　昆

山擁居庸翠河縈潞水流岩嶤　龍鳳闕壯觀　帝王州東邑光周業西都聳漢謀　聖皇留曆算萬古匹鴻休

和　蕭　儀

北設居庸險南通潞水流天文應人馬地勢壯　皇州景運三塔泰丕圖百世謀　聖皇宜壽豈永矣荷天休



題王宗泰小景二首　陳　昆

錦樹千章茂花源九曲回溪山太古意劉阮不曾來

大雪漫溪谷寒光徹玉霄扁舟垂釣者不覺落江潮

又二首　蕭　儀

山中夜來雨嵐氣入虛幌無人出門望春流已應長

茅庭老秋風野艇載寒月豈無扣舷歌良宵共誰發

金臺獄　陳　昆

幽室釀秋悽悠悠恨長更饑鼯嚙人肉鈴柝無停聲坐此縲絏苦莫伸憂隱情　皇恩屢宥死云胡不獲生壁頭向誰訴臯陶在虞廷

和　蕭儀

榮枯如浮雲衣狗易變更投簪就桎梏恐作愁痛聲昧劣自速咎宜易得其情圜扉莫深閉　聖德誠好生微玷倘不累尚可賓　明廷

南行紀詠卷終



附節烈贈言

傳

蕭節婦者欒安蕭體仁之配也姓張氏年十七時父與弘擇士族蕭自新敦厚好禮讀治家有法其幼子體仁聰敏有志操可妻也遂以歸之元季兵興所在鮮克安堵歲甲辰蕭闔門避地於南鄉之石家山倉卒寇至長幼咸亂遁節婦惶駭失據爲賊所虜驅迫以前張曰有死而已寧肯就賊以求生罵不絕口賊知不能屈即以刀截其髮乃斮其頸仆積屍中賊退其兄張原良與體仁往收殯之視其創纔半頸帶微息僅存即舁至巖穴間求善藥傅之旬日



乃蘇時年二十三至今創瘢深可寸許吳元年丁未三月體仁卒子嚴生甫四月張鞠育教誨比長擇流溪黃司訓叔文之女配焉嚴年十九坐事戍遼東且行念有母不得終養即日蔬素誓不見母不復御酒肉後二十有七年果抵家節婦尚康強無恙先是嚴往戍時孫儀纔二歲張與婦黃撫之盡恩意既而黃又殁張煢然孑居紡績織紝以供衣食與儀相依爲命延師以訓迪之儀少長知以艱苦自律學問頗有聲有司累欲辟之張輒涕泣曰兒既不逮養孫又不能侍老身果安所托乎聞者慟心由是得免及嚴自遼東歸張喜謂儀曰而父歸吾死有所托而盡思顯

揚以無負吾撫汝之志吾將含笑入地下矣永樂乙未儀
以詩經登進士第授吏部文選郎張年七十有九猶獲薄
祿養嗚呼張氏撫一門兩世之孤仁也秉臨死不可奪之
節義也仁且義其德不既盛矣乎昔唐奉天竇氏二女有
死難之節而未及乎撫孤李密之祖母撫孤矣而未聞其
有死難之節然則張氏其具美矣

奉訓大夫前國子司業趙府右長史里人董琰述



元氏踐華兮運祚將更腥膻雜揉兮亂瀆天經干戈搶攘
兮四海沸騰臣民失職兮蒼生靡寧特江右兮荼毒是攖
剽竊剪屠兮村落震驚端人正士兮屈辱易勝節義墮奪
兮穢德罔懲噫蕭母兮懿行夙成秉素志兮凛若霜冰際
顛沛兮悍暴悲陵冒白刃兮濺血捐生隕絶復甦兮際我
文明良人繼沒兮孑立煢煢撫弱息兮以讀以耕勤婦紅
兮以嘗以蒸粧臺掩鏡兮柴扉晝扃寒窗寂寞兮機杼空
鳴天道報施兮匪徒冥冥子克家兮詩禮是承高堂鶴髮
兮芊茲遐齡喬木森森兮闌玉堦呈賢孫文采兮超邁時
英擢科躋仕兮顯耀　明廷世澤綿綿兮曾玄繩繩名昭
太史兮永傳休聲

榮祿大夫太子少保荊南楊溥拜書

鄉關擾擾起風煙一點蘭心鐵石堅血汚綠鬟塵不染照
人清節至今傳

禮部尚書華亭李至剛拜書

刃接寧忘死身全不愧天良人仍蚤𤼵孤節晚逾堅機杼
寒窗寂桑榆暮景懸陳詩垂世範媿美栢舟篇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淮拜書

永樂庚子冬余以秩滿書考　行在吏部同郡蕭德容
氏出持其祖母節婦傳見示予伏讀感嘆節婦當元末



之亂偕其夫體仁避兵山中倉卒為賊兵所刼節婦罵
賊不屈賊怒以刀截其髮斫其頸幾死賊退其夫舁置
巖穴中以善藥傅傷處久乃獲甦節婦今年八十餘其
夫與子皆先卒德容由進士擢主選部事養節婦盡孝
敬當世之能文辭者論譔其美以昭示於後予忝鄉末
不敢以蕪陋辭謹題其左方使世之為婦人女子者咸
知勵節婦之行則風教庶幾其益隆也

丹心烈烈秉幽貞濺血猶聞罵賊聲當日只知甘就死此
身寧料復全生空山白刃痕猶在故國高堂歲舊更淑德
固應天有報　清朝幾見被　恩榮

承德郎國子司業郡人吳溥拜書

節婦于歸屬妙年偶逢兵亂得生全奮身殉義死不顧折首復蘇生可憐介子遠行終見母賢孫高第早登仙欲將金管書佳傳贏得芳名萬古傳

中書舍人錢塘樓璉拜書

空山黑賊屬青年濺血從教汚綠鬟白刃無情甘死去皇天有意竟生還夜聰月色勤秋織曉鏡霜華老故顏爲愛此心堪勵俗欲題清節遍人間

浙江憲使池陽柯暹拜題

卓哉蕭節婦夙行自天成但欲崇貞操何曾計死生孫能榮祿養子得遠歸寧俯仰眞無愧昭昭著令名

賜進士宜興黃灝拜書

摧剛尙可折涅白尙可淄維彼蕭氏母持操不可移伊昔初嫁日閭里生瘡痍盜賊蔽原野竄伏無安栖一旦罹白刃寧死不受欺委身巖穴下微息僅若絲皇天聰貞獨更生兒顚危方當脫虎口痛定忌痛特艮人忽歸往呱呱泣嬰兒兒大畢婚娶足以慰孤發不意遘遭譴從軍遼海涯更無朞功親幸有孫抱持孫年甫二週萱花復凋衰惟存母與孫壽命更相依間關竭志力勞瘁甘自隨孫今擬科第母亦登期頤終焉食其報流慶無休期千秋百歲後介



德奚答娶

永樂已亥秋余寓南莊董先生所先生作節婦傳初藁多所點竄勝脫副藁未半而先生倦於書予請代其半筆時八月朔旦也又四日先生已捐館矣先生瀕於死而猶拳拳立言以彰人之美是可見其好善之誠矣因作節婦詩并識其事云是歲九月旣望

奉訓大夫工部員外郎同里吳汝芳拜書

節婦罵賊而賊刃之得死所矣微息不絕旬日復生殆有神物相之歟後生三年孫夫亡人而夫之遺胤始育厥宗遂以不墜節婦亦眉壽康强撫孫曾而享祿養其節義之報歟自光嶽氣分人無全節無而有之天地實臨焉可誣也於乎休哉

吏部驗封主事南海鄧翺書拜書

謂天無知耶胡爲賊斬節婦旣死而復存謂天有知耶胡爲禍酷烈於節媍之門子以夭死於後夫以夭死於前慨苦節之難守念嫠居之誰憐嗚呼天享節婦以年必畀以孫曾之賢此天之所以爲天

蓋聞福善禍淫天道然也間有不能如所言者使人竊有疑焉茲因節媍之事書此以袪所惑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長樂陳𣲖 洸拜書

予與臨川蕭君德容同官文選僚友之義甚相契合嘗叙問其親親事德容覩慼氣恐不可發言獨出國子司業董公所撰其祖母節婦傳以示予伏讀再四知蕭氏之門雖連蹇於難而夫之義婦之節子之孝隨是以彰也抑履安常者其事易處危變者其事難節婦之抗賊就刃死而復生夫亡保子子離育孫人情為至難也而節婦能之故天畀節婦以壽考有其孫之賢讀書為名進士以文章顯用振厥家聲此休其否于前而修其泰于今與後也

承直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長樂陳　良　百拜題



節婦坊對聯

兩字綱常欺白刃
萬年肝膽照青天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永豐湖西羅倫拜題

附孝行贈言

行狀

處士蕭公諱巖字伯玉撫州樂安山溪人也始祖宋鄂州大守原章自吉水螺溪白沙來徙于蕭坊八世自蕭坊徙於山灣者曰國泰也以春秋教授鄉里號大溪先生曾祖晉軒祖自新考體仁母張氏處士生四閱月而孤母夫人鞠之幼即聰敏嗜學稍長博涉經史識見邁老成人前武昌府儒學教授董公叔文見而悅之選為子婿年十七以戶役走京師還母夫人喜曰吾兒能了公家事吾事不足憂矣未幾以詿逮謫戍遼左時洪武丙寅處士年幾二十



子儀適二歲處士臨行慷慨囑孺人董氏善事老母撫弱子吾歸有日也比至謫所安貧處困未嘗怨嗟稍暇即親簡冊就吟咏以自遣邊帥知其溫厚有文賓致為子弟師歲時餽遺甚厚處士悉以奉賓客周貧乏橐貲未嘗有餘蓄念母老弗得躬養飲食誓不御酒肉留海外二十七年永樂壬辰始得便南歸母夫人年踰七袠升堂拜慶然後取酒肉飲食承膝前歡先是處士未歸董孺人先歿子儀漸長知學母夫人愛孫意甚篤延師教以舉子業然以供養無主不敢干仕進及處士歸喜其子學有成則曰吾未老尚能備養吾母汝其卒所圖事以亢吾宗哉歲甲午儀

以詩經中江西鄉試明年會試南宮遂以詩經擢高第是
冬處士以疾終於家十一月十九日也上距所生丁未十
一月十日得春秋四十有九處士爲人性行介謹不肯隨
俗俯仰平居必晨興槃衣冠祇見祖禰始入問問母夫人
安否退則具甘旨承志意惟恐不及有餘力輒披閱文籍
未嘗縱弛賓客過從觴詠談笑亹亹不倦循輕財好義嘗
經閭道中拾鈔四錠弛擔逡回不忍去久而索遺者弗至
遇丐悉與之宗譜散缺考訂修完藏於家又嘗勸母夫人
捐私廩穀一百鄉右助族人不能葬娶者之費故處士之
殁遠邇戚踈咸曰蕭君賢者也惜哉子一人即儀字德容



並出也繼娶湖平王氏孫男二超進孫女一尚幼儀以進
士觀政秋官訃聞慟哭嗚咽以處士平昔事蹟俾爲行狀
將乞銘宗工鉅儒刻石歸葬處士於蕭坊嚴坑覆鐘形丑
艮向嗚呼處士性行美矣問學純矣使不火淹我行則必
致身仕途不嗇其壽則光前裕後尚未可量也而止於是
是可哀也已然以生平忠厚之德閭閻萬里卒獲保身還
家親見賢母之壽能子之科名安于正命發而附葬先壠
亦可以無憾也夫亦可以無愧也夫伏惟立言之君子有
所採擇於是而圖其不朽者焉謹狀

淮府伴讀邑人黃暘狀

墓誌銘

夫孝百行之先也孝可以通天地格鬼神而所願必遂者
誠之至也有天下國家必重乎此有卓然躬履斯行於下
必紀諸史氏傳諸後來者世教之所係也然孝之歷代所
紀率皆不過數人豈以其道雖易實難而由之者鮮歟抑
有之或處乎幽僻寂寞之濱世莫得聞之故隱而弗見歟
若今撫之樂安蕭伯玉其行有成其既處乎幽僻寂寞之
濱矣宜世之知者寡也方伯玉喪父時生四閱月耳賴其
母育之稍長能服母之教以有立十餘歲即自出任繇役
詣　京師不以公事憂其母甫冠坐累謫戍萬里東海外



且行辭其母跽曰男子出門行四方無不可如意非有所
患苦惟大人善自怡勿以兒故戚戚自損顧其妻董負二
歲子儀任傍戒之曰離別常事耳惟勉盡力恭事老母撫
育幼兒長使不失儒業可矣妻應曰諾時伯玉雖外爲好
言壯色以寬母意實其中心悲念遠去母不自堪也遂即
日素食仰天而誓與得復生還見母有如不生還見母終
身不復飲酒食肉幸得復生還見母即死不恨既及戍所
久益顛沛艱難而持行愈勵恒曰吾不孝不獲侍吾母又
可倍其教而貽其憂乎戍之長官察其賢皆禮重之遣子
弟從之學問有過愛之者具醴饌強進之曰非飲食莫養

身體髮身側髮母疾不聽戛泣下潸然酸楚久不已左右皆爲感動蓋其心旦暮動息無斯須不在母側後二十有七年竟以公命得過家省母時其母已七十餘尚康寧無恙母子相見歡如更生焉書有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惟欲之出乎不善者不可以望得於天茍善矣無弗得者伯玉是已後三年伯玉以疾卒於家永樂乙未歲十一月也享年四十有九伯玉自幼嗜學博涉書史喜爲歌詩而性耿介不肯枉已徇人急人之急雖處窮阨屢斥所有以賙匱乏未嘗有顧惜意祖自新考體仁母張氏其配黃氏先卒繼王氏子一人郎儀永樂乙未進士孫男二超進孫



女一儀卜卒之明年　月　日葬于蕭坊嚴坑覆鐘形丑艮向先事奉狀請余銘余既得其行又考知其世所由來爲之銘曰

有儒其宗世澤孔厚遷自吉陽自其鄂守派於蕭坊益衍益蕃春秋經師山濤復遷歷其曾玄迨伯玉甫由孤奮興卒鬱于下嗟伯玉甫永篤孝思孰其逐之匪天悼之故鄉之原孝子有墳孝有錫類來來毋替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學士廬陵楊士奇撰

右春坊右中允前中書舍人吳均書丹

中書舍人廣平程南雲題蓋

## 挽詩序

挽詩之作所以哀死也漢有哀田横之歌弔屈平之賦至唐人則有哀詞其挽詩豈亦猶是歟蓋人之生有才而不遭用者屈平是已有遭用而抱志節以沒者田横是已是皆可哀也至若志行之可尚德業之可稱則哀辭挽詩之作有以哉今處士蕭公伯玉其志行有足尚者歟於其沒也宜乎名公碩士聞之而哀悼詠歎自不能已於言也處士撫之樂安人幼孤少長卽嗜學性明敏經史無不究覽倜以事謫戍遠方念不及養母食必去酒肉不忍以自奉其孝行固有足尚者居外二十餘載甘分守窮雖或有所



得過貧乏則賙之其輕財好施行誼又有足尚者永樂壬辰始得來歸母夫人尚健康喜遂承顏之歡與獲優游田里以終老閱三載以疾卒於家年幾五十吁才弗克試竟嗇其壽是可哀也夫此挽詩之所由作焉其子儀先以明經登進士第觀政於秋官聞訃之日哀毀不勝其友爲之集挽詩若干首徵余序之余因述其所以作者之意以弁篇端俾讀之者知所自云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莆田黃壽拜序

松菊蕭條半已殘草堂客去榻長閑百年舊物餘孤劍四

尺新墳在故山謾有文章埋地下空留孝行著人間期君
化作遼東鶴更向西風一度還

左布政使廬陵李楨拜書

憐君多難着戎衣菽水情深願不違報　國自甘遼海去
乞身還向故園歸白鷄入夢悲長夜芳草含愁送落暉總
羨鳳毛成五色　明時已幸見高飛

翰林庶子吉陽周孟簡拜書

思親有淚每如傾白首遼東老管寧萬事淒凉山下土半
生流落海邊城塋田合近要離塚碑表何慚有道銘惆悵
不堪歌楚曲西原春草又清明



都察院御史吉水楊轍拜書

剔盡窓燈五十秋濫焉仙逝棄塵浮昔疑身化遼東鶴今
信人生水上鷗山雨滿庭椿濺淚丘煙滿墓栢添愁一經
教子登科早不日　恩封照壠頭

國子博士永豐羅師程拜書

憐君孝行人間少半世飄遙一卷書天道有情終見慰人
生無命欲何如源頭宿草應生慕宅畔春山自繞廬聞笛
豈堪頻洒淚寒林日暮重嗟吁

翰林學士郡人王英拜書

他鄉旅殯日紛紛歸老如公有幾人捐館尚餘三尺劍讀
書無愧百年身悲風入夢憐孤子華髮盈頭負老親天地
茫茫愁不盡山陽聞笛淚沾巾

工部員外同里吳汝芳拜書

故家人物舊纓簪遼海從戎歲月深春草年年南國夢慈
烏夜夜北堂心膝前乍喜斑衣舞地下俄驚白壁沉立馬
松阡懸劍日秋風猿鶴一沾襟

榮祿大夫少傅建安楊榮拜書

少日才華齒俊英中年蹤跡奈飄零登樓作賦悲王粲度
海還家重管寧一枕黃粱仙客夢千秋玄石史官銘升堂
忍續招魂些白髮慈親痛不勝



漢府伴讀邑人桐岡黃暘拜書

簪紱舊名家芸香書五車人方仰麟鳳歲已在龍蛇古樹
寒煙淡荒阡夕照斜哀歌不成調廻首獨長嗟

國子司業同郡吳溥拜書

早歲罹孤苦惹母相因依刻志肯就學致身諒有時胡爲
二十年家事多乖違間關萬餘里謫戍遼海涯高堂有老
親弗得頻戲嬉膝邊有弱子弗得同提携人生當此際骨
月悲分離冥冥默所相履險恒如夷戴沾雨露　恩脫身
蒙早歸入門喜拜慶親顏尚未衰回首視佳兒青雲立可
期子既擢高第母復躋期頤夫何中道間遽爾與世辭哲

八云凋謝聞者咸悽其平生志與行歷歷皆可碑頋瞻太
史文千載揚光輝

翰林大學士泰和陳循拜書

幽蘭施芳澤貞松被崇岡棄遺惜梁棟委靡餘芬芳卓哉
賢達翁懿德純圭璋蚤歲悵失岵讀書期顯揚一朝去田
里遼海天茫茫辛苦二十年王粲在戎行平生念慈母誓
言歸故鄉故鄉幸來歸戲綵趨北堂昔别母高年鶴髮猶
康強昔去子未龀科名聞四方眼前足慰意中道胡云亡
憐材於徂徠感物悲沅湘生芻不可致使我空滂滂儀型
日巳遠想望徒内傷貞珉太史筆千載垂休光

沍津知縣門生袁旭百拜書



附會試贈言

序

國朝尚文用儒術以黼黻至治
大祖高皇帝臣一區宇以六經之教陶吾民絃誦之聲遍
天下浹仁厚澤流衍泮溢垂五十年雖長山大谷之士多
以經學奮勵應時需人才於斯爲盛
聖天子龍飛之十二年時當大比樂邑庠生借布衣之士
就試於江右中選者六人而布衣羋之蕭君德容以温柔
敦厚之學與選在前列聞者莫不舉手加額喜士風之大
振也德容將之春官其友熊淵源氏與其素親厚者飲餞
於熬溪之滸予在次舉酒酌之曰
高皇帝之仁澤入人也深
聖天子之文教訖於四海也遠際天極地罔不率俾舍道
之行未有盛於　今日者也請以爲天下賀又酌之曰樂
安於江西爲文邦於宋始有士於元爲多士於　今爲尤
多士請以爲一邑賀又酌之曰子之先多聞人在宋時有
若厚川先生庭驥大溪先生國泰東皋先生子良西皋先
生子潛及季申鼎霙先生者在元時有若自新及養蒙先
生其文章政事流芳家乘至於子復由科目進將縻大官
好爵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以丕昭前人之耿光請以爲子

賀酒既於是與坐客咸歌詩以贈使書予言以弁其端云
旹　永樂甲午十月初吉漢府教授邑人何𣐊拜序

序

士君子立身之本曰忠與孝而已夫忠孝一致也惟能孝
以順其親則推是孝而忠於君無不克盡其道矣媚友蕭
君德容嬰孩初嚴親以微譴遠離隨復失恃鞠於祖母德
容性質端純幼而穎異祖母夫人保愛脩至知其終成令
器也竭資奉師而教之德容朝夕嗜學無怠凡四書經傳
百家子史無不熟究強記比壯理學益明深有得夫溫柔
敦厚之教侍養重闈孝敬彌篤且克紹先世資業後克招



賓慶同守縣侯先吾邑令尹也刑部郎中蕭公先吾邑長
史也皆經學碩儒嘗見嘉奬且欲薦之德容以終養辭祖
母夫人審知其志數語之曰吾之年齒雖邁獲見汝之克
成人也汝毋以欲養故而廢君臣之義德容受教感嘆曰
幸承歡膝下與其定省弗違孰若致　君澤民以顯親于
生前乎益是時父巖遠戍還侍養無憂也時宰聞而賢之
辟致領薦是科也多士雲集凡一千有奇比揭曉拔其尤
者僅二百而德容居前列右布政使殷公見而奇之命展
卷讀大驚喜爲　清朝得人賀由是一時儕輩莫不歛衽
敬服而聲名播於遠近茲當會選於春官戒嚴士友咸歌

詩以贈俾予言以弁其端予謂德容知我者也相期頡頏
於青雲之上而余迺不耦是行也擢魏科登顯仕取青紫
如拾芥固餘事耳所願移孝爲忠展其經術之蘊敷其康
濟之才廉明以律其身忠貞以事其　上俾澤及斯民功
垂永世立身行道而充夫孝之大也毋徒安於富貴而已
乎也處困而亨終期奮拔故書此以爲後會之張本云旹
永樂甲午仲冬初吉同里張廣拜序

萬斛天香桂子秋折花曾共少年遊只今拜舞辭親舍又
復飛騰上　帝州日射　龍樓香霧歛天連　鳳闕彩雲



浮早期獻策膺高爵莫負重闈守白頭
　賜進士泰和任敏徵拜書

萍水相逢案贈行薦書同是策名人　彤墀入對
天顏喜共聽臚傳　賜出身
　泰和年弟陳循拜題

寒梅吐雪白紛紛萬里行舟喜遇君北海鵬飛乘化日南
山豹變出晴雲安邦自許能爲政報　國相期早樹勳試
罷瓊林應錫燕鶯歌同向醉中聞
　年弟梁潤拜題

會看槐黃共掇科只今又擬上　鼇坡明年三月桃花浪

期與龍門一躍過

年弟劉渙拜題



附忠諫贈言

傳

吏部主事蕭姓諱儀字德容其先吉水人也始祖朱鄂郡太守原章自吉水螺溪白沙徙居樂安之蕭坊八世祖國泰又自蕭坊遷今山灣家焉曾祖自新祖體仁俱有士行祖母張元季遇寇叔廣守節不屈事實載南𠔃董先生節婦傳生父若甫四月祖體仁卒張鞠育成立配流溪董司訓叔文女有淑德生德容二遇父若坐事謫戍遂陽繼而母董氏亦歿時德容方六歲張𤼵匕娶居保愛無所不至稍長出就外傅肆力問學明詩經習舉子業子史百氏靡不悉究年十五六舉筆成文如長江大河沛然莫之能禦尤長於詩有司屢欲薦舉而屢辭謂母不幸而蚤世父不幸而遣戍賴祖母撫養成人乃不終養出而竊升斗之祿其如不孝之罪何故不果恭養之暇教授生徒賴其造就成才者後先相望歷二十餘年之久父歲始獲還家拜母張喜且泣訓德容曰而父已歸吾死有所托矣爾其效用於世顯揚宗祀以副吾所望斯又孝之大也永樂甲午以詩經領鄉薦魁多士明年登進士第觀秋官尚書政務有清譽未幾丁外艱起服之京銓曹試其學行俱優擢文選主事嘗語諸同寮曰吏部爲人物藻鑑之所文選爲屬官

首先之司當同寅協恭以圖報稱凡人才之去取群吏之
升降一出公正而門無私謁因章奏字訛謫降南交僚友
咸爲之戚德容即日上道怡然無難色行次太平蒙
恩名回復其官辛丑夏有灾事　詔求直言德容應
詔言虜夷狄息營造蘓民困遠小人或有止之者德容毅
然曰食君之祿當輸忠殉國若避害爲身圖非君子也潔
剌權臣大拱遂下獄三載遘疾不起遺書妻子惟終養祖
母別無所云所爲詩文硋綠集二十卷南行紀詠二卷門
人錄而傳之享年四十而已嗚呼惜哉乃次第其事以爲
傳



贊曰爲臣子者忠與孝而已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能
盡忠盡孝者盖鮮而德容爲子克孝爲臣克忠視富貴
如浮雲死生爲夢幻謂之志士可也謂之仁人可也然
壽雖短而譽則長身雖窮而道則富以彼較此未知孰
重孰輕當時執史筆者自有定論

賜進士正奉大夫正治卿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致仕同
邑謝[illegible]拜書

墓誌銘

大明永樂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承直郎吏部文選清吏
司主事蕭儀德容卒于金臺獄中其姪　收遺骸歸卜明
年　月　日葬於山灣之郭上謁予銘諸石嗚呼予與
德容義則同僚情踰骨肉不予銘而誰按蕭氏居大江之
東西者皆漢相何後吉安之族尤盛世多聞人始祖朱鄂
郡太守原章由吉水螺溪白沙徙今樂安之蕭坊八世祖
國泰復遷於山灣曾祖自新生元承平日敦厚好禮祖體
仁祖母張氏有淑德值元季搶攘挈家之南鄉石家山避
寇一日寇忽至老少皆逃匿張氏後被虜罵賊不受辱賊
斮其頸仆地而去賊退體仁求得之積屍中視其頸傷半
喉存微息亟舁置穩所傅以善藥旬日獲瘳瘢深寸許今
趙府右長史南北董先生嘗爲作節婦傳云吳元年丁未



迺生父巖甫四月祖體仁殁張氏鞠育比長娶流溪董司
訓叔文女爲婦洪武甲子正月十八日德容生張喜且泣
曰孰謂未亡人能見孫耶又二年父巖坐事謫遼東戍婦
姑相持保撫以全又四年母董氏没張煢然嫠居母孫相
依爲命稍長服祖母教亦自知力學讀四書毛詩過口輙
能記誦史傳百氏莫不悉究又得興國州教用昇畢先生
爲之指趣由是汪洋大肆發爲文章雄峭峻拔郡邑有聲
有司屢欲辟之以終養祖母故弗果乃教授其鄉若今監
察御史蕭用義司與江訓導堅知江津縣袁旭皆由公經
學造就以進先是父巖戍遼東時誓蔬食不見母不復御

潤內持二十七年果底家拜母張喜謂德容曰而父歸吾死有託疾爾宜顯敭無負吾撫汝之志永樂乙未以詩經登進士第觀秋官政未幾父歿以憂去已亥冬予在文選偕其起後來之考功攷以文章時無與及遂有文選主事之　命既蒞政嘗語予曰吏部六卿之首文選屬司之先與子居首先之地曷思所以報稱乎遂相與夙夜勸勉厥事有過相規有善相告雖於淑慝未極旌別之能心力精思謂所當盡也庚子春巳敗奸臣林壽時爲鴻臚丞以不趨附之故因假以文牘訛字作詞瀆　奏觸傾

聖聽與予俱有南交之謫行至太平賴　上明聖召還復



其官辛丑夏有災事　詔求直言德容言防邊患息營造節用愛民激刺權臣大甚予嘗止之德容曰父母生我

君食我用我也縱提懼保身忠果何如哉余愧之既而譏者以其言訐衆搆陷之遂幽而卒得年四十娶同邑董集女生男二超進皆敏銳有父志女一始德容病時知不起遺書妻子惟終養祖母餘無所云所爲詩文有襪綠集二十卷南行紀詠二卷與予相唱和者門人錄而傳之於戲蕭門世積其德乃祖之明義乃父之篤孝祖母之節操夫不與之終始乎夫妻子母每相違背至於德容之身罹丁孤苦始獲顯庸人謂其名祿宜保昌之載光大其門閭孰知榮不敢辱吉不當凶而乃至是也耶銘曰

祖嗇父阨行揭々張婦節操風烈々發子之躬邁後傑

胡爲一騁卻蹉跌鈍者必完利者缺靈光耿々終不滅

我作銘章將憤切知我憂者視斯碣

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長樂陳 艮 拜譔

中　書　舍　人永嘉黃 來 書并篆

墓表

永樂中淮忝承乏兩制侍

春宮撫軍監國以職事獲罪逮繫辛丑夏會德容亦以罪下獄同處二三年德容懲艾之次恬然順適與之談論理



道娓々忘倦心有所契形之於詩率皆敦厚和平未嘗有愁嘆之聲語及其親輒嗚咽涕洟予竊敬愛之癸卯秋忽遘疾竟以七月十九日卒與之處者莫不嗟嘆既而淮蒙

恩復故職尋復謝病歸田里德容冢嗣超跋涉遠來造謁以墓石未有刻文爲請嗚呼德容不復作矣見其子如見顏色然表墓其可辭乎遂據所述摭取要畧叙次如左德容諱儀姓蕭氏德容其字也先世居吉水始祖原章仕宋鄂州太守徙居撫之樂安代以儒業相承曾祖自新祖體仁韜晦弗耀祖母張氏有奇節語在董長史所譔傳中父叢母董氏德容生於洪武甲子甫二朞父坐累戍遼左叉

四年母發頓祖母以育以教幼知奮勵十四五舉筆屬文斐然成章鄉長老皆稱許之習詩經治舉子業晝夜研究不憚淹晷之勞暑月避蚊蚋燈懸帳中煤集帳頂皆黑名其齋曰冰蘗以志勉由是學問宏博著述援筆立就而尤長於詩喜誘掖後進蒙沾溉者多至成名事祖母極孝謹每饋膳親視饌進匕筯食畢方退鋪設床褥必身試乎輭不敢違出貽憂屢受薦辟力辭不赴祖母術然自適不覺子之違戍也德容筮匕與祖母處凡廿餘年厥父乃得釋戍役歸養祖母匕喜謂曰而父歸老身有所託吾孫盡思顯揚以慰所望德容泰命起家中鄉舉取高第觀政秋官



粹有善譽丁外艱起復試在優等擢任吏部文選主事甄別才否一出至公奏牘偶失檢詳致有差訛左遷交趾行次太平蒙　宥充名還居職歲餘以直言復被譴卒于獄歷年僅四十從子　殮遺骸昇歸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於山灣郿董氏子男二長卽超次卽進女一所作詩文有礪緣集二十卷南行紀詠二卷嗚呼德容之學可謂勤而有得矣其德之所就才之所施亦可謂克其志矣夫何嗇於命而遽止於斯耶人之常情處常固難處變爲尤難德容之處常而動循軌轍者人皆知之至于處變而不改其操履於易之致命遂志而為有所契者獨予與今少保楊公弘濟憲使柯君啟暉知其詳柯君狀其行予則預以所知者表而彰之俾超持歸刻石示其鄉人貽諸後裔且以志予之惓匕也

賜進士第榮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

國史總裁永嘉黃淮拜譔

賜進士第翰林檢討兼修　國史同邑姜洪拜書

挽詩

用去歲中秋對月詩韻以寄追悼之意

憶得年來曾待月賡酧相屬每稱宜今宵看月猶前夜此際懷人異昔時忍聽招魂歌楚些空聞伐木有遺詩寸心



摧折如灰冷生死那堪重別離

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淮拜書

二恨

孰恨生不顯孰恨死不揚惡者有遺臭善者亦流芳蕙蕕不並立達人讓其強胡寧聞憤宜以速身命殃大造豈尼此人事自譸張我有不平恨三時涕沾裳

哭死死不顧哭生生可憐一門聚老稚十口誰周全哀號送白骨嗚咽仰青天有聲徹穹漢有淚徹重泉義夾竟不釋忠禍古所然我有懷人恨三時繞臨川

吏部主事長樂陳　良拜書

選部爲郎已歷年登庸人物總才賢詩文應制珠璣璨志
節凌霄鐵石堅　佩陛抗章期報　國玉樓催賦竟遊仙
猶憐有子能勤學清白家聲奕世傳
福建道御史錢塘鄭灝拜書

蘭焰始舒熖剛飆賊共明蘅茀氣方發繁露摧其莖慨彼
忠義士一耆禍已攖寶劍剛自折鉛刀柔乃全物理苟如
此嗟哉復何言
中書舍人永嘉黃釆拜題

間氣生賢學術真況承節義自前人名登甲第非叨祿忠
在　朝廷豈顧身白骨悲京歸旅櫬青山寂寞樹貞珉郎



君珍襲銘章在讀罷介人淚滿巾
刑部郎中淸江陳安拜書

昔日窮經徹禹徵匡時有志正邪非忠肝一點今流赤抗
疏千言古亦稀賈誼江頭春寂寂董生祠下雨霏霏長時
興歎情無限雲散天淸對落暉
通政使宜黃吳餘慶拜題

生有奇才没有名可堪功業竟飄零文從起後知韓子詩
自刪餘識杜陵青塚蒼煙哀有恨白頭落日痛無生只今
惟有西風些付與鰲溪作水聲
賜進士刑部員外同里張純拜題

黃甲題名燭上台滿朝共賀得良材　廟堂本擬千年固
梁棟何堪一旦摧策獻　彤墀權貴忤名昭青史後人哀
賢郎經術馳聲久翹榜行看又擬魁
賜進士廬陵劉同拜題

一自看花上苑遊眞將忠節動　宸旒封章纔拜
黃金殿名記俄登白玉樓賈誼去時公論在史魚發後姓
名留如銀白骨埋高塚泣向西風淚不收
監察御史同邑楊貢拜題

嗟君歘起應時需適値黃粱入夢初千載孤忠三尺劍九
京遺恨一封書操琴成調曾懷楚解劍全交未遇徐憶自



魂歸眞漠後臨風翹跂幾長吁
工部員外郎同里吳汝芳拜書

異質奇才兆與同山川靈秀萃於公名登甲第文章富位
列銓曹德望隆　帝陛一朝陳讜論士林千載仰英風稜
稜志節何由白太史銘文照昊穹
賜進士宜興黃靖拜書

像贊

孝於爲子　忠於爲臣
天地中間　君可曰人

黼吏部德容以直言幽死予南遷道鰲溪其孫潢表奉

其狀并諫草謂予爲讀之未終篇不覺潸然遂書此以
歸之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永豊湖西羅倫拜題

又贊

先生之學心醉經史下筆驅詞以理爲主匪徒文章之富
盛抑且筆陣之蒼古綺綃繡錯鸞飛鳳舞兩占經魁青雲
高步爲　國朝之名儒拜文選之主事傳其文者珍藏圭
璧出其門者輝煌簪組忠肝義膽生平自許進糾覈之章
致權貴之怒爵位雖崇聲譽大著肅冠裳之儼雅凜生氣
之如故曰此是誰乃冰蘖德容蕭先生也



賜進士第　勅授中順大夫知蘊州府事前監察御史
同邑雲艇楊貢拜書

天官世家扁聯

節婦孝子忠臣迭興三代
道德文章事業丕著萬年
賜進士刑部尚書董豁拜題

邑學請謚呈詞

樂安縣儒學廩增附生員某某某等呈爲奉　例請謚以
闡幽光以宏　盛典事樂邑已故吏部文選司主事蕭諱
儀乾坤正氣金玉英姿家學淵源猝志舉業德業賢科連
捷題名鄉魁會甲事庭闈盡竭力之勞堪比王曾閔冉窮
理學得傳心之秘竊附濂洛朱程迨服政於銓曹心專報
主進讜言於抗疏力挽回　天譴發交行旋拜賜環之
詔復諍下獄遽罹斥伏之威瀆爲死以不辭身輕似葉噴
九原而莫作名重如山純孝純忠狀元羅倫宰相士奇集
文匪譽書毅書爵　皇明通紀我　朝提錄冊篇可稽標



梗概於當年已垂　國史享俎豆於昭代久祀鄉賢成仁
取義俱全節義文章命若且家藏充棟汗牛之富人懷朝
陽鳴鳳之思懿行允協乎輿情謚法確膺乎
盛典乞查成例俯賜轉申徼恩易名俾忠臣不致氾殁
地棨錫類庶後學有所儀刑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又附忠諫坊對聯　賜進士泰政大夫同里曾維倫題

兩榜金魁萬里雲霄步武
一封諫草千秋忠日月爭光

主文選而清百職
竭忠恍以事一人

襪線集十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蕭儀撰儀字德容樂安人永樂乙未進士官吏部主事以疏論遷都北京不便忤旨見殺明史附見夏原吉傳中是集乃其子超進所編據其原目凡文十卷詩十卷此本僅十五卷蓋詩佚其五卷矣其文有紆徐曲折之致而意境不深其詩爲朱彞尊明詩綜所不錄殆偶未見歟

# 石溪周先生文集八卷

〔明〕周敘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周承超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溪文集七卷附錄一卷》提要

石溪周先生文集序

石溪集者翰林侍講[illegible]功叙先生之作也先生吉水人石溪其所居之地集以地名者所以著其世也先生年二十餘以書經擢高科聲動塲屋比入翰林尤以古文詩歌擅名當時館閣諸前輩長者皆愛重之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周翰林之文章求者之屨日滿外户而先生所以應酬之者沛然有餘其詩歌清肆典則若金石之奏輕重疾徐各中音律而書疏序記碑銘之製演迤閎博若江河之放紆餘百折瞬息千里蓋永樂以前諸先輩以古文名家者不啻十數而自宣德以來所以繼起而和應者先生其傑然者也先生在翰林三十年于今其所作甚多不自收拾此

集盖其子滁州學正蒙所編次殆什之三四而已然觀此則其他固可以想見也竊嘗以爲士君子之文章係乎志志之高卑文所由以工拙也先生之曾祖以立當元脩三史時上書言宜以宋爲正統遼金附書不合乃去承其家學切切以是陳之諸名公亟以言之於
朝及見時政之得失亦歷歷有所條奏皆関生民之休戚國家大計人所不敢言者盖先生少有大志嘗欲致
君上爲堯舜而澤必被天下生民而後已及既荷
眷遇居禁近不得施諸行事於是乃始見於言語之間其載諸集中者可槩見爲然先生大意所欲論著固不止此也雖然觀此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予特爲論



次之列諸首簡非敢僭也先生之命也

景泰元年三月上巳日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前翰林侍讀兼脩
國史同郡泰和蕭鎡頓首拜書

重刻周學士石溪先生文集序

今世士大夫學古文辭孰不期於可傳哉然有意於傳而卒莫之傳者何其衆也闒靡誇多搜奇拾恠自以為凌駕古人即司馬子長班孟堅而下且陋不為比考其言不過與好音繁華同於澌盡甚則覆瓿史木之誚所由以起此曷故也哉古之君子之立言也或以明道德或以闡性靈或以



維世教而陳風俗皆非苟作者後之君子本之則無徒逞其才性之所近以為言其於數者固不能有益於發明是以使人讀之若聚玪寶而闘優伶非不足以駭心奪目然而真意亡矣三代而上無論柳韓以還六七名家其於議道之際雖不可以槩其淺深至其言之關乎風俗世教其具一也杜子美之詩說者謂為詩史豈非以其歌詠之際當時之朝政與夫風俗民物有足考見者乎夫觀往昔數子之言其各有所繫如此即令詞之不工亦足以傳况其傑然以文名家者耶此古今人文章可傳不可傳之大較也吾邑在

國朝文章之士莫盛於

文皇帝及英獻之世于時作者凡數人而數人尤推學士周石溪公公舉進士高第



仕為翰林編脩春坊庶子終掌院學士前後敭歷皆以編摩為職業而公又濟以該博言足以發其意之所存故其文尤著當公在翰林時嘗有贈別李氏子歸寧之作中謂予家先世能以詩禮教子弟其後必有興者不數年而先御史公舉于鄉人謂公之言若為予家先兆云往先大夫記憶其詞甚悉間舉以示同亨輙曰此先輩文

也足以備吾家故實小子識之頃歲公諸
裔孫集公遺文將壽諸梓而屬同亨校訂
其訛舛亨受而卒業則贈別李氏子之作
實在焉爲之憬然于懷已而盡取公他文
讀之凡吾里名家世族盛衰相尋之迹與
夫當時
朝廷四方之故往往而在因掩卷嘆曰嗟
乎是殆予之所謂可傳者乎昔人以杜工
部之詩爲詩史予謂公之文爲時政記可
也公爲文根據經傳不事雕刻爲工以示
今之作者宜不足以當乎其心不知公之
文其寓夫風俗世道之大者即欲不傳之
久遠不可得也同亨慕公數十餘年之久
始得執編次之役因附書已見以志今昔
之感且使後之讀斯集者知公之文之可
傳在此不在彼也是集爲五七言古體若



干首近體若干首碑銘序記雜著若干首
有事爲公之裔孫承超汝啓汝達德光德
輔等因備書左方以見公之子若孫能世
公詩書之澤綿綿而不替也
萬曆乙未春正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侍
經筵蒙
恩予告歸耕泉湖別業姻家後學泉南
同亨頓首拜書

石溪先生遺像



自贊待漏像

冠絶列乎朝貴詩書紹乎先世貌不逾乎下人所克詘乎小士身未老而華髮心存忠而未勵愧義門於五服俟後賢乎三史吉郡續誌夫而人告者評夫烏次

石溪周先生文集目録

第一卷

四言古詩二十首

五言六句三首

五言古風九十六首

五言排律四十首

五言律詩三十六首

五言絶句五首

六言詩五首

第二卷

七言古風長篇

歌五章

行四章

七言排律

詞三十二首

第三卷

七言律詩一百四十六首

七言絶句八十五首

第四卷

賦六篇

原缺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明禮部祠祭司郎中　蒙
禮部主客司郎中同伯
侄吉府左長史　復
刑部清吏司主事　巽編輯
進士門人　謝　輔校正
侄孫吏部尚書　延重編
姻家後学工部尚書曾同亨重校
庠生李喬南重輯
孫承超汝啓汝達德光輔重刊

右六章章四句

五言六句

題畫

蒼厓拂空懸百尺飛泉迸光浮練影寒蔌蔌秋林暝錦石坐來觀風迴起清聽

歷歷晚峰青離離霜樹赤月色覺漸升水光[illegible]如拭一棹故人來憑闌慰深臆

題扇畫與吳姪

叢蘭鬱幽芬脩竹澹虛直蒼蒼深澗藻磊磊他山石所此堪自勵朂哉慎明德



五言古風

分得樹字送程御史歸寧國

蚤歲登雲衢拜官憲臺署久膺提學任屢上臣時號[illegible]成觀　天顏續宦多嘉譽將承峻擢期遽切雙親[illegible]遠媯陛班遠即江南路光價動泉扉錦衣耀鄉樹[illegible]貽孝思誰不羨恩遇望望式遄來丹霄縱高步

樂澹軒為彭布政賦

君子有高趣心懷古人期處茲崇高地不為侈靡[illegible]思在澹泊樂之甘若飴外物舜無累中扃殊坦[illegible]期弗變昕夕以自持況當具瞻位羣衆所表儀舉措[illegible]殊異流風日以滋大哉軒中揭足為官守師願廣武侯訓賢閑庶可幾

題孝友堂

孝友出天性衆人昧其常偉哉文忠裔乃欲振頹綱夫怙已云久中情固悲傷眷懷母與弟親愛兩無忘時服五色衣獻壽舉霞觴並立庭砌間真如鴻鴈行風薰萱始綠日暖荊聯芳三復南陔詩再歌棠棣章樂事在天倫令名動江鄉窮力慎所終庶幾有餘光

送劉謙光之任廣東叅議

藩閫資良輔登庸擢侍臣鳳池辭秩日龍闕拜　恩辰



譽望聞朝著榮光動縉紳驪歌催別酒馬色逐征輪去路過鄉縣嚴城對海濱薇垣千嶂曉榕樹萬家春政簡文書靜官清俗化淳旬宣真重寄努力荅　皇仁

憶戴李二隱君

吾鄉二隱君戴李高人同盤谷諶陽上歷社沂溪中伊邇接鄰宅山川向西東不求仕萬乘時樂閑童蒙躭句少陵興探幽靖節風我欲不可招有如遠卧龍我搆石溪溪精舍資光蓬亦以待歸玄賁寵時從容君毋靳執筆早亦便飛鴻

壽萱堂

種得忘憂草娛親向北堂業生琛砌綠春淌畫蘭香怡
老堪多植宜男久兆祥丞家真鞭子權第列鵷行歸省
呈新彩開筵捧壽觴頤承慈侍樂百歲永無疆

題畫贈吳大尹赴青神

新作西川宰遥從薊北辭春風初送暖河水漸流澌畫
鷁移舟處青驪出祖時過家宜侍綵去國莫傷離鳥道
層霄迥猿聲落照遲花封黎庶喜雲路故交思撫字應
先竭緘書肯後期政成行近爾聯珮立彤墀

沂濱耕讀為清沂劉氏賦

家居沂水涘四野多良疇臨清構書屋竹林深且幽居



閑愜所適容與無外求稼穡朝畢力簡編夕窮搜時還
酌樽酒詠對川上流此樂良足慰浩歌興悠悠吾聞古
之人窮達與道謀耕讀以求志匪徒事藏修勉力青雲
步功名行見收

齋宿述懷 六首

北風凜寒沍歲事倏已殘偕我二三友齋宿此盤桓言
談雜古今傾吐出肺肝秉燭屢易椽不知夜浸闌豈伊
朋情洽所貴忠赤殫屏營不能寐常恐愧素餐青青庭
外柏奕奕架上蘭芳潔良自媚後凋堅歲寒
人生戀長年百歲幾能遇況此蒲柳姿鬢毛漸吾去聲
名三十載愧接青雲步道德忝前修經綸乏時譽遭逢
非所希出入幸優裕落落心事違悠悠韶景度金石有
銷毁壽命安得固功成竟何期早擬拂衣去
凄凄霜雪寒皎皎星月燦切切念同袍悠悠過夜半出
處異憂樂暌違惜分散伊邇隔旬朝迢遥邈雲漢況此
行役艱驅馳勞日旰欲往一慰之恨不接飛翰知心幾
何人欹枕獨興歎
引領望西北飛甍矗層霄盤廻耀丹碧登覽娛余貌可
望不可即雲衢邈迢迢萬里喬鴻鵠一枝寄鷦鷯所適
各異趣舉翮同孤超翩翩大清路鸞鶴多松喬安得從



之去翱翔申久要
獨寢不成寐攬衣起彷徨動兹二親感沈痛迫中腸仙
塋邈迢遞宿草今荒凉深恩念鞠育薄宦慙顯揚流年
變容髮祀享違烝嘗進無補報私退乏勇決良浮生竟
奚為流涕忽沾裳
浮生五十年素志嗟未白高高紫禁垣赫赫金閨籍出
入蒙　恩光追趨愧心臆虛存行道懷乏展匡時策外
至寧強求所思慎明德我友三五人高情固金石蹈復
法聖賢切偲勵朝夕黽勉以自資庶幾謙受益

送鄭君材通赴盩厔令 有序

余族兄時簡嘗佐教襄陽入翰林為脩撰每誦及其
郡人才之賢者必以鄭叔通為言未幾叔通果興
薦其程式之文余得而讀之詞釆燦然可嘉暨[illegible]
師余得而友之觀其言行孟卓異不凡始信時[illegible]
所譽有徵時簡不可作矣叔通方以大學生被[illegible]
陝之盩厔縣令喜其去慰彼民之望而壯余之[illegible]
遂為詩贈之
鄭君金玉姿早歲攻文章趯然越時輩名聲動科場士
大不早試京華久觀光一朝被銓擢出宰臨琴堂忽來
告我別離思殊徬徨憶昔我伯氏佐教居襄陽品藻有



許識謂余得賢良頻年把高誼不負平生望郎官應列
宿職任亦非常所貴念民瘼寸心恒弗遑政成恵敷洽
遠大寧可量青雲萬里程逝爾來高翔

送復姪南歸六十韻

古道日云遠淳風益澆漓骨肉到門户爭爭紊尊卑壆
世競奔靡紛紛安足嗤志士時豈鮮始終慎者誰吾家
歷溪上高曾啓良規興替古有然我祖值中衰先君克
振授況際隆興時基圖既堂構疆畎亦耘耔友弟重同
氣恤孤等諸兒衣食盡均一匪徒共財貲閨門數百指
恩義孰參差吾兄繼先烈夙夜毋兢持寛厚眾彌聚艱

鮮知不營雖刀利罔識纖毫私所存惟德惠所勗
[illegible]書詩湛猶止水傚坦似周道夷
國朝八十載累洽復重熈同居隨景運共爨至今茲我
生叨出仕誓心弗敢欺雖慚經畫良頗獲效涓禆柰何
天寡佑吾兄不慭遺弟子匪乏賢所思正宗支汝生居
長嫡少小祖父奇夙蘊經濟畧校庠久從師科場屢蹔
屈事業當遠期吾聞聖賢訓治國從家推大用在小試
忠君由孝移顧汝服先範晋心竭綱維上以謹祠禴下
以廣恵慈況我諸弟姪英英皆有為汝譬樹之幹衆材
若連枝柔棟與榱桶施用無不宜願汝自脩飭躬行崇



表儀勤勵勿怠肆和平勿嶮巇偷薄勿奢侈遜順勿驕
危處已必肅肅待人必怡怡遇事必稟稟窮經必孜孜
戒傚豪勢習戒為沉湎迷戒勿聽婦言戒勿自営非[illegible]
汝尋力本莫恃富貴貲舊業足田土環居有園池耕芸
毋或曠織紝毋暫隳種植貴宏廣畜牧貴蕃滋年歲有
豊歉儲蓄貴倍蓰丁口愈充斥飢寒貴詢咨群季及臧
獲分理有攸司朝暮事程督勿遣安恬嬉爾念先積累
寧為較錙銖顧汝善酧應日用審厥施宗族及鄉黨
旋執謙撝孤煢暨貧困矜察量賑綏靈臺神鬼鑒憲度
星日垂欲承毋或二庶用生福基嗟我漸潦倒兩鬢[illegible]

成絲取汝遠來意詎因欲睽離有懷家政托展轉中戒詞汝勿厭覼縷書紳敬聽之吾家素宦學絛綬紛纍纍汝才堪世用發身莫論遲努力崇明德雲霄看奮飛

賦得衡字送王司訓齊還武昌

仲夏與君遇盍簪武昌城仲秋與君處論心白玉京時當賓興歲較藝羅群英相從精鑒別日夕不遑寧揭曉欣得士出彼空營營歎君詩書族累葉聯簪纓多才信無忝況玆抱高情秋風動郊郭歸思浩以盈寫我孤硯胸送君慰平生翹首舊游處因之憶湘衡



息菴

結菴涑溪上雲樹澹清虛塵紛迥不到雅稱幽人居青山明月裏止水靜風餘萬籟倏云寂中扃良晏如豈無簪組榮可以華吾軀一有憂患于勞生寧易祛所懷在泉石所業在詩書名香朱絲絃綠醑白玉壺息機以終老此樂誰能枸卓哉商山翁千載可同符

澹然

紛華世所競澹泊人鮮安卓哉君子心夙昔知音難之子廣平裔華閥著金灘家守詩書訓學非名利干游情太古初栖迹雲林間疏食恒不厭素琴時一彈漠無外物縈幽居足盤桓道存志彌篤興適心自閒俯仰稀愧作陶然有餘樹我懷斯人徒因之發長歎願子慎終始勉旃力希顏

徐氏慈愛堂

憶昔壯年日作堂奉雙親油然見慈愛至樂難具陳韶光不相待雙親繼沉淪情悲春雨夕淚洒風木晨悠悠鞠育恩罔極何由仰幸玆華扁存翰墨光如新周旋相容色瞻仰猶書紳人生穹壤間所貴孝行純多居有深愛錫類應駢臻碩言崇令德庶用敦彝倫

南園為民獻賦

世家鹿峯下愛此南園居流泉翳深窅高樹蔭扶疏秋



風慌芳菊暮雨鉏嘉蔬客至新然釀晝閒恒讀書敎子勤禮義奉親適歡娛兢兢秩天叙浩然樂有餘我生媿羈宦不得安吾廬想君南園興俛仰空踟躕會應謝簪紱來往時相於

忠愛堂

君子志用世事君而治民致忠與存愛兩盡斯足珍大丘有佳士早歲登青雲承　恩佐名邑夙夜勵恭勤兢兢慎操履翼翼勞撫循上思圖報稱下思弘惠仁政通化彌洽回首今六春高堂揭華扁瞻仰猶書紳匪徒示箴警將以追前聞方今　天子聖輔弼多良臣激勸誠

有道褒嘉行遯於會稽幽諂下高步登要津

愚懶

智勤時所尚愚懶人共嗤卓哉君子心名實奚相遺得非傷巧鑿無乃厭奔馳抱冲慕淳樸自應寡營為超然物外情遠與賢哲期吾生迂拙者似君良借之誤身歷網中返視嗟忸怩濡毫寫新詠三復興遐思

陶軒

舊業在盤谷澹然忘世情尚友古人志不求昭代名懷哉陶靖節高風薄蒼旻田園涉嘉趣琴樽適餘清昨讀叢新詠磊落見平生寥寥千載下而君希德馨閒居樂



聞道既讀亦既耕辭來卧軒中寵辱寧復驚嗟彼奔競者終朝謾營營我亦慕陶士何由篤深盟

獨善齋

人生穹壤間至善性本同賢愚質既異所貴先覺功兼善豈不愛時哉有窮通夫君大丘裔力學名專工游心栖盡簡寄迹巢雲松匪伊樂肥遯義命安所從年來過六袠華髮顏如童超然塵累表獨善稟高風吾聞渭濱叟八十始遭逢如遇西川獵定應兆非熊

一愚齋

吾聞先哲訓尚志不尚愚夫君有高識奚為異厥趨得非傷巧鑿邪爾厭奔趨雅志素淳樸冲襟滔清虛屏棄紛華慕優游詩禮娛直躬不外飾譸抑恒自居絕無外物牽中情良晏如清風何激烈可以敦薄夫願言慎終始庶用貽令譽

長風沙遇風之作

窅窅長風沙漫漫浣江水客棹凌晨開初晴頗驚喜行行轉重灣不遠三十里忽聞震霆擊稍覺狂飆起驟雨迷川原洪濤駭心耳停舟不敢前旋帆疾於駛岸艤倚深港讙呼便敘歲群情頗安舒篙師已披靡兀坐蓬窗間無聊時隱几嗟哉行路難薄連知猶否南瞻閱皖城



歷歷見高壘故人在侯泮相距誠伊邇北望懷京華遙遙碧雲裏殘亂繫遐思頻省勉為子人生百年間出處能有幾私情兩難即樽酒聊自理浩歌向空闊愁嘆結為猶

送宗𪲔子宣南歸 三首

久遊棲遯志曠然懷遠游緬彼兩京路山川邈悠悠思在萬里豈必戀故丘金臺古形勝宮闕壯皇州按太行險東連滄海頭車書混萬國禮樂彌遐陬歷覽其趣寧嗟歲月流

薊北霜早寒河水深莫測顧茲歲年晚惆悵有行役

車出都門駕言返鄉域鄉域久別離高堂頭總白念此
熱中腸淚下長沾臆睇彼孤征鴻雲間奮飛翼安得同
翺翔逍遥度南國
憶我辭故園歲華幾除青雲忝科目藝苑慚文儒緬
懷同姓好親愛日以床如何慨良晤握手重踟躕青燈
慰疇昔酌酒聊歡娛顧念水木情本原同一初豈彼行
人路悠悠不我俱明發即長道中情紛鬱如還家倘相
憶早寄平安書

送櫟菴伯赴光澤

朔風吹晚日照耀晴雪寒久客念行役駕言出長安踟



躕臨廣陌對酒甦為歡豈不重親愛動茲睽別顏眄思
在遠大去任寄足歎閩関渺萬里道路何漫漫青衿久
延佇征旆毋盤桓遠樹水雲際亂山烟霧間行行杳難
即極目雙飛翰

送功著弟南歸

我祖居泥田肇家自有唐派分歷溪上地里近相望詩
書承世業簪綬多聯芳况我高曾來益懷敦義方同居
復同爨裕後德澤長元末遭蕩廢盛衰理之常家君際
昭代奮然思振楊舊業盡克復新基亦弘昌孝親竭榮
養友弟極慈良伯仲服先訓一心同敬將閭門六十年
和氣如春陽盛美不全付二材早淪亡維我兄與弟幸
茲荷餘光家斅頗知紹孫子且成行年來食指繁費用
實難當常情久或怠誰復百鍊鋼我心每驚懼日夕晏
務徨箴訓載連幅諷誦寧敢忘吾弟素友愛當我來常
鄉怡愉客邊思為樂殊未央會聚總兩月有懷念尚堂
明發將遠征驅車上河梁殘雪景初霽朔風正飄颺歸
期不可淹令我結中腸論別坐寒夜青燈照輝煌請贈
良獨勤豈伊惜離觴書詞致諄複告飭稍精詳居家貴
敦睦力本在耕桑子姪宜教誨僮僕毋怠荒為惡必罹
咎為善必獲祥誓言期必踐夙志期必償寸忱倘不昧



百世有餘芳吾年幾半百才德愧薄涼一官誤時名獨
立徒悵悵何當謝榮寵歸隱安行藏來尋碧潭釣與爾
樂時康

送彭御史百鍊侍親南歸賦得有字

昔我來京師與君托交友情誼良已敦歲月亦云久君
時為柱史繡服縮青綬英聲動臺端彈劾竟誰偶眷茲
北堂親暮景今白首孝養念久違乞歸寧啟後昨者君
來時招搖初指酉茲晨送君去春風動楊柳執手不忍
分臨岐對尊酒盱思勵忠孝離別復何有

送彭和貞赴廬郡庠司訓

暑雨曉初霽都城動涼薰離筵對尊酒取別何殷勤痛
飲不成醉所懷與予分憶予初來日高情迫青雲淹晋
閣寒暑刀學志夕斯昨者彤庭試雄詞獨超群拜官職
儒教道在良足欣人生志遠大立身須建動勳名匪他
致孝親與忠君所志諒有要勉旃篤斯文樂育期有造
討論貴多聞去去重吾道永言播清芬

送時勉弟赴襄陽

師道古所重儒官孰云卑吾宗世澤遠宦達多由茲今
予當盛年致身向明時拜命辭北闕之官襄漢湄儒氈
不厭冷所慕書與詩今晨別我去悵望勞我思踟蹰對



尊酒握手不忍辭眷此兄弟間寔懷遠大期伯氏金門
貴獨承 明主知我慚陋劣質亦復叨 恩私紀也教
武陵斯文多見推予志更超卓溫然氷玉姿潛心日勤
勉所造安可涯世稱鴻鴈行令名至今垂高步踵前武
孫芳詎難追德業貴精進功名莫論遲念念名努力作
詩效箴規

送謝良翰照磨赴建寧

會聚良足慰乖違寧不傷與予篤交好五年居 帝鄉
情鍾膠漆分譽洽詞翰場春風北闕詠夜月南樓觴綢
繆意方結契闊興忽將拜官蓮幕下赴任建水陽氷霜

堅未泮道路脩且長予行諒難挽我心詎能忘所期守
真白畢力圖顯揚去去毋久淹雲霄待高翔

送時敏弟赴南陽司訓

昭代重儒彥吾宗世多賢趨家職侯泮接武相後先吾
弟金玉姿一經早窮研學成振華聞領薦來日邊彤墀
看試藝文采何粲然拜命南陽去一官守寒氈治裝都
門道冠蓋羅祖筵持觴未能別握手情惓惓吾聞丈夫
志雖思不足憐念予負奇偉况今當盛年毋論淹冷秩
問學須勉旃行積望彌耆業精道斯傳會應策高足獨
步青雲巔



送王司訓來旬赴湘鄉

幾月別江南旅闘首歸路儒官豈不榮况切慈親慕晝
錦行過家稱觴愜欣晤楚塞繞湘川雲林接鄉樹一氈
容與閑三釜甘具適此良足慰詩書孰云負予亦忝
親闈久淹玉堂署攜手一送君因之寄情緒

送陳脩撰還南京分得路字

積雨滯行軒炎雲藹宮樹祖餞臨都亭踟躕未能去念
君經濟姿久綴青雲步一官二十載華髮今垂素昨來
覲 天顏寵擢荷 恩顧再拜辭禁庭駕言首初路高
高白玉堂南中寂清署君歸願無遠行矣多佳趣

送時學弟司訓溫縣

與予同家居歲年兩周強共遊到京國時叙更炎涼少壯出處異相親詎能常邇來亦何幸朝夕共徜徉晴薰川上詠夜月槐邊觴顧念兄弟好歡娛殊未央云胡志王事惜別懷參商我慚早致身役職居玉堂子喜膺鶚薦授官佐儒庠待漏辭闕下驅車赴河陽對酒不成飲離愁亦何長吾宗侈餘慶爾祖多令望中年遺愛在咫尺隣封疆政教良不異勉旃紹前光況茲河洛地千里近帝鄉別後各相憶中情寧弗傷平安有佳問一月寄一章



送族姪仁本赴内黃縣令四十韻

縣令治百里視古子男職華望映星纏榮光綰銅墨為上宣風化為下敷恵澤其人或賢否致理驗失得責任良匪輕應酧頗繁劇以玆明王政銓授恒選擇愛子金玉姿少年已岐嶷夙耽周孔學緯蘊經濟策一領鄉闈貢乂居儒泮席文衡亦屢典芳譽殊籍籍故人交相薦作縣荷　恩錫杜門忽讀禮歲月歎屢擲儀刑朋輩師孝敬鄉閭式譬彼九霄鵬暫息摩天翮颷風思一展少試扶搖力昨來覲　天顏拜舞增感激改官向内黃別我戒行色臨岐酌之酒擄詞寫心臆與予宗誼敦寧忘效規益吾聞前邑宰課衆勸生植田野無遺利民生稍蕃殖庶富繼以教聖言垂簡冊願予開導之絃歌自洋溢又聞曾中牟三異著往昔大阮隨菴翁踐治有嘉績中州近邦畿往事可採摭願予追法之轂實自輝赫吾宗富才彥慶澤由世積登庸列中外先後相接迹唐宋迄當今宦譜徵可悉匪徒業詩書所貴守清白願予振振之家聲庶逾碩我生值休明庭訓幸親炙出遊翰墨場濫作金門客浮名三十年俯仰慙祿食枘鑿與時違性拙素疎直兩鬢漸覺斑寸衷空抱赤老矣詎有為願予早挺特酒盡不成歡詞繁諒無斁去去勿遲迴勗哉慎明德



送楊尚寶謝官歸建安

乖違已足數臨別當何如念茲同心友結好垂髫初十年一二覯寧不傷離居出祖東城門執手野踟躕持觴不成醉為子遵煩紆皎皎雙白壁青蠅詎能汙蒼蒼千尋柏霜雪徒沾濡況予名卿胤高情重璠璵聖明敦舊德霈澤諒應殊願予慎操履勉思迪良謨終當喬脩翼高舉青雲衢

送期[illegible]

悠悠百年内會合嗟靡常古人諒有云動如參與商方

唐十八學士宴樂圖

秦王肇唐祚叱咤開風雲當時十八士總被　恩眷親帷幄運文略爪牙雄武臣峩峩天策府圖像髙崢嶸時稱瀛洲選自比天上人夜分更直罷雅志在經綸閒來賜宴樂取醉當芳辰金杯泛鸚鵡寳馬驕騏驎意氣盡相得況玆成大勲遂令青史名照耀垂千春披圖挹深慨允矣懷清芬

暮春月朔奉陪諸公遊朝天宫分韻得日字

淑景澹融和暮春月初吉退朝值休暇偶爾尋真逸雨霽街塵消風輕馬蹄疾城西有仙宫壯麗稱第一飛軒



過雲流髙觀凌空出畫壁耀金翠雕楹絢丹漆瑶壇敞清虚緑樹間疎密方池湛且深三山亦嵓崒便覺到蓬萊還疑瞻大乙靈境豁心目塵襟頓超軼柏遝群公步遂造方士室亭亭芝草長藹藹蘭芬溢列座屢揮觴分題各援筆談諧忘爾汝意氣頗真率顧予慚蹇劣銘閣叨微秩彤馬蒲栁姿獲倚[illegible][illegible]質平明佇班行薄暮尚佔畢芳辰幸始臨良會安可失況逢　聖明世海宇今寧謐即此不成醉空懐待來日

遊玉泉山分韻得空鳥二字

西郭有名山流泉垂玉虹川原鬱形勝中建梵王宫傑閒愜心賞登覽夫服窮今日幸休暇乘遊逐群公地幽嘉樹合徑轉危橋通祇園暖雲碧寳殿飛甍紅亭午僧鐘度泠然激微風徙倚不能去頭驚塵累空

久厭簪組榮塵累稍紓擾玆行愜良覿清興殊未了遠岫鬱岧嶢平湖湛深窈野色落飛花春聲雜啼鳥碧洞倚翠微層樓抗雲表佳境非人世同遊惜來少歸途日欲瞑返照上林杪明發重興懐相望　帝城曉

九日遊神樂觀分韻得籬字八韻

良辰不易得為樂當及時況我同心友尋遊夙有期登髙出南城琳館鬱參差秋色澹連野菊花開滿籬道人



雅好客焚蘭理朱絲群情洽歡會縱飲不復辭清風座間至白日簾外移醉來懽沉湎三復初筵詩

九月十三日家居賞菊分韻得流字

素心慕閒曠守拙無外求西垣有直廬寄寓深且幽遶籬唯種菊粲粲黄花稠幽香含晩節佳色凝素秋朝迴退食餘對之頗消憂英條總時俊意氣結綢繆在公況多暇歡賞能一遊試開北海樽暫留南齋酬豪酒頻勸興洽詩屢酬慨思彭澤翁千載期同流

九月十九日黎諭德家賞菊分韻得罷今二字

為儒值熙運玉暏多清暇亭午晝漏移在公會初罷書

于桂坊彦種菊選官舍名園有嘉品買蕊不論價群公樂幽賞主人喜邀迓泛英屢飛觴盡醉歸忘夜交借時所貴會晤懷合簪況茲東籬菊可以慰賞心今節雖云邁陽日喜重臨幽香晩逾溢佳色秋正深愛翫豈獨昔歡娛良在今差彼營營者毋遠寧足欽

題龍頭圖

神物何矯矯變幻不可窮蟄向九淵飛騰凌大空薄伏光景際皷蕩滄溟中有時會風雲萬物皆景從胡為斂精氣丹青狀形容好因歲暵旱沛然霖雨功

雪中寫懷二首一以答劉蕭二公枉顧之情一以述同志諸公稀闊之念



玄律驚漸窮飛廉結寒冱豊隆遽凝陰滕六澹舒素紛紛疊瓊樓粲粲積瑶樹朝回敞南軒坐對惬心愫緬懷剡溪遊時誦梁園賦西清公退餘忽枉故人步豁略見高情風流多大度開樽共為歡酒行不知數焚蘭或揮絃剪燭更題句漏滴欲宵分窓虛疑達曙顧懃蒲柳姿交托金石固豈伊洽觴詠良儔寔難遇抑詩戒湛樂夙志寧不慕古人諒有云惟以二子故

端居坐幽軒愛此雪逾尺仰懷 明主聖深副燮理職蒼蒼造化仁郁郁布膏澤兆茲年歲豊足慰黔黎悴千門亘萬户縞皓同一色素影凜寒威澄輝生晝寂豈無匱窮憂且惬清華適呵筆題錦箋飛觴酹瑶席忽憶同心人徘徊未能即非來公會蹤宛若參商隔覩盃覺漸爭幽思浩如積愧乏元賓迎頻陋王恭飾比德堪寄情共言保清白相期在明日鑾坡展良覿

題何侍郎東園書屋圖

舊業臨東園藏書超華屋況茲勝地偏山水鬱清淑幽香落巖花野色園林木黃卷千萬言所讀啓窓讀時還恣遊詠登覽惬所欲年來丹霄上匡弼膺崇祿披圖見雲林宛若故時緑却憶壯年遊彷徨動心曲東山有高



情求願齋芳躅

贈李旻還黃州

李生齋安人負笈來江右胸藏伏氏書一一資研究辭家閱春冬勵學忘昏晝行端志逾篤道廣積彌厚卷之在方寸擴之彌宇宙所得殊沛然惓惓益思楙有如宮錦裳璀璨錯文綉又如天閑駒脱羇想馳驟萬里青雲衢功名不難就而我獨抱慚迂疏乏師授歲月忽荏苒朔風蓋冬候告歸意良切思欲為親壽明年秋期近藝苑將論秀至寶蘊精芒價高行見售顯揚宜早圖毋為久留晉青春二三月京華待重覿

武得帆字送嚴司訓赴江陰

旭景照離席春風拂雲帆篤言送君去行行向江南況玆持教鐸夙昔心所跳儒禮詎寒薄遺經可窮探道在良足適才高眞匪凡所思交游遠悵望情不堪顧囙歸飛翼時寄雲中緘

賦得白馬篇送陳縣丞還沂水

白馬赤絨韁驕嘶臨紫陌使君遠行邁篤言出京國顧玆青雲交親愛欣相覿豈不重迦躇遷戍千里隔所思存恩眷分理各有適迢迢沂水城近倚齊東域耄倪日延竚俛仰懷遺澤努力事驅馳毋為久行役綏治貴寬



仁操履期貞白榮名方在斯允矣樹嘉績重來諒匪遙

贈于繞朝策

寓愁 六首

平生寡愁思今日何獨深所念在猶子羸病益見侵去歲暮春起纏綿直至今茲復見春暮微軀豈堪任曉窓屢咳吐夜枕時呻吟一聞一驚顧痛苦割我心安得盧扁手與爾救危沉

今世有盧扁國醫洗與盛術傳三世良治活萬人命豈獨著功巧亦既造神聖殷勤荷來視勉諭養情性疾疢恒屢作藥劑亦屢應所憂久沉綿藏氣令不定期旋挾

衛功為汝重致慶緩我愁苦腸鄉結圖報稱

吾姪畜志學　書大　忙誦讀過夜分不顧炎與涼吾時雖戒抑自謂身壯強吾亦智寡昧悔歎安可當侵尋歷冬春心腑遂勞傷一疾相展轉愈復不安常近來覺稍劇肌體漸萎黃吾姪亦自憂有時涕泗滂吾力匪不竭吾藥匪不良諒由數命乖不獲早致康時攄一寸心再拜叩蒼蒼天高聽應邇我愧無德將背人暗揮淚寫此千割腸

生來不鮮禱今日屢叩神神明在冥漠禍福無常親烈



烈陰佑功寧顧愁痛人吾姪年二九吾生今四旬願減吾壽筭以益吾姪身神其修休顯俾我愁腸伸

閑時慕書史閱卷未始離近日公退隙相對厭見之所懷小姪病令我結憂思手足乖措置食飲忘渴飢有時應賓客顛倒裳與衣有時為撫摩強語同笑嬉獨登小樓間苦痛如割肌嘗聞第五倫十起心安而我心何不然茲事豈偽為深期早痊復庶以慰吾私

昨得吾親書上有平安字開緘未展誦豁然愈愁思拜跪誦至半忽覺心震悸中云聞汝疾舉室生憔悴吾母與吾兄相對皆掩涕汎迢六千里此語誰為致吾生甚不才守職既無似撫汝又多艱寧因寡慈患汝今年十

林石軒

昔聞欝林守移石自遐徼素心諒匪他清操頗殊調芳聲重今古汗簡增光耀雲仍儞多賢磊落咸克紹開軒面幽林琢削山骨竅明月照前𡶷浮雲出深嶠堅貞自不移足以供吟眺豈伊祖澤承頗諧静者妙我懷斯人徒襟期卓孤峭安得相過從同君一舒嘯

釆石夜泛

月色湛如畫波光凝不流行舟入清夜似向鏡中遊泛泛袁宏渚峩峩謫仙樓浩然懷往躅王事迫難留出處諒殊調高風等千秋豈伊逸游念中扃增百憂



過彭澤

我行過彭澤吊古心悠然寥寥千載上相繼惟二賢陶公昔佩印八旬賦歸田易姓不復仕甲子以紀年狄公在當時忤旨来左遷一朝復唐祚忠義白日懸二賢去世遠光價照簡編豈無繼承者胡乃寂不傳吁嗟世之人才行真難全題詩懷往躅事業當勉旃

黄州懷古録似錢太守

齊安古名郡俯瞰大江濱青山欝迴抱赤壁高嶙峋竹樓不復故雪堂亦堙淪獨有文章在流傳照千春我時東使節南嶽致明禋道經臨皐驛慷慨懷其人披牒求往躅殷勤效咨詢幸值賢太守為余詳且陳豈惟王與韓名公烺彬彬牧之暨文潛治郡稱良循魏國韓忠献讀書基尚存近代龍麟洲講學孔山垠卿家老宗伯寓宦修遺文感此三歎息人生貴流芬向非太守賢詎由獲多聞柰茲王程迫登覽未暇伸晝舫疾星馳曙城西日照明月漸東上波光澹瀲瀲孤鶴何處来戛然掠微熏浩歌坡仙賦逸興凌蒼旻

憶遊衡陽寄鄒太守

平生好奇古雅慕名山遊況茲衡陽地形勝冠南州盤迴鴈峰秀縈帶湘川流石鼓有書院昔賢此藏修合江



峙孤亭飛構臨滄洲其餘總清絶夙昔懷窮搜奉命祀衡嶽幸淹永日留翹首思一覧蕪之效詢諏柰何觸炎暑抱痾殊未瘳徘徊不能及一日如三秋吾聞韓吏部過此曾維舟登亭發新詠有贈使君鄒今之鄒使君善政古人儔愧無吏部才可以揚芳休效顰聊寄贈鉛槧比吳鈎明蔑玉京去相思邈悠悠

脱齒有感

吾年五十三躭禄未知止揭来校藝堂忽覺脱一齒賦質愧薄涼氣衰從此始聖賢有名言致身行道耳口齒乃微軀心思為大體可俾齒連脱勿遺心無耻余生黍

昇名筮仕逾二紀追趍玉署班出入金門褁久厭光採
廬濫倉大倉米金頒内藏珎衣着宮袍美不顯亦不微
𦗟譽且無毁自慙荷恩深補報能有幾顔玆行道心視
若安足擬碌碌竟何聞靣頳額有泚展轉中夜思翻然
褫衣起胡不賦歸歟抆簪還故里優游保令終庶免人
所指因之發長嘆書以遺諸子

漁溪為彭汝介賦

古有隱淪士渭川與富春一朝際風雲欻與時主覩名
歘振六合今古高其人彭君廬陵彦壯志蘊經綸中年
謝塵鞅漁釣莞溪濱清風憩盤石明月漾輕綸澹無外



物紫日與鷗鷺鄰不識炎凉改逍遥樂天真只今及稀
壽芳譽溢朝紳會入非熊兆渭川可同倫

題八達圖

典午運方泰賢才宜未衰卓哉八達士皆有經濟姿云
胡昧所尚放曠更相師沉酣嗜麯蘖顛倒冠與衣得非
飲時晦毋乃乏良規至今千載下畫史狀其儀展圖一
披閲慨歎驚見之酗酒有明誥㓨筵有遺詩抽毫紀新
詠三復興遐思

送雷行景暘出使大同

玉署才名盛皇華使節雄承恩辭日表奉命向雲中鷹
塞凝晴雪貂裘襲曉風関羽最啓稱驛樹夕維驄貽代
封疆固覩藩典禮崇賢勞推績最專對識才通公暇情
多適吟成句益工歸朝行遲爾端笏侍重瞳

鄭少卿半壁軒

瀟洒容臺客開軒面碧池㓨疑大極判還似泮宮移實
鏡奩分影瑶空月半規荷香浮玉甃竹色映瓊漪雨過
光凝檻風迴氣逼帷撼梧聲更逸得句興偏馳退食澄
思處齋居致敬時水天同瑩澈無一不相宜

元夕　賜觀燈詩十首

一統乾坤大三陽物候新華夷逢此日京國慶芳辰咸



鳳傳丹詔飛龍御紫宸歡娛同萬姓宴賜及群臣燈火
千門曙謳歌四海春年年雙闕下長願沐　皇仁
聖主時巡狩新都肇朔方溥天俱職貢率土盡來王海
岳符禎應臣民洽洽康清時多樂事化日煥恩光磐石
皇圖壯齊天聖壽長萬年綿寶曆風俗似羲皇
世際文明盛春隨令節回陽和彌宇宙佳氣繞蓬萊鼇
戴神仙出鸞隨綵仗來珠簾和月捲金鑰徹宵開舞隊
參差列歌鍾次第催近臣遙候駕齊進萬年杯
碧海環三島金門會列仙層巒珠斗外飛閣綵雲邊奕
葉靈芝秀參差寶樹連佳期同汗漫園綺共周旋王母

邇青鳥真人坐碧蓮良宵風景好同慶大平年

玉漏傳更永金城徹夜涌華星聯碧漢明月浸瑶空宮
闕瀛洲上樓臺閬苑中瑞雲千疊紫銀燭萬花紅羅綺
笙歌隊烟霞錦綉叢懸知今夕樂還與萬方同

絳闕臨黄道鑾輿翊畫旂冕旒端黼扆冠珮集彤墀綺
席傳觴早金貂列座遲中郎頻勸飲百辟盡陳詩歌漏
横汾日歡同宴鎬時三呼祝聖壽永樂萬年期

閶闔開中禁衣冠會兩京陳鈞嚴虎衛鑾輅擁霓旌香
裊龍爐煖光浮鳳扆明堯樽萬壽祝舜樂九功成安樂
文逾盛謳歌韻更清微臣瞻盛事長仰泰階平



樂隊連山仗新聲出教坊咸韶和大雅金石引清商囀
日調鶯語回風舞鳳行魚龍呈曼衍鸞鶴競翱翔侏㑴
紛前進朱離亦旦揚昇平歌一曲喜氣溢明堂

虬箭清宵永驪珠彩焰新一廻驚電掣萬點紫星懸烱
晃連華月熒煌燭天光涵三秀草影動萬枝連抃舞
同群辟歡呼洽八埏還聞清禁外車馬夜駢闐

樂事京華盛歡聲海宇同九門迎瑞色萬户謳和風昭
代隆昌祚皇恩並化工　垂未央闕春滿建昌宮徽駭
咸沾惠踈愚頑致躬吾皇千萬歲拜舞效呼嵩

奉送大學士曾先生侍從　東宮赴南京

望着鑾坡早官兼鶴禁榮儲皇承祀去天子詔陪行付
託同元老尊榮重列卿拜辭瞻袞冕宴餞集簪纓馳道
雲隨輦行宮月照營前星臨虎帳後騎擁霓旌召對論
經籍從容納懇誠酒分銀甕理詩寫綵毫輕野迥晴看
花深曉聽鶯漸過淮甸路遥指石頭城日月開三殿
山河壯兩京謁陵嚴禮秩助祭肅寅清翊戴歸邦本歡
娱洽衆情願揚匡輔德海内振英聲

奉送諭德周先生

聖主龍飛日儲皇奉祀辰宮僚嚴典禮扈從重儒紳鶴
駕辭仙仗鵷行出禁宸旆旌擁輦道軒蓋動行塵柳暗



山城曉花明帳殿春陳詩懷啓沃省俗修咨詢野庆晨
征遠周廬夜直頻奉迎來侯吏耕鑿見齊民卓洲榮恩
賜山河喜詔巡渡江瞻王氣到闕致明禋紫禁千門迥
青宮萬象新知應匡弼暇賦詠更誰倫

慶黄少保父壽八十八詩

昭代崇殊禮褒封逮老臣青功膺秩久紫誥拜恩新位
進三孤日年登九袠辰繡衣腰佩玉烏帽髮垂銀寵錫
逾優異榮光貴絶倫林泉門宰咏詩禮舊儒紳父子當
朝傑遺時秉國鈞望高深倚注才大富經綸自是庭貽
訓由來岳降神蘭芳同喬建濟美過　日月瀛洲

烟霞越水濱看雲情最切柱笏望應頻律轉純陽候
開壽域春極星騰瑞彩合宿耀蒼旻綵服娛群季瓊筵
集衆賓酒香浮綠蟻膾美縷金鱗洛社今耆老商山舊
逸民謾傳觥觴隱尚想召滿輪盛福知誰似新詩請具
陳殷勤懷祝頌眉壽比莊椿

恭和劉氏沙村江樓

勝地環江渚樓居俯岸沙夏香銀漢宿高傍碧岑斜曲
檻低飛鳥長波漾落花青藜宵隱映翠竹影交加林影
侵書帙川光上釣槎汀寒浮月靈山曉護雲霞眺遠情
偏適臨清景更佳桃源仙客境果里逸人家一自登朝



署空驚歷歲華昔時遊賞處惆悵滿天涯

舟中望九華山

直履無素期勞生憶恒窘誰云戒我路曾是反初隱水
宿淹長晷山行阻修畛縹緲對雄標嶒屼嶪奇蘊崖回
氣如熉峰去勢猶引剞劂冠青蓮雕鏤矗丹笋碪霞上
斑剝石乳下硧硼山晃崇文徑淵靈閟玄蜃睠茲志養
蕃未遂採芝菌即事情已悲懷賢跡俱泯潛吴愧梅福
去汝羞閔損人德儉未夷天道明可準臯蘭豈徒歌崖
桂芳未質歲暮山中人結言候歸軫

五言排律

挽大師楊文敏公 五首

黃閣登庸早清朝屬望隆訏謨裨列聖位遇冠諸公日
月光華際風雲慶會中經綸多密勿誰不羨才雄
列職論思地從容四十年楊劉天下士頗牧禁中賢鳳
詔西瑜海龍沙北極天皇威靖胡虜扈蹕屢周旋
盛福登稀壽華勳歷四朝從龍清紫塞扶日上丹霄士
慼山斗仰岩廊柱石標忽聞氷稼兆玉燭徑誰調
信史成功日經筵輟直時廟堂遠致理桑梓繫深思西
浙仙遊去南閩旅櫬移寧添多士淚 明主亦傷悲
早歲承顏日青雲忝後塵隨班金殿曙教載玉堂辰藻



鑒今誰賞蓮輝更莫親千春成永訣揮淚重沾巾

挽羅侍郎 三首

早歲登科甲清時領縉紳文章千載士勳業四朝臣優
詔方休致哀歌竟慘神當年褒敕在猶想寵光新
玉署官聯直金城寓棲連從容多暇日知契託忘年蓋
以讒空在琳瑯韻獨傳懷哉身後事輿論付青編
紫塞歸來日青山預卜期衣冠天下士詩酒洛中耆我
輩徒興慕君名定永垂丹青何處寫求不愧心知

挽黃仲綱先生

前輩傷凋謝先生更絕倫家聲傳宋史詩法繼唐人閩

蕩㕕遊遠文陽別恨新東風回首巖揷淚重沾巾

哭渙姪 十首

北闕觀光日南樓受業時青年多遠志白晳美英姿詞
祖吾親望成人汝父期才高翻夭折誰不共傷悲
鍾愛根天性情親肯暫忘朝四恒共食夜卧每連床心
事真吾契家敎奠汝揚誰知辜夙願我在汝先亡
力學未經歲纏綿此病身芸編抛却久藥褁服來頻伏
枕春連夏支顚夜達辰哀哉竟淪沒吾欲恨蒼旻
汝生雖復見我哭屢呑聲事業今何在詩書謾自程閑
中規盍語病裏悼傷情一念一腸斷終身恨不平



愛汝瓊瑤質吾家汗血駒凌雲空有志力學竟亡軀奇
郭凉雲慘西窓夜月孤旅魂何處泊洒淚獨長吁
汝悲病危後我悔病安前明智俱應失殤亡獨可憐行
藏原在已壽夭信由天忍把千行淚愁看舊簡編
念汝年初冠賢哉似者稀立身懈志篤沒世莫名違遠路
日英魂在秋風旅櫬歸愁將雙病眼哭對故時衣
撫躬慚德薄慈孝兩無成曠省遠親眷虛名誤汝生詞
心蠹薄祿醜面見雖凡便擬投簪去歸尋歷社耕
家門今寡佑禍累一何深白日空貽慟蒼天不鑒臨天
亡降汝命慟哭割吾心誰信臨終淚長沾志士襟

蝕書何大迫卧病一年強擬作雲端客翻為地下郎造
言知最慘素志倍堪傷靜夜孤燈裏悲思欲斷腸

挽曾光薦 五首

鳳雛出丹穴爛然五彩章長大將瑞世來儀向朝陽奈
何兩修翮憔悴摧風霜呈祥竟莫試誰不生悲傷
溫溫崑山璞奕奕暴蘭姿川原葵光彩雨露含華滋璞
玉儉自殞暴蘭亦云萎物理旣如此人生良足悲
英英武城彥卓卓超凡群十歲誦經史十五能屬文况
玆承世業雅志在青雲弱冠竟殂謝哀歌奚忍聞
聞子哀訃至悽然傷我情我昔事尊君來往居西鄰愛



子日秀𤼵期子早成名云胡奄相棄別恨何由平
生別尚云戚死別寧不哀所思令名在壽命誰能裁顏
天至今賢[illegible]可材洒淚讀銘此嗒然肝肺摧

挽胡祭酒先生 四首

德望朝端重文章海內傳高風儀後輩古道繼先賢門
下三千士人間八十年如公保全節此日竟誰肩
科目登庸日儒庠樂育時花封勤撫字秘閣竭論思荐
陟青宮輔弘施胄監規平生端履歷誰不仰光儀
明時休致早光價重南州懸榻里中住愛蓮亭畔遊心
期追二子行義重千秋堪嘆功成蚤誰能退急流

名烈昭編簡哀榮備始終賜歸褒敕舊諭添沾恩隆世
澤垂休遠碑文誄德崇洪都南郭路過客仰高風

挽劉侍御履節

弟華三朝著才名一代雄容臺曾典禮憲府舊乘驄笛
怨炎關月魂飛瘴海風惟餘墳上碣千載表丹忠

挽王處士以子貴封主事

世閥錢塘上移家雲水陽詩書承舊德松菊理新庄白
首甘栖隱青山對詠觴優游風月墅蕭散水雲鄉閭里
施恩惠家庭肅義方科名看子貴壽考閱時康夢入黄
粱枕恩推粉署郎褒嘉同伉儷宜漠有纆光哀此群公



續幽潛太史揚銘詞垂琬琰千載會流芳

挽國子助教陳先生 二首

先生嶺南彥科甲早登名一官任民牧小試江陵丞群
黎懷撫字南楚播英稱霜蹄俄暫蹶遠赴薦剡徵列職
居胄監橫經育群英海內仰芳譽朝端推老成至今造
就士濟濟多列卿何獨不大用奄忽歸泉扃

憶昔居胄監先人忝交誼僕也趨庭餘高風屢瞻企況
與賢嗣子青雲早登第老成盡凋謝我輩竟何恃每誦
墓銘〻獎顧倍橫溪先生德尤厚孫枝更榮貴嗟嗟游
宦門可以驗數遺所希身後名年壽安足計

挽姚母張氏詩 有序

吉水虎溪姚君彥通之配張氏出自金川既長適姚
氏相攸助奠克宜其家彥通嘗為邑學博士弟子員
與翰林學士錢公前春坊庶子周公同游學未及成
名以卒有子四人其三曰瓚字廷璧六歲喪父賴張
氏孺人守志教育之底于成預俊秀選居儒庠治詩
經駸駸有造矣後以事出為從事於京師有志科第
不幸母孺人卒于家訃聞匍匐將南歸別於予謂未
有以成母之志也其情甚哀予乃告之曰子之母其
生也享子孫甘旨之養可謂備諸福年登七十有五



可謂得其壽令雖淪逝亦無憾矣子歸讀禮之餘尚
勉進而學他日孝顯而親可也詩曰

虎溪姚氏母中歲失所天辛勤撫諸子訓育能兼全子
長克致養孝愛心惓惓綵衣舞芳晝綠酒羅華筵慈顏
悅且康優游過稀年云胡一疾嬰奄忽歸重泉慈竹盡
摇落萱花無復妍感此寸草心抱恨春暉前淑也慕顯
揚久在青雲邊一經未及試痛母先棄捐匍匐泣血歸
悠悠涉山川有懷畢襄事篤志勤簡編為孝諒在斯夙
夜須勉旃

挽楊長史民服二首

有生誰不死所貴千載名賢哲同一致徽音良可徵揚
千年聞道高情薄蒼冥溫姿輝白璧潔操凜霜冰憲府
肅風釆王門著忠貞斯人未論道於我實無兄弟昔必
我告有文必我評一去不可復襟期誰與評所思求芳
譽奚必驥蹤齡泚筆寫哀些悽然雙涕零
明月何皎皎清風吹我帷中夜不成寐躑躅多傷悲所
悲寡儔侶尤悔將安追一從楊子沒無復聞箴規德義
替交勗詩書誰剖疑攬衣三四起惻愴勞我思

挽千汝霖主事

與君住京國結好二十年優游玉堂裏出入鳳樓前乗



興洽朝詠知音揮夜絃旅舍或同寓趨朝時並肩平生
交誼厚有若金石堅相期俱白首天命庶永延如何疾
疢嬰累月加沉綿退直每相問自言行當痊蒼天胡不
仁殞歿遽堪憐羣公總惻惻我淚倍漣漣寒冬十月候
朔吹嘶且顛孤兒扶旅櫬千里載歸船祖送重嗚咽中
情鬱難宣九返招不復哀歌謾悽然所思紀遺行百世
令名傳

輓竹間周長史先生 四首

憶昔初丱角侍學遊帝京先生始擢第列職居承明家
君官璧水相與如弟兄綢繆結文會歡洽篤同盟我時
童騃奉[illegible]規益情期待意良厚匪獨當世名先生今
已逝我志未有成歲月倏悠邁悵然想平生
平生所親厚於我何獨深宗好托鄉里職守聯禁林分
雖先輩行契合殊一心十年兩京路往復多微音擢宮
來北闕益荷規與箴夙昔展良晤高情重南金萍踪一
朝異明珠忽淵沉哀我不可見雙淚落盈襟
盈襟雙泪落沾洒重我愁先生淪逝久高誼那復求念
昔在當時聲光動九州人物攢雲匠文章班馬儔出入
金門裏三朝恩眷優況茲職王輔匡弼多嘉猷奈何鵩
來集竟兆賈傅憂招魂有遺些恨逐楚江流



江流日夜去逝者不復回哲人已云亡悠悠隔泉臺緬
思前年秋入覲辛一陪從容未得展握手暫徘徊相別
曾幾許訃音俄遠來生死從此異壽夭不悲哀返照下
丘隴悽風起蒿萊佇望桑梓園惻然肝肺摧

五言律詩

春日扈

御駕祇謁

列聖山陵 十首

上日謁園陵祇嚴竭聖情直廬千帳列馳道萬人迎御
含春色山花絢曉晴微臣叨扈蹕幸沐渥恩榮

御幄千旗拱屯營萬騎環祥烟隨鳳蹕瑞日映龍衣[?]

鼓轅門樂衣冠紓伏班嵩呼來父老聲動五雲間

膴膴神皋迥鑾輿曉駐畤天連雙鳳闕地近九龍池日

月開黃道雲霞翊畫旂恩隨陽德布泰淵萬年枝

輦路塵清霧霽瞻大駕來恩波深雨露蹕令肅風雷帳

殿中官侍齋宮學士陪遭逢明聖主愧乏從臣才

三陵冊壑繞萬乘翠華臨松柏凌雲日山川壯古今周

旋垂扆覽齊祭潔宸襟鑾輅遲遲發深惟戀慕心

聖孝超前古皇仁被八方雲山含寵顧草木亦輝光游

氣從天降晴熏旁日香小臣懷舞頌寶曆萬年長



羽衛發沙河前軍徹夜過虹梁搆碧漢珠斗浸清波燭

影搖戈甲風聲雜珮珂桓桓王驃騎扶掖故情多

園陵陪祀畢退息向齋居花氣晴飄裹松陰晚日餘惡

詩聊寄興憩石澹忘劬肯上東封蹕思陳無逸圖

佳氣鬱青葱長衢蔭萬松漏聲行殿鼓曙色景陵鐘穹

擁花邊騎天垂仗外峰未由攄獻納何幸此從容

館閣多才儁承恩扈從辰深慚涼薄質也逐屬車塵對

酒青林曙聯鑣紫陌春有懷忠直節同願答皇仁

道出東山口過金百戶園林

地出東山口盤廻石逕遙擬尋歸路便深荷故人招[illegible]

弁家聲舊園林景物饒明朝相憶處翹首荷丹霄

口號戲東羅本崇行人

為愛羅浮彥平生金石交扈遊來眷顧得句想推敲春

色隨行殿風光淵近郊有懷同覽勝底事遽能拋

三臺八詠分賦二題

粤瞻三臺南原坂相迤邐山水交會間中有石墩峙印

紋苔蘚斑紐綰藤蘿常有客佐花封金章佩應遍

右喬坂印墩

田畛二臺西溪流一何遠澄澈良足嘉淵深知有本湛

如明鏡平宛若霽虹懸忽聽滄浪歌濯纓坐來晚



右西溪流水

題唐主遠歡圖

朝罷紫宸殿終南校獵遊追歡應適意銜槩豈知憂日

暮雲山晚風清草樹秋從官無諫疏老去憶韓休

病起聞禁鐘

南窗臨曙靜遙聽禁垣鐘聖主方勤政微臣獨病慵詞

林慚記載官路嘆遭逢一片歸休志明當達九重

和陳學士題張尹山水小畫

圖中風景好雲樹澹幽清秋圃浮空迥晴烟拂曙輕琴

吟裏思鄉國望來情我亦懷山者因之追興生

送別第十弟功溥第五姪讓至上清河情發乎
詞用寫五言律二首見意
勗尓遠来意寧因悵久離年來家政冗日恐義釐褒白
簡書思處青燈對語時此情如不二百世永為期
仲夏炎蒸候言旋不可留別離憐骨肉俎餞集交游綵
樹金陵陌滄波白下舟明朝回首處兩地思悠悠
題畫
地僻稀行迹山空紙白雲江潭流水合堤路小橋分茅
屋深藏樹漁舟繫落曛坐看幽景好鄉思轉紛紛
經和合驛

客路通和合行人入夜過驛樓催画鼓官舫泛滄波天
近星河下窓含月露多揮毫渾不寐紫陌憶鳴珂
送廖敬章南歸
與子論交日相親弟與兄十年如昨夢送會若為情尊
酒論深夜孤燈照達明不堪此言別又聽禁鍾聲
匡廬舟中偶題
水驛匡山外停舟對落曛烟雲千嶂合風雨半江分過
客悲鄉哀居民頌使君不堪懷鹿洞那處振斯文
望龍門和杜工部韻
遥登洛陽城騁望龍門境雲連雙闕陰日落千林影

弄青山深魚遊碧波冷奇觀未得從嚮悒何田省
夜起寫懷 四首
憂念已盈抱況聞風雨敲緬懷錦峰路遠翳青林垌親
顏閟終古宿草生佳城中夜不成寐凄然雙淚零
夙嚴家政繁兄弟鮮同樂聚　易知別来今始覺日
月迭居諸雲山轉悠邈張公有遺訓百忍吾思學
人生寄窮壤所貴勵忠孝自非上聖資鮮弗由訓教春
言爾羣季此道宜立效靈臺苟無虧得失奚足較
吾家詩禮門義聚由高曾所念息紛毓匪末顯甍稱田
園未允所家衆今日增卓卓爾群季勗我思繼承

溪雲山月樓
溪雲淡生涼山月漸東上石逕鬱盤紆高樓赫弘敞遊
人阿處歸晤語愜心賞忽覺秋風來千林落清響
舟行雜興寄司訓和貞 四首
行行別故里泛泛逐輕舟烟渚渺空濶炎雲凝不流方
切睽違感還深尋瞙憂遠遊豈吾志思欲獻拙謀
夕陽送輕颸疎雨洒炎燠隱隱蒼山遥離離芳草綠觀
瀾川上吟展卷窓間讀心茲倦羈遊偶爾淨心目
緬懷白鹿洞碧樹清泉深山光五峰秀教條千載心斯
文久淪棄而我慕追尋卓哉賢郡守興復見斯今

悠悠感行役惻惻念親故興闌尅曲舟望斷廬江樹九
重紫宸闕萬里青雲路候子斯早來蟲我騁高步

野望

奉使江南去郊原曉作經可堪平地赤稍見遠林青慮
失黔黎望思祈海嶽靈三時渾不雨何計叩蒼冥

送高世良歸淮南

伯仲明時彥怡怡友愛眞思光連燭夜詩句草池春聽
兩曾聯榻洽裴又問津京花千里地莫惜往來頻

族姪孫鑑不遠三百餘里來自永寧訪宗盟于
吉水泥田可謂深重本源之誼者矣鑑之先宋



南渡由吾宗徙禾川之勝鄕螺陂高科名宦甲
於鄕邑者累世顯垂家譜歷歷足徵中更变故
雖暫顚躓而復興之端當兆於今日也鑑為邑
庠生治易經學駸駸有造而賔友未之字予遂
為字之曰彥輝於其歸値予抱微痾不暇文字
用寫近體四十字贈之而書其來意如此俾曰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鑑勉之哉

派自吾宗徙綿綿慶澤長家藏唐譜諜科甲宋文章春
草瓊芝秀秋高桂子黃勉旃遂翥彥雲路振輝光

梧竹軒詩有序

渝川羅君以儀作軒為藏修之所前植梧竹數本未
久挺然欝然過雲日而風月以儀對而樂之因扁其
軒曰梧竹間復來求予言識之夫梧竹植物之可貴
者也其材良其幹直可以作宮室而中琴瑟者梧也
其心空虛節眞固可以開三徑而製鍾律者竹也皆
足以媲德資用如此而其繁陰翠色蓁蓁青青如張
羽蓋清韻雅韻冷然颯然如戞金玉又無不可翫而
可愛者宜其甚樂之而不能舍也吾聞有道之世鳳
鳥出焉非梧桐不棲非竹不食以儀植此其將為逹
息之資乎以儀好修文而有志世用者也將見振羽



朝陽回翔青雲之上而為世瑞也必矣則梧竹不為
虛植茲軒之名得不永為耀乎

高軒植梧竹秀色何蒼蒼心虛節愈勁幹直材孔良風
前金玉韻日下羽蓋張枝繁而實茂行應來鳳凰為瑞
向明時永言振輝光

五言絶句

題菜

質絢雲霞色香涵雨露榮展圖歡歲熱不為學樊生

題畫四首

野雀來何處寒梢獨立時朝陽回暖候擬逐鳳凰儀

蘆葉滿長汀珍禽翠羽輕太平群物遂彈射不須驚

香霧浮丹壑飛流瀉碧峰㞦中多秀色我欲卧雲松

深樹過涼雨長橋映彩霞山迴溪路杳何處訪仙家

六言

題畫

烟樹微茫積翠雲山突兀淩空借問人家何處小橋流
水西東

題四時畫 四首

雲際青山遠近溪頭碧樹低垂獨倚闌干凝望春光[illegible]
[illegible]枝

高樹[illegible]添日暮平堤草綠荷香小閣吟餘獨坐晚[illegible]
氣[illegible]涼

[illegible]長松積翠亭亭古桂團金坐待明蟾作[illegible]
[illegible]若陰

岩巒層層削玉園林樹樹鋪瓊[illegible]
思愈清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一

#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二

景泰元年男蒙編輯

門人謝輔校正

姻家後學曾同亨重校

庠生李裔南重輯

孫承趯汝啓汝逵德光德輔重刊

## 七言古風長篇

### 歌五章

#### 平胡歌

皇明一統御華夷四方萬國皆来歸東漸溟海西月氏
北服左衽南雕題
列聖相傳勞撫洽深仁厚澤同軒羲當今
天子神武姿嗣承大業勤萬幾宵衣旰食恒孜孜廟堂
密勿多謀思念胡之運久已衰狐藏鼠伏猶猖披奚敢
寇隙振武威六龍整駕巡邊陲訓飭將士嚴防隄遽欲
殘寇安群黎金鉦煌煌天日輝龍旂犀甲光陸離石門
關城高險巘涼秋九月親駐師邊聞醜虜来南窺戮逆
豕突交奔馳
天顏震怒天戈揮神謀獨運如化機躬率鐵騎奮若飛
自天而下人莫知王旅嘽嘽虎與貔協心戮力爭窮追

與君喜復同鄉里事業相期著青史廟堂早晚徵書起長相逢五雲裏

黃池役人行

黃池役人六十餘自言家近黃河居一家八口事耕織三男長大應門閭大男歲晩輸租稅次男久觧棄襍去三男來作遞運夫鞭朴頻遭官長怒因此纏綿疾病嬰遞來戶下取餘丁隣家欲倩無錢覔又迫程期莫敢停老身補役衝寒凍有女雖笄不堪用聞道朝廷使者來夜搜官船要防送驛使喧呼夜打門衣裳不來即驚奔秖言養子堪承嗣豈料翻為苦痛源舟人咄咤無好醜驅逐前行强趍走我驚見此憐問之氣力龍鍾但垂看欲將弊政責官寮答云沿襲非一朝後人更說乃常事況是家中有雜徭荒田數畝黃河上連年河決多衝蕩今年拋棄未耕犁官租不了家無仰吁嗟王政在安民衰棄貴厚役貴均古來須白不負戴豈有四口無閑身我歌役人良苦辛一一期將廊廟陳



潞河老將行

畫船曉發潞河上風急灘高阻迴浪老翁傴僂不勝舟云是當年舊飛將憶昔 先皇靖難時龍旗十萬親出師料選驍雄護帷幄當時出入恒追隨少年不學惟學武臨敵殺人不知數散騎戰馬疾若飛滿引强弓力過虎夾河壘壁屢交兵勢若摧枯孰敢㨿有時偃息轅門夜更逐將軍去斫營持來首級爭先售賜得黃金大如斗論賞恒居壯士前戍功肯在他人後 先皇御極紀勳勞擢拜龍驤職事高五花鸞鵲明官誥幾襲麒麟照錦袍太平無事樂休息侍直時常沐恩澤老大翻憐生計踈況是丁男日滋盍荒田二頃臨郊壚舉家力作供犁鋤年來兒長卸官職自言少可安閑居誰知耕田皆有籍官府論租徵力役次男幼小不堪行顧倩無錢空踧踖勉強親來作站夫行船寅夜急奔呼



兩目昏盲無所措時時擊鼓效勤劬人生百年何醜好貴賤由來出天造種瓜故侯良可悲寄食王孫豈堪道我歌老將重傍得世事悠悠貴自強東風落日鬪嘶馬猛氣猶來在戰場

江上行

江流昨夜添新雨綠樹流鶯嬌不語三三白苧冶遊郎兩兩紅粧浣紗女青山江上峙嵯峨江中新水生洪波畫船撾鼓凌風去兩岸春聲雜櫂歌

七言排律

詞三十三首

鷲啄烏詞

鷲烏素相逐而食今鷲返噬乎烏群烏驚飛悲號而不敢抗也衆嗟異其事予因感而為之詞曰

翩翩雲中鷲閃閃林間烏風晴日暖江渚淨群飛飲啄恒相呼洲南洲北逐餘腐舉目揚翎共廻顧同心結伴兩忘猜来往朝朝還暮暮一旦長林鳥雀稀洲邊取食不充飢奮將爪嘴搏烏去啞啞逃岈空驚飛弃予停挽争駭矚居人見者皆嘆嘶嗟哉獸禽類茲事奚足異彼誠盡仁厚鳳麟不世瑞柰何時之人誇仁而謝義朝為金石交夕作蛇虺計等閑呑噬如反手鳥心人面寧知愧君不見鷲啄烏世上紛紛多尔徒



西園雅集圖

洛城冠蓋逢熙運青春都尉聲名震佳時雅集游西園脫略風塵總豪傑園林勝景如仙鄉危橋遠引流泉香蒼松翠竹參差色紅蕉紫蕙葳蕤芳石上方床連曲几或共題詩或凭倚揮毫落紙綵鸞驚擘阮流音碧雲起興来展卷寫丹青亦有高僧說上乘幅巾烏帽閑中趣鶴氅綸衣物外情玉卮瑤瑟相參錯篆鼎爐熏拂珠箔雲鬟翠飾何娉婷當代風流宛如昨就中宴會知幾人豪華一去成飛塵獨有藝黃文翰在至今光價垂千秋

萬玉清秋圖為金修撰公素賦

舊家原住同川曲世振勳庸秉鈞軸雲仍誰者大中賢辭印歸来悅幽獨別墅遥從川上開亭閣處處架樓臺歲寒屏古蒼松老来鶴亭深碧澗廻亭前橘柚千株遶圃上芙蓉蔭芳沼殘荷細捲玉露清疎柳低垂紫烟蹤長坡迤邐籬菊芳花開三徑如柴桑萬斛香生金粟塢滿庭陰遶碧梧岡聞梧見說曾棲鳳鳳去庭空如昨夢秪餘萬玉在新圖往事繁華竟何用當時故族稱雪洲二家文物同風流雪洲令子大中青氷玉相輝不易求陵遷谷變流光度回首塵寰重增慕賓鴻社燕幾春秋



砌蚓池蛙自朝暮雲林咫尺吳江湄城郭故在人民非名園疊樹揔零落湖光樹色還依微玉堂先生雪洲後圖画當年喜重構甥館應符宅相名蘭堦尚繼先人舊摩挲故物重徬徨幽深一似平泉庄茂苑遺芳何處覔松陵風雨秋荒凉

題秋林瞰泉圖

草堂住在清溪上雨收秋林鬱森爽幽人無事日憑閑俯瞰流泉愜心賞泉流百折穿翠微凉波瀏瀏秋日輝飛空琮琤韻琴筑濺石錯落鏘琳璆幽人對此情怡懌頓覺煩襟坐来息一聲何處歌滄浪栗木蕭蕭動煙若

永嘉周孝子

孝子浙之永嘉人其父槃通經術孝子年十八隨父游學元末兵亂賊得之欲脅以從賊不屈將沉之江中孝子懇訴曰家有祖母願以身贖父死俾得歸養賊不許竟沉之孝子隨父俱沒載在元史其鄉人中書舍人黃養正出其傳示予遂感而賦此

疾風吹沙滄海翻魚龍噴沫烟塵昏群雄竊據宇內裂横行殺戮相併吞吳山之東越江曲賊勢猖狂肆殘害平原千里烟火稀豺虎縱横繞空谷周家父子躭文儒流離奔竄無安居一朝邂逅入俘虜倉皇寧顧千金軀



而翁視子心猶苦況是高堂惟大母子欲捐生贖父還願得承顏慰延佇強賊憑陵恣忍心縛之竟墮中流深嗟哉孝子義不辱寧衣隨父行俱沉彝倫泯墜王綱靡白日無光泣神鬼長遣當年雙旅魂遺恨今猶結淵水真人御宇誅強兇萬方盡入甄陶中史官采錄筆懿行令名耿耿垂無窮由來父子有恩愛天理人心豈曾昧拙毫試寫孝子篇千載兇渠膺磔碎

中溪草堂為敬齋劉先生賦

金川城南山水幽玉笥下瞰中溪流幾處漁梁帶長潭半村墟市連芳洲洲南洲北人烟迥路入雲龕景尤勝巖綠遙近翠微分竹樹參差一徑陰靜伊誰溪上築草堂秘閣先生粉署郎一襟思絡風月趣五色胸蟠錦繡章先生寓此何瀟洒豈是區區隱淪者袍笏傳家堆滿床詩書連屋多盈架開來從倚獨留題躡履登臨興不淺花晨置酒疑金谷雪夜乘舟似剡溪我家別業臨溪水門外青山亦如此何時優詔賜南歸卜鄰更擬依仁里

賦得清尊送楊長史先生南歸

前有尊酒聽我浩歌人生功成身既退對酒不飲當如何疏傅還家頭未白散盡黃金宴賓客陶公晚賦歸去辭醉倚東籬翫秋色先生早歲守名州曳裾更向黃門



遊曾分光祿黃封醞屢泛宮筵白玉甌只今脫卻朝簪去歸隱雲林最深處時同北海倒芳樽日對南山得佳句衡門三逕鎮長開載酒從人問字來興酣高卧北窗下清風明月共徘徊

雪中行旅圖為少司馬徐公題

玄冥行令冬蕭瑟萬壑千岩雪初積疎樹離離尚映紅飛泉淼淼遙連白何處羈人事遠征錦韉斜拂六花輕芳齋地僻門還掩畫棟山迴景更清乍疑訪客灞橋上驢背吟懷良絕唱又似名卿出守行藍關路擁心悲壯扁舟泛泛釣寒流日高豈是山陰遊乃知畫者巧為此

天機窺得真丹丘曾憶當年扈蹕居庸天險凌晨[illegible]
雪壓貂裘不憚寒光生王勒承恩頎夏官大夫廊廟[illegible]
侍巡夙昔同相覩披圖不似驅馳日却愛長安雪後春

題飛仙圖

城頭樓觀凌空起城外青山壓江水騎鶴飛仙海上来
羽駕飄飄碧雲裏勞生擾擾困塵緣乘風軒舉獨超然
神遊汗漫知何處鐵笛一聲橫曉烟

江上遠趣圖為襄城伯賦

長天極浦波溶溶岩巒秀沓青天容生綃半幅涵遠趣
彷彿江山千萬重近郭名園不知處樓觀依微出深樹



細雨孤帆島外舟殘烟列騎花間路飛流百丈晴虹懸
危橋倒影丹崖巔樵徑多逢采芝客石林靜隱看棋仙
層層閣道雲連棧渺渺堤沙落歸雁劍門天關窮勝遊
湘水秋高縱青盼襄公心事非等閒豈必娛情圖畫間
意氣遥凌葱海道聲光直動燕然山河清海晏升平日
移鎮南都今第一丹青好寫麟閣容頌功更有如椽筆

漁家樂圖

樂莫樂兮漁釣翁一家歡聚烟波中大兒持罾挽朝日
小兒吹笛橫曉風雲樹蒼蒼接寥廓水碧沙明照江邨
老翁炊飡妻抱雛得魚沽酒時同樂平居不識心[illegible]
孫子生涯一葉舟渭水空懷入夢兆桐江謾說着羊裘
彼耕與樵皆食力漁家之食獨安逸請君更看輸世賢
得似漁翁日晏眠

七賢度關圖

懸崖絕壁關門路日色微茫散朝霧碧澗源頭石逕斜
蒼松樹裏行人度行人似是神仙流翩翩白馬騎青牛
揚鞭舉袂共驅逐悠然定入崆峒遊崆峒山高渺何處
明月清風海天曙我欲尋真問大還安得相從躡雲去

題雪景畫

歲晏江空寒雪飛茅屋臨江人迹稀屋頭老樹盡垂白



天際青山皆玉圍坐中幽思堪蕭索紙帳紅爐煖猶薄
美酒沽来更擎鮮錦句題成且為樂披圖一見心悠然
渾似江南殘臘天安得投簪賦歸去與君同棹剡溪船

溪山晚浴圖

東風吹煖花枝軟雪波初液春流棧珍禽何處雙飛来
弄羽調音相宛轉浴渚窺香多好情玉潭光照琪樹清
縱然自適林下樂得似鸞凰瑞 聖明

春意圖

東風二月春如醉品物流形景明媚海棠過雨競新妝
[illegible]枝暖[illegible]翠羽啾啁與鳥翔錦鴛[illegible]鷺泛回塘

風光餘彿笪畱綠水氣清涇薕荇香麈霧易覓韶華度
花鳥知時獨如故披圖彷彿似何鄉太液池晴上林曙

題樛竹圖

修篁迸出淇園裏翠壓樛枝寒不起烟梢初蜕王龍麟
霜葉橫拖青鳳尾莫言勢未拂雲高歲晏須將勁節操
長養留裁釣竿去直向三山掣巨鼇

題雙鶴圖

琳篁翠倚蒼松陰玄裳縞衣來雙禽九皐似是聞清唳
聲徹遥天萬籟沉一望丹厓一徐步幾迴驚露朝陽囂
莫戀林間泉石清排風好奮青雲去



送魏侍郎先生赴南京

同雲天欲雪北風凛寒沍所思在王程寧赴傷離緒青
綠穩繫雙玉甌送行遠出城南亭請歌一曲平生事先
生為我停杯聽憶昔　文皇重科目雲路群賢奮高躅
君家兄弟相繼登有如雙鳳鳴朝旭先生才大尤莫當
分教功成遷大常百年禮樂夷夔輩一代文章班馬行
四朝歎歷推清謹國老元臣爭薦引考功久贊甄拔公
登臺更陟清光近亞卿超拜佐天官誓殫襄攄忠肝
端上類仰風采海內蒼生懷治安竭來暫掌南宮禮
宗未遂歸休計廟堂猶重賚老成又向南京肅邦治

先生德望山巍巍屢典文衡得士多桃李門牆化日照
芝蘭庭砌春風和金陵　聖代龍興地江山自古稱佳
麗公餘坐對部堂清吟懷直抱鍾山翠莫惜睽違遠聽
歌先生此去有真樂阜爾清風藹寥廓泥緘錦字莫令
疎相思長倚綵綸閣

題鷹熊聽澗圖

孤鷹奮迅秋風前老熊怒觸蒼崖巔狰姿猛態真奇物
側耳共聆清澗泉乃知畫者寄深臆英雄聽諫良難得
文皇不作魏公老展卷令人增慨息



題老檜圖

愛爾雙檜高亭亭勢凌喬岳摩青冥臨風似聽鸞凰韻
隱霧便覺蛟龍騰神明扶植乃致此披圖一見增歎驚
吁嗟爾檜堪梁棟何不獻之廟堂用

題問牛喘圖　為谷平李克勉賦

平原草濕東風軟楊柳低垂綠陰淺紛紛群牧逐時和
爾牛何事春來喘漢家天子治休明賢相深懷贊輔情
論思退直明光殿閒從容郭外行軒車擁遝城南路
按轡諮詢馬頻駐一念殷憂民事間道傍鬥死渾不顧
忽然牛喘一下車問牧童驅牛幾里餘得非陰陽失順
序無乃燮理乖良謨當時治化誠粗理千載人人稱知大

龍已昭事業麟閣中更振聲光畫圖裏畫史臨摹[illegible]
添生綃半幅直千金豈伊點染丹青妙頗得調和元化
盤中逸人好事者大隱山林志瀟洒彼圖素我發長
嘆慨古情多世態寡竭來南國逢歲飢烹積椎牛如折
笑春田無計資耕稼却歎當年問喘時

盤谷

青山盤紆邃幽谷碧樹陰陰覆華屋屋外林花錦作圖
門前溪水清如玉盤中之人隱者流讀書閉戶忘春秋
秖憂姓字動　明主徵書早赴銅龍樓

畫貓圖



黑毳金精獰脩尾奮風彪視高[illegible]身聳耳張爪牙
群鼠睨之驚不起爾生雖微[illegible]昔賢取爾喻風紀
嗚呼飽旅夙夕勤爾司不捕人將棄吒之

遊觀泉圖

青山高高白雲幽層巒百丈飛泉流飛虹倒影落天半
穿岩觸石鏘琳琅愛翫時來閑徙倚對之可以清心耳
晚涼何處歌滄浪風送秋聲度江水

醉中為胡恂兄弟題擊毬圖

晚涼退直明光宮烏紗寶帶嬌春風擊毬走馬紅雲裏
少年意氣真豪雄迅足來馳復西騖十步五步回回顧
翻身轉手綵棒間一點星芒馬前露平原草淵清晝長
柳絲細綰金縷黃少年樂事世稀有可憐人馬生輝光
却憶長楊較獵時賦成奪得錦袍歸高堂秉燭看圖畫
遐想青霄思欲飛

送陳叔振赴南京春官主事

東華秋早度疎鐘曙色蒼涼御氣通仙仗漸分雙闕下
除書遙出五雲中群公舊数才華富一命新膺祀典崇
暫輟仙班辭內禁獨携行李赴南宮都亭綠樹邁殘雨
祖道雕鞍駐晚風取別不嫌驪唱苦當筵偏激劍歌雄
交游落落浮雲散離思悠悠逝水同鍾阜天連晴黛碧



龍河潮湧夕波紅丹心自信長瞻極宦業無論似轉蓬
明發薊門千里隔相思直在大江東

紀孝

我愛華容鄧孝子親沒[illegible]鄉里哀號三日絕水漿
寸心如割淚如洗襄[illegible]城舉首籲天天為晴
窀穸流泉迸丹凝涵[illegible]地泉亦涸孰謂神明隔杳冥
由來感格在精誠哭泣[illegible]說崇[illegible]衆泣竹還聞冬笋生
何如孝子百行具移孝為忠多令譽褒寵曾膺紫誥恩
登庸火縱青雲步錫類[illegible]今有鳳雛紀孝能勤太史書
願令孝子孫復千世世相承總如此

諶陽吾宗實大阮世德相承慶悠遠傳家聞望重珪璋
邁倫材器皆瑚璉寸心尊祖情獨深群季敬宗世應鮮
奉先有田出衆房前年倡議勞推遐今歲酉戌歎少登
郤心每惧粢爯典愍勤日日祠下来事集人歡總稱善
是時淸秋七月暮晚来一雨微凉淺遂予命酌欣告成
浩然坐覺幽懷遣膸盤白白魚正肥翠釜靑靑韭新剪
酒泛瑶觴玉露濃蘭焚寶鴨香風軟豪来意氣凌九霄
賦就新詞歌宛轉珊瑚寶樹見丰標金蕤琳琅播淸婉
景落長林日欲曛陰移小閣簾初捲僕夫執轡促旋歸
馬色翩翩度江巘嗟予早忝甲科名平步靑雲愧才譾



官居翰苑叨　恩榮籍列金閨未通顯三年讀禮守衛
門枉顧頻繁歎屢展杖屨追陪愜眞樂閑居即欲辭軒
冕平生志負遠大期私圖落落恒懃靦忝祖空懷致敬
恭事君未得攄忠謇行當從吉黍趨　朝便爾栖遲詎
能免予將拂拭淬鋒鋩犀兕蛟龍期一剸當仁莫哂予
言狂四十無聞思黽勉明年出處各異途守道從容勿
爭升睦宗有要願維持百世雲仍更蕃衍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三

男蒙編輯
謝輔校正
姻家後學曾同亨重校
庠生李喬南重輯
孫象超
汝啓
汝達
德光
德輔重刊



## 七言律詩

### 三月朔日恭侍
### 聖駕幸大學

聖主崇儒幸辟雍羣仙鵠立候飛龍冕旒祇肅祠先聖
環珮從容導秩宗講罷諸生聆戒諭禮成千載慶遭逢
日高輦路迴鑾馭萬歲聲中祝華封

永樂甲辰春　大廷策士忝預封卷翌午進謁
上親御宸翰標題黄甲次第且命學士金公朱書
榜首三人姓名御所用筆叙謹持歸藏之賦以
紀實用識當時崇儒之盛云　三首

冕旒當宁重求賢多士晨趨玉陛前禮樂百年今最盛
天人三策竟誰先雲隨綵仗春旗合日照金宮午漏傳
往事憶曾誇獨對瀛洲空忝逐群仙
羽衛森嚴綵仗齊內臣催召入金閨青蒲近接天顔喜
黃榜親看御筆題風裊龍爐烟漸合山圍鳳蹕日初西
退移宮燭歸來晚又待臚傳聽曉鷄
黃榜新從內殿垂宸章親洒荷恩榮綵毫近拂爐烟重
朱硯光涵玉露清千載明良多士慶一朝眷遇侍臣驚
持歸拜舞藏金匣留向蘭臺紀治平

賜遊萬歲山 四首



三朝紀述畀工時德業輝光日月垂聖主繼明齊舜禹
名臣佐理配皐夔玉音曉出文華殿綺席晴開大液池
深愧謭材叨侍從得遊何幸際昌期
講退經筵出禁林廣寒宮殿賜登臨波浮菡萏千花艷
山接蓬萊萬樹陰日下龜魚翻鏡影風前鸞鶴雜韶音
儒臣際此稀常會共荷皇恩似海深
紫雲樓閣切昭回綠幕行厨傍水開香泛玉醪中使勸
翠浮仙果內園來凉薰細拂池堤柳宿雨初消輦路埃
袪滌煩襟清似洗此身渾已在蓬萊
瓊樓高傍綵雲齊大液深連禁苑西寶殿凝輝開日月
玉梁倒影拂虹霓凉生六月不知暑勢接九霄如可梯
未竭涓埃申報稱願將歌詠續鳧鷖

奉和少師默菴楊先生大祀南郊恭侍大駕宿齋 二首

聖皇端拱致雍熙齋宿南郊大祀時紫極光華星彩煥
瑤壇肅穆漏聲遲瑞烟細裊蒼龍觀玉露清涵赤羽旂
帝德恭勤天錫慶雨暘時若澤寒微
卿雲香藹擁眞階至德深仁被草萊齋潔一誠當午夜
光涵萬象徹三台馨香洽洽垂無極燮理功高詠有臺
可但陽春曲難和誰人不讓濟時才



奉和少保澹菴楊先生賦閣中雪假山詩韻 二首

六出花飛玉幾坏結成瓊島欝相繆勢凌大華天西極
光映蓬萊閣上頭龍闕退朝晴愜對蛮坡散帙夜忘收
陽春高詠推元老筆力雄豪四萬牛
臘雪經旬積未消禁垣深處結岧嶢蜀山地遠疑飛置
蓬島天成匪琢雕夜月色迷瓊署瑩朝陽光映玉屏遙
可因清致供吟賞爲愛呈祥向聖朝

秋日陪諸公謁長陵

暫輟仙班謁閟宮宸遊何處仰重瞳二陵山色青霄外
萬樹秋聲碧澗中輦道香塵消暮雨河梁新水注晴虹

凉天幸得陪芳躅攬轡行吟興不窮

試院閱卷之餘偶成二律錄似同事諸君子

棘闈近接禁垣東悅典文衡秉至公五色肯教迷日下
一心自許揭天中階前雨激蓉花白簾底風揺燭影紅
得士願如龍虎榜賛襄鴻化慰宸衷

禦列重重鎖院深久疲佔俾暫行吟磚花不記来時影
臺栢猶存舊日陰户外鳥喧人未散城頭柝起夜将臨
焚膏繼晷精衡鑑想得群公共此心

金陵十詠

一曰鍾山在都城東北隅地志曰金陵山亦名蔣



山又名北山
聖朝定鼎建宫闕于山之西南麓
太祖高皇帝陵寢實據其陽大江前奔諸山環拱龍
蟠屏列巍然獨尊秦時望氣者云有王氣嘗瘞金
玉襍寶于此鎮之晉朝遂鍾其勝云

雄鎮江南第一山衡廬髙拱大江環平臨帝闕丹霄上
近擁橋陵紫氣間繚繞烟霞昭景象作興雲雨澤塵寰
春秋祇祀宸遊遠幾度瞻天想聖顔

二曰石城在都城西秦淮經其下大江横其前石
頭巖峻壁壘崇髙勢若天成累朝設險以禦外侮
之處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者是也

都城横枕大江東石壘天然虎踞雄百雉會臨霄漢
三閣近倚本雲中睠維三關鴻圖壯作配鍾山王氣
滿古金陵形勝地充萬一覽興無窮

三曰玄武湖在都城北亦名秣陵湖又名後湖宋
元嘉間嘗有黑龍見湖水空瀾山城環繞如畫
出清溪合流秦淮

帝京城北匯重湖水注江流入畫圖波浸日華浮
浸雲氣接清虛飛潛王業龍天饒光吐曜龍照夜
不數昆明勞習戰御間幽勝似蓬



四曰天印山在都城南四十五里一曰方山地志
稱秦鑿金陵山斷淮水此乃其所斷者方整如城
晉有葛玄仙觀宋有丹陽尹何尚之通化遺址山
巔有池水流東南流入貢淮灑之利被洛陽少室
亦名方山昔人詩惟有青山似洛中者此也

千古青山擁帝鄉天成玉壘鎮離方昔傳石壁疑文古
更引峰巒似紐長何尹宅荒丹竈冷葛仙池泛碧泉香
誰云少室專形勝一望渾如在洛陽

五曰大江在都城西北自岷山發源合湘漢沅湘衆流之水
以達於海古稱天塹是也

昔年夏后闢洪厖決引奔流赴大江岸夾青山䒭迤[illegible]
潮驅白浪奮春撞勢分天漢通濆渤險設湯池拱帝都
釃酒臨風懷紀勝搖詞慨乏筆如杠

六曰秦淮在都城南舊名龍藏浦其上發源有二
一自華山經句容境一自東廬山經溧水境俱至
方山埭西注大江秦遣朱衣使者鑿金陵山斷長
壠為瀆遂引二源合流至今城南復分為二一注
城內經今應天府學前一注城外經今聚寶門復
合流入大江



邊淮流水曲通城傳志龍藏舊浦名碧澗發源從禹鑿
朱衣鑿瀆是秦兵芙蓉月露籠沙迥楊柳風烟夾岸橫
侯泮俯臨資麗澤觀瀾高興不勝清

七曰鳳凰臺在都城西南隅保寧寺後相傳宋元
嘉中有鳳來集築臺于此因名李太白有詩

琳宮碧樹帶城隈鳳集當聞此築臺異代却誰千仞上
盛時還擬九苞來謫仙懷古憐成詠漢臣重登愧乏才
萋萋朝陽梧樹足呈祥遲爾誘徘徊

八曰白鷺洲在大江中心邊新林浦上多白鷺故
名太白詩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今廢

白鷺悠悠接遠洲大江[illegible][illegible]見分流參差楊柳近人處
[illegible]下帆檣賈客舟野色晴連城堞曙潮聲夜湧海門秋
[illegible]袍豈乏豪吟客萬丈文光孰與儔

九曰冶城樓在今城西全節坊本吳冶鑄之地舊
有天慶觀今為朝天宮傍有晉卞壺將軍墓墓前
有祠曰忠孝道侶雜居其間

高樓獨上一凭闌帝里山河啓勝觀萬戶人烟香陌重
九重殿閣彩雲端祠存忠孝靈光赫劍化蛟龍寶氣寒
幾度欲招仙客侶吹笙高擧跨青鸞

十曰雨化臺在今城南聚寶門外大報恩寺西南
相傳梁武時雲化法師講經于此感天雨花故名



臺據岡阜最高處俯瞰城闉遠臨郊郭寔江南覽
勝之地每歲儒紳率遇九日吟賞其巔

見說崇臺天雨花老僧曾此演三車談空謾有前朝志
往事猶存後世誇江浦東西千疊嶂城闉南北萬人家
儒紳暇日多遊詠歲歲登高繼孟嘉

[illegible]有作

直廬近倚禁垣西齋向群公入夜齊拚引漏聲金鎖合
窓垂[illegible]彩玉繩低同官托好因年叙列坐論詩刻燭題
老我有懷渾不寐未冠夙整聽晨鷄

東閣遇直對雪

東閣岧嶢逼禁城雪天相對不勝清寒侵蟾滴堅蒼玉光沁龍墀疊素英歡動九重明主意直聯三益故人情寘身真似蓬瀛上愧乏涓埃荅寵榮

送胡大理擢貴州副使

敭歷中朝白髮稀一官超拜出彤扉新承分金節重惹龍香滿綉衣棠樹成陰循吏去柏臺持憲遠人歸多君早負澄清志此去應知願不違

送李進士赴任南京兵部主事

英年釋褐著朝衫科第才名自不凡輟直暫辭春殿侍承恩初列夏官銜都門雨霽分行祖淮浦雲開漾去帆



郎署到來多暇詠因風有寄待頻緘

送劉郎中克修佐太司寇魏公巡視塞北

聖上垂衣重詰兵遠叅元老歷邊城百壺玉醴群公餞千騎金裝上將迎雨露恩光沾草木風霜號令肅旗旌長才自是兼文武有策安邊早奏呈

送功載弟赴任永嘉

一官出宰荷恩遷惜別慇勤對祖筵卓茂治功心事裏惠連詩句夢吟邊春深海國多魚稻日永山城鬧誦絃莫但清名服家訓循良留取照青編

送王僉事孟堅赴江西

鵷班行卧浙東綸音再召起王戎萱闈終養能推孝柏府掄賢待勸忠拜捧璽書三殿裏回瞻玉署九霄中君才高出羣公表造就當成第一功

送中書舍人劉謙光焚黃還鄉

廿年霄漢渥恩深詔許南還遂夙心龍闕曉凉同待漏鳳池秋早惜分襟劉敞才大承家學賈至名高重士林歸拜先墳榮衣錦雲山勝處更登臨

送李氏子婿文瑛南歸

凉秋送子出長安話別丁寧不盡歡田氏荊花榮瘁易謝庭玉樹長成難故山仙李盤根感遠漢冥鴻倒影單



歸拜嚴親煩寄謝無邊離恨托毫端

送程知縣赴弋陽

送君曉過玉河堤祖帳離筵惜解携才大未應淹百里政行且與惠群黎花封[illegible]琴適栢府詩從夢草題連璧由來貽代盛早期聯[illegible]向金閨

送石布政赴山西

清名海内久流傳才大如君孰比肩江右憲臺勞振舉山西藩閫仰旬宣身縻王事[illegible]日心切慈顏喜懼年此際分携應暫去燮調台[illegible]遷

送盧大尹致仕

治邑清名澈帝鄉明歸新喜沐恩光彤墀拜舞飛龍袞
烏府殷勤別鴈行去路雲帆通北固故山烟樹繞東陽
想應休致無餘事日理陶潜種菊花

送邢太守復任袁州

都門祖帳惜分攜殘雪寒驅五馬嘶客路遠通漳水外
郡城近倚峴山西棠陰父老迎歸旆花底兒童唱大堤
自昔龔黄多善政期君名與古人齊

送王司訓赴雲夢

鶚書交薦自黌宮除命新承出九重地入南湖通鼓郡
學宗上蔡接鄰封詩書功業求淹貫衿佩儀刑在敬恭



待得教成論最日碧霄雲路更登庸

送高司訓赴大名

久領薦書辭帝闕新承恩命出蓬萊臘殘官舍清樽別
春早儒庠絳帳開莫謗停雲懷故舊多將化雨淑英才
寄聲魏邑吾家彥好共騰芳日下來

送湖廣憲幕樂君復任

明時執不志青雲雅操清才獨憶君翠柏臺中勞執憲
紅蓮幕裏騰論文朋簪喜向京華盍別酒憐從祖帳分
明發驅車衝積雪更堪離思共紛紛

送黎先生致仕南歸

華夷一統際昌期春到皇州淑景移聖主南郊成禮日
儒臣北闕獨歸時玉壺載酒分襟早綠水流澌返棹遲
聞道東山多勝會耆英社裏日題詩

送顏大尹考績

清時出宰向祁門考績新承聖主恩莫惜別懷辭故友
但將惠愛及黎元千家絃誦聲連屋百里桑麻綠遶村
待得他年重奏最九霄雲外看騰騫

送王行人九皐使廣東

雙闕疎鐘曉漏催郎官奉使出蓬萊畫船遥渡三江去
冊詔應從百粵開寮吏盡臨閩樹候番夷齊逐海潮來



歸朝早聽皇華賦莫遣相思首屢回

送柴中書庭芳歸越中

遠辭仙仗出京華祖道秋風散鷺鴉早事聖明依日月
新頒御勑紫雲霞江通揚子遥臨海路出錢塘東近家
想得高堂稱慶處鄉人瞻望共咨嗟

送丁員外省親歸寧國

詔許南還出帝鄉彤墀拜舞荷恩光宮袍帶得爐烟重
官誥頒來御墨香客路雲帆通建鄴故山烟樹繞陵陽
想應稱慶高堂處膝下從容捧壽觴

送蔣太守繼韶赴桐仁

廿載皇華擁使貂虎符新佩出丹霄長川興雪滄[illegible]疎樹寒雲去旆遥殘臘到官迎候吏源春行郡桥諸苗莫言地僻無公事吟坐黄堂興最饒

送羅侍郎使交阯

廟堂輿論共推賢持節南交領重權直遣炎荒沾雨露不教赤子困烽烟弘文事業今重見工部才名世共傳銅柱勒勲旋凱日薰風雙佩早朝天

送熊太守赴鳳陽

虎符重佩出明光南去濠梁是帝鄉可但輔臣爭引薦由來聖主識循良熊車問俗芳春暖燕寢凝香化日長



數治定應多惠愛榮名千載繼龔黄

送徐知縣赴臨淮舊任御史

郎官五夜照蒼旻墨綬銅章拜命新百里暫為花縣宰一官舊是栢臺臣雪中征旆驅殘臘雲際飛鳧度早春想到琴堂公事簡帝鄉民俗素稱淳

送蕃運判汝梅赴閩中

昔時畿縣政聲傳今日鹾司荷寵遷寸心曉節知逾赤雙鬢流年覺半玄青春別路杏花雨碧海関城榕樹烟才大知君非敢逸功成早覲九重天

送艾主事復任南京

秩滿朝天奏績來從容紫殿拜恩回郎曹久佐戎兵政館閣終須董賈才殘雨蟬聲来碧樹凉薰馬色發金臺交情相好從年少祖席離闗莫謾催

送侍郎周先生赴江東

清時官重少司空一片心存報恩忠荒政有儲金萬姓漕輸多計冠群公四朝碩望登膚裏三駮深恩眷顧中明詔又成期月別不堪雲樹繞江東

送李通政謫官交阯

憶我寧親得暫還感君數奏動天顔論心正值三春暮謫宦何堪兩鬢班地出衡陽通五嶺天連海嶠控諸蛮



遐荒不久淹耆彦佇聽綸音出九関

送黎太守齊輝赴南京

秋夜沉沉禁漏長錦筵紅燭對離觴宦遊早歲憐知已客思明朝嘆異鄉楊柳驛亭山靄碧芙蓉江路水風凉雲衢莫怪蹉跎久材大終應柱廟堂

送趙修撰歸鳳陽

二十餘年侍禁闈天恩暫許揚南歸職淹史局經時久心逐鄉園入望微光動金函開御勑香凝絲錦試宫衣重来莫遣相思切玉署同官近漸稀

送進士　彦謐徽州

董生才調自無倫紫殿臚傳第四人千載恩榮逢聖主
一生心事念慈親天書早賜歸寧日宮錦新裁拜慶辰
寵諭分明敎績學知君不肯負青春

送余侍講致仕南歸

三十年來直禁林官居清切主恩深聯班日日趨丹陛
進講時時聽玉音秩滿久須中秘勅史成新賚内廷金
不堪多病歸休去華髮長存戀闕心

送伍太尹尊憲赴龍陽兼寄問舍弟功載

青編今古重循良出宰如君姓字香載覯衮衣辭鳳闕
遠分墨綬赴龍陽仙源近繞看桃處縣郭過臨種橘鄉



君見武陵吾弟問離情一似楚雲長

送歐陽廣哲主事用孫修撰曰恭韻

兩京才望動時人等輩聲華孰似君近報成功朝紫禁
早登高第步青雲歸心聽鴈秋將暮別思停盃日易曛
三十年來最知已可堪長向客中分

送黄尚書宗載赴南京吏部

新分堂印赴南京天語褒嘉重老成漢制尚書尊八座
周官冢宰冠諸卿丹霄聲價仙班早白晝閑臨省署清
獨念詞林知遇客病中瞻送不勝情

送瓦典姪赴寧國

瀟瀟積雨薊門秋念爾行裝不可留佐縣新承除命去
掄賢早應詔書求行經北固瞻牛渚治近南陵過鵲洲
莫混俗流輕苦節好持氷蘗繼前修

送胥侍讀祠南岳

與君暫輟講筵班拜奉綸音出九關驛騎東馳臨泰岳
畫船南去入衡山肅將精意徼神貺溥致甘霖悅聖顔
民瘼也應咨度徧歸時敷奏殿庭間

送[illegible]編修祠東鎮

沂山形勝鎮齊東禮秩尊嚴亞岱宗允舉禱祠昭盛典
欽天修省出淵衷時稱玉署詞臣貴人仰皇華使節雄



到日應知靈貺格郊原枯槁荷帡幪

送孔憲使復任湖廣

經濟才猷柱石標一生忠直事清朝觀風江右霅霜凜
執憲湖南山岳搖練達莫驚添白髮對揚曾見出丹霄
外臺到日多公暇應解停雲念久要

送羅學古赴東莞二首

科名早歲動青雲繡服光華冠惠文出守黄堂　遠略
入登粉署有奇勳玉關銅柱人難老直節丹心世共聞
今日又官東莞去不堪離思轉紛紛
一官迢遞海南邊便道還家晝錦鮮親老高堂懐定省

夠閑公署樂安便潮聲下徹鮫人室蜃氣遥連賈客船
才大似君應暫去徵書行出九重天

送李主事同仁赴南京禮部

兩京才望動時髦名官欣從盛世遭北闕掄賢歸士論
南宮典禮重儀曹禁鍾拂曙辭丹仗祖帳初秋醉錦袍
到得粉闈無一事閑來吟對蔣山高

送羅行人本崇使四明兼柬鄭大守

彤庭儤詔遣皇華使節翩翩赴海涯驛路曉寒驅朔雪
島門春早看晴霞風標清挹金莖露吟橐豪生綵筆花
寄問甬東賢大守政成待草玉堂麻



奉和元易松竹翁寄示之作 二首

不慕簪纓只布衣蒼松翠竹共棲遲山情暖日侵書帙
江晚凉雲引釣絲豁略心期輕晉樂經綸事業付龍夔
摩天健翮今閑却一舉扶搖肯暫垂

山中老却芰荷衣渭水非熊入兆遲明月素琴塵外趣
流年芳鏡鬢邊絲家聲早已齊三少時論曾看比四夔
待得玄纁迎聘日榮名千載汗青垂

重經少保金文靖公祠墳 二首

黄花橋畔暮江濱宰樹青青兩度春祀享有堂臨古道
官遊無館接芳隣才名一代文章伯事業三朝社稷臣
殘雨停舟登隴墓不堪清淚重沾巾

祠下江波滚滚来望中流恨到泉臺清朝共失絲綸手
聖主遥憐柱石材千載明良真際遇一生存沒備榮哀
多情感激龍門士哭奠椒觴歲幾迴

重過同年陳御史紹夔冢予既為銘墓而停柩
在堂三年未葬愴然有懷

柱史清名衆所推仙遊一去竟堪悲半生命薄傷心事
三載家貧緩葬期柏府雨寒烏怨切林莊月暗鶴歸遲
銘題有道無逾我交付堯夫竟属誰



舟過鰲城

客程南去入禾川路轉鰲城別有天青壁烏啼雲際樹
碧流人泛鏡中船千岩秀色分明景萬籟秋聲起暝烟
一似武陵溪水上居人相問不知年

望禾山

雲際禾山倚穴寥霞明日出露岧嶢氣吞吳楚千峰壯
勢壓衡湘百里遥石洞碧林開翡翠龍溪流水瀉瓊瑶
有懷二相登臨地惆悵英風不可招

醉別仲璉諸宗族

相邑東邊話別離宗盟意厚故遲遲江聲流月層灘夜
野色經霜落木時綠酒頻呼澆爛熳錦袍不惜醉淋漓

明朝回首相思處只在禾峰厚水湄

承恩展省

早登科甲列清班展省承恩許暫還紫禁曉趋辭聖主
綵衣春着想慈顔堂萱花吐長筵渥隴樹光生故國山
為謝同官邢大史相思久在五雲間

賦得海字送曾大尹之恭城

一官初拜花封宰五嶺西南接炎海試酌百斛舊醲陪
盡滌淵腔新磊硯桂江天静波溶溶榕笎春廻陽謪匕
撫循遐俗勿鄙夷會遣居民仰風采

嵩華樵笛為胡有初賦

天外嵩華入望青坐守樵笛若為聽清分凉吹来冊壑



高度寒雲徹紫冥王質擔頭柯欲爛桓衣弄裹夢初醒
多情莫撫君山調恐裂芙蓉九疊屏

贈郝進士

文運天開屬聖明臚傳逸殿第僻炎名題金榜騰聲價
宴錫瓊林被寵榮不負十年窺蠹簡從教萬里快鵬程
人生科甲從来貴願竭冊忠賛治平

忠思堂

壯志曾從虎穴歸思親忠國兩無違寸心長是依丹禁
雙淚空驚温綵衣日月光華天路近丘墳寂寞故山微

減南堂[illegible][illegible]新[illegible]一合如君似者稀

窓前十詠分賦翠柏凌楷

蒼菊窓前草樹深經[illegible]深護柏團團繁陰蔽翳迎朝
勁節脊森耐歲寒風度乍疑瑶瑟奏雪殘渾似玉龍蟠
會應直幹凌霄漢莫比尋常雜植看

題蘭竹

楚畹無人質幽異薄林有逕陰凝翠國香直節何處逢
雲根帶得沅湘意雪霜不壓風露摶為君紉佩呈琅玕
瑶琴一曲清歌罷願共年年保歲寒

題竹泉

庭栽系竹自清幽更引寒泉入檻流鏡影淨涵淇澳曉



玉聲遥夏渭川秋陰凝翡翠烟光合潤浥簾櫳雨氣浮
更說[illegible]生能賦詠坐看三徑思悠悠

六月二十三日過家有感

游宦年來五到家三回衣錦兩衰麻音容杳隔雙親遠
事業蹉跎兩鬓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秋近實園林樹落雨餘花
昔人建節誇疆社我[illegible][illegible]閭不敢加

詠愁以白雲紅葉為題

歸盡寒鴉倒水流白雲紅葉兩悠悠雲飛帶葉飄征[illegible]
葉[illegible]和雲落[illegible]舟漁失去津紅葉淵鴻迷歸路白雲[illegible]

咸鼎鼐見和調玉枝一夜憐凋喪銅柱千春播頌謠
悵望東萊神道表不堪風雨暗瀟瀟

題金壁孫氏南樓

家臨金壁帶清溪溪上高樓舊有題窓户向明風日美
闌干拂漢斗牛低樹頭雲影兼花落簾裏棋聲雜鳥啼
何似諸郎多好學直南文筆一峰齊

和題春江遠岫

天際青山錦綉堆樓前江水白縈廻雲遮遠樹當窓見
風送飛花入户來詩卷謾題塵外景酒船猶送醉餘杯
懷人已過新春候驛使何由寄早梅



挽裴侍郎時受子綸編修封致仕

白首懸車就子封林泉雲卧最從容裴寬儒望三朝耆
疏廣高情一代宗無復清班聯鵷鷺空餘紫誥煥龍
九拾南望傷心處埋玉壺山第幾峰

挽史郎中

元戎幕府選儒紳萬里南荒討叛臣慷慨轅門宜建策
從容敵壘獨捐身魂依銅柱長遺恨血濺青萍倍愴神
自古賢才誰不死留將大節照千春

和江西副使石公見貽韻

清時芳譽播遐垓久向南州按部來翠栢蒼松堅節操
綉衣玉斧揖奸兇江湖求遠風雲會廊廟終須柱石材
早晚徵書天上至大微星彩燭三台

寄家兄功懋時客遊淮上

朔雪凝寒弄曉陰客愁如結轉沉沉封書擬計能傳鴈
連榻多情憶共衾為客久諳淮上俗思親遥動故園心
東風芳草春應長早寄池塘夢裏吟

歸次榆河之作

榆河駐馬重徘徊却望橋陵思轉哀山繞紫荊關北去
路從白佛寺前來連村寒樹迎霜落照水晴霞拂曙開
最憶當時囬輦處行宮猶接鳳凰臺



梅杏軒[illegible]能醫有學

舊業軒岐冠古今新栽梅杏繞園林花開雪沁千枝玉
果熟霞凝萬樹金調鼎不殊醫國手成陰已見活人心
莫同仙苑時收穀好繼商家早作霖

題桐溪一曲

清溪一曲繞桐溪溪上幽居似瀼西泉竇雲寒龍未蟄
崗梧日曉鳳曾棲凌波泛泛鳧鷖集當户陰陰竹樹齊
霄漢多情懷賀監新畬貌得更留題

春日竹山功牧弟宅宴賞牡丹為別

南國春開紫牡丹竹山深處護華闌天香暖透黃金盞

國色光疑瑪瑙盤愁別向人疑欲語含情對客若為憐
明年此會知何處奉御應從内苑看

次武昌

三楚名藩地望雄層城百雉倚晴空磯頭黃鶴仙人笛
雲表朱門帝子宮控引荊襄天設險會同江漢水朝宗
胡床吹笛南樓興想得群公月夜同

和唐賢盧允言曉次鄂州韻

漢陽東接武昌城驛路南來六十程鸚鵡洲邊踈雨過
鳳皇山北綵雲生群公有暇同登覽萬姓無虞際聖明
聞道潯陽潮不到舟人夜語覺江聲



過洞庭和喬元朗登岳陽樓韻

岳陽不復舊時樓獨有山川豁遠眸天接重湖光湛鏡
風生九夏爽疑秋釣天帝樂乖龍奏飛劍仙人跨鶴遊
千古洞庭形勝地登臨何幸一維舟

望君山

五月乘槎過洞庭君山一點望中青銀盤擁翠浮空出
鐵笛橫吹入夜聽玉禮書沈遺縠井金輿駁遠泣湘靈
誰能剗却青螺髻直跨鯨波上紫宜

和順菴胡先生琴月雙清詩

音澗坐對夜窓深壁月流輝調素琴銀兔影橫清漢表
瑞龍聲徹碧潭陰一天風露幽人思幾曲宮商太古心
惆悵子期弦絕後穿冢千載想斯吟

九月九日入衡嶽

曉持使節登衡嶽望裏山雲覺自開日際群峰夌漢出
雨餘萬樹送青來溪聲雜引松風度草色深連石徑迴
天錫涼陰三十里寧知九夏有炎埃

謁祭岳廟

維南衡嶽衆山宗千古扶輿淑氣鍾位直離宮躔壽紀
天開泰運顯民庸雲霞彩護朱陵洞日月光垂紫蓋峰
祇服皇仁申祀禱禮成霈澤度時雍



出衡山道中

天上回飈送薄凉山中層蔭却炎光仙巖潤浥烟霞氣
石髓流分草樹香兩兩綠鳧驚鼓吹三三黃鳥雜笙簧
尋幽自是平生志解組重來定可償

謁錦峰先隴

先塋奠錦峰晴雲長護若堂封幾年游宦遥登薦
歸來致敬恭鳥語添依環隴樹鵲巢高近傍祠松
不違音容杳老泪千行思萬重

哭孫侍讀

劍水滔聞君哀訃淚交顚雄文清譽人皆仰

真心我最知旅寓難兄歸覲日高堂慈母斷腸時
疆壯多凋謝獨悦蕭然兩鬢絲

夜過常山與歐陽廣晢會事遇

雲衢別舊遊常山何幸叙綢繆傾情共對秋堂燭
乘興全勝夜雪舟心事一生期汗簡功名半白付浮漚
怨怨肯辭樽前樂玉漏聽殘合去畱

夜登嚴子陵釣臺

睦州城北日斜時望入嚴灘思欲馳巉權捫蘿尋故迹
扶筇秉燭看豐碑雲臺圖畫當時烈烟水風情百世師
夜色蒼蒼釣竿冷耿光猶似客星垂



遊金山

大江東下峙金山一點波心擁黛鬟拔地起撑天柱骨
廻瀾雄障海門關參差佛刹水雲迥迤邐禪房花草閒
今古達人多勝賞浮生何幸一躋攀

過沛邑與熈伯弟叙別

南遊屢得訪諸宗沛邑偏憐兩度逢愧我詞林空老大
羨君儒泮最從容青氊易負經綸手綠酒難澆磊磈胸
莫竭丹心勤樂育明時廊廟會登庸

遊楊鴻臚南園

御河繚繞禁城東路入南園興不窮樹色萬行晨過雨
鳥聲千囀暖呼風門通夾徑芙蓉帳閣護翻階芍藥叢
勝景滿前看不足酒猶尋向夕陽紅

自嘆

平生志氣九霄高堪嘆年來已二毛匣裏祇餘雷煥劍
腰間誰贈呂虔刀承家豚犬情空寄授武夔龍志謾勞
何似歸尋耕讀去逍遥南陌與東臯

菁齋爲范君東題

閒居儉薄素心應攜得幽齋用菁苦門外縱橫仍結廬
屋中平直更成績寒聲蕭颯過疎雨夜色微茫秀[illegible]
入對金扉歸鄙屋似君高興孰能兼



壽楊居士七十　翰林檢討仲舉之兄

難兄耆德重林泉令弟馳情在日邊白髮不隨同獻壽
青樽遥想盛開筵香熏寶鴨春無際花撲雕闌日似年
待得他時歸衣錦連枝齊向畫圖傳

雲松山房

桃溪溪上結雲松松滿山房突兀峰擎日幾迴閒舞鶴
爲霖何處獨從龍千尋影拂蒼崖靜五色光分碧澗重
縮地無由瞻勝槩不堪惆悵歎塵蹤

賀氏席上口號留別

行盡禾川入厚溪名家多住水南西青峰叠叠當樓[illegible]

翠竹深深拂户齊緑酒金杯朝共醉緑氊銀燭夜[illegible]
歌殘一曲清平調更上河梁惜解携

留別夏敎寛

多君文采重琳球幸接季川数日留博學不登論秀[illegible]
傳經只在挹清樓青山好景時臨眺白雪新唫屢唱酬
莫燕雲林成久滯重逢早向帝王州

贈胡千户

將門手采䝉如君學武時来更學文韜畧淵懐閑秘計
詩書連屋尚多聞論兵每對層城月破虜遥輕瀚海雲
勉竭冊衷事、明主凌雲閣上樹華勲



簰溪讀書處

君家書屋枕簰溪竹樹陰陰[illegible]絳帳延師朝聽講
青尊娛客晚留題窓間[illegible]草翻魚藻檻外澗流雜鳥啼
早向雲霄騁遐踪芳名期與古人齊

謁祭歷世祖塋感恨之作

鷓鴣洞

鼻祖佳城倚鷓鴣先[illegible]蒼翠
洞裏山川抱繚紆十世[illegible]千年古[illegible]應符
孝念從來尚追遠[illegible]

楓湖

楓湖東面是幽宫池水泓澄湛若空修[illegible]逢隆盛際
侵凌已過亂離中豫章道學前朝授孔孟書經累代宗
儒業肇基端自此綿綿遺澤永無窮

上凹烏石岡

上凹群峰聳翠微前人遺䰟故相依地偏豈為權豪據
世遠應慙莫掃揮方石前横猶印峙烏岡左抱似屏圍
慇勤寄語羅浮彦方寸毋令混是非

南洲

山峙崆峒似列屏南洲陂水接泓澄咸淳科甲名偏著
泰定銘文事足徵書諷奸權悲切直廢流胤嗣悼傳承



先塋經亂多蕪沒佇立臨風恨不勝

南山芷原

雲屏幾疊擁南山蘭芷坑頭紫翠環仙隴荒凉碑碣在
泉臺香靄漆燈閒德髙夙著遺民傳名重曾縣進士班
寄語來雲寒食東拜瞻莫憚費躋攀

小西湖

小西湖畔冢纍纍獨有仙塋近水涯前代栖神應最久
明時經理却慙遅柞林舊植樵人竊石碣新題過客知
咫尺鄉閭猶似此九原路遠豈勝悲

黄鍾

黃鍾勝處是西坑絶壁攀緣上祖塋諸水流乾來迤邐
雙峰位坎峙崢嶸禎符讖記千年兆義聚家傳百世情
謁祭不堪當歲晏蕭蕭落木送寒聲

大畓原

不堪惆悵對先堂我祖聲華日月光三史有書留秘閣
一官無命老儒庠鰲溪集裏文章富馬鬣封前草樹香
委祉一門稱孝友承傳不比漢中郎

横坑

佳城瘞處背山陰每記前人感念深兩世併篆三徙教
諸孫鞠育一生心丘墳疊祔乘先後川岳鍾奇自古今



歲歲淸明祗薦處悲傷時對夕陽沉

中堎原

地入中堎即九原欝葱佳氣靄雲屯一峰聳立凌霄漢
二水交流逓墓門甲乙科名懷競爽詩書慶澤賴深源
更憐遠祖塋難辨莫致枏觴欲斷魂

沙山原

周嶺橋東窣樹濃通衢近接若堂封九原地位盤迴固
千古山川秀粹鍾德厚深懷垂慶澤歲遥猶歎記音容
從來墳墓逓村貴過此雲仍必敬恭

錦峰原

錦峰山畔是先墳綠樹深深鎖白雲遺直祠藏兵部像
銘功碑勒少師文官游莫效三牲養庭訓那能一日聞
獨對雙阡哀慕處幾迴揮淚倚斜曛

七言絶句

興濟

月明霜落早寒天孤燭熒熒照客眠定省正隨春夢去
驛人催鼓又移船

題盡馬

暁出天閑十二中霜蹄踣鐵欲追風若教脫却青絲鞚
頓使沙場萬里空



題赤壁泛舟圖 一首

中流夜泛似登仙月色波光迥接天千古英豪同一慨
秋風赤壁自年年
水落山高月上遲臨流釃酒更題詩秪今孤鶴歸華表
無復横江夜過時

送孔君志仁南歸 三首

廣陽城裏喜逢君秋晩何堪此共分相逢幸無雙羽翮
愁心望斷楚山雲
我懷慈母不勝情曾卜歸期喜共行君去我留南北異
無官自是一身輕

牢箋撼書強自題千重愁思數行啼憑君早慰慈顏念
到日無因貿客稽

寓懷 四首

嚴親官路喜康強慈母衰遲在故鄉前日書來聞卧病
不勝雙泪苦沾裳

家居孝友仗難兄奉母勤劬竭至情省問無由深愧我
逢人不敢說平生

慈顏衰病苦相攻家信聞來百感中天子聖明敦孝理
寸誠無計達宸聰

思親自倍客愁增鞠育深恩報未能許國日長親日短
天恩尚想賜憐矜



自嘆

官籍五朝九五轉詞林三十又三年欺人華髮千莖改
報主丹心一寸懸

暮秋對雪有感 二首

雪花故逐帝城邊來歲應知兆有年穿户拂簾增月色
轉教愁客夜無眠

彤雲宜捲六花飄玉漏無聲夜寂寥曉日融城看漸濕
客愁何事不同消

題畫梅

春風曾占百花魁玉骨氷姿絕點埃今日莫將圖畫看
調羹鼎鼐待時來

積雨金川舟中寓懷 十首

積雨金川江上頭北風吹浪阻行舟有懷兄弟分携處
回首鴒原亦是愁

癡兒弱姪思依依金水亭前悵別離可是黃鸝解人意
數聲啼對綠楊枝

垂白嚴親寓職方書來幾度促治裝春帆苦被風波阻
夜枕空空教客夢長

回首桐江烟樹低慈親墳在錦峰西重來負掃嗟何日
拭盡啼痕望轉迷



出門稚子屢牽衣問我茲行幾日歸莫道儒生心似鐵
不堪雙泪背人揮

尊酒離筵醉謗傾慇懃多荷舊諸生計疎莫學而師拙
早奮青雲萬里程

江上驚風湧白波沙頭惜別舊遊多舟人不識離情苦
便向中流艥棹歌

追遠堂開凍水邊到來葺理仗諸賢秪慚薄宦虧嘗去
祀享虛懷執豆籩

春色凝寒尚未消平疇新水凍秧苗去年亢旱今來雨

南國居民思欲隹

少小辭鄉慣遠遊秪今何事重離憂心懸家國兩無補
獨倚蓬窓詠未休

寄同年楊編修廷瑞 三首

紫陌分攜又五年交遊回首思茫然當時楊柳河邊路
猶記離[illegible]載畫船

同年強半各商參千里懷君此最深恨不共隨南鴈去
相尋直到九峰岑

清時禮遇重儒紳錦勑龍章拜命新早待趁朝晶報補
褒封好慰白頭親



題畫馬

散牧初辭晩仗前秋原風草正芊芊時平發骨偏閒却
觧使奚官也共憐

寄章贈黃翁事

八尺湘筠碧玉紋慇勤持贈見情親請君留取炎天用
莫訝秋來不可人

題鷺鷥

一雙丹頂縞衣新並立松陰似避塵莫訝九皐清唳遠
戛天宜聞久驚人

題枯木竹石

雲根磊磈露芙蓉直幹蒙陰積霧中來向廟堂資柱石
且開三徑引清風

題畫 四首

華屋陰森樹影重小橋流水碧溶溶春山好景堪臨此
擬上雲間第一峰

青山高下白雲深喬樹蒼茫鎖綠陰穩繫孤舟少人渡
平時閑却濟行心

翠擁群峰過雨餘秋空雲樹半蕭疎扁舟獨泛清江上
知愛觀瀾不愛魚

江南雪後似春山琪樹瓊樓遠近間不是灞橋詩興裏



即疑孤棹剡溪還

示群從子弟 八首

池塘草色雨中深春夢吟成兩地心少小芸窓宜努力
相期接武到詞林

右示廣弟

別時不覺便傷離別後翻憐積慕思趨拜重闈調膳暇
家書莫遣到京遲

人生事業在青年業在詩書貴勉旃去日群公多望汝
莫敎辜負贈行篇

右示家子

家居孝友在躬行世業詩書責自程過隙光陰容易度
叮寧愼勿事虛名

素心每陋竹林歡愛撫芝蘭玉樹看盛美莫效爭謝氏
清時早步五雲端　右示復姪

故山雲樹杳湯湯玉樹相思午夢殘愛爾妙齡能志學
封書頻遣報平安　右示奭姪

傳家舊業有遺經勸汝潜心向妙齡切戒疎慵莫鹵莽
封書題罷更叮寧　右示謙姪

同居同爨一門中長少雖殊德性同防範有規宜謹守
大都莫愧義家風　右總示群從

雪中口號寄蕭編修對奕候友人

晩承踏雪出西清屢遣家童掃逕迎試借手談先過我
且終殘局候安成

河梁泣別圖

萬里湖天積雪殘一人富貴一孤寒當時泣別河梁處
臣節千年可鑒觀

題烟雨圖

湘浦殘烟積雨餘琅玕萬箇鬱模糊黄陵祠下尋遊處
却憶停橈聽鷓鴣

九日與陳侍讀覓菊

官居無地種黄花九日空懷對客誇有酒却殊元亮趣
慇懃覓向大丘家



和蕭編修見貽韻二首

門俯通衢暫未開高軒過我歎遲迴不教行客看題鳳
却羨魚緘錦字來

病臆深期一笑開禁垣地近不迂迴詰朝退直承明裏
單騎何妨一再來

奉和雪坡兄見寄二首

一月暫寄五雲端跡懶深蒙聖澤寬家國關情難致力
祇餘義膽與忠肝

每憶連枝思萬端客懷牢落未曾寬閒緘展誦春池詠
家政慇懃見肺肝

題李翰林騎鯨圖

盖世文章李謫仙騎鯨誇說上青天當年召對金鑾事
畫史那能與細傳

舟過采石阻風

采石江流迥接天蛾眉亭倚翠微顛謫仙應怪登臨懶
故遣南薰阻畫船

湘川雜詠八首

巴江新漲沒滄洲西水沿洄送去舟一棹撐開天鏡動
波光雲影澹悠悠

龍堆高湧白沙寒靈物蜿蜒此處蟠千古驚濤衝不去

波心留作畫圖看

重湖四面草青青圖誌流傳不浪名虛白宛疑逕大極
瀟溪曾此寓深情

驛接高處謗躋攀十二闌干夕照間樹色滿堤芳草綠
不勝清思遶湖山

汨羅近與湘川接日暮停舟弔楚魂遺恨萬年流不盡
至今光價照乾坤

雲浮湘樹青於染雨過湘川碧似苔行盡江南無此景
都應收拾入詩裁

玉輦南巡去不還翠蛾望斷九嶷山黃陵廟下湘川竹
箇箇啼痕尚帶斑



水渌晴江露白沙叢篁深處幾人家晚凉坐倚樓船望
漁唱一聲驚暮鴉

訪楊編修 二首

玉署睽違二十年停雲長遣寸心懸雨餘秉燭来相問
寧愧山陰夜雪船

訪君千里一登樓何似微痾尚未瘳明發不堪回首處
兵松雲樹隔滄州

舟過乾寧驛憶孫侍讀 二首

故人憶共過乾寧入夜曾將畫舫停此日重過人已逝
惟餘驛畔柳青青

入夜承春倚櫂呼論心秉燭坐斯須匆匆不盡平生事
豈料翻成永訣圖

題明皇講易圖

花萼樓高化日長錦棚胡孽隱漁陽當年講論羲爻處
何不從容戒履霜

碧梧翠竹圖

碧梧垂蔭倚丹霄叢竹猗猗拂翠翹何似鳳凰偏來止
知應絕俗挺高標

蒼松睡鶴圖



曾伴坡仙赤壁遊倦来息羽向丹丘凉雲陰覆蒼松下
飛夢知應到十洲

題竹贈張粮簿赴魏縣

數枝蒼竹靜猗猗春早淇園過雨時鸞鳳終非棲枳棘
此君結實定来儀

題圖中四愛

愛蓮傳說已千春未覩濂溪一面真忽遇丹青毛髮在
今朝幸識愛蓮人 右茂叔

彭澤歸来懶折腰黃花香晚節猶高哦詩酌酒尋真樂
惹得清風滿市朝 右淵明

未識西湖隱者家謾將清味向誰誇等閑不有羅浮夢
怎識寒梅雪裏花　右和靖

江南萬物不關情獨愛碧桃一種春花片落隨流水去
漁郎疑是避秦人　右潘安仁

邑令祠基

治民遺愛著南唐後裔相承祖澤長羸得舊時祠址在
落花啼鳥也堪傷

途中寄謝童尹

借得宵輿遠道還夜深乘月望鄉關明朝稱壽親庭處



仰只高情重若山

登佪仙觀泰清閣

泰清高閣倚層霄麟嶺龍門入望遙惆悵佪仙招不得
月明何處聽吹簫

與熙伯諸公道別 三首

南來遠泛木蘭舟同志青雲萬里遊今日又為千里別
離情深似楚江流

春半辭家又暮春孤舟風雨歷三旬明朝風雨廬江上
却想孤舟不可親

家居不似舟居久夜雨青燈業更專歲月有如流水去
莫將心事負英年

風雨中至八里莊視渙櫬紀哀 三首

阿咸此日早殤亡旅殯城南八里莊暑雨一番重致奠
不堪哀痛裂肝腸

重來鄉躅獨憑棺愁絕音容一見難天似有情知我痛
故風苦雨共辛酸

風雨瀟瀟出郭門泥塗哭望倍傷魂汝生無命吾無福
忍把衣襟拭淚痕

哭幼子孚孫 四首 有序

孚孫予第五子也其所生母賤是予姿貌獨清粹端
厚性尤聰悟可愛以宣德辛亥四月四日生今年上



子二月四日死纔十閱月耳予奉　恩命南歸是子
舟中得疾予初不經意因循日久始詢醫治之既不
良手亦緩不及事茲之予故城縣西六十里鄭家河
口北村人家牆下痛念之餘因追悔予之不慈不德
俾夭其生也乃賦詩自傷悼焉

自歎多男慰所期誰知撫育竟乖宜汝生纔閱二百日
我痛何堪十二時

行李匆匆出帝京寧知汝病失關情藥醫怎視嗟遲晚
悔殺舟居誤汝生

汝生聰悟最堪憐德薄慙予負却天為父不慈令夭折

囂風雙淚獨漣漣

鄭家灣口野人莊二三尺荒墳傍短墻白壁一函中道書

行人過者也悲傷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四

景泰元年男蒙編輯

進士門人謝輔校正

姻家後學曾同亨重校

庠生李喬南重編

孫承祐

汝啓

汝達

德光

德輔重刊

賦

黃鸝鳩賦

龍樓峙兮崢嶸扶桑曉兮晶熒儁靈鳥之珎異鳴聖世之治平質瓌奇而䁆耀性辯慧而通明茲其禀中央之正色援倫類而挺生方其湞陽毓秀坤厚淪精冲融鬱勃坱圠薰蒸藹純黃之章采蘊土德之華英匪玄匪縹匪黑匪頳粲金衣兮爗煜絢菊裳兮輕盈吻露丹砂之色目炫明珠之睛晃雲儀霞彩以相耀豈綠衣翠衿之足稱文鴛遇之而駭矚錦雉覩之而訝驚邇乃辭遠徹凌大清挾鳶鵲擁鶬鵰鵁鶄鸛鳲鶖鴻鶇鵁鷮鶷鶬

矯矯欸欸翁翁紛迴翔以後翼聿騫翥而前迎朝與衡嶽夕底蓟城聆故巢於絶巘振雲翮於　神京于斯時也乾清坤寧　聖作物亨奇祥異瑞駢臻沓呈麒麟騶虞之屢至白烏玄兎之交并斯烏也亦追随於先後而獲獻其技能於是周旋綺户栖息朱甍絡以黄金之鏃承以雕玉之檠轉圓吭而瀏亮吐華語而清冷嘐嘐噦噦咬咬嚶嚶鶬鶊為之屏息鵁鶄因之歛聲爾其承寵眷沐光榮随機宛轉顧影娉婷向虞廷而率舞感蕭韶於九成啄金粃兮鮮穈飲甘露兮芳馨雖同儕於羽族固殊智而異形彼皎皎雪衣之素㻞班班五色之佳名



並載稱於往牒徒眩異以示矜詑若山粹然之奇産足為昭代之嘉禎固将媲美乎九苞之紫鳳巢阿閣而同鳴也

## 覺非賦

予年三十有六而徳不加修學不益進且出仕大早遠違親養病中積憂沉思覺已往之非乃作賦以自訟其辭曰

悵間居以獨處兮心鬱邑而未宣詎病痾之切膚兮痛呻吟於沈綿寧功業之不究兮歎奄忽於歳年諒予衷其不然兮覺已往之多愆曰予生之齠齔兮随親嚴以游宦值兵革之方搆兮亦既罹夫多難逮侍學於辟雍兮倏年華之已丱始專專於誦習兮聊夫𢪛於文翰覩俊髦濟濟以登庸兮紛焜耀於明時謂取青紫易若拾芥兮擬科第如摘頷髭年方逾於志學兮遊詞場以騁驪忽霜蹄之[illegible]躧兮益肆力以精思再就試於江右兮[illegible]薦書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褒之未沈兮安林泉以栖遲届筴[illegible]闇戊之良歲兮超高步於青雲名雖不登於甲選兮[illegible]咨武竊誇許於時論叨瀛洲之末秩兮翶翔乎金門給內帑之[illegible][illegible]兮飽大官之肥珍近清光於咫尺兮接班行之後塵時歕廷之多祥應兮恒沓至以繽紛頌皇



猷之駿偉兮效衆作以鋪陳夫何狎於盛美兮徒夸眩於奇新狥時好以酬應兮詞委靡而不振緬往則而逾遠兮何道徳之能聞日優游而忨愒兮歲冉冉以馳奔歴三朝而一官兮閲十年以獨故恍紀載之為職兮曽寸勞而莫補豈不可競進以附勢兮恐戾夫先哲之矩度亦豈不能建功以立事兮局吾職之不容以外騖塞予懐以深省兮念前非而克悟慨脩名之不立兮長太息以増憂視吾學之未加兮察吾徳之不脩㦧廡闇之[illegible]隔兮欲致養而無由邈南天之窅窅兮睇飛雲之悠悠曠定省於朝暮兮奚孝[illegible]之能酬情結中而莫解兮

敞南齋以閑步兮倏涼雨之迎秋歛大火以西逝兮司金行於蓐收槐陰陰而漲綠兮草翳翳其深幽覩物盛而欲衰兮感韶光之若流念少壯之幾時兮將歲紀之四周老冉冉其忽至兮道茫茫其曷由騖脩名之不立兮尚行已之多尤依日月之末光兮叨散秩以優游飽廩食而安署居兮凜內顧之足羞登廟堂以經綸兮有周召之嘉謀委遐陬以經略兮多方叔之壯猷列百職而敷政兮藹群賢之優優嗟予生之何事兮誠大塊之贅疣言不足達於時聞兮功亦奚裨於校讎徒碌碌以終身兮旅進退於朋儔兄閑居而踈拙兮不攀附以競



緑懷古人之遑遑兮詎爵祿之是求期蹈道以行藏兮寧與世而沉浮俟年華之逾邁兮懼追悔於白頭望修途之悠邈兮胡不早攬轡而迴輈事吾親於衰暮兮勗群從而進修沙陶逕以成趣兮樂顏巷而不憂釣遊儵於碧潭兮采杜若於芳洲忘得喪於寵辱兮適容與於去留思頤神以保年兮尋羽人於丹丘倘斯志之可白兮即駕言以歸休

赤石潭賦

正統九年甲子之秋七月既望余以使命便道還京宗親故友餞送于赤石潭官遊萍梗出處雖詎慨然有懷遂作斯賦其辭曰

泝文江之橫浦至赤石之澄潭水萬頃以凝碧山四合而染藍信乎其乾坤所融峙而仁智所樂耽也觀其崖垠磊砢峿谷谽谺爛如原火爗若朝霞入玄淵而莫極滙滄波其無涯當夫春江方漲駭浪驚濤洶湧激撞銀山鐵壁不足以侔其壯洎其秋潦已渟天容月色空曠虛明氷舒鏡展不足以擬其清則斯潭之所以得名為可徵矣若乃眺乎其北則三凹屏列諸峰陣屯大宛旋凱而龍馬交驟昆陽戰敗而虎兕羣奔望乎其西則近接鷹湖迤連錦峰白沙翠竹之掩映烟村雲樹之鬱葱



慨鄉袞勝遊之舊躅念先親遺直之英風至於東則澧溪金港之交流釣臺鰲山之錯峙能不感夫金宋構兵炎冑遷播而鳳艦龍舟亦嘗至於此乎南則虹橋綠野佛刹仙臺譪林泉之幽騷聳劍石之崔嵬騷人墨客固多留憩真僊杳冥寧復有浮空而往來者乎盖其為地也豁故能合數百里之大觀其為景也奇得不起千萬年之遐想此古今過從者之同賞也而余猶獨有所悵惘昔余之少而處也從宗族父兄省丘隴於茲潭之山陰莫春露之藻蘋撫秋風之宰樹殆德澤綿而嗣守固也顧瞻潭濵之他隴樵兒牧豎躑躅於孟嘗之墓豈非

富貴而改其素乎逮余之長而仕也幾舟楫往返於斯潭之水遡把離觴之汲汲趨王事之皇皇中抱舟而髮毛蒼矣反羨其旁居人釣叟熙皞於無懷之鄉又何身世之忘豈非貧賤而任其常者乎烏兔跳丸彭殤一軌歎榮瘁之浮漚悲老壯之逝水擊流光而歌之曰潭之波兮悠悠去故鄉兮那可留潭之石兮峩峩惟令名兮不可磨俯水際兮馮夷仰天畔兮嫦娥倡莫余和兮柰爾何

釣雪賦

夫何幽谷之人兮抱純素而清貞謇薛蘿以為裳兮托



釣雪以為名獨軒居而種竹兮森彷彿乎渭川歲娩娩而雨雪兮意氣鼓其飄颻時龡戞乎琅玕兮謦吟哯於蒙霂羌玉屑而霏瓊兮送微明於窓紙吾旦起而視之兮璀粲珠瓔壓萬梃以交加兮宇宙晶熒蒼龍翁欻而幻色兮鷸鳳槁梴而垂尾瞰盤盤於扶桑兮紛總總而為水清氣沁于頰齒兮寒光絢吾昏眸洞琴書以晃朗兮洲毫翰於氷甌抑孰知夫靈臺兮同玆堅白至理渾融兮杳滓消釋殆無間於錙銖兮又何有乎聲色爰細思而作賦兮寓深情於絜德

騷詞

弔余青陽李江州詞 有序

有元之季青陽余公闕守安慶孤城與賊力戰百餘屹然江淮保障者幾七年粮盡援絶死之妻子偏裨皆不屈相從以死當時江州李公黼守上流預料時危修城訓兵為備禦計賊不能逾匡廬彭蠡以窺江右者黼之功也卒之力盡不支先余公城破死之於乎悲夫余嘗謂唐之亂也賊起於朔方顏杲卿奮義河北張巡許遠力守睢陽皆先後相繼死賊而唐遂以中興元之亂也賊起於南方李之江州余之安慶與顏張甚相似其死也不能救元之亡何哉於此足



以見其君臣政治得失紀綱振靡不但其國家之德澤淺深足徵而已盖唐雖明皇晩年耄荒而代以肅宗有郭子儀李光弼諸臣為之輔紀綱賞罰尤秩然可仰元順帝即位荒淫日久百度廢弛當時群臣靡然相師號令不明賞罰不嚴淪溺敗壞不可救藥故雖有二君子之烈如唐顏張輩不能補其亡也此其所由異歟倘使元綱紀稍振則二臣之死豈徒然哉於乎悲夫余屢嘗道安慶知青陽事甚悉獨江州每歎未嘗一至玆秊 命往使衛湘獲經二郡徘徊於大江層城之間英風壯節凛然可想乃為詞二章以

弔之詞曰

元昂兮沸颶典常紊兮不綱撫長劍兮橫視屹江淮兮保障金戈兮鐵馬時不利兮摧傷寧甘心兮一死濺頸血兮清塘孤忠兮大節挺勁草兮秋霜正學兮雄詞掞雲漢兮天章赫青編兮偉烈配巡遠兮睢陽煥昭昭兮日月永千古兮爭光

右余青陽

凝遥睇兮江州屹孤城兮上流弔英魂兮何在慨元政兮不修政不修兮佚淌儒郡侯兮良籌訓兵兮繕甲擁猛士兮貔貅群兇張兮援絶天不祚兮奚尤臨大節兮不奪凜勁氣兮橫秋峙匡廬兮峨峨渺大江兮悠悠君



令名兮同未增余心兮煩憂

右李江州

弔屈三閭賈長沙詞 有序

嗟夫自古有志之士忠君愛國不遇以死者多矣未有若楚三閭大夫屈原漢長沙大傅賈誼之死之尤[illegible]是悲者原遭值懷王暗弱固為可憾誼生逢漢文又獲知遇可謂千載一時矣而亦憂憤不壽以死豈不尤可憾哉余嘗論之士窮而在下者也人君而達上者也古之聖賢窮而在下莫逾孔孟汲汲馬思濟世行道道之不行則委命於天著書立言以嘉惠天下後世固不戚戚於得喪沉憤以自斃也達而在上莫逾堯舜當時詢于芻蕘野無遺賢使有若原與誼輩則置諸左右不暇矣况孔孟乎哉余故謂為士者當法孔孟為人君者當法堯舜而已矣否焉其不失乎中道耶嘗誦屈賈文悲其志惜未達孔孟之道者比因出使衙湘望汨羅之江歷長沙之墟益慨歎其人用效楚人之聲各竊其遺意作歌二章以弔之詞曰

湘皐兮湯湯湘流兮瀰瀰登高兮騁望沉痛思兮君子有生兮孰不有終君何為兮至此幽蘭兮猗猗秋菊兮葳蕤衆芳兮駢萃胡獨薦彼兮蕭蘼言不用兮道不行



嬰讒謗兮訴孰聽忠莫忠兮殞厥身哀莫哀兮沉清泠被明月兮佩寶璐偕河伯兮峩高步神朝遊兮湘之涯靈夕憩兮瑤之圃羽駕兮雲軿離渢渢兮超冥冥羌容與兮何之登崑崙兮食玉英想君子兮永流馨天地比壽兮日月齊明

右屈三閭

飄縹縹兮高翔麟遠遊兮蹌蹌胡不來兮覽德遠鵰鷄兮犬羊嗟君子兮世球際文明兮昌辰沐九重兮恩遇虛前席兮咨詢奚闒茸兮尊顯赦讒諛兮莫伸流涕兮太息匡時兮建策建策兮幾時繫長沙兮遠謫神龍兮[illegible]騏驥兮服鹽車溷兮蹈廉物理倒置兮孰歷經濟

才兮文章雄天不留兮談而終逝汗湧兮超鴻濛名萬
古兮垂無窮懷君子兮憂心忡
右賈長沙

賦得豊山送歐陽廣哲僉事赴河南

瞻名邦兮南陽欝豊山兮蒼蒼紛積石兮巉崒翳長松
兮高岡峙天然兮古鍾凛神物兮護藏清商發兮蕭瑟
夜氣肅兮飛霜欻洪音兮震蕩夌碧落兮悠揚諒氣類
兮相感詎考擊兮鏗鏘美君子兮時彥藹金玉兮令望
荷明廷兮殊擢持栢臺兮憲綱掄音渙兮天寵璽勅察
兮龍章歷中州兮攬轡振聲教兮儒庠登茲山兮凝竚
慨徵應兮非常儲群材兮思奮兢瞻仰兮餘光羌不鼓



兮自鳴想知音兮難忘顧華勳兮早勤耿千載兮流芳

小瀛洲詞為抑菴王冢宰先生賦

禁城兮崇崇甲第兮高墉高墉峙兮東華東中有書屋
兮瀛洲同海波浴日兮霞采流紅山花絢綺兮島樹欝
葱左藏六籍兮闡鴻濛右貯百氏兮羅纖洪匪瑤簡兮
琳宮寧金碧兮芙蓉牙籤列離離之緗帙兮粲奎璧兮
輝晴虹亦有縱橫盤屈之草聖兮舞鸞鳳兮騰蛟龍瀛
洲仙兮玉雪容鐵石腸兮錦繡胸補袞裳兮翼重瞳提
陶甄兮裨化工羌退息兮府中思又安兮齊時雍詎欲
挹王喬兮拍赤松兼憂樂兮情悰大哉瀛洲仙兮古人
之風

調

滿庭芳　壽富溪阮易拙竹翁

曙景弄晴極星騰彩物華暖照霜天長生壽酒歡動富
溪邊想得仁山字求昔時裏毓秀生賢天留與表儀鄉
郡晦迹在林泉年年似今日兒孫綵服賓客瓊筵真山
中卿相物外神仙莫遣非熊入兆際風雲早攤貂蟬顧
百歲名齊九老寫向畫圖傳

臨江仙　壽曾李中川號樵雲時年六十

山幽勝處樵雲人物風流流年花甲看初周蟠



桃應再熟海屋又添籌錦繡心腸輝五色清時文藻誰
儔鶴書早晚出龍樓烟霞留不住平步上瀛洲

頌

瑞應甘露頌有序

臣聞惟天下之至聖為能建中和之德致泰和之治
而臻夫希世之嘉禎焉盖
聖德恰宜和氣充溢感召之理自有不期然而然矣
稽諸景星慶雲之歌播於虞廷者以大舜有重華恊
帝之德甘露醴泉之瑞着於禮經者以聖王盡體信
達順之道自古盛德之君極治之世莫不如斯休祥

之應豈偶然哉欽惟
皇帝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纘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致中和以育民
物盡孝敬以享郊廟是故卿雲醴泉嘉禾芝草麒麟
騶虞白烏玄兔諸福之物難致之祥駢臻沓見不可
殫紀乃永樂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甘露
屢降于　孝陵松栢彌柯布葉珠聯玉瑩加瑞滋彰
中外臣庶罔不忻悅
皇太子乃奉表進獻
皇上御奉天門頒賜在廷文武群臣咸沾靈貺頓首
歡欣以為



皇上中和孝敬所致也臣幸際明時躬逢上瑞不勝
欣躍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生聖人為下民主聖人奉天統一寰宇建中致和陰
陽肇序和氣所孚欝勃冲融蒸為禎祥以昭治隆在昔
或然今茲乃豊惟我
聖皇繼天立極文武聖神聰明睿哲端居九重撫臨萬
國乃〃建大中乃敷太和無有遠邇鼓舞謳歌宇宙皆春
海不揚波維是聖心尚懋厥德寅畏天地小心翼翼對
恭德考成憲是式大德配天用承嘉慶至和薰蒸貞符

之應沓至駢臻日新月盛歲維己亥陽德方亨乃有甘
露降于　孝陵既施于松復被于栢郁郁濃濃瀼瀼浥
浥如珠之聯如　之白味同餳飴馨並芝蘭光澤明潤
是潔氷涵祥慶大來臣民聚觀維時　東宮敬用馳獻
貯以寶甕登乎玉殿聖情愉懌宗廟祗薦乃錫在廷有
光其香百僚卿士服茲寵光饗和茹醇如挹瓊漿咸拜
稽首
天子仁聖由乎中和本乎孝敬
聖壽萬年受天之命咸拜稽首永樂昇平日月光華天
地清寧敢揚盛美播之頌聲



平胡頌有序

臣伏覩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以來躬勤治理民物阜康溥海
際天罔不臣順功德之隆超軼前古邇者醜虜辜負
恩德侵犯邊境
陛下親帥六師往征之醜虜聞風遠遁遂勦捕其餘
黨于屈裂兕河斬敵殺鋒奮揚天討於今月八日凱
還京師中外臣庶鼓舞稱慶臣幸叨列侍從獲依日
月之光華覩軍容之壯盛邊心溢目無任欣忭謹拜
手稽首謹撰頌詩一篇以獻其詞曰

皇帝臨御威德漸隆聲教洋溢廣被寰中日月所照舟
車所通輿琛奉贄罔不率從蠢彼殘胡偷生漠北犬豕
為仇日遣寇迫奔竄流離朝不謀夕率衆来歸仰我
皇德　皇帝曰嘻憫此餘生均我赤子宜恤而矜寵以
封爵賚以金繒俾安遐服同享大平息養既蕃驕心漸
恣侵掠邉陲拘戮信使荼毒生靈負殘愈肆負德辜恩
罔或思畏
皇帝震怒奮整天兵曰此醜虜敢肆憑陵咨尔士卒其
從予征殄殲厥類汎掃羶腥王旅渾渾載驅薄薄戈甲
曜日輝旌旗雲擁如熊如貔如山如岳金鉦鍠鍠震蕩沙



漠我師載揚直擣其疆醜虜聞風負命奔亡慌魄慄膽
鼠伏狐藏殘兇潰散空此窮荒天威奮迅霆轟電掣提
師東行勦厥餘孽虜氣遄奪望塵頓蹶黃鉞所致妖氛
盡滅虔劉厥敵宥其来歸漁頌皇澤綏以懷之我矢維
櫜我弓弗施凱歌旋奏振旅班師季秋月吉鑾輿迴馭
甘雨滌塵祥飈清路夷夏歡騰臣民抃舞告功郊廟昭
我皇武孰底其成神謨獨運寔
帝之明惟明克斷駿烈斯弘羣黎安業四海永清微臣
忝陋叨職文史恭覩神功揆古莫比播諸頌詩金石是
紀於萬斯年永戴　天子

原缺

瑞應白烏頌有序

臣聞聖人在位德備于躬誠格于天斯嘉祥奇瑞不
期而臻殆非偶然之故也是故鳳凰儀于虞廷白雉
獻于周室皆由帝舜成王蘊聖賢之德功成治定禮
備樂和至誠感乎而臻其應也欽惟
皇帝陛下備至聖之大德紹列聖之鴻圖夙夜孜孜
恭勤治理肅肅　宗廟孝事聖慈深仁霈澤覃敷四海
故上天錫慶瑞物疊臻以彰聖德之隆開億萬載太
平之徵焉乃者白烏二産于南海守臣得之馳獻京
師賜覩于庭羽毛鮮妍潔白如玉群臣萬姓快覩歡
忭寔希世之奇瑞聖明之嘉瑞也臣惟烏靈鳥也罹
釆日中返哺林間其性仁厚異乎羽族其色本玄今
乃純白豈非天地儲祥以昭
陛下聖德純明之驗乎且其生也在乎海濱炎徼之
外又豈非著
陛下德化之遠及哉其視虞廷鳳凰之儀成周白雉
之獻同符而合轍矣臣備員史職覩玆靈瑞不勝忭
躍之至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有祥者烏質異其群匪玄而赤玉潔其文匪丈之異
世之瑞至和所鍾德盛斯至明明我

悉通知休式訓誨每歲會試副榜舉人選年二十五以上文學優等儀規端重者授以冠帶令於國子監讀書肄業如監生例　以下缺

陳言疏

翰林院侍讀臣周敘謹題為陳言事臣聞

人君之道莫大於奉　天而勤民人臣之職惟在於輔

君而成化古聖人克盡斯道者莫逾於堯舜之時其敬

天也一則曰欽若昊天一則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其勤民也一則曰下民其咨一則曰黎民阻飢而其臣若臯禹之進言於上者亦曰一日二日萬幾天工人其代



之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致謹天民不一而足故雖有洪水之災不能害其盛治蓋奉　天為勤民之本而克勤乎民者即所以奉順乎天也唐虞之朝治臻熙皞

德冠帝王者君臣上下朝夕一念在此而已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學日新侔堯舜大聖之資承

祖宗混一之統即位以來宵旰圖治敬天勤民孜孜弗懈比者經筵講退特召翰林暨禮部臣以天旱無雨責躬引咎命齋戒致詞禱祠于天地　宗廟　社稷以及山川百神為民祈福果三日微雨響荅

皇上一念之誠感格之妙同符堯舜猗歟盛矣然而□

深泰大數禾稼未洽澗民生未滿望者

皇上有是念而臣下不能欽承德意盡助成化理之實耳臣惟天者理之所自出敬奉乎天豈特潔祭祀之謂民者邦之本致勤乎民豈特救凶荒之謂又不自治而付之君君不獨治而分理于臣臣得其人人盡其職則百度順理政乂民安而天意可回陰陽調風雨時百穀登品物遂沴氣不作蝗蝗不生海內晏安四夷賓服可致之祥希有之瑞莫不畢至矣臣謹摭所聞見條其一二之緊言之古者天災水旱日食星變人君恒引咎自責下詔求言今



聖諭諄切若此輔臣雖不能將順盛美宣布于下而

宸心已上格于天矣古者因此臣庶多思陳闕政上聞以消天譴今群臣未聞有共致憂懼效忠補過之疏徒聞有年老陳情自乞留用之章掌銓選者賢否未序咨詢陞黜每循於資格司國計者農桑生植不加勸而賦稅科征日益增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於中正風憲乏激揚之公言官唯緘默之尚至若僧道之流無益政於歷代相因有難遽革洪武定制舊有額數比年冗濫多至數萬徭役乏人戶口日耗虛損國政感傷和氣莫此為甚職教化者曾不思禁是皆不順乎治理者也其

他則臣聞見淺狹不能備述矣不順乎理即不順乎天不順乎天烏能無旱乾之應乎臣聞近年流民衆多畿甸諸府若保定真定山東諸府若東昌青州車輛連絡扶老攜幼風飡露宿流徙他方推原其故水旱不時有司不卹或寒衣食或迫徵徭皆不得已而往者夫安土重遷人情之常倘生業稍安詎肯離父母之故鄉而涉艱難之遠途乎近者若斯遠尤可想流移不止為患叵測古者或以八計聽吏治或以六事課守令必視戶口豐耗墾田盈縮學校興舉農桑有成等事為其績殿最以俟黜陟今宰勵其上者任畿甸有巡按監察御史在外有布政按察二司惟以簿書期會辦者為稱職以奉承趨事勤者為能官於所謂戶口消耗田野荒蕪等事略不之問則有司何所懲民生何由安乎此不能動乎民事之大端也夫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民生不安即天心之不順欲求雨澤之時得不思原於此乎伏望

皇上渙揚王音祇謹天戒冉事懇禱且勅文武群臣勉循厥職申嚴考課黜陟之法講求養兵恤民之政由是可以弭天災興鴻化降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業於無窮



矣臣愚尤思効一得之獻者風憲為耳目之司守令任撫字之寄關係治體尤切皆宜精簡其選若風憲得人則守令盡職凡御史出巡歸朝必令具考察有司賢否實蹟進呈因以驗其糾舉之公當與否而其職之稱不稱可知凡天下方面及守令考滿至京者每月一二次令吏部官引赴御前使各具陳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皇上親賜質問其政績果優異者特加褒賚餘則付吏部考驗具實奏聞進退之如此則人懷奮勉之心今日之治可以追配唐虞之盛矣尚何旱暵之足慮哉臣性質駑鈍學識疎淺愧忝班行濫食俸祿實所謂不克稱任理宜黜退者然荷蒙

聖恩叨侍經筵愚惓惓不敢以越職有所顧避謹陳所聞干瀆 天聽伏乞

聖慈恕其狂妄寬其斧鉞之誅臣不勝幸甚謹具題以

聞

## 正名分疏

翰林院侍讀臣叙謹題為正名分事臣聞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者

朝廷之大防百司庶府之所當詳定而恪遵者也欽蒙

皇上勅令修建在京各衙門規制煥然群臣忻忭正紀

七年九月十三日各官俱赴新造衙門視事翰林院以
公座未定遂致上達
聖聰令禮部尚書胡濙至院定奪除少師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楊溥二員中座訖其餘兼官學士尚推讓不一臣等
切惟翰林禮法之所自出其體統原有公會可徵今公
座宜依公會為次正面左一座楊士奇正面右一座楊
溥其左傍第一座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王英宜
居之右傍第一座翰林學士錢習禮宜居之其次若學
士蘭從善陳循侍讀學士苗衷侍講學士高穀馬愉各



宜以次設立公座其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王直
原在翰林院管事又兼經筵官其官品出處與王英同
然近年已專管禮部事本部自有公座難再增設若本
官至院宜仍依品級序坐至於大常寺少卿兼翰林侍
讀學士金問自前及今並不曾於本院管事公會亦未
嘗一日書押名字難比王英例本院公座俸粮俱在太
常寺関支若欲正座次宜只於大常寺如此則名分正
禮法公上不紊
聖朝建官列職之典下允愜群言推讓之情臣等忝居
翰林屬官禮儀所関不敢隱避謹采衆議具題以聞

次日以此稟達二閣老初澹菴楊公曲護金少卿甚
不謂然叙稍與辯論繼而東里楊公至慨然曰士大
夫公議不仲久矣所言是命孔目依此行之遂不復
進因識于此

修理嶽廟疏

翰林院侍讀臣叙謹題為修理嶽廟等事臣欽蒙
皇上遣祭南嶽衡山之神臣至衡山及道路往還有所
見聞不敢隱默謹具題知 計開八事
一修理嶽廟事臣聞事神治民為政要務臣到南嶽衡
山祭祀見嶽廟頹圮有司見行修理已經二年惟兩



廊僅完正殿尚未起蓋因詢問之云工部勘合令於
農隙之時務從減省修理正統八年十二月內已起
立正殿中間新柱頭訖正統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又
被暴風雷雨將新起殿柱盡行吹倒折壞惟正殿兩
邊舊簷柱及步廊尚存竊詳五嶽之祀自唐虞三代
以来莫不崇重修飭廟祀禮宜致謹今有司修理南
嶽廟惟衡州府委同知一員長沙府照磨一員衡山
縣典史一員其餘各縣皆係陰陽醫學官典吏老人
管事因循遷就難即成功且其神甚有顯應臣自入
湖廣地方見沿江各府州縣皆因旱祈禱雨澤經月

不佞臣於六月十六日齋戒

上命祭祀畢十二日即得大雨連綿直至十九日遠

邇盡一沾足剗城萬姓咸共歡忭此實由

皇上一念之誠感格所至亦其神顯應一端也如蒙

准言乞勅工部專差本部的當廉能官一員與湖廣

布政司或按察司官一員至衡山相度便宜或增葺

附近府分夫匠或官給一切顏料工價提督修完庶

神靈有依人役不至久困

一集議漕運事臣前經過臨清直至沛縣以南見各閘

運粮船隻以河狹水淺每閘有經四五日或十餘日



方得行若至北京已越六七箇月軍士有久勞行役

之思

朝廷有虛給月粮之費河上船隻有喧爭窒碍之擾

甚則有損壞沉溺之虞其事多端難以悉舉臣愚乞

勅文武群臣各陳轉輸經久便利之策務令集議至

當行之且今日雖有武臣總兵者專董其事尤宜精

選文臣才識公廉者授以憲臣之職公同提督庶粮

儲易致人不知勞

一激勸官員事臣伏覩

朝廷與民休息一切科徵非急務者盡行停罷治

之施至矣盛矣而生民尚有流移治化未臻刑措者

良由司牧者不得其人而激勸之法不嚴耳人之

賢否自殊賢者固不待奬勸自能奮厲中才之輩

若非旌别有方豈可混同流俗竊見天下義民出穀

千石或二千石助官賑濟不過暫惠及數十家貧困

尚蒙　朝廷賜勅并羊酒褒異今府縣之官廉能無

私勤敏有為嘉政實惠足以廣被一郡一邑數千萬

家者豈無其人而褒典未稱玉石不辨於是賢者怠

而不加勉不才者肆而不知懲治化未臻其効者職

此之由也臣往還詢問吏治民情莫此為切伏乞勅



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審天下郡邑之官不分

正佐果賢而有惠政如在已則廉名著治才優在官

則農桑勸學校興户口增詞獄簡徭役均等事綽有

明効者具實疏聞比義民例再加優賞其貪暴軟懦

者亦令嚴加考察貶降罷黜務盡至公如此則人知

奮勉生民自安治化日盛矣

一分班操備事臣歸自河上聞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

操備軍士每年分為兩班俾得更休固為良法但自

春來者及秋而歸自秋来者及春而歸在京已過半

年途往返又經一兩箇月在家之日不滿三箇月

一切行裝衣鞋等事有人者可以措辦無人者不免貸貸揆諸人情實有未安臣愚乞勅該府該部令各處操備軍士分作三班俾年半之中有一年全力在家得以事屯種務生業庶資來歲操備之用其間三班操備數少可令從公揀選添補如此則更休便益勇氣自倍

一選用吏員臣竊見國家任用人才雖非一途而各有限制如進士每三歲科與天下各布政司及禮部會試俱著為定額惟吏員每遇一選不下二三百人及考試之時量其高下取用不才名數冠帶盈途殊為冗濫伏乞勅該部著為定額如一百名內限取本等幾何次等幾何庶幾僥倖路絕選法清簡自今以後宜行移天下凡吏人有能通經者方許本等內取用則自相激奮賢才可得

一詳定徭役事臣聞自古徭役之法其便者有二端或雇役或差役皆因民情風俗之宜而施之近年臣下建言定為均徭之例名曰均平實則多弊如皂隸弓兵本為賤役今換定年分輪充雖舊家士族皆令為之有司膠固者成貴賤不分之俗奸巧者縱更易取路之謀又如鋪舍之設以傳遞公文飛報軍務不為



不重今亦換令輪充或以[illegible]全無丁力之家當鋪以致鋪舍頹塌公文稽違[illegible]臣經過處所耳聞目見者伏乞勅該部將均徭之例定議詳審行移有司令可均者行之不可者更之庶人情兩便弊端自除

一積粮募兵事臣聞孔子論為國必曰足食足兵今天下一統所在兵甲精利倉粮充羨實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業臣切見近年旱澇不時宜思預防江南粮儲淺船漕運固已足用但春末夏初河水狹淺倉猝[illegible]致君將數年以來江南折粮銀兩於臨清以北唐[illegible]便利城池高固處所遇年歲豐熟而平收糴置倉積聚其荒閑田地亦多設法募人耕種則運輸便益國用自足今之軍士除運粮守城操備外其天下清理至者補役未久逃亡已多臣聞精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宜令兵部與五府計議出榜召募有壯勇願充軍役者厚其本身粮賞蠲其一丁二丁雜徭亡故不取本户丁男補伍則軍旅得人國威益振兵食大事臣愚識見鄙陋伏乞勅左右大臣詳加定議庶永有利賴

一按兵科舉事臣惟賢才以致治之本科目得賢之階

代以今[illegible]國安民恢弘治化者多出是途然必典文
衡者才識文學有藻鑑之公而後去取審允得豪傑
之士臣所經過布政司皆云遍請考官得人甚難臣
切思學行純備之士一時難知今後宜預先令在京
七品以上官員及天下朝覲官至者一一開報其處
某官不分有司教職要係操行端莊文學老成堪任
考官者呈達禮部兼同翰林院詢訪精確每遇開科
之時其主文考官禮部量各處布政司地里遠近不
分在京在外職事以時奏請差人禮請馳驛往總其
事其同考官則悉令各布政司自行如舊禮請庶幾



考官崇重所在科目得人且自宣德以來各布政司
已行限定額數人皆務本力學無復僥倖然有志之
士久困場屋累試不偶者有之臣聞洪武乙丑永樂
甲申二科皆特開廣取士之目恭惟
皇上嗣統丕昭文運正值甲子一周之年倘蒙如洪
武永樂初科故事暫行廣取後不為例庶士氣增新
學者知奮實興重務臣愚昧陳達伏乞　聖裁

建言孝道事

具官某謹奏為孝道事臣聞人之行莫大於孝古今為
治之道亦莫不以是為首務恭惟

[illegible]以孝治先天下凡居官者盡孝之道[illegible]令[illegible]全忠
孝之施至矣盛矣伏見近年以來所司行移[illegible]人子孝
親之情有所未便風化所關理當建白謹開具以聞
一給假事臣聞洪武年間及永樂初年在京官員多有
歷任三年者許令給假歸家省親洪熙元年　詔書
令換次給假省親祭祖又定頒給路費之例近年以
來再有給假者所司以其已常歸省一次不容再給
往往有親老至病死不獲重見者實傷孝道臣聞古
人有三年不歸省者斥之謂其既不能致孝於親必
不能盡忠於國也如蒙准言今後在京官員除已換



次給假省親祭祖外其有父母見存六十以上本官
再歷任過六七年以上願歸省者查無任內曾因公
差順便回還許又行給假路費止關一次後不再給
其父母不存本官歷任過十年以上有願給假祭掃
者聽路費亦止關一次皆如常行事例庶為便益
一丁憂事凡在京官員聞父母喪例應關給勘合還家
守制今南京官員聞喪者皆前來關給勘合或有當
[illegible]在家適喪者亦行赴京關給然後准歸守制臣聞
人子喪親哀痛迫切聞訃奔走日行百里今雖限於
法制[illegible]行[illegible]容往返有非孝念如蒙准言今後在

京官負聞父毋喪宜如常例其在南京官負預頒勘
合於南京該科收貯遇有聞喪者照例給付不必再
行赴京該科俟年終類奏其若省親在家聞喪於所
在官司告申本部使服滿依期赴京免給勘合又在
京官有聞喪還家守制者於辭謝之日止許便服免
用公服庶為便益

修書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奏為修書事臣聞世
遠而議公事久而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後人而議
論之正毎資於直筆是以孔子之春秋特書三正於元
年之首朱子之綱目分紀僭竊於甲子之下定名而正
統尊夏而外夷不以勢有強弱而殊分不以地有偏全
而異稱觀夫黜五伯之權貶吳楚之號齊蜀漢而抑魏
吳先江左而後北魏可見矣何也史之所載實天命人
心之所在而萬世綱常之攸係不可以毫髮紊故也竊
觀宋遼金三史成於前元至正間當時柄國大臣皆遼
金族類不以正統歸宋遂分列而為三且不曰宋遼金
而以遼金加於宋首不愜人心不協公論初修之際言
者雖多而卒莫能改流傳至今又越百年凡負儒名有
志於窮史學正綱常者未嘗不掩卷憤懣撫膺慟歎也
蓋宋承中華之統禮樂教化之隆衣冠、物之盛仁義
忠厚之風三代以降之所僅見遼金二迭擾其間後
雖南渡而天命人心實所歸附盛烈弘 難以泯沒元
儒陳桱修通鑑續編既正其統但是編年之體而三史
全書尚仍其舊況宋史文字繁複板本獲毀此當釐正
傳布之不可緩者也洪惟 天啓 皇明篤生我
太祖高皇帝聖文神武芟刈群雄混一四海接唐虞三
代帝王正傳之統華晉唐歷代華夷淆雜之俗敷名文
教郁郁瀰瀰振古之所未有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皇猷日宣政教愈隆其間制度文
為多矣獨此一書尚未折衷豈非盛美之典須久而興
正有待於今日哉欽惟
皇上負大有為之資承 列聖之統日御經筵屢命儒
臣講論宋史以資治道宋之明君賢臣事蹟何幸晦於
昔而顯於今乎惟昔唐太宗因何法盛等所誤晉史重
加纂錄而後紀載有倫宋仁宗因劉昫所誤唐史再命
編集而後義例益精皆以世事久遠故議公而論定世
臣愚竊謂宜於斯時以三史之書歸統於宋取唐宋二
君刪改之義宗仲尼朱熹予奪之法俾統紀之道明夷
夏之分定則前代未公之典萬世不刊之功皆有賴然

聖明之朝矣豈非世教之大幸哉臣曾祖聞孫嘗前元
初修三史時被薦入館閣以議論不合辭去所藏論説
聞者存者臣叨職翰林三十餘年曩者屢欲陳情不果
從蒙　聖恩遷擢南京職務簡閑不勝感戴日將宋史
録本時加覽觀得其一二切思補報無由伏乞
聖諭俾翰林儒臣以三史考訂歸一若　朝廷編纂事
多有所未暇臣雖才學踈淺且年衰多疾實不克堪第
居静專之地願竭犬馬之勞如蒙准言乞擇文學老成
之臣一人至南京翰林院委同與臣再選舉南京文職
中有學識官員三四人不妨本職共加討論俟繕寫進



呈仍乞勅翰林儒臣重行訂正板刻以傳庶使天下後
世得見有宋一代全書　皇上大德鴻名匹休天地巍
乎煥然垂耀無窮臣等亦幸叨日月之光於編簡之末
夫豈唐宋君臣所得專美於前哉干冒天聽無任悚懼
戰兢之至具本順差南京兵部辦事官陸永全齎捧謹
具奏聞伏候　勅旨

建言疏

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題為建言事臣伏覩正統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詔書内一欵各處凡有軍民利
病及急務事宜政治缺失許諸人直言無隱於

此見
皇帝陛下之心即唐堯詢于芻蕘之心也前此伏覩
勅諭南京群臣以謹身等殿災　陛下舉十二事示咎
者德是即商湯因大旱以六事自責之意也　陛下景
仰堯湯之大聖承傳列聖之大統即位以來早朝晏息
日御經筵博觀書史講論治道未始或間德已盛矣輕
徭裁賦與民休息委任百官撫綏外夷恩已洽矣雖近
年閩浙盜起其首惡旋就擒戮厥今　詔書一下平定
不日矣然而災見若此者豈　詔書所謂上天垂戒國
家欲一　陛下因此與臣下共加修省以綿寶祚於無窮



也誕告之次群臣萬姓鼓舞忻忭同口一詞如大旱之
遇霖雨飢渴之得飲食何其快哉臣聞之孔子曰德之
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甚言德化之効速也又曰人道
敏政地道敏樹言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甚速也
董仲舒曰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
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又曰更化則可
善治善治則災害自去福禄自來臣愚伏望　朝廷於
此時政化煥然與之更新赫然為之振舉庶幾孔子所
云猶運之掌之易矣其道無他詔書所謂任官以得人
為本者是也若克盡得人之要以居官使將見人人力

事功家家安於耕鑿內政既修外夷自服太平之治
見於今日矣臣世荷國恩繼有祿仕又叨居翰林三
十餘年　陛下不以其凡庸復加遷擢俾佐掌院事于
南京感戴　天恩殞身難報仰惟宸衷宵旰思與臣實
夙夜不遑寧處不自揣量謹竭涓埃有可少俾時政一
二者條列上聞惟願　聖明選賢任能更新治化維宗
社如泰山磐石之安臣等依庇寵光亦恒獲出作入息
之樂政　勑諭所謂休戚惟均是也蓋臣之所陳者言
也　陛下之所采用者行也既可采之必斷行之則天
下之人莫不懷忠思奮良謀奇計日陳於前矣其所俾



益豈淺淺哉伏乞　聖慈鑒察葵藿之誠寬斧鉞之誅以
來言路以福蒼生所有條件具列于後臣不勝懇切戰
懼之至謹具題知伏候　聖旨　計開六條
一新政務臣惟今天下之政寄之五府六部都察院而
六部都察院尤要通政司內閣尤切竊見各部行事
彼此不相周知掌兵馬者不計錢糧之有無典禮樂
者不知刑罰之當否司造作者不察財用之多寡至
於總銓衡職風紀者不辨人才之賢否以致生民肥
瘠不暇恤國家政務難致詳惟我
大祖　太宗二聖深燭其故特置通政司以周知庶

務開內閣以專掌機密蓋欲合而一之也今在京在
外大小事務悉由通政司出納相承不廢自宣德逮
今有大政事俱令內閣計議可謂密切矣如蒙准言
當茲更化之首乞勑勳舊大臣一二員六部尚書都
御史通政使各一員同掌機密學士每日午朝退入
內閣商論政務令各具所聞開寫揭帖不拘多少俟
定論可否詳審達於　聖聰次第施行日日如此則
同心同德政務齊一無彼此推遜之失矣如除拜中
外大臣選授風憲近侍人才高下黜陟與夫錢糧軍
馬盈縮百姓流移疾苦四方水旱災傷刑名大小輕



重工徒造作緩急一切之務皆可以周知而互舉其
為國家之慮豈不長遠哉伏惟　皇上勵精圖治廣
詢博采選用此十數大臣此十數大臣祗承德意竭
誠殫慮至公至明薦用天下布政司按察司二三十
人又令此二三十人如在廷各大臣訪察選舉天下
府州縣正官上下相師各簡賢才治化之盛詎禦哉
此臣愚欲更新政務者此也且大臣為　陛下心腹
股肱賢則國家有賴生民蒙福端本澄源誠在於此
其或有缺不宜輕授寧虛位以待之孟子曰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如此則得人必審矣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之謂也夫疏數異時煩簡異制求其至當盖所以推行祖宗之良法美意初非有擅加更改之事伏乞宸衷留意幸甚

一擇守令臣惟國家之治貴乎生民之安生民之安本乎守令之得人方今郡縣之官非不分賢否無別庸庸貪鄙者可以保位卓卓有為者久亦隨流以致黎庶不安盜賊充斥良由激勸黜陟之不精其法耳如蒙准言乞勅吏部先於考滿官內察其以經術出身有才堪長民者不拘府州縣佐貳首領官及教官量加陞擢以風厲之然後移文天下巡按監察御史布政按察二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凡復命并考滿至京日務令以所轄官屬賢否造冊進呈明白書填某也廉公以某事而知之某也幹濟以某事而登之某也貪黯柔懦以某事而得之善善不拘自數惡惡為之限制其察舉公當與否亦足以課其績之殿最吏部又委考功官一員月季歲終清類其賢者每其一考二考三考到部參稽其平日所報之績而覆以當時對荅之詞言之如所行行之如所言則其人



是賢矣褒顯録登部前後所收民情本俾各官剖決是非以試其識見再令自陳為政條件以究其蘊蓄然後列其等第引赴御前陞擢以為守令若其見任有治績者誠如詔書所載拔擢旌異以激勸之則未用者知自勉已用者思自重生民豈不安治化豈不成乎更守令考滿必以古者六事八計之效課責之庶幾有所遵守勸懲如此則郡縣無偷墮之官田野無不安之民風俗归厚盜賊自息矣

一彝風憲臣聞養鷹鸇者欲用其鷙使鷙而摧抑之則思奮者鮮矣今之御史效職已不多見又或任用之不重其權督責之不嚴其法以故奇才異能之士往往囊括其口不敢有言退縮其心不敢有為而耳目歲廢風紀頹靡伏覩 詔書所載深燭其弊矣如蒙准言乞勅吏部嚴選擧以求其人 朝廷申奬勸以勵其氣薄罪責以崇其勢庶幾臣僚臧否軍民利病日得達聞而政治不虧風紀振擧臣愚以為凡御史選授之際宜令吏部并都察院堂上官嚴加詢察其才行學識超異果堪職任者用之考滿之日稽其在任言事切實糾擧公當是為稱職不次擢用不稱者罷黜之則人人自相勉勵矣臣又聞之南京邦本

地應府百司政務多端倉庫收支令其關預營造始
末令其會計軍士差役令其考察或有舊規多事虛
文今後宜申明委同六科給事中勤加考察前項等
事月季類列奏報倘或縱容不實罪罰均之特權貪
黷令相糾覈必罪不宥庶風憲有剛果之士官吏懷
畏懼之心政事無欺弊之失矣
一嚴操備臣惟兵者安邦禦侮之計古昔帝王莫不留
意克詰戎兵張皇六師着於書戒我師旅王奮厥武
形於詩皆粲然可考也洪惟我　聖朝自京畿以及
天下邊方各設衛所以為防禦至計深慮周密詳審



是以八十餘年四海乂寧人生樂業無烽火斥堠之
警倚轝盛矣臣伏覩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地郊廟
社稷陵寢所在府庫之盛江山之壯北京資之以為
重也粮餉易致但軍馬宜多選練以固邦本北京
聖駕臨駐之所百官之富軍馬之盛操練精嚴但倉
粮宜多積貯以係人心天下衛所承平日久士卒偷
安軍政廢弛宜高城深池堅甲利兵整飭戎伍以消
奸盜此三者方今之急務也如蒙准言乞勅南京守
備大臣將教場江上軍士勤加操練恪遵　詔書所
載一應不急之務悉皆停罷或有役占等項審察禁
革許都御史委監察御史同給事中時常點視所有
利弊責令陳說則軍威自振北京乞勅該部審勘直
隸及山東河南近畿田地廣濶處所分遣軍士召募
人民屯種建官職部率勸課之寬其徭役減其稅額
歲豐官給價錢收糴置倉於近水有城池處所頓放
既闢荒蕪又省漕運則糧儲斯羨其在外衛所軍數
有缺設法增補又或召募民間武勇之人別編總小
甲仍支月粮以資養膳示以約信有故不取戶丁塡
補許所在府州縣學正官或廉能佐貳官統領與衛
所官同加訓練無事督令耕種有警躬率征討俟其



有功爵賞均之俾知奮激倘或一方不靖　朝廷止
命一二大將賫璽書一通符驗一道調遣分撥旬日
可集民不知兵用不加費則奸盜自消臣之愚見所
陳特其大略若夫厚耕桑力本之務禁游手游食之
徒盡足兵裕民之道設施措置晝示天下宜俾左右
大臣計議精詳行之庶為永圖書曰制治于未亂保
邦于未危伏乞　聖明留意幸甚
一重邊政臣惟今日天下之事甚重大當計慮者莫愈
於邊務醜虜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貢使往來累歲
增益不容不察但責實本源以勝之耳夫邊陲防禦

所資者軍士軍士元氣所關者衣食竊聞軍士月糧
一石未能全得户内餘丁役占多端仰事俯育了然
無措飢寒窘迫艱苦莫陳所在若斯奚有鬬志如蒙
准言乞勅選差強幹大臣同御史給事中委之便宜
行事踏勘塞下田地驗軍士丁力多寡悉以給之或
係各官者　朝廷以價爵之其有多餘則召募人耕
官給牛具薄收其租平居無事令耕種畜牧以厚其
生騎射操習以熟其技烽火有警即統率禦寇有功
爵之有獲與之則人懷赴敵之心戰無不克邊防自
固矣且於歲稔之時官為制倉收糴以廣邊儲公私



兩便饋運可減此萬全策也至若選材武之士以充
將帥專參贊之權以肅軍政務專委寄不事虚文其
有驍勇智謀堪薦用拔擢者不拘軍民令悉遵　詔
書所載行之則長城萬里有如金湯虜寇雖欲猖獗
何所施乎

一革積弊臣惟刑罰有贖止於鞭扑隸卒有制以供役
使古今通道也切見　國朝洪武永樂間臣民罪犯
皆斷如律其後營造始行運磚之例以權一時之宜
因循迨今久而不革遂致廉耻道喪貪暴日滋謂有
財者得以贖罪無財者未免受刑蓋常人之資俸祿
既不足以養廉介操又不能以堅志故也如蒙准言
乞勅内外法司自今除之若不得已暫行罰贖以省
徭役許令官吏有犯笞杖公罪及庶民犯徒罪以下
者收贖餘悉依律則人無僥倖之心法有經常之守
矣伏惟　朝廷設官分職共理庶政僉點民丁充當
皂隸俾之服役初非為供應計也自洪熙宣德以來
北京各官俸廩艱難柴草不敷始暫將一半放回少
資贍助厥後倣傚成風中外大小官員皆以放皂隸
為名致使辦納艱難人民兼損近蒙該部行移欽奉
聖旨深燭其弊須定額數令悉遵守為生民之福大
矣又伏覩　詔書節該官吏軍民人等有犯罪無大
小咸赦除之已蒙寬宥訖臣本衙門前此所放皂隸
盡一移文該部勾解當役不敢再放切思愛民



朝廷之盛心守廉臣子之職分如蒙准言乞勅該部
申明前欽奉　聖旨事例今後在京在外皂隸止許
於本官下跟隨及一應泛雜使用再不許放回辦納
損民其皂隸有情犯在逃者重法懲治或編發充軍
在内令御史給事中時常體訪在外令巡按御史按
察司官同加糾察如或違犯必罪不宥斯官府有應
役之便人民享樂業之安蓋民安則官職亦可永保

也二事方今積久之獘必痛革之庶幾刑罰清省俗
後有經治化可成

安邦謹始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啓為安邦謹始事臣
幸生逢聖明不意國家有大不可忍言之事臣雖兩年
以来沾患脾疾醫治少効不能有為自聞令諭日夜撫
膺揮涕寢食不寧又無才力智能可以赴難復讎恨不
即自殞絶謹竭愚衷有可上報 朝廷之萬一者不敢
隱黙不言恭惟郕王殿下承 聖母皇太后命為監國
則天下事皆在於殿下一人之身也其所係重矣昔周



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殿下輔皇太子殿下於有事
之秋視周公之時又甚艱大雖曰日望 聖駕早還以
慰臣民之思然虜情叵測時月悠邁天下之大蒼生之
衆易以搖惑殿下得不於此深謀熟慮之乎蓋殿下於
聖上親則兄弟誼則君臣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宜與群
臣如越王之卧薪嘗膽以報吳讐使智者獻謀勇者效
力必盡殲虜寇而後已為今之計先須博選辯士卑詞
重幣暫為君父屈諭以昔時通好恩待如此之厚今因
奸臣誤國興兵構怨遂失南北之歡若能即返聖駕則
結好和親世世利賴不然則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甲

數百萬衆得不思汛掃沙漠以圖報復哉必求其人可
使者試察遣之庶或有濟至若能还與否必當選將練
兵慎固邊疆防其再舉協力殲之俟上天悔禍宗社靈
長休養生息訓甲練兵分遣良將直擣巢穴繫其虜酋
以伸萬世之憤未為晚也愚昧之誠不能自已謹陳芻
蕘之言條列于後敬順附舍人陳亮賫捧進呈伏乞賜
覽鑒臣犬馬之誠不勝幸甚 計開八條

一曰勵剛明 君上之德貴於明而尤貴乎剛明則物無
遁情剛則事不牽制全是二者乃克有濟易曰剛健
書曰欽明古昔聖哲允勵乎此故能駕馭英豪平治



宇内前此奸臣蔽主之明制主之斷故權移於下致
兹禍敗恭惟 殿下睿質天賦至剛至明如斷馬蹄
之事中外震慴稱頌伏乞益加奮勵不懈初終幸甚

二曰親經史 古今治理國家興亡具載典籍讀而知之
可為鑒戒伏望 殿下擇近內廷可延問群臣之所
開閣置書史其間選擇學識純正者與之講論義理
因可詢訪時政庶聰明日益治道有資

三曰修軍政 方今切務莫逾選將練兵然將何以致之
將必多方推舉親召問以慰勉之而爵秩勿吝軍士
必設法召募時鼓動以來之而賞賚有加勤訓練恤

飢寒作之以氣結之以恩庶可底成功宜日夕與左
右大臣及諸老將計議精兵足食之要不惟臨事有
濟抑且國威振揚
四曰選賢才國家治亂係於人才賢否而人才難知自
古所病亦必思求所以知之之道夫君子難進易退
小人易進難退二者混淆治道衰矣厥今人才布濩
有位其賢否則不可不察數年以來權奸專政小人
蒙恥冒進相師成風其間卓然守氷霜之操者僅保
少禍而已自茲以往宜慎選舉以求之嚴考察以別
之峻核擢以激勸之庶舊習漸更且吏部正官及諸
司屬職實庶官之本其素賢者留之不堪者選調之
令在廷群臣運章合詞推舉學識才行優最者分任
本部俾之講求用人之要專其責委斯賢才可得治
理有望
五曰安民心夫民心向背國之存亡攸係不可不思所
以安之今邊事方興用軍供饋皆資民力緩之不能
集事急之必生變故處之可謂難矣苟不固結其心
惟刑驅勢迫以用之詎可經久哉若得人居守令長
民之職則處置適宜計議選擇賢才必任守 令庶事
妥民安

六曰廣言路在昔堯舜大聖詢于芻蕘好問察邇故治
底無爲人樂熙皞誠以一人之知見有限天下之事
變無窮集衆善則舉措克當故也歷代君臣聽言則
治諱言則亂史籍可鑒前此内臣王振肆權柄政杜
絶人言殺害忠良中外屏息不敢出口茲遇 殿下
受監國重寄繫宗社生民之托當明目達聰之時臣
若不言死有餘辜伏乞再申教令許人人建白不拘
忌諱惟裁可否施行幸甚
七曰謹微漸易曰履霜堅氷至言事當慎之於早也臣
自永樂以來叨職班行伏見 太宗 仁宗 宣宗
列聖臨御之時早朝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
門輪流向前惟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
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
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
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故今日之禍皆由不得
輪流向前說事所致恭惟 殿下監國即同親政宜
復舊章凡各衙門官務令各向前說事止與敷對者
相知他人皆不能預聞庶得吐露肝膽陳布嘉謀
殿下亦須秘重毋少宣泄且議奏 皇太后於文華
殿垂簾或隔一日令輔弼大臣隨 殿下於簾前奏

次大事毋拘時平條例以權一時之宜庶國是有歸
中外有賴
八曰修庶政天下一統萬機日臻訖非當理但事有重
輕勢有緩急况今弊政之餘尤難為功得不思其緊
切者施之哉如選任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聳
觀聽崇奬御史以政紀綱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
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
士氣限禁僧道以来召募革去罰贖以澄貪濁禁抑
權貴中塩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盗以安反側修理
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搠腹裏緊要城池軍馬以備



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畨條列施行
則内修外攘讐耻可復邦國奠安

制治保邦疏

具官臣周叙謹題為制治保邦事臣伏覩今年九月初
六日詔書恭惟　皇帝陛下尊臨大寶承宗廟社稷之
托係中外臣民之望群臣萬姓鼓舞歡抃謂邦國由是
而來陰太平由是而可待也臣忝職詞林瞻望闕廷無
任欣躍之至伏讀詔條載　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
及利有當興害有當除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臣有以
見　陛下明目達聰好問察邇之盛心何其至哉前
伏覩　陛下監國時令諭惓惓以求言薦賢為急務雖
周漢二宣之中興唐宋二太宗之英烈不當過矣臣嘗
不揣愚鄙條列八事冒干天聽至今怵惕弗遑寧處緣
臣兩年以来沾患脾疾飲食少進恐一旦殞沒補報未
能無所逃罪切思使言而死或有裨益政治庶不負列
聖擢用之恩　陛下覆冒之徳使不言而死同歸澌盡
有玷父師平昔之訓與已讀書之志輙再攄膚浅之見
應詔條陳臣恐多言取怨獲罪又慮人臣俱明哲保身
不言故敢為之先導耳伏乞　陛下垂仁宥納幸甚臣
昧死謹言凡十有二條開列于後具題謹順附工部辦



事官牛俊賫捧進呈伏候　睿旨　計開

一開經筵備講論專對之益臣惟人君進徳莫大於開
經筵必選純謹正直博學明識之士充之講論經史
畢即賜本官獨對以咨訪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庶決
壅蔽益聰明而聖學充君道正矣必令内外大小近
臣退避稍遠則敷對者得盡誠獻言不致宣泄而治
理有裨

一論臣僚嚴内外交通之禁臣惟國家建官分職任各
有專責各有歸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分掌天下
政務於　朝廷司禮司設尚衣等監各衙門分掌事

件於內府定制也伏惟　太上皇帝在位恭勤節儉
與民休息十有五年未有失德但沖年嗣統倚其王
振令總統內外一切之政小人乘時附[illegible]門
百計誘助生殺予奪皆出其手積[illegible]
遂有喪師辱國失身之禍而王振[illegible]
自古奸權誤國天必禍敗之但[illegible]
伏望　陛下曉諭內外用事之臣[illegible]
通各恩明禮體謙退自處職任[illegible]
民獲安太平可致
一明賞罰酌輕重予奪之施臣聞古昔聖帝明王之治



天下賞當功罰當罪而已後世人主公之則治察之
則亂史有明鑒也伏覩　詔書載奸臣黨類不赦其
惬人心但王振之惡與其黨類尚未寘重典榜示天
下以快臣民之憤其扈從官員生還者亦未蒙罰降
以為臣子事上之戒近日雖荷寬宥尚須責令邊上
立功贖罪可也至於扈從大小之臣有功者宜歷[illegible]
之死難者宜查理褒旌之以雪英魂於地下慰[illegible]
於生前或少散王振家貲給之以舒憤怨伏[illegible]
聖諭俾執政大臣計議而行其他刑政推[illegible]
聳天下觀聽幸甚

一任將帥預戰守防禦之術臣惟虜寇貪饕無厭黠詐
百出計必復來防邊閱修城池選將練兵精嚴戰守
厚加爵賞之策固不俟臣言但腹裏緊要城池如保
定真定彰德德州東昌濟南濟寧徐州鳳陽淮安等
處尤須審選良將勤加修理且多積粮餉廣行召募
無事分撥屯種有警統率征討以備不虞
一專委任革監臨牽制之害　朝廷選賢任能分理庶
政俸祿以養之封贈以榮之陞擢以激勸之為人臣
者各有身家之保功名之望所有差遣必須盡職否
則黜降罪罰明有典章臣見前此往往遣內臣監臨



之是疑之也疑人勿用可也以故掌軍政者多失機
誤事管造辦者每重斂擾人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伏
望　陛下當新政之始勑左右大臣及內廷大監計
議召還庶各盡責任永保富貴其大機密重務臨期
奉　聖旨差遣者不可以一槩拘惟乞慎選而已
一慎選舉重犯贓連坐之法伏覩　詔書令後方面及
風憲官郡守御史悉依宣德年間令在京三品以上
官舉保任用固善蓋謂大臣膺重任食厚祿不敢負
國故也臣愚謂此特一端又須令中外六品以上并
知縣等官遇除授之後即舉堪自代或堪任他

職事者一人各具實記于吏部未即銓選俟有闕考察詳審量加擢用其大臣及各官所舉他日犯贓連坐必罪不貸庶求賢之路廣奔競之風息

一通漕運審遠近轉輸之策臣聞古者漕運之法江不入淮淮不入汴汴不入洛費省力均可以經久今北京水路寫遠洪閘艱辛宜倣古制江不逾淮淮不逾濟濟不逾臨清臨清不逾通州俾各制倉造船搬運選擇文武廉公有心計大臣總之務令管轄有要庶民獲甦



一增屯種減軍餽餉之勞北京直隸及山東河南附近畿甸之處地土空濶數千里宜設法分撥召募耕屯庶糧草充積餽運可減俟虜寇平定又須踏勘塞下田地依法行之庶幾邊儲永遠有濟

一限僧道定寺觀多寡之額臣惟佛氏之教初惟事寂滅明心性而已為其徒者欲惑世誣民創輪迴因果之說矯離倫絕類之行藏奸盜不逞之徒為游手游食之計使人崇尚信慕之然時之君臣迷惑其言崇信愈篤而亂亡愈甚以人主論之若梁武帝之捨身佛寺宋徽宗之尊崇道教卒之被圍被虜何曾獲佑皆備載前史可考驗也以人臣論之前代不暇枚舉若今則太監劉寧大起寺於南京年僅五十而斃王振廣造寺於北京而禍連主上戮及身家增佛者果得福乎盖其興修造作實出無益而勞人筋骨竭人膏血使怨憤之氣貫于穹壤背逆天理貽怒神明莫此為甚故耳但其為教已久遽難滅絕伏惟陛下覆茲新政戒飭内外群臣毋効前非查舉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道佛二教事理悉令歸併且限禁僧道有田土者止令自耕不許召佃妨農其歸併寺院有銅鐵佛像者盡行銷鑄造作軍器如此則倫惰自少户口日增田野日闢



一公鹽法重豪貴中納之罪自古權鹽之利資邊儲省餽運其益大矣宣德以前其法甚嚴正統以來内外權豪盡取其利故商賈不通竈户日困國用不足伏乞勅該部禁革照依洪武舊制凡權貴勢要及四品以上官員之家不許中納令御史按察司官察糾明示重罰或編䕶充軍庶知警惧

一廣褒旌資一時急務之宜古者納粟補官今時出穀旌義皆足助國濟民伏望勅該部仍行移天下論富實之人能出貲出粟者量與雜職一官止許冠帶不令管事又凡何者仍依旌異之時平停止

患病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題為患病事臣三[illegible]
考滿到京景泰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早吏部官引奏欽
奉　聖旨着復職欽此繼蒙吏部傳欽奉　聖旨侍講
學士周叙留在翰林院辦事欽此仰惟眷顧之恩天地
同大臣殞身難報緣臣兩年以來沾患脾胃虛弱痰氣
喘嗽病症累更醫治新歲稍痊近至京前疾復作見請
醫士楊萬郢調治臣切思獲依日月之光叨侍從之榮
可以朝夕攄誠少効涓埃上報朝廷但衰弱多病恐辜
陛下眷顧之恩況正統十三年間曾承命着自修宋史



未完如象　聖恩曁臣愚懇仍俾復職南京非惟調治
前疾抑可修完前史以圖補報臣冒干天聽不勝待罪
戰懼之至謹具題知伏候　勑旨次二十三日通政司
官奏欽奉　聖旨不准欽此

修明統紀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題為修明統紀事臣
聞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人君盛德事也誠以經史典籍
不可斯須廢古昔聖帝明王以之正心修身以之治國
平天下以之撥亂反正以之鑒觀興替寔本於此臣況
夫史籍有當扶綱常明倫誼內夏外夷正名定統遏人
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者其纂修之典烏可少緩哉
但自宋末晨年議者以評閩外諱之言佩夕師之訓謂厥
元修遼金宋三史不合公論不當人心不免尚有夷狄
侵陵華夏之變賴我　大祖高皇帝奄有萬方一掃羶
腥之俗矣然此史因循百有餘年未曾修改臣求樂間
忝由進士入翰林屢白於管事院長以因　朝廷纂修
事多不暇留意臣後陞秩南京職務清簡思圖補報正
統十三年三月內具本陳請選人删修欽奉　太上皇
帝聖旨不必選人着他自修臣聞命以來戰兢懼罪既
才學疎淺有不克堪又初擬乞得文學老成一人并選



南京有學識官員三四人不妨本職同修皆不能遂然
日夕繙閱纂得一二不敢少綴但舊本簡册繁多事類
非一宋史四百九十六卷遼史一百十六卷金史一百
三十五卷總計七百四十七卷切思臣今年近六十衰
弱多疾倘不殞歿假以十年庶或可成倘年壽不永則
終負　朝廷之盛典乖平生之志願矣茲幸恭遇
皇帝陛下負大聖之資為列聖之統嗣登寶位中興鴻
業前此虜寇侵犯京畿聖筭奮業命將遣師殄絶無遺
比者邊將又生擒賊首喜寧俘獻　闕下寘諸重刑雪
讐快憤已見端緒宗社之安生民之福寔　陛下神武

之所致萬方臣庶莫不鼓舞歡忭謂太平指日可待臣
愚私竊自忖方今選將練兵慎固邊疆以防過虜寇之
策宸衷暨左右大臣經畫必不少有頃刻自怠之念矣
雖國家多事之秋不敢以禮文不急之務為言然文武
並用古今所尚政欲示以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之意如蒙准言許令臣自舉選不係見
任及聽選官兼詢訪有學識進士儒士同加討論臣自
辦家貲贍用不費官給以成聖明刪前代不公之史貽
萬世永遠之規杜夷狄猾夏之禍俟錄藁進呈仍乞勅
翰林院儒臣考正無舛板刻以傳不惟少資睿覽實足



鑒戒得失伏望　聖諭俾禮部翰林院取臣前年請修
宋史奏章參詳計議施行不勝幸甚臣冒干天聽無任
惶悚戰慄之至所有陳請條件開列于後謹具題知伏
候　勅旨　計開

一南京禮部尚書王英舊任翰林院官文學老成乞
勅令任總裁臣請佐之庶得考質疑難

一聽選官一員劉鉞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舊任中書
舍人見今丁憂起復在吏部本官資性通[illegible][illegible]間該
洽乞勅該部將本官對品除授南京翰林院或別衙
門相應職事令協同臣編校

一進士一員陸元素應天府上元縣人見以耳疾居閒
在家教官一員周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見今丁
憂在家本官俱各性行清謹才學優長儒士一名蔣
主忠應天府句容縣人見在南京全節坊內住坐本
儒學行純正文詞典雅已上三人乞勅該部移文取
赴本院同臣討論其廩膳臣自備己財供贍

一本院舊無寫字人員乞勅令南京國子監選撥監生
二十人於本院謄寫所有廩饌就於南京國子監本
等用度內支給免官府別給

一筆墨紙劄臣自備己財買辦應用切見南京國子監



積年監生季課送本院轉送赴內府翰林院直房收
貯年久損耗壞爛乞勅南京守備官令搬出本院充
草藁自此以後監生季課乞令止送本院交收免送
直房如無修書等事考校訖分送南京尚寶司吏科
等作藁簿用庶不致損爛虛費

陳情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奏為陳情事臣叨蒙
國恩自永樂年間由進士選入翰林院歷官至今三十
三年洪熙年間欽給勑命止係本身妻室宣德年間為
因陳情始得封母臣父岐鳳彼時任兵部職方清吏司

員外郎自應得本等誥命該臣推封之日未曾竊被切
思 朝廷舉褒崇之典所以勵忠臣子掌顯揚之恩所
以示孝忠孝之道二則勸賞明而治化著矣臣今任南
京翰林院三年考滿幸無過名景泰元年二月二十二
日欽蒙復職例得給受誥命該部援例臣父舊任員外
郎秩從五品今臣任侍講學士亦從五品父子品級相
應難於加受臣切覩諸司職掌父舊有官人子當封贈
之時許進一階又今欽定誥勅事例五品以下父母及
本身妻室俱共一道且臣於父自出仕以來未有分寸
報答如蒙准言乞勅該部或照諸司職掌例進一階或



止於臣本身應給誥命內加添二條一條贈臣父岐鳳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一條仍贈臣母王氏為宜人如
此則於風化有裨工本無費不惟足遂臣子顯親之孝
實足以彰 皇上勸忠之恩不勝感戴激切之至謹具
奏陳情以聞

又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奏為陳情事臣自永
樂十六年進士入翰林院由編修歷陞今官在朝三十
餘三年今年二月內以南京三年考滿欽蒙 聖恩留
用值臣舊疾復作陳情乞還原任又蒙 [illegible]遂職至四
月內到任疾劇又轉臂風痺屢請醫者蔣主忠陳王潤
等調治迨今十餘月作愈不常未能全効欽奉 詔書
一欵官員之中有老疾不堪者並許自陳致仕如年未
及七十有疾病者亦許自陳起送赴部驗實放免若遠
方有疾累不堪起送者上司驗實就彼放免明白具奏
不許扶同虛詐若有年及七十老疾而貪冒無耻不退
者許風憲官糾舉除近侍舊臣雖年七十之上 朝廷
留用者不在此例欽此欽遵欲援例放免閑靜條陳中
興太平十四事上報 列聖 皇上之恩展轉遲迴不
敢呈進以為如即援例但未竭寸衷如不陳乞放免雖



扶掌在任實縻月俸恐貪冒無耻臣愚心惶惑不安如
蒙准言乞勅該部暫許歸退養病尋逐醫藥待後痊愈
即起京再圖補報仍將謹獻中興太平事別具疏情臣
冒瀆 聖聰不勝懇悃戰慄之至具本順差南京中軍
都督府舍人彭瑛齎捧謹具奏聞

中興太平疏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題為中興太平事近
恭遇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詔書迎還 太上皇帝京
師內外耄倪男婦萬口一心鼓舞忻忭真古今之盛臣
惟正統年間權奸制政兇敗 宗社雖運中衰原出乎

日不慎履霜之漸故也幸仰　皇帝陛下性資天縱學
緝日新奮發剛健族誅權奸潛化虜賊芟除四寇乾坤
再闢日月重華孝弟之光于兩間德威之被于四海
太平之業是　陛下之屬也臣南京翰林院三年考滿
今年二月內蒙　聖恩留用臣淺福舊疾忽復作即日
陳情初未旨諧越七日又蒙　聖憐還任南京不深罰
罪特俯徇私天地之仁殞身莫報緣自官劇又左臂風
痺雖扶掌在任實叨廩俸近年六十素質脆弱醫藥不
應伏奉　詔書一條官員之中有老疾不堪者如年未
及七十有疾病者亦許自陳就彼放免欽此俟待



之臣盡矣然忠臣不終自全必思勉臣以補圖報臣聞
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
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善調
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惟思臣世
以儒秉忠臣之職以論思顧問而讜言直道為本臣敢
退默不言今雖言開而政事因循不皆力行伏惟
陛下躬行以率倡選賢以任職更化以勵精之致中興
太平之業幸甚謹陳十有四事其大者獻芻蕘之言効
涓埃之　伏乞　睿覽寬斧鉞之誅臣昧死言謹題請
旨計開

一勤政以廣咨詢臣聞堯舜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言人君幾事之多非兢業不足以理也粵自古帝王
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廢者我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以暨　列聖臨御恪守一道傳受　皇帝
陛下天下臣民仰望治平方今之時當日昃不遑措
午朝之典接群臣之禮常思曰上天玄遠何以格之
陰陽和氣何以召之正人君子何以使之親奸邪小
人何以使之遠兵戎何由使之整刑賞何由使之當
寇盜反側何由使之平今日黎民何由使之安正統



之仇何由復夷虜之禍何由息伏望　經筵之暇每
日一二次賜左右大臣以及近侍官員講論前所云
政理以綿　宗社以福蒼生

一親藩以崇敬祀臣惟陛下日涖萬幾且皇太子幼沖
須擇至親及賢者以序行者取一人在邸藩以四時
天壽山三陵或一二年皇陵孝陵俾之謁祭選正直
左右輔導可以荅聖靈固宗本俟皇太子長命厚賞
祿還舊藩便益

一復邊以防外寇臣惟虜心黠詐服叛不常今雖遠遁
可不思防臣愚於將若楊洪石亨只在京師若宣府

抵獨石以沿邊墩臺烽火營屛宜即謀深替運糧
與舊額將士與正統十四年七月內從棄之者今第
役等再增軍馬糧草助之逐完守備凡耕種牧馬之
草豕梟利之禁宮苑牆有寇逐禦功則爵賞否則罰
之至於大同及沿邊等處例皆堅備為萬年之固守
責則厚賜止却多人使或寇則大兵擊之而邊無虞
矣

一修武以雪讐恥臣惟平日不忘武況胡虜憑陵肆害
之後選將訓練兵士尤須□□馬政臣思城南海子
地廣卷無用野獸何益乞分三之一圈出養馬又乞
選強幹大臣遍歷附近京師寬闊處所不問內外勳
戚貴近之臣所有莊場盡行措命太僕寺擇到馬者
俵各衛所及郡縣官設法於或官給償或別田土償
之軍器我之所恃火器然或有時急不可施宜多制
強弩毒矢長戟大刀令人習之則我以衆技之長攻
虜以一技騎射之短豈能勝之積以數年選命大將
分出長驅沙漠繫其酋虜以雪恥何敵不摧何功不
遂哉

一安民以固國本臣惟國以民為本近虜之驚擾畿內
八郡暨邊民流移雖有詔書須與招撫回業臣惟令
守令無賢何以區畫之須與在廷多人議以策如何
或罪徒流入死充軍者俱耕種又或召募入佃一切
種子牛具官給實多五六年納稅使樂利安之農桑
人生之本今皆開荒宜令郡縣官以申考績以殿最
激勵之庶不久自成

一考校以重民牧臣惟任官皆天工而牧民尤重天下
各布政司按察司上親與左右大臣任之其績最微
入左右在廷大臣激勸之其府州縣宜令吏部先於
考滿官察其經術出身有才堪長民者不拘府州縣
佐貳首領官及教官量加陞擢以風勵之然後移文
天下巡按監察御史布政按察司正佐官及府州縣
正官凡復命并考滿至京日務令以所轄官屬賢否
造冊進呈明白書填某也廉公以某事而知之某也
貪懦以某事而得之察舉公當與否亦足以課其績
之殿最吏部專委考功月季歲終清類其賢者條其
一考二考三考到部參稽其平日所報之績面質以
當時對答之辭言之如所行行之如所言則其人果
才且賢矣復試其識見令自陳為政條件以寬其蘊
蓄然後列其等第引赴御前擢陞以為守令若其見
任有治績者旌異之則未用消知自勉已用者思自

重豈不安治化者乎
一尊入以副實任臣聞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又曰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中外大小臣工甚多剩員盡寧缺以賢之如保傅可掌卿兼之亦宜責之燮理弘化之任亦須入内閣或東閣參預政事不稱須效古策免庶有所責矣御史只掌風憲不許一切辦催等事惟彈禁貪奬伸雪冤抑且革濫員定侍班各兩畿與各布政司巡按監河上漕運巡察餘盡減之則紀振肅矣南京事省每道一人足之又南京六部都察院等官各一員遴擇以賢其正則宰其各司屬亦



宜減省盖一官或任或差月俸日給使役皆為眾政而困民比者差大理寺丞李茂來南京公幹過於方面之轄甚非根本之崇臣愚惟精選風憲與六科嚴察其入不副黜貶更賢任之則臣職台勉矣
一慎科以得真才臣聞國家用人之賢才得人者必考試之公明不然清濁白黑不別實用乖矣其監臨監試提調官亦選賢正者充其詞理失本有不稱與弊者重罪其舉子必郡縣鄉里次以執結有果明經文行者堪入場庶不濫舉則真才得而國家用矣須令在廷臣中明區畫之制施行

一革弊以紓久困臣惟隸卒有制刑罰有辞古今通道臣嘗言之惟須依舊僉點民丁充[illegible]服役禁責辦納庶人不兼損積年庶富加倍[illegible]可也天下入刑者須只律斷允悉除贖不獲已暫省徭許官吏有犯笞杖公罪及庶民犯徒罪以下者收贖庶人無饒倖官亦自廉
一清漕以運饋餉欽惟　詔書節該各處運糧官軍今後照舊以甦民力旋又聞民力為國用廣故也臣惟今選武臣總兵又須擇文武大臣一員有計度有廉守者兼之都察院止擇御史一員舊巡河者先於疏



北河又預擇南京御史一員於南江察獲運者郄同沿巡提至北京完㑮同後次擇換之俾令餉運之方畧以獻
一修書以舉述刪臣切惟永樂十六年大宗皇帝遣在廷正於天下采訪志書命翰林院纂修未畢臣亦幸預修四府今在内閣須及完之又元時修遼金宋三史不合當時儒臣言之不聽有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宋遼金正辯統論在内閣及臣二次奏修書在禮部緣今年三月内禮部官欲光祿寺應天府供給胙膳犒擾遂奏　聖旨未諧臣聞此盖天理人心之

太事内華而外夷正統而定名以絶虜寇之禍則孔
子之春秋朱熹之資鑑綱目之法然臣知莫於君一
則非時一則臣病故當止也臣聞古今修書多於臣
民之成以昭當代伏乞　勅禮部翰林院詳審或官
或儀儒臣有餘承領之俟呈令翰林院刪正頒布天
下既不負　皇曾祖之志又闡百年不正之書不勝
幸甚

一薦賢以圖補報臣惟才識有限咨詢必廣古者效忠
莫急於薦賢臣聞廣東布政使揭稽有猷有守有為
任與吏部或都察院無施不當今廣東只恵一隅且



有總兵方面可以鎮安盍召用之南京光祿寺少卿
謀明户部湖廣司主事王宇刑部福建司主事葉晃
俱剛廉有為工部營繕司郎中詹晃國子監博士劉
昭禮部主客司主事章綸俱端敏練達又在南京開
事倘召大任皆出衆優儒士賀確學識老成張禎方
晃俱詞翰有行右在寓應天府地街處徵召官任皆
有可觀臣今大臣及可薦者多不精舉未有妨賢之
失敢此以引之耳

一尚廉以厚風化臣惟四時代去者天之道也病疾下
堪者人之命也奉　詔書許老疾者放免息至逞養

其致事須察其平賢者略給月廩存醫藥以盡優臣
之禮雖年七十有　朝廷留用者不在此例亦須在
廷僉言有益於國者留之免到在職或賜第半俸以
俟問召之蓋大臣具瞻去處不可苟且也又子之於
父母丁憂三年古今通道自此無大軍國急事不宜
奪復以勵孝道庶廉耻長而風化自厚切見南京翰
林院國朝創業建衙門印信等官但無纂修書等事
表箋舊制新撰間有只管月俸米支帖而已今後本
院有缺堂上其老疾難退及各衙門大臣有學行仁
可致仕者俾充掌印只關五品俸月皁隸養廉脩之



以鎮時望以優老賢耳臣久在病以任無害以年非
優坐関俸月役使皁隸實是赧慚今特陳乞賜放免
臣此竭盡圖忠之心而效廉耻之風也

右景泰元年第六疏用正統己巳七月十四日六
事疏相類再廣推之叙之愚意當時君不赫然更
新擢用賢人化治若天下難致太平故惓惓奏瀆
臣之淺鄙學識如此倘　聖旨采芻蕘之言俾君
參酌行之庶幾有一得之助云臣叙謹拜識

講章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

這是周書記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誥命之詞后是說人君諛是說人臣諂諛自聖是說人君自以為聖穆王說陪僕執御之臣皆是正直的人必能箴規諫諍之善冏爲則人君在上言無過言動無過舉其身必能[illegible]正君陪僕執御之言不是正直的人只務阿諛諂佞[illegible]右迎合則人君有過不聞有失不知自以為聖德全備無所不通任意肆情無或止遏其身如何得正所以說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蓋人君之能成就其德者實本於近臣之賢不能成就其德者實本於近



臣之不賢所以穆王又總申說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言僕臣之賢否係乎君德之輕重何如也考之宋儒[illegible]大臨有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illegible]為害為修為縱[illegible]其有極至於自聖猶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敬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illegible]既見而百疾從之吝宦縱侈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其[illegible]明自聖之說至矣蓋矣惟左右近習之臣其有關於君德[illegible]於一人之賢必其長屬大小俱得正人而後[illegible]

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孟子告宋臣亦言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王誰與為善是則自古聖賢莫不惓惓以揀擇近臣多求正人為言不特穆王命伯冏欲其慎簡乃僚也伏望　皇上親近正士日新聖德以隆國家萬萬年太平之業天下幸甚

右書經講章一通叙先蒙少保潛菴楊公分題諜進稾成而公見之再三却不用叙謂所講經題何傷公曰時不同也乃改命他講官謨別章以進因不忍棄附著于此若平日講章俱入內閣茲不及錄云



表

陳情省母疾表

翰林院編修臣周叙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人臨御宏施一　之仁恩德政維新用廣百王之孝理風化所係臣庶均懽恭惟
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哲欽承大統謳歌朝覲之咸歸恪守舊章禮樂法度之畢舉以仁義為治本咨詢每逮於儒臣謂忠孝為常經戒勅恒勤於
聖訓凡在照臨之下悉歸煦嫭之中臣叙晏自弱齡即

思宦遊一科獲進雖酬志養於嚴親十載離家實切憂
懷於慈母緣母素嬰於疾疢而餘年又迫於衰遲歲月
蹉跎承歡靡及風波險阻致養何由近得家書數稱羸
病憂疑無計驚恐入心步趨或失於故常定省屢形於
夢寐有懷陳情無任戰兢伏望
聖慈特垂矜憫鑒臣愚欵俾暫歸寧少伸烏鳥之情允
賴鴻恩之庇況臣父昔叨於眷遇而微生久荷於甄陶
璧水上堂時稱清切金門丹扆日邇光華雖隕軀報稱
以未遑奚私己言還之可冀臣非母病敢云暫離於班
行毋得臣歸庶可少寬其念應劬勞欲報懇悃莫殫承



顏倘遂於膝前趨事即歸於闕下臣雖沒齒豈勝感戴
於皇仁身尚壯年永願竭忠於昭代臣無任瞻天仰
聖惶懼迫切之至謹上表陳情以聞

復命謝恩表

具官臣某上言伏以 明良際遇深恩克念於始終海
宇雍熙至治悉興於孝弟化行中外喜溢臣民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孝友日彰明德新民寖堯湯之大
聖問安侍膳同文武之小心謂輔理之必得賢左右恒
尊於委寄謂待臣之必以禮存亡屢荷於褒崇人紀弘
皇仁溥遍致俾草茅之賤亦沾雨露之勞臣族兄

迪夙自學官擢居近侍金門待詔日親近於光華王殿
承宣時叨蒙於眷顧自念獲千載遭逢之嘉會分當竭
寸勞補報之微忠柰何賦命不遐遽爾抱痾竟殞修文
天上謗驚召促於赤虬作賦日邊尚想神依於丹鳳過
蒙宸衷之悼念特隆䘏典之寵嘉實楮盤龍濟窮途於
寡稱仙舟泛鷁歸旅櫬於鄉閭兼命微臣俾全弟職護
送克伸於己志優容實出於天恩朝野同歡幽明共戴
且臣叙慈親卧病淹延已閱於一年久宦歸寧侍養僅
逾於兩月雖未盡返哺劬勞之報幸少殫臨終訣別之
情感德自天啣哀無地臣切思忝登科第濫祿詞林仕



歷三朝愧書事紀言之秩身微一芥竊孝親弟長之名
表正形端實本聖人之立極風行草偃遂令率土之歸
仁允賴甄陶倍深感激罄犬馬忠忱於此日期涓埃報
稱於將來日月光輝願祝萬年之
聖壽乾坤廣大永隆億世之 皇圖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 書

### 論修正宋史書

某再拜廬陵建安臨江江陵列位大人先生台座前叙
聞史書之作有司馬子長班孟堅之學識世業而後紀

裁之體備有司馬温公朱文公之道德位望而後去取
之義精盖史籍不因紀載則無以知一代始終政事因
革自非其人學識優世業專豈能書事竒偉成一家之
言義例不審去取則無以存綱常扶世教又非其人道
德隆位望尊豈能合天理人心之公袪千載蔽固之惑
此作史不易之至論也然自漢以来史學相承不啻数
十人惟此三四君子足以當之者豈無由然哉子長孟
堅所作得三代前漢盛明之代足以馳騁其詞鋒温公
文公所作得歷代全史之文中或書事失當足以褒貶
其是非班馬雖非温公比文公又非諸公所可並稱但



以作史而論實本於其學識世業道德位望能各有之
故於其身有無窮之譽於史有不刊之功馬叙竊觀宋
遼金三史前元至正初始修元以夷狄入主中國遼金
二虜皆其族類當時柄國大臣又多二虜之子孫遂不
以正史歸之於宋分而為三且以宋列於遼金之下揭
文安公歐陽文忠公時司總裁之寄不得不任其責但
在當時局於勢有不能耳惟史臣王理輩首議統紀不
合諸儒有識之士莫不相與上書争之而不能得理復
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遼金為北史宋自
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史不過遷就時

議曲加折衷非盡至論然亦未之從三史遂流傳至今
元季四明陳子經修通鑑續編遂倣文公綱目之義一
以宋為正統而附見遼金之事故雖元滅金夏奄有中
國而亦繫于宋下以明天命之未絶周伯温序之曰地
有偏全而統無偏全勢有強弱而分無強弱誠哉斯言
可謂得去取之公矣但其為編年之體而一代紀載全
書未有釐正之者且遼金二史板帙簡省書坊尚存宋
史繁多板本復毀散在四方甚少至有號稱為儒没首
不及見者不亦重可嗟惜哉夫有大一統文明之盛世
必有曠千載相遇之　君臣而後制度文為可以折衷



至當一定之論祛除天下百世之惑殆亦天啓之而待
乎其時昇乎其人非偶然之故也洪惟我
聖朝混一疆理振古未有文明叡教比隆唐虞四聖相
承六十餘年其間制度文為多矣而宋史一書獨未删
定豈非天之有待於今日乎方今
皇上緝熙聖學崇尚文治即位以来屢有述作左右元
老大臣咸盡賛襄經綸之美誠所謂君明臣良曠千古
而一遇之時也叙頓於此時上啓
聖聽以三史書因其舊文重加編纂以宋為正史附遼
金於其後定名而正統尊夏而外夷伸前代未愜之論

垂萬世史筆之公如沉靄積陰一旦青天白日
豁而八方仰照萬物吐氣靡不鼓舞歎忭哉遂俾
流傳播於四海人人得觀宋朝一代之全書其為世
又何如哉且世之作史者患其朝代事迹不足纂其
惡動人耳目以垂勸戒并無可忻衷之事以寓筆削故
其文或鬱而不彰又患秉筆者才氣卑弱言意淺陋無
高簡奇傑之文足以啓人誦習故其史遂泯而不傳叙
觀宋有天下三百年明君賢臣儒烈俊功前後相望禮
樂教化之盛衣冠文物之隆上追三代遠過漢唐其中
昏庸憸佞禍根罪首載在編簡亦不能無其朝代事迹



足以垂勸戒又因元世列於三史不協公論宜折衷而
寓筆削此不患無可編錄之事也伏惟 列位大人先
生俱以儒術發身遭逢盛世歷事三朝眷遇隆厚位躋
台衡望重山斗秉筆論思閱三十年有子長孟堅之學
識世業而顯融則過有司馬溫公之道德位望而知遇
則優其文章高簡奇傑皆足傳世而垂後此不患無刪
定之資也若因顧問之暇從容建白以此史重修且遴
選文學宏博之士共加校理用班馬紀載之體做文公
去取之例刪成信史垂示萬世非特知宋一代始終政
事因革其為存綱常扶世教豈小補云哉則夫無窮之

判之功又豈若人所得專美哉 叙拙訥不能面既
奉書數露鄙見惟高明恕其狂悖之罪特賜采納
幸甚不宣

奉二少傅楊先生請附國史遺事第一書

某頓首再拜奉書廬陵建安二位少傅大人先生台座
前叙聞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不能
施於後世古有是言也而史以據事實書貴旁收博採
其有係於國體者不以嫌而有避不以私而廢公也叙
不肖獲侍教於大人先生有年不蒙鄙棄俾濫充纂修
又僅二年亦竊識其一二大者故敢冒昧以家父事親



藩之事陳於左右伏乞首矜察其愚誠而垂聽之初永
樂五年漢府以所為多不法
太宗皇帝罪其輔導之官若長史紀善皆黜謫為吏交
阯乃命國子祭酒率合監師儒三十餘人至御前親閱
其所課平安南詩頌自擇其二人為紀善其一人則家
父也暨到任王優禮甚至彼時府中尚有從征軍士三
千不隸籍兵部又廣侵占各公主府牧地及民田為草
場凡一切不合國家成憲之事甚多家父同長史錢蔡
二公數論其非便二公歷事久諳練世情不肯遽言輒
曰紀善職司獻納第言之庶我二人得贊襄其成家父

遂過王府凡有所失即懇懇陳說而於前事數有改正
王亦屢降手敎獎諭外示容納實則不然其所居殿扁
曰實賢堂謂之實者蓋欲招致匪人為奪嫡計王又好
文家父以為力爭於事為之著不若因其所好託諸文
字以格其心乃撰實賢堂箴一篇進以寓諷諫之意蓋
永樂六年秋九月獻者王心益不能堪而其驕詭之漸
日萌矣至七年三月遂假以他事罪家父送置于錦衣
衛獄舁罹重典
仁宗皇帝時居東宮監國疑其故以王府之官惟聞
朝廷罪之不聞欲自罪也屢命署衛鎮撫司指揮劉恭



究問家父惟寫此箴上進又係以兵權大重勿為其特
叚之愛為對當時降遣遂叙用　仁宗皇帝憫其忠是
年五月二十七日特有長洲教諭之除且命今少師蹇
公論薦及十八年春考滿陞國子博士府
仁宗皇帝又特賜顧問道前後之事甚悉且謂他日必
擢用卿暨　仁宗皇帝御極家父正居憂于家乙蒙二
少大與廬陵先生言欲徵用之意雖不獲援擢宦居當日
誦以為知遇此皆廬陵先生之所親見而云受先生亦
所深知者也仰惟二位大人先生位重台德達高海內
以大公至正之心專史館總裁之任有善必錄不等六

隱不避乎嫌不贊乎私縉紳士大夫欲砥行立名者之
所共瞻慕也其竊見永樂七年山西教官白威因事建
言　仁宗皇帝特嘉其能陳有司一二事之利病擢為
知縣實錄已登載之又見進士王彥為奸惡干連陳訢
朝廷以其能讀書擢科第遂原之館中不得其濟奏之
本先生收採遺事亦獲登載他如此類甚多固不拘於
凡例不屑屑於奏請居總裁之職大體宜然也家父因
輔導親藩正言獲罪而　朝廷善於處置若此其事較
之二者關係亦不甚輕但比時官府無文字又初修實
錄時漢王尚未敗露損　皇上聖武暨列位大臣謀猷



贊襄之助一舉平定為天下生民莫大之福家父昔者
箴諫之言可謂有微矣歎觀前史若司馬子長述董仲
舒之事膠西王數上疏諫爭不聽懼王驕縱獲罪乃病
免班孟堅載穆生白生申公俱事楚王戊及戊醴酒不
設穆生遂謝病去白生申公獨留後戊稍淫暴二人諫
不聽戊復胥靡之白生申公固不及董穆之先幾其以
正事王則同然皆因得二太史公為之述遂流芳至今不
泯家父雖不敢自擬古人其事少得一二今日太史則
無異也雖曰官府無文字然當時如少師蹇公楊公曾修
二位先生暨諸位先達之在館閣者皆耳目所聞見先

生又秉至信之筆倘蒙如進士王彥類之遺事獲於西收採而錄之既足以見 聖明之朝人臣事親藩者有正直之風不愧前代而家父平生之志亦幸獲伸叙之不肖得見其父獲列一名於國史之上其為忻幸當何如哉雖然叙非敢私其親也以實錄所載政欲旁收博采其事之有係於國體者則亦區區職守所秉公論之一端也安敢避嫌而不言乎且初采取時於君臣一言一行可書之事惟恐其難得又惟恐茍簡遺脫無以畫鋪張國家盛美之典況家父實有是事其子知之而監修總裁列位大人君子皆知之若俾鬱而不彰亦不可



也彼所謂閭巷之人尚得附青雲士以有聞況家父敭歷仕途三十四五年今既無嫌與私之害又得附驥先生以取信得片善之書於金匱石室之藏其獲施於後世也必矣視古之所謂名堙沒不稱何限者豈復有此憾哉倘如所陳則又足以見我 太宗皇帝能篤愛其子擇師儒輔之有知人之明 仁宗皇帝能善處兄弟嫌隙間又有優待親藩直臣之恩且明漢王今日取敗亡之禍者其漸有自而先生兼司太史之柄無遺事之歎豈司馬子長班孟堅之得專美於前哉所謂人欲砥行立名得附青雲之士施於後世者於今見之而史之

揔事實書不以嫌有避以私廢公者亦卓然樸白不為所撓其所以垂鑒戒激勸者夫豈小哉不審尊嚴何如叙父有是念而家父近復寄至實賢堂箴政附以有聞於世之意且實錄尚未脫藁而六七年先生亦未盡筆削似可補遺故敢以此塵聽叙值能行謹致書托族兄時簡并箴藁奉上覼縷冒瀆悚息之至伏乞寬恕采納幸甚叙再拜

## 復少傅東里楊先生論國史附遺事第二書

某頓首再拜奉書少傅東里大人先生台座前叙昨奉書以家父實賢堂箴托族兄時簡呈達蒙諭以此固實



事幸今實錄尚未脫藁可附入但須奏請過侯兵部移文來又以永樂間文穆胡先生書乃父事蹟被人封章譖毀之事當思懲戒者足以見大人君子慮事周至過愛叙父子之情深切者也感荷感荷家父賴先生以鄉郡之故獲托納交嘗數見於賜寒家文字中家父像贊又嘗檃括其平生行美大槩曲加褒獎其相愛可知矣叙之陋劣自幼辱過與暨長入翰林幸獲游門墻居西城數年間授奉鄰輝朝夕聽教誨瞻儀矩又甚久凡叙行已之有失問學之未至先生輒加勉之或情事徬徨未伸又即垂念導掖之叙居嘗自謂生我者父母俾得

親近觀法而教愛成就者先生也弟愧資質庸下知識
愚昧日惟切切思勵恐終負先生及父母之訓育為惧
豈友生居台衡之重負天下之任雖不數造謁於家猶
得日親炙於館閣間而所以愛教提挈之意不至叙實
銘刻心骨沒齒難忘是宜先生今日為叙父子慮而尽
與也叙因反覆熟思得其一二用敢再敷布塵聽前書
所陳不以嫌有避以私廢公并先生收采遺事亦有可
言者已累言之不敢復贅示諭奏請一節若叙言之則
家父與任戶部員外郎是無其父也若家父言之則是
舍人之禍敗而欲自釣取其名也是皆有所不可寧不



登載而不自言也惟總裁先生行之則是每日實曾見
而知其有此事以其關係國體亦收附遺事而書之意
當時則如叙前書所謂於
宗皇帝則有擇師儒輔導其子之美
仁宗皇帝則有善處兄弟嫌隙間又能獎勸王府官僚
盡正諫之風而漢王末節敗亡之禍亦知其非一朝一
夕之故殆非一人之私也其可否在先生非叙所敢固
至於文穆則先生語以其子欲書其親之善論之
同以其事體論之則甚異蓋文穆為總裁時乃父延
公棄世久其所有事蹟當時監修總裁纂修諸君子

又多不得親見而知之雖其事皆實有之而可據而文
穆又獨專總裁未免筆削太多不能不致人之疑或人
因其隙讒毀之賴我
太宗皇帝明斷不罪文穆而罪讒者雖文穆遭恩寵之
厚亦以此等於國體無損而有據故也今家父之事則
不然叙叨預纂修末屬而監修總裁列位大人先生皆
耳目所聞見其時甚近其事甚明縱有人與叙有隙者
亦難與讒毀又況其無我倘有之叙果得罪亦無能為
辭叙之卑賤擬諸文穆固萬萬不及而家父事親著以
言得罪一事始末可徵較以延平前事觀之又不知其



孰輕孰重也叙因病中静思人子於其親有善可稱當
謹識之不敢忘弃頼
皇上之知先生之庇不以其無似濫列史職之後又竊
詳其事或得附入故敢奏書呈遞蓋親有善而不知不
智也知而不以告不孝也不孝不智亦先生所不與也
其事係於衆論得書與否不敢與聞但盡叙為子之情
耳前書謹承命即奉遲延安先生既蒙先生過愛深切
又恐不察叙之愚懇故謹再拜此發白叙不肖病脚餘
三月已辱車騎三枉垂顧荷大人君子之愛念如此又
昨日切切思無以效報荅之誠於萬一為慍近用

利并蒸法猶可移步但軟弱不耐久後將養全愈伏詣
門下拜謝請罪不能自楷書倩人錄呈未免欠謹干冒
尊嚴伏乞矜察不宜叙再拜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第一書

叙頓首再拜奉書少傅東里大人先生台座前叙頃以
母病陳乞歸省過蒙
聖恩俯徇愚悃給驛賜歸不惟使叙十年離曠之懷一
旦獲伸而老母喜慰之餘頓以無恙恩德宏大侔地配
天自顧感荷之厚雖萬死不足以盡報稱日夕憂惶莫
知所措竊思自去冬及春道途所經鄉里所聞見咸謂
詔書下民間莫不鼓舞歡忭想望
聖天子在上左右賢臣輔弼於下以太平可指日待也
其中施行或有司奉承之不謹或舊弊因循之已久致
使膏澤不能下被於民多有腹誹巷議者叙嘗應之曰
孔子曰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明君賢輔將次第行
之汝輩何期望之速若是哉退而以其愚昧之識犬馬
之誠所以愛君憂國者條列十事一曰設經筵以崇聖
學二曰開言路以廣聖聽三曰選賢俊以任輔弼四曰
公爵賞以抑私恩五曰擇師保以輔皇儲六曰練將帥
以修軍政七曰嚴守令以稽治績八曰汰冗官以明國



憲九曰省功作以遠奇巧十曰厚耕桑以充儲積欲歸
而獻諸上既成又深自揣量於國法有越職言事之戒
於士大夫知之者謂其為國不知者謂其有干時進取
之譏遂用取所謀藁焚之而中心之耿耿者猶不能忘
也竊惟先生以不世出之才際文明之運輔導春宮二
十餘年清德重望海內共知非叙之愚所能頌美今
上即位之初首被顯擢中朝縉紳莫不交賀廬陵之士
尤所慶幸以為昔歐陽子文章之美得參大政而委任
或不專周益公事業之隆獨秉鈞衡而著述或不逮今
先生有歐陽子之學又居周益公之任所謂文章事業
皆兼而有之況 聖上勵精圖治付托深重言無不聽
聽無不行正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且先生嘗自謂
有從善如流之長士大夫亦嘗以此多於先生是宜先
生如周公三吐三握汲汲之不暇又宜如叙之貿貿焉
者亦得以其蕪陋之言進於左右也姑舉一二所關所
見言之方今守令未盡得人而薦賢之道不廣政治未
盡得宜而爵賞之典大隆近至南京倉廩多虛官寮之
日給之資暨過揚州盜賊縱橫行旅懷夜警之虞凡經
一郡一邑官得其人則民生稍遂官匪其人或丐者哉
塗觸目動心有難枚舉且自去冬大江以南風雨連月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五

煩如三春霜雪不加陰陽失候未審人嘗有以此進
先生而　主上亦嘗知此否也雖然愚意尚有獻焉
主之進德莫大於開經筵須擇人居侍讀侍講之職
沓待對因可以咨訪時政為國之先務莫切於開言
須擇人居給事中御史之任專司諫諍弁得以糾察
察重東宮保傅之官勿使兼秩庶可責其輔導之功
東館紀載之典勿使隱惡庶可以為是非之鑑此其最
大者也其他若進君子退小人興學校勸農桑修武備
節財用嚴課試凡　朝廷之所舉行二三大臣之所建
白者不敢瑣屑塵瀆惟乞時加俯詢將采有未安者申



言於上則其善言之達於左右者比叙奚啻千百哉如
是則先生之嶔光休烈殆軼歐陽子周益公將使天下
後世之人企仰而不可及豈特為廬陵今日之光而已
乎叙晚遊門墻辱愛極厚懷忠惓惓無由自白以為言
之於公朝則誠有如前所謂國法之戒士大夫之所謹
者况　主上萬幾小臣賤賤懼一時未必聽信若又不
達之先生則一得之愚抑鬱不通必成痼滯之疾不得
發莫供聯章國家優養之意矣若無可采則已倘有片
言可采先生言焉　聖君聽焉其有不施行者乎是叙
亦得遂其圖報之萬一也且古人獻書於先達者或已
未得志多求引援以自通叙則不然叨竊升斗于茲有
年度德量才已云過任此外無毫髮之望所仰望者
聖上比隆堯舜之盛輔臣繼述夔皐之烈愚生得追隨
鵷鸞之後以詠歌唐虞之世則不勝幸甚極知狂僭無
任惶悚惟先生亮察不宣叙再拜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第二書

叙再拜奉書少傅東里大人先生台座前叙今歲時運
屯悔災患交侵近被病兩足風痺逾月未瘥重厪先生
愛念屢遣人存問又辱車騎親枉垂顧叙之賤劣無似
獲大人君子惓惓不鄙棄如此其為感佩思德何敢忘



哉叙竊私自念童丱時已蒙奬進既長複在門墻日覩
道德之光聆箴規之益生平以為至幸弟叙資性駑鈍
急稟疎拙每以辜先生之望為懼比因靜中思慮頗專
一或有友隣問者偶道時政之一二輙不遑安寢奮欲
一言之朝而未能且任各有責非叙所宜者又竊思之
叙輩之獲受眷愛於先生之門者猶先生諸大臣受寵
遇付托於　聖明之朝也夫先生諸大臣受寵遇付托
於　聖明之朝者非以其爵位之崇賚賜之厚以其欲
為天下生民造無窮之福叙輩之所私受眷愛於先生
之門者亦非以飲食之樂鄉里之䁥以其可備訪問治

理之益而少資聽納之萬一是蓋所謂交相成而相得者也元行冲謁狄梁公有曰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敍敢以是自擬區區愚悃願先生垂察焉夫負天下之重望者必居天下之大任者也居天下之大任者必憂天下之大憂者也任其任憂其憂非明炳幾先應周物表則不能勝其任而副其望矣先生文章雄海內事業滿　朝廷　天子倚之為心腹士類仰之如山斗其望之重而任之大也可知矣祇事
太宗皇帝二十餘載翼戴　仁宗皇帝今
上皇帝兩登宸極不動聲色而　宗社晏安所謂明炳



幾先應周物表而能勝天下之大任也又可知矣敍之意尤有所陳者何也誠以豊亨豫大之時當存履霜堅冰之戒則天下之大憂正今日所宜憂也自漢人受縛之後四方藩國震慴怵息無有異志而國家覬覦之意日益加厚此固不足憂矣近聞陝西大飢父子不相保四川廣西廣東湖廣夷獠數侵擾百姓守禦官軍不能制而交阯叢爾群寇攻陷城邑兩遣重兵臨之俱遭挫衄此皆大可憂者也不征則損威辱國征之則勞師費財處之亦可謂難矣且聞之中官曰交阯反側固非一日其原由中人採辦者多端擾之前此又分印與二中貴人政務不一益加激變以致兇渠倡亂民生困弊易以搖惑又曰豈特交阯中國亦遭此害但人畏法而不敢為耳又曰　聖上倚托五六大臣言無不聽聽無不行國家大小政事五六大臣苟一一能條陳言之
上或問及我輩亦須贊襄以此弊宜革此利宜興天下公道事難可徇私也此乃近臣道中官之實言非虛妄也中官既能如此言之况縉紳士君子乎况左右諸大臣乎先生宜於此時兼交阯之事初與建安先生計議同白諸少傅夏公又同白於少師蹇公又同白於大師英國張公然後協心一詞從容懇款達於　聖上凡中



官之在於天下者惟邊防鎮守存之餘一切買辦磁器顏料紙札迤西西洋等事者悉皆停罷取歸一遵洪武故事永不差遣則此一端可無憂矣至於天下之弊政可更新者甚衆姑舉其一二大者言之如營造增設官員止於工部而百司皆設之監生既選黜為民而吏員之衆尚動以萬計此官吏之冗濫當汰一也內府雜造工匠皆仰食太官今亦不下二三萬人宜以洪武間故事某事用幾何某匠用幾人則自無奇巧冗食之弊矣此工作之當省二也各坊豢豹豢鷹并畜犬者月食肉數千斤粮數百石有死者未聞開數供給者常見不足

去不能盡去宜委御史給事中同所司之官選擇十去
七八以少紓妄費此無益之物所當去三也鈔法為國
家之利源民生日用之所切今皆滯而不通其弊在於
造之多而用之廣故禁愈嚴而價愈賤宜限以每歲止
造幾何更不再造一應鬻兌悉以此折之舟車之権以此
算之且官為定價出納或兼用銅錢俾子母相權行以
數年自貴重矣此鈔法之所當更張四也天下土地之
廣隨處荒蕪蕭條彌望而僧道游手之徒商賈浮末之
衆溢於四方宜以時禁抑俾就本業則田野闢而倉廩
充此耕農之當勸五也至於營造一事誠所難免今徵



天下工匠軍夫動以百萬計追者未至而逃者已歸粮
賞日費而工程不就刑罰日重而人心愈離宜寛以歲
月示以期約匠則照例輪班民則逐時更休軍士勅遣
訓飭屯戍不以充役且令廉幹御史給事中同所司監
督撫恤凡梁棟階陛木石皆不必如前尋大惟在堅固
完好隨宜用之而顏料等事只取諸内庫不以勞民冬
官正屬重加旌別其果清謹幹濟者特賜奬異如此庶
國無耗費財力之害人有趨事赴工之心不二三年皆
就矣前此數事先生與五六大臣言之於
上或因郊祀或成或因東宮初立以　上降内勅令群
臣議所當行之無疑其餘與學校謹邊防申用刑之令
重賦歛之事凡一切可行者又議而舉行之益力則天
下之人可以又者將日無可憂之勢若交阯一事愚意於
此時亦宜遣詔使赦其反側之罪責守臣中人之過令
其班師暫懸其賊志寛兩廣雲南民庶徭役税粮擇
良守令將帥訓農練兵嚴自防禦休養數年俟時各道
進兵一舉平之必矣若明年再加調遣吾恐軍士日寒
生民之力益竭徒為天下肇禍之源終無可平之日也
凡此數者倘纖悉審處行之而百為之度無有不善信
如四時堅如金石則太平之治不與未之有也是又古



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矣伏乞
先生為國為民不顧利害而言之則所謂負天下之重
望居天下之大任能勝而副之者豈不可徵矣哉雖然
敘不言之於先生則負平日愛念之厚先生不言之朝
則循敘之有負於門墻也況先生蘊經濟之才受付托
之重素已言之有不俟於敘者哉此又政有類夫教玉
人以琢玉而杞人憂天墜之事者也惶悚悍慄愚昧之
識犬馬之誠無任懇切伏乞俯賜矜覧寛其干冒之罪
不勝幸甚叙再拜

奉王冢宰書

大保冢宰押菴大人先生□□下敘惟吾吉自有宋逮今
賢才輩出為世道之重繼其之光者九賢近由兹以降
匪無其人而俊偉光明卓然著稱為無瑕之玉無瑕類
之珠者殆亦鮮見焉叙於宋樂直德問嘗仰望少師東
呈先生可當之然逝其衆猶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
容掩也竊自計之堂堂名郡際今
聖明大一統之時豈無復　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
誠齋文信公其人者出耶為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者
久矣玆乃於大人先生而見之得非吾吉賢才之運國
家養士之效之所鍾哉非特叙與吾郡之士動喜天下



士大夫亦莫不為之更慶而交賀也伏惟先生屬在屯
之際翼戴今　皇帝嗣大統屬大事濟大艱其時其事
視諸前葉又甚難者竊謂舊天下之重任必當心天下
之大憂成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有濟其要無他在於
用君子遠小人而已若兩存之譬如持衡之勞此重則
彼輕彼　則此　雖並行不悖也蓋小人易進難退君
子未有不為所擠者當茲維新之始　主上內外惟先
生是倚得不致然任其責而無少有回顧之慮乎使少
有回顧非惟朝廷大事難濟於大所謂為世道之重鄉
邦之光者亦難望其全矣叙聞中竊深其人若今某公

某及某公某公皆君子也其已同朝者宜傾躬倚注之
在遠在家者宜即日疊驛召以來之與之朝夕圖惟
同心同德以屬大事濟大難幸甚遠小人之道宜徐為
之謀強壯者俾膺重鎮於一方年老者許揮劾致仕於
其家餘未有顯著之迹蘊堪用之才者存之令彼自相
謨奮洗濯琢磨為君子之歸矣其他內外防微之政宜
與三四君子因人所建白不動聲色以漸屬之可也得
非謹始執要之一幾耶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于
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我朝當三楊先生輔
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捲



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
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為　宗
社生靈永遠之謀開天下後世太平之治俾歐陽子周
平園之事業復見今日顧不偉哉失今不圖恐異日噬
臍之悔莫及矣豈得即能效張子房之從赤松子裴晉
公之營綠野堂之時哉伏願先生斷斷若殷之伊傅宋
之韓范以天下為己任為心毋徒諉曰尚有某有某而
不敢自專為舜君然史臣輩將執彤管磨崖石以紀勳
先生之大勳垂示無窮之不暇則天下之大憂大計可
收厥効矣叙頓　朝廷之恩先生之恵以一介書生宮

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清務簡樂矣此外無纖毫求進之心況冒膺宋史之修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等幾聞他富貴皆無所望第學識淺陋不足以當耳所念者國家安則臣民皆安叙輩亦或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亦屢有所陳無非為求天下之安故也未審朝議以為可采否自是以往亦不復敢瀆告一語矣伏乞先生垂仁誘掖曲全之感德感德叙兩歲患痺疾今秋復作兼以左身風痺未知可逭生否恃平昔從游門墻兼辱教愛故不得不有言焉然前此未嘗敢一奉問也玆因論拯時急務不免



覼縷干冒崇嚴心納不宣

荅孫修譔書

某再拜恭齋修譔友兄足下承惠書諄懇謙抑情見乎詞所謂才高而能不有行美而克自牧者也足下之志何其勤且遠哉足下謂近觀吏部黄先生使湖湘三年所作詩集親筆謄寫甚謹以為黄先生出使政務之暇尚克留意詞翰若此足下以文字為職業嘗一奉祀南遊涉歷山川甚遠而寓興之作乃甚鮮於以見前輩老成有兼人之才而用心之篤又越乎常情慨然興慕動於衷曲又惧歲月易擲名行未立以僕辱相知之深欲求一得之愚以相益差乎足下此志其何可得哉僕自束髮至今托交於朋友衆矣入京師十二三年往還交處者又衆矣而相親相厚意孚道合若足下則甚少於夫忠告善道之誼亦居嘗自念頗有寸長但顧己之所蓄者歉乎其不充也臨乎其不能容也其樂以我告者我將思以報之而又凜乎畏其或不克終也故欲言而訥欲規而止者亦屢矣況無諸己而乃思効輔仁之益者耶甚無是理也觀之足下質粹而才高志淳而行美察其外皎乎無疵類之可指窺其中淵乎無涯涘之可測温厚端粹輝日宣誠僕所敬服而期望者非奉諛也



僕亦不能諛乎人者也而足下見賢思齊勤勤懇懇不蒙鄙棄謀咨芻蕘則其立志何如也且足下夙承賢父兄之誨令弟又皆才賢曩見來書告勉殷勤僕嘗歎羨不置以為孫氏一門何慶澤之厚而足下成德非偶然之致也今復有問於僕謙卑貶損退然以為未足雖無乎昔之故者猶將罄竭所聞以告況僕之於足下哉雖然僕亦竟何說有所裨益也願慕乎遠而不忽乎近範乎古而不徇乎時積勤慎之功開納善之懷孜孜矻矻無始終如斯而已是蓋僕之所當共勉者也足下其益[illegible]可以指導僕者毋吝示教庶不負相知之深也亦足

下之所不宜外也伻来遞信陪家兄小酌不及即吝燈
下潦率奉復明日聞尚未入舘徐太守送行詩幷付去
玓希賜教

與楊叅政書

大叅遜之公相年兄閤下春和想文候多福為慰閭人
来者備道閤下莅政勤明寡同流俗常情所駭識者所
美也夫流俗之弊已久苟齞齞焉與混則必戾道皎皎
焉求異或至乖時君子唯曰和而不流矜而不爭而已
豈碩欲其同我閤下盖審處乎此矣前後辱惠書一一
祇領徒深愧感耳茲因編修韓公歸顓此申問脊晤未



期伏冀為國珎重不具

與劉侍講球書

侍講兩溪先生尊契閤下別来想文候納福區區罪逆
餘生僻處林下於世務漠不聞然固在所不必聞也而
亦有不能忘情者近傳鄭天官遠世可惜又傳梅居魏
先生雪坡洪同寅擢典銓衡雖居憂感頓覺解顏盖生
民之安係乎百職之得人人才之得係乎典銓選者之
賢方今
聖主在上二三元老輔弼左右一旦推擢二君子而任
之其愜輿情審矣叙嘗侍教二君子議論頗及此亦聞

下所同也會次頻為道區區必卓然思副選掄慰民望
俾天下之人益信吾儒者見用之效幸甚叙居喪固不
當及外事然居嘗限於職守有不可言幸逢知己當正
始圖終之日又以故不一言豈事君托交之道我故輒
瀆聽焉若其他林獘更新之要閤下諸公亦自當裨贊
之也干冒勿罪勿罪因族人行便謹奉此值病新起書
字草草不端春寒未間伏惟珎嗇

奉周侍郎書

侍郎雙崖先生閤下叙感德深矣先人之喪承遠致祭
奠死生之念情溢乎詞非篤斯文世契之好何克臻此



曩干謀墓碑又慨辱惠與企仰高情益深感愧區區報
荅之私未伸於萬一而分外之舉復欲申瀆於左右盖
義有當急舍先生無可語故也幸垂聽之非至荒園塋
庶子東墅先生所造塋域徘徊瞻顧良用興嗟故歲閒
郡邑大夫率衆興修實為盛舉柰尓感兄弟年少不能
垂時提督完理值今歲大雨之餘墻已築者盡頹屋未
覆者漸敝榛荒滿目過者傷心況其家疊歲多故今春
次子又喪費用不貲儒者之積已空大襄之事未果偶
為[illegible]村某任迫切意欲得先生撥冗一臨其地俯賜司
覽相域地之吉否或因之而改圖定計決疑闕俾後艱

且其宗族多豈當而豪傑之殷勤開導集義成事商論既審先生復捐數金為倡彼豈不油然有興起之心乎叙嘗竊慕范忠宣公之為人而不能逮今先生與東野有同年同道同姓之好位尊而望高叙雖有同姓世契門生之誼勢卑而力弱且東野非昪卿比先生昔列少司空秩躋三品非忠宣未遇時可倫然則有忠宣好義之心而事業聲光當匹休于無窮者其惟先生乎此叙之所為不能逮者也此□□舉先生素有但恐初歸人事多端鄉人未暇達聽□□亦至其處不獲知之耳叙今達聽矣倘如所云豈非吾□□之一大幸共叙居憂不當鬮縷有言第憫賢人君□□後之不得所托故敢冒言之伏惟鑒察幸甚



## 復姓常維君書

某人足下故歲嘗致書奉請足下為寒門子弟師新歲承賜荅謂已有五雲之約恐食言失信足諗高誼且書詞抑揚簡古允見學識展誦數四殊深歆羨叙竊有說焉君子行道必自近始而罕當師法者孔孟也孔子道不行於故國而後之衞之楚之齊之蔡孟子亦然使當時鄒魯有人重其道而尊用之則不爾僕僕遊適於他國矣足下之往五雲謂鄉里少相知遇故也今區區輩幸忝相知而奉請之心甚勤寧欲舍父母邦之近地不以其道淑後進而果於遠適乎足下之意所主者只求不食言失信此特君子執德一端耳於聖賢大道叙竊疑焉使五雲在鄉里咫尺間今負之誠有不當然者彼相距逾三百里昔也道未可行而適五雲今也道既相孚而留鄉里亦奚不可第因風附片楮并以區區輩固留意荅可矣否焉不有類尾生之所謂信耶夫君子所學者孔孟乃舍其道不由顧欲效尾生之為竊為足下不取也萬冀翻然賜允毋嘐嘐然必五雲是去幸甚

## 與王中書論致仕書



某致書益夫中書相公足下早間同列中能言本院有人駁張僉都及吏部所劾不能致仕者之事一時聽聞未暇悉其為誰抵暮有傳奏詞見示者乃知足下之舉也張僉都矯枉過直近於激足下泛引曲證近於訑非類　朝廷斷則未免於紛更矣緣前此掌銓衡者年老不知止足之道凡應謝事者曲為回　復任庶已亦得安其位遂致廉耻之風盡喪故張僉都有言以矯一時之弊然已分輕重矣今之掌銓衡者從而振舉之所以為士君子出處進退之大閑也　朝廷固已是之足下所引漢唐宋諸公若申公之徵不過崇儒胡廣之留何

益政治張東之有匡復社稷功而昧於明哲保身郭子儀以身係天下安危非可例論文彥博再出再入雖有相業豈免時譏惟孔戣累疏乞身韓愈上章留之不聞其不懇求去位而留而戣亦果終留手君漢唐宋輔佐守成之大臣魏相丙吉蕭望之宋璟張九齡裴度李沆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諸公其節槩勲烈萬世之下所共仰者在當時果皆不求退乎足下不以此數君子待今之君子而援引胡廣輩何其薄哉夫士君子行已立言必求近道而師古不可以意見輕徇時勢而為之足下自以為斯舉有裨助國家優老忠厚之風



有扶持大臣逸老不去之力而槩以中道揆諸古典果何如耶若曰其果耆德碩望老成之臣

踵主所倚毗誼不容不留而張已言之矣至其間代為推度隱忍不敢明言求去等語此又何也得非所謂近於阿諛迎合者哉雖然足下所言盡始終全美之意眷老尚賢之心察言者之可否罷糾劾之新例此亦不為無見足下年富學勤往日隷嘗從區區游欲相與勉進於道而思慎重守正也故輒此奉瀆燈下草草恕察不宣芬致書

奉王宗伯論所稱書

叙惟名分有擬不敢以不謹守之移者序不可以紊明春宮議禮之司翰林考文之地事有可疑理有當質可遜避而不一啓豕哉近日南京兵部為查例事以隷額定名數移咨南京禮部仍轉行南京太常寺光寺國子監翰林院等衙門一體知會蒙劄付本院承記繼本部儀制司手本催併開稱合屬衙門一一備花名作急回報以憑施行緣本院前此即已依例詳手本送兵部該司訖而儀制司張主事嗔怪来遲將院吏斥辱欲責打以齋戒乃止切見皂隷一事兵部與各衙門有行不待禮部轉達久矣今儀制司却稱



常寺及本院等衙門是合屬叙竊惑焉考之諸司職載禮部所屬有四儀 司行人司鑄印局教坊司而無有太常光祿國監翰林在所屬之列又載翰林院賓司給事中中書舍人俱係近侍官員既稱近侍似為各部之屬又竊思之我

太祖高皇帝革去相府天下之事歸之五府六部各部統諸司并所屬外各衙門有事體相干者不得不分厥理庶有歸一謂惟各部有勘合可達之天下故也如祭祀太常掌之筵宴光祿掌之二衙門當取用於天下者[illegible]行之也教育海內賢才國監掌之且

生徒自禮部考選有司肄項亦必禮部勘合乃可行之
也至若翰林院則王府暨四夷詔諭科舉歲貢考試以
及一切議擬制度掌行文翰之事皆相關預故耳其他
衙門可類推矣所以俸粮等項多於本部帶支焉若夫
文移有堂上劄付有各司手本其例舊矣而謂此數衙
門因事體相干而曰禮部所屬豈不過哉且本院與各
部自有行移如請給封贈除授官員題撥吏典自與吏
部有行取討脚力更　皂隸自與兵部有行起給文引
自與應天府有行初未嘗呈達禮部轉行也今皂隸一
事儀制司獨欲總之何哉豈欲代為人催事又見已所



統屬者衆而欲張大其毅耶如正統十三年三月內吏
部為誥勑事既有劄付與本院矣四月內禮部又有劄
付同一事而二部皆行之豈不繁複乎他若此類尚多
叙之愚見謂禮部與本院事體相關者上下文移自有
輕重定制也謂禮部為親管上宮至今各司亦稱合屬
者非理也安有為天子侍從之臣冒濫代言之職應[illegible]
諸司[illegible]得以所屬目之哉叙近因開讀事已將兩年忝
疾虛靡廩祿緣由具呈南京吏部乞奏請罷官外但恐
繼任者謂此與自叙壞之故敢瀆布叙雖叨任兩京久
而株守典故未熟惟攄職掌及臆見如此　朝廷制度

前後或不同實不可知乞令該司查示洪武永樂間何
年月日再定以上各衙門為禮部并各司所屬是又問
一得三之幸也早因途次奉白前事繼蒙撲吏抱案示
下恐面不能既謹奉此拜呈伏乞不以狂僭之言為罪
垂教而曲恕之幸甚千冒崇嚴無任惶悚台祭不宜

## 與習侍讀書

某再拜侍讀習先生年兄閣下新歲不承書問而往來
間具諗文候清勝為慰少濆叙自束髮讀書聞宋遼金
三史統紀不倫不愜天理人心之正曩在詞林白諸先
達以當更定衍事參差遂爾因循未嘗不惓惓于中也



兹妄言具奏上陳未審朝議以為何如叙本不敢申此
舉但亦儒者合言之事他無所求耳煩再三為致意閣
老列位先生道叙鄙忱幸甚便風毋吝示報千萬春和
未間珍重不宣某再拜

## 與劉侍講書

辯觀所言正直宏大切中時政雖賈誼劉向弗稱能言
豈相上下捧讀再四歛衽敬服　明主既允之矣使諸
大臣集議能推舉而行之其為國家生民之幸可勝言
哉

## 論南京都憲　并言事

某再拜都憲陳張二位大人君子閤下前此叙因奉
詔書有疾病者許放免故陳情以聞告乞引身且有言
太平中興諸事三法司諸公訪獎寓談間索藁初隱蒙
再索之叙意公正為天下亦不隱遂以呈後聞張公謂
薦無一人道中頗不滿此月朔周御史給假看區區病
陳謂位至學士時事從此不必言近得　誥命賜紛叙
文中　制詞云學士論思之職必懋於讜言近侍之臣
必資夫直道往其祇慎慨然曰則叙前此不為過矣因
申達二大夫君子納繹意奉復竊思　朝廷之任官者
莫大於薦賢建言自堯舜三代逮今同之也叙之薦賢



蓋謂叙去六十不幸久病未補報采賢僅十人知聞或
劉廉練達可任雖無純疵難必取其大甚無虧行者亦
觀知才者當如此也至於左右大臣及各道六科皆自
致之不敢與如都憲六科皆　上之擇各道則都憲之
擇他人庸贅批叙之略言者謂前權奸已誅貪濁漸滌
欽惟今　皇帝愛敬兄之篤復奉迎　大上皇京師
宗社奠安當更新政事以阜中國以綏外夷為萬萬年
太平之治開於此也況　聖朝自洪武以來有　詔條
旨許人人陳指天下事利害不阻叙而不言則負天之
人之所學　君之所職矣可乎其正統奸邪專權

者初憲臣緘默不言養成其惡後殺忠臣益恣肆故至
有去年七月之禍其閑非小也抑聞之曰御史臺朝廷
綱紀綱紀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南京助
聖上為治資於二大夫君子重矣他堂上少陞而都憲
皆陞可想矣伏希力然以古人之事為　國朝之任當
詔書之後振綱紀之政多薦賢建言之急庶負　聖宸
有　李寺丞之　幸甚陳公於江右鄉前輩張公於官
游詞翰深故切切奉復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
或者曰不亦取觸於二大夫而中傷取怒焉余曰二大
夫倘欲司職之舉得三五知已書告之庶幾少為萬一



之助矣且欲啓二大夫紀顏於　聖上為堯舜之君諸
公稷皐夔之臣叙於朋友之誼而恤取觸怒是豈君子
愛之之道者乎亦不能應言於是敢緘賫院吏奉投伏
惟台亮不宣

復蕭司務書

某再拜蕭天官公相繼伯姻契閤下近於書與李主事
膚修蒙厚賜胥區區病增減何如高情存問顯達北京
姻朋者僅見感荷感荷托庇十月半病稍減比來
詔許放免浩然矣因書奉瀆一笑區區不能過於今亦
不敢或渝於古也時而用則於漢汲長孺之淮陽卧閤

鄙治不謙時而舍則於晋陶元亮之與求貧病歸去庶幾孔顏百世之師可以仕可以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毋固毋必勉遵宜而希之焉蘄蒙　聖恩留形寬以病辭近以援例求歸亦實平生師聖賢所學識敬清恕而已有朋友見憐者煩吝書幸甚承問故及狂率未悉惟珍重逐寵不宣

復習大常書

某再拜太常習先生同年閤下近吳祭酒來承舊知諸公有問以賤疾何如閤下尤至感感因奉復聞古之人立者德功言若德難企矣今之人可企諸叙增一曰



高尚矣前古二者勤勤平生思或一希　庶不泯沒皆不可為只學一高尚耳鄒孟氏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又曰頌其詩讀其書是在志與效之尚也陶靖節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又曰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是清退之尚也可能茲學焉叙非溺而不止往而不返者無可無不可孔子之云敢師之歸之命而已矣故以知己裝一狂言弗哂幸甚冬至君子道泰惟珍愛不宣

與李惟仁論祖墳事書

某再拜仁山侍聘鄉丈足下別來又三載矣遶想動納福去歲今夏至京數得往還後往遼海生理不審近至家否蓋嘗托以心事奉白故也茲復有瀆先[illegible]世繼祖妣李氏夫人墳暨十世祖礪洲先生墳在於仙地二百餘年矣今祖妣之墳被足下家中作塘圍進湯滅難考又或指下面一穴為是疑似莫辨所存者止礪洲公墳明白可知耳叙嘗聞先祖在府君家亞屋廠邊一樹被風雨摧折曾來截斷作薪歸用則去今墳甚遠也先祖遠世久家父又出仕于外多年及賤兄弟稍長來醮祭時猶頗遠永樂十四年醮祭又見足下圖過丈餘移



墻出來作小屋於內叙乃來作生基欲明其禁界及被足下所侮叙時以讀書取功名為重不欲甚較是後致身于朝又僅十年洪熙元年歸家來謁墳則又見橫圍出丈許直下又三丈許引水壽流在下穴墳上出當所已與足下再三言其不可如此宜即先為拆去新墻庶人心稍平免致是非足下亦佯且含糊應之矣叙以期限迫促赴京未暇正究近數有信問及家兄皆云尚如故家兄處鄉懼獲咎雖言之亦未必聽不知足下此果何心也以年代論之足下之家住此不過五六十年先遠祖墳則自宋時塋此譜諜可考證鄉里所共知無待

敢言但是先祖遺[illegible]

之道足下居室以[illegible]

兆兆神難欺且礴[illegible]頭[illegible]行又[illegible]

尊道德播於前而番[illegible]

及後先六世祖[illegible]元進

士名儒又[illegible]及家[illegible]不可

以泯絕者也足下[illegible]心是可

乎哉若使其[illegible]覬覦壟𡍩則盡闢[illegible]東淸塘陂一山之地亦不能厭足下之欲也古之人於昔賢所經過之地所遺餘之物尚加起敬况其體魄所在而可安恭滅絕



之乎精靈有在得不含忿於九泉乎又况其子孫之存而可以若是爲乎抑予聞之足下之祖實吾周氏元末方肖李姓仁人君子視同宗之先猶其先也又安忍若此乎萬望倍深矜惻悔悟卽日先折去新墻俟歲晚又將小屋折去以舊墳禁地拨還指定樹石爲界嚴立文約爲據則彼此兩便幽明同感永無爭講失歡之虞足下可謂寬洪有德之士叙華亦不爲忘祖之人且相與結好於世世也否則明指官罰陰受哭譴非一朝一夕所能止過此雖近戲言殆亦理之必然也足下雖曰欲張大其墻垣以爲門戶觀美其如他人祖宗墳墓何哉萬冀加察反求諸已爲禱叙於鄕黨先輩一毫不敢有侵犯論祖墳事未免率直且叙之此身皆先祖之所自出今日被人侵凌若此是又安可默默遜避耶望足下亮之令弟列位同此拜意九月九日某再拜

論經理祖墳書

叙再拜鄕堂坦然二位大朴祖尊長座前叙違侍敎誨餘幾五載下情無任瞻戀之至卽日初冬伏想尊候萬福爲慰叙切惟吾族之以蔽望著於郡邑者以前代諸位尊長恭然有所卓立於先君修宗譜置祭田立祖塋石碣等事皆爲尊祖敬宗而爲之非以要譽於人暨有所私諸已者然也今之所仰望者則有二位大尊長在



上而諸朴諸兄負豪傑奇偉之才者累累皆是則吾族之繼承於後者固未始乏人奈何始祖始祖妣二尊長墳塋俱被子孫或㨾作屋基或盜葬墓中恬不爲意而一族之間曾無一人動念及之是皆何心哉夫祖者吾身之所自出也知有其身則知有其父有其父則知有其祖有其祖則無逆理悖天之事其身必榮達其後必昌盛雖千百年如一日也反是其身不遭禍患窮窘者幸矣而欲望後嗣之頭盛蕃衍不其難哉是雖常人亦知無是理也今若此則吾一族之人將皆胥淪於不知

有祖而吾後之人又何所望焉叙在家之日諸尊
有意整頓斯事且議立祠亭於始祖塋右復四房祭田
興團拜之禮叙意甚盛鄉邦諸[illegible]姓頗亦知之別後世
然竟成歉望令人心怍面赧不遑寢處未審諸尊長亦
同此愧赧否也且人孰無過過而能改斯亦善道彼作
屋盜塟固其昔者之失今焉翻然悔悟發其本然之良
心知祖之不可蔑心之不可欺一身之當愛後嗣之期
盛居者別從吾族為助之塟者改圖吾族不加罰責之
豈不貽令名於今世延福澤於將來而吾一族皆為不
忘祖之人哉若果因循視為泛常不早自更屢叙當犯



不韙之名奏諸　朝廷達諸御史被察必置諸刑憲直
其事而遷改之此蓋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雖獲罪二
房亦非叙之生事啓隙好此等無益分外為也惟諸尊
長出叙斯言徧告各房俾再三多方慰諭以遷改是幸
叙之此心天地鬼神所共鑒臨非虛言詐語[illegible]動計
熟思決意以必如是行之而後止也若此者吾周氏
之子孫皆當行之是豈所謂要譽於人而私諸己者之
為耶伏惟諸尊負鄉邦之望為宗盟之長言出而人信
事行而衆服倘以公誼率族人共議為之朝夕決可
[illegible]必知叙之前所云者皆尤善也[illegible]之若夫立祠
亭一事丈量禁地已定毋容再議且作亭工用甚省非
若祠堂之繁費尤乞早集貲市木石磚瓦成之庶不貽
笑於人亦少紓吾輩愧赧之心也且人生一世百年後
吾所有皆外物也何不及生前捐數緡成此合義之事
以留清譽於後人而甘為靳惜若此哉叙謹以措辦二
三箇月俟後便即附歸少助惟乞協力倡率不致延緩
是禱叙庸劣而行早不揣分限輒胥言之伏望諸尊長
矜其愚誠寛恕而采聽焉祖宗幸甚族人幸甚覼縷不
勝悚息伏乞尊照不備十月一日族孫叙再拜

## 奉諸族長書



某聞人有恒言木有本水有源以明人之必有祖也蓋
木之本而培護之則其枝葉益茂水之源而疏濬之則
其流派益遠此蓋理勢之自然雖下愚至賤亦能知之
也苟拔其本塞其源而欲求枝葉之茂流派之遠豈不
猶執水沃膏而欲奐其光昭灼之盛不亦戞戞其甚難
乎吾族自唐長慶間始祖居於泥田塟於泥田迨今六
百餘年曁祖妣二塋封壤焄蒿悽愴儼然如昔子孫累
世相守不廢誠本源之所在也凡吾泥田之族以故家
縠望重於鄉郡者雖由後嗣之多賢實本於始祖肇德
垂休之所致也是豈可棄而泯滅之哉彼作屋盜塟者

昔焉愚鄙無知幾於有拔本塞源之漸矣今幸盜葬者
已遷作屋者將徙皆賴祖宗之靈不自絕吾族故陰降
其罰默相其成俾本源益厚大枝葉益茂遠世世相繼
於無窮豈非吾族詩書德義之積有自耶可謂幸也已
叙之愚意欲丐闔族因此時將二祖塋用造廣大用墻
圍遶栽種松栢墓前旁近各作一祠亭以為子孫歲時
瞻昇禮畢聚立之所寫定禁約明載契約令附近賢德
之家子孫掌禁并立碑刻其事實庶後有不肖子孫再
不敢啓覬覦之念而水木本源之義益明頑不蹝共近
日之事早晚到官即可決白前書已備不復贅瀆特具



此奉告尨里諸位尊長以尊祖敬宗之心為心勉力圖
就其美示音報及幸甚叙再拜

與驗封司論封典事

某再拜會稽南海二位司封相公閤下叙惟士之致身
於時者欲揚名以顯親也　朝廷之褒封臣下者欲因
孝以勸忠也大夫君子居職任政固將推　朝廷之恩
體為士之心通乎上下俾得遂其所欲也則其委寄閑
係之重為何如哉叙叨入翰林今十有一年而授職者
僅八年切惟　仁宗皇帝在位日專與臣下申舉舊章
在廷之士凡考滿無過者皆得頒給誥勑封贈父母而
并及其本身妻室其重在於激勸忠孝一新政治大小
臣工莫不鼓舞歡忭私相慶幸雖其親仕隱有殊得蓋
顯揚之心則一而其間有逮親之存者尤為幸也
聖恩所被至矣厰矣叙無似賴在職一考亦獲循例洪
熙元年三月始自家省親還京四月領受本身暨妻室
勑命二道彼時家父見任國子博士例不得封而老母
亦不能得叙心不自安迺南海相公掌行斯事再三質
問荅以故事父母見任者不封叙愚昧無知識以為例
既如此豈可強求而是心之抑鬱不安者常然也後又
以情達之會稽相公許再動文來遂具呈本院轉達部



中且作書奉老母以為早晚得奏請可即受封先欲致
親喜也既而會稽疑其前已未行今乃行之又猶豫不
掌允從而叙是心之抑鬱不安殆有甚焉去歲同官一
如叙事體者乃得封遂忻喜不勝問諸二位荅以初遲
行是典未免計議不審今因反覆推究則有所謂父子
兩有官當從一高者故可舉行前此失之也叙徒以老
母封典為請蒙會稽慨賜允諾叙又致書老母道二位
所荅之辭今決可得以致其喜矣後閣下遲疑以家父
見陞兵部職方員外郎俟其考滿一併給受不諧所諾
叙以兩次致書老母似欺誑其親又以他人既得我獨

不有其抑鬱憤懣不安之心日夜行止寢食皆失其故常而亦尋臥病矣切思老母秖今年已六十有四衰老多疾叙之不肖又不善自調衛一病纏綿將及十旬猶未痊愈一旦溘先朝露則此志竟不得伸而於不孝之歸於夫所謂顯揚者何有故敢以此塵瀆左右敎職掌云娚人因子封贈夫子兩有官從一高者叙今在職已兩考餘老母封命因循又僅四年凡此四年中皆可封之日論其前則當依叙之職事論於今則當依家父之職事盖今所謂封者因子之封於家父考滿之期不相関涉又貴司前此自失舉行非局於條例有所窒碍也



尚乞加察即施行之無疑夫事體求歸於至當然必辯論詳審久而後定叙之此事求之於前疑之於中白之於後其所以審察而詳定者政今日有望於閤下也大抵事不干已而漠然應之者人情之常也叙於其親可謂切已尚且不能早自計慮如今所陳況敢有咎於閤下也我伏望閤下體　聖明激勸忠孝之道遂人子顯揚其親之心交相成而兩相得則非惟叙陋劣之賤獲伸其情凡我致用之士叅閤下𣪍光休烈之盛莫不忍是而有仰望其所係豈輕乎我萬冀矜念其愚誠而垂仁賜聽焉不勝幸甚叙再拜山陰司封相公不果別狀希同賜垂察今弁擧諸司職掌所載條例當即得封之故疏列于下

墓銘

國子博士羅師程先生墓誌銘

國子博士雪菴羅先生致仕家居之十有三年年八十二卒卒後十有四年其徒修齡以義民謝　恩至京師乃持刑部郎中致仕宋君邦紳之狀屬文誌諸幽且曰曩少師東里楊公歸榮故鄉時先生嗣子世文嘗造謁乞銘公諾之未暇也茲來公方在病前諾恐不能遂願以為請叙惟先生文學足以淑後進德行足以表當世



出處進退之節足以追配古人高年宿望邈焉寡儔宜得如少師者執筆頌叙敢當斯寄辭焉而修齡之屬益堅憶永樂初嘗侍學家君大學時先生官學錄家君官學正同官同舍相處幾五年家君恒前華事之叙亦獲承教焉六館中求如先生者不二三人也盖知之深莫叙若矣於是忘其鄙陋序次之曰先生諱世字師程姓羅氏世為吉之永豐人以族望於鄉郡曰湖西宋末武岡教授開禮勤王死難丞相文公制服為文祭哭之事載史傳其六世祖也曾祖廷植祖建德父伯禹俱業儒世其家先生自幼穎敏五歲失恃既　力學居父喪哀

斁骨立襄事惟謹事兄如父敬愛篤至鄉里化之洪武
癸酉領撫之崇仁儒學司訓聘職師弟子禮勸於化導
孔經造就者悉得為聞人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
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
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
若居■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
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
十位次之下未當宜例陞啓聖王廟疏奏不報其持論
正大多類此秩滿膺薦入史館與纂修　太祖高皇帝
實錄竣事賜白金文綺陞國子學錄師範端嚴道德益
高前後相繼受業者千餘人永樂初　太宗文皇帝幸
大學受襲衣之賜滿考遷博士又六載以年七十陳乞
致事時　車駕巡幸北京　仁廟在東宮監國朝臣致
事者率未得請為遣使上聞得　旨俞允時論高之司
業吳公嘗游先生門率六館寮屬諸生數千人祖送之
觀者塡道時人莫不為先生榮既歸謝絕城府迹日與
宗戚故人優游山水觴詠之適而詩書之訓考索之勤
未嘗少廢間與族弟某掇拾先世遺文暨族譜考訂修
輯併刻以傳於家事澹然弗顧也先生德性忠厚儀規
端莊望者敬畏孝於奉先遇忌辰祀輒感愴泣下誠於
接物於人無疎戚長幼言行表裏如一一日忽召子孫
語之曰吾今日覺神不守舍吾其將逝乎時天初曙令
啓戶視之有頃而終其養氣之功蓋如此平生遺稿有
歸田錄寫心稿歸田錄藏于家其生以元至正庚寅二
月一日沒今宣德辛亥十一月廿三日以沒之歲十二
月一日塟撫之樂安四十二都大塘祔先兆也母王氏
繼母劉氏知深水縣劉鈍菴之女俱有賢德配蕭氏內
行克備先十年卒子一人世文孫男三人韓靚軏孫女
一人曾孫男九人時曉眼瞟昕昇暄昦昷玄孫一人璀
銘曰
顯允羅氏代有聞人粵宋季世武岡益振興師勤王復
其鄉縣烈烈忠精之死不變猗歟先生武岡裔孫再振
厥華有德有言起教黌宮登薦館閣群材彙興直筆煇
焯亦有奏疏聖門示評言雖弗試大義孔明遷秩成均
十年乃調赫赫文名翼翼師表仕豈論達道高者稀年
至乞身超然其歸豈無歸者壽考能幾先生家居黃髮
兒齒優游泉石八十二年令德考終清風穆然嗟予小
子敢當銘誌庶幾後來有考其世

故刑科給事中鄭君朝宗墓誌銘

正統丙寅十月二十日予友刑科給事中鄭君朝宗以

於李允朝之縉紳士大夫與朝宗游者莫不臨其喪哭
盡哀相與賻助其襄殮挽述其德善以予與之最
厚請言銘其墓於乎予於朝宗哭之尤哀者也忍為之
銘耶然予終可忘情於銘耶乃按大理評事李君茂之
狀而序次之君諱海朝宗其字也世為吉水沙堤右族
曾大父震亨大父克宣俱樹德積慶有聞于鄉父昌敏
允紹先業益大以宏母□氏同邑谷坪名家懿德克相
為生賢子寔顯厥宗朝宗在童屹有成人志讀書不煩
父師教外祖仲昌翁精李虛中術嘗語朝宗父母曰是
子長必貴宜善訓育之父母以告朝宗於學彌自奮勵



日篤從師朝夕弗厭正統戊午以書經領江西鄉薦時
朝廷方嚴科舉辭額士就試非由學校出者累數百人
不按一二朝宗乃褒然預薦時論韙之壬戌登進士第
觀政禮部朝謁出入未始以寒暑風雨有間嘗奉　詔
歷太平寧國池州諸郡宣揚德意人稱得使臣體以選
拜刑科給事中封駁章疏糾劾奸回□□無所避同輩
推褒之為人孝友忠信出於天性家居時母孺人嬰疾
侍湯藥不離側暨卒哀毀踰禮鄉里稱之事父尤謹在
京師十餘年之奉豈至撫諸弟妹惟恐弗逮與人交誠敬
久益不衰為人謀盡心竭力不責報攻古文詞有

求者輙援筆□□□□□清光樂以道□人家食□哉
家世族爭聘為子弟師其在禮部也政務清簡予延致
寓舍以訓諸子講授勤□諸子化服之其他執經請益
因之獲造就登甲第者甚衆豈非賢哉其生以永樂丁
亥四月十日年僅四十於乎悲夫配邊氏娴道貞淑寔
宜厥家子二人曰敎曰盤其卒也季弟轅省視在側理
喪歸襯皆獨任之可謂難也已將以次年五月二十二
日卜塟官居鄉之原銘曰
王也而不久夫珪璋材也而不臻夫棟梁嗟嗟朝宗胡
質之懿而壽弗長銘以傳之庶幾不閟其耿光



## 鄧孝李孺人墓碣

刑科給事中鄧□以其尊府昌敏君之命求余著其母
孺人李氏之行將以刻諸其阡孺人毋周氏予同宗李
予同里海宇朝宗予同志也不可有辭李為吾吉水谷
坪名家鄧慶沙上華□相望故孺人歸焉相其夫子有
婉淑之德恒躬勤儉以致其豐事其繼姑盡恭謹之節
如事其母姑卒鞠其遺子極撫育之恩如其子其處內
外親疎之際一主於和惠遇有忤已者不與較有以貧
乏之告者或分衣食給之不為朝夕計至於教戒諸子尤
極嚴篤嘗曰人非學不立學非勤不成吾不能忘斷機

之誨汝輩能無靣墻之思乎由是諸子皆佩服慈訓盜勵肵業卒底于成其系出唐忠武王晟　曾祖　祖默成父仲㫒子男三長即海登正統壬戌進士第選授今官次表次輔女二長適谷坪李士益次適予從子德柔由薦入太常寺典簿乃今山西道監察御史功載子也孫男三綏覲鑑覲　孫女二其生洪武癸亥六月二日卒宣德甲寅四月二十七日其塟在里允家塼之原嗚呼家之盛衰子之賢否雖本世其家者何如而資於母婦亦多矣吾聞孺人端靜慈懿涉知書史盖賦於天者厚漸習於家者久茲其賢德肵由異歟然則鄧君之



克亢厥宗其子之荐致通顯豈無由然哉豈無由然哉於是掇其大者書之俾其後人知肵自云

## 謝處士墓誌銘

龍泉有處士曰謝君子宜以宣德甲寅臘月廿五日卒卒後兩閱月其子淋衰絰走三百里介予姻弟王維禎踵門泣請於予曰淋不幸先君子奄棄諸孤將卜今歲三月一日附塟于里九八㕣祖塋之兆謹具平生事槩丐一言以誌諸幽予惟表揚先德仁人孝子至情也況淋遠來之勤乎遂不獲有辭而叙次之曰處士諱時[illegible]子宜其先晋康樂公之裔孫為工部尚書者號艮齋[illegible]

分居新淦竹陂又數傳曰桂芳再遷今龍泉卜村子孫蕃盛代有儒官曾祖均貴祖國從父觀祥俱隱德弗仕處士天性孝友父嘗遘疾晝夜侍湯藥不離側疾革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未幾果瘥人以為孝感肵致父沒經營家政獨嬰其勞恢拓貲産甲於鄉邑二弟將析毋事均給一毫不私好施與凢錢穀假貸於人其父肵置券歲久貧不能償者取焚之自其兄弟則議一定格每遇歲小歉減息之半大歉盡蠲之邑夫子廟毀捐貲助修若寺觀若梁道有求者不少吝鄉人死無肵於塟給棺木塟之歲甲寅大歉邑有負租未輸者為代輸之喜賓



客四方賢士過其門者留連累日無怠色篤義方訓嵗恒延名師以教諸子且遣子淋治經邑庠而戒勉之甚至宗族子弟有為不善及怠學者輙召立堂下諄諄訓諭逾時乃去樂恬退有司嘗奇其村貌薦應辟書輙固辭非公事蹤跡不一至公庭邑擇為粮稅長推讓其弟為之日惟督僮僕力耕植優游於田園泉石之間頹乎其處順浩乎其自得固自號曰耕樂云其生以洪武戊申正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配蕭氏有淋德子男七人海澄淋淮潛瀚淪澄先處士卒淋有用世志方來未可涯涘也女二人長適康仲彛幼在室孫男幾人云以

余覩處士之行纍纍皆應銘法是宜銘銘曰
謝氏之先康樂攸傳派分江右益蕃以延渝川龍泉
有源委赫赫卜村益類厥美嗟維處士孝友慈良樂
喜施惠洽一鄉義方之訓恬退之節卓哉耕樂高風激
烈其積孔厚其穀克振錫報自天在尔厥胤祔祖之
欝欝佳城刻銘玄石永世斯徵

胡母王孺人墓誌銘

廬陵螺岡胡君銘武之配王氏孺人既卒後幾年銘武
君亦卒又幾年其子恂將合葬焉乃具其德善拜余道
請為之誌且曰恂先君子當得銘於當朝大手筆矣而



先母懿行未稱人懼弗了敢請予重其意不獲辭遂按
狀叙次之曰孺人姓王氏諱[illegible]泳東溪王長者之後志
温之女也慈和静端德性夙成年十九來嬪于胡寔侍
御史盛之裔孫徵士九皐翁[illegible]建極甫之子銘武君
也君兄弟三人行最長孺人[illegible]為婦時舅已沒九皐翁
尚無恙曾祖母康氏祖母張[illegible]姑李氏俱在堂一門四
世高年華髮歲時節序稱觴獻壽怡愉懽樂陶陶衎衎
孺人輔佐夫子善事之力也閨門同爨食指千餘凡賓
客之奉戚疏之費一資於孺人品節周密內外無間
夫之[illegible]嫁嫁視己加厚諸父諸母事之視同舅姑

[illegible]有數美其賢者則曰此冢婦所當為非求異乎人
[illegible]為之將欲為吾子若婦則也何賢之有性簡淡樂
閑居服飾無華初歸時父以良田五十畝為奩具費逾
年悉推還其弟曰家儘饒餘無用是以自私故里之常
[illegible]院佛像毀特捐貲塑之遇有窮匱輒賙之不少靳遂
邇閭閻聞者靡不益歎其賢云其生以洪武庚申十二
月三十日沒於永樂癸巳五月十二日年三十有四子
一人即恂字懋昭女一人景貞適大安羅遂祔其葬在
某鄉之原銘曰
性慈和兮德静顓閫範脩兮人稱賢同室同穴兮從所



天佳城欝欝兮淑且堅福爾後胤兮慶綿綿

邊母劉氏孺人墓碣銘

金川邊君縉熙兄弟有賢母劉孺人卒之六年既卜葬
矣聞因余姻家李君求益諸余請文碣諸阡且曰先母
卒葬已久而銘詞未稱無以彰懿德示後人敢具事[illegible]
以請予嘉其意不獲辭乃按狀叙次之曰孺人姓劉[illegible]
諱某世為邑名家祖　父存誠年十六適邊丹仕寧[illegible]
舅蚤歿姑老在堂孝養極恭謹旨甘必備盥滌必親[illegible]
必躬扶衛姑屢止之[illegible]室間有勸之者曰使令[illegible]
多足任奚自勞苦若是孺人曰吾聞諸姆教婦事舅

姑如事父母詎可容使他人為之且不如此不足盡吾
心也中外聞者服其言夫之二弟幼佐其夫為擇婚配
且轂已奩具助之不少吝邉素豐殖賓客過門無虗日
與凡姻戚慶弔之節尊卑衣食之需一資於孺人重輕
盈縮處之裕如以故仕寧君樂然無內顧憂尤善訓子
延師必擇名賢其子所從授業暮歸必咨問而勉諭之
仕寧君先卒諸子雖幼克樹立而綱維綜理賴孺人成
就之者十有九年嗚呼玆非所謂賢母哉孺人生甲辰
十一月廿四日卒宣德庚戌三月二日享年六十七塟
里長湖之原艮山坤向子男四人紹緝紹熙紹穆紹敬



女一人適吉水宋嗣孫男八人繼寶致寶奇寶明寶厥
寶洪寶魁寶綸寶銘曰
事姑盡其孝相夫安其道愛子善其教嗚呼孺人既賢
且壽洛南阡後是則是效

亡兄雪坡墓誌銘

正統十年七月廿有二日行人羅君本崇來自江南得
亡兄雪坡先生訃音云沒于南京之江東門寓舍蓋從
子謙書也叙居位哭泣既明日復得鄉人所致先生寓
舍手書云欲來北京視叙因過南京暫娛葦畢公賦且
侯彭氏女弟之夫廬州郡學訓導和貞同往盖求訣之
筆也嗚呼痛哉謙已奉櫬歸叙將亦遣次子同伯南歸
欲求銘于　當朝鉅公顯人慮未能即得遂買燕石云云
先生平生之槩刻之俾載以南納諸葬所嗚呼叙尚忍
言耶然先生行美非叙曷由詳謹收淚誌之先生諱勉
字功懋姓周氏雪坡其別號也世家吉水泥田曾祖諱
聞孫號鰲溪先生元貞文書院山長祖諱觀號彬彬贈
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員外郎父岐鳳號退齋累官至兵
部員外郎母彭氏繼母王氏俱贈封宜人先生少與叙
同學銳然有用世志科舉詞章之習已駸駸闖閫奧於
冠以父命歸佐我父翔軒理家事逾年我父沒先生獨



任之幾四十年食口以指計之積至千二百餘凡公家
賦稅之供私室衣食吉凶之費艱歲空乏粹辦之處經
畫皆已出盖自先曾祖鰲溪兄弟以来不析爨而二先
我俱早世二房兩世孤子女先人撫育之如一吾兄弟
繼承不敢毫髮私一門之間雍穆秩然無少紊先訓者
先生之力也先生致孝父母宦游遠方間歲即往走省
有疾日夕奉湯藥不脫冠帶疾亟夜恒焚香籲天乞以
身代暨沒皆在侍葬祭遵朱氏禮哀毀過之撫愛諸弟
煦煦然惟恐有所咈叙居北京屢欲至一視去冬與其
子婚配畢叙子蒙来會試禮部即寄聲語叙曰吾了子

子之碩矣將遂所圖且賦詩寄意其孝友本諸天性蓋
知此誋知其來也竟殞客外俾為弟為子孫者生不能
以侍疾卒不能以視歛骨肉一家抱無涯之戚耶嗚呼
痛哉先生平生大節磊落不為瑣瑣較族有相恊力助
成之里有鄉約為之長是非不平者得片言輒服去人
有貸券貧弗能償者置不問鄉鄰有飢賑之有患恤之
有暴橫過弁之小民莫不懐其恵至於維持宗族綱紀
風化則毅然任之禍患有不避尤篤於教子遣入郡縣
庠爲之進曰吾早任家政不及仕汝其成吾志二子頗
知自勵益為之喜輒謂造物者不少延壽考以俟其成



耶比歲累累貽書與叙曰家政日殷吾老矣主家者盍
付汝長子蒙謂其年行俱長且才足當之也手澤猶新
展覩嗚咽今雖任滁州學官尚當陳請于 朝以畢厥
志詎敢忘哉先生風度凝重善談論詩不苟作而興趣
清婉有雲坡集若干篇藏于家生洪武己巳四月廿五
日歿今正統乙丑六月廿五日享年五十有七元配王
氏濟陽教諭子職先生之孫内助克賢生子男三人長
曰漁力學有志早卒次曰復曰巽俱為校庠生女二人
長適羅昭昂其婿也繼室劉氏庶生子一人曰益孫以
二佩從將以是年月日卜塟周嶺橋西之原背山甲向

銘曰
古稱睦治家難於國匪家之難屢興在德同居合爨自
我高曾赫赫先君克纘克承後孰繼之屬我兄弟有倬
雲坡益弘先志高堂翼翼藹如怡庭孰私而畜孰悖而
爭谷不充庾金不盈橐守以彝常不悶而樂詩書禮義
孝友慈仁周旋踊履物我皆春奚推其餘以敷諸子以
淑宗姻以惠鄉里是亦為政仲尼有云奚必官達乃顯
厥聞嗟我雲坡今其殞逝豈無同心在爾後嗣載銘誄
德以閟幽宮百千來禩敦義之風



琢山羅處士墓誌銘

琢山羅先生伯箕甫既沒之明年其子 能彰與其諸弟
以先生事行謁余求塟銘時余丁家難不文未有以復
之後余再歸再起復能彰曰先君平生之實非子誰托
願終惠焉余謝不敏乃序次而銘之序曰羅氏之先自
唐尚書僕射希奭四傳有諱顯者始官南江顯生銓銓
之子曰崧曰崩其孫曰麭曰延曰達吾吉羅氏以族望
於江鄉者皆祖焉先生則出延之派居吉水高坑者也
高坑又分二派曰坑頭者仕隱之後曰竹園者仕戩之
後仕隱傳十世曰國瑞是為先生曾大父曰仕和其大
父曰仁端其父也仁端與其弟義端極友愛仁端之子

郎先生次曰仲兇義嫐之　曰伯啓次曰仲庚一
門之間孝弟忠厚至今子孫化之鄉人稱之先生諱維
南字伯貞孝親敬長自幼則然為人襟度軒豁博學能
文詞見者愛敬家政之餘時教授里中宗親子弟皆化
服焉家遭兵燹力與諸姪重構新之名其堂曰環山堂
故學者因是稱曰環山先生宗譜散軼親加編輯粲然
有倫族聚百餘家先生行最尊佳時暇日賓延高會衣
冠儼飾談論風生傾其座人屢嘗兢兢戒謹不逾矩度
閭里間有為不善懼先生知而斥之不敢焉者十恒八
九其致憚於人蓋如此善教子無不能館授者善擇婿



女皆得所歸鄉邦老成似先生者良鮮也其生以元至
正壬寅四月三日沒今宣德辛亥四月二日壽七十[illegible]
在里之張家山中洲癸山丁向娶鰲源郭氏閫範徽懿
克配君子子男四人長哲即能彰次政雩詠女三人長
適宋泰昌次適李惟讓次適陳得升廣東叅政子魯之
子也孫男八人德興環瑞方慶昂貢銘曰
奕奕羅宗有唐來家衣冠蟬聯代振厥華派分同水其
後有儁坑頭竹園頡䪨趾美仕雖少多隱德孔彰孝友
之風蔚然相望猗歟環山羅宗柱石坦厚温恭有儀有
德慶鍾胤嗣行重鄉閭其人雖[illegible]肩[illegible]中洲之源
巖崴丘阜誌幽有銘以告厥後

墓表

祝廷心先生墓表

括蒼祝先生既卒之二十年其門人鎮江儒學訓導潘
君肇具行實造叙求表諸墓今刑部侍郎薛君希璉前
為監察御史時亦數以為言蓋皆以其仕子濠之請也
欽永樂甲午先生主試秋闈所取士且素與先君子職
方府君厚善其謝事而歸也欽嘗率諸門生交荐祖送
之今不復作矣追感疇昔不能忘情則墓上之文何敢
辭按狀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居官橋



里世有衣纓曾祖某祖亮元處州路經歷父彥方安陸
同知先生資性純厚幼不妄語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
志學盡讀諸經旁及子史年十八不遠三百里師事大
史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朞學成始歸宋太史甚嘉與
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臨安都公斌偕坐累謫役
鳳陽先生即從故里携資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
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既歿
先生為經紀歸其骨于家已而同知翁亦遘疾先生日
奉湯藥夜則稽顙籲天洒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
四時盛暑衆莫不勸預治喪具逮夜將半翁忽大呼曰

人孝子之欲表著其先德者有不容以或後焉吉水儒學訓導楊君埜持其先君子處士公行實蹟左春坊庶子周先生崇述所為墓銘求余表諸其阡余觀處士群行纍纍俱可書若孝親守義二事尤人所難能者余重有所取焉遂敘次之曰處士諱景春字時序姓楊氏生而岐嶷為童子時即知讀書多記孝義故事事二親以孝謹聞一日自外歸見母有慍色意必有忤之者乃怡顏寬譬竟日侍側不去母稔其情始為改容如常未嬰疾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聞有名醫不憚地遠招致之治久弗愈日夕憂惶無計屢焚香稽顙北辰求以身代病遂少瘥已而復劇聞古有刲股愈疾者復刲股和粥以進蠱忽通利得瘳人咸以為孝感所致母知之泣曰吾子事我孝願楊氏子孫昌大似吾子孝也母後逾廿年方卒處士執喪哀毀不勝幾絕者數廬墓三年不飲酒食肉終制猶不忍去其孝親蓋如此嘗喪其配馮氏逾數歲子埜請復娶處士慼然變色曰偕老之誼古今所重汝母不幸蚤世幸有汝不乏嗣且追念其賢德吾未嘗不嗚咽也豈忍虧義易志忘汝母哉埜慚退不復再言處士遂終身不再娶優游林壑以歿世云其守義又如此處士生元至正庚寅二月九日歿永樂辛丑十二



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一葬其鄉銀塘之原其先由慈湖文元先生之孫新始徙家斳江之吉祥坊祖慶父德俱潛晦弗仕子男四人長即埜次理次圭次堅皆蚤卒女一適倪輝賢孫男二曰仁曰義曾孫男一曰太平嗚呼處士孝親 義之行卓卓可稱若此求諸古人蓋不多讓生雖不沾一命獲旌異以表襮於世而有賢子克承厥志早舉進士任教職馳聲仕途其顯融光大蓋未可涯矣也則天之報施得不可徵乎余故為表之曰此斳江孝義君子楊處士之墓過者式之

墓表

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袁公墓表

士生天地間有遭遇明時而不得見用於世者有見用於世而不得見知於君者有見知於君而無才術以顯其名者有名雖顯而不能保全始終福壽俱隆者今之君子兼而有之者吾於尚寶袁公得之嗚呼休哉公諱忠徹別號靜思前人世居南昌至七世祖子誠仕宋累官刑部尚書南渡時扈蹕家於斳六世祖芳為吉州泰和令高祖鏞咸淳進士為宋死節曾祖澤民養道不仕祖仕元為元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父珙國朝太常寺丞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母倪氏封恭人公自幼穎敏

禀氣異常讀書強記童丱時已能詩文允名士鉅儒一
見知為大器大常君精於風鑑 得其傳 文廟在潛
邸時聞大常君名以書幣召之公隨侍 文廟見公論
相大喜賞賚甚厚尋許歸家未幾 高廟崩建文嗣位
信任非人猜忌宗室 文廟不安因有靖難志召公問
之對曰天命有在誰能禦之奉命纂人象大成書以獻
賚予有加壬午夏 文廟入正大統首遣使召公父子
至官其父大常丞且曰忠徹臨事有斷制所言多驗特
授鴻臚序班賞賚殊厚公入謝曰 陛下當畏天修德
體武崇文率由舊章振肅綱紀撙節財用明慎賞罰礼



貌大臣黜陟臧否用臻太平之治茲賜嘉納尋知公在
戎籍即令兵部豁之又嘗勉公進學公以務冗對遂陞
尚寶司丞且曰此職有暇可親詩書公退而感激不怠
丙申改中書舍人己丑春營北京公扈從既至日與大
議復遣中使召太常君至父子相隨出入禁庭尋客遣
公乘傳看楚王子重瞳公還奏無他異庚寅春以公父
高年優賚遣還公扈從北征既還 上屏左右從容密
問大臣優劣之狀武臣丘福朱能張輔李遠陳懋柳升
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原吉蹇義金忠吳中呂震李慶方
賓公一一論斷以對 上曰卿所識鑒正合 意是

太常君卒賻並加厚公奉喪至[illegible]
扈從至北京甲午春復扈征瓦剌乙未夏 上謂公
曰東宮不聞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學
老成以輔導之責其成遂選儒臣儀智陳山等日侍講
讀丙申春秩滿復尚寶司丞特加賞賚戊戌春召公至
便殿示以進陞之意公固辭以父未有贈官即日召吏
部贈其父官賜 誥命公益感勵進相書槩要 子陞
尚寶司少卿恩典稠疊莫與為比壬寅春扈從北征公
言利出東路 上不從洎還軍在東者果大獲俘觀將
兵者得利已而捷至每從征所言無不驗者 仁宗登



極待之尤厚賜 誥命尋賜還家燎黃省視 宣廟嗣
位召至京宣德改元丁內艱不獲奔喪 詔以從子代
還襄事一日見 上容色曰宗室人有謀上之意七日
內果有樂漢王反狀者公扈從往征之既還受賚彌厚
甲寅春得展祭之請乙卯春今 上嗣位公入朝已未
夏懇乞致政既得請南歸傾朝縉紳祖餞都門外公之
術奇驗於 文廟者不能盡述若公效忠讜論則人不
及知者甚多如終大孝之情而悃愊密事論養賢之實
而賠其取給乞賜孔氏玉軸之誥歷言遣使取寶之非
議武職宜准終喪諫服藥勿信方士如此之類皆有人

[illegible]也其行也壬戌諸進士之覲或秋官者來求余言余素慕美公為人故不敢有辭而序以送之

送王僉事先生致仕序

出處君子之大節也貴適乎道而已矣方其壯也懷用世之志仕不苟合者固難及其稍衰也知止足之分決意勇退者尤難若今江右按察司僉事王先生孟堅甚歷於 聖明之世乞身於未老之年進不詭俗退無吝情豈非所謂出處以道者歟先生 永樂中以明經登上第入翰林歷編修修撰侍從編摩之暇端居一室圖史自娛澹然清苦人莫窺其際嘗卧疾在告思母夫人



高年曠省即上章求歸終養已分退休矣其再徵而起非其意也先生祗承 恩命至官卓然以興學為己任巡歷所及躬親課督黜浮華務本實不二載而文風大振吾江右儒學之盛固不讓天下而先生提調之功遂為天下最時年幾近六十奏績入京復自陳情致事優詔許之臬府同官按察使李公彝副使石公璞麥公㰛僉事孫公欽張公琦張公政楊公春倪公傑沈公相與謂之不能貽書徵言為之贈予知先生者也容敢以蕪陋辭世之士大夫莫不以仕進為榮而求合乎道者鮮之曲學阿世患失乾沒者固不足算而鍾鳴漏盡

不止者視先生得不尤可愧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予亦曰使天下之人聞孟堅之風者貪夫息鄙夫懲斯非予言天下之公言也敢以是復諸君子書之為送行序

送教授劉君致仕序

吾吉士習之盛優於天下其最可尚者有二焉方其少而學也莫不懷行道濟時之心畜其蘊蓄以資世用及其仕而久或老而倦也莫不懷知止足之分浩然求去以全晚節蓋皆道義之習有以淑於前山林泉石之趣足以樂於後無往而不自得故也視彼之學不知用與



夫仕而患得失戀寵祿鍾鳴漏盡夜行不止者其為人奚啻霄壤哉永豐劉君公鐸世有衣纓為邑鉅族元廣東廉訪使其國朝來仕者尤衆而多以儒術業身君自少力學永樂戊子舉于鄉試會試得乙榜任湘潭學教諭三轉而為常德教授弟子經指授者悉為聞人若婁升羅鎡皆擢鄉闈第一嘗典浙右大衡號稱得士雖功業未大于時而造就之功溥矣今歲以教授秩滿詣闕時年六十有四遂陳乞致仕吏部以聞于 上從之乃告別于嘗所往來朋舊以歸惟吾吉前輩風節相承已久永豐號稱歐鄉 歐陽文忠公之故里也文忠年逾

六十屢抗疏求退若周益公揚誠齋俱謝事家居者十餘年其仕不顯而趨然脫畧利祿之累者尤可想見也盖非特長山大谷茂樹清流足以資游觀之勝佚老之娛而其所習所聞漸漬之久不如是不足成其高焉今之時休致者亦衆矣君歸尚相與尋暮年之勝會而追仰前哲之高風必富有佳製其尚因風示我庶有以考見耆英之樂事也

送禮部主事龍君致仕還西昌序

龍君炘圭永樂甲午余同貢士也君自預貢入太學幾二十年始授禮部祠祭主事繼改儀制前後任歷兩司



秩幾九載而皆佐掌邦禮職清事簡且將有遷擢之榮矣今年君甫及六秩以疾陳情丐致其事朝廷許之其同官郎中余君天祥員外郎李君宜春來徵言為贈惟古之君子恒守難進之志秉易退之節每嘆夫後世之君子少見也今乃於君見之何其偉哉方其少壯也視登雲衢取青紫如拾芥頤乃徘徊學省游心簡編澹忘世味久而始仕其進之難如此及其強仕也際遇

聖明海内晏安群才彙進可以角取功名荐致崇顯而年未耆艾乃浩然求去曾不少淹何勇退之易又若此耶謂非有古君子之操可乎雖然君之進退綽有餘裕者我知之矣泰和文獻為江右最今休致家居衣冠盛會若香山洛社者累累相踵歸而有可樂也君今子由進士官中書顯 未涯世有述作之美祿榮二釜之養而興適林泉之安歸而無可憂也余忝同薦書叨秩詞林幾三十年進無補於時退弗遂初志視君無難進易退之風有可樂無憂之懷得不大可愧哉嗟夫出處靡常殊途同歸君行矣尚俟我於青原白鷺間毋固謂我為也

送監察御史孫君提督學校序

學校王政之本也而所以紀綱振興之者得不有要乎



古昔先王之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總其教者司徒也然自王畿之内外固各有官以總之非一人之為烈也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藩方之衆掌邦教者專而不能咸職風憲者咸而不暇專則教化曷由廣人才曷由興以隆王政之本哉 聖天子嗣位以來深切致念首詔選學行純備之臣任風憲俾專理學校之政由是士習稍知務本日趨於正其在南畿得監察御史永豐彭君祖祺提督有方師生化服今歲彭君以内艱去廷議所以繼之者少保楊公遂以松江郡學教授孫君宜鉉薦衆成謂宜時君亦以秩滿當赴京既被徵

齎璽勅以[illegible]中書舍人宋君士皋合鄉縉紳士大夫之
在朝者祖送之屬余言為贈君與余永樂甲午貢士也
誼不可辭君初典教應天之江浦江浦素稱文獻邦君
至益加獎勵連歲登鄉榜者數十人由是欻然揚
遠邇每賓興歲諸藩爭聘為考官而考京畿者二號為
得士皆其累歷之驗也夫澄流必清其源本大台必端
其模型師道得人固成賢才之本風憲提督得人又正
師道之本觀君歷用於既往皆卓足表儀于人若此今
茲之任其能綱紀振興夫學政也必矣夫然則上不負
聖明遴選之意下足慰士子歸仰之心而於吾郡縉紳



士大夫之所屬望詎不益有光乎

送署都指揮僉事蕭君赴涼州序

邊防選將重務也然非培養之久察舉之嚴訓練試驗
之有要亦曷由得之哉洪惟我　明聖在上海宇寧謐
四夷賓服文恬武熙固無事於邊備也然思患預防克
詰戎兵古昔先王盛治之時尤深著意而不敢忽焉者
於是詔總戎成國公偕五府兵部大臣合天下前後所
舉武臣之謀畧材勇兼茂者試之得八人焉其最優者
二人則今就擢署都指揮僉事蕭君其一人也君之先
大父洪武間以功累官鎮國將軍河南都指揮同知君
承籍世勳僉懷慶衛指揮事宣德間操備京師嘗總督
中軍馬隊正統初復膺命領兵備禦宣撫所至同列服
其能士卒懷其恩信於是河南都指揮林君祥以君薦
至是試之謀畧則所荅無遺策之弓馬則連中五矢捀
筆條對於分陰寸晷之間馳良挽彊於六師萬衆之表
意氣閒雅毅光赫然何其偉歟已而承恩超擢俾赴涼
州協相會川伯趙公守備戒行有期林君請余求言為
之贈余惟君之茲從朝廷培養察舉也久訓練試驗之
也至其足以當選任之重也必矣余尚奚言雖然涼州
自昔為西北邊方要地其備禦之方尤切以君之才協



趙公施之固易耳然余竊有告焉古者今之鑒前者後
之師也漢趙充國以騎兵屯沿邊九郡而虜寇遠後世
稱邊將之能者莫逾焉唐郭子儀以武舉異等由左衛
長史累官大尉中書令為時元勳後世論武選之得人
者莫逾焉之二君子之名功君之所稔聞須以之自期
待可也尚由是益勉焉其心殫力俾軍政修明守備嚴
密秦涼一道之間安知磐石之固豈直足慰德音委寄
之重武舉得人之光將見題名封爵勒功彝鼎可指日
待矣是為序

送戴主事復任南京序

士君子之器獲底早成者豈偶然哉雖其資稟之異亦本乎內有賢父兄之教外親賢士大夫之益耳濡而目染薰陶而漸習其成就之早也固自異矣衆焉吾觀於吏部主事戴君端而有以驗之君字廷美世家浮梁詩禮相承簪纓不替今陝西參議其德清教諭其之猶子也初廷美領薦來京師年方弱冠天質秀粹時參議公尚為給事中於黃門庭階蘭玉粲然有輝其登第被選擢入翰林也續學藝文日益造詣非獨令望偉然邁倫人莫不為之嘆羨其授任佐天官政於稽勳也劍江損齋黃公寔為冢宰公致政而去今少宰傳 甥先生繼



之二君子文章行誼儒然足師先生又廷美丙辰禮闈主司也其相得之親相資之切當益至矣然則韓子所謂卓犖瓌怪宜於遊大人君子之門者非歟余與廷美游處甚久嘗以詩遺余言金憂玉綍有風雅遺音余雖未獲荅之因以美其成就之異耳尚勉而進之他日才器之充位遇之隆可量乎哉茲考畝還官南京也稽勳郎中常君員外郎衆君偕其同官請公來徵予言予故忘其蕪陋而書之為送行序

送四川按察使曹君赴任序

今之為仕可以興 天子分憂與生民求安者宜莫如之職耳均於臣矣職焉而必曰憲臣然者何耶其為職無不當理有闕焉可以言有言焉可以行非若百司庶府之職拘於守守而有欲言恐招譴於越職有欲行慮出尼於所司而不得直其志也然則士君子生際昌辰窮經致用得居其任者少也遭況敷歷中外秩雖遷而所事不殊則其志之遂也何如哉吾於今四川按察使曹君蓋有羨焉君初領鄉書授儒職以薦擢監察御史其巡治山西也芟蠹弊植善良凡民利病政務得失知無不言言必求行嘗陳言時政之缺由於大臣失職
上嘉納之聲動朝野人固識其所造之遠矣其巡治山



東也施為不異山西而惠利及民益廣譽聞益弘遂受茲超拜之命夫豈偶然之致者之比君將赴官監察御史孫君合其寮友來徵余言為之贈君莊重簡默廉慎有為得憲臣之體且其已施者皆卓然可嘉余尚何言哉雖然余竊聞之憲臣之任有所謂澄源正本者矣有所謂發奸摘伏者矣澄源正本使人相率至於善發奸摘伏使人有憚於為惡二者固不可以偏廢而世之嘉功尚名者率以發擿為能事烏知求端其源本者耶君昔在御史巡歷所至過一歲復易雖欲端源本而不能恆今居按察可久其位尚思澄而正之俾一道之間官

無鉅細人無遠邇莫不畏威而懷德則所謂上足分
天子之憂下足底生民之安者將於君驗之矣抑豈非
四川之人之幸而君之素志哉

京闈唱和詩序

正統九年甲子秋　詔開取士試闈于舊憲府時就試者千二百餘人較其藝者余輩六人日夕勤事率至三鼓就寢五鼓即興其間事劇或達旦者有焉如是十有五日始克稍休蓋自鎖院後盡廢吟咏雖欲為之而不暇也秋雨乍歇凉氣飄然余偶縱步得詩一二聯遂乘興足成之群公見之因各有和亦所以暢其勤劳積滯之懷寫其光明正大之志而交游聯事覩益之誠又因之而見焉與泛然寫景象舒情性有間者矣既撤棘眾次成什各錄一通藏于家乃屬余序其故于簡首嗟夫是什也世之士君子得而觀之固有美余六人者相聚之歡余六人者他日觀之寧不有興睽違之嘆出處憂樂無窮之感者乎六人者翰林侍講王君一寧行人左司副劉君士憲泰州學正孫君原瑜攸縣教諭陳君而學武昌郡學訓導王君修齊其一則余也翰林侍讀兼國史經筵官吉水周敘書



集碧亭詩序

山川之盛係乎其人以顯者古今皆然也然蘭亭美矣繼其迹者尠有聞豈樂醒心著矣新厥基者非其世若夫據泉石之會騁奇絕之觀廢興成毀時或不同締構承傳世不乏人吾於廣昌揭氏之集碧亭蓋深有契焉揭為邑大姓亭在東郭群峰環合雲嵐捲舒登江浥流淳澹瀠漪如杜少陵所謂石黛碧玉相因依者前元至正中揭之彥曰卅申與其弟廣昌尉卅元創造其間極登臨觴詠之樂見於傅陵崖兆行之所作圖并記其盛美足徵矣中復就毀永樂間卅元之孫稽卅中之孫珣聯舉于鄉合謀重修葺之亭之勝遂復其舊稽字孟哲由監察御史累遷至廣西左政使碩德偉望蔚為明時方伯之冠間得縉紳大夫所為集碧亭詩篇短章粲然成什而亭之盛益以顯矣今歲之春述職入覲出示余求序其端嗟乎地因人而勝亭以文而顯自非其後嗣多賢紹承不替克保守而修葺之幾何不淪於荒榛斷礎之墟邪余固嘆夫蘭亭豈樂醒心雖顯其繼而續之者之難得也若今揭氏斯亭為厥子孫者益體方伯之心篤志孝以大其基力詩書以廣其庇致身行道以振其光華余將見其與蘭亭諸名亟垂永久而或過之矣因序是詩庸書此以為後賢勉

石溪周先生文集　卷六

送白太守赴衢州序

余嘗叨預　國史纂修之末獲覩永樂間山西安邑教諭白公言民瘼事甚詳懇　朝廷嘉之特擢本邑令謂其知之真故其言之切欲其行之踐夫實也後數年獲接其子廷貴與之同朝出入甚久始知公之賢不特恩愛洽其黎庶勳光著於簡編而慶澤復及其嗣人也於乎何其盛哉廷貴由進士擢給事中更歷禮工二科且掌給事論建精確覆駁審允綽有厥考風烈人咸稱之今年以大臣薦擢拜衢郡守其郡人之在京師者求余言以識喜幸之情申餞送之意余於君固不能忘情況



重之以請邪余惟天下之治係乎民生之休戚民生之休戚由乎守令之賢否蓋一邑得賢令則一邑治一郡得賢守則一郡治故古之人君必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至疏其名于屏以識之其重可知矣然則居其任者得不思上體委寄以仁恤斯民哉廷貴以卓越之才歷践清華之地賢名蚤著思慮蘊蓄以見於行者蓋久一旦蒙　恩出知名郡其能副薦達之公盡撫字之術也必矣況承庭訓之懿而深究為治之體者哉豈非衢人之幸歟抑余尚有告焉衢之先賢趙清獻公蒞守大州善政累累載諸青史紀于郡乘皆有徵驗君之往也遠法清獻近式尊君吾見他日治優績顯聲譽隆然其位遇所至詎可量哉

贈左通政龔公序

國家建置官使皆以任政也而統庶政之要達上下之情孰有過於今之通政司乎稽之往古若唐虞納言成周内史後世若唐之門下省宋之銀臺司皆其職也書稱帝舜命龍作納言則曰出納惟允詩稱宣王命仲山甫則曰王之喉舌其職之重可想矣今之為秩有使有佐皆擇近侍之賢者擢用之有缺則循次而陞非他官可以雜才處也其任之不輕又如此則士君子際盛明



之代抱有為之志得居是焉詎不榮矣哉蘭溪龔公瑞寧由進士初授工科給事中已而承　命掌科事侍從獻納風采凝重簡在　宸衷特擢通政左參議茲復以久次陞左通政敷奏之詳操權之端允愜輿論故其眷寵擢也莫不謂宜而其鄉人士之在京師者相與榮慶之來需余言為贈夫官以通政為名必上之澤旁宣下之情不壅百司庶府之務毋遺滯焉導之使暢失焉駁之使正然後其職為克盡公之居是蓋優為之固無庸為也雖然古之君子不以已至自畫而恒自勉余前所引詩書所載　仲山甫之事後之君子所宜取則焉

也公尚盡竭忠誠視効昔賢勉圖報稱俾　聖明得人之感不讓戸周則不徒閭里之榮實邦家之光請以是為贈

## 送尚寶司丞宋君赴南京序

中書舍人宋君士皐今歳秩滿九載承　恩遷南京尚寶司丞同邑諸搢紳士大夫之在朝者相率祖送之屬言於余以道去留之情惟士君子出簪纓之裔負卓越之才力學好修遭遇　聖明發身科目登名侍從可謂幸矣而或者且曰中書職掌外制近侍殿廷無政務之煩尚寶司符璽秩寄南京有間曠之趣謂之榮固可矣



若欲行道以攄匡時之志歆歷以躋顯融之階殆未然乎余曰君子宦游出處安於所遇位之崇高散佚固不以介意也彼其都豐爵食厚祿輿馬赫奕騶呵滿前才足以經綸夫治勢足以軒輊於人此位遇崇高而有為者也然事勞其形憂觸於心者亦多矣若夫恬素為常優游是適圖史序陳琴樽迭舉修治職業之餘周旋於禮義之鄉此位遇佚居而閒自守者也然得失不干其慮毀譽不動乎人豈不快哉以彼較此知道君子盖有以審處之矣士皐先君子永樂初科進士歷官考功郎中親藩長史士皐既擢科甲久處鳳池聲稱犂然天卿佐皆欲薦居考功不果遂有是行尚寶公務簡稀金陵地位清勝誠所謂散秩也出對鍾山攬轡吟覩入歸公署傳經教子忘彼勢利之榮遂吾進退之樂不亦幸歟况英年儁望其進未可量也邪於是或者無以應諸公咸請書之以為士皐贈

## 送趙良佐侍親還山東詩序

父子兄弟之美古有其人載諸史傳余嘗讀之仰慕之不置矣求諸今日而獲覩覩其人則歆艷嘉與之心當何如哉盖世有古今人無古今好德之情出乎同然故也余觀縉紳士大夫贈趙良佐之詩而有羨焉良佐國



初元勲梁國公之曾孫今山東都師宗玄公之長子公連歳領兵操　下良佐嘗至省侍余獲見之其弟良臣又嘗挾書册從師來京寓余官舍知之尤念公莊重有威屹然如泰山喬嶽為一方之望良佐良臣聰敏秀朗如珪璋瑚璉為時重器何盛美萃于趙氏一門若此哉良臣年甫逾志學為文章可數千百言滔滔不竭而藻然可觀良佐好學能詩通於政事非但將略之優而已嘗與余論及民情風俗人才吏治綽有條理他日二子所至未可量也今歳之春公少嬰疾良佐即走京師候問已而公疾愈承恩還所治良佐侍歸此諸君子贈

言之詩所由作也余惟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李愿李愬兄弟之美也著績漢唐照耀簡編良佐所熟聞者尚勉焉思求所以追配焉則贈之之什不徒作余也得不與有光乎歸語良臣尚其勉諸

## 栢臺春曉圖詩序

栢臺憲臣蒞政之所也古者御史府多植栢群烏恒集其上故又謂之烏臺大理評事莊君廷璽名其交人今廣東按察僉事張君惟諫公退之署而曰栢臺春曉既購圖以既之復徵士大夫詩以歌詠之何居余於是知莊君善托興以致規盖之盛意也天天地以發生為心四時之序皆以生成萬物而生成之功莫大於春春者何仁也仁非憲臣之當務乎陰陽之氣運乎旦暮日淪雲淵黯焉無光萬物於是而昏昧及乎朝陽既升羣陰歛息萬象於是而光新則時既曉矣曉者何明也明非憲臣之所當體乎既仁且明則憲臣之道盡憲臣道盡則百官奉職百官奉職則百姓安百姓安則刑罰省而治化成矣其所係詎淺淺哉否焉或肆暴而雩乎人聽理而乖諸政其能有濟也耶張君世家泉之晉江早以明經登胄監初授監察御史職居九年綽著嚴稱以薦擢今官按部所至除剔奸蠹精異善良吏畏民懷可謂有光栢臺之任矣而莊君尤惓惓揭是為贈其尚德之心不亦深乎穪予曰非德之盛雖猛而人不畏夫憲臣之威其烈可以嬈秋霜其嚴足以動山嶽非夫其盛之難而本乎德之難也若仁與明得非所謂德乎想夫張君之處栢臺激濁揚清陽舒陰歛藹乎如春風之融和煥乎如曉日之登明群生莫不被其澤而一道莫不仰其照足以佐聖明之治而垂休嘉之績則斯圖斯什不為無助矣莊君間出示予求序余嘉其克敦交誼也遂推本其意而為之書

## 送彭大雅南歸序

士有負越倫之資蘊用世之才而恒甘隱林壑不希榮達囂囂自得以終其身者詎非生逢　聖明治臻熙洽乃遂其志尚之高者與不然烏能自逸若是也廬陵之間有地曰北山泉曰隱源故姓彭氏世居之彭之先自唐宋來以顯聞珪組蟬聯後先相望大雅其後嗣之卓特而偉然者也君少以奇節豁達不覊孝親友弟根諸天性與人交始終一於信急人之難不遠乎義嘗曰士立身穹壤間學聖賢道思不愧所生耳將乎我用當推所有以及人否焉卷而懷之以樂吾真夫何求我用自號北山逸夫以見志於　天子正統紀元之初君年六

十矣乃浩然詣闕獻書萬言慷慨乎堯舜吾君吾民之
道 上嘉納之頒示其書禮部欲請官之復曰吾之來
欲入觀清光芻蕘之說以少裨主治吾詎為爵祿榮耶
遂懇以老疾辭歸惟昔河汾王文中子獻大平十二策
元三衢介夫獻治安二十策俱不報以去未聞辭疾以
去也而二君子之毅先至今赫然在人耳目若君所際
上既報之示其言禮部矣而君復以疾引還其視王鄭
二君子嘉由今較古優劣與何如也夫君以孝友信義
之行加之以忠君愛國之誠其資之有趣乎倫 之足
用夫世若此而卒辭官賞以歸其志尚之高方今林壑



之士若君者又幾何人耶是可嘉也已安知其不與古
之人同稱於永久哉予既高君志尚之遂又喜君有子
敏悟夙成方力學問攻文章以志用他日適文烈為彭
氏光者未可涯涘也於其去序以送之而申之以詞曰
江之南兮山之北隱源湛兮泉瀰瀰念君子兮多懿德
逸雲林兮欽塵迹年耆艾兮忠愛迫叩皇扉兮獻奇策
四聰達兮四門闢重瞳回兮天顏懌愛君子兮志高翔
謝官賞兮還故鄉鴈南飛兮木葉黃風飄飄兮舟颺颺
歸去來兮奚所望苑山美兮酌泉芳詩書珪組兮世澤
長君有子兮才且良力學問兮將奮揚君去歲 樂

康山之北兮永言以徜徉

## 石潭存稿序

古之君子其自待也重故其所立越乎人而皆足為世
則後之君子欲其有所立者衆矣而卒鮮及焉何也其
自待輕焉耳是故事功顯於時者其遇否倚諸天而不
可以強能德充乎身言發乎文者其修為不由諸人而
可以必致不可強能者付之命可也可以必致者君子
於此得不黽勉思奮而重以自待乎吾觀於禾川石潭
劉先生真有志於古君子之為也先生少孤力學六經
群史與凡諸子百家之說莫不窮探而深索之言動起



居必取法聖賢非仁不為非義不履自平居以至造次
顛沛自童冠以至垂白未始一日間其教人自洒掃應
對之細以達於人倫日用之常道德性命之與不事涉
獵不資口耳嘗一魁鄉薦遂厭科舉之學隱居以終身
蓋自待之重如此不幾於立德乎為文章深粹典則根
據義理滔乎若大羹玄酒可薦之清廟肅乎若冠冕珮
玉宜施之朝廷而聳人瞻視質而不俚簡而有要其於
立言也卓矣嗟夫有德者必有言若先生所立之
本諸道德者歟宜其居今之世有越乎人而足配古
君子也先生平日所為詩文藁多散逸其子翰林編

定之取其存者將彙集之曰石潭存藁求余敘之余素欽先生高誼不可有辭而序之如此先生諱髦字孟恂石潭其門人即其所居尊稱之號晚年以子貴封翰林編修受祿養榮名者數載卒年七十有三云

彭修譔先生詩集序

昔我　太宗文皇帝繼統改元永樂之二年詔所貢天下士賜登科者四百七十餘人又選其尤者二十八人入秘閣俾盡讀天下所未見之書奬勸期待之者甚至已而又拔其尤者六人為翰林修譔安成彭先生汝器其一也先生天分極高擢第入禁林時年纔二十餘學



問文章已頡頏前輩間　文皇嘗親試所讀書輙成誦應制有作長篇大章滾滾數千百言率先就同輩但推遜之士之求文者踵至先生恒不具草索筆一揮雖竭精苦思者不能及由是馳聲烨然聞海内駕幸北京選詞臣扈從先生與焉追陪屬車萬乘之發舒其豪雄磊落之懷侍直之暇與諸公更倡迭和宮商相宜律呂諧協鏗乎沛然儷古作者一何盛哉先生體素羸至北京得疾年僅三十有三卒嗚呼悲夫昔賈誼遭漢文仕不得志卒悲憤早歿先生際遇　聖明列官近侍固非誼所遭可比而壽竟與誼相似俱不至大用謂非命耶何

天之生才付畀之厚而奪之速耶先生平生述作施之朝廷流播人間者多散失不存其扈從五雲二藁詩凡若干首僅存於今國子祭酒宇公持約家敘少長從先生游敬用錄藏比監察御史滇南張子善見之謂麻沙書坊天下圖書之府其逖披于閩也將俾刻梓以傳子善蓋嘗從予游者遂欣然附之併僭序諸首簡以識先生出處大槩云

送張進士歸雲南序

國家重科目之選　列聖相承尤深注意蓋其養之也久擇之也嚴擢用之也重而不輕故豪傑之士往往由



是以出所以經綸邦國恢弘治功者恒資之則其選之重也夫豈偶然哉　聖天子嗣位以來大新文治申定解額每歲天下士會試禮部者止取百人而大江以南之士得十之六所謂拔十一於千百者其能中是選者不亦難甚矣哉雲南距京師萬里文教之盛比於中州連郡縣數十而賓興取士不下十人其較藝禮部也復列諸江南之數則其得在選者其不尤難哉進士張洲字子善雲南之昆明人其先君子敭歷仕途綽著聲稱晚致政家居洲幼承父訓稍長入校庠為弟子員年十九以書經領鄉薦宣德丁未始來會試以後期卒業冑

監予族兄承天門待詔時簡甚器重之因介以從予游其為人聰敏夙成與之說經言論文法初若不經意者暨和之則沛然貫通畧無凝滯從游予門者未能或之先也今年遂擢禮闈前列廷試登二甲進士蓋雲南一藩方間得淋一人焉於乎亦偉矣未幾承恩賜歸其鄉其同志金文伯楊畯張淵錫聯榮其去也來請余言送之夫士之有志世用者莫不以科目為榮其間皓首窮經不獲一第者多矣淋一舉既設出于千百人上豈特寵雲南一方之士且與大江以南諸英俊並驅於詞翰之場非其才之有過人者乎是可嘉也已雖然君子之



學有本有文詩書禮樂以待用其文也孝弟忠信以立身其本也本之不立文云乎哉淋於此固嘗講求而[illegible]蹈之矣是歸尚體 聖朝重科目取士之意思其[illegible]之勤自致之難益勉焉立其本充其文以遠且大者期待焉吾見他日勳用[illegible]蓋發於事業[illegible]為邦家之[illegible]也必矣是蓋予之所深望[illegible]淋其勉[illegible]

送商貢士序

古之君子不言命要其極未始不歸諸[illegible]有其資其遇也有其時一命之所為也君子於[illegible]曰盡吾在己者而已彼進退得失之[illegible]

耶貢士商生輅以書經擢浙右鄉闈第一今年會試春官名先乙榜予時叨預校文得生之文愛其詞浩汗宏博槩乎可觀擬置諸甲榜已而殿焉再欲等而上之而不能得折榜見其為生也同事諸公相與歎息久之蓋予明不能早鑑生之文於初決不能力達生之名於終實深愧抱焉亦豈非生之命哉夫司文衡者不可以命焉然於生則似有之生字弘載淳安人年逾弱冠質粹貌温聰敏速成資之所禀者厚矣學優名顯而困躓不偶時所遇者得不有所待耶斯固命之為也雖然命係於天學本諸己在己者既盡則在天者可必生其勉乎



哉故事乙榜俱授教職生自顧未可淋人欲勵所業以造遠大援例白所司歸學于家灝行介禮部郎中宋君某工部主事洪君某造予言別予固有愧於生而生不以咎予既嘉其志又期其成焉夫射必百步中鵠為至使不習且熟欲求一志於鵠難矣況望其發命中而能較力於百步之外耶生由此益進之以不怠吾見穿楊之捷人將驚心駭矚之不暇矣生其勉乎哉嗟夫造物者之司命未嘗無意也否窮而泰臻力勤而藝熟他日生之所就未可量也科甲云乎哉

贈彭生歸廬陵

予通家子廬陵彭生今年春以其尊府大雅君之命來從予游生年甚少志甚鋭而學甚敏未朞年浩乎其有得沛乎其莫禦諸生中年相上下者未能或之先也予旣釋吉將趨闕生亦欲東書言歸定省其親與之往來者嘉其勤惜其別思期其成功咸賦詩贈之生持以告予予乃序而冣之曰余嘗取水喻學矣水之為物由溪澗而達江河由江河而達湖海晝夜不息盈科以進及其至也可以舫萬斛之舟吞舟之魚寳藏貨財興焉又嘗取材喻學矣材之為植由萌蘖而至拱把由拱把而至尋抱潤以雨露深以歲月及其至也可以充廟堂之需資棟梁之用欂櫨榱桷具焉苟使　馬蹄濬之不至材焉培養之未周而欲望其廣大長成也難矣哉生之為學何以異此尚勉焉夙夜底其極吾見薄日月而浴光景盤厚地而聳雲霄俾人仰之驚心駭矚之不暇矣頑不蠹歟是皆生之所熟聞者也生歸尚出予斯言諗諸尊府以為然否倘曰然吾見生之造夫遠大也奚可量哉奚可量哉生名承字顯烈系出江西三瑞齋之後其世德蓋有自云



## 槐陰書屋詩序

某所居廷院之間別構一室為藏之所名之曰槐陰書屋其來京師省其尊府泉坡先生遂得當時縉紳大夫詩以詠歌之求余為序王氏故大姓世業儒而以仕顯予得於所知則前元舉至正丙申進士順吉先生昌信之曾大父也所傳而至泉坡先生以文章德望受知三朝顯名于時又傳而至昌信之兄昌尚擢宣德丁未進士高第昌信復力學將脩用承前光何莫非詩書之澤哉宜昌信於斯揭之以識不忘縉紳大夫賦詠之以相期待也夫君子觀所植而知培養之功因所業而思紹述之烈乃可貴也苟培養之未深紹述之不力亦烏能俾其本之固而業之精耶槐之植於王氏不知其幾世而敷翠凝陰茲益繁茂詎非培養之功歟詩書之業自順吉先生以上不可以世計下逮于今累葉輝赫方興未艾詎非紹述之烈歟昌信於此得不益思勵行以固其本讀書以精其業將繽而大之耶予先曾祖於順吉先生為同貢家君嘗托交於泉坡先生予又先生主禮闈時所取士也昌信之來嘗從予游愛其敏悟勤篤充稱其家弟愧不能為之益耳於乎予與昌信皆承詩書之澤者也重以世契之厚於乎紹述之績寧不凜然其求所以副之之道哉



## 送周倜序

吾吉周氏多著姓而皆衣纓之後也吾族世家［］吉今
數百年儒宦相承幸不墜厥先緒若今越王府長史周
先生恂如則自高祖耐軒公由豫章之武寧為吉州總
管來家其子孫尤顯盛而文屹然鄉邑之望也先生歷
仕朝端二十餘年文學政事蔚然著稱於時其季子倜
恒侍先生于兩京間遣從余游倜資質秀異而穎敏過
人與之解經傳析義理即唯唯聽受以去若河決下注
無復辨難予甚嘉之既而授徒城中弟子多至數十人
講肄程課咸有法度群子弟莫不服從而畏愛京之士
大夫交於先生者又皆相與稱周氏之有子而倜之能

學也今年秋先生得請于朝將省其親倜侍以行告別
於余且祈言以自勖予惟倜以世族之胤承先生庭訓
之美固無俟於予言也然以予與倜相處之久契義之
厚於其行自有不容已者則告之曰士之所貴者學也
古昔聖賢嘉言善行載諸方冊學而知之而後致於行
而無失故以之事親而孝以之弟長而順以之處事而
當以之符世用取功名而達則士烏可舍學而他求哉
況於欲承先德志古道而可以不務哉雖然君子之學
貴自強不息也苟怠棄因循暫作暫廢則無功於身心
亦末焉耳烏足謂之學耶譬之適千里之途者中道憚
其險且遠也而怠以止焉雖徒已之不能達旁人且竊
笑之矣是不亦凛然而可懼乎倜其有知於是也其亦
將有感於予言也予固忘者恒思與俱藉先世之澤于
今故於其行書此以告并以自規

送王進士序

王氏予富溪著姓也　國朝洪武初余外祖濟陽先生
首舉進士屢典教名邑文學行誼卓然著聞于世其子
若孫雖皆有志而未就永樂癸卯其族人好善之子曰
佐季清之子曰中者聯領鄉薦予深為之喜今年春佐
會試禮闈居前列廷試擢第二甲進士又獲承恩賜歸

故里以為其親榮佐乃告予別且請言為贈予家居時
佐嘗從予游其資性穎敏為文章粲然秀發予雅愛之
暨予入京師十二餘載聞佐負笈從師篤志問學朝夕
不輟卒以其所業領薦書擢科第非其才學之優志學
之確疇克爾耶是可嘉也已夫士之所貴者學學有本
有文窮理正心修諸已者本也修辭立誠以見諸用者
文也本立於內而文見乎外二者不可偏廢也佐致力
於詩書六藝之文獲膺俊造之選名聲聞於時光華被
於鄉其可謂榮矣抑余聞之古之君子不貴人爵而貴
天爵佐之茲行遠法古人近則于家教孝弟務忠信守

謎而不矜虛謙以有容益修乎天爵之貴以出其一吾見他日致公卿大夫爵位之隆也有不難矣然其以余言為何如也濟陽先生之孫曰禎者予婦於竹翁之季子而予之内弟也方力學好修以承其家歸其以余言告之倘以為然當拭目以覩二子之騫騰於霄漢也

送大學生敦致恭省覲序

漁陽敦謙致恭之為大學生三載例得歸省其親乃告其嘗所往来者以行而復諗予别予於致恭居處之久恩義之篤非泛然暫相游從者比也遂酌之酒而告之曰子嘗領鄉薦會試禮闈得教職矣乃願肄業胄監以成其所學之志豈安於小成者為哉自子之居胄監也其淬礪琢磨之勤朝誦暮思自司業博士以及六館之士莫不嘉之期待於子者亦甚至也今年禮闈之試竟為有司所抑衆又咸為之屈子乃獨曰我將策勵其所未能以求其所可能尚敢以是咎主司之失而悲命之窮也耶則子之所以自期待其身者又甚遠且大也余安得不樂為子告哉夫君子之學求其在我爵禄之自外至者有不暇計故孔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其言人之當盡其在已也今子抱奇偉卓邁之資蘊經綸有為之志年壯而氣鋭才敏而學優連不捷於科目乃不歸咎於人不委命於天而獨責成於已賢於衆遠矣他日所就豈可量也哉雖然子之思致用於時者將以為覲慶今之得告歸省者亦將以為親慶也登拜承顔叙睽離申孝愛塤和箎應蘭玉生輝其為親之慶者不言可知矣尚當束書勿徘徊眷戀勉焉以求其所大可慶也譬之之海者焉具舟楫道溪港沿江河浩乎汪洋而將企之矣中流或遇風波灘瀨之阻且險以問焉苟櫓之而不力沿之而或止其欲達夫海也不亦難乎夫科目者進身之階不足以盡子之學也宜益思其遠且大者而窮探之吾見由積學以造聖賢之地由科目以躋卿相之位其若沿溪道河以達夫海者必矣子其操之愈力沿之弗止也哉其尚味乎予之所告而思為親之大慶也哉

務本齋序

禾川賀君析年名其藏修之齋曰務本鄉先輩石潭劉先生為之記間東京師徵賢士大夫賦之詩属余序之惟事物莫不有本天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家與身者本源之極致也人之所本莫大於是焉得不知所務乎是故孝弟者身之本也入以事親而竭其誠出以事長而致其恭則克務孝弟之本矣耕學者家之本也

學焉無知行之功農焉勤播種之節則克務耕學之本
矣即是以推凡實行所當先者本之謂也小節所不急
者末之謂也勤所當先緩所不急務本之道盡則身無
不修家無不盛矣譬之水焉濬其源而流派斯宏譬之
木焉培其根而枝葉斯沃詎非務本之効耶祈年之先
世居良坊三徙居今厚田為邑大族其先自唐秘書監
知章之四世孫憑來令永新卒葬其鄉子孫因家焉其
後有諱泰以武功廟食象牙潭有諱德成以詩名諸蘇
黃諸公間吉郡詩人堂祀之元之時性翁同知順隆郡
子元忠江浙都省照磨謇纓詩禮卓然有聞其本源遠



矣祈年之先君子仲昂甫承累世之澤輕財尚義喜交
賢上大夫翰林學士解公縉紳河南布政使李公昌祺
嘗相往還有詩文之贈祈年克承先志與弟引年敦崇
孝友教訓子孫力學厚生濟無外慕可謂克知以本為
務矣比歲祈年出谷佐官資賑濟朝廷旌之為義民労
賚寵恩輝然著于遠近得非務本之致乎為賀氏後人
尚益以祈年之心為心則是齋之揭永世有耀矣先賢
曰本立道生請以是為齋居者勸

送李君昌明還廬陵序

吉郡多世族一門之間父子昆弟以文學宦業顯名當
時者前後相望若今河南左布政使李公昌祺則尤其
卓著者也公之先大夫盤洲先生博學洽聞隱德弗仕
與其季吉郡儒學司訓伯高先生俱以文行高鄉郡公
由進士拜官郎署歷方岳蔚然為時名臣而其諸弟
又皆孝友恂恂篤好問學嗚呼何李氏之多賢也去年
夏公以外艱服闋入覲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知其賢
眷遇隆重欲置諸輔弼未果特改河南公之仲弟昌明
今年春自家来省官署相歡莪蓼聯芳怡怡之情藹如
也未幾公以大夫人在堂不獲躬致孝養遂俾昌明歸
展定省之誠乃告別南還予將承詔代祀宋陵道經濬



所獲拜謁公因得與昌明論舊故敘契闊而濬某諸公
喜昌明之来重惜其去也乃俾貢士許昌繪荼圖別意
圖而徵予文以贈昌明多學善文尤工於書公政事之
暇四方士有慕其文者公應酬弗吝悉昌明書之字體
清潤飄飄然有晉人筆意雄詞華翰增輝卷帙於是人
又負不羨李氏兄弟才藝之兼美也惟昔陸士衡偕弟
雲入洛並以才名擅聲當時至今千載之下以為美談
觀公身登方伯高才碩望播稱遠邇而昌明老親愛日
天性篤志其進未易量視士衡兄弟文名雖同而實無
過之矣余家若方為兵部於南京而老母多疾不獲迎

養辛家兄奉侍朝夕余忝叨宦侍從每愧違[illegible]
記言有得於時退不能竭力榮養以承親歡[illegible]
人之歸視公之昆季忠孝兩盡則於昌明之行也其能
不歎然於中耶歸過金陵道同江見余二親幸致問安
而余諸大父又昌明之姻連也尚出余言諗之其不有
羨公一門勳業孝友之美而哂予之無庸也哉

一齋序

河南按察司副使番易胡君良誠名其官居之署曰一
齋當府縉紳大夫裴揚其義者至矣間屬予序之未復
也今年春遣從子某來京師領　上所賜誥命復致君



之意至再三乃為之言曰君子之所欲純明其德而施
諸有政者豈有他哉亦曰守其誠一之心而已矣其心
一則其德純其德純則其施諸政也何有夫人之有生
心為之主而衆累動焉是故聲色以蕩之貨利以汩之
百憂萬事以紛擾之鮮能俾其心之一也其心不一其
德必不純其於政必叢脞委靡而無足觀矣故君子恒
靜虛以涵養之莊敬以持守之厭飫開[illegible]以擴充之俾
吾方寸之間至精而不二至粹而不雜[illegible]其德也
有純明之美發諸政無差忒之失矣此君子之所以貴
於一其心也君求樂初以明經貢大學[illegible]為名御史
佐外臺為名按察自始仕殆今年登六袠存心接物本
乎誠一未或有間德望輝然有稱於時也且聞在河南
多持平反之政則平日之所養所造可知矣茲故不係
於齋居扁揭之有無而亦奚俟予言之贅哉雖然君髙
年耆學進德之心不可不書遂序以歸之

送監察御史金君歸省序

予同年友監察御史金君宗瀚今年夏陳情于　朝將
歸省其親允同年之居憲臺者若陳君仲式賴君世傑
陳君紹爽張君貞亨林君誠伯范君宗淵鄒君惟善相
與華其行乃謁予曰予暨某等俗忝同科第偕仕于



京師又皆幸不廢其職業　天子推恩褒寵及夫二親
其榮且幸如此子職文詞於宗瀚之歸宜有言贈不可
以辭予曰唯唯夫士君子之力學好修將致用於時而
以出科目為榮而宗瀚以之其居職任政期志遂道行
而以官憲臺為幸而宗瀚任之封典之行同於恩逮夫
親而以高堂具慶者為難遇宗瀚復兼而有之則人之
所不能得者皆萃乎宗瀚之一身也其為榮幸不其尤
至矣乎夫君子兼人所難得之遇必當盡人所難得之
責宗瀚於兼人所難得之遇蓋有如予前所云者矣其
盡人所難之責予亦嘗察識之矣蓋其在憲臺也[illegible]

綱紀風威凜然人不敢干以私其巡治江右嶺南也錮
姦植良貪暴革心而學校賓興之政尤深注意至今人
稱頌之其於為責亦可謂難盡矣雖然數年之外又豈
無所當盡其責者乎予固深有望於宗瀚暨諸君子也
古之人恒重同年之誼者非特以其一時聯名黃甲併
仕進之榮而已固將相須於德義相勉於事功以無負
同升之好宗瀚之歸甯定省於朝夕娛綵侍於膝前其
為親庭之慶閭里之光者此其所得有不待於予言也
故特舉今日之所榮幸而當盡其責者復於諸公以為
宗瀚贈俾他日勲業重朝廷聲名滿天下益為二親之



顯顧不偉哉此固宗瀚之志而亦予之所禁頌也姑書
之為序以俟

送賴知府赴臨安序

君子之仕也在於潔其操而已矣其操潔則其心正其
心正則其識明施之於事無往而不當矣否則私欲汩
其中物感交於外其能使政平事理而可以有為邪予
友廣昌賴君世傑由進士拜監察御史由御史選擢守
臨安予蓋悉其為人也初君之為進士嘗膺差遣所至
以廉潔著聲又為御史居憲臺益勵前操宣德紀元初
勑遣同今右都御史熊公為大理卿時巡撫吳浙鋤擊
豪猾釐理冤滯至今東南之人頌之其持己之端則槩
乎如玉之輝凜乎如氷霜之肅也屢歷之久將及九載
今年天下各郡守缺員 天子詔簡拔廷臣往任之君
遂膺選擢知雲南之臨安府事其僚王君俊德合同官
之士祖送之徵言於予為贈予與君同領薦又第進士
為同年出入班行為同朝且交契篤審志同而道合也
於其去尚何以蕪陋辭哉夫君子勤其始者貴於慎終
得其名者貴於循實君前之所樹卓乎不拔且得盛名
矣吾聞臨安為西南大府金貝犀象之富足以移惑心
非燭理之真操持之確者鮮不隨俗而靡茍有一焉



於事且不能當況居大府臨蒞千里之廣而能使
事理民受其惠邪是蓋君知之素審行之愈力必
其所惑者也雖然忠告以辭煩而不厭者朋友之
若知益堅厥操以勤其民者可以想見毋俟予贅
故特以慎終循實之道為君致祝規之意云

貞節堂詩序

同里谷平李沂浴氏作堂以奉其母孺人鄉人先達為
題其扁曰貞節貞節者何所以表志而勵俗也孺人姓
周氏元奉訓大夫知吉水州事宗謹之孫處士子敬之
女既笄適李君仲振生沂浴甫五歲時仲振之兄仲武

坐累就逮至京以病卒仲原寓舍行櫬將其丸歸痛不
絕聲未幾亦卒孺人年纔二十有二痛其夫亡幾欲自
經服終姻戚或勸其年少須更適人孺人曰夫以事見
義死妄之事夫獨可茍生耶今幸不即死者以姑老在
堂弱子未有所立故耳遂事其姑二十年奉養備至姑
卒祭盡禮教撫其子沂浴學成才達諸孫復森列滿
孺人今年逾六袠康強無恙其平生之志可謂不負
川浴復善事善承以遂孺人之志世之人能如孺人
丁之賢者殆鮮也沂浴得當時名士所賦詩間曰予
林訥齋翁來京師求予叙之嗟乎自關雎麟趾之化



而閨門風俗之厚本於國中達於天下固未始以貞
名也自夫共姜早寡矢志不易而栢舟之詩作而後
之女婦有持貞堅之節者遂書之史冊播諸賦詠往往
傳頌於世以為美談豈非世降然歟抑豈非表勵風俗
之一端歟今觀李君能敬事兄相從以死孺人能秉志
不貳以不忝其生不負其所天凛然如秋霜烈日之不
可犯其事之足為世勸為何如哉宜諸君子之詩所由
作也嗚呼栢舟遠矣繼栢舟之什以垂耀後世者得非
是編耶予承乏史職凡此皆應得書遂不敢有辭用述
其故而序以歸之

碧溪周處士挽詩序

予嘗讀前史見人之孝行純篤者其至誠所感必能動
天地格鬼神遂其所願欲而所以錫報之者不在其身
必在其子孫如持契券相付授不爽毫髮往往而然嗚
呼是豈可強而致哉蓋上天之道作善降祥有所必致
也吾觀縉紳君子為吾族大父碧溪所作哀挽之詩而
重有感焉處士周姓諱晉字煥英碧溪其號也少負才
氣傑出流輩孝友根於至性元季父西岫翁[illegible]死金陵
同族殯之于城南郊外弟克[illegible][illegible]瘞處士年十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出游遠方既歸聞訃哀痛幾絕遂自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少蘇其



從兄煥文召處士同氣諸昆弟告之曰有能歸父骨者
父有餘田悉以畀之處士泣曰父倘未有餘田當不歸
耶普負不孝之罪久矣即請往煥文意處士病方起欲
沮其行故託此以激諸昆弟而處士去志益堅即日促
裝就道至則天方大雪榛棘蒙翳不得其瘞處處士乃
再拜焚香禱于天默示之由是露宿野中號痛達晝夜
不休一夕夢其父指以瘞所旦往啓視之則見題識宛
在容貌如生觀者莫不驚異遂奉骸歸葬于鄉於乎其
孝之誠如此亦異矣哉其他治家睦族周貧卹匱之道
皆卓卓在人耳目不可備書享年四十有二以疾卒今

孝子五人曾孫十有八人皆方善好學以大其家震澤之流未可涯涘於乎處士以純孝之行享年不及中壽而其後之人會所遺德愈久而愈蕃盛若是所謂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豈非然耶是宜諸君子哀挽之什所由作也予生也後不及拜識而景仰其善行之久矣處士之家嗣叔昭甫命予序諸篇什予辭不獲用僭書此于群玉之首庶觀是編者知有考也謹序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劉君赴任序

吾吉水之文獻世家多矣其間以科第相承顯者莫盛於劉氏劉氏之先歷宋迄元領鄉書登科甲項背相望



至 國朝而尤盛自科舉以来前後不啻數十人永樂甲午予與余同膺江右鄉舉者則今四川按察副使邑貫君也君以明年乙未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又九載秩滿超拜是職茂行大理寺副丈公業廣監察御史李公某偕諸交游之士喜君之任績之優膺寵擢之華也相與榮其去而徵余爲之序惟劉氏科第相傳之盛至君而益顯君以風紀受任之久至今而益重是行也交游諸公固莫不爲君幸余則知君方懷謙抑而惕然益自奮勵夫位顯則望尚任重則責大因其位望責任之高且大而加勉者蓋士君子之心而忠之道也君之志其有合於此矣且按察之職所以振風紀肅貪暴爲庶僚之表率而輔成乎治化者也而世之居其任者或苛細而不知大體或嚴刻而不近人情甚則操守不端而顛倒乎是非方修然以祿位之顯赫自尊是豈表率庶僚之道而思以事上之心哉君之爲人行端而操潔學淳而志篤其爲御史嘗巡治交廣湖湘所至不赫赫爲威而英稱茂實播于遐邇彼世之所或有者皆君素所共唉又慊然不以爵位之盛自居者也茲行其能振肅風紀宣揚德意彼西川一道之人咸被其澤而輔成治化也必矣君然則豈惟按察之職爲克盡而於君之世德



不亦永有耀哉余與君托交最久而契好甚篤也因諸君之請不敢以蕪陋辭而書之爲序以贈

送昌黎縣令楊君復任序

宣德四年春昌黎縣令楊君禧以秩滿上京當遷擢前此昌黎之父老數十人詣闕下乞留且曰臣昌黎知縣楊某自我 太宗皇帝紹承大統初蒞是邑有惠政嘗以九載秩滿擢南城兵馬指揮百姓思之相率上章願留借治永樂間特詔許之繼以母喪去官例當改調他邑衆慮其不再乞留之朝廷復狥衆請矣今又以九載治最臣等懼其擢用不得終惠昌黎之人也敢頓首陳

情以聞上遂命吏部加六品秩俾復任焉於乎觀朝廷之所以狥民情與楊氏之所以得民心可以知守令得人之效矣夫政事得其人而與民親者莫過於令為令誠賢則政不煩而事理其得乎民也何有否則乖戾甚政且厲民以自養其有不為其民之疾怨哉楊君之治呂黎前後三十年凡三去官而民輒乞留之不啻如赤子之慕慈母豈非其為政之善有以浹洽其下人之心歟不然何以民之不憚煩若此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楊君之謂矣茲行尚益勵初心以盡撫字之責以慰斯民之望吾見異日流芳簡冊與古之循吏並稱於天下後世為吾道之光者非君而誰哉君之先世為山東鉅野人其先祖仕元為中書左丞因家于北京其堂業之承蓋有所自君與予交又嘗遣諸子從余游喜其重得民心而再往也用書此為序以送之

送馮大尹赴永新序

均之為親民之職也而致治得效有難易之不同焉居其難而致效之成且速則其為易者當何如耶夫統百里之邑有令以長之丞簿以佐之幕賓以贊畫之非一人之為烈也惟為令者凡禮樂教化錢穀刑賞之施皆得以專制故其致治得效也易若丞與簿次之其最難者幕賓也蓋其為秩卑而責輕欲有言焉慮不我從欲有行焉惧不我違任其難而能俾治效之著聲譽之浹寵命超擢之隆詎非有越人之才歟則今為令而任其易其治效所臻詎不尤異矣哉吉水典史馮君以治績優最今年春承恩驛召至京師授知永新縣事永新士大夫之在朝者喜其邑之得賢令也於是行人尹君兆吉編修劉君主靜謂余吉水人素知君者來徵言為贈我 聖天子嗣登寶位以来政治煥然維新其要在於選拔賢才而用之而尤重郡縣親民之職往往廉問其卓然越乎人者待以不次之擢故君今日膺是選也然君之贊治吾邑豈有他道以致之哉不過廉以律己仁以恤民一本諸誠而已矣彼固有號稱介潔而實德則病民為撫字而惠不逮下者惟君不求赫赫之譽而一誠存心故以之律己而實廉以之恤民而實仁至於事上御下處事接物莫不皆然君處幕賓難為之際致有成績者既不外此則其為令當凡事得以專制易為之地推此以施之其所成就詎可量哉永新吉水同郡其民情俗尚無大相遠治無更張之勞君尚勉焉思副朝廷簡擢之意慰其邑士大夫之望可也

送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赴任序

山東按察副使杭郡周君今歲之秋得代赴　闕時江西按察副使臨漳石君擢陞山西布政按天官思所以繼石君者難其人僉曰其惟周君乎于是以聞于
上詔俞所請俾往任焉江西縉紳士大夫相與語曰是嘗歷任郎署巡治西北二邊練達之久而有譽者也又嘗以大臣辟選涖事江右而知夫民情風俗者也其繼石君而往也寔宜已而君之同郡諸君子來屬予言爲贈余固欲鏖一二爲諸君子言遂不容以蕪陋辭夫按察之職爲　天子司耳目之寄於外臺一道之事無所不當理詢焉而考其實斷焉而當其情操縱予奪輕重



之權皆得以制之由是群仁知畏而守職兵民安集而蒙澤益凛然秋霜嚴肅之中而有熙然春陽和煦之仁者存也其爲職不既重矣其且世之所與共成治化者守令守令之所責成者六事今居是職才高慧黠者以催徵逢迎爲能事庸懦畏縮者以脂韋阿順爲長者其於政謗不加省者多矣試以余之所知所見者言之朝廷以備荒水利爲首務或出納無經　至於厲民或徙具文書不臻於實惠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今山童澤涸長禁不時民逐末作樹畜無藝况與夫田野之闢古者小邑絃歌之聲比屋猶聞今通都大邑禮教蕩然因陋就簡人不知道况求學校之興則於所謂戶口之增詞訟盜賊之簡且息致六事各有成效者又奚由與茲守令不職若是所以策勵而振舉之者按察也君固嘗致念於此余尤不能已夫瀆告者余江右人思欲君獲其惠也斯徃尚廉察其能留心於前所云者加奬拔之方不能然者舉劾而罷黜焉懲勸道行群黎仰德其歌訟君之美詎有窮已哉方今台輔之寄恒擇藩臬大臣之賢能有聞望者居之他日風紀政成奏績書最其登廊廟也可待矣寧止若繼石公之烈耶姑書之復諸君子爲贈行序



送族弟時勉赴任東流教諭序

余族弟進字時勉今歲之秋以内艱服闋謁選天官得調池之東流儒學教諭其來也寓余官舍幾三月朝夕與之論事理商古今研窮道德性命之奥愜乎其有條藹乎其相得蓋家食往來不若茲同處之専且久由是稔其學術非但足淑諸人而才美之優寔足施之政意其或者當有所遇以大展施顧仍學職以去竊謂柄用人者惜之已而又歎曰以余與時勉處宗族凡弟若是之戚今方熟其底裏况他人乎於乎甚矣哉人才之難知也夫人才固難知矣柄用人者得不思盡知之道也

夫雖然自余與時勉觀之是皆由乎外者也君子求諸內彼自外至者奚足較耶試相與言之昔時勉嘗司訓襄陽嘗教懐寧二學俱大府附郭邑紛華奢靡有以渝其志逢迎奔趍有以損其守其能不役役於外哉今東流雖瀕大江而地偏邑小固無紛華逢迎之擾得盡力樵學淵諸生以造夫道其優游討論之益閑適清曠之懷皆得諸內者也視彼役役於外奚啻霄壤哉亦固雖爲柄用人者之惜而獨爲時勉之幸也時勉嘗以扁石菴思求進於道者且年方及強仕茲往得非天將玉其成俾遂自勵之志乎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鄒孟氏



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曷哉時勉志乎內勿慕乎外師乎古不替其志吾見他日柄用人者廣知人之要將急急求子之不暇矣於其去也余特酌之酒與為之別而書此曷且期之

送族弟時學赴任婺源教諭序

周君時學台州同知隨菴先生之孫長洲教諭公明先生之從子泰州訓導公智之子翰林修撰時簡之從弟而余之族弟也今　天子嗣位初以薦授懷慶之溫縣訓導茲以秩滿陞徽之婺源教諭可謂克承先業矣初時學膺薦赴京余適以內艱服闋同舟北上留余客邸者數月而後就官別去十載去秋復寓余舍閱歷三時始得還秩以行蓋家食往來不若同處京師之為久也可謂克敦宗好矣夫克承先業其德有足稱克敦宗好其情不容已則時學之行余烏無言哉惟學校之官以導迪為職必本諸身者有餘傳於家者有素斯以之詔人無往而不臻效也昔溫縣科第久乏時學之至與之力盡造就之勤加淬礪之功其徒遂用是甦舉於河南足以驗其本諸身傳於家者之效矣況婺源文公朱夫子闕里在焉其流風餘澤沾溉甚溥文物之盛彬彬有聞余因為時學幸之也時學茲行願遠取法文公近視



效於家庭不以地習之美家學之懿而有怠可也余於時學宗好之最親者得不有取於言乎哉時同在京師送其行者族弟監察御史功載姪寧國縣丞五典姻弟東阿教諭彭君和貞也

送周縣丞復任寧國序

族子倫字五典今歲之夏以寧國邑丞秩滿六載入覲闕下考課優最循例復任縉紳士大夫咸賦詩送之余則廣其意以告之士君子致身所貴者率曰文章政事余惟文章之華國不如政事之足以澤民政事之澤民必求節操之足以承先苟承先節操之行不立政事雖

富文章雖麗亦奚貴之足云哉五典賔質秀偉天分聰
悟少力學而工文詞屢就試藝闈不偶遂膺賢良方正
之詔至京師達官貴人咸重其為人愛其詞藻而聲譽
烨然以擢丞寧國佐助令長盡心民事不立異以為高
不依違以狥俗縣有劇事恒委督治而清戎籍之政尤
動於人下民安其治而巡撫憲臣郡府守佐莫不賢之
詎非於前二者克兼之者歟惟吾宗先烈以文章政事
顯者相望其能享有令名光昭譜諜則莫逾於節操之
端者之盛五典之所知也夫居郡縣之職久而益使人
譽且頌焉非端節操者不可致五典之已能也余願於
所能者而加勵焉則揚先烈之光將不於是望乎余也
叨職文翰於前所知每愧不能兼且懼其或不克副也
盍相與勉之



送周訓導序

吾宗之以儒術仕進絡先烈而顯時聞者久矣其分徙
于外若勝鄉之派尤盛今山陽儒學訓導鑑之祖當宋
時平一先生自予泥田徙以孝行節義聞天下仕監南
嶽廟子孫家傳六經惟易禮春秋著名曰仁三舉首選
曰圭以易貢廕兆士昌士寧士　屢舉煥甫原甫俱首
選應星應蘩繼登上第或為令丞或為州錄縣簿郡教
[illegible]以春秋禮經進者也[illegible]乎何[illegible]新
[illegible]言至於寧故今之子孫俱為求乎人[illegible]紹
家學窮四聖人之經正統甲子發貢成均今[illegible]教職
試薦膺選列遂授今官其來也寓於同邑周用言用奇
乃來請文為其之官贈余於彥輝承先世學業之傳作
養於邑庠淬礪於成均朋試選於內廷其經術可謂明
矣山陽為州名邑文物衣冠著於畿甸其[illegible]水道通乎
兩京觀風之使無日不臨蒞其間自非[illegible]行之[illegible]烏足
有立哉彥輝由是益講其學謹其行豈惟人才之成教
化之美不愧其職而於先烈之絡時聞之顯他日所至
殆未可量也彥輝勉乎哉



送謝君良翰之官建寧序

予友謝君良翰世為金川舊族予得於所聞若宋殿中
侍御史仲任歷仕中外有治聲待補鶴岡先生博學洽
聞有懿德者其祖也得於所知則　國朝知處州府事
子棄以循良播稱當時者其族諸父也良翰承藉世業
早自奮勵家居讀書孝養其母泊然不知聲利之華已
而朝廷遣進士之江南兼問儒學疏通之士資任用邑
大夫以良翰膺薦遊上京師試事天官因獲[illegible]文間[illegible]
寓予家其為人溫淳清謹志大不群閒居[illegible]若[illegible]

召及與之論經史商時務則亹亹應荅莫窮尤攻詞翰人求之未嘗憚煩違官題人莫不愛重之而其泊然自爲之懷無異家居時嗟乎文術中若良翰者幾何人哉今年冬援例授閩之建寧照磨縉紳交游皆賦詩送之而屬予爲之序予嘗遠之詩矣於序又荅可已耶自銓曹以資格限人用是高才者滯於下僚者或蒙於序遷君子於此不能不重感焉若良翰者豈非所謂滯於下僚者歟雖然良翰之志君不以是爲欣戚也景仰先德以自強安處淡泊以自將俾嘉績美聲闇然而日章者是蓋良翰之志而予之所望也彼世之所致感者亦奚足道哉



富溪王氏族譜序

世族之家其子孫支分派衍微而復顯或播遷而復盛蓋綿延絡續於無窮者豈偶然哉必其祖澤之厚後人振興者之多賢故耳觀吾邑富溪王氏之譜出自臨沂是晉右軍羲之之後有曰洪字紹旻官虔州其子敏常兄弟因家雩都之木瓜園紹旻傳數世至曹朝散大夫諱錯字允章官吉州子文庭遂家吉水仁壽鄉之廬市文庭官至御史大夫其遠孫俞庭號竹軒遂益繁盛竹軒之六世孫淑聪兄弟當元初各擇山水之勝居之淑聪并仁并正徙富溪并恭徙匡山并安徙馬田并敬徙則村隨寓而著皆竹軒之後也何其盛哉余得於所知者元江西茶運副使壽翁號南山又自匡山徙花園以貲產雄邑里而文采風流名動遐邇則并恭之派也

國朝賢樂先生以高風清節重鄉邦其子子聰擢洪武壬子科鄉貢進士歷浮梁睢寧濟陽三學教諭卒以忠義著聞濟陽子誠思孝思求思俱博學能文人比之河東三鳳誠思號松竹翁才德高時輩而隱居不仕鄉族倚之為柱石則并正之派也德翁常以高年盛福受繒帛之賜其子道遠樂善好施有陰德於人道遠之曾孫



政字功載以明經登進士歷官刑部主事遷員外郎

天子嘗推恩封其父好信以已官母封安人時人榮之則并聪之派也其他或仕而未著隱而未試者尚多有之可謂遠而愈盛矣松竹翁余之元舅功載又嘗從余游其在京師相處甚久間以譜示余求一言余閱其世系自木瓜園徙廬市又徙富溪匡山各派其間盛衰顯微播遷分合雖不一所以絡續其慶澤振起其聲光者則代有其人焉豈非所謂多賢乎嗟夫德厚者慶遠源深者流長人之稱賢非一德可名必積累而後成猶泉之達海非猎天之滌可至必混混不息而後能舊家世

族之所以敷遺子孫者豈簪纓閥閱之美為賢乎亦曰視其德積何如耳苟使一世積之而後或悖焉不可也一行積之他或否焉不可也必開厥先承厥世者詩書禮義之習隆謙撲薄惡之風息無時無處而非吾孝弟忠信之所存所行斯其德愈盛慶愈長而賢名愈光矣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斯之謂歟余王氏甥也敢以是告其後人盍相與勉之

同心堂詩序

厥初秉彝均稟共賦人之有心固未始不同也而或有不能然者得不思求同之之道耶是故君臣同心而國



昌將卒同心而敵勝兄弟同心而家以興亦理勢之自然耳彼其紛爭乖異矯偽飾情暫焉相守始合終違其不敗事者幾希況望其能成事功顯聲譽至於永久而不替哉曰如之何惟存此心之誠而已夫誠則一一則不二不二則靈臺湛澈義理精明無往而不當乎道以之治國而國以之制敵而勝以之理家則父子親夫婦和兄弟序粲乎其有倫歡然其相好家之興有莫知其然而然矣六峰胡氏叔達世為邑舊族其先君子學古政績不幸早世與弟叔美叔良奉其母孝養備至而同心一志咸無私蓄和氣日臻貲產日裕遠邇稱之無異詞并達尤懼或不能保其久也將揭同心于堂識以慎之意縉紳君子紀實而頌詠之者盈帙間因金吾左衛指揮王公克柔來詣余請序其端余聞并達壽母早歲孀居年今八十餘有司累以其事言于朝叔達比歲又嘗出米二千斛助賑濟巡撫對命侍郎周公具其實以聞將膺恩命褒旌之典然則胡氏節義如此雖其先積累有此亦由其一門同心協謀克致福慶之所致也猗歟偉矣繼今為其後人者尚體并達兄弟之心為心繼繼承承無怠無間則慶澤之流詎有涯哉

張生挽詩序



詩者導人之情而發諸言者也發諸言者有愉快哀傷之不同惟本乎情斯善矣世之人於其親戚沒恒徵士大夫詩挽悼之頌德溢美之詞多紀實緣情之事寡識者厭焉吾觀於吳松張生挽帙而有以見其本乎情實者之反覆慨歎而不置也生名溥其尊府為禮部祠祭員外郎生天性孝友稍長知學孜孜弗倦然為員外公主器公仕于朝恪勤厥職母夫人高年在堂道遠未由迎養所以上奉重闈之歡下盡幹蠱之任俾在父忘私家之累者生之能也生年三十有七今歲之春感疾度不可起時其十春慶方五齡屬其祖母暨家人顧視之

蓋惓惓焉誨知生卒未踰月其子亦相繼夭亡於乎
何痛哉天世之人所憑藉者恒曰有天焉天之於人宜
福乎善以為修德者之徵也今觀貟外公之忠孝宣者
生之孝友純篤宜享有除報生既失望於父而弱子復
失望於生何其酷暴一至此耶世稱天道慘慘其信矣
乎然則諸君子哀悲傷悼之深形諸聲詩而不置者豈
非本乎情實也哉雖然修短有命顏跖異德而夭壽竟
殊生雖早歿得縉紳君子挽惜之若此則沒猶不泯矣
視彼之年躋耄耋沒齒無聞者豈不有大間哉余故為
序作者之言本乎情以慰貟外公之悲云



送虞行敏序

好義之心古今天下之人所同有也而求舉世不數家
家不數人者何哉豈非有俟乎風化之洽世澤之深而
後臻之歟不然何若是寥寥也今吾於江右得樂平虞
氏之家又得其祖孫兄弟相承之賢而有足羨焉虞故
名宗至行敏之祖世傑號竹軒有子三人曰彥佐良佐
克佐竹軒嘗諮訓子孫以義相處末不分異彥佐兄弟
遂相與承親志立家範共守之今一門四世食指千餘
家政均一無敢私蓄忠厚禮義之訓維持防範之術藹
如也然足以為世勸可謂盛矣其遺範凡遇歉歲率減
日用三分之一量濟鄉鄰之急既捐穀若干於正統戊
午之歲比復出穀千五百石助官賑卹有司以其事聞
于 上蒙璽勑襃旌為義民行敏率其弟行健謝恩
闕下嘝嘝其鄉土友之在京師者來徵予言為贈惟我
聖朝混一寰區仁漸義摩七十餘年故義聚之家往往
而見逮天德意愈洽民先事預儲有以倡之則助義之民
相繼而起況虞氏積善行義世澤有自茲焉荐沐天寵
光被鄉邑其同有是心者得不有觀感而興者乎余聞
今典凡民五世同居者得旌異行敏是歸亦偕其兄弟
率勵其家衆慎厥初終以隆厥休聞吾知宅里之表異



將有大於今日矣余也承先祖父之澤義居為世似行
敏家而材力薄弱懼不足以有成也因其行余竊歆慕
焉故序贈不敢有辭試與行敏共勉之

瑞安縣令鍾君挽詩序

挽詩之作非古也蓋出於漢晉以降而其意則古也近
代頗盛而近年尤盛率賢子孫欲表揚其先稱頌其德
美冀顯今而垂後於夫哀傷悼惜之情良鮮其於古意
益戾矣予觀瑞安縣令鍾君尚清哀輓之什而有感焉
蓋所發乎人情非世之所云者之比也尚清泰和名家
子少負俊聲明經擢鄉舉職教事于邵陽邵陽士子蒙

北化知縣事于瑞安瑞安之人被其澤方今大展厥志顯用于時年纔四十有四以卒豈不可哀矣哉尚清之才無施不宜而其治縣政績尤偉其始至瑞安也惟以二童自隨日閉官舍中不令與外人往来官舍亦無餘人可至者朔望率僚屬謁神祠必以毋黷貨厲民為誓瑞安瀕海租賦多儲備尚清㝡治縣事畢即詣倉收民租奸弊頓絶因時時召小民問其疾苦由是山林耆老日以百數謁拜庭下願見風采尚清慰諭之而去為之角量斛平權衡禁賭博戒游逸以一之為之勸耕稼立義倉興學校理獄訟以厚之凡可以施惠其民者無不



留意焉浙水東七十縣言治者以尚清為第一其卒也里巷之民奔走弔哭致奠祭歸賻贈者無虛日至相與立祠飾像以祀之是豈可以偶然得之也哉其他孝親友弟善交際之行尤卓卓焉不可備書使天假之年其所至詎可量耶惜也不及見其有成而死矣於戲悲夫雖於古之君子有令名垂諸永世者未必皆其年之耆爻職之崇顯尚清以一縣令卒能使其民哀思之士大夫悲悼之而悉本乎人情之真若此安知其名不與古之君子同其休光於不泯哉是為序

## 送致仕訓導彭先生序

聖天子嗣登寶位於廬陵北山彭大雅先生以布衣詣闕下書陳八事幾萬言一皆本諸堯舜之道越十有一年又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中創業守成之規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為致仕訓導歸老于家并給賓稭以行於戲朝廷優老尚賢之心與先生之所謂遭逢可謂盛矣先生兩至京師人多阻之今之来也其家庭骨肉尤不欲而先生浩然之志益壯嘗過予白其故余曰先生年已七十不遠六千餘里跋涉風濤之險以来無他求也若堅阻之其抑欝之心曷由紓乎況聖明在上崇文弘化先生殆將有遇也茲蒙恩異縉紳



士大夫莫不為之喜余則序以送之曰惟彭氏吾廬陵大家唐宋迄今代有聞人先生平生服勤道義孝親有終身之慕教子篤詩書之訓交友朋待親戚極徃還始終之誠愽學強記為文章粲然衮衮不竭中歲遭家多難遂不及仕而其愛君忠國之念雖居山林如在朝市故既老猶惓惓而不厭也則夫今日官賞之榮豈偶然之故哉古者士大夫休致恒處閭塾以為子弟師聖諭所云得不欲褒寵之俾作鄉里之範哉雖然余尤為之幸者令子承方膺薦登仕途盡報稱之心所以為先生之榮者將不止此也先生歸乎哉北山之靈允夫名文

有終吾生以徜徉之慕莫不因文字以傳也今某所居有大行盤谷之美素心嘉鄰逾柴桑南村之多而諸君子詩文連篇累牘極形容揄揚之富安知荊林別墅之名不遂播稱於時哉余故樂為之書

送南京國子監學正王君赴任序

士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也志不大行得遂其情亦幸矣世之仕者率曰欲致君以澤民然位非卿輔言官任非方伯守令而求克申厥志者鮮矣其或官居散秩地便養親禮義足以飭厥躬詩書足以淑諸人亦豈非所謂幸其情之可遂者乎雲川王君致文少負俊聲力



學問脫略世情佪翔雲路履行之潔如玉粹然文詞之華如綺繡粲然政理才識之優如決洪河騁神駿浩乎驟然莫之能禦其志蓋將大有所就也乃鮮見知於時惟受學職得以展其教人之方然官轍所留伊邇畿內有親在堂獲申祿養其情之少遂得不有徵於斯乎茲以秩滿九載績最遷南京國子學正以行王氏寄籍應天致文益得遂其奉親之歡於是監察御史嚴君敬姚君鵬張君淋來徵言贈之余知致文不可辭夫嗇前者豐後器大者晚成安知致文之志不由此克大厥施哉余未老當拭目以俟

送濟寧左衛指揮使趙良佐序

趙氏臨淮名宗 國朝世勲之家也濟寧左衛指揮使輔字良佐前天水郡侯諱仁之玄孫 翊運武臣梁國公諡武桓之曾姪孫廣東都指揮諱端之曾孫興化衛指揮諱渠其祖累官山東都指揮宗立其父也非所謂世勲之冑乎良佐天分甚高自幼屹然有所樹立與其弟良臣日親賢士大夫講論道義讀書綴文暇則攻韜畧習騎射往往絕倫人以二惠競爽比之賢士大夫莫不為之延譽宗立君益為之慰非世冑之賢者乎夫生長勲貴而有賢聞則其承祖父之烈荷恩眷之隆



紹襲爵佐統制專城豈不宜哉然余竊有瀆告焉太平之將與開創殊施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高城深池以為固繕甲訓兵以為防此主將之所事也若夫廉公以正己仁惠以撫人敬慎嚴明以臨事凡為將領者皆當致念況主將乎哉其或曲意以悅上掊尅以厲下簡忽宴安以曠官匪特職守之憂抑亦祖父之羞嗟夫前之所云君子之為知允蹈之者鮮矣後之所云常人之情世之沈溺焉者未始無之若吾良佐之賢其能勉君子之為戒常人之情也必矣而余尤不已夫言者余交其父且有姻好故不以頌而以規也良佐尚以為然他日

賢譽益彰爵位益崇豈徒大趙氏之家聲殆將追美古名將之勳烈銘鼎彝紀汗簡鏗鍧震耀垂諸無窮矣良佐尚勗之哉其行也凡與之有姻故者相率徵文為贈余忘其言之鄙直也遂書是遺告之云

贈吉郡太守陳公秩滿序

古之言治者必曰知人安民蓋知人則有用賢之明安民則有民懷之惠矣斯道也上自　天子下及左右大臣方岳守令相與一心是效是師則天下之治何有哉昔我　宣宗皇帝臨御日思惟天下生民之安本于郡守之得人遂詔選廷臣才賢者任之時得九人若今吉



安太守陳公其一也公於是奉璽書赴傳至郡導揚惠化不令而威時方窮治奸豪公則去大甚者鎮之以靜時方暴徵橫斂公則不亟不徐安之以常凡可以利夫人者無不為也故九邑無不安之民暇則躬親學政以勵群材旁詢遺逸以與士氣若今翰林編修陳君安簡間受抑於按部公乃扶植之竟魁鄉榜登上第為名侍從石城縣令劉君大本東莞縣丞門君宗武輩十數人皆肥遯丘園公即薦進之布列有司綽著循蹟其他先後茹拔者尤衆故闔郡無不仕之賢其九載秩滿將去耆老數千人挽留之不能得相率白其事于省憲以言于朝矣蓋公之留則吾郡之賢可知民可安固卑而不能咸其去而登輔弼掌方岳則施博而大矣然慕而留之者私恩也其留與否公典也公蓋無所與焉予獨感宣廟有知人之明而公能盡欽承之意致績用之有成嘗欲罄一言以為天下為郡守者勸而宗人崇武道自東莞以公便過家素荷公知遇之厚來徵言於予以道其情遂不敢有辭公之善政多矣特舉其大者書以為序云

太保楊文敏公集後序

天啓一代文明之治必生奇偉不世出之才以匡輔之



故其事功足以經國而庇民其文章足以垂世而傳後夫豈偶然之故哉三代邈矣漢唐宋以來號稱極盛其時並美兼該亦不數人信乎才之難也吾觀贈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詩文集有以見公之不可及焉公建寧人少聰穎絕倫自游校庠已有經綸天下之志暨登高科入翰林遭逢　太宗皇帝委以心腹之寄居則參掌機密出則謀謨帷幄寵眷優厚群臣鮮儷逮事　仁宗　宣宗　今上皇帝付託愈隆爵位益尊聲望彌著縉紳士大夫瞻仰其休光四夷八表想聞其風采豐功偉績鏗鍧炳耀天下頌之猗歟盛哉獲以其

宏博之學敍贍之才發為文章曩古之作者頡頏後先高文大冊施諸朝廷雄詞直筆著於國史嘉猷讜論達於經筵凡文武大臣勳績之所紀述中外名流先德之所表揚以及海內逢掖之士欲有倚附者得片言隻字莫不以為至幸公亦隨其人之所求樂然應之不倦皆各遂其意以往何其富哉公既沒之後其子尚　司丞綦集公平生所作以類分之托叙校正且屬序其後叙辱教愛於公甚深屢蒙爲拔擢不果發用居常自誦以為知己尚敢以蕪陋辭乎於乎斯集之傳豈徒見公著述之盛而天佑國家生才佐理之盛亦足徵焉叙何幸厠名簡末附諸永久哉



送國子監祭酒李先生致事序

吾吉自歐陽公以古文風節倡天下後之君子相繼而起者至今愈盛則吉郡之文學豈非有源流哉蓋公當宋運之隆遭時奮身雖屢躓貶黜而直氣愈勁憂樂恬退而大節彌高年逾六十即陳乞謝事累表不衰卒之享榮名於當年流聲實於後世卓乎不可及焉國子祭酒安成李先生距公四百餘年之後殆心公之心而景公之行者也先生生際　聖明擢永樂甲申中高科以選入翰林學問文章蔚然著稱海內累朝實錄恒識編摩科舉策士屢典文衡嘗以上疏言事兩罹罪譴而直氣精忠愈久彌勵時之人識與不識頌美無間士之欲親道德而挹餘光者瞻仰恐後於乎何其偉歟久自侍讀陞學士侍經筵掌綸命者又十餘年始遷掌國學造就誘掖學者歸心車駕臨幸命坐講經禮待優渥縉紳榮之年登七十連疏謝事未遂今歲之春先生抱病懇乞歸治詔從所請於是朝之大夫士祖餞相屬諸生數千人送別通津無後至者自非平昔教化之澤被人之深烏足致之哉斯亦可以覘德矣嗟夫士君子位遇崇重文名烜赫固有逾於先生者矣求如先生仕止無愧者



幾何人耶余故謂前乎吾吉倡士氣而作興之者歐陽公也而忠節之聲累累有聞焉後乎吾吉繼而振舉之者先生也其樹勳立名以踵步躅者尚可量耶得非吾吉士習源流之磯激乎或者且曰歐陽參大政得志道行於時澤加于民故其所立特異先生雖獲顯用而施未弘也其迹無乃不同乎余曰人生出處何常求其心不戾道耳余知所謂同者非位遇也非文名也非壽考也謂其風節進退之合乎道也使風節進退於道合焉雖先聖大賢所造不過是耳豈獨先生希蹤歐陽公哉衆莫不云然或者無以應其道出南京也文武大臣咸

賦詩榮其去屬引其端叙序爰且厚不敢以無[illegible]辭
遂序之如此云

送禮部侍郎錢公致事序

古今賢達以年至退休者多矣而史傳所紀獨二疏著
[illegible]者以其清風高誼同出於一家也吾吉名宦歷世以
來文章勲業照耀當時功成身退者亦衆矣而全名高
節獨數周平園楊誠齋者豈非以同出於一時乎寥寥
數百載乃復得二賢於吾吉若國子祭酒李公禮部侍
郎錢公是也二君子皆年逾七十累疏乞身至是上皆
賜允以歸何其盛哉祭酒公之還道過南京文武大臣
既屬余序為送幾逾二月侍郎公繼至少司馬徐公謂
不可無文以榮公行復屬言焉叙自束髮獲拜識公治己
入詞林前後辱教愛者三十年矣知公之深者莫叙若
尚安敢以不敏辭惟公早擢巍科歲入翰自撿討累官
學士國家有大制作輒與秉筆列聖實錄屢勤纂修盛
德成功鋪張靡遺今 天子日御經筵公寔在侍入則
陳說二帝三王之道以啓沃聖心裨益治理退則居代
言之地論譔黼黻赫然炳然每三歲膺 與兩京禮闈文
衡公主之去取精當號稱得士暨陟佐 大宗伯典司邦
禮敷對殿廷詳明剴切同列欽讓始信 儒者用世之効
無往不宜焉盖公為人廉介莊重胸次澄澈如氷壺玉
鑑規矩準繩不可以毫髮汚而挽之也求諸古人殆不
多讓豈特今世士所難企哉夫審進退之機安止足之
分惟賢者而後能之彼有位躋極品望高海內壽過期
耄而尚榮固寵貪戀不已卒之毀敗不可收拾者視二
君子何如哉叙竊聞之平園與誠齋休致家居自求和
至溢塘無歲無勝會其遺文可考也今祭酒公家安成
在螺川之西侍郎公家文江在青原之東相距不百里
佳時暇日小艇肩輿可相往還觴詠足以怡性情儀刑
足以表鄉郡風流文雅足以激頹俗吾見平園誠齋之
芳烈復著於今矣揆之二疏詎不益有光耶叙也生恍
進晚耄拙留司何由投紱解組一追尋風月於杖屨之
末哉序以識之庶可期也

九日分韻詩序

南京古金陵佳麗地景物富盛甲於天下其擅登覽之
美莫雨花臺若也臺在聚寶門外據岡阜最高處境迥
禪林迹遠廛市登臨騁望城闕江山之弘壯人烟闤闠
之繁庶雲林煙浪帆檣魚鳥之遠近盡在指顧間誠一
奇觀也每歲九日京師士大夫恒約遊必載酒崇敬分
題賦詩為樂寔國家太平之盛事也今歲翰林孔目王

之深為倡先期摘唐人六言絶句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裔長松蔭園露葵朝折西舍黄粱夜舂凡二十四字為韻各分一韻賦之人衆則疊一韻足之至期先請白余以請遂欣然赴之韻不及余者欲留為之序也是日宴聞名出所作無有後者詞皆舂容典雅藹然治世之音余既叨列盛會興不能已因總各韻作歌一章并書其故于端同會者尚寶司丞宋士皐戸科給事中干廷玉吏部主事戴廷美礼部主事章大經兵部主事沈公禮國子學録王致文進士陶元素應天府學訓導賀師勉武學訓導顧希山陳秋鴻皆宦游者其在儒紳若王



金粟江文初金彦端賀存誠蔣主忠嚴克企張廷桓周汝弘張志確李啓明葉廷玉方元彬吳宗啓皆素與詩社約者也序坐以爵以齒徵諸詩韻可見之深首倡故獨居末云惟古今盛會有蘭亭有耆英真率有詩社寥寥亦不多見今代逢熙運人尚禮文歌詠之風自京師以達四方盛矣而詩社行之久而不替者則未有若南京今日諸君子也安知異日不有以之媲休前所云之盛者歟余忝職詞林來南三載或以職守拘或以故以疾有不暇為之歡慨者亦屢矣茲當休暇獲與宴游之樂豈非幸歟故不辭而書之詩曰

太平人物多娛樂行處新吟更清酌四時佳趣無不有為歡孰似真觴酒崇臺傑出都城外雅儒紳啓良會西風過雨生凉陰衣冠九日能登臨長干寺古開金蓮朱雀橋危流玉泉芙蓉城闕中天起楊柳堤連大江水衆山蒼蒼波浩浩一覽無遺豁襟抱高懷雅意托徽音有客能調緑綺琴衣道瑤芳間瑤草一雙白鶴飛来好遊觀興洽咸增喜坐對珠林頻徙倚百年豈解惜景光化國應憐芳晝長結縱君懷攀六龍拂衣我欲巢雲松時清共荷德澤覃化行江漢同周南文武恬熙物庶繁京師縱賞總名園人生何幸親遭逢自是九重敷雨露群



材煒若瑞世芝寸心赤似傾陽葵等閑文會豈待邀今日已往更来朝春深桃李謾怡悦秋老山花最堪折青樽倒盡勿辭攜萍跡寧知東復西僕御從容毋促駕玉堂伊迩不半舍我懐潦倒醉難當陶然隱几卧羲皇諸公藉篤新詞章光逾綺綉味膏粱顧陳抑戴君莫訝月落西樓將沂夜龍山寺遠空塵踪續貂後繁慚余慵望亭獨詠坐高脊

遊牛首山詩序

牛首山在南京都城之南一舍而近兩峰對峙如角左故名其上相傳為辟支佛洞嗣其教者增崇修廣益弘

厥觀遂為南名剎至我　朝宣德間中貴人以公幹至南京相與出私財昂新建之獲賜名弘覺於是牛首之名益播聞天下公卿士庶過金陵者或不得一遊每以為歉正統十二年丁卯之歲余承恩遷秩南京翰林是秋九月望日兵部侍郎徐公之長嗣時用偕金吾右衛指揮彭君大用約余擇是月十有八日往遊焉時同遊者尚寶司丞宋君士皐行人司副劉君士憲吏科給事中劉君華甫吏部郎中謝君廷輔主事戴君廷美翰林孔目王君之深興武衛指揮周君玉衡儒士賀君存誠金吾後衛指揮繆君之子景和皆預期晨出候齊于聚



寶門外之來賓樓下中書姜孟珪家余出稍遲至則諸公即上馬趣行時秋雨初霽纖塵不興東方向曙海色弄晴攬轡徐行郊原四顧景物清曠余口號一絕馬上占之和者相屬出関廿餘里青山綠樹蔽虧交映多主家戚里園寢所在名剎一二所皆穹崇壯麗未暇徧覩逶抵山麓陵阜坡陀徑路深窅松林萬籟洒然可聽已覺非人境矣至山門下馬更衣躡級緣階扶策以上佛殿前有大杏數十圍繁陰蔽翳可二三畝下有虎跑泉上有碑則前太子少師姚廣孝譔者循東廊抵方丈稍休時用出所携酒饌飲數行畢衆相與導東北崖登浮

屠數層又循曲徑抵靈泉菴泉出石間甃井瀦之紆矣登莅可愛上下皆佛殿僧房高倚巖險憑闌一望江南諸山盡在几席下大用具酒饌飲于菴側之僧舍杯行無算衆頗沾醉出越山頂觀飲馬池相傳梁昭明太子遺迹也折而西轉至辟支佛洞殿宇新造尚未畢工下至禪房僧子閑户觀塔樹諸影衆或訝之余曰有物必者非有異也僧子歎服焉僧住持延入方丈具午饌出取唐人危石綫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十二字為韻座之人各賦五言八韻一首以紀一時登覽之興僧住持亦出紙索詩余受紙諸之諸公遵舊途入城余則與



士皐士憲玉衡存誠過余所營甸池莊因道善橋訪文人伍均澤鄉人王秉惠夜久均澤家秉燭起行絕句十首翌旦命僕送遺僧住持荅其索詩之意衆遂相與和之類粹成什時用徵余以序噫夫天下名山勝景多矣若匡廬衡岳天台鴈蕩皆在僻州遠邑徃徃為道流釋子騷人逸士之所有惟六西山翠微鍾山牛首之在兩京者縉紳大夫可以一遊又恒縻於公務有不能必今代遭聖明國家無事則余與諸公得遂一日之遊者豈非幸哉因序是什并識欣幸之私云

詩學梯航序

詩學梯航者論作詩法度先君職方府君之所而考訂焉者也永樂初先君由太學正遷親藩紀善尚寓京師時朝廷纂修永樂大典伯父溪園先生與東吳王汝嘉先生皆以學官被徵每朔望輒過寓邸相與酌酒賦詩或至夜分因曰作文詠詩雖由天分未嘗不本諸法度先君曰余家有詩法蓋先井子霖承先志所修但未成之書也汝嘉先生曰試假觀之觀畢曰余伯子汝器亦嘗著此第其少作未加討論請具藁歸子合而成之可乎先君唯唯溪園先生喟然歎曰二家俱以經學專門者也而兼事詩學若此世謂經生難與言詩詎不誣耶



且石以未備者思輯其成豈非天幸乎敘方成童任侍溪園目曰小子識之曩歲敘丁艱家居閱故籍得先君所校錄讀之已多殘缺遂再用編定間以已意補之在京師時臨淮太尹渝川彭君緝熙見而愛之欲取歸刻梓敘以無他錄本不及付比來南京叅贊機務兵部侍郎徐公良玉聞而索觀且曰與其私於一門曷若公於天下學者乎於是余托儒者王庭乂書之侍郎大尹二君子則各捐貲命工助刊焉嗟夫登山以求玉必賴乎梯涉海以探珠必資乎航否焉至宝所聚終無蹊以得之[illegible]夫[illegible]者作之林探風雅之趣欲泛覽載籍以追記乎古人苟不先究是編為入室之階俾閱覽熟於至論意象妙於言表亦豈足造精微之蘊哉觀者當必有取焉余特述是書顛晦之故于卷端以見前人用心之勤若此云

## 禱雪有感詩序

正統丁卯夏秋多旱冬不雨雪來年枯瘁堪且存生南京諸大臣怛然以為憂相率致禱于朝天宮大報恩寺然未有應叅贊機務兵部侍郎徐公巡撫畿甸工部侍郎周公私相語曰前此不雨神樂觀五音都提點卧霞道人袁君禱之刻期獲驗矣盍往叩焉翌日遂命應天



府丞江寧二縣官屬致請卧霞曰此余之夙心也況厘諸大夫君子嚴命哉夫神貴誠感匪事繁文願却冥祀之儀息浮冗之費庶幾哉默運余誠以達諸大夫君子敬神恤民之念衆曰唯唯於是十二月十有六日癸酉設壇以道家章符檄神誓期三日必雪京師內外初不知也徐公夜夢大雪彌市旦以語戶部侍郎張公暨周公二公曰蓋公夢思之至故耳試驗之時嚴風號呼天氣澄朗衆皆憂感卧霞獨怡然自得越三日丙子同雲忽興飛霜交集瀰天萬里漠然一色是夜大雪昧爽盈尺徐公遣人邀余謝雪余以少疾不及赴既霽且駭

焉已而徐公過余告其故乃歎曰有是哉誠之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也諸君子受國陰委非雩不足以澤民卧霞道人承諸君子懇請非誠不足以致雩天人交孚雨暘時若詎不原於一誠之所格乎是可尚也已其弟子姜惟寅等集文武大臣及群公頌美之詩來徵序余喜其誠而尚樸也遂為之書

送楊爾嘉序

京師之遊衆矣高者爵祿之求卑者貨財之徇其得已而不已而能一至者鮮也若夫無前二者之云不遠數千里犯風濤涉險阻經歷寒暑能至於是追念厥祖功



德未白卒塋未銘汲汲焉造謁鉅公顯人來求公之筆者以撰述之自常情觀之可謂得已而不已者矣其為何可多得哉則夫鉅公顯人平素號為知己者不一動心亦豈人情也哉余通家子楊氏子讃字爾嘉宋忠襄文節之裔則巽溪先生之孫雩菴君之冢嗣巽溪歷南海濟陽二令東平莒二州守以衛府長史致仕壽八十四終雩菴由進士拜監察御史長史卒于官父子清文潔操嘉績英標金輝玉潤卓乎不可尚矣雩菴之卒在京師故其誌行也僂巽溪之遠世在鄉里故其述德也遲宜爾嘉惓惓而致其念也其來也得今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臨川王公為墓碑自少保江陵楊公而下士大夫為哀挽之詩所以叙陳功德悼述平素者至矣雖先生盛美自足致之非爾嘉之來亦孰克為哀集而珍襲之耶其可謂敬子孝者矣然則視世之以聲利不得已來遊者其於爾嘉何如也爾嘉之至萬余數月行修而言恪學勤而志篤他日所造未易量其歸也贈之言使士大夫家之子孫知所勸云

送四川左叅政連公復任序

士君子之仕無往而不繫民之思者豈偶然之故哉必其才足以有為德足以服衆操履之堅而有恒斯足致之也不然詎能久而不替乎余宦游京師幾三十年得



乎其人若今四川左叅政連公蓋所謂僅見者矣公由進士擢監察御史立朝侃侃剛直不阿巡歷郡縣風采凜然既陟佐藩方于吾江右來旬來宣夙夜弗怠凡政令之不便於民者更之蠹弊之梗於治者袪之賦稅征徭百出之難且大者徐而理之不動聲色處之裕如暇則顧臨學宮與諸生周旋揖讓討論經籍夭夭如也公所至若此逮其陞秩而去也吾江右之士夫君子莫不頌其賢而閭閻小民莫不懷其惠不特當時為然至今莫不然也其在四川又八載矣旬宣之政不異江右而

運之勤夷落掊集綏安之善視昔有加焉
蜀人之頌而懷之蓋可想也茲非才德之優操履之堅
且久有以致之乎今年兩考書最承恩復還所治給事
中黃君仕儁來求余言贈之余辱公知最舊不可以辭
惟昔張文定公方平治蜀有惠政老泉蘇文忠公稱其
慷慨有大節且謂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
吾未始見故其声光赫赫若前日事公茲焉重臨其地
尚取所以為治者而加之意將俾蜀人之頌之者曰自
文定之後而復見公焉安知他日不與之並遺愛于蜀
而垂休稱于青史哉是蓋余輩之望實亦公之志也於



是乎書

送汀州儒學教授王君序

古昔之求才也博於薦舉後世之用人也拘於資格薦
舉博則磊落奇偉之士可得資格拘則庸流或至於尊
顯豪傑每困於遭逢此余所以恒為柄用人者之惜之
也夫柄用人者詎不知其然哉而往往蹈之者何耶以
為循途守轍則安且無虞旁詢特舉人才或未盡得而
患害隨之不若循資格之簡便焉然則欲求政教興風
化美而治道成果簡便之能致耶余故為用人者之惜
也華亭王君端字汝善永樂二十一年領鄉薦寘德初
始以乙榜授淳安教諭秩滿陞處州府學教授未至以
憂去服闋改福州逾年又以憂去今年得汀州學以行
君之在淳安也端模範嚴教條修葺廟學百度一新士
風一振數年間發身科第者多其所造就福當會府諸
生事後靡樂閑放前此掌教者利其資遂益縱之君至
施教不異淳安而嚴厚有加日端坐講堂與之討論經
籍考校課程無暇時皆凜然畏服聞人稱前後之掌教
者莫逾焉兩典[illegible]文衡號稱得士再丁家艱足跡不
一造公府世之士君子文學之正操履之確若君者幾
何人哉余嘗得之於君同邑陳君汝同及修撰商弘載



假官教諭雖修纍九閱游士大夫之在朝者合詞稱之
無間焉其來謁選也或有薦之宜為提督學校憲臣者
余又嘗以吾吉郡教授久缺得君居之為當道者言而
皆不果用於乎薦舉之道不廣也久矣毋怪乎人材之
不能盡用也而所謂資格者不得於此必得於彼王君
夫之吾郡而汀郡得焉豈非其郡士子之幸耶余尤不
能不已夫嗟惜者蓋有若君之賢而終可限於資格哉
弘載實君淳安所造士三試皆第一偕其嘗同學諸公
之仕京師者感君之教求文為贈又以[illegible]余之所欲言

送楊參政赴任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庶政維新左右大臣相與一德一心
圖惟賛襄以為為政之本莫先於任賢任賢之要莫先
於藩省蓋天下之大分理於藩省者十有三所以上宣
德意下惠群黎者也擢用之際得不重其選哉乃者循
故事合三品以上於內廷各舉所知得定議其才位之
相當者以聞於是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西
昌楊公首以戶科給事中延津楊君遜之薦遂拜福
建布政司右參政命下之日與論稱慶同年諸君子之
在朝者歆艷其去相率賦詩贈之屬叙引其端君自擢
第授中書舍人恒與余聯事詞林暨改官黃門又同出



入班行最久其操履之端問學之富才識器量之宏偉
予知之最深非特予知之縉紳大夫莫不知也觀諸少
傅公之舉可徵矣茲行移其平日所蘊蓄者施之將無
往而不當而諸君子尤惓惓不已於言者一以申同年
處事之私一以導朋情祝規之誼也則言烏可以已耶
國家政事內則委諸左右大臣外則付諸藩省大臣
[illegible]相之表率藩省郡邑之表率也上下相師內外得賢
[illegible]政治寧有不理哉楊君賢矣既蒙少傅之舉得參大
[illegible]不一[illegible]固善也八閩之間郡邑之衆數十其居職任
[illegible]無[illegible]者又蒙楊君之舉以敷惠澤於列郡列邑而
上之德益洽衍不又善矣乎如是則交相成而兩相得
他日旬宣績最不特著聲東南[illegible]登庸廟堂以大展施
可待矣往哉楊君邦家之光吾道之榮予與諸君子深
有望焉

送何司訓赴吉水序

番禺何君某以鄉貢士分教漳郡今歲之冬內艱服闋
偕其從弟某謁選京師得吾吉之吉水訓導某得郴之
宜章教諭同選榜於金門均施教於黌泮古稱聯璧連
枝之美不啻過也戒行吉水士大夫之在朝者相與賦
詩送之屬言於予序其端惟吾邑文獻之盛甲於江右



其間祖孫父子昆弟之濟美仕途者後先相望豈其人
性之皆然哉由世其家者克以詩書相尚禮義相先而
父師之教隆切磋之益多故也比年來限弟子員拘觧
額選而後進之士愈爭相濯磨以奮業明經學古以求
售街壘里巷群居講誦渢渢濟濟校庠之中林立待補
倍於正員何其盛哉　聖明啓運七十餘年　列聖相
承重熙累洽仁漸義摩涵育陶甄積久而盛吾邑復素
傳文獻忠節之風而增加之也今何君以衣纓之家而
往分教焉雖諸士子之幸亦豈非君之幸哉雖然予竊
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君行足尚端已勵操以率之謹

嚴教條以導之俾他日教成如歐陽子所謂吉之士皆
道德明秀可為公卿則君之譽望亦相與有永於無窮
矣碩不偉歟

水天一色詩序

洪為江南大都會西川南浦又洪之最勝處也驛舍臨
江長汀遠樹耿帶左右水色天光上下一碧憑高騁望
頓豁心眸豈非臨眺之一大快者歟錢塘郁士端來丞
茲驛乃新麗譙大署水天一色四字于楣雄偉穹壯寔
與景稱復命善繪者寫為圖徵搢紳士賦詠之予時扎
京留寓其間士端乃請言序其編首惟天地間物之清



者莫逾於水況上與天接空澗遼夐其清為何如哉人
之清其心亦若此則一滓不留萬慮澄澈天君泰然無
徙而非禮義之天矣士端殆有見於此乎尚勉焉思求
日新毋俾紛擾而溷濁之他日德業之進名位之崇詎
可量哉士端勗諸

橋梓聯芳序

父子並美世所共榮也然向歆趨向之殊異渾戎清賞
之非倫君子不能無間然者惟夫均仕州郡清操並著
者胡氏父質子威之仕魏增輝史傳流芳千古足為世
規吾於今得其人則前同知萊郡王君仲端暨其子清

河縣簿良可以希蹤而士大夫橋梓聯芳之詩所由作
也王君世家蘭陽來樂中以明經登貢大學超授今官
任郡有惠政人多頌之今方休致于家良字從善舉賢
良方正其佐清河也余友李信圭少許可獨稱從善不
置則其賢可知矣夫橋梓之物之良者也世說南山之
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橋高而仰父道似馬
梓實而俯子道似焉故古今人稱喻父子之美者多取
之惟士君子致用而行道莫切於惠澤自非居乎郡縣
之任則亦莫能遂居其任矣而才或不充不足貴也操
或不端不足稱也烏能致及民之惠也今王氏父作於



前子述於後俱以儒發身佐治郡縣才優而操潔政洽
而民懷豈不可尚矣乎於此而培植灌溉以益大之俾
芳盛播於時則胡氏並清之譽不得專美古昔矣

贈大名郡守李侯秩滿序

郡縣之治貴得乎民心而已得乎民心非聲音笑貌可
以偽為亦非一朝夕可以卯致必其溥仁惠之實積歲
之久也譬諸江河之流渾淼洋溢其發源也遠故其
浸漬也深豈彼稽天之潦不崇朝歸涔之澤不廣及者
之比哉吾觀於大名郡守李侯功載而有以徵其得民
心之至焉侯由進士發身以名御史出守今九載矣遵

月以来歷陛前通政司引大名所屬州縣吏民奏留侯
之章十数上皆下其章于吏部吏部將循例覈實之未
即徇人請也而人推恐其遂扶他往願留之意尤累累
不絶茲非所謂得其民心者耶嗟乎侯亦何以得其心
若此其至哉予嘗求其故夫民律已廉制事明接下以
誠撫民以仁政歷三考如一日身將去官如始至是以
其人仰之若神明愛之若父母合口一詞無或有能舍
之者以其實惠之及且積歲滋久故也昔漢寇恂守潁
川後徵入朝百姓願留一年光武從之今 天子仁聖
於郡縣之職有政聲者恒加褒異惓惓欲遂民情不忍



咈侯之獲承恩命增秩璽臨也必矣又豈徒俾寇使君
專美前代哉其將赴京也余從子源實為其屬邑內黄
令具書道其故請文為侯贈余於侯交久知之尤悉遂
不辭而為之書

詅癡集序

士之有志於學古者靡不欲宣言以為文因文以名世
也而或有不能不能焉者何哉豈非其才氣蘊蓄之有
閒而世所遭之或殊歟吾觀括蒼祝先生詅癡集而知
其足名世而傳後也先生諱金字廷心與其弟鉉拜[illegible]
俱少從金華宋太史濂為文得其肯綮兄弟競爽時人
稱之學成隱居蒼山中益肆力群經百氏之言朝夕靡
間一嘗侍親官途遂居麗水儒庠之聘日正講席端師
範與諸生說經旨論文法懇懇不厭允獲指授者悉有
造就歲大比諸藩方爭持幣聘迎為考試官所歷河南
江右閩蜀號稱得士發為詩文肆筆立成不假彫琢意
已獨至人爭傳誦之蓋其氣完以充其才大而斂又當
夫 聖朝景運熙洽之時得以馳騁其述作之懷故年
彌高德彌邵而名稱愈彰於乎若先生可謂超卓不群
者矣余嘗讀其遺篇私竊愛慕之不艱深以求異不委
靡而失當冲冲乎若大羹玄酒之澄澹也輝輝乎若龍



泉大阿之煥業也鑿鑿乎若布帛菽粟人資用之而不
厭也是豈彼嘲弄風月刻飾藻繪者之可以同日語哉
先生年逾四十即偶不仕晚以江浦教諭致事壽八十
終其家居也手不釋卷有求文者亦樂然應酬不倦其
養氣之功於是可徵歿後若干年其子淵裒粹平生所
著將鋟梓以傳其門人今工部侍郎吳君政刑部侍郎
薛君希璉鎮江郡庠教授蔣定相率捐貲為助其濂
澤之遠又如此淵來徵序其端余亦江右所取士也不
敢有辭庸書之庶觀者得有考焉

送吉郡太守陳侯致事序

吉郡太守四明陳侯今年春述職闕下以老疾陳請所司以其情聞詔可之於是獲致事以歸道出金陵吉之縉紳大夫士莫不惜郡之失賢而欲挽留而不可得也於是賦詩送之而屬余以序惟侯治郡循良愷悌存心一本於仁寬猛兼施制事一由於義觀其秩滿復留之故以疾決去之情足以徵之矣侯之善政甚多若修數百年就廢之學遏絶鄰郡一旦竊發之寇建忠節祠以勵士氣厚獎勸之方以育人才摧豪猾恤瘝痌不為利誘不以勢怵臨大事断大獄處之裕如皆人之所推也夫仁義之道無往不效也况為人上而司表率之寄哉蓋上以是導之則下以是應之一自然之理耳古者不易民而化吾吉或者謂難治余獨否之然其俗君子力詩書而尚氣節小人勤稼穡而服工賈絃誦之聲連村比屋相聞施政者能服其心最為易治以余耳目所逮前乎侯者有藺侯治郡績最未久徵入為六卿佐又更數守始得侯最久而始以疾去官至今閭閻父老莫不頌之不但縉紳士夫也然則謂仁義之效非耶余故以最易治者莫過吾吉特患臨政者悖戾其為耳於乎豈惟治郡哉凡受職有表率之寄者莫不皆然也余辱知於侯最久托好最深於其去特書侯之所存可為治政法者并[illegible]群玉之首

劉僉事提學廣東序

余取友[illegible]兩京三十餘年其文學行誼事業聲稱卓然有聞者固多求其表裏誠愨溫乎其可挹輝乎其有文最後得今廣東按察僉事莆田劉君士憲誠所謂崑山之玉丹穴之鳳也余為之愛重景慕久而益親焉君宣德間舉進士入京余聞其賢而未得與交正統甲子余奉命忝司京闈文衡君時為同考官傾蓋一見若平生歡君去取公當為同事最自歎相知之晚也明年君以考績坐累閑居京師久之而恬不以得喪介意邸寓相鄰往還篤密情好愈厚益歎君德量不可企焉君之司副南京行人也職務優閑達官貴人子弟及遠近慕學之士挾經求益者踵至廡府百司有所賀慶與夫銘行之作以必得君文為榮造其門者無虛日其學問之華為時所歆仰又如此豈非學行兼脩之君子哉今年廣東按察提調學政僉事員缺詔在廷大臣循故事舉所知於是戶部侍郎張公以君薦任之檄書至君戒行有日余時抱病詞垣未能追餞而其鄉友之在金陵者來徵文為贈乃告之曰方今國家取材於學校以共圖治則學校人才王政之本也形端而器美表正而影直則

憲臣提學豈非學校人才之本哉其所係之重如此又安能舍學行兼備之君子而他求哉君居南京安恬不競非有親黨之援勢利之交也觀張公之舉君無所私君之膺薦不愧怍中外士論翕然稱慶可謂交相成而兩相得者矣於乎賢哉茲行吾知其足慰東廣學校人才之望而有光朝廷遴選之典也必矣君尚勉諸

送績縣令張君赴任詩序

君之學思所以行志也志之所行孰有越於政教哉夫政以齊民教以化民必居其位操其權而後可以行之士方閒居誦古簡編窺古聖賢事業其志未嘗不慨然



思以所學見諸行也然道與時忤才與用違往往不獲盡攄藴素者盖多有之若其可以行志而無不遂者惟上之為　天子之宰次之為郡縣之長為然故士不為宰相必為郡守為縣令而後不負所學焉友人金川張君萬選瓌偉有氣節早以家傳春秋之學魁鄉舉歷掌郡邑教事秩滿當遷而刑部郎中吳君光訓承詔以君薦初授知常熟已而改績溪或者且曰今教官之賢不為御史必為國學師秩要且清任專而望尊顯融超擢之階為易致也碩乃得縣令以去豈其所欲哉余曰是非君子志行所學者之言張君殆不計此也君為學官得以道淑人於教雖行而不咸於政則槩乎未有施也茲位居縣令則得以執其權而操縱為之法制足以使民之齊為之禮樂足以使民之化由是俾績溪一邑之民樂其撫循而蒙其惠澤他日宰輔顯擢之階得不由此其兆乎程子曰一邑者天下之式也績溪政事誠善可以達於天下矣君之此志盖在此縉紳交游亦將於此而責望焉其去也衆既徵翰林曾君文贈之矣猶不能已復送以詩以余於君世契之厚也屬弁其首於是書

送楊君允寬還建寧序



所貴士大夫家者謂其能厚倫義守家法而已况為名卿大臣之嗣乎又况其德業位望為當時之所表率者乎則其植立當何如耶敘觀於今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大學士建安楊先生長嗣允寬而有徵焉夫父父而子子兄兄而弟弟禮肅於家庭信洽於朋友此人之大倫也而楊氏世敦而厚之功烈藹朝廷而已不伐聲光播夷夏而志愈謙其心惓惓唯恐一夫不獲其所一士不盡其用其平居履蹈唯恐一舉措不當其宜者此先生之家法而允寬克守而思振之敘侍親居南京也年初在丱已與允寬從師游學意氣相得暨濫官詞林也

獲侍先生於左右瞻道德而承教愛者幾二十年矣允寛恒理家政於鄉宣德丁未一来省覲距今又始一至年方強仕德粹貌莊望者知其為儒人侍綵之暇不妄出游而数過敘敘在公少獲親接亦必留憇寓舘移時乃去斯其厚交誼之一端也承命言還人鮮知者瀕行告別嚴装已戒敘黍乂要情不能忘乃追餞而告之曰子之篤厚倫誼恪守家法有光於名卿大臣之嗣不負乎表率之望者毋容贅矣其尚益心先生之心而踊履其所行早顯譽于時而充大其所植立可也是蓋區區祝望之私亦詎非子平昔之志㦲言之不足系以詩曰



都門曙光裝行李夙已整取別一追攀朋情偏耿耿素心結金蘭寓跡嘆萍梗把酒不盡歡停車惜餘景瀟瀟江樹秋濟濟滄波冷盡舫逐輕飈閶闔到俄頃看君往還樂使我徒引領改歲新春時相期再来省承懷振家聲早繼登台鼎

## 送練貢士赴大學序

予友練君從道去年秋以春秋經擢京闈鄉榜第二人今年與計偕至京師會試春官中副榜侵等例授州學正從道曰士以紹先烈為志以登科第為榮苟學之至則科第不難登先烈斯可紹矣今吾未第詎非學有未至耶學未有而欲居師儒職以傳道授業於人詎遂白所司辭學正之命碩積學以俟再試所司以朝又獲援例入大學予聞而嘆曰有是㦲從道之志也昔漆雕開游聖人之門其材可以仕其器一安於小成故使之仕則曰吾斯之未能信而聖人悅之悅之者豈非以其志所存者大耶若從道殆幾於是矣古之君子其學固不在科第今之君子當國家丕昭文治賓賢進能必貴其科誠宜由是進也從道既欲進由是以紹先烈且謂學未至未可淋人其志遠大其何如㦲練氏世家始籍自宋元来以顯聞有封邵　伯登學士任總管



者連世有聞人　國朝以来則左春坊司直䕫伯其大父冬官主事思肅其世父也從道承先世之澤自少即入長洲邑庠策勵所業家君時典教事予因得以游處而知其志之不凡別久見試錄錄其文因為之喜矣禮闈予忝校文不能得之殊深悵惜茲復見其立志加此寧不益為之喜耶夫士志學者也學之所至其效所臻固若從所云然求所以為至亦豈止是㦲予又將進從道之所學所志也繼茲而往博求而約取勘力以專業廓得失之懐勵操修之行俾優游仁義道德之場久且熟吾見異時所造不可涯涘矣豈特甲科之登而已㦲

從道勉之

送楊叅政赴任山西序

賢才之用世不可以一端任也譬之材焉可以棟明堂梁清廟無往而不適其宜譬之玉焉可以琢圭璋製瑚璉無施而不成其器而世之任人恒局於一端焉豈賢才之果不足通於用耶特在乎用之之道何如耳士君子之選處詞垣亦多矣其限守編摩者累一二十年不得遷改授諸司者未逾秩滿而遂擢寘處此者之不可登庸而居彼者之足以歷試歟亦曰弗盡其才焉耳以予觀諸君子前乎由是而出躋于顯融者步武相屬是



賢之用不可以一端任可徵也開封楊廷器早以俊選入翰林繼登科甲擢兵科給事中今年冬以大臣薦超拜山西叅政戒行有期其同寅諸公相與祖餞之而來徵予言以贈廷器才高而識敏踈通而有為任授黃門秩未滿乎九載玆焉膺薦遷之公荷寵命之華付畀乎旬宣之重寄殆若良材美玉隨所用而各當其可也俾尚在詞垣未獲乎改授詎能致是歟回視吾儕之限守編摩者良可愧矣雖然予竊有告焉方今　聖化更新重勤民事所與分理責成者方面重臣也廷器之行尚求所以副選掄之意以益臻于遠大之望俾上有功於

國家下有光於前後由詞垣以出諸君子也

送郭叅議序

天下藩方十有三陝為大藩方政務非一漕運為切自關以西披山帶河四塞險固金城湯池沃野千里自昔都會之所藩方之雄莫逾焉地控西北士卒之所鎮戍蕃朝貢之所往來粮餉歲輸以百萬計典方岳者於事固無所不統而其先務之急孰越漕運乎　聖朝於藩方之寄慎重其選非　詔在廷大臣薦與則不獲任肰陝西叅議負缺兵科給事中姑蘇郭君孟潤秩滿以薦承恩往涖且專督漕運之政所謂繁大之地切重之任



尤不可以輕畀者也戒行交游諸公相率餞送之而屬言於予昔家君典教長洲日孟潤寔在校庠予獲托好焉其德性之純學問之美傑出儕輩暨登胄監擢科目列官近侍小心慎密之行始終交游之情三十餘年蓋如一日於其去固不能已於言尚可以無贈辭耶夫君子為國與民而已賦稅科徵百為之度悉出於民使制之有經督之有要下不知勞而上無乏事是有益於民即有益於國也否焉其不致於厲民者幾希孟潤練達老成用心仁恕是行吾知其足慰陝民之望也必矣況其同官諸君子予所知者若方伯王公大叅嚴公戴公

皆賢而克協心民事其予所不知者固亦皆賢而進選以往者也然則孟潤有同寅相與之盛亦豈非其幸哉雖然方今廊廟輔弼之選又多徵於方岳勉焉盡心厥任以隆顯譽則遄歸之召吾知其不日矣是蓋交游諸公請贈之意也於是乎序

送福建副使王君還官序

安成王君體艮之以福建按察副使三載入覲也考之天官天官最其績褒之憲堂憲臺優其勞洽之輿論則凡相知者莫不合口一詞而頌其美於是天官以聞于上援例復任以行蓋欲俾之歸究其治功也時其從弟



某任兵部職方主事在京師重睽違之情悵請贈之意乃屬言於予予以識別惟按察之職郡邑之表率也天下庶務公理於郡邑其政治得失民情風俗美惡各專其所守有不能齊所以齊而一之振舉而策勵之使之有所勸懲而加勉有所畏憚而不致於厲民者實有賴乎按察非所謂表端而影正源潔而流清者耶以故朝廷恒重其選必歷任久次操履堅正由內廷大臣之薦者而後授夫豈幸焉而至哉王君初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嘗巡治雲南清軍畿甸綽著英稱其擢憲副也今少師泰和楊公實薦之故政績之成有越乎衆且其家詩書簪紱之盛蟬聯赫奕他族罕比居家者篤忠厚而受褒封居官者勵介操而歌聲譽故繼承之力有光厥宗夫以名卿之薦家學之自表表愈偉若此豈直為南閩一道郡邑之表率哉吾見數歷逾久休聞彌彰進而都憲堂登八座振勳業於清時其表率將益大矣是則匪徒王氏一門之榮抑亦邦家之光也請以是為王君伯仲去留之勉

送松滋縣令楊君復任序

松滋縣令金川楊君景修之以秩滿三載入覲闕下也天官考之克最其績 天子嘉之俾復其任縉紳交游



歆慕之而重其行於是君故人前禮部主事千君之子欽暘暨進士龍大淵道衆情歆慕之由來徵文為贈君為故人歆慕久矣方其家居也讀書以為學績言以為文肆筆游藝卓然越乎儕輩由是聲聞四馳而獲賢良方正之舉其徵用京師也和不妄交貞而有守諸公貴人莫不折節禮敬之由是入試優等而膺衡山邑丞之除其佐邑也操廉而志勤政簡而教篤由是民庶懷其惠上官譽其賢遂有今邑令之選若其在京師則所存所施不異衡山而撫字之勞蓋有加焉於乎茲非其所可歆慕者耶雖然君之致此蓋有所自矣其先君子季

先生嘗丞廣之歸善文學政理有譽於時不啻崔斯
立之藍田君承之任顧以大豈非所謂世濟其美者
與吾聞古有卓茂魯恭其為密與中年皆不過一縣令
為政亦不過因民之俗而化導之因民之利而利之初
無驚世駭衆之為卒之受侯封登台輔循良聲實照耀
青史天下後世之人仰望之而不可及得非君之所欲
取則者歟君既近承訓於家庭復遠視效於先哲他日
化俗桜滋名揚荊楚位遇所至詎可量哉人之欽慕殆
將有大於今矣予與君交處甚久而予族弟楷又分教
其邑数致書道君之賢無間於衆情之所在者遂書之
為贈行序以俟其成焉



送大理評事同年王君南歸序

仕宦而重同年厚之道也則夫其人德浮於位而有堅
持之操名顯其親而有書將之榮者其為厚又當何如
哉古之人恒重同年者蓋釋褐偕升聯名黃甲意氣相
得頡頏青雲視同門合志之論不甚相遠君子於此貴
相親厚宜也大理評事莆田王君士俊登永樂戊戌進
士第其在京師凡同榜之在內在外者輒盡往還之禮
世固有以炎涼為親疏者[illegible]之出仕朝端二十年
司官棘寺讞議明允聲稱籍甚官僅七品未嘗一造謁
貴以干進取其恬退堅守之操確如也相知者咸惜
其位不滿德君乃安之比以績最獲覃恩之命寵及二
親且秩滿九載將膺超擢顧念立朝久遠其挈孥陳請
于　上援例以歸視世之急功名緩報本追遠之誼者
乃篤之於誠君之厚同年堅厥守顯其親若此則凡
同升諸君子亦安得不思盡厚之之道耶其去也衆相
賦詩為贈屬予言序之昔家君與闓藩文衡君在選
有世契之好一宜言予以鄙劣叨聯科第有同年之
二宜言其在朝也志同道合有斯文之雅三宜言合
三者又重以諸君子相厚之情焉敢有辭於是乎序



送山東參政孫公赴所治序

國家肇建北京歲恒漕輸江南粮餉數百萬資軍國之
需與夫貢獻之使四方之賓旅絡繹往還又不下数千
萬計自濟寧北至臨清皆新濬漕河置閘以蓄泄水利
軸轤連亘數百里日夕不少休然公私異形強弱殊勢
往往陵轢齟齬易以紛爭非得雅望重臣以制轄之有
不可其地屬山東於是詔選山東方面大臣各一員蒞
之時參議海寧孫公寔當其任十餘年来水利有經上
下無譁公之功居多今歲之秋秩滿入覲闕下懇以老
辭而山東耆耋之民幾萬人相率連狀願借留之

天子可其請遂陞叅政以行工部侍郎王公都指揮僉事趙公與公最故徵言識別惟公由永樂初科進士入翰林陟佐司馬出叅籓閫敭歷宦途僅四十載文章事業著稱中外或者且以公未登台輔為之惜之者予曰不然君子致身將以行道求有益於國於民與否其以年勞敘遷為榮寵者常人之情也予嘗獲侍教於公其言議侃侃英發而悉根於理其立心坦厚輝光而不狥乎時其政績所施惠澤所流則已見於輿人之頌縉紳士君子之推許矣或者之惜夫豈知公者哉行吾知漕河一道之足慰其借留之願矣夫不流於常情而以



君子之為自處者固公之志節亦予所屬望之私也故不敢以蕪陋辭而書為之序以贈

## 拙菴四寓序

君子之所寓貴由乎道而已道之所由者何大之君臣父子之安其倫小之日用常行之當乎理者是也苟使所寓騖外而不求諸內循名而不貴乎實眩夸詡於浮華惟以悦人之耳目為事則巧智雖有羿之射秋之弈公輸子之伎舉不足稱矣又烏可垂訓哉應天府推官廣信姜君恭扁其藏修之所曰拙菴而以南畝耕耘西窗紡織茅屋書聲杏林春意揭諸座隅目之曰四寓國子祭酒四明陳公記之縉紳士大夫詠歌之謁余為序余美其拙而嘉四者之名義皆日用所常行有務實敦本之美無誇詡浮華之失遂不敢有辭余嘗推其意而竊識之夫民之有生衣食為切耕織者其源也富而知教詩書不可廢疾而愈醫藥所宜慎此人道之當然非逞乎智巧之私也若營錐刀以趨利工纂組以為生業忘詩書之習疾惟巫祝之尚則與道戾矣吾觀四者之揭名雖云拙實則超乎巧智之外也周子言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得不胎合矣乎嗟夫君之寓此豈特傳之於家以示訓子孫近而推之佐郡之人化



遠而推之以達於天下使皆相率而是效焉不幾於周子所云哉余亦拙者也因書以自勵

## 辛酉歲除宴會詩序

正統辛酉歲除之夕刑部郎中宗長南巽謂叙曰吾族家居毎篤秩宗盟今吾輩出仕于朝官守異司中外異處其能相與會聚盡一日之懽鮮矣今吾二人同官京師其來朝覲則有湖廣憲副淳淵永嘉縣令功載與什偕則有甲寅貢士期傳戊午貢士光新若士熊若仁詠或以游學或以薦至者也盍同守歲盡宗姓之懽乎叙曰然於是郎中設宴於長安街之官舍樽俎[illegible]

教　嘉尊卑有儀獻酬以節秩秩雍雍盡歡乃罷憲副曰今日之會樂矣可無言以宣衆志以識他日追想之情耶敘乃取東坡蘇子別歲詩云問歲何從之遠在天一涯十字為韻分之以長幼為次人一韻十二句多二韻則俾郎中之子光訓敘之子同伯昆之既成命序其端惟吾儕遭逢國家熙洽之時以儒發身事有祿佐皆聖明之恩祖宗之澤也其睽遠遠久聞多今茲數人獲與胥語詎非幸乎夫古之人宴樂於其末也未始不申警戒若賓之初筵之詩是已吾儕感荷　聖恩之厚當思何以盡其職追念祖澤之深當思何以致其勉上無



負於　天子下無愧於祖考而吾儕與有光焉可也然則同吾今日之會者固各思自勵其或已仕而未會與未仕而有志者得不有取於斯乎家復舉酒相屬曰子之言是矣盍相與勉之於是類粹成什且各錄一通俾藏其家云

送從弟功載赴武陵教諭序

予家自唐宋來以顯聞簪纓詩禮蔚然江鄉之望科第之則自予鼻祖礎洲先生父子兄弟始迨有元父鰲溪先生又兩請鄉舉佐雖近止一而直行重於天下祿於後世國朝洪武間家居以儒術起家政歷仕途三十餘載今方贊其官政予忝登科第濫職詞林每思獲冒榮寵假虛譽於世者皆賴先世詩書慶澤之積也今年從弟紀功載以領鄉薦來會試禮闈得乙榜授湖廣之常德武陵教諭衆或謂其才宜顯用乃置之閑散之地而為之惜之者予則獨為之喜功載亦以為然也夫士學以求諸內爵祿之自外至在所不暇計古之君子蓋有身常布而德尊於王公望高於海內者顧其蘊蓄何如也苟行有以修諸己學可以淑諸人吾心之所樂者甚大彼區區之富貴又豈能易之我功載承先世詩書之澤行純志篤刻勵於學今去武陵



又得以教導為職業雍容講聽日與諸生討論古昔聖賢嘉言善行以益其所未至以求其所可樂亦豈非幸耶謂置閑散而惜之者不知功載者也所患者志不加篤學不加勉玩愒焉以止而汩汩焉溺於俗尚可為懼耳易之功載之所必無而亦予之所不能已於言也且吾宗之以文學顯於今者尤衆功載皆當思與之齊頑媲美非特礎洲鰲溪諸先生德之足景仰而已也若夫為儒施教之方簡冊具在取而則之殆無難者予故特以世業之當守問學之當勉與名佐之不足計者為之告抑安知其他日不由是躋於要秩乎是予之所喜而

以誠以為然之否也使道歸寧其尚為予致慶尊府以教子讀書之有成而告群季以相與努力青雲之業也

送族姪仁本赴德清教諭序

國朝以來吾族仕之最先則伯祖隨菴先生舉洪武庚戌進士以文學政事倡之是後登名仕版者項背相望也永樂戊戌與予同貢禮部者曰時簡則隨菴公之從孫溪園先生之子而予之兄行也今年同預禮部貢者又予從叔之子紀溪園之孫源也試罷二子皆以乙科優等例得教諭紀授湖廣之武陵源授浙之德清而時簡兄適以襄陽司訓丁外艱起復來京會寓旅邸朝夕



相親詠歌觴酌行焉以樂雖家居聚處之歡未有若是之甚也未幾以王程有期不可久淹二子皆告予別予既為文以送紀乃復進源而告之曰君子之所貴者在於力學校官之所事者本乎端已盍學不力無以承先德已不端無以立師道是皆凛乎其可懼奮乎其當勉也子之先世自湖田而溪澗其博學隱德振於前者世遠予不得而詳之近代若隨菴以事業著於郡邑溪園以聞望高於海內予之嚴君立雪以文學行誼修諸家而諸父時簡又以高才偉譽播於時積慶貽謀於子者可謂侈且厚矣可不思力學以承之乎且世之居教官者或學不足而刻薄以自尊或嗇於利而卑鄙以循俗非貽累其身必取羞於時皆已不正之致也況蕪湖昔賢安定胡先生之教條具在而爾祖掌教長洲之遺風餘澤未泯其蹈履之確樂育之美子之所知也況夫世降俗偷學政益廢生徒失業師道不立也久矣可不思端已以率之乎源字仁本美質夙成而才茂志銳年十九泉然以禮經擢鄉舉予愛其氣識弘遠言論英發其能使學之必力也已之必端也能不負予之所期也他日進用於時寧若是而已乎雖然斯豈特源之當知予四人者皆方壯年皆思不忝其世所宜共勉也久合而



離不能忘情遂書予之所告者為送行序

送魏縣儒學教諭周君赴任序

周君光新余族叔行也正統戊午以書經舉于鄉今歲之春會試禮闈得乙科君慨然曰吾二兄俱職教事矣吾尚可以淹是職耶白于所司願入太學蓄業以俟再試其叔父秋官郎中巽翁曰今之達官顯人豈不多由學職致身耶若往而益進所學餙厥操他日遠大之階未可量也已而所司拘例弗聽君遂得大名之魏縣儒學教諭於是余因縉紳君子贈言之什本其意序以送之曰夫士之致身恒厭居學校者得非以職卑秩散之

不足大其行道心手彼其大而公卿輔弼之任次而士撫臺憲之寄又次而燕府百司郡縣長之選雖同於分職佐理行其所達之道皆居於一偏而不能咸者也若學官者啓迪生徒不過數十人職專而無他務之撓地清而有優游之聚苟能推吾所學盡心以為教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如董子所云俾學者法而師之勉而進之他日德成材達致用於時布列官使視前所云盖成而於行道之心豈不大乎若夫教成道尊而声稱恩洽其位遇遠大之臻自有不期而然者第顧所行何如耳曷不觀諸尊府亦由學官位列卿佐方今歸于



家而二兄之進俱未可量乎郎中曰子之言殆與吾合余故不愧蕪陋遂請書之以為告倘曰然余雖漸衰尚當翹首俟君於雲霄之上而見其騫騰也

送通道教諭周君赴任序

周君期愽之授通道儒學教諭也余甚愧焉匪徒愧之而已為之起居寢食不安者累日焉盖期愽於余為行同宗而相親於平生為知己同心而相得於斯文皆欲振興以有立同道而相期同宗也同心也同道而有志也其契誼之厚何如哉名既不獲成之於甲科力又不能致之於善地以徃其餘無所愧乎且期愽早孤頼族祖藏春翁教育之底于成子則左右之以勖其進得善地且近則書問可達德業可考而契闊之情可忘今通道遠在數千里之外鄰於夷落艱次而玉之孰問而勞諭之乎余為之累日起居寢食不安者此也期愽且曰是有命焉不敢以咎予無庸戚之甚已而以其先君之喪携家留寓南楚毋殁未返塋繼毋亦未克迎養具其情言于朝獲遂所請翩然就道告別於余余酌之酒以解夫去處欝結之懷既復思之曰古之大賢君子未有不先歷憂勤涉艱苦困心横慮而後大其成者姑以吾儒言之韓退之栁子厚唐之大儒也不久為學官愽



士出令陽山遠刺柳州則無以充其佐右六經玉佩瓊琚之作歐陽永叔宋之大儒也不坎坷夷陵乾德亦無以大其粹如金玉之文期愽英年美質學優才富訓迪之暇取聖賢書盡讀之謹修其德不以夷險有間肆力古文詞不造其極不止他日所至詎可量乎慎毋厭其鄙遠毋狥乎世俗而怠於進也若然不惟隆聲耆於遐方振事功於昭代於夫唐宋二三大儒可以希蹤繼美而余之所甚愧而不安者亦可少紓矣古之人有曰士希賢又曰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請書以為期愽臨別慰勉之贈

送刑部主事胡君歸金華序

士有趍乎其類而交游信其行僚友服其誼凡同朝之士不問賢否相與稱其善如合一辭者果何道以臻之乎必其抱負之厚涵養之深操履之確有以致然也吾於同年友則得胡君文善其人焉君世為金華之蘭谿茂族早有大志少失其怙恃肄業縣庠刻勵問學思以顯其先蓋其抱負涵養久矣永樂丁酉秋遂以詩經魁浙藩鄉薦明年入京師擢甲科與予十五人者同以選留翰林為庶吉士讀書秘閣閱四載十五人中論問學之優德行之純者莫不讓君也既而君授刑部主事予



尚留翰林而官舍伊邇往還益密知君之操履廉正用法平恕私為之喜而其同僚之士咸相與敬其德而服其能蓋求諸秋官之中亦皆以君為不可及而在朝之士莫不同辭然之也嗟夫士之有志於世用者孰不思力學以顯親樹勳以立名而或恃才以傲物屈己以附勢雖足取快於一時而為士君子之所議者亦多矣尚何勳名之立而為其親之顯哉若胡君之才美蘊諸躬而不驕政事著於時而不伐譽流於人而慊然若不能勝非賢而能之耶非所謂趍乎其類者耶此予之所以深敬慕之也洪熙改元　朝廷推恩群臣君獲贈其父母復求當時名公為製銘碣書石刻之載歸立諸阡今年春又得循例陳請以歸展祭掃之誠其所以為顯榮者至矣工部主事婁君文昌與君為同郡來徵言於予為贈予於君行自不能已於言况重婁君之請哉於是乎序

送孔大尹復任寧陽縣序

宣德二年秋八月寧陽之父老數十人相與詣闕下再拜請曰臣之邑舊有令曰孔公朝薦去官二十餘年民之思其惠愛猶一日後雖有賢者民之思不如是之甚也曩坐累謫戍邊今幸廷臣有以其才薦用臣等懼其



他適而孤邑人之思乞俯徇而終惠焉不勝幸甚
上特諭許之前數年來父老以其情陳乞者凡三四而未遂至是始從其請莫不歡乎踴躍若其父母之離而復見之也嗟夫孔君亦何以得此於人哉予嘗詢其故於寧陽縉紳君子之仕於朝者矣其言曰孔君世為浙之樂清人洪武戊寅始蒞其邑在官廉公明恕勢不可挽利不可誘仁恤百姓若保赤子不二三年強者化而弱者植以故惠澤入人之深自不能忘之也以予觀諸前史鄧攸為吳郡刑政清明民吏安悅及去百姓數千挽攸船不得進至有鄧侯挽不留之歌吳育之在襄城

為政簡靜民樂其不擾去久愈思是皆卓卓著名承夫上之命分厥政理而牧養乎斯民者也牧養乎民而能保之如子則民戴之如父母宜矣柰何世之居是職者或不能撫之且厲民以自奉則下之視之若仇敵者有矣尚何望其既去而思之耶今孔君去任而民猶仰慕之不置若此詎非其賢有過人而能以父母斯民之心為心者乎重臨政成薦膺褒寵予見名播宸區光昭史冊異日人將移𥨸吳之美復以美君顧不偉哉是蓋朝廷優許之意而亦時人屬望之情也於其去寧陽諸父老更相慶賀而中兵馬指揮劉公貴相率祖餞之翰林檢討李君道中復屬予言贈之於是乎序



送彭縣丞赴任新淦序

臨江屬邑有三新淦其一也土壤地廣民物蕃阜貢賦征徭恒倍於他邑而事恒先集江右所統數十邑未有能過之者故親民之官往往樂居之其賢者率平易其政簡略其所徵用人化服之而善譽日起不賢者則漁獵其民以屬己欲外示奉公內懷掊尅人遂相與怨言之而職德日彰矣均之職親夫民均之樂處其地而下之好惡不同若此者詎非其人賢否有間耶雖然其獨新淦哉放乎四海莫不然也夫君子之治邑也以實不以名以惠不以威[illegible]之勢也予嘗[illegible]其故而得之[illegible]之道若路人漠然不加[illegible]矣辦矣而老稚鞭樸之聲徹上下[illegible]不知恤是威以使人而少惠也此蓋特其一二之賢也不可盡舉焉如是而欲俾民之譽己而不怨詈之亦難矣君子於此烏得不循名而責實省威而[illegible]今年春新淦縣丞缺天官擇重慶彭志源氏以聞予[illegible]其往蒞之凡其邑之在朝者重其往相與餞送之而[illegible]為之序予家吉水距新淦不百里誠知夫職親民者樂處其邑而其



間令佐為治之善者亦竊聞其槩今志源既膺選擇以行吾知其必能效夫賢者之為也必能以實以惠而不事乎名與威也必能致人之化服而得善譽也他日江右之間求治邑為丞之良者得不端[illegible]於志源哉尚勉之

送劉副使序

士君子之才有[illegible]於世者其必[illegible]用而無不宜也譬之器焉萬斛之舟惟其大也故容受廣而不辭千金之豪曹惟其利也故裁割有餘[illegible]而不折觀諸吾友[illegible]安劉君克平[illegible]進士[illegible]刑部

主事有能聲以大司寇薦陞郎中慶心仁恕訊讞明允人懐服之肯奉　勅修預備之儲於两浙勸道有方公私頼利人歌頌之比歳卿佐鈌人左右大臣屢以君薦雖不偶而中外莫不推讓之所謂隨所用而無不宜者也今年朝廷以天下藩臬重臣員鈌詔舉京秩久次有政績聲聞者擢任之於是左右大臣復交薦君遂授陜西按察副使命下之日衆曰是嘗薦為卿佐而不偶者也其陟任外臺雖未慰宿望然亦豈非君建功立事之秋耶於是鄉郡縉紳士在朝者相率賦詩送之来求予序予惟天下藩方十有二而陜為最大西北二邊控制夷虜恒遣輔臣臨涖其間任藩憲者非有優為之才鮮克勝之以君之才往佐憲事吾知其游乎若遇順風之舟涣乎若新獻硎之劍其快且利夫豈尋常齪齪者可企哉君尚勉竭澄清之志以恵及一方吾見績愈著譽愈流而位遇益顯足慰衆宿昔之望也必矣庸書之以為他日徵

送義民李君南還序

吾鄉先達東廣大叅陳公子魯嘗為余言鄉之前輩以勤儉起家詩書教子孫者三姓三人曰羅氏蒙泉先生李氏宗禮甫曾氏宗省甫其後必有興起其門者羅氏則侍郎寅菴兄弟已食其報今復見李氏焉蓋宗禮甫八子其尤著者惟霖惟譓也諸孫二十餘人俱英偉秀發善承先志比年惟霖以出穀數千斛佐官賑濟
天子嘉之賜璽勅褒旌為義民惟譓之子庸修以詩經發解江右第一人一門兩世義聲文名震動遐邇有司各樹坊表異高閎偉楔照耀鄉閭何其盛哉今年惟霖來謝恩闕下將歸公卿士大夫以言贈之頌美揚休珠玉盈橐余與其弟惟譓有連獨述得於所聞見者瀆告之曰君之先世在元有繼先曾大父為鰲溪書院山長者矣君之先君子蓋承世澤而克邁之者也厥今致豈裕顯休聞若此得非慶之所流衍哉夫慶流必有本德之謂也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以一朝夕可至譬諸萬斛之泉混混不息出澗壑歷江湖以達于海窺之而無際用之而不窮者本源深故也德之積也何以異此前人之積延施于今今日之積又將敷遺于後夫豈可以聲音笑貌為耶君歸尚益敎子姓以孝友施鄉閭以恩恵俾後之人愈蒙其澤綿綿而弗替顧不偉哉曾氏亦余之姻也其簪纓詩禮相承舊矣尚為余致聲于厥諸彦曰際昌辰會風雲而出者其時也庶幾哉不負大叅公之言乎

## 送李庸勵南歸序

環吉水百里之疆多儒業環吾鄉遠近之間多世族儒業多故宦遊之士盛世族多故詩書孝弟之習盛余所居鄉曰同水一都之地以里計之十有五以戶計之一千五百也千五百之戶著姓蓋十之七八焉衣冠襜如言論偲如講唐虞而誦孔孟者座常滿也朝絃歌而暮燈火者居相比也所謂詩書孝友之承亦已久矣然其中悅詩書而學庶名孝友而行遠者又不知其幾焉豈非鮮戢穫之功而忘其實耶有能用實功臻實効者吾於嶺口李氏見之李氏惟謙甫有子四人膺修庸勵最長庸修早忘問學肆勤不遠數千里從師鄉二三年始一試[illegible]秋榜第一人登進士高科庸勵家居[illegible]謹暇則從事書史不怠去年以父命從[illegible]會試泛風濤歷水霜往返僅一載乃還茲[illegible]克踐其責者乎是可嘉也已庸勵之[illegible]君子賢之詩屬余序其端惟謙甫於余有[illegible]余游庸勵之来也又寓余官舍愛其守父兄之訓聰悟而敦厚真良子弟也遂樂為之書還家升堂拜慶之餘鄉之俊彦余家之後進有相過者尚出余之言諗之曰盍崇本實力進修以求不愧世族之名哉



## 送周編脩序

正統十年乙丑會試天下士九千有二百人拔其尤者得百五十人春三月望日 皇上御奉天殿復親策之又拔其尤者三人淳安商輅弘載長寧周洪謨堯佐宝雞劉俊世英也俱擢第一甲賜進士及第授官翰林姓名登於黃甲文聲播于海內士之遭遇之榮可謂千載一時者矣堯佐尚未娶京師百官之家欲擇婿者咸屬目焉堯佐以慈親在堂未由稟命皆卻之歲秋九月乃具其情聞于 上詔可之將促裝西還詞林諸君子咸賦詩為贈弘載世英来請余序之堯佐先君子嘗任教



詞林也數辱過余且愛其篤於進脩不以科第之學自畫日益相親焉序豈可辭惟西蜀之士前代以文章事業名世者不可殫紀國朝設科以来登第一甲者則甚鮮余耳目所逮僅見於堯佐也且秋榜為西川第一人廷試為天下第二人豈非豪傑特出之才歟當有宋時陳氏堯叟堯咨堯臣兄弟蘇氏子瞻子由兄弟俱以甲科顯而蘇氏獨以文章名節著稱天下後世至今誦之夫士君子負豪傑特出之才幸而見選於科目矣必使文章足以經國名節足以植時斯不負所學而可以追蹤先哲增輝鄉郡不然奚足貴哉堯佐蓋有志於是者

故敢以之瀆告焉若夫錦還稱壽之榮琴瑟和好之樂況頒式遄歸朝之期則群公之詩見之茲可略也

送吉水縣令劉公復任序

余嘗讀史傳見古之治郡邑守令號稱循良者不過與民生殖平徭簡賦興學省刑而已然其惠及當時名流天下後世而不泯何哉亦曰誠心率物焉耳夫心之誠否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係焉可不謹歟國朝以來治吾邑者多矣余之所聞則惟費侯震錢侯本中二君子之外不失之踈則失之刻求底夫中道者良鮮近年若令蕭圻劉公蓋所謂循良豈弟可繼二君子者也公早以明經領鄉薦登大學初授南城丞以薦來令吾邑政循其故不事更張鄉村無市民之擾縣庭鮮訴訟之声書善惡之實以示勸懲省奢侈之費以甦民力興學校新孝子亭以勵風化敦厚以施之堅久以持之衆言朋興百偽滋出屹不為動蓋其平居所主者一誠焉而已耳在官逾二考操存如一日豈今之賢令乎歲秋九月書最言還邑之仕于京師者相率賦詩為贈余特舉所知大都者序諸首簡以慰吾民獲重臨之望若夫繼費錢二君子之烈以追美乎古之循良存躋顯庸垂芳青史公當自致之余言烏足重輕哉



送廣東參政郭君赴任序

吾廬陵多魁磊傑出之士前著聞于青史後擅美於明時累累有焉何也其剛大之氣節義之風有以激之也不然其能相承益盛若是哉余友郭君循初登永樂辛丑高科任刑部主事當宣德間少言事者君獨上章言營繕事娭雖忤旨已而宣廟察其忠改官工部丁內外艱再起仍官刑部以薦陞郎中明允之政同輩推讓焉嘗奉命恤刑畿甸多所平反人稱頌之亞卿佐有缺衆相與屈指屬目又惟君是數可謂老成宿望者矣今年天下方面員缺詔大臣如故事舉用君得廣東參政或者且曰嶺海素號繁富珠香象犀玳瑁琛奇之產著自古昔且遠京師政務稀簡官是邦鮮不為流俗移易者余曰此常人之情耳若郭君其學贍其識高其氣剛大又生長詩書之胤出廬陵節義之鄉觀前之所樹立卓卓若此是可以少渝其志者耶衆莫不曰然或者無以應嗟夫松栢惟歲寒而知後凋之操蕖荷惟出污泥不染而知君子之德故聖賢稱之士君子負魁傑之才能不為紛濁所汩其造詣當何如哉郭君行矣卿輔之遷尚於是行卜之也於是鄉郡士大夫相與賦詩送之余則為之序云

雙崖詩集序

士君子負傑出之才孰不欲立言以華國建勳以垂世而卒有能有不能者焉故昔人有鬱抑無施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之歎豈非得於天者未厚而時之所遭有殊歟甚矣哉盛美之難兼也洪惟　聖朝混一區宇貞元會合光岳氣完奇才偉人間生迭出七八十年來或以文章鳴或以政事著者蔚乎相望求其所謂盛美兼該者今工部左侍郎周公恂如殆亦僅見者乎公登永樂初科進士預二十八人之選讀書中秘年方獨步大分甚高凡所覩覽終身不忘發為詞章弘深典嚴追



媲古作非但越乎今人也已而擢職郎署扈蹕兩京明慎刑罰之餘連篇累牘盈肆厥詞時　太宗皇帝在位日久思弘治理之功明先聖之道釐正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公與纂修四方萬國禎祥疊臻有所鋪張公多應制洪熙改元還秩王官專命輔導　宣廟臨御聞公名累欲召至禁近不果久之用薦陞佐冬官巡撫東南總督漕運自肇都北京軍國根餉悉資其地歲久獘滋民力凋耗而國計日虧公奉勅得便宜從事洞燭奸偽漸次更革未幾庶務畢張公私美溢歌頌之聲播于遐邇又數年上供之外所在置倉以百萬計於是民之流徙者歸氣粒者倉稟連無告者以生今　聖天子嘉之屢降璽書褒諭民至有圖其像而生祀之者非幾於孔子所謂朞月而可三年有成者歟於乎士君子欲有所建立以不泯者公已備其二非天降才之厚而得時遭遇之隆亦曷克致之猗歟偉矣公所居在吉水槎灘雙崖之麓因以自號故其平生所作名曰雙崖集間彙編之屬序其端公之子仁俊將復刻梓以傳亦可謂能孝也已歐陽子有曰文章足以潤身政事足以及物公之政事多矣其文章之華豈止潤身而已耶余故序公集發其兼美乎人之所難能者此也嗟乎觀公集者得不有慨



然瞻想其不可及者哉

吏部右侍郎洪君挽詩序

皇上嗣登大寶初詔開經筵選詞臣及六部憲臺臣之有學行者充之淳安洪君宗器時為工部主事用大臣薦首與焉余時亦在諸公後已而修　宣廟實錄又獲共從事趨侍殿廷敷陳治道罄攄忠悃退登館閣編摩校勘勉竭論思朝夕出入暇豫宴遊盍未始不同一時議論之確操履之端若公者不數人可謂良友也已久之吏部右侍郎缺君以侍講薦任之卓然以進退人才為己任責事多齟齬十常八九而持之益堅於是有不

悅其所為者從而中傷之矣內艱去官讀禮家居者三
年去秋服闋北上途次得疾至京疾劇余試問之勉就
醫藥君首肯者數四詎意竟至不起耶嗚呼惜哉君之
世自其遠祖朝請大夫嘉瑞以來代不乏人其先
君子崇任教郡邑蓄大未施以貽厥後君之行美自孝
親[illegible]以至待宗姻友朋俱有品節居父母喪哀毀逾
禮[illegible]鄉遠近則之君之履歷由進士任主事遷侍
[illegible]主事分職讞曹刑罰清省蒞事江右贊畫
藩而秋毫無擾人稱其廉辦其為侍講考試京闈去取
精當士服其公君之學問經術外詩文皆典則深純
[illegible]嗚呼士之致身若君者亦可謂難矣而年僅五
十有一[illegible]不可惜也耶其從子翻以貢士卒業大
學[illegible]嘗從公卿大夫所為挽詩求序之余因之有感
[illegible]前所云不數人者若
[illegible]諸[illegible]劉獨得論[illegible]根皆相繼淪逝茲
復失君焉然則序以引之余烏得已於言哉余烏得已
於言哉

送劉大守赴臨洮序

郡守古諸侯之職也古諸侯所治小或百里大或二三
[illegible]而已今之郡守連城多至千里所統官屬人民之
衆不可勝紀皆於守焉聽命焉守得其人則政平治理
教化興行上之德意以宣下之凋弊以除由是僚吏與
威黎民懷惠一郡之治蔚然可觀矣否焉豈惟事委寄
驟績業人之受其患者詎淺淺哉故自封建廢而郡縣
疆理之制行盛明之代莫不以守令為重惟我 聖朝
尤深注意郡縣有缺明詔屢下在廷三品以上大臣舉
所知者任之往往得人十恒六七亦視其舉者之公當
與否耳今歲夏六月臨洮守缺員遂以南京兵科給事
中劉君克明往蒞厥職用戶部侍郎張公睿之薦也劉
君宣德進士天性端厚廉慎有為信乎朋友譽聞兩京
莫不謂宜且臨洮為陝邊郡統屬縣四地方千餘里軍
民繁夥羌戎雜居非君不足鎮重之其往而克施循良
愷悌之政以惠其人也必矣抑余因之而有美焉書曰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傳曰達視其所舉朝廷委方面郡
守之托於諸大臣者固欲各舉賢能以共圖治也其所
舉之得失亦足驗其為人之賢否南京縉紳士君君若
前行人司副劉君士憲皆安恬不競無所外慕者也張
公首舉士憲今為廣東提學僉事衆服其公矣茲復舉
克明衆亦服其公非所謂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
人焉拔其尤者耶由是二君之賢既達張公之美益著

所謂交相成而兩相得者也於乎使諸大夫君子皆若
張公之舉賢則豈不副聖朝宵旰之憂而慰中外之望
哉余固因劉君之行而為國家得人之賀也是秋部檄
至君促裝就道南京交游士各賦詩送之徵余為序送
并述余之所羨者書以弁其端云

尚志軒詩序

徽之磻溪方和中揭其藏修之軒曰尚志縉紳君子有
相知者為賦尚志之詩間因進士楊彥謐來京師求予
序之夫志朝市者懷事功之榮志江湖者慕游觀之適
用各有所志矣然局於事功者必至於溺其不達則得



喪累焉躭於游觀者必至於縱其不遂則憂慼形焉若
夫高尚其志仁以為宅義以為途居而由之進無得喪
之累退無憂慼之形者惟士為然是則為士者烏可不
知所尚耶予聞和中閑居林泉讀書樂善以為迹遠朝
市而江湖之適又所弗暇推當效夫為士者之所尚其
幾可以寡過而有得故揭諸軒間以自勵越乎流俗遠
矣夫能越乎流俗而效夫為士者之所事其志尚之高
為何如哉彼其溺事功縱游觀而進退得失之有無固
皆不足動之雖然仁義之道大矣載諸古聖賢之言而
具於吾心擴而充之不可勝用人能知之而蹈焉恒鮮
則有士之名而無其實多矣又烏在其為志乎今和中
既惓惓致念不忘若此苟俾日加勉以踐其實焉則其
為志可勝言哉予嘉其志重以彥謐之請不獲辭遂申
其說序諸其端以歸之

送劉太守復任序

予友大庾劉君克脩之出守南郡三載入覲　闕下也
天官第其功為天下治行第一以言于　上俾復舊治
監察御史蔣君誠與君為同學合交游諸君子祖送之
餞物既行有起而言者曰劉君以名進士擢任郎署刑
部明允巡歷邊陲將士懾服今出守大郡統州縣十有



六壤地千里　親藩軍衛錯處其間最號難治君為之
裕而未林而兵民安業莫悅欣忭其績最矣宜膺顯
褒以慰時望頃乃還官得非掌銓曹者之過歟予曰不
然也蓋　皇上深体其郡民仰冀之意銓曹亦欽承
聖明仁愛斯民之盛心也君初治郡逾年以憂去官兵
民父老數千人陳其惠政額借留之　詔旨諭允驛召
奪情俯徇民情意茲以例言則三考黜陟我　國家旧
章以情言則南郡循良詎宜遠改言者唯唯諸君子乃
相與賦詩為贈屬予序其端予忝同年且同志相好也
不敢以蕪陋辭因復舉觴屬而告之曰書云慎終于始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顧眉壽臨碩念詩書
撫字之仁以無負委寄之除可也若然吾見古
人其黃不得專美矣顯褒云乎哉予遂累書之以引衆
作於是劉君起謝曰子之祝規者至矣庸敢有怠

松雪遺墨

竹石圖一幅元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遺墨今長洲縣尹蜀郡王君汝器家藏故物題曰松雪者文敏別號也初汝器先君子叅政公得此圖珎襲于家三十餘年汝器懼其歲久散逸重取裝潢徵士大夫詩賦詠之來求予序文敏公雄才碩學崇際五朝名滿四海書畫之



精特其餘事雖一筆一墨當時人莫不知寶愛之況後世耶此王氏父子所由珎藏什襲不啻若拱璧之難將也雖然豈特慕其人愛其畫而已哉蓋將因之以比德焉夫物之森聳踈直莫如竹君子之德清修挺拔者似之堅貞不移者莫逾石君子之德踐履誠確者似之則是圖大叅公藏之以遺後人固非偶然也汝器受有民社居廉守貞綽有聞可謂能承其親之志矣由是朝夕夜閔之間有契其心益勵厥操懋厥績他日所進詎可量哉詩人之意蓋不外此是為序

贈刑部侍郎郭君序

士君子之致身言可達其志澤可被於民而事業有聞于世者此人之所甚慕焉也然自非遭其時居其職雖欲有言而或限於出位之譏欲澤民而不當夫執法之任則志何由白事業曷由顯哉惟六科得以論天下之政務而都給事中為尤專刑部得以理天下之臬事而尚書侍郎為尤要使言之而 上聽焉國家利焉則其志行矣理之而究抑伸刑罰省則民可被其澤矣然則志之行者又孰若澤之被者之為愈乎萬載郭君由永樂甲辰進士擢任刑科給事殿廷九載秩滿陞都給事固克稱其職而以績最著聞者去歲承 命恤刑南京



忠厚詳審克稱 德意今譽益彰今歲刑部左右侍郎缺員 上特命君為左侍郎命下之日僉以為宜其同年諸君子之在朝者屬予言為贈惟刑部古秋官卿之任所以掌邦政詰奸慝刑暴亂少司寇則佐卿而叅貳邦憲今之侍郎也其職可謂重矣民情之冤抑獄議之當否皆於是焉取正其所任亦可謂難矣職之重任之難宜擇賢而有俾於君也君之志既行於昔則夫所以使民所以被其澤者得不有望於今乎書曰惟明克允又曰式敬由獄君尚於斯而致意焉足以弼治教澤群黎事業之顯孰禦哉予與君俱同出江右固將有望於

為鄉邦之光也於是因諸君子之請以為贈

贈監察御史吉君序

御史之任重矣上焉司　天子之耳目政事闕失賢否混淆得以言之下焉為衆庶之所屬望風俗美惡訟獄冤滯得以廉察而辨理之自非其人剛直有為練達之久者鮮克勝任故　朝廷付畀之寄益隆選用之令屢更始者天官已而易之以憲臺之舉繼之以大臣之薦又歸之於天官之選校尚慮未得其人也於是因天下郡縣之官大會於京師者天官憲臺之長合而選之咨詢廣而考察精簡拔於千百人中得十餘人焉茌平縣



令吉君伯祥其一也初伯祥以兩考績最還官余嘗有言為贈固已期之至是果然則賢者豈不可知矣哉美玉混於碔砆而輝光自異貞松雜於樗櫟而蒼翠頓殊賢者之處乎庸衆其挺特不凡亦理勢之必然也雖然伯祥之為縣既最其績而膺是選蓋所謂練達之久者也前為御史得不思簡拔之公職任之崇俾剛直有為之聲之足聞於時哉必如古人所謂大丈夫當正已之地明目張膽以報　國恩而後不負　君上視聽之寄必如古人上疏極陳時事之弊以謂不絕害源其百姓無由樂生而後足副衆庶屬望之情毋徒談曰方今紀

綱振舉政行化敷無事於言為也伯祥鄭之滎縣人宣德己酉鄉貢進士補大學生抱負有素為今未通考而膺選擢試事未半載而實授今官他日所就詎可量哉因其鄉官游之在朝者屬言為贈遂不獲有辭而重期之

劉氏餘芳集後序

士君子之隱處當時制行有越乎人餘芳克垂諸後者固本於其天性之美嗣人之賢亦豈非其見知於鉅卿名公之衆播於文字足以發揚而表著之歟然則文章之有益於人不亦大矣哉大史公曰士之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信夫吾觀於嚴郡經歷



劉君迪誠前為刑科給事中時彙聚　當朝士大夫紀述其先君子處士文忠甫存沒行義之什有足徵焉處士家萬載世為舊閥天性純粹孝友夙成生平志樂恬退不慕榮進名其修藏之軒曰靜樂士大夫從而詠歌之聚書家塾以訓子孫名其延師之所曰桐岡書屋士大夫亦從而詠歌之及其卒也誌幽有銘哀挽有詩士大夫稱述之詞又無異於生存焉於戲何處士得於人若此之多耶合而名之餘芳集可謂稱情也已夫處士制行之美固原於天性若其餘芳之盛亦由夫也詞

世之賢有以致之也然則世之人欲成其子者烏可以
不知教為人子欲致孝其親者又烏可不知徵諸文字
以求其傳也哉迪誠間出是集求序于後予愛其知孝
道也遂不辭而為之書

贈刑部主事張君序

士之致用當時發軔科目列官朝著豈特為爵祿之榮
哉盖將以行其志焉耳方其從事佔畢誦聖賢之言窮
義理之奥孰不欲發紓問學登名高科以自達然率三
歲始一校天下之士而拔其尤者不百人焉及其既獲
矣文章有以暴于世名譽有以昭于人又孰不欲推原

素蘊聯秩清班以自效然百人之中與其選者或半焉
是則士窮經而得科甲之貴拜官而陞郎署之華若姑
蘇張君ㄙ者豈不甚鮮矣乎而吾知其不徒以是為榮
其志盖有在也古之君子典禮樂者必使禮備而樂和
掌刑罰者必使刑清而民服上足以報其君下足以澤
其民不負乎所學不愧於所職而後其志為可白也其
舉正統巳未進士擢秋官主事以詳刑為政日哀矜以
求其情訊讞以當其理有裨於司寇惟明克允之心盖
宣乎 聖朝用刑弼教之仁其志豈不在是乎請以前
哲一二君子為其頌之昔張忠定判富民遺財子婿之
訟人稱其明斷范文正抱其獄案與官長爭是非世服
其不屈二公皆由科目舉皆嘗理刑獄而皆至顯位其
於忠定為同姓文正其鄉袞也尚於是所取法焉他日
所造詎可量哉其受任也蘇之縉紳士大夫在朝者徵
言贈之予特本其志之所在者以期之云

送山東運司經歷周君復任序

昔在永樂間 太宗皇帝屢臨軒策士以圖治理歲戊
戌開科得士二百五十人今山東都轉運塩使司經歷
姑蘇周君景明其一也君時年緣二十餘風神秀爽才
俊而學優同輩咸敬愛之已而授知饒陽縣事歷上林

苑監丞都督府都事坐累左遷大僕主簿復改今官逮
事四朝秩凡五遷前後二十有五載政績之最著于銓
曹聲實之流播稱中外得非所謂老成練達者耶今歲
之冬以秩滿六載循例承恩還官其鄉縉紳君子之在
朝者屬予言為贈昔景明之尊府國子助教秉一先生
與先人職方府君為博士有同官之好予亦戊戌忝與
科目與景明為同年遂不敢以蕪陋辭夫松栢之茂衍
可以充梁棟者以其傲歲寒之久也干莫之堅利可以
劇犀兕者以其沐淬礪之至也士君子才器之晚成者
得不由涉世故遭事變而後所造非尋常可企歟景明

歷宦途可謂久矣方今重老成練達之選内之巖廊外之方岳有所徵庸又豈能舍乎景明哉顧念同升之士晨星落落無幾予漸進衰老無用於世如景明之才賢得不有望為吾黨之光耶遂書之為贈行序以俟

送吳大尹赴青神詩序

士君子力學將以致用致用求以行志也然學力矣不獲見於用者有之致用矣或遇非其時居非其位志不獲遂者亦多有焉若夫用足以驗其學之有成志足以申其用之所施惟縣令之職為然也予於吳君孝春受任青神而有羨焉也君世家雪川承祖父詩禮之訓劬學好問夙夜弗懈鼓篋校庠登庸鄉闈遊大學入中書暖暖試用去歲之冬遂承　恩膺百里之寄以行京師縉紳士大夫多賦詩贈之屬序其端予知君者不可有辭夫志於用者貴於行道行道莫切於致君而澤民彼百司庶府同於效用而責任有殊視斯二者或歉焉惟上之為宰輔者足以彌匡弼之忱下之為縣令者足以盡撫字之心士欲行志孰切於是宰輔未易至得為縣令可不思所以行之耶一縣之間耕桑樹畜何以勸之勸學校風俗何以勵之與老安幼慈煢獨無告何以處之遂其所令施於琴堂之上而化數乎閭閻之下熙熙

焉術衍焉政成而惠流績最而名顯如是則有以澤夫民矣致君之道豈外是哉今吳公之往青神既獲地偏事簡之邑又逢　聖主與民休息之時盡其素蘊以治之有暇益取古聖賢書讀之決其所當行勉其所未至是即所謂仕優而學者慎毋憚煩可也倘有取於予言吾見他日騫騰青雲之表宰輔不難至矣尚其勗諸

送陳問禮復任麻城序

余同年友陳君徵貞之子禮字問禮任麻城縣簿秩滿三載奏功闕下以家艱援例還官告別於予予酌之酒而贈之以言曰古之君子之仕蓋有曰得志澤加於民今之為縣雖不若彼能使民歲被其澤而百里之間得不可少施吾之惠乎且簿佐令者也施治百里有令有丞致雖主乎令然民事之煩非一人之為烈必賴丞簿贊佐而後可臻于理譬之操楫斛之舟者焉心同力協各施其謀則無覆溺之虞有利涉之益事濟而功成矣為縣者何以異此凡封域之内鰥寡無告孰非吾所當恤寒衣飢食孰非吾所當問因民之利而利之使裕順民之性而導之使化令有謂焉則贊之有為焉則任之政有所未使焉則懇款勸諭以使之如此而民焉有不被其澤哉或者且謂麻城劇邑民尚氣而喜訟長民者

惟華其戾之免乎已尚何以致夫澤之究于下乎是六不然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民無不可變之俗特在上者率之何如耳吾識思有以惠之彼爰戴服從之不暇矣寧有所謂囂訟者耶昔任伯雨之在清江事戾於民不避形迹極言於令邑賴以治陳述古之在浦城躬行教化邑之為父兄者更相糾戒子弟不可以非禮相干犯皆以簿而赫然著聲於當代垂輝於簡冊者也子於是取法焉尚何古人之不可及哉且子家世有衣纓自南渡門下侍郎喬迄今官譜相望子勉焉夙夜思繼述之美豈徒有光於而翁予亦與有榮焉問禮於是起謝曰



先生命之矣遂書為之序贈以期之云

## 送太守黄君復任序

郡守一郡吏民之望也會府一方諸郡之望也則夫上之選授也得不益致其嚴已之受任也得不益盡其心乎致其嚴則人斯得矣盡其心則望不失矣吾於今觀諸開封守黄君有以驗之方　聖天子嗣位初詔大臣舉在朝群臣之賢且才者為郡守太宗伯胡公以君薦蓋已遴選於數十百人之中矣同時被薦數人開封為河南會府其任繁且劇遂以俾君蓋又簡拔於數人之中也君感　上恩之厚荷擢任之榮下車興利革弊崇學勸農凡所統州縣吏民之當更民隱之當恤者靡不究心力行之惟懼辜薦拔而失人望也於是不三載而嘉績休聲籍籍稱遐邇所治遂為諸郡最茲以兩考赴闕援例還官禮部郎中余君合同寅諸公徵言為贈君早登科甲為名進士歷踐郎署為名郎官出知會府為名郡守士大夫致身若君者可謂難也已余尚何言哉雖然余竊聞之古之知開封者若包孝肅公希仁剛嚴不可干以私者矣又有若歐陽文忠公永叔寬簡不擾而政理民懷者矣予嘗以使命道汴觀黄堂所刻碑列前後為郡卓卓有譽者不可殫紀未有若二君子之尤著



者夫政剛以嚴之寬以惠之二者不可偏廢居之治郡足慰時望豈非克景仰二君子之所行歟尚勉焉思麗厥美可也余夙忝與君同朝相知自出守不獲承顏接詞者久矣喜其政之有成重以諸公之請遂不容有辭而書之為送行序

## 贈胡醫士詩序

昔深州守金川蕭君伯辰嘗以至京師與予同寓于故少保文靖金先生之宅舍偶嬰疾更數醫始瘥已而語予曰概醫之治疾猶居官之治民也方民事之来紛紜轇轕萬变不同其間是非爭辨雜焉前陳聽断尤難苟

良民哉之公且明或一言以　從容而理無有不盡其情矣番期官雖衆寧能使民之底于治哉若夫人之有身寒暑服食之乖宜喜怒起居之失節固不能以無疾表裏虛實萬有不齊腠理血脉熨鍼藥石施之匪易苟為醫者之良且審或一劑而瘳或積久而效無有不全其生矣否則醫雖衆其能俾疾之臻于治哉予聞而歎曰有是哉君之善諭也因治疾而得治民之說宜其所至政理所去民思也歟今年夏五月君之仲子守安感暑疾得同邑胡氏止恒治之寒熱交攻頭刺痛不可忍止恒既視脉投一劑而漸蘇再投而愈三則平復矣衆



莫不稱曰何其神速若是耶得非其為術良且審哉已而其兄守成致書余宗弟熙伯徵士大夫君子詩以彰之且請序於余復推言止恒之父孟性洪武間嘗以良醫徵不就止恒世其業益邃為人沈靜溫厚無嗜惟書居鄰市廛游心青曠泊然不為俗累蓋非特醫道之良而已故不償之楮幣而以文詞謝焉嗟乎若止恒之醫守成昆季之請贈皆可書也因追憶守成先公深州君治民猶治疾之論題其端以歸之知言者得不有取於斯乎

## 賞牡丹詩序

夫草木之精英融結而為花其芬芳穠艷千態萬貌皆出乎化工之妙而其奇卓絕巧奪群芳則莫逾於牡丹焉古之人稱為花王疑於國色信不誣矣濂溪周子曰牡丹花之富貴又曰牡丹之愛宜乎衆甚言夫為世所珍賞也吉故江右文獻地名家鉅室時當講習之餘良時暇日遇嘉花異卉輒朋儕相與聚樽宴賞以為樂或詠歌國家治平風物之美或歡奉親闈福壽之慶流風餘韻殆逾於西洛之盛焉余鄉友劉君汝器世居文江邑治之北隅迹遠闤闠而有蕭然林壑之趣庭植牡丹一本每春日載暘韶光明媚奇葩盛開照耀軒楹汝器



君奉其尊府游宴花前孫曾繩繩承懽戲綵人生天倫之樂殆無以易此也賓友聞之咸携酒崇觴賞終日以劭其奉親之愛已而復分題賦詩以紀其事乃屬序於余惟　聖朝重熙累洽民物阜蕃老者享康寧之福少者遂優游之適故得以餘閒競一時宴賞之娛以奉其親以洽其賓友茲非太平之一盛集歟夫牡丹百花之富貴也奉親天下之至樂也以富貴而承至樂此諸君子之什所由倡而余并引之作有不容已也於是乎序

## 送周君大稷膺貢詩序

國朝養士之制作興於學校成就於國學然後試事而授任焉蓋有古昔先生育材任官之遺意猗歟成矣淦川周君鉋字大稷早以俊秀選入邑庠學成行修茲當赴春官登大學其姻友趙君光儀昆季與交莫逆合同邑縉紳君子賦詩榮其去請言於余弁其端惟夫世之人於遠別其故舊姻戚必載酒贈言以道其去留之情况大稷茲行將躡青雲之路覲日月之光其為餞送夫豈常情可比哉乃為之言曰士君子生世讀古聖賢書蒙 國家教養恩其大端不越乎忠孝大稷家居出治經業入奉親養於夫孝既克盡之矣今焉膺造選就試



詞林肄業 天子之學宮行將有民社寄於夫忠當勉焉思致其身可也是則諸公贈言之意夫豈外於是乎光儀曰然請書諸簡歌而繼之者列于後

江湖勝覽詩序

縻爵祿者乏優游之趣安泉石者膠肥遯之情君子於此每病其志之弗遂焉若夫進非爵祿所可縻退非泉石所能錮從容散逸浩乎其自得超乎其無累而寄興於清風明月之間雲帆烟浪之表者其惟江湖之士歟姑蘇蔡智明遠氏早有四方志嘗游歷淮泗吳越南道湖湘出推莞入番禺暹徊豫章彭蠡之區而後歸凡通都大邑山川城郭之壯麗以及於高人碩士之逸跡稱仙佛子之宮宇身之所至即徘徊瞻眺終日而不能去能詩君子往往摛諸歌詠以贈之士之遠遊愜勝覽之樂者亦孰能過之耶嘗彙聚所得衆作裝演成卷因少保黃公之仲子來訪予請言冠其端予薄宦于朝旦暮供職事未得少休暨有所陳請又或所能即遂居嘗有羨於志安泉石之隱者及覩隱者棲遲衡門與木石俱鹿豕遊身雖高潔而見聞卑淺求之乎高明廣大之量未有充焉若明遠飄然得江湖之樂其為志豈不快哉誠非仕隱二者之所及也是可嘉也已因叙其什聊致



予之一概

贈給事中屈君秩滿序

士之仕也求遂其志而已耳苟使位遇有弗逮才美不克施亦烏得謂之遂哉若吾友刑科給事中番陽屈君時行其仕之遂志者歟君以明經領鄉薦入大學仁宗皇帝即位初命擇大學生之卓異者廷試之又擇其最優者俾居左右獻納之任君寔與是選士初筮仕不假歲月遷轉之久一蹴而登斯秩其志之遂一也明年侍 宣宗皇帝監國南京因留掌科事南京政務稀簡君得優游書史之娛充問學之益以充其才美其志

之遂二也　國朝之制京秩滿考有最績者獲褒寵其親君時二親在堂高年無恙循例受　恩封之榮且謁告歸省衣錦稱觴申其孝愛之誠其志之遂三也是三者皆難致而君兼得之則士君子學古入官有如君者幾何人哉茲當秩滿赴天官故事居是職者率不次超擢況際今　天子嗣登大寶方更化以新天下甄拔群賢圖惟治理君之斯行其志大用也必矣他日位遇之隆才美之施而益其遂其志者又何如哉於其滿也予適自家赴　闕道過南京監察御史李君道安偕其同郡縉紳士相與餞送之來徵余言余素交於君不可以



辭於是書君素志之遂者以復焉

戀闕圖詩序

古之君子之致身未始一日而忘其君也惟不忘其君而後心之所存者誠職之所治者力不敢苟焉食其祿而為忠之道盡矣此予於建昌嚴君戀闕圖之什而有取焉君少有俊聲年十八舉于京闈連中乙榜最後授湖之烏程儒學教諭丁內艱去官今年起復蒙　恩擢陞南京國子助教留寓京師幾月而後往交游諸君子謂其有惓惓戀闕不忍去之意徵莆田李在繪為圖賦詩送之安理出以示予屬序其端予惟圖之所寓者迹也安理之所戀者心也心之所在雖不必恒依　闕庭日邇清光而後謂之能不忘所事古之人蓋有歸江湖之遠而能致愛者其心有在也況兩京伊邇者乎安理往焉盡心於職務俾樂育有造德業益崇不負今日簡拔之公是即能允懷　明主之恩矣豈特徘徊顧戀乃可謂忠耶安理予隣年友也夙有志古君子之行知其心者莫予若故為推原其所存而序之觀者於圖外求之可也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七

男裳編輯
門人謝輔校正
姻家後學曾同亨重校
庠生李喬南重輯
孫承超
汝啓
汝達
德光
德輔重刊



## 記

### 孝子亭記

人子之於親也無往而不盡乎誠也生則奉以適其歡沒則葬祭以致其寧此其常也脫有不幸捐軀殞命所不暇顧是皆出乎天理民彝之真夫豈可以偽為哉吉水李孝子隋大業中人幼喪母哀毀過甚事父益至每出歸里鄰返曰吾可暫時忘膝下乎父病十旬衣不解帶既沒未葬比舍失火火燄至遂慟哭伏棺而死事載縣誌其墓在學宮之傍墓之前有亭廢興不一國朝洪武初知縣李潢臣甫新之前進士陳公宗舜為之記宣德間知州柯侯逍復新之歲久碑戕缺今武昌劉侯釗來知縣事既除治其墓修其亭既石刻不存乃屬記於予惟吾邑以忠孝聞天下有宋時楊忠襄公邦乂以通判建康來就死揚文節公萬里以權臣專國不食死與歐陽文忠公俱列祠于學宮夫孝百行之本而忠由之以推也方忠襄當賊陷罵賊不屈卒斃白刃其愛國之誠與孝子伏棺毅然殉愛親之誠何如哉蓋當是時知有君親而不知有其身知綱常大義之不可泯而不知白刃烈焰之可畏非天性純懿而所學所養有素者能之耶吾知二君子易地則皆然矣孝子名不顯於史



傳獨以墓故猶使人觀感興慕若此豈非人心之天亘宇宙而長存者歟由是言之孝子以孝倡於八百餘年之前文忠忠襄文節以忠繼於四百餘年之後俾吾邑縉紳士至今服詩書而人尚節義者豈無自然哉因記新亭遂併及之以為臣子勸夫激勵風化以淑人心縣令之職也劉侯視政之初而致意於斯其亦知所本矣是皆不可以不書

### 滁州重修醉翁亭記

滁有醉翁亭巋然臨于瑯琊山間者宋歐陽文忠公之所遊也天下之山得名者不啻千萬瑯琊獨傳以其文

也古今賢達作亭亦衆矣而醉翁獨著以其人也誦其文想其人而尊理其遺躅此後之君子尚德之心也自古帝契求聖賢載道之文寓諸六經皆經綸天地紀理綱常邈不可尚鄒孟氏以後正學紛靡至道榛塞奮起而振之者昌黎韓氏而已廬陵歐陽氏而已史稱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是兩人之力此其文之所由傳也宋有天下三百年仁厚之化幾於三代明君賢臣迭起繼之而莫盛於　仁宗之世公平生以風節自持初仕館閣即貽書責高若訥不諫繼知諫院遂以直范文正公見逐其在滁亦以直道不容被黜而公惟以忠



國恤民為心未嘗少屈久之由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與韓忠獻公同心輔政定大議決大疑毅然以身任天下事而不回至今稱宋賢輔相必曰韓范富歐此其人之不可及也嗚呼後之士大夫以文名遭遇付托隆重固有適於公者矣而誠心直節視公殆若薰蕕玉石不可同日語淪逝未幾高閣厚壠人輒毁敗焉者有之詎非德有可愧哉此公之遺躅所以屢廢屢葺更千百年而不泯者非偶然之故也亭之後故有二賢堂滁人以宋翰林學士王公元之嘗謫守是邦其直氣文章可配乎公也正統乙丑之秋監察御史弋陽李君奎按治南畿竝登瑯琊山延覽徘徊歎亭漸就圯而是堂漫不復存思為求久計遣刑部侍郎括蒼薛公希璉來巡撫李君具圖屬之薛公命其官僚成之樹以高門繚以周垣置人四戶守之而費不及民其尚德之心可謂篤也勒其成者知州大理段瑜判官紹興周同長沙文理吏目保定安興也徵余記者侍郎御史二君子以書道其意而達之者余之子儒學正豪也不揣蕪陋書而記之者廬陵後學周敘也

## 蘇文忠公祠堂記

得天下之盛名者必其有高世之才越人之德業也三



代以前賢哲尚矣漢唐以來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有若昌黎韓氏著仁義禮樂之實以合於大道有若廬陵歐陽氏繼二君子而興者又有若眉山蘇氏蘇氏之最顯者文忠公子瞻也公當宋運之隆鍾眉山之秀天挺人豪作為文章渾涵光芒雄視百代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能出其右者考其自童子時見石介慶曆聖德詩即有頌頏韓富杜范之賢及其立朝也議貢舉之法貴循舊而責實因召對而有煩鎮以安靜之聞因買燈而有請追還前命之諫上書論治理則以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為之要

蹑足使人主之聽而下逮致當國之忌其出而再用也進讀經筵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以悟君心即以論事切直不容屢補外郡而尤以通下情除壅蔽惓惓道言于朝至迹其治郡所歷政績炳然不可偹書於乎若公才之盖世德業越人之盛何如哉史稱公平生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是以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来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信哉故雖逼於小人之惡忌而其名不能已於神宗奇才之歎雖編管於元佑之黨籍而其文不能逭



於　高宗寘諸左右之讀雖貶惠州遂昌化而其高風遺愛不能忘乎後人景仰之思且自宋至今薄海内外無問長幼貴賤莫不知東坡先生其得天下之盛名詎偶然耶公之謫惠也嘗擇郡治東白鶴峰之上卜居焉後人即其地為亭亭後建祠祀之歲久廢興不一正統紀元推官福州陳君艮琎謀修復之已而郡守浦城陳君顔至相與協力成之視舊益宏大中設公像以陳文惠公尭佐漕運使許申配二公俱有宦績于恵故也歳之春秋二仲月望日郡守率諸寮寀具牲醴祠焉其外延賓有廳齋宿有室門廡厨庫各以序為嚴嚴翼翼等

壯偉嚴聿稱巨瞻久之陳君顔以疾終陳君艮琎解官歸通判建安滕君康嗣其政嘉二君之勤與後来者之紹續於無窮也其考績至京介尚寳司丞楊君久寘求余記余辭不敏而二君堅請之遂本公平生之大者書焉若夫山川景物之勝與公釣遊吟詠之遺跡昔有記之者詳矣茲不復著

## 祀南嶽記

五嶽天下名山之最尊者也江南之山得名者為衆而莫尊於南嶽衡山唐虞三代已然宋南渡後去中州益遠獨宗祀南嶽故其廟貌穹壯偉麗非他祠比其神灵



變化煇赫顯應殊多我　太祖高皇帝尤重神祀每三歳頒香幣者為令典人君嗣位及有事祈禱必遣大臣或近臣代行皆重其禮也今歳自春至夏亢旱連月農民失望　皇帝怛然以為憂既躬致告郊社百神復親製祝文具香幣分遣近臣禱祈嶽鎮海瀆諸神憫農之念敬祀之誠至矣盡矣欽寔承　命祀南嶽驛走四十日至祠下卜六月己丑從事前三日熏沐齋戒届期牲醴肥潔黍稷苾芬對越精明禮度唯謹禮成雲陰四興翌日甘雨遂降衆皆歡忭鼓舞以為　皇上一念孚感之所致也将歟盛哉須期有司礱石刻御製祝文復相

來謁余宜有文以識來祀之意余不敢辭惟古昔先王之祀有告焉有祈焉有報焉雖施舉有殊而為民之切神依民以祀民賴神以寧況 皇上神聖為山川百神之主憂閔元元祈告精懇若斯則神司方岳靈効彰明者得不同體 上心寀施膏澤以福庇斯民耶吾見報祀之典自天降錫有日矣時廟宇頹圮 朝廷方勅有司修葺衡州府同知胡忠寔董其役而衡山知縣龔倪縣丞方紳典史林福儒學教諭萬幹訓導邊韶黃暨長沙府照磨高文皆預祀事遂并記之其執事諸生凡預事者悉列諸碑陰云



壽鶴屏記

宣德七年壬子冬十月朔日 宣宗章皇帝御端拱門時錦衣衛千户臣謝庭循侍 上特賜畫屏一屏用細絲方廣僅二尺中畫雙松獨鶴朝陽清映之景其端識以 武英殿寶臣庭循謹拜受藏之於家屬臣敘記之惟 宣廟臨御當重熙累洽四海無虞萬幾之暇畱神詞翰於圖書之作隨意所至尤極精妙盖聖能天縱一出自然若化工於萬物因物賦形不待矯揉而意遂生成也於戲至矣且植物之良堅貞蒼翠傲歲寒而後凋者莫逾於松羽族之群修清潔白超物類而特立者莫逾於鶴當朝旭初升海波炫采而斯鶴也引吭獨唳於虬枝翠蓋之間非特可想像其清絕之景尤足以見品彙微物衣被大陽之光莫不懷傾嚮之心焉自非廣思天造曷克臻是哉不但臣庭循知所重萬世之下有得而觀之者宜皆珎愛於無窮也鼎湖龍遠追慕天顔不勝感愴謹拜手稽首書諸左方

孝友堂記

安成之嘉林有世族曰劉氏其先由江南轉運使某徙家邑城之東子孫擢高科踐膴仕者歷世相承不啻數十人鄉人遂稱之曰叢桂劉有尚宋宗室諱可舉復以



爵位文學顯而叢桂之名益著可舉之八世孫曰菊所蘭友當 國初又徙今之嘉林而卜築焉一門之間孫曾繩繩敦詩悅禮愛親敬長歡合無間往年菊所之子彌厚蘭友之子彌昂嘗從予游因得其家世諱而知其慶澤之未艾也彌厚抃兄彌遠間闢其舊築作新堂搆思為後人燕翼之計請名於予予為題之曰孝友堂且請記之予時未暇也今年彌遠以事來京師復申前請不獲有辭乃復之曰孝親友弟根於天性之真人所同有也世固莫不知之而能累葉繼承克盡其道者鮮焉豈非其世德之無自而家訓之或替耶今觀劉氏田

轉運以來迄今二十世揚英振華愈久愈盛蔚所兄弟篤孝友之行既開於前彌遠諸昆季復克宗趾美以昌厥後繼繼承承克盡其道若此則其世德之隆家訓之盛可見矣得不謂之賢乎雖然賢者之心不徒善其身垂諸後而已蓋將推之於人而被夫鄉也彌遠偕其嗣人因是益敦孝友之實勵忠厚之風以漸洽其里閭吾見劉氏之顯盛又將自此始而慶源之積發譽之流夫豈有窮哉予言無足道也是皆人性所同有彌遠之良心也然則登斯堂者詎不有油然而興起者歟



## 重慶堂記

堂以重慶名者何鄞之揚氏子實奉其祖父母曁若父母之所居也奉親不署他而曰慶者何本其奕世慶澤之所積也揚之先出於慈湖先生傳幾世徙今郡治之東南江心里族望弘延蕃殖豐裕厥祖孟輝今年七十有四祖母方氏七十有三父某母張氏俱五十餘從父頔以明經中永樂庚子鄉試實今正統辛酉再舉于鄉與其弟寅皆年方及壯且復有子一門四世椿萱同榮蘭玉競秀佳時暇日子婦孫曾獻壽稱觴綵衣先後歡欣愉懌和氣藹如何其盛哉然其致慶之盛如此者余嘗跡其故矣其施予之德厚而孝友之行隆也余聞孟輝甫寬厚惠和樂善行義逮老不倦歲飢散粟賑貸推恤鄉黨善人其秉德如其父而奉親教子尤克誠篤寬之兄弟所以修諸身行於家者蓋亦不異其祖若父也是則揚氏之重慶得不有由然哉夫慶德之積本之於人而錫之天使德修於已者勤始而終或怠作者有人而述或不繼則非所謂積矣如是而致夫具慶且不能况夫慶之重耶余於是固有以見天錫報之心而揚氏之德厚矣雖然實方策勵問學登名薦書他日陞爵位於
明時顯聲光於事業所以貽揚氏之慶者殆不止此也實會試京師未利將歸覲四親益充其業因禮部



員外郎王君士華來徵記余愛其慶澤之未涯也遂為之書

## 存養齋記

天之所以與夫人而人得之以生者心所具之性也人得之以生而不存養之豈不孤天之所與而有愧於天哉是故有父子焉人能存父子之心則有以養仁之性矣有君臣焉人能存君臣之心則有以養義之性矣擴而充之推類而長之心在是則性在是而豈外乎天哉然亦果何以求夫存之養之之要耶不過曰敬而已亦曰始終焉表裏焉勿怠於須臾勿間於頃刻使氣不

亦循而常守其至正事必合理而不害其本然則存之養之之功盡即所以奉順乎天而不違矣於天不違則動靜皆天夫豈有悖之者哉蓋天之於人常若有臨之者若斷喪其性則獲罪於天矣可不懼乎嗟夫勢家顯人之子弟往往流蕩不法㤀亡其天而貽親之憂者有之若吾邑孫經德氏其克鑒世人之失而卓然以存養為事者耶經德之先代有聞人若吉州通判汝元瓊臺教事祥升祖中舁父景順皆豪傑不群家法有自經德又循循雅飭重內輕外可謂能世其家矣間表其所業來遊京師寓於冬官少司空周君恂如之官舍乃持其



而存養之揭來求予言為之記久而未有復之經德至再四不厭余以舉前所云者告之而復申其說以勉之曰君子之道固存養之要而力學又承先之本敢或誘惑不可也學而怠焉不可也經德於此尚益思力學以居敬而求之焉夫事天之實哉是為記

齊心齋記

距吉安城北五十里有地曰大橋據清勝之區臨流而居中有隱君子郭君希齋之居在焉系出汾陽令公其為人行嚴毅有方正行年七袠康健精明儀範淋于鄉望于鄉里族姻大室莫不則而象之咸尊稱之曰齊心而不敢以字字之君亦喜其名之稱情遂扁諸藏修之室間走書至京師屬余記之余惟聖賢之學莫重於心非幾於知道者不能知求之也蓋心者神明之府統性與情萬善具焉而心學之法又莫過於齊齊者一之之謂收斂專靜而存養於未發莊嚴整肅而省察於未萌得非持敬之方乎是故克敬以齊其心則衆慮消釋萬理明淨天君有主而外誘不能奪以之為學則辨經百氏之奧古禮樂文章之華英可以貫通而無遺矣以之立身則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所居所由皆仁與義矣以之事神則式禮莫愆而鬼



神享之以之治人則化近及遠而內外則之焉往而不得哉此齊心者誠為心學之要法也苟不得其法將放其心而不知求舍正路而不知由矣烏足以幾於道哉吾故於君有取焉為郭氏子若孫者晰夕觀之又豈可不以斯為規而自勉哉然則齊心之揭名教之功大矣抑余聞之君之鄉家宋寶謨閣學士誠齋楊先生嘗論心學矣有曰惟事萬變惟精惟一又曰欲趾聖門主一為趾其所謂一非君之所謂齊乎誠齋故居與郭氏併□其高山仰止之思久矣余言烏足多哉

笑菴記

夫處衡門而甘藜藿者士之常也至若家襲衣纓田園
之饒足以充伏臘詩書之澤足以臻富貴乃超然志安
於澹泊訓篤乎清儉斯豈常情可企哉觀於吾邑周君
尚迪以菜名菴而有羨焉君世居澧陂為著姓其世父
敬存　國朝洪武間累官至户部尚書君承藉先德力
學制行可以資進取而不屑所居負山阻江樹畜居積
之利可以致殷阜而不求乃樂恬退薄滋味優游暇逸
以終其身非澹泊自安者歟其子慄肴膺祿仕致用於
時懼其驕奢侈靡或溺厥所趨乃遺書以菴名義俾需
言於縉紳徵扁於堂顏貽謀之良隱然於言意之表非



清儉為訓者歟昔汪信民謂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君
之自處其信民為心歟諸葛武侯戒子謂非澹泊無以
寧志君之示訓其武侯為心歟是可尚也矣若夫春韭
晚松緑葵紫蓼以會味為悅者固非君之志而亦余之
所不暇書也懷之承恩歸省也得縉紳之詩成帙來求
余文將以復君遂書以遺之

雙節堂記

守節人所難也况求諸婦人女子哉又况母為烈婦女
為貞女而同出於一門哉此姑蘓楊伯盛妻劉氏及其
女俱寡居勵志而士君子所為扁雙節堂以彰之也烈
婦宿有淑德其父伯通鍾愛之為擇婿得伯盛伯盛世
居海虞父母不欲其遠遠遂納之于家洪武間伯盛以
閭右徙實京師未幾疾卒烈婦年纔二十有五有男子
一曰春女子四縈縈在孩乃率諸孤陳乞歸鄉里
太宗皇帝憫其情許之既歸仍依其父母家以居或
勸其年少宜改適者烈婦斷髮誓曰吾聞適人之道一
與之醮終身不改况良人沒孫弱賴我以撫育耶由是
嚴閨門勤緣紝訓誨男女各專其業今年七十餘矣貞
女早閑姆教習聞書史為烈婦長息受同邑朱某聘未
嫁朱坐事謫為雲母務以卒姻黨欲更聘他姓貞女曰



吾受朱氏聘數年雖未行為婦朱氏均也盍不觀吾母
乎豈更受聘有如此日因慟哭連日夕不止遂事母孀
居盡晨昏之養唯謹今年五十有四矣嗚呼貞烈女婦
美德也自世教衰民不興行彼有朝乞憐而暮刎鵠夕
飾寵以事金夫者蓋多焉今觀烈婦不忍背其夫貞女
不肯負其母秋霜烈日之操雖烈丈夫偉男子有不能
然者今於母女一門間見之其不可嘉尚矣哉烈婦之
季倩進士周觀公望具其事求予記予嘉其有關風[illegible]
也遂為記之以俟觀風者采擇焉

禦倭圖記

禦倭閩者前武畧將軍金鄉衛副千戶王公嵓提孤兵禦海寇身死之後人圖之以紀其烈也金鄉為溫濱海巨鎮倭人出沒不時稍失守民輒被患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某日指揮梁公方與寮宷燕集遽有諜報倭船數艘徃來海中梁亟命公徃視事出倉卒從公者纔八人馳二十里至營賊猶未及岸公恐邊民驚擾遂偃旗鼓伺其至該伏藏之逮夜賊衆登岸逼營門公手格殺數人賊披靡復升壘射之連斃數十矢賊驚欲遁已而覘營中無兵遂且悉衆來攻時所從八人者分遣還報幷走諭諸營寨獨公與營兵數人禦之公被流矢傷足



不能起立乃坐據隘路持戟瞋目罵曰蠻奴敢越吾境乎賊曰此鐵石人也卒不敢近未幾援兵至賊掠傍近居民數家而去公傷慟甚遂卒事聞　太祖皇帝召八人者詢其故傷歎久之於是斬傍寨之不能救者二人仍賜八人楮幣以歸召公之子𠠇陞千戶尋加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僉事剛卒孫鏞復嗣職皆公世澤之遺也雖　國家分建邊衛以禦侮安邦為生民慮至矣而世之守將往往耽宴樂怠守備一旦有急逡巡怯懦遂至失機敗事多矣其能捐身赴敵若公者豈不真大丈夫也哉夫忠烈臣子之大節遏寇活人之厚德也嵓

後嵓亦至梁方安集匪賴公奮忠烈以禦之金鄉遐邇之民恭壽可勝言耶吾聞德厚者慶遠活人者有後金鄉之民德公甚深　朝廷褒恤之典報公甚隆宜公之子孫乎有名爵於無窮也因監察御史薛公出以求記故樂道而書之以為世之為臣子勸

## 後樂堂記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名其退休之堂曰後樂間命予記之予拜識於公最後而辱愛最深於是受簡不敢以無能辭惟士方未遇時誦詩書以自強抱經濟而自許厚常以未得位為憂其既遭時得位也錦衣鼎食足



以悅其口體千駟萬鍾足以厭其願欲汲汲遑遑窮心志耳目之娛惟恐後者多矣其能知憂之所以為憂樂之所以為樂乎此固常人之情皆公之所深疾而重惡者也惟公早有大志嘗慨然以天下之任自負歷事列聖顯有爵位于朝逾五十年始終一德不以進退得失為憂喜燕居手不釋卷泊然自處無一毫富貴態出鎮南交夷落至今慕其化留守南京軍民相與安其政一夫有飢思為之食一人有寒思為之衣一士不遇思為進以致之用年高而德邵責重而憂深公之意以天下之人必皆熙然泰然各遂其樂而無凍餒愁歎之聲

然後已亦得遂其寬亮之責化成之樂也夫豈若從之所謂窮心志耳目之娛者之為樂哉茲非公之素志歟宋范文正公有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公之意雖不本於此歟夫古今人同不同不可以而能脫常情之為秉先憂後樂之誠如范　公者殆不多見也嗚乎三代而後得大臣之體者文正也有宋以來繼文正之烈者得不有望於公耶敘也忝職史氏後當執筆大書不一書先書此以為後樂堂記

## 江鄉歸趣圖後記



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南郡楊公甫及稀年有退休之志而未遂乃以其故林之山川景物寫為圖名之曰江鄉歸趣自為文記之矣間復示敘俾識之惟公少時負經濟之才蘊宏博之學擢高科官近侍聲光已赫然著于海內及其遭逢列聖自學士列卿遷大宗伯進位師臣議論密勿施諸廟堂高文大冊流播余石當宁虛心資其謀猷士大夫爭先瞻仰其道德而遐方戎狄莫不想聞其風采公之文章勳烈視諸古人殆不多讓而其進退出處之際又恒以禮自揆故年至而浩然有歸休之懷今之所謂得大臣之體者公蓋有焉猗歟盛哉竊嘗論之公之忠誠未嘗一日不在　朝廷

者心也公之歸趣不能從容而遂夫江鄉者年也然當是時　聖天子方委公以周召之任社稷生民之責方殷而倚毗眷注之恩益厚公尚可以盛滿為惧止足為戒而求去乎夫事有輕重而勢有緩急公年雖至矣揆厥心之所在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蓋有不可得而遂其私者矣圖而識之固以見公有欲去不獲之志抑詎非為世之君子進退之大閑乎故其內外百執事壯仕老休古今通誼而雁膺公之責任或因位冒榮恬不思退視公斯圖得不大可愧哉然則公之為世道慮蓋深且遠士君子獲讀公之記而詳斯圖之所以名進退之節



庶乎其知審處也已敘侍教於公有年竊嘗識公之大而知其志之所存遂忘其鄙陋而書諸其末簡

## 遊嵩陽記

宣德丙午三月十有五日予在鞏代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概想其勝與虞文宜春吳君謙遜志約游焉行李儆御已戒至期聞有遣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王肅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河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馬步行二里餘午會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湯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

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譔云汾陽嘗領兵靑河上
是索匆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岡常出毒霧為灾
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
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祠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
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祲汾陽之謂矣
一則緱山陳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
原良村王庸家自犨至是七十餘里翌旦遵趙城涉轘
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其中有関名[illegible]嶺老卒數人
守之時天旱邑人祈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
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西近五



里入少林寺林木蔽虧仰不見日卷草餘香郁郁襲人
寺在五乳峰麓少室山當其　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
迎迓甚恭佛殿後為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
受法於達摩處惠可嘗侍達摩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
傳予因歎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
惠可學佛法亦然使世之為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
成者也因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
製達摩大師賛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
又向西北循山崕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岈然環
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巒若在袵席下是為達摩面壁

處所有石影云達摩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
烟霞澄霽蟬聲鳥語喧應上下翛然有塵外之想僧云
西南八里山巔有惠可庵庵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
果上寺主僧二人曰圓宗斐廷者甚能言相與問辨亹
亹亦自可欽飯畢起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峙
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洞灘石磊硊揭衣徐行毛
髮森竪俄經一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
令導從者索之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
者南方朱火之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
曰赤童山又行十里憩鄆亭中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



宋僧雪菴所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遒偉可觀觀畢即出
晩至登封假館學宮自原良村至是又六十里明日同
廣文劉銳仲武司訓吳愷永康謁中岳神祠且默禱久
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
山之陽中原壤地平壙有山亦培塿不奇崛惟嵩山蜿
蜒磅礴馳奔雲矗綿亘数十百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
山環列勢若星拱盖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所宅也
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為降神殿三面皆圖生申甫
像丹青頗剥落而筆意蒼古因㫖李丞命畫工摸之宋
[illegible]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勑譔碑最宏壯字體[illegible]

蹶文湮滅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摸搨以存其舊九山李具酒殽于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丈室後有以數百竿徵風度之鏗然有声如擊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來康循北門遊嵩陽觀〻久廢惟古栢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幨幄如擁車蓋風動又如聞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不能去惟 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亦孤處僻遠不見知於世耶亦有天實三載紀聖德感



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庑凋澗尋崇福宮即大乙觀林深徑者迷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亦廢壞雖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于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樗蒲泛觴三亭今惟九曲池存有泉名大乙歲久亦湮塞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遊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鑾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烟斷礎鞠為丘墟樵夫牧豎得而履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永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遠覧則箕隱諸山隱約如畫迨

想巣由之遺風西則少室三十大峰綺縮繡錯高[illegible][illegible]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顥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怪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刹殿宇頹圮惟浮屠巍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二臺廢址北顧嵩高二十四峯舒奇獻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尋約往遊是夕月風寒頗不懌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賞 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于簡以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二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君俾



想見茲遊之勝一以晉登封學官以備他日好遊者之故實云是為記

## 中岳禱雨感應記

名山大川之在天下其神之靈皆足以澤被民物也況五嶽為群山之宗而嵩高又屹然中處冠衆岳而獨尊則其神之靈可知矣其能興雲雨施澤民物也不亦宜哉今年春河南之境連月旱暵菽麥枯槁東作未興農人愁歎覺顧惧不有秋藩臬大臣既郡縣長貳下及耆老咸以為憂相與籲天祈禱竟靡有應按察司僉事傅公喈讓乃曰中岳之神實在境內予嘗禱之有感焉往

祈焉遂齋戒沐浴具辨香馳三百里於三月二十二日
拜謁祠下自為祝文反躬訟愆以徼神貺是日雲陰四
起翌日甘雨遂降又數日而遠邇沾足於是民皆歡呼
鼓舞若醉而醒若沉溺而獲援莫不感神之賜而頌公
之德不置登封教諭劉鈗訓導吳愷暨縣丞李政等相
率言曰公昔於永樂庚子夏五月大旱嘗叩神致禱霖
雨降三日今復若此詎可無文以紀其事乃遣人具書
走登縣告其故且欲刻公禱雨祝詞于石正為之記予
時承 上命祀宋諸陵事畢前公一日造謁祠下默自
禱曰以神英極之靈如是詎忍俾是方之民困於焚雲



而不抹耶今傳公懇禱果獲顯應捷若影響則神之灵
信不虛矣惟昔顏真卿為御史以久旱決獄而雨至今
人稱道其美赫赫若前日事公今念民生之重困致祷
輒雨則其忠君愛民之誠又豈非真卿之流歟公由永
樂辛卯進士擢拜今職振揚風紀綽有令望觀一事若
此則其他政之善可想也遂用書此一以昭神之靈貺
一以識公之誠感目以為後之有民社寄者勸其祝文
列諸左方

遊翠微山記

距都城西四十里有山翼然高出天表曰翠微山山半
有寺曰圓通寺舊名平坡 仁宗皇帝始易今名也形
勢奇聳幽絕古今好遊之士往往資以為樂 皇上紀
元之歲翰林詞臣循故事朔望俱賜假恒擇名勝處窮
一日之適若朝天宮若西湖大功德寺前此群公皆相
率一至惟翠微山則嘗有至有未至者侍讀曾君延之
修撰尹君邦祥習君嘉言陳君淋剛孫君曰恭主事劉
君永樂洪君宗器暨予則俱未至者也乃預約以四月
望日徃前期寺僧竹溪謁予求詩因以諸君之意告之
且諗之曰予聞山有大小青龍君見之乎竹溪曰去留
無常近四月八日惟大青見寺中今尚在望日至或可



見而未敢必也至期朝退諸君皆會予寓舍尹君復率
其門人暨子若孫先徃曾君劉君以故不果来道出平
則門問所在行道者歷歷指示如在目睫時夏景初臨
群芳競秀層巒疊巘蒼翠如畫浮屠亭亭犄峙空濛杳
靄間而曙色澄霽鮮飈清塵緩轡徐行衆情和暢洪君
以寓遠趨朝早未及飯出城數里僕者私以告稍前至
兩隔店予止衆設餅餌且小酌數行因戲曰古人有嗜
義若飢渴君嗜遊乃亦爾忘耶及抵山麓尹君從者已
治具居人黄氏家門巷深静花草頗芬馥可愛窓間有
棋予與習君對奕未終局尹君促飲而起行僅五里緑

山徑盤廻以上僧清氷偕其徒數十人迎迓甚肅迨至寺門群僧譁曰小青至矣予輩初未之覺也僧住持左覺義南浦時在慶壽寺聞客到馳還少憇山門飲茶畢相與次第歷升縱觀諸殿廊像飾丹堊金璧光彩炫映盖　宣宗皇帝特詔創新也最後近山頂稍平夷有巨石僅尋丈石面有棋枰相傳為金章宗避暑燕奕舊物又循東廊陟高閣衆皆凭闌以望東南空濶雲天一碧北京景物盡入指顧恍若凌霄漢清虗之表者又出西廊丁至方丈則大小二青皆盤旋佛座竹溪因曰小青僅半歲不見翰林到山門時纔至也予曰適衆僧譁者



此耶曰然相與歎異者久之於時士庶瞻禮施錢者継踵不絶南浦具午飼齋禮極豐盛衆因詢寺住持先後之故云東方丈則前此果善世所居以事被譴其徒俱他徙今之住山幾百僧皆從南浦遊者也予歎曰佛氏以寂滅絶貪嗔戒妄想為尚乃有被譴者詎非靈境之勝有待其人耶則夫人事之廢興得失又何如哉既罷循故道出山栲折而之東北山峽間尋二青所蟄處有僧曰福海扶杖披袈出迎年八十餘矣導至祠下一小池嵌空方廣不逾尋旁有圓竇徑二尺許水清甚涓涓不竭復至秘魔岩予問福海二青所自荅曰昔盧禪師

来居此岩有青衣二童事之歳旱禱雨二童遂投池中化為龍天因大雨水溢前所經兩隔店者乃水中决故道隔絶行者俗云兩家店非也是雖為其教者神其言然亦豈無所本耶因詰僧曰天且久不雨　朝廷方事祈禱奚不叩二青施霈澤以慰民望僧稽首唯唯又東過青凉寺寺亦更葺可觀日漸西遂下山與南浦衆僧別仍至黄氏傾倒尹君與予所挈樽歸至中途陳君復設飲囬望翠微諸山倏忽雲氣起僕夫告曰得不有雨乎衆曰姑樂飲果雨又樂之尤也時惟洪君衣羅衣有為之惜者君曰但得雨沾足田野衣何足惜哉既及



城門雨果至遂各散歸方出山時氷清請曰翰林今日之遊可無歌詠留識山中衆因取唐人香閣披青磴瑚臺控紫岑之句十字為韻分賦之人二章八韻餘一人推以屬予為記盖謂茲遊之肇於予也

山溪小隱圖記

可為而為常情之所同可為而不為君子之所獨稟夫所同而安其所獨非有高世之志越人之識者能之耶吾宗兄時立秉剛介敏達之資承世家簪纓之裔才足以經綸而心悅於書史時足以進取而興適於溪山修業於可為之日隱身於可為而不為之際當其從大父

頎蒼等君溪閣二先生游宦中外尤力好問學躬勤書夜有其才而經綸之心不減其三弟時簡畸欽作泡長子源接武晝爵見年復復往道明德立微碎文今有具時而溪山之興益深直軒裳之貴不能易其布衣之樂鍾鼎之榮不能高其泉石之清悠然風月之間起乎雲物之表日惟供甘旨以娛其　親敦禮樂以易夫子姓臺觀吟嘯優游蕭散以任其天性之真遂夫肥遯之趣而已耳噫乎為所可為吾嘗見之矣不為其所可為獨忍有焉則其志之高世識之越人何如哉雖然隱居求志聖人所尚見學聖人者也寧與昔人隱身遠世長往



不顧者倫耶尚見纁帛徵庸起高卧輟釣綸唐虞治化有望矣則夫今日所謂隱之小者詎非成其志之大邪兄所居有梧山沂溪之勝因自署其軒曰山溪小隱以見志予比得山水小畫愛其甚有似隱者之居也用圖為贈且記其顛而系之以詞曰　梧山兮青青沂水兮泠泠緊君子兮隱岩扃士高識遠兮凌紫冥山青青兮林幽溪泠泠兮湍流緊君子兮有徽猷山間溪上兮不可以久留

## 聽鶴軒記

人之所可樂者莫逾聲色之於耳目也耳之於聲可聽者多矣皆足悅意以娛情而其最可樂者亦鮮矣予嘗嗜飛泉聲琮琤激射泠然飄洒清人肌骨而達日夜不休久聽之則聒且厭矣又嘗嗜琴聲鏗鏘幽逸泊然雅淡發人志意而不遇善彈者使之鳴聽之且令人思睡矣況不得一寓於耳哉二物者天下之聲之至清而可樂者也而尤有所病若此若夫聽之而不厭時一聽之而無窮者其惟鶴鳴乎當天高日輝之晨風清月白之夕戛然長鳴高徹雲漢其聲嘹亮清越可以淨囂氛滌塵慮令人飄飄然有凌雲馭風之想其視泉聲琴韻之樂殆有間矣大河衛鎮撫班某氏承世勳之胤武事之



暇留心書史嘗闢軒為藏修之所畜雙鶴其中豢養既久馴熟可愛某一至軒則雙鶴相對長鳴鼓舞有足怡悅情意者乃名之曰聽鶴軒間因其友沈存讓采求予記之夫君子之嗜好不一惟求其適心志之樂耳苟樂之而不泥乎物若莊子之於泉伯牙之於琴可也否則至於鶴之所好有使乘軒者如衛懿公豈非其泥於物而貽君子之所誚乎某清修不群喜聽鶴鳴且以名軒其嗜好之篤同乎昔人至於樂之而泥乎物吾知其免矣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言誠之不可掩也某尚克誠其身以善承厥世吾見他日勳業之隆聲聞之著

權今而吾後須不題我因記其軒而以是為共告尚勉
之

## 山居記

廬陵羅君克温建別業于印山之陽徙居之而名之曰山居間求記於予君之言曰吾世家大安印山則吾先世所由徙也當其極盛時有兄弟四人各[illegible]于大州貲累萬金田連都邑高甍巨室照耀閭里因稱為四印堂及其歿也文磯崇垣委為丘墟子孫不能有之者幾二百年易二姓而吾祖贖復之又幾百年而吾始克闢榛礫剃荒穢以恭之吾之居無宏常之觀藻繪之飾而凡翔



周布纖塵不驚圖史序列宴休有次此吾居之所由創而吾身之所由安也環居以望則層峯疊巘蜿蜒奔放吾屏植帷布峙乎其後者印岡之諸山也淡水[illegible]迴縈滀膏浮荷芰芬敷魚鳥游泳而飛深激瀨春飄風驟雨經乎其前者秀川之水也其西大平小村故居猶存寔宋趙帥祭為族先[illegible]之所建東則澗谷之[illegible]入吾居者可以焚蘭鼓琴觴酌賦詩可以凭[illegible]今而懷古而長林修竹蔽虧天日嵐光水色[illegible]不知 間之有廣廈飛甍之有重閣也與其[illegible]之美而居之所以名也吾非直愛其勝美而安之將俾後人之[illegible]興之由知創造之艱而世守之也幸為我記之予[illegible]其有地無其人雖美弗居有其人無其地雖[illegible]四印之居此但有其義矣後幾三百年委[illegible]於荒間莫之[illegible]至君而始有之豈非天固將待其人耶君博學高才志尚沖澹家素膏腴而退然以儒業自守富貴不足移其操功名不足動其心故能棲迹林泉優游暮齒擇茲地而卜築焉人與物遭地因人勝夫豈偶然之故哉君力行德善以篤其慶諸子亦皆恂恂雅飭克趾其美世澤之綿若源泉始達未可涯涘也而何廢興得失之足論哉予雅慕山水羈縻薄宦不可



遂畀時謝弟為遐訪君山居相與濯北溪之清流招南山之白雲而重賦之可期也姑書此為記以俟

## 琴樂軒記

凡樂音之悅於耳以適其情者皆可樂也而其所好或不能無一偏之失若齊王之竽桓伊之笛是已夫竽與笛皆足以悅耳而適情然其音咽嘶嘹亮取快一時非君子之所恒御也至若宣中和蕩幽鬱適性情大之為宮小之為羽能使人嗜之而愈篤聽之而不厭終身御之而樂者則惟琴焉故世之言琴者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又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當御也

則其為音夫岂竽笛之倫所可比者乎宜人之御之而樂也固安孟景和氏雅嗜琴嘗構軒為藏修之所而名之曰琴樂間因予同年友嚴君宗正求為之記予聞景和世名家子其尊府歷官朝著累遷知松江府事景和得於庭訓有自復能讀書好文以琴為樂於凡世俗之音皆所不好也其志可尚矣予故樂為之告也昔顏子曰鼓琴足以自娛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回不願仕夫顏子大賢也既樂聖人之道而好之而尤有取於琴者誠以琴之為器足以適性情於中和蕩凶釁於未伸非泛然而樂之也今景和嗜琴固知所樂之正矣尚因是



尋聖人之道諷誦而服行之體之於身而得之於心吾知所樂將有出於琴之外矣彼區區竽笛之好者又何足論耶傳曰顏何人也希之則是請以是為景和告

## 畫龍記

盈天地間之物莫不可以繪寫而傳也然有有形者焉有無形者焉其有形者固寫之而能得其精也無形者尤難得其精也形之若有若無者欲精而繪寫不亦難乎彼人物山水木石虫鳥所謂有形者也神鬼怪異所謂無形者也無形則惟係其彷彿故用工也易有形則欲物物而似之故用工也難至於形之若有若無者能也其為物下上星辰浮游大虛変化恍惚不可為象謂之有則世不得而常見謂之無則感風雲霈霖雨大而騰攫於海岳之間小而蟠屈於淵泉之下則欲傳寫之而極其精妙者得不甚難也歟昔洞微善畫龍一日有人借其壓造問曰龍有雌雄請言其狀洞微曰何以知之其人曰吾乃龍也遂化為雙龍飛去世之人畫龍固莫洞微若也猶有俟於龍之示形而後精其難審矣盛塘倪學文氏自其祖顯宗甫藏畫龍圖一卷畫者逸名氏殆亦當時善作者其為數有縑素僅尋丈而烟雲輕轉波濤洶欻凌空拏雲升降向背之態各極其變化噫



亦精妙矣其學文重其祖之藏思欲珍龍以傳久遠乃介予同寅友修譔朱君永年求記之予嘉其意因述夫畫龍之難者書以遺焉吾特惧夫雷霆破匣飛騰霄漢澤彼蒼生不得久晋人間為清翫之具也

## 琴書軒記

夫天下之物可以適性情蕩凶釁者莫如琴可以充見聞成德器者莫如書則琴書二者誠君子之所尚也苟使琴焉不得其趣書焉不探其微其於二者何有哉予族弟緝字熙伯少有志於學嘗闢軒於居偏為藏修之所面陽而塏爽拔出而弘邃置琴一張蓄書數百卷其

中有莢乎陶淵明倚南窗以寄傲樂琴書以消憂者因取以名軒間求記於予予乃詰之曰子之取適於琴書則善矣其有慕陶何居昔淵明仕不偶時解官謝事浩然言歸故托是以消憂子今以英銳之年值太平熙洽之時質美而行純才高而學富雖嘗挾藝群試有司見厚於凡目盖造物之欲大其成他日登青雲立要津焚紓所蘊見諸經綸俾事業顯于當時聲光播于天下可期矣奚乃欲效淵明不得志者之為哉熙伯曰不然世固有名同而實異迹類而心殊者某之慕乎淵明殆亦企仰其南窗琴書之樂而非欲蹈其遺俗遠引之懷也



嘗慮乎塵紛之汩吾中而凾欝不導性情不適也將乎理朱絲調宮徵審輕重疾徐之節奚而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悠然不知吾中之汩焉又嘗惧夫出處之困吾志而見聞未充德器未成也將乎披黃卷窺聖賢考古今治亂之得失而追乎唐虞三代之風泰然不知吾志之困焉斯吾軒之所由名初不敢效陶之為也予曰嗟夫子之於琴可謂得其趣於書可謂探其微者矣脗乎君子之道而有光是烏可無記耶乃述予與熙伯之詞俾揭諸軒中識遠大之望云

延薰樓記

道吉水順流而下二舍許是為同江由同江之西陟行三四里有地曰下嶺口又去席岡望之林木蔚然深翳者是為李氏之居李氏兄弟惟霖惟謙撤其舊居為重屋面陽高明塏爽夐出塵表而名之曰延薰樓間屬記於予予乃詰之曰子世家于茲在元時有以貲富重閭里子之先君子又樂善行義躬勤儉以大其家子孫群從數十人敦詩悅禮秩秩雍雍江鄉遠邇鮮克及之且常人之情或誇詡其世以自高或淋屬其後以垂訓銜奇彰實以為名稱者多矣今子不衆之慕而有取於延薰何與惟霖兄弟曰夫薰南風也其為德長養群物其



為功祛掃炎歊吾聞有虞之世帝舜彈五絃之琴歌南薰之詩而天下治當時盖無一人不被其澤者今逢聖明在上海内寧謐無鬪爭金革之聲吾輩業有田園之阜處有室廬之安斯樓之上可以聚子姓而宴賓親可以適琴書而納雲月而戶庭之間飄拂裾襟蕩滌煩欝使人忻忻然熙熙然延而樂之如囿於春臺之内者莫快乎南薰也顧思所以得此者皆 上息之賜風化之被有莫之致而致也然則吾輩豈非斯世之幸民歟以是名吾樓詎不可乎予曰有是哉熙霖兄弟之善於取名也予時疲於酬應未暇復之今年秋惟謙之子膺

修挾其藝就試京師為當路者所尼不及入場屋將歸求別乃申其嚴君之意以為請予素嘉其名樓之善又喜庸修立志之勤將期其遠大也遂為之記而系以詞曰

緊名宗兮同水邊薛喬林兮扁岡連構重屋兮此歸然谿蘭檻兮　南風之薰兮来蕩蕩育萬物兮聿滋長仰大平兮欣有象逢　聖明兮今在上上之澤兮被群黎嗟君子兮懷恩私游須薛兮袪炎威圍春臺兮欣熙熙埴篪翁兮兄弟樂淋子姓兮勵儒學梯青雲兮振寥廓樓之名兮來世其有記

## 東軒記



渝川周君嘉謨築室於渝濱玉隆山之南別搆於其扁名之曰東軒以其先予族所分徙也造予石溪之上求記焉君之言曰自吾鼻祖由吉泥田遷渝之羅坊橋頭傳十餘世而至先君予始為倩於里之梧岡易氏中更變故易氏廢絶先君子亦改卜於邑城茲復以先廬付二弟擇易氏故居之東剗荒穢而創造焉一以遠市塵之囂煩一以仰外祖之歲祀此吾軒居之所由始也軒之前植以竹梧蘭菊雜以杏桃槐柳藹然而幽香叢挺然而高節勁蔚然而清陰文艷之芬敷可以供吟賞而適性情嘗題之曰東軒四詠矣客至則焚蘭瀹茗討論經史竟日忘倦暇則凭闌縱目聆烟雲竹樹之參差看鷗波魚浪之沉浮聽漁歌樵唱之互荅四時朝暮風月之景不同無不可喜而可愛者此吾軒之所為勝也若不靳為吾記之予曰嗟乎善哉君之取適也其優游道藝之域樂吾日用之天所以自得者何如哉昔蘓文定公子由監筠州酒稅闢廳事堂之東為軒以旦夕出甞職事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也乃所作記以見意以為昔少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来筠



州勤苦塩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縻自放於道德之塲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夲故也今君擁豊裕之資負奇偉之才值文明熙洽之時可仕而有為以達其道顧乃安於肥遯嘯傲東軒以寄迹於雲林泉石之鄉游心於詩書仁義之府無顏之窶而慕顏之樂懲蘓之歎得非超然於物累之表者耶則昔之所難得者而君乃得之是可嘉也已予也竊有志於斯事之羈縻殆有甚於蘓公者雖欲掛冠謝事以尋其樂而不可得視君之適寓不大有媿哉於是書以記

其軒并以識予也日衆能慣宿昔之所頌與否云

濟美樓記

距廬陵城西南五里有地曰宣溪溪之北涯有故城焉相傳楚相孫叔敖所築故曰敖城著姓王氏居溪上與城相去僅里許耳崇岡峻嶺清流沃壤茂樹修篁蔽虧上下聿爲樂疆其中有樓翬然而高聳者曰花萼豈然旁出者曰濟美也濟美之揭花萼所由本皆仲起甫弟父子之所名也王氏自宋淳熙以來有曰琳曰季雍曰孟孫但由進士累官至潮衡靖三州守元有□子英領鄉薦任廣東元帥府照磨其他以詩書起家者尤衆



皆其先之顯者也　國朝永樂間仲起甫仲兄智任合州守是時兄弟四人俱存故樓以花萼名鄉先達爲序其事而詠歌之者多矣今仲起甫復有子四人次槩登正統壬戌進士觀政秋官比於居旁建樓鄉先生謂其克世家聲故以濟美署焉槩在京徵縉紳大夫士詩盈帙來求予記惟世之豊家巨室金玉珠璣錦綺貨財之蓄積名園曲池高臺疊榭之雄勝非不美且都也然倏而興倏而替曾不啻浮漚之寓目好音之過耳其故何哉德澤凉而詩書之業廢也今觀王氏由宋元迄今二百年間登科甲綰郡符班朝列者累累不乏又有昔陞之青年高第克承厥後豈非其德積厚而詩書之業隆乎謂之濟美稱情也已視彼之豊家巨室所云美者可同日語耶若夫韓子有曰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繼於後雖盛弗傳由台州守而上之美其先之積也由槩兄弟而下之美仲起甫之積也所以爲之繼之者台州守與槩也循是以往益深德澤篤詩書引之而弗替則王氏之美繼繼承承其有窮乎若夫斯樓延覽之勝余他日乞身于　朝出螺岡鷺渚以造宣溪相與誦諸君子歌詠之什而重賦之蓋可期也

萬安曾氏祠堂記



報本追遠禮之大節也三代以降祀事上下有定制士君子欲申其情於尊祖者或拘而不敢爲其勢可以申其情者又或怠而不及爲論者病之近代朱子定爲祠堂之制士大夫家得通祀高曾祖考四世之親於是孝子順孫之情始達凡有力者皆得爲之而人不以爲非江南鉅宗舊族尤多而人不以爲僭蓋通祀四世之親者以禮以恩也其間或推本始遷之祖旁及繼承之顯者以情以義也惟不越乎情脉乎義而後禮之大節可得焉此君子所以慎而不敢忽也吾吉萬安曾氏爲邑望族世尊爲鄉國之喬子孫由漢以來轉徙不一至

[illegible]綏使延之[illegible]別建康棄官居泰和破溪其
孫瑋遷上漢里又六世至舜明舜言俱仕宋舜明武功
大夫徙今萬安崑崙[illegible]諸大夫仍居上漢舜明之
孫曰亨甫居汝溪曰吉甫[illegible]君憲徙龍溪君憲生長
卿長卿生文舉文舉生[illegible]汝明經任湯春教官敬林
生雲英元季舉義保[illegible]孫孟學魯學孟學之子
時望魯學之子時勉俱克紹先緒則龍溪之派也亨甫
之後數傳至履晉履晉生[illegible]學信學生仲璭益大其門
則汝溪之派也二族聚居[illegible]從蕃盛赫然相輝願
念皆先世慶澤之遺以[illegible]今日而追遠之典未舉於是



酌于朱子家禮擇地建祠合二族之子孫至歲時烝嘗
之為其意厚矣時望克以[illegible]毅佐官資賑郵　朝廷賜
勅旌為義民來謝恩闕下介其[illegible]刑部郎中劉君彥
倚進士周君鐸求予為記將垂示永久余惟魯氏之系
[illegible]矣其祠之或祀與否義之所在禮不敢加也若夫奠
獻之際衣冠拜止登降有儀儼乎祖考之有恪乎精誠
之格歆乎禮度之可嘉匪惟二族子弟有所觀法鄉之
人士聞而見之者莫不興其孝敬之心矣其於敦本追
[illegible]豈小補之哉是皆在所記者遂不辭而為之書

[illegible]山圖記

士固有不遊之遊者詩人所謂不出門庭而觀盡江山
者是也物亦有不遇之遇者韓子之畫記是也夫大生
而有四方志凡雄都大邑名山勝景固所願遊然或人
事不齊宦轍所淹有不可以必遂往往於書史圖畫得
之固不待夫親造其地矣物之珍奇玩好人所同嗜然
成敗得喪相尋無窮人亡人存古今共歎心有所向不
期而遇亦豈偶然哉吾於金川周敷典氏所藏巫山圖
而有徵焉敷典為邑玉沙名族子好奇而喜遊東至[illegible]
會西抵荊楚北道齊魯以入幽薊之境無不覽其奇[illegible]
而攄其胸次常慕西蜀之名山川欲一遊限瞿塘之險



而止比來京師於旅舍遇有持巫山圖為售者欣然購
之曰見此足以適吾志矣不遊奚病哉既命工裝潢成
卷介其姻家浙江帥閫都事李君敷寬謁余為記余生
巫山三峽蜀之門戶十二峯舒屏獻秀屹立霄漢騷人
才士見諸賦詩多矣由茲而溯之可以歷錦城登岷峨
凡西川之勝悉在指顧中豈特十二峯之奇而已乎是
則不遊之遊之興蓋可想見也畫者筆意精妙非淺淺
可到嘗見辱於凡目幸珍藏於敷典其亦可謂不遇之
遇矣披閱之餘用書此以識歲月云

蓮亭記

以行其手其類者謂之祥祥不虛生生必視其所而兆必視其人如是而謂之祥也寔宜水陸草木之花兆祥者或有之矣未若蓮之修潔不污有君子之操也有君子之操而兆祥於郡廳之池賢明太守之日豈不可嘉矣君嚴陵張君彦華以刑部郎官出守建寧令行化洽吏服民懷郡遂以治稱郡治後有方塘僅半畝植蓮其中名曰蓮亭公退之暇輒登亭宴坐娱翫乎書暫心煩體時與蓮接悠然可愛也正統六年夏六月花盛開中有一本梃然特出其高七尺有奇雙花[illegible]底遠香清澈人皆異之郡中僚屬與[illegible]父老聞者莫



不走觀過賀以為祥君曰事固有偶然者使其果為[illegible]嘉應方今　聖明在上化漸遐裔仁及草木和氣所[illegible]蓮之徵也守何敢當他黎庶有欲觀者君閉距不[illegible]曰不敢以是誇于衆也已而有中貴人出使閩藩道經建郡聞之時已成實矣令摘取置磁瓶緘弄張樂導入公府閩之於是士女萬衆填郭溢郛爭先快覩君不能禁焉有為之歌曰　濯濯紅蓮植方塘兮雙花並蔕兆嘉祥兮太守之賢共騰芳兮又歌曰　和氣儲禎皇之澤兮駢生郡池衆爭覩兮中通外直繄太守之德兮有自東南來者傳其事于縉紳間相與賦詩美之其明年君考績至京師余諗之曰誠有是也且請曰先生其為我記之庶幾為玆郡他日之一故實云於是乎書

梅軒記

劍江東下一里許有地曰白鶴村杜氏之家在焉前臨大江右枕龍潭屋宇翬飛園林葱蒨雖密邇城市而有泉石之勝忘喧囂之煩宜隱者之所盤旋杜之彦曰宗漢甫乃種梅其間出入起居無往不與之接當窮冬沍寒萬木凋落透春光於未闢先衆卉而獨開老幹奇花聯珠綴玉暗香疎影浮動軒窓宗漢甫於斯時或巡簷索笑或吟對飛觴徘徊徙倚物我兩忘真得梅之趣而



澹之者也夫草木花卉之可愛雖衆恒競艷爭妍於暄和之時未有若梅之孤根挺於氷雪之餘素質同夫雪月之瑩者也則夫高人逸士安得不深有所取焉此林和靖西湖之寄賞何遜東閣之吟觀古今所由歆慕其高致而宗漢甫乃取之以名軒歟且余聞宗漢甫為人剛介有器局少好學而尤善星曆卜筮之法精地理相人之術言直而當理有司嘗委督鄉丁築堤以捍江人甚德之尤篤意教子遣其子立充郡學生俾從明師曷之進考其平生蓋非忘世而為高潔者也今年立以例應徵朋試內廷獲在前選將卒業于胄監乃介鄉貢進

定祠選胡氏後人充弟子員且奉祠事又監察御史歐
鄉彭公勗督有司所建也工始於正統辛酉八月訖工
於癸亥十月葺之非一日成之非一人而曹侯之功居
多云比歲監察御史廬陵孫公鼎繼董學政教諭湧暨
訓導泰和蕭尹文圭以重修之故白欲刻石紀其事孫
公乃俾文圭致書於余請記之余嘉其勤不敢以不敏
辭惟郡邑有學學必有廟所以崇景仰而資講肄也廟
祀先聖孔子學所以授受者孔子之道也況安定生自
如皐尤能推明斯道以淑人其流風餘澤悠然而不泯
共竊嘗求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曰明德新民安定



之教則有體有用有文何謂體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
世不可變者也何謂文詩書史傳垂法後世者也此其
門人劉彝述其師佐世翼教之力於孔子之所謂教弗
戾焉後之君子宜佩服而不可遠者也今如皐當
聖明熙洽之時有聖賢祠廟為之瞻仰尚益遵遺教以
求深造乎道以無負 國家育才致用之意不其懿歟
余故不特樂道其學之成又將為其士子來游于此者
之華也於是乎書

即墨縣重修學廟記

即墨齊東名邑土壤沃饒民知禮讓其間奇才碩士鍾
山海之秀卓然出為時用者往往有焉則興學校以教
育成就之詎可後乎夫學必有講誦之堂以勤其業有
先聖禮殿以申其敬有先賢祔祠以勵其志皆不可缺
也而皆有官君子之所當務者然世之君子為治能重
學而興起焉者難矣況能備厥制而益加修葺之得不
尤可尚耶即墨故有學廢於金兵元至元間縣人呂氏
購地捐貲重建之邑令董君庸新而大之禮殿講堂齋
廡門墉畢脩復以故廟西廡易詹改塗為先賢祠廟遵
時制自先聖孔子而下四配十哲及諸從祀之位在焉
祠之所祀自即墨大夫安平君田單而下中更世季毀



復不常 國朝洪武以來修者弗替歲久材木蠹傾像
飾黯昧長民者大懼弗稱興學之典於是前知縣周禮
偕縣丞王弼華協謀修治之禮去廣德馬時舉繼知縣
事暨邑之同官學之師生與夫坊社耆民董其成廟學
如舊祠則增元邑令董君庸胡嵩我 朝先職方府君
前為主簿俱有愛其邑也規模弘敞廟貌輝赫儒紳歆
艷士氣倍增已而弼以縣丞秩滿來京持前禮部尚書
王思誠高密縣尹秦裕伯所為文宣王廟及先賢祠二
記示敘屬言以記之學校王政之原有關風教況先君
子得祔祠其中敘雖不敏尚安敢辭嗟夫士子之來游

祠于此者以學先聖之道將求致諸用也諸賢之得祔祠
于此者明先聖之道推諸用而有其効也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欽於即墨士子益深有期待焉毋肆志以
怠荒毋安小成而弗自強毋忽經術而昧綱常夫然豈
徒足慰學校之望抑亦不負山海之秀而為邦家之光
謹記

## 宣城縣重建儒學記

縣於郡附郭政教之施未易臻効以其易乎尊也則夫
學校有所興造克底厥績難矣況望其屢加修葺而尚
新之耶能此必臨莅乎上者之多賢經營乎前後者之



協力殆非一朝夕之積也宣城為寧國附郭縣儒學始
建于郡城泰和門內久之改作于縣治西自洪武至宣
德間相與修復之者屢有其人具見于太師楊文貞公
重修學記然學地卑狹隘在往來者多疾疢遂致講
肄溷雜鮮克成効正統八年知寧國府事袁侯旭相厥
方位得府治之南隙地高爽可以改遷具奏于朝
詔俞允遂於是年冬十月經畫焉自禮殿講堂以及廟
廡齋舍櫺星諸門各以序為公廨峙列垣墉周環不異
前規未幾袁侯以事去弗究厥終十三年春巡撫畿甸
大理寺卿周公忱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孫公鼎相繼至
學訓導謝賓蕭恒以故有尊經閣會饌堂尚習舊基為
請二公俾有司建之泰遂夏四月監察御史羅公箎巡
按京畿道寔臨蒞焉嘉學校之重建憫前功之未就乃
命同知鄧崇儔知縣丁興廣縣丞楊本中計徒庸遷致
之尊彝照磨安寧公重其役於是傑閣翬飛饌堂鱗次
倉庫有司庖治有所師生燕休之居畢備嚴嚴翼翼益
弘舊規為至以間計之總一百一十有七役人之工以
日計之幾千幾百幾十良材堅甓之用以數計之幾萬
幾千材因其舊而官不加費力假於助而民不知勞豈
非臨莅者多賢而經營者協力之所致歟於乎偉矣其



既成也羅公致書遣郡邑二庠生楊琳胡政弁以郡教
授彭徽所具重建顛末走南京屬余記未有以復之已
而郡太守葉侯錫與縣教諭黃泰至宣復造琳來速余
不獲辭惟學校王政之原風化之本古昔帝王盛時莫
不以此為首務今之長民社有政教之責者舍此將安
施哉宜其皆相與致念者也夫舍卑而就高明長民社
者興學之心敦本實而修經業諸士子篤學之志也宣
城之山川明秀儒學之建又據其勝自茲以往諸生來
游來歌者俾本實益敦德業益修吾見高科膴仕登庸
相繼崇勳偉烈照耀先後豈惟無負　國家養育之恩

而於諸君子興建之意重有光矣於是乎書

丹徒縣重建儒學記

鎮江近畿名郡丹徒其倚邑也宋南渡來為淮海藩院以寓碎地之士元延祐初始建廟學除養士之規是後廢興不一修葺靡常　國家隆興天下莫不有學丹徒密邇　輦轂下長民者視學校不敢後其制益廓以弘正統乙丑十月不幸燬于回祿明年吉水鄧君宜來學學事覩瓦礫丘墟講肄無所大懼人才放失儒業潤跡白于提調學政監察御史孫公暨有司修復之有司度其才力不支事遂中寢適冬官侍郎周公巡撫畿甸所



至崇重學校宜以為言公乃令節縮浮費與嘗儲積羨餘市材用計徒庸命主簿王良千戶陳起者民李安董其事由是上下一心祇承唯謹首建明倫堂東西兩齋次及儀門外門藏書有樓習射有圃百爾器用罔不畢備時學制一新弘壯加舊禮殿暨兩廡諸門愈覺卑隘且梁棟榱桷徽就傾壞弗稱觀瞻宜再以為言又明年公復命千戶起督之材良工巧士樂人勸不逾半載厥功告成峻宇崇墉規模輪奐黝堊丹雘日爭耀為屋以間計之幾十前後役人之工以日計之幾百旬材甓之類以數計之幾十萬用度廣而官不知費成功速而人不知勞皆公規畫之善也於乎盛哉宜謂斯舉之不易能懼來者或不知所自也乃具書幣遣弟子任傑詣京師求余記之惟古昔先王之時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鄉黨閭巷莫不建學立師以為教鄒孟氏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是也又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蓋田不井授黨術之學缺盛明之代尤幸詔天下郡縣立學以教民間之俊秀而尤莫盛於我

聖朝士生斯世何其幸歟雖然諸士子來遊來歌者豈徒務尋章句習文詞資利祿之計耶瞻聖人門墻以啟鑽仰之懷守　明時法制以盡講肄之實俾誠意



正心之學克修已治人之術備入而居家事父兄睦婣族出而效用上佐　天子下惠黎元則倫理明而俗化厚勳業彰而聲譽隆斯乃是為邦家之光抑亦不負建學之功

饒州府儒學重修記

皇明以文教治天下郡縣莫不建學立師以訓育人才江右學校尤盛饒故有學實宋郡守文正范公始建諸城東北元季兵燹捬為丘墟洪武初天下修廟學郡守陶安乃即城西桃源山麓改建焉基圍宏廣廟宇崇深歲久風雨震淩棟梁丹堊漸就傾圮前此守郡者有哲

患者恒有轉世而變者不及為恒而患者不能為其
間或有為之者矣亦不過補其缺略耳以故六七十載
之間卒未有能完厥美宏壯厥制者正統十年秋金華
婁文昌以刑部郎中来守是邦首謁學宮睹其傾圮慨
然興嗟遂以修復為已任於是鳩工聚材重建之廟廡
畢備撤為之櫺星門梁柱易以石而免朽腐更外門建
牌樓於巽方而大其規改造四齋材木因其舊而軒敞
過之新學門增諸生號舍與夫神廚庫射圃膳堂廨宇
位置經畫各得其所凡上而陶瓦之覆下而瓴甓之甃
内而餙飾之嚴外而墻堵之周咸焕然一新其成之可



謂美矣公之此舉首捐俸倡率之又或獎勸士民随其
所資或決罰爭訟稱其工力是以事不勞而集民不擾
而成于時同寅協志贊襄厥功者同知某通判某也儒
學教授譚暉等相與謀曰是學重興歷年久遠始克大
備非有文焉以識公用心之勤為後来者繼承之視効
乃遣書幣走京師介刑部郎中李君某工部郎中詹君
某禮部主事周君某来求記盖三君子鄱陽世家也譚
之言有曰是學外門陰陽家者謂舊日水勢大泄厥今
改易甚利故是科一舉遂中鄉榜者五人次年登進士
者三人前此未有也其術殆驗矣余惟山川之勝本
于氣運科第之顯由乎學力使士子講授無方學力弗
至而必欲造以需之不亦誤乎若謂學校興修氣運際
盛而科舉之顯適與之符則又人事之或然也至於士
子學力則不可不勉因記重修之故遂併書此為學之
来游者勸於乎鄱學之作范文正公始也公之事業在
當時散實流後世其言有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又曰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造是學讀是文者尚當景仰於斯

## 儀真縣重修儒學記

儀真揚之屬邑故有學自宋肇之舊為郡治是以學制



視他邑弘大有加代殊事異興廢靡常比歲講堂齋廡
漸就傾圮因循未復正統甲子揚郡通判河間王侯儀
以公務至邑謁先聖廟陞堂與諸生講論畢周覽學宮
荒落頹弊慨然興嗟於是謀諸教諭山陰馮敏訓導永
嘉許某三山林春新之衆後丁侯曰非不欲為顧力弗
逮今遇侯動念賢斯文之幸而儀真學校之有賴也於
是各捐俸為倡侯又勸諭邑民張子和輩五十餘人捐
貲以助且命主簿劉陽齊董其役計役大費艱懼不
集事衆又曰两淮都轉運使司同知金華葉公出自科
目輕財仗義盍求助焉衆從之公慨然捐金且勸率

盖商之好事者人争樂施於是以是年四月興工至十二月工畢講堂三間左右齋舍二十四間為之焕然一新規模宏壯士庶忻忭越明年丙寅侯復以事至邑謁衆曰師生講肄既有其所經史庋藏可不思有其所乎復勸率建尊經閣於講堂後而儀真之學遂底大備矣侯間至南京謁余属記之余久疾未暇大學生高厚再以侯與學師生之意来速遂勉而泚筆惟儀真天下水會之衝也山河城郭之宏壮闤闠人烟之輻輳大家巨賈百貨之繁夥其間神祠佛刹修飾而崇大之者不知其幾顧惟學宫之弊乃鮮又之必待王侯之舉始克就



緒豈非禍福之説易以動人詩書之教難於感世所謂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者歟可慼也已於乎吾儒之道聖賢大公至正之道也如日經天如水行地其光也人皆仰之其澤也人皆資之扶世教而可法亘萬古而無弊士君子来遊来歌有志世用者得不思遵正學闢邪説進德修業以植皇極翼邦家大吾儒之休聲乎因記學成并書之為来學者勸

望亭記

南京翰林視篆之五閱月修補弊漏居閑寡務而[illegible]之往来者尚未厭予索静意也徘徊四隅得隙地於東北偏土剛面陽高拠修竹蔚然而蒼蒼可坐而眺望焉乃剃荒穢濬涸池構材鳩工作亭其上翼然爽塏窅然幽深不知塵絏之雜而宦游之寓也俯對繁陰清風徐来皓鶴翔舞面顧鍾山鳳翥龍盤擁翠如畫日華東啓月彩西臨崇城睥睨樓殿翚飛四時朝暮之景無不可望而得也因名之曰望亭客有過而爱之且哂之曰子之所望樂矣其志不亦淺乎余曰子知其名不究其實子見其迹不窺其谷余之望衆矣并可縷数也請言其略北瞻闕廷有遠遠 天顔之想南眺故園有睽離親壟之思開徑以来故人三益之望也開窓以訓子



弟紹續之望也且吾性簡直而躁拙多疾叨祿謝事未能得優游於此以便安焉寔上恩之賜而平昔之望也若夫望吾 君垂拱於上衆賢協力輔弼於下俾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遂而四海寧此又畢余衰暮之望將日從故人遺老登覽其間以詠歌夫大平之世者也名亭識之不亦宜然乎客乃起而唯曰子之望信愜衆情之所同於是書之以記于壁

廣德州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士君子之克有為於世者必克先立乎志志立則事業聲光隨之以著非偶然也孔子曰志士成仁鄒孟氏曰

士何事曰尚志聖賢之言不外乎此夫志之所嚮鬼神不足恃其幽金石不足恃其堅山河兵革不足恃其大且險無不可以格而化之況施之於事功乎不然史何以亦曰有志者事竟成余嘗讀史傳慕范文正公之為人竊考其言有曰居廟堂之高則思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思憂其君又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在饒謝表又有云以此而為郡陳優々有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平生之志槩見諸此正大剛直之氣足以充之故其發於行事卒有以副之焉公吳人自少刻苦力學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



必本於仁義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其任職也日抱獄案與太守爭是非未嘗少撓在官貧止一馬其去任也鬻馬徒步以歸剛勁之節清苦之操見於初仕已如此迨其大用正色立朝輔佐天子經綸治道威權有所不避貶黜有所不顧雖或補外郡移邊陲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朝廷其身富貴矣然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況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於乎何公立志之堅始終如一而不替耶宜其偉烈休聲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相為終窮人之景仰之而益深焉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後之為守者遂求公遺像而置之學宮以祀之世殊代異廢興靡常近年日就湮沒惟宋汪內相藻樓亞相鑰二記石刻且存正統乙丑秋監察御史劉公禎巡歷過之見二碑尚於明倫堂詢其故慨然命知縣劉詵即故地重建未覆瓦而劉去又三年漸就傾圮正統丁卯監察御史齊公讓羅公篪王公某孫公昂相繼按臨時當塗知縣張嵓鳩工庀理之覆以陶瓦繚以周垣功未竟而嵓得代以歸是秋羅公再至顧瞻慨惜遂命知州鄭賢同知揚信因其舊悉加修繕且命儒學訓導焦榮董其事祠外增



置門題署之未幾祠宇像貌煥然一新羅公復為文率屬致祭於是縣士庶奔走瞻仰而文正公之神靈精爽儼然如在得不有想慕遺風奮然力學如昔之擢進士第相繼而起者乎榮乃具書遣儒庠生步度李善來京師徵余以記余不敢以蕪鄙辭特掇其大要著之嗟夫先賢有曰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余亦曰士君子當學顏子之所學志范文正公之所志謹記

## 觀德齋記

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古者天子諸侯莫不重之豈非資之足以觀德乎書以侯明庶頑讒說之不忠直周禮

以六藝教萬民而賓興其賢能亦以射則所從來舊
矣其爲目有五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而義
之節序粲然有條其行禮有所必於序序威儀品節升
降進退秩然不紊其要在於行禮樂凡中者必其容體
比於禮節奏比於樂不中者反是故曰内志正外體直
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之謂
也後世六藝之教衰而射禮尚存於學宮我 聖朝混
一海宇郡縣皆立學學必有射圃者令朔望習射行之
于時有哲有愚學官有勤有惰或廢而不立或立而不
舉觀風巡沿者亦往往視爲泛常悉棄而不問可慨也



已當塗爲太平附郭邑射圃舊在學宮之外東偏有亭
名曰觀德父之亭廢鞠爲菜圃上虞張侯廷瞻來知縣
事蒞政數載百廢具興尤篤意學校郡邑廟學鼎新之
餘適教諭潮陽林森訓導泰和蕭仁觀吉水楊清仲相
繼來領教事樂育有方而習射無所正統丙寅十月之
吉張侯乃拓地掄材剏立新亭歲暮落成題以舊額每
月朔望率僚采詣學謁廟禮畢與諸生習射其中揖讓
周旋觀者歆艷而當塗學校之盛遂爲近畿最豈非有
司之賢與學官之克勤其職歟越明年丁卯清仲以考
來京師道其顛末請記之嗟夫[illegible]天末世徒

以夸之武弁之士而不究其本孰不知文武無二道人
心同一致君子[illegible]以[illegible]義以方外敬義並立内
外交修則學乎[illegible]而不中矣豈特不失正鵠之
節而已[illegible]乎其[illegible]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
德行立德行立則無[illegible]之禍功成則國安若然射之
爲義不甚大矣哉是爲記

句容縣儒學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升士生當時出身致用之至榮者也鄉書有錄
禮闈殿試有録 天子之學宮有題名郡縣學宮亦有
題名何其名稱累書而不替若此哉余嘗求其故矣士



方滯藩未光游藝庠校研覃窮理正心之學講求致君
澤民之術竭日月之力以其登薦于策書齒録于仕版
[illegible]志以行道顯親以揚名傑然甚焉及其仕也或會
[illegible]致罔羅以失守一旦不復名德同歸爲父母鄉
[illegible]又孰甚焉此題名之記所由立也蓋將使後
[illegible]其名稱而歷評議其賢否得失豈不凜乎
[illegible]内名邑人物彬彬蓋自古昔而科第
[illegible]於 國家自洪武開科迄今正統[illegible]
一人領鄉書者十有九人仕歷中外文名
赫輝蔚乎其有關所以爲科目之榮者[illegible]

矣而今之輔佐廟堂進退人才卓然為公卿之所推許者寔適於天官侍郎曹公也豈非盛美之所鍾歟然則大有光於斯名之題者得不在於茲乎嗟夫光岳氣完異才間出　聖明龍興八十餘年涵煦培養之功厚矣自今以往安知不有繼侍郎公而振起者哉盍相與勉之知句容縣事韓侯冔以作興人才為意石具而未立適監察御史羅公箎巡治畿內韓侯以告亟命成之相率徵文於余紀其故余不敢以不敏辭遂為之書

## 茅山道藏經庫記

聖天子嗣大曆服以来日御　經筵講求古昔聖帝明



王經理天下之大經大法以隆治本暇則泛覽群書百氏之言以允見聞裨治要謂道釋二教之書上足以陰翊皇度下足以濟利群生其言弘深愽大窮極幽眇未易窺測我　太宗文皇帝嘗欲類粹之為大藏經而未就　上乃命嗣其教者分局考訂而纂集之既成刻梓裝潢成帙頒布在京及天下名山寺觀令寶藏而誦習之於是正統十二年冬以道藏經一部四十八函特命巡撫畿甸工部侍郎周公忱賚置句容之茅山崇禧宮且賜勑護持焉　皇上繼志述事之孝崇道尊教之心猗歟盛矣經藏無庫侍郎公乃與知縣韓冔等相厥方位惟宮之左鑑止堂前高明閒爽可以塋建命應天府通判朱恭典史金其督工經始於十三年四月丙寅落成於六月朱偕韓尹来謁余請文以記顛末按地志茅山本句曲山第八華陽洞天第一地肺福地夏尚泰皇嘗巡幸登崇焉至漢三茅君相繼栖遁得道於此山因氏茅遂顯名於天下歷代以来真人高士迭興其間顯揚徽稱聯映先後宮前丁公山前隱居華陽下館據林壑之勝經庫之建穹崇弘麗　璽勑所在榮光休氣上燭霄漢山川草樹爛然增輝得非茅山一盛事歟於乎　宸衷所存蓋欲上為　國家祝釐下為生民祈福



俾有以默相夫治理非徒為侈大之觀也凡守護誦讚者其尚祗慎之哉謹記

## 鎮疆寺記

鎮朔右參將都督僉事楊公洪之治獨石時和歲豊邊境寧謐于城西北隅即寺舊址廓而新之正統七年二月告成公聞于　朝求賜額上可之詔更名鎮疆寺且勑僧錄司擇緇流之有戒行者俾住持公於是遣其子来京師屬余記辭不獲遂乃考其顛末記之曰初宣德間大保陽武侯薛公奏徙開平衛於今獨石建城池以固封守城當群山輻輳之中霖潦驟漲恒被衝决因衆

諸山寺於今所以隆富之盛久矣顧兆正統三年水復為
患楊公相山谷之宜既浚渠之害者堤之突者築之
梗塞者疏之壅溢者而高之溢開而深之使防之牢益
固以嚴□□□□之□□七年竟戰代勞於是公念祝
蓋慶會必有其所出入□廬有所作非資大雄氏之教
則無以慶宮宇　乃象志而中新構遂籍已貲修飾佛
殿講法堂與夫潮音之樓鐘鼓之閣廚庫山門巖巖翼
翼諸佛羅漢塑像畫繪丹漆金碧輝映雲日至於倉廩
廚湢各以序為垣牆林木井列不紊粲然為一方偉觀
可謂盛哉又處夫晨夕揭處無所資測所田以為
贍僧流往來饗飲無所給則寡人又為備寺之廢興時



之先後無所稽則刻不以為紀公之用心可謂勤且至
矣予嘗□閱考諸圖石界古陰山蘇然之區為極北邊
鄙今代逢聖明化洽發濟我地雖遠邪樂耕耆之民奔
走絡繹如近郊遊佛□□□□一□時而是寺之成復遭
於公五督復以徵揚本末其鎮邊疆求存無極是皆在
所當記者於是乎書

仙居寺記

吾邑多名山其環合迴抱若洞天焉者為景尤勝界文
溪之□□有二洞東曰鶴源在仁山之陰西曰鸚鵡在
南山之陽皆幽邃深阻而鸚鵡尤奇其間釋子之宮世
家之先塋往往占其雄勝而築室卜兆焉仙居之寺在
洞之左其山自翻竿嶺蜿蜒起伏如雲奔馳矗鳶鳳舞
而蟠虬至符山相傳晉旌陽令許遜捕蛟之所寓也寺
當其趾前則合洞西南諸澗之水靜深澄瀅可濯可溉
又洞中之勝處也寺初名白雲菴宋廬陵義城黃氏塋
其親捐為資福之地時有說公長老肇開厥基更數世
寺毀乃移菴於傍左重搆之改今名云是後廢興不一
作者亦相承不乏今歲之春寺僧庶一清與其徒古林
古巖來京師謁予持鄉貢進士歐陽忠孝所為記復求



余文余謂忠孝之記詳備矣復奚贅辭焉一清之請至
再四不辭益勤且曰名門祖塋相距伊迩寧能靳一言
不為山門重永永之托耶予感其言諾之未暇復也未
幾一清寓河上之廣福寺卒衆為舉浮屠法瘞殯之甚
哀其徒古林告歸申其師前請余益悲其志乃為記之
曰佛氏之教以慈悲方便為心以解外膠超煩苦為尚
其流至於起輪回禍福之說足以驚世駭俗是皆存乎
其書傳乎其教者得之固於寺無與也而其徒必視其
寺之興廢以為教之隆替方竭心思勞筋骨窮歲月顚
願於是而後成之者蓋謂非此不足得資安靈宿衆育

以弘演其教并於蔵使天下之為國家用心皆若此
有不濟哉雖然地因人勝人以事著苟是洞無山川
之勝是寺之繼述之人又烏能致其興盛久而不替若
興耶是皆可記者遂記之

周嶺寺記

吾鄉之俗其君子率重詩書而敦禮節其細民多務耕
稼而事末作雖其重詩禮故志不屑於異學勤耕作故
力不暇於外事蓋環數十里間山水盤鬱土壤磽薄而
世家大族恒居十之七八其人非致力本末之務不足
以治生且樂其風俗之盛不慕於他徙於是人烟輻輳



日不暇給其於浮屠老子之教崇尚者良鮮而為其教
者亦往往多瓌傑純篤之流竭力作勤戒行據林泉之
勝為室宇園池陶然以自足又出而遍遊四方以其教
題緣布施致饒財大其堂殿飾其神像為盛美之觀可
謂難矣里有周嶺寺周一作州其山曰龍雲在泉坡山
之西北前俯溪流後枕五峰林木叢茂幽而阻宜奉
神靈遠世紛者之所處歷世茲久廢興不一元末兵燹
蕩為丘墟　國朝洪武間僧宝師始披榛剃蕪重創殿
宇特[illegible]徒靜泰號巳庵聰悟夙成克闡宗風善志竭力
[illegible]後經營數十載而事[illegible]之宮居衆礼齋之所
粗備巳庵傳處志號俊極嘗應召赴京師受勅書以歸
至今什襲藏于山巳庵年八十有二俊極七十有五俱
以壽終比年來巳庵之徒處安俊極之徒法雲慨二師
淪謝寺未底完奮欲修葺之處安出游湖湘冀有所遇
鳩材歸集事法雲來北京禮龍華名僧南浦今為右覺
義因得天下緇流研精禪學且受度牒以還是皆所謂
瓌傑純篤之流者也余嘗觀世之名刹有振舉之不裁
月踰時無構翬飛金碧爛然獨吾鄉之寺若周嶺者更
三四人猶未得竣事豈非所謂崇尚者鮮致而嗣其教
者不以歲月之邁用力之難乃益竭心若此自非其人



之有材具者能之耶距周嶺橋東數百步先祖龍數穴
在焉先父母葬錦峯原與寺世迩先人存日嘗許割田
寺中為醮祭資余兄功懋思承親志於是近寺著姓藍
君性初嘉法雲之克紹率其里人將遍叩于鄉黨共構
成之來告曰是寺名宗玉德若清潤源源固嘗捐貲暨
山土克贍矣且欲割田為醮祭又令先大夫之志也幸
相與經理焉余兄諾之且益為之倡法雲南遊謁予
請記顛末甚勤因推其鄉習俗之美而是寺相繼得
人與興復之不易者書之俾之俟其成焉

淦西重建晉[illegible]記

淦山有學佛法者曰宗瑩宗白居邑之[illegible]會山普庵寺
因其鄉大姓胡氏厚德來京師謁余[illegible]創於先代
莫究其始鄉老無所傳邑志無所載[illegible]有宋公月
堂開山長老碑存則宋寶祐元年所置元壬辰寺厄于
兵燹釋子淌喪之四方矣　國朝洪武間有僧玉峯結
草為庵圖存其舊即寺廢跡新之廿有四年玉峯冉傳
之弟子曰民心又立法堂數椽至民心弟子曰因自明
住持坐衆幾至蕩廢曰忠自性曰福自慶實瑩白二人
之師也承傳不墜僅如一縷二師既往欲圖重建而力
弗逮乃遊揚州諸郡募財帑市木才鳩甓及丹雘之費



造大雄殿暨山門而諸神像皆炫赫巍然經始於正統
己未秋而成於癸亥之歲且其矢心興造也亦往往神
有顯相今事幸完葺願徵一言為是寺光庶垂不朽余
曰噫乎環千里之疆有一郡治焉環百里之區有一縣
治焉其听事廨宇以間計之不過百餘其相成之者萬
民之力也府史胥徒追呼上下百工衆技奔走後先歷
歲逾時弗底完備其或稍完亦不能如是之堅且美也
今浮屠之教者環千里之疆百里之區棊布星列不知
其幾千百計也宏宮傑閣嚴嚴翼翼璇題金刹遏雲燿
日制擬封郡而不以為僭費逾萬金而不以為侈窮土
木之工群衆之力而不以為勞亦獨何耶余嘗求其故
夫夫事著於有形者易抑隱於無迹者難窺易抑者紀
綱刑政之設雖具而人不畏難窺者禍福因果之說愈
深而人愈信佛氏之教使人有言焉而皆敬有為焉而
即成者豈非能神其隱而難窺之術足以動之歟不然
何其益昌盛無涯而為世之所重哉厚德有請余屢辞
焉不獲也遂識寺廢興并書其易於成造之由者以復
之云

## 旌義堂記

備荒有儲王政攸重發廩勸分好義為難此古今之盛
舉而我　朝上下之間倡率感應之機尤倫然不可及
者也比歲　皇上憂勞斯民慮蓄積不預猝遇歲歉賑
恤無由乃分遣廷臣諷諭天下凡資富之家能出粟在
官周其鄉里者並加旌異於是好義之士奮拔應　詔
以後為蓋泉之安溪李森字俊茂獨出谷二千石且置
倉於近地儲貯以俟有司具其實聞于　上特遣使賚
勅書賜羊酒旌為義民今年春謝恩闕下具方物以進
復蒙文綺之賜既歸禮科給事中章君某歩凡知俊茂
者相與榮之以旌義為名其堂托中書舍人何君某復
書三大字遺之俾歸揭諸楣乃亦請予為堂之記惟義

吾人之懿德衆同有之好焉者寡有簞食壺漿見於色者固不好義者也其或家累千金田連阡陌崇大厥居甚子之宮以徼福多營田宅之計以遺後殊不知冥冥非可徼遺後在積善是又豈謂知好義者乎茲焉捐數千石之穀以賑貸於鄉黨上之副 朝廷周恤之仁義聲服于時令聞垂諸遠下之足慰困窮者之所仰給細民被其澤君子頌其美其為多福之助遺後之謀不亦遠且大耶若後茂斯舉其於義可謂知所好矣吾想高堂之上璽書煕耀賚錫駢蕃遠近好義之士聞風而起者相踵是又自後茂有以率之也然則名堂之義得不



稱情矣乎繼今為李氏後人者尚世守厥志勉焉不替將見善慶之積永永無窮豈特義聲之遠著而已哉是為記

東碧草堂記

道螺川而北四十里為文江文江之上縣治在焉其東研峯高峙者為仁山枝隴橫奔蜿蜒直下矗然而止呀然而豁舒奇獻秀屏列環擁者解氏之居也其前鑑湖一頃菁滓縈淨楊柳芰荷交蔭爭妍其外則芙蓉叠峯常曾岡雲嵐朝凝烟霏夕捲皆在簷楹窗户間無不可愛者於是淳夫甫之令子曰覲典構燕休之所於居旁名之曰東碧草堂間來京師介其從兄禎亮屬余記之惟解氏之先累葉以詩書簪紱顯入 國朝來為尤盛學士公雄才偉望著聞海內至今天下童孺亦知誦其名覲典先伯父撿討公接武雲衢蔚蔚燁然當時一門群從擢巍科躋膴仕者後先相踵何其盛哉中罹变故常一播遷然[illegible]源深厚暫躓復興昔頹垣敗壁今皆巍然煥然聿新舊規此東碧草堂之所由名也夫山川之勝待人以顯而堂構之謀因人以與東碧據邑郭門最勝之處一旦覲典攬結其奇秀而名之豈非有待歟解氏居此五六百年相承久矣暫墜廢之旋紹



復之而高閣邃宇翬飛展翼若此非覲典曷由畀之歟此余之所為歆艷者也若夫詠歌草堂景象之美登覽之佳則有能賦之士在于特推本其故而記之焉

靜軒記

廬陵之都塘有耆姓王氏其彥曰益安甫有隱德堂築職修之所於居旁南山下名之曰靜軒因其子省裕來京師請為之記余惟靜與動對者也士之處世不仕則隱仕則致身雲衢馳騖勳業之場而時行焉非動乎隱則寄情烟霞優游閒曠之域而時止焉非靜乎吾聞王君[illegible]有以神[illegible]舉進士有以文學任邑宰與教職皆

動者也孟安甫之先君子又嘗以才徵至京辭疾歸得非動而静者歟今孟安甫獨事乎静何居余蓋有以知之矣易艮之彖有曰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王氏之先多仕動而有光孟安甫之志在隱静而有聞於易之道克合焉魯論之章有曰仁者樂山又曰静者壽孟安甫所居直南山之下安固不遷類乎仁者喜好之意静者壽祉之徵於魯論之言弗戾焉是皆可記者也於是書之以遺省裕俾歸復尊府得不有契於其所名乎

宋氏開創新居記

君子之貽謀燕翼于其後嗣者豈偶然哉必協之於人



成之於天而後其基業隆固垂之永久而不替焉觀於同里若大昌宋君之家有以驗之宋為吉水洪同著姓世遠族聚繁大昌之先君子如南甫嘗貫鄰壤拓充之以遺諸子已而同姓相與紛爭共訴于官君坐是抵北京工曹事輸作久之援例出貲僱工以歸其在客寓也喜與朝之縉紳士大夫游於是縉紳士大夫嘉其勤惜其夫相與作為詩文贈送之南金大貝粲然行橐君忘其患難之勞而人益羨其適遊覽之勝其意度蓋豁如也既歸慨曰與其狃於故居之分爭曷若別爭基業之遠圖乎徧觀上下未有所協時其元配羅氏已沒繼室彭氏共竭圖惟之計一夕君與彭俱夢於旁近地曰盪背山下覩一華厦有老翁指示之曰此非君家所故有可作居者乎崧峒連雲南山嶙峋溪流汯汯背艮面坤當大其後昆君寤而驚曰茲得非神灵所錫耶翌日往觀之一如所夢質之龜筮靡不協吉宣德己酉乃卜築焉經營規度不日告成額其堂曰樂善樓曰悠然僅十年爲宏邃徑茂林修竹蔽虧雲日若素有之奉先燕賓與歌聚族罔不攸宜君乃思遺後永久之謀將刻其開創之故于石求余記之余惟事由天成而地以人勝觀君肇基艱難得諸夢卜固天有以相之昔焉荒榛穽



寘今焉輪奐煇赫豈非以人而勝乎雖然宋氏之盛將不止此也君有子霆椿方在童丱頴敏秀拔咄咄逼人其顯榮光大為君門慶者殆未可量也又豈非所謂地靈人傑者乎遂記之以為他日徵且為君之後人告云

長湖隱居記

安成邑西二十里有地曰豐溪姚氏之家在焉距溪伊邇山川迴抱平池淨深所謂長湖也姚之彥曰孟智相方視址愛其幽勝遂築室徙居之環湖之上蒼松翠竹鬱然而交陰佳花異卉粲然而競秀良田沃壤果園蔬翼然而連亘無不可愛者眺乎其遠前則卓筆一峯

高出天際旁矚左右則南山桃洞之聯屬石壁巖峦之
掩映寔宜隱者之所盤旋蓋智乃揭其額曰長湖隱居
間遣其子瑄游學京師介進士李庸修来求予記之余
謂隱與仕對者隱則遺外聲利適優游之趣仕則分職
任事有功名之羈二者不能以兼遂然居閒處獨笑傲
烟霞釣月耕雲儘觴足以洽朋儔詩書足以訓子孫顧
然其自適浩乎其無累則惟隱者之樂為優焉宜蓋智
之所慕也余尤為蓋智羨者已雖安於隱而克敎其子
不遠数千里負笈從師期甚遠大蓋將以仕進功名之
事易之也其與所謂溺而不知返者異矣豈非賢哉瑄



尚勉焉思奮以承親志吾見長湖之居益蓋有聞於時
而仕隱之名兩盡矣姑記之以為他日徵

## 怡菴記

距廬陵城北二十餘里有地曰山前溪曰吟溪著姓陳
君躬行之居在焉君為前寧國郡守子將之從孫今致
仕河南布政使李公昌祺之内弟侍郎周公恂如之姻
家也君席世家之懿逢　聖明之時恬退自持不慕仕
進日惟與其兄安行徜徉林泉吟嘯詠之樂李公休
致家居益相與周旋上下倡和尤多其志益憘如也所
居之旁種竹千竿松萬株花卉雜植蔽虧交映乃結菴
其間為藏修之所而未有名之者今年其子婿仁迪侍
郎公之仲子也来省覲南京君乃屬之請名於公公重
其昆季俱享眉壽盛福者寔怡怡之所臻乃以怡題其
菴而徵余以記余惟怡者喜悅之義也人之有生百憂
感其中萬累膠於外其能泰然以適者鮮矣惟夫讀書
學道之君子則不然心不累於物所知者詩書之悅我
志禮義之悅我心而已故意暢神馳隨寓而樂熙然如
登春臺游盎然如與和氣俱休休焉囂囂焉無一毫芥
蔕於方寸中必其平昔所存所養之有本者而後能也
今觀陳君問學足以致身而不慕勢力足以資用而不



居獨與兄弟隱居求志怡怡然盡天倫之樂越乎常情
遠矣得非善於學道之君子哉余弟功著亦嘗取是名
其軒屢徵余言而未暇述也因記君之菴而併書以告
侍郎公曰然請識之卷端俾仁迪持歸以為君金玉請
於是乎書

## 寧國縣重修儒學記

郡縣有學舊矣必本於盛治之時而後隆學有先聖廟
以申春秋之祀有講堂齋舍以資師生之授受起廢更
新皆不可以或後焉者也三代盛矣上自天子之宮下
及州閭黨巷莫不有學成其治教炎漢以降若唐若宋

政理漸盛學校亦興然其廟祀先聖孔子蓋孔子聖人之不得位也天付以大聖之德而使之不得位固將欲其以斯道為萬世師也士之來學者誦其書道其教考德問業之餘周旋泮林或瞻廟貌追想當時聖門弟子之所學朝夕景仰思求底於不愧則其成才也孰禦共士成才不愧於古則國家賴以致治亦將超軼先王之盛焉故有為治為之地則教以之舉有聖教為之式則治之以長相依而為固相持而並行也聖朝奄有天下至于今數十年而後教學之法始克大備生徒有定員貢舉有常額董學有專官用意至深厚矣於斯時文化昭



明儒風穆清而寧國之廟學方以重修告成詎非與治相為隆盛者歟蓋前此教諭羅君綸以舊構創自國初歲久圯毀謀於邑令俞君宗思所更新而力弗逮迺倡諸生父兄賛助之未及有成而俞君去新令劉君某洎貳令周君倫繼來協力適監察御史彭君某奉 命董學事益殫厥心然後大就殿堂門廡丹雘輝赫齋廬庖庫整潔完好貳令倫予族子也於是羅君介之以書求予記其事予既嘉寧國廟學之成當茲盛際則惟願望其士子相與慶會明良共致雍熙庶幾孔子之道不為託諸空言而明時教養之意亦不虛委也顧不佞欲雖然足以周良有司賢師儒終始之爾故記之以俟

## 沛縣重修廟學記

郡縣有學學思講求聖人之道以施諸治者也聖人之道寓於典籍墨塞於申韓蠹於儀秦而壞傷於佛老非賴吾孔子之聖刪述六經闡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精神心術之奥以範百王開來學福蒼生免何不胥淪于異端耶蓋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大用之則大効小用之而小療彼異端害治傷道者譬諸雲物翳天日之光暫焉昏蝕而卒不能渝其明也故有天下國家者凡立學必祀孔子亘萬世莫能外焉沛故有學廢興不一比



歲漸就傾圯且地隘不足容衆正統初西蜀王君某來知縣事余族弟緝寔分教是邑已而教諭某訓導某相繼職事乃謀於王君曰盍廓而新之於是經營規度捐俸為倡創始於六年秋畢工於次年冬中為禮殿翼以兩廡重門設戟而廟制以宏講會有堂訓迪有齋棲衆有舍而學制以備生徒來游父老縱觀莫不顧瞻咨嗟益謂其力之不及已而嘆其成之有益於己相率觀感樂助補其遺餘者益衆矣緝乃以書來告曰廟學重修幸遂所前願為記其歲月庶俾來者有徵余諾之久未有以復凡以使命經沛至京者二三君子申前請至再

四不厭乃為之言曰廟學之修當直為獨文之觀此論必究其實者何謂講求聖人之道施諸治者也其所載於詩書禮樂倫於父子君臣朋友皆人心所固有而日用不可缺為師者以是傳之為弟子者以是受之俾明而綱常勵而忠孝不專於口耳不流於異端顧乙焉孔子之所闡明是宗由是發為文章振為事功國有利賴家惠澤則建學之功成而其實得矣嗟夫學校王政之本也有其實斯其本立継其來以為師弟子者尚其勗之哉



## 思親堂記

文江羅氏一振世居邑之梓樾作堂以継親志而名之曰思親閭因予友戴君用礎來請記之且曰一振之先君子諱其敬存日嘗欲於所居之東構室為貽謀燕翼之計材木已具而嬰疾既病其母李氏泣謂其敬曰君今去世可無憾矣第堂構未成子幼未立將若之何其敬曰吾子足任吾事汝勿憂也又召其子至前語之故一振對曰願大人強加餐食餘不足盧其[illegible]無膺大息曰吾目瞑矣遂卒是冬一振即鳩工拓地成之經營規畫悉如父志而高明軒豁有光于前可以奉慈親[illegible]周旋容與其間[illegible]其[illegible]而父不逮養此堂之所由名也李不斬而賜之言予曰嗟乎善哉一振之為子也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其言夫繼述之不可不力也今觀一振之為其過人遠矣是可已於詞乎夫人子嗣親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思於其居處而思於其笑語而思於其志意於其所樂所嗜而思春焉雨露既濡而怵惕之心生秋焉霜露既降而悽愴之念形何莫非其所當思乎苟恒能以此而存心則一舉足一出言皆不敢忘父母矣尚何有虧体辱親之事乎一振當其先君子沒時年甫弱冠已能任堂構之責其繼志之美可知矣又能不忘其親揭諸堂



楣以示其思則其志之所存為何如哉且余聞羅氏世業詩書敦孝友兼精醫術其敬推此施惠於人其溥一振承之尤克以其所傳著聲鄉郡非所謂積善之家耶善積而慶流吾見羅氏之澤綿延而不替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於一振有焉是為記

## 澹軒記

清江黎仲紀氏　邑世家也端居力學澹無外慕乃名其藏修之所曰澹軒間因余姻弟金川孔世良來求為之記予乃詰之曰黎氏累葉貲殖饒裕擬素封之室其

[illegible]父潜輝由進士眾官太子諭德居華要之地自常情
觀之仲紀貴富紈綺是習人不之非也碩乃與儒生寒
士共處於雲林泉石之間逍遙於荒閒寂寞之濱得非
遺世而矯俗者耶世良曰不然仲紀先君子潜輝博孝
能文嘗領明經薦至京師以弟貴力疾辭歸今雖棄世
而詩名淡節播稱聒代[illegible]風餘韻未被後人仲紀盖思
承其父志而克紹之者也豈矯俗遺世者比哉余曰嗟
乎卓哉仲紀之為乎夫紛華而悅侈靡者衆人之所
同安恬素而樂澹泊者君子之所獨棄其所同取其所
獨自非詩書[illegible]其耳目禮義沃其心志而從容於聖賢



道德之場者不足以語此今仲紀有之而超然於物累
之表其以澹為名不亦宜哉雖然大羮玄酒味之至澹
也希聲遺韻音之至澹也世之知味而賞音者鮮矣予
也情尚乎澹而遊際乎世孫莫得一訪仲紀求知言之
味賞知己之音以叙夫平生也哉姑書此復世良俾歸
揭諸其軒以俟

祭文

正統八年祭劉両谿公文

[illegible]之文章流傳海內公之道德著稱士論公之忠誠達
[illegible]冲明雖死無憾矣第以交游誼厚存殁[illegible]殊追感於
昔無任悲慟謹陳薄奠聚寫平生靈其来格有淚如傾
嗚呼尚享

景泰二年祭劉両谿公文

於乎以先世書香之傳而公承其慶以先朝文運之昌
而公際其盛南宮禮儀之司也公嘗分其職內翰文章
之宗也公與秉其柄家世既重於鄉評而仁義寔根乎
天性推其所學以格君心不避權要而極論乎時政嗚
呼公雖殁也直氣塞乎両間疏事駭乎群聽雖千載之
下齊日月而輝炳不然何祀享之有堂旌褒之有贈寔
有以追配乎忠節而垂戒乎奸佞也矧仲子繼登於高



科冢嗣久司於内廷吾知公含笑於九原而雙目之可
瞑也叙之於公聲氣相應同歷事于四朝况連姻於兩
姓慨夢寐之難忘差修短之有定歲月逾邁追感曷勝
寫以哀詞予懷莫罄上以賀　聖君贈謚之隆下以致
區區千里之薄敬也嗚呼尚享

祭兄雪坡文

嗚呼吾家自先人出仕先林早世所以統理百口之家
衆者吾兄雪坡先生也今復棄捐矣然則孝友之準節
[illegible]之風孰與之維持耶二親遺背手足凋謝若叙之孱
[illegible]者獨偷生人世復何為耶此叙之所由撫膺長號而

衣慟者也二親之終皆吾兄侍疾視歛何獨一旦[illegible]
遊外為弟為子孫者湯藥不及嘗呻吟不知痛沒不[illegible]
以決別斂不能以憑棺以吾兄之厚德而不獲報昔[illegible]
豈命之奇而數之適然耶抑豈叙之不弟不德以致之
耶嗚呼天乎何故降此大罹乎尚幸昔兄之在疾也[illegible]
藥食有從子謙礽終也視棺歛有彭氏女弟之夫曹鄉
里族姻之契欽衾襚脤則有預擬過北鄉寒之備而已
兄之平生統一家政克拓先業為裕後之計者可以無
憾矣若惓惓欲令叙長子蒙繼承主家上祭祖宗下肅
辟從為久遠之圖者手澤猶在展覲嗚咽雖其掌教[illegible]



州非敢不徐為之謀以副兄命耶至於篤教二子力斈
登名紹詩書簪纓之傳目雖未覩其成然以駸駸有造
異日知其必遂兄志叙又安敢不思昂之俾知自勵耶
其他同心同志之言生前身後之處胸次填塞欲寫未
能嗚呼旅櫬言旋歸正首丘薊北江南天涯萬里啣悲
荊並此恨何極玆遣次男同伯南還為文寫衷敬奠[illegible]
筵兄其來格鑒此遠誠嗚呼痛哉尚享

祭漁姪文

嗚呼汝生十有四而失恃十六而力學十八[illegible]
乎何旣早喪其所生而復殞其身乎何賦[illegible]
奪其壽乎豈天也耶豈自致耶抑豈吾之不孝不慈[illegible]
俾汝致是耶嗚呼痛哉汝生而資稟秀粹意氣英發下
視凡子挺拔超越書香嗣續吾將汝托汝之自待尤甚
磊落昔汝以父命省祖父母于南京復侍祖父考績來
北京祖父既歸汝因留學日夕勤苦克自程督吾嘗慮
其志不堅每加訓飭汝祖汝父有書遺汝亦必勉以力
學成人汝一有聞輒慨歎奮厲至忘寢食吾私竊自喜
而汝之勤苦益加時族兄時簡早晚相過輒問汝所業
友人謝良翰在寓館寔賴資益汝誦讀恒過夜分吾與
時簡良翰力戒汝節勤苦養精神汝自謂身壯強不少



傾也卒之因是勞傷心脾展轉嬰疾逾年以死豈知欲
玉汝者乃所以禍汝汝之所自勵者適所以自戕耶嗚
呼痛哉嗚呼痛哉方汝之始得疾也御醫盛起東語吾
曰汝疾難治吾甚驚憂求問醫藥日惧不及已而更易
數醫就愈吾欣喜無任而起東尤力勸遣汝歸去歲之
夏吾陳請于 朝將歸省覲自謂得挾汝以還而公家
事出不測戒行而尼吾遂不能去未幾汝病復作復愈
秋九月請賓冠汝俾知成人之道且命汝歸而汝以病
旣愈學未成堅不肯去因循蹉跎又歷三時汝病凡五
作雖嘗一愈欲再遣汝而汝又不肯去今年祖母在家

遺安受來迎汝汝雖欲歸已不可去豈期竟如起東之言耶兆皆因汝汲汲悁學無成瘥愈之日少而論之日多疾暑飲食之乖宜者數而起居喜慍之失常者衆汝病有由吾豈無過追思悔歎曷可勝言吾生平念不絶不能歸省與汝偕去慈愛不倫不能保全以末汝年上無益於親下有負於汝吾於人世竟何為哉嗚呼是果汝自致耶果吾之不孝不慈而致之耶果天之為耶豈信然耶汝後病最久艱痛萬狀藥餌荼苦力自吞服亟期追生以遂初心吾欲隨俗禱神以延汝筭汝輒守正懇懇力言以止吾禱吾嘗食卧不安以憂汝病汝亦勉



强自力以安吾心汝年雖少其剛决敏悟之資端重縝密之度平時察識良足嘉尚二年之間所以助予者寔多也使天假以年他日門户得不有望乎汝生無命吾家無福汝死不復我痛欲絶嗚呼彼蒼一何酷哉汝病屢劇屢作書賦詩奉父遺兄弟自傷其志其家劇也抱吾手痛自哭曰死不足惜但學未成名負祖父祖母養育之恩吾父吾妣期待之志中夜人靜又自哭曰吾不然天不尤人惟悲已之不智以至於斯嗚呼名之累人若是哉吾之叨竊升斗羈縻于時不遂親養致汝夭殤者此也汝之勤苦力學嬰疾亡身者亦此也名乎果何益

於人乎汝之沒猶惓惓以是為言豈孔子所謂疾沒世而名不稱者乎汝之志可悲也雖然汝夭死於外可感學未成名可憾傷汝祖父母汝父與吾之志可憾而自汝之病及卒卿大夫縉紳親故莫不亟問汝安否痛悼汝殯汝下及汝之朋輩寓鄰里之舍無間貴賤　咸踵同是興嗟則汝雖夭死其視世世之老死無聞者異矣尚當謁銘大手筆以表汝志以求汝名汝其知之哉汝之父吾兄也吾之子汝兄也汝同氣兄弟三人從兄弟八人而汝次居長又次則汝同氣之弟也汝盖因汝兄知所自力而思碩顗者也汝今已沒吾將付汝平昔所業



歸遺汝弟俾承汝志異日有就汝雖已遠亦猶汝志之就也汝其知之哉嗚呼吾今年四十碌碌無成汝年方十八為吾所愛所期而又早夭吾家門户後之來者固未可知以今觀之果何所托乎然吾後重有感者我之無成不足念也門户之托不必憂也所念所憂者我之不德汝之夭沒今而俾吾之哭汝之悲痛如此則吾父吾母曁汝父汝兄汝弟妹一家之哭汝悲痛又將何如緣汝一身而令一家骨肉含悽於無窮者非天也非汝之自致也皆吾不孝不慈之故也是信然也汝之喪暫寄文明門外之八里莊今歲之秋　尚遺安受致以南歸

𣦸于故鄕遂首丘之義嗚呼祖母之念汝遣人迎汝者盖日有望於汝也詎意不生還而死歸耶其痛傷當何如也汝死後之七日將殯引寘汝喪于寓所持觴一奠與汝永訣汝之魂兮何在我之痛兮焉極嗚呼尚享

祭諒甥文

惟公廬陵舊閥文水羣家文獻之盛族望之華公承休烈生逢盛世力學自修習隱不仕事親克孝睦族克仁卿閭懷義不愧古人適興琴樽樂遊林沼風月閑情超然物表一經教子雲路登名廬江儒泮禄養實榮高年盛福逾六望七撫教諸孫逍遙愉佚云胡一疾竟殞泉



鄉善人云逝孰不悲傷在衆尤然況我至戚自聞訃音心神悸慄公之令姆寔叙祖姑叙之先人早托葭莩兩家姻聯休戚相倚謭焉女弟復妻公子嗟予踈劣辱愛實深誨盍眷顧倒意傾心去夏之季叙當赴　闕公送我行中情鬱結崇餞載酒執別臨岐謂為百歲重會有期詎意逾年竟成永訣追感平生曷勝哽咽迢遞南北哭弔無從構詞遣奠寓此哀悰嗚呼哀哉尚享

哀辭

哀劉兩溪辭 有序

余以使命道湘川悲屈賈之懷忠齎志以歿用效其人之聲各為辭弔之使歸便道過家上冢瞻望安成有懷故人劉兩溪欲絮酒致奠迫於王程不能得停[illegible]延佇沾灑者久之兩溪之事視屈尤深足悲者時當承平　主上恭勤與民休息篤敬於權幸政務弗張炎異數見兩溪侍講經筵感激奮發因事指陳弊明正大逐佞權幸設他事下之獄黨惡者順旨拷掠體無完膚挺然無一異詞唯呼天自明越數日竟就斧鑕極刑秉屈三閭之精忠罹顏常山之荼毒於乎慘哉兩溪平生孝友篤至於朋友急信義教人[illegible]懇居常侃侃以古人自期安成春秋之學自李行簡



先生後絕而大之者兩溪也其在經筵每遇譔進講章非堯舜三王之道不陳至於麟經尊王黜霸內夏外夷之辨尤深致意真得講臣體使不遭酷禍所成就可量乎哉於乎悲夫兩溪余平生同志友也情見乎辭有不能已用寫哀辭三章句風楚以招之且錄藁秘而藏諸篋笥他日兩家子孫得而閱讀之庶知兩溪之忠與余之悲者矣兩溪諱球字求樂一字廷振所溪者其弟子尊稱之詞世家安成茨溪後從邑[illegible]之石溪余則周姓叙其名功叙其字石溪其號也辭曰

瞻雲山兮安成而懷故人兮我心惋悽虎豹晝號兮[illegible]

梟夜啼陰風慘慘兮毒霧宜迷欲往拓之兮睇艱險而
無蹊天茫茫兮至道蹊名昭昭兮日月齊於乎歔欷兮
懷哉兩溪
瞻雲山兮薊城北懷故人兮我心哀惻天門晝閟兮虎
衛阨塞蛇虺縱横兮夔龍斂迹欲訴帝之無由兮道邅
迴而靡息魂恍恍兮渺何極淚淋淋兮氣塡臆懷哉兩
溪兮究誰與歸
瞻雲山兮湘水幽緬懷古之人兮我心增憂古人今人
兮我何尤攄忠戕身兮異世同歡哀莫哀兮澄清流條
莫條兮覡野抜死生一視兮如彼浮漚千秋萬古兮屈



劉匹休

處士楊先生哀辭有序

元季有卓識守義之隱君子曰楊先生廷章享年五十
有九以　國朝洪武己酉卒卒之後三十餘年始得前
翰林學士解公銘其墓以昭潛德嗚呼何士君子之行
誼久而乃彰歟先生天資穎異幼承父師之教多學洽
聞智計議論奇偉絶人居嘗慨然以節義自負志尚恬
退不求聞達當至正之亂平章保同參政全子仁不復
吉贛討賊署先生為參謀建奇取勝道路始通保同駐
兵富州請偕行策其必敗辭去而保同果陷賊饒和掾
安成族子被[illegible]軍鎮府致書厚幣來招裂其書大罵
却之或勸先生行者曰當四刻多壘之秋室家流離何
不暫往資其力以援鄉里乎公山弗擾佛肸據邑叛魯
以召夫子尚欲往況斯時乎況裂書大罵以速咎乎先
生曰聖人之志非常人所易窺且終致其往耶今不痛
絶吾志不白脂膏湛浮者有明籍口矣其速咎與否奚
顧我卒無恙茲非卓識守義之隱君子歟先生世家吉
水南溪峯下宋忠襄公邦乂文節公萬里皆其先烈也
節義之風蓋有所自其子䍘老成宿望累官郡守以王
傅致事孫民服清才博學任監察御史民獻以介　重



鄉郡世澤之盛又如此俱先生之遺也予惜先生生不
遇時而其節槩尤足以勵薄俗遂為詞以哀之曰
嗟君子兮人之英懷學問兮隱岩垌遭末世兮時未寧
負節義兮薄浮名舍則藏兮用則行進退審兮智計明
彼狡童兮據專城肆猖獗兮毒生靈厚禮幣兮迭見徵
裂來書兮詈厥伻毋汚我兮羞家聲奚禍咎之足閔情
風塵息兮海宇平綏福履兮樂暮齡奄一疾兮溘先征
超汗漫兮遊大清身雖泯兮徳流馨昌厥後兮龍簪纓
盼南山兮鬱崢嶸懷勁節兮高與幷嗟君子兮不愧生

胡君環溪哀辭有序

胡氏為廬陵望族環[illegible]君胡氏之傑也家邵[illegible]北有名
山勝景之適足以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柝之華屋之美足以處賓
親有田園池沼生殖之[illegible]足以供伏臘閭門食指千百
兄弟有愛子弟有學臧獲滿前靡不如志君闇然其間
不自知其樂之至也君意氣豪邁急仁勇義禮接賢士
惟懼不及以故德誼日充聲稱日著辟薦交馳而君益
退然自將不慕榮進[illegible]非高才卓行韜光歛華超然特
立之士歟謂宜優游福禄享有百年而甫五十以卒豈
不悲哉君諸子俱秀偉而好學天之報施良有在矣君名
諱其字環極别號環溪嘗游京師與余結好甚篤君第



三子曩又余兄子婿曩持搢紳大夫哀挽之什示余請
識一言追感平昔予固有所不能已諸言也遂為詞以
哀之詞

慨[illegible][illegible]兮鄉之望照膂組兮輝煌煌想夫君兮重圭璋
氣[illegible][illegible]兮志軒昂隱雲林兮安退藏獨不仕兮伉時康
行日[illegible]兮名孔揚胡不壽兮殞泉鄉子承家兮才總良
天報錫兮多壽慶瞻鶩渚兮聯螺岡水源源兮山蒼蒼
想夫君兮差不傷

贊

伏生授經圖贊 有序

伏生諱勝濟南人也按史記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
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九十
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大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先是秦
焚書伏生壁藏之兵興流亡伏生求其亡書數十篇獨
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
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又按漢書顏師古
註當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
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
其意屬讀而已是圖蓋寫當時授經之象中坐者伏生
旁侍者其女前跽而坐者錯也圖用縑素徑二尺而蒼



山古柏璧芝石牀書几之狀莫不曲盡巧妙畫者之意
亦工矣哉於戲聖人之道寓於六經而書者二帝三王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由載有天下者不可不以之取
則也使非漢文求之伏生傳之天下後世將貿貿焉莫
知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而道晦矣愚故謂尚書
一經不幸焚滅於秦幸而表章於漢尤幸而傳授於伏
生也且是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使漢文求之不早不免
於泯焉矣乎然則是書之傳豈非天耶而其所以繼往
聖開來學之功々豈居漢諸儒之後哉户部員外郎高
君信以是經登進士歷官朝著有聲家藏斯圖命工装

濆成軸以余家傳是經也求識之久之未敢執筆而高君之請益堅敬用書其故而為之贊曰

大哉聖道寓諸六經煌煌尚書實統厥成秦亡漢興斯道晃晦展也伏生爰際其會心惟口誦以教以傳鼎錯之受漢文之賢斯文千載既晦而顯展也伏生其功不淺咨爾後學是仰是宗拜瞻圖像邈焉高風

鄂韡堂贊 有序

江西按察副使徭化凌公邦輝偕其兄邦寧作堂于私第之上而名之曰鄂韡當朝縉紳士大夫播為文詞紀載而詠歌之者至矣間復示予徵言惟昔周公賦華鄂



之詩謂王李之花其鄂韡韡然而相承蓋猶兄弟之親比情義藹然而相厚也故一篇之中屢興嘆夫兄弟之葶而卒歸之和樂且孺和樂且湛之言公取是以名堂其重手足之愛何如哉然則為凌氏之後人者得不於公兄弟是則是傚而承厥慶澤於無窮耶遂為之贊曰

瞻彼王李花鄂韡韡春陽煦和異彼凡卉維此兄弟一氣攸分如手與足藹然春温卓哉凌氏金昆玉季塤和篪應怡愉友悌伯也求志林泉徜徉仲也行義雲衢高翔壯懮雖殊令德多譽和樂攸同既湛且孺田荊齊茂實萼聯芳煌煌高門錫慶無疆咨爾後人是則是傚引之勿替逾遠益耀

利川周處士畫像贊 有序

此宗長利川翁之遺像也初元至正辛巳翁與先曾祖鰲溪先生朋識江右翁謂同孫以春秋鰲溪謂孫以書經翁少負俊聲燁然有名場屋且家富喜交游人此多延譽之榜出爭傳同孫中矣時翁之祖樂泉翁休致于家聞之大喜椎牛釃酒集賓客以安樂報者已而乃鰲溪也樂泉曰吾族孫中一耳益厚賚之蓋同與聞字畫相似而姓及州里之名皆同故也鰲溪累任存宦游未及下壽翁享年七十有七以壽終所謂失彼而



得此者也翁之子子讓以翁遺像重命工裝潢求予識之余因述得於聞者書之而為之贊曰

鍾川岳之英出簪纓之裔淵乎其尊王黜伯之學浩乎其邁往凌雲之氣利雖未洪乎大川藝已蜚聲於朋試脫風塵以高翔悅林泉以留憩茲其綏福壽於暮年而沛慶澤於後嗣也

蕭侍讀畫像贊

生于西昌長于東魯闡道德之蘊闕繩軒裳之祖武其識之邃也博達於天人其學之富也該通於今古惟有德而有儀不柔茹而剛吐文章顯于詞翰之林與君遂

乎圖書之府未卜其其為舟楫為　雨際盛世之奇逢與知其為慶雲為景星起斯人之快覩其中心蓋退乎若不自居其朋輩則胳乎其相推許也

陳侍郎像賛

光岳之秀嶺海之英發身儒術輔翼聖明其治郡也吉循良之績其執憲也凛氷蘖之聲典文衡而人賴其甄拔掌胄監而士荷其振興進秩銀臺颯颯乎出納之允佐司邦禮肅肅乎清直之誠屆稀年而致政勵止足之高情玆其為中朝之良弼而後進之儀刑者也

峯泉歐陽先生像賛

淵博之學經濟之資仕不徼進隱匪遯時隨寓卷舒即能鳴鶴俯仰峯泉清風寥廓



劉司訓像賛

和粹之資充實之學佐教事於庠宮繼家聲於藜閣交朋挹其光儀士子承其矩矱藹珪璋聞望之華洽風月優游之樂其所造殆未易量信儒林之超卓者也

李大尹像賛

篤實之學英偉之姿花封出宰有守有為子繼芳聲人惟思政遺像凛然見者起敬

自賛待漏像

冠紱列乎朝貴詩書紹乎先世貌不逾乎下人質克諧乎中士身未老而華髮心存忠而赤膽憾義門於五服俟後賢乎三史吉郡續誌夫品人告者評夫烏次

又自賛

自詡之愚人訓之迂其愚也循直道而獨守其迂也避勢路而弗趨垂紳正笏可玉堂之高步幅巾藜杖可石溪之閒處心懷坦坦乎其無悶進退綽綽乎其有餘日惟凛然惧　夫聖賢之言而未能盡讀乎祖父之遺書也耶

銘



綉林讀書處銘有序

綉林者石首之名山而學宮之所在也少保楊公少時游學於斯逮致身于朝四十餘年昔之父師之所訓育已之誦習登臨之所寄適其心未嘗不往來其間乃名之曰綉林讀書處示不忘其初也惟古之君子其生也有所自其處也有所造而其出也有所為是必其山川扶輿清淑之氣鍾秀于前詩書道義漸習之教育德于後故其效用當時佐遇之顯勲業之隆有非常人所可企者夫豈偶然之故哉吾聞綉林雄峙荊郡之南楚望龍蓋諸峯盤礴而鬱積大江衡巢湖諸水泓渟而儲蓄

川岳降靈毓秀非公不足以當之方公之讀書學宮也志周公孔子之道而　誦其言辭窮　其義理親師取友周旋禮樂有非一日其育德也厚矣宜其出佐聖明敭歷四朝為國元老盛烈休光鏗鍧烟耀較之古之君子獲大用者不知孰為先後也他人居之鮮不揚盛美之稱以自張大公乃自視歉然獨惓惓致念夫平昔發身之自度越常情遠哉惟昔裴晉公綠野堂周益公平園皆流傳後世以為美談然不過資佚老宴游之賞耳若公之繡林則當稱年思退之時顧憶讀書之舊一以貽不忘厥初之心一以啓學宮士子暨公之子孫耆耋



之志吾知夫地因人勝則同而所存異矣公不鄙余闇屬言焉遂序次之而為之銘曰

荊南有山繡谿盤紆大江沄沄滙流有湖山岳鍾靈雲光鬱勃篤生君子允為時傑繡林之陽煌煌學宮維此君子昔日游從經籍在几圖史左右朝斯夕斯是誦是究泮池凝綠喬樹流陰詠歌周旋式誦素襟洞庭雲夢江天如洗追興雲飛一目萬里其學碩碩其樂逍遙鵬摶一奮凌厲九霄宸衷簡在赫赫榮遇一德格天四朝良輔名揚竹帛勳勒鼎彝國有柱石　皇有耆龜惟此君子不伐厥有不忘厥自顧瞻翹首豈無昔賢綠野平泉卓哉繡林與厥所存咨爾後昆偕此役學來游來觀景仰先覺地因人勝今古所同述銘詩永書無窮

忠孝堂銘有序

臨淮趙氏我朝世臣大家也昔　太祖高皇帝龍興初有諱德勝累從征伐有大勳命鎮洪都與陳友諒力戰死贈梁國公詔南昌立忠臣廟春秋祀之公其首也其弟端累官至廣東都指揮同知端之子麟蔭授興化指揮使麟卒其子本字宗立復任指揮使於邳州自德勝至宗立一門三世四擁節麾其他以武功文階仕者尤衆謂非世勳之家不可也然其所以致此豈有他哉亦



惟能世守忠孝之道耳夫盡職報國之謂忠揚名承先之謂孝趙氏自梁國以孤忠大孝肇開厥家流芳汗簡累世相繼愈遠而光今宗立以英偉之姿遭遇　聖明出莅一方兵練民安於盡職為無負餙躬勵操思踵前美於揚名為不愧可謂克繩祖武矣尤恐久或有怠乃揭忠孝二字于堂以朝夕自勵其將於人何如哉宗立間徵言於予乃為序而銘之曰

有美趙氏臨淮名宗聿弘勳閥自我梁公麟閣鷹行亦有介弟高爵厚祿傳其後裔赫赫興化早繼簪纓顯允邳州益光厥承其承伊何維忠與孝父子祖孫是則是

效忠貴盡職孝在顯名亚美無著不伐不矜高堂有揭以勵朝夕匪大厥觀式昭明德載瞻載閱君子之為咨爾後人視此銘詩

東山讀書處銘 有序

東山者吉水之名山讀書處者刑部郎中周君南巽家居時山中藏修之所也君出而登進士擢郎署進階大夫今引年退帰矣尤以是自名者何示不忘其初也君上有難兄由學官累遷大理少卿謝事家居下有諸姪皆科目發身分教外郡諸子復振振秀發將来擬高科躋膴仕可期君年尚康健與懷止足超然引退有古君



子之風非皆讀書之效歟則其於東山之勝讀書處之名安得不惓惓致念耶余於君為族孫行同志相得其歡間以當時士大夫所為文卷出示徵言予不敢辞唯昔楊長孺承誠齋之烈系至大官文章清節名重當時人稱之曰楊東山今君文學節操不愧古人安知天下後世不以稱楊氏者歸公乎遂為之銘俾人知吾邑人物之盛無間古今且俾君子孫知以自勵云銘曰

文陽之東粤有名山蜿蜒磅礴屏列翠環其高有峯是為天柱峯下有居曰讀書處讀書者誰有周後賢左圖右史藏焉修焉學成致身雲衢高步既擢科名亦職郎署两京華望乖二十年年至乞身浩然歸田他人有家終鮮兄弟惟君難兄大官謝事他人有後或乏才英惟君庭砌蘭玉繩繩在昔楊氏東山有儒君今清節可以繼美昜君子孫勿替其承我銘有詞以為後徵

清慎齋銘

君子守官思秉厥德惟清惟慎乃克底績其清伊何如止水之澄匪以潔己鑑物孔明其慎伊何如六馬之御操縱凛焉逸蹶是惧有儒張公英傑之姿發身科目仕際明時早逢主知給事殿陛献納左右寔隆委寄錦勅有賜天語有褒匪惟示榮嘉此賢勞高齋揭扁景仰



聖訓朝斯夕斯黽勉思奮滇南西江歷佐大藩其秩彌進其望彌尊玉雪之懷淵氷之履翼翼小心謹終猶始始終一致秉德弗渝史官作銘式昭令譽

謹齋銘

惟士所貴在底成徳有言有行匪謹奚克隱微而著爰審其幾既覩既聞亦驗于為君子小人於豈二致善悪攸判曰謹與肆慄慄恂恂戰兢自將念兹在兹勿怠勿忘齋居有揭日三其省我懷高情銘以自警

存忍堂銘 有序

前建德縣令番易孟君德常以存忍名其堂縉紳士大

夫形諸文字以發揚之者富矣閒復因署吉水縣事知州胡君若啓聘徵予以言夫忍德之一端也君子之治身發諸言而不易施諸事而不苟則動皆有忍心無或放由一端而底于德之成也何有苟使躁焉而逞忿慾焉而縱欲其敗事累德多矣豈君子之道乎況守宰蒞民事煩之來紛紜轇轕得不思忍以待之乎此孟君之名堂予深有所取也予聞孟君前後歷治數邑所至政理所在民思今謝事既久年幾八袠壽考康寧福履未涯得非平昔有忍之功所致乎惟昔衛武公年逾九十恐懼修省作抑詩以自警孟君茲焉尚欲徵予言以繹義



其殆武公之意歟是可加也已乃為之銘曰

言以存忍其發也適宜事以存忍其成也不瘝朝斯夕斯造乎德也庶幾卓哉孟君之為其所可驗者仕而民思其不可及者耄而不衰高堂翼翼華扁有輝我銘有詞以配抑詩

益菴銘 有序

錢塘王君孟揚丞承其先君子池州教授敬菴先生之訓居常舉書所謂謙受益之詞教戒以終身行之孟君今為兵部司務題　于時恒惧其服行之或怠也遂揭益菴二字于退休之軒以自警翰林侍讀學士李先生既為之記復徵言於予遂為之銘曰

君子之德惟謙為大君子之孝庭訓是佩其訓伊何謙斯受益黽勉行之久而不息譬彼高山居乎地中哀多益寡其勢乃崇譬彼巨川廣大汪洋虛以納之其流乃長受益之道巽順謙下能不伐矜高不崖假斯為我益日至月增匪譽之茂而德斯弘既達于行復警于目緊此君子承訓維篤承訓維篤孝德維馨我懷斯人尚想遺經

寡欲齋銘 有序

鄉友王君安貞以寡欲銘其齋徵言于予遂為之銘曰



人之有心神明不測欲動乎中斯為物役其欲伊何口耳四支是曰人心形氣之私惟此君子惧其滋長道心或微孰云能養養之曷以寡欲乃存一或放之靈臺日昏凡欲之萌如火於沸守之以莊制之以義斯實可寡惟日乾乾萬慮澄徹天君泰然卓哉志士仰希先哲動息有規齋居有揭黽勉行之聖域可幾勿怠勿忘視此銘詩

克庵銘 有序

同里李君克勉以克名其燕脩之庵可謂知所勉者矣來徵予言乃為之銘

人之有生賦稟惟均理欲既異愚哲乃分維此哲人動靜由理物欲或誘曰惟克己其克伊何格物致知朝夕匪懈念茲在茲我視我聽必端必正我言我動必詳必慎由內應外毋蔽毋偏制外養中大君泰然私欲之淨春融氷釋天理之復晴空皦日斯乃為仁道不遠而我稽古人顏氏庶幾我友李君名菴以克睎顏顏從匪賢人力始終弗懈黽勉自強凡百同心視此銘章

## 靜菴銘有序

郯城儒學教諭吉水皮君魯瞻以靜名其燕修之菴徵言於予予嘉其為學示訓之有要也為之銘曰



君子之學專斯為美其專伊何惟靜而已其靜伊何天君湛澄如水之止如鏡之明水止鏡明澹無物累心斯專一學奚不至有斐君子文勝之美英斐聲科目歷教儒黌齋居揭扁勉思精進匪惟自規亦以示訓咨爾後學惟靜乃成敬共勿替視此菴銘

## 一軒銘有序

予從弟功敉歸自宜春為歐陽氏一軒文字一帙屬予言蓋當時名縉紳為歐陽一貫作之也大篇短章称述之者至矣余奚容贅然竊謂一之為義也乃為之銘曰

事萬殊理一貫本虛明匪外浸力而求之勿畏憚斯軒之中尚潛玩

## 屏銘

天不可蔽可蔽者人心不可蔽可蔽者目

## 硯銘

閱人古今隨我南北系出石鄉功成跡墨

## 跋

### 跋蘭亭遺事圖後

右唐蕭翼詣辯才求王右軍蘭亭真蹟圖者吳興錢舜舉所畫并題今刑部郎中許君某之所藏也蘭亭蓋右軍得意之書歷世流傳以為至寶愛而秘之太宗政事



之暇留心翰墨酷嗜右軍書法而尤慕蘭亭求之不獲卒使翼以詭道致焉其用心之勤何如哉予嘗謂辯才以衰老之年秘惜此書不懼禍患切身且既沒之後將必付他人而有之真可謂愚矣而太宗以英明之主已用計得之臨終猶囑其子以從葬昭陵其愚不亦甚焉善乎歐陽子記菱溪石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予故書此于卷末以為玩物者之戒

### 題黃氏教儀後

嘗觀宋忠憲韓公戒其子謂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

以求之徒喪所守又謂其平生惟以孤忠自信未嘗有
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
已當時公卿閭家法之嚴無比故子孫多賢蔚然為宋
名臣者先後銜望良由忠憲公之善教也今户部尚書
東萊黃公歷位六卿四十餘年久鎮南交嘗被召還京
交人反側從命公往撫循之臨行書數條以授其子琮
明簡懇切真貽謀之良規也其視韓氏之教戒詎有間
哉予嘗論公平生孤忠大節夷險不移寵辱不驚其在
南交人戴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位望隆重無一毫因
緣憑藉之故而受知累朝眷遇如一得非忠憲所謂所



恃惟公道與神明者耶由是言之則公非特教子之善
與韓同其孫復殆過之也吾見黃氏嗣人若琮之善繼
善承又將如縝絳革援武登庸偕諸事業繼述之美炳
耀當世不獨韓氏擅聲於宋矣抑豈非公所屬望之意
哉拜觀之餘敬書此以題其後

題徵士楊先生濟川潛德卷後

嗚呼豪傑奇偉之士世未嘗無也而其名恒鮮著聞於
天下後世者豈非以其時乎君子於此曰惟盡其在己
而已時之遇否初不暇計名云乎哉考諸吾鄉徵士濟
川楊先生之平生而深有感焉先生早有大志慷慨尚
氣節其學問淵源之懿孝親友弟淑人之善雖有人所
難能皆儒者分內事未足深究其蘊也始與其一二大
者謀之先生當元季不克有位于時方群雄角立之秋
偽陳竊據江漢遣使以顯爵招先生察其無成者論辭
避之可謂有莊林皮之智 天朝兵至臨江郡人以私
忿欲假兵以逞跪訴于軍當合境殄滅以安反側者參
謀郭子章領兵進擊先生詣軍門謁子章開陳利害以
詳人巧搆之故事解人賴以安可謂有仲連之義一嘗
有郡庠教授之職就任未幾解官謝事築三山精舍與
鄉里儒彥詩酒徜徉寄興於烟霞林壑雲月之表辟薦



累辭可謂有靖節之風其大者磊落卓特如此則先生
之為人可知矣豈非所謂豪傑奇偉之士歟而其名未
能一登於郡乘附於信史以覆耀於天下後世斯固係
於時之遇否然世之人不能不為先生惜也先生沒後
五十餘年其孫則裕從孫民獻持縉紳大夫所為先生
銘表求予題余得諸聽聞者熟矣因再拜書此于卷末
庶乎知德者云

題揚忠襄公祠堂記後

右揚忠襄公祠堂記一通宋鶴山魏文靖公撰忠襄族
孫民獻索余重書之且自篆其額俾識諸左方惟吾

原缺

廬陵以文學忠義著聞天下而莫盛於宋其倡而大之者莫逾於歐陽文忠公暨忠襄公也余嘗論之文忠在慶曆治平間直道事君利害不回盡忠於承平之時其為之也易忠襄在建炎間不屈虜廷畢刃以死盡忠於危逆之際其為之也難究其歸文忠忠襄易地皆然不可以事勢觀也記謂明道之與忠襄難以優劣較又舉至于禹稷顏回曾子子思同道斯誠碩論也故余於文忠忠襄亦云然

題龍眠居士画陶靖節歸去來詞

世之名畫多矣丹青粉黛見重世俗其水墨簡淡識者良鮮況能知寶愛之乎況能因所繪而知景慕之意乎龍眠居士畫陶靖節歸去來詞圖用蠒紙模寫經營位置迥奪天造而淡素不華世俗所不好也胡君榮武得之獨珍藏什襲不啻若南金大貝蓋君不徒識所寶又能知所景慕者也陶公高風清節著于天下後世固不係乎圖之有無然非龍眠意匠高邁不能寫當時之緣非君仰慕芳烈不能賞龍眠之筆予因竊喜斯圖之遇也拜觀之餘謹識諸左方

書宋氏重修族譜後

余高祖妣宋氏系出新鄉故先曾祖鰲溪先生文集多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八

附錄

勑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國家簡文學之士列職於翰林而修撰編修檢討則謂之史官所以備紀載之公而傳信於天下後世也茲惟遴選不輕畀入爾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敘以科第發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閱歛謙和用畀斯任洊歷年歲式克效勞是用貴以寵音錫之勅命古之論良史者孟曰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非徒優游以養榮名而已尚益勤懋光我訓詞欽哉

勅命之寶

洪熙元年四月初六日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簡用文學侍從之臣所以備顧問與詞令兼有匡輔之責非得問學該博操履純正之士曷

足以副委任爾翰林院侍講學士周敘發身賢科擢
官翰苑於撰述編摩之事任自　先朝著功精勤愼
之能益臻顯譽既效勞於史局亦預講於經筵爰遷
今官俾貳其長顧其文學操存之美宜有褒嘉之異
之恩茲特進爾階為奉直大夫錫之誥命以為爾榮
夫論思之職必懋於讜言近侍之臣必資夫直道往
其祇愼光我命詞欽哉

制誥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之寶



贊

石溪周先生畫像贊

沛乎經濟之材蹈乎廊廟之器受詩禮之傳紹簪纓之
系其擢第入翰林也屢效討論之益其進秩侍　文華
也實任啓沃之寄然猶當東觀退食之餘闢石溪舊隱
之高致方斂容而肅恭時教子以道義蓋不徒直配于
前人而尤欲垂裕于後裔者也

同郡蕭鎡贊

侍讀周君像贊

溫溫德容抑抑令儀將對越以有事端步趨而逶迤蓋
其遠紹家學也不獨由科甲以飛聲乃懷抱經濟以[illegible]
為歷官翰苑也不獨工紀載於史筆乃闡揚　帝猷於
經帷於乎寘艅艎於巨川孰不知其為器之弘列杞梓
於大廈孰不覩其為材之奇然而構櫨之具豈特究其
所任必也萬斛之載始足稱其所施抑天將老其[illegible]底
而遠大之是期也歟

臨江習嘉言贊

諭祭文

維

景泰三年歲次壬申十一月乙未朔越十五日癸酉



皇帝遣江西吉安府知府李繼　賜祭于南京翰林院
侍講學士周敘曰　爾發身賢科歷官翰苑服勤歟
事亦既有年擢任南京方當進用遽茲長逝良可悼
嗟追念爾勞遣官
諭祭靈其不昧尚克欽承

翰林院侍講學士周公墓碑銘

太子大傅　文淵閣大學士同郡陳循撰文
太子大師吏部尚書同郡王直書丹
翰林院脩撰淳安門人商輅篆蓋

君諱敘字功敘自號石溪姓周氏世家吉水之泥田里

其先唐長慶中自廬陵烏東遷有擧宋紹定進士諱
龍號碕洲者君之七世祖也碕洲之子京孫[illegible]
上疏力詆姦臣不報遂棄官歸其孫聞孫元至正間[illegible]
貢進士教淡溪書院山長則君之曾祖也祖觀
國朝宣德間贈兵部員外郎父岐鳳累官兵部員外郎
致仕母王氏封宜人君生穎敏自幼隨父宦遊桐城鄂
壘皆受家教比父官國子監國學得從彭脩撰汝器劉主
事子敬講授書經永樂甲午遂擧江西鄉試戊戌擢李
騏榜進士君賜進士出身首選復被簡命入翰林為庶
吉士除編脩歲甲辰聞母家居病篤懇請歸省

四

皇帝憫其情命給驛以往明年還京得援例賜編修并
妻勅命丙午以　宣廟嗣大統命代祀宋太祖大宗真
宗仁宗四陵比還預修　大宗實錄故例七品以上得
推恩以本官封贈父母官品高于子者則自有恩例不
就子封贈時以鳳甫任員外郎官品雖高未滿三年未
應受封而君獨恨其母多病朝夕莫測以為必待父之
官滿恐不及見恩命為子之恨無窮乃復懇乞以已恩
封其母遂得從父官品封為宜人是年以實錄成進脩
撰明年以族兄修撰迪卒于京師受命給驛護其喪歸
自富母病至未踰時母亦不可起矣居喪讀禮之暇勉

率子姓修始祖祠及諸有關于鄉族之忠厚者服闋預
脩　宣廟實錄考禮部丙辰會試及預有事經筵又明
年實錄成進侍讀以父喪歸服除至京上言修大學[illegible]
農桑用人才三事預纂修五倫書癸亥京師不雨上言
以為人臣不能修職所致　詔令百官修省如其所陳
既而以旱命祀南嶽于衡山祀畢大雨明年受命考順
天鄉試又明年遷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給驛之任戊
辰上言新政六事又言謹始八事又言制治保邦十有
二事景泰元年考績至京　詔特留為翰林乃以有疾
乞還南京不許會吏部請除補南京員缺乃切以命周

五

君既還上言中興太平十有四事獨見嘉納未幾應
詔以疾辭歸因不許所修諸書皆有可觀惜乎未盡弘
緒而歿時景泰三年三月廿七日也距生洪武二十五
年閏十二月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尚氣節有志立功
名在　朝苟有所見輙以上陳無問聽納與否未嘗少
自阻抑見人所為悖于理道或不經事未嘗肯隨流俗
至于趨謁權倖阿附貴勢非但絕無于已尤以疾惡于
人嘗謁南京卞忠貞祠見有南唐門下侍郎陳公宋朝
奉大夫忠襄楊公等四人神位列置案側歎曰此四公
皆忠臣死國事者宜別有祠即捐貲倡主宮道士俾募

知者皆為之痛惜出涕嗚呼以公之材而不底於大用
其命也夫周氏居泥田唐長慶間從自廬陵之曷東代
有顯聞七世祖應龍宋紹定進士六世祖京發直寶謨
閣抗章劾誣賈似道奸邪不報去曾祖闓發元至正鄉
貢士即當言史宜宋正統者也祖觀以子貴贈奉直大
夫兵部員外郎考岐鳳用明經薦七轉而至兵部員外
郎致仕于家以卒其行治具見太師楊文貞公所為銘
母王氏濟陽教諭子職先生之女有賢德封宜人公生
時其祖在石溪得異夢曰是子他日必亢吾宗自幼穎
敏絕人九歲隨父即墨父日出部署餉母宜人親授以



孟子諸書過目成誦十一歲能詩善屬對弱冠隨父國
監從翰林修譔郄汝器受書經大有造詣永樂甲午江
西鄉試高等戊戌會試當首選主司謂其儒士未由學
校實第二然小錄自鄉試至是累刻其所為經義詩策
學者爭相傳誦一日之間名動京師是試中第二甲第
一同時選翰林庶吉士九十五人公其首也預修天下
郡志三載雲南守臣進黃鸚鵡有制庶吉士試詩賦中
者凡六人皆授官公授翰林編修明年冬聞母宜人[illegible]
篤陳情乞歸省　仁宗皇帝特命馳驛抵家母喪所[illegible]
良已還所修通鑑直解賜　勅命二通宣德改元代[illegible]

宋諸陵在河南者遂預修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實
錄又預修君臣故事庚戌春兩朝實錄成賜白金襲衣
文綺夏五月陞修譔是冬族兄修譔迪卒先是公嘗再
以母病乞歸皆不允至是召至宣武門內臣傳　旨送
迪喪且歸省其母馳驛至家侍母宜人疾越七旬而宜
人卒既終制適正統改元之歲預修　宣宗皇帝實錄
明年考禮部會試入經筵講論賜緒幣白金文綺戊午
夏四月　宣廟實錄成賜金織襲衣白金文綺加陞翰
林侍讀以父憂去壬戌起復明年夏旱奉　命祀南岳
公將事敬甫祀畢大雨遠近沾足民傳誦之甲子考京



闈鄉試是冬有南京翰林侍講學士之命馳驛抵任三
載考最還暴得風疾嘗乞告不允服藥少間至是復作
遂不起景泰壬申三月廿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配羅
氏同邑名家子有賢行初封孺人再封宜人子五長曰
家次曰同伯曰咸曰恒曰良家同伯俱中江西鄉選會
試家中乙榜任滁州學正同伯方卒業于家女一李文
珙其婿也孫男十一俊儼伋儒倧倰傳仕僎傅瓊公平
生負氣節外和內剛見義輒為無所避田高曾至今同
居累世初皆其兄勉總家政勉卒公恒懼墜之俱遂力
匡畫以承之公有政事材既不克施用故於家尤詳創

始祖祠葺家祠建先考祠作世直堂修宗譜修祭祀儀
註修家政録修鄉約既又刻乃父職方集刻類編唐詩
刻詩學梯航重修吉安郡誌日不暇給蓋不獨詳于家
其大意且欲傳于後也惜宋史未就而已公於書無所
不讀識見既高材亦優贍率意製作筆不停揮而典重
敷腴出人意表詩尤清肆涵蓄馳騁盛唐四方求者接
踵而應之恒有餘工行草書有晉人風致辭翰兼到蓋
自宣德以来公其傑然者也蒙嘗輯其所作碑銘序記
賦書疏總之若干卷屬予序名曰石溪類集藏于家
讀之知其志之所存公之歿禮部以言　上遣有司諭



祭且命給舟歸其喪蒙既奉柩還將卜是年月日葬于
里之凍邊路上山藕塘上始祖妣葉氏夫人塋左前事
致書幣專恒詣予泣請曰先人臨終遺言必得先生銘
嗚呼鎡忍銘公哉始員外公在郎署先運副在山東二
父患難相往来莫逆也比公在翰林予忝僚末公念世
好特兄弟視予厚交僅三十年蓋厚焉公宜於我乎屬
也嗚呼鎡忍銘公哉雖然公實命之尚奚辭庸按狀論
次其大槩而繫之以辭曰
礴洲世澤文江濆燀聯簪組光前聞偉哉夫子繼清芬
力窺姚姒攻皇墳厥辭大放卓不群隋珠文貝瑤與琨
抉摘星宿揮浮雲長江激射扶桑根一息千里爭崩奔
五世三紀居詞垣論思啓沃承帝恩浩然吐氣思經綸
中興決策奮所陳再三披胆排天閽愧不善斲揮郢斤
公輸旁睨莫效勤信歟乎命奚戚所歛厥齊[illegible][illegible]後昆
尚罔盤盤溪沄沄精氣上徹河漢津吁嗟窀穸千秋春
有欲徵者眎刻文

翰林侍講學士周公墓表

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同知
經筵事淮南髙穀譔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建昌何文淵書



資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錢塘徐琦篆

學士諱敘字功敘姓周氏世為吉水人家素業儒由七
世祖應龍下第進士登鄉貢者後先相望有直宋寶謨
閣上疏論賈似道奸邪元授鰲溪貞文两書院山長公
六世祖曾祖也祖觀由子貴贈兵部員外郎父岐鳳以
明經典教邑庠生佐邑教化及入官至兵部職方員外
郎公生而岐嶷賦性穎悟五歲知敬讓十一歲有燈下
客圍棋兵危將不危太平無事日車馬華山西之句衆
咸異之永樂間以壁經中江西鄉試榜會試廷試皆宜
前列入翰林為庶吉士承　命作黄鸚鵡賦大見稱賞

未幾陞翰林編修毋病封章乞歸省　仁宗念以愛親
之故特許馳傳南往再乞封母氏有司援例以父爵崇
不宜授乃陳母老疾狀辭甚切遂獲所請擧修　太宗
仁宗皇帝實錄及君臣故事書成賜白金織衣綵段
旌其勞陞翰林修譔丁内艱歸修宗譜及始祖祠家政
錄又修鄉約所言大略取法藍田之規酌鄉黨之宜置
正副各一人每朔望於廟社行焉鄉士子從游者其學
多所成就復修　宣廟實錄正統初命司春闈考取士
得人充經筵講官擢翰林侍讀賜遊萬歲山有作以紀
其盛首言修大學勸農桑用人材三事天旱上疏言敬



天恤民雖本於人君實在人臣能修職與否分祀南岳
致澍雨之應主考京闈鄉試陞南京翰林侍講學士修
遼金宋三史繼修詩學梯航吉安郡誌唐詩類編先事
而成應　詔言時政六事曰新政務擇守令挽風憲嚴
操備重邊政革積弊復言謹始安邦八事今　上皇帝
上書言致治保邦十二事一曰開經筵備講論專
對之益二曰諭臣僚嚴内外交通之禁三曰明賞罰酌
輕重之施四曰任將帥預戰守防禦之術五曰專委
任革[illegible]牽制之害六曰慎選擧重犯贓連坐之法七
曰[illegible]漕運審遠近轉輸之策八曰增屯種減軍民備[illegible]

之勞九曰厚耕桑蠲守令殿最之績十曰限僧道定寺
觀多寡之額十一曰公鹽法重豪貴中納之罪十二曰
廣旌褒資一時急務之宜其意以為　天子建中和之
極成繼治之效不過勤政恤民所致於是復上中興太
平十四事曰勤政曰親藩曰新治曰復邊曰修武曰安
民曰考校曰專人曰慎科曰革弊曰清漕曰修書曰薦
賢曰尚廉其辭多因公頌以致諷深得古人告君之體
上嘉納其誠批荅褒美公亦自感激期以供職自效曾
有疾致政辭官不許著訓刪改筆翰如流雖祁寒暑雨
不少輟人所不堪公奮然曰編歷儒者事況吾職分當



然耶為之益力所著三史稿成而卒實景泰壬申三月
廿七日也公平生篤倫理尚志節正己律家推誠待物
君親之念本乎天性於母黨尤知所愛重然剛介自持
不苟為不義區金陵有妖婦身著紋異幻惑時流厥甥
某由婦聚登太常寺丞賀者接踵公獨不往曰物與妖
非祥且當遠矧可賀耶嘗謁冶城　忠貞公廟睹南唐
陳公宋忠襄楊公等四神坐列寘左右慨然曰四人者
皆死國事何處之卑下如此耶捐貲為倡搆祠今道士
主祀事親為之記配羅氏子男五人冢同伯咸桓[illegible]
徐州學正同伯鄉貢進士既卒之九十日其友高穀表

於乎曰嗚呼世之論人物者率以文學政事為先務名業爵祿為軌楚至其所存而未發所發而未及施者無庸錄焉殊不知君子之學以為己以顯親以事君以治人是可以政學名位為二公問學譽望負出人表得失行藏安於所寓與夫崇尚信義考索名物又非瑣瑣者可比假使其得展所蘊以措諸事業其濟世行道也審矣惜乎造化靳其所與抱疾而終俾吾人興嗟於既往學徒追慕於將來不亦重可慨夫不亦重可慨夫

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石溪文集七卷附錄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周叙撰叙字功叙吉水人永樂戊戌進士官至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詩三卷賦頌詞一卷文三卷又以誥勅誌傳爲附錄一卷史稱叙初選庶吉士作黃鸚鵡賦稱旨得授編修今觀所作雖有春容宏敞之氣而不免失之膚廓蓋臺閣一派至是漸成矣其集編次無法至以五言六句别標一體區之古詩之外而五言長律反入於古詩之中殊乖體例